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〇册目次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一
玉光劍氣集不分卷　〔明〕張怡撰　王文濤輯　清鈔本……二二一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楊雄劇秦文姍咲往代蕩洗前古（如司馬相如文）爲璽刻藍田之玉（秦呂政得藍田玉于李斯刻爲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後沛公入關子嬰奉璽以降）起臺聚雲明之珍（起雲明臺得乃工二人揮斥于室中起于年時成秦人謂之子午臺內對于古方之珍此史未及載）二分天下之地爲三十六郡銷天下之兵爲十二金人（秦收天下兵器鑄爲十二金人各重千石置之咸陽宮）亡秦之識而長城起于臨洮（築長城起于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小上林之觀而阿房兀于蜀山（阿房宮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乃作阿房宮以蜀山材發之）讁法除而不顧往積之湮（讁謂發法吏之往積而除之）寬田制而不恤民稅之苦（令民自實田以其數征其稅）吹灰而遺燼烟飛爪谷設阱（有棄灰于道者刑之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吏）

坑（時有奏生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自諸生之坑死者七百餘人）而免骸出積自靈而愚人自貴而賊人門剛而弱人意蓋謂磐石之固（伊川擊壤集）建瓴之勢（源使至秦論）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于桓）將一世二世以至萬萬世也（據秦王自云）令果如是天可以人勝耶古今尚有更代之國耶

秦二世（後）

蓋嘗聞之爲人君須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蘇紳語）安人如服席（王禹偁語）始可以代天理物永保鴻名（相如語）書而爲天下共主乃政名之爲政也從來所未有之政也（彭氏）力役凋兔（唐雅）四海枯兔（唐貫休詩）兔（黃直言九土焦正以來阿房之作）誹謗之網張兔（唐僧貫休云無道秦誹謗之網羅以其法治）敗立法吏制以鐫磨般煉其民（蘇子論秦）若薙氏之芟草既滋崇之又行火焉（文選）藺丹朱而千是吾桀紂（劉向言秦與桀紂同）不可勝極倸倸黔首（文選首蜀商天下黔首悽悽）戚引領而望（漢史言秦民云）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重足而立（賈誼語）口噤心悸（賈誼語）視其君而雷霆鬼神（蘇子語）疾其君而對狠毒藥（李斯語）而根本已蹶于立國之初至此多用（自軒轅以來多用事于泰山）自毀城惡熟天怒鬼誅登泰山而雨驟（封禪至泰山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是天令雨師辭也浮湘江而風（上浮江至湘山祠大風幾不得渡）是天令風伯嘯吼也至東鄰而石隕（有石隕于東郡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是天令人心刻蝕也乃封其松松何功而乃赭其樹樹何罪而乃燔其石石何辜適所以得罪天地爾由是山鬼獻璧（使者夜過華陰有）

人持璧遮道曰爲君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言荒不見而璧乃先年所沉江者沙丘斷魂（鑒東雲夢上會稽德至沙丘而亡故升遐）三鮑魚之腥（颶龍斷魂于沙丘而鮑魚腥聞于四極）風（靐時遂雲夢李斯以于胡亥從長子扶蘇以詐遣出李斯欲立胡亥故于始皇死載鮑魚以亂其臭今人莫知而扶蘇弟叔也）縱能掩扶蘇之耳目于一時而能掩天下之大義哉然天正以胡亥亡秦又焉得以扶蘇存秦耶夫李斯之刻玉也曰既壽永昌而昌者亡徐市之入海也求長生不老而生者死其何能爲哉然予猶有說焉人謂秦政強予謂秦政愚人謂政之計也周予謂政之計也拙焚書焚矣而杞上一篇能奪之黄石公手耶（一編上老人黄石公授張良書曰讀此可爲帝王師）儒坑矣而賢儒者氣象之大（張子房有儒者氣象）能禁其不翔灞上以翊真人耶（子房從沛公上灞）築城以界胡矣焉知胡不在萬里長城之外而在咸陽宮中耶（宮中胡亥）銷兵以靖亂矣焉知博浪中（沙）有椎（子房爲韓報仇使力士操大椎于博浪沙中擊秦皇誤中副車）（秦天下不得）赤帝子（沛公）有三尺（劍也）而陳勝有梃（梃陳勝揭竿而起）（以爲誅秦者倡）以爲之倡耶以此而觀彼其計拙耶愚耶否耶然予又有說焉相以李斯而不知刑名之舉開天下條刻之門寵任趙高而不知宦奄之奸基後代滅亡之患（宦官謀廢太子而立君自秦趙高始）深宮稱朕（古人通稱朕自秦起惟天子得以稱之也以示玄默不可測）自以爲玄默難測而不知金馬門遂以此而不得通其敗軍之情（章邯軍敗欲東見二世以請益兵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達邯遂轉而降敵）出命稱制自以爲權出獨立而不知望夷宮已潛有不得自制之機（後閻樂作亂于望夷宮弑秦二世二世求活不可得）以此而觀彼其計拙耶愚耶否耶但節而取之郡邑之建雖壞先王封建之典然析雄都之制而握其命于朝廷（[illegible]）則秦之郡邑所以猶仍于後世也賦田之制雖壞先王井田之規然稽民田之實（現出亦古及此此即後世設供冊丑不可易也）而定稅于畝畝則秦之實田所以猶仍于後世也長城之設雖未免築怨築愁（古文阿房築怨長城築愁）然其基始于燕趙（燕趙二國先築有城秦因而高之廣之）而

後之備胡者亦必藉此爲界也此其未可盡非也而其立樓清臺（設隸清臺凡天下節婦編刻名其上）以君天下之節婦因金人以沮遠來之佛教（有金人說法秦君因之夜製光而出不知所之）此二事亦差可人意乃其稱制稱朕以自尊曰神而皇帝之號果有何德何功而遂謂並三皇高五帝乎春秋稱天稱王義堪定于萬古而秦何足法也故予嘗思始皇之名當在太古天皇氏爾史于秦記止宜記之曰呂秦一世二世也何也春秋時吳楚僭王而聖筆止記吳侯楚子也

不知省及天地厖(楚老祖龍行云陳勝賊中 厖散三皆秦家天地如厖鯨)海水羣飛(揚雄劇秦美新敢 鹽群游水群飛)劉公起于沛(沛中父老率子弟殺沛令迎劉季立為沛公)而沛中子弟三千人擁焉(蕭曹皆沛中豪吏也收沛中子弟得三千人以事劉季)項羽起于吳(楚將項梁與其兄子籍避仇子吳中至此亦籍兵以圖大事)而吳中兵旅八千人應焉此可謂曰鼠竊狗盜而不足憂耶以秦之宜速亡論之儒者曰劉項之興猶為晚也

秦二世 後

劉項之興也時英雄豪傑雷動震擊(唐文正宗並起言秦末年陳蕭論止)而代秦乃空西山之甲付之章邯之手以禦之秦而一敗于定陶(項梁敗之)再敗于雍丘(沛公與項羽共力攻之)復大敗于安陽(章邯擊趙趙請救于楚楚以宋義為上將號卿子冠軍義遲逼不進項羽斬義自引兵渡河沒船破釜以示必勝乃大勝之)邯以敗軍而懼禍至遂囘而降楚勢如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完(史記言二世之亂勢)至此乃始責高之蔽塞而高壻閻樂遂于望夷宮前(閻樂至望夷宮前讓二世數其過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叛足下自為計)數足下之過為王弗許為侯弗許與妻子為黔首亦不許(二世為樂所逼許為王為侯為民皆弗許曰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無多古二世乃自殺華洞曰二世之惡皆趙高為丞相成之也其惡固所宜誅乃成君之惡因其敗而殺之高之罪乃貫天蓮地矣自古奄宦可畏哉)嗚呼天子不道致令以奄宦立以奄宦終而不得稱陛下稱足下非其自取哉籙書云亡夏者桀至殺盡豪傑而不知其身為桀(事見通志)讖語云亡秦者胡至長城備胡而不知其身為胡(袁了凡綱鑑續纂)天下事夫豈奸人所能盡圖哉子嬰以趙高之立(高既弒二世恐人誅已假義立孫子嬰)而戴王冠佩華綬居黃屋從百司謁廟(史記言子嬰嗣位云云)似為秦祀有主也況又能知趙高之奸謀(子嬰曰高恐人誅我詐稱疾 誅祥立我我病)(不行高必自來來則殺之 果至子嬰刺之夷其三族)而一劍刺高(史云云 曾大雲談)如

天之所興誰能廢之

猣腐鼠不動聲色巨瑞就賈筆洞日斯高歲人適以自成然二人罪大死當不足以容也秦家猶有扶蘇後有子嬰亦不可謂無賢託然子孫之賢不足以贖祖父之惡宗可爲千古劉邦又似秦亂有賢也乃綏未燼于腰涸未竭及蜂而楚兵已哮關中負人已翔嗣上長者一至初項羽立王子嬰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中沛公以爲可盡先入而孺子即繫頸道之縱矣沛公不忍捉嬰子嬰以上特璽符降軹道自不忍殺秦王嬰吏以屬芬以屬吏或亦罪其祖父而哀其窮猗延項羽觽兵西隳楊齋論殺戮已降之亂羽後入關怒殺子嬰俄其國沉其宗徐偃王翳碑論及秦事云云咸陽之宮一炬而紅三月阿房宮觀其狀可憐也追其由可快也嗟夫秦人之業僅如左蝸一戰列子觸蠻二氏戰于蝸之左角如南柯之一夢如吹劍之一決升菴論秦文苑而天下之收秦者如拾芥胡子拾秦如芥與楚如毛如推枯折腐史記如反覆手于須臾問胡言其紛與疾顛張良請立六國後以語張良不徒爲後人嗤笑之資耶史斷夫秦以六國亡周而民不過以匹夫亡秦陳勝吳廣劉項秦以七世滅六國而民不過以數年滅秦續通鑑是胡爲其然哉儒者曰其虎踞狼視之威即賜張蜂起之媒也關中四塞金城千里即羣盜滿山赭衣載路之根也銷鋒鑄鐻即揭竿奮臂之兆也複道行空阿房宮即蜂火連天之階也長城捍海延袤萬里即澍中博浪望

夷宮殿之祟也或者見一時之强盛以爲荆軻匕之而不得高漸離筑之而不得張子房椎之而不得陳與吳挺之而猶不得則以爲天下無奈秦何殊不知秦亦因此以肆然無忌然嬴秦之亡也亡於邯鄲之一姬呂泰之亡也亡於亭長之三尺初漢高爲泗上亭長天之誅不遁也其安能逃之

秦合論

夫禹稷契益均佐唐虞有功於萬世故其子孫並君有天下然秦既爲伯益之後(伯益皐陶之天孖學者多未考)何以獨不如夏商周之永也曰夏商之亡也以桀紂之無道也周之亡也以幽厲之無道也秦則自顓至末皆爲無道之君而惡來乃飛廉之子也而秦祖之(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以養馬受封附庸)由穆之霸迄襄之強世積凶德(穆公以人殉葬莊襄公以威暴六國)夫焉得而不已也呂實虎非其據矣夫焉得而不胡也胡亥惡以濟惡夫焉得而不項也(項羽)項之灰其宮(阿房火)殺其降(殺子嬰)天其假手以爲秦報哉然而火益熱水益深矣夫焉得而不劉也數百年中乾坤錯亂如此非宇宙之大阨會哉

古今治統卷之六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溟父著

西漢

漢高祖上

昔周井龍沉泰原鹿走（揚雄先聖覇祿）山東之豪投袂而起（陳傳貝論句）國無定臣臣無定主（揚鉄聖辟文）紛紛藉藉（古句）未知鹿死誰手（晉石勒句）赤帝子（漢以火德王）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王允論）暴起風埃中（鄭樵論高祖）與項羽共爭天下（[illegible]）（相傳為豢龍氏劉累之後為堯之裔）羽之力拔山氣蓋世（項羽自歌）攜八千人而飛渡江（鳳洲項羽贊八千人飛渡江焦中原厥秦宮裂九宇併群雄）圖將擬裂九宇而伏羣雄沛公自料其勇悍不如也其強畧不如也（韓信語沛公沛公自料其云云）然而項卒以亡而沛卒以興者何也豈真素靈夜哭（沛公嘗時夜醉行大澤中斬巨蛇夜有老嫗哭曰吾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斬）彤雲晝扶（沛公嘗隱碭山所居上有雲氣形色其母與呂氏每望其氣而覓之口二句覓帝溢書）楚漢興亡果有冥冥之讖乎又豈真雞卵赤珠（其母浴池有雞卵赤珠因吞之而孕高帝）自其孕時已定乎又豈真龍成五彩（范增對項羽云吾望沛公所居若龍或五彩可急擊之勿失筆洞曰增既知此何為事一發而與五彩龍爭耶而真龍又可急擊耶）從望中而有徵乎果爾則彼重瞳子亦依然協帝也（項目重瞳如舜舜重華協于帝）奚不可以準鴻溝之約（項羽與沛公中分天下割鴻溝以東為漢西為楚）分作兩朝天

子哉（設項羽不解兵東去義作兩朝天子）然即兩者之所為而較之初項立義帝（羽初立楚懷王為義帝）以號令天下無何復弒之（[illegible]于江南有欽之）沛為義帝發喪（三軍縞素）傳檄以討弒君之罪（沛用新城三老之言為檄天下諸侯以討弒義帝者）天下諸侯于是不直楚而直漢（陳宿室論讀揭大義以告天下諸侯共討其義帝者自是隋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郡生陳說義西下全齊天下皆動）沛以義帝入關（義知沛公寬厚長者遣之入關以安秦人義帝亦再謂鄉人矣）止約法三章（沛入關與民約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立此三章餘苛法誹族除）以除秦苛項乃併秦城殺秦衛（子嬰已降又殺之）掘秦塚（[illegible]筆洞曰項羽為此非帝王之度[illegible]足以溷天地之氣）火秦宮天下人心于是不德楚而德漢（羽入關秦人失望）項

徼繫策而自逞其力（揚子法言）有一范增而疽其背于彭城（羽不用增言增怒而去至彭城以怒氣發背疽死筆洞曰項羽殺彭城之背乃所以剄烏江之頸也）沛則知人善任（史）從諫如順流趨時如赴響（班彪王命論）（高云云）股肱蕭曹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帝紀注圖高）天下上臣于是不輔楚而輔漢（陳平韓信及諸人先皆事楚因羽不用後歸漢）不之所失者特以彭城之逸樂（沛伐楚入彭城取其子女玉帛置酒高會）不似入關時之志不在小也（沛初入關于子女玉帛一無所取范增謂其志不小）漢之所幸者則以項之不殺太公也（漢以彭城逸樂為羽兵所敗獲太公呂后沛翁之）雖聞分羹之言而不以罪漢也（羽寘太公于俎上聲言殺以要漢之降已漢王曰願分一杯羹筆洞曰漢高此一語縱非出自本心亦不可出諸口其可以令）

令趙母子儕儕另居別宮嚴禁其掖庭來往可保無事耶帝遂以此早世然則呂氏殺人之子乃所以自殺其子也亦可爲妬害者之殷鑒矣商殂悲絕平勃諸大臣即宜訪卯金（劉氏）真胤以正天位呂氏雖橫昔于高廟以大義折之而乃任其妄立僞子初立張耳所道之裔（張耳之子名敖尚魯元公主呂氏以其女爲惠帝后所出之子乃張氏之裔也）繼立恒山王義以代之（先所立僞子宣言呂殺我母呂國出恐之而復立恒山王義更名弘弘臨劉氏之裔而非惠之嗣必也）揣呂氏之意（惡帝未嗣以敵宜稱呂后意決後呂慧矣漢之賊也不可復稱漢之后也止宜稱呂氏善武氏之稱亦宜然也）豈真立漢嗣哉特謂君自已立即可以已制之而已何得爲有神器爾故自家既泄（戚夫人列人彘死故曰戚彘）雖蓄怨（呂氏名作此二句出）

（綱鑑錄）自馬寒盟丹書亡誓（初高帝刑白馬以丹書誓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至是呂氏分王諸呂王陵引此言以責平勃平勃亦阿呂氏故陵責之）老嫗貪八年稱制之權外戚艷三國分王之寵（呂台呂產呂祿王）而女分侯封臨光（呂后女弟名須封臨光侯）尤爲千古所未聞之事（一網打盡）（[illegible]）然以身任可以婦人帝妹亦可以婦人侯乎張辟彊（子房子）請以南北軍權屬之祿產深愧乃翁之志（留侯傳序）由是貽禍盡歸于呂氏中原之鹿幾爲呂氏羨（前段錄語）高祖之目其不瞑于地下矣（呂氏欲王諸呂平勃問之王陵曰諸君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天之雨血（宜陽之地天雨血水）日之

晝晦（呂氏亦自知天之爲戾耶）宇宙陰霾是何景象（古句）賴王陵以盟言折之于始（上註）朱虛以軍法處之于中（朱虛侯讀劉凡不得職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中有呂氏人亡酒者朱斬之呂始憚）齊襄以遺書應之于外（齊王襄遺諸侯書陳諸呂之罪各攻師西界以待變）陸賈勸陳平交驩于周勃（陳平志在觀望陸賈勸與周勃結納共謀誅諸呂）周勃倚酈寄解兵于呂祿（勃欲入北軍不可得乃令酈寄紿呂祿曰足下大臣發恐變何不解兵符以屬周勃與大臣盟而足下可安枕矣祿從之乃嗣日談事全得此一紿也入軍門令曰爲劉者左袒爲呂者右袒左袒勃遂帥北軍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軍門自是左北軍之祖而包藏禍心（左傳）者始伏鑊潤鑕無遺類也不然則非其種者豈不鋤而去之哉（朱虛先侍宴時酒酣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氏閒之乃爲之點綴）義旗一麾炎精遂爐（燦寧王氏斷）是舉也陳平推勃先入北軍全爲身謀而周勃左右袒之說不無觀望意倘北軍之袒不左將如之何倘左右之袒俱半又將如之何噫亦危矣哉而諸史以爲平勃交驩其意未必然矣嗟夫呂氏屠戮勳臣（勵高帝族韓彭等）殺趙王鴆僞子（呂所鴆立二人）無非爲自固之策然殺人者人亦殺之無論合門之屠戮（事詳上文）而其自身之斃于犬（呂氏以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其掖卜曰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而死）與戚姬之溺于廁亦相當也使是人無是報世之作惡者亦何所懲艾也哉（警世錄語）

漢孝文後

孝文之治議者惜賈誼之策（策治安）未之盡用。疑其不以自傅而傅長沙也（帝以誼為長沙王傅）疑其不問蒼生而問鬼神也（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前席李商隱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豈其以洛陽年少（諸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用之不免因家多事耶（策語）第鬼神之問何與秘祝（首言出諸侯之事七國之禍不待景帝之世矣）之除肉刑之令相反也議者又惜新垣平五帝之說誤信長安神氣而渭陽建廟也（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祀五誤信汾陰寶氣而玉杯改元也（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而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於是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帝言上日卻下有寶氣果得玉杯之獻遂改十七年為元年筆暢門仁聖之心多不逆人之詐故有此誤以為先）

（而説字之其也書）豈其仁厚之心。多不逆人之詐而有此誤耶未幾而垣平伏誅可謂不遠之復矣（言文帝遂尺呂）弟祠官之祝祭何未能也（劉益言帝一面已乃五之何所指也新垣雖誅乃五帝之祠官仍祭故所以祭其祀何故也）議者又惜其入粟拜官則仕路以淆入粟免罪則富民以縱也（此晁錯之言為之）豈其志在減賦厚民（錯言此法可以損有餘補不足而農民不厲）而未計及于後來之弊耶（後世之鬻爵者）議者又惜淮南王之死將斗粟莫舂尺布莫縫也（淮南王反廢徙蜀道而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然未幾而四子受封則謀訴何嘗廢也議者又謂薄昭之自殺不免傷太后之心也（薄昭太后之弟也發使者上不加誅使公）

（卿與之飲酒令其醉而自決）然殺人者死之高祖之法漢法固然而帝不得不然匪帝殺之也漢法殺之也（航斷雪）議者又謂是時財豈力絀何不于匈奴一大創之而乃和親以示弱也（賈誼日道使匈奴單于供指細如元元之命）豈無仁柔有餘而剛斷不足耶（吏斷）無亦養兵息民惟以天下之無事為福耶議者又謂臨崩而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是廢先王終喪之大典也後世因之而棄禮違親也（後世以日代月）（之喪自漢文也者謂）豈其仁慈之心勝不欲以禮制為苦世之其耶然以此詔吏民然耳恐天下吏民因服而廢本職爾豈意嗣君遂因之而短服也（孝景即因是詔而不終喪則）

其責固在景不在文也（文帝詔天下吏民勿以喪服廢職景帝錄此以喪其服）悲人而後世何遂仍之也（帝詔乃欲假借以誅其有意起下喪）哉（也故曰漢之賢者云云）之敝者始鉅壁之假頁幹之柯（文帝漢之賢君也前其詞云然亦）春秋責備賢者謂大約文帝之為君也化民以躬撫世以仁（其序云）幸人以德和衆以柔持心以謙（小學史斷）不輕靡天下之財不輕用天下之力不輕索天下之情（朱子云）（呂東萊云文帝紫）紫陽謂其黍餘之王善用黃老之術（云又曰）（文帝一元事但是書一書偃）龜山謂其若陶之以學問便出湯武之上已制之中（漢主之賢者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稱為七制）當以文為首稱也所歉者當時秉鈞不過絳灌申屠之流用

事不過張蒼晁錯之輩碌碌凡材安能斧藻至德洗沃皇衷文苑英華登我漢道班固贊云太宗穆穆允恭玄默登我漢道而致之五帝三王之盛哉張南軒許文帝

漢孝景

景帝之立祖高宗文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輝煌其廟制立廟宗二廟又令郡國文廟祀之豈不稱一代美觀古文然其變權易勢鄒陽上書云刻潤高文之休澤范氏曰景帝任用晁錯爲御史大夫以削奪諸藩錯[illegible]削楚王東海郡趙王常山郡膠西王六縣[illegible]致令吳王挾局戲之宿憾事見前吳王不朝內連七國[illegible]濟南楚起兵反以誅錯爲名震三輔[illegible]稱戈詣闕幾爲宗社之憂[illegible]卒從袁盎之謀斬錯以謝諸侯[illegible]乃可謂無策向非眞將嘗從天而下時趙涉說亞夫兵出武關入洛陽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安能走七國之旅吳王敗走東越越人殺之楚王膠西王自殺卬飲藥死膠東王及濟南菑川俱伏誅而康帝何于綴旒古文儒者曰禍源胎于戲局然則當中可戲乎哉文帝失儲訓之嚴景帝露好殺之機[illegible]句凡杖之錫詳前干戈伏矣何故盡削諸王以挑吳嬰耶錯之智囊錯以才辯見用自號智囊足揣非也竟以害國而害及身是禍襲也帝之旨於用人而慘于用法至此哉江古心論又賜剪桐之璧而輕以天下戲史斷許梁王以傳位梁孝王太后之寵子來朝上宴之稅許傳以位梁王以是自恣梁于是倚太后以驕天子漢書致殺朝廷之議臣十餘人帝特戲言傳位之事梁遂使羊勝公孫詭求入爲漢嗣袁盎等十餘人格其議衆怨之陰使人刺殺盎等十餘人向非田叔

以快心於狸狠之比（匈奴傳）天下元元皆坐劍桃戟（胡垢）（予句）矯箭控弦（嚴安征伐書）據其事俱在所得已（先王謂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而武帝味兵之腴常若不足（揚誠齋文膾）豈董子所謂勉強果勉在此等事耶豈申公所謂力行果力在此等事耶（適指神仙土木征伐事）

漢武帝下

類觀武帝所爲皆勞民傷財事也（史斷）故至于筭商車（商車有稅自此始）不足爲鬻名爵（買官謂之武功爵）又不足爲之更錢幣（更炉錢造楮錢以變通濟用）又不足爲之置均輸（桑孔立均輸法以通貨物）置平準（此法立于京師受天下委輸貴則賣賤則買草洞日此二法亦未可盡非也）又不足爲之權酒酤（酒有稅自此始）贖死罪（筆嘛日死罪不可贖也光法立天下）（從此多以財殺人）雖結秋茶之密網布夏日之威嚴（王融策）百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古文）而江海無以實漏卮山林無以給野火也（文苑）卒之雄圖既洪元氣以銷（賈生論）瘡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文膾論漢武之世）財殫力痛功難補患（李華古文弔）屍皮珉瑁非不填廷也蒟醬節杖非不盈闕也蒲稍（千里馬名）天馬渥洼神駒（天馬得自宛作天馬歌神駒得于渥洼水中作神馬歌）非不充廐也寶鼎有歌（于后土祀旁得寶鼎作寶鼎歌）芝房有歌（甘泉房中產芝九莖乃大赦作芝房歌）朱鴈有歌（幸東海得赤鴈告鴈作歌）非不洋洋於朝廷作太平之美觀也（文中子）而閭閻之下寡母巷泣孤兒路號（賈捐之論武帝之末）虛美薰心實禍盈目（路溫舒上書）海內虛耗（漢書）族類離散（國策）如處顏室面而皆風如藥瓦觚節節是病（綱目論武帝之元狩元年云）此雖按隱務豐（古文）急還文景之規已爲無及而乃作沈命法（沈極而不發覺之法）直指使（時盜賊多遣繡衣使者以兵捕擊之爲沈命法）奮鈇鐵而

寔其攝禍經何以永為生民主奈其長算屈于短晷

文遠蹟頓于促路文致哉華嶠曰宜于七中列昭而入之觭昭之不壽

說者咎霍光納后之太早黃山咎論昭之無嗣說者咎官

后上官氏光之甥女專寵之太過袁了凡云考漢書光欲后專寵有子帝年二十后尚

十四帝疾醫言宜禁內后亦莫得進別不得咎尊寵然流星西墜昭崩之年有流星大如

月西流眾星隨之而天已定之而時太山之石已立矣鳳昭帝時泰山

太山人石怒立起上林之柳已起矣上林僵柳自生起有蟲食葉上成五字云公孫

病已立公孫病已立名也天殆閔衛太子之無罪而將旺其後

衛太子以巫蠱事無罪而死天豈肯絕其後南太子有子曰史皇孫皇孫生公孫病已

後追立帝史皇孫名進昭又安得永其嗣耶

歷觀孫之賢無忝于周之成康而史稱七制昭帝

不與焉豈以其享國之未永耶然而十三年之治

孝昭又得上史家矣

附論昌邑

昭崩時討霍光于此即宣廣詢帝籙遍訪大孫文古以

定大策許廷尉丙吉時丙吉為廷尉東海澓翁澓姓也名中翁精詩學

公孫病已學于此公受當必以史皇孫應之尚何有于二十七

日之唐子昌邑王治位二十七日以淫亂廢又何致紛紛更置之煩

哉然光不學無術人也斷案日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

史斷倉卒以皇后命迎昌邑王即位賀王名甫登寶座而

使者旁午多事徵發至有一二百餘事于光若妬忌不負王則負

社稷矣光見昌邑不堪承位以太后命廢之曰寧負王也不敢負社稷於是聽延年

離席按劍之令光欲廢昌邑未決田延年離席按劍日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有違者

劍請稟太后而廢昌邑王立公孫病已史王賀之廢

也昌邑王出獵夏侯勝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王者勿出王怒縛勝屬吏華嶠曰此蓋見昌

邑之惡而夏侯不知王亦不知天夏侯勝先知之病已之立也

巫蠱事收郡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盡殺之時丙吉為獄吏保護皇孫

病已得免長安望氣者先占之事豈偶然哉夫周之宣以

奔竄之難獲養于召公周厲王沒于彘太子靖匿召公家養之幾全後為宣王

與而鄉錄復昌漢之宣以巫蠱之難獲養子丙吉

皇孫虎之而郤金再振備者有感于二宣西周重有于

二臣也獨怪漢武幾長衛太子殺溺幼立弗陵以卒然之變

不徐審而生禍事詳上然武帝亦是倉卒事變情有可原故此云云乃幼之位

僅一祀貽在位不久長之統且永綿宣帝後嗣數世則君父之私意亦何爲又慊霍光非貴戚之卿而行伊尹之事光欲廢立時田延年引伊尹太甲事以決之幸而宣帝賢也如其不賢將奈之何不徙爲後來圖逆者藉口耶東漢之末董曹圖逆廢立藉口伊尹霍光故事而田延年離席按劍誰以決一時猶豫之策不免作異日狠額之偷矣異日曹操欲廢立俱按劍以拒衆議此皆諸君所未慮及然乎尤所慮者自漢武托孤以大將軍之號加之寄命之元臣自是漢家宰相俱稱大將軍得以劍履上殿筆嗣日以武業而稱文侈已爲不當而況劍履上殿乎而梁之賊臣後梁冀號爲跋扈將軍而行弑曹之兇情之曹操俱稱將軍而弑后與君從來豈一日哉此尼父所以先正名爲慮深也

古今治統卷之七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溟父著

漢孝宣

宣帝雖以御隆族（霍光立）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白霍（光本宣已令霍氏日歸政而光事先白於光然後奏帝）則先固帝背上之芒刺也（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使霍氏能悟功成身退之義（霍氏之禍萌于驂乘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而收拾妻子以歸田里（傳語曾由爾）豈不合天之道使帝能及時裁抑聽茂陵徐氏（茂陵徐氏上疏言當及時裁抑霍氏之權如曲突徙薪先計以避火）以從曲突之薪亦豈致先后之被弑（宣之先后許氏有孕光妻欲以速入其女為后乃陰令醫者酖許氏）後后之昭臺（後光子山雲等謀反伏誅而霍后廢處昭臺宮）而徙令焦頭爛額者受恩澤哉（霍氏敗諸臣有功者皆受賞前人有為徐福上書云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然霍氏之誅夷邪妻（謀反意起于妻與子）逆子（霍山霍雲）自取之也非帝好屠戮功臣之家也

（史斷）乃趙廣漢之為京兆尹抑豪護弱（廣漢中）不可謂無功於小民而以丞相之言殺（廣漢以私怨殺人人使之上書帝命丞相鞫之乃殺之）殺蓋寬饒之為司隸尉直道陳言（寬饒上書言以刑餘為周召帝）不可謂不忠於王上（時鄭昌極言寬饒為忠義之人）而以執金吾之議殺（金吾謂寬饒之言欲求自禪大逆不道丞殺之筆峒曰天下焉有人臣而求自禪之理執金吾之言胡為乎來哉君子難罔以非道小人輕言人主輕殺寬哉）韓延壽之為左馮翊閉閤思過（有兄弟訟田延壽謂郡守不能教民致民骨肉有爭咎在馮翊閉閤思過訟者皆慚悔）不可謂無德於世教而以蕭望之奏殺（望之忌延壽名位在己上奏其在東郡刀逐殺之筆峒曰忌心害人至此）楊惲之為光祿勳仗義持公（惲輕財好義中外稱其公）不可謂無罪於吏治而以戴長樂之讒殺（長樂譖惲不道遂殺之）（筆峒曰四臣之）殺諸小人之口殺之也而帝之以人言殺人獨不為審是帝殺之也又曰高祖殺功臣忌也（其忌）景帝殺親臣怨也（其怨）宣帝殺能臣輕也（輕信人言）弟思當日丙魏同心輔政（丙吉魏相並為丞相同心輔政）魏能計民間殺父殺兄殺夫之變（帝欲伐匈奴魏相日今年民間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二百二十二人非小變也反釋此而計及外夷乎）而不能救朝廷之殺人乎（筆峒曰民間殺人之多皆由朝廷之殺氣所蒸而變也）丙謂牛喘陰陽不和（丙吉出道上死人不問而問牛喘為陰陽不和宰相職當調燮筆峒曰陰言以燮理可為千古一噱）獨謂弑戮無干於陰陽而不救正之乎又思當時于定國為廷尉朝廷稱其民以不冤（定國為廷尉朝廷稱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而此殺之多冤不可爭乎（呂東萊曰大帝亦而徒謹其小耳肖令廷尉）帝亦每傷法吏深文宣室齋居決獄期以稱平（帝居決罪務從平）而於諸臣胡不平乎路溫舒尚欲緩刑之書帝亦稱善而諸臣之刑胡不可緩乎時惟韋賢之乞骸歸第（賢為相乞以老骨歸乃賜第漢時之丞相致仕自賢始）可稱知止不殆

（筆峒曰先也告士之日設于小人之口則人思帝此亦根於殺之日可不擬觀寬宜乎）

（講二疏之去舊脫矣）夫帝也知賢傅不就獄而不能使其不陷於獄（安肯就顯誘之至望之飲鴆而死　顯欲致望之于獄上曰蕭太傅素剛）試以問之帝心其明知而又明致之何為也殺氣上蒸於是天而雪夏隕氛祲下激於后土而海沸溢（日蝕）災異滿天下漢業所從衰也（顯專□年）衰於王德甚而宣帝縱也弟措綜核如宣帝為蕭恭顯之種而未錮（二竪宣帝時亡任事矣）英斷如武帝為寘中書宦官而肇禍（武帝時宦已上疾矣）監若元之懦柔又安能制之哉初年立婕妤王氏以為后末年任元舅王鳳以為和（以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則劉之朝（移於王□）又已含新之胎也論者見呼韓來朝以為盛（□□）制（制發兵與甘延壽擊斬郅支呼韓剛而俱入朝願婿漢女以自親）然其不奇臣而請婿是要和親之託名爾若馬上紅顏之啼（昭君和親後入塞）徒為（作胡笳曲有馬上啼紅顏之句）胡中青塚之殁（胡地俱草白昭君塚上草青）萬世騷客之談資而已（筆嘲曰古今明妃一曲首有云紅粉態予取一首云誰為作　詩若能強戎狄照君進合畫旗嘯又予一首云一誰為作個是妻妝妾嫉不受摧挫辭嘆其來漸矣至一婦人）不能深也尚可謂漢廷有威又可謂漢廷有人耶乎惟高孔覇之不受相位而止受京宅（元欲相覇因辭且受一區之宅于京師）（以奉祀聖眼事詳上）庶幾得聖祖無道卷懷之訓也而蕭傅（之望）之不為疏傅（蕭望之不如二疏之先去）惜惜

漢孝成（前）

孝元寵隳朝政漸衰（說見前）此必繼之以武之英銳宣之勵精始足振起頹淪（武侯論）乃荒淫如成帝（史斷）者綜之其端宸肅衰（古文）丰範非不偉也（漢成帝善修容）茹古含今（古文）聽覽非不弘也（漢書）然蔽賢之石瓏甫殁（石顯免官歸死）（于許）而竊柄之鳳翅隨張（任元舅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方布黃霧以塞青天（王氏方舅同日封天布黃霧四塞）楊興之對烏能撥陰氛而陽之哉（因天霧詔公卿直言楊興對為陰盛侵陽外家甚不宜封侯王鳳懼辭官）（帝不許）元舅竟以同日而侯者五也（王譚為平阿侯王商為成都侯王立為紅陽侯王根為曲陽侯王逢時為高平侯）噫稱此懼辭之日而遂邪扶正霧散而天宇清詎不大豁而帝卒迷於霧中也自此而天表之應（漢文為）日食矣地震矣（日食之夜震未央宮）地夏而雪矣（四月）鐵飛而躍冶矣（沛郡有此）桃李秋實矣兩月晨見矣（乃有兩月已異晨見于東方尤異）星隕日晦矣（星隕如雨日為之晦）野雉集承明殿（雉入未央宮承明殿隱然示此殿有他雉者）無雲而雷矣（日見）（乃）流星東南行如雨矣孛東井矣（七月）孛至攝提大角從參至辰矣岷山崩而江水竭（蜀岷山也山崩壅塞三日江水涸）（周起于岐岐山崩而周亡漢起于蜀蜀山崩而漢亡天子山川之主也應如此）自古災異未有如是之多者皆以王氏用事之故也帝因天變頻詔求直言似亦知變知懼（家語）然群臣皆懾於外戚之

親親之道主于保而私權戚于上而勢迫于下梁卿

威權曾無有一人言及之者(史斷)薛宣則歸咎於刺史舉錯之狥私(宣言云云宣申勝吏治帝嘉之)夫私莫私於皇親之寵也而寘勿論耶杜欽谷永則歸咎於后宮女寵之嫉害(欽永言宮女婦皆寵嬖宜擇女人宜子者入幸)夫嫉莫嫉於外家之專也而寘勿論耶佞臣張禹以婿王氏而入相(上以災異問禹禹言春秋日食地震乃諸侯相殺者多妄言者宜斥之北又方家新學小生不得妄言上乃孔子之孫帝)郎聖裔孔光以附王氏而竊登(光乃孔子之孫亦以附王氏而入相)張禹鼠輩也固宜血尚方之劍(下詳)孔光獨不思廼祖鄙夫之誡耶先聖有靈寧不鳴鼓攻之耶大都當時之臣皆爲爵祿之誘而不知爲漢謀也(江禹里斷成平之朝諸臣)

求其直言外戚之魁柄宜奪者惟有南昌一尉(梅福爲南昌尉福因縣道上書言外戚之魁柄日今陛下不能見其形宜奏其影也)極言附王氏之佞臣宜斬者惟有槐里一令(槐里令朱雲請借劍斬佞臣頭上怒令御史將雲下獄雲攀殿檻檻折上後日勿治留之以旌直臣)極言王氏劉氏勢不兩大而奈山累卵之喻(向言王氏權勢不兩大如下有泰山之安上有累卵)切切諫古上磨帝鉠(劉向疏語)惟有宗室一遺老(劉向日吾爲宗室遺老者)及言之不用而註洪範以彰災異之應(向以洪範傳明災異之應以上書諷切意)徙托之空文以寄諷而已儒者曰易宗之慮向已先見之矣而彼一尉一令豈是位卑言高哉大臣諛而小臣悲也嗟夫天

甚之亦何以究非梅福之所息切切處也

子而欲去外戚匪難也方楊與斥其無功之侯(上諸男)夙亦知懼而辭職矣乘此而削其根繇使滋蔓(傳云)可也及幸第見其僭偪無上之形(上幸王商第見其穿城引水行舟幸曲陽侯第見其土山白虎殿上怒責以孝文誅薄昭故事王音藉藁請罪商立根皆負斧鑕謝良久而罷之)勿商音立根亦皆知懼而請罪矣乘此藉藁而棄之負鑕而鑕之(上詔)則巍今日之漸墀(上詔)又何有後日之新都哉(未幾而封太后弟之子莽爲新都侯而新從此代漢祚矣)

忠乃天子而可以若是戲耶此言若風聞於王氏則
將葬賊之簒念者不以是耶由是而殺僕射鄭崇也
崇諫上寵賢賢譖怒殺之以諫董賢之故也由是而鉗司隸鮑宣
也以言孔光媚賢之故也光媚賢宣極言之賢譖其極光乃誣之
由是而死相臣王嘉也上托為傅太后遺詔益封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不行
九卿之上大怒使下廷尉嘉引罪不食嘔血而死以還封賢詔之故也
吁其已潰股肱喪失先正篇哀帝豈足不強棟幹微撓丈章
哀之際云漢家之天下儒者方悲其成之不成也而
又見其哀之可哀也獨奈何不自哀而至令後人哀
之也杜牧之文時所可嘉者師丹之不附上尊號丹謂定陶共王
謚號已前定矣不宜稱皇不得立廟于京師譚閎之初不婚董賢董賢為子
蕭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私閎以畏董之意閎語還報咸以自謙薄意終不從王數
其視孔光彭宣之委俯與頑董等並列三公也為時大
司馬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清濁不懸霄壤哉彼媚而得官者
縱紆青拖紫楊雄文能無頳顏若乃鮑司隸宣將下獄
諫董賢事見上文註而太學諸生舉幡求宣者千餘人諸生一幡
欲救鮑司隸者會此幡下至千餘人遮丞相上書以救宣上卒不听竟抵宣之罪
此於衆哉公論在衆口可快也而千餘人不能挽一
人可慨也然予又有疑焉中朝潰亂矣而付奴烏孫
猶入朝西域佩印綬五十餘國詳史豈其大木蠹生心

腹根幹已顛而遠條枝葉猶未枯謝耶

北齊文宣 君討

漢孝平

哀帝無道并無嗣此正奸雄窺望之秋也(論曰氏) 太皇
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此正賢奸消長之會也
(匡衡論) 使誠聽何武公孫祿之言立長君以攬權奪外
戚權以還君(孔光以下俱奉莽為大司馬何武公孫祿二人謂宜立長君不宜外戚持權當親政)(相辭而用莽卿之免二人官筆削曰嗟哉孔光不與武祿負而與董彭比不深愧聖通哉)
不亦泰山灸爺哉奈何莽利幼弱易制而立中山王
箕(名衎元帝庶孫之子年九歲即平帝)孔光諸人又尊莽以自利
莽秉政而百官總已以聽(目綱)其寔宮中之寡婦(太后)與
上之孤兒(平帝)悉以聽矣時塞外白雉胡為乎來哉莽

陰使人獻也(莽風益州令塞外自稱越裳氏獻白雉一黑雉二於是群臣稱莽之功德能致周成白雉之瑞) 江中黃龍胡為乎見哉(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 群下
共為莽誑也(之[illegible]以莽德比周公孫寶[illegible]不然[illegible]以見免官筆削曰孫寶群鵠中之[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妖沴(告莽使人諷之而求○居攝[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胡為乎入哉陰令出於莽以徵已輔漢之威德
也又且以太后為母又已女為后(遣大司徒馬宮等迎莽女入未央宮) 致懿親夾輔之意又且立辟雍靈臺網羅天下文
學之士(徵通經學古之士時前後至者數千輩詔曰此時有識者決不至) 使不至妨
已又且徵都水長丞招求天下異能之徒(求治河之策時言者百人而率未之酌用) 以虛示已功胸藏田氏而託周公(評史) 俄

而加安漢公(因白雉之獻群臣頌莽功德加號安漢公) 俄而加宰衡(群臣頌莽
功德如周公之作元宰伊尹之作阿衡) 俄而加九錫(群臣頌莽功德及宰衡宜加九錫)
(九錫逆天子之制度) 是果由沖主賞之乎然九歲兒埶何知
哉謂賞自太后詔乎(舊史皆太后詔加然俱群臣莽取富貴貳太后而加之云爾)
然宮掖之中烏能有西壽之鏡哉(異聞志秦始皇宮中有一鏡能照見人之心) 皆當時諸臣為貪位竊祿之計但知助桀不
顧吠堯(論語) 以二郇(郇越郇相)三唐(唐林唐遵)之清華(四人皆當時有名者) 楊雄谷永之文章劉歆(向之子)為宗室之親孔光為
先聖之裔及陳崇張竦王舜王惲等均之戴漢被
漢蔽飫漢祿者或屈筆稱功或佞舌獻符儒者自林於

莽之威疾於莽之利此時人間世尚復有人道哉若
乃吏民果何所林而何所疾乎而何始之上頌者至
八千餘人(此在平帝四年) 又何繼之上頌者至四十八萬人
乎(平帝五年) 惟逢萌掛冠而去(逢萌見莽殺其子宇謂友人曰三綱已絕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而去遂浮海客於遼東) 梅福棄家而隱
(福為南昌尉棄妻子而去會稽其所市卒後) 龔勝邴原辭職而遯
(勝為光祿大夫見莽篡逆之事[illegible]) 其逆窺莽志不啻燭照數
計而避卜(理性) 殆抗志雲表結情霞外(續高士傳) 不以身之
累受物之汶汶聊追夫帝之年漸壯識漸開(帝年十四至廿歲)
憤莽之所為(帝常恨其殺害衛氏常鬱不悅) 而莽覺焉臘日之椒酒

遂進焉（固曰莽進椒酒寘毒酒中帝飲之疾崩）則帝之崩莽崩之也史書冬十二月安漢公弑帝弑君之賊何爲而書官也（宣直書王莽之名）書安漢者正以書其滅漢也金縢之藏適藏奸耳（帝疾莽作策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之金縢置於前殿敕諸臣莫敢言）請以身代身欲代爲帝耳吾誰欺欺天乎畤孝宣曾孫有王五人有侯四十八人疇不可策而立者莽而誠爲安漢計也則上之於天告之於祖廟以立其長且賢者而乃冊立二歲之嬰（宣帝玄孫名嬰有二歲）莽意非欲帝制而天子自爲（賈誼治安策）者耶煇光之文石（煇光郡浚井得白石有文丹書石上云告安漢公莽爲皇帝）果天告安漢公之爲皇帝哉問謝囂之奏得

自何人手哉（井中文石謝囂奏之而名命之說兆於此）而胡宗臣若劉慶者（慶乃宗臣封泉陵侯）無念爾祖遂請賊攝行天子事也君也稱攝稱嬰（從來諸史但標曰孺子嬰以其未成君也筆削曰亦是漢未絕之一脉也而莽以居攝記年是漢脉未絕而莽先絕漢矣）而臣也稱曰攝皇帝旋稱曰假皇帝（莽攝行天子事宗室劉崇起兵討群臣謂莽得位猶未足以服人心乃請于太后稱曰攝皇帝而又請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筆削曰此其篡跡已露仰七吉亦宜人序群臣矣）試稽自宇宙以來秉鈞元臣果有此稱名否又稽皇帝之名果可攝可假否從此攝而據矣假而眞矣漢而新矣哀章之銅匱又繼謝囂之石篆而再獻矣（梓潼人姓哀名章作銅匱僞書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爲高祖命禪于莽莽遂至高廟拜受金策即眞天子位）噫謂

高祖而輕以璽禪奸臣則是堂堂創業之祖反不如十二代後（西漢自高祖傳位至此歷十二代）之寡老媳婦（指此時皇太后）之投璽於地也（莽篡位日使王舜請璽於太后太后罵曰我漢家寡老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地下太后因舜詞切色變必欲得之乃以璽投地筆削曰太后其恐王舜爲華歆乎然舜果爲華歆則莽亦不得安然即作明舜合啓莽自去請璽則舜之罪可解而莽亦進退無門矣）悲矣哉漢家太后之爲新室文母也悲矣哉漢孺子嬰之爲安定公也（莽廢孺子嬰爲安定公）宮中凌寡婦殿上逐嬰兒（护川李壤集）陰同桀紂者而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王莽傳贊語云云）茲國太后不能防之於漸以至重不可返（史斷）然區區一婦人其何能爲而其奪權也罪在孔光其攝事

罪案定矣

也罪在劉慶（俱見上）其卽眞也罪在謝囂與哀章而所以釀成其變者罪在槧朝無恥固位之徒（先儒論）紫色（閏色亂正色）蠅聲（邪音亂正音）餘分閏位（閏眞之餘也合上句俱班氏漢書王莽傳斷）漢之會遭陽九（厄數）而炎光中朦爾（陳思王文句）際此時也不有望於繼起者耶（原本有所以然赤帝之厥於黃犀之硃解今删之篡賊據位將有黃犖牛見貢諛者以爲瑞而獮人臺之正以報莽之讖也）

非義不克 復力窮不 可見也

附論新莽

莽之篡也外据龍旋內包蜂蠆（釣臺集陳宋庶論 西京末莽栽天下）時
首建義旗討賊者劉崇也（崇與其臣張紹謀莽竟劉 兵大下非之莽敗為先舉）
（吾詣宗族為先乃起兵從者有餘 人進攻于宛不克為莽兵所拿而不克）從者百餘人而
不克繼奮義氣而再起者翟義也（義東郡陳豐謀遂 劉宇劉信劉璜共合）
（襄兵擁衆十餘郡 莽莽使吏士非義兵敗）擁衆十餘萬人而不克
三輔豪傑趙朋霍鴻起義兵而不克（為莽臣王 級等所敗）徐鄉
侯劉快起義兵而不克（但詳諸史但 史俱無義字）是四舉者雖
兵氣未甚揚而義聲已凜凜於天壤間矣（李滄 漢文）乃莽
以倖勝之兵遂眞謂赤運歸黃（[illegible]）而自信其為

纘皇纘帝也（揚雄美 新文）篡而更號漢太后曰黃皇室主
（太后年未二十以莽執常稱疾不起莽欺之欲更 號為皇室主太后遂以憂崩華嗣日其遇變也）
（[illegible]可制節 但流賊臣于賊筆）廢漢諸侯王曰民（者自劉崇劉宇劉信劉璜 將徙宗室數十萬人伏義）
（目于賊戮又民于賊 曰）更名天下之土曰王田
更名天下之奴婢曰私屬（六曰安奴婢皆 不得私買賣）內假開官
于衛之文而眞篡國（莽更立一部 其名或至）外立須卜（當于）單于
之子（[illegible]當為單于）而威令奴大夢兵擊何故[illegible]壞孝元
廟（[illegible]）毀高祖廟改漢黑貂而著黃貂易漢
正朔而用新正朔（但 史）恭其初年之尊禮賢士延見
吏民（史）托謙恭以賣名聲於天下（莽 何）是豺虎之不啻

也厭後之恣惡流毒靡所不為（通史）是虎而翼飛入城
擇人而食者也（周書）方自矜天下既定旋斗柄而坐（漢兵）
（圖莽莽生隨 斗柄而轉）漢兵其如予何（莽自言）詎知黃流不溢於
死[illegible]不介於淫人罪惡既盈天人致誅（蔡中郎論王莽曰）
琅邪樊崇兵起（一歲之兵起于莒 歲至萬餘人）東海刁子都兵起
（兵擊徐哀莽 兵拒之不克）南郡秦豐兵起（豐聚衆至萬餘人）荊州綠林兵起
（莽法苛民不聊生荊州新市王匡南陽馬武潁川王 常共聚綠林山中七八千人史或稱盜賊或曰此時王）
（起兵者非盜也正以誅大盜也處處兵起 亂者未必皆有討莽之義然皆起於莽篡之時）
（故竊日亂書起兵不言盜不言叛不言作亂甚為 得之予獨怪史傳稱樊崇之兵曰赤眉漢兹改之）即
匈奴單于亦聲言今天子非漢家子孫而大寧入塞

乃史以冠書之（赤眉亦書冠 胡人曰冠）亦忘莽之為巨冠（此處冠為入塞）
金鉞竟日朱旗絳天（陸士龍文句）至劉縯（光武兄）劉秀（光武名）
兒翁龍飛虎嘯（于此處又與諸起兵者不同一例書）發自舂陵猶集乎
林新市共來會合而莽賊始無容於天地間（綠林相集其來）
（發 計）斯時也鄆惲知天文（惲通天文暦數 謂漢當再受命）欲說莽挽新
以還漢（惲以此說莽曰宜就臣位取之以天 [illegible]大怒繫獄冬乃出）馮衍說人
心欲說丹攻新以絳漢（言莽逆居臣位有識者亦必 [illegible]是所以全漢亦以全莽）
與（社稷之利丹不聽為亦 [illegible]今日莽君除萬人之害）卓哉二子之
見也偉哉二子之言也其流忠冊矣（古文）縱令能聽之

莽俱飄然塵垢之外。古史家或遯而不載或載而不大書何以倡節義而風世也哉若彼贈賊仕賊以成賊之篡志如彼數十萬人者吾不知於莽誅後何顏以對人何地以容身也

[illegible]所以不言也
吾尤有取於嚴光之獨釣富春可以洗人世
之貪榮者然令人人釣臺而不雲臺則天下事其誰
任也帝當同臥榻又君不以此言爲故人請也
嚴光高尚千古美談余讀釣臺錄不勝高山之仰
及見我明高皇帝甚不然之謂人皆爲子陵則天
下事付之流水此言深可味也然說者勒謂桐江
一絲繫漢九鼎漢鼎何以繫在釣臺上哉

漢孝明

明帝乃陰后所生母賢
與張佚爲太傅桓榮爲
少傅雖非大儒而亦能以經義禮節相引
迨其即位思萬乘至重賴有德左右
而一秉危心恭德以茂廸帝績 中興三
十餘年以來尚未遑於禮樂 乃從東平王之請
而詔公卿議定郊廟冠冕車服制度
由是宗祀文考於明堂彷彿乎成周我將我享之
咏 登靈臺而望雲物 臨
辟雍而行射禮 三老李恭 五更桓榮 執爵而饋以尊
袒割牲本之
上 環聽橋門之中 脩淳
泳德之聲盈耳登降揖遜之文溢目 錦鴻藻伸
景鑠 郁乎洋乎 禮縟五帝儀繁三王 與揚
宇宙 行流姝區 夫光武肇建三雍未及臨
而茲克克父志大開人文皇子諸王之就學未已
而凡世家勳舊子弟靡不受經而未已也即期門羽
林族士悉令通孝經而猶未已也四姓小侯

至而退范追逐投斬首甚多自是不敢處雲中以計驅之可也左鹿蠡掠疏勒北單于使左蠡王兵掠疏勒城壁壅絕澗水以困城中士卒受渴如耿恭之拜井得水時城中掘井不得水乃向井拜祝須臾水噴出以神驚之可也為虜所以神人引土算桐門滹沱河之水試勸之水大溢之卹神將之卹人求之耶乃有班超者出使西域擾闐遐荒超在鄯善王處誅滅北虜之使悉遂舉漢而請國遣子入侍復與西域以聞遣裝以聞人見其一時遣子入侍遂以為定遠奇功超以是封定遠侯未幾而攻沒都護西域攻沒都護陳睦焉耆合數共圍耿恭遣方從此多事遐方猝猝多事此固由實固之姿遣超出使實國使之也而帝果不勤遠略豈至是耶史斷然儒者之罪帝不徒在勤西域之處而尤在召西竺之佛西域有天竺國帝夢金人降于

庭謂是佛由是遣使往西竺求佛書而佛教流入中國以楚王英楚王名英光武第六子謀逆事詳上贖罪縑紈入桑門供蒲饌傳食也帝詔以楚所贖罪之物供僧資以致方廣佛寺東被教肆設佛之壇教南移王簡栖頭陀寺碑云言佛教自西而入東南也背天下萬世而沉淪於金胺牖齒佛像之異端實不思金人之夢紂景也化人之說先時云西方有化人邪道也震旦教化震旦謂中國也詭言也其為名教之罪可勝言哉丘瓊山云明帝開佛教萬世名教之罪人也愚嘗於東京之初於陰與郭見嫡妾之賢於馬與陰見姑婦之賢馬善陰亦善馬亦七於若與明見兄弟之賢東平王蒼明帝弟友愛蒼每遣就國留戀不忍亦別於鉅與陽見本支之賢前見於元勳相保見君臣之

賢不忌功臣亦無他謀七於三老相敬見師生之賢每臨學五更三老臨侯公卿士成于弟亟謙恭所教一代倫理秩然雍然而胡為以佛氏之無人倫者韓文公斥佛氏棄而父子棄而君臣棄而夫婦朋友無人道之大陰得攙混於其間也嗚呼西天豈中國之天因果其何因何果哉

之士（補外官）而直言之士旋補外官閻鈣（音…）雖欲斥貴戚而斥戚之忠乃遠廷尉（…）至竇憲欺公主而不能正其罪也（…沁水公主…）竇后譖太子而不能燭其隱也（…）竇黨陷梁竦而不能察其奸也（…）并收鄭弘（…）不能覺其甚也豈非帝之有柔懦而無剛斷（…）以開外戚之禍耶（史…）論帝者徒議其制禮專任曹褒而文教以洽（褒請著漢儀…宜廣集儒議帝…）馭夷兼任班傅而武功以侈（…）而不知憲竇帝之儒欲大逞久矣帝不防其微杜其漸（…）故一崩後而即戕殺列侯（帝崩都鄉侯暢來朝憲恐其分宮省之權陰使人刺殺之）肆其貫天達地之奸惡（太后怒乃閉憲於內不令與事鄭弘古憲大逆…）太后閉之也（…）誠思抑之也胡為又聽其擊虜以贖罪（憲懼誅請出擊匈奴以贖罪許之）非假兵權以為罪人逃死之地故漢事之衰寔肇於此而魏丕乃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而頗縱彼驕親淫戚戕親害人如此哉又安見其愈於明帝也

漢文用黃老漢宣用申韓漢明用佛釋皆未甚害於治而文帝尤幾於帝王之道史家論西京以宣帝為基禍之主然論東京則章帝亦基禍之主

冀決不能掩遯罪人既得然後冊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可復隆也（胡致堂論云云）計不出此而且伏屍號泣一再至三日而冀冊書定矣（胡氏曰）不惟令鉅兇漏網而且致奸人執冊（李固杜喬欲立清河王宦者曹騰謂冀曰漢立蠡吾侯則富貴可長保矣冀然之）論者謂李杜諸人忠有餘而智不足僃者曰忘舊君而不討賊立新君而不擬持殆亦怵於跋扈之威權而思爲自保地乎又安見其忠之有餘也吾因是而爲婺位之家惕焉東京外戚自伏波後每一戚興則一戚賊戮者固與之前車也前車覆覆而又繼轍以斃至于族滅可不爲大哀乎而爲母后者私其外家內於而國適害於而家也

漢孝桓

桓帝乘質帝無嗣爲梁冀所立（帝初封蠡吾侯冀利其幼弱而立之）冀利其幼弱也蓋欲自保富貴（註）不思保漢也卽位之初而日有食之（正月朔日食）天變不可徵哉但見以定策論功而冀爵萬三千戶矣冀子弟及諸宦皆列侯矣冀夫且后矣冀妻且襄城君矣（冀妻孫壽）冀恃寵益肆帶劍上殿幸有張陵一叱奪之也遂其驕惜陵能叱其帶劍之罪而未能聲其進餙（註詳前）之罪也又惜帝之以輕罰而宥重戾也尤惜在廷諸臣不能乘此而攻冀也當時主聰上蔽士口下鉗（崔琦）李杜之誣死（李固）崔吳之怒殺冀欲除此英傑以爲得肆之地由是假然禮儀比蕭何封爵比鄧禹甲第比霍光曾不自知其鷄粱之不濡味也由是其黨之侯者七大將軍者三府相丞校者五十七裂不勞之土爲天下貴門天子且拱手以聽亦曾不知其南山之薈蔚朝隮也迨夫橫恣之極

冀入弑過乃出自中謀之上可之內閣者乎

謬認其女擅殺其人[鄧香妻宜生女猛香卒宜再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爲貴人冀認爲己女使人殺宜費驩入白于上怒與中常侍單超等共收冀而誅之]至於玄黃改色馬兎易形[崔琦諭冀云云]驚怒震衷而冀始伏其辜竇亦潤斧膏鑕詎不爲人心大快哉第帝之誅冀也誅其橫恣而非誅其弑逆則千古之大義安在而誅冀之功不出於外庭而出於中官[乃宦者唐衡單超左悺具瑗徐璜五宦共謀誅冀上乃以爲功遂封五侯]則一朝之天禮安存是猶解酲以酒而致令虎豹[illegible]乳於春閒[劉陶陳時事諺語]自是左回天[左悺也]具獨坐[具瑗也]徐臥虎[徐璜也]唐兩墮[唐衡也此五人橫行天下時人號之云云]並作妖孽翕辟若電鼓舌如雷[論古]天下

事悉歸奄手當是時天垂異地吐妖[襄楷書]國家有三空之厄[陳蕃書國家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而帝方惟宦者之言是用李雲以言宦奄之封而殺[雲言宦官不宜封下獄杜衆救之亦下獄死]爰延以言宦奄之嬉而免[延言帝不宜與宦豎嬖臣宜歸]弘農掾以言宦奄之疏而獄朱穆以疾宦奄之橫而疽[穆疾宦官橫恣極言之帝大怒穆憤懣疽發而卒]皇甫規以宦奄之仇而逮馮緄以宦奄之惡而罷成瑨以宦奄之捕而殞[詔捕瑨因被殺]范[illegible]簧鼓者臥於廟堂忠義者幽於清室[李固陳蕃疏云云]宦毒肆流在人骨髓帝曾不爲之惻心而深若[柳文]方且揚旌於上林騁心與馬之觀[好校]方

且鼎肥於老君[命左悺祀老子于苦縣後又親祀于濯龍宮不一而止]矜隆玉真之號[自稱爲帝號玉真帝]夫帝原非下愚不移者吾觀李景奏內外吏職之非人中官子弟之濫位恭亦知之又觀劉瑜奏奄豎不當裂土斐使不宜冗食恭亦知奄之爲奈何竟爲小人所惑無一勝政也[上俱詳各史]雖時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魏桓却聘而視之[illegible]若凂[高]士蓋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涵垢也[辭]亦不欲輕以君子之忠所與小人之詭舌爭衡也[朋黨][論]李范杜陳[李膺范滂杜密陳蕃]諸君子仕此昏濁之朝卬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震壓之罪[仲長統昌言]乃欲以抔土而塞濁涇握拳石而補崩崖[黃憲天祿閣外史]噓枯吹生白爲標榜[性理論黨人]品覈公卿裁量執政[黨錮傳]直欲於此使人得以彎弓而射[古今通略]雖其志經王室忠抗節[後漢武申黨人議魏桓隱安山自稱野人]安陽野人有云后宮數千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如其不可則生寄死歸於世何有[俱魏桓語]英賢見不及此而一戰不勝公議敗績[源流王諭]海內人譽[陳蕃曰海內人譽]激爲黨錮之禍[范李輩宦奄奏之誣朝廷執爲黨人禁錮]之戕辱其身污瀦其室[史]昔仙舟[初李膺與郭泰同舟人謂之神仙]李郭仙舟今園棄矣[李膺有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昔龍門今

古今治統卷之九

臨川筆峒山徐膺鵰自滇父著

漢昭烈

建安(孝獻帝年號)之末，羣生塗炭，四海灰飛(呂溫武侯廟記天下灰飛)，不有漢宗(子)劉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封涿[illegible])欲起而整頓乾坤，彌縫宇宙，名甚端嚴，甚正而氣甚壯也(後備玄德)。然尺土一人，並無所藉(一旅)，維時梗足無地，消髀有嘆(玄德於荊州坐中自嘆髀肉已消)，胼胝戈甲，寢縮風霜(古賦)，益可爲英雄長恨哉(志)。然三顧諸葛亮於隆中，而草廬一對，即已定天下三

分之勢(草廬對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下事久在袍膝時(孔明在隆中抱膝長吟)，經緯於胸中，而乘機吐露，即如刻鍇如指掌，人謂其可比淮陰侯(韓信)登壇之議。譚楚漢之帝，然亮才豈止信才也。玄德由是左挾龍(孔明號臥龍)，右持鳳(龐統號鳳雛[illegible])，飛入西川，收入漢家剩水殘山(西川事詳見史)，與北魏東吳鼎足而居，厚樹恩德，以固人心，延攬英雄，以鼓士氣(史)。一旦聞建安已改黃初(操與丕[illegible]獻帝[illegible]黃初)

元年，漢祀無主(尹[illegible])，於是以祖業不可以久替，海宇不可以失統(玄德告天語)，爰踐天號(陸氏辨亡論句)，擁蜀稱漢，業復五銖錢(註見論武)，勢踞兩川(劉禹錫[illegible]先主廟)，是蓋將乘雲雨騰蛟龍(前註)，橫飛九域(古文)，聽高光之宿憤，對祖宗之玄靈也(班)，先儒作史者(三國[illegible])以現承漢統，而以昭烈爲僭國(陳壽[illegible])，蓋徒以其土宇所統之廣狹論也。而不思所謂統者，蓋言乎帝王相傳之統緒也；所謂正者，蓋言乎得國以道，而非逆取之私也。茲之統緒，統有正於昭烈者哉？試觀當時諸葛一接玄德，即稱帝

室之冑(上註)，又觀張松語說劉璋，亦稱玄德宗室之親(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也)，則以漢嗣正宜接漢統，豈若曹丕之遙祖參(曹操自以爲曹參之後)，而近父節(曹操乃宦官曹節嗣子)，卑卑乎植基者哉？又況乎節以亂漢，操以毒漢，丕以篡漢，賊仁賊義，罪莫大焉，而昭烈則誠昭漢之烈也。惜乎其即位也，王業偏安(後孔明出師表中有此語)，士之狹事之劇，正擬坐如天之府(蜀號天府之國)，以爲本根，藉用武之都(荊州方可用武以晉)，以爲進取，而東吳乃日夜尋索荊州，孫也虎視狼[illegible]，致令蜀中忠勇之將，一頸於敵(雲長[illegible]呂[illegible]以索[illegible])，一捐於賊(先主[illegible]吳之[illegible]以報之)

先將張飛在軍帳[illegible]健兒帳下范彊張達等刺害張翼德虎將既沉義氣猶振進軍秭歸一月三捷主兵勢吳人於是求和正當除此而邀其還荊州朔蜀主則雲長在天之靈以慰而孫不至降曹決亦不至衰師矣胡又智不及此而巫峽夷陵之界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前營連延不相救前營數十屯一窟曠日持久不相及卒之四十餘營為吳山中年少書生所破陸遜時年少書生而赤帝之主窘而入白帝之城矣吳敗先主夜遁入白帝敗還名永安宮而托孤嗟夫兄弟之仇不與共國古典然遣將可也豈宜自損威重以邦基初立章武元年先主即位止七月即自將伐吳正宜條理內治從容定計制敵可也豈宜積憤興師斯役也孔明不先忌為飛書諫止不後臨戎制為設奇而徒恨失吞吳之策與江流之石俱沉也杜甫詠孔明詩曰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甚悲夫求救而永安是為[illegible]遺命於亮以朔太子御夫亂世立君以賢先主孔明諒亦久知禪之不肖矣何不於即位之初預定而密計之乃語亮曰嗣子如不可輔君可自取斯言也殆製亮之肘矣倘曰如其不可則有霍光之故事在霍光廢昌邑立宣帝詳見西漢而夫以亮之才能力量豈不能為輔[illegible]以定漢鼎

哉而何帝未及此也是工於察相而昧於知子也

漢後主

自白帝托孤以來主少國危吳魏交爭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前出師表語）亮也踰載後嗣纘修舊勳山分力與水合勢左提右挈以抗衡天下十分六九其爲恢復之志如青天白日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入則親校簿書流終日出則克詰兵戎指麾風雲道德城池禮義干櫓利可檄頌糴可驛急武可臨戎用是土雖狭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七擒著威

四郡功成南土其假矣遂欲奬率三軍北定中原一出師再出師以至於六出師圖未收屢撓之勛然其前後出師二表忠肝而義膽先正謂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謂其與日月爭光後之才人智士但知高其木牛流馬之奇及圖列入陣爲敵人所驚而不知其大者義聲滿天地之間則其初出茅廬之首畫（上註）師出祁山之碩表正大氣象殊凜凜也倘雖暉長庚永炤一方隻身補天洪烈出此而登崇王室振大漢之天聲未可知也奈公能壽漢而天不壽公賢人星隕美智天遏一十二年相業僅隕於食少事煩之餘敵人幸之豈不曰其不巾幗我也夫而死諸葛能走生仲達

人曰此奇計也之也不則曰此餘威懾之也儒者則曰殆忠魂暢之也若以其王佐之才扶之而不足豈謀慮之不長哉抑遭時之不然哉當南陽隆梁父時以管樂自比論者謂其謙予則獨謂公揣見當時事勢止堪爲仲之毅之敵相上下也管樂不克與周而已之不克與漢甚可知也至於塚塋相望之詞則隱然概孫曹之競賢恩骨禍殺蓮未除而天地棺日月壟也（白玉蟾文集）

曹魏

自古人主得天下者無如曹操惡無如曹操姦其殺人多矣以至於弒后弒君弒皇子（弒伏后弒董貴人弒皇子）窮兇極惡罄南山之竹書惡不盡決東海之波流惡無窮（…）即西擄京伐皆廣自豐殖（…）而且曰吾為周文王又以文王而掩其惡也噫文王伐密伐崇（…）有殷之心而操自言為文王隱然以武王示其子是欲蓋而彌彰（…）故觀其發前王之墓而收其寶藏操固一發塚賊也（…）疑塚之設（操恐身後人掘己塚乃為疑塚七十餘所…）心亦自知而自危哉其子孫追（…天不覆地不載）

尊之曰魏武皇帝曹氏之廟見為帝千古之人見為賊而史氏亦標曰魏祖亦標曰武帝斯人也縱使其身自即真猶當削其帝號而況乎猶然操耳操一奸而不即登極以據篡許芝之陳圖（太史許芝之進圖讖言魏當代漢）張音奉璽（漢獻帝乃令張音奉璽）而丕且稱其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噫二帝揖讓之天果復開於爭奪之場耶乎尤怪作史者每於亂臣篡逆之際而又載稱禪天下行是理耶若然則操為周文而丕又為夏禹耶此古今以來不軌者所以得藉代而藉口也（丕禪山日自不為此後世…）奸人遂假此以為常例此丕父子不獨漢之罪人乃萬世之罪人也華嶠曰三代以下篡位者又殺之

以禪詔是既欲為湯武又欲為堯舜而諸史亦亟為禪詔是不以操莽之罪斥而又以堯舜之名加之（紀墨特為正之）丕自篡位以來鑒漢代女主之弊而令后家不得預政（示群臣不得奉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不得封土華制曰此法甚善千古可行）納廷尉高柔之疏而令三公延論塞精（…）此亦不可謂非善計然當時政事何嘗有古帝王為下為民之意不過憂吳蜀未并乃一帥兵臨江以風漂艦而還（…）再帥兵臨江以濤驚波而還（…）夫以魏德之主南豎北范有何南北之為天限哉然幸其還也吳蜀暫息兵也而丕舟之不至葬江魚腹也則亦天之暫留其殘魄而未欲除世孽也操之子有名植者入斗之才（子建才名入斗）七步之捷千古驚之乃見忌而不得嗣魏統徒以豆萁作詠釜中泣夫異姓者桃園誓死生（…）同根者豆萁作悲陰此亦可以徵劉曹為德之厚薄也乃植為求自試之表而思以擒權誠亮（植上表求自試云欲擒權馘亮）噫權可擒也而亮可誠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丕之末年亦知徵管寧於遼東（管寧居遼三十餘年丕徵乃還不受魏官華歆讓位予之）然當時第一人物（寧為三國第一人物）而肯立偽朝與華歆共席而居哉儒者曰猶然先年割席之志也

曹魏附論

丕之子叡襲位之初四聰（夏侯玄等）八達（諸葛誕鄧颺等）三豫（劉熙等）叡能黜之似亦可嘉然是時司馬懿已都督軍事矣又將軍而太尉之手遂以委軍功矣叡方欲倚之爲社稷之而不知社稷之於且叡且不之發覺而日事於雕峻奇彩修殿廟（九龍殿）鑄銅人（夫三四萬人）由陳羣力役凋敝之諫辛毗民不堪命之疏王基御馬力盡之比（王基言御馬力必敗）高堂隆增崇德政之規（宜增崇德政不然恐不得居）王肅修營繕緩期之語（叡性急營作違）褎如充耳乃闕始搆而鵲來巢明示以姓將易也（高堂隆曰詩有鵲巢鳩居之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至）而叡又睞睞乎石負圖而水涌出（張掖柳谷口水溢涌石負圖有文曰大討曹）尤明告云大討曹也而叡顧以爲祥乎（以爲祥而頒示天下）時鷹揚之臣已在蕭墻之內高堂隆業已窺見司馬氏之微而愁以王景應朝廷求賢之選（時令公卿舉才德而宣以王景應）夫景譏厚其名位以沉以黙名子以渾以沒其不欲以世可知也懿之嘉用此輩亦懼新進之攻擊已爲懿也乎哉眞舉賢也乎哉叡死遺命立

芳芳果魏嗣耶（叡無子養他人爲己子宮省秘密莫知所從來或云芳乃任城王楷之子）而叡孰懿手以示之則芳其螟蛉（青蟲桑下小蟲）叡一果孰而已矣（詩經言子螟蛉也）芳以非種篡位會曹爽執政任用何晏鄧颺等鬼躁鬼幽（管輅謂鄧爲鬼躁何爲鬼幽）曾不自知其禍之將至至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糟粕聖人之六經（詳各史）則世道之波流曉其挽之芳因講論語而使太常釋奠孔子於辟雍（此係大典自漢以來止祀闕里至此以太牢行於太學）等之於屠兒神娼家習禮然舉昔來闕里之祀而太學行之千古釋奠鉅典寔肇於此固不得因其君之非而我

其事之是也司馬懿殺曹爽等而夷其族夫亦忠其專擅以妨已果有何功而加九錫哉懿之不受僞也而史以知節稱之抑又何也懿死而師繼之師遂廢芳迎高貴鄉公髦而立之夫芳固宜廢也髦固宜立也然廢立之權操於權臣之手則曹之轉盼而馬也不於此可卜哉故昭起而魏然衰晃亦篡也毌丘儉文欽起兵討師而不諸葛誕起兵討昭而不克嗟嗟儉也欽也誕也曷不合於蜀之維（姜維）吳之恪（諸葛恪）并力大呼足

以張義氣斬賊臣哉想吳蜀之惡皆與惡馬一也故討師討昭者無有應耶無何而賊臣弑髦矣（髦憤昭之恣專家僮攻昭晉充使成濟刺髦於車下昭曰將何以定我陳太常請賈充以謝天下時王經死之）髦之被弑也成濟之手賈充之口而司馬昭之心也昭不以心自誅而誅濟誅充其能欺天下哉論髦為操之孫炎猶甥也論昭為髦之臣罪難逭也此時而猶有勸進者昭不立奐矣（燕王之子名奐昭立之）昭之篡不待其子炎矣（昭炎其子炎篡位奐至為陳留王）昭意在篡奪而嵇康者既與劉阮山王戎酣飲竹林（劉伶阮籍阮咸山濤王戎嵇康竹林七賢皆以酒自娛遁世）則亦湎千日於中山（安得中山千日酒昏醉一月太平時）而劉乃動湯嵇康以激昭之怒而至見殺也（中散大夫嵇康昭殺中）昭以蜀捷日至（時鍾鄧破蜀）謂己之威名益盛而自進爵拜王（此何書法其嚴）朝臣拱手事賊而長揖不拜者獨見於王祥（王祥與何曾荀顗共入謁昭皆下拜祥獨長揖而已）倘亦有移孝作忠之意乎（王祥以至孝事繼母）何如不仕之為愈也予嘗謂蜀人愚為昭所襲魏人愚假昭以勢昭之亡蜀亡魏也昭得矜亡蜀之功以驕主震世也然昭亡魏天報曹爾而漢冒為亡於昭耶昔操之奸不親言襲漢而予其子丕茲昭之奸不親言襲魏而予其子炎其為惡同也操將篡而先使華歆行弑昭將篡而先使賈充行弑

古今治統　卷之九　十五

其詐機同也丕封漢獻為山陽公炎出魏奐於金墉城其逆事同也天意之報施如交手相付絲毫不爽可畏哉當炎篡之時有司馬孚執奐流涕不忍魏亡（孚於是拜辭流涕歔欷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先時不聞一阻諫語也而且於初廢立之日受晉封土也噫以操賊之奸惡安能令子孫獲純臣之報哉（嚴斷）據操初意自謂立萬世之基乃蜀四十三年魏四十六年享國僅僅等爾第司馬氏乃事曹之人非滅曹之人且與曹惡均而胡三分之世得一統於晉耶嗚呼讀史至劉淵劉聰始知曹馬之滅劉乃其所以見滅於劉也

古今治統　卷之九　十六

孫吳附論

昔孫堅以孤遠之兵爲漢討賊（破黃巾）蹂踐洛州汎掃陵寢（黃巾亂後漢家陵寢丘墟堅修整之）有足多者（見）生子孫伯符（策字）以童子提一旅之師捍馬箠以下江東開地千里（吳志）真英物哉（英物字見晉書）擁江東豪傑業之承父兄餘烈師友忠賢（任周瑜張昭等）之子弟（杜牧詩江東子弟多才俊）而坐鎮數十州使其能歸土以爲漢之輔功德詎不在桓文上耶（史評）然自漢井得璽抱歸後（孫堅修理漢宮殿于井中得玉璽而東歸）問鼎之心（春秋楚子問鼎）尚寧知有漢哉今自當日事勢揣之孫吳之與漢同唇齒之形輔車之倚也（左氏）赤壁之拜力拒曹兄以觀矣爲吳人者欲乘此鏖兵之勝氣以孀彼華容之殘魄（操敗走華容）謂宜於湘江漢水之上要而家以立壇歃血爲盟請諸葛公爲盟上周公瑾副之大集兩家將相於壇上而盟曰若敗兵至而後此不相護援者皇天后土殛之若兩家師兵北伐而有退避不在者皇天后土殛之又盟曰荆州用武之地今議以爲劉氏則劉之德孫必深銜孫必至不惟進可以長驅許洛掃蕩天之賊即退守邊疆而吳江蜀嶺賊奚敢窺尺寸哉不此之計而惟邇言是聽惟邇言

是爭以一荆州之故而呂（蒙）陸（遜）兩小兒驟然殺之足（以馬案陸雲長）致玄德公抱憤窺吳而幸三峽（杜詩）斯時也吳挫於蜀之兵威（昭烈敗吳兵）猶可以號召州而行成傾遺使稱臣於魏以圖抗蜀（主咨日仁智雄略之主也問吳都大夫有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大仁智雄略之主傾爲是哉聰明特達八九十人而今其主屈辱至是哉幸而蜀使鄧芝諭之以鼎足之勢惧之以委質之危（芝說吳謂孫權曰今三方鼎足而屈辱於魏魏必求太子入朝不從則奉辭伐叛蜀亦乘機而進江東非大王之有也權乃絕魏而和漢）然亦外合內離也非有盟誓之固也（史斷）其僭位而居尊也獨於後（魏獨先篡漢備帝漢因其篡乃還帝位號已七年孫吳乃僭位於江東稱帝）其以曾事魏稱臣爲魏之所王（權爲漢先主報仇兵所逼稱臣于魏魏封權爲吳王）故未便遽帝耶是僭號也無漢也其獨後也是魏也奸雄之心千古其誰破之哉

先決必勝之局張華方與司馬炎棊見預表推枰斂手曰此必勝何疑而王
王濬唐彬周旨等飛渡長江吳將孫歆懼曰此軍之來其飛渡江乎灰
鎔鐵纜吳先以鐵鎖橫截江流晉以善水者然火炬燒斷之勢如破竹數節之
後迎刃以解晉兵有欲暫止者杜預曰兵威已振勢如破竹云云乃指授方畧直造建康吳兵大敗戎卒百萬方舟千里鼓譟於石城之下而晧輿櫬
詣降華里之黃旗註上不其為人洛之青蓋哉註上是何
魏丕之所以一臨江再臨江而浩嘆者丕兩次兵伐吳臨江而反
註見上晉人一泊舟而吳為沼哉吳為沼句賤吳越書曰彼將有
討逆將軍在也孫策兄弟號討逆將軍故漢增廣而不可泳江
增冰而不可方也而今則腹心潰矣指孫晧無道天塹倒
矣吳恃長江為天塹河魚腹疾可奈何左句晉人方欲振長策
而混宇內戰國策尚安能釋此以為外懼乎晉亦入吳時內清言
古者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可乎晉平吳後果內憂作此一役也晉人
稱勝上壽而孫秀南面流涕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蓋悲吳也亦恨晧也然與其為孫秀之涕孰若為張
悌之死晉兵迫悌悌曰吾為吳丞相宜以身殉社稷不降而死君子惜吳之無
義主而猶有義相也尤惜以勢窮而為吳死又何不
先事而為吳謀也悌為相不聞有所匡救嗟嗟漢後主之降而
陳留侯也后主封陳留侯晉人問其思蜀否答曰此間樂不思蜀聞者以為無
人心言人謂後主無人心愚以為此破甑之意也孟敏荷甑而墮敝弗回顧

人詰之者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又或其甘作聾盲以為遠害全身
之計也歟後主之用黃皓謂其無人心久矣其養奸
已甚矣尚諭後來哉歟乃孫晧之降為歸命侯也晧封
歸命侯而晉曰設此座以待卿久矣晧則曰臣亦
設此座以待陛下此亦倔強不馴態爾使晧在南方
而能充此志又豈至後來身躋此座耶但悲乎晉人
之後來欲求此座而亦不可得也
魏吳四篇以僭國例書稱名不稱帝稱死不稱崩
細註皆然蓋做春秋之義也

古今治統卷之十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滇父著

晉

晉武

漢末英雄彌宇（捨康文序語）地坼天分（韓文公槎源圖）司馬氏仕魏子如狼孫如虎（北史）桀指曹鼎垂涎三世（古文）借其要路以逞廢立之權（昭廢其主髦師廢其主芳）恃強而脅弱矜智以許愚（史）取天下以狐媚（石勒言司馬氏云云）豈真金華（史記晉以金德）上有六字碑引金啓運而大人有作耶（張衡六命篇言晉）追原曹氏篡漢之罪固宜易於馬究論馬氏滅蜀之罪夫豈減于曹論者乃據其丹寞（蜀地）投降青徼釋警（青徼吳地張協八命）（末扁云云）掠士開疆（唐高駢詞云云南驛語）剔荒濯穢（龍川子句）至與高光爭伐（晉武命說）又謂其武節炎逝仁風退暢（路明文選吉晉）通前代之所未通服先王之所不服（初學記晉武）以爲浮擢之烈（晉于寶論）無乃稱之過乎若晉武致治較之漢酈吳皓亦大有勝焉者劉毅向以桓靈方之似為過貶予觀其擇許奇示仁（劉議以許奇不宜用晉主曰吾取其才）代青麻示儉（有司言御府青麻劉毅為之）禁星氣讖緯之學（宣自布有先武）止奇技異服之獻（程據獻雉頭裘乃焚於殿前詔中外無得）諫垣自漢靈以來史無書者（靈帝殺諫議劉陶以至八九十年諫）

者不見于史書（晉主乃初寔之）八十餘年矣而茲初寔之喪禮（三年之喪）自漢景以來日易月者已數百載矣而茲復行之（晉主詔崇陽陵終三年喪詔天下吏民俱服三年之喪行古之事竟千古廢禮事不意後見）詔學國備牲牷于四時而文廟之祀以崇命太子講經於大學（華嶠曰晉主亦知何惠之愚也）而釋奠之禮以尊（此上段乃晉太始三年事此段乃太始七年事）亦重玄傳之直峭而遏諫從忠（司隸每劾奏）自除吳皓之苛政而變吶為諂（晉書）孫氏稱其有明王之風（稱晉武帝）亦近似之矣（法言）嘗其開國之初已種喪國之苗（補袁了凡斷）平吳以後功盛而氣誠才成而志怯（薛方山論）弛干戈之威（敵天下）州郡之備（晉主去州郡兵陶璜諫不聽）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先帝尚已選良家女五千人在宮矣）而羊車所至（羊車所至）過於涵淪慾海酒流雄風漸寂（志平吳後）楊駿楊珧楊濟后黨用事（如三楊）威權官之錢盡入私門如視王之賢名依者（攸封齊王）不得樹本助化而遂出於外朝既興純大之工鄉且乏不二之老（晉）自王夷甫名清談以亂天下（先時有人倡清談日亂天下者必此人也指之）而驕逸諸賢七（竹林七賢）競相慕尚嵇茅蕭醉竹隱（言晉士南山子比）

則所以昇美者何不盡善之有羊叔子聞望與峴山爭高襄人為之立碑而墮淚吳伐而晉亂矣胡為又留賈充以亂晉哉杜預替平江南可以觀勇計興水利可以觀才議武撥成可以觀應論考課可以觀職建河橋造器可以觀巧謂之杜武庫胸藏兵甲所不有也然亦晉之能臣而已後世因其左傳之解遂儼然享祀於孔廟杏壇俎豆果是之易得乎明時罷其祀允當

晉惠

惠之愚騃不克負荷武亦知之乃卒為賈氏所欺而立焉衛瓘為此座惜何不審言於主上以大義行霍光之事惠問蝦蟆為公為私乃徒嘆息而無問饑民何不食肉糜即樵夫牧豎猶然笑之而堪主大器耶乾精既瞎坤宮為蠱從是南風烈烈黃沙吹而橫飛宮幃賈氏之晨牝亂鳴以至腥庭流毒縉紳太后楊氏姑也庶人而尋殺之太尉楊駿舅也搆以不軌而誣殺之嗚呼駿恃女而驕固非晉之賢相然豈宜戮於賈氏之手而婦弒其姑尤為古今所未聞之變至于太子之廢則其手中奕棋之易事爾斯時也二十四友皆文人哲士非不斌斌玉署然

卽白賦閑居而猶然不自閑也（潘岳作閑居賦見昭明文選）卽能知博物（張華作博物志）而不能知觀天也（註見上）章忠辭裴頠之辟恐逸民（裴頠字逸民）之陷已於深淵何爲復褰裳而就劉淵耶（逸民曰有心若章忠忠曰我恐陷于深淵可褰裳以就之哉）索靖知天下將亂指宮門銅駝曰會見爾在荊棘中王顒之亂（註上）又自陷其身於荊棘耶思於尚論之際惟讀魯褒之錢神論（時尚貨財褒作論以諷之）可以砥俗董養之無化論可以袪異裴頠之崇有論（時尚虛無裴作論以反之）可以著理高貴王之釋時論可以矯世杜嵩之壬子春秋可以勸懲諸子所著俱詳見晉書餘固難盡也

懷愍

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晉干寶論）昔武之根基廣乎深乎而況于之愚不辨蛙鳴之惡不識豕喙至兒弟閱於墻曾不慮外侮之是防懷以大弟繼立登東堂而攷政非不欲紹武之風然五胡之食得其候隙伺瑕久矣（江統論）見天家無宗子之城方岳無价人之任蜂午而起劉淵稱漢帝而陷洛陽（淵乃劉豹之子自謂其）其子石勒降劉漢而冠襄江目綱外之援兵僅僅見一張軌之再至（遣前北宮純入衛後）內之王越且空晉王之甲以自衛遂至漢兵橫入寢位失尊一降而平阿公矣再降而會稽郡公矣又噫劉氏之兵首敗於都護北宮純再敗於馮翊守索綝三敗于安定守賈疋之使晉諸臣人人如純也如綝也如疋也主上豈至見執耶懷未聞有甚失德也而神器不保帝宅爲墟柴陷移於龜穴剪爲龍荒悲夫悲夫然懷不能死社稷而甘着青衣行酒翟廷（劉聰宴羣臣於）

晉元 東晉

古史載晉瑯琊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則馬已易而牛矣然石馬之後繼以犧牛睹張敞之石告天下矣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人心亦聽童謠之言已先動矣中衡前王南開新主事豈偶然哉群臣勸進初猶揖讓未許紀瞻震肅帝座而太陽上升蒼生始賴其仰照

至是夫睿之出於牛也群臣豈無知者然孕帝嗇宸之天固自難言而值宇宙紛紜尤莫若依憑舊號以繫屬人心亦妄意五馬同至豈聞千金之真駿骨堪為下國駿尾以作其球主而天之報馬氏者或不盡於燧之業也曆先時於長安既陷徐徐出師露次其無中原之志可知登將軍出塞之臺大位安危在手事非前比憶公主望鄉之館固宜痛嘗越膽怒把周戈瞭然如瘻者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眡以洗碧嵩青洛之垢非其責哉夫何甘為白板天子而生縛劉粲而且崇扇佻風躡踵敗跡竟不聞一庭詔糾一義旅以振金行之板蕩詔立太學以勵風化詔試經策以求賢才試問其亦有講於春秋後之義否王導始終為相論者方倚為江左夷吾主上稱之曰仲父亦宜與率多士與枕戈之

琨絕裾之溫之遜運璧之陶負高名之戴淵周顗以殺力王室克復神州轉新亭之淚為六月採芑之歌乃支雅有餘英斷不足與其主江東自保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尺寸而處蔑未清內奸又成王敦導之族也蜂目久露豺聲將振導不能發之防已乏知人之哲敦領荊州借言欲清君側纛犯顗而戴淵周顗並斃於賊手導於是時思大義滅親

當速請命於朝破東山之斧（周公誅管蔡之詩）乃惴惴然徒以其家之百口乞憐於周顗而期全之顗入見晉主白導無罪顗全導於主上而導不能全顗於逆敦（周顗）（顗收敦殺顗以問導導不答顗乃被殺）寘寘中寧不負此良友哉（導曰寘寘之中云云兼嘲曰顗其君子哉全導而不矜功於導導其小人哉知顗而遂不救顗負顗甚矣）友狂臣造逆掖擬肝食（楊氏論）晉主亦以憂憤而殂崩則導之不能敵王所愾也（古句）又寧不負此君哉迨元之長子（明帝）繼立親征破敦導以大都督從之明目張膽為六軍首倡（導遺敦書有此二句）今日之功僅足以贖前日之罪爾及敦之反至江寧也晉主自出俏覘敦軍敦

晝夢日環其營驚悟曰黃鬚鮮卑兒來耶（晉明帝母荀氏也鮮卑明生而黃鬚見外史）對日之聽（明為太子時元帝問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也晉主奇之又言日近舉頭見日不見長安…溫嶠曰鈞深致遠非淺局可量得不廢）非淺局可量敦既夢環瞀日影何不樂於就日託於導言以釋罪歸命耶不此之悟固宜其見收而長安之日猶然明也第其眩惑於西天（信佛）而令後儒有漢晉兩明之咎（後儒曰漢晉二主漢明帝信佛法晉明帝與…）則大有遺議焉者若乃其任士行（陶侃）以督荊襄軍務式祇清談之中流尊孔嶷為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以孔嶷為奉聖亭侯主之）而崇文廟之大典（此事綱目不載何也）明其無愧於明也哉求芳未竟往駕

弗楊亭國止三年（上二句文選此一句見史）君子惜之

於天下而延至百餘年以意揣之馬之顯取於曹也有心而且致簽弑之慘也牛之冥移於馬也無意而且有推讓之風也（以懷愍遇害百官勸進睿屢辭未許）意天道於此鑒其微乎又竊嘗疑之而晉無一明主非有尊賢敬士之節以砥礪世風而乃有祖士雅（逖）之激烈陶士行（侃）之忠勤臨難不懼者不一而足有如辛謐之拒徵（謐徵散騎辛謐拒之仕勸 因以歸身晉朝因不食而卒）元亮之歸來（人量之與 稱自）（晉高士止知陶潛而不知辛謐亦考核之未詳也以 元亮有歸去來辭為人所誦是以人多知之是知 文之不可已也又 見不文之亦高也）以高冥不屈者不一而足有如嵇侍中之血濺吉祖沖之閉食（秦北魏興太守吉 被執不屈而死）至死不變者不一而足是何晉氏之多忠臣（晉氏云云 嵇紹曾讚）意生於其土仕於其朝大義固自然乎先正謂晉亡於清談夫清談豈能忘國特無救於國之亡耳先正又有謂晉室風流多溺於酒然而安恭兩朝君相沉湎（事見上詩）壹醉日常大命不又（晉）神禾之變為蠹粟周非無由也（晉之這載記晉末荊州文而粟在田者化為蠹 泰之士羨鄰安為沈湎之患晉主勿之省）而在下之士豈皆貪竹林之宴（七賢且文飲于竹林）流蘭亭之觴哉（諸士如羲年三月三日會於蘭亭曲水 流觴詠詩而飲王逸少為之首倡）論清談亦有胡威鄧攸吳隱之諸君致足多也論高逸亦有謝敷孫登陸靜修諸君致足多也

東西晉合論

馬則晉於西而合中原之一（三國分爭司馬一統）牛則晉於東而分大江之一（江以北悉屬胡江以東乃屬晉）均之乎閏位也夫何以域中而分王也蓋馬不能以驅胡故牛亦得以專華也（雖五胡亂西晉故有天下之半於江 北而東晉僅僅半天下于東土耳）馬晉之亂骨肉相殘而五王樹兵故胡之隙而晉始東也牛晉之亂元首孺暗而強臣迭弄如王敦鴟張於始蘇峻豕突於中桓溫鯨恣於後又底桓玄虎吞於終一牛之微能勝此鴟耶豕耶鯨耶虎耶而更乏救藉之相為之撐立王謝二君鎮一流競則可帖匡合乾坤則難此晉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

刻者以爲竟成之讖大命近止口占其微也夫（君子）予獨怪夫萬世而下人猶多有誦梁皇懺者以彼其果業重大（修善爲之自作惡爲之累）曾不能自懺以自免而後人乃欲假彼之懺以祈免乎哉甚矣世俗之愚一至此也梁皇如在吾且笑而問之彼將何辭以對（若居寶嘆曰天下除得此一數）明字留請看此偏多弁千日勿看劉語

簡文

武之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丁貴嬪所生統事之至孝）天性至孝稱節開芳（梁昭明太子文選）蚤能輯古文辭三十卷號曰昭明文選（文選萬世而後士人皆誦之有五臣註之）倘其永年登極以行其鑿心慧性（古文梁治）應有可觀奈何王質早卒（統卒年三十一）而其弟綱乃立（武帝第三子）金聲絕響（王弈敵之金聲玉振之絕響）家令（太子家令之官）如徐摛文體遒麗謂之宮體簡文之謫或亦陶鑄於此而出者然而逆景姦執朝權倔強難馴（時杜弼撰檄語）初爲朝廷一客（初鄱陽王欲討侯景朱异曰王不容朝廷一客耶）縱爲宇宙大將軍（侯景自加此名都督六合軍事嘲曰自稱大將軍又加宇宙二字狂妄孰甚）綱甫居位景廢之而立棟（棟初封豫王綱止居二年）甫就位景廢之而自稱（景廢爲淮陰王自據大位稱漢帝）社稷危恥創巨痛深（時蕭繹相攻邵陵王綸致書於繹曰云云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當時帝子王孫（朱敬則論梁帝子王孫其有跨州連郡未有晉鄭之齊心）正宜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如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以襄外患奈何謀利之心在義先徇公之心在私後（自警編）湘東既帝於江陵（湘東王繹襲位於江陵）武陵復帝於成都（武陵王紀在蜀亦稱帝）股肱分成二體胸膂裁爲兩身（文鑑）夫外之五侯九伯既無包胥之泣秦廷夷鴻之請吳國而至親者

租（謂民遠亂後而朔之也）鑄開元之錢而輕重得均（定開元通寶重二銖四絫積十錢爲一兩輕重得均）設中正之官而裁量得宜制租庸調以取民（[illegible]）詔州郡邑以育才此皆規乾矩坤陶風範物（[illegible]）之至計也乃吾於唐祖猶有憾焉其釋奠先師者是矣奈何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而祔其靜合其配也沙汰寺僧者是矣奈何京師留其三諸州留其一而革之不盡革也於定官職者是矣而內侍亦列六省之中不慕宦奄預政之階乎均定禍亂者是矣而卑禮以乞哭厥之助不兆遠入窺何之漸乎（突厥兵助從劉文靜[illegible]）

右晉陽之立老君廟而妄認其祖（[illegible]）與頡利盟而輕損其威（[illegible]）其所最失者則於儲嗣之際大少調停如欲以功立世民則當聲大義以諭建成令其僻處藩服退安錄命可也不則當建成圖謀之日事覺難容即乘此而布告中外臣民共廢建成令元吉知權亦可也胡爲內辱於衆妃嬪之私（[illegible]）外惑於封德彝之邪（[illegible]）

又不能斷成吉之請以王骨肉胥殘有玄武門六月四日之事（[illegible]）喋血禁門貽譏千古嗚呼世亂立嗣宜先論功而高祖反之此罪在高祖建成無太伯之賢而日與元吉造謗罪在建成世民無子臧之節（[illegible]）而始俟變（[illegible]）之心縱以兵伏罪在世民元吉輕信唐字之讖（[illegible]）而欲借手建成以圖自利罪在元吉初不贊其父之公於立既不教其子之成其義逆事已與製而始勸王上立元良罪在諸臣

果其太白經天（天官書云太白之星不經天經天則天下革政）不危投地（[illegible]）天時人事固相迫而成此大變耶予嘗慨唐祖之得天下削平海內皆藉予以成功而後世史官乃於唐紀之首大標曰高祖神堯皇帝夫蕩蕩難名千載一堯而乃以神李氏哉或李家子孫以此號追崇其祖而何乃又祖（[illegible]）又冐堯號耶而史氏可復仍之耶即漢之祖堯已屬渺茫而又見於唐耶（漢書載劉氏乃劉累之後爲帝堯之裔亦不甚明）且高以言乎功高也唐祖之功不及漢祖遠甚其除隋亂與其除秦亂亦有彷彿似焉者乃末年昆

者善政纍纍榮一時史册（古文）巍巍皇猷之旨（新羅傳 繼第頌）

（臣勞焉業 皇猷昌）巍八代而後（先備滿入代 後乃有貞觀）天下少雙（御吉論）

者曰豁達顯漢高用武同魏祖（初劉文遺見古民太 雙達顯漢高謂吾贊同）

（魏祖撥亂之武 有何法令號宇）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太宗貞觀 宗時）

豈虛語哉惜其治功雖盛少閑雎麟趾之意（程子太宗詩）

務父臣房（初太宗未決意起兵 卿訓借兵突厥行兵事）父避暑總親（成自太宗 官向北）

（上皇在太安宮避暑 上是皇子…）父子之恩以蔚殺兄及弟

（…元吉 …上弟之生子…王下明）兄

弟之倫以敦薦古棠刑（紀奏…古 …）

君之（長史…）大罪可誅勝古人哉魏徵踣（…）碑（言徵以 前…）

（…太宗…）君臣之義以絕（…）

（…）文成嫁於番外（時…）

（…）以褒封禪議於羣臣

而誇侈之心以滋奢（…）

於洛陽之徵而雄心猶橫（上…）

（…）於遼東之師而成聲以對（…）

舉徵之頌（師舉…）向非王師與黜浮

之對幾令繁藻競騖李英衆之固向非褚遂良勳舊

之言幾令忠良冷落（…）至於儲嗣之中承乾（太子之名）

之狂肆不德（…上廢爲庶人…元昌…）太治

次子之懦弱不堪（治小名雉奴 恐不堪社稷）太宗以太之詭何

不實惟恪（子第六）英果可取爲之父者豈不知之適始

昌爲而立承乾及乾之以逆廢也乃又許焉而許立

太及太之以私覺也乃又狥焉而立治嗚呼雉奴懦

不堪社稷獨何不早決乃從立治之後而思恪耶則

後來高宗之亂自此基矣若乃宮中文德（長孫皇后）既

歿惡妃誰助何必外徵才人而乃鬬武氏之美召以

入宮（太宗聞武士彠女年十四美容止召入後宮）一入而四方皆以大

木問則陰氣之診可知（太史）李淳風業已知唐家

有女主昌矣（淳風言太宗…其人已在宮中…殺唐氏子孫殆盡）而太宗

不明詰其人淳風不直指其名何哉倘明詰而直指

之則倘可以其罷克華之使者而罷於斯也（初上欲…鄭基…）

（…上之文…）嗚呼王珪能諫廬

江美人之不納（…）魏徵能止巢剌王

妃之不立（…）而淳風不

能令宮中女主之不除也蓋太宗不能使李氏子孫

之不周也（…）君子謂太宗造唐三綱

不正又謂其合於義理者少而不合者常多（經…語…）

此其所以致治而亦不免於釀亂也

唐中宗

夫武氏虺蜴之心豺狼之性（駱賓王檄）竊窺神器匪一日矣（范氏史論）嘗高宗晏駕于顯（中宗名）嗣位正其乘隙肆志之秋中宗顧以天下戲（唐史）而有與玄貞之說（中宗以韋后父玄貞爲侍中裴炎力爭上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也而惜侍中耶炎以白武氏武氏遂廢上爲廬陵王遷房州）武執其說遂移其帝座而從之房州一旦太阿在手（武氏自臨朝稱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抉於天地之間（唐文）爲之改元易服（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爲之更朔立廟（用周正建子月爲正月並以士女七廟封於周又立武氏七廟祀如天子）爲之拜洛受圖（武承嗣偽造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武氏名曰寶圖命拜洛受圖加號聖母神皇）

李敬業之兵託悲愛子於別室（駱賓王檄云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惜其之機欲挽天下於誰家（檄末云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以宿怨而舉兵（敬業之世勣之孫也坐事謫柳州司馬與唐之奇等俱失職怨望）謀自究以爲利（不直指洛陽先取金陵魏思溫曰此人無位無職所以敗也）故不免敗也（爲李孝逸所敗）號州人楊初成（募兵以迎帝於房州後卒伏誅此賢於數千萬者矣）匹夫慕義何處不繼爲（武氏誅楊初成）奚爲亦敗哉豈天之未厭武亂耶然駱賓王（檄文）而已堅千古文章矣（古檄文之工首推駱賓王檄）楊雄殺（武氏誅之）而已微草澤英雄矣（不謹云草澤英雄）迨至瑯琊王沖越王貞聯兵（琅琊王沖起兵越王貞亦起兵）復（中爲亂後）竟皆無成遂激其怒而肆之亦爲元周是倡李之根（唐詩仙李大化盜根）

（賦詩之後／自古後宮……）

作黃臺之瓜（武氏怒逐太子賢殺之賢作黃臺瓜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噫諸王仗義即當推有智德者爲之主同盟於雍水之上定計募兵直向河洛執此老嫗以其罪告於宗廟社稷而戮之智不出此而魚肉於兒人之手悲夫悲夫武瞾無所忌憚雍容於則天樓上（武氏天授元年改元稱皇帝稱則天皇帝於則天樓上）而欲殘即戮而殘朱殷（左氏句）欲壁即壁衆衣成墨（傳奕謂之朱紫元服青衣紫衣）（……）交皇櫛風沐雨之天下曾未轉盼遂已不唐（唐史）予深怪司馬氏通鑑即以周光宅（武氏年號）紀年藉非范祖禹之唐鑑朱晦翁之綱目（范祖禹唐鑑朱子綱目削周年號則彼竝於當年之劍鋒竝於後世之筆鋒矣大二妃竹醉（前註）慘於雉亂齊盟（呂氏）（諸李露危李氏長樂公主日危若朝露）（漢呂氏事）諸李露危（嫡孫……）豕皇孫（趙飛燕事）千古之惡謂之藁房也可（武氏華于粥龍以懷義爲白馬寺主）且白馬寺主適得紫垣玉璽（武氏以懷義爲白馬寺主）花六郎猴摧太液靈池（張昌宗與其兄易之得寵美比之蓮花楊再思爲之）千古之淫謂之牝朝也可（武氏爲牝朝楊氏蓮花六郎）常恐天下之議已欲制之以衛常恐天下之國已欲震之以威（洪范）爰開告密門（以實詞以收密奏）爰擬羅織經（周興來俊臣造羅織經千言）爰命周興來俊臣李（嵩宗道元）

龍川子語 君子未始不爲唐家慶矣

唐中宗

初李淳風言有女主殺唐子孫太宗色慄而淳風曰老而悔心萌動絕緒可延斯言驗矣此時此事始而濟勢周翼者李德昭功也昭德爲平章時言於武氏曰[illegible]涵[illegible]權人主[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氏防之張嗣始既而討復廬陵者吉頊功也中宗被武氏黜爲廬陵王頊與張易之昌宗同爲供奉頊謂二張曰公兄弟思所以自全項與張昌宗後二張間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何不勸復廬陵王二人乃以迎後言於武氏武乃召王返既而極請遜政李家者燕安恆功也安恆武邑人上書武后曰陛下年尊何不傳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於自身上武氏召見賜食筆洞日號州有楊初成武邑有安恆兩匹夫皆有義氣忠心人品當不在狄張之下然人品豈以位論哉之有無至於激壯人心調停兵衛而斬二豎迎東宮者張柬之功也仁傑李東之爲相以臣復之言數陽元琰恆彥範玄暐等爲羽林將軍至玄武門聽用之謀東宮迎太子斬關入張易之昌宗太子入見武氏言二張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彥範等進曰太子已即位以安人心武從之宗之十七年矣而其孩老成人相在狄梁公也雖然梁公能容唐祚亦由武氏能容國老爾何也梁公臨國老也所慮五賢皆藥籠中物也元行沖問學多才仁傑曰[illegible]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illegible]君自引其子光嗣賢公奏之爲郎能稱職亦世賢也[illegible]由幸武之服其藥而唐胏以壽也試推稽武之行事非甚顛冥而不可醫者起用寺貴以爲聖女大不如罷征吏監軍六道舉行[illegible]當子則以之爲[illegible]何也[illegible]

兵誅三思崇訓（矯制起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中上擁羽林兵多詐太子走為左右所殺）雖云矯制實為除奸有人心者方快之矣而據檻之呼（重俊多詐）以為反太子斃於亂兵家太子以誅江充死猶為自討唐太子以誅武黨死則為闕討惜哉唐宗又不如漢帝之明也中宗於此時曾未聞閔其子之殞而惟妻是聽（韋后）惟女是用（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倚勢用事受賂除官）不惟濫於授官（辛替否上言陛下宮中降墨敕多斜封）又廣於媚佛（韋后公主多營佛寺）辛替否言根本之疏如水投石方且召近臣守歲方且觀宮女拔河方且集宴梨園方且觀燈市里（上與韋后微行市里觀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五色之圖（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訣歌淆耳八風之舞醜態盈眸聖皇后之稱

何有和事天子之名君權安在當時徵武攸緒入而問道也非不假尊賢之禮然區區一隱人烏能於蔡絃之朝救此下愚不移之主哉（史氏謂中宗下愚不移）宜其一無所陳也讀袁楚客十罪之書罪中宗之失君德罪魏元忠之失相道（中宗多失元忠不克救正）無何而妻弒其夫女弒其父（韋氏與安樂公主合謀進毒於上）非其積惡之所自取耶（韋氏之罪不減於武然中宗之惡自取之爾）夫韋氏之行弒也欲效武后臨朝也公主之合謀也欲依韋氏以為皇太女也陰邪用事亂是用長宗廟社稷不幾墜地哉（論成相王所言相王中宗弟也乃武氏所立者乃睿宗也其子名隆基即玄宗）

唐睿宗（即豫王旦中宗弟也）

隆基（睿宗之子玄宗之名）建策誅鋤韋黨（隆基與劉幽求等潜兵入苑中是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不可失也於是隆基以兵入玄武門斬韋氏及安樂公主捕其黨）天星散落人心攸從（前夜天星散落正符古之兆也所謂諸衛兵皆應隆基且行事）此其除韋也與除武何殊（門 [illegible] 所 [illegible] 人命玄武）但中宗除武功出於臣（張柬之等）睿宗（相王）除韋功出於子（隆基）高祖以子之力而平外亂故世民宜有天下睿宗以子之力而平內變則在隆基亦宜有天下高祖以子世民賢故遜自引退而寶極一以付世民睿宗以子隆基賢故雖御極而凡國事一聽隆基處分（綱目書時政一聽太子處分）一試觀其追褫三思之屈（開府官爵）其追復重俊之號（[illegible]）敬暉彥範等則復叙其官爵姚崇宋璟等則更致其委任許藏顯之辭旨終制貶出蟬之改作亂常嘉李朝隱之抑官嬖足以杜宵小之萌猶揭孚之斜封費足以堅忠良之心節此數事皆足以徵睿宗之誠睿也第其斜封復官（崔湜等請斜封官先帝所除不宜罷以彰先帝之過命復之[illegible]）愛妹干政（相王爵愛太平公主由是勢用事宰相羣臣多出其門筆詞曰安樂公主[illegible]）倘非遜付政於儲位（即傳位隆基二年）能不有中宗之虞耶

得此一論以表忠臣於此白衣諸公千載知己爲之[illegible]

命哉（史發）故予嘗於此時而究論之挽皇嗣以撫戎（元次山唐中興頌）（唐幾）而同目戀於西山正帝車於北斗（撫戎蕩滌羣凶）

李太白（文掞）者建寧王倓廣平王俶也起白頴陽（李泌君隱潁陽）太子召之爲侍以謀軍國重事者白衣山人也（泌[illegible]）

謀軍事別元帥衣白衣軍士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憤侍凝碧池之宴擲樂器而慟（雷海清不肯爲賊奏樂其樂器於地西面慟哭賊山怒殺之）哭者樂工也掃清梗路俾江淮貢賦得入將入靈武者（玄宗在蜀太子即位於靈武）

蘇瑛仙也軍機旁午武人驕恣而能正朝廷之綱紀以扶至尊者李御史勉也郭李張許顏賈之功固宜輝於史冊而之數人者史或傳而不書書或略而未揚夫豈不並表而出之哉

安史發亂中國殺掠

唐肅宗

有唐之隆天下一宇（安陽集中語）際天蟠地悉主悉臣（起[illegible]）時維七葉（莽言玄宗封云）而奸臣犬吠（楊炎言唐）安祿山播亂於長安（陷京師）史思明繼亂於范陽（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思明守范陽不[illegible]）（慶緒之亂作）平嵩不足以掩骸決河不足以蕩腥（李白言吉受天）下撫然根萌爐然（杜牧言）肅宗以國之元子從父西奔父老挽留爲中原主（太子從玄宗共入蜀父老共擁太子於途曰如是則中原百姓誰爲主）於是反旆而東期收舊物（歷年）匹馬一呼千麾萬旟（元結中興頌獨立一呼千麾萬旟）北方內挾倓俶二雛（帝二子建寧王倓廣平王俶亂兵中上北行每以衛上）以爲心膂外伏郭李諸杰以爲爪牙（泌見[illegible]氏斷）中倚白衣山人紫袍元帥以爲謀主相與并力東嚮（史句）當駕至平涼時以李涵裴冕衆臣之請遂即位於靈武蓋狥衆心以爲社稷計也而後世論史者（如二程語及諸史斷）俱謂其不待父命而乘危襲位爲太子叛父曾不計馬嵬別父時已有宣旨傳位之說矣特未之受也肅宗即位而河之南江之北諸道狥國之心始堅（史）是下安人心也及靈武使者至蜀而上皇（玄宗）喜其應天順人（玄宗聞靈武事喜曰吾子應天順人吾無憂矣）是上皇之心也史氏何[illegible]所歎者特即位前數日遣使至蜀[illegible]命[illegible]不[illegible]少緩月餘俟寶册至亦

可也（即位以上皇以寶冊至筆洞曰綱目及諸史並處論肅宗太子為肅宗所之日哉紀）時討賊之兵旁午張巡許遠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尹子奇圍睢陽張巡許遠死之）而郭子儀收復西京（與廣平王收西京遣兵克之）又收復東京迅掃蟊樹之灰撫慰京野之骨（肅宗遣兵克之）帝始入西京而居大明宮亦迎上皇還而居興慶宮（史稱）見之頃父爲力黄袍於其子子爲執紫韁以徵父（上皇入興慶宮親為之執紫韁行數步）蓋藹然天性之愛也豈不以其有衛（上皇還西京上以精騎三千以迎之）係迎而以精騎迎是豈其有衛報之意乎術玄宗爲蒯聵則事將若之何儒者固未以筆斷也予獨怪以子儀行兵威望宿著兼以

回紇之英毅廣平王之親賢何功不可就而動以回紇兵力共賛而獨捷（收復二京皆以回紇兵甲戰）果太宗之借兵突厥先世爲之倫耶如出自回紇來助之意猶可言也而傚犨叢（回紇酋名）於馬前其謂帝王之體統何至東京事完後回紇縱兵大掠向非父老以萬帛賂其帥（父老諧出萬帛賂其帥乃得止其暴掠）其謂生靈之殘害何予尤怪國家方圖起替興衰此正焦唇沸監時乃能良娣博打聲聞（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奏上務停整乃借令刻乾樹雜爲子不令有聲）不意居顛沛而作宮中秘戲如此（平筆洞曰此事在太平亦非君所爲而況顛沛在士庶亦不宜而況大內擾廷在男子亦不可而況女子）事至爲悍后所制

不敢入西宮朝上皇（筆洞曰可爲千古嘆可爲千古恨其可爲天子而畏婦人其以婦人）向非山人李唐以幼女諷諭父子幾無相見之期矣（唐見上抱幼女曰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見女也上泣然然畏張后不敢往乃入西宮朝之）予尤怪李輔國以奸邪依附張后（上皇初居興慶宮輔國誣其與外人交通謀事遂起居上皇於西內）而矯詔遷上皇於西內（輔國矯詔迎上皇於西內頗興慶宮百官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遷上皇不從遂疾而崩上筆洞曰輔國之惡可謂不畏帝子竟不問也可討臣之奸者一朝至此）共顏真卿之問其亦知宮中事乎而帝頗作不知也上以致忠臣貶於遠州（真卿上疏事）而慈父崩於清禁又一倓之被害也（先時輔國與張氏諧建寧王倓被殺）予尤怪九節

（子儀光弼李光弼李嗣業王思禮李廣琛）討安史卽專以郭令公統之可矣而使魚朝恩（奄人）爲觀軍容使（奄人節制軍事自此始）夫宦豎而統將臣其能成事耶卒之雄雄伎伎之衆盡潰於風飛木拔之中（奄人至而師不用命伎傷過半子儀承其後未布陣而大風忽來衆軍遂潰子儀斷河陽橋以保東京而自上表請罪）藉令非子儀斬斷河陽橋以保東京也而子儀自罪不以罪奄人非甚盛德哉予尤怪諸羌乘此軍閥民咨（古文之際）而侵逼京畿卽命令公臨之一指顧定矣乃以魚朝恩之譖其子儀於閑局（朝恩因薦師旗而短子儀上召還）而命朔鄭二刺史（朔州桑如桂鄭州杜冕）討羌遂假令公之威名以鎮之何不假朔

恩威名也予尤怪當此艱難險阻之後正宜獨攬八柄以整頓諸道之鎮臣使共聽王家令而共爲王家用乃輕授侯希逸旌節平盧節度王志玄卒懷玉推侯希逸代之上即授希逸旌節節軍士推自度立自此始以開擅廢擅立之門致姑息風行伊川李懷集言唐之藩鎮朝廷姑息觀望安危諸鎮各戕其主帥楚州殺刺史李萇用河東朔方行營殺都殺李國行營又殺節度使荔非元禮若非汾陽王之知諸道殺帥者京之亂風推按予儀知諸道殺元振而罪之日朝敕害至將宜殺將殺其同謀者四十人辛雲京聞亦按殺部京雲京所殺者數十人自是河東諸鎮肅然奉法令公之功也則彼之侵取王略者寧有極哉筆祠曰子儀既有平亂之功又有靜鎮之功代宗朝又屢立大功臨乎功高天下在位七年其所可紀者惟追贈諸臣頌異鄉疾燕許莲袁傪誅及先介然十檢輩皆官其子孫而破張巡食人之議張巡守睢陽殺人以食李翰論言迫於爲國之心得勸忠之義焉以罷諸神淫祀而止存太學文宣之祭得崇文之意聽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李林甫楊國忠爲相杜諫官言事先白宰相肅宗革之制敕日敕分處李輔國勢制必經其押署施行肅宗停之二者最爲得治體然亦未見其獨識所言之事以施爲何如也亦未見其處分五父之事體何如也李輔國專權朝呼爲五父嗚呼肅宗號中興主制於悍后張氏不以宗子之后而失夫道殆於飛龍小兒李輔國小字而失君道以致下不保其子倓見殺上不保其父遷上皇於西內而以憂憤疾崩內不保其妻殿初與輊

良娣表裡爲奸良娣因隙謀誅輔國輔國知之勸其遷良娣於別宮上崩日輔國遂害良娣諸史書弑諦其是史謂其縱臣奸而委天屬不亦可痛之甚哉夫良娣之不能保自取之也然以主母之尊而斃於家奴之手天家尚有紀綱乎綱目不書弑而書殺諸史書弑綱目書李輔國殺后張氏雖重惡良娣而不免輕貰亂臣矣覽下以示婦人行惡之戒而不免基寺人借口之資矣君子以爲何如也

唐德宗

德宗於亂後還，爲長安園陵如故，鎮侯如故。（李晟 朱泚被）（鐘簴不移，廟貌如故）而鶯弦淚馬駭浪回船（化唐正）乾綱再振。飛榜大獄之時，遂衛封倪賞叛，惟恐去（紀典史）異。少試殺陳仙奇而即以爲留侯，李萬榮拒劉士寧而即以爲留侯，天德軍奏任廸簡而爲侯，昭義軍推盧從史而爲侯。其有稟朝命而立者，惟李自良之於河東，劉玄佐之於宣武，張昇雲之於義武，李元素之於義成而已（俱詳各史）。餘皆擅而除，擅而代，廟堂之上銷削爲柔，剋方爲員（朱歷年圖自平泚亂後云）。大開陵遲不振之患。且自文臣贓敗，於是宦奄藉口擅權，白志貞則觀察矣，孫榮儀則中尉矣，寶文瑒則神策矣，霍鳴儼則護軍矣，勝氣能胥，陽光失色。孰非帝有以成之？且自奉天窘之後，寺意作殖爲私，李兼有月進矣，韋皐有日進矣，牛僧客因之得宰相矣，嚴綬因之遷員外矣，裴李因之而階秩矣，以賜履因之而免罪矣。政苛猛虎，賦甚毒蛇，以至稅間架、稅商賈、稅帛、稅茶，而野無肥民，市無豐價，以醉人爲瑞，孰非帝有以致之？昔儒謂德宗之大弊有三：曰姑息藩鎮，曰委任中奄，曰聚斂貨財（俱史）。然奚止三也？劉晏以誣言而輕戮，崔寧以抱忠而含冤，姜公輔以諫塔而罷官，柳渾以質直而失職，陸贄以抗疏而貶位，城以極言而遠斥，愈以止稅而降秩，是何其動與君子忤耶？裴延齡以欺誕而寵擢，張延賞以勝謗而獲相，始任盧杞而巨奸久於當朝，繼用竇參、趙憬而奸王於盈署，是何其動與小人親耶？試觀渾瑊與吐蕃盟，張延賞進讒，僞推誠之說，而被虜人劫盟損軍（各詳史見），則甚哉小人之誤國多也，而帝奈何信若等也？又觀東宮之位將易子而姪，李泌以子與姪之說痛言於主上，以慈與孝之說盡諍於東宮，而儲位始安，則甚哉君子之真國多也，而帝奈何疏若輩也？吁嗟，德宗性昏才拙，其如天下何？

哉予獨惜鄴侯之賢而引進竇參也宣公之賢而引進趙憬也則知人之哲自古難之又何怪於德宗

予爲德宗之朝計之外若專取李晟渾瑊將內若專以李泌陸贄相謹用君子無雜小人於其間則治績昭登不可以追貞觀而邁開元哉

唐順宗

順宗之爲太子也留心文藝陸禮師傅奉天之從皆戰拒敵之終不得相也陸贄諸君子之不致陷甚也皆其從容論諍之力謂其居儲二十年天下陰受其福信哉奈何一論及宮市而王叔文遂謂太子不宜言外事此佞人之言似是而非最易惑人者也太子惑之因此一言文叔遂見愛倖而王伾互相依附陰結朝士呂溫等乘東宮有疾交構用事迨德宗崩而太子以疾體受位叔文伾利其主之病瘖罷智弄權而韋運入司馬之黨稱尹稱周稱管稱葛然用機坟其門如市獨惜柳宗元一代文人也劉禹錫一時詩宗也而亦汲汲群小內哉則失身甚矣夫帝特爲造物小兒所苦也原非昏瞶顛頓之主也當闈門之李不甚肆帷中之牛不甚横罷宮中市使此非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〇册目次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 一
玉光劍氣集不分卷　〔明〕張怡撰　王文濤輯　清鈔本 …………… 二二一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古今治統二十卷（二）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秦二世 前

呂政罪惡貫盈六合嗷嗷上訴于天帝(王元之論秦)此卽以扶蘇之仁賢繼之猶恐不足以幹其蠱而支其傾以延其祚乃高作秦祟(趙高以宦奄從呂政於沙丘不以死聞而矯詔以立胡亥)(扶蘇以數諫見出此)廢置在握扶蘇遂抱晉申生之冤(生中)[illegible]胡亥乃越十七兄而篡立竊徑扶蘇胡不遲入面詢之十七兄也十七兄又胡不合而與蘇謀(識亥)亥也豈李斯乎申沮之耶抑亡秦之讖天意已定非亥也邪因父之業(論三代)罵作昏德(古文)師談申商(商鞅申不害)務謀李趙(李斯趙高)忠諫謂之誹謗深計

謂之妖言(賈誼論秦治安)欲遂廣樀肆志之私(趙高數二世嚴刑刻罰)(使人無敢言方得自述肆情肆志)遂立嚴刑刻罰之律于是誅大臣滅故舊(史)諸公子僇死于市(戮之于咸陽市中公子十二人)十公主死(以石壓死)死于杜(史)至有請死從先帝得葬于驪山之足者(見殺公子高在驪山諸公子請殺故云)此乃天[illegible]氏殺人之多故假高之口亥之手以酬之如此殺氣盈于至親他尚何顧忌(史)其猿狠狐蹈參伐(司馬史記)孛宇宙而耀獲怨(古文)用是人爲怨家爲仇(賈山至言秦事)而思亂者十室而五(文選古人心云云)秦末陳勝吳廣起阡陌之中(二人爲輔[illegible]卒)疲散之卒(過秦論中語)脫耒爲兵裂裳爲旗(賈論下)揭竿爲

旂(賈誼論)徧袒大呼(徐樂書言陳涉)天下從之如流水(古文)此兩人事不克終(事詳史鑑)論者或甲之然義氣激昂爲誅秦首倡昔人謂其爲秦民之湯武(楊氏斷)眞快論哉時諸戍(綱目注秦禍北結于胡南結于越行者[illegible]名謫戍莫返往者莫[illegible]因以謫戍之故)強于五霸閭閻逼于戎狄讋應瘠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賈誼過秦論)而秦人險阻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過秦論)(蕭)先人蒙霜雪冒矢石寸攘尺取之地(蘇文)復散爲六國(陳涉吳廣一倡而起[illegible]有田儋[illegible]魏豹[illegible]項梁[illegible])亂浩浩兵幢幢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李觀文)糜沸雲擾豈徒[illegible]

狗盜云者(二世聞山東兵起問博士[illegible]鼠竊狗盜無足憂也)此時雖辭[illegible]降黃屋濺尺書以謝天下尙與未足以滅前非而解後禍奈何居高深拱(不親萬機[illegible]天下事)賞設罰[illegible]末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劉向疏)李斯之族雖夷(趙高奏李斯子守三川與諸起兵者合殺斯夷三族)而趙高之權愈恣(高爲丞相)相(至以宦者爲丞相)宦者尊居相位重握相權千古罕覩然而秦風東鄙詩[illegible]寺人之令蓋有由來矣第見其指鹿爲馬(以鹿獻[illegible]廷[illegible]示群臣[illegible])東蒲爲脯[illegible]混色以詫君之目易譬以辟若之耳[illegible]廟堂之上瞽亂貲危[illegible]

不知省及天地死韓楚老祖龍行云陳勝吳中敢三百秦家天地如死矣海水羣飛揚雄劇秦美新蠹釋海水群飛劉公起于沛沛中父老率子弟殺沛令迎劉季立為沛公而沛中子弟三千人擁焉蕭曹皆沛中縣吏也收沛中子弟得三千人以事劉季項羽起于吳楚將項梁與其兄子羽避仇吳中至此亦舉兵以圖大事而吳中兵旅八千人應焉此可謂曰鼠竊狗盜而不足憂耶以秦之宜速亡論之儒者曰劉項之興猶為晚也

秦二世後

劉項之興也時英雄豪傑雷動震擊唐文宗立並遞言秦末年陳止蕭論而代秦乃空西山之甲付之章邯之手以禦之秦而一敗于定陶項梁敗之再敗于雍丘沛公與項羽共力攻之復大敗于安陽章邯擊趙趙請救于楚楚以宋義為上將號卿子冠軍義逗遛不進項羽斬義自引兵渡河沈船破釜以示必勝乃大勝之邯以敗軍而俱禍至遂回而降楚勢如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完史記言二世之亂勢至此乃始責高之蔽塞而高婿閻樂遂于望夷宮前閻樂至望夷宮前數二世曰足下無道天下皆叛請自為計數足下之過為王弗許為侯弗許與妻子為黔首亦不許二世為樂所逼許為王為侯為民皆弗許曰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無多言二世乃自殺葦洞曰二世之惡皆趙高為丞相成之也其惡固所宜誅乃成君之惡因其敗而殺之高之罪乃貫天涯地矣自古奄宦可畏哉嗚呼天子不道致令以奄宦立以奄宦終而不得稱陛下稱足下非其自取哉讖書云亡夏者桀至殺盡豪傑而不知其身為桀事見通志讖語云亡秦者胡至長城備胡而不知其身為胡袁了凡綱鑑續纂天下事夫豈奸人所能盡圖哉子嬰以趙高之立高既弒二世恐人誅已假義立孺子嬰而戴玉冠佩華綬居黃屋從百司謁廟史記言子嬰嗣位云云似為秦祀有王也況又能知趙高之奸謀子嬰曰高恐人誅佯立我我病不行高必自來來則殺之果至子嬰刺之夷其三族而一劍刺高曾大雲談史云云如

蹵腐鼠不動聲色巨瑞就貫（筆洞曰斯高歲人適以自成然二人罪大死宜）不足以容也秦家猶有扶蘇後有子嬰亦不可謂無賢託秦子孫之賢不足以贖祖父之惡說何爲千古盟別又似秦亂有賢也乃紱未幾于腰酒未儲及脣而楚兵已嘑關中負人已翔備上長者一至（初項羽立王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高帝以寛長者可遣先入）而孺子即繫頸道之縱矣（當此之時秦公懿怒）沛公不忍殺嬰（子嬰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不忍（以上史記）弟以稿吏或亦罪其祖父而哀其窮務延項羽嘯兵西嚛（楊雄論）殺戮已降之亂（羽後入關怒殺子嬰）僣其國沉其宗（徐偃王騎得論及秦事云云）咸陽之宮一炬而紅三月（阿房宮騎）覩其狀可憐也追其由可快也嗟夫秦人之業僅如左蝸一戰（列子觸蠻二氏戰于蝸之左角）如南柯之一夢如吹劍之一決（莊子吹劍首者吷而已）而天下之收秦者如拾芥（史記拾芥）如推枯折腐（史記）如反覆手于須臾問（賈子如拾秦如芥楚如毛）其躁與疾顛（張良請立後語）不徒爲後人嗤哭之資耶（史斷）夫秦以六國亡周而民不過以匹夫亡秦（陳涉劉項）秦以七世滅六國而民不過以數年滅秦（續通鑑年）是胡爲其然哉儒者曰其虎踞狼覷之威即賂張蜂起之媒也關中四塞金城千里即鬻盗滿山赭衣載路之根也銷鋒鑄鐻即揭竿奮臂之兆也複道行空（阿房宮）即蜂火連天之階也長城捍海延袤萬里即灺中博浪望

夷宮殿之梟也或者見一時之強盛以爲荊軻匕之而不得高漸離筑之而不得張子房椎之而不得陳與吳梃之而猶不得則以爲天下無奈秦何矣秦亦因此以肆然無忌然竊秦之亡也亡於邯鄲之一姬呂秦之亡也亡於亭長之三尺（初漢高爲泗上亭長）天之誅不道也其安能逃之

秦合論

夫禹稷契益均佐唐虞有功於萬世故其子孫並君有天下然秦既爲伯益之後(伯益皐陶之子孫學者多未考)何以獨不如夏商周之永也曰夏商之亡也以桀紂之無道也周之亡也以幽厲之無道也秦則自顛至末皆屬無道之君而惡來乃飛廉之子也而秦祖之(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以養馬受封附庸)由穆之霸迄襄之强世積凶德(穆公以人殉葬莊襄公以威暴六國)夫焉得而不吕也吕實虞非其據矣夫焉得而不胡也胡亥惡以濟惡夫焉得而不項也(項羽)項之灰其宮(阿房火)殺其降(殺子嬰)天其假手以爲秦報哉然而火益熱水益深矣夫焉得而不劉也數百年中乾坤錯亂如此非宇宙之大阨會哉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溟父著

西漢

漢高祖上

昔周井龍沉，秦原鹿走揚問先聖覇稗山東之豪投袂而起陳傳論句國無定臣，臣無定主揚雄文聖王紛紛藉藉古句未知鹿死誰手晉石勒句赤帝子漢以火德王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王允論暴起風埃中鄭樹高祖論與項羽共爭天下[illegible]相傳爲豢龍氏劉累之後爲堯之裔羽之力拔山氣蓋世項羽自歌擁入十鳳淵項羽黨入千人飛渡江人而飛渡江中原反秦宮裂九宇併群雄圖將擬

裂九宇而伏羣雄，沛公自料其勇悍不如也，其強畧不如也韓信語沛公沛公自料其云云然而項卒以亡而沛卒以與者何也，豈眞素靈夜哭沛公嘗時夜醉行大澤中斬巨蛇夜有老嫗哭曰吾白帝子爲赤帝子所斬彤雲晝扶沛公曾隱碭山所居上有雲氣形色其母與呂氏每望其氣而覓之二句見帝迎書楚漢興亡，果有冥冥之讖乎，又豈眞鷄鄉赤珠其母池浴有羅鄉赤珠因吞之而孕高帝自其孕時已定乎，又豈眞龍成五彩范增對項羽云吾望沛公所居若龍或五彩可急擊之勿失筆淵曰增既知此何爲事一發而與五彩龍爭耶而眞龍又可急擊耶從望中而有徵乎，果爾則彼重瞳子亦依然協帝也項目重瞳如舜舜重華協于帝奚不可以準鴻溝之約項羽與沛公中分天下割鴻溝以東爲漢西爲楚分作兩朝天

子哉設項羽不解兵東去義作兩朝天子然即兩者之所爲而較之初，項立義帝羽初立楚懷王爲義帝以號令天下，無何復弑之故作沛爲義帝發喪三軍縞素傳檄以討弑君之罪，天下諸侯于是不直楚而直漢帝者自是陳何以誅大義以告天下諸侯[illegible]沛以義帝入關及沛入關與民約法三章[illegible]以除秦苛，乃偕秦城殺秦衛又子嬰已降摇秦塚[illegible]火秦宮，天下人心于是不德楚而德漢羽入關失望項

檄，擊策而自逞其力，傷于法言有一范增而疽其背于彭城羽不用增言增怒而去至彭城以疽發背死史記沛則知人善任，從諫如順流，趨時如赴響高祖論漢上云高云殷肱蕭曹，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帝注爲漢先諸人事天下，臣于是不輔楚而輔漢陳平韓信及諸將皆先棄楚歸漢之所失者，特以彭城之逸樂沛伐楚入彭城取其美人寶貨置酒高會曾不似入關時之志，不在小也沛初入關無所取范增謂子其志不小漢之所幸者，則以項之不殺太公也項羽以彭城敗漢兵所獲太公呂后雖聞分羹之言，而不以罪漢也羽置太公于俎上言欲烹之漢王曰願分一杯羹筆峒曰以要漢之降已漢之心亦不可出諸口其可以令此一語殺非出自本心亦不可出諸口其可以令

漢高祖（下）

漢祖鞍馬五六年（史）三嫡盡除（拾遺記高祖微時有鑄冶者曰爲天子時造）四海既一（後世人王多有得一地者一曰爲帝尊從漢高四海一後）而後南面稱君（起初舉記大風）其得國之正三代而下罕與之儷（由宋俱以臣而得君一位不免有逆蠢權漢高起沛以一亭長也）追威加海內有風起雲飛景象（高祖自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云）雖不絕伯心之存（文中子謂大風歌其有伯心之存乎）而規模固自宏遠矣（漢文）作史者宜于此即位之年標揭漢之年號而諸家之記乃于秦亡楚爭曰遂紀之曰高祖皇帝元年是漢王未即皇帝位而史氏先皇帝之也何哉（史漢）

（于義帝被弒日即標曰漢高祖皇帝元年是謂天下不可一日無統故以漢繼楚統而云然也筆削曰四海一統作史者只宜且以楚系之于天下只宜記甲乙丙丁來辛壬癸年號將其事歸一之後方稱帝統也是編之以此爲準）高祖登極後正璣衡流化興政蕩亡秦之毒發布大漢之愷悌（都承默氏罔）斵瑚破觚與其民肝雕雕（漢書文）使蕭何次律令以明刑張蒼明章程以定制戮丁公以揚臣忠（先時丁公爲項王困帝彭城帝謂之曰商賢豈相厄哉）侯雍齒以息偶語（帝以丁公爲不忠後戮之謂戮丁以爲人臣不忠者戒帝乃封雍齒臣諸將等疑帝封雍齒以功爲帝所不信乃偶語謀反帝用張良策以息偶語）定都也左殺函右隴西坐收天府之雄（說帝都關中收天府之雄）

酬勳也礪泰山帶黃河（帝封功臣異姓王者八人侯者百四十國人誓曰泰山如礪黃河如帶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以隆大封之典著新語（陸賈初謂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新語十二篇每進一篇）幾有息馬論道之風（高士傳序語）求逸材雅有搜巖剔藪之意時孔道未甚著而過魯一祀（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太牢開萬世崇儒之聲（後世）不意鐵馬金戈之王乃能開天光而肇文教也（文任自此當孔子）其飛名帝籙（古文）而中錫無疆夫豈偶然耶見其即位已踰年矣而始上皇其父（帝五日一朝太公）使非家令（太公家臣之）姚詞（太公擁彗迎門卻行帝大驚太公爲尊上皇太公家令教太公以行微乃帝令）則漢庭不交口爲齊東野人乎（齊東野人謂）

（北）太子已立定矣而爲戚姬欲易置其子使非商巖衣冠爲之羽翮（張良使太子致四皓從太子四皓衣冠甚偉帝問之四皓曰云云帝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則孰從而賭鴻飛冥冥乎（經）疾臥在禁中矣而挑宦者以爲頑童之比（何其泰也者）使非樊噲排闥入言（不見趙高之事乎下不見陛下獨枕一宦者臥）則亡秦之趙高不在漢宮乎至于三庶孽之封（帝封子爲王爲齊王子趙王楚王及梁王子）不委寵太甚乎一憂羨之號（乃自稱不敬之乎其曾與諸生共起朝儀）不示人太小乎聽叔孫爲綿蕞之禮（叔孫通乃爲綿蕞野外習之）

令趙母子儕寄另居別宮嚴禁其掖庭來往可保無
事耶帝遂以此早世然則呂氏殺人之子乃所以自
殺其子也亦可為妬害者之殷鑒矣尚姐悲絕平勃
諸大臣即宜訪卯金氏劉真胤以正天位呂氏雖肯
于高廟以大義折之而乃任其妄立偽子初立張耳
所道之裔張耳之子名敖尚魯元公主女呂氏以其女為惠后無所出之子乃張氏之裔也
繼立恒山王義以代之先所立偽子宣言呂殺我母呂因幽殺之而復立恒山王
義更名弘弘雖劉氏之裔而非惠之嫡派也揣呂氏之意惠帝未崩以前宜稱呂后惠決
後呂惡矣漢之賊也不可復稱漢之后也止宜稱呂氏者武氏之稱亦宜然是豈眞立漢嗣
哉特謂君自已立即可以已制之而已何得猶有神
器爾故自家既泄戚夫人以人彘死故曰戚彘雖蓄怨呂氏名雉此二句出
形答錄白馬寒盟丹書亡誓初高帝刑白馬以丹書誓曰非劉而王者天下共擊
之至是呂氏分王三諸呂王陵引此言以責平勃平勃亦阿呂氏故陵責之老嫗貪八年
稱制之權外戚艷三國分王之寵呂祿呂嘉呂台呂產王而女
令侯封臨光帝妹名嬃封臨光侯尤為千古所未聞之事一網子曰
二百六十五十所有者歲以身臨可以婦人帝妹亦可以婦人
侯乎張辟疆子房子請以南北軍權屬之孽產深愧乃
翁之志留侯傳序由是兵柄盡歸于呂氏中原之鹿幾為
呂氏逐前段錄語高祖之目其不瞑于地下矣呂氏欲王諸呂平勃
阿之王陵曰諸君將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天之雨血宜陽之地天雨血水日之

晝晦呂氏亦自知天之為我耶宇宙陰霾是何景象古句賴王陵以
盟言折之于始上註朱虛以軍法震之于中朱虛侯憤劉氏不得
職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中有呂氏人亡酒者朱斬之呂始憚齊襄以遺書應之于
外齊王襄遺諸侯書陳諸呂之罪各發師西界以待變陸賈勸陳平交驩于周
勃陳平志在觀望陸賈勸與周勃結納共謀誅諸呂周勃倚酈寄解兵于呂
祿勃欲入北軍不可得乃令酈寄紿呂祿曰足下警大臣發恐變何不辭兵符以歸周勃與大臣盟而
足下可安枕矣祿從之筆嗣日讀事全得此一紛也軍門自是左北軍之祖周勃
入軍門令曰為劉者左袒為呂者右袒軍皆左袒勃遂帥北軍擒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而包藏
詩心左傳者始伏獲淵鎖無遺類也不然則非其種
者躬芟鋤而去之哉朱虛先侍宴時酒酣為耕田歌曰深耕既種立苗欲疎非其種
者鋤而去之呂氏聞之乃為之默然義旗一麾炎精遂熾探導王氏斷是舉
也陳平推勃先入北軍全為身謀而周勃左右袒之
說不無觀望意倘北軍之袒不左將如之何倘左右
之袒俱左又將如之何噫亦危矣哉而諸史以為平
勃交驩其意未必然矣嗟夫呂氏屠勳臣高帝韓彭等
殺趙王殤偽子呂所偽立二人無非為自固之策然殺人者
人亦殺之無論合門之屠戮上事文詳而其自身之斃于
犬呂氏以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據其掖卜曰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而死與戚姬之
溺于廁亦相當也使是人無是報世之作惡者亦何
所創艾也哉警世錄語

漢孝文後

孝文之治，議者惜賈誼之策（治安策）未之盡用，疑其不以自傅而傅長沙也（帝以誼為長沙王傅）。疑其不問蒼生而問鬼神也（言帝受釐宣室，問鬼神之本）。其以洛陽年少（諸人疑誼洛陽少年）用之不免因家多事耶。豈七國之除祠官之令相夾也。議者又惜新垣平五帝之說，誤信長安神氣而渭陽建廟也。誤信汾陰寶氣而玉杯改元也。

豈其仁厚之心多不逆人之詐，而有此誤耶。未幾而垣平伏誅，可謂不遠之復矣。官之祖祭何未能也。議者又惜其入粟拜官則仕路以淆，入粟免罪則富民以恣也。豈其志在減賦厚民，而未計及于後來之弊耶。議者又惜淮南王之道死，將斗粟莫容，尺布莫縫也（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然未幾而四子受封，則揆諸何嘗廢也。議者又謂薄昭之自殺，不免傷太后之心也（昭太后之弟也，發使者上不加誅使公）。

（卿與之飲酒，令其醉而自決）然殺人者死（高祖之法），漢法固然，而帝不得不然，匪帝殺之也，漢法殺之也。議者又謂是時財豈力絀，何不于匈奴一大創之，而乃和親以示弱也。豈真仁柔有餘而剛斷不足耶。無亦養兵息民，惟以天下之無事為福耶。議者又謂臨崩而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是廢先王喪之大典也。後世因之而棄禮違親也。豈其仁慈之心勝，不欲以禮制為苦世之具耶。然以此詔吏民，然耳恐天下吏民因服而廢本職，爾豈意嗣君遂因之而短服也（孝景即因是詔而不終喪）。

其責固在景，不在文也。而後世何遂仍之也。之數者，始鉅璧之瑕，良幹之朽，然亦春秋責備賢者爾。大約文帝之為君也，化民以躬，撫世以仁，人以德，御眾以柔，持心以謙，不輕靡天下之財，不輕用天下之力，不輕索天下之情。紫陽謂其恭儉之王，善用黃老之術。龜山謂其君陶之以學問，便出湯武之上。七制之中（漢主之賢者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章帝明帝稱為七制），當以文為首稱也。所歉者當時秉鈞不過絳灌申屠之流，用

事不過張蒼晁錯之輩（碌碌凡材）安能斧藻至德洗沃皇度（文苑英華）登我漢道（班固贊云太宗穆穆允恭玄默登我漢道）而致之五帝三王之盛哉（張南軒許文帝）

漢孝景

景帝之立祖高宗文（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輝煌其廟制（立二廟又令郡國立太宗廟祀之）豈不稱一代美觀（文苦）然其變權易勢任用晁錯爲御史（鄒陽上書云）（范氏評）大夫以削奪諸侯（錯數言諸侯罪過削其支郡楚王東海郡趙王常山郡膠西王六縣吳王豫章會稽郡）致令吳王挾局戲之宿憾（事見前吳王不朝內）連七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吳）震三輔（[illegible]）稱戈詣闕幾爲宗社之憂（[illegible]）遂卒從袁盎之謀斬錯以謝諸侯（[illegible]）乃可謂無策向非亞夫將軍從天而下（諸將[illegible]亞夫兵出武關入洛陽[illegible]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安能走七國之旅（吳王走丹徒東越人殺之楚王自殺膠西王自殺[illegible]膠東王及濟南菑川俱伏誅）而康帝何于綴旒（文古）儒者曰禍源胎于戲局然則富中可戲乎哉文帝失儲訓之嚴景帝露好殺之機（[illegible]）

凡杖之錫（詳[illegible]）干戈伏矣何故盡削諸王以挑吳楚耶錯之智囊（錯以才辨見用[illegible]號智囊）足揣袛也竟以害國而害及身是禍變也帝之肯於用人而慘于用法至此哉（江古心論）又咻剪桐之譽而輕以天下戲（史斷）許梁王以傳位（梁孝王入朝上宴之飲酣曰千秋萬歲後傳位於梁王王以是自恣）梁于是倚太后以驕天子（漢書）致殺朝廷之議臣十餘人（帝特寵梁言傳位之事梁遂使羊勝公孫詭求入爲漢嗣袁盎等十餘人以議繼嗣之陰使人刺殺盎等十餘人）格向非田叔

古今治統 卷之六 五

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梁行刺後上欲重治梁獄之罪太后爲之不食使田叔按梁王事叔燒獄詞而釋梁王太后始起坐食謂田叔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誡法以全親弟不幾有斗粟尺布之謠母不幾有絕抱及梟之禍乎左傳鄭公 儒者曰禍源胎于戲言然則天下可戲乎哉夫戲言宜出于思慮詩予子 帝不思先言之重又不思後來之竟而謂有[illegible]之禮乃皇后無罪也廢薄而立王太子無辜也廢榮而立徹景帝乃廢爲臨江王徵乃王以生更立之 其謂妻子之倫何申屠嘉猶相也絀于晁錯而死錯穿一門于太上皇廟壖而出嘉請誅錯反罷于是嘉發病嘔血而死 周亞夫功臣也平七國有大功中于后言而殺后欲封后之兄王信亞夫爭不可從亞夫子犯罪后譖及亞夫上聽后言逮亞夫于廷尉亞夫嘔血而死 其謂君臣之誼何 斷 任郅都之嚴謂其不發私書[illegible] 不發請謁無所聽都從帝幸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 不擊廁彘[illegible] 其風節足嘉也而寄之乳虎始異乎郅之蒼鷹[illegible] 任之也謂何將李廣之勇以直馳虜軍射虜騎廣爲門而莊[illegible] 其威稜足展也而與公主之往妹大興乎僞公主之假和以和親[illegible] 其後示弱也謂何十六年之中下嫁方祇三[illegible]

古今治統 卷之六 五

上爍圓精日月或赤色或紫色又兩雹如斗如火如馬頭孰非帝之失德言景帝詐力御人刻薄少恩所通參明乃謂其無失德何也有以致之其不得與七制列也宜哉但其坐膺天緒宣流遺化古文以節儉之心成富庶之績史斷觀其詔貲筭得官不必入貲至十止筭四得官而深愍夫廉士 失職貪夫長利帝下詔云云 詔二千石修職而深懲其無傷農事無害女紅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也詔二千石各修其職事無欺奪百姓 詔勸農桑禁珠玉而深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詔下云云 至減田租三十而稅一尤輕于文帝之世文帝收田租之半 雖非中道不失厚民大學衍義 以啟賈杓梁陳賈誼指文帝時之言 人衍家富殷殷屯

屯鹽鐵論言文帝時 而于刑獄之際尤爲用情綱目斷 以衛綰爲丞相有長厚之風文帝曾稱景帝乃任之有厚以張歐爲廷尉有泣罪之仁歐從不敢以人重罪可免者乃涕泣有不可而減笞法五百減三百三百減二百 定箠令至受笞者不至痛死 讞疑獄再三審覆詔諭有司務從寬恕史 除苛解撓古文 興天下以更生之路古華秋刑雖肅春恩自謂古文 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吾不意刻薄任數史云云景帝之朝而見此仁湧德膺楊天惠史云云鳴呼帝之所以克遵前業而無墜者其在斯乎史云云帝 恩虧于父子夫婦矣是不知親親而特議仁民也劉友有此斷意 誼缺于君臣事使矣是不敬大臣而特議乎

以快心於望狠之比(匈奴傳)天下元元皆坐劍枕戟(胡埽子句)矯箭控弦(嚴安征代書)據其事俱在所得已(先王謂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而武帝昧兵之腴常若不足(揚誠齋文膾)豈董子所謂勉強果勉在此等事耶豈申公所謂力行果力在此等事耶(適指神仙土木征伐事)

漢武帝 下

類觀武帝所爲皆勞民傷財事也(史斷)故至于筭商車(商車有稅自此始)不足爲鬻名羆(賈官謂之武功爵)又不足爲之更錢幣(更炉錢造楮錢以變通濟用)又不足爲之寘均輸(桑孔立均輸法以通貨物)置平準(此法立于京師受天下委輸貴則賣賤則買華溯曰此二法亦未可盡非也)又不足爲之權酒酤(酒有稅自此始)贖死罪(筆嘲曰死罪不可贖也允法立天下從此多以財殺人)雖結秋荼之密綱布夏日之威嚴(王融策)百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古文)而江海無以實漏卮山林無以給野火也(文苑)卒之雄圖既洪元氣以銷(賈生諭)瘡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文膾論漢武之世)財殫力痛功難補患(李華弔古文)犀皮琱琄非不塡廷也蒟醬筇杖非不盈闕也蒲稍(千里馬名)天馬渥洼神駒(天馬得自宛作天馬歌神駒得于渥洼水中作神馬歌)非不充廐也寶鼎有歌(于后土祠旁得寶鼎作寶鼎歌)芝房有歌(甘泉房中產芝九莖乃大赦作芝房歌)朱鴈有歌(幸東海得赤鴈告廟作歌)非不洋洋於朝廷作太平之美觀也(文中子)而閭閻之下寡母巷泣孤兒路號(賈捐之論武帝之末)虛美薰心實禍盈目(路溫舒上書)海內虛耗(漢書)族類離散(國策)如處頹室而面皆風如藥瓩羸節節是病(繹尺論武帝之元狩元年云)此雖按隱發豐(古文)急還文景之規已爲無及而乃作沉命法(沉極而不發覺之法)直指使(時盜賊多遣繡衣使者以兵捕擊之爲沉命法)奮鈇鉞而

漢孝昭

漢武以弗陵(武帝少子)託霍光而先殺鉤弋夫人(弗陵之母)蓋懲趙氏之爲呂氏也然何不表明春秋大義誡女后不得臨朝著爲家法藏之祖廟哉而顧乃帝其子殺其母(詳見史記外戚傳)孝昭之不以嫌忮也而能聽霍光以股肱漢國光擁少帝之微力述文景故事天下想聞其風采(史記紀要)而舉賢良問疾苦(元平元年六月詔)春遣賑貸秋免田租罷榷酤之官減口賦之錢(武帝時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二十三錢)一之輕徭薄稅(史謂霍光當海內虛耗之後而務與之休息此知務之要)與民休息蓋環滌垢而境至清(西京文)功施社稷澤被生靈誠知時務之要哉而帝于此時賞雋不疑之威信能遵母訓擢任延年之寬仁重張安世之純篤能蓋父愆徵韓福之行誼而賜帛遣歸還蘇武之持節(武在匈奴十九年以雁足帛書得歸)而詔廟拜典屬國時燕王久萌異志(燕王自恨不得立)因欲奪帝計先危光(燕與上官桀謀爲書言光羽林道上稱蹕)稱蹕擅調之謗管叔流言意也乃帝但

知桀之詐(帝斥燕王之書曰詐也大將軍忠臣也敢有毀者坐)譬魃甦消雨雪于見晛令光益得以披腹心視成王之疑周公其明尤過之無何桀以燕叛而與弘羊等駢首就誅則清明之朝豈奸人所能得志哉武之黃卓胡爲桀得與光同受顧命(武帝臨崩光爲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同受顧命)爲不誅燕于初叛之日而茲孝昭之明斷胡之亂政者至此猶在朝而其釀禍也尤惜光之忠誠胡爲不能早識桀之狡僞而予女與之聯姻也帝在位十三年無甚失德但傳介子誘殺樓蘭王非至誠御夷之道亦介意非帝意也至祠鳳凰于東海似不免于好名然亦光意非帝意也試觀帝所自作之歌于太液之黃鵠不受焉于淋池之香荷不受焉惕然聖賢之心也有君如此

僅一祀（聰在位不久）長之統且永綿（宣帝後傳數世）則君父之私意亦何爲又憾霍光非貴戚之卿而行伊尹之事（光欲廢立時田延年引伊尹太甲事以決之）幸而宣帝賢也如其不賢將柰之何不徒爲後來圖逆者藉口耶（東漢之末董曹圖逆篡立藉口伊尹霍光故事）而田延年離席按劍誰以決一時猶豫之策不免作異日狼顧之倆矣（異日曹操欲廢立俱按劍以拒衆議）此皆諸若所未慮及然予尤所慮者自漢武托孤以大將軍之號加之寄命之元臣自是漢家宰相俱稱大將軍得以劍履上殿（筆瞓曰以武職而稱文侍已爲不當而況劍履上殿乎）而梁之跋扈（後梁冀號爲跋扈將軍而行弑）曹之兇情（曹操俱稱將軍而弑后與君）從來豈一日哉此尼父所以先正名爲慮深也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溟父著

漢孝宣

宣帝雖以御陛後(霍光擁立)立，然帝權已在宣，而國事先白霍(光而後奏，帝未嘗不先白於光，然後奏御)，則光固帝背上之芒刺也(芒刺在背，上嚴憚之，若有)。使霍氏能悟功成身退之義(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而收拾妻子以歸田里(田里也)，豈不合天之道？使帝能及時裁抑，聽茂陵徐氏(茂陵徐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霍氏之權如曲突徙薪，先計以避火)以從曲突之薪，亦豈致先后之被弑(宣帝之先后許氏有孕，光妻欲以)，速入其女為后，乃後后之昭臺(後光子山雲等謀反，誅而霍后廢居昭臺)？而徒令焦頭爛額者受恩澤哉(霍氏敗，諸臣有功者受賞，有人為徐福上書云：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然霍氏之誅夷，邪妻(霍光妻顯意起)逆子(霍山霍雲)自取之也，非帝好屠戮功臣之家也。乃趙廣漢之為京兆尹，抑豪護弱，不可謂無功於小民，而以丞相之言殺(廣漢以私怨殺人，丞相上書劾之，乃從帝欲殺之)；蓋寬饒之為司隸，剛直道陳言(寬饒上書言以刑餘為周召，帝以為誹謗)，不可謂不忠於王上，而以執金吾之議殺(執金吾議以為寬饒之言欲求禪，大逆不道，遂殺之)。韓延壽之為……

左馮翊，閉閤思過(有兄弟訟田，延壽謂郡守不能教，民致骨肉有爭，咎在馮翊，閉閤思過，訟者感悟)，不可謂無德於世教，而以蕭望之之奏殺(望之忌延壽名位在己上，奏其在東郡時放散官錢，殺之，筆誅至此)；楊惲之為光祿勳，仗義持公(惲輕財好義，廉潔無私，中常侍忌之)，不可謂無罪於吏治，而以戴長樂之讒殺(長樂告其奏事不遜，遂殺之)。諸(臣皆日四臣之殺，諸小人之口殺之也，而帝之以人言殺人，罪不為審)，是帝殺之也。又曰：高祖殺功臣，忌也；景帝殺親臣，怨也(怨其殺其)；宣帝殺能臣，輕也(輕信人言)。弟思當日丙魏同心輔政(丙吉魏相並為丞相，同心輔政)，魏能計民間殺父殺兄殺夫之變(帝欲伐匈奴，魏相曰：今年民間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二百二十二人，非小變也)，反釋此而計及(外夷乎)，而不能救朝廷之殺人乎(筆誅曰：民間殺人之多，皆由朝廷之殺氣所蒸而變也)？丙謂牛喘陰陽不和(丙吉出，見道上死人不問，而問牛喘，為陰陽不和，宰相職也)，獨謂弒戮無干於陰陽(筆誅曰：宰相可為千古一嘆)，而不救正之乎？又思當時于定國為廷尉，朝廷稱其民以不冤(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而此殺之多冤不可爭乎(大帝亦……)？每傷法吏深文，宣室齋居決獄，期以稱平(……)，而於諸臣胡不平乎？路溫舒尚(請)緩刑之書，帝亦稱善，而諸臣之刑，胡不可緩乎？時惟韋賢之乞骸歸第(賢為相，乞以老骨歸第，乃賜第，漢時之丞相致仕自賢始)，可稱知止不殆……

損親之道主六以而若相終于上而勢危于下矣

戚權曾無有一人言及之者史斷薛宣則歸咎於刺史舉錯之徇私宣言云云宜申飭吏治帝嘉之夫私莫私於皇親之寵也而宜勿論耶杜欽谷永則歸咎於后宮女寵之嫉害欽永言宮女嫉妬寵嬖宜擇女人宜子者入幸夫嫉莫嫉於外家之專也而宜勿論耶佞臣張禹以婿王氏而入相而上以災異問禹安引春秋謂日食地震乃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此又言新學小生不得妄言就敢者妄言者宜斥之郎聖裔孔光以附王氏而竊登光乃孔子之孫爲帝末亦以附王氏而入相張禹鼠輩也固宜血尚方之劍詳下孔光獨不思遁祖鄒夫之誡耶先聖有螽窮不鳴鼓攻之耶大都當時之臣皆爲爵祿之謀而不知爲漢謀也江禹里斷成平之朝諸臣

求其直言外戚之魁柄宜奪者惟有南昌一尉梅福爲南昌尉因黜退上書言外戚之魁柄日令陛下不能見其形宜奈其影也極言附王氏之佞臣宜斬者惟有槐里一令槐里令朱雲願斬馬于請借尚方劍斬佞臣頭上怒令御史將雲下獄雲攀殿檻檻折上怒稍解日勿易治留之以旌直臣極言王氏劉氏勢不兩大而泰山累卵之喻下有泰山之安上有累卵向言王氏劉氏勢不兩大耶之切切諫古上磨帝鉄危次文語惟有宗室一遺老劉向日帝爲宗室遺老也帝予言無爲言者及言之不用而註洪範以彰災異之應向作洪範傳明災異之應以上寄諷切意徒托之空文以寄諷而已備者日易宗之慮向已先見之矣而彼一尉一令梅福朱雲豈是位卑言高哉大臣諛而小臣悲也嗟夫天

覽之亦然矣此梅福之所爲切切應也

子而欲去外戚匪難也方楊與斥其無功之侯上諸兄原亦知權而辭職矣乘此而削其根無使滋蔓傳云可也及季第見其僭偪無上之形上幸于商第見其穿城引水行舟來陽侯第見其若白虎殿上怒責以孝文誅薄昭故事工商藉藁請罪倚立根皆負斧鑕謝良久而罷不復之罪勿商音立根亦皆知懼而請罪矣乘此藉藁而崇之負鑕而鑕之上詔則戚令日之薄昭上詔又何有後日之新都哉未幾而封太后弟之子莽爲新都侯郭將而新莽此代漢新矣

忠乃天子而可以若是戲耶此言若風聞於王氏則除莽賊之篡念者不以是耶由是而殺僕射鄭崇也(崇諫上寵賢賢譖崇上怒殺之)以諫董賢之故也由是而鉗司隸鮑宣也以言孔光婿賢之故也(光懼賢以窮[?]宣極言之賢譖其短丞相乃劾之)由是而死相臣王嘉也(上封孔為傳太后遣詔益封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不行上大怒使吏召嘉詣廷尉嘉引[?]輩忠不食嘔血而死)以還封賢詔之故也(哀帝先正薨)已潰股肱羣失豈足不强棟幹微撓(支幹)(自哀之際云)漢家之天下儒者方悲其成之不成也而又見其哀之可哀也獨奈何不自哀而空令後人哀之也(杜牧之文)時所可嘉者師丹之不附上尊號(定陶共王丹謂)(謚號已前定矣不宜稱皇不得立廟于京師)譚閎之初不婚董賢(董賢為其子[?]數)(蕭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私閎以畏董之意閎語還報咸以自謙薄意)終不從王其視孔光彭宣之委俯與頑董等並列三公也(時莽為大[司馬])(司馬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清濁不懸霄壤哉彼婿而得官者縱紆青拖紫(楊雄文)能無顏若乃鮑司隸(宣)將下獄(諫董賢事見上文証)而太學諸生舉幡求宣者千餘人(諸生一幡已)(欲救鮑司隸者會此幡下至千餘人遮丞相上書以救宣上卒不听完抵宣之罪)宣何以得此於衆哉公論在衆口可快也而千餘人不能挽一人可慨也然乎又有疑焉中朝潰亂矣而何奴烏孫猶入朝西域佩印綬五十餘國(詳史)豈其大木蠹生心腹根幹已顛而遠條枝葉猶未枯謝耶

遂進焉(因臘日莽進椒酒實毒酒中帝飲之疾崩)則帝之崩莽崩之也史書冬十二月安漢公弑帝弑君之賊何爲而書官也(宜直書王莽之名) 書安漢者正以書其滅漢也金縢之藏適藏奸耳(帝疾時莽作策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之金縢戒群臣莫敢言) 請以身代身欲代爲帝耳吾誰欺欺天乎時孝宣曾孫有王五人有侯四十八人嚌不可策而立者莽而誠爲安漢計也則卜之於天告之於祖廟以立其長且賢者而乃冊立二歲之嬰(宣帝玄孫名嬰時有二歲) 莽意非欲帝制而天子自爲(賈誼治安策)者耶煇光之文石(煇光郡邊井得白石有文曰書石上云告安漢公爲皇帝)果天告安漢公之爲皇帝哉問謝囂之奏得自何人手哉(井中文石謝囂奏之名命之說兆於此)而胡宗臣若劉慶者(慶乃宗臣封象陸侯)無念爾祖遂請賊攝行天子事也君也猶攝稱嬰(從來諸史俱稱攝曰孺子嬰以其未成君也從筆削口亦是漢未絕之一脈也而莽以名綱記年是漢脈未絕而莽先絕漢矣)而臣也稱曰攝皇帝旋稱曰假皇帝(莽擬行天子事宗室劉崇起兵討群臣請莽但稱未足以服人心乃請于太后稱曰攝皇帝而又詔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第稱曰此其篡跡已顯例七者亦宜大存群臣矣)試稱自宇宙以來秉鈞元臣果有此稱名否又稽皇帝之名果可攝可假否從此攝而擬矣假而眞矣漢而新矣哀章之銅匱又繼謝囂之石篆而再獻矣(梓潼人姓哀名章作銅匱僞書曰赤帝璽邪傳予皇帝金策爲高祖命禪于莽莽遂至高廟拜受金匱御眞天子位)噫謂

高祖而輕以璽禪奸臣則是堂堂創業之祖反不如十二代後(西漢自高祖傳位至此歷十二代)之寡老媳婦(指此時太皇太后)之投璽於地也(莽篡位使王舜請璽於太后太后罵曰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地下太后因舜詞切色變必欲得之乃以璽投地筆削曰太后其恐王舜爲華歆乎然舜之果爲斗歆則莽亦不得安然即作如舜合營莽自去舜果爲斗歆請璽則舜之罪可解而莽亦進退無門矣)悲矣哉漢家太后之爲新室文母也悲矣哉漢孺子嬰之爲安定公也(莽廢嬰爲安定公)宮中淩寡婦殿上逐嬰兒([illegible])集陰同桀紂者而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王莽傳贊語云)茲固太后不能防之於漸以至重不可返(史斷)然區區一婦人其何能爲而其奪權也罪在孔光其攝事也罪在劉慶(俱見上)其即眞也罪在謝囂與哀章而所以釀成其變者罪在舉朝無恥固位之徒(先儒論)紫色蠅聲(閏色亂正色邪音亂正音)餘分閏位(閏餘也合上句俱班氏漢書王莽傳斷)漢之會遭陽九(厄數)而炎光中朦爾(文句陳思王)際此時也不有望於繼起者耶(原本有所以然赤帝之厄於黃犀之際今刪之篡賊據位時有黃牛見貢諛者以爲瑞而獵人薄之正以報莽之毙也)

要說出他便了

莽俱飄然塵垢之外古訂史家或遺而不載或載而不大書何以倡節義而風世也哉若彼矰賊仕賊以成賊之篡志如彼數十萬人者吾不知於莽誅後何顔以對人何地以容身也

(郭氏馬氏諸弟子皆立學以教之號國姓小侯置五經師有高能者爲之授業)皆就南宮聽於五經之師而凡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者莫不陸讋水慴而傾慕中華之文物(史稱[illegible])是以宣信文德之足以來遠也之光中夏而布德敷四裔而抗稜(文淵[illegible])不爽爲千載耶(古文)至繪功臣於雲臺之上而上耶天星立賢后於長秋之宮(馬援女幼有賢德陰氏舉立爲帝之正宮既立馬后謙讓節)(衣大練裙不加緣飾未嘗以私家干政亦不爲兄弟請求後稱明德皇后)而下禘儲嗣(明后)(母婦女賈氏生子炟馬盡心撫育兼以弄璋教訓帝立炟爲太子)儒者曰陰氏雖以寵立而賢於爲婦明於擇媳伏波雖以讒終而產有淑女用成好逑不均於漢道有光哉若乃東巡而耕下邳(田籍)先代數十年曠典自此舉至魯而登孔宅(孔子宅祠高堂命太子諸王說經謂七十二弟子皆坐開聖道者並命列名宮牆大書之額)後世七十二賢之榮祀自此肇(自此不書筆特書之)聽鍾離而罷北宮(時方營北宮天旱鍾離意言六事自責之詠意宜速止役帝從之乃大雨)立至甘霖之淋納東平諫而止校獵([illegible]東平王蒼[illegible]一覽卽還)遮服翠華之施雒山實馬地星祥矣而且禁群臣上書稱聖(詔云政化多失何以致祥表章奏詞稱聖一切抑之)示不爲諂嗚也十月日食天吐異矣而渙敕百封事直言亟上(詔曰群司所言皆朕之罪也)爲朕躬罪也嘉劉平之惠語令椒(爲平)(全椒長有惠政太守行部見縣令繫囚惟[illegible]詔書而去)而識郎之(識郎爲)嘉郭

賀之政善荊州而識晃之(賀治荊州有書政賜以三公服晃陽侯之位于[illegible])嘉丁鴻之讓敎西山而侍中之(鴻讓所封去之東海人以爲敎信[illegible])(爲侍中鄭鴻東嘉寧[illegible]商山於古高道[illegible])嘉鄭衆之挺節虜廷而訶(衆奉命出使匈奴單于令衆拜[illegible])之(衆不屈還帝重其節以爲司馬[illegible])嘉宋均之德化虎守而尚書之(均守九江多虎患善[illegible]爲政[illegible])(東平王蒼來朝帝問家何事最樂荅以爲善)蒼以爲善之言而見賞(帝善其言)(以上者俱[illegible]其言)而班其言以示諸王子弟(英謀不軌事發從自殺)善念也英以謀逆之刑而累衆(及無辜者千餘人)而開其赦以活無辜之士民伸(馬后言多有冤民帝感其言多所赦者)冤魂也館陶公主之子(館陶公主光武之第二女也爲其子求郎官帝不許)不許其求爲郎抑私情也公車達諸之牘不拘其忌日入奏(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遂來上書隨日卽奏何論禁忌)廣言路也當是時天降大有之年(史豐九年)人無徭役之苦內報百姓殷足(粟斛三錢牛羊被野)外來三章譯頌(自汶山以西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入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以頌漢德譯而獻之)豈偶然哉惜其明作有餘而惇大不足(先正謂明帝公卿大臣)於尚書而提曳也(數被詆毀近作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於郎官而起撞也(帝怒郎以杖擊之)(公卿天子自臨諸侯皇郎[illegible])其謂人君之體何史是以議其數弘人之度也至於當時邊事北匈奴寇雲中如廉范之縛炬爇火(時兵少爲虜所覘范令軍士夜交縛兩炬三頭爇之虜謂漢救兵至)

至而退范逸逐投斬首甚多自是不敢窺雲中以計驅之可也左鹿蠡據疏勒北單于使左蠡王兵據疏勒城壅絕澗水以困城中士卒受渴如耿恭之拜井得水時渴中掘井不得水恭向井拜祝須臾水潰出乃以神驚之可也虜亦以為神人引去單胴門渾泥河之水戴勤之水大怒之鄂神咯之人求之耶乃有班超者出使西域擅闐遐裔時超在鄯善王處誅滅北虜之使遂降漢而請國遣子入侍復與西域以闕遣發以闕人見其一時遣子入侍遂以為定遠奇功超以是封定遠侯未幾而攻沒都護西域攻沒都護陳睦焉耆龜茲共圍耿恭遂方從此多事遐方脊脊多事此固由竇固之姦遣超出使竇固使之也而帝果不勤遠畧豈至是耶史斷然儒者之罪帝不徒在勤西域之裹而尤在召西竺之佛西域有天竺國帝夢金人降于

庭謂是佛由是遣使往西竺求佛書而佛教流入中國以楚王英楚王名英光武第六子誅逆事詳上贖罪縑紈入桑門佛居供蒲饌傳食也帝詔以楚所贖罪之物供僧資以致方廣佛寺東被教肄設佛教之壇南移王簡棲頭陀寺碑云言佛教自西而入東南也背天下萬世而沉淪於金腋輪齒佛像之異端會不思金人之夢紆景也化人之說先時云西方有化人邪道也震旦教化震旦謂宇明詭言也其為名教之罪可勝言哉丘瓊山云明帝開佛教萬世名教之罪人也○愚嘗於東京之初於陰與郭見嫡妻之賢於馬與陰見姑婦之賢馬善陰七亦善馬於蒼與明見兄弟之賢蒼即東平王蒼與明帝乙亦友愛每遣就國留戀不忍別於盤與陽見本支之賢見前於元勲相保見君臣之

有關世道之言

賢不忌功臣七亦無他謀於三老相敬見師生之賢每臨學前五更三老不陪臣侯公卿士處子弟並謙恭所教一代倫理秩然雍然而胡為以佛氏之無人倫者韓文公序佛氏棄而父子棄而君臣棄而夫婦朋友無人道之大倫得攙混於其間也嗚呼西天豈中國之天因果其何因何果哉

之士補中官

而直言之士旋補外官閹竪雖欲斥貴戚

而斥戚之忠乃選廷尉郭躬令詐陽欲拜馬貢等外戚之竇遂以詐斬新選之廷

至竇憲欺公主而不能正其罪也憲請奪沁水公主田

國帝怒曰去憲如孤雛腐鼠憲根卒不正其罪日使此時能去孤雛腐鼠則孤不至順坡鼠不墮

朝議事欽孔豈不得漢

竇后譖太子而不能燭其隱也宋貴人生太子

竇氏陷梁竦而不能

察其奸也

并放鄭弘

不能覺其甚也豈非帝之有

委慈而無斷

以開外戚之禍耶史斷

論帝者徒

議其制禮專任曹褒而文教以洽褒請著漢儀帝謂宜集儒議

曹一人撰次禮儀十二篇增至一百五十篇又一律以叢記而禮因以提筆

班傅而武功以後

馭夷兼任

而不知意

竇帝之惰欲大遲久矣帝不防其微杜其漸古有故一

崩後而仰戚殺列侯

太后閉之也上誅誠思抑之也胡為又聽其擊虜以贖

罪

非假兵權以為罪人逃死之地

故漢事之衰寔肇於此而魏丕乃謂明帝察察章帝

長者而顧縱彼驕親淫戚戕親害人如此哉又安見

其愈於明帝也

漢文用黃老漢宣用申韓漢明用佛釋皆未甚害

於治而文帝尤幾於帝王之道史家論西京以宣

帝為基禍之主然論東京則章帝亦基禍之主

漢孝和

章帝之崩政在竇氏而憲也利其主之幼弱（和帝即位年十歲）有可奪之權際其相之仁厚有可恣之隙（仁厚）太后且假以兵柄使之北伐匈奴一出而封於建隆碣（憲破匈奴登燕然山班固爲銘以紀功）而固銘徵也地爵讀燕然山銘至不稱千古雄風然伐無故之境夷長有罪之權威窕所以召禍也而憲功愈振憲志愈肆先所以自禍也即班氏之文名以此著節（附憲之屬）亦以此彰而禍菑亦以此胎也始而僕射郅壽死於憲手（憲北征壽上書言其）既而僕射樂恢死於憲手（恢上書諫憲憲風州郡迫之自殺）王弱后昏朝廷震懾（史）何敞之出鴻之免（以日食上疏諷竇氏免官）幸全虎臣公卿嗚咽至對袁安而嗜涕君無何而帝心覺悟宸斷潛起密計收捕遣憲授首竇與外家二十餘族全身僅四人使憲能早聽崔駰之戒豈不能逃四人而五之哉所謂者帝以年之十四而誅憲視邪之以年十四而後先輝映也而所惜者誅憲之謀不

出於廷臣而出於宦奄不其拒虎而進狼耶（謂鄭衆）雖有鋤奸之績止宜厚賞賜之爾胡爲始之勾令而重之勳鄉侯哉夫宦者爲中書令自前之孝元始宦者爲列侯自茲之孝和始元不能保於前和不能保於後耶第其以陳寵爲尉少毅刻覈之風以劉愷爲郎高崇讓弟之義東觀之幸則聽魯丕之疏而陳說經言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唐羌之言而深體勞役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獻爲功至陰后以始以恣鄧后以賢立中宮但資紙筆允與明德之儔並著徽音而帝於誅憲之後不聞戲禮於竇后於后崩之後不許貶號於群臣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以此而觀憲之惡太后釀之也非帝咎也憲之未遽除帝亦牽於其母也非帝意也帝之所失者特不應以誅憲之事謀於宦者不應以誅憲之

罪人難逃出自中之上可不及國體可

謬認其女擅殺其人（鄭香爽宜生女往香率宜面適孫壽舅梁紀壽引往入於為貴人冀認為已女使人殺宜覺馳入白于上怒與中常侍單超等共收冀而誅之）至於玄黃改
色馬兒易形（冀與崔琦論云云）驚怒震衷而冀始伏其辜當冀亦
潤斧膏鑕詎不為人心大快哉第帝之誅冀也誅其
橫恣而非誅其弑逆則千古之大義安在而誅冀之
功不出於外庭而出於中官（乃唐衡者有便伸臣超左右官具瑗徐璜五宦共誅京冀上乃以為功遂封五侯）則一朝之大禮安存是爵辟罪以酒
細目而致令虎豹猗於陛群狼乳於春闈（時有劉陶陳諫事諸語）
自是左回天（也琯）具獨坐（也瑗）徐臥虎（也璜）唐兩墮（也衡此諸人也）橫
行天下時人號之云云並作妖孽翕辟若電鼓舌如雷（論古）天下

事悉歸奄手當是時天垂異地吐妖（襄楷書）國家有三
空之厄（陳蕃書稱國家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正人主焦心毁顏
之時而帝方惟宦者之言是用李雲以言宦奄之封
而殺（雲言宦不宜封下獄死家救之亦内下）袁延以言宦奄之嫱而免
（延言宦官與宦婦免官歸）弘農掾以言宦奄之疏而獄朱穆以
疾宦奄之橫而疽（穆疾宦官橫恣極言之帝大怒穆憤而發疽卒）皇甫規以
宦奄之仇而逮馮緄以宦奄之惡而罷成瑨以宦奄
之捕而殞（詔捕李瑨因殺瑨發）范黄鼓者臥於廟堂忠義者幽
於清室（李固陳疏云云）宦毒肆流在人骨髓帝曾不為之惻
心而黽若（柳文）方且揚旌於上林騁心與馬之觀（好技）方

且鼎祀於老君（命左琯祀老子于濯龍宮不一而足普後又）矜陛玉
真之號（自稱為學道玉真帝）夫帝原非下愚不移者吾觀李景
奏内外吏職之非人中官子弟之濫位蕃亦知之
又觀劉瑜奏奄豎不當裂土嬖佞不宜充位蕃亦知
容之而奈何竟為小人所戕無一勝政也（各上具辭）雖
時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魏桓却聘而觀其鋭若
兔（嵩高）士蓋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淄垢也（諸老辭）亦
不欲輕以君子之忠所與小人之詭舌爭衡也（朋黨王氏）
論 李范杜陳（李膺范滂杜密陳蕃）諸君子仕此昏濁之朝卽
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震壓之罪（昌言仲長統）乃欲以抔

土而塞濁涇握拳石而補崩崖（黄憲天祿閣外史）噓枯吹生
白為標榜（性理論黨人）品覈公卿裁量執政（黨錮傳）直豹於
此使人得以彎弓而射（古今通略）雖其志經王室忠抗
節（後漢武申敘黨人藏）安陽野人（魏桓隱安山自稱野人設教不出其辭云云）有云
后宫數千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
其可去乎如其不可則生寄死歸於世何有（俱桓相語）英
賢見不及此而一戰不勝公議敗績（王源論流）海内人皆
（陳蕃受禁者普海内人皆）激為黨錮之禍（范蠡李膺宦奄奏之訕朝廷執為黨人而）
之禁錮戕辱其身汚豬其室（史）昔仙舟（同舟初李膺與郭泰同舟人謂之日）
李郭仙月今圍棄矣（獄門）昔龍門（李膺有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今

之鳥掛戈之鱗也（古集）胡不剗跡埋聲（文何）含華隱曜於北山之北南山之南（萬谷）（花）偃息衡門以任其飛沉而立三君（竇武陳蕃劉淑三人）標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號特樹清薰抗論昏俗以撩虺蛇之頭而踐虎豹之尾黨禁從此重申捕及五屬根連株繫禍發如矢晉天下英峙雋邁之儒道文擬練之士莫不縣首繫趾盡入塗炭之中錮名者百餘人波及者七百人連收者又不知幾多人吳道伏床而泣為滂泣毛欽長嘆而行為僉行夏馥變形於林慮山中袁閎潛跡於土穴室內多士之積盈襟四海之怨滿腹求為漢真鳳舉出深淵而登平陸游平壤而襲衣裳惟南州高士飄然於評論之外卓矣哉郭有道倫人倫之鑑而不為危言激論庶幾得危行言孫之風申屠蟠見幾而作蟄謝權貴之徵野鶴孤雲何天不可飛（異人傳）陳太丘不徇

不激（史稱陳寔行成于身而道訓乎天下）不及於難然選官者之惡解之者謂其以保全善類此道可訓於天下否嗚呼黨賢之見善若驚疾惡若仇（孔融薦禰衡表語）上不蒙天下不覬蓋閔王綱之不攝固為深計奈何以皐稷之流而被共鯀之戾也唐帝不怒於崇山而重華不忿於蒼梧哉昔戰國時處士橫議卒有坑焚之禍茲漢之季太學爭言竟有黨錮之禍（申屠蟠先慮及此云云）智哉蟠也先見之矣所貴乎天子謂何而乃任其諸宦之慘戮而曾不為之一啓齒而聽一刑而眡（黃仲文）大少愛惜人才以為社稷計耶當時如皇甫規之恥不與黨真鉄不忝於豪杰景毅子之名籍無負於龍門若胡廣者何容於奸宦之內全祿思臣受戮曾無一言救正所謂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者其義安在而乃曰天下中庸哉

宮廟一炬焦土（草焚之）竊其大臣芥其百姓旟其天子（外史）東京失御炎火無光（朱勝翁詩東京失其御强臣弄天綱青七十里草炎火遂熱無光）關東諸侯共以誅卓爲名（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孔伷屯潁川袁術屯南陽曹操屯酸棗又孫堅袁紹陶謙並起兵推袁紹爲盟主）汝南王傳檄于外（汝南王有移檄討卓）王允密計於中（王允說呂布殺卓）而董之臍燈輝於壙而百姓歌舞稱快也（尸于市守卓屍爭臠之）迺彼諸侯討卓之兵俱轉而爲相攜相攻之兵公孫瓚據幽州劉表升強荊土袁紹雄河比而其尤僭者袁術稱帝而據壽春劉焉積謀而王巴蜀（陰造不軌之謀已久）孫策抱璽而入江東孰如劉虞之拒稱帝號者實國恥也而其尤奸者則老瞞挾駕而遷許都其所挾者重所令者尊所圖者大而所謂者隱也凡方畿之內簡緞之臣皆殞於斯皆屬操令視漢天子如弄兒然是去一卓又得一卓也其進而錄尚書事進而封武平侯進而爲丞相以至進而稱魏公加九錫皆其自爲之寧有分毫出漢天子意稟漢天子命其用兵也始而敗諸袁既而破劉琮既而走張

魯皆自爲封殖計何嘗出而稟令於漢歸而告成於漢哉乃自號於衆曰西征將軍爲國討賊其誰信之當時爲操鉅敵者劉與孫也孫氏據長江之險以自雄亦不知有漢者而劉公派出帝宗其殆天之未絕漢祀而留此一綫之緒於宇宙紛昏中耶

臨川筆峒山徐鷹鵬自滇父著

漢昭烈

建安之末羣生塗炭四海灰飛天下幾不漢矣劉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欲起而整頓乾坤彌縫宇宙名甚端義甚正而氣甚壯也然尺土一人並無所假雖時棲足無地消髀有嘆胼胝戈甲寢貓風霜益可爲英雄長恨哉志然三顧諸葛亮於隆中而草廬一對即已定天下三

分之勢以今觀之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可與爭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下東次在袍膝時經緯於胸中而乘機吐露即如列眷如指掌人謂其可比淮陰侯登壇畫楚漢之筭然亮才豈止信才也玄德由是左挾龍右持鳳飛入西川收入漢家剩水殘山與北魏東吳鼎足而居厚樹恩德以固人心延攬英雄以鼓士氣一旦聞建安已改黃初

元年漢祀無主於是以祖業不可以久替海宇不可以失統爰躋天號擁蜀稱漢業復五銖錢勢踞兩川復是蓋將乘雲雨騰蛟龍橫飛九域高光之宿憤對祖宗之玄靈也先儒作史者以現承漢統而以昭烈爲僭國蓋徙以其土宇所統之廣狹論也而不思所謂統者蓋言乎帝王相傳之統緒也所謂正者蓋言乎得國以道而非逆取之私也茲之統緒有正於昭烈者哉試觀當時諸葛一接玄德即勸帝

室之冑又觀張松語說劉璋亦稱玄德宗室之頴則以漢嗣正宜接漢統豈若曹丕之遙祖參而近父節甲甲乎植基者哉又況乎節以亂漢操以毒漢丕以篡漢賊仁賊義罪莫大焉而昭烈則誠昭漢之烈也惜乎其即位也王業偏安士之狹事之劇正擬坐如天之府以爲本根藉用武之都以爲進取而東吳乃日夜尋索荊州孫也虎視狼致令蜀中忠勇之將一殞於敵一捐於帳

先將張飛在軍帳鞭撻健兒帳下范疆張達等刺害張翼德虎將既沉義氣猶振進軍秭歸名縣一月三捷主將前先兵勢吳人於是求和史之正當際此而邀其還荊州關羽雲長在天之靈以慰而孫不至降曹決亦不至喪師矣胡又智不及此而巫峽夷陵之界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軍營迤邐不相救營數十屯連營一處曠日持久不相及卒之四十餘營為吳山中年少書生所破陸遜山中年少書生而赤帝之王遂而入白帝之城矣兵敗先主夜遁入白帝城後改名永安宮崩於永嗟夫兄弟之仇不與共國古典然遣將可也豈宜自損威重且邦基初立章武元年先主即位止七月即自將伐吳正宜條理內

治從容定計制敵可也豈宜積徵興師斯役也孔明不先思為飛書諫止不復臨戎則為設奇而徙根失吞吳之策與江流之石俱沉也杜甫弔孔明詩曰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悲夫永安而永安是焉駕[illegible]遺命於亮以輔太子禪夫亂世立君以賢先主孔明諒亦久知禪之不肖矣何不於即位之初預定而審計之乃語亮曰嗣子如不可輔君可自取斯言也殆制亮之肘矣倘曰如其不可則有霍光之故事在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詳見西漢夫以亮之才能力量豈不能為輔睦侯光霍以定漢興

故而何帝未及此也是工於察相而昧於知子也

漢後主

自白帝托孤以來，主少國危，吳魏交爭，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前出師表語）。亮也翊戴後嗣，纘修舊勳，山分力與水合勢，左提右挈，以抗衡天下，十分六九。其爲恢復之志，如青天白日。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武侯新書），入則親校簿書，汗流終日（孔明揚雄謨云孔明亦謂其言），出則克詰兵戎，指麾風雲。道德城池，禮義干櫓，利可攘煩，權可騁急，武可臨戎。用是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七擒著成（征南七縱七擒孟獲曰公天威也）。南土其偃矣，四郡功成，遂欲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表）。一出師，再出師，以至於六出師，固未收屢捷之勳，然其前後出師二表，忠明而誠懇。古先正謂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謂其與日月爭光。後之才人智士，但知高其木牛流馬之奇，及圖列八陣，爲敵人所驚，而不知其大者，義聲滿天地之間，則其初出茅廬

之首畫（上註師出祁山），之碩表正大氣象，凛凛也。倘賜暉長庚，永照一方，則將隻身補天，洪烈出此而登崇王室，振大漢之天聲，未可知也。奈公能壽漢而天不壽公，賢人屢隕，美智天遏，一十二年相業，倏隕於食少事煩之餘。敵人幸之，豈不曰其不巾幗我也。夫而死諸葛能走生仲達。人曰此奇計耶之也，不即曰此餘威懾之也。儒者則曰殆忠魂暢之也。若以其王佐之才扶之而不足，豈謀慮之不長哉？抑遭時之不然哉？當南陽隴梁父時，以管樂自比，論者謂其謙，予則獨謂公揣見當時事勢，止堪爲仲之毅之相上下也。管樂不克與周而已之不克與漢，意可知也。至於塚冢相望之詞，則隱然慨孫曹之競賢思育禍殺，蓮未除而天地梧，日月蝕也（白玉蟾文集）。

曹魏

自古人主得天下者無如曹操惡無如曹操奸姦其殺人多矣以至於弑后弑君弑皇子（弑伏后弑其二子）窮兇極惡罄南山之竹書惡不盡決東海之波流惡無窮（[illegible]）卽西攄京伐皆屢自盟殖（[illegible]）而且曰吾爲周文王又以文而掩其惡也噫文王伐崇伐崇（[illegible]）殷之心而操自言爲文王隱然以武王示其子是欲盜而觀彰（[illegible]）其發前王之墓而收其寶稱操固一盜塚賊也（[illegible]）姬塚之設（設疑塚七十餘[illegible]）心亦自知而自危哉其子孫追（[illegible]天不畏[illegible]天）尊之曰魏武皇帝曹氏之廟見爲帝千古之人見爲賊而史氏亦標曰魏祖亦標曰武帝斯人也縱使其身自卽眞猶當削其帝號而況乎猶然操耶操一死而丕卽登壇以操篡許芝之陳圖（太史許芝進圖讖言魏當代漢）張音奉璽（漢獻帝爲丕所逼乃令張音奉璽綬）而丕且稱其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噫二帝揖讓之天果復開於爭奪之場耶乎尤怪作史者每於亂臣篡逆之際而又載稱禪天下行是理耶若然則操爲周文而丕又爲夏禹耶此古今以來不軌者所以得篡代而藉口也（[illegible]）奸人遂假此以爲常例此丕父子不獨漢之罪人乃萬世之罪人也（[illegible]三代以下凡篡位者又假設[illegible]）

以禪詔是既欲爲湯武又欲爲堯舜而詔史亦並載（[illegible]）爲禪是不以操莽之罪斥而又以堯舜之名加號作紀爲正之丕自篡位以來鑒漢代女主之弊而令后家不得預政（示群臣不得奉事太后[illegible]后族之家不得封土華[illegible]）納廷尉高柔之疏而令三公廷論稟情（[illegible]）此亦不可謂非善計然當時政事何嘗有古帝王爲下爲民之意不過憂吳蜀未并乃一帥兵臨江以風漂艦而還（[illegible]）再帥兵臨江以濤波而還（[illegible]）夫盛德之主南暨北訖有何南北之爲天限哉然幸其還也吳蜀暫息兵也而丕狩之不至甚江魚腹也則亦天之暫留其醜魄而未欲除世孽也操之子有名植者入斗之才（子建才名入斗）七步之捷千古豔之乃見忌而不得嗣魏統徒以豆萁作釜中泣夫異姓者桃園誓共生死（玄德關張[illegible]）同根者豆萁作悲啼此亦可以徵劉曹爲德之厚薄也乃植爲求自試之表而思以擒權馘亮（植上表求自試云擒權馘亮）噫權可擒也而亮可馘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丕之末年亦知徵管寧於遼東（管寧居遼三十餘年丕徵乃還不受魏官華歆讓位予之）然當時第一人物（寧爲三國第一人物）而肯立僞朝與華歆共席而居哉儒者曰猶然先年割席之志也

以張義氣斬賊臣哉想吳蜀之惡皆與惡馬一也故討師討昭者無有應耶無何而賊臣弒髦矣（髦憤昭之忿宰）（家僮攻昭賈充使成濟刺髦於車下昭曰將何以善我陳太請殺賈充以謝天下時王經歿之）髦之被弒也成濟之手賈充之口而司馬昭之心也昭不以心自誅而誅濟誅充其能欺天下哉論髦爲操之孫奐猶晚也論昭爲髦之臣罪難逭也此時而猶有勸進者昭不立奐矣（燕王之子名奐昭立之）昭之篡不待其子炎矣（昭歿其子炎篡位奐爲陳留王）昭意在篡奪而嵇康者既與劉阮山王讌酣飲竹林（劉伶阮籍阮咸山濤王戎竹林七賢以酒自娛逃禁世）事則亦湎千日於中山（安得中山千日酒昔上黨劉太平嘗）而謝乃動

酒廢周以激昭之怒而至見殺也（髦月中昭殺中散大夫嵇康）昭以蜀捷日至（時鍾鄧破蜀）謂已之威名益盛而自進爵拜王（此何書法甚徽）朝臣拱手事賊而長揖不拜者獨見於王祥（王祥與何曾荀顗共入謁昭皆下拜祥獨長揖而已）倘亦有移孝作忠之意乎（王祥事繼母至孝）何如不仕之爲愈也予嘗謂蜀人愚爲昭所襲魏人愚假昭以勢昭之亡蜀正亡魏也昭得矜亡蜀之功以驕主震世也然昭亡魏天報曹爾而漢曷爲亡於昭耶昔操之奸不親言襲漢而予其子丕茲昭之奸不親言襲魏而予其子炎其爲惡同也操將篡而先使華歆行弒昭將篡而先使賈充行弒其詐機同也丕封漢獻爲山陽公炎出魏奐於金墉城其逆事同也天意之報施如交手相付絲毫不爽可畏哉當炎篡之時有司馬孚歔欷流涕不忍魏亡（孚於是拜辭流涕歔欷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果真魏之純臣哉何獨先時不聞一阻諫語也而且於初廢立之日受晉封土也噫以操賊之奸惡安能令子孫獲純臣之報哉（嚴斷）據操初意自謂立萬世之基乃蜀四十三年魏四十六年享國僅等爾弟司馬氏乃事曹之人非滅曹之人且與曹惡均而胡三分之世得一統於晉耶嗚呼讀史至劉淵劉聰始知曹馬之滅劉乃其所以見滅於劉也

先決必勝之局張華方與司馬炎棋見預表推枰斂手曰此必勝何疑而王濬唐彬周旨等飛渡長江吳將孫歆懼曰北軍之來其飛渡江乎灰鐵鏁吳先以鐵鏁橫截江流晉以善水者深入炬斷斬之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以解晉兵有欲暫止者杜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云云乃指授方畧直趣建康吳兵大敗戎卒百萬方舟千里鼓譟於石城之下而皓輿櫬詣降華里之黃旗註上不其為入洛之青蓋哉註上是何魏丕之所以一臨江再臨江而浩嘆者丕兩次兵伐吳臨江而反註見上晉人一泊舟而吳為沼哉吳為沼句戲吳邕書曰彼時有討逆將軍在也孫策兄弟號討逆將軍故漢增廣而不可泳江增永而不可方也而今則腹心潰矣指孫皓無道天塹倒

矣吳恃長江為天塹河魚腹疾可奈何左傳句晉人方欲振長策而混宇內戰國策尚安能釋此以為外懼乎晉未入吳時有諸言呂升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可乎晉平吳後果內憂作此一役也晉人稱勝上壽而孫秀南面流涕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蓋悲吳也亦恨皓也然與其為孫秀之淚孰若為張悌之死晉兵逼時悌曰吾為吳丞相宜以身殉社稷不降而死君子惜吳之無義主而猶有義相也尤惜以勢窮而為吳死又何不先事而為吳謀也悌為相不聞有所匡救嗟嗟漢後主之降而陳留侯也后主封陳留侯晉人問其思蜀否答曰此間樂不思蜀聞者以為無人心言人謂後主無人心愚以為此破甑之意也孟敏荷甑而墮敏弗回顧人訝之者曰甑已碎矣顧何益又或其甘作聾盲以為遠害全身之計也噫後主之用黃皓其無人心久矣其自有已甚矣尚論後來哉噫乃孫皓之降為歸命侯也註晉封皓為歸命侯而晉曰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則曰臣襲亦設此座以待陛下此亦倔強不馴態爾使皓在南方而能充此志又豈至後來身躋此座耶但悲乎晉人之後來欲求此座而亦不可得也

魏吳四篇以借國例書稱名不稱帝稱死不稱崩細註皆然蓋倣春秋之義也

光極殿使晉主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聰惡而殺之懷帝遇害以辱之見疾於劉而身殞至此千古之大變帝崩日以天子而時賈疋等奉太子於長安而一聞凶訊舉哀即位史乃胡馬再嘶舊壘復合擊壤集語桑版僣號之天予先時愍帝奔當失守愍之立也脫豕自晉書股栗於鳴鏑勝相於穹廬晉書嗚呼以言垣黃屋之至尊一旦乘蓋而導漢主使愍帝執蓋人皆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其為羞當何如以橋梟望文天子也捧爵而獻使之青衣行酒其為羞當何如以橋梟梓宮而下喻文子也之天位而接踵以弁為臣僕綱其為恨又何如儒者於此論事務懷之任者東海王越愍之任者麴允綝是以腐木撐兵以滅泥膠物也淮南子句而張實力孤晉遣韓陵入援以力孤不敢進相脣志弱瑯琊王睿入為相移出師志不堅四援不至九廟幾裂矣儒者于此論來由魏操納殊裔以示廣曹操降者多處之于內地以示寵馬炎撤州兵以失衛平吳後悉罷州郡兵加之學士以虛無為宗清談之風何晏王衍倡之至諸士皆宗之俱無得于國用也當官以勤恪為笑史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目為俗吏史詳○各氏風蕩然國勢萎爾將安救之儒者又于此論天報昭烈之賢無愧湯武後主之失未至桀紂劉志而司馬氏輔曹以滅劉故茲命之行酒者劉氏也命之執蓋者劉氏也或者曰禪之宮人逃出

沙漠孕而生豹豹生淵聰此說詳見三國志是天留此一綫之劉以為未泯之漢而報典午也時中原大亂江東差安士民避夷氛而南渡江王導為鎮東司馬瑯琊王睿收攬英雄蓋似乎有志於中原晉書百六椽中一人百刁協庾亮卞壺陳顏甘卓陶侃周訪諸君濟然濟然導與眾共登新亭顧瞻風景眾士登新亭周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相視流涕導曰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嘆江河之異而恥作楚囚對泣至逖起夜半之舞逖與琨同寢夜半聞雞起舞擊中流之楫逖渡江中流擊楫誓曰不能清中原有如此江陶侃齊內之甓朝運外暮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蕃木屑之微皆備用皆慷慨忠勤時艱而思國難吾又不知晉何以得此於諸二○

晉元 東晉

古史載晉瑯琊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

踐馬已易而牛矣然石馬之後繼以犧牛

睹張掖之石

告天下矣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人心亦

已先勤矣中衛前王南開新主　事豈偶然哉群

臣勸進初猶揖讓未許

紀瞻震肅帝座

而太陽上升蒼生始賴其仰賑

古今治統 卷之十 十三

夫睿之出於牛

也羣臣豈無知者然孕帝誥宸之天固自難言

而值宇宙紛紜尤莫若依憑舊號以繫屬人心

亦妄意五馬同至豈聞千金之眞駿骨

堪爲下國駿尾以作共球主而天之報馬氏者或不

盡於爐名之業名之也暦先時於長安既陷徐徐出

師露次其無中原之志可知

大位安危在手事并前比　登將軍出塞之臺

憶公主望鄉之館固宜痛嘗越膽

怒把周戈

而乃慨然如瘺者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賑　擬其佳

乂　而生縛劉粲　以洗

碧嵩青洛之垢　非其責哉夫何甘爲白板天子

而且崇扇佻風躡踵敗跡竟不問

一庭諮糾一義旅　以振金行之板蕩

詔立太學以厲風化　詔試經策以求賢才

試問其亦有講於春秋後先

之義否王導始終爲相論者方倚爲江左夷吾

主上稱之曰仲父亦宜與率多士與枕戈之

古今治統 卷之十 十四

琨　絕裾之溫

之遜運璧之陶負高名之戴淵周顗　以戮

力王室克復神州轉新亭之淚爲六月采芑之歌

乃文雅有餘英斷不足　與其主江

東自保　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尺寸　而姑

蕆未清內奸又成王敦導之族也蜂目久露豺聲將

振　導不能發

豺之防已乏知人之哲敦領荊州　借言欲清君側

犯　而戴淵周顗輩盡斃於賊手

導於是時思大義滅親

當速請命於朝破東山之斧（周公誅管蔡之詩）乃惴惴然徒以其家之百口乞憐於周顗而期全之顗入見晉主白導無罪顗全導於主上而導不能全顗於逆敦（周顗見導不救顗以問導導不答顗乃被殺）冥冥中寧不負此良友哉（導得顗表救己云云幽冥之中負此良友矜功於導尊其小人哉如顗而遂不救顗真負其良友）狂臣造逆搆擾旰食（楊氏論）晉主亦以憂憤而疾崩則導之不能敵王所願也（古句）又寧不負此君哉迨元之長子（明帝）繼立親征破敦導以大都督從之明日張膽為六軍首倡（導遺敦書有此二句）今日之功僅足以贖前日之罪爾及敦之反至江寧也晉主自出偵覘敦軍敦晝夢日環其營警悟曰黃鬚鮮卑兒來耶（晉明帝母荀氏燕人也明帝生而黃鬚見外史）對日之聽（明帝數歲元帝問曰長安遠近對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宴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非淺局可量敦既夢環營日影何不樂於就日託於導言以釋罪歸命耶不此之悟固宜其見收而長安之日猶然明也第其眩惑於西天（佛信）而令後儒有漢晉兩明之咎（後儒曰漢明晉明二主皆崇佛法所由興）則大有遺議焉者若乃其任士行（陶侃）以督荊襄軍務式砥清談之中流尊孔嶷為奉聖亭侯（為四時祀孔子以孔嶷為奉聖亭侯主之）而崇文廟之大典（不見事蹟何也）明其無愧於明也哉來芳承克往駕

弗援亭國止三年（上二句文選此一句見史）君子惜之

成康穆哀奕簡文

成之立主幼(讙大)時艱所賴於元舅(庾亮國政)亮執之誤伏皆不改而庾亮任法裁物大失人心(文)擅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西陽王羕)冲人追問白頭公安在而亮誣以反誅何以服天下彼蘇峻者很了心久蓄異志於歷陽思所以善處之而遽頒詔下徵以挑強賊之變(而不思所以制之謂何)胎變稔禍(古)憂及國母(庾太后)追惡賊攻清溪(峻至)負紲紫微宗廟紛爲灰燼宫室化爲萘燕(曹嗣)桓彝溫嶠

虐飛氣激揚力不忠魂播蕩(古)雖未底績而致足多矣王導褚翜郭至尊於殿上而呵蘇冠軍以勿勛(導)亦導之素望有以懾之乎亦峻之此舉非以特以惡庾亮乎而導於此殆計無所之惡情強鎮之耶亮不能爲天家効一指之力以支棟折榱撓之患而奔竄潯陽(亮見峻兵入奔潯陽而以政事委)反以政屬他人其州才之拙可知也幸溫嶠志堅討賊

陶侃遲疑登舟殊有慷慨赴義之風三遵借以內詔召三吳共赴而白石隋上名賢峻首墮而峻骨焚也論討之志則在嶠論斬賊之功則在侃而固人成事者謂在導萬思侃始得爲綏千甚難既何爲勤於給糧寸陰哉倘非太眞翼以共相成也侃不其失此而其投明瓊於流水其具於水而責之則固可爲萬世規也太眞功蹟在王室而毋福之絕(上詰)不得復續(而嶠功成毋投)吾不知又何

以謝慈悼哉庾亮挑禍而危主臨危而偷生固宜聽其投竄山海(事平後亮泥首請罪乞投竄山海)而晉主慰勞任用使督軍務於江荆安享八州體貌辟庶士月據床登詠不知綱紀興樓亦念及蘇事否亦憶及賊兵內訌武昌樓上明月落誰家否惜哉王丞相也於事之後不能面折亮罪爲朝廷掃此塵污而徒舉扇拂元規之塵也譏者能無對西風而浩嘆哉(古韻)康穆哀奕嗣位不永

於天下而延至百餘年以意揣之馬之願取於曹也有心而且致簽弑之慘也牛之冥移於馬也無意而且有推讓之風也（陳留王遷居金墉百官拜送辭未許）意天道於此鑒其微乎又竊嘗疑之兩晉無一明主非有尊賢敬士之節以砥礪世風而乃有祖士雅（逖）之激烈陶士行（侃）之忠勤臨難不懼者不一而足有如辛謐之抗徵（劉聰徵故晉散騎辛謐謐以歸身晉朝因不食而卒）元亮之歸來（晉高士止知陶潛而不知辛謐亦考核之未可也元亮有歸去來辭為人所誦是以人多知之以是也知文之不可已也又以見不文之亦高也）高冥不屈者不一而足有如稽侍中之血濺吉祖沖之閉食（秦北魏興太守吉被執不屈而死）至死不變者不一而足是何晉氏之多忠臣（苻堅嘗嘆晉氏云云）意生於其土仕於其朝大義固自然乎先正謂晉亡於清談夫清談豈能忘國特無救於國之亡耳先正又有謂晉室風流多溺於酒然而安恭兩朝君相沉湎（事見上詩）臺醉月常天命不又（晉）神禾之變為蠶粟周非無由也（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在田者化為蠶亟土義熙安為沉湎之應晉主勿之省）而在下之士豈皆貪竹林之宴（七賢日夕飲于竹林）流蘭亭之觴哉（諸士於年三月三日會於蘭亭曲水流觴詠詩而飲王逸少為之首倡）論清談亦有胡威鄧攸吳隱之諸君致足多也論高逸亦有謝敷孫登陸靜修諸君致足多也

東西晉合論

馬則晉於西而合中原之一（三國分爭司馬一統）牛則晉於東而分大江之一（江以北悉屬胡江以東乃屬晉）均之乎閏位也夫何以域中而分王也蓋馬不能以驅胡故牛亦得以專華也（惟五胡亂西晉故有天下之半於江北而東晉僅僅半天下于東土耳）馬晉之亂骨肉相殘而五王樹兵故胡之隙而晉始東也牛晉之亂元首懦暗而強臣迭弄如王敦鴟張於始蘇峻豕突於中桓溫鯨恣於後又底桓玄虎吞於終一牛之微能勝此鴟耶豕耶鯨耶虎耶而更之救時之相為之撑立王謝二君鎮一流競則可餉匡合乾坤則難此晉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

擊登聞鼓以鳴冤乃赦之而登聞之鼓可以鳴天下之孝子徐勉為尚書而風月之夜勉居吏部一夕會飲有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可以淨天下之私交還魏使魏遣董紹懇勞叛城梁王遣還令通二國之好以息民也而不欲黷武以息民却封禪許懋南郊時有請封禪者懋建議諫梁王之乃止而不圖虛文以韓世至於剏孔子之廟而令渡江以來始得見宗廟之美其親臨講肄以示侯王子弟之觀也詔皇太子以下王侯子弟皆入學其命太子釋奠太子命子入學宮行禮宜皆以明從衆之善以昭尊師重道之誼也其置五經博士而開館宇以招後俊也詔以賓條射兼通用者皆為吏其命州郡立學而廣文教以作士風也其選生徒令往

雲門山從何胤受業也又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開也其自撰中庸講疏二卷以示之羣臣也又以聖學精微復作旨義二卷表而出之也此等美事也何滿之世反增其卑卑也何此不特為江左美談實堪稱千載盛節試考天監之世三秋二稔綱目書大有年四境無虞使能常如初政之清明且將登三咸五金甌不永固哉梁主嘗自言吾之天下自我如金甌無缺奈何九五居尊自屈於釋教之沉冥初學記論梁武講空空嚴玄玄移山文錦不製人形慮有剪伐之加廟祀不薦牲醴以麵為牲以蔬為脯已絕血食之兆說者占其宗廟不血食以湯武之憂勞堯舜之癃臞音瞿數則梁武論而謬用之

於三途六道之教居杜我喜致令金剎爛於雲霞銀榜曜於日月梁朱异建寺撰勸江以北自永寧齊肇建至此有一萬三千餘江以南自永明晉至此有一萬四千餘落𤇆宇街半為西天境界豈真以為利益福田耶大王帝佛試宮盡豈欲泛如來大覺海耶有極樂國土耶陀豈白馬馱來白馬豈可以龍負圖豈星者爭衡耶而一捨身於同泰群身以金帛贖再捨身於同泰羣臣以金帛贖君不知捨將寘何處贖將從何來吾又不知已之身未能捨天下而何為欲自捨其身即云有佛可求即心而是傅若欲求佛即心是道夫既攘人之國弒人之君戕人之子姓武方兼以浮山築堰浸灌魏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鱉之是妄舋滿懷妄致戒業擴竟盈治清淨郎欲祈福禳災古文佛肯予之耶爾時何敬容為勤尚書陶弘景為山中宰相賀琛啟陳四事曾無有斥佛教之謬以爭於朝廷者即何敬容亦特戒太子勿講老子梁史俄而浮圖之災是人所不滅者而天示以滅

識者以爲之讖大命近止口占其徵也夫太子予獨怪夫萬世而下人猶多有誦梁皇懺者以彼其罪業重大修善爲之自求作惡爲之罪報曾不能自懺以自免而後人乃欲假彼之懺以祈免乎哉甚矣世俗之愚一至此也梁皇如在吾且笑而問之彼將何辭以對居宮嘆曰天下若除得此一散則守宮請令此偏多孫平日所著劉語

簡文

武之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丁貴嬪所生統事之至孝天性至孝稱節開芳梁册太子昭明文選文句見蚤能輯古文辭三十卷號曰昭明文選萬世而後士人皆誦之書有五臣註之倘其永年登極以行其靈心慧性古之梁治應有可觀奈何王質早卒十三而商辛帝金聲絕響舉玉碎藏之王質絕琅琅之金聲而其弟綱乃立之武子第三家令傳太子之官如徐摛文體遒麗謂之宮體簡文之詭戒亦陶鑄於此而出者然而逆景妾執朝權偭強難時杜稚騁後檄語初爲朝廷一客初邵陽王欲討侯景朱异曰王不容朝廷一客耶纔爲宇宙大將軍侯景自加此名皆六合軍事等嗣日自稱大將軍又加字

宙二字狂妄孰甚綱甫居位景廢之而立棟棟初封豫王綱止居二年棟甫就位景廢之而自稱景廢爲淮陰王據大位稱漢帝自社稷危耻創巨痛深時蕭繹相攻邵陵王綸致書繹曰稷云云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有小忿貞之宜當時帝子王孫朱敬則論梁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之齊心牟盧之合其五侯九伯列洲分山罕闢國包胥之哭秦庭茅夷鴻之請吳國正宜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如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以襄外患奈何謀利之心在義先徇公之心在私後自警編湘東既帝於江陵湘東王繹襲位於江陵武陵復帝於成都武陵王紀在蜀桓連鄰生花以爲殿瑞稱帝亦股肱分成二體胸膂裁爲兩身文鑑夫外之五侯九伯既無包胥之泣秦廷夷鴻之請吳國而至親者

有相猶無相好於君父之難如浮萍於江湖而適相
値也韓文如越肥之視秦瘠羅隱讒書忽焉不加忻戚於其
心也韓文求其引天兄志伏義殺身者自永安侯一人
之外閉爲不生兒恐如紀綽卽勝州
連鄙列海分山何猛哉鍾山之考問功
而湘東陳霸先王僧辯等其猶景兵而遂屈建康
傳首江陵不亦快哉景誅紀滅
繹也正當鵲起之時失時則鵲起顧殘忍爲心
處無爲尚大敵在前猶御龍

光而講道德老子夫懲熱衷者尚吹虀楚辭而觀鞚轍
者猶縱帨哉文竟致魏兵銜城及帝騎入
宮門戈擁白馬之前
身迫烏幔之下喚我服談玄之
不知玄之尚白巡城賦詩
未聞賦可退虜焚書擊劍
讀
諸萬卷猶有今日然卽觀今日之事梁亦未曾讀書
爾果其精通古今則必知父兄之義必辨老佛之邪
必明中外之分胡乃不赴父難

不恤兄亡不亟備魏借兵而
竊國哉乃卽位南風絕唱西陵可悲
奄息之宗社飄搖將安寄之
蕭詧助魏滅宗因其叔辱其父叛其
祖罪彌天地矣嗚呼使詧能奮伏櫪之志壯烈士
之力殲群醜朝服濟江入踐阜祚
猶可以少贖前非而乃俛首臣奉魏
正朔以接梁統緒
仰天而太息撫衿而長嗟亦

奚堪南面作天子耶王琳之遣兵伐詧也蓋亦義舉
哉時王僧辯以淵明陳霸先
以方智帝淵明之以齊立也
猶之乎詧之以魏立方智
之稱齊藩也猶之乎
嘗奉魏朔固均受其制江南之草木亦含羞矣
嗣先既奉方智之卽宜大抉其君勿屈志於齊
以伸氣於梁五十餘年之神器豈
臣子所得而竊者江陰之事
之胡爲立之自手廢之自手而殺之亦自手哉丑水

隋煬

（此文譚其如上抗志花無不政皷當亦然隋煬當從之說以從之西全人征洪於其中文之所以發情者亦是實）

隋主聽獨孤之言而阿㜞（煬廣小字音）是立一發東宮天下同日地震（自紀）是宇內崩裂之兆也當陳夫人之事覺時（隋主疾陳夫人入侍廣逼而逼之陳告隋主主怒）若出閣爲勅書楊素以告廣廣矯詔執述上心方悟而呼勇（乃筆勅曰召我勇）岩令張衡弒隋主而立之柳述元岩即宜於此時商稟手詔使速召勇而明詔宣華（陳夫人）事以顯廣不大本（太子天下之大本也）正而宗社安耶勅書之待失之一牊（文云一牊之失終身莫贖上句註見上文下句乃古語）而使素得行奸（楊素）廣得矯制（矯制日古隋之天下者廣之惡也素之罪也）自是而弒其父弒其母并殺其兄（太子勇死廣一即位賜死）三綱頹於一旦是果堪以承嗣否（初隋主聽獨孤之言謂勇不堪承嗣）是果得爲兄弟否（周易王山谷云是真兄弟也蒼生無傳孟子）承藉餘緒（廣自言云）益有四海而侈泰法佚周令（無賦城）營八方以毒燎殉九州以虐（發兵夫…）浮沉淮海疏引汴河（發兵百萬…達於汴…）瑤池無殄天子之八駿（穆天子…）西花之第之長城增秦始皇之萬里（…）宮二百里內十六院（宮中作十六院）宮苑綵之花（…）之江都之遊（…）數千艘運舳艫之勝（…）萬…清夜之曲（…馬上奏之作清夜）歌玉女而留神仙（…）

（…）玉女行觴神仙（…）迷樓之帳（建迷樓…之帳）四散春愁而迷秋月（…）綵帛纏樹以示豐（…）螢火遍山光流岩谷（…）集散樂以駭諸胡（…）百戲以示羣蕃（…）之場於斯時蓋自以爲得地而游中天而居（張衡…）指麾群醜風駭雲流（古文）稽呼韓之類而來屠耆之踵（辛璐賦詩）千載一時莫與爭隆比盛矣然能即此而圖置於豐防儉於遜（…）抑鋒止銳收電廻霜（…）則悠悠六合詎不爲楊家故物（古文）胡爲乎內旣踵周天元（周王年號）之極樂（…）靡漢武帝之窮兵前旣信遼流大翼之姿（…）而懋東京廟西苑（…）後（…）戰襲姬西域之鬭（…以上）而泛濛汜杜崑崙（…）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泥沙金粟螻蟻人民（…）竭有限之民貨（…）闘末獲之他衆（…）俾羸弱填於溝壑（…）城窟漲征魂之水（…）老幼粉於戎馬（…）潼關高戰骨之山（…）軍心民心緣而吞忌亂關霞院奏玉李忽長（…）一晨

光院言楊柳頓枯棲鸞院夢御座烈歘天下垂異兆已自可畏而南郊大風人心共欺天意不享西苑飛鵲月華七重日光四散色皆非脩強之大業依稀葉上之露尚爾驪虎首之驕喟能舟之歌惜別留宮人之顏色發紅擊競起之干戈第見擾擾四民魚潰鳥散諠譁九土矢往滿奔知世郎首難以阿勇興謀桃李子乘機而淵公父子與時才得之皆如金鐵隱沙石之中精光躍躍欲現夜聽楊花飛綿李花結寔之聲與亡已露其嚮江都之號令寧復有昔日之丞皇顧形若驚引鏡自危迨宇

文化及兵入玄武而封德彝馬文舉聲其罪獨夫之首以授也義也父以詐而斃宇文太之罪茲也子以亂而殲於宇文及之手天運報應固然昔主不德至令李密數之於外賜封數之於中地下若逢陳後主問及昔日之三十六封書令人快快今亦自快快耶夫廣之殺薛道衡也問更能作梁空落燕泥否其殺王胄也問更能作庭草隨意綠語否茲化及之殺廣也亦可問之曰更能作我夢江都好語否余深惜當時之數廣罪者未及其弒父烝母殺兄爭事偽聲言及之即斫其好頭頸亦安得言弒嘗讀隋書胡之稱臣奉貢何為據此無道之主及觀始畢之謀襲也圍困也北鄙其亦知所惡矣又觀高麗屢徵之而不服也屢伐之而不克也達人其亦知所惡矣昔天同怨率土悼心王世充擅於東薛仁杲

古今治統卷之十三

臨川箏峒山徐奮鵬自溟父著

唐

唐高祖

楊隋失馭羣雄競鹿四海騰躍（唐鑑恆頌）安分山裂河（諸侯）皆爲戰場蓋世濁甚而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李曰）唐公奮跡太原（淵起兵太原）挺一旅之羸師以號令天下（江都執取獨夫）使羣之以大義曰吾爲周之臣而今除隋之亂（如是則無與名）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則義聲之先路（李靖）火烈烈風發驟（古文）顧不無誅楊之惡而後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假立侑之名（淵虛立侑以隋位）侑既立也何爲不稟命行事而自居相位自加殊禮竟自取大物不其狃於六代以來之纂習哉（事詳史）至裴寂詐以私宮人之事狎王（宮監裴寂以私宮人侍淵）以挈高祖之名又詐以戴大弟之語緩敵君子謂其興王之術駁而不懿有以也然其雲飛九域電掃八區（顏師古聖德頌云）鋒無前對戰無前敵拔河西而戮僞臣闘圻墟而殄僞帝自攻洛陽而縛世充擒武牢而俘建德戰并州而定可汗破山東而平黑闥伐江陵而戚蕭銑而其克長安也還代王居大興殿猶自身於長樂宮諸所征伐其戰功偉然而此一役也雖倏然改玉改步意若戒諸軍無得犯隋七廟也無擾代王宗也（史）則厚隆先代其義氣可嘉若與民約法十二條也（史稱其與漢家入關約法三章同）則屏除苛政其仁風可誦當其時子則天策上將決勝千里之外（賦）臣則瀛洲學士共籌帷幄之中女則平陽公主協奮精兵之助五六年間庶白旄秉黃鉞擐戾執猛夷險芟荒昔地一藩今宅九圍其化家爲國之功誠亘千古而獨盛也而其開國之初定律令興學校錄隋氏之嗣而選用其宗室閔生靈之苦而給復其半

擊玄武門事見其子之亦及於兄弟君之權擅於堂
臣而遂退處居閒 引分自安恐
未央之宴 復視胡越一家之盛
一家古未有也 嘆視胡越一家而思兄弟非一家乎吏哉上
皇太悅則亦愈暴六月四日事矣昔周公誅管蔡
後宴兄弟悲鳴而歌棠棣孔懷之詩意何如也夫宗
不念之耶

唐太宗

太宗佐父定天下功宏煉石業壯斷鰲 美不幸
為兄弟所不容 而至交相為痛 當日史氏
多隱諱其事太宗見而命改以直書之 即位所行
如 方升 垂衣以凝庶績鑄鼎以鑄 生 而
制諫臣入閣 京官宿內
慶弘矣散扉 分金贖子
而輕念驕矣錄刺史之名 懷縣令之
選而吏治覈矣除鞭背之條
中覆奏之令 而刑罰清矣韋弦以
佩忠臣之疏 自以酬諫諭
之益 而納諫虛矣昏明貝
於丹扆之殿 紀勳府於
凌煙之閣 及遣太使為
照陽之行而任用廣矣三千之怨女出宮
因百之死囚歸獄 及蔚因眾行大放之典
而恩信普矣毁仁宮之儲待不議其薄
積翠池之觀賞不貴其豐
而行幸節矣剪鬚和藥以

義前叩闕表請而寵居右相北門之學士武引元萬頃劉禕等參決表奏時謂之北門學士以附會之故元劉等撰列女傳及新戒樂書語多附會而參權政府其有忠義之士皆懷讒畏譏不得全螻蟻餘生長孫無忌也而黔州褚遂良也而愛州遂良因諫立后事遂良左遷方上表郇王素節也而袁州柳奭也韓瑗也而盡命於京師邪臣逞於非功忠臣沒於非命書子棄太宗之法殺掃塵嫌疑論錄氏以至太子忠王后出也廢之矣而其子弘其子賢已所自生亦胡爲旋立而旋廢又旋廢之耶詳非誅月俱無乃以子俱屬李氏方將欲以天下屬耶當時許敬宗族志之修首敘武姓初太宗收氏族志弗許弄取允當貴宗脩改以武姓首之小人邪佞亦不顧其書之可傳與否筆削日古今氏族之書不能一而以孔姓爲稱至今一宗郎一百三十卷一大部邪臣之心有武而衛以孔姓爲苗至一百三十卷無李矣安得又興彗孛星見元年四月五於東井一掃蕩隱以清廬之宮府哉愚哉高宗曾不能容好柔懦哉高宗曾不能收濫權夫帝亦原非甚下愚不移者載觀其免了役以息山東之民用來濟言省康謂於山東耕籍田以重農夫之執上上幸泰山祀常以至三以輔謁遇曲阜而降禮人之祀時先又孔子廟用太牢東延進曾參而崇賢人之爵遣天竺之方士歸國有長生術不驗放還至自高祖始

北又來高宗遣歸曰天下豈有長生之人哉筆洞曰子謂帝之溺於武氏也何以得謂高及讀唐書至於迎賢人於孔廟驅方士於異域則其識高矣而不惑於長生之說發京州之鑿與反旆公部以十月幸涼州來民乃止公奏供億勞民而不縱於逆黨之思於張公藝則加其百忍公藝九世同居以百忍對問何以第九世惜其同居於李善感則容其孤鳴藝所對者非其所急宜聽婦人言不聽婦人言十世同居後世江州義門不所作鄭朝天宮鳴鳳臣俱不則上欲遍封五岳乃作奉天宮鳴鳳臣俱上甚恭優以李之事皆所諫者但言數年不時稅四國之應戒變難獨宜而不陰勝之也何未及宮殿事宜進日天下人之應賊竇難宜天山之三箭置宜館之也何天山三箭定天山云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鐵勒九姓皆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降時有歌白水之八捷八戰而八捷德吐蕃之於河源攀之于白水澗亦不可謂非勝事獨奈何以亂倫立妖后竟以昏頹失大權一代之變子忠臣骨殘於妖紅慘黛之手古何社稷之不唐而周也謂非高宗之罪哉

唐中宗

夫武氏虺蜴之心豺狼之性（駱賓王檄）竊窺神器匪一日矣（范氏唐鑑）嘗高宗晏駕子顯（中宗名）嗣位正其乘隙肆志之秋中宗顧以天下戲（史鑑）而有與玄貞之說（中宗欲以韋后父玄爲侍中裴炎力爭上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也而惜侍中耶炎以白武氏武遂廢上爲廬陵王遷房州）武執其說遂移其帝座而從之房州一旦太阿在手（武自國政）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抉於天地之間（唐文改元光宅旗服皆從金色）爲之改元易服爲之更朔立廟（用周正以建子月爲正月並以上獲初封於周又立武氏七廟俱如天子祀先公之禮）爲之拜洛受圖（武承嗣僞造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武氏喜命曰寶圖詔封洛受圖加號聖母神皇）

李敬業之兵託悲愛子於別室（檄云君之愛子幽之別宮）駱賓王之檄欲挽天下於誰家（檄末云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惜其以宿怨而舉兵（敬業世勣之孫也常懷怨望）謀自究以爲利（不直指洛陽而先取潤欲自爲巢穴計也）故不免敗也（爲李孝逸所敗）號州人楊初成募兵以迎帝（史謂曰此人無位無賤而徒義若此皆於數涕矣）匹夫慕義何處不鄉爲（太史公語）奚爲亦敗哉豈天之未厭武亂耶然駱賓逝（敬業敗駱賓王逃）而已豎千古文章矣（檄文千古頭之）楊雖殺（武氏起初戍而從之）而已微草澤英雄矣（謂云草澤不之英雄）迨至瑯琊王沖越王貞聯兵匡復（沖爲亂兵所殺貞亦敗）竟皆無成遂激其怒而肆之毒焉用是傷李之根（唐詩仙李盤根大）化

作黃臺之瓜（武氏怒遂鴆殺唐家子孫有歌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噫諸王仗義即當推有智德者爲之主同盟於雍水之上定計募兵直向河洛執此老嫗以其罪告於宗廟社稷而戮之智不出此而魚肉於兒人之手悲夫悲夫武儘無所忌憚雍容於則天樓上（改元九月稱皇帝國號天授策集曰天授上奇倒唐號六郎部王見在天上門）而欲殲即戮庭濺朱殷（左氏句）欲墜即墜衆衣成綴（傳術藝圖）（號高宗月之中豎衣青移朱集荷謂之圓轉什宗管門日顏厚薇侍也有紫絕身何物淬蔚）文皇櫛風沐雨之天下曾未轉盼遂已不唐（史路）予深怪司馬氏通鑑即以周光宅（武氏紀年號）紀年藉非范祖禹之唐鑑朱晦翁之綱目（范朱俱黜周年號而紀嗣聖年號）則彼逆於當年之劍鋒并逆於後世之筆鋒矣夫二妃骨醉（前註）懷於雉亂齊盟（漢呂氏事）諸李露危（唐長樂公主曰李氏將危若朝露）毒於彘豕皇孫（漢趙燕事）千古之惡謂之藪房也可（龍華子罵武氏爲蕭）且白馬寺主遽得紫垣玉璽（僧懷義與武氏通武以爲白馬寺主）蓮花六郎猥植太液靈池（張昌宗與易之俱與武氏通以其貌美比之蓮花號之爲武）千古之淫謂之牝朝也可（楊弄寺朱稱武氏爲牝朝）而常恐天下之議已欲制之以術常恐天下之圖已欲震之以威（喻誅心）爰開告密門（置銅匭以收密奏）爰擬羅織經（周興來俊臣造羅織經千言以羅織無辜織成罪狀）爰命周興來俊臣李萬宗證元

相與共議廟堂之上（漢文）如姚之通變宋之持正（史稱）張之風度（後每宰相擬上必問風度如張九齡否）韓之峭直（韓休峭直不可奪）嘉頴之敏捷張說之文雅（史稱嘉頴有敏捷之才說文雅有節度）諸賢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楊疏語）十事之陳（初姚崇即陳十事先仁恕後刑法罷斥貢獻部外戚譯臣號省營造諸權臣各條陳）首開言路千秋之鑑直摩帝闕（上生日名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五典（五禮）五禮之脩討論之一行之曆（開元太衍曆）推步天文仲舒知古而通典籍齊澣知今而習時務（高仲舒與齊澣俱宋璟所與）

（引宰者）各各抒衷瀝采滴膽抽肝（與古）以共佐昇平而帝亦開胸露臆（宣）任用弗疑寧瘦貌以肥天下（上嘗照鏡默然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二十餘年之中守成致治海宵琛玉不陳後宮江湖奇鳥不入闈閫（史）雖更貨教坊（先是教坊習女樂傳奏其中自教女樂而）淫靈尚未甚開（其所以雅樂者…）雖更定選注循用資格而士路尚未甚失雖太公立廟祀據宜（不論所能…令兩京諸州立太公廟選古名將十哲以享孔子禮）厄（月令改日祭祀以春秋…）而用武尚未甚黷雖張果入禁（其但須與孔子其有別祀可也）

果自言（先時爲侍中多往來恆山帝請爲之通其人禁中拉過生并官不受漢武時亦有張果但此八後世術傳爲鄧八百歲也又何如此幻說也）賜號通玄而左道亦尚未甚昌人無苦瘵之嗟（史贊開元之治政如冰霜人無苦窳）天有廊堂之慶（開元中大有年）海波不驚日食不應（食太史奏日當食不食）諸方失禮戎庸之廛老稚鋤桑柘之影（唐誠節度使諸蕃不敢侵…）驕人罷卒奔談矜詭（東宋璟謂行之不私其…）孰不許其與貞觀並稱也哉

唐玄宗

先儒之評玄宗者謂開元之治浸潺乎貞觀之盛而不知開元之際已隱釀乎天寶之機何也高力士以誅立當之功已知內侍省事矣即位初加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及增秩至三千餘人衣紫者一千餘人初太宗時宦人甚少止衣黃守門傳不以其後世奄豎之患乎張說不思府兵之壞宜仍舊脩理乃以召募充宿衛更隸為彍騎不以致兵力分弱之漸乎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不其開廣侈夸奢之門乎丁南湖曰自融用言利得幸後來韋堅楊慎矜王鉷相繼思但欽妨百官命其休暇選勝地行樂不其示般樂怠惰之意乎凡此皆亂胎也予固謂開元之朝其得失半也然能於此而防其如崩者以勗其如登者云語亦豈不善始而善終哉奈何體溺於宴安意驕於業泰胡寅曰信張衛士僞作素娥之而夢憶月中有素娥而製霓裳羽衣之曲聽仙洞有真符上所從之請加號玄元皇帝所按大寶二字而重玄元皇帝之尊於天寶中神語而矯詔於天錄院聞鶴巢而受欺於臣淮增稅運使韋堅鑿江淮轉漕聚斂行也宦門施戟群小亟

也一盤費十家之產之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十家供億煩也終日無一字之成選舉濫也傾左藏以賜貴寵之家用貨也學術謂而沒全軍之命士馬耗也玄學博士歲依明經舉貢錫售也羅鉗吉網用並以深文用酷吏肆也三子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也既以惠妃之故廢惠妃有寵楊國忠乃私賜諸王又因楊國忠之譖殺則城東驛之慘孰恐聞耶諸胡皆遣蕃也既以之領各鎮虎將又為之停督府爲李林甫爲相忌之遣將入相奏胡人多勇當任節度自是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不以爲信則諸外藩之變孰可禦耶諸凡求成功就敗事之方而其所以蔽君聰禍者則以李林甫爲之相而又楊玉環爲之后也夫林甫深結宦嬪諫傾忠良偃月堂林甫每有所謀害之僚友幾作唐家政事堂矣玄宗不察其奸始命與九齡同三品是薰蕕同器也既而領中書又既而進封國是蒂爲朝隮也隳韓休相七八月而罷林甫相十九年而仍眾奸人之固寵莫解乎亦君心之久錮難開乎

合哉（史發）故予嘗於此時而究論之挽呈嗣以撫夷（元次山唐中興頌唐[illegible]撫戎蕩滌羣凶）而同日戀於西山正帝車於北斗（李泌隱居穎陽）李太白者建寧王倓廣平王俶也起自穎陽（李泌自穎陽）文撫者（太子召之為傅）以謀軍國重事者白衣山人也（謀軍別元帥表白衣軍士日黃衣聖人也白衣山人也）憤侍凝碧池之宴擲樂器而慟哭其（樂工當請瀉不肯為祿山奏樂擲其器於地而慟哭祿山磔殺之）雷樂工也歸於極路俾江淮貢賦得入蜀入靈武者（玄宗在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蘇毋仙也軍機旁午武人驕恣而能正朝廷之[illegible]以扶至尊者李御史勉也郭李張許顏賈之功固宜輝於史冊而之數人者史或軼而不書或略而不表

（得此一論以表忠良此白衣諸公千載知己為之效）

揚夫蓋不並表而出之哉

唐肅宗

（安史變亂中國殘破）

有唐之隆天下一宇（安陽集中語）際天蟠地悉主悉臣（起主）華言玄宗時維七葉而奸臣犬吠（華言玄宗云楊炎言唐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思明守范陽不肯降）安祿山搶亂於長安（陷京）京史思明繼熹於范陽（殺思明守范陽不肯降李支首降）天下喪亂作之平嵩不足以掩饑決河不足以蕩腥（杜牧言）天下撕然根萌爐然肅宗以國之元子從父西奔（太子與玄宗共入蜀父老共留太子於途日如是則中原百姓誰為主）父老挽留為中原主於是反旆而東期收舊物（歷年圖）匹馬一呼千塵麟與元（結中興頌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與）帝二子建寧王倓廣平王俶隨上北行血戰於亂兵中以衛上方內挾俶倓二雛以為心膂外伏郭李諸杰以為腹

（見李泌傳氏斷）中倚白衣山人紫袍元帥以為謀主相與并力東嚮（史句）當駕至平涼時以李涵裴冕眾臣之（三子先勸即位於靈武者）請遂即位於靈武蓋狗眾心以為社稷計也而後世論史者（如二程諸論及諸史斷）俱謂其不待父命而乘危襲位為太子叛父曾不計馬嵬別父時已有宜付傳位之說矣特未之受也肅宗即位而河之南江之北諸道狗國之心始堅（史）是天下人心也及靈武使者至蜀而上皇（玄宗）喜其應天順人（玄宗聞靈武事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無憂矣）是上慰父心也史氏何（[illegible]）所歎者特即位前數日遣使至蜀（[illegible]不然果）少緩月餘俟寶冊至亦

（[illegible]）

可也即位以上皇以寶冊至筆洞曰綱目及諸史兆處詩肅宗大剝予爲肅宗厚之時討賊
之兵旁午張巡許遠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尹子奇兵圍睢陽
睢陽張巡許遠死之而郭子儀收復西京與賊平出戰莊進兵克之賊衆潰
又收復東京迅掃螢樹之灰撫慰京野之骨史文卑帝始
入西京而居大明宮亦迎上皇還而居興慶宮史根
見之頃父爲加黃袍於其子子爲執紫韁以徵父是薦
上皇入興慶宮視爲之執紫韁行數步蓋藹然天性之愛也弟不以文
孫迎而以精騎迎上皇徽甲還西京帝發精騎三千以迎之是豈其有衛
報之意乎倘玄宗爲蒯聵則事將若之何儒者固未
卑以筆斷也予獨怪以子儀行兵威望宿著兼以

弼之英毅廣平王之親賢何功不可就而動以
回紇兵力共貪而獨捷收復二京皆以回紇兵甲戰果太宗之借
兵突厥先世爲之倡耶如出自回紇來助之意猶可
言也而傲拜葉護回紇將名於馬前其謂帝王之體統何
至東京事完後回紇縱兵大掠向非父老以萬帛賂
其帥父老請出萬帛賂其兵乃得止其暴掠其謂生靈之殘害何予尤
怪國家方圖起替興衰此正焦唇淌瞌時乃龍良娣
博打聲聞上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奏乃詔令刻乾樹雜爲子不令有聲筆削曰此事在太平亦非君所爲而
不意居顛沛而作宮中秘戲如此
況顛沛在于廢亦不宜而況大內接延在男子亦不可而況女子事至爲悍后所制
李輔國以旁人臣主至尊叠上事可矣

不敢入西宮朝上皇筆綱曰可爲千古咲亦可爲千古恨咲其爲天子而畏婦人
其以婦人而詩父子向非山人李唐以幼女諷諭父子幾無相
見之期矣唐見上抱幼女曰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愛幼女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氏猶不
敢入西宮至後乃朝之一予尤怪李輔國以奸邪依附張后
而矯詔遷上皇於西內上皇初居興慶宮輔國誣其與外人交通謀事逆上皇起居輔
國矯詔迎上皇於西內顏真卿率百官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於蓬州上皇因此不懌遂疾而崩筆綱曰
之崩得予不知遠臣之戮也可對臣居之與悍婦一朝至此宗
貶顏真卿之問其亦知宮中事乎而帝顧作不知也
上在以致忠臣貶於遠州真卿事而慈父崩於清禁又
一一倓之被害也先時輔國與張氏譖建寧王倓被殺予尤怪九節

度子儀光弼李嗣業李光進王思禮李廣琛討安史郎專以郭令公統
之可矣而使魚朝恩奄人爲觀軍容使事自此始節制軍夫
宦豎而統將臣其能成事耶卒之雄雄佼佼之衆盡
潰於風飛木拔之中奄人至而師不用命役傷過半子儀承其後未布陣而大風拔
木衆軍遂潰子儀斷河陽橋以保東京而自上表請罪藉令非子儀斷然能斷
河陽橋以保東京也而子儀自罪不以罪奄人非甚
盛德哉予尤怪諸羌聚此單閉民咨古文之際而侵逼
京畿即命令公臨之一指顧定矣乃以魚朝恩之譖
真子儀於閑局朝恩因前師潰而短子儀上召還而命邠鄜二刺史邠州
桑如桂鄜州杜冕討羌遂假令公之威名以鎮之何不假朝

唐德宗

德宗於亂後還長安園陵如故鍾簴如故（李晟……肅清宮禁鍾簴不移廟貌如故）而驚弦潰鳥駭浪回船（……唐……）乾綱再振魁柄大難之時遂爾封仇賞叛懼恐生變（……史……）果少試殺陳仙奇而即以爲留侯李萬榮拒劉士寧而即以爲留侯天德軍奏任廸簡而即爲侯昭義軍推盧從史而爲侯其有稟朝命而立者惟李自良之於何東劉玄佐之於宣武張昇雲之於義武李元素之於義成而已（俱詳各史）餘皆擅而除擅而代廟堂之上銷爲柔剋方爲員（歷年圖自平朱泚亂後云）大開陵遲不振之患且

自文臣贓敗（張延賞等皆以貪敗官爵人……）宦奄藉口擅權自志貞則觀察矣孫榮儀則中尉矣竇文場則神策矣（……）霍鳴僊則護軍矣勝紀能骨（……）陽光失色（……）孰非帝有以成之且自奉天窘之（……）專意貨殖爲私（……）李兼有月進矣（……）韋皋有日進矣（……）牛僧客因之得宰相矣（……）嚴綬因之遷員外矣（……）裴李因之而陟秩矣（……）以賜履因之而免罪矣（……）政苛猛虎賦甚毒虵（……）

以至稅間架稅商賈稅帛稅茶而野無肥民市無豐價（……）以醉人爲瑞孰非帝有以致之昔儒謂德宗之大弊有三曰姑息藩鎮曰委任中奄曰聚斂貨財（俱具史）然奚止三也劉晏以讒言而輕戮（……）崔寧以抱忠而含冤姜公輔以諫塔而罷官（……）柳渾以質直而失職（……）陸贄以抗疏而貶位（……）陽城以極言而遠斥（……）韓愈以止稅而降秩（……）是何其動與君子忤耶裴延齡以欺誕而寵擢（……）

張延賞以勝謗而獲相（……）始任盧杞而巨奸久於當朝纔用竇參趙憬而奸王於盈署是何其動與小人親耶（……）試觀推賊與吐蕃盟張延賞進媚餘推誠之說而被虜人劫盟損軍（……）則甚哉小人之誤國多也而帝奈何信若符也又觀東宮之位將易子而姪李泌以子與姪之說痛言於主上以慈與孝之說盡諍於東宮而儲位始安（……）則甚哉君子之眞國多也而帝奈何疏若莘也吁嗟德宗性昏才拙（……）其如天下何

古今治統卷之十五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演父著

唐憲宗

憲宗槩然有志於二祖之風烈，衆試[illegible]多士而期收瑰瑋之才（於是元稹白居易獨孤郁崔從沈傳師出焉）。禮徵少室山人，而輒用附奏之章（少室山人李渤徵之不至而朝致得失數附奏陳言）。用元稹而疏其十事（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事）。任裴垍而裁其兩稅（初民輸稅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垍奏留州送使一切物皆）。白居易疏規織於禁中（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擢之命入翰林）。權德輿辨寬猛於政府（上問為政寬猛何先對曰秦以慘刻亡漢以寬大興上善其言）。首聽黃

裳而知其有大經綸（史稱黃裳有經綸大略）。屢嘉李絳而稱其為真宰相（上欲諫官言而止欲修安國寺立聖德碑絳言而止上惡白居易諭絳言而止[illegible]李逢吉稱天下太平絳極言藩鎮水旱上嘆曰絳真宰相也）。終任裴度而命其專軍閫（度主兵討淮西上嵩任之）。李吉甫雖非純忠，而聽裴垍之華疏選用得人（李吉甫同平章事問垍將相何以擇賢垍筆疏三十餘人李吉甫盡選用之當時以為得人）。柳公綽雖過行杖殺而警神策之將校輦轂肅清（公綽初拜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簡杖殺之上怒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將軍也上深偉其言）。憲帝方用人圖治，其苦心焦思縮衣節食未嘗須臾忘天下也（總言[illegible]）。以故提兵四出藩鎮以漸削平（[illegible]）而殲厥大憝，再清幅順（安陽集裴度贊）。擒劉闢於劍南（劉闢叛杜黃裳請討命高崇文直指成都討之執送京師斬之）。執李錡於江西（錡謀反左右執之送京師）。承宗自陳往愆（承宗拒命欲討之承宗悔罪願歸乃罷兵）。罷兵而成德之路以清。田弘正請守朝命（田興奉上待詔上為名弘正厚賞以收一道之人心）。厚賞而魏博之鎮懽動。淮西梗化，雖頓十六道兵力（討之四年），而緋衣小兒袒腹抒胸中甲兵（童謡云緋衣小兒袒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並李愬李祐韓愈光顏輩雪夜鵞鳴以送天上之口（吳元濟設鵞鴨池以衛營李愬與度縛元濟○天上口吳字也），而獻俘於安與闕下。自是平淮威震。李師道俱而以三州獻也。王承宗俱而以二州輸也（承宗事註見上此言其以德棣二州獻輸）。劉

悟（平盧節度）復執殺師道而淄青十二州平也（師道反[illegible]）。[illegible]送歷行而河南河北三十州盡歸也（[illegible]）。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消，仰太陽之普照（[illegible]淄青平[illegible]）。夫當時巨鎮雄據，非止一時，縣官供輸僅收八道，而一旦起積年退怯之習，成不世奇偉之功（[illegible]）。圖其群師之效力，寔以帝能任賢而不阻於防賢之邪人，行師而不格於監軍之私監（自玄宗以來皆以宦豎為觀軍使所以數敗憲宗去之）。故能成功若此。向令度得久於相以繼李絳之忠（絳罷相裴度未幾亦罷），懲得專於將而無留中之奏（絳奏事多上厭之後奏遂留中不下），聽李鄘之疏而屏邪以

平怨一塊於申錫之淺謀（初宋申錫謀誅諸奄以意密言王璠王璠泄其謀王守澄等誣申錫謀立漳王貶開州司戶而卒）獨柳鄭兌（訓注等斬於獨柳之下）重燠於訓注之譎計石榴之甘露百官訛以爲帝承天眖（訓等上言）（往觀甘露以伏兵）而帝且定驚人禍矣嚴後之露未知其甘而殿上之臣已屬其苦蓋用小人以治小人亦何怪乎微小人之禍也（史略）然倘能即此而激起宸斷義誅其殺人（詩）天之罪彼亦奚辭鄭覃李石爲天子所倚倘能即此窮追巨兇責其驚主上冤良善之罪彼亦何辭乃徒令外藩劉從諫飭兵以擬清君側（昭義節度劉從諫上疏暴揚士良罪惡欲以兵入誅之士良始懼而鄭覃李石方得秉政）夫君相不能自

取其權而假靈於外鎮此可爲長嘆自是家奴寃見帝之無爲朝之無人盡攬天下事決之於北司（綱目）威行營省聲震寰區而帝之肌慄心悸（文宗每稱）愁眉顣慮（自甘露之変上嘗不懌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至禹湯及天下事不免愁也）不敢言及宦奄者終其身（云云）蒼蒼愁於輦路之春草（文宗昔有詩）而侍臣知之比之於牡丹仰如悟俯如愁也（上又玩牡丹舒元輿賦云…）噫輦路草耶上林花耶牡丹耶何限意耶是豈醇酒之所能解耶而何爲

徙付之一醉耶（文宗受制於家奴莫之奈何謂侍臣曰吾意天下事難理甚諸面且推我爲臣雖諸山人見王只松窓）竟也宰相不得伸用於朝而石體罷唐之天下騷騷乎趨於極亂大壞（唐文宗入面飾吉謎）臣方欲擬帝於堯舜之上而帝已自知其由赧獻之下矣（上問周墀我可比何主墀對以堯舜上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朕受制於家奴以是方之朕不如也）

君造逆（天寶禍從黃禍兵驚入宮闈）其猖張於外者伏逆（石敬瑭其事詳奪唐稱）之天下。而帝也不學之人也道也夙也協也亦莫非稱古之碩彥足爲國家毀壞酖也（史斷）安能保其終之無事耶乃君子之所取則其焚香祝天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從東史與載明宗有是焉是心乎云天下之心至李人主何不念...）之心（爲天下之心）是堯舜乎堯舜之心（先儒云云）或因其...雖色（謂明宗立太子不免大書特書不...謂之...雖色）而并疑是爲心也夫爲心否題可以告天耶

後唐

閔潞

閔爲明宗太子（名從厚）嗣服而立讀貞觀政要及太宗實錄毅然有致治之思（史）然朱馮等（朱弘昭馮贇）以恣行小人專制朝權故股肱隳元首墮（朱弘昭馮贇擅易藩鎮以致召亂）潞王從珂（明宗養子）因而舉兵入朝掃清君側（自珂言吾特此而以珂爲反乎）（五代史晉魏將云云）（朱子綱目止書舉兵反）則厚寔幼弱不堪承祀臣寔擅弄不成朝綱此而特以爲舉兵乎則從珂之入繼大不及嗣源之入繼也珂之意得無曰源可以養子而天子吾亦可以養子而天子然源以衆迫而後起珂則自起而衆從之爾（珂兵入洛安從進等議奉迎吾獨怪厚之出奔群臣無隨騎者曾馬從出奔者五十而已）而珂兵一至馮道即具勸進之文除廬塋李懿外無沮爲若輩之罪擢髮能數哉（李懿曰今日之事吾君之至衛州之獄）（珂使人酖之此珂之罪也）而爲厚死節者止宋令詢一人也（令詢聞弑號哭而自經不食）（事珂則已爲何忠）忠義之鮮耶潞王以兵得國遂厚賞將士至竭左藏并斂民財瘠民以肥軍民怨之曰我被驅橫苛以出財賞爾而爾揚揚自得乎軍士受賞至數十緡猶快快未足軍怨之曰除去菩薩而扶立生鐵乎（言閔之...）

一旦作已民以叛而全柴傷中將來

晉出帝諸將降饋賞奔北剿賊　非徼之太甚而失於終乎其十一年南不血食也晉書云晉不血食矣亦何怪乎又嘗論之若不能以德興借勢滅親以圖為天子竟受其禍而滅國臣不能以道佐教主臣虜以圖為宰相竟招其禍而滅身張彥澤附契丹殺桑維翰景延廣為契丹所擒日夜號泣自殺乃其平日之報也非皆其自取乎亦何怪乎獨惜以二帝三王所自立之土地古帝王皆起于此劉以畀人自是北門無鎖鑰非晉之割肉以餧虎而遺莫大之禍於後世也乎

後漢

劉知遠沙陀李氏家一贅壻爾而何以有天下乎晉見為行營都統時晉重貴被契丹所擄中原無主以軍士推戴知遠發晉陽欲以兵迎晉主王宜先正位號其言宜然而正位號於晉陽郭威楊邠等決之王峻趙贊等應之史弘肇衛之而安行入汴非知遠之力也稱晉號改漢其有天下非取之石晉乃取之契丹視之劉淵之竊朱温之纂有挾之逼敬塘之奪大相天淵昔儒謂其氣撥亂中而幸有河東少延中國之正氣尹起莘蓋亦干之哉然河東兵堅馬良伏劍而出固足以舒晉難而解倒懸乃變如克耳不似有所待耶及虜兵南旋而又遣使奉表史載知遠遣使奉表于契丹其意有異此而不其令人疑耶及重貴已北契丹去而始出兵井陘聲言迎駕不已晚耶不救晉主而空留晉號非掩耳盜鈴耶夫晉之亂華天下誰不欲亟去之知遠若能先期遣逆伏草澤而起則為劉沛公不然能外聲其罪以絕強虜內正其罪以絕稱晉則猶不失為劉下邳奈何竟未能也既未聞樹深根以厚基又未聞播淳澤以釀治鄭淳句文徒欲括民財以厚酬軍士況非

此時始奔競矣而罪特止于罷官又輕矣而用罰明矣劉仁贍以堅守至
世宗攻壽春仁贍堅守不降辛乃嘉其節而退贍以王爵王環以抗志而
蒙獎受獎史見而用賞信矣至其重王道之本則刻耕夫織
婦之形貢之殿廷詔頒均田圖法照地之高下肥瘠界之數民人之多寡
寡以均田之制遣命史頒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期一歲均天下之田此豈
徙為一世之法哉千古以之可也至其肅左道之禁
則毀天下佛寺禁度僧尼毀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禁度僧尼鑄佛像
以鑄錢利人世宗曰佛以身利人又豈自惜其身此豈徙為一世之害
哉千古以之可也至其相道之舉不拘科第而擢魏
仁浦或以仁浦不由科第周主曰文武才略豈由科第以文字取士與治理全不相關華時曰此

千古名言也謂文武長才自古不盡場中出此豈徙示一
世之言哉千古以之可也若乃哭仁誨也哀聲不以
歲道為忌鄭仁誨卒周主欲臨其喪近臣言歲道不便周主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忌往哭甚哀
哭王朴也慟淚乃墮玉鉞而墮朴卒周主臨其喪以玉鉞叩地慟哭甚哀
歆寫不讓非篤於股心乎足之誼者乎南漢之入貢也却
之而不受南漢聞唐兵屢敗于周使臣入貢不受南唐之入貢也却之
而不受唐未服弱行討伐既服還其俘人貢而不受後得鄉魏之大義非得千剛闘
謝事之義乎推赤心於羣臣之腹六朝文懸白日於諸
國之頭馮氏道句醉醇澤於萬民之表舌華宏規大度豈惟
叔季之一十二君未足比擬即以之追盛世眉遐軌

無愧也其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東萊博議句胡致堂管見周世
宗豈偶然哉後之持論者譏其立李崇訓之婦非大
婦之倫也致柴元舅之稱柴守禮恃勢殺人有司主不問無人敢言上以守
禮之子也以元舅稱之非父子之名也漢卿竹奉璘孫延希
張順等以小過而大辟非君臣之恩也春秋責備賢
者亦不辭其咎矣世宗既崩[illegible]
宗訓世宗太子以沖年僅七歲嗣位雖寡婦小兒難虎大業
然太祖世宗德澤浸潤人心則以舊周祐以對于天
下尚未遽斬也奈殿前點檢已有作天子之兆初世宗于
筒中得木長尺云殿前檢點作天子而隔河火輪中小兒王樸之言世宗見隔河大

天之所興誰能廢之

大相李穀曾一小兒引手相抒對年世宗崩宋起王樸從人也王朴與世宗
所見其從來馬營中蓋香來者耶宋太祖生于馬營中有異香紫
周主妙問謂香孩兒孰能禦之周家主少國疑凡百軍事皆由
外方鎮臣分處史虛聲遼人入寇以致朝廷倉卒遣
將主少慢將士遂叛吾輩之謀立果匡胤兒弟之私自為計
乎抑亦諸臣之叛柴氏而為趙氏地乎竟至詔出內
殺之袖中匡胤軍于陳橋將士擁以黃袍加身呼萬歲自是入汴鄭節位而陶穀節于袖中出
手詔宣讀非宿成于計耶最可嘆者未世之天下皆以禪立而又假為禪詔欺天乎欺
人千而袍加匡胤之身上三主十年之業倏忽而沉淪
夫太后方抱七歲兒於淺宮寧知有此事耶黃袍果

從沖主哀座上脫耶吁嗟五諸臣固皆祖宗所培以爲周宰輔者也不難不能堅松其操（句見）風霜其節（韓瑛云）金石其心（見漢）而鳴玉衣紫起翔廟廊（註釋日）負斷事人（史斷）以圖富貴田樓之咨嗟不咲人哉（酒酒讜讜）大都五閏人物慌慌負心義氣銷磨盡矣（至源流）獨讜通之死難（通爲之殉欲復周而死）李筠之征上（筠舉兵討周）李重進之焚身（亦周之甥宋主擊之重進自焚死）庶幾洛之頑乎殷之忠乎智之豫讓乎（豹重進云云）李然一韓二李皆臣於唐晉漢而獨爲周死得非感於周主之賢明乎若彼重雅之不仁周行逢（…）

（覧不出衍達放之御用自以宮遊）而杜門自隱則邵州高賢也陳希夷拂衣華山（世宗徵…）州縣存問爲召歸山命一至周廷即還則自雲清士也人尤未易測矣（先儒謂陳摶…）恭嘗讀史至後周之末而屢有恨焉恨希夷先生抱先見之哲不談仙術而談治術（見上註）正當乘此以畢其說而何世宗之不能復問也（…）又恨世宗經國撫民制度俱善而於嗣子幼冲未一慮及臨終時不聞以大義諭大臣使之忠於所託而不敢動也又恨一祖一宗積功累仁固宜子子孫孫勿替引

之乃一傳沖人大命以傾（纔句）論者歸之柴特養子然太祖脈從魏叔來（見前註）而何以無嗣也有謂天將啓宋不得不促周然歷觀宋德亦不能踰周爲此說者亦宋臣之尊宋事云爾尤恨世宗舊伐燕陽幾復幽燕全壤乃天不永其年以終其事至今北門之鑰不完此尤可長太息也

合論五季

五季之世論得國惟漢爲近正（劉知遠得天下於契丹乘其亂後而取之於晉也）論治國惟周爲盡美（太祖世宗皆有美政與前諸君異）若石晉事契丹即見臣於契丹我以爲君耶唐數主而三易其姓然其裔又同也僅一明宗猶不失爲君而若朱梁之爲惡皆俗黃巢之流也何以爲君哉

欲也至其孜孜恤民之意則遣分賑於諸州而又設義倉(常平倉豐則增價以糴歉則減價以出)以備凶歉(此法可行)千又度民田(酌其高下好歹)以均壤土又蠲民租以革羨餘又運京米以濟饑餓又勅長吏以課農桑又除鹽○以通貨財其顧民生以厚邦本者有如此乃其葺文廟而立一十六戟之門搴聖祀而官四十四代之孫(五季以來孔氏之封襲絕至此帝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祀孔子)贊先師而江漢秋陽儼乎在堂贊先師而景星慶雲(伊川稱顏子如景星慶雲)恍乎在列(俱帝自作贊)武臣亦令讀書(欲其通治道)宿儒處之翰苑(如竇氏章)而文治精華露於立國之初(呂中論宋初五星聚奎云云)以致上燕天文五星聚奎所以肇後來濂洛關閩之盛者豈偶然哉(宋論)帝之所極慮者在藩鎮乃以文臣知州事(用趙普計)(削奪藩鎮之權)以外兵補禁衛(擇諸道驍勇兵以入內為禁衛之兵)以杯酒之言解石守信等之權(宴諸將諷以歸老享福自是石守信等歲願謝事宋儒謂其杯酒釋兵權)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之任(彥超與諸鎮人朝帝宴於後苑前其勞於鎮事不若罷節衆從之)而利權重罷盡歸天朝把握之中(宋策)勝翁謂趙普此謀爲仁者之功(見性理論)然安得猛士守四方哉(借漢語)後來遼兵入關未必不由之此君子謂普有仁者之功不免失智者之守帝於此亦未之再計矣帝以征戰定國難雅有息兵養民之意故欲

儲財封椿(貯金帛期滿五十萬契丹所陷燕地乃則決戰期以滿二百萬匹可易敵人首一)以贖幽燕故壤維時女真貢名馬契丹(蓋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來通好(詳見遼紀)遠人亦知中國之方盛也際此機而荷封椿不凋帝心可酬其如新巳析(後行新法而財用乾封椿酒矣)後人不克負荷(易向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何哉帝崩之日違母命(杜太后臨沒時遺命以天下傳弟匡義令傳于均次得之)而攜天下以傳之弟先正謂其有堯舜之心(宋史龜鑑)帝殆無愧也然太后亦婦人之惡欲其子之均被天祿而能必後來繼體人人如匡胤乎且再傳而後子姪繁衍將何計以定元良乎(易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趙普此時即宜面破太后之說以昇議趙家宗社長久之計何其對面依隨而反背變遷也厥後太宗之嗣北去而太祖之裔南渡論者以爲天意始然歟

但云理之所必無不知所之所必有耶

宗太宗

宋祖大漸之夕宋史載王繼恩詣南府請太宗入禁日受遺詔踐祚史綱遂云云乃有謂其兄弟授受之夜遥見燭影下斧聲戮地李燾湘山野錄云云華嗣曰謂之日遥見是何人見乎可以作註平而太宗於此遂抱千古不白之冤胡一桂嘆謂斷史故於此疑太宗弑兄以致後人多議儒者以理斷之曰臨崩召晉王太宗先封言王太宗之事已定矣又豈須臾不能待而斧其兄於燭影下耶彼湘山野人得於傳說豈知宮禁事耶變丘山辨溫公記帝引群臣環玉床以瞻聖體玉色瑩然而出湯沐陳本卓有妄語耶司馬溫公稱涑水先生性理言涑水生平無妄語此可爲太宗雪矣原趙黜亦謂事可疑事斷其必無弟其未幾而遂改號除年改元乃常理太宗十二月即位遂改開寶八年爲太平興國元年未幾而遂更名初太祖命名其弟曰光義至此遂改名炅未幾而怒任帝平太原久未行賞德昭以爲言帝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往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德昭之死久見叔之不安然即位有不自安之心故一旦見其怒遂刎也而帝之泣不可謂非真心徙抱疑兒之痛未幾而貶弟廷美用趙普言貶廷美于房州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帝聞之曰廷美不仁豈朕之過也普由此輕信哉太宗也於推其原是亦太后杜太后崩宗也於推其原是亦太后杜太后崩元竟作房州之鬼未幾而黜嫂不爲於佛舍成屢甘行痛哭之哀緣此以重前疑而診兒之名因致後人之咒嘆儒者以情斷之曰始時宋后之喪兄爲嫂懷矣羣臣亦不成服創疑誣其未必有逆節後來私心漸滋

加以趙普進君幾何不轉而爲曾植也其即位以丕致治之美無忝於太平天子初太祖嘗謂臣曰異日爲太平天子於白鹿洞賜九經而學徒數千人於昇龍門剏三館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三館書八萬卷遂聚天下遺書以資之三館太宗祕閣而貯書八萬卷賜史館與輔臣講讀親謁文廟太宗從輔臣講泰卦追封孔宜孔宜爲曲阜主簿公此乃封爲文宣公蓋主簿不可以主祭也乃以孔聖齋也按聖齋異編詔翰林李昉等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其三王者修文大家混編類書有卷覽一千卷日進三卷讀之日平御覽而日習三卷就崇文院中置祕閣取書命至司之而帝日讀以觀古今成卷有喜讀祕閣遺書而擴覽四部此皆千載盛舉不可以壓後來文風之蔚也哉史斷若乃新渾儀之制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審天文立常平之倉以豫蔡日月行度出於自然不假人算比舊法尤妙民因貴穀賤則增糴以貯之民困貴賤則減價糶以貯之則萬世之良法可行躬耕籍田之耕而導民務本寘審刑之院而詳獄得情則一府之美意可嘉重循吏之選蹶贓吏之誅則郡州之治法以清開侍讀以經義文仲等爲諸侍書以筆法著作王則翰苑之咨求以廣嘉冠準之懇奏引準奏事帝起準引衣令帝坐事決乃退帝嘉其言重事壓書之譽而忠讜路開賜田錫之比唐魏徵而忠讜路開賜李沆於經筵李沆進讀罷講畢召沆詔言而指陳近習之諫風厲擢李沆經筵而主視之可稱成矩屯田常遂舉敏中於銀臺而主視之可稱成矩屯田於河北而民賴其利張詠足令於益州而消省其

假見（通鑑）貸義門之粟（江州義門陳兢九世同居詔每歲貸米二千石）以作民勸孝友之風難宣徽之使以杜宦者預政之漸（中書王繼恩役）（劉有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曰此執政之漸也不可止受以他官掌揆曰其序有鑒於李唐之事乎）陳摶臥白雲於華山雖未能竟其對問（之術對曰）（詔赴闕吾臣同德興化致治可矣帝未能從問賜號希夷先生還山事畢曰來太宗寘闕）而賜號希夷潛德以彰种放裂佛經於（世宗召不能蓋傳之譏）終南（有詔召山人种放固辭帝曰有司存問）雖未能察其晚節而時加存問獎賜非濫當是時張齊賢呂蒙正李沆李昉寇準呂端陳恕畢士安薛居正諸賢迭參機務共翊昇平（史斷）而帝也宵旰自處不懈于位（經）過災則下詔以求言警旱則自焚以答譴（帝所禱雨欲自焚是夕大雨）彗見則恤物安民以所去防兵敗（征契丹敗）於岐溝則獨通給復以悔前非（免河北河南給復三年）四海頌德（綱目）群辟稟天地（綱目）所可議者既承兄命而知張齊賢矣（太祖識張齊賢而未大用語帝曰留此人以相汝）何不於榜中御筆首拔之而賜一榜皆及第乎豈一榜人而皆賢乎既禁僧寺不得眞道觀矣何為復作開寶塔乎豈不知金碧熒煌（皆嘗言之）已丑春夏旱既詔諸路清獄而雨矣何為秋冬旱又怒田錫之疏（錫言修政事切）而出知陳州乎（史）豈一年之中而前後易心乎蜀亂未

平夏寇未殄契丹方熾不肯攻成都城之外生靈悴帝亦耳而目之矣（臣言元夕張燈帝…）何為乾元之觀火樹星毬自矜上天之既乎（帝自觀燈於乾元樓自矜云云）後苑宴臣賞花釣魚賦詩雖稱君臣交泰景象恐視終南湛露猶未也豈自高自縱之言特以責臣而未責躬乎（帝嘗戒群臣無得自高自縱以取其咎）所尤可論者帝之初年漳泉劾順矣太原廓清矣（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北漢主繼元降）天下漠然見山高而水清矣而關北之幽燕以契丹據而成遼（…）關西之銀夏以繼遷擾而釀夏憂（…）北伐之師一敗於高梁（初帝親征乘勝取幽薊…敗）再敗於岐溝（曹彬引兵與契丹戰…敗績）三敗於邢德（契丹敗劉廷讓之兵…）非劉廷翰等逃城之捷（…）張齊賢代州之捷（…）則朔馬東騖胡風南埃（…）宋事豈待靖康哉（…）康之禍已基於始時立國之弱高梁敗蹟遷軍受被虜退兩箭中股厥後以鐵劍發而棄天下神宗語此每為泣下（史詳見）嗚呼贖環之封樁以新法行而就耗輸虜之歲幣以城下盟而開端（…）宋之不競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宋眞宗

太宗不豫王繼恩李繼勳有斯高李斯趙高之謀中呂曰王李昌太子英明欲立頼正惠公諡呂端鎖閣防姦援策行禪夫然後承祧天尊始巍然爲少年天子也又考太宗初議東宮時亦思及見其兒之子而趙普以爲太祖誤陛下不容再誤於是極名真宗乃得立此雖天授哉而普之忠於太宗者乃甚不忠於太祖也先是太祖承杜太后

仰有遺言載之金匱而趙普乃云太祖已誤陛下且豈容再誤是已之不忠乃以成其君之不弟也不忠於太后杜氏也問半部論語中所言泰伯事其謂之何普自言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佐太宗致太平天真之御極以來以少年天子初太宗立嗣見還京中民嫌遣喜曰此少年天子也而務清圖理異人示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賀蘭有判日驢陛下以堯舜之道點化於天下而方偏不足爲陛下道也求直言而虛懷以啓咸平元年詔求直言二年大旱詔求直言釋繫四而密網以疏千餘萬釋繫四三千餘人用王欽若之言也頒九經而聖訓以明頒九經於各州郡學又廣其生徒增六科而求才以審明經行文章言語才幹人品等科汰冗吏而選曹以清罷諸營而蝗災以消

世間好此異人

方營造各宮適肆食祿諫止役勅內臣之出無得干預公事除農罷之稅無得滋擾稼政時契丹擾冠侵定州而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而田敏擊之入高陽而繼祖破之至瀛州而李延渥克之猶瀛未已也乃貞至澶州而求闘南地見宰輔寇準旁午闘河重恭標檣此非奮發一大創之不可也邀書一夕五至中外臭皇全軀保妻子之臣漢文倡爲幸蜀幸江南之策王欽若南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請幸成都倘從堯叟議則唐玄西指之翠華也唐玄宗幸西蜀翠華西指倘從欽若議則南渡之舟不待建炎之世矣宋南渡後欽宗爲金人擄去高宗南渡立國號建炎幸寇相公掣異

論之財歐陽起鳴論寇準獨立赤幟親扶日轂酒解靨後山叢談帝使人視準方飲酒師之始高瓊鼓其氣於臨河之會尺箋答之畢士安務其決於輿聖見高瓊何不見詩淵之捷理直而氣壯也鼓聲動地三春撼蟄震之雷戈甲連天千里散龍蛇之雪事文類聚語南軍踴躍北虜奪氣帝車渡河諸軍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北虜奪氣斯時也將械手足而刳腹心文章正宗語正宜用準之策乘利席勝漢文使其

天下好書

其不足當府之政不足舉朝諛君之臣情見於詞乎帝雖賜以粟帛（真宗徵逋不至時致存問賜粟帛）而彼其神固與梅花共清矣（林和靖所詠梅花詩為千古絕唱）

宋仁宗

真宗崩時寇老屢貶（準從入相丁謂譖之於是貶道州司馬又貶雷州司戶）丁不拔（時京師語云欲得天下好須當召寇老欲得天下寧須拔眼前丁）詐山陵之役王曾發其隱心（丁謂董真宗從邢中都之言定穴穴中有水石王曾謂其包藏禍心）奸臣始伏罪而九廟莫安萬方稱慶（真皇堂于絕地）仁宗為李宸妃所生擅爲劉太后所育（宋史稱王曾言曲丁謂云云）幸劉氏育之之慈不（劉后私取李之子為己有宮中不敢言真宗亦不知）哉於李氏生之之恩也而帝弱始培又幸支倚所爲葬李后不藏於葬皇后之儀也（李氏卒宮中議以宮人之儀葬之夷簡主葬用后服）以皇后之儀後仁宗知身自李出哀思生母之乃見是皇后葬儀帝心始安○此皆見夷簡善處

而帝心以安神年即位太后權同聽政帝率群臣而朝會慶（會慶宮太后所居○正旦山獻曰是何不以子道事母而以臣道事母乎）后被袞服而祀太廟（范仲淹方諫而不從○韓琦斷門何既以子承祖而又以母主祀乎）稱制十一年而宮政肅清外令嚴明潛使臘報其勿付三司尚方罷物戒其勿入外家（通史）而帝之禁江南巫邪（又從何法）後制案諸科行釋奠於先聖廟中書無逸於講讀閣下（因講尚書命書無逸篇以志儆）訪落（訪落之詩始也見詩）所開之善政太后不爲中制不爲旁撓程琳所獻武后臨朝圖豈可以擲地哉（程琳獻武氏臨朝圖后怒擲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天長而程琳之議云武則天其罰不肖相去截斷心罪不容誅）后服之袞（后服袞以）庶幾可見

又授之

天道如何 存殁者多

不能收用華州一士人致令張元昊(初元昊謂二幹不能用乃走西夏兵禍中國)走西夏謀抗朝廷兵車禍結十餘年哉蔑有君如此亦可以欺老堯禹錙銖漢唐(集伯淵明文)故曰上昇(世傳黃帝鑄鼎既成龍迎之上天後人名其處曰鼎湖)天下路祭巷哭感動欷歔(曾南豐云仁宗之崩云云)真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能髯……)(帝幸……出在……)其入人亦深耶胡為天不遺美(……)(天……願以生子孫……)蚤不聞有有夢熊之報(……之祥……)閒有遺履之旅也(……仁宗無嗣故云云)

宋英宗

仁宗擢濮王子宗寔(濮安懿王宇名宗寔仁宗養于宮中立為皇太子)於衆人中升為天子(司馬光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云)蓋上應歲星往來之危閒也(劉元父與王堯臣夜話曰歲星往來虛危閒當有興于賁者未幾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會初立時疾而皇太后(曹氏也仁宗之后)簾帷蒞政群小乘閒生疑(帝有疾皇太后權垂簾聽政帝待宦官素少恩於是任守忠等乘閒讒致令帝與太后兩宮成隙)簾窺壁聽(語言)簧舌塞聰(會待元闕)兩宮成隙賴韓琦呂誨司馬光歐陽修輩開陳反復以保佑之慈勉太后以順承之孝勉天子因得慈孝相通母子如初(句左)撤簾之後(帝疾瘳韓琦勸太后撤簾遂還政於帝)政自已出

計簾之撤也琦亟於事而成於斷(太后雖許撤簾猶見后在琦功也)帝以上聖之姿撫高世之行(曾公亮云上英宗疏)臨政必問古治所宜裁決皆出群臣意表(史臣贊)奉仁宗御容增宗室學宮開經筵復武舉(俱見綱目)還文彥博居樞密而大臣得人斥任守忠(始將讒閒兩宮者)竄蘄州而大辟允當惟濮安典禮之議諸賢棼棼(司馬光王珪謂宜爰仁宗而封贈濮安范純仁呂大防傳堯俞亦極言之歐陽修則引喪服大戴記欲追崇生父而藉之爲是之韓琦執之帝竟從歐陽修之議)帝竟從歐陽修之說執大戴之文弟不知懿安既崇其仁考於何地也(宋史臣及許浩與新安胡氏並駁修之所議帝之所從為不是云云)又不知所立之園廟(為濮安懿王立)與先所作之孝嚴殿

當時兩議何見不及此

帝初作孝嚴殿於景靈宮以奉仁宗殿名何相左也華陽云觀所作孝嚴殿是英宗明以己爲

孝子奉仁宗係濮父後何得顧修議爾父其生父忘其立父亡此永叔誤韓琦韓琦

誤天子也新安胡氏斷然儒者於此儀圖之眞其所傳統

之父理固不宜而忘其所生身之父情亦不忍謂宜

於歐陽司馬兩議之外另議正禮尊其所授統者別

立一禮外之禮祀其所生身者庶兩無失哉若乃立

子授位之際泣然泣下帝疾韓琦請立太子帝執筆書太子名泫然泣下文彥博

日人生至此雖父子不能不動也時有謂其父子間祿位授受不免

動情乎謂帝非爲祿位之去留動或亦爲父子之離

別動也何以知之蓋知之於始事仁考議立時辭至

十八章而固讓也仁宗欲立宗實爲太子宗實辭凡終濮王喪讓至十八章而後就之

故宋史臣贊英宗膺繼嗣之命執心固讓者將終身焉

宋神宗

仁英相繼承平日久雖富弼有法制不立之慮劉敞

有政令不行之語蘇軾有滋漸之請何劇有感竊之

說[illegible]然治國如治病然止可用艮劑徐理未可

以攻擊而肆之藥驟投也劉定之論治國如治室然止可

因其缺陷修理非大壞未可便創也蘇子神宗於此

時計治謂宜集群議爲耳目任老成爲腹心范鎮進神宗表

以除壅閉之奸以養和平之福上表司庶幾康哉之歌

可坐而聞也而天象示變於紀元之始熙寧元年正月朔日有食

之地氣垂徵於洛陽之鳴洛陽舊無杜鵑邵雍于天津橋上聞杜宇鳴嘆曰地

氣自南而北南人自此用事矣天下治亂之機於此而卜由是王安

石以新恭入對安石入京越次入對而朝多事即其君臣相遇

之深帝謂安石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者少之拱深堂之堯舜坐咨

席之皐夔張唐英曰安石以堯舜望神宗而自任爲皐夔將期和氣襲萬物

而歡聲達四表[illegible]

聲達四表乃主之以一己之拗性濟之以九重之偏任司馬

光曰安石不曉事又執拗神宗不偏任之後程子曰[illegible]

之禍吾黨亦有以激成之也繼之以諸君子之激成但見其託言以經術經世務帝問安石曰人

言卿但知經術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而於世務盡舉而更張之初

與諸賢爭辯新法時人謂安石生也公亮老也唐介

嗚呼當其時有濂溪周先生倡明道學周茂叔起爲當時斗本文字子隱誠而倡明道學作太極圖及通書發先天之秘以繼千載絕學之傳堯夫之皇極經世得庖羲之心畫邵雍著皇極經世明伏羲并圖之旨張子之正蒙西銘張橫渠作以二書會理學之淵源茲皆高文大冊發天地之房于列抽古今之鑰于掩抒固無望本朝之見知如通鑑取名資治成於温公司馬温公之作正以資治望也業已呈之摛睿進書上神宗然過君相並非其人其於資治乎何有故愚嘗謂周之衰也治統隳矣孔顏曾思薪起于下以開斯文之脈宋之衰也治紀混矣濂洛關閩蔚起於下以紹斯道之緒茲豈人事始亦氣運向令神宗之朝求白駒於空谷古文登眞儒於寶署古文職其人聽其言究其蘊宋儒濂洛之諸賢亦有仕于朝者但宋之君不能聽其言以究其蘊言無以小人間之家語註則四海休明殆未可量惜哉其不能也終神宗之世自新法更張而外惟旌徐孝子以粟帛孝于徐積詔給粟帛以旌之舉亞聖公以配享以孟子爲亞聖配享于文廟立程嬰公孫杵臼廟數事有足錄者然亦飾治之美觀非救時之切務也

宋欽宗

徽宗倉皇出奔傳位太子雉堞如累卵龍衣若綴旒論策虜人期必割地得兩河三鎮期必遣質厚宰相宰相宜尋親王何罪期必歸雲燕之人期必增金幣之數中外臣僚未聞建奇策以解大勢徽下勤王之詔云云而淚下宰相當國義不足以毅秦很智不足以賑項虎文騎雖力主和議以圖旦夕偷安宰李綱堅持於內而重愛三鎮之割師道赴援於外而先聲百萬之師京師將相得人方期王備無薦金甌無侵文殊詎殂於虜威而綱之相罷疑爲年老而种亦兵罷師道爲時名將金所忌者上以爲年老而解其兵柄京邑之間夫耕不變婦織不寔古項走騎如龍行車若水古賦以供虜人虛喝之求竟以三鎮爲賂以同北去之戈也金得三鎮之詔不候金帛足數退兵北去智者於此時事揣之金人孤軍深入勢不能久聞李綱种二公名即不割地亦退何宋之庸儒爲虜所刼至此也甫受古城之虛名旋釀三鎮之寔禍宋事安可爲哉所可爲者謂宜於虜之退時用李种之策出京騎銳卒以擊其半渡尤宜於虜之退後用吳敏之策檄天下精兵以固其

三關頭爲一意宴安遂寘邊事於罔聞不管河北界而管秀才解此時多爲不急之務如後春秋科大學生免解不管肅王而管舒王不籍軍人而籍黨人不理防秋而理春秋此類假當此時有論金人聞之愈輕中國之不足憚也曾未數月傾國復來先時呂好問言金人得志冬必傾國復來不可不備鋒鏑霜學若覆潦湯以熛沃炭卒乘鱗集文宗古訣若舉炎火以爇飛蓬此正臣妳若君妳社稷之時古語且罷四方勤王之旅金兵日逼張叔夜統兵赴援唐恪耿南仲主和議至撤止諸軍勿前歸令和議得成宜整葉木單以待安得撤止以獨坐窮山宋史句而甘寢積薪之上文心句其所爲退敵計者不過郭京之六甲神兵京謂有六甲法出師兵人呼爲郭尚書劉孝竭之六丁力士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傅臨山之天闕大將劉無忌之北斗神師吾不知空拳果可以冒白刃短披果可以接長戟晝餅果可以療饑而土羹不事家饌否飛鋒內薦禁兵外潰金人攻宣化門京出兵先與後劉傳等兵盡墮護龍河城門急閉虜緣城而上雲梯乘於高雉之上皓亦交於泉魏之下用劉文雉割三鎮未已割兩河未已上尊號上十八字尊號以悅金未已奉衮衣玉輅於皇叔尊金爲皇叔奉衮衣玉輅而未已遣宗室諸王受盟於行營未已遣宗室仲溫士說如金營請和披設喝郎還遲不與交一語必欲邀帝出盟帝之出也帝先至青城上降表請和隨駕金又邀帝王營中吳帶曰天文帝座甚傾直爲若出恐中

寡意請屈身買和或可使社稷不隕宇宙再清

亦既知金虜之暴虎也其貪狠也其殺掠也（劉敞序）非我族類（胡氏註）陰險叵測日持和議爲餌以下釣於宋宋不察而吞之帝還郊之茨未穩而金鑾盟之使臨至迫夫青城再出帝座遂傾（註見上）乾坤翻爲金世界（徽宗先有讖詩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花夢玉乾坤）京師之帝蓮蓬不見主人翁矣二帝九宮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渡河俱北驅之北去犢車出宮氈笠蒙首胡塵撲面驚莎慘骨回首中原且不趙而張不宋而楚也（二帝虜去金人立張邦昌爲帝國號楚）

夫欽之初奔而反也……是傷於之鳥也奚而不得爲唐玄……欽之乘危而立也是杞城之鵲也奚而不得爲肅……蓋徽之無道也欽之無爲也所自來矣而所爲少延宋之生氣者婉容之郄番配（王婉容）而劉孟后之以廢居而留宗元帥不以勢孤而雄戰功……工部不以胡服而謁舊主……姜堯臣之擊務血流……招信尉之庵戈猛拒……

……兩河民不奉詔而爲虜臣……虜地……歐陽珣……不持詔而歸……此皆義氣之未泯於天壤間也尤幸康王已至虜營而得還……復至相州而衆擁……則宋脈之危而安絶而續者不有賴耶……蓋嘗論北宋末事其始也如聽和靖處士……不誅元祐諸臣之黨則雖經安石紛亂而元氣猶存其繼也不邪龜山先生……不罷李綱諸賢之任則雖經蔡童敗壞而亂機猶弊虜兵未渡時如依汪立信沿江之守

……則河流砥柱狄馬不得長驅胡騎既還時如倣周亞夫備兵之屯則神甸戒嚴羌塵安得復合概金人之立張邦昌而北去則其志原無自帝中原之意倘康王如修壘閉途招賢選將以待宗澤之全城……而還居也則雖神驪北去亦奚至匹馬南渡哉……嗚呼皇皇矩宋衡宇一姓入藥……重光而竟至自衛無策與旨懷慇等……頗令後之人憶君王歌宮柳立黃昏而斷腸悲夫悲夫……

（此篇多……博古新評）

忘父忘母并忘祖乎意者祖靈之不肯去而南也問首洛陽世界睹紅巾之號即兩河民心未忘天子而泥馬來迎兩河民聚紅巾爲號以迎還天子而帝以單騎冒雨西行矣天盡將借物付之他人哀江南詞云儒者曰高宗無父無母忘祖以至忘民乎徒收拾殘山剩水臨安詞以羈棲於臨安今年建明堂明年立太廟張綱言今年云云是以臨安爲居之地不復有意於中原云特一隅之鐵甕明州志號鐵甕城爲萬里之金湯僧一行云長安永字步是金甌破可復成安邑西是玉盞裂則不可復完里如醉如夢直將杭州作汴州也遊西湖句云暖風熏得遊人醉云云維時苗劉激於刑賞之不公而思擅易帝位苗傅劉正彥爲江黃之奸所激帝傳太子張浚呂頤浩會兵討之卻藉令非張韓輩韓世忠等亦共以勤王之兵至乃奏洗日之功張浚日趙氏安苗氏危矣奏洗日之功則區區一母氏抱三歲兒以臨多難之邦將若之何宋史乃肉難甫靖而外侮日至金且立劉豫以爲巳助立劉豫主中原豫且通金虜以爲宋寇豫無知人以金人真爲帝已耶遂與金寇宋何耶曾不思已之身屬何人又不思後來將何結果耶帝於奔播之餘僅僅處小朝廷以求活後胡銓上臨有此語天下事方百變如雲萬轉如輪楊誠齋論南宋謂宜赤心張韓等之四將史稱張韓劉岳爲中興四將○華洞曰張俊斬賢害忠以殺岳飛何以稱爲宜改稱宗韓劉岳自小檜倫等之三人胡銓疏言秦檜王倫孫近此三人力主和議皆可斬胡寅之數千言寅上七策首罷和議修德略終有紀綱立國體凡數千言趙鼎之四十事

鼎既四十事大要斥和議主用兵李綱江左之畫綱已貶洞霄宮主上言宜以淮東西荊襄爲大帥屯重兵方可以保全江左胡銓石晉之比銓言檜主和議是欲陛下爲石晉皆當深維而亟念庶可以靜江海於既渡補穿圖於變隆晉文頑反以北狄之奸細程汝言秦檜爲金人之奸細作南來之佳士檜自金遁帝喜曰又得一佳士喜嘆軒日愚哉高宗而銳意信和不復言兵檜徐一微弦云高宗未得檜或和戰尚無定見○筆洞曰翰入而言幾意信和不復言兵既與金人有私約言歸自和以兵得之朝進一言以要好暮進一言以乞盟先將宗澤云云嘆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程史折意抑心語古以期見哀於強虜高宗致書於金有乞見哀之語云豈以一和之後還我兩宮耶復我疆土耶完我億萬生靈耶韓世忠敗兀术于江中兀术勢迫乞哀世忠故不得不爲父母生靈屈耶先帝逐我兩宮可以相全我帝后春秋高所以曾不思敵之欲和者愛梓宮未還太后未歸巳以求和議速成也不憚屈我耶抑欸我耶張闡語而顧可齎金以槊盜挈肉以伏虎耶蔣誼語谿壑之欲難滿金石之約易寒李綱先時言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屠腐舌敝古語說無成功蠢我方欽兵以俟和彼益乘和而進兵金所徽州郡甚多射虎將軍落鵰都尉曰震聲鼓以驚鼎全王逆亮侵南作驚遷爲詞云和亦何益之有哉況六飛一次平江帝親征而虜數十萬衆遂震怖不敢南下宋史則退避之與進擊議和之與治兵

李綱語孰得孰失當有辯之者（鄧闢啓）使其乘此銳氣率諸將而前將五國夷城（徽宗與皇后鄭氏俱卒于金之五國城）不至埋萇弘之血（昔周萇弘血入于土三年血化為碧）兩河夾岸飄然楫祖逖之舟（昔晉為劉所亂逖欲清中原擊楫中流）宋事且於澶淵之役後先濟矣惜哉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朱考亭云）朝臣以梗和而罷位（韓世忠趙鼎陳與義晏敦復王庶張燾李光秉皆擬言不可和與罷張浚出入其說得容於佗戈成斬日以斯蓋知後之為人也）小人以附和而晉官（如此者甚多孫近附檜進得參政）甚之如岳飛者志將矢天地功將唾燕雲（飛上表有此語）而十二金牌竟招回於檜賊之手（飛屢敗金人幾復全壤坐朱仙鎮金人畏岳爺不敢動檜謂曰不殺岳飛和議不可成假以金）

（牌招之班師一日十二至岳只得班師事業大壞）是一日而廢十年之功也（飛班師泣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日）是四海而廿三分之一也（飛一班師凡所檜誣驚與）（從州土盡為金有周德秦日三分天下金有其二宋只得一耳）諸將罷三岳顧（二子有反狀而張浚除成之殺其三受于）飛死之時日星隱曜山嶽辟形（花僧菴岳賜樓記）徒令宇宙間義氣發於施全之一身（全為岳飛之部將賭中欲刺檜不克而死勝翁曰宇宙間義氣云云）自是割州郡（割唐鄧商秦守地以畀金）而壞愈壁自是備藩方（帝上金人表云既京恩造許備藩方）而名愈卑自是增歲幣（銀絹各二十萬）而費愈煩雖醉行湖岸（高宗西湖夜歸詩云非醉鬧行湖岸東馬鞭敲鐙響瓏璁）歌擁戟門（高宗西酒巷又詩云歸來太放笙歌散從戟門開燭影紅）而捫心自揣能無深作耶

可離長而往

宋高宗後

高宗若初用李綱之策循江而守以為內固之資繼任岳飛之戰挈颭而脅以為外攘之計亦何不可以要虜之奉先靈而還宮亦何不可以要虜之歸侵地而復宇願乃殺飛以成和成和以歸其父之喪以脫其母之命（和議成何鑄使金懇請歸徽之喪及還帝母韋氏金從之）帝曰吾忍辱為遞父母之故檜曰吾主和為帝全倫之故（許綱鑑）第不知父母之驚魂可念祖宗之故業亦可傷（周靜軒言步母）更嘆（旅魂固宜還而祖宗之壤土不可棄）岳少保以戰而復地之功反受戮秦奸相（岳稱少保秦稱奸相亦書法斟酌處）以和而割地之僭反受封（加檜太師封魏國公）吁嗟乎少保也學不矯詔以進兵候滅金之後歸而待罪乎吁嗟乎奸相也何為坐偃月之堂而又來格天之閣乎（帝以和議成賜檜一德格天閣字懸于閣上時有諺云宰相一德格天望帝九重窺口業紹翁題岳王祠詩云漢漢擬臺空偃月堂尖大像在凌煙）尤吁嗟乎張清河也（張俊封清河郡王）何附檜殺飛以共成和議而誤天下乎（後檜私議而不顧宋之天下先正非之）何今日事趙之張岳不如古昔事趙之廉藺乎浚也疎鶩鶩之班而孤危王勢檜也復膺犬之報而搏噬巳憎（程史仕盡言云云）厥罪均也檜且欲自逃公論而為之禁絕野史（禁人不待）（紀進朝廷政事以滅巳之過惡）以滅巳之惡迹為之私領實錄（引自巳于）

燒及私家修撰寔錄秦氏三世同領史職使以杜人之議端吾不知一家之史可以掩萬世之公否耶新斷又竊富貴之權勢奪造化之鍾鑪程史論檜徙趙鼎於吉陽怨其不附和議竄胡銓於海南誣銓謗訕怨望陷李光王庶之子於宛地幷趙鼎子汾俱下獄通四裔哀含九地宋史斷而帝之幸其第也與踐虜庭何姝賜其銀也萬兩而賜其絹也萬匹賜其孫與綵也綵萬緡錢千匹與貢虜幣何異榮其妻子也加其妻爲魏國夫人子熺翰林承旨孫塤堪坦等並除閣職軒曰賊子賊孫俱作金狄之臣甯曾不思自家之眷屬蒙塵於何地自身之袞冕受冊於何人聿爾日金人以袞冕冊宋王爲江南皇帝此與石晉劉豫何異施全一軍士且以義氣發憤前注見

效荆卿之擊秦而帝獨懵然耶迨檜死而始悟其奸逆已晚矣夫既悟之則當大反其所爲而飭中外之防拒劍戟之入宋策乃金人營燕都不聞金遷都于燕一倣汴京制度造戰具不聞金造船造戰具將大舉入寇城門開言路閉諂時有云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由是口和心叛遠去巢穴金人云堂山考云而欲立馬吳山金亮爲臨安湖山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云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看花洛陽虞允文如金賀正亮曰我看花洛陽不知允文何以荅之哭軒曰今擬吞云洛陽之花恐乾坤不爲爾章春也西湖之草木惹動長江萬里之愁西湖有詩云誰將西湖曲子詔三秋桂子十里荷誰把草木無情物惹動長江萬里愁而憂端再始危機交集文西二山國勢飄飄如燕巢飛

集中所詩用曲哀婉悲語此類洞於欽衝道私夕莫甚前人處

幕無志之臣有幸越趨閩之議揚存中議欲航海陳康伯奏曰若幸越趨閩大事去矣幸陳康伯喚起宸斷少仲萬乘之成靜軒曰康伯贊帝親征喚起宸斷少仲萬乘之敗尚虞允文決策須臾金兵至采石允文奉命往蕪湖延李顯忠位金兵充斥鄉忠未至允文立名諸將皆以忠義大敗金人用著采石之績孰謂儒生無用哉劉錡聞采石之捷嘆曰朝廷養兵二十年而大功乃出自儒生我輩其志死矣而我江左彼符秦綱云采石之捷彼載江左之變道之變給少欸也吁國餘三户尚可亡秦因有一成亦能祀夏言高宗時西北之人心未改皆欲從兩河之民降金南宋兵下東南之土宇猶完江以南未經殘破國勢尚可欲慶之岳飛班師則務盜憑也李綱趙鼎康伯載入典機宜宗岳劉韓璘玠並出沒干戈人才尚可用也東京之守舊都以存宗澤爲東京留守保汴京以待車駕全江中之戰虜勢以墜韓世忠大敗金人于江中汴京以待其勢甚恐朱仙擊殺敵議棄汴而歸又敗之于朱仙之北金人又敗于郾城又敗之于兀朮而欲北去兀朮不至有飛撼功在復中原將北伐又生日者曰少保且退兀朮日金牌至功成矣中原大宮立功于此何人書生而何人哉順昌旗幟兵咸乘勝而逐州兀朮入浙中矣宋書以數之之敵望見此旗多怨憂敗走之鋒遂逐之蒞盧也劉錡退走與破其鋒機會俱尚可乘也他如西京翟進提徐徽淮陰趙立提興化張榮之提藕塘楊沂中提扶風吳玠提宿州王德提仙人關和尚原吳玠提應揚熟擊羽報時飛傳百將威稜俱可振也帝車一

獨而虜震（伏平江）帝車再駕而敵潰（詳見鑑）皇靈又未始不可耀也固宜挽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古文）面鐫石鼓之文勒浯溪之碑（皆往代中興蹟）可須史侯之衛頌國不闘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李綱疏）百萬貔貅卒投於江上兩宮環珮空旋於夢中（中興論）則何也蓋無恝勾踐復讎之心無漢光武英明之度（並凌山齋）一惑於柔奸之汪黄重惑於剛惡之秦檜（宋史綱）又安能因敗以為功因喪以為興（胡明貴子語）也哉故但可謂之苟延不可謂之中興也吾尤深慨汪黄之輕貶（黄潛知江寧汪罷左）（法州洪）艾厭於人情（苦時大言汪黄宜誅亟官下厭人情）檜賊之誤國跡滿於天綱（姓氏通典）吾尤深慨張邦昌之以虜勢而楚傾愍其為宋臣（金人初立邦昌為楚帝）劉豫之以虜勢而齊又甚之為宋禍（金人立豫為齊帝以代宋劉豫德金而教金人害宋）宋事至此尚謂能國哉（斷）天道如何呑恨者多（文選恨賦）悼而當時自楊龜山先生（諱時程高弟子）而後有羅豫章先生（諱從彥開龍得程氏之學注從之）有李延平先生（諱侗從羅豫章受學）前以繼程後以啓朱（朱熹）（前師延平）有功於道而未有功於世豈亦見世之未足以行道耶（諸儒筆論洞）至於康侯之傳春秋隱然著復讎之微義（胡安國上春秋注以寓復讎之義諷高宗）和靖之非劉豫（尹焞叱僞使劉豫）凜然堅守正之（之節所養大過人高宗屢授以官辭程子曾謂尹焞能不失其正也）

高風朝廷俱未能究其所用也其如之何哉君子之所取於高宗者惟其能鞏育太祖之後裔（伯琮）於宮中（婁寅亮請選太祖後以備儲貳帝乃命宗室賢選而得瑗）蓄以太祖之天下半還之太祖之子孫而資善堂開（作資善堂以訓東宮）以陶鎔儲德則所以培南宋百餘年之命脈者不在是哉或者以為太宗之曆數已滿太祖之後裔宜承殆亦然歟（謂日亦高宗之念及耳使其有子其能以太祖之天下還之太祖之子孫哉說者謂其心之至公尚未敢許也）

古今治統卷之十九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滇父著

宋孝宗

孝宗以太祖之後（太祖五世孫偁其子伯宗先育於宮中賜名瑗後立爲孝宗）紹高宗之統居藩邸時慨然有恢復之志（瑗初金亮南侵瑗請帥師爲前驅未行）一即位而設武舉十科（史）以練兵選將期復中原而班吳璘之師棄新復地一十三州（璘爲四川宣撫使史浩議棄陝西三路帝誤聽詔璘班師部將連營慟哭金人乘其後遂取宋新復之地十三州長驅乾云吳璘飛此時只宜稱命不班師不爲遜也）豈其初膺大寶尚未審天下之大勢耶乃其倚魏公（張浚）而長城有託（帝召浚入曰朝廷所恃惟公父謂陳俊卿曰朕倚魏公如長城）擢次膺而直氣以伸（初辛次膺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擯流落二十年帝名爲中丞渡江以來直言之臣膺爲首）任顯忠而三軍之氣鼓（命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顯忠復靈壁宏淵復虹縣金將多降者中原歸附）聽十朋而八罪之奸昭（洪州金將多降者張浚欲舉兵史浩欲守和爭辨未決王十朋疏浩懷奸誤國罷浩知紹興靈壁之勝顯忠後宏淵）宿州之捷（顯忠又與宏淵復宿州之地）中外鼓舞（史）臣曰四十年來未有此舉（胡銓言）君曰十餘年未有此捷（顯忠功成帝手書勞之云）英聲義烈懾敵人於萬里之外（帝習射於陳俊卿曰英烈不出樽俎而敵人自懾於千萬里外何待區區騎射百步間耶）使乘此而犁庭掃穴（時劉珙言天命自至反掌間耳）不可以唾手燕雲（初岳飛有此言）而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哉（大奏議二句）奈二

師非協（宏淵恥顯忠隨金人來攻宿州顯忠請宏淵共擊之宏淵遂倡謠言惑衆軍士苦之人軍士聽之遂潰散）謠言一倡軍士且麾扇而不麾戈（中謠言有）大衆潰矣檜黨之遺奸（湯思退）緣符離之敗以爲口實（思退欲乘此勸帝議和乃遣王之望如金以請和）遂取快一朝甘羞萬古（胡銓疏云今舉朝之士皆婦人又有詩云不是長江無天塹只爲南朝皆婦人）滿朝皆婦人多婦人亟附爲軍民休息之說（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言和則軍民得以休息）浮謗如川（劉共父得中山王傳靖安息）聚蚊成雷宰相之言遣使求盟臺諫之言閉關絕約（張浚中等言不可和胡銓云宜閉關絕約以理）且防其六害（張闡言和則有六害）去其十弊（胡銓言和則有十弊不和則有十賀）是在乾綱獨斷以追還遣和之使（銓亦疏胡言）胡爲乎委任思退視師江淮而且陰率金之戰以陽脅宋之和（湯思退恐和議不決陰諭敵以兵渡淮脅宋以和於是金兵渡淮入犯楚州思退急和奏退罷劉寶棄城逃走魏勝力戰墮馬而亡）淮陽之敗又辱於符離之潰也湯之奸罪不減於秦大學生張觀乞斬湯以謝天下豈惟足以絡陳東義氣（先時大學生陳東亦且先時言宜斬秦檜）與澹菴之疏爭光日月（先時胡銓上疏言宜斬秦檜王倫孫近）時師頹勢促倘并魏杞之陳述君威（杞使金人人聽杞言今天子神聖才傑有奮志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安能正敵國之禮乎（杞正敵國之禮而還不發歸正人許損歲幣金人聽杞言棋朝廷命元）又非成大之慷慨虜廷（范成大使金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竦然）安能講受書之儀乎

一等依然考卿依然王孫何日歸耶

成大日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蹤指紛出之金主大駭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毅然不動筆呵日成大之義烈尤兼於陳祀矣當時二人之名並著劉珙謂此時有懷怨之形無懷復之實子珙云劉張栻子後之謂有不忍言之痛而未有必可勝之形栻疏云上懷欽骨葬耀洛之原金趙使使寢之地金人曰爾國舍欽宗陵而請葬之洛山陵如不欲欽之柩我當爲爾葬之是金明示以地與死者之骨而不以與生者之手也山房評諸宋終望江遂祭而不獲一洒麥飯於諸陵之上哀江南詞云云可不爲其心哉不是之哀而入居宮掖則妃嬪之艷滿前劉珙疏云陵寢隔腥羶而妃嬪滿前出試多士則兵革之談置後衆人世中對策謂策士之始語及兵者不過一言是只談兵革爲諱也帝覽之大不悅置之第五中隱大

臣則奸回之黨溢列曾懷鄭文張說沈夏等並居樞府出張栻於閒外栻在朝爲侍講僅一年張說忌之罷知袁州一府老胡銓於茅衡罷而歸不復用夫前宋四賢之詩北宋見仁宗朝方將幸其來也此南宋四賢之詩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濟時皆罷出都人作四賢詩以記則是悲其去也甚之而聽王淮之奸淮惡朱熹指爲僞學惑鄭丙陳賈之言丙賈並言道學之僞帝惑之敝禁道學指朱熹爲道學指道學爲邪氣而遺後來以僞學之名彼至寧宗時以諸儒爲黨而抑之以重辟禍流儒紳寃潰清宰古文則謂之僞乎方欲用人以扶中華之統乃先用奸以倒吾道之戈乎故雖攜杖於宮中鶴林露上王在宮中常攜一漆杖一日遊後苑偶忘之命二黃門竭力曳來乃一鐵精也上有意宮中故習勞苦如此雖

二縣於殿前立木馬於殿前以便騎射雖心行於天下上曰朕心一日行天丁二三遺非不有殊於高宗之鵝擾帝都高宗好養鵝鶴朝自收放士人有詩云鵝鶴飛騰遠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鴈涉漠能傳二帝書試問其於劉珙四事之劉行之有幾珙陳備已用賢恤民求將四事於龔茂良六事之疏茂良罷官時猶手疏恢復六事踐之有幾陳俊卿兩淮之規俊卿請措置兩淮屯田事宜整備有幾張栻脩身務學畏天恤民之諄諄先時一年名對王六七次朱熹誠意正心民力軍政之惓惓上封事詳切諸凡忠言祇同過耳之風內而腹心外而四肢無一處不受病上封事語云何能救時危光祖烈哉所幸者値金主賢明仁恕北史云金主名雍賢明仁恕號小堯舜設

文情流美如窮山水鳴湍文更亦爾東泉帝并林而萋鬱

學養士須經譯史詳見北史全無稱兵犯順之意彼國稱爲小堯舜哎軒曰我國獨不能爲大堯舜乎維時彼不越江而南先時湯思退有此語我不絕淮而北易表爲書改臣稱侄宋史和好相成界山河而如舊宋遣使求鞏洛地金書云和好相成云云故邀亭不鼓烽燧無煌文膽刀斗夜停旌旗畫捲文類集聚帝與上皇高宗得以茅灘演習從容講武於茅灘玉津會宴帝屢朝上皇會宴於玉津優游聚景園中吟弄冷泉亭上挹山光而聽泉流徜徉於靈隱天空之間孝宗作冷泉亭詩高宗賦之日役子杯酒挹山光而聽泉流徜徉而登徜與徜徉於靈隱云不可謂非一時之慶然亦適逢其會也幸金不侵至其設施歸美於高廟壽皇聖政序喪服確

遵乎古禮（上皇崩帝制服三年羣臣屢請易服不聽）事親若此亦可謂考然論孝於此日當以恢復祖宗之洪業爲大孝而徒惓惓於侍奉矜飭於喪葬則亦小矣且得其天位之傳因致其天親之愛則又私矣（山中評）當是時有屏山先生（劉子翬劉韐之仲子也朱子從遊者）佩易之三字（以易之不遠復三字佩服終身）有籍溪先生（胡憲安國從子朱子亦從之遊）悟克已一言（憲曰凡學者所爲只是克已工夫）白水先生（劉勉之從楊時受學後得道臨人爲說聖賢之教朱子從焉因得道統之正）講聖賢道統東萊先生稱中原文獻（呂祖謙夷簡五世孫也其祖好問係希哲有得于程頤之學故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顒正先生抱道自樂屢却金聘南軒先生經世紀年（即栻也浚之子立朝多所論疏作經世編）多所論疏朱紫陽表疏匡持之策不甚見用乃因趙師淵之稿作綱目一大編以垂義於後世（綱目乃朱子門人趙師淵所作而朱子時在紫陽書院詳爲正之故後世傳爲紫陽綱目此山房攷古而知之）自南宋以前東周以後古今得失勸戒犂然天壤之間則當時之詆爲僞學者非千載之揭爲正學者哉（通篇係山房評）

宋光宗

夫孝宗之孝光宗爲太子時亦親見之矣固宜紹庭陟家永世克孝（周頌）乃御於將種之悍婦（李后乃節度使李道之女）（皇甫坦謂其有貴相高宗聘爲恭王妃性悍高宗曰此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也）惑於宦官之邪黨（閹人陳源楊舜卿等用事離間三宮）而致不朝重華宮（羣臣兩朝上皇）（李氏泣訴于帝謂上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重華宮）不視疾（上皇疾三月上臣請帝視疾是后不從）不執喪（上皇崩帝稱疾皇太后代行喪禮）惟日與李氏遊玉津園宴樂（綱目註○長吠編云倘金人以此事檄天下誅不孝子將若何）君子謂徽宗聽奸臣而喪國光宗聽悍妻而喪心（丁南湖宋史斷）以故風驚雨驟黃鑪燭滅郊不成禮（郊忽大雨迅風不能成禮）皇天后土明譴之矣至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丘瓊山語句）而王淮陳賈林栗等以狗鼠之見布毒霧以蔽青天（綱目斷）彼考亭東萊諸賢堂堂正正士人方詡其推倒一時之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胸（陳亮嘆美考亭）即金人亦嘗問朱先生安在而横遭指摘（淮賈等指熹黨道學爲邪氣至寧宗之朝而[illegible]罪尤甚）以基無窮之禍劉光祖疏之王介策之（光祖請除道學之禁王介對策亦極言之）陳亮侃侃論之（上嘉嘆光祖言道學之譏少沮而陳亮侃侃之言帝亦害之）而無奈暴不勝寒傳不勝咻（蘓老泉評係孟句）將吾道之開霽曷望哉（楊句）旣不知有父之恩而子道以虧又不知有臣之賢而儒道以廢（宋史斷）光宗滅絕天

理何以君師人世耶臨朝而仆地固其宜也

宋寧宗

光宗疾眊淵鑒顛迷（留正表請光宗立太子監國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迷）人心惶惑（光宗稱疾人心皇皇國事搖扤）賴趙知院（汝愚）持危定傾乘龍定禺（汝愚嘗夢孝宗授以鼎背負白龍升天後期嘉王禪位王以素服御極）奉太皇太后之命（後鄭湜言汝愚持危定傾安社稷為悅）而掖皇子入（嘉王名擴）素幄被黃冠（史綱）以黃紹丕圖（宋子言陛下裳名云云）是舉也或謂光宗無命不免於擅（胡氏斷山議）或謂光宗疾瘳將何以處（立嬗）儒者曰汝愚之所行者權也汝愚之所恃者以有太皇太后命也權不可以易行故留正先期而去（留正請建太子恐他日難處議屬與五數遂去）太皇太后不常存故汝愚後禍難免盍留正異姓之卿也可以去則去汝愚同姓之卿也可以權則權第汝愚當定冊時宜設計以杜韓侂胄勿令其預事可矣即預其事則宜飽其所欲授節鉞俾外鎮可矣借汝愚之智未及此也吾觀其相帝之初政貶內侍（陳源等十餘人）名大儒（朱熹）增講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為講官）天下忻忻望治（史句）其勛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後李沂留汝愚疏請）使其澄襟遠慮力挽洪流痛清奸轍（宋史稱汝愚宜澄襟遠慮云云）則鬼魅不跳於岩嶢鸞鳳清見於郊野（竹理幽暗岩嶢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豈惟一朝冠紳之幸亦千古學道之福也顧始既與侂胄共策（嘉王之立侂胄共定策）既

又與侂胄同朝使之虎據內廷根黨連固(史臣曰內定不得出侂胄于外使之虎據云)由是用劉弢之謀引臺諫之類(與弢內不得)以內批而罷朱熹(心懷不平教侂胄以內批引用臺諫使其進言以排斥汝愚章)以內批而罷龜年(熹久任於外名用入朝甫四十六日侂胄言其迂闊不可用因罷之)以京鏜計逐趙相而一網打盡(龜年上疏救朱子反罷龜年官而進侂胄職)(也侂胄欲逐汝愚京鏜曰彼宗臣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加十不遜於忠臣(胡紘媚侂胄劾汝愚十不遜奏)而列為偽學之魁(偽學之籍以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為首)為之構十四非於儒臣(偽學之籍以朱熹彭龜年陳傅良楊萬里蔡元定輩五十九人)而指為偽學之黨小人之禍烈於湯火君子之棄輕於瓦礫(楊誠齋語)呂祖謙訴諸賢之冤而外寘(祖謙訴汝愚忠及朱熹大儒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可罷斥侂胄怒出祖謙於韶州)楊宏中救正人之出而遠流(宏中華六人辯汝愚之冤并論李沐侂胄以言斥逵)汪逵辨正學之實而被斥劉光祖撰州學之記而居休(侂胄以言而逵怒)倪思以不妄疏而免官(葉翥劾倪思要思列疏偽學思不罷官)黃黼以不留過而削職(黼言人主不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呂祖泰又以極論道學之禁而發配於遠州其病風喪心之徒(祖泰曰今之附韓氏以求美官者皆病風喪心也)排門塡戶(言方)附韓氏以求美官悠悠塵風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文山方言策)有由竇之尚書(許及之二年不遷見侂胄垂泣屈膝侂胄生辰及之後至門閉不得入遂由竇而入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有嗥叢之侍郎(侂胄過山莊日此眞田舍間氣象但少犬吠雞鳴而同侂胄大笑因嗥叢為侍郎乃趙師睪也)有誓死以報恩(侂胄引進陳自強自稱曰自強誓以一死報王恩)有托名以逢鈞(以報恩主甸見則稱恩王恩父)聽(程松進姿于侂胄名曰松壽侂胄名日何與大諫同名對日欲使號名當為鈞聽)有為之腹心有為之爪牙(京鏜謝深甫鄭且為何澹為心腹有全爪牙)皆然若蝨投暮燭種種然若蠅觸曉牕凡盤踞華津馳列要路者皆頑顙無恥隻垢無節(傳漢武帝策賢史良)事日非曾不知有天子在上(咲咲軒日一朝美官)載歲士風一至此劉下國極矣然諸犬獨韓為美官也而寧宗一大笑可為之大笑可為之大笑一致令宗人之任韓至此哉(宗人入試題詩容駙云路人)應試者詠趙姓不如韓(眞作親王看姓趙子今不如)

京師之救火者詠祖靈飛上天(京師大火太府俱焚惟韓府衆力救韓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朝)廷成何象哉噫邊鄙告寧則廟堂生故庸邪攬事昏懦不君(俱文古)不至極敝大壞不已也旣以安內為厭常遂以外釁為快意(辛棄疾勸侂胄立邊功以自固鄭挺鄧友龍附和其說以用兵)於是謂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讎而下詔伐金(上二句詔語金郎日以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金主日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在金也宋自取禍也)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乃輕舉妄動以起兵端(兵敗御筆批貴侂胄曰宋自取禍任圍柄後兵敗起兵端筆削日宋自取禍也)(韓禍宋亦以自禍也)夫金之讎刻骨不可忘宋之根沒齒不能

[illegible]是哉史許但此詔不見於紹興高宗年號不[illegible]而出於侂胄手筆則公論[illegible]功以自固也賊希倖有議則是而時則非李右轄蘇其總戎者[illegible]是吳曦一背梁之子也倪倬羨斌等並委瑣之[illegible]中書[illegible]本羽檄交馳無戰不衂金人乘機入寇二句古文前者敗[illegible]蜀口江淮之民血丹原野肉飽鋒及[illegible]胥相望史求然後求和於金金人責以五事[illegible]和金人言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首人四犒軍五求韓侂胄之首乃求首禍之臣[illegible]前函韓蕘二首以易淮陝侵地史時侂胄已受史彌遠之殛彌遠暴侂胄之罪于中外而殛之暴罪惡於中外矣疾雷

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六韜言權作威者一旦勢去禍來疾雷不及云云勢去禍來屍難自固自誤國之罪言斬棺之慘未足以償斬侂胄棺首以應金自息兵之計言奸宄之首亦何足惜樓鑰言侂胄之奇韓琦孫故云而社稷包羞國體示弱張氏史斷不亦孔之醜哉詩時和議既成威弊未殘然兆錯誅矣能保吳無叛漢乎於期入矣能必秦之忘燕乎時大學生有詩云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所幸值者蒙古起煌煌之寶色於沙中時童謠云鐵已壞金不完沙中有寶色煌煌應元起沙漠也而破紫荊入燕都元破金人紫荊關竟入燕都而有之金人挫銳於北因求息肩於南元鐵木真稱帝幹難河金遣使于元因求和于宋而我國乘失時之項掠據

地之虜金人敗遁下詔伐金詔日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八載逃之宗政敗之於棗陽孟宗政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反李全擊之於曹庄金人寇淮西全與之戰於化湖殺金將金人解諸州之圍去全追殺之大敗之于曹家庄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故王金張林以山東諸郡路李全來歸其去詞舉七十云似爲少伸積弱之氣史評乃將帥方繼岳武穆之功丁南湖二新泰陽之役孟宗政扈再典合力取棗二將恭然有岳武穆之風也而宰臣又踵韓侂胄之跡宋史言帝相史彌遠是去一侂胄又得一侂胄幸帝之[illegible]危史至皇嗣國統亦敢乘機伺間以逞廢立之私初帝立皇太子竑帝崩彌遠矯詔立貴誠廢竑爲濟王宋之家法最正后德最賢傳授最明新安胡氏新宋史云自彌遠與楊后廢竑立昀貴誠先名

立後改名昀而家法掃地矣胡氏斷湖州之兵貴誠雖出於無意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爲主而竑不知也而潘壬實執於有名彌遠不惟殺壬而并以弒竑權奸之罪其能逃耶論者責昀不效叔齊之遜國而效唐文之殺兄胡一桂論理宗云云然于竑當日之死彌遠矯制也陰刺也未必出昀之意也綱鑑紀有觀其對眞德秀倉卒之語眞西山言于理宗陛下處家庭之變不及舜之處象帝日是亦一時倉卒及後日故帝王官爵之封則理宗始眩於奸臣終良心未泯也于誅彌遠之心初矯於立昀蓋欲自擅策立之功以要權而市寵旋陰於弒竑又欲早滅宗室之議以免禍而全身小人

之狡計無窮如此（筆削曰彌遠之罪惡又甚于韓侂冑以多難之國而一壞于韓侂冑再壞于史彌遠區區弱宋安得而不亡哉）

宋理宗

理宗之立史彌遠雖有定策功（事見上）然君側蠱媚（指彌遠與賈貴妃）主德從虧李全播楚州之亂而朝廷不問（全叛楚州隨自清州攻東平彌遠寘不問）胡夢昱訴濟王之寃而遠州投竄（彌遠竄之）真德秀豈真小人哉（梁成大日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胡爲以煥章侍制而罷祠（初召德秀入對甚許未幾爲煥章閣侍制數十日而罷祠祿）魏了翁果僞君子哉胡爲以工部侍郎而遠黜（了翁亦罷理道甚明殺于清州）朋比用事者三凶居路（梁成大莫澤孝爲彌遠鷹犬人目爲三名）四木當途（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俱附彌遠人目爲四木小人之名）三大大同除（梁大方胡大昌丁大全人目爲三大犬）六君子遠竄（太學生陳宜中林則祖黃鏞曾唯劉黼陳宗將稱爲六君子）閻馬丁當國勢將亡（閻妃寵丁大全馬天驥當朝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于朝門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八字報於朝門之上而不悟郎當以太廟之火（大火太廟焚彌遠宅以衆救而免）示以角出之慧而不悟（慧星出于角）心如天地日月而爲外戚近習關而食之（包恢言于帝曰陛下心如云云）於十步之外不能見也於百步之外不能聞也（自樂天語）尚安望其內治外戚建功不朽耶故當其時僅能平叛帥之亂於中土（李全以清州叛峰家占擾度江浮海命趙范趙葵平之收復淮安）不能窺新隣之變於外夷（時元新興寢金有攻宋之勢）方且藉元之強以圖金之弱方且邀元之德以報金之（讎北史讎宋評）蒙古許以成功歸地（蒙古）

所斥范蔡兒辱也

來共約伐金許功成後以河南之地來歸）而遂以兵會蔡州共殲宿虜（元兵入金汴都金主走蔡州元復圍蔡宋孟珙以兵來會於是共入蔡而金遂亡矣）是役也寶衣投焚於列燄（蔡城破金主取寶玉置于幽蘭軒環之以草舉火自焚）遺禽悉就於俘虜（合上句皆城金露布語）照碧四（金亡又立其王承麟元兵入四守緒於路碧宗）而蘭軒燼（詳見上）酬五國城之壘（先金人囚徽欽于五國城卒）守緒火而承麟兵（守緒焚死承麟爲亂兵所殺）贖重昏侯之咎（先金以徽宗爲昏侯以欽宗爲重昏侯）亦似爲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也（與太宗時）然敗衂於元人之手鋒而收功於宋人之一劍（元史）所謂碌碌因人成事爾（古語）卽獄庫藏骨太廟告成（宋獻金俘于太廟）能無厚顔耶合謀雖成伐蔡之功假道實有及虞之勢（後元兵通宋帝下詔罪己有此二語）謂宜外通和好內修禦備（眞德秀上劄有此語）深味眞德秀之三劄而思中原不可力求再味魏了翁之六要（了翁陳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爲守邦之六要）而思當時所爲急務縱未必遽能走方良逐野仲（博物志二惡鬼物也）而亦可以固吾圉（左氏）奈何聽范蔡婦人之謀（蔡欲乘勝以取中原人曰此婦人之謀也）倚全子才小兒之役（理宗詔衞范蔡云云振盟開端會兵于汴以自促其闕）妄意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喬行簡上疏云云發遣八陵云云）而敗盟開釁興師趨汴兩又未交萬衆悉斃（元兵至洛陽城下趙葵子才未及交兵便走大衆由此而潰）覩禍變之在目如疾病之切身（時屢爲元兵所敗帝

下詔罪己有此語）噬臍何及哉自是蒙古乘之（元責宋敗盟興兵南侵）而陷郢州冠眞州攻黃州城利州下海州圍鄂州（[illegible]）（史鑑）川蜀江陵襄漢之間無日不干戈無人不介胄（[illegible]）北方未可闚南方先騷動（先喬行簡曾言及此）紅舒敗元於眞州杜杲禦元於安豐余玠治元於蜀（[illegible]）之孟珙擊元於江黃劉元於襄陽爲之復郢從楚金戈捍處似可以靜狼煙清鳥道屏障天地（西山[illegible]）（道日擊狼烟誰念干戈永息肩李大地山河）然左支右吾東撐西倒（[illegible]）句宋之宗社如葉上之露（許浩論）宋之天下如駕百漏之舟於風濤浩渺之中（宋方秋崖本朝事勢論）事勢危疑朝野震怒（史）內侍有遷都避狄之請（內侍董宋臣請遷都四明羣臣並言不可）乃止萬馬幾亂斷臨警蹕矣（時汪雲詩云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而賈似道陰乞蒙古之和以退敵（似道私許割地稱臣增幣以請和元兵解鄂州之圍而去○[illegible]日彌遠特逆於不量力似道則明有心以欺君）陽獻諸路之捷以媚君竊榮華於一己忘大禍於國家（靜軒論）較韓史不尤甚哉且戊已和矣而幽其脩好之使以掩其僞和之情（元遣郝經來脩好似道恐其至洛前露其抑議之事乃囚經于眞州）市怨結禍實貽於此（元下詔曰遣使脩好而半年不返彼當以信義自居理當如是乎于是曲阿迷）（教兵大肆南侵）是直在元曲在宋南侵之師方執言以相問此何等時也而猶將山川寸寸以量（時有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

把山川寸寸量卽使一寸加一尺也應不及當封疆又更其田制諸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分寸皆有稅以爲割股啖腹之計貞觀政要中有此語流毒生靈不知將何以足食而足兵也終帝之世一誤於史彌遠再誤於丁大全尤重誤於賈似道則甚誤理宗之闇也所可取者以理學久晦帝能廣求遺書而塋花蜚露光臨太學而談經叢芸文心雕龍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贊亦道統贊頒國子監立後親書朱子白鹿洞學規賜示監中書生進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張橫渠朱晦菴張南軒呂東萊之祀俱有封爵從祀孔子廟而斥王安石天劄一頒吾道增氣龜鑑美淳祐間諸從祀孔廟語如集衣冠軒冕於青天白日之下張時太美云理宗云云至於王安石之黜也不惟靜吾道立說之澤而尤足以雪宋襄所由來之恨南士攻語新倒介甫甚確又詔眞德秀講大學衍義又詔恭王府講通鑑綱目又詔莊文府講論語集解且御製有記學規有頒示員有箴寶善堂有諭白鹿洞有勅於書爲無逸一篇於詩爲思無邪一言於禮爲無不敬三字訓廉銘謹刑銘訓廉銘有記於家痒了民之語謹刑銘有係赤子慎庶獄之語筆謝曰此二銘以飾史治千古蒞民者可書之座右以飾史治崇經術考德行以陶人才此其發揮注措前以啟百餘年洗埋之宇宙後以基千萬世開朗之人文宋史謚議有此語厥功豈渺哉惜䖏言不能施之實用

文事不能濟之武備昧小人勿用之訓易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失君子如祉之思詩君子如祉亂庶遄沮理宗之理何益於國耶

宋度宗

理宗儲訓甚嚴皇太子雞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議所政入講堂論經史至晡不輟率爲常例（詳見宋史）固宜其於天下事練習久而智慮豁了（凡機亂與衰）可望也而於觀其所得於訓者惟升孔伋於配饗進顓孫師於十哲（十哲內已無顓孫子於上乃進子張以足十數筆峰曰此事尚當諮議何必將十哲之名盡見于常在陳蔡閒哉如諸大賢則澹加王澹臺滅明漆雕開南宮适漆雕皆可升於堂上也奚止十子張又奚必拘于十數）列邵堯夫司馬光於從祀三其講官（經筵講官三人）二其學長（每學設長二人即後世教官之始）恩其諸生（即後世生員補廩之始）僅僅能繼理宗之理焉耳矣而天下之安危

凡許去之
盍亦觀焉

人主不知以至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闔不知（馬廷鸞對帝云云）粉黛充溢下陳宮宴設備排當（排當時上宮宴名）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陳宗禮疏云云）國之重任一委之奸臣（帝以似道爲師相而不知其奸）而似道敢託伊周效尤卓莽（窮合上言似道云云）佯爲避位實則貪官（似道屢請去陰使其黨留之）使乘其僞辭之時而能加以實罷之譴則君側一清邊鋒可定汪立信沿江百里之屯不至見撓於前（元兵破襄陽呂文煥降元立信致書于似道言沿江七百里地宜百里一屯屯立守將似道得書罵曰以賂賊）文天祥境內四鎮之策不至見還於後（南地爲元兵所破碎天祥議分境內四鎮以廣西益湖南以廣東益江西以福建益浙江東以淮西益淮東立爲）

西閫以重兵守之時賈似道已竄死而其黨以天祥爲迂）宋事不尚可爲哉詎意權奸之蔽錮已深至於一請去而不許再請去而不許三請去而又不許（帝言師相不可一日離吾左右）吾不知賈賊有何能以沒入帝襟而寘於懷（經）哉又不知帝以何功德而留戀於賊臣哉弟見宮嬪報襄陽之圍（帝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似道曰何以得此言道文嬪言之似道誣以他事賜死此女子可謂嫠不恤緯也而死于賈之手賈之無襄陽也是無宋也帝之無此女之言也是無天下也）忤奸賊而死貴嬪謝方叔馬廷鸞輩俱扼於奸賊（諸公俱上書論似道而去位）而力辭去位即以舊相家居若皮龍榮亦斫於奸賊而飲藥道卒（帝偶問舊宮皮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復見用乃竄於衡州而道卒）斫賢害忠以

有明天陽之失亦紅西年而先有崇宗尚水知也在非一難詰

固寵襲珠璧玉以積賂（史斷）有言及邊事者立見罷斥日遨遊於湖上畫舫山上璦臺（似道遊西湖景）（覽見）擁蛾眉（陳玉）（善詠似道湖山圖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踞鬭蟋蟀（似道于葛嶺起臺榭與羣妾踞地鬭蟋蟀）葛嶺有平章楓宸無宰相（時有士人嘲吟此二語）虜兵危急且陰請居中以運天下（似道佯請行邊陰遣臺諫言莫若居中以運天下）已而樊城失守（元兵陷樊城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襄陽繼叛（元兵迫襄陽守將呂文煥降）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襄樊在江北江南）天下大勢十去八九（汪立信言似道）平章平章（兵不至呂文煥以城降元二城既失東南不可守矣）（似道于湖上作半閒堂與羣妾鬭蟋蟀有狎客戲之曰此果軍國重事耶）軍國重事果半閒堂中可了耶曷不以鬭蟋蟀者鬭百雁之來耶（時有百雁）

既不能守又導寇之奸臣叛賊千古寒心

來之謡應元將一品之曾參曷不千萬人吾往耶（通飢）（伯顏之來也叁日有佞人呈頌云祿衣宰相古無一品之曾參家服湖山令有半閑之經旦）初劉整之以瀘州叛也（整守瀘州元兵延似道不出援兵鄧以盧叛降元）輸敵人以險要（元得整因知山川險要及宋召爭之虛寔）而元始得以窺襄樊（整爲阿朮謀造舟師水戰遂延樊城襄陽）及呂文煥之以襄陽叛也（樊城既敗文煥告急似道不發援兵文煥以襄降元）闕敵人以門戶（襄陽既失劉呂二人爲嚮導伯顏大舉入寇南宋之亡也非元亡之也乃劉呂二人亡之也又非劉呂亡之也賈似道亡之也）而元遂得以下淮鄂（伯顏入郢入淮阿朮趨鄂漸及臨安華峒曰吾又因是而見宋朝無人矣倘有二三忠臣義士斥逐貴賊而大發援兵以圖襄樊天子亦不得不從君既昏而不知舉臣又懦而無爲哀哉）夷氣拂動無一城不創殘無一邑不潰蕩（文天祥上書云）半壁江

南無一寸乾淨之地（汪立信言）似道不得已彷徨出師（鄂州既破舉朝大懼羣臣並請曰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以兵次蕪湖）予想舉朝並請師相親行逼賈也寧肯留取一半與公閒也（先時有佞人頌賈半閒堂云人間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予又想詔四方勤王自李廷芝外無一至者惡賈也以坐聽兩千里馬所馱制書何爲也（似道出師軍容甚盛五丈飛虎旗三簷五鳳傘千里馬二一馱督府印一馱制書都人罷市兩觀此可喙敵人否）似道聞劉整之死以爲天助（似道曰劉死吾得天助也劉整宜其久矣天豈肯助奸相哉）僥倖於成功不知元之猘也如彊弩之射潰癰（韓安國傳句）如利劍之齒腐肉（枚乘傳）宋之靡也如青飈之襲猛狗（漢文）如蛇背

整固應死賈賊於此而亦賞快青矣何得

揚州之敗孫虎臣之殺耶予固哀其死之不早也

之拒走輪（虞初志）加以孫夏二師弗協（夏貴失利于鄂恐督府功成又忌孫虎臣新進殊無鬭志）大衆齊潰十三萬精騎一付之江流（似道與孫夏兵盡潰于江上）二千餘戰艦盡化爲烏有兩岸鴨聲（軍潰兩岸皆罵似道似道以旗招之各罵而弁散）尚豈揚旗所能招集單舸走入揚州心驚骨折（秦少游集句）而虜人乘勝長驅（盡陷江淮東沿等處）到處平夷（元倫頊詩云馬首輕從嶺外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且雍容凱歌細嚼梅花詩耳伯顏入建康而破碎之國家方以一女人奉一弱子（此時度宗已崩恭宗年只四歲謝太后臨朝）自衛無策和之不得（似道勢窮乞稱臣增幣伯顏等不許）遷之不可（似道臨敗請遷都王爚及宗學生並言其不可乃止）其亟盡之緒何異踐薄

冰以待白日（古文）抱羽毛以赴烈火（外傳）雖張世傑以兵入衛（世傑分圖道兵與諸將其禦）文天祥以兵勤王（天祥久已致仕聞詔合郡中豪傑結溪洞山猺有衆萬人起而勤王）李芾之赴義徂征（芾久已家居至此集壯士三千人赴援）廷芝之奮勇先倡（李廷芝最先入援元後屢力戰以禦元）忠臣競矢其謨壯士咸肆其力（陸機辯亡論筆峒曰諸人何不先發待事勢潰而後肆耶日先時以賈賊之在朝也）元人風馳電擊（古文）已扼其吭而有之（戰國策）內僚叛官離次外吏委印棄城（時太后詔榜責臺臣有此二語）卒散於陣民犇於邑（辨亡論）星關中天（有二星關於中天而一星隕）日晦如夜（綱目）會見中邦之化爲胡域南民之變成北隸（左慈悼將文云）也道獨松之怒一激（元使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元益進兵攻）

遁獨松關張濡通走皋亭之師遂次（伯顏兵次皋亭山遂至臨安）斯時也雖放似道於循州（羣臣爭請斬似道太后不許但安寘循州筆嗣曰太后亦婦人之見也殺亦晚矣而放之何爲哉）殺似道於漳州（似道遷漳州孫虎臣殺之筆嗣曰前此孫虎臣安在）亦何救於誤國之禍哉陳宜中以宰臣而遠遁（宜中遁歸於溫之清澳）夜雖復至志蓋在觀望之秋（誅心論）謝枋得以書生而迎戰（疊山以書生起知信州戰不克棄家變姓名奔建陽）功雖未就義已在慷慨之刻諸凡神州赤縣星羅碁布於宋疆者或降以（全軀）或死以全節而聖太后奉璽迎降帝㬎福王謝稱聖慈以甘往（恭宗與福王進謁元帥稱謝聖慈遂與皇太后福王與芮皆北去長黨編云不能死社稷后不能死祖廟）君曾不及太學生徐應鑣之與其二子一女并死也又不及諸樂官內侍女之百餘人水盡也（宋史載宮中女投水自盡者百餘人）豈錢氏納土（宋先太祖征錢俶俶以土來降）李氏啣璧（太祖征李煜煜啣璧以降）皆宋之故法耶（先押如元軍請和伯顏曰兩國何殺獨松關使人錢氏納土李氏啣璧是爾宋家故法）那奈敵不綱楚囚空泣（句外史）亦甘心臣虜而無恭耶（諦聽氏）

嗚呼帝與后之北去也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闕山月（王昭儀從與宋謝全兩后被虜北去王昭儀作滿江紅詞有此二語）其辱身辱國尚堪回首故山哉（臨海王氏女被虜不屈有故山不堪回首之句）漢上繁華江南人物一旦掃地（徐賢妃被虜不屈作詞有此語）可爲大哀也

宋端宗

宋室封疆一旦畫餅（岳州破時有韓氏女不屈被虜赴水死三日屍浮裙帶中有詩）（云本朝國封疆誰意知畫餅）三宮（恭宗皇太后福王與芮）既北二王（廣王昰益王昺）僅留（時尚在福州）此亦程嬰存趙之時也（張時泰曰程嬰公孫杵臼能存趙而張世傑陸秀夫不能存趙者皆天之所爲也）張世傑文天祥陳宜中陸秀夫輩再張絕律復燃死灰（荒氏史話）宋奉益王而即位福州疆土存者幾何軍卒衛者幾何（海還兵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淮兵一萬）居座未暖虜及交臨（元兵分寇閩廣州郡皆破）及而猶越海島（宜中世浮奉帝航海）驚憂井澳（帝奔遁至井澳風幾壞舟因得驚疾）太后垂簾（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自稱奴）宋朝臣正笏（每會朝於沙洲陸秀夫正笏北面如立治朝之象筆峒曰豈顛沛必於是）

耶蹤儼然母子君臣之誼而淚漬朝衣（朝臣以衣拭淚）寧比流賈誼之涕慟韓琦之哭哉（宋魏鶴山論云）帝崩之後（端宗即位三年崩）餘燼寒矣（古文）枯條莫肄矣（古文之騎而後生詞之肄）將散無友紀矣（經）陸秀夫猶扳度宗一子而立之（端宗崩）（羣臣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安寘之）蓋延一日之宋以拒一日之元亦以盡臣子一日之心也（後元人責天祥天祥答以此語）弟惜張陸諸公胡不爲夏臣靡也（夏少康中興之臣名靡）潛其君爲有仍氏匿其嗣爲少康主（羿浞亂夏靡匿少康子於有仍之國俟其長而以衆佐誅羿浞以中興）溟渤潦渺之鄉詎不可以藏孤君之跡俟其時有可爲則使哉而出如終不可則存趙氏一塊肉

後秀夫爲元兵迫負帝投海太后日我爲趙氏一塊肉忍死至此而今無望矣仰天大慟遂赴海而沒宋史
亦不至葬魚腹中也計不及此而遷延閩廣間崩
彼敵人見秀夫之正笏悶世傑之造筏張世傑退大舟奉帝居其中正笏註見上其能我容哉嗟夫碙州豈翔龍之所帝崩昺即位蔣之碙州登望有龍騰空而復上旋以陰而不見厓山豈設險之區世傑以厓山爲天險可恃乃奉帝移駐於此
自古有御座於舟而徵糧於陸者耶從溶海復搗以給軍需乾坤寄於水上唐詩乾坤水上萍舴艋交於滄溟文山詩云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舴艋交滄溟俄而砲雷飛箭星落文山詩云天風予雨來有海懸一砲火雨飛箭星落南人愁北人樂文山有爲楚愁爲漢樂之句旗仆維絕元張弘範襲厓山南兵不支檣旗皆仆世傑斷維而去秀夫負帝沉斷浮屍流
血水中軍皆溺太后少帝俱赴水。筆嘯日太后少帝之設猶愈於謝全兩后與福王與黄之靈慈而北也並作厓島孤魂昔賢有詩詠宋元之士魂錄厓島孤魂漫湯斷居唐匡馬嘶此指元順帝句河海已吞崑崙莫扶文山詩南人志試扶崑崙北人氣吞河海黃犀果在否杜詩六飛知何處亦文山詩句傷哉三百二十年之祚先時賈似道出師嬰費祀編示之宋曆三百二十年一於斯竟斷何令浙海有靈鍛拼隸元兵屯浙江沙畔太后祝日海若有靈當使巨濤一洗而空之乃海潮三洗腥穢之甲兵颶風不作留孤窮之苗裔世傑日不至奉帝舟至平章岡下呼天日天若不欲興趙氏風覆我舟俄而颶風大作其舟遂覆天下不尚有弱主哉嗚呼星隕南人如箕聲如鼓日沉秀夫負帝一日而走而日沉不見宋亡後文山過金陵詩山河景是人非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

文中有賦 文中有詩 文瀧江華頃浙海

其如之何玉匣魂飄金粟堆寒宋陵後元浮屠楊璉眞珈盡發趙氏諸陵棄其骸有唐玉潛及林景熙者拾其骨而瘞之植冬青丁所函十上作詩二首有何云路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空令唐林兩義士植冬青而悲暮鴉日北事史不載余考宋末外傳得之因作唐林兩義士傳又如之何大嶽欽北去而高宗以南渡延禍徽欽北去而帝昺以海隅沒南渡延者宋韓劉岳諸君子不能復之而汴海隅沒者文謝張陸諸君子不能復之而杭是果天乎亦由人乎讀史至此不能不爲之三嘆息矣末季節義之臣烝烝可以風世者如甚膽憂天壯心塡海文山指南錄詩壯心欲塡海苦膽爲憂天文文山其增高於西山夷齊乎民物更新孤臣依傍謝枋得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謝疊山其疊高於文山乎若乃陸秀夫張世傑與夫張日中趙昂發陳瓚唐震馬發姚言等時丞相陸秀夫將陳世傑罷李廷芝參政陳文龍宗勛興化軍張世杰守安撫李芾都統制王安節刺史趙孟壘郡守趙良淳安撫李芾都統制王安節等或從容就義或慷慨殺身古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日均之未易言也天下所以萬里忠臣雖稿千年正氣已收上醫哭文山詩云少烈十也萬皇忠臣稿先正氣收先正以爲宋室尊賢敬士之報宋文文山先正有此云云然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及劉整呂文煥夫何嘗不尊敬之而宋事卒壞於若輩之手豈天之欲假手以執宋而顧報以是人耶

（北南北宋諸君諸臣而當之以此當知心服）

宋合論

論者謂宋家三百年未嘗殺一士是爲忠厚之主而何受禍之慘也儒者曰惟其姑息姦罔而不用殺是以恕欺君之罪而欺君者益無所忌憚而行其欺輕誤國之罰而誤國者益無所畏避而甚其誤也（北宋之丁謂欽若王介甫等南宋之秦韓史賈皆罪重罰輕是以益肆而至于禍國）論者謂宋以至誠待遠域（伊川嘗云）而何爲侮於遼內於金而亾於元也（通鑑）儒者曰遼人來議邊而荊公餌以將欲取必姑予之術（註見北宋論神宗篇）金人方受盟而納張瑴平州來歸之地（註見北宋論徽宗篇）南北夂講和（孝宗朝）而聽韓侂胄以輕

起兵端（註見南宋論孝宗篇）滅金甫合謀（理宗朝）而聽范蔡以浪挑虜釁（註見南宋論理宗篇）至於幽來使於眞州之地（賈似道囚元使）論者（都經）戮行人於獨松之關固宜其階之爲禍也（左傳）又謂漢高過魯一祀遂培四百年之命脈以理宗尖子之崇尚儒術而何爲不永祚也儒者曰漢初道學未著而肇其端宋則道學殘獘已久（自安石新經而後僞學受禁貽害尤甚）而維其衰則表章之功難以贖其殘敝之咎也論者又謂前代多凌虐勝國（勝國已滅之君也）固宜其後之不昌以宋祖之毋周后（以母后禮事柴世宗后）子鄭王（封柴世宗子爲鄭王待之如己子）升錄五代諸僞（註見北宋論太祖篇）而何爲巳之子

若孫胥於溺也儒者曰方擬者其罪罰明智取者其勢害隱則陳橋之詐豈下於兵戈之僭也宋之所可取者毋后不專政（雖屢有垂簾聽政而不奪大臣之權如高曹向孟之賢尤爲可美）強臣外戚不預事宦奄不肆惡（止光宗朝有陳源楊舜卿亦未得甚恣）不弄兵（內無莽操等外無藩鎮亂）三百年之政不亦有光於漢唐哉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濱父著

元

元太祖　太宗　定宗　憲宗

自開闢以來天限南北地界華戎（詩發）乃元也萌甲於有熊拱把於沙漠蓊茂於烏栢奇渥溫名鐵木真者滅西夏侵金城（遂年取金地）自謂中原皇帝天上人遂即位玄冥之北開朔土而膺帝圖乃因其其所從來諡亦神明之胄也論者謂之曰胡乃因其居而言之即如熊繹之裔居楚而楚太伯之後居吳而吳也太宗合宋人之力以盡殲金類（詳宋事）由白公之敗如順坂走丸青城之俘若高原縱燎任用是氣盛餘銳驟騄有飲馬長江之志任用耶律楚材大啟境土（詳見南宋篇內）西北中原幣歸版籍趙蓋有天下三分之二矣定宗嗣之委政太后（稱制五年）信任嬖臣六宇間純陰用事（史斷）

故天變（赤地千里草木自焚）人離國以大壞身沒之後女后猶復垂簾諸王不服爰立憲宗乃始毅然起而枝柱邪傾補綻缺陷（崔寔政論）委任大弟（忽必烈）裁制后妃（不得預事）嚴軍律之頒抑權臣之擅卻寶玩之獻不焚化胡之經至於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古文）肅異域之魄而虓貔裂之胆皆畏服元之業殆月異而歲不同焉惜其信卜筮巫覡而聾龜罔瞍（淮南子語句）躭畋獵而迅駭裂蹄信鬼信佛元之憲又與唐之憲而一轍也若其失烈門之篡定宗后之死尚可謂有心人哉得壽五十二春其亦倖矣（史斷）

元世祖

元虐之酷胡運雖昌帝紀未設化漢大語江以南依然冠裳禮樂之邦也范氏宋史評禍始偏於世祖名忽必烈奮數世積威之雄造一統全盛之業元史斷相安童將伯顏而劉秉忠張宏範史天澤廉希憲等朝謨夕畫古句略地攻城收二百州於鞍馬之餘文山詩敗角楮首二百州覆十萬軍於波濤之內宋師十萬爲元兵所廹舟沉海脊江南半壁之天下而盡家其倫類口其語言身其名氏弁州策所剏不極宏鉅哉考其居位所行如寅賚善以翊儲設成均以育士製渾儀以稽天窮河源以審地焚道書以息邪禁

鞭背以恤刑舉儒吏以通治獎聖裔以崇教非不有數善可稱然得難以償其失功莫能掩其罪元史斷何也孫烝諸毋虎噬羣賢賤儒品於娼之下分江南人爲十等一官二吏至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咲咲軒曰世之有儒乃人道之所需而元以之列于娼之下丐之上何其卑視儒哉貶至聖爲賢之中元以孔子爲中賢則孰爲上賢哉是亦叔孫武叔也作妖書以毀昊天天而可毀乎哉祥邁之誅其君天胡不亟之用胡官而抑漢人凡當權要路俱用胡人不用漢人安樂之堂雖寘詔成軍還途毋圍上五里立安樂堂以居之而北双蔑南兵剏農桑之要雖輯詔只農桑轄要之書頒之諸路而鍪盾銛錢鎛鍾古語疏官制雖定尚循達魯之名何敬氏章服雖頒雜用羯韋之蹄五奸並用何合

馬盧世榮桑忒等皆括克聚斂以剝民膏四帥奔興相吾答兒阿塔海忽都帖木兒阿里海四將出征絕域一時並發俱無功而反民甚苦之因而盜賊蜂起征伐以推神氣八殥驚心四靈變色二句紱書一用是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筆嗣日此所託之名甚正甚大建寧總管建寧路有揔管黃華者號稱頭陀單眞定男士眞定劉堅兒攄劉勇士有三乳自以爲異相因而起兵西川廣王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起兵○此所託之名甚王子大廣以及閩陳杭貴苗人廣鑾鐘明浙楊振建昌立元太平五葉太之間棼棼兵起諸史于此稱反稱亂作叛然當此時兵官云起兵而朝廷之上方且摟諫崔彧諫江南之盜皆由拘水手造海船苦民旧本之役宦止不聽方且淫刑縱哈剌行雲計太祖興元至世祖滅宋殺人一千八百四十萬餘豺

性寧有極哉秘史稱元世祖乃狼與鹿變而生而其所甚失者則始而遏塊肉以沉貝宮註見宋末論既而穢遺骼以爲飲具從西僧嗣古妙高之請發陵取寶截宋理宗首骨作飲器至明高皇始命瘞之舊穴中如文丞相之忠義而不使之黃冠歸故鄉文山爲元所執不思得黃冠歸故鄉許重謝招諭之節槩變聘而欲官之而不使之侍瀛國爲故至以宋後爲瀛國公枋得乞侍從竟不許忠厚之心毫無復存史斷是在北爲開基樹業之主在南爲窮兇極亂之宗小學史斷世史書死而不書崩姚德信稱君而不稱帝姚德信胡茄歸隱曲止稱元君○此二句文法傚劉峻當是時有一士焉名鄭忠者傾心南拜掩耳北語宋亡後鄭忠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郡閩北語則掩耳亟走有一

世間好事屬何人不在男兒在女子

士焉號鉉翁者流涕宋事免禍元官（元主欲官之不受）劉因之辭爵似亦皭然而不滓（詞楚）而渡江之賦胡爲作哉（元主欲伐宋劉因作渡江賦諷之）則亦盧摯之流而已（摯作大都賦盛稱元治）至許衡爲世大儒生於宋亦舉於宋（先爲宋進士）俛首事之曾無一言以存宋國（史稱其得君行道未嘗一言以存宋）是眞爲虛名所累耶亦特爲爵祿所累耳（咲咲軒曰許衡只可陪馮道如何陪傳文）而終猶飾詞曰虛名也（衡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分論諸立理）後謚文正正果如是哉從事文廟夫子寧不鳴鼓攻之耶（前鄭忠鉉翁劉因事元史未載附著古及之謂其大節不可泯也論許衡處先儒未及乃山人筆誅也謂其失節而又傷心不可恕也）若乃趙孟頫非宋宗室

人乎顧與江南二十餘人同赴召用雖蒙貴一時甚不貽羞千古而趙㬎者（宋帝昺之兄名㬎）非帝室正派乎旣受封於蒙古（元封㬎爲瀛國侯）旋學佛於吐番（後請吐番學佛元主許之）與謝二后入朝元主者（註詳見南宋末篇）醜顏天壤（古何）嗚呼清風嶺詩血漬入石（臨海王氏女夫姑俱爲虜所殺賊逼之過清風嶺題詩石壁上云一片愁看兩行清淚故山漸遠存亡堪哀投崖而死血漬入石而不泯）裙練中言精堪填海（岳州韓氏爲虜所獲赴水死三日後人得其詩于裙練中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人皆誦其詩而哀之）此雖女流亦知大節可併記之以爲士人勵

元成宗　武宗　仁宗

成宗（世祖之孫）即位首即詔中外奉祀孔子後又增號曰大成（詳見聖門志元史未載）此其致治大根即中華列主未之能及至其詔宗室國戚毋得輕罪官吏禁江南僧寺毋得役及佃民軫遂裸而營造罷其功痛瘝而翎翎侵其役悲煢子而佳治節其娛閑析楊而貿傲惜其苛（俱元史）蘊仁心愜厚政（古文）侍臣稱其明睿御中天（時吉剌稱成宗）詎不信然奈其末年寢疾難以耗體總萬機（元史）八柄移倖三宰嘯凶（論肝臣）以致豎氣相感（水旱嘻災）（山移地震星隕）雄寇亟興（雲南安西雄州各處俱亂）其不至廢隳者以去

世祖未遠成憲具存耳（史）武宗變更祖制封爵過盛錫賚過隆（元史）至如僧人翰林買驛大爲千古咲地震於雲南（三日而地震者六）水溢於汴（[illegible]）皆其不德所致而且輕萬乘之軀任兩斧之伐（[illegible]）（斧伐枯木）踣躬損德夫豈尠淺（古何）獨其外嚴天下屯田內臧官中飲膳祭富戶而量增其稅尊尼聖而文宣其稱（加封曰文宣王）事亦差可人意也仁宗（武帝之弟）清內難而御極（安西王謀丞相阿忽陰結宮闈共謀不軌仁宗平之）首祀文廟似乎知有儒教乃以是大禮委之宦豎風起燭滅禹入地而雉飛天（大雨水湧禾潤入地數尺不可拔不能成禮）天果何意哉但其增國學生

之數也（增至三人）有宥才之風焉敕宦寺不得受文階

也有御侍之法焉心不忘仁孝之經耳不樂神化之語（李孟言陛下初即位聖人神化之遵仁宗曰豈有是理而卿有是言）詔全寧獄（長公主修佛寺釋全寧重獄二十七人上怒按問全寧守者大非入獄章萬日公主安得擅刑獄而以佛寺縱之）理不假人以輕刑釋侯喜兒不鉊人以重議（兄侯弟喜五兒人罪皆坐死上不欲逸其後嗣釋一人情輕者杖而出之）旱而宿禱儀慰三農之望疲而罪躬旋貽六出之奇（京師旱疲上禱罪己其日大雪）而其最可嘉者則鋟布群書而治典是垂（貞觀政要釋復心所著西書集註陪學所著春秋纂例擬微旨資治通鑑晨桑集要等書皆命刊行天下以資治道）陛祀諸賢（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皆從祀孔廟掌制日實之陞祀宜也何為及）

卷之二一　七

而人文日麗不猶千載盛節哉厥後僉人又入翰林則戒其為元君之事而已（笑笑軒日元時僉入翰林官人文館僅可）

（騰捧）

（批政流言元君守佳劉也）

元英宗　泰定

英宗冲年立居喪盡孝開筵納忠紫極重二勳之胄（拜住祖木華黎住太師安童祖成宗是二勳臣）青規矢三畏之衷（拜住曰畏天畏祖宗畏民年少不克負荷畏辱祖宗畏天下議見多所未到）相與振綱紀剔除苛稅先朝之鏐金鎔骨凝脂鍵髓蕩然一清（元元多）元夕罷燈（從張希孟諫）民租減半庶尹盡規於上（用英宗世陸吳澄等入）四民展業於下文化協殊奇風行遐圻（文陸）月竁來賓日際奉命（晉歡善）皇皇哉一時之盛也然建寺而及直臣（觀音寺御史觀若音安等切諫殺之）則盤圓水圓盂方水方之義安在（拜住云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上有納諫之君則下有敢諫之臣）蓄憾而饜

治統　卷之二一　八

太后（初仁宗議立太子太后欲立周王上則不敢父）之仁宗太后來賀見上色厲抱讒而至之臣不更父政之孝安在（日諫臣先帝舊臣若今改之不宜以輕上）而梓抑相帥（鐵木迭兒等群臣舊之）縛曳公卿（縛曳之）有澈奸黨（南坡之變鐵失等弑上于南坡之禁地）畏忌之心以召南坡之變（鐵失等弑上於南坡行幄迎晉王立之）地昏晝日月沉光（文本）向非泰定鋤兇蕩逆（泰定誅鐵失等）英魂何自而暢嚇九閣哉（英宗后謝太后定英魂暢嚇于九閣）泰定雖支燕而頗知理道命吳澄趙簡王紹等經筵進講如帝範也通鑑也大學衍義也貞觀政要也日交旒纊時徹眾恩此元朝五十年中所未覩者（周德泰斷）至於先朝正直忠厚之臣為奸賊所戕（楊朵兒只觀音保等鐵木迭兒譖殺之）頸身

（有此二事足稱人主才長足創者于無之爲政）

白及寘首黃沙並爲昭雪令忠魂義魄復見青天白日（李謙亨謝表有此語云云）不可謂非神哲寬仁之主奈之何踵祖父之愚（奉祖父代佛教）而受佛法於帝師頒道經於宮觀賜田鈔於天源（寺名）撿民戶竭力以克晃讀民脊（元史）僧宮之疏（省臣奏）可不長欷耶嗟夫元起朔方正通西域佛所從來矣故宜文弘教（皆寺名）敕自世祖大寧萬壽（皆寺名）建自成宗崇恩先福（皆寺名）設自武宗成華普慶寅自仁宗迫英宗鑿山開刹損兵疲農尤倍于前至泰定又增益之三塗六道之教請張宇宙先儒論及於佛每謂種於周魯二莊（周莊王魯莊王）衍於漢晉（漢明帝晉明帝二語出王巾頭陀寺碑文）然令彼時不入中國元時亦必大入之偷閒戾氣所必至之數也獨惜其時吳澄史稱其用力於聖賢之學者其於元也以吳孔子春秋之訓而當佛教充塞之時曾不聞其一言救正既無呂黎之諫表進於朝又無永叔之本論存於世（歐陽修作本論以枝佛謂不必與之爭只修其本以勝之）其所謂著書立言羽翼吾道者果何爲也時稱草廬先生爲天下士特可爲元之士爾而何以俎豆於杏壇之席哉儒者曰如衡者第祀於衡之鄉可也如澄者第祀於澄之鄉可也若求士於元其（筆峒尚論編語）許白雲先生乎不應朝廷

先儒嘗稱原道精金本論美玉乃是大文章

聘名巖貞介之宗（屢聘不起曰不願仕也）不習科舉文字（受徒講論不及應試之文只以北溪系即是謀利之心學宜識義利之分）識義利之分其全仁山先生乎得何基之清介而純實似尹和靖得于柏之高明而綱密似謝上蔡其吳淵穎先生乎探居山谷而闇達不攖其慮研窮經史而著述不易其功三人皆眞儒而不得入文廟徒濫於衡澄豈以衡澄仕而三人隱乎以當日之仕不仕爲文廟之祀不祀千載清評久障一天霧霾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元文宗

文宗即位下詔俟大兄之至（以明宗為兄）以遂固讓之心（詔內云云而欲讓之）顧和寧之握璽未幾（明宗即位于和寧之北）而上都之帝位以襲（明宗在位止半年而文宗未必無謀）覩太白之經天（唐太白經天太宗發建成元吉變經天）君子能無建成元吉之疑哉（元史載）即位以來欽遵哲訓確守嘉謨（嘉謨張養浩）張養浩忠告三卷（養浩進廟堂忠告風憲忠告牧民忠告三卷上書之日當佩服不怠）施行亦知章紱其義著蔡其詞（饒）而其尊孔子父為啟聖王也顏子為復聖公也曾子為宗聖公也子思為述聖公也孟子為亞聖公也此千載不容易之號

顧乃於元之君定也而其追程顥為豫國公也程頤為洛國公也以漢董仲舒從祀文廟中也此一時義起之典又不意於元之時華也煌煌鉅典雖諸人教之亦轉座上能用之也至於淫祀之毀絕其加封此亦古今卓識或者責其殺之未盡（丘氏丁氏衡）而覩之迷謬諂瀆者屋淵矣即其治致隆平幾於咸械藏而俎豆興六典陳而九刑措（達皆公）品末世之君其亦群陵之岫羣卉之鄂耶（古文）

元順帝

文宗沒寧宗短祚繼以妥懽（名）帖木兒之愚凉鈍頽昏奸相弄權（伯顏哈麻相繼用事）曾無一善政可稱惟見其罷科舉（長編云科舉而尚取文字誠為可罷然有十科取士四科論便則固未可罷也）杞民馬禁南人持軍器禁漢人習蒙古文字而已即微處士杜本而本不至也（杜其高衛道哉）亦徒以文待聖賢之後也（米公選乃米子之孫）賜聖裔以銀章（衍聖公）即任賢裔以學正其朝綱蠲亂國勢再崩（古文）大金國復興（元廣州朱）稱已是大彌勒佛治世（陳州胡真定韓山童）全國復興（俱稱彌勒佛下界）紅巾賊蝸奴（徐壽輝據蘄州劉福通陷城俱以紅巾為號起兵）以及趙王（自稱合州韓法南朝趙）

王（袁州周子王旺白稱王）周王之徒天麟天保之輩（羅天麟吳天保）靖州江西（郷南二史稱不稱數人）廣西（廣西黃秀郷拜佛）道州南漳州（南李忠等）之衆呼儔屯類（句）斬邑壓城（古句）白又飛雉黃烟横燼（鷹揚錄）然尚朝勝暮衰（黃仲脇都賦句）元無黃屋左纛之心（大明日曆記序云元末紛起者初無黃云云）迨夫猛敵蠭生羣雄麻沸（漢末文）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家日）入閩明玉珍谷珍據浙東張士誠據姑蘇陳友定據閩分據山東跨邑皆颷起之師帶州盡雲蔚之將（士龍）猶且修志偽渃窮慾衰高（史）槩術行術撰（哈麻進西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術揲吉大）

喜樂也舞作天魔以宮女十二人按舞名天魔龍舟戲水內苑游神人菜于按更龍舟宮漏壺中有神人自按更而擊分毫不爽躬萬乘而害天下掊百姓以奉一身貞觀政要句外之骸骨累於丘山而內之禍惡烝於雲霧王勃文句從此而地震天下地震者十七山崩二十慧見凡八星流凡二日盪兩日相盪石飛巨石飛又復起紅紗書寅白毛蔽天河水變色水皆五色初三日始解李實黃瓜先時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實至是有李云云星轉如月風火如毯周歲孩童暴長四尺大同地名黑氣變騎中天從來國家災異未有若是多者此立亡之兆也所爲讎敵者又自相仇讐自相魚肉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

以故日朘月削速趣於亡始也漕江淮以實京師茲則道路阻梗哀求於強敵僅得十萬粮焉衣衛酒賜張士誠優滿運粮始也盛甲馬以壯藩衛茲則倖假濟離諸罪己部語借勢於招安僅集數萬人爲祖宗傳託之天下奚止失其大半哉時擴廓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責元主尚爾癸天命之有屬下罪己之虛文下詔罪己召天下勤王吾不知天果屬意元君民果終信元主否也時雖命各省分兵以擊諸路起兵者上文所叙諸起兵者皆不書叛不書作亂雖遣使招諭諸路起兵者然群方之兵非叛也非反也乃乾坤有意欲以之爲眞主驅除難耳史記司馬遷句而天戈所臨社稷山河已收之眼前其誰得而抗之元主知天運循環中元氣盛開建德門而北奔大明師入元都元主夜開建德門北去常遇春追至河北而反其得謚爲順帝者蓋以此日自古亡國之君雖元主得善終也頗識順天時行之義元主高皇以此謚日順帝然考古亡國之君受禍多慘而元主獨得以歸而善其終何也意者諸君御世未甚虐其甲令而賦薄滔輕故天亦不甚絕之邪

以此見政煩賦重非獨民皆天亦厭之

玉光劍氣集不分卷

〔明〕張怡撰　王文濤輯

清鈔本

天津圖書館藏

白雲先生傳　方苞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攝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寬下棺則並藏焉辛卯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風市良材為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櫬勿敢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衣衾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朔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擴矣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一寓目故並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明末四百家遺民詩小傳　卓爾堪子任

張怡一名遺字瑤星號薇庵人稱白雲先生上元人錦衣衛百戶隱居攝山白雲庵紙屏書忠孝二大字麻衣葛巾終其身五十餘年不入城市著有玉光劍氣集數十卷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吳修

張怡又名自怡字瑤星上元人明諸生以蔭官錦衣千戶寇陷京師大罵不屈匿複壁中乘間逸去晚築室攝山之白雲峰號白雲老人

唐鑑

江寧張先生諱怡號瑤星其父可大為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蔭錦衣衛千戶李闖僭降不從逃於深山終身不出著有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為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經傳次序且以周禮為有政無教儀禮為儀繁義疎不知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其見解大抵出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者也

節錄四庫全書提要 經部禮類存目 三禮合纂

張怡一名遺字自怡初名鹿徵號瑤星江寧人前明登萊總兵官可大之子崇禎中袁崇煥用陳繼儒之言殺皮島帥毛文龍遺兵乘機為變可大死之蔭怡錦衣衛千戶李自成僭位逼之使降不從自成敗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壽終是書凡例稱從周子雪客借衛湜禮記集說雪客為周在浚字則康熙初年所作也 下言三禮合纂故畧不錄

按雪客周亮工長子祥符人移家白下書中眉批多雪客手蹟亮工有字觸書影之作眉評亦曾及之

玉光劍氣集目錄

上元張怡瑤星輯　華陽王文壹君覆編次

帝治第一 原缺前半卷名亦佚今擬定

臣謨第二 原缺首二葉名據目錄次第照原冊

法象第三 初作御覽摘要兩卷後改名法象歸為一卷

國是第四 原序全

敢諫第五 原

忠節第六 原

吏治第七 原

武功第八 原自卷四至卷八卷首小序原次第皆具無損

[ ][ ]第九 原缺

識鑒第十 原序初作十二改定去二字複清介亦作十二

方正第十一 原序次全

清介第十二 原序作清節又定去節字注介字於側

□□第十三 缺一卷

才能第十四 原序次全

理學第十五 勤學附 原

孝友第十六 原

德量第十七 原

義士第十八 原

豪俠第十九 原作十八藍筆改十九

高人第二十

著述第二十 物慧附 兩廢曾作二十下空一字

詩話第二十二 原序次全

技術第二十 原未定次第

嘉言第二十三 原序次

俳諧第二十四 原序次

玄釋第 原缺首葉據卷中看評補

列女第二十四 序作二十四與俳諧複

徵異第二十八 序作二十七又改二十八

類物第二十九 序作二十七藍筆改作八

雜記 無序次通記二字見各條之上始由前各卷中分出者今附類物後

憖識第三十 序次全

右三十卷原次第如是重複缺佚是未定之編亦足徵為先生手稿眉評中有俞卻曰霽客曰等字以藍筆增注評語之首亦先生所書先生學行見墓志及傳記茲不重贅此書因卷首缺佚頗難讀爰暫次一目如右俾之讀者庶易理董焉

壬申春日華陽王君覆識

秋毫天下誅者則不得其解矣

翰林編修張某以直言謫爲山西蒲州學正慶賀表內有天下有道無壽

無疆語被逮引見口日有一言陛下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天下

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萬壽無疆乃詩人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

不過如此上聞良久曰此老還強嘴放去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惟見

容此一人而已

福建興化府吏何得時匿父喪不報凌遲處死示衆又詔天下凡大逆

士許人得詐挾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聽從打死無論此二條載刑

部所藏洪武事例

曹泉王以訓導言事見賞擢刑部主事無何超拜山西右參政遷權通政

使既西國之聖諭略曰爾性質聰敏幹辦且能所以在職凡有言計朕

常聽從何期計出多端自取深禍後慮致害殺身之好豈不愚哉朕向

備寸飾免死免罪使還鄉里爾將四歲小女聲曰爲賞以歸是其心之

正也乎昔人有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

今爾既不能爲人之父實難種乎世間之不數又陷人是其罪也見御

製文集中

永樂三年命太監鄭和行賞西洋諸國通計官校軍民二萬七千八百七

十餘員名實船六十三號大者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

丈闊十五丈所經之國曰占城　爪哇　舊港　暹羅　滿剌伽　阿

枝　古俚　黎伐　南渤里　錫蘭　裸形　溜山　忽魯謨斯　啞

魯　蘇門答剌　那孤兒　小葛蘭　祖法兒　吸葛剌　天方　阿

丹　凡泛海數萬里遍歷二十餘國舊有冊在兵部職方成化中劉忠

宣爲郎中取而焚之

十六年禮部郎周訥自閩還以靈濟二仙神應言于尚書方賓賓以上聞

命訥取神像及廟史皆辰祿至速崇奉焉上每有疾用符紙及藥劑以

進號言二仙所書其藥皆椒桂等熱物也上服久之成嗽失聲遂疾上

璽一日袁忠徹與御醫侍忠徹奏曰此爲火症蓋符藥所致也太醫官

以保和聖躬爲事何不用其藥上大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

頭伽哭內侍二人亦哭後宮聞之亦哭上怒命曳二內侍杖之曰忠徹

哭我速死我耶忠徹趨出待罪久之始解從北伐駐驛沙河前疾復作

忠徹後以為言且觀雕雲不聽遂有榆木川之變
文皇嘗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騙身生鱗明日天下取到人材十
三人具數正合而居首者為馬麟于是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戴
頤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讓廣西右布政使三人穆標山西口澗河南
艾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宪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敬福建李
恭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旭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亦
異事也
有士人赴舉祈夢夢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為文為論以待
及舉于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文皇宴群臣出語曰流連荒亡
為諸侯憂為群臣對無應者此郎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大悅擢
禮部侍郎
文皇誅戮忠良不遺餘力雖從來待敵國臣民未有若此者南京刑部及
教坊所記數十條皆駭天地今錄其一二以見列皇殉社稷死事諸臣
非無故也元年正月校尉劉通等發給為奸惡第一件刑部引犯人張
禹子等男婦六口又引犯人楊文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奉旨連日解
到的都是鐵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還有不識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
怪他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把這廝都拿去問刑科審親近的揀出來
便凌遲了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充軍若遠親不肯把近親的說出來也
都凌遲了　二月解到鄒公瑾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同　二年十
二月教坊司題有奸惡卓敬女楊奴牛景先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謝

昇父謹年七十四男安兒年二十俱奉欽依發金齒衛充軍妻韓氏送
淇國公處轉營奸宿弟大著并男順童道奇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張氏
發教坊司為奴右都督安政等奏奉欽依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擡去
門外着狗吃了　十一年教坊司官于右順門口奏有奸惡齊泰等姐
并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
守着年小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小兒女奉欽依
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個淫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
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此亦史冊中從來所未有也
東廠始于永樂十八年設有掌鈐判千百戶二員掌班司房四十餘名十
二顆當頭辦事百餘名番役可千名凡中府等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
拷訊重犯本廠皆有人聽記具口詞一本同刑數一本于本日晚或次
早奏進每日兵部坊看有無進都有無塘報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關防
出入俱有事件奏聞或地方失火或雷擊何物亦奏聞每月晦日奏報
在京雜糧米豆油麪之價凡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祖宗之意不過欲
周知民間疾苦吏治勤惰耳然番役多至千名中間豈無臣奸老猾藉
以行私者乎後來遂專作威福凌弱暴寡以逞其私為聖世秕政良可
恨也
吏部郎當中等出身甚微初為吏簡得其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
者能補之如舊當廠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
内為之雖中官至押者亦不得到其處賞費頗多已而罷之

程雲南為內寶室廟嘗召至虎城身門放虎突出程驚啼不已上大笑蓋
虎已去爪牙特用戲之耳
陸處則重元人宮名天啟則得舊永嘉王號元法傳及南詔又陳友諒始
據江西改元天啟宰相不詳書年號襲古者有之念未有襲勝國者時
宰相劉一燝也湖廣周遇春曰左傳云魏大也天啟之也故竟天啟之
世號忠賢為政而魏廣微附之此天啟人耶
宣廟嘗有勅云勅蘇州知府況鍾比者內官安兒吉祥朱敢促織今他所
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已勅他後運要一千個你可協同他
幹辦不要誤了故勅
年號紀前代者永樂則涼張重華五代晉張遇賈宋方臘僭號也天順則
元阿速吉八宋太子僭號也正德則夏李乾順僭號也正德紀元詔
下吏牢獄逆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譏之也
正統間欽天監奏妖星照閩浙乃添左僉都御史一員紀綱二省衙要御
史至增設十里一鋪樹旗一面掛一燈距往沙縣見鋪獨豎畫問之乃
鄧茂七也喜其能委管十鋪又往見其豎畫遂委管一都鋪又往茂七
衆曰去縣遠有不來者請得治之乃心疑御史朱書竹片與之自是人
皆不至縣而至茂七矣遂大得衆乃據廷平稱剷平王號言旗燈為鄧
字之兆御史聞變懼而仰藥死
劉太卿麐言土木之難英宗幾不免也免之母告其子曰我蘇州人少隨
夫戍邊被汝父掠來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

之理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遂得還采字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語此
有據
自宣德初漢趙二邸入臨大行以後親王無入朝者惟襄憲王為英宗叔
父攜手王金符之嫌賴上仁明不為動而王于景泰中疏奏皇太后問
上起居及勸景皇朝上于南城俱留中上見之大感悅特許入朝陛見
躬至內殿行家人禮宴賚加渥親送至大明門而別再朝復如之為硯
山漢水二賦寓思特寬禮衛燔不親衛又詔王春秋高歲時得遊觀田獵
不為例御書云侄某拜書叔父襄王承諭具悉尊意所以為朝廷之備
分而喜侄之復位及叢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違皇太后所蓋為某所
蔽匿也今已于某宮前而得之親覽再三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于懷
論抑邪扶正防微杜漸無非為宗廟社稷計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
叔父二章亦即金縢之書之比也皇太后聞之感嘆不已來日彩雲捧
日至帶刃以順乾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煩遠來第念先帝同氣
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于情于禮不可不圖得一見以篤親
親今遣太監夏時齎奉勅符并書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宜從容就
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竢候其至
惟叔父亮之
皇莊始自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宮中莊田
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而吉祥侵占至七十五頃　成化中增置賦
一處係會州衛草場　弘治中增置涿新城雄縣三處　正德初立一

月之間建立七處而皇莊之名始著改元之年立七處二年又設六處
四年又立二處五年一處七年二處八年五處九年一處共占地三萬
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
之名下每處不下三四十人免猶自運租稅復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
經過州縣有廩餼有車輛有夫馬而害不可勝窮又煤窰七十餘座徵
銀一百七十兩果樹六千餘株徵銀六十五兩此外又有王府功目貴
戚莊田皆國儲之蠹也
有所謂奏討者皆是皇親侯伯倖人投獻將民間産業舉而有之如慶陽
伯奏討廣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奏討景州東光
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奏討滄州靜海地六千□
百餘頃至嘉靖中始令退還民間
馬仲彥汝驥有西苑詩十首並各有小序較文憲所記為詳因節存之曰
萬歲山在子城東北玄武門內高百餘丈周迴二里許全人積土所成
其巔有石刻御座兩松覆之山下有亭林木陰翳周迴多植奇果名百
果園　有句云樹裊西山對花中北極懸松濤行帝宅桑葉繞王川
太液池在乾明門外周凡數里水從玉泉流入延袤大內舊名西海子
上設石梁自承光殿達西安裏門約廣二尋長數百步兩涯穹甃出水
闌下斗門蟠獸闌楯皆白石雕鏤如玉中流架木貫鐵索丹檻翼之可
通舟東西峙華表東曰玉蝀西曰金鰲其北別駕一梁自承光達瓊華
島制差小兩北亦峙華表南曰積翠北曰堆雲　碧苑西連圓璧池北
映空蟠躍如翻石鰲行不斷虹
承光殿圍以甎城東西南闢闕二門入周迴皆設睥睨中搆金殿穹窿
如蓋雕欄綺牖旋轉如環俗名撒圍外周以廊北直瓊島中有栝二株
柯幹虬偃類百年物也　飛甍承霤蓋列牖轉瑤環松古擢雲翠苔新
帶雨斑
瓊華島在太液池中從承光殿北度梁至島巘洞窈窅磴道紆折皆疊
石為之其顛有殿暈構翔起周迴綺牖玉檻重階而上轉回廣寒之殿
相傳遼太后梳粧臺而以文石傳一樹亦前朝物殿前舊有四亭回瀛
洲方壺玉虹金露今惟遺址耳
藏舟浦島東北邐迤有水殿二一藏龍舟一藏鳳舸舟尾刻龍鳳形上
結樓臺以金飾之又一浦藏武皇所造鳥龍船岸際有叢竹覆茅浦外
二亭涌出水面
撒圍承光殿南從朱扉循東水滸平崇闕廣納中一殿穹窿如蓋上貫
以黃金雙龍頂瓔珞鞣綴綺窓八面設匾曰崇智殿殿後一亭北瞰池
水轉西至臨漪亭又一小石梁出水中有亭八面云釣魚臺殿前杜丹
數十株飃飄寶錄成于此焚禱　萬歲山椅直宮圍水殿俯碧荷香檻
出紅蕖晚階升釣石蛟龍隱數臺鳥雀喧翠華當日幸花木五雲連
樂成殿從撒圍南循水過西苑門半里有閘瀉池水轉北別為小池中
設九島五亭一亭名涵碧濠井闕角十二面丹檻碧牖盡其侈麗中設
御榻外四面皆環檻二小亭少樸東有樂成殿左右植各設龍床殿後

小室宗設御榻宮室皇游居處也殿右有屋設石磨二石碾二下激滿
水自動蓋南田竝城于此春治故曰樂成　又堤西北拱實殿樂西成
春急奔湍上梁見架石成池龍蟠九島苑島下層城帝豫目民事長楊
槐頌聲
南臺從樂成殿度橋轉南過小紅亭二百餘步林木深茂內有殿曰昭
和傍有水田村屋先朝曾于此閱稼　灌木精湖含香花午榭移亮淺
穆不盲周稼欲先知
兎園山從南臺迤西堤過村苑有兎園疊石爲山穴山爲洞東西分徑
盤紆而上至平砌又分繞至顛覺以陶瓷雲龍之象砌上設獸銅瓮貯
水注池池前玉盆內作盤龍昂首而起激水從盆底轉出龍吻分入水
洞由大明殿側九曲注池中殿旁多松檜林藤蘿縈附池邊多奇石一
名小山子
平臺太液池西堤出兎園東北臺高數丈中作團頂小殿左右各四楹
南北垂接外廊甃級而降西若城壁下臨射苑背設門踏下瞰池有馳
道可以走馬乃武皇所築閱射之地又稜左門右翼室亦曰平臺乃召
對羣臣處　西臺通太乙殿道側鈞陳虎旅歸營久龍光曉榮新柏梁
開日月蓬關接天人漢帝崇文化膺秋奉紫宸
彭公筆記又云五日賜文武官觀走驃騎于稜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
于前二人騎馬繼出呈藝于馬上或上或下左右騰擲人馬相得如此
者數百騎後乃爲朝服帶鷹走犬圍獵獸俗曰走解蓋金元遺俗也觀

華賜宴而回
七月賜尚書王翺馬昂并三閣臣游南城中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宣廟
與上游幸之處也是歲新作行殿一所東爲蒼龍門南爲丹鳳門中爲
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知殿北有橋橋皆白石鐫水族於上南北飛虹
戴鼇兩牌樓東西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爲山曰秀岩山上有圓殿
曰乾運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爲佳麗門又後爲永明殿最後爲
圓殿引溝水繞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夙植者兢華工乃命
學士李賢名屋及時往觀晏華而回
正統時大旱京師小兒爲土龍祈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
再來還我土地咸肩呼噪不知所起未幾有景皇監國即位之舉雖有
復辟之事而帝者與弟也城隍乃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氏謠之驗
如此
景皇狎教坊妓李惜兒召入宮官其兄李安賜房屋金帛千計亡何皆宜
復辟勒惜兒出外安論戍　武宗狎太原妓劉良女攜以從大愛幸之
飲食起居必與偕江彬錢寧并諸中貴皆母之曰劉娘以帝王而嬖外
道如此
天順中西軍指揮汪某進五明黑色一疋實緻三十兩貯絲二表裏鈔三
千貫仍賜勅獎諭　山東平原生員張退德奏用已資倩工穿成彩色
珠燈二對大圓燈二統戍　燈飛陳踏子筆蓋仙童仙鶴壽帶以盡臣
子之心上納之賞鈔二千貫

英宗復辟復書石亨修陳指陷大臣而緹騎縱橫每予朝班或外郡執人
至以奸黨真足寒心　如府軍前衛指揮奏都督僉事張義實予謀黨今
仍留衛恐有異謀　工令錦衣鞫治逮都督僉事王英俱杖一百發騰衝
衛充軍　逮京予朝班內擒大興左衛千户劉勤謂有訕上語即誅之
又上直軍人言保定知府傳霖私役王文籍沒之賣獄執以來而力不
能令錦衣差官執之等類其後錦衣門達得幸　上數遣以詗外事其最
著者行刑部郎口鈕奸通百户李榮妻杜敦跪其諸緯鴻同部馮維孫
瓚寬獄情論鈕瓚充職藉衛軍鈕如予刑部前至死　行御史田斌與
欽天監博士單誠善啟按四川善以使事適宴歡為失事都指揮徐欽
通付求滅罪不衛博訊獄具誠誠俱充軍欽罪加等　上令還加拷訊令
具獄御史行人差出受賍者還有幾人三法司會究　承言御史錢璡往
建昌選軍收受金銀　序班丁華奏到四川受銀五兩誠言欽天監陳
鼎受伊王府銀工部主事陳善行人李麟楊魁先後至蜀府行人文志
貞至潁川王府俱假公事受賂　然皆風聞　況先收善華鼎麟下獄與對
魁志貞出使未回璡已逮福建刹使還逮另行對問擬可　又行福建
僉事已瑛不法事下都察院獄瑛忿自縊死　行雲南趣按程萬陞召
淫婦入奸通及受爵句知府安成等金下法司問贖徒為民　上令拷訊
如其貪淫者幾人三法司會究言工部主事黃鑑清匠進士張倫俱齋
銀受賂御史魏瀚有淫行俱逮對理擬可　又行雲大巡按李蕃擅提
軍職及用軍容迎送枷長安左門外死　行巡按遼東楊璡擅捶軍職

枷都察院前　行巡按山西韓祺與門役治戲枷長安左門亦死
成化中設西廠以庶內臣汪直偵詗外事如行福建指揮楊華殺人其子
募行金居間并逮楊華兵部主事仕偉中書仕敬妹夫禮部主事黃仕
貞辱蔣其家論死及編斥有差無何以大學士商輅尚書項忠等言革
西廠月餘輅致仕忠獄仕為民　又以御史戴縉言復設西廠發雲南
百户私事逮禮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郎掖之諂釋文質而罰掌衛官
朱驥等俸　行南京守備太監覃包聞往都督李震交通不法事命汪
直往南京黄之乞革任李陵司香震取回閒住　行南京太監覃包同貢
杠載私鹽事　行駙馬馬誠與凱私通使婢事　行兵馬侍郎馬文升
啟邊舊事行山東巡撫牟俸侍講學士江朝宗嫣託事俱下錦衣獄仍
以文升俸紀法計通官不言重論加責給事中李俊等廿九人御史王
濬等廿九人皆廷杖二十　行錦衣掌衛事牛循戲押樂婦平人諸罪
行光祿卿文福等失察厨役盜牲事下部獄自是以後直方悦鷹逞
功教出監軍務而中外之臣小忠甫矣至正德中劉瑾既掌內外廠而
谷大用掌西廠丘聚掌東廠其所蹤獲者如公差尚寶卿崔璿工部郎
中張瑋擅檢東鍋　按察副使姚祥無國文擅馳驛　大理少卿李春追
次取妾載私貨　平江伯陳熊受司宗指揮陳俊賄以漕米貿銀輸官
逮捕御史薛鳳鳴與所部指揮石璽飲教場捶壹蹴踘　御史劉寓
生與僉事陸健忿爭　廣東參議吳廷舉都御史劉孟俱枉道還家
大同巡撫王綸杖三人死俱逮繫枷杖成謫　又薦江西新建主簿孫

環康能理用　又詞雲南按察僉事劉用中羅欽曲靖知府林堪年老
普安知州朱易重聽俱勒致仕此又昔年詞事所無也
成化元年傳奉聖旨升文思院副使李景華教授任傑中書舍人御用監
書辦此傳奉之始也自是以後歲不絕書吏部奏列傳奉陞除者除勒
成功陞蔭授錄用外通得五百十四人吏部太常卿至博士等官三十
六人通政司使及太僕卿等官一十八人光祿尚寶卿貳一十六人太
醫院五十二人鴻臚寺一百七十九人工部員外及禮部司務等官一
十九人欽天監及天文生六十三人中書舍人二十人冠帶食糧儒士
一百八人參議辦官主簿各一人皆具出身履歷以聞請御筆去留兵
部奏列傳奉陞除者除勒成功陞陞授錄用外通得五百三人緣成異
姓外親陞授者六人內官弟姪家人陞授者百二十人軍民人等陞授
者六十六人為事無革妄冒陞用者一人軍民人等乞恩陞授者九人
技藝工匠授者二百六十人皆具出身履歷以聞弘治初論死戍調斥
革有差　正德間傳奉多內臣弟姪及邊將家丁至賜國姓試錦衣比
比而視成化差少矣成化間尚文故書畫百工技藝之徒進　正德間尚
武故騎射勇力角觝之徒進而正德時大璫權倖或乞陞或冒功或曾
吏兵部推舉以故傳陞之事反寡有萬于成化者史獨于乞陞一事志
其尤可怪凡王條四年陞錦衣揮同張容為都指揮僉事百戶王欽為
副千戶總旗張明舍人王永為百戶辱文授朱鐸朱福朱寧朱安朱春
朱秀朱通朱祥朱鑑朱銳十一人錦衣正千戶朱靈朱文朱聖朱忠四

人所鎮撫皆中人廝養也尋又陞五官司曆劉淳鴻封博士舍濟各一
級舍人張林錦衣百戶俱不由部擬亦無乞陞疏惟以片紙寫姓名級
其下曰乞陞某官劉瑾仰旂而批一是字召部臣授之其朱鐸等亦不
載原姓與履歷矣乞陞所未有也
成化正德俱有三大功而俱為天下害　成化建州之捷斬首六百九十
五級俘獲四百八十六人賊四百五十寨牛馬千餘撫寧侯朱永進封
保國公太監汪直加歲米三十六石副都陳鉞以下俱陞權有差將士
陞千八十九人賞者千五百四人　威寧海子之捷擒幼男婦女百七
十一人斬首四百三十七獲旗纛十二馬一千八百五駝三十一牛一
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七十六盔甲皮襖弓箭一萬有餘汪直加歲米
四十八石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鎮守太監韋
正歲米十八石在事文武諸臣皆受遷擢將士陞者二千九百八十六
人賞者一萬七千九百二人　大同黑石崖之捷生擒虜賊十人斬首
一百十二級獲馬七百廿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件汪直加歲米三百石
朱永世襲保國公威寧伯王越加太子太傅增祿米四百石仍廕一子
錦衣衛百戶太監將領文武諸臣皆增級將士陞賞者一萬七千七百
五十二人　三大功皆汪直主之而朱永王越各居其二陳鉞居其一
庫實充溢府庫空竭直敗而邊事稍寧　正德中寧夏平加太監張永
歲米四十八石賞銀五百兩紵絲五十表裏陞閒歲米十二石提督楊
一清加太子少保賞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剿逆兵仇鉞封咸寧伯康

祿千石都督僉事楊英而下或陞三級或二級或一級在事内外文武
諸臣皆膺懋賞至封張永兄富爲泰安伯弟容安定伯御馬監太監谷大
用兄大寬爲高平伯馬永成兄山爲平涼伯魏彬弟英爲鎮安伯義子
朱德爲永壽伯而並及六部都院長貳皆有陞賞　山東河南淮平總
督太監谷大用監督陸闇各加歲米四十石廕弟姪一人錦衣指揮使
世襲總兵仇鉞進封咸寧侯提督陸完左都御史彭澤俱加太子少保各廕
一子錦衣世襲百戶在事内外文武諸臣皆膺異典而并閣部九卿厰
衛皆有陞賞　應州禦虜功大監張永魏彬張忠各加歲米廿四石廕
弟姪一人錦衣正千戶朱彬陞三級廕子如之内外文武諸臣以及閣
部卿貳并六科掌印官職方郎中員外皆有陞賞嘻無論應州功節掌
足錄擒之當陞賞者不過數人耳而濫施至此一時諸大臣靦顏受之
竟不爲怪眞可笑也
成化中南兵部侍郎馬顯乞致仕上許之而就顯疏批曰今南京米貴民
飢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詞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
少保亦令致仕　正德中滿刺伽使臣亞刻知殺同使亞智等二人事
發問擬凌遲處死其人江西萬安民蕭明舉也初爲盜附海舶往其國
得用至是奉旨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
省黄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他鄉試解額數多今宜裁革五
十名仕者仍不許選除京職永爲定例旨劉瑾所矯而草自焦芳修怨
也　戶部覆大學士李東陽奮盤獲報疏有旨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

綰馬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之無
知甲閣允有不能盡舉者不治何爲　又以稽查任内遺失文冊有旨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吏部尚書馬文升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
劉大夏禮科右給事中趙士賢貴州道御史張津俱爲民　吏部考察天
下朝覲官員疏上忽批翰林學士吳儼帷嘆不修令致仕養病御史楊
南金無疾欺詐着爲民皆瑾所論也　至世宗時　貲瑾其故智殘賊
正士或于陞遷本内或于他事批發譴降遠禁株連大獄不以爲異矣
正德中詔立安化王寘鐇母妃楊氏眞節坊并與之勅楊氏故恭和王遂
瑰妃也璟謂楊氏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與之同死時寧王宸濠謝恩賞
孝行復請遵其先德特詔翰林院撰文諭祭其先王二妃擬偉旌異同
在一月之内而楊死事實矣
文皇時請難以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出而以貪回奇以難問事執
都指揮謝貴布政張昺殺之乃舉兵宸濠將叛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西
瓜興羣臣共食因執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殺之乃舉兵事有偶同耶
抑有心求合耶
正德間慶王台淦和以遣安化之亂特勅遣行人慰諭賜黄金三百兩白
金五千兩諸郡王各金五十兩白金二千兩既而太監張永都御史楊
一清論其觸臣安化活行誘欲造行人齎敕勅切責革織衛及祿米三
分之一　嘉靖初以吏部侍郎溫仁和言遣官賜書慰諭既而以不法爲
都御史張瓚論勅遣還革其責守先王園一人之身而朝前旌襃荷相

罔如此
武宗南建駐蹕都學察院以官署侍卓駕而當時按律無舉非之者理不
可解按武廟新年閣見紀四聚寶門有抄沒内官宅改為總督府晝夜
修葺駕至在内居住已復為工部提學開人盤出贓弄頁為察院蓋是
時上自稱總督故以總督府處之則善而又為内官居則依律亦善上
居之耳
正德五年上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鈴諭金印白
玉軸頒誥命　嘉靖中封睿宗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
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　獻皇后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
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慈化天后孝烈方皇后為九天金闕玉堂輔
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　上自封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
加封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
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　再加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
智昭靈統三元証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武宗自太原至臨清東飛騎至張家灣挾妓劉良女而南道遊湖廣參議
林文續入其舟拿一妾而去至大同取都督馬昂妹至臨德幸總兵戴
欽家取其女　回回于永諫上為和戲得幸擢錦衣都督同知奏言回
回女色白而麗大勝中國上信之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勒取
其家女樂善西域舞者廿人以進又諷請悉召色目侯伯家婦女入内
教之中外物論上遂欲召幸永女永以鄰人女充以應懼事覺乞休世

廟時永廢死獄中
有勑云說與張雄張銳于經閻洪朱寧知道我在宣府家裏等處住坐燒
衣飽食身閑心樂歡喜自在見今在京内外答應不許將不要緊大小
冗事及泛言等文書并備情緊滑失提供事微惱朝廷惹我生氣生惱
又今後但凡文書上寫及票事四稱將在京西番經廠保國寺新宅外
宅等處不許叫寫京裏保國寺新宅外宅等處本寺字樣并宣府不許
叫口外字樣止許教寫宣府家裏字樣其新舊家人已經賜姓更名不
許叫寫原舊姓名如違重治不饒
上自北回鑾傳旨命百官用曳撒大帽鸞帶奉迎尋賜文武羣臣大紅紵絲
紗羅各一襲色則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六七品虎彪
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部屬而下六品不與既羣臣俟德勝門外
中官捧傳旨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稱頌威武大將軍
不稱尊號郭官列名于下亦不稱臣又具白金羊酒綵幣于一紅氈夾
道御馬監少頃上戎服乘赤馬佩劍而來邊騎簇擁羣臣皆于道左叩
頭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佐酒蔣冕奉果楊毛紀奉
金花稱賀上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首對曰皇上
聖武臣民不勝慶幸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豹房越數日賜文武臣銀
牌于左順門一品重廿兩二品三品十兩文曰慶功五采飾之貫以朱
組四品五品及都給事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鏤曰賞功重以青組垂
以綵絲帳賀幣也惟翰林以無賀儀不與賜

世廟登極之日御靴頗長上俛視不已閣臣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
天下治上悅
嘉靖辛卯上遊幸西苑演馬召輔臣環翠殿侍宴觀治農輪特命　狄
又賞紅芍藥御簪于首又賜寶扇宮繡蟒綵細于翠芬亭賞月亭前
君臣同游太平景象不多見也
世廟雖靜攝好鈎察外事獄中一語動錄以聞謂之監帖守者謂語選帖
云有鵲嘗兆來前噪不休東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上信而釋之
本朝言事之目自高皇外廷杖遣戍則有之未有論决者相蒼俱之諫遷
靈壽遷西楊繼盛之劾權奸不免絞郭希顏之請安儲斬首傳西徽
主者楊爵俱獲釋而蒲遭極張可歎也此外御史馮恩以論劾汪鋐方獻
夫論斬主事海瑞以直言上失論絞皆得釋王鳳洲
太監崔文誘帝禱祠乾清坤寧諸宮皆設醮壇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各
有之至于五花宮乾清之西暖閣坤寧之東次閣亦有之或連日夜或
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每一舉醮靡之費計萬有八千
于報奉曰江西湖廣以二相籍沒累及閭省而所籍之財盡入內帑于主
德民瘼均有損焉按唐憲宗既誅李錡有司籍其家學士李絳請以逮
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嘉嘆從之惜當時無以此入告
者
隆慶初元民間訛言選繡女并選寡婦俾送入京于是嫁居老少之婦無
不從人一民家母女二人婦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
十年將五十矣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未嫁至是不得已母東女西
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有人為詩云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
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
王大臣本名章龍鎮江百戶章守正家奴也守正貧潛服鬻部做其弟守
仁攜龍至京稱鮮官銀龍留守仁二十餘金遊儒家僮事覺乃走三屯
營投戚總兵以弱小不中選遂賣劍者買劍二刀一持鬻十都市比至
京費盡市劍劍不售則市衣櫃衣櫃盡旗入內府為盜因鬻內使靴帽
翼入乾清門值聖駕至倉皇驚走為守門者所執詰其姓名以王大
臣對發廠衛鞫得刀劍二具于衣中自言戚繼光家中受繼光旨與客
呂祖望偕來有陰謀遠祖望鞫不驗則誣稱內官柯四令其入內府行
刼又不驗則誣稱高閣老拱令與家人高本李寶同至京師謀為逆謀
使至拱第擒捕並無名高本李寶者止執其僕高來至京與龍面對前
後言不合乃送法司治罪刑部郎鄭汝璧恐其扳引無已陰以藥瘖之對
狀不能一言斬于市是獄也馮保實構之冀以害高而江陵忌人情不
順中救得免
廿六年御史樊玉衡疏請冊立語侵翊坤宮鄭妃甚厲上未之覺而侍郎
呂坤嘗作閨範圖說一書偶入宮中翊坤序而梓焉其書不首太姒而
首漢明德馬后言明德由貴人進為皇后人頗疑之有托稱燕山朱東吉者
跋焉名曰憂危竑議大抵指呂為逢迎而詞牽張養蒙劉道亨鄭承恩等
承恩疏言皇上以不冊立故語日滅族之禍是書蓋禮科戴士衡所造

云士衡亦曾請再立者也上怒革士衡職充烟瘴軍
遼東贊畫丁應泰疏言輔臣張位沈一貫與經略楊鎬結黨欺君喪師釀
亂宜罪上以鎬之用位實薦之今乃用欺隱匿敗債東事忠義何在特
令冠帶閒住而留一貫時有言憂危竑議位所爲者上信之故因丁言
重譴之也翌日御史趙之翰承望風旨言主計者張位奉行者士衡而
與謀者尚書徐某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事萬建
崑也上復革位爲民而餘人降罰有差
歸德沈鯉入相以時政之非也丙午元日作一牌置閣中上横書天啟聖
明下疏十題指罷礦稅起廢官等事每出入卒而房官拜祈工閣之曰
是不冗我死乎歸德懼改天啟聖明爲聖壽萬年猶拜中人又告乃止
竟以是去而天啟遂爲嗣君之讖
紀事本末曰神宗皇帝際昇平之世享乂安之福天資吝嗇惟利是視從
至廿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議而礦稅始起大璫雜出諸道紛然而民
生其間富者編爲礦頭貧者驅之開采聯驗凋敝若草菅然礦務之外
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
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
布雜稅莫不設璫分職橫斂侵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
駝馬雖漢室卒篡然豈乎實未若斯之酷也至乃明法恣睢人懷痛憤
成宗之識亦開有之以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
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
激變江西當斯時也民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
疏入留中其若因礦稅而設璫雖則璫焚而訖令在礦稅其始因璫橫
而迎合在礦稅雖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嘉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
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逞至三十二
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論壹之悔不亦遲乎然且兩數以還稅監不
革七年之後殊地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何習與
性成耳
神廟末年于宮中作滌鐵之戲御前十餘步外畫一方城千城內斜正十
字分作八城擬篤十兩至三兩止令諸大璫近侍遞以銀豆葉八寶投
之落於某城即照數賞之若落進城外及最䗂者使奴其所擲至戊午
而關外八城失乃不復作
天啟甲子行遣閣臣孫承宗謁頒目奉還天顏三年當此普天萬呼之日
不勝瞻戀今閣臣蒞遼去京數百里賜千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
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商權可否事畢回鎮
逆黨李蕃有抵蝟舉動可駭一蹤引自古擁兵關外恐嚇朝廷如王敦
李懷光又曰此晉陽之舉李邦華召之也逆賢急奏曰承宗已離榆關
帶甲五千內外合謀欲清君側上大懼急召兵部曰督師擁目既擁重
兵來奉明旨親聆蒞遼且以賀壽節爲名欲入京隨班中質擅離信地
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
屬誰乎兵部即遣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真有秘計何妨便宜

封進朕念以滅賊為期必不從中牽制承宗權御日東還鄉畢進以親
老有疾求歸
乙丑二月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江西山東福建等開內橫語狂
悖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擅刊朕躬遑說踵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紕繆
黃之口誕賊固所顧忌當國破時大臣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
官暱指占風附會于外朕思邊疆未復黔省未定正君臣勵精求治之
時亦士子攄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切詢徒究人之是非壞作人之氣
典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暫以姑容傳與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
都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治八人者簡討丁
乾學方逢年顧錫疇吏部郎土青禮部章允儒兵科董承業戶科熊奮
渭主事李繼貞也
又諭內閣二道一云朕昔在青宮便聞皇祖年間有逆犯激生光者捏造
妖書謀危宗社離間皇祖皇考大臣朕深為痛恨切齒朕冲齡踐祚之
際值東林邪黨盈朝陷朕孝德不克衣棄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默
佑寶璽呈祥臟朕謀朕羣奸敗露其元惡大憝雖伏冥除而脅從宵壬
不無漏網前已屢屢特諭開曉再三欲令易而革心咸與更始不謂法
紀凌替之後人心逆罔已深乃尚有等未盡奸徒怙惡不悛寄弄煤黨
貳巧布浪言變詭我捏造匿名文書害正黨邪熒惑視聽卿等可傳示
廠衛部院五城兵捕緝事衙門廣布軍番嚴加體訪如有前項奸逆
仍踏前愆確有的據即先將正身拏住具奏細細嚴審必要窮究到底
根勘造謀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時逆
賢以妖詩疑皇親張國紀是被斥諸臣而孫杰郭鞏忠寄具袖珍小摺
開坐應剪諸臣姓名欲令忠賢乘此殺國紀危中宮興大獄殺林下諸
臣此諭出遠近不寒而慄矣
一云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擢以經略賜以尚方錫之蟒玉寵極人
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御位之初托病卸擔薦袁應泰而遼亡既則
則復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
軍民幾百萬性命而撤兵西蜀則西蜀變亂山東則山東亂至今然
中尚屢屢未定斬其罪難以擢髮數逃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最甚者
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中救有顧大章妄講罪屬可矜而又托奸救汪
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嗚今遺書未刊諸奸受賄初以
萬千安閒祖宗封疆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將楊漣并置于理頃八月廿
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
中合詞奏曰此皆是弼所以推飾誇功者國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
況據科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于章疏宜亟加兩觀
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可即傳示刑部衙門着後會官決了以為
人臣誤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
熹廟登方澤壇回御幸西苑客氏與逆賢在橋北水淺處乘大舟飲酒為
樂上獨與一二少璫在水深處泛小舟蕩槳上身自刺船二璫佐之相
顧歡笑忽風起船覆俱墮水兩岸驚譁盡無人色管事譁驚等奔趋入

永叛駕得出二少璫皆溺死見酌中志畧
先是神廟時乾清坤寧宮災皇后之寶被燬福藩之國中宮例有與王妃
敕諭一道用寶鈐之神廟鈐念闕之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之至
天啟中王體乾何該客魏奏各賜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紐玉筯
篆印九字分三行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
每顆重二百兩可謂倒行逆施矣
熹廟時三吳有三大變　一徽州黃山之變吳養春當吳守禮之後輸納
中書頒賞數十萬黃山綿亘四府木利頗饒翰林吳孔嘉之父某僕也
啖養春義男吳榮誣告逆賢矯旨逮繫初差主事呂下問變賣黃山嚴
憐逮比妻妲子女一日盡縊又差許事許志吉來比究瑙同鄉甚慘崇
禎初任削孔嘉循治下問志吉罪俱發各官免其贓而近
一揚州鹽商之變先是范鼎世任揆江行文提揚州府揆賞及逮司作
維恨不送献一百四十萬助大工差南京守備提解并揚州前後府縣
鹽院運使各官削奪追比書吏鹽商死徙逃半揚城十室九空而許推
許其進重賂崔魏陞吏部掌運使事徵贓與爲鹽御史許其孝表為
奸宦吏商民盡遭毒屠孝諂至其孝猶吉脈建祠工梁棗補登枉削奪
一蘇州緹騎之變吏部周順昌居官清苦見重鄉人適蘇松道朱童蒙
以會妄爲撫目周起元所參童蒙媚璫逮李實劾起元與高攀龍黃尊
素並劾順昌為魏大中募貲聯姻俱逮吳民再三叩懇求寬枉橫緹騎
不允遂至激變其時撫吳者毛一鷺亦逆黨也遂以民變聞而五人并

命　五人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也
國朝三遭大變皆爲古來所未有建文帝富高皇法紀修明之後一切以
揚大行之治化幾幾三代一時士大夫崇禮義尚名節百姓樂樂利利
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閉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諸臣或死或遁或
闔門從亡九死不顧此古來所未有也英宗北狩親與懷愍徽欽同紀
而六龍反正也先伯顏等皆大歸行酒抽哭拜別也先以五百騎退至
都仍以壯士廿人送駕晝夜不離左右雖楊善等不能近至至南城當
視叩頭乃出就館變仇爲親以長防夏亦古來所未有也烈皇當紹豐
豐亨之餘不動聲色宵肝勵精勵載上理而不幸群奸誤國身殉社稷
范孟凌諸公從容就義日月爭光廟祭之日京師白負販與傭丐童
白叟無不頓衰失聲躃踊悲號如喪考妣長安通衢至千人不容足哭
不得透從來宮車宴駕未有得此于臣民者也雖縉紳之士多負國家
而草莽外臣或捐軀抗義不求生或破產棄家甘從一死所在多有
雖刀鋸在前屠戮盈野而甘之如飴絕不反顧此又從來亡國之君所
未有者也
國朝文臣不由正途而躋大位者與見弇山別集至熹廟時張凌雲以木
工至工部尚書杜若充以作頭至太常寺卿皆以造三殿工成加也
太祖自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動舊充之自胡陳之後量用鮮當意者子
是不受爲爵以收賢俊有嗣徒步而暮金紫者永樂間一行之以人材
馬麟等爲各省布政自是而捷惟科甲橫行立賢無方成絕響矣烈皇

滑知積弊亦用特擢爲擧狀在內不遷都曾在外不遷今長年未有以
布衣躋方面者也雖陰騭致新以武擧上書特擢吏科給事側目卒被
斥逐擢發自給事史公以千金聘入幕中堅卧不應因受擢甘貧齋志而
殁猶可謂不負知遇也
開國時文武並用如起南陽衛百户吳權濟等十二員爲河南山東各布
政參政等官永樂中祥符張信官侍郎改四川都指揮僉事成化間改
錦衣百户何瓊爲南寶司參題士楊純以駙馬後爲中都留守世廟時
以千忠裔子千户寬爲應天府尹不知何以後來分途岈勝右文抑武
至此烈皇時侯恂張學顏請纓自効改授河南大總兵然學顏之意在
得權不在得鎮快快失志卒無成功不足怪也

曾龍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以抄
抄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詳見詩
話
洪武四年鄉試前元貢士兒拘與擧士 淮等同爲考試官以布衣主試
千古曠典 永樂中重修高廟實錄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等爲總裁
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爲纂修官
文曰巡撫而武曰四目稱鎮守例也獨宣德中少師隆平侯張信巡撫
陝西兩湖後都御史陳鎰王文侍郎耿九疇都稱鎮守
高皇詔諸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生于宋末坐閱
元之興亡真人瑞也

餘姚東山村民杜一者生而朴茂不娶無子家貧自食其力至老猶日爲
人舂二石米生于成化乙酉至萬曆壬寅一百三十八矣動履健捷齒
落復生御史周希呂之延以肩輿歸以衣冠截然曰吾豈耐是耶所語
多弘正間事 崇禎時慈谿布政劉伯源百歲猶置妾飲酒數升行
步如少壯人 撫按臺諸存問之十年乃卒 又李子田爲池州同知時
有老人百七歲來見 內丘有向指揮百十七歲 浙江費大用一百
三歲 新野李老一百十餘歲 鄧州郭陵母一百七歲 贛州姚老
百六歲妻亦百歲 內鄉羅紀百歲 宜寧百有二歲 子任郎墨村
中見一李姓老人百二十歲猶日食米一升兩數十曾望之如五六十
歲人 南中數十年來遂得數人上元民鄧進百歲 盧妃巷住民蔡

一平百歲 馬應圖妻馮氏百有三歲 吳仁妻馬氏百有二歲 伍
之義母李氏百歲 高淳訓導夏寧百歲 江浦楊鳳百有一歲 丙庚
子卒且聞從紅載兵一操舟老人百廿餘歲子近百歲孫六七十餘矣
當事見之免其役
早達者除禽州乙數外十三歲何景明中鄉試十四歲閩楊玄錫中鄉試
次年甲戌中進士 十七歲解縉傅新德俱領解何景明擧進士 十
八歲錢棣爲南吏部主事李夢陽擧解元 十九歲吳縣劉昌領解會
稽董玘中會元浙全璁領解順天金鉉登進士 二十歲商文毅輅中
解元倫以訓中會元俱未娶 廿六歲周宗伯洪謨中解元未娶 三
十歲商少保輅以待補入閣胡司徒執禮爲太僕卿 三十以後正是

社行之時不復具載聞羣諸卽且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不得以單進日
之　周廷儒馮銓吳偉業宦中狀元俊卿婁然有　樣馬未暇查其年
慶藏王生百子與藏五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
紫玉盈堂互不能相識亦古來希有盛事也
孟麟孟鳳學生麟至右布政鳳至南書內外二品　王楠王楊亦學生楠
至南鴻臚卿楊至右布政官序略相當　戊午舉人顧含璧聯璧其父
四胎舉八子與周八士同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弘治丙辰狀元朱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皐萬曆
甲戌狀元則孫繼皐而景泰甲戌狀元為孫賢
徐中山達凡九佩大將印吳元年以中書左相國掛大將軍印平吳還上
之洪武元年以中書右丞相信國公掛征虜大將軍印北討二年還三
年正月復掛印西討四年掛印往北平山西練兵五年掛印西征六年
掛印往二地練兵九年掛印鎮守北平等處十六年復掛印鎮北平還
十七年復掛印鎮北平凡佩大將軍印一佩征虜大將軍印者八其吳
元年以前不佩印而總兵者不知其幾矣
洪武中令大將儀上武冠御午門百僚戎服陪位大將軍拜前諸將拜
後先授節次授鉞訖出勒所部建牙鳴鼓角正行列擎節鉞鼓吹前導
百官以次送出其嚴如此後來將軍有副有和有銀印而無節鉞非將
軍而總兵者有勅有關防而無銀印
烈皇時曲沃李公建泰以閣部出師斧鉞上御殿賜上方建泰拜受捧
劍啟正門而出上親錫宴于正陽門樓上閣臣六部陪宴上親舉金卮
賜觴者三下樓易戎服自樓前騎而行上目送久之奏軍中樂而還聞
目送至表忠祠然是時人心渙散為賊所懾而建泰之行無兵無餉者
破產募士以赴上思甫出都聞家已為賊破銳氣沮喪事不可為矣
芝蘇李之遴也混迹于僧天下既定游徐之永固河題詩郵亭云憶昔曾
為海上豪胭脂馬上血連刀回知今日天心定方憶當年浸自勞云云
投筆而嘆有一翁艤舟於岸問其發嘆之故李泣下曰我即蕭縣李二
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跡湖濱功名不就鄉舊無存是以悲
耳翁亦泫流曰我湘鄉賊鄉文元也辟難龍名作渡于此沽酒對酌而
別
王鳳洲曰平蜀將帥古多不利自桓南郡外如吳漢岑彭之于公孫述鄧
艾鍾會之于劉氏郭崇韜康延孝之于王衍王全斌之于孟昶大者僇
辱小者貴斂觀實俱廢國初如傅潁川廖德慶之下明昇功最卓然至
貽人主紀頌而賞亦薄二將俱不益封主帥湯東甌又戮瞽者與皆所
聞無其可怪也
高皇三幸徐達家武宗兩幸徐霖家徐以泰維幄之謀徐以進詞曲之技
皆有衣
上嘗以歐陽文忠集二十本賜禮部侍郎金闓既而所居被火失八本幾
事宣廟被顧問因言及賜書事即從內侍補之而朝恩賜遂為合璧真
殊遇也

解大紳與胡祭酒興好甚密一日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甲科詫之
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倖偉得之者有詠之
者云黃榜書名纔下傳馮君屈指數前賢可憐矣于衷天勢不敢展欺
一聯姻
孔公鏞永樂中舉鄉試上以其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授左春坊中允
賜宅一區令教太子讀師道嚴正上亦憚之
永樂中琉球中山王遣使送其長史程復來京表云復本中國饒州人輔
臣四十餘年不解于職今年八十有一乞致仕欲還其鄉詔從之仍除
復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
周述與弟孟簡同舉進士內閣奏孟簡第二述第三文皇曰兄弟齊名古
今所少二宋故事不以弟先兄乃擢述第二孟簡第三
周憲王獻詞曲百本宣廟批賜香帛且曰藩王獻書籍文章當賚今以傳
奇獻非親親輔仁之義也賜優衣一襲檀板一枚王大慚悔
復文通浮少時即有文聲吳僧啟善亦有詩名與善啟寄召至京與修永
樂大典從主持南禪周文襄為巡撫甚重之一日學中散從文通過謁
啟公以藍衫置捆物工縣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聞之啟公因稱
文通之才文襄即召相見索其近作大加賞識遂為相知後文通登第
入翰林文襄尚在任因送鄒東東倉基與文通作第
楊文貞在閣夫人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命婦朝賀
公無命婦太后召其婢至見既不揚衣復彼陋命妃嬪為梳髮易服飾
而遣之笑曰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蓋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生
子南太常少卿導
莆田柯孟時潛景泰時掌翰林手植二柏于後堂號學士柏建瀛洲亭以
臨之後劉文安來為院長濬井于其旁柯亭劉井詞林傳為佳話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不容入寢偶陳循過訪留飲談及此其
妻于屏後聞之即出詬循厭業作怒撲之仆地而毆之曰汝無子又不
容妻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差數得御女生
一子曰陸容稱之曰高公生恆陳公一怒之力也
宣府中貴柏玉每酒闌常追念劉侍郎璉以為好人難得或詢其故曰玉
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
非是也劉公難得此中貴更難得
蹇忠定賜第大明門內工累令中人趙式皆不稱上親畫圖令工成十日
落成公官家窄者三十年取人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史
治厖厚可觀斷斷無技公庶幾矣
古人書籍皆手自抄錄故學者每精專國五經開板始自馮道國初書板
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尚未有觀宋濂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
正統間版刻尚未廣今所在日增月盛雖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
所刻多無益令人可　上官多以饋送往來動輒百部所費亦煩近日
一種無忌憚小人作為淫詞小說繪梓工巧惑人耳目壞人心術真可
痛恨昔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甚善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
淵閣所貯一切書籍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貯如故時修撰陳循
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進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所藏盡
成灰燼豈非書之厄會也與

孝皇體稍不佳即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
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真得攝生之道　嘗因重陽出一對曰今朝
重九九重又逢一重陽命太監首欲等對之皆不能應迄無能對者

起卅脉不用人土　悉播他人名號甚正行事甚順此王師也我有
兩敵陳友諒士誠也士誠僅有浙西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維揚幾伏
猩候此自守虜耳無能為也友諒已號九路料實我天下半肱劫其君
而脇其下下皆奉怨又數戰民病下乖則不懽民病則不附故漢易收
也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上

馮勝初以所部歸上與兄國用偕服謁見上曰　若是有　可白
乃公國用對曰昂聞之有德昌有勢强金陵龍蟠虎踞
東先爭居之足下可強　觀天下之勢　予女王事
偈仁義以撫水大足下可以　悅曰吾心也先取友諒決于伯溫而
取定金陵決于國用

宋濂嘗謂上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用人莫善于　能核官任人莫善
于久居不遷　濂嘗以疾歸治春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請書
毋忽毋驕進德修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甚喜召太子諭以書意且
賜答書曰叢者先生教吾于以嚴相訓是不悟　以聖人之文法變俗
言教之是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
親見之
上諭李善長歸江西　中所掠民牛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值顧濂曰所
行當于上曰民富則君不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損利于民興國要
道也語及齊賞濂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
心不固金帛何補于國耶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凌悅因擇之上欲用甚代甚為上言善長舊勛
且能輯和諸將是如易柱必須得　從可若以小木為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　勝彼者如日　尤不可尔上怒遂群
章溢子存道　鄉兵萬五千從李文忠入閩閩平上詔存道以兵
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
失信也上不懌溢曰未也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昔嘗叛逆之民宜籍
為軍使北征　而思戚者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濶哉
上問甚以天象甚悉綵答因言當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
以寬奏上令付史館
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欲奔據鍾山甚獨無言上問之曰先斬

議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尔如日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
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從之新獲無算以克敵之賞賞甚甚辭不受
上定律令周禎上疏曰立法貴在簡易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
兩端可輕可重姧貪之吏得以賣弄為姧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
良非良法也上納之
長史桂彥良被徵賜宴答以治道對曰道在心　不正則　為觸而賞罰
差太平未有期也上嘗問朕每心　上喜怒不常何也對曰損以懲
忿窒慾則無此患郊祀祝文有予我字　者彥良曰湯祭天
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　泥古不通煩上遂呵衆遂得擇

有以墨敗官者處死彥良諫當如律上曰如法行殺化何對曰周德佚
用法於嘗進東宮心圖及上太平十二策上曰卿帝者師也
上詔孔子春秋擇奠遣使降香曲阜陵廟于仲尼上丁致祭天下不必通
祀刑書錢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上天下祀孔子
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議其祀事唐論之
尤力上嘗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其草野唐正色曰以
古聖王之言陳于陛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
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
建文時燕王來朝車　恭敬時為戶侍郎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
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王南昌以絕禍本天萌而未

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知不能斷幾非至明不能察建文
不餘用
文皇欲征交趾蹇謂自古為歷之國通正朔時　貢而已後云地不可以
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洎宣廟時交趾累叛既而棄之
上　功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
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河南王瓘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謀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
之瓘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往之上曰用
幾騎何曰請奉勅以自趨　其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遂命草勅
即日行馳抵王府王錯愕不知所為問所以來故曰人有告王謀叛者
臣是以來王驚跪瓘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只以王事未
有跡故先來諭王曰奈何瓘曰當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惟公教之曰
能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從之乃驛聞上喜瓘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
不徙者斬不數日而定
仁廟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王漢王遂有覬覦之心解縉謂不宜
違寵啟其異志文皇怒謂離間骨肉嘗應制題虎顧眾彪圖曰虎為百
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上覽之心動又嘗以易儲
事問隆平侯張信信惶默曰事干天常豈易為耶上大怒拔劍擊折信
齒血污衣少焉曰直臣也賜新衣事遂寢
文皇北征命太子監國上問太子賢否于楊士奇士奇對以孝敬仁明每
遣御用物皆親封識車駕北征不數半居駕還始仰安上曰此子道當
朕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文皇嘗曰黃淮如在高岡無遠
不見餘人皆在平地所見止目前耳
武進胡公濙初為給事中文皇察其忠實令遍訪異人公歷久還報賜坐
語四鼓時事甚有所屬公力保護其間仁宗為監國值有飛語上令往
察之公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仁宗頗致疑不大用公　及閱舊章得
密疏乃明
楊文定溥為司經洗馬一日東宮問漢史衍張釋之之賢對曰世豈無釋
之但無文帝寬仁之君用之不釋之用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文帝
關治道者編為帝鑑以進東宮嘉納之　公永樂中下獄十餘年家人
供給數絕惟又朝命世測而于囹圄中讀書不輟或止之公曰朝聞道
夕死可也
楊文敏榮器識過敏擴佑三朝永樂中有邊急三命公往甘肅計之及歸
解李員之怒已致和　水之征弃永駐平高煦扈從起邊之駕秘發塞
外之表治平靖難不謀餘力而疏閒自飭無大小歸心焉
少保黃公福才識貴不凡而忠貞足以居之高帝時以衛經歷上書論國
大計高皇奇之永樂中陞尚書撫交趾兼總藩臬章公政獻惻怛視民
若己子勞輯訓飭通其好惡交人愛戴仁宗召公還號泣以送未幾復
叛再命公往平之宣宗時舊目依違承順公持正不阿正統初參贊軍
務憂國愛民老而彌篤謚忠宣

仁宗嘗問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
又問御醫劉道遠何如對曰善治病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
以戒欲速也識者知其以盤諫
武進段民字時舉永樂中進士歷陞山東左參政當是時宗唐賽兒急當
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嫁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輯曲
為解釋人情始安文皇再北征民舟東轉餉節約民力不擾而辦文皇
在道中勅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三年為南刑侍勅考察
在京百司以其廉介端謹也
鄒忠齋塈飭躬績慮勉勉千譽永樂中為御史令察阻鈔法按犯違佳冠
失律禽山海關職史敖活督役瘦人辦石州民不執之拯以廉平稱宣
德中陝右華亭宜川飢公為請粟移民措戶京兆節用受民豪猾不得
肆正統初推兵部公務借其力養士氣以待不虞天下想小說例識京
師受代以公請免己巳危從還害
吏部尚書郭公璡精吏事箇切不從臨事從容善懇不形于色當為戶曹
時文廟已知其能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蔡欲請退以謝天譴璡獨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沖吾輩
皆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止宜戴罪修省改進以回天
意識者韙之
楊文貞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倚欄獨立通夕不寐夫人
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罷欣然色喜夫人怪問之曰主少國疑担荷重
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英宗沖年就學大臣時瞻務尊君卑臣無復祖宗之制王文恪晉言今既
未能復祖宗之舊略君臣之禮教師友之分但使宦寺日侍左右從容
議請議論之暇出入起居皆得用役其間至暮乃還或有轉桐之戲隨
事諫止官寮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與其間如此
所謂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三代所以久長用此道也
都御史顧佐歷尹兩京剛正不撓貴戚斂手而楊唐掌院文皇與璽書曰
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儆肅不則百
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
和同囚何相為尔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昇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
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懲謬毋辟權貴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卸貴審擇凡
廉勤公正老成博學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私及曾犯贓罪者送吏
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
公遂考核御史貪淫不律嚴暄等廿人論吏遂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
九降典史老疾馮誠等三人為民自是臺規整肅而小人之不便者欲
中傷佐上立付三法司誅之
英國公張忠烈輔歷事永洪宣正累立戰功征交趾擒黎季犛漢王謀
反密遣人間計公即縛其人以白事得畢覺以為朝廷眷眦寵遇日隆
官至太師天下倚以為重四夷咸知其名楷瑞王振視大臣如屬吏獨
重公

正統時一國師病死往例法王國師死于中國為營造墳墓工部尚書王
佐奏言此僧素無賜賞葬積頻多宜以營造墳塔不須勅煩縣官人以
為得宜

高文義穀端簡廉靜不比匪人正統末入閣己巳北征公居守乘輿播遷
羽檄旁午朝議異同中書趙榮欲迎璽印解金帶為贈給事中林聰忤
權貴置重辟公力救之王文奏考官劉儼黜其子不公令公覆試公亦
為救之時蕭鎡欽宇而歎公之終苗衣拾遺而歎公之德呂原稱厚而
歎公之遠馬愉稱慎而歎公之廣

商文毅輅本朝中三元一人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公力
主群議請郕王即真阻和南遷之說及回鑾虛忠安宮而內事并黃竑
言易儲事公多沮之已而曹石用事公毅然抑被讒間劉廷有善政令
即喜形于色嘗疏論兩京離合之勢以制天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
咽喉及論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于
政本

文毅當國時御史林誠奮章劾奏且得罪文毅言于上曰自始勸皇上親
覽納諫今以論自得罪是自為國家塞言路也請宥誠以寬自欺罔之
罪後來世廟時仁聖張太后誕日有旨免朝御史朱淛疏請朝勤上以
孝治天下仁宗大怒謂其誣以不孝梓拔罪闕自藉寬叩頭切救言與
淳祺如是再三纔得寬職而公可謂審勿之日
時汪直新建西廠文毅疏其十罪并群小罪惡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
下安危英宗怒曰用一內臣安得係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公正色
曰朝臣有大罪應論者收問直敕撞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宣大北門鎮
論一日不可缺人守備直一日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
敕撞自收捕諸近侍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乍
舌而還即日撤去西廠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
諳經典願賜假一日措諸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
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各攜茶湯果餅之類甚豐茶酒章公時勉命諸生
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歡諸侯伯曰受教之地皆執判堂惟
太師與先生抗禮久之太師屢辭公曰秀才家敝不易階置廁太師少
覺今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

王忠肅翱自兩廣召為太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閘難奇
官不得越次公遣行之或以為怪公曰彼立法何忍壞之至部即調為
考功公在部于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直報恩仇之地耶惟要請屬
毅然拒之然處之不甚拂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怨
陳康懿俊慎持清白位兩書肅然不異布衣為政知大體初以部屬督天
津倉道上疏乞免粟督餉兩廣餉以便利令赴界鹽商引輸二斗以足
之東飢令監糶公約射利者糶不得滿石及掌戶部凡出具所裁處諸
屬稱如獲金然
年恭定富公康執法遇事救為不以利害貳其心正統己巳智福滴遺有

勞績所至察民隱革奸弊汰贓貪吏流民聚南陽汝州十數萬公為蕩
伯撫定之皆願為編氓李文達薦為戶書上曰左右多不說富者賢對
曰不說于左右正見其賢既受事以國計為己任國中數用兵糧餉增
余子俊可任司御史曾以為優官公上疏極論為賢為國之道
于忠肅謙自入官所至著經畧綱望特隆己巳之變公誓不與虜俱生整
整飭兵伍百方動加權宜正誤國之罪懲失事之臣阻南遷之策尊
嗣君以定國威選材將以當敵激鼓傷中外輯安四方社稷如故乘輿
復返議毫皆公力也為奸人所中冤死道路嗟歎天日無輝京師為之
語鷺鷥冰上走何處得魚喫
忠肅性廉潔官至大司馬常祿賜予之外一無所受布衣蔬食有儒生所
不能堪者會有疾景皇遣中貴省視見其所自奉歎曰于先生窮得怕
人上聞之為給廩僚且親幸萬歲山伐竹瀝為和藥有渴輸用太重者
太監興安曰有這般不要錢不愛官不顧身晝夜憂國者更尋第二个
來後英廟籍其家悉無長物及籍他司馬貲貨充牣珍寶服其貲
永樂間北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也先
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兩廣苗忠
肅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
年積患一旦潛消
王鳳洲曰王端毅之在銓也其麟鳳乎于忠肅之在樞也其蛟龍矣麟鳳
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思其澤

鳳洲曰易儲之際人不致而以識于王二公甚無謂也于公所職兵事而
己居當力主此議者陳芳洲輩也執筆首此議者胡忠安也為六卿首
者王文端也增置宮官之議蓋王不與聞而于不與賞大概畧可推矣
詔諸公二俸俱支當班辭而于獨再辭不允奈何以易儲議之
通州倉糧數百萬石己巳之變議者請焚倉以絕虜望忠肅曰國之命脈
民之脂膏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業盡入城矣周文
襄忱適在京言于陳循循曰宜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令
自支取則糧歸京師且免軍運之費從之文襄此着高于忠肅
楊忠敏善景泰中為都御史英皇北狩歲除欲遣迎難其人公慨然願往
也先遣熟者迎探公以辭鋒挫其銳暴及見也先應對不窮反覆開論
朝廷威德及請發好生向善之心遂奉鑾輿以歸守宋以來不見降而
能成功千載一人而已
景泰時有中官亩思請將騰驤等四衛勇士及養馬軍悉給以胖襖鞋袴
事不下部即可之時王公復為工書忠肅聞之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
何議不及此使恩　此輩千復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
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繼制他日起行若京衛軍士無調遣而守城守
衛歲給與布疋棉花使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所在也今
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又給以衣袴非惟失預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
出內豎于國體普失矣于公服其言
王忠肅翱端方清約任事毅然甘肅缺巡撫廷推吳琛翊不可英皇謂其

執拗拗曰壁是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中國乏人
景泰中任冢宰剔刷弊嚴考察公銓註抑倖進以用賢輔國為己任
門無私謁權勢請託不敢行恩仇一不介意
景泰間山東建議災傷天順初發帑三萬賑濟有司以為不足乞增之李
賢請從徐有貞曰不可月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胥吏得
之賢曰雖有此弊畢竟增銀有所濟常多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
吝惜遂增四萬兩有貞還而不悅賢曰公誤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
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為盜責將誰歸
王尚書竑賦性正直剛毅不事皎隨立朝侃侃無顧忌且聰敏機辯遇人
己巳之事王振誤國指揮馬順內侍毛王皆振黨公為給事中手捽順
王死成化中以都憲巡撫所至有建立官至大司馬
竑廷擊順至流血殿廷郕王驚起李侃攬御衣向座曰殿下當今日第討
賊豈宜辭去乃止英皇北狩回群臣請車駕出迎景帝不欲其敢復言
佩令家人具棺以諫大人謂之曰但諫勿憂也公疏云夷虜且知尊王
何以自解耶下群議同許之
章恭毅綸景泰初為儀制郎中知無不言疏太平致治十六事疏策禁戎
論朝貢議鈔法諫幸佛寺恤民以回天變陳中興時政論定計累辭頭
皆明國家大紀邊遣中事情以至論復儲事忤旨杖百幾死天順初擢
于獄擢禮侍復奏蠲山東租請金以賑宗室論謀關國婚之非條救荒
四事皆協輿論　鄒二泉曰論名臣于正景間劉忠愍惜君臣之大義

于忠肅建社稷之大功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皆順為執難者
彭文憲時端慎貞朴外和內剛辯閣中不當南向坐伏闕爭慈懿葬禮抗
疏正宮圍廣儲嗣又論景皇固安公主及算宜終沮太監劉永誠不當
封伯及上地震十事皆見七事皆名言也景泰中見朝政有感即引退
李文達賢天順改元入內閣遂成化丁亥卒以文學得君行政人謂三楊
之繼初當曹石驕縱又值徐武功為之傾継承門達擅權能自抱調停
遇主于巷而海內士翕伏以千澤者紛然雖子自植亦有以也止詢葬
擇庶人禁宮功號王卜安遏鼓妖斥仙師號應書欲傷臂之愈明識所
及未可少之
葉文莊盛崇道誼尚名檢修文字正統景泰間丁時多艱論疏侃侃動應
從將自失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大仇又論邊將不可
留守京師及視飢滁州協贊羽石經理馬營八城處置屯戍定綏兩廣
鎮室府議防河套咸裨治體
岳公正天順初以編修入內閣抱負磊濟居家孝友與人交尚氣誼性剛
而志高屹屹不能下物時曹石方熾因極言于上前且退而開諭之使
為保全計二猾羅織左遷欽州又追逮戍甘州二猾敗召還成化初忌
者傷為公勸李賢疏革出知興化政務恩民號賢守尋致仕
耿公九疇廉介自持政尚明肅初為都御史疏糾石亨之罪以不察為所
排出為布政歷南刑尚英宗恆念念其卒也嗟歎良久曰可惜此老臣
優之于南而遂亡耶岳正贊其像曰推奸以直踰主以康康乃大用直

乃屢還
虜寄索未近遣求貪傳聞豐置在其處石亨欲領兵送還乘機狄之李賢
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卽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虜雖近邊不曾侵犯無故舉兵誠爲不可若置乃泰皇
所遺亡國之物不足爲寶乃止
運糧總理河道侍郎以運堤衝決鎮自濟趨邳極力疏通奏稱北河張秋
濟寧地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啟泉門以濟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
引沁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蕩紀之尤難必春夏未盡之前可
備也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氾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時以爲確論
土官復能以首功得陞賞兵侍柴車具奏羅所陞官能復請上宥之卑庶
覆論不可曰非首如能者非一日方按覆懲罪今首能如餘人何若無
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若以其土人宜𢜮寬假則以
他名賜之非人不得援例若非首而陞且賞以爲不可上嘉其忠誠
曹石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請上自掛榜格購捕岳正入見曰
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捕之理且昔
建進善之旌備立誹謗之木秦始廢非拒諫卒至亡國陛下宜以堯舜
爲法亡秦爲戒嚴責治其事雖則人情惡忌事白覺露急則人情恐懼
益求聽論不如勿究吉祥從事請究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
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稱斬首無算皆剝首林木不能急數正取地圖指
示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彪于何所與人鬭伏

法司奏石亨等首級陞官者俱合查究上以問李賢賢曰若查究則不可
不如許令自首見原事方妥帖上從之
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劉公宣爲教習人曰行故事耳莫肯教公曰是
狄慕中國而來學不盡心陶鑄之是逆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悅厚
贄以獻公固却外國生以聞勑令受之
陸文量容成化間爲職方武庫當虜急籌畫方略動中事宜西域貢異獸
乞遣使迎容言獸非其土性不畜且上方羅獻何以迎爲交人屢叛朝
議討之容言不當窮遠畧且加兵遠險謀非萬全有倚中貴求將者容
面對言西南吳重地將非其人致寇生患果將且不敢任其咎已而復
有欲用二都督者公言都督今之大將何敢違請亂法市恩此而不懲
何以杜倖門正威權上從之皆爲今公以小臣抗言在廷爲辯他所論
固馬與牧藉粒重設減法數民田牧又陳四事及選衛卒皆經國大者
遷浙參政轄奸如神又例便宜十餘事上之以計入論漕渠利害語侵
時貴取忤罷免
成化中李東陽東祀歸上通達民情疏有云自奉使遠涉川陸見聞覺觸
之夫自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加以貪官猾吏肆虐爲奸威里中
增指擊官吏若此之類未易枚舉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也郡縣之
情廟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于容隱成于蒙蔽
目請以所見當之節用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畜
源然積一分則有一分之利今日民生已甚疲敝國用亦甚匱乏若事

事編之則不可盡編時時給之則不可勝給在聖心轉移間而已
黄侍郎孔昭成化中在文選十有五年淡淡以人才為念公餘之暇客至
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往往量才隨地參以輿論爲登啟事雖小官
卑職亦不敢忽有嘗督于請竣却之人謂之閉門文選謝方石云見其
書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疑則知小人之未退鄉人有仕其地者能以
尺名亦不受終身儉素不妄交游正德中泉州黄公河清能繼之時人
語曰吏選何軒軒前有黄黄岩後有黄清源
孔昭嘗曰國家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
時乃可以濟事人皆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
公與章文懿懋莊定山昶黄工元煇大非是俱稱羅一峯倫論首相不
當貴怡亦論昨稱翰林四諫官
謝方石鐸為侍講侍經筵言發明誠者人之道謂務虛名而不實用工夫
如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好行仁義而內多慚德便是不誠
又如梁武帝好佛法唐德信任盧杞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和年勵精圖
治後乃窮奢極欲溺于所愛憲宗和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仙迎
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憲宗頗有偏好故鐸以為言
楊公守陳為司經局洗馬每進講必積誠意侍經訓集納忠以悟上意一
日講武成篇曰書論錯身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
世人主有溺於禁中委政內侍者篡闕樂之禍有高居無為惟寵是聽
者啟祿山之變何也蓋聖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其衆相去山傳信明義
無一不盡其道宦官常委勞而有為乃始依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
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耳左右聽者悚然
守陳為少詹常以大經筵禮法竣整早朝侍衛森嚴難以盡目下之情習
國家之務敢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誤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
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偶有未明輒賜清問若復
有疑更加拜諮講官或詞則侍班諸臣代之覆辯詳悉以待聖心洞悟
進朝之後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
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覆奏當覽之啟後日輪閣臣一員講官二
員使居前殿右廂若有疑難式錄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御文華門府
部六卿堂官各輪班引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詢其事情
條例而裁決之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
方之事亦略節口奏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宮內閣諸
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其有未當許諫官駁覆更審行之餘具未進者
皆與閣臣面議批答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必俯降詞色詢問
政事庶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憲宗嘉納之
朱驥久官錦衣憲宗時掌衛章十四年雖柄任崇要一務長厚不少逞于
糾縛有涉誑誤者輒蹤舍威飢民以饑聚被收捕自斗粟以上罪皆死
公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邇卒多鉤致邀功有真患為妖書株連
坐死者百輩公奏過減戍邊故錦衣用大獄示戒公獨易之
周文端經秉政執法理譬總變如卸而職貢節鎮黄村毛寺為憲廟薦福

曹密公所贊誠及不肯奉行傳陛奏臨季廣畝田遠諸王府自領河泊
所苦中官請鹽越境乞僱職遣不從太倉張燈張止靈臺增酒柝卒卻
歸餘獻東宮莊田皆允當事情官大司農
劉珝在經筵文淵閣第一籌皇祖重之呼為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
賜閣章四壽獻贊翊
彭韶爲郎時論因貴敢生之而大奸猾悉雖權貴交鳴不稍貸居外臺
治大史貪贓甚衆而小官椎碍多所開釋為史待人不見其笑容比之
包孝肅史撫南畿論者比之周文襄與內中官與守皇莊開公為懸撫
密自營救外戚周彧萬鴨田侵民田芭安參初往視上疏自劾云昔田
文今馬蹵收貴子孫曜頗侍参嬌賜諸人今奏定田視宗以來許民開
種即為恆産不復增科以勸力農　往年擇太監廣寧侯憂參處民擋先
皇明聖民開少得安業今周彧又復張劉帥参傷民病國且識不忍復
故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孝宗即往勅公理鹽法公輸煮海窮人八
閣以獻
李文達初爲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請之久不得對衆為公危
及瑜當擬旨刑部因事者謂姑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姑擬侍郎
則自欺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瑜頗銜旨乃復召對如舊
靖王內使李數等詐傳令旨開城門扶乃乘騎越關赴京師錦衣獲報
等出懷中要詞訐王過所司請勒王戶直以數等不安王府逃還比拒
上命罪一詐傳令旨乘騎關門罪二越關罪三拾王小過當數罪四

疏既具四罪又訟其客言以勸王是重一罪也而輕宗室矣遂押還
李文達丁外艱歸路逢驛使馳甚急問所報何事曰軍情即取副本看軍
為顧建處分舊某官總兵某官副之某官監軍某官紀功某官運糧軍
某官給賞功某處某營督軍若干一一明白具上上從之
成化時中官用事職遞旁午貢獻絡繹徭役煩興財力日竭王端毅應詔
陳言者廿有一建白者三十有九大率與中官為難皆報可天下服其
忠勁當是時天下無事廟堂之上內而　戚外而閣部各引置私人及
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僨進退大臣大臣多為下惟公抗節無所撓撰
端毅同名者彭韶時為之語曰兩京王恕天下彭韶
林俊性簡儉居官廉約至祿金公廉托以謝之　未浴傳奉款以自為表
率自筮仕至歸田進退無瑕譽可議妖僧繼曉挾近侍梁方以左道進
公極論之逐視江西光事貸庶人廿為利部尚書執法不苛理崔文弘
人李鳳陽獄不得中法遂致仕
徐文穆溥當弘治盛時入掌機務因事從容調劑甘苦溫客柔裕使人各
盡其才不優不矜坐鎮瑞悠而消爭侈培養國家元氣生致知州劉進
之逆獄却愚制三清樂章又深不可犯
李文正東陽文學雄膽一時弘治中入內閣議罪訊安南止燒煉齋醮赦
劉健建警及屢上封事復平臺奏事華李廣乞祠額寺僧入大內正德
初論息政教安奎張英輔一清論為名難及指失政疏事論邊軍入衛
不便敢建同匿名書時論內承平人思藻麗公當國各以文翰淬勵子

是王九思王鏊羅玘喬宇邵寶顧璘李夢陽何景明輩群然起矣
劉文靖健正色立朝以老成率僚下凡請除下竭私第者不交一言及入
朝事關大義累數千言不乏弘治中在閣諫息政諫設醮武當諫建塔
朝陽門外諫禩真人杜永祺等諸令法言盈庭咸被采納正德初感受
先朝顧命盡言無諱逆瑾用事焦芳附之以公同鄉不附已遂夕攻之
罷
戴恭簡珊為左都當考察時吏部欲止憑造按考語黜陟公不從吏部曰
如此我不任怨公曰果欲如此須先博御史考核從其賢者斷可豈可
一概從之人服其至公
時戴句群盜猖熾王師也德州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為招
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李西涯西涯愀然曰眂本朝建綱祇修理紀法
非吳狀比今攻健州縣拒敵官兵荼毒赤子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
今日無分寸効方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此有血氣者所痛心疾首也永
以為然議遂定
劉忠宣大夏明識治體忠誠康潔自兵部郎至尚書平生不以聲色自居
于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出而請難者三行遣者二治水者一
所至有成績孝皇眷注書令公進密揭公對以恐開斜封墨勑之弊不
敢從在本兵臨事明斷正德初忤逆瑾謫戍肅州薛應旂曰忠宣明識
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骨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
誠鯁直如司馬光

謝文正遷自敘天啟嶔進無撓誠以狀元涉機要秉履始終不躁進不隱
賢齊無矯飾于時未嘗以世外儀自為低昂與李大正劉文靖同心輔
政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北虜猖獗太監苗逵以知兵自任上興之謀欲舉兵出塞劫虜營謀已決
而兵部大夏尚不知上召諭曰聞在內廣來時苗逵等于延綏河套搗
劫虜營由是虜不敢犯邊爾知之否大夏對曰嘗聞從征將士言劫虜
營時事當時全仗朝廷威德幸而脫逃不然全軍覆沒于境外矣可以
為喜上曰永樂中頻年出塞破敵今何為不可大夏對曰皇上神武固
同太宗奈今兵將遠有不逮且在當時如淇國丘福猶違節制遂令數
萬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之下不若令各邊將料敵戰守猶
似得策時戴珊在側極贊大夏言為是上曰微卿二人言朕幾為人所
悞遂寢其謀
王端毅恕負王佐才直任當世事一征湖湘三出巡撫兩督留務言無不
當知無不行威畧足以平寇難貞廉足以激貪墨仁恩足以蘇困窮所
在立石建祠時王振永傳取寶玩能進貢者爲郭暸私市外夷公密勑
兩參之及執奏無艤駕帖救留林俊李興周緻廉增五府勳爵并奏却
貢獻裝撞紙氏晚登銓府一時人望悉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毗孝
皇之政
孝皇在東宮已聞恕名即位首降詔用為吏部既而南宦薦入內閣上曰朕
用塚宰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公知受敗時都公智

謂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
見君凡時政之不善者歷陳于上庶其有濟公善之既寧詮署于門曰
家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為私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
今動曰贄儀而不羞于入宰不自私哉居官時有建白數揩業已行矣
公曰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
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
葉公釗剛毅守法居刑曹廷無留獄有事干貴戚執法不少貸遷廟堂大
事敢直言弘治中南畿災上荒政四事又應詔陳八事正德初疏請擇
給事中徐蕃戴銑等六人以來忠直起用劉大夏以收人望皆切中其
因事陳言如大理寺上應奏駁不當用刑執刑部大理堂官序坐宜照
品級寺丞不當居侍郎上得旨著為令
丘文莊濬博極羣書而欲為適用之學所著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衍義
補家禮儀節晃羅古今斟酌可行可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晚際孝皇
召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興廢裨益章是循深然徵名施行亦以寬
大啟沃上心
何文肅喬新性廉介既讀史每上下數千年事論辨異同前哲不執沿成
議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歷官尚書其綜覈注措皆
翊正國是粉飾太平之具平生文學氣節而聲色澹然
耿公裕九歲孝也有父風初授諫垣遷裝林長國學無成于齒幼者公悉
其獵教取所當習讀古今嘉言懿行為講誦授之孝皇見而嘉歎禮宗

伯再入吏部薦引人材飭勵輿論御史汪宣嘗薦先復吏部之目處
介端貞莫如王翱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莫如裕時謂知人
馬端肅文升性簡介以身殉國艱險不辭敷文飭武名聞夷夏嘗出總撫
務生諭滿四鎮季朝于大竭先王越建新北虜平章鐵烈孫三請遣寵
興復哈密處置貴當建奏火篩會件陳鉞汪直構成重慶晚際孝皇柄
銓府付託甚隆
公嘗疏言國制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
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
化時二次度僧三十萬以前所度又不下廿萬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
僧一歲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況
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者又不知其幾
創修寺觀遍于天下公私之財耗于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張公悅弘治中授評事嘗歎曰一職所司有限言而見聽所及者廣禍福
非所計也因屢疏上陳皆見施行
項襄毅忠初官陝西賑飢濬渠以救民為己任軍民兩籲闕借留復擒建滿
四賊李鬍子平洮岷番虜躬冒矢石無懼色錦衣韋瑛扶汪直為詗察
屢興大獄以公勒發成其黨構陷公廷辨抗慷不為屈僅落職復起尚
書公討滿四矢石如雨纍不少避馬公文升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
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劉源清燮鎮宣大每戰必曰死入寢忠祠何恨
甘肅劉詩壽麟自先世歸附居大同郡落甚眾至麟有才智而悍鷙納娶

近來鑄印懸兵官不得逕奉官歸文同託言于幼順歸撫部落奏上朝
議有欲就與鑄印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之散地者孝皇以問劉公大夏
曰就令鑄印逕授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對曰無逆其要君之心誠
如聖諭但召之不至使難處置不若從其所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
制將兵權上倚恐其恃眾生事大夏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心既失兵
權無能為也明日覆奏降勅獎其工世忠順而從其請解計不行怏怏
成病而死
張簡肅敷華累介不隨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為違就不
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初歷藩撫賑飢彈黿處鹽課以濟民歡後督漕然
貪暨務為掌院詬嚴天下貪酷之禁留心轉運竈戶有不法不少貸時
成晁之正德令致仕
吳文定寬行履端潔識趣高遠居官務簡慎不欲涉據要津雖彼召屢留
而引退不置不為激烈之行而以正自持有不可終不詭隨嘗上疏請
東宮出講及議募祀慈懿禮儀皆正對官至禮書 公為康陵講官奏
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
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時況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散古人八歲出就外
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惜日習讀于內終不若就傅于外孝皇嘉納述
推冢宰公回義而欲不能拒干謁性寬不能峻關防力辭之
韓忠定文風骨孤立以忠貞為己任初在科劾都御史王越關通繫逮訊
貞死為戶書劾糖籍均會計時宦大權患又值國卿文始供費不貲公

悉心經畫殫慮以濟勍太監苗逵征費無功逵究朔流妖術柳成悅中
貴恣奪正寓占引鹽沮乞討賊逵逆理肆毒公首抗章劾之然罷復歸
晉建獄蔚米三千石
劉忠宣初為粵藩至新會時吳公廷舉為令公到久乃來迎曰以裏部督
驗事故來遲耳公以邮名士出稿亦重之不怪其遲而嘉其賢公以忤
逆瑾發戍軋帽布袍甲胄即行披甲荷戈與卒無異吳廷舉曰愛民如
有病見客似無官劉公足當之陳白沙曰劉公守身如女愛民如子毋
論當世古人不多得之
楊公翕為禮書保算有獻白雉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遣之陝西守臣獻
玉璽公歷考傳記彤制篆刻皆不合且言我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所
事此乃寢不行
馬公廷用署南戶部會歲飢流民來就食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拒救之法
擬請千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雖萬人將填溝壑矣古人有
矯制發倉者請獨任其罪所全活甚眾
戶垣自南京入朝時德王奏請母妃就養之國詔甚哀切閣臣無以難直
曰自能折之為詔云爾母即吾母吾養即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
天下養也德王折服
倪文毅岳生而瓌偉穎秀異人潛心經史考論世務凡民政財計邊情關
不留意弘治中為文選集議公慨然高論多所裁定 初在翰林凡考
校纂修肆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事傳時事為勸言對切而音洪暢

人觀之范祖禹

許襄毅進為冢宰行取推官羅鳳至選司門外不跪選司姑其驕傲公曰為推官已能不屈膝文選使為御史肯畏强禦乎遂用為御史糾守貪驕監司不敢署下考公奏為民守路逆瑾中批留用且令會考語來看公乃重奏諸司考語而署其後曰上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守宜廢

王文莊鴻漸崇實黜浮纖悉典物諸書以窮理致用為的雖一字異同必審其義之所安觀史審得失辨邪正尤明習國典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行己立朝之詳皆一一究心官尚書

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傅文毅珪為宗伯忽奉內批禮部請腴田千頃為大慶法王下院公佯為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此至尊名號天子褻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

建郡陸里等處苗賊生發上以馬理總軍事理曰苗之叛逆非苗罪也有司横征暴斂以至斯耳殺之徒傷好生之德盍先傳檄中諭覺悟而後討之未晚也諭之眾多降者其不降者暫兵截殺遂尔成功

劉機參贊南樞流賊犯江上機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郊軍士為急時李都督昂自貴州羅歸械逆之令任軍事昂以未得朝命辭機曰朝廷敕諭云凡敕內開載不盡者尔等從宜區畫此即朝命也至今立營備賊并奏行之防守有備人心以安俞邵曰公亦有用之才乃為逆瑾同鄉所累可惜

寧庶人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時喬公宇參贊留務日循一老儒皇士所至遊覽奕棋實以覘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為意者矯情鎮物有謝太傅風

王文成守仁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冀時李士實在坐濠指斥朝政外示慨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無夷齊自是始知濠逆謀決矣乃遣其門生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于是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請允之以放濠反陽明得以此權乃起兵擒賊屬州曰文成以書生建汗馬勳又以勳得謚文成又以侯伯從祀孔子廟廷文武勳德為我朝冠

初文成之請提督軍務也王恭襄瓊在本兵知其意薦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隨機撫勦報可及濠反書至眾朝驚懼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大言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旦夕擒濠諸公無恐已而果然

寘鐇之變詔告天下李文正擬草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劉瑾怫然曰此累朝舊例如何可革公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赫奕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自絕矣因以天順初舊稿示之瑾乃語塞

楊文襄一清博學有才久官陝西督養馬條上五事蓋苑修苑修復靖虜
諸城莊浪諸監苑馬池諸要害虜冠固原公單騎馳瓦亭驛預設伏當
關賞遷擢條工單務及興復河套事宜皆達理達獄奏覆用與張永定
計誅瑾
文襄嘗言大要在外足禦之目計日而望內吏在內御佐之臣留安而擇
外勝任事之人識難其任臣以為必得視國如家者乃可當斡濟非夕
精強者乃可勝蹤涉冕度籌宏者乃可計慮遠資淺則稍遷其技才充
則如重其權真格言也
公嘗諭諸將無事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鎮靜故其總邊
無所虧失

公之與張永西征也嘆息謂永曰藩宦亂易除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
謂公從袖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枝附成耳目廣奈何公曰公
亦天子信幸目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班師請間語寧夏
事上必就公問公以真鐇偽檄並渠亂政不軌狀詳陳之上英武必悟
悟而誅瑾柄用公益歸理所為呂張承業及公千載三人耳曰即不
濟奈何公曰他人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言須有端緒且要曲
盡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傾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曰老奴何
惜餘年報主乎已而具如公策遂誅瑾明史紀事曰寘鐇一征豈乎耳
天誘其衷故為悪逆天始借鐇為瑾驅除首地乎鐇不反則張楊夜半
之議不合寧夏不亂則武宗腹心之蠹不剔社稷之憂從有父為豹房
之計得行而獲戮勝之實乃在廟堂然則寧夏之功不在寧夏在于文
襄乘機以誅瑾社之奸南昌之捷不在南昌在于文成滅濠以消覬覦
之膽嗚呼審可謂大目也矣
宸濠之變欲襲南都先遣死士五百餘人入城中匿鼓樓一禮頭家為內
應待期而發大司馬喬公知之先時獲頭一訊而得以次擒粟之梟首
江岸賊計為沮又命指揮楊銳固守安慶銳敗其前鋒助成新建之功
賊已平而上南狩江彬信寵邊兵數萬屯聚京城意圖不軌公以禮量
擇　之將悟意擇公備無所得一日脫索城門錀公曰守備所以謹
非常雖敕索宜祖敢與覺拒之駐蹕久公率九卿臺諫屢疏請回鑾從
至揚州而返

楊文忠入閣後未有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謀因柄有狂
生上書數其過公廷詰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上不豫江彬欲
以所統邊軍把守諸門意殊叵測公與張永及兵部議團營官軍正禮
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令就通州領賞于是邊兵盡出彬逆就擒遣迎世
廟下詔改元釐正國是方世廟未至公承制專斷者廿七日裁革傳乞
冒濫役十四萬八千七百餘人月省糧一十六萬餘　王維楨曰五
府濠如虎據石穴如龍虎在山草木茂焉龍在淵雷雨興焉人仰其為
祥安驍其馬兵
武宗崩于豹房楊公以遺旨迎興世子以遺詔散遣諸邊軍江彬頓自疑
檎谷布腹心于東西北安三門衷甲裏糧備動息令都督張洪鎬公書

公好言慰之曰先帝愛江彬勇留置左右若虎豹是狎內外文武一時
不獨江公若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闕門辦事不失富貴又何疑耳
諸公嘗兵事有出我書生無為也彬意稍安公復往視料曰甚謝江公
大事多賴彬喜及題大行銘旌于文華殿司禮魏彬張銳與大安陳嚴
留在魏彬與江有連公知其文務可動屏人語曰今大功已定大患未
除奈何彬問故公曰外議紛紛慮江為亂若不早請太后除之貽患嗣
君亦公等累也公與江有連乃抱奉大行令非本意古人大義滅親
亦何不可彬從臾言者江有何罪公曰擅引邊軍入禁擅立威武團營
教場為由官檄擅立鎮國府節一二足死矣彬欲救之殊力公曰公毋道
之我某言出禍隨已置身家于度外公獨無子孫不念蹟屬兄弟耶為

一嗣君中途聞變而驚公請任之公詞色俱厲譚嚴肯之曰且收之公
曰是也收之嗣君未至見魏彬彬曰了此然後宣臨當曰然即擬旨奏
太后會其日坤寧宮安脊吻彬被旨行祭儀傳旨出彬與同恩李琮神
周當收而京師晏然

禮書毛澄出迎駕王瓚署部事顧東江清請威服舉哀誕後王瓚曰哀主
祖為之清曰宋孝宗崩光宗病太皇太后代為喪禮今茲奉是也聞日
開所出日出贊事紐志道據以成禮

方欲宗之未至也楊公廷和日夜許度正德中奸人與政當擬于禁柱詔
內除之密書緘函雖家人不知何文書也世宗至廷和侍行殿令蔣冕
至其家取函中狀與明進稿請批紅日詣辰文書房官來見欲去關切
中人者數條公曰數年來事有不行輒歸朝廷今嗣君至使有此方知
曩負大行多矣廷和今拜賀新天子明即乞休且問皇上初至是何左
右跡更結書也中使持回久之鼓出批紅猶未下公與冕紀並趨華蓋
殿闃寂不見人趣奉天殿下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官語之曰去去毋
誤不然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入奏批紅下詔出宮與盡革中外歡然

徐文貞階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詳于堂下公閱卷自如已而有二生讓貢
請于堂下公亦閱卷自如頃之召兩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亦不能使人
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建我也在教條裏作不得主由是爭讓皆息

徐子涵顧為刑曹時謁溪唐公為少宰延訪天下奇士一日執見鄉閭者
龍子君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
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茲何容易而老生常談是辯之

道為難矣其難唐公大悅

林貞肅俊以議禮諸臣廷杖有至死者疏言古者殺人于市與衆棄之而
已非必燿爛其體膚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臣及見成化弘
治間詔獄惟嚴逆妖言強盜方有好生打着問之旨其餘當紀送鎮撫
司推問鎮撫奏送法司擬罪中間情重方有來說之旨都督覆奏方有
降調之旨今一概打問無復低昂恐非祖宗仁厚之意

世廟時李康惠任本兵奏裁去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
內府龍匠嚴千人又請考選清裁騰驤四衛官軍內臣言四衛禁軍隸
兵部不便往彰義門之破虜東市之勤皇賊皆以四衛直內故得號召

建功公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彭義門之戰由太監振東
市之賊即太監吉祥也上竟從公議
梁端齋材簡潔自飭惟恐爲時套所浼爲縣令著勤民撙節費恤徭役集
長慎寥讌爲像治狀會大朝一一簽對黜陟有不協者力爭之他時來
有也掌戶部值大工及邊務倥偬公竭艱籌會以給之司國計十年錢
守筦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無着極力主持不加賦而足嘗言書生入
官廉自吾分不可告人況持以驕人吾所以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
君下負吾民也世宗嘗曰安得十二人皆如付耶既卒後遣詢邑工欵
曰梁材若在當不至是
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上震怒欲逮治李公時曰此風不
可長也今付所司鞫治而當民婦以誣罪上從之
胡端敏世寧爲大司馬有于木蘭者由先衛人也王瓊嘗欲叔之爲將木
蘭不從撫懷內歸瓊當來索大同欲縛與之以易哈密公爭曰木蘭反
正歸順哈密空城縛遣無益事實土魯番慕貴多詐今欲以哈密爲餌
釣大利難哉我屬夷正宜厚于木蘭以風遠邦豈可墮其狡計比與李
贊皇維州之議同
故事經筵直講講章先進內閣詳定陸文裕深直講爲內閣桂萼所改深
不以爲然臨書臣按經筵一事輔養君德乃其首務大夫臧咫尺臣子
儼然拜起布衣陳詞若自反自心一無所有豈不汗愧故必勉加修踐
之功而後可收感孚之效目之要盡以爲講章必出講臣之手所進內

閣改定不過略去其鄙野之詞以其告君之體麗澤儒臣之心若盡出
內閣之意而講官不過口宣之比于感孚甚遠以此進于君父之前是
不誠也欲乞聖明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繹而外于天下大政事
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列數陳庶輔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
事御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皆得以次上
聞則聖聰日啟聖學日進臣等亦藉以進修而內閣又因以考臣等之
造詣萼怒謫外列皇時爲程當國羅公倫義不肯易講章謫參降級
胡端敏論天下事累牘連章多先爲將順親受之言自始于上然後引之
正上以是親之嘗言將順與逢迎不同君行非而臣迎合逢迎也君行
是而臣成就將順也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其自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
而未諒者多戇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猜人奸也
過有甚此者粗疏輕淺也然則無可取與曰欺人之事勿爲害人之心
勿有有利國家雖死不避持是終身焉而氣質之偏庶乎有改也
劉文賁忠武宗時當國經筵進講勸恪守祖憲戒狎群小日親朝政剖理
爲之理疏入聞在位不久未大有所建明然守正敢言爲一時翻著之
望許進論當代人物推公與雍泰章懋而三世宗建人存問忠奏謝因
陳正身致治之要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于進君子退小人仍
望上臨御文華召輔臣稽筆札令疏陳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
按藩臬之卓異郎九卿長貳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條屬

贊否軍民利病會萃群言端寫三帙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吏部以比
古聖王清問下民近世書目名屏風而古大臣奏發記才之意工嘉答
之
陳公沂嘗直經筵講孟子徒善徒法章獻規云望陛下恩溥而審量開天
地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為議禮謫戍諸臣發上開沂
名心識之
世宗南幸命少傅翟鑾巡九邊議自遼東始李太常開先請間曰京師密
邇塞邊藩籬單弱虜騎風可至今車駕在江漢公奈何遠去京師今巡
急不相及宜主上倚任之意乎公宜往自宣大次及諸邊此舉實相副
萬全之道也翟瞿然曰此大計微君幾失之改行如其策

朱恭靖希忠襲成國公嘗掌牧重受知于世宗以忠慎自持被隆眷三十
年及事穆宗神宗小心翼翼始終一節與其弟希孝友愛篤至與士大
夫處貴而能降久而彌敬練于國家典故而不輕發一言言輒中肯綮
世宗晚年諸大典禮有輔臣而不及知者公雖不明冒然不問即終不
自施
希孝掌錦衣篆如宮傅先是掌篆者多峻法公獨持大體不為操切鉤
鉅之術嘗受詔杖言官必持以平恕多所全活居家孝友好推人于難
被服如儒者卒之日推以國恩未報泣涕為恨
上事去楊公廷和嘗極言之有云行香拜籙之勞曷若移之以御講筵議
政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窮困

楊文忠廷和在閣中武宗南巡命草遣威武大將軍勅公曰車駕親征誰
敢云遣逆濠偽檄正以朝廷失政為名稱大將軍是何政令假謂車駕
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者誰縱朝廷為此名號誰書此勅興兵問罪
先斬其人以禦王室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在此勅矣廷和有二頭耶
司禮監奏上令張銳錢寧等遣從之曰阻撓軍機耶公曰朝廷下命行
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勿離卒號等言上決意欲如此公曰天子有諍臣
我輩亦決意欲如此銳等去至午復偕來相率拜起下遣叮相公相公
公曰廷和所知祖宗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雖敢改稱廷
和有死而已後公出閣有書勅進者而衆與遂行上行而濠已就擒矣
王維楨云廣宣為宗伯廣陽明石淙二公曰生在直前見一人曰楊一

清生在日後見一人曰王守仁
葛端肅守禮為秦藩入計有小史署老疾當罷者公為請留冢宰曰計語
出自該藩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過得今見其人方
知誤過在布政豈可使小吏受枉冢宰驚服曰誰能于吏部堂上自
認過誤即此可稱賢能第一
徐文貞為相同官袁公煒數出直公請以時進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公
謂事同當則公公則百美基身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上乃從之　故事
吏部大僚閉門謝客見庶官不多言以示清嚴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
才乃折節延客見必深坐咨訪邊腹要害吏治得失微誠畢賛與廉憊
貪一時翕然歸賢

傳起江南上以階江南人數問階階言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能使民者
守令今將校一不利輒生死守令自如或左降何勸懲也守令勤則餉
必足守令累則課必信守令警則法必嚴守令仁則兵必力上是之
階始為政書三疏懇之直廬壁曰以成福建主上以政務運諸司以用舍
刑賞遣公論于是公勿大夫咸偶偶冀行意矣
李九我曰永嘉張孚敬氣度朗豁博極群書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阿
世就以是受知眷禮隆崇顯而一時議禮諸臣咸得重遷又勸大獄獨
進家議婉福建之允問官得罪者數十人以是縉紳之士嫉之如仇然
其附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院不終歲而風紀
肅清特與撥改在內閣知無不言密諫廟議與同事多不與聞者于是
清賦成莊田罷鎮守內臣一時芑苴路絶百吏奉法至其持議守正雖
嚴諭屢下陳辭不撓上久益信重常以少師羅山呼之而不名第累千
自是恩怒太明休休之量是其所短也
靈瀆虛與呂涇野書稱永嘉有十善主張大禮明千古之彝倫聖主大孝
一也翻大獄殺一家十數冤命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
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臣且革鎮守及百餘年積與四也更兵二部
推選文武官未嘗許言干預內官病故俱蔭義男義姪家僮校尉三四
十人公制羨之盡五也中外官皆知敬戒不敢肆　六也革戚畹濫官
襲十八侯伯之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然奔竟行貴惟一二衣
簡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被用外婿一人亦才名不忝絶蹴苟私
十也
海忠介始為南平教諭御史行縣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公曰若至臺
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習地不當屈體直立不跪時謂筆架博
士嘗著論云孟子言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
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才所由進世運所由理其職尊且難豈為貧哉自
相沿不察居此官者多奴奴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偷所從來矣
隆慶初恩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時徐文貞在內閣率同官疏
言今無所謂團營者中官坐營起于景帝而革于世宗臣望陛下以世
宗為法以兵政屬廉為慮上不懌督責頗峻而公等爭愈力乃罷伏復
命修內教場內中官習騎射公因御史疏諫復率同官言陛下此舉蓋
固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達臣以意使之振戎防武耳如御史言則
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先帝時嘗
欲立二內營而復止此有深意不可不三思也事亦寢
黃貞父曰李文正清謹寬和在成弘間稱太平賢相矣康陵無虞比于奸
此公不過為調停保護之計學士大夫多望之有啟攝陽文襄某張永
誅逆瑾此淮陰背水陣所謂置之亡地而後存忠而能權者也席文襄
所生有續贊襄潤色之業然非表表百世者張文忠興獻大禮獨析是
論成世宗尊親之孝甚猷恐于萬世綱紀未有合也其奏革鎮守去孔
子王號斥與民奠永不刊矣
神廟初陶文僖大臨經筵首講大學明明德如唐鑑不虞昏新民如薪

衣不廣污止望善如是家不廣違是在于惟真未遑時撫究甚端而已
有大臣被論首揆重違言者意以揭請上裁高公拱曰此端不可開先帝
晚年多遁遺國議政請上裁今上即位前數日安得倫知天下賢否而
・請上裁上裁難乎裁有所專者天下事去矣首揆不能用
宋太宰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石公星為司徒欲振剔奸弊以清備舊
一日與宋公偶閒坐欣然曰今日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可供國用亦
一快事宋公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
上知各處羨贏之數啟生侈心不如且莫剔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
用一日有人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或可改折公曰不然太倉
之粟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少許盈餘便欲改折一旦脫而不給從何
處措處聞者服之

神廟欲有所營建時朱公衡為大司空張江陵居正逆語曰宮中建造亦
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反恐難處且近日上所欲為某亦從容挽回此
等興作未甚有損可少持順也衡曰某與老先生不同輔臣以調燮為
事職在挽回部臣以守官為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

江陵柄國日遼帥李成梁封伯饋公萬金公却之語其使曰若主以血戰
功封一官我若受之是得罪于高皇帝矣使者不敢復言

任衷革貪者入都謁歸德沈相公公問民間疾苦革曰民間疾苦無如採
権人人能言之惡有二叢工之則元者掀格聖衷開悟一旦罷免礦稅
此宗社無疆之福然而不可必也其次則選擇持正執法不畏强禦不

受賞賚者數十人無核者直律稱權之暨稍有所畏忌亦敢得一年歸
德他然曰今日不但格君難即用人亦難也

萬曆間天下全盛建左無恙董侍郎應舉獨憂之每建遣人訪問遼事嗟
悼太息若不終日董福清當國董公遺書極論遼事謂遼左之禍不出
四五年金人南渡宋以四月犯汴今之異果不下宣政今之遼鎮只
恃一遼一旦有事內虛外弱何恃而不恐金再舉而宋虜以不聽李綱
敢遼動王將帥之故今可洩洩不早為之所乎又因日中黑氣相盪抗
疏極言以為目前切要之事無如遼境人皆知而不言以甘結勒碑養
成射虎使之搏噬今日徵兵索餉驛騷天下而前後敗事之人亦無嚴
罰萬一城門畫閉更有何策時廟堂諱言遼事福清得書唯唯疏上亦
報聞而已

管登之志道在列曹嘗考核祖宗及當今事宜條九事以聞內一為復議
政之規略言太祖既革丞相事權分屬九卿群臣奏事即于御前面決
可否取旨奉行未有殿閣學士與機務也永樂中始以編修解縉等預
機務然而奏請旨如故未有票擬批發之事也宣廟始令閣臣楊士奇
等兩書奏事票旨以進然每遇大政令大臣面議處分不盡從中批
發也正統初英宗以沖年踐阼三楊因權制每日早朝許言事八件
閣臣預處白上臨奏傳而行之自此法一行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
面議而宮府之間壅蔽甚日以弘多矣臣以為今日欲陛下親決萬
幾輔臣公持國是則宜復午朝之制凡大政事先具事由送御公同面

議駁自工戴中外章奏必一一經自御覽默察是非幾令閣臣分票旨
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幾闕令九卿各擬旨以進而入與輔臣裁定務
令至當不媿異同則天下洞然知上意所向而人自悉怨亦消矣
先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不易行幾有所按覆幾而
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亂則故循之至數十年不決遂廢寢江陵下
所司以大小緩急為期限行之懷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
肅
江陵為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信號令肅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
下令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愉快于志居恒謂高皇帝
真得聖人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坐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以太阿不下移也
谷應泰曰江陵教時似姚崇偏瞰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愎則似安石
是以吏道雜而多端治術疏而不鮮宜貞觀之房杜元祐之司馬乎斂
語足令江陵心折　然皇時伴食滿堂模棱列坐使得江陵其人焉得
有甲申三月之事乎不再傳而得剝山公為之孫精忠大節照耀一時
慷慨從容合為一傳浩然吟一卷直與文山指南爭光日月則天之報
公不為不厚也
孫月峰鑛在選部作會祭江陵文曰人之言公者我知之矣十之為伊周
也知之為卑為也道之為孔孟也文之為典謨也數者相業之最勝者
也而前古曾有之曾事人之事不足為公言也乃公則有非常者焉當

人棄于故習而公建于聖智之所未能當人殊于物情而公出于鬼神
之所不測前此未之有也以老成而鷙劫冲而有孝綦之孚以臺閣而
馭豎閹而有瞻指之使前此未之有也攘空暮于積負而有充命之制
撤事析于要津而有社廟之安前此未之有也丁丑之留力破群言而
天下諒其非忠庚辰之去累疏不置而天下信其非欺前此未之有也
諫有所不必棠而工公可以卧拜諫有所不必避而衷賢可以首臘前
此未之有也暫李不害于天時竭崩不害于地利盜賊不害于人和前
此未之有也公之始進也為國以去邪而為謀和公之始終也薦賢以
自代而用計深前此未之有也當人未沒而沒沒而轍滅乃公則沒而
不沒不可謂非常耶雖然公之非常公自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于盛當
人也難能言公安能知公之非常耶此文可為江陵罪狀當時
申少師時行書語門人曰政府政體關有關體柴近之日職在密勿論思
委曲調劑非可以悻悻建白取名高而已也王山陰爭留一諫官挂冠
而去以一閣臣易一諫官朝廷安得有許多閣老名則高矣曾何益于
國家閣臣委任重會望深每事措手不易他日當事應自知之
福陽分封葉文忠主之甚力一日皇貴妃遣人語曰先生全力為東朝
分少許惠顧福王文忠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為王處人稱萬歲千秋及
吾輩云百歲者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為不高趁此寵眷時啟行遣
贈福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當領外藩亦難得況請
年日語可長一行永釋吏得實羞老目為王何所不至妃聞之心動乃

如翺行
先帝在位虚懷納諫御史舒榮都獻三字治安策二字在廷臣曰虚公一
字在皇上曰嚴
熹廟初御經筵時孫愷陽承宗為講官內閣戒講章宜簡要講畢毋多言
恐上動弗能省公曰主上如冲歲業六七擔大閣導聖聰講章須詳明
切直博衍曲暢若講官聽中堂為竄改中堂又視中人為忌諱則講筵
無人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與同官
上書乃爭得無改
孫文正承宗貌而劍眉鬚髯戟張聲如洪鐘開敞坦懷疏爽風發望而知
為偉人年少時為舉子仗劍遊塞下歷亭障窮阨塞訪問老將退卒通
知邊事要害講筵敢譽頓為激切剴直以警動人主又有軍國大事巨
璫傳播問難閣臣相顧失色公指畫是非可否明白詳盡中人無以奪
也東事急大拜行邊天子御門臨遣出鎮之初關門三十里外斥堠不
設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徙幕巔七百里將興師大舉禍乎有日矣逆
璫畏公興晉陽之甲無威而告罷烈皇時再起朝受詔而夕引道東便
門之役以十八騎橫穿敵壘抵危關收拾將士復遵永四城以安畿輔
以恢復為己任群小居中掣其肘絀其足噪而逐之天子不能自主也
高陽失守入城而老營中用席藉地望闕叩頭自縊子孫力戰從死者
十九人
公督師時言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窺粗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況初好用小
兒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爲身而不得展以文繩武自是祖法以
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吏極敗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吏
之權而重武吏之權惟在去文夫之擾此言大有關于兵事非公自在
行間久不能知
公嘗上言屯田遼地不必計量租課只藏穀于民其價自平利國甚大宋
隆興初樞密使汪澈屯襄漢教地給牛賦之種穀秋成第輸種餘穀官
以時錢市之大得此意蓋此時口勢方張非此不足以勸來而地勢既
闢可漸為修復其利大矣此真老成謀國之言也 烈皇時廷臣爭言
興屯而虛報租課實無備措四目雖明不能當群手之蔽也卒之興屯
俱敗何利哉
崇禎時錢御冷士升初入閣謝疏有云但知事理有是非不知有朝廷愛
憎但知人材有賢否不知有南北東西必大法而後小廉必知人而後
安民必足食而後足兵必內寧而後外攘上為色動奸人李璡欲盡江
南縉紳富民報名輸官公怫然曰此亂本也檄刑部提問上不悟命改
票公具揭痛駁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
下奈何使齊楚無一寧宇恨江南數郡未動耳若此法行驅天下為盜賊
矣言切直忤上意而溫體仁復從旁以為可行公復上寬簡虛平四箴
上愈不懌遂請告歸
范文貞景文為吏部與選疏云今天下仕路擁擠若狂嗜進如鶩毋亦銜
鑿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恬淡寡營能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歲積其久

近不得而私也遣者有實勞其孫殘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勳望其高
下不得而私也今興當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為之諱又與同事
諸臣約一體請託亦願就選諸臣勿為臣等諱以天地人材為天地惜
之朝廷名器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共之人選其人
我能失我此臣心可自信者也公羸弱不勝衣詩文奇達下語如畫每
閉戶焚香執麈清談望之如三吳韻士而大義所在議論侃侃百折不
回卒以病廢著

太祖宗謨遠慮不立宰相蓋監後世權臣之失而未睹三代相臣論道調
元之善也成祖設置相而雖祖訓特建殿閣大學士以參謀議歷代相
承相權不在也故六卿各得奉職與仲職掌以行其政殿閣莫之脫世
宗以藩王入繼嗣精有為張孚敬桂萼使迎合上意不七年擢出閣
列起踐黃扉起勢樹權則權自用大禮大獄相繼而作宰相之權始重
而國體元氣索然矣獨有革命宦鎮守之權正孔子先師之號卻中外
饒聞之私羞强人意然小善豈能掩大用乎夏言陸其改智借周禮以
文好言竭四海而興土木興獄修宋入祀配帝而孝宗幾為　位援之
國沈鑑義可乎不可乎言飢見殺嵩吏秉鈞政以賄成官以私鬻繼子
招權納利八柄四維廢于掃地家敗子誅非不幸也徐文貞扶持國體
保全善類收召正人漸次振起顧命受遺翊戴神皇哀痛之詔四夫人
之心建言諸臣存者召用死者恤錄謂非社稷重長之計不可也文貞
引退高拱權權罷黜擬復盡植私人不如張居正己既篤吏而奪其座

聖主冲年居正蒿下任重峻文巧詆箝制獨斷究通宮掖狀頭甲持私
其請見天下靡然惟知有宰相不知有君父矣至于奪情固寵戕賊忠
諫天理王法所不赦也天顯其命家籍子戍好還昭昭矣妻廟私用非
人權歸宦寺南樂涿州為閹鷹犬翰扉之臣年入遼景亦可羞矣烈皇
御極太阿獨斷而有君無臣朝陟夕降馬程蠢賊于中武陵構亂于外
鴻訓改敕負冑盛水對鉆貪賄逆逆賜帑辱國辱身萬有餘喪獲之任
相與相之任國皇不鑒哉

興安性廉守不可干以私當國家多難景皇艱興中外惶惶安雖短于才
能諮詢二三故老贊襄臣正盡其力所可為走謀迎駕稽諭然抗興之
力居多

懷恩成化中以直戇居鳳陽弘治改元召還司禮稍關朝政孝宗信任之
恩首白萬安不協人望王恕以雅才淪落宜亟安廷恕上為罷安召恕
掌吏部
林俊以劾繼曉下獄事且莫測恩叩頭爭曰自古未聞殺諫官者我祖宗
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殺俊將失天下心且不敢奉詔憲宗太怒曰汝
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
仆案恩脫帽解帶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
門恩使謂諸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還
家不復起視事憲宗遣使召之命醫調理俊獄得解
時至覆無傳奉官御馬監張敏請于上天馬坊傳奉不復劬和嗔禍恩

言其故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婕斬足法外官何能為今爾欲
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當持擊汝指其座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
一家偏看權要又欲看我位乎啟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憤懣不敢
爭歸而死

章瑾進寶石欲得錦衣司命恩傳旨恩曰錦衣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
美選奈何以貨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吾命乎對曰非敢違命恐違法
也上乃令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乃授意于兵
尚余子俊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
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乃薦之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
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爭事激切弐指內臣為刀鋸之餘覃昌
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初內藏積金十窖窖若干萬義累朝儲以備邊未嘗輕費成化中梁芳韋
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之事興于是十窖俱罄懸上一日指示芳
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芳仰言曰臣等為陛下造如天之福何
謂虛費因舉三官廟顯靈宮之類上不懌曰吾不與汝較後之人必有
與汝較者蓋指東宮也芳等懼因欲勸昭德言于上易儲立興王以保
富貴昭德信之上聞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
等陛下殺奴婢無使天下之人殺奴婢也伏地哭泣不起上不懌黜守
鳳陽陵恩既去繼之者覃昌昌畏懼不知所為謀之閣下萬安劉吉俱
默然不對上又責覃昌昌懼廣欲自經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岱
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宮即上帝
之子也何獨無應上首肯始詔為太子選妃無他意矣

覃吉溫雅誠篤識大體持議方正有儒士風輔孝廟于東宮悉道以正服
訓嘗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及宦者擅國情弊曰吾老
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
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為老
伴一日念高麗經適見吉至輒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置案上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
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而丞張補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傅
禮當如此

世廟初即位一日問司禮張佐欲闚內庫觀累朝儲積佐跪奏曰自有
歷年冊籍可查不必為煩親閱上乃罷諸內侍怪之佐曰這寶貨易以
動人不當與皇爺經目恐啟其聚斂之心也

神廟時礦稅四出大為民病偶以不豫亟罷礦稅及命輔臣行起廢釋禁
諸事翼日病愈諸事遂寢傳稅諭已出上悔恚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
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甚欲手刃義義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
唾之始吏書李戴都御史溫純約即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請絕獄須
再請亡何而旨格余子俊之于懷恩張孚敬之于孫裕沈一貫之于田
義吾不知孰為君子孰為奄豎也

天圓地矩人中立焉是以聖人通神明之德哲王操位育之權保合
首出而陰陽無伏愆含弘柔順而陵谷無崩騫其不然者彗孛之異
著于星躔玄黃之戰見于川原肆眚禨之疊見失清寧之自然雖曰
天道遠人道邇而五行五事實本箕範所傳雖曰在修德不務度而
王公守國審方輿正　其于陽書　義之篇此位其貴者惟君惟
相而體其　者法道法天惟義成典輔相期均坤而體乾承御觀輿
俯察匪探賾而鉤玄也纂法象第三
方察之曰分野之說于每求之而未通夫天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無變
以至動求合至靜此其難通者一也若以為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
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況天之一度當地之九千二百餘
里則天大而地小尤難牉合（西士言之顯詳說見後）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
言之閩粵交廣東通吳會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
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嘗讀隋志見載南極老人星下
而有大星無數此已明矣西士利瑪竇為兩圖一載中國所常見者一
載中國所未見者如海石大鳥金魚小斗曰滿剌伽者滿剌伽國始見
也按天官書曰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注曰甲乙主海外以遠不關
中夏事故不占也下洋兵鄭老嘗言所歷諸國惟地上之物有異耳其
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極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因此益知
以二十八宿分隸中國之九州者謬也
西士利瑪竇云地球每度二百五十里（言度里與古迥異）三百六十度為地一周

九萬里計地面至中心隔一萬四千三百十八里零十八丈天有九重
最下者曰月輪天等而上之曰辰星天曰太白天曰日輪天曰熒惑天
曰歲星天曰填星天曰三垣二十八宿天其最上者曰宗動天相去至
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而止此九層相包如葱
頭日月辰星定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因天而動而天體本明遠透如
琉璃之毫無隔礙也又云日輪大于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一
地球大于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各星有大于地球百倍數十倍
者有小于地球數十倍者皆以光所及遠近推測得之通雅曰利公自
太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見南北二極皆平轉南過大浪山見南
極出地三十二度則其浪與中國正對矣又以地勢分五大州皆經歷
足跡所至與鄒衍大九州佛氏莊嚴海臆謬之說不同古所未聞也惟
是金水附日為輪其言日大于地百餘倍千不謂然日光甚熱若如所
言人在地上必多暍死其言日大于地以地影盡而言之也不知光當
肥影當瘦不可以直線取
畢星伯曰萬國晝夜時刻長短必以北極出地多少為算出地極高至九
十度而止而晝夜長短迥異則非中土可得而見矣以夏至論如廣東
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則晝五十三刻十一分夜四十二刻四分京師
北極出地四十度則晝五十九刻七分夜三十六刻八分蓋京師北極
出地高于廣東七度半故晝長于廣東六刻也自京師而北出地漸高
則晝亦漸長如出地五十度則晝長于夜十八刻六十度長廿八刻六

十七度長四十八刻無夜矣出地七十度則自夏至歷大暑六十日全
為晝無夜矣出地八十度則夏至十節氣百二十日全為晝矣出地九
十度則春分至白露諸節氣半年為晝矣如冬至則晝夜長短反是北半
地西赤四不生人物大約其理耳具悉天周略中今人見六十日為晝及半年為晝之
說以為荒誕不知北極高下隨地各殊而晝夜之長短因之此理之一
定不易前人已有蹟之者周髀算經趙君卿曰北辰之下六月見日六
月不見日從春分至秋分六月常見日從秋分至春分六月常不見日
見日為晝不見日為夜又算經曰凡北極之左右物有早生暮穫註曰
北極之下從春分至秋分為晝從秋分至春分為夜故曰朝生暮穫又
如骨利幹之耕熟卽曙欽察部之日沒卽出史冊所載與此符也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鄒
子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日甲月乙星癸辰甲而當乾之九
五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洪武十
七年甲子計六萬四千八百八十一年元時元明善有曰夏禹卽位後
八年丙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姤之初六故推元至元甲子為午會
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
洪武三年改司天監為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
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　五官正
理曆法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
凡曆註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　靈臺郎辨

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　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
挈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于監正
歲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大統曆于百官又進吉日
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宮門御屏工又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資禮
部降鑄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布民間
國初曆有賞賚受封祈福求醫乘船度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名適日
宜不通曰忌與今式不同洪武中解縉上封事有云治曆用方向煞神
天德月德之類最為不經但宜申播種之時不必用建除之日上嘉其
識而未行
萬曆時南僕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曆法略言邇來臺官失職推算多謬日月

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皆舛伏見大西洋陪臣龐迪我等言天文曆數有
中國昔賢所未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
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
都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赤道所離天頂
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
低斜直之異故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南景有周
圍圓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經各有法
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
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
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多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

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
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廿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二十四分各有
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
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多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
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
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
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
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
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十二分而以南北相
去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食與
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
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
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
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
勻分凡此十四事皆前此天文曆志諸書所未能及乞勅下禮部亟開
館局將陪臣龐廸我等所有曆法譯出成書其于鼓吹休明不無裨補
也

崇禎二年五月朔日食時刻不驗工切責欽天監官于是禮部言曆法大
典唐虞以來無百年不改者高皇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曆官如
元統李德芳輩才力有限不能出郭守敬之上因循至今後來為官修
正則有童軒樂護華湘等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等
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本未盡善抑
亦年遠數盈即守敬而在亦須重改故也于是開設曆局命少詹徐光
啟督修曆法光啟上曆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
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
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
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
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
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
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
度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
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
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之真率以定交食其九測日行
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
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度數
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李
之藻西士龍華民鄧玉函等同修

四月戊午望月食光啟奏言日食隨地不同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日
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
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故當時京師不見蝕非史官之罪而

不能言遣東張掖之見食對其法為未審也目時從與地圖畧推步開
載各者今食初虧虧分分秒時刻方位云所著崇禎曆書約百卷
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作頌　六年正月上
御武樓使閹牧取膏露于宮中載以翠盤昇覽至用金杓挹水二升
以露投之頒更默化流以蜂蜜上飲一爵而分賜與中丞徐寧贊善宋
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沉痾而衍遐齡其味甘如醴而
不膩其氣清于蘭而不豔一入口閒神如更越見學士甘露集詩序八
年復見有御製甘露頌　成化庚寅春上親郊御齋宮甘露降齋壇松
柏取賜百官詞且進甘露頌　嘉靖中甘露降承天陵樹以賜閣臣夏
言謝表有曰蜜醇冰瑩傾仙掌于雲中委素流甘結珠璣于林表惚金
莖之沆瀣疑玉作之玄霜

洪武元年八月建業天鳴如河傾海注乃肆赦　成化末正旦申時中天
白氣亮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且畫忽有聲如雷盖天鼓也　嘉靖中
天鼓震西北俗云乾雷響　隆慶五年天鼓鳴人謂之天爆請云天砲
雖雖叫有米沒人要夏禾果賤　萬曆戊午天鼓鳴同野先生作天鼓
考

國初劉基為太史令值熒惑守心羣臣震懼基密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
次日上臨朝御以基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命基撒滯獄凡平反
出若干人應時大雨上大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上從之　惠宗時熒
惑守心程濟上書曰兵起北方期在明年朝廷怒其妄逮詣獄明年請
難其起乃釋之

中台星折古以為大異至國朝常拆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不立
宰相之應

宣德中一日未申時天裂西南視之若十餘丈時晴碧無翳內外際呼了
然可察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正統十四年廣東巨盜黃蕭養破械越獄入海作亂衆至十餘萬僭號稱
王次年景泰改元都督董興等率兵討之有大星墜于河南岸天文生
馬軾隨行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期果大破之蕭養伏誅餘
黨悉平先是蕭養繫獄所卧竹床生葉因起異志至是大星夜墜遂被
擒覆然則盜賊亦關天數不偶然也

王振擅權盡戲英廟北征初出師金星犯元明日黑氣四塞又越二日大
星犯土時欽天監正彭德清尾從屬聲斥振曰象緯示儆不可復前若
有踈虞誰執其咎振不聽以及于難

宜興善卷巖刻建時雷震其柱有字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釣記一曰詩
米漢謝君之已字皆倒書大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
來游見之戲命削射釣記三字隨削而字隨入乃止後鄉人恒摹搨以
去云佩之可以已瘧

天順元五月京城大風雷電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下馬牌于郊外會吉
祥之門大樹皆折石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是時亨等恃功恣橫御
史楊瑄劾之上請徐有貞及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令部覈

實于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疏糾參而兵垣天錫附章潛以告之李
興吾科垣祈上詔收鵬瑄等下詔獄遂併下有貞貴于獄是夕遇大風
雷電之變望日即赦出
天順間陝西臨洮府蘭縣鄉民陳霄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開上帝冕旒
袞袍端拱其中儀衛嚴立者甚衆宮殿爛熠炫彩耀目疾呼家衆視之
雲帙合矣
成化元天雨黑黍于襄陽鄧之盈地及星變地震蓋兵象也時北方流民
聚山中凡數十萬叛逆借號稱兵討之擒其巢穴荊湘始靖又星隕于
茂城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燁燁而星體腐軟稍如粉漿家人以
杖撥之後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
弘治最為盛世而已酉庚戌間一時妖變如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
如鵝卵小者如雞豆實說衣遺短刺刺不休見之章奏　又隕石如雨
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萬數一城之人皆竄他所　又守
臣奏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又蘄州守臣奏蘄五既望辰巳之
際忽然雲臨大雷迅烈風勢狂猛屋瓦皆飛雷光交擊見空中雷神無
數形狀不一皆披甲胄各執其械或劍斧椎還或鎗刀旗幟或螺鈸枷
鎖攝人起空中移時復擲下其震死者身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震
死牛十九頭亦皆身足分裂復披去舌又在地震死者人牛徃有十數
擲上而復擲下者八九十人皆無恙此亦從來未有之變也
弘治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替星出北方出紫垣歸五尚書未幾白
司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宗伯瓊周司徒經屠太宰滽相繼去位
五尚書之應不爽如此
乙卯六月黟縣雨豆穀隆慶中陝西涼州西寧衛地方天降黑豆遍地無
數人食之則氣悶御史陽一桂奏聞
弘治壬戌會試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曰魁在何處曰文星
在楚魁當在湖廣時揭曉復命占之對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
陝西矣是年會元魯鐸楚人狀元康海秦人
江西夏泉為蘇州通象緯之學弘治甲子元夜觀乾象明歲狀元當在此
顧未齋欣然自任曰為我矣已而果然
正德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叢若相鬭者久之分為兩
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憩之狀明年宸濠反南贛之兵自外攻入
是其象也
王充以雷之擊人為偶然此未盡天道之變嘉靖中有弟凌其兄者忽雷
震見紅袍金冠人入其門兄驚避相遇于夾巷交有遍身若火炙其弟
遂梟下死而儼立梟上又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與同伍十
人駕舟販鹽北渡江將抵一舉擊人船上江岸皆震死獨敬昏絕中念
無人事母即有人攜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火燎髮耳先母段辛子
寵所予以癸卯夏客臨淄邑中一小吏與孀母居素不孝時加毆詈一
日大雨中白晝蕃婦向母索食毋少延遂大肆忤逆被霹靂從屋上墜
堂救鴉中震而死身無寸縷闔邑喧傳奴子輩皆往視之異天不遠且

可以偶然二字抹殺耶惟是巨奸大慝每每漏網而閭里細民忽從如
掊鼓起人髮耶雷以此耳
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髮莖莖相結
楊御史冨鼠家人遇雷震死徧身衣皆裂成細條淵狀如一　又雷擊
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蓋脊筒瓦內石灰泥撒淨如掃而瓦不動　松
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其舌　夏穗乾知新淦縣有一山
雷神甚靈異嘗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甫爪如鷹者至盤
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深入寸許無
一稍差
武宗章陽和城方立冬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
駕回大同又明日遇賊以衆圍陽和向無二異駕未必回也乃知天心
之仁愛
正德初慧星掃文昌占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亂政首逐閣臣劉健謝遷
一時九卿臺諫無不被禍不獨內閣而已
七年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雷電以風西北方有火如箭墜旗杆上如
燈籠光照四野有卒撼其旗火飛上竿頭因發銃擊之其火四散各寨
鎗上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東萬春北寨鎗上俱有火三月山
東泰安里廟夜鐘鼓自鳴火起其工樹端而枝葉無恙廟宇焚而神像
如故　崇禎中李繼貞為天津巡撫早起閱操各營刀鎗上皆有火未
幾東兵深入駐天津外盤廠者旬餘

正德十三年五月望林中國常熟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
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頭角鱗甲皆現為雷擊電猛雨狂風
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千餘隻墜地碎粉瓦石梁柱等
散四飛驚死者三十餘人至暮自東海乘雲而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
夜乃息
嘉靖元年七月海風大作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拔至夜半風勢轉烈平
地水高二丈餘江海為一茫無涯岸沿江舳艫廬舍皆漂溺人死無數
父老相傳大水中火光閃爍轟若萬馬之馳百年來無此異也按史載
風赤如血蓋知風為陽氣本無形也惟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
色可見而赤如血陽之色也火光閃爍亦是此理
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但太陽未到宮耳至十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木
星室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室七度孛星
室三度此天文所罕遇者占主朝廷有營建之事
十一年八月慧孛井宿間二歲三見未幾永嘉罷去時語曰石屋房州
胡明善禍從地出（胡公民按直隸以家石去）星臨井宿張孚敬哭自天生
四十一年六月天西北當翼軫之度忽隕物如井圓而長上銳下大其
色黃白下有紫赤光挾持之爽爽而墜瞬息如斗如斛石氣精光照徹
毫芒特至地作跳躍狀光影起伏者再閩浙淮陽所見皆同（是年六月浙中久晴）
（忽空中降白物大小如雪片晶光映日以手摸之隨滅自午至申而止）
祝枝山曰嘉靖丁未六月吳中大旱河底生茂草赤地千里至七月忽大

雷雨擊斷甚有民家拌樹合抱擊折一大枝既而視樹下地上有字横
徑五六寸長二尺餘画紋如指痕入土數寸其文曰予乃言非篆非草
類經雨水衝道而不漫沒真神書也以紙摹得其文
四藝齋曰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游小小洞天見甘露降于品嵓松竹葉
上摘而飲之如凝脂甘飴因作詩云仁澤圜天涵何當此降祥冬倉同
沆瀣瑤漿偶松篁綴葉珠生彩露夜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端勝飲瓊漿
後數日與諸友復遊品嵓忽遇甘露從空而降時正午天無片雲蔣子
久作詩云忽看海工丹丘鶴獨洒山中瀹墨房樹樹冰珠如弄彩紛紛
芸葉盡凝香秖宜詞客分甘飲艷勝金莖承玉當况是此鄉耆舊在定
知仁澤被星祥

隆慶二年元旦大風走石飛沙天地昏黑湖市新馬頭泊船火起沿燒民
居二千餘家官民船隻燬者三四百號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民間
訛言點選綉女丁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八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不及
擇配不避西廸士夫之家亦皆不免偶一貴官㧞北關放三砲民間愈
驚曰朝使至矣倉忙成親官司嚴禁不止未幾如其偶臨根嘆叹已無
及矣此風直播于江西閩海而止蓋異為風令今象又為少女風自大
出故元旦先大而異及家人卦曰四象皆亂故風又曰象逆同志至德
乃潛厥異風
六年二月吳中晴天忽大雨雹四月又大雹人見黑霧中一物究延大
可合抱黑彩兩目閃電冰雹隨之凡屋皆飛次日竹枝鳥雀擊死千萬
自西北直去東南此龍雹也傳曰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五行傳陰脅陽
也　是年四月陝西涼州西陵衛地方有旋風忽起將本門砲樓振起
跌碎樓下銅將軍原口西尾東被風推轉口南尾北移目楊一柱奏聞
神廟時有無頭男子許充內使直入乾清宮上令執訊江陵欲借以陷高
拱會審時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冰雹不止眾皆驚懼事乃得釋　四
十八年東方有白氣長亘天曰蚩尤旗主兵是歲清兵開鐵嶺陷
天啟甲子二月廣海日旁有黑日蕩磨是日晚聞空中叫號如千軍萬馬
突臨之狀千百萬砲銃救之聲震天動地舉邑驚惶四野火光遍地城
下萬民叩閽求入時湖賊方殺縣令人心大恐移時方靜越二日始知
從蘇州由嘉興經海鹽其聲愈甚衝過海南去老人言是天怒

王惺叔曰神廟丁丑長星之變除則舒芒數丈拍拍有聲經月不止說者
謂是拖練尾指東南當有兵此後十餘年浙中多故辛壬間羅木營兵
變起十月輕留撫閩入督府拉吳中丞出而窘辱之遣張司馬姊峰往
未至而又有民變起于編戶大夫奸民擊而劫奪當事者惰以便宜定
之其後青衿士又屢屢不逞如嘉如湖圍撞有司學使者不能制南人
素柔脆忽馬亂萌若此似關氣運難旋起旋定然亦多故矣
崇禎五年天旱上出步禱次日有旱魃二形如猴面如猪喙如俗畫雷公
西飛伏大道橋下土人擊殺之
九年雷閩市民王姓家雲雨畫晦震聲甚厲碣觸屋家而霽階上書二
子不孝他日實皆八字體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灑不

骷去噴之自滅
十一年四月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熒惑
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司馬楊嗣昌上言漢元帝時月食火星而明年
呼韓欵塞明帝時月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國而功臣雲臺馬援
不興（此與月食火星何涉可笑）唐憲宗時月食熒惑而回鶻以親俾來降宋太平興
國月掩熒惑而明年興師滅北漢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
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治內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科臣何楷糾之
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
右禮莫如省刑今熒惑之躔柢矣部司讓宥止于重辟罷人而未結之
案先從累累誼復過而問馬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欲
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懸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
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誣巧媚
猥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意所
指斥矣嗣昌上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構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
弘光時災異疊見東方長庚星光芒閃爍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甲馬
形似闖闖象又廟門告災鳳陽祖陵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自秋至冬
殿日如夏在在赤地而弘光深居禁中飲火酒御婦人內則田成兩豎
外則馬阮諸奸婦寵營窟識者知其不堪旦夕矣
古今疆域始大于漢最濶于唐復狹于宋我明過于宋而不及唐江南諸
省咸自漢武代而越始通中國而　越閩粤以次歸附而粵則其西路

進兵之地也唐今有漢地分十道十五采訪使南北萬里東西萬七千
里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又有通四夷羈縻路一曰營
州入安東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
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
七曰廣州通海夷道于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共府州八百五十六宋北
失燕雲山前山後十五城于遼西北失銀夏靈鹽四城甘涼鄯廓七城
于元昊西失松疊十一城于蕃西南失溪重全省千餘氏本朝北棄于
里之東勝南棄二千里之交趾東北棄五百里之朵顏三衛西北棄嘉
峪以西二千里之合密于唐為不及矣
高皇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古
所未有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撫摩難徧正當戒慎天命人心
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哉
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里除夷戶外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戶九百三十五萬二
千一十五口五千八百五十八百零一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八
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
高皇雖定鼎金陵原有都汴之意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
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三年以臨
濠府乃龍興之地改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營新城于府西二十里有萬

歲山皇城宮殿宗廟省臺官備役工請羣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敝不可重勞興築罷之而劉基言于上曰臨濠雖帝鄉然非建都地于是改中立府為鳳陽府治于新城以舊書同解為之因在鳳凰山之南故名又方岳古貌臨文詩曰相宅圖方獻遷宮疾道使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上書御便殿問建旦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粹東南比今南京何如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于是中止又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以漕運艱難不報及永樂以燕王起于北平後定鼎遂改為北京宮殿成仍稱行在正統辛酉始定北京革行在之稱

太祖建都金陵啟于尚書陶安和尚金碧峰成祖建都北平起于尚書李至剛和尚姚廣孝弘治中興王奏稱臣國衛輝府地形卑濕近年黃河溢乞照崇吉等王更改所封地方乞將湖廣安陸州撥賜興臣況本州舊有郢王等府墓葬為故遂孝宗從之今獻陵之南五象野古名天子墓今呼天子岡後嘉靖由興府入繼大統乃應其兆陞安陸為承天府仍曰興都而南京曰應天府北京曰順天府

丘濬曰太祖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太宗徙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矣然北太近胡南太遠邊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也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可也稍有不振則形勢與漕運皆有可憂蓋强弱無定形衰盛無定理制貴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世固倫獲也世廟勵精圖治而邊警猶供蹂躪戎馬直抵近郊九門為之晝閉陵寢為之震驚而況異日乎此言不幸而驗痛哉

王三原漕河通志略云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今開封府封丘縣界）旱站陸運至淇門（今屬大名府浚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御河即衛河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其難蓋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供京邑之用于是遂有海運之舉而風濤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今濟寧州）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今東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阿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等建言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然當時河道初開河身猶狹水亦纖細不受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不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後至三百餘萬石而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用海運至廿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北京初建糧道由江入淮由淮至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省丁夫陸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

難復濟寧州同知劉叔正以州民往北遞運軍需軍站艱苦開道會通河以省民力河成而司空宋禮方督工建言徙會通河漕運而海運于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經理以底于成功不可誣也

河自龍門下溯來于嵩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于穎亳徐宿而害在田廬衝齊魯者橫激于曹鄆濮單而患兼在運道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運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洪武初決原武自穎壽入淮正統中決滎陽入漕潰沙灣入海景泰中又決沙灣弘治二年決開封入淮三年決原武支流三一自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德瀰漫至宿五年決張秋七年又決張秋嘉靖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岡四十四年決沛之飛雲橋萬歷五年決崔鎮廿五年決黃堌口崇禎十五年決汴城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七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不能兩大況水又泥滓多滓驟二漕之水行閘道之壅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東下齊魯瀕海黃河所向并東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猶謂既欲自豫決兗入漕遠海何不盡浚豫省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寧下臨清出直沽清與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業豈使之不如黃河瀉滌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滯涌而漕水千步百折安行盤曲河直能按譬循行平若必廢漕別以伸河舊取田塍之地為凡閘之渠必無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工策史冊所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塞塞在上流理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泄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遙圍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工策神禹北播九河賈讓北徙則海棄地遷民實以驅焉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行惟有負薪水平陵乃可治決決止乃可濬淤此先塞後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堤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乃平劉大夏言河運不治乃修築堤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亳州入淮復築長堤起豫運徐衢決逆止他如潘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璣次疏興壩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冀耿屢遷武帝利壯宣瓠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儆未嘗一歲阻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得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矣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夫禹時直欲除害今并欲興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又欲得之以濟漕運又欲保淮而陵寢無衝決之患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蓋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其原由千載圖非一日矣禹貢曰濬畎澮距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乎此數百里地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濬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穫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其

徐武功有貞在景泰治水久未就功問于王尚書參來曰分水勢尋水源

武功于是先周數渠引水灌為各支流去而時啟從濫焉三派源發處

不得乃設以物使人千數十里外候之物復浮出如是數處武功曰水

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至一處不浮曰是矣百計塞之莫効閒一僧有

道往謁問之僧但曰聖人無欲歸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

所欲者珠也乃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水始受塞遂成平陸

有貞作楗楊法相沿遵之楗竹大為籠海實之土石視其潰數十人推而

塡之使不旁溢又深為渠引水入之度勢殺近置閘隱以金堤張秋之

首西大壖之野越范暨濮工捷漕淵以達衛沁周殺其怒流趨平會渠

曰廣濟渠則其流同垂閘乃上下撫比以次啟閉流之濫溢不順者埋

之堰有渡長袤皆萬丈于是水不得東益濟濟北出利漕治既成續又

大作堰其上鍵以水門級之堤堆之崇三十有六尺又十分其長以為

之厚門之廣視堆之崇而厚二十之堤厚視門崇視堰而長百之其疏

導視水之性而渠閘乃少引之北復作開龍灣魏灣積水過丈則泄之由

直沽以達于海又以蛟蜃瀆堤置金鐵焉且與水相稱凡沉之數萬斤

弘治中河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横衝會通河而汴城南之新河淤劉

東山奉命往治施功未竟決流漕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堤

複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疏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

項城南頓猶有河渡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由泗

入淮可殺上流之勢又黃陵岡賈魯舊河南趾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

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道口以南湍湍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

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

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

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耳是時東山惟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事

竣

隆慶中治河有潘尚書季馴先是河決茶城崔鎮之間運道往塞議者以

為草灣之下河口淤淺所致乃謀濬顧蕩蕩無從施功則復議別開一

道入海畚築既施而河塞如故潘公矯之以為河性湍悍自逐不肯分

流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乃排衆議築遙隄束之借淮水迅激之

勢以排蕩黃水使不得重梁故其地方曰汝黃嘬妙在隄外更築遙隄蓋棄未太

急致崩潰至遙隄而怒殺矣閒又于遙隄上為減水閘以瀉之于是

河勢無所之自相衝蕩浮沙隨水去入海而運道復通

漕運道歷之略京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堤而江船入淮

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黃初道呂梁洪舟河行者百五十餘里繼

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

引諸湖既達濟寧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

閘至臨清五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竟矣衛水

順流直抵天津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

達通州矣

為貢武右碣石入于河今遵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漯達于河

今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滦之運達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潛漢江
西湖廣之運也東西當同大勢若此劍閣雲棧達于秦初故梁州貢道
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
安者蓋吳城邗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溯淮太遠故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今蘭州北析而東為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
西陝西之東之河道是也然禹時可通貢而今皆不可行使丈粒當歲
乞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
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粮餉由
此而通卸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出運貯榆
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亦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他州衛
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蹤往古故道而行充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矣
當萬萬况今河運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達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等
易渭河西流數千里接達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達至渭河西
流三百餘里接達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接延綏偏
如修濬此可行舟乞令部臣示以此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
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通船裝運淤塞悉加導
滌漕河務在職通一帶永遠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
致矣
徐霞客導江紀源云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

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其吐納江倍于河按其發源河自
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北龍夾河之北
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旁
薄寺宇內其脈亦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并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
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于河也霞客親登崑崙書數萬言皆訂補
桑經酈注及宋漢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撮其大略如此
隆慶中禮科陸公某職言民運之苦云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有民運軍
運以充六軍之儲民運以供百官之祿也夫軍運以十軍運米四百或
五百石民運以一民而亦運米四百或五百石軍運以軍法結為漕法
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四里小民供役竄逃人人得而凌之軍運
經各該衙門無抑勒需求民運經各衙門勒以違遲擬罪上償并諸雜
色使用每一處繳費十五六兩少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閘一錢不煩
且夫與挽撈民運每過一洪用十餘兩過一閘用五六錢所過凡三洪
五十餘閘而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慣造此船裝載粮
一入船其驅使粮長不啻奴隸粮長奉之不啻父母蓋粮在船中身家
所係吞聲忍氣不得不然也最可恨者軍船遇之故將己船撞擦擬有
損傷百計挾詐其在途之苦若此至于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
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凡充此役無不破家且目覩其苦詢之父老咸
謂宜將白粮并入運軍順帶使民出所有以益軍軍出餘力以代民似
亦無不可者得旨下總督漕運各衙門一體遵行而閶蘇淞間尚有為

白雅羕者

梁太宰夢龍請通海運略云我成祖定鼎燕京轉運大計一由河道一由
海道至永樂時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尚書宋禮開會通河蔵始盡由
河運然海船猶存遮洋海運未廢禮亦嘗言雖由會通僃運毎一二年
海運一次是其為慮遠矣弘治間大學士丘濬請于無事時通海運故
道與河漕並行嗣是嘝塞大小目工爭請海運竟未夕行正嘉之間河
患益劇每當陀濬豢集工程浩大上下窘急丁夫勞悴敗鬻千和所關
非小先㒶皇上𥨸納忠獻遣臣等會同計處臣等勘得原題海道南自
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民船隻絟行歲久妄堪行運又
勘得中段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並商民船隻𣉿行做販魚蝦
𣏌貞往来不絶堪以一體行運臣等早夜思維大海風濤人誰不知然
海人行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亦横海而渡閒由近洋洋中島嶼聮
絡遇風可依岸上人烟聚目可望行道占候自無他虞誚及今以河道
為正運益加修理以海道為備運並為規復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衛所
疲玩歲久今行海運兼飭海防不但有裨于國計兼有益于地方疏入
報可而竟不行

海運非遂以代漕然開此一路以為漕河之副未為不可今自登州直南
大洋至直隸𨻶其道路以備攷　自𣗊真島始𣗊真島者大萬静海二
衛之東南洋也海船至此轉折島嘴始收洋入套一程北遶成山頭西
北望成海山前投劉公島二百餘里用南風為順風一日而到内可小

灣泊十處當避礁十處　二程自劉公島西行遠望芝罘島約二百里
用東風東北風半日而到内可小灣泊四處避礁四處　三程自芝罘
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北備倭府外洋也遠望長山島西投沙
門島一百八十里用東南風一日而到内可小灣泊三處避礁六處
四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半日而到
内可小灣泊二處避礁四處　五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
大清河口約四百餘里用東風與東北風一日而到内可小灣泊二處
避礁三處　六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濮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
一日而到内灣泊三處避礁一處　七程自大濮河投大沽河約二百
餘里望見直沽俱無避礁此運船所行與倭船共之者也

王守溪曰井田之法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
科使欲要得占為庄田千此略彷井田之法為之溝塍畝澮公私有分
旱潦有備不亦善乎而世皆以為不可行即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東
舜室所理膝滕文所理也孟子豈漫不知事而以勸三君乎姑于此
先試之自一鄉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驚事不擾然必得好
古之行之君子使為守令假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聽浮言乃
能有濟不然誠難行也

萬曆時周用職言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田治則水治
矣古今治水必推神禹然禹之自言則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至孔子推禹亦曰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河曆千又百年而不為中

圖患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也故自禹至殷盤庚五遷以備河圮溝洫小壞矣然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溝洫一壞矣而故然猶未決也至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洫掃地至漢而決酸棗決瓠子歷漢至唐宋元河彼決不可勝紀治河歲費以鉅萬計其治法不過築塞之而已溝洫之故無聞焉夫以數千里之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惟淺不展賓壘斷繳乃僅僅以河南開封之渦河與直隸徐州州縣百數里之河東而委之淮其不至于橫決者幸而已矣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今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古所謂積石龍門也其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今無少異也何獨大禹能使之安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曾不能保之于數年之間此其由于溝洫之不修者明甚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兩得之也今河南州縣被沖決者隴畝潰決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而斜催額稅如故中土之民困于河極矣至運河以東濟東兗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灌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為巨浸潰城郭漂廬舍與河無異一值旱時則又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草枯皆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今欲修溝洫之政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蓋斜而避委之海而已遠謀不可以律致其功不容以驟施今若立疆界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蠲賦稅以優濱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堅事權無以欲速而驟更張無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溝洫既平豈止河患可平民利可興即萬一有戎狄盜賊之警亦將進退相礙而不敢橫又推其法于諸邊修古人寓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于居民之間不惟可省芻餉之費溝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備于農功資人和于地利者也此誠實實可行實實當行有王者起必取法焉其利溥哉

北京玉河源自玉泉山流經大內出都城東南注大通河一以入禁寀一以濟漕儲故官民不得擅引著為令城內止袁錦衣衛家分一股作池相傳彬隨英皇北狩上偶執水灌黃氈彬注曰此去百里外負來者英皇臨曰若還者舍彄家水用不盡故田麥析玉河餘之

謝在杭曰古者諸侯封國各食其土江北之地如齊晉燕代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于東南也漢楚血戰軍士飢餉乃自關中轉輸即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亦不聞其借粟于吳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江南淮自淮而河計米一斛費錢七百然當其盛時未聞乏食也至于季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待哺于外哉宋時亦及臨安地皆咫尺不關轉餉之苦本朝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卷仰漕粮而海運之法廢而不講亦大患也故請屯田之策宜行于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于西北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懶耳山東汶上有行之者所收乃倍于江南此已然之效也

舒公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爲氣斯盡也中原地氣暴萬其偉與夫黃
河挾積石入中國衝潰突決其患不當暨訖金元非岱岳諸山東冀之
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茲上山水俱逆實啟中國元氣之運故岱
于五岳稱宗而羲畫孔作經俱終始于此亦萬古人心之砥柱也
王世叔曰揚州五塘一曰陳公塘延袤八十餘里置自漢陳登一曰句城
塘六十里置自唐李襲譽一曰小新塘一百一十里一曰上雷塘下雷
塘各九十里皆創自先朝千餘年瀦蓄天長六合靈虹壽泗五百餘里
之水水溢則蓄于塘而諸湖不致泛濫水涸則啟塘閘以濟運河嘉靖
間奸民假獻仇鸞佃陳公塘而塘堤衝決鸞敗而嚴世蕃繼之世蕃敗
而雄揚士民復替承佃陳公塘遂廢一塘廢而諸塘繼之夫五塘大于
范光邵伯五湖雖倍水既不入塘惟汎于湖故湖堤易決他日堤決與
鹽高泰五州縣之民悉爲魚矣所佃之税止七百金耳視五州縣之民
數百萬陞廿餘萬何啻倍蓰而竟不可復者則以今之所佃皆豪民富
商及院道衙門積役其勢足以動撓上官故雖有銳意復之者竟爲中
止
伍容菴曰徐州控扼南北水陸湊集淮泗閒一大都會也周衰偃王首僭
天子朝同列而項羽稱霸諸侯王自都彭城其見卓矣如漢高劉裕蕭
道成朱溫皆發跡于此而元季群雄倡亂亦徐之都境也故以形勢論
爲天下之腰膂而以漕運論又國家之咽喉詔補當升州爲府割而直
山東附近州縣以益之遷精兵數千號以備將監以兵道而以總漕大
臣兼理軍務移駐馬坵要害而地窺伺亦計安息務也或者病養兵多
費然所費小而所圖係大且徐土廣漠可置屯田昔之名臣尚可行于
羌中何況內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固先王已試之法也　文太青亦
曰徐西衛大梁東衛淮陰北則濟兗通路惟均是南北之樞紐而周武
之都與又環山而帶河可以戰可以守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豈重地
不可以假人與抑有事則濟寧之河臣淮上之漕臣鄭可移鎮邪南都
之壁曰長江夫江淮不可以分處黃司馬藏涌口信善然必以江北之
地爲衝　駐大兵于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支以應之中
則泗州將目東則淮上漕臣西則鳳陽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于揚而
鳳陽以陸入滁此二支也又應之如是而復涌城可恃長江可核也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
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巡撫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贛山深而人稀
鄖陽上游而民貧
鄖陽介楚豫秦蜀四省山谷阸塞林箐蒙密自古爲逋逃藪國初鄧愈勦
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宣德間有鄖百川揚睢保匿聚爲非正統中
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成化中劉千斤石和尚李胡
子相繼作亂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死者不可勝計癸酉周洪謨請處
置流民復立州縣上命都院原公傑往涖其事公遍歷諸州郡深山窮
谷無不親至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欣然願附版籍爲良民
于是大會秦豫楚撫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

土著一萬六千餘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計丁力限田給之今闢豎
為永業供賦役置郡縣統之于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津
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縣陝西
析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而以商縣為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
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
司于鄖陽以保障控禦之而復設都御史一員開府鄖陽得兼制三省
撫治八郡公奉召南還勞苦感疾卒于道荆襄之民聞之無不流涕焉
俗謂項忠之蕩定一時之功原傑之經略則百世之利信不誣也
陝西諸邊寧夏巡撫徐廷章延綏余子俊皆有修邊之功史公琳亦
當請經略花馬池邊塞而奏袁毅為總制不以為然止築四五小堡弘
治中虜大入花馬池塞戍破陝西至正德初楊文襄建議經理為逆瑾
所惡被逮去兵部以修繕議是上文貴張羽曾元三人乞留一人繼成
其役瑾不從而盡取修繕銀鎔為大錠入其私室真可恨也
北邊有戍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或尚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
皆聽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
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戎地西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
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儆則宣大游兵駐河東濱東路有儆則
延寧游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儆出套則東路之儆西路總制
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之中東路則往來于宣大嘉靖中改總制為總督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于是河套遂為虜巢朝臣屢有復

套之議成化中葉文莊行視以為未可輕議特錫陣增戍謹備之使九
年遂移延綏鎮城于榆林此余肅敏經畫之功也嗣後楊邃菴亦屢議
及河套然財力不給不敢〇任設議旋罷嘉靖丙午侍郎曾銑自山西
移督陝西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中外皆以兵疲財詘且無良將恐
挑釁而顧忌莫敢言銑具畫兵食請戶部銀至四百萬人多不喜銑又
劾河西總兵仇鸞實銑逮會澄城山裂京師大風霾世宗疑畏以套議
問輔臣分宜言貴溪左右銑為此議臣不得與亦不敢言上遂大怒逮
銑奪夏言閣銜以尚書致仕而仇鸞又誣銑出塞喪師匿敗賄相言得
解及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貴溪行至丹陽逮繫入京會官擬銑罪與
言俱論死銑執據知兵為御史時計擒逆東叛軍以功歷陞巡撫山東
時山西數被虜移銑山西兩年中山西無虜患乃遷陝西復移銑陝西
將建不世之功而為賊臣所中貪志喪元天下痛之
張邁論滇南云滇在禹貢為梁州界井鬼所屬非九州之外窮荒也地沃
壤水土之美生物之盛十百他所自楚莊蹻略定之遂留自王漢建元
間唐蒙司馬相如所招徠降下之者種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靡莫
之屬滇為大今之縣為昆明者也北至楪榆古曰嶲州及所謂弄棟者
今之大理也姚安者本句町王也所謂　人焚人也漢為牂牁郡而蒙
化者漢之永昌也曲靖者舊為東西爨人自嶲以東北則從青斯為漢嘉
而府在雅州皆蜀之徼也漢初略夜郎置犍為郡即今之戎州其云自
滇以西求身毒國往往閉昆明則嶲之南昆縣也道所從入貴州古之

鬼方也雲南一省為郡縣漢唐所未有也
去吳江地可廿里地名八尺朱氏每云嘗廟選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應
素纂發過平望一夜覺其地可長八尺入宮將安妃遂以為名
宣宗嘗問翰林施槃曰卿家吳下有何勝地對曰有四寺四橋皆勝地也
上問其名對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興隆四橋者楓皇來苑吉利太
平又世宗偶詢侍臣鄉土風物大宗伯李璣應聲對曰臣鄉有長安長
樂里有鳳舞雲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二臣皆可充應對之
選
黃諫嘗作京師泉品郊原以玉泉第一京城以文華殿東大庖井第一每
進講後必達殿罷乃去謫廣州每游白雲蒲澗山水間評其泉以鄭
井為第一又名學士泉盛仲交記金陵諸泉二十四處皆序而贊之名
曰金陵泉品國朝前又訪得其八皆攜茗試過予謂祁郡以高坐寺茶
泉第一山林以攝山白乳泉第一昔茶中君云清源幽澗洞泉遠沾水
色白都不學道居其上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白乳無他斯言
徐武功好奇每遇游覽必窮其勝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
游者武功叫炬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棠特為幽妙壁上下皆作
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積至地瑩如白玉謂之曰金亭玉柱也中設
石床頗為仙者外室再投進步則有滅水阻絕深不能前不知何人題
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所書也
正德中文安縣河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
旁穴數口流賊過縣鄉民入穴中避之全活甚多
田州岑猛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頓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
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募令百餘人夜平其
石旦即復傾如是屢屢已而果有兵變陽明往撫盧蘇等投順視其石
則已平矣因設立田寧府
嘉靖中浙江潮汐不至者自夏至冬水源乾涸中流可泳而渡（江面廣十八里）
大水漂沒揚州鹽場數十人民死者無算其日揚子江水下數十丈金
山露其脚如金爐鼎足之狀蓋揚州水害正江涸之時乃江濤驟風湧
而去揚也
世廟初經營顯陵如天壽山諸陵制而其地無白石諸臣患之既至拱行
襄陽石塘山中見一父老指曰過者鴻雁十群飛繞有異試往求之石
在是乎言已忽不見因如言進山得石瑩潔如玉楚人驚愕謂天地靈
助以待用諸臣皆喜相賀
甘州某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　　　母常一屠者踏路而化云初屠者見
一女子日來買豬肝三片疑而蹤之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為女為說
法因各化去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了不著地不知何以中懸
秦中張孝廉守云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
天然鱗鬣或雙或隻藏在前中歸避鮮又平陽侯馬驛澮河兩岸灰上
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纖然若印削去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背在
山之勝上下五六十丈皆石也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屈節纍

飄然同中山戲處皆尔造化變幻真不可解
吳淞江久湮諺云要開吳淞江須是海龍王後海剛峰為是撫偶試開濬
而董其事者則鄭同知黃某推官龍某也識始驗
吳興之彝云米至横州七十里地名古江有烏蠻灘甚險其灘有六而三
鬼馬槽又險之尤者湍聲如雷徹數十里灘之上有馬伏波廟門右以
鐵索鎖木虎甚猙惡云能夜出傷人過者牲醴祭廟碟雞血涓虎頭乃
得濟甚于閩之黯淡灘云
寧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後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遂并寧
遠州及廣西太平之祿州為所占當時有司失于簡察至今遂陷于夷
四會縣有瀧橋河相傳未有康平之政即河水清國初時梁潛來為令訖
其去河水澄清如鑑
王敬美曰閩中四郡大都路皆逆溪行溪中無石子而皆巉巖大石險惡
百態故其地有招舟而無鬯馬舟多三板浮裝舒行千峩間有觸立碎
而長年作習終不令敗每當急灘一瀉目不及瞬亦一快事
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四顏洞者嘉靖豪白縣丞顏室所開也其地兩山
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顏取舟燃火而入窮其奥
極凡三層盤旋而上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下洞一龍仰附于洞
前二足扶首而下鱗角眼爪纖悉畢具中間獅象相峙于洞口內則飛
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色相宛然而鍾鼓二石叩之聲宛然入深
觀音半身而如傅粉色若初粧左有青石淨瓶右有古石鸚鵡盡處則
石牀一張上下四柱蓮花片生無不具備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對若
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僧裹東坡巾但少生氣耳若以理論
為是開闢之初已有僧道菩薩鍾鼓器具諸相耶為是既有諸相後鬼
神作此狡獪耶請以質之格物者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闘蛙池相近有吳人從軍至此夜
聞水聲搏激既而響益甚居民啟戶視之噴面飛濤不可逼坐以待旦
一涸一溢人以為水闘云
萬曆間桃源縣大水出石上有隱文云無為大道天知人情無為杳冥神
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化生滿盈天地收人魂此文大似陰符
天啟四年二月地大震宮中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波震盪乾
清宮所懸圓鏡東西震動不定如鐸舌然五月初十高皇忌辰也其日
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作將內官監之大鐵片如屋頂方闊者盤
旋如紙鳥丹陛石欄之上拋擲于西丹墀墮剨如雷其月晦即有揚忠
烈廿四款之疏而掌正之禍起

事有萬殊但求一是上操之爲誅賞之大權下持之爲予奪之公議得其是則蕩蕩平平可法可傳失其是則百怪千弊黨同伐異是以門户亂其官評何匪中于士氣不有平衡胡能有濟其或嘉謨嘉猷以時以事但持論之折衷亦兼收而不廢　纂國是第四

國初下姑蘇擒張士誠此當爲第一勲而天子未御行間戰鬭召見之賞大將軍達銖幣衣襲十二副將軍遇春十其都督平章參政諸人減八減七遞減有差軍士米一石鹽十斤如是而已宣宗初即位虜寇薊州黄崖口指揮李進率兵追襲擊敗之斬虜首一級獲其人口軍器馬牛事聞奎　官軍陞級者四百三十二人小甲鈕成兒斬虜首者超陞世襲百户各賜鈔綵幣稱布有差是特承文皇撻伐之後威無不加而以一級之功厚賞如此較之姑蘇之賞何啻壤也

祖宗朝地方失事之罰甚重永樂中山東唐賽兒反以布按二司等官反賊所發郡縣官吏俱坐以不覺察棄市正統中福建鄧茂七反上以田按臣柳華激之時華已病死籍其家并其妻孥戍其五服以內又以按臣柴文顯先匿不奏後按臣汪澄移文緩五日致賊滋蔓市文顯籍家亦正法之所未有也乃以皇時疏寇陽職發及祖陵傳及親藩一時行間督撫諸臣或以招撫受賊愚或斬婦女當賊級細有千百千唐鄧二賊者而誅罰罕見又何幸也

永樂中淇國公丘福爲大將軍率十萬騎討北虜本雅失里至臚朐河敗剿青達摘參全家謫發海南正統時上北征敗績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全軍敗沒當又乘輿後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失事賞罰之異如此更有異者福甄以擅剿爲罪而咸安侯王忠同安侯火真被執而死亦不被贈謚其子俱降爲伯至土木之役軍中有兵權寄者如尚書鄺埜恭順侯吴克忠平鄉伯陳懷輩俱得贈廕世襲事之不可曉如此

沐晟率初以破西番功封西平侯其後再破西番剿潁川侯下雲南累破諸夷有大功而不進爵益封子晟襲封新城侯下交阯得進封黔國交阯簡定叛討之敗績不問及英國公平賊而晟實與英國等麓川蠻慰思任發叛討之復敗績不問其卒也與黔寧俱贈王一何幸哉

任亨泰曰建文朝有忠臣無才臣文皇有才臣無忠臣可謂確論

建文時御史韓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又不獨親其親以既廢諸王而言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使雖可廢而太祖之體不可殘親之手足不可缺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孫爲天子而使兩弟兩子遭殘戮其心爲何如哉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者曰漢帝嘗制六國矣執法者曰周公嘗誅二叔矣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于誅管蔡者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擧兵于今兩月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無獲謂國有謀臣可乎經營數年而軍需猶自告乏糧餉猶自不給將不知謀士不効命謀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果何心哉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

蜀爲周公倖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息干戈而安宗社明詔天下使
之撥亂反正以厚親親之恩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正統元年右僉都李濬巡撫遼東時有遺失文書御史李果而濬糾巡按
御史郭萬有隙萬任瑞權濬留之乃貽書果求解濬微罪之以諸果索
其書果答無有又語叔便濬怒發其事果懼亡歸京因逮萬偕下獄奏
萬官果調外任　至十二年南京給事中御史論劾南都院周銓並御
史傅霖楊永胡鑑御銓篤東故誣謗臺省同論之銓奏辭行劾聞以病
死于獄詔霖永廢次胡鑑戍鐵嶺諸御史十一人皆俸遣逮驛丞給事
中六人俱贖徒復職　景泰中北直提學御史張謙拭諸生于通州察
院時巡撫都御史李賓之父爲其少子托優取謙不聽賓鬭而馳至通
州值謙方試士鞭門入手毆之謙疏上其事逮謙及賓之父至錦衣獄
鞫而釋之仍杖謙二十夫李公以私事爲風憲而毆辱之乃杖謙何也
弘治初御史姜洪巡按湖廣與總漕都御史秦紘因公事文移相激
紘劾詞云劉付湖廣布政司經歷司轉呈巡按御史姜洪照詳施行洪
亦劾云布政司呈驗差人咨稟淮安總督漕運官早行處置毋致陸期
有誤國用于是紘奏洪越禮不遜事下都察院刑科參駁紛擾自傷大
體都察院亦言令經歷司轉達巡撫于事體無礙上以事干名分下吏
部議吏部王恕等言洪詞失大體刑科都察院詞涉偏向上曰洪紘詞
不遜有失大體雖居風憲調外任刑科都察院偏向不公各罰俸一月
祖宗朝其持巡撫與巡按體統嚴絕如此後且倒置矣

神廟時曾莪之條奏九事內一曰釐巡察之典按目代天子巡狩一方司
命也今浪興有六曰民情太陽索牘太繁趨承太過耳目太偏名實太
淆憲綱太嚴而所謂憲綱太嚴者國初與巡按以糾察之權慮其缺早
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襪
左體亦隆矣今兩司素服而揖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太守等
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故自屈膝據臣京朝官始薄邵守而吏治寖不如
古宜一循國初之舊仍申明憲綱令外臺官與御史得互相糾察所以
挽頹靡振風紀莫先于此
國家激勸全係賞罰而本朝賞功之典每與初例異考賞格募役也先者
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加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及喜寧者銀二
萬兩金一千兩封侯尋宣府參將楊俊等奏擒喜寧惟加右都督賞金
二十兩銀六十兩紵絲二表裏而已兵部議照格封侯不許而後以功
多不實下宣府鎮守官查核竟以冒功擬下俊獄追奪奉旨宥之令勒
賊贖罪　寧王之叛賞格領兵將監并督撫官擒斬逆濠者封侯下手
擒斬者陞五級擒斬賊黨者一名陞一級王守仁擒之而上以親征格
其賞歸功于江彬彬誅兵部列守仁等功次封伯齊伍文定等各陞賞
有差　嘉靖中叛賊王三之擒賈含餘劉伏死以計擒解之事聞伏死
陞且級書銀一千兩同事官軍各有賞而上歸功于事玄至加陶真人少
師工復論禮部云逆民受害邦畿震驚文武諸臣全無視國如家之心
朕乃躬叩上天不十日而擒賊首神將爲我保民擒逆其令官告謝朝

天下六害庸自是終帝世二十餘年南北建臣每奏一捷輙歸功玄威
都督關鎮必以謝玄首領而陶仲文與撰詞詞臣陞賞隆渥加于將帥
傾覆中外皆解體矣
黃巖王叔英建文時上言治八策皆鑿鑿格言如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
蠹抑强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于去疾則或傷其體膚
嚴于去草則或損及禾稼固自然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
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靖難師至沐浴
書絕命詞而死
□□曰龍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止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安
撫之未必不徒乃輕舉妄動又不豫嚴而剝遣將以致王師失利兵書
王驥阿王振意督軍往征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寇
首思任發竟不可得裝秦而還殺無辜數十萬且以為功遂伯封陞者
萬餘未幾寇勢復熾驥再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罷敝給不可言終
不得寇首而叙功陞賞如前以得失較之未知功罪何如也
景泰丙子闈臣陳循王文以子瑛倫不中式論考官劉儼黃諫忽略之故
又出題犯宣宗諱詔覆試免儼等罪而許瑛倫明年會試六科糾劾循
文得旨寬宥等所奏誠為有理但循文輔導有年固之元老宜可以一
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姑不究嘉靖甲午吏書汪鋐子不中藏搆塲事以
太祖諱劉五晉為觸考官廖道南張袞引循文事劾之俱不荅此二事
大臣之縱橫無恥絕相類二皆俱見　宣丙子不無遺物

黃貞父曰讀土木事令人涕泣廢書方帝寵振時三楊老臣也不能請誅
振太后欲誅之矣又救釋之令帝蒙塵而國幾覆振固不容于死三楊
非亂首哉及乎土木廟堂之上烽起而蝟亂矣非于少保拚衆翼王鎮
定呼吸關白御和議虜不挾上皇而觸我社稷為重君為輕此言揭
諸日月哉明三百年無疆之宗社非公之留耶今從有貞張遠而南郊
徼幸倫安有今日乎郭登大同之守楊善虜廷之迎有憐士臧仁取義
之概而少保非功首哉然誅奸任忠獨斷不疑則景皇帝千年之業矣
有貞貪功英宗復辟令于公冤死景皇帝制廟號有貞王振等並宜服
上刑為千古戮而三楊與有責焉
景皇既立東宮朱鑑貽陳循書曰迎奉明旨更封沂王慎密遠聞心殊不
安夫前者至尊蒙塵宗社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鑑呈稱疾不得已
也今景與既歸厝敢有在妻哉而治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
廷文武群臣共主不能夫綱焉可易置儲復何言陛下于太上皇論昔
同則當辟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盡君臣奈何藉口防微反
為幽閉殄盡翦其日勝雖媟增于宮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循覽書懇
甚懼乞致仕去
景泰中辦事中書何觀疏劾吏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
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者宜羈置南方旨下科道議吏科毛
玉為奏舉疏觀挾私含之事若疑善文疏戴曰觀罪置之就問等
其前書老猾書在大臣歸遺權奸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

當熟思之五以上怡不測爲辭藏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
雖怒觀猶令致書責讓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李珠之死人至今罪
王振馬順萬一雷霆之下聖怒不測則是我輩爲之而朝廷受拒諫之
名且我曹亦言官獨不自爲計耶玉意稍解藏因林去留頭所謂誣陷
大臣檢閱邊事及終所謂明正觀罪以爲延言虛妄之戒等語奏入與
杖錮外後乃知奏但去留頭餘皆如舊葉不易也明日藏還錦衣門謝
二鎮撫言及杖觀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推具數耳嗚呼勝毛玉遠
矣
用杖爲兩侍讀曰與王吏部直書曰尚賢膺天下之重任當心天下之大
憂以成天下之大計而其要無他在用君子去小人而已用君子去小
人之道又當審幾而斷之忠昔三楊輔政其時固一幾也惟是二三君
子不深思熟慮自任其責乃陽欲陰施接人耳目雖曰保身其實誤國
以致今宜非權有今者主上蒙塵之禍此時先生諸君子又一幾也宜
相與講內外防後之政速畫前車以定永謀毋徒曰有某在有某在而
不敢自專者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失今不圖悔恐
噬臍朝廷大事殊無所濟卸欲勿留俟之赤松晉公之殊野不足責已
英宗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有投匿名文書者云禮宜從厚閣臣高
穀禮部王直不以聞林公聰疏言王直高穀皆股肱大臣不當匿不以
聞詔按之莫得主名方逮譽聞有千戶龔遂榮者自狀明之上從其言
而迎鑾之禮始定

慈懿錢太后崩憲廟嫡母也詔大臣議葬所家相視莫敢先發閣臣彭公
時謂同朝曰祥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
合葬劉后爲言工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彭率群臣伏文華殿痛哭以請
上爲感動母后亦悟從之
弘治初雲南晝晦五日南科侍與豈廷視雲貴奏黜貴州一省官自參政
而下至百餘員以應天變席書時爲部主事上言自古弭災之道人君
側身修行大臣引咎去位然後察百揆舉庶政未聞災出一方歷罪本
方之吏者今雲南晝晦地震雷火此等災異繫朝廷不繫書責繫天下
不繫一方在近不在遠在大臣不在小臣考古大臣有以霖雨恒陰請
罪求去者有以地震策免者有以無雲而雷免者今大臣不聞引罪貴
州偏藩考退乃至三百餘員而雲南一省又不知所退幾百人矣雲貴
料居萬里蠻苗雜處開設相尋仕其地者妻孥不給窮乏難歸且所退
黜又多小吏大夫其虐暴則不能消刑貪饕則不能貴急用匪臣職臣當
難雉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若云災傷地方則貴州原無災異去年湖
湘江浙諸處災異迭見淮陽應天等處饑荒載途議者獨察雲貴不及
他方豈雲貴多貪他方盡廉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隕于烏
撒近年有物如黑黍編而忠州而議考以事興國家非緣州縣未聞罪
烏撒忠州官者在此則原其無辜在彼則謂其有罪臣愚不知所以也
程聞登奏心思失平望勅吏部若狀綜核名實嚴格大意則先自兩京
大臣下至科道部屬等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退者考退然後分遣中

外戰貪錯之尤與黄貴同例此帝王無私之心也疏入孝宗悦之帖置
座右
湛元明若水嘉靖初上經筵書疏言謂曰同舟共濟天下一大舟也人主
一心舟之舵也公卿賢士長年三老也百僚庶司篙師梢人也內臣外
戚附舟之人也天下臣民實爲邦本君之寶貨臣載也附舟之人與寶
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舵舵之張弛在長年三者之操縱而篙師
梢人宜力與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無不安
恃寵壞法以亂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鮮不及溺
也時近習漸幸老成多放故公言之
汝陽林公特與修武廟實錄其紀總裁董公曰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曰
內閣誅賊彬或云張永或云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史萬世是非
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竊意廷和以悖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核
名實書進二事首贊一毫恐將以永其有功廷和其有罪不得左右排
擠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與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二者既未嘗觀與其
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于治忽者庸詎私一廷和哉輕重之間是非
之權衡也
庚戌遼事爲大將軍鸞屯安定門外兵十二萬騎十八萬而鸞實不知兵
惟諸虜强取以腦和趙溝谷時春曰自漢唐以來未有屯三十萬衆而
不戰者也王恢馬邑首尾三月漢武猶以坐貴而無所得誅之李天王
將軍與方月餘匈奴遠遁塞其餘久也大兵者必緣征討未有久也大
兵而不征討且和路以自固者惟宋以此亡萬世之殷鑒也
浙以丁未被倭寇始以朱公紈巡撫公直嚴禁巨家大伏沉海通番又立
鈎連主藏之法誅黄傳島至市向導者長岐林恭等若干人于是海上
大姦咸怨御史周亮希分宜旨劾紈擅殺乖方違科臣杜汝禎就訊之
擬一道臣一都司死紈懼逮仰藥此浙中立巡撫殺巡撫之始也代紈
者王忬亦以他事死其後張經論死李天寵論死胡宗憲逮繫死十五
年間巡撫無得全者
市舶司國初設于太倉以近京後移閩浙難絶日本而市舶不廢海上利
之夏公言當國因宗素卿宗設仇殺遂罷市舶自後番貨爲奸商所罷
負至數千萬番乃主貴官以警商而貴官所負更甚番人失利乃爲寇
貴官則以不禦寇嫁有司及出師又設計以恫喝番人于是番怨曰焚
掠一二不足生償陰翼之而王五峰毛海等遂以華人據近島髡王者
衣冠假爲番寇海上無寧歲矣朱公紈嚴禁之卒不得法爲貴官所反
陷御史董威乃復請寬海禁是浙倭之亂皆浙人自亂之也
原任僉都張濂疏言臣本杭人頃獲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
乍嚴遂致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
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敵阻其往來賊寇野心
啟如谿壑誰保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虛張功級以欺陛下
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爲賞功之令矣臣以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加
于撫君嫌何辭于出位敢以三策陳之一重軍法以作積弱之風令江

而非無義勇也迎敵則死退步則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臨陣而在平時畏法而後力戰力戰而後破敵海寇不足平矣一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歲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勦口而來原非義勇棄聲而去莫可句查不若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教閱期于不擾一邑有微務籍而儆其保身家其勇百倍一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作剿撫也推源海軍衛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復海禁嚴番貨之貪海寇由之以起誠使軍民俱練寇掠則推道斬獲吏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不推散已聚之黨而順海窮民假此為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國初設巡鹽御史專理私鹽正統後兼理河道查察清理得糾治文武官吏其權甚重然御史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立運使提舉等官今專以稜闒茸不職之人是道之以污而求其潔也且鹽官遍天下而所在嚴分地之禁如嚴敵國如治奸宄所在設官營以千萬計是皆之過也治之莫若簡事而省官誠于請產鹽設運司之地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令得剔弊滌濁而久其任則官專任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提舉等悉選補廉吏自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督撫然勘覆吏召鹽商耕塞下入粟如　時則鹽許邊備交為接濟商于邊中粟已給引赴場領常勝以是次驗灶戶驗引支發絕寄買嚴多支其灶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時糾其端倪所在驗輸之令惟嚴逃匿之禁而去分地之禁則上之關中產歸之商賈下之場產盡歸之灶戶私販之寄

自絕人得量力中納富商大賈求由操利關家得鹽利日饒而不必峻制以掖之灶丁得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免曾以優之鹽可足實人無專奪需擊奪利之禁不禁而得　山陝　利之民不死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備漸充兄官兄實當然一除亦策之得也

徐文貞用事工部有疑嵩意達臣知之未敢發御史鄒應龍欲其疏亦未決也一夕夢出獵見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塿其上有樓甚壯樓俯平田有禾草覆其上一矢摧之寤而思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疏遂上得旨嵩致仕去有名各犯聲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來說

應龍疏畧云森熙世藩本以鄙夫謬膺陰秩睥睨請託之門污同狗竊陰竊忠良之語狠若豺狼頂治元一主事也用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潘鴻義一知州也用金二千二百則得方面任中書羅文龍為心腹嘗曰此吾弄臣是朝廷之官撫敗玩侮驕家人嚴永年之主使人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得尊榮各官之辭送魚貨珠冊各處之饋遺斗量車載錦衣玉食僭擬王侯作福運嚴權傾中外民生之膏血剝脫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成貪不孝不忠大奸大惡再照大學士嵩致位首輔史圖厚祿植黨藏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實同市井之行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戎之在得甚背先聖格言專擅選官撫犯天朝明律罪當并論者也

庚戌之事主邊兵者仇鸞主京兵者丁汝夔也逆鸞私通俺荅賄購兵汝夔選懦無為聯聞寇驚悉遣禁卒倉皇就道莫知適從而敵騎已逼

內地矣棄軍不戰皆化爲沙兵因先聲奪魄風鶴乃傳檄召募命曰義
軍編列市人驅之城堡軍政若此尚可問乎更可笑者汝夔出京兵以
防邊仇鸞召邊卒以實京師罪觕功固是全非然頭面爲人謀而誤而
更欲易置重兵聲言搗巢鸞欲欺誰乎嗟乎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問
其忠所喜者殺戮而不必其當嵩本賄敗當誅鸞已家居失職必欲援
與持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誅族滅爲世指笑然則嵩鸞亦無死道
其死也世宗殺之也

互市之舉起于宣大此非王少保崇古在外從之新鄭在內主之中外安
得享數十年太平新鄭險詐恣橫然賄募貫爲蓋世而互市一段實有
功于國家少保攬以作基省紛言逐逐然豈知其當日基上恰身家推
當之事蓋少保之為市議非從泛憑臆此者前有兩虜懺在當仇鸞以
馬市媚虜而俺荅廢犯宣大後虜機洩禍及宸疏止之乃罷市逐史道
世宗令復言開馬市者論死著為令此一險也丁巳虜有逃婦桃松負
來歸總督楊順納之上其狀以為幼從俺荅索之急順懼上言虜情叵
測欲賞斬史歸之未決俺荅子黃台吉詒言以我叛人丘富易松負順
信之予以松負而富竟不可得科臣發其事逮繫制府把漢之事與松
負何異使當時把漢去而趙全不歸少保何以自解犯此兩險而慨然
不以自家為念具男子也少保嘗言我視一家百口皆鬼而以此頭自
懸空中方敢犯鑒上有今臺省少年後何容易信然

互市既行兩鎮軍民官吏咸稱以豪安功識不小但平成既久武備漸弛
往時倫老內外多勇烈士貴無金錢則相率而搗巢偷馬得功徼賞斬
叶叶飲博嫖妓自娛曰吾朝亡酒而夕報徼置杯躍馬而去為人為鬼
未卜不樂何為不忘喪元蓋誠有之虜市而此輩無所用老者死壯者
散為商賈衙尉村官含甲胄釋弓矢而以禮法從趨節如夜不收輩往
者竊草地謀朝婦負畫卧帳中遇兵刃死不辟故得虜情最真今則遠
望而道聽并其塗程不識者有之矣故曰安不忘危此因循之過非互
市之失也

沈公懋學當江陵奪情與其公子書云老師之留原出于聖明眷注且古
之豪傑為天下安危一已之虛名弗顧也亦安得以常行議之顧皇上
留之既懇矣老師亦不忍恝然請歸矣而保留之疏紛出迭迎此諸君
所為有激而言也言者豈不體皇上是天下至意又豈不諒老師不得
已苦心致千罪譏夫復何辭但非常之事守常道者勿知也諸君知守
道而未可與權且于孝臣忠同倫一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而
竟容諸君存孝之説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出此而廷杖之舉
老師竟不力救門下亦不進一言老師不得稱純臣門下不得稱諍子
矣天下所繫以為安危者在老師而老師異風獨智位絕百僚諛者不
願規愚者不能規違者不敢規質直者疑而未卽規非門下誰當言哉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惟門下深思權圖之則人心尚可收相業尚
可廣天下久安常治而禍機不起門下家世亦永有光矣

時吳吳貴見余宗伯繼美上言天不和寒暑傷人不和實殃出地不和丘

阜出方今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暨
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耻固脈而山崩泉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
能奠厥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
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小民蟻聚中使鴟張世事如亂麻民命如
累卵中外大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夫群臣者陛下子也臣子不
能動君父愈激愈厲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
恬然不爲意乎不報

淮撫李三才劾稅璫疏有云皇上愛珠玉民亦愛溫飽皇上憂萬世民亦
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升斗之儲欲爲子
孫計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朝夕之計悖出悖入失衆失國無禍斯言
可畏也不報

江南書應蛟備兵易州疏言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于白晝狐鼠公行于
大都日甚一日陛下止以利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正恐在閭閻之傷殘
陛下苟安在目前之無慮而臣正慮在將來之不測倘不及今悔悟
而日積月累以至天變人離雖盡大地爲黄金變河沙爲珠玉而瓦解
勢成天下事可勝道哉疏入不報

毛御史壇疏云二十年來皇上因聚斂一念不知受多少逆耳之言動多
少不平之氣忠臣直士遭多少摧抑四海小民壞多少身家備行此道
而暴收富强之効仁主猶不肯爲而由今追思百樣營求千般催取不
過移彼處貯外庫者而貯之內庫耳帑金多則遺偷少貂璫富而閭閻
窮鑠斲虐剝正採搏無纖毫之利益而積丘山之怨當今無用之黄金
而快主意之遂計皇上英明卓冠千古試一回思當恍然自失矣

劉廷元劾中使高寀疏有云皇上所警驚者常在外庭所卹寬者常在內
寺所由而廢者常在曠林進奉之小所由而貧者常在宗社安危之大
故荼毒生靈不問搖動疆圉不問而恭進上供輒報可矣瀆圖龍不忌
威國脉不計而指斥捨奄輒留中矣此輩既窺皇上之意向何所憚而
不爲鴟之張此輩爪牙又窺此輩之意向何所憚而不爲虎之翼各衙
門胥役又陰托此輩之聲勢顛附此輩之異援何所顧而不爲蛇之神
鷂之腹耶

劉公國縉因星變疏陳四空五禍六漸所謂四空者一曰仁賢空（牧卜不舉考選不行六卿半屬代庀件俱不必御史）二曰帑藏空（太倉如洗太僕告竭光祿補湊不足一歲有急何賴安事否）三曰閭閻空（京師以商佐空一方以礦稅空上前民困之勢漸成）四曰邊塞空（邊塞遠近虜穴風景頓殊一出皆閃黄沙漠漠百里無閭里）所謂五禍者一曰人心之禍（風流起于平地技術出于學宮甚良何由安枕）二曰多藏之禍（衆貨流通無聚而不散之理聚之之禍中于民而散之之禍中于君）三曰朋黨之禍（高者執耳登壇卑者依傍門戶顛倒是非邦家之危亡也）四曰夷狄之禍（[illegible]）五曰奄豎之禍（[illegible]）所謂六漸者一曰疆場事敵之漸（[illegible]）二曰士紳貴賤之漸（[illegible]）三曰選舉冒濫之漸（[illegible]）四曰言官扶同之漸（[illegible]）五曰人情搖摩之漸（[illegible]）

國今日之第一義也六曰陳奏欵門之漸內監無名以受世爲員祿擬廠鹽爲擬復設同不敢之昧昇可遂乎合而
觀之足以召變而生變在皇上請先去多藏之禍多藏皇上之病根也
在臣下請先去人心之禍人心臣下之病根也振其根而猶不足慮也
剝司農體執實職言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者臣謂今
害財之大者有二曰冗吏曰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自成化
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矣今建功之陞授勒舊之傳請
不知其幾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成化時視洪武爲冗
今視成化時尤冗迨視漢唐不啻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閹官之收入
漸廣錦衣之充選漸多中書等衙門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
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匠士匠人
及大工陞除紛紛張張不能悉數蓋已萬萬于祖制矣乞勅各衙門清
查節省祿俸無算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初光祿寺積臟數尚
有八十萬自廿一年以後供應日增餘銀頓盡其本寺進御膳羞果和
無定額銀以內監片紙據數供納內官乾沒輒以所進粥之行戶所以
前後多寡頓異者內臣之滲漏冒破也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爲令典
年終遣科道官查核所謂清冗費者此也
隆慶中部覆銳剝建材以備兵道暫撫之用兵科楊一魁疏言與其銳剝
于既仕之後何如預養于未仕之先乞將天下儒學生員許兼武經而肄
習之責令提學加意考試今後鄉會場于五策中特試策籌一問二
道以觀益爲將英通曉韜畧而不專于章句者揭號跋名奏請獎勵冊
送吏部以備選用務要着實舉行則寓講武于考文之中行之數年誦
建材之而煖急無人臣未之信也部覆通行而是後鄉會竟不及之
沈而書演實策流寇以爲不在調兵而在集民不在窮其往而在遏其來
勦以經畧不如督撫勦以督撫不如郡縣勦以郡縣不若團結鄉鎮人
自爲守
萬曆中建東總兵李成梁廷撫趙楫欲將鴉鶻關外張其哈喇佃子等處
地方居民招來內徙副總兵劉應祺具呈阻之畧言高皇帝掃逐胡元
開基未廣至憲宗朝韓彬爲東協始銳志展墩開明陽堡木閘嶺屯堡
優于清河地方拔五城堡置備禦官兵操練防守又建鴉鶻關限虜出
入去始塞八九十里夷夏之防比前益慎至萬曆中何遽爲備禦邊防
寔府退地數十餘里山上立碑爲界今王兀堂張其店哈喇佃喇剌號
等處現有軍人屯種居住成家樂業原係關里內地非竄入夷巢一旦
議徙則歹安挿驚擾居民況邊方土地尺寸是寶犬羊貪狼漸不可長
我退一步彼必進一步毋論拂人情抑且違祖制大有未便撫鎮見呈
大怒竟行徙之居民安土重遷數至激變乃遣官兵驅于驛逆之焚其
室廬並其器物時值孟冬哭聲震野少壯强丁逃入夷地青肸地數百
里遺與夷人而猶以招回功受上賞主其事者輔臣沈一貫也有廣寧
營備遊判徐應乾憤之作詩云曾開闢土得封侯刻地如何欵更優可
惜驅民分界處肯教多少屬夷酋
國本論起言者相繼政府謹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救歸中時行王

錫爵皆定特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時顧公密疏以疏啟冢宰制
藩錫爵嘗語密疏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塞疏
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密疏既補歸講學于東林故稱
時書院也有志之士爭歸之沈一貫為相持權求勝黨附者多去而名
益高此東林漸黨所自始也
建臣請立東宮上以皇后無出為辭命三王並行王錫爵欲姑聽之以待
冊立建臣大譁庶吉士李騰芳上書曰聖明在上張者俱為杞憂以公
苦心疑為集瑩此皆妄也但閣大賢豪特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
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聽其逆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
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鑑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
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
之後者待識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誤公功而罪公為厲階公何
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請之果然曰諸公旨
我殺無以自明如子書我受教然古人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
侯不欲以建寧為元帥而咏摘瓜詩以銜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
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遷廣平為太子則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貽
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為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捕太子與
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論而移或默然而定若當
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
劾三疏復以冊立請不允而允以明年出閣聽講

萬曆三十一年妖書之獄起妖書曰國本攸關曰續憂危竑議以東朝為
詞而斥指多人假名于史科都項應祥四川道喬應甲實詭名也嚴旨
偵緝奏聞奉旨話督北不得妄傾而一二輔臣欲借以傾其所忌黨株
連建臣積疑畏禍不敢行而上意愈厲乃得皦生光以聞生光本順天庠
生曾詐乞錢忠以織鄭戚撰造妖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誰書特地湧
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因印貼鄭戚門及各巷口以
恐詐富家事發革衣巾繫戍經數回廠校于其室內搜得羅紋箋有十大
之說詞涉詐誘遂鍛為實奉旨行御史康丕揚將外轉圖留遂借妖
書牽僧人達觀繫之獄觀作偈析偽書壁云醫王同法勿棄年自謂觀
河見不遠衣有眼根夜聽析却沉重郎吏冷然又云析疑不斷矜身蟥
誰是聲兮誰是聞因憶法堂鐘鼓複古來魂夢更紛紜不數日坐化去
李宗伯廷機遂斷生光十二款以為慎真奉旨加等磨決妻子戍邊蝶
事員役皆超擢賞後數年乃知妖書實不出生光手是東嘉趙士楨作
也士楨任文華中書廣交遊好奇賦與節托病不出及生光正法始敢
出門然重興菩索是無往時憂殄屢見生光索命遂不起又當會審時
生光業被重刑不能動乞請于御史沈裕裕厲聲叱之生光苦日加苦
而過後裕出甚堅乎遂得病謂家人曰我當妖書時暮涉孟浪原不識
皦生皦生光今昏厥中每見其來索命未幾而卒
沈有吾一貫在史館不肯依附江陵志節耿介圍于中朝在政府當儲位
危疑既使四出疏稱陳請數奏剴切天子以為忠勤眷倚殊切與宋州

共輔致而門戶角立嶢嶢不相下妖書之獄宋州及郭江夏僅而得免人謂一貫有意嫁禍之海內清流爭相指摘黨論紛如從此牢不可破洛蜀之爭遂與國家相終始真可恨也

李道甫三才少負氣節為戶部郎以疏救言官謫外聲稱籍甚為漕督值中人出筦礦稅橫行恣睢而陳奉在淮尤無狀遂用悉心撐拄牢籠馭權璫戢橫神廟用其言撤奉東南安枕功高望重頗有沬色時論推之將循祖宗故事以外僚直內閣黨人交章論劾道甫藏氣陳辨顧涇陽時林居貽書當事力為洗雪于是言者并攻東林物議紛騰大獄常年飛章鉤黨傾動朝野不可復解而門戶之禍移之國家矣

神廟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省條陳即曰此套子耳即有直言指斥全不動也曰此不過欲沽名耳人皆服聖度寬弘而太宰宋公纁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官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疏首若一概不理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晚年凡百奏請一概留中即內閣啓揭亦不報聞而上下之交日隔乃服公之先見

都御史孫瑋以勘熊廷弼許弘綱以爭京察皆為人所攻各疏求去葉福清疏畧云二臣歷官行品著在耳目而瑋以一勘遂加惡聲綱以一疏遂滋抨擊臣竊以為過矣判賢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者甚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苟有可為■助一手一足之用者皆當愛惜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一事而棄一人就人論人勿因一人而棄衆人合抱之材不以寸朽棄棚未必朽也臣居恒思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遷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隨遷今日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兩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為言官而總之皆為世道耳

亓詩教疏畧云小臣黨不可黨小臣而明肆擊排大臣尤不可黨大臣而暗自結黨小臣黨不可黨大臣而夤緣憑借大臣尤不可黨小臣而號召聲援精白乃心共矢勿欺于君父協共厥職各期不負于朝廷至于科道以言為職言如無當自宜伏欺妄之誅志果為公豈可肆頻瀆之業勿以傷國體為戒而養成偏重之威勿以亂朝政為名而挫折敢言之氣空空洞洞盡屏成心是是非非悉由聖斷朋黨既破黨禍自消大臣安小臣安皇上之心亦安矣

解經邦疏云惟是非莫剖故糾駁日生張主無人故冥凌日熾遂延推辟養成一糊塗世界請大臣即以諸臣為言定諸臣之是非皇上即以大臣所評定大臣之識力用舍去留一舉兩得此執簡御繁之大柄也

逯公庭訓疏云門戶之說至于今而滋蔓極矣願就其人于門戶之中者自有異同有激于高山仰止之念而願為執鞭者有生平望其知己之恩而委身附驥者有胸中原無決持隨波逐流一入而不能出者有愈加熱中借以覆蓋令人莫敢誰何者則就門戶之中而異品區以別矣即就其出于門戶之外者亦有異同有念本空洞不假情人以為重者有中多宿憾必欲擊之以快心者有徐建觀望四面占風而茫無所着

者有外託之手六通四闢而其中實不可方物者則託門戶之外而其
二亦匪以利矣若少欲同己者進異己者退則吳族使為射的修士幾
無完膚節可以快一時之憤而國之元氣所傷多矣故臣願以虛之一
字破諸臣門戶之偏見尤願皇上以斷之一字制諸臣門戶之宿根
又云先臣徐階柄國手折相權之後每于座右書以威福還朝廷以政
務還諸司以是非還公論等語此亦一時辟權之言也若以閣臣之掌
職論之寧止以威福還朝廷已乎必使朝廷之上實當功而罰當罪寧
止以政務還諸司已乎必使諸司之中大臣法而小臣廉寧止以是非
還公論已乎必辨眞是乎似是之中而不狥時情之所是以為是辨眞
非于似非之中而不狥時情之所非以為非庶可仰答知遇俯酬輿望
而不負閣臣之職

部郎李朴疏請戮言官建議群糾之張公鉉疏云朴陰賊殘忍欲肆羅織
厝善類寸斬不足惜然語云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之垤必先潰而後盜
乘之使臺省諸臣大道為公同心體國無嫌無疑小人何隙可入乃翕
翕訿訿排陷一方不爭大政而爭小政不爭名節而爭爵位不爭義理
而爭意氣以鉤簡摘摩為精神以擠陷搏擊為風力以詬罵叫號為敢
言以執拗偏戾為公是人不論賢否所愛則升之九天所惡則墜之重
淵事不論可否同己者非亦為是異己者是亦為非事本微也而故張
之張之不已而事外之枝葉生矣意本私也而故公之飾之不歸而意
中之營壘日固矣今日言黨明日言脈此日翻局彼日翻案鬩墻之鬪
方酣反借一價于陌路同室之禍已慘更延群盜以分貴復小人者幸
災樂禍有不利鵝外而取功者乎諸臣何不自反也

張公延登疏云目前最水火者則疑東林與護東林兩言耳夫緣疑生護
緣護生疑疑者指其一事之失一人之非或並疑林泉講道之儒則
人心不服護者因人摘其一事之失一人之非並生概當論者為偽學
之禁則人心亦不服疑者不服不免牽淮撫以揣之以淮撫者歸林賢
之譽以自固者也護者不服不免牽蘇淅諸脈以揣之以林賢者索譯
蘇淅之奸而被斥者也意有主奴袒送有左右而黨禍于是乎漸起臣
願論人者采生平為實錄不必曰某黨宜處也而為一綱打盡之謀論
于人者據鄉處為行止不必曰吾某黨救及也而為三窟藏身之計儒
觀論人與論于人者聽是非之自定亦不必曰此某故論之某故被論
也而為黨同伐異之舉舉下既不牽攣眼前自爾乾淨此王道無偏無
黨之說也

梅公之增疏有云今王錫爵死矣沈一貫病矣顧天峻黜矣李三才去矣
即鄉評推重之李騰芳亦波及矣無論溺而又溺之死灰搶而又搶之
餘燼動費才問可私可厭節以裁畜攻伐之餘若不善息恐病去而元
氣亦從之將殺人者不在病而反在攻病之藥矣故今日之事止可解
毒不可又添毒止可弭釁不可又啟釁止可鋤前日之案決不可又開
他日之端數語殺特藥石

伍容菴曰自甲申迄今廷臣交攻章無慮數百千廟堂之上有同聚訟鬨

其要兩端而已矯激者攻大臣諂媚者攻言官其人品心術其在諸疏
可覆按也第當軸大老不能虛中無物而以意高下其手故無以服天
下而衆歎朋直者當人攻己思出奇取勝遂自蹈于險禍之機善乎漫
陽顧公之言曰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鈐束繩墨規矩遵事務
情往往過當聽者內懷不服因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尔
以古人爲我何不以古人自爲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旨又因而媒孽之
以取媚尋端索瘢無所不至于是置其言不復採并其人亦賤之矣此
數語足為諸公斷案
御史瞿某跋云大觀在顯若而有廿載崇尊之家居元良稱王器而有八
年屢封之積居是何然諸洛陽杜麗久稽前相之期屏翰之義何居淑
女好逆尚嬲婁强之和室家之願矣恨天潰宮成一派代卯立長軍闕
倫常何以根定不行駙馬情切趨戚婦寺公然紀工何以竟置不問爲
經要地也而恭剔不置謀斷何以相資六部專曹也而卿貳不補趙組
豈能久代京國之賢豪千丘壑老死相繼竟成脫領之遺強項之吏擊
千而冠十藏不應無復照盆之望中璫之使按歲時而貢獻矛遺之皮
骨要踏遍圜之情習欺蔽以相蒙士馬之羸耗日甚從來極弊異之事
皇上直視為尋常之事此時極屯繁之事皇上又直視為可已之事
金壇諭曰當考萬曆初年以後相業凡更三局江陵以專擊恢張之才其
術近于申韓啟敗部院之權而攬之手其失在于攬權攬權不已轉而
估寵估寵不已轉而聽嚴卒之身名大敗此固一局也吳門四明以來

壟債族而力擠之其術近于黄老陽為磨礪陰為攬權要挺不引為己
勞而直歸德于聖意難測且有時上通璫索以售其計數務不引為己
任而直卸擔于部院知道亦有時下籠部院以行其私于時臺諫不願
意其自而陰袁其言卒之缺官廢政此又一局也福清始而牽制蒙弄
院而曼寵畏機欲合異同為停調而終不能破其為同欲合彼此為朋
旋而終不能使陳為平鼓扇黨山林合而為一而有倒持之虞臺省議
論分而為兩而有玄黃之戰留牽制之一念失之也卒之國是紛紜此
又一局也
顧鄒初曰諡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吾鄉和陳靜誠遇高不仕
之義于攀龍附鳳之時其踹高何尚實遁矣不諱之音于批鱗持須之
日其義勇重尚書新學標天人之奧其立身礼俗也端而嚴祁尚書瑞
文並徐劉之駕其撫民綱紀也惠而明陳中丞鎬督學撫鄒魯之遺風
而撫綏尤多澤潤殺宗伯道歷仕被松筠之素節而枯淡足鎮其浮此
誠嗣守之珪璋人倫之弁冕並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
雪　曰石門呂晚村言同郡勞某為刑部司官當服差時鄭妃行賄已遍
勞亦得金銀數車遂定為瘋顛勞氏至今富足已三世矣以此論之王
之案提牢時始得見情無疑矣
夏允彝曰梃擊之事王之案所詢口辭甚悉刑部會鞫時語亦相合于是
舉朝譁然歸罪國戚貴妃亦危懼泣訴上為覽二端以解而攻東林者
言上于貴妃寵時曾許以立愛眈而恍言之不符也因勸妃廣持佛

中發銀十萬建寺二璫因置窑自造磚瓦以覓利民多掘斬于璫者孫
暹曹四買新亦往掘土人忌之焚其新暹訟土人于璫璫復責之暹憤
甚持梃入宫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宫事亦不可知然東宫雖持梃蕭
條何至得使外人闖入諸臣危言之使東宫免意外之虞則成憤陽若
之虞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宫禁勢難太甚若直窮到底能得之于神宗
乎從古有可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回叔姚崇疑獄辭亦調停
不得已之術何者光宗固無恙而可以全骨肉也乃徒釁激衅必斥建
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與

高景逸語王志道云皇祖疵禍在于妙于停調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
生心妙于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皇上身上
事若大臣于于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之法紀君仇必報君
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繩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為拒諱使
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

明史紀事曰光宗以神廟元子一人元良率土歸心乃自萬曆十四年輔
臣申時行以建儲請至廿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
如斯之難也語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菀異其金玦多寒羽翼孝惠者
少缺功紆王者多青宫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爭國本蒞謫者禮垣羅
大紘中書黄正賓也又給事李獻可尚書李春長等救杖戍戍一鳴撥
斥甚至九臣西語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勃如激棲之名其籍
天下之口則有物以蔽之也論者謂諸公静聽則早且難成争則以諸
臣力爭歲久而克定也方鄭妃擅寵上固欲以立愛矣而言者紛紜格
不得發始則韙持臣以快宫闈終未必不獲朝論以謝譽律始則欲以
神器之重餉其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闈之暱廢天下之公故王家屏
之封還御批李騰芳之上書執政斷當以口舌爭之者也比太子既建
而禁不出閣者又十二年至史夢麟請冊皇太孫鄉如論焉蓋餘忠猶
未忘也

王宸司嘉謨棟疏最多一時稱為朝陽鳴鳳其請建儲有云元儲繼體必
不可置于可幸可王之介天命難諶必不可僭于且行且止之間爭立
大典必不可疏以歲遠歲近之期乾坤神器必不可處以如戲如疑之
跡吳其疏有云君臣之間不求同意而求同理不防其事而防其欲且
如唐玄宗為英主張九齡事無大小皆力爭之卒成咸治繼而荒于酒
色九齡罷相而漁陽之兵起又如宋真明君李沆日取災異奏聞事事
克謹王旦非之及晚節侈肆封泰天書而後歎其見之早也啟沃之功
防閑之要于茲可見又云人臣比肩事主雖無得失終日議事雖無可
否前代治朝賢人君子未嘗不互相譏評宋韓琦社稷臣也而呂誨力
詆其失包拯為宋直臣歐陽修亦嘗論之故以疏遠而敢指摘時務未
必非治朝以上下而畫詢于闕是未必非亂世以無心說議論則是非
日淆以采擇視群情則忠直自見皆讜論云

遼事大壞江東疏云經撫不和戰守互異夫守定而後可以進戰戰一
不勝而何以守人皆知之而必祛此竭以說化貞當其時不曰不

從中制于非難撫不和乃好為難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足乃
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果遼事不可無是綱不宜貪撓之果遼東
可無是則不必姑存之國家事能堪幾番會議哉
紆紅緋論精者規避者曰官滿棄則病權京宦則不病是京宦者故滿棄
之藥石也官留都則病權京師則不病是京師者救留都之藥石也伍
袁華增之曰國都大臣不論動則不病論動則病是言官之論動大臣
之瘦病也不慰留則病慰留則不病是主上之慰留大臣之良劑也
萬曆綱都變卓敬在戶垣當疏棘加賦非策建左宜備屢疏留中天廟中
途城失守王師屢北敵作天山詩有云哉謂子昔補屯兵今無兵可屯
奈何公曰遼左殘破而中國全力未損也建民失天而普天莫非王民
也京省九邊各衛所莫非王師屯事有便而易圖諸有緣而當先倉卒
而議新法不可卒施因其已敗脩其現在祖宗時額軍有實籍年遠死
亡者核實除免現在者句令着伍去伍者汰簡精壯習率操練勿復如
昔之虛冒占役以老弱充數舉四海之大挽藉索賦勝兵百萬可以立
致未有數百年蓄養之精銳一旦盡化烏有者也其各府州縣額設民
壯弓兵快手健步之屬食糧在官本為備禦無事占役有事宜簡閱與
額兵一體操練以聽征調其祖宗時編充各衛所額軍例應原籍子孫
句補迸來以備屬逃亡句攝勢為株累官民即宜改遣各原籍衛所充
任以本處額設屯田贍之逃亡之與可以永絕而倉卒得實用亦善使
也又祖宗時功臣子孫世襲以鎮社爭端也今各衛指揮千百戶不同

廉職惟循是與無事承乏雖官猶可同事宜論於冪白今承襲必加攷
選兼質及應如此則勸懲子孫兄弟之爭就臨老對以不稱職數年之
後將材不可勝用矣
公曰有兵無合奈何公曰食必實粟今主計者不探餉粟而專議餉銀為
有司者不求實倉而專求實庫夫用兵之法守則利屯種戰則利輸芻
輸芻則銀使兵有銀隨處糴買然亦必有粟可糴而後銀可用也今一
切徵銀農無食賤其粟以與餉軍得銀又賤其銀以買粟民窮于內軍
餒于外是一法兩傷竊謂有司積金不如積粟國家重兵先務重農祖
宗時天下衛所各有贍軍屯田天下有司各有月報倉糧歲久屯田沒
為民產倉糧改折庫銀滅畫餅矣今須一清理之屯田原民取夫軍也
不必追奪即令量輸本粟糧銀支庫作正支銀者不必另求但查現銀
糴補他如常平義倉各處往往舉行廢者修葺無者增設著令攷成納
吏各州縣在在有粟可運非必盡籌之遼也處處有田可屯非必盡屯
之遼也隨在有粟即隨在就近可轉輸軍士得銀隨處可權買軍民商
賈隨地可留遼餉云積金如山饑年不如斗米真至言也大抵積金則
乾沒興廣來祿融亦使積粟則兵餉　雖　操垂束致乾沒不給此其
利害相反均明今致金玉而貴五谷省刑薄斂使我民樂業力穡勤農
數年之後家給人足倉廩日實府庫日充豈不足為也
萬曆己酉正陽門災陳左都于廷疏諫陛下深居已久不復當陽實之不
存名將為附故天怒而災不銀庚申紅丸議起公會筆回紅丸未審何

華即誤矣從無誤借人主之律如律于父母止有謀弑凌遲一款更無
別條温等文昇可約為救為慢聽無逃于大辟崇禎辛未上念體璫之
材狡饒武臣御史沈嶽以為飾欲并得旨考核公不奉詔削籍公歎曰
老臣今有以報明主當韓璫時為天下守道道喪身與俱喪今當明時
為朝廷守法法存身與俱存吾何憂

光宗崩年號未定或議削去或議仍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左忠毅光斗時
為御史抗言曰先帝一月免齊言削去者罪不在許世子趙盾下聖作
物睹與民更始以大行年月頒示正朔于春秋嚴始即位之義不可謂
正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今日之事在以天啟存泰昌非以
泰昌更萬曆也始斷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

鄒忠介元標與馮公從吾建首善書院群小攻之公疏畧言隆慶卯辰間
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害以此少其相業
神宗丙戌間臣等每集演象所月有講會執政諸臣時遇而問焉若以
講學恨宜較量斥逐之士洗其蕪穢清其抑鬱則如幼如礙道學一語
端為病弱救苦之良方非盡性至命之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林下諸
賢太淺矣

楊大洪廿四罪之疏眾補當乘此決勝補助于葉福清福清曰閣臣與廷
臣不同廷臣主于發奸不憚激則不盡情閣臣主于平章若附和反足
僨事魏逆讎甚公嘗歎曰昔年事以手代口雖甚獨忤怒一夕即平請
去就尤今與內臣爭辦以口代手闔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雖勝必不

繼復難措手矣卒如其言　鄒湞時曰明與相業如商文毅劉文靖謝
文正皆以侃侃行意稱其委蛇匡濟者長沙華亭與福清而三顧長沙
猶引史襄卒擒逆瑾華亭乘間敘陳終負分宜福清急流勇退自保令
終豈孺爾之知不如裁亦逆數使然若其保全善類周旋官府功亦何
可沒也老成者方以包荒頌公之中立慷慨者更以調停責公之養亂
進退維谷時實為之

御史馮三元劾熊公廷弼大洲較之補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備經略
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偷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
全之無策

趙忠毅南星為文選時工力挽千進疏謂司選者每遇退朝俯掌遮留講
陞調講地方講起用恒至喧訖舌敝而後脫比至署則公書私書關戶
盈几應對不暇觸木而諭先容積薪而後居上不從則又為書切責以
為違公論必欲如所求而後已而度世界書帕長安難臣有近老還童
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生平而無補于國家旋當以
鳥聲去耳數語切中時弊又在銓職有云臣年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
若少年不曉事者然時危如此不教何待年老如此不做何待豫北海
承澤曰此忠之所以為忠毅之所以為毅也

督臣王象乾以憂去廷推代者孫高　疏書皇上如推督臣則臣有請焉
敢居前不敢居東者勿推能任撫不能任戰者勿推肯同功不肯同過
者勿推怕勢要甚于怕敵人者勿推顧局面不顧安危者勿推受便宜

甚于愛惜令者勿根皇上如專任臣則臣亦有請焉皇上終于不令臣
一親天顏則臣不能任皇上不時予遣飭不額定軍需則臣不能任皇
上不以聖斷是臣所奏請而以樞部制臣可否且中外紛紜日論進事
日發草牘于鎮道則臣不能任皇上如一一訐臣臣不欲受其死時公
方為魏逆所忌卒不得申其志時鹿公善繼方贊畫軍前臨當兵短日
逮之當復非直以啟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逮則不能有剿禍進中于
京畿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議
剿則宜簡汰而今之君子剿慎重非為道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為議剿
意在躁兵而總以巧行其沮撓撼僨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勝一
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懟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

成之緒既隳前日之禍復作逮廣濱臨時都門之光景猶能記憶否身
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精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
之辭而逆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遠情以為朝論逆朝士之意
者因借朝論以織邊情忠臣義士有負戴長歎而已

使鴻寶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宁之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静
攝臨臣工群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擯負門穴中時勇者勝耳故其
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究奄奄亡禮禮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責戢心
將焉而曾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鋤戮之耳既其時
正人雖要禍患甚心當書曰吾君子也甚枝總枘已樞權歸處公百尔
臣工皆休默不敢言戰而陰制以讒政其時氣殺者敗謀戰者勝謀陽
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痛疑以鋤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穿正人其
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也彼宵人亦不斷歸名君子而但
使其無敢于禍敗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
不可問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為偽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予以世患無
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負之琅石蓋慨乎
未有親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崇禎時張獻忠肆擾蜀都御史疏稱懲往正以鑒來垂戒亦當昭諭今往
貪則原任蘇淞巡按某枉康則原任南道御史成勇臣與勇從不識面
但臣家居聞勇被逮士臣江送者萬計及入南都始知勇在臺不靈准
一詞不輕抗一牘不受屬員一蔬一果其紳豪吏為民害者彈擊無所

辟曰與民讓聖諭六條香曲開導民間化之難前奉嚴旨宜召為諸御
史勸抑臣有感焉康如成勇其選也以蔡蘊撫貪如某某其處也亦以
忝舊輔兩人立身既殊起念各別在身直抒所見可謂端士在某明自
知公論難容不過欲盡其晚而已若漫不加別使大貪大詐借一疏為
殖身之符豈禍過之司可以滅貽納污求賢之典可以啟倖容貪也哉
疏上一時稱快

倪元璐辨黨人疏云臣觀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
曰邪黨夫以東林為邪為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輩以臣虛中之言合
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為之主者大抵稟清挺之標
而或繩人太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其所引撻為用者亦多氣

魏之倖才幹之稱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夫豹天下之議論寧涉假
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己寧涉矯激而必不可不准諸廉
隅自護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罪前人于是翹虎之徒公然起而嘗試
名義盡墮廉隅于是建第頌德區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至勸進生
祠不已必且呼萬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嗟乎充一無可
奈何不得不然之意將何所不至夫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
矯枉已甚之論首貴吾徒亦所謂悖也諸臣謂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
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夫人竟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
以定貞邪如宋蘇軾程頤交訟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
論者亦兩賢之惟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

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很其抵觸畏其才鋒而必殺以逐此正人也有
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逮此亦正人也
請毀三朝要典疏云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
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書不可不速毀蓋當事起議興
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節之
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
六者各有其是而不可偏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廿四罪之疏上魏廣
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
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稱之頌德稱
功于義父也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鋪勢極重而猶憂其翻局

于是崔魏而好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
碑以之免此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
公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今為金石之論者仍未深思細卹翕置毀亦
多事惟有毀之而已

劉公宗周為大京兆上言陛下勵精求治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太平
立致然程功過急不免見小利而圖近功夫近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遼
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
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
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克為循
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

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
貪風不盡息者由于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呂忠節維祺嘗抗疏言內臣出鎮于外臣不便滋多耕奴織婢各有司存
履霜堅冰漸不可長目所可惜者朝廷紀綱之體而所當辨者治亂清
長之機致仕家居辛巳賊陷洛陽被執大罵以死
宋九青玫嘗言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詭飾而釣奇
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乘機而鬪捷
章給諫允儒崇禎時有言路斷難一疏人爭傳誦略云我皇上求言若渴
盛而臣不無趨避計者則以虛言之目避危言之罪猶也辯言之
日甚也讕言之未塞而納言之未達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為表觖

郡為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畢否而白簡擬之虍祇不相代也
今任者少而攝者多徭年借條陳為職掌而皇工亦若認職掌在條陳
臣以為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攝者之心條陳而非攝者
反掌任者之肘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而獨臺諫
稱言官既明職掌亦社給罷今廢弁而牲禬天聽實郎而妄奏空談泠
番聞會而時生見事之風排出位之政甚有鍋造歌謠捏成單款無須
帖子遍布街衢匿名之書時投宅巷不過二三小人謂皇上明目達聰
妄意傳流傳大內射影含沙耳市虎紛紜豈輦轂之下所宜有耶所謂
流言日滋者此也皆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
辟席閒言引慝道國宜爾乃今譯文甫上草未下手高牆利口高張狼

反噬于當道此糾一事而彼且牽藤引蔓剝厚節外之枝彼論一人而
此又東扯西扳至欲空人之國翻瀉罔于聚訟墨白聽其溷淆所謂辯
言日盛者此也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辟親動不
辟仇乃妹官之職掌今為一人不曰為賢為國而以為市恩動一人不
曰除惡務盡而以為奇禍禍瞻而蔣節有扶私求勝之嫌不為而同又
有隨聲附和之嫌是各聲啟口盡歸疑團而種種柏臺皆畫蛇足恐非
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審者此也至于皇上屬精求治章奏批
發從不踰時而今聞有遍至旬日夫讜論不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
從違兩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即言而非亦當扶出以示
吁咈之戒若任來之高閣漫不剖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揆

擬所謂納言未達者此也 凡據後以兵荒兩節
許給驛關禁應照陳言言時政五弊內論驛遞云驛站之設非止使皇華
之路輝通天下之血脉祖宗建養濟院所以養疲癃殘疾煢獨無告之
人設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托兵稍刀鎗其歲月
擲其口腹使不致為非此可使由不可使知之妙用也止須汰其冒濫
足矣乃爾剗盡截削皇華之車氣象消索究然冷廟廢寺一切游手游
食之人忍餓不過安得不聚而為盜流寇蓮妖往往此輩也節裁金銀
不足救泥沙之撕殺損膚戕捋增耗耳僕卒如其言
癸未擾攘秦所民上言中州大勢闖曹蹂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為瓦礫及
革左擁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寇之大略也自永城以

至靈閿自宛汝以抵河岸方千里之內皆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
山結寨日事焚掠此土寇之大略也剿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
陳永福餘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三千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畧也
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半為萊額賦五十萬昨年完不及
廿萬撫鎮缺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畧也特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
載人煙幾斷守城修河轉運至于稚子荷擔老婦嗚悼此民生之大畧
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成年餘不赴蒞土圖寄
命此官吏之大畧也敗壞已極惟皇上速發內帑盡練精銳簡嚴適敕
庶有濟乎 時工召保定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
陷處闃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音土地人民

如今有親皇上亦何以教治乎上欷歔泣下
焉程楷御卿以頌黃公道周而江西建楊解學龍薦之上以道周黨邪亂
政學龍徇私俱速逮杖論戍工猶未見刑書劉澤深言道周之罪至遣
戍已嚴矣遇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
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
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
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末當不相與也今
且殺之難而斥之焉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
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怒于道周為一時圖回念而臣已論定堂辭何
及獄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周宣興延儒再相承上意最深能拔書微中以解上怒先是道周在獄寫
孝經易未復附三十六義大約言天子之孝在寬仁愛士恭儉禮下而
後社稷可保非若士庶人服勞奉養小節而已冀以感悟上上偶與宜
興言道周罪宜興因言其清貧可念繫獄無食至寫孝經易本而食因
以所書呈上上覽之心動得滅故一日上言及岳忠武事嘆曰安得將
如飛者而用之宜興曰岳飛名將然史家多溢辭即如黃道周為人特
之史將不免曰甚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還書即傳旨復官
陳郎中龍正有特簡撫職疏言陛下十年求治憂兵憂餉臣以為勿憂餉
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勿憂將而憂輔
臣輔臣賢則良督良撫良將自出上嘉之

河南推官湯開遠言皇上急于求治明罸勅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眾推
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懲輒奪職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亂
國用重典矣皇上誠以為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
初未并四岳而罪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抗違漢帝不從廷尉之
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當如是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嚴厲望諸
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徒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
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斷其認罪之心而概以見究認罪亦厭
故奪矣援糧救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莫由之侶不容輕況宜稍寬之
不以清吏拙催臣今諸臣怵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
矣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而尤望宮府之際推諸臣以

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叛賊奸宄不可入而詔大小
臣工不獨飄為安枕者未之有也
倪元璐上言陛下下罪己之詔布告天下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如
催科請自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蠲布頒科之額悉改折色于
下誠益于上無損民之脫此猶錨大也並發與而連速數十年之事斛
章一上董延不休拆贓而旁擾數千里之人部吏一下寬額四徵誰有
以民間疾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甚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
非賊刀劍多于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壞變
之臣哉上是之
工科曾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

以病民而獨擁其利廉時欲實民出力相護無是理也泰藩之富甲文
下賊破西安府庫千百萬悉以資賊萊陽之破鄉紳張宏德自捐其藏
得百萬金不免闔門就戮今之紳富亦當鑒之略借均田之法使富者
稍損以賑貧亦救民擬亂之策也
剝科幸如煉言圖制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擾民始不得安其身
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　兵不練兵増而餉益匱有餉不
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指克層閽占冒不滅可謂有
政事乎
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
而下獄者從閣大臣鮮清操曾何益理亂之數乎工當責其侍道周曰
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辯夫臣子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宜在君父
之前退諂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毛文龍在皮島糾撫紛紛或言其千城足恃或言其聲勢無益岳元聲獨
謂毛文龍之鎬摹進之未必創敵人之死命退之亦不至損我國之聲
靈獨撰其狐棲窮島置身絕塞捐石趨淵之未還生驅穀訓之不免甘
心于鋒鏑之賊聲張為龍虎之關御海天而飲泣望穹旗而號呼田斷
以擾鎮江奇捷之時則為伴得伴失之文龍鎮江既喪之後則為若存
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
為千層萬慮之文龍時以為至當
崇禎中主款之議一觸于袁崇煥受極刑而止再觸于楊嗣昌未敢以勤

觀覬身而去三觸于方一藻復不成以假病乞身而去四觸于陳新甲
謝陛為周延儒所沮遂為臺省所斜陳亦正法而止袁方智撫獨陳本
兵謝則內閣也
甲申春寇數入晉李公明睿以親征議奏言今日所最急者無如親征一
事京營甲兵不下數十萬近畿召募可得數十萬但得聖駕一出四方
忠義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昔高皇帝不嘗戰千鄱陽乎太宗不嘗戰
于漠北乎世宗不嘗幸承天乎黃帝曰日中見彗操刀必割言貴時也
時難得而易失者也山東諸王府皆有宮殿聖上不妨暫駐待大兵雲
集勤王畢至然後徐議西征賊聞天子自來神武先已伐謀彼必狼戈
相向而又運河較船登萊跨海山東河南兩道並進扣近鳳陽祖陵在
焉皇上又可駐蹕以號召忠義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操江誠意伯劉
孔昭皆忠良曉暢軍務可召而與謀必能檀陷廓清建此中興大業臣
又聞居庸一帶無人把守昌平一路無人控扼實非完策伏乞御日調
度諸將從皇陵山外挽軍華城俱福重兵令東宮居守入則監國出則
撫軍此皇太子之職皇上吉日啟行選得相臣護衛東宮輔導起居料
理居守兵事王畿重地皇上自為督率六飛親駕萬姓雷動真定以東
順天以西可無虜賊擾之患斥候工然之下都延議
兵部光時亨讚斜明睿邪說不殺之不足以安人心審候讚辯自古聖帝
明王莫君社稷不忍天下之危冒白刃犯鋒鏑以身先士卒非好之也
有所大不得已也皇上試思昔之開天闢地者如漢祖唐宗宋太祖有

一不從戰事使伐中原碣而出者乎我朝高皇創業有一不從衛鋒臨
陣而歿者乎皇上一言一動無不法祖而獨今日之舉有拂于高皇之
心乎且今日臣之進言為親征也而諸臣妄意以為南遷就使皇上駐
蹕南遷此宗社時急著易曰利用為依遷國書經盤庚三篇皆言遷國
之事唐室再遷再復宋室一遷南渡傳國一百五十年若唐宋不遷當
時已畢藝祖北轅又何有于靈武武林之恢復又何有于百年百五十
年之曆數我工篇圖熙熙召時享語責而南遷之議遂寢
南京諸生何光顯上疏有云當今之世非甲科二字出不得頻非臺省二
字開不得口上嘉納後因上通鑑一書未奉旨而疏斜爲程有云不寒
不熱其名曰溫工大想曰姓氏受之祖宗亦可借以俑人耳因批其疏
云何某文理不通如何看書復南都建以構議誅
南都既建奸輔馬士英奏薦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郭維經奏言案
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先靈恐有餘恫
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今旨未
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
愛先帝之絲綸
劉公宗周應召疏言一請親征駐師鳳陽以圖恢復請正淮撫路振飛鉄
臣劉澤清高傑僭寄家眷之罪一慎爵賞請陛下親征所至立問士卒
甘苦而身與共之一面分別各帥封賞執應執濫夫以左帥恢復萬而
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推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

中璫從之稱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檢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
有在封守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
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此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
停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愆之誠
御史李模言今日諸臣能剝剝自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當勸自蔚為陛
下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功一
概勳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出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陛下延世之
賞
太僕萬元吉言諸臣之華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
之玩昨歲楊傳庭擁兵關中議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
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補急催周寧兵三檄俾隨路迎擊可以
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處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熏灼廷臣勸
南遷勸出儲監國南國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
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卒不驗必共駭議者之守經大
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
禮部顧錫疇請制溫體仁文忠之謚其體仁所擢抑正人如文震孟等宜
予謚從之震孟謚文肅留俞義文介姚希孟文毅呂維祺忠節
吏科章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聞武官私鬬矣不
聞公戰聞老成引退矣不聞敵愾聞請生祠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
是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為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

河北山左忠義响應各路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效死力宜急撫江北
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
井陛絕孟津據武關以攻潞右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瑪素親
率六軍于淮上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
吏科熊汝霖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禍止有厥衡
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育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使行推
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親藩而
開罷先逝難死社稷保舉揀授盡是缺民則今何以使罹治不蔚而難
城有稍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二一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
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悉處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宦寺遂珠一任铫
賜京營就卒徒爲冗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
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閣門廷敢且采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
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推爲擇衆趨遷窮執羅
拜賦是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 一作户科熊維典
禮科袁彭年言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
亦不聞騎以瑣事着緝後一藏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蹄年撤罷東廠尚
錫有罪撫斥當時不得称純治矣再藏于正德廷瑾扇虐讎十六年之
禍天下驗然三藏于天啟逆賢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先帝亦
嘗用之矣乃當時决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逃緝
之方卸從吞蝕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稱約議交

際爲人情所有之事後乃賍賄萬千成擂重獄逼之勢豈非以其擒之
建奮和而專傳送之國命由而責乎
吏圖部可法疏畧云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于
賊恭皇帝福王亦崩于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
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
有之恥也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
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名器濫觴于斯爲極直兵行討賊宜將
內庫本折概行催解凄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繁費一切報罷朝
夕宴衎左右獻諛一切謝絕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併于選將
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猶可回耳
方惟馨給事中封事有曰當王爲將而不爲天子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
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
科臣羅萬象言輔臣薦用阮大鋮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而大鋮實未
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抗工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
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觀覦之端
吏尚張公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吏書鄭三俊謗甡罪陛見三俊倏另
議而勳臣劉孔昭于早朝時約諸勳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廷大罵慎
言補下當奸除完而但議陛官不及武臣躋賞行私慎言立班不辯御
史王孫蕃詰孔昭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文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史部
職司用人除推言陛官外别無職掌相與靠爭殿上高弘圖言冢臣自

有本末何遽嚴爭明日孔昭福疏糾恭慎言異議求去國臣高弘圖姜
曰廣亦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參吏部之
權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嘗員
與議言爲姓勳臣知爲不可臣不能知業擬實出臣手又三後清則五
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滅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帝
乾天子之貴貴以叔挾日參綱紀坐視寂陛凡若公庭愧死無地辭歸
詔斥各奉諭留
士英大鋮校書楊考宗室統鐁疏詆曰廣鐵跡顯有逆謀詞連吏開部張
太宰等禮科袁彭年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
可否然後給批會奏若候考史部則與外史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
偃何冒直達御前徽判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以禮經也事涉
宗藩皆得執奏通政司劉士楨亦言曰廣勳貴戀惟守正不阿居鄉立
朝皆有公論統鐁何人搆波常血於耳盜竊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
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不報
乙酉四月左良玉疏糾士英數其翻逆案竊官爵引大鋮于兵部令兩子
操重兵逍遙重艷女起羅織大獄布置私人因某太子八事而復傳檄
四方辞清君側略云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被顛蓋面會當國家多難
之日修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屈數之歸爲私家搆辭之物竊弄威
福竭蔽聰明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祇矯誣聖德初
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莫麗民生費官必先姻婭試

看七十老因三朝款額居然節鉞監軍漁色同職君親托言六宮備選
二八紅顏變爲衆門雅上蘇松常鎮橫行之使肆行搆李會稽妙選之
旨日下陰擄命賜磨之餘無朝政自私仇舊怨而外無功能斜小完斥
于朝端賢良竄逆千崖谷同己者如阮大鋮等數十巨憝皆引爲羽翼
以飛殺人媚人之赤幟異乙者如劉宗周姜曰廣等數十大賢皆誣爲
朋黨以快如蛇如虺之狼心道路有口空嗟纖方如狗都皆滿街之謠
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語又況皇祖留因烈祖恐恫海
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前國向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
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厲遣鷹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
誓與君側討狼而併今在楚南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予今炳然迄千
肆斷王除尚氏之奸臣賊如斯乃盡是用屬兵秣馬計罪興師義旗所
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賢贊皇明
之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尚懷鄭虎臣之素
志然董卓之腹膏溢三旬韋元載之廚椒蓋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

貪人之貪事人之事殘忍刑逮惟力是視故一德用乎顯施五采之
彰徧三人而建矢爲一柱之砥車而過則止筆　天忠臣卽是良
不素而不過則　諍臣稱之諍乎但自，千秋其丹衷匪懟
名于青史然而確鉞　亘古　碑　如砥如　彼斬披死而
死矣筆數錄第五
王朴洪武中爲御史性戇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及棄至市會赦還
問曰爾其改乎對曰陛下以臣爲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
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上復命斬之過史館大呼
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行刑者
復命上惻然問死時有何言以詩對上曰彼有片言亦當聞況詩耶行
刑戮人得生死
齊書爲御史鯁介敢言嘗以言事觸上怒命力士擊落二齒書徐拾之上
曰汝欲訟我耶曰此二齒當送史館上默然
時以天變求言乎進訓導葉居昇上言三事曰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
太煩大略謂今四方已平兵民庶思治不務以寬大御之殺人如蟻使
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用刑之際多憑聖衷致使獄吏務從深刻
以趨上意乎允者多得罪大圖治于亂世之餘猶理絲于紛亂之後賊
之則棘緒可得緩之則將緒而不可解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正朝
令與常賞罰無度君勞臣困治焉可致于此二者人當知其不可然非
禍亂之根也乃若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燕齊周楚諸國各盡其

境以對年少未達事之王衛士之威比于金吾擬聘無事則爲驕佚有
事則易僭亂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可爲未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爲患
也頭入上怒曰小子敢離間吾骨肉速繫死爲請難之師有如友恭信
乎納緣之難也
上嘗緣怒欲殺一人廷臣莫敢諫歐陽韶時爲御史趣進跪擧首如涵建
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上爲霽威其人得從輕典
時.榜求遺晚曆數數往知未試無不驗者山東監生周敬心言國祚長短
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而下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
照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
識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
之荒淫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直任曆數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
元戡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于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于太宗
而忠厚不足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數四方未治伏乞勿漢高之寬仁
同太宗之識慮法三代之統緒則帝王之祚可得萬世又何必問諸小
技之人耶　又言方今力役頻興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
根雖實而民窮者衆敎化博矣而民不說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
不服所謂徒法也汲汲焉師漢武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
效唐虞之治乎前今圖則願富兵則願彌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
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
何其可治也　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

年起天下積年民事廿三年大赦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概殺
之豈無忠良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乎益見陛下之德薄而殺
戮之機深矣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權祠不昌方今
水旱連年未錄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刑既濫
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官軍位高祿厚
平寇御侮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極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
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
其餘所陳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敢心不知山東何緣人亦不知當時
爲皇作何處分抗言極論不避忌諱得免擯竄亦大幸矣
侍講劉公球性廉介從弟爲令奉芝蔴卻之又卻蜀王厚饋講論慷慨不
爲阿比正統四年京師大水民飢具陳藥池拯濟之方時北虜及麓川
酋不靖上疏請罷南征以專備北八年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觸王
振怒欲置公死會詞臣董璘言事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
臣馬順附振矯詔逮公死極慘毒邑人叔彭爲文祭之于龍泉山巔名
其地爲祭忠臺
景泰元年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年景皇再立己子更封憲廟爲沂
王未幾太子薨災異疊見章公綸時爲儀制郎應詔陳修德弭災十四
事内敦孝義一款請上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
以極尊崇之道推猶子之誼詔沂王復正儲位疏入上大怒逮繫搒掠
體無完膚天忽大風雨沙獄逆少緩得不死時南大理廖恭敏莊疏請

罵覬覦之思定天下之本略與章公議同疏入詔杖八十且并杖章公
綸與御史鍾公同以同亦嘗被禮部言此事也同死獄中而廖章二公
得免
公在獄久一夕因漏爲暴雨所淋求禁吏移乾處甫移而垣頹立傾
又嘗苦饑多蝨無從得篦明日有鳥銜一物墮地視之一篦也人以
爲天祐忠良云
戚公景皇時爲御史出按山東馬政公悉心牧政馬以蕃滋按藏外植
黃蕭養亂後撥剿條立制度下令寬簡而人畏之瀧水賊起業爲往諭
逆降之使還内苑張水嬉果來陳官諫上怒將與杖果伏陛呼曰聞古
有殺諫臣者不聞有杖謫殺臣可耳無與諸臣上益怒叱出謫古田典
史天順初還知龍江旱甚禱雨而雨教民濬治陂池享其利卒，盜趙輝
等進掌欽州以任民奸中而耳劇甚謝歸
楊公瑄爲御史狀節敢言初奏曹石英皇怒召至文華殿與同官周斌指
斥二兇罪狀甚厲坐死會大風雷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減戍泰
寧後公陷曹石謝不可復構成南丹二出誅得歸成化初起改按察使
崙度振黃奉臧者勤公子源任五官監候正德間上言占候得大角及
心中星動搖天權天機天璣星不明乞安居深宮遠絕游獵罷弓馬嚴
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寵倖遠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
習詩書疏上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大星
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愈怒罵曰爾何

官亦欲作忠臣乎又矯旨杖三十謫戍道卒
諭曰劉公健之言行此無己巳八月之事鍾摩章三公之言行此無丁
丑正月之事楊公之言行此無辛巳七月之事五公忠憤所激遇事敢
言死而無悔彼受賄指為權貴鷹犬博自己功名者真天淵矣
丁公璣飭躬勵行持議名簡日以經籍摩擬而患未得所歸為御史上疏
諫用萬妃寫宗怒送獄令擊齒落公毅然不為動後提學廣東死于溺
鄒公智咸化中以庶吉士遇星變抗章極論陰陽之理請黜萬安劉吉尹
直而用王恕王竑彭韶且謂君子小人之進退宦官實陰主之構禍下
錦衣獄謫廣東石城所吏目死
裕陵北狩人心危疑黃大理鞏時內艱服除人多沮其行公題書屋曰石
田羊屋為生太拙鴻長焉華自許何愚竟北上武宗南巡公疏諫略云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
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
權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
誰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
公之日矣古天子有號為獨夫有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臣切為陛下
懼也陛下始時游戲不出大庭馳逐止南內而已亡何幸宣府矣幸大
同矣幸太原矣幸陝西榆林諸處矣所至驛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
保為民父母何忍至此極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弃踏
爭挈妻子避去即今江淮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承之
載何不為盜賊逆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
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
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遣軍以歸卒伍昨不
御之女使還民家夫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
庸流山狼微賤徑見可誅之罪不聞可賞之功乃賜姓封伯託以腹心
使其外快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欲食其肉陛下
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
無所寄方且遠視游觀冒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
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卑駕郎陸公震見公疏同署名進刑大恨
疏下詔獄五日三訊杖百餘震竟死公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
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嘉靖初改為南大理
初震在獄時瘧病方劇猶賦詩有梅花入夢香之句又與翟議易九卦
以明憂患之道死時霾霧四塞晝晦如夜水溢內海子王河七鐵柱
摧折如斯
王公思孝友忠義抗疏諫武宗抑情慾欲還蹕以防外患謫驛丞凡九年
四方從游者眾闡明正心誠意之學嘉靖初復　官以爭大禮詞激觸
于杖
魏公良弼從陽明聞良知之學居諫垣屢以讜言犯顏廷受廷杖亦屢復
職每被患難愈奮又以直言受杖下詔獄雖獄卒亦為之流涕與舒公芬

道扁十年諫而杖杭而寘又復諫又復杖毫不動念又薛公欽為御史
正德元年十二月上疏廷杖次年正月又獨具奏請誅逆瑾復杖三十
隔一日又獨具奏請誅瑾復杖竟以死真鐵漢也
張御史欽見後歡內武宗欲幸宣府公兩疏諫止居數日上微行出德勝
門幸昌平將出關公令守關指揮閉門納鑰分守太監欲往謁駕公危
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斬頭事阻駕違命頭當斬駕出萬一有
如土木之變我與君頭亦斬寧坐不敢駕斬頭香耳上召指揮對曰御
史在臣不得擅離召太監欽亦力止之因負御史勅印持刀坐關門下
曰執關門者手刃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
詔書廷臣會議百官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毛之美今盡
敕不聞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虜欲陷國家事者陛下宜將其人明正
刑典若實是大駕御當有兩宮寶勅臣乃敢啟行不然萬死不奉詔上
大怒欲殺之會閣臣梁儲等進上于沙河諫止乃已又廿餘日欽巡關
白羊口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復入關門御史安在者再
欽一時名震天下都人傳其奏草曰張御史閉關三疏明年上從宣府
還欽入建偏笑曰去年御史攔我我今已歸來矣
諫南巡多獲罪莫敢復言學士馬汝驥曰罪不為宗社計率同館庶吉
士抗疏闕訟跪闕下五日而杖之人稱西玄先生
舒修撰芬疏略曰痛哭流涕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濞之計朝
中大臣懷馮道之心陛完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
棋以草除年國為故事一切危亡之迹閣臣不苦以諫而歸皇上之自
壞疏入跪門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五日又杖公三十謫外世宗初召
復官大禮議起復諫又率翰林痛哭于廟杖如前幾死忠諫兩朝先後
一節生死不計人稱忠孝狀元
錢寧遣僕齎鈔于浙索銀三萬破抑配于民時方公良永為左布政疏言
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今兩浙為災饑參不和待哺之民嗷嗷
千里何等時也錢寧廝養賤役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尊
之也至矣既為義子必為親臣粉身圖報尚不能萬分一乃敢攫取民
財殘賊根本有司進情急于星火貪殘為奸君門萬里赴愬監司臣恐
隱忍不言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落根柢蹶拔陛下其
能再然乎上乎臣望陛下下寧詔獄明正典刑急如臨按於已歛之債
盡給還民未歛之數即行停止則民怨未甚猶可斛解疏上寧慢留中
不下黃公鞏貽以書云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束其手拔浙東
西百萬生靈垂而復生之甚盛甚盛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
外大小數千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富貴如雨泡不可
無此一着
時諫官多被杖舒太醫為公鑒奏略云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臣猥以渺劣
待罪醫局保養聖躬是臣職業夫養身猶置燭也宜關之則堅風暴之
則淚墮者陛下游幸太數御寢漫不如前加南方卑濕尤易致疾陛下
之身宗廟社稷所係不宜聽從群小舍密室之調甘暴風之禍奏上繫

詔獄廷杖論政

金吾衛指揮張公英肉袒扶兩囊土當蹕進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奪送詔獄問囊土何為曰恐污帝廷洒土掩血耳竟死獄中江彬等知朝廷有人稍知畏忌

諫而杖死者主事何公遵劉公校林公黼行人余公廷瓚刑部照磨劉公玨行人詹公軾劉公槩孟公陽李公紹賢李公惠王公翰 嘉靖初禮部主事許倫疏言正德間給事御史抗勢凌人趨權擇便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悉緘口閉目不復敢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者部中員外郎事行人庶吉士等官指揮張英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明御極褒恤忠諍此輩史何面目復立清朝耶

李時曰當瑾初用事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鋒柄在手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臺省皆為不鳴之 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

吏科閻公閎當世宗自藩邸入繼初車騎由正陽門入閎叩頭曰殿下未即位不得由天子門舉朝壯之以初大臣許旨論外與史給事道曹御史嘉俱由庶吉士並以言事罷時稱館中三傑

世宗既迎興獻后入仁壽而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由是卻臣精劉東山欲以前題取富貴乃誣構張鶴齡兄弟逆謀詞連宮禁逮繫數百人時陳公議更視 城捕東山下獄而東山並誣讓為張氏黨係下之獄禍從獄中上書言陛下有帝堯敦睦九族之德而東山欲對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欲對陛下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郭勛東山所奏無驗坐欺罔伏誅讓得還職京師晏

廷臣以爭大禮致多被杖謫胡公世寧見長家居上言陛下踐祚之初臣嘗引司馬光仁明武三言以獻其時竊見陛下孑然無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迨因群臣執議大禮陛下優容再三而後激於衆甚聖心斯怒薄示威罰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憂之辟諸天地仁則雨露明則日月武則雷霆雷霆之威時一震耳震殺而過則天傷而人蹈故仁哉可過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武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近歲審鞫哉有當是偶覽日月遇傷覺則虧仁傷則開忠大漸進英特今雖一言有合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儘任老臣今雖一事太過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臣願自今謹之

世廟既尊興獻矣而論者遂請入太廟與列 楊文恭書時為給事抗疏謂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於太廟以千正統明尊尊也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大武興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缺矣我太祖太宗既正世室而復奉之獻帝可乎至以為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為禰而宗之是近無孝廟武廟也 百戶王邦奇事起公又奏言先帝晏駕時江彬擁邊兵四萬圖為不軌國家危殆矣輔臣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順剷逆定冊立之計此社稷勲也

卽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以奸人巧詆既誣其身又逮其子若孫乃
又臨王弁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為者至貴宦石臨之陰私尤無
左証惟陛下裁察之若以無籍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雖不為聖
德累哉書奏上大怒逮覇午門杖至斷指終不易詞被謫
楊忠愍繼盛在兵曹仇鸞議開馬市部推公行公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
然邊臣而臣言不可是辟難也請條列五事一必令俺荅遣子入侍二
令盡還所掠邊民三議開市後他仍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
五等五欲罪兵為戰守無玩忽生慮心尚書曰如此則市不得開矣乃
別　而公之疏竟上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下大臣議而公遂
遠謫

公旣狀道與史論年報令諸城各歷邊兵部武選書獨居深念至夜分
張安人問其故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
直言時耶公因自計欲報君恩莫如去奸欲去奸人無踰相國者遂疏
劾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問狀以嵩黨衆中外無敢言者冀召二王或
可得實而嵩更借以為譏激上怒詔逮問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膻不
易詞詔杖百送部獄刑曹史公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承嵩意竟以
詐傳親王令旨論殺
公手蹟稿猶在其四世孫處後有小令四闋皆徑誅忠情語今備錄之
怒氣飈飈要斬當朝奸佞頭你看他狠如狼虎邪似狐狸奸似鬼蜮誅
天下盡是他仇百姓們恩食他肉臣死何甚臣死何甚怎麼皇天后土

不促他壽　怒氣沖沖要斬當朝第一凶你看他狠殘秦檜奸勝盧杞
佞賽圖忠古來奸相黨知名數名標圖誰與他並臣豈沽名臣豈沽名
看不上堂堂社稷被他搗弄　怒發沖冠料想今番難肯罷你看他賄
通奸黨奉亂朝綱偕竊專權盡是善類被他殘清平風俗由他變把聖
主欺瞞把聖主欺瞞怎祖宗在上如何不鑒　頓首明王寵愛奸臣有
甚麼長他不過逢迎阿諛奔走彌曖寵伺已蔵國家元氣被他傷遠方
軍實由他費早攬乾綱早攬乾綱英雄清濟再求良相
公之將受杖也有貽以蚺蛇胆公不受曰椒山自有胆焉謂公勿怕公
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獄創甚更畏楊莫敢視公自破磁碗料兩
股去腐肉出血數升旁觀股栗公自若方朝審時士民遮道觀之歎曰天

下義士也公今日風吹伽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長
士可憐長敏見君王聖朝厚德如天地廷尉持平過漢唐性癖從來歸
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赴命詞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
恩留作忠魂補公孫云此詞手書尚藏保定宗祠中
沈光祿鍊為令當調陸錦衣炳用其賢請為經歷公嘗從尚寶丞張遜業
飲飲歡酔酔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二賦慷慨長嘯泣數行下
虜入塞薊司業大洲請不與貢公從而和之夏太宰邦謨曰若小吏也
公曰大吏禁不言故小吏言且不聞主辱臣死耶未幾抗疏言相嵩父
子羣虎社鼠誤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無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誣詆大臣廷杖謫戍公旣戍塞外愈多憤激而懸響楊順御史路

椿俱萬曆夬乞合謀擁諸白蓮教通虜者冀公名籍　以誣獄殺公移
廟初公子襄上書極言順楷殺人奸黨狀詔可擬順楷抵罪
世蕃論死西市有塞下人為圖子生者公門人也䘵長號曰明忠臣沈
公錄之靈持入市以觀世蕃刑觸哭曰吾師魁地下矣一市皆泣
沈鍊困秉衡初萬諾精鴻會爭用尚文御典言大日當體國奉公奈何以
愛憎為予奪萬大怒嬌狀罔下鐵死與光祿及趙御史錦徐刑部學詩
先後論萬號楚中四諫鍊困在獄十八年惟見生讀易妻張氏為伏闕
工書得旨放歸
楊忠節最知寧波府獨一蒼頭一敗竈至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福風
布衣浣濯屢矣鄉人異之撫衆長四知東去三義不足多也以諫用方
士爾世宗怒廷杖死時與楊忠愍繼盛楊忠介爵亦稱三楊云
楊公爵舉進士授御史兄亡無人奉母棄官歸養母喪廬墓三年自耕而
食手推自車妻餉之清節聞天下嘉靖中疏言方今天下大勢如人極
衰羸心百骸莫不受病　失人心致危亂者為陛下言之往年夏
秋恒暘三冬無雪民情洶洶而大學士夏言等方以雲瑞而欺禍之不
幾于安危利哭以憂為樂郎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惡聖德優容不
止于縱潛于政柄群邪趨附于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此其足以失人
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歷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一城
耳五城不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所不及又不知有幾也正陛下憂
民講時與天下休息之時而土木之功累年未止以一方士段朝用萬

星建修雷壇役民膏血而不知卹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
數年以來朝儀闕缺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奏
數未嘗一聆天語非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道此其足以失人
心而致危亂者三也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
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界諸逆怪之徒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紱赴
及方外驗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此其足以失人心而召危亂者四也
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得罪而加屏
斥忠藎杜口則諂諛交進此其足以失人心而召危亂者五也疏上下
詔獄　京師暴風楊廷四塞者二日人呼為楊爵風云械繫數年
方得釋而尚書某有所論列又令逮公時旅家甫一日與緹騎同敘飯
已不到妻子曰朝廷有旨見逮即行前後見繫者七年
方爵逮繫時戶部主事周天佐疏言逆者九廟災陛下痛自修省使諸臣
寶論時政此治道更新轉哭為福之機也臣恐謂示人以言不如示人
以政今陛下示人言耳楊爵在獄未見政也今千日久天子尊嚴惟諾
者多憂危者少不負此義惟一楊爵而聖怒之下不名小人則曰囚犯
夫納忠而名小人奉職而日囚犯欲為君子端士易所厭矣言行君子
所以動天地也楊爵身非木石令且不測當貴則殘摧折矣萬物則既
覆壓矣惟陛下恐為上想命廷杖獄吏絕其飲食三日死未幾御史浦
鋐亦以救爵杖百七日死初爵既得罪東廠使人更迭覘動靜校尉蘇
萱獨加護之嘗曰獄嚴公宜自慮有諸交通奈何萱曰令公多財吾亦

畏之公一身如梏桑獄卒晝夜嚇踏若豺虎窟有利耶大佐閩之會江人
具下獄時上益怒至絕飲食嘶人章句以他事繫時從貴牍易私具飲
食曰以此得罪死不恨獄史恐上移怒并絕勺所私饋食厥祠益嚴所
遣祠者楊椿刲股孝子也而史曰主上仁聖無死三臣心郭死三臣宜
肆之市朝奈何令儀死獄中乎史捕絕某得食
夭佐之死也有民張鶴者往祭哭之人曰子乎周公收手曰否吾傷其
忠耳
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先後言事忤旨　同繫獄獄卒食以因食
爵與怡不食曰蹂躪我也魁曰君不死臣臣何惜死食之
都御史汪鋐復而陰能寵上旨阿相意沮析其屬時馮子仁恩為御史疏
劾之有身鑿不滿五尺罪為貫于四凶之勺及望見來并恩復抗論乎
敢根本皆也鋐腹心皆也獻夫門庭皆也　三皆不去百官不和乞斬三
奸然後斬臣謝之又假范命文百官圖例惠品指大臣得失詞甚峭厲
上大怒下詔獄適鋐時太宰會審當執筆令校卒持公將滕而之公卻
起立不跪鋐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欲為厲鬼殺我今不當死
我手耶公叱曰若豈能死我我卻重義不還避若又豈能避我鋐益怒謂
因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為鋐乃捶公獄
中事謂受人偷公笑曰如若言不避以義索鐵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
又受某黃金　開府鐵怒甚推案下欲奉公公聲愈厲都憲王公
廷相好謂馮御史何豈為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兩快心殺

祖宗法又謂鋐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夏宗伯言
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鋐乃止竟著楷喜公挺身出不顧觀者嘖嘖稱
四鐵御史謂膝曰膝骨皆鐵也　所使訊事者答以開顧為動容是冬
得不論當刎時有遣公奏者曰勿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褔
我豈免女子耶御史陳言不敢伏欽乃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辱耶時公
子時可甫十五刺血上書請代父死得旨更審減死戍而鋐亦以好事
寃敗
王公尊賢以貢入太學時方士陶藍等尊寵冠從像贊上言神仙不足慕
因上聖學要議及請立東宮指斥相嵩得旨下詔獄已而上聞其書曰
布衣敢言當世事可以為難矣釋之授祖番推官
肅皇尚玄修朝政多曠海忠介瑞疏諫謂興土木為傷民推廣事例為粥
爵師陶仲文為非醮仙桃藥丸為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為薄于父子
不還大內為薄于夫婦排詩猜疑僇辱臣下為薄于君臣其言皆　類
所不堪者上震怒投章于地已徐閱之下詔獄　必危　世廟覆大
提牢主事知狀夜設投獄之舊例西市前有酒飯忠介以為將畢命痛
飲醉當度主事告以故卻大慟投杯絕而後甦哭終日不休若喪考妣
世廟聞忠介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
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又批云　例有比于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
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徐公階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衆議不忍屬擬緩
嚴公納事之某夕改擬秋後是歲聖壽六十停刑投得免或曰忠介免

而椒山不免何也曰千上犯主其罪可赦觸忤貴臣禍在不測
江陵不丁父艱編修吳公中行簡討趙公用賢刑曹艾公穆沈公思孝上
疏糾參皆被廷杖方杖時鄒忠介元標得待疏上内官沮之公詐曰上
養親本耳疏畧云臣聞天之生民立君治之立相佐之相也者社稷綱
常所倚係也必置身于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賴焉民懷今居正于
父也遇棺決其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寧能正其身
而正人耶為居正計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為居正計亦不可一日而
留矣皇上留之豈以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在位才雖可為學術
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因歷舉其設施乖張最著者數事語殊激切
并劾保留輔臣御史曾士楚疏上亦被杖滿公講學五十年為天下儀
仰天啟間呂起彪黨故與魏中丞允貞以風節相勵慨廣微之附逆璫
也每欲見裁無免乃從殺後追削奪崇禎初詔贈謚同時趙忠毅南星
與公同志江陵時病朝士禱者舛皇公與顧公憲成姜公士昌輩獨不
往仍為詩曰二豎猶憂國千官為祝年天啟間為太宰被削奪
劉御史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曹改御史臺與居正為相近數摘其陰事
而暴之方按遼東職其贖鍰十餘事固奉次輔張四維史書張瀚居正
上疏乞休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挾之曰先生起朕為違
臺重治以謝先生于是下臺擬獄擬杖一百搞戍時物議頗不平居正
不自安陽具疏為解得不杖而心實恨之後竟置之死
神廟初年設立内操每常朝日百官拱立從行西嶽蔵砲之聲徹于御座

張司馬學顏上言大明律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持寸刃入宮殿門
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遣衛充軍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為深遠今此事
責非守直之人兵刃鋒利出入禁苑損威褻不滿望領不得人漸起邪
心朋類倡亂禍于内則外臣不得入禍于夜則外臣不及知禍于都城
白晝之間人目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如正德中西城肄兵之
事可鑒也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外假虎貪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
望宣明詔　行罷遣
何太僕棟如生千慕王文成之學司理貴陽義抑稅監下鎮撫獄怡然甘
之再起監軍遼左豪傑士多歸之建龍德書院于烏龍潭集四方士講
學其中著壁曰程墨府尚在夢中要作千秋事業鎮撫司若斃杖下不
知我度論　又曰九死一生自節風雷獨苦三朝再救主恩歲月偏深
河南臨漳出玉璽巡撫程公紹疏上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
在臣轄內道路喧譁演傳祟圖既不應遠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故
遣官恭進跡涉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
雖什襲藏之而皇上且瓦礫置之也昔王孫圉不寶白珩齊威王不寶
照乘豈其倫始獨知尊賢實善照耀史冊況于明聖之主乎今之大臣
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皆秉
國本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堂諫思皇多士
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浸致明廷徒缺符貢置數七十二代之故
事臣竊羞之伏望皇上怡神寡欲觀實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道

野之名貿焉為營進五殘陳于清廟明建貴于明堂共襄太平永固金
甌鄉補處齊黃賈夏為玄圭至今存可也臣臣奉璽皇足論救疏上逆
璫大恚遂移疾告歸
神宗寢疾光宗久在東朝希得召見時楊忠烈建為兵科走告閣臣方從
哲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數文端公詗內侍故事傳與侍請王安
太子當夕請入侍達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光宗踐祚五日而為
趣封鄭妃為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為皇貴妃傳旨帝午中外奸邪知
知上病不起媾鄭李踞兩宮挾皇太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
門面折其姪養性責妃知不可奪卽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崔
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究問且覘上暫撫事懺進皇長子及皇子狀
床繞膝導迎和氣無軽發詔令以尊國體事關某近昔人目所難言者
疏上三日上特命錦衣召公指皇長子曰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此言
是也自是再召與聞末命憑几注視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公定計大
行在乾清群臣詣宮哭臨閹人持梃擁何公手格卻之將及宮門內侍
傳李娘娘命遮呼拉還皇長子者至再公復手格之退之遂擁皇長子
于文華殿呼萬歲暫御慈寧宮選侍猶據乾清不肯出宣言將要廢[illegible]
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氏何福公抗論于朝房于掖門于殿庭者日以
十數且也國目從旨及大閹于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
乾清後先爭論補還侍不得毋天子天子不得託宮嬪反復痛切聞者
口噤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洶洶不知所為公儼然行顧命

大臣事外戚金吾首親躬周廬徹備內戚中官乳母某官闌入身露坐
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閹楊給事云何兼宗
亦顧內侍曰楊于官真忠臣也
天啟改元擢公刑部御史時魏忠賢擅政公上二十四大罪疏詞嚴義正
文多不具載忠賢與群小謀假會推盡逐公等逮入京考死詔獄蓋世之
璫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以光廟之長君操心慮患猶不免
入鄭李之穀中況以幼冲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羣奄逞
結不深維國家之大憂而徒悅惜選侍于跟蹌出宮之頃亦婦人之仁
矣二曰以鉤奄鉤奇奄亦人臣也懷恩覃吉可與振瑾同科乎王守仁
楊一清不嘗用張永于光廟廿餘年之儲宮三旬之免舜寄賴此老奴
之力當其宗出乾清時安擁于後英國公奉左手閣臣一燝奉右手公
奮出班行手格群奄益達之人咸為耳目是可謂之結交乎當安用事
時公不與閣選及安死而乃黨附枯骨甚結交者如是乎此奴婢小人
論公之語不足辨也三曰以攻奄激禍群如猛虎一擊不中則曰虎本
不嗤人是搏者之為也其可乎猛裕妃害皇子危中宮此朝廷何等事
而公忍不言乎且叙公之復封贊嘆上公祠廟逮先聖堂盡鑿紳禍流
宗社是何景象今沒暮遣不釆之功而張一掌埋河之失逮奄者不以
教猱正罪而誓閹者顧以撩虎逞罰為此言者是與于奄之甚者也公
被逮之日自鄉抵許哭送者數萬人所過遮路舉幡車炷香設祭祝生
還者自豫冀達荊吳燕廷萬餘里方坐贓時開管捐急注大言全板擬

公文言備受五刑終不肯引仰天歎曰天下皇有受賊楊大洪乎達職
令急會葉沈削者爭持數錢投縣令匭中三年而獲止公之死慘黍萬
狀暴尸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日白氣貫北斗天地震動聞雷之後
粗大數豐有數有泣此見公道之在人心已
公獄中血書云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推念
不為張儉逃亡亦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
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獄漏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傾路遠交
絶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當此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于詔獄
難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列憲臣曾承顧命孔子云
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對先帝于在天對二祖
十宗與皇天后土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于我何有哉

時以御史與公同心協謀清宮禁安社稷者左公光斗也繼大洪罪狀逆
奄者魏公大中也以禮垣抗章極論有借貴指鹿等語觸逆奄之怒者
周公朝瑞也力攻奄之私人傅櫆者左公也贊公上疏者又左公也公
疏入得嚴旨詰公上章而厥正直之氣長奸璫之志引馮保為戒者袁
公化中也以刑部郎讞經撫之罪請緩浮于撫又大司寇王紀厥攻客
氏駁其代草者顧公大章也故斟小合謀借封疆一案以誣文言之獄
斟章逮六君子而盡之
魏忠節大中被逮宿奉聖禪院詩云題墨當年愧君抄重逢今日粲生華
天生如此人報料臣罪伊何顧敢辭辜不登臨惟有死縱然歸去已無

家飲泣而寄覓千金好對朝烟與暮霞公既逮公子學濟徒跣奉就侍
公以北公曰覆巢有完卵耶徒父子俱碎無益公子乃微服變姓名至
京欲上書請代不獲則伺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傷公心乃忍死負公
骨歸歸而朝夕號哭不入寢室家人以水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進者
卒哭泣以死當言天下多敢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也勅旌孝烈先生
奄初用事于內而外廷人材濟濟一時名　皆在要職天下想望太平學
瀏陽　曰無根之善其能久乎因自里中寓書于公以闇居樂志為
公未能從及公坐贓逮比猶冀為一畦完得免死凡父之同籍同寅素
相善者卑叩首呼號匍匐求救耳
上黃廣兩年伯書云端且死矣兩年伯嚎而續之宜何如五體投地而

任出口無愧色入手無感詞誠以恩逾尋常不用求亦不用謝惟默然
為錄諸焦府死報為期此未敢不拜信校君意也不殺日而端之續者
且復絶為之奈何墓劃未合斬劃復開獄內既恐不得活而五日再比
每比俱數百金獄外措何策應之敢腸逮旦亦思剔覓生路以暫寬兩
年伯之拮据而謁見帝百不一捷縱有拜人之膝誰則受我兩年伯
終救之任四肢徒存七竅盡塞惟有張眼望恩翕眼悲泣而已但願視
老父千死萬死一分未必死之人而性剛如既死之人惟視為既死之
人然後絶意于其子惟視為未必死之人然後不絶望于其父碎如人
有急疾瀕死者屢矣扁鵲患然許之曰可生而其子夙以癰患療則病
失死不死乃扁鵲之責非療疾不足責者之責也臨楮叩頭痛哭

又諭里中父老書云嗚呼先父之被逮也邑中送者數萬人攀奔究將
哭聲如天既行後又來十二坊居民設醮痛念此恩無可為報稽首生
入獄門與父老惟然一笑也而今休矣痛思言猶扶柩南還又聞里巷
計直贓我學聊用之舊理無地先父于七月初三日從獄中寄片紙云
臨行時百姓齊號哭聲萬萬不可我窮苦一生並無分毫粒米施及
鄉里鄉黨今日之禍又非為合縣公事豈可相累手書現存可出共視
漣忠肯遺命而妄受乎況父老哀憐先父猶念素行耳生如漣者侍生
父而往侍死父而歸痛憾不孝父老正須墓毅何愛而欲活之日今公
並來提旦夕將死家門傾覆無可復言所貽破房一所麥田幾畝求父
老勸人買之普凄幾兩完納以慰老母救子之意微產既盡終須一死
漣自無隔別父後來不得一見晝夜痛哭只想地下相逢父老不須悲
傷也但身死之後兩弟決難自存父不能葬母不能養願父老清明寒
食過塚前澆一杯飯時時以衣食周老母飢寒是則漣所求耳酥錢之
賜萬不敢當謹辭

光宗崩孫公慎行疏劾輔臣方從哲高忠憲攀龍讀而歎曰此一部春秋
也既入臺首糾拯會御史崔呈秀貪官勸駐呈秀計無所出投逆璫為
乾子逆公歸既而逮公報至公謁龜山先生祠作別聖文又作書二紙
扇置中示兩孫曰明日緹騎至以此付之至三至赴池水而死遺表云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
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
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留
乎諸相知就此道盡不能一一也

胡御史良機疏糾魏璫挽而疏略云在忠賢自為計惡藏依社以身為膏
火之散非智引罪推權退居私第終將暮之天年享已極之富貴為智
在皇上為忠賢計多藏厚亡以忠賢為孤壘之積非恩解權撤柄安置
閒地曲示推恩之德前劍弁走之勞為恩在諸臣為皇上計依遺祖論
林于權勢外托調停之名實貽肘腋之患非忠深謀遠慮斬釘截鐵掃
君側之危致矜廬之安為忠卸皇上自為社稷計重內輕外權直知良
以小不忍之心變亂大謀之賓非福防微杜漸我冰履霜去一二人之
否臧千萬人之泰為福孰利孰害事理甚明伏祈留意

萬忠貞燝疏糾逆璫盜權擅利請不法狀略云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
一日不攬則德分國威分出亂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操
則竭澤而漁擇肉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今忠賢所營墳墓規模僭
制竭東南之物力龍西北之脈擅而先帝之陵寢未完錢根無措曾不
動念盜權利恢陵工罪莫大焉疏上璫大怒矯旨逮杖斜命擁燝焉斃
至午門毆踢重傷杖創甚立斃

周仲先起元獄中寄兒書略云若寸心之不白清而受染留身後之大累
忠以蒙欺然我自歷官清白積些俸錢今以盡還朝廷亦復何恨汝等
當知艱苦居家孝順顧諸弟妹汝母要保養勿以悲傷違離之後廬墓
亦可棲身吾家內外族戚兄弟之業為我被逮典賣完贓是我生不能

爲族誅死反爲族累身沒之後爲匄援累豁哉不異之名棨中書籍沒
兄弟量存厥卷餘俱費充門厥之費薄產尚存一二俱當執官不欺朝
廷無愧耳
蟬文負累朝爲大獄牽連逮証被收時出至聽事邑令岑之豹遽前捉其
手要妾不得訣別惟聞頌鋃鐺聲嚇振痳痾哭徐傳摘慰勞而出公善諸
諸生毘陵騂舍緹騎林昔騂務猙獰植立公與客談時事論辨高邑術
躬起立低頭折肢曲盡情態緹騎爲笑失聲詔獄死狀秘外人莫得知
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其殮也十指墮落棒拘置兩袖
中蓋逆奄以楊公奏章疑出公手故屬獄吏加特 焉
煙裕愍大章與楊左等六人同下詔獄五人者從先考死於公下刑部令
法司定爰書公謾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擬罪定罪豈容有辯欲辯
則抗旨也欲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欺天下後世且五人者皆前死矣
借某以實五人之指則某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
乎明公試思此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原招在夫復何言法司
無以難特引決作自叙訣別詩凡數千言涵酣慷慨語曰自序虞至今
纔四千年吾生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爲不壽節以止終不猶
愈于老死牖下者乎又爲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懸日月照人心
四此絕日祠堂對明也自縊死
周忠毅宗建韓菼書某古人文節嘗論蘇秦稱厚富貴卒以富貴死爲不孝
以楊忠烈之死爲不死云客氏再召公臟誅有云客氏忠賢內外交通

逆璫斬首乃出不諭時寵命隨頒天子赦書有同兒戲法官棊圍僅顯
氏攜卻補階前片地不足爲壹婦人女子來搏何難然此輩一切恩格
執冀輸羅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力誅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
極論宋娥之蕩寵我世祖以陸令萱之蠹亂卒至大亂凡此三君皆由
保姆原其始事皆補無傷惟陛下垂鑒無辱覆轍疏入璫恨之卒被逮
備受惨毒夜半囊沙以死時補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廠
雷火再出訊下水芭殘之日朝天宮災以爲有天意云
周忠介順昌爲吏部以忤權貴自引歸魏廣閣被逮過吳公素非深交至
是獨出郭迎之與留連三日緹騎群侍公戟手詈逆賢不絕口或勸公
無多言公笑指緹騎曰爾歸告忠賢我吳下不畏死男子周順昌也璫
刻後以女字魏公孫被逮時吳民大憤顏佩韋等五人爭擊緹騎斃其
二而五人亦論死然大獄亦止有諷公自裁者公曰順昌小臣也未敢
引不祥之義知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請殛元凶以清海內 所職畢矣
唯有璽起脊梁鍊成一鐵漢期不負知己耳對簿不屈嚼目噀血極口
罵璫而死
陳濟生曰璫焰灼天搢紳被難者二十餘人皆以立朝排擊權奸或以
室日得禍若夫閉門里居與朝局了不相涉又素不立門戶而牽連被
逮慘死詔獄者則忠介是也烈皇時褒重名寵擢璫煽諸君子自九卿
外不盡得謚公獨得之謚以公身在事外而 被禍祖尤可哀也
贊忠端尊素天啟初爲御史都城一日三震公疏有云門保重于趙娥禁

敢過于唐宋董熇之祠慘于頴狄胥人爲之咋舌和入臺進越于鄒忠
介曰都門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黄禍矣萬公燝之杖也語楊忠烈曰
可以去矣忠烈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
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忠節將攻南樂公曰據例覆朝小過也攻之急
勢不反顧二讞交作不可爲也後卒如其言公能職見幾微而卒以身
與其禍豈非天哉

竭太僕朝薦工疏數千言末云一切顛倒貿亂成于陛下十二成于當事
大臣十九刑憚者放縱機穽柔險者妄蛇營壘阻險者覬望聲息潛移
者虛擁遼塵祖宗長與以諫言屑趾之忠良以姦黨摧折之基圖以私
曜破裂之陛下何負臣子乃臣子負陛下至此愚臣豈不知罅文論千
暴母楊繼盛死于賊鋪然正性公憤不顧見神州陸沉也補入削籍

李忠毅應昇爲御史糾罪輔有云廣微侍上無禮日與言官爲難此之路
馬斥之此輩大不與比輩爲伍必另有一輩作線且廣微之父當爲言
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應退請父書保其家聲毋
倚三窟箝制言官庶上可對聖明下可對士庶異日亦可對其父于地
下　糾逆璫有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辨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辨
也而皇上反代爲辨無非爲其小忠小信所欺耳夫不違爲王振劉瑾
者正其擬于王振劉瑾者也至于君側不清馬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
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
投數但與焦芳同傳耳閹怒矯旨逮聞有諷自裁者公曰應昇小臣如

莘莘拏命臨吾親耶臥中即死不瞑目歸死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不
辱之義乎至京特棣櫳至大呼二祖列宗以死死之前一日寄詩别親
友云白雲渺渺遠歸夢春草淒淒迫路歧哥與兄曾焚筆研將好幫猶
聽黄雞絶命詩云蜉蝣猶有業國微臥息餘魂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
夜歸前舍掌着歸衣

獄中與兒遜之書云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
故書數言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絃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于官舍
祖父母拱璧視汝内外親戚以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蕢既
慣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赫奕未
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
日因服被逮獄中幽囚病苦之狀也汝不當胆以思宜有人心者于宜
愼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
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意乎至于汝母更倚何人宜孝
以事親三也吾居官受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所存舊業皆祖父母苦
苦積累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兄弟三分必不多取宜公以承家四
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妹母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理
其防閑此恭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于教訓若念吾辛苦勵志
勤學倘有工進即先歸養不然須作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
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生不能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年後葬
我于墓側不得遠離

王莊毅紀為刑尚疏糾執政云宋奸臣蔡京夫貴陰施流毒禍神遺祖宗
社今日執政之臣其交結奄宦與京之與合童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
之忠歟陳雖同蓄養死黨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劉一爆周喜
謨之羅逆與安置呂大防蘇轍何異言官江東諫俱震竭等之逐斥與
貶謫當安民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而上不悟
綱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京逆謀同上怙寵弄權之要訣職百世若合
符節雖謂起九原之京復出可也客魏恣甚則蔭歸
文文貞震孟疏云皇上躬勇臨朝寒暑靡撤政非不勤而鴻臚引奏疏拜
起立如傀儡之登場則聰明何由通暢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
而史目進講鋪敍文辭如蒙師之誦讀則睿智何日周通皇上之精神
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皇上之堂奧必與天下不相昭融至于中樞衆
動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營私寵幾似濁流之陷害道學以逐名賢有
同偽學之禁頃尚書王紀削籍歸農業臺出都人謂快于馳驛破壞蒙
賤人謂事于蹟王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
天子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專于衰冕置清平
之世所宜有哉疏上被謫
曾公荃崇禎間除尚刑曾觀時政闕失疏清平刑云抄罪者天下之公論
倫用之則撤偉者生端而撤復無已賞罰者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習
為固然而威權不重以今人心解弛世道凌夷而概以尚德緩刑之說
進臣知其無當也臣所求于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耳竊觀皇上所與
共理天下者二三執政也自錢龍錫以獨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味柔
勝即安危大事亦噤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
應昌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禍全用揣摩即略然受害游移莫能自主
矣詞臣者敵決之資也楊世芳劉必達素稱端品以閣文拘謹置之司
徵而主試一席人皆視為畏途矣監司守令者郡邑之綱紀也左應選
力捍危疆聲名俱著孫柱輝章身幾不保王忠孝清操自矢囊無尺緞
禮數稍疎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斂柴者懷不測之虞矣諫
臣之職欲其舉貿無隱也王績燦吳執御吳彥芳以腐貿纍鐵而言路
吞聲雖有正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其引愆不辭也倘舉廠
衛之許國榮以鉛斤中法指斥寺宦之馬思理高倬以草場藁缺而危
言賣禍肯小益肆其矜誇矣夫三代之世坐石垂肺而民知恥者罰當
其辜也叔季之時深文酷削而民不舉者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奮電
日耕而悟不知微至矯激之士借以為名高詭論之徒因端而希說可
不為狐當亦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則內臣之違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內
臣不出則當審而寄皆出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錢穀悉歸中貴今者
大小臣工毫髮細過一經指摘罪不踰時而張彝憲巨萬贓私悉置不
問遣臣倨傲立就桎梏而王坤主張反蒙優詔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
有賞而無罰有彈駁之權而無斧鉞之懼將來鴟張何所底止海內元
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平則萬目皆舉不平則百職俱慘伏
乞聖明垂鑒疏入被謫

王忠孝號愧兩晉江人居官有清操國變避跡海島窮身而死人以為不
愧其名

武生李璵請搜括臣宦助餉錢御冷士升擬下之法司溫體仁迎上意改
擬仍責公要擧公乞身去御史詹爾選言士升以執爭去此擧甚拂人
意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為要擧耶人主不以名擧鼓天下使其臣
爭為寡廉鮮恥之事豈國家所利哉輔臣不選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
而竟齎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斁成
法而壞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上召爾選面詰之爾選不稍屈問如何
為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復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
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卽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上益怒下都察院

論罪

詹爾選江西樂安人崇禎辛未進士其救士升也言工仵祖訓一十二事
畢震怒召詣武英面詰之聲色甚厲爾選從容對曰王廟有祖訓尚不止
此因述列朝聖政四十餘條上屢改容起立左右閣臣皆戰慄選侃侃
不少避上怒甚卒無以難乃指疏中稍宜苟且四字罪以指斥無奏對
體罷歸

丙子都城戒嚴前工侍劉宗周上言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
亂一至于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
門戶之怨擧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箕之重典或制爵去自此
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疏朝政日壞邊事日壞今日之
禍實己巳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
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寬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
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祖
宗陵寢矣是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死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貳
咸以去皇上之為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與臣于是知
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惡清
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
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
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至于近日刑政
太卅成德御史也而以驗戍何以當懲貪之令甲紹芳十餘年監司也
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文千鄉議而杖母之獄特以無告
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為政體文震孟引嫌就根卽向者除驅
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
國成臣于是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退小
人急罷三協遣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以人爵為僥倖體
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報

御史吳履中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圖治之
綱領未擧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大壞也溫體仁託嚴正之義
行媢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亂體仁之罪也專任楊
嗣昌倡款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驕成大亂之勢嗣昌之罪

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皆其奸欺瞞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
嘗專擅是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于國治自有綱領
因時制宜內治國而後戎馬生民生從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訌于外而
政治愈替寇起于內而賦歛愈急欲無亂得乎
刑科陳燕翼言兵餉匱乏朝廷無綱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設厰衛即因
厰衛為介紹托近侍即因近侍為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
輩所筆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數而候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
下深居法宮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强國本

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夫惟烈士守定見真雖湯鑊在前而視若鼎茵
雖金紫可博而眇若基埽蓋其浩氣于天地凜大義于君臣九死
不避百折彌伸而又何羨乎八騶之貴何愛乎七尺之身吾獨笑夫
陵律之輩詐趨之倫口誦典籍跡列搢紳而知羞斯廉不廉亦稱曹
不若噬電光散石火同腐草皆微塵灘潰之歸梗化之民苦名妙舉

居久編新纂忠節第六

洪武中王公綱（餘姚人字性常）權廣東參政時潮民儳亂公謂所親曰吾命盡斯
行矣致書與家人訣携子彥達以行單舸往諭降之還至增城遇海寇
曹真哭至截舟羅拜願得公為帥公諭以順逆禍福不從賊為壇坐公
日率衆拜不已公厲聲叱罵遂遇害彥達哀號求代不得且哭且罵衆
欲殺之真曰是子孝殺之不祥乃釋之　公少與高明誠王元章友善
元末奉母辟兵五洩山中遇終南道士趙緣督為公筮曰公後當有名
世者然公不免者終能從吾游乎公以母老辭督笑曰公俗緣未斷吾
固知之遂去劉青田微時嘗造焉公曰子真王佐才然鋭鐵不斂其心
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後青田
竟薦于朝尋蒞之行公預知不免以及于難彥達歸閩門力學有司以
遺逸薦遯匿山中終身不仕
王保保圍張溫于蘭州時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與保保戰敗走被
執至蘭州城下使呼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
將大軍至矣敵怒抉其頰遂被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

且懼大軍乃引去
胡惟庸有逆謀詐言所居井涌醴泉請上往觀太監雲奇守西華門詗知
之奔駕出雲奇急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駃不能達上怒左
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左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上悟登城眺視見壯士
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遣人擒之召奇則息絕矣上追悼賜葬今
有司祀之黃俞邰曰據實錄告變出自御史中丞涂節此事傳聞乎謂
雲公之事載在各書衆口一詞無言出自涂公者太平門外內官神道
與徐常諸公並峙　聖意可知實錄所載但欲以此等大事不當歸之
宦豎欲為縉紳存體面耳殊非大道為公之意不足泥也
方公不草詔受極刑改命樓璉恇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問曰得無傷方先
生耶璉曰我受刑尚可止恐累及爾輩耳自經死
顏公伯瑋為沛縣令值成祖兵攻沛守城王顯心戴于燕城破公謂其子
曰我顏家男子自祖以來有死無降乃衣冠焚香南向慟哭再拜題詩
有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之句遂自縊死
陳公迪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于市文皇命劓其肉塞迪口問曰味何
如公曰忠臣孝子之肉甚香其乳媼易氏竊公孫珠兒逃出自實八歲繼
且死泣曰子陳氏兒也我不言誰知者事遂聞是時文皇怒稍解詔戍
登州四世而侍御公鼎以直顯尚書其學繼之為登名族
卓公敬就僇臨刑嘆曰變起宗親吾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耿公清為副都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拜迎江次公直立罵不已文皇

曰且不識為天子郤親王敢爾爾罪云何公罵曰汝今日尚得稱親王
耶令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上衣乃命磔之夷九族久之文
皇晝寢夢公入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厲耶籍其鄉轉相攀染者數百
人謂之瓜蔓抄俞邰曰此條與諸書大異諸書皆以為登極後欲行刺
也予謂既委質而復圖之是二心也公之義必不出此且以亡國孤臣
非有藍玉所操之重兵又非有胡惟庸積重之勢謀而欲行荊聶之事
于殿陛之上事必無成公之智亦不出此不如留此一段彰公大節惜
當日隨手鈔錄失記出自何書耳
鐵公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太祖喜之字之曰鼎石守濟南文皇攻
不能破以計欲誘文皇入城為所中及過江擒至正言不屈令一顧終
不可得去耳鼻亦不顧熱其肉納公口中問曰甘否曰忠臣肉有何不
甘寸磔之至死罵不絕乃令舁大鑊熬油數斛投公屍頃刻焦枯導使
朝上展轉向外終不朝文皇益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
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揚濺起丈餘內侍手皆爛棄棒走屍
背如故文皇大驚令葬之時年三十七　靖難死事諸公已有成書不
能悉載然如此等英烈漢子千古曾得幾人若一例遺之則胸中索然
無色矣正如絕好珍異人園不能盡屏蕪穢而專擷山肴海錯也
方正學季弟孝友就戮時正學目之淚下孝友口占曰阿兄何必淚潸潸
取義存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
練公子寧死國時有侍媵抱其幼子匿民間後轉入閩為人傭保至六世

孫為新寧陳孝廉掌書記萬曆戊戌孝廉計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先
一夕夢陳公持刺謁己心異之比入舟書記侍側稍暂不群指問何姓
曰姓陳生心動叩之曰得非吾里中巫後乎陳不答而流涕滿面生詰
得其狀亟以百金為贖孝廉不受遣陳陳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
恒且九族帝矣歸特嘻依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以帶來聘授之衣
巾令奉公祠官為置田宅名山藏云子寧有獲在長樂天啟中敘忠臣
之後官其孫孫夢公諭之曰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
濟南舊有七忠祠祀鐵公鉉陳公迪胡公子昭子公安高公巍鄭公華王
公省萬曆中巡撫黃克纘謁祠請平安抗擒曾事文皇為大寧都指揮
及帝問無恙始自經熙之而進御史丁公志和御史過難潛遣妻子不
居而己族人忘諱且百年至是始表祀之
景垣建公樞為御史十餘年靖難兵起與御史姚公鏞同誓死北目有二
者掀露章彈奏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成祖靜已不屈命收之刳頰受刃
白氣沖天尸植立不仆
潭真字南福大庾人洪武中進士授龍溪丞因彗星見論時政語涉諸王
上怒謫戍南寧建文二年薦復原官專權兵部郎中金川之難赴火死
妻鄒氏子仕諼自縊
林英字亭叔古田人為御史建史初請裁抑宗藩大旨在行主父偃之策
既入不緘復初奏李景隆誤國下都察院得親擢知端安靖難兵起用
耿清言選英職與王叔共募兵廣德比至事不可為再拜自經妻宋氏
繫獄亦自經死
黃公子澄誅一子逸難易姓田正統間經赦乃復姓宋湖廣之咸寧孫
表登正德辛巳進士
周公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
行無不果因取先代近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故卒成其志
葉公福字叔嘻侯官人建史庚辰進士為給事中守金川門死之
王公省為濟陽教諭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諭曰若等知此堂何以為明
倫今且勿多說只說君臣之義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公以頭觸柱死
建文末勤王詔下樂平令張公彥方起義兵有衆弁沮之公大哭不聽卒
所部拒江口被執梟首县尸燕樓時酷暑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
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大理劉公端出亡被執召問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忠
乎曰存身以圖報耳令劓其鼻文皇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公罵曰
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祖文皇怒捶殺之
廬江陳植為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晳將謀降燕者公責以大義晳將殺
之出迎降成祖立誅晳將使人斂葬之時貴池工部侍郎金焦亦投水
死并以侍中觀池人祀之號江上三忠
方法字伯通桐城人洪武乙卯舉人為方正學所取士後四川都司斷事
永樂即位諸藩奔賀法不署名詔逮登舟謂家人曰至安慶吾我次望
江家人曰安慶也法舉望再拜自沉于江有女不嫁補弟誠立鄉人號

曰義姑節客之祖也

姑蘇劉公鈺生平忠義自許聞師起發憤不食葷半歲某時獻之卧疾不

得行聞燕王渡江頓足撫膺嘔血死

宋公味古會稽宋家庄民也能詩建文出亡味古從星月下望奉拜哭祭

已慟哭如是月餘為仇家所告逮繫其子某請代得釋

無錫儲公福建文末舉母老以進文皇即位詔戍卒入伍福在編籍中仰

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日夜泣不食死妻范氏奉姑

甚謹見水邊有草取織席售以奉姑至八十乃終獲燗草亦不復生

慈谿向公朴令獻縣集民兵徵以忠義與文皇師戰衆寡不敵被擒不屈

懷印受刑獻民真之拾遺骸瘞道左後追究死事諸臣有楊姓父子三

人禮遺骸潛移葬邑北十里有中書王尹賓北上過得其所宿郵舍

夢公服血污葛衣談往事慷慨為文乘月夜往哭之湔川令譚庠起墓

其二子顧道錫其遺事書于寶峰庵佛座後

陳繼儒致身錄序略云讀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

帝之出亡也建文四年六月庚申十三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

御溝出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其時　扈駕者二十六人與帝同祝

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修程濟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

來道路給運者又人史仲彬（徐王府賓輔）馮潅（刑部司務稱塞馬先生亦稱為翁馬公馬二子）郭節

（中書舍人稱雪菴和尚）宋和（中書舍人稱雲門生亦稱稽山主人猶道人）趙天泰（編修稱葛衣翁亦稱天肯子）王

之臣（欽天監正稱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夫亦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

王琛良玉琛仲節王資劉仲鄰浩何洲（徵[illegible]方為應能及青里其餘中）皆革除錄吾

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仲彬迎至

吳江之黃溪適閩建彬初令帝遠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于滇南于

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穹深林子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詢之

樵翁牧豎遇則或目盛或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庵

以待或懷糗糒以獻或紉衣履以進或病而旋瘥或合而旋離惟恐補

者之覺而倚其援時文皇遣胡濙行遊天下名訪張三豐意實在帝都

御史陳瑛鞫誅諸忠臣微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

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為仇所訟繫獄死終不言其精忠如此迄今

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誤乃不諱

而行之

巴縣曾自山曰嘉靖丙辰三月有方僧恒靜自瑞水來閱訪葉希賢雪菴

遺事靜雖云觀音寺在順慶大竹縣善慶里今屬瑞水寺在縣龍門松

柏灘寺後山連珠而下前兩水合流西亭有灘過者棄流舟渡即松柏

灘也寺東對橋有積土人呼松柏積寺左為杜氏即施地者開山祖師

守牧號嬾牛從義濟號孤舟相傳孤舟即嬾牛觀子寺僧三家中嬾牛

左孤舟右嬾牛妻弟周嬾牛曾為翰林寺有草字詩板二片皆嬾牛作

經板數片亦所遺並無所謂雪菴者　又長壽言雪菴同時有補鍋匠

詠柑云生不值時却值秋雪姿常自皺眉頭金刀試向人間剝粒粒酸

辛對客流又言杜氏之先與韋氏為姻韋氏相傳寺老僧號東橋每夕

太常與吳敎君三槃今有親筆恭錄藏其家當時土人呼為老翰林云
又蘇所稱蟻斗孫母者時無恐踪跡傳布儀吏其稱耳俞邵曰此見沈
水讀校存之以見叢每覽之實且補碣楷詩諸書未親予校如致身錄
所載則松雪菴者史公節非每覽也而兩公一官御史一官中書舍人
當非翰林惟從亡隨筆以為吳公敏學當官翰林院編修而惠宗遂之
歸蜀詩有桂壘藏蹤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之句以雪況之且與土
人老翰林之稱當恰合耳

錢公士升曰從亡諸目見于忠賢和錄寥寥九人耳自從亡隨筆致身錄
及劉琳耕滕錄出于是得三十餘人然三書又互有異同雪菴和尚史
以為郭節但以為吳成學河西傭史以為趙天泰程劉以為王之臣補
鍋匠史以為王之臣程劉以為黃直東湖樵史以為牛景先程以為郎
中柳一景劉以為太學生王忠文王良乃浙江按察使闔室自焚死史
氏亦以為從亡（此蓋焚闔室而自潛遁如事之害中埋火壹耳）方竊意程從君子白龍穿浪之
間所夕不離而史侍書往來通信所見聞未必周悉且諸人臨跡逃名
卽與予從亡之約者未必盡知聽之出程書者近是

王建寧曰論者謂諸公不忍赤族之誅鉏然自遁于江湖之外嗟呼此非
知諸公之深者矣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假令闔宮自
焚倉皇莫救諸公生為烈士死為厲鬼甘心九死遑恤其他君而既亡
矣執鳥韜以從東西南北惟其所向捐親戚去墳墓重跰萬里行乞吞
聲至今讀其書想見其艱難危苦之狀未有不傷心酸鼻者媢嫉設而
神龍逃難乞食而靈鳥翔聚十年中能立舊臣自悲自幸建文帝既全
稱號之實而文皇又無慘戮骨肉之名則諸公之所維持者大也伯夷
采薇不散太白之懸讓生淪身無補遺臺之戰諸公視之不更卓哉非
常也哉

吳太公者華陰關祥地東究之龍陽耕牧自晦久之占籍耽寶生四子當
出郊見冢祭者流涕數日卧不起父老駭之問其家世不答疾革諸子
請名字及世系公箸告曰吾世系當為廣陵將靖難時舉族殲焉因
流涕橫沾不自禁歎曰敗將逋臣死復何恨汝輩他日獲祭稱太公可
矣不必知名也

松陽王詔游治平寺觀轉輪藏閣藏上甘甘有聲令人緣登其項得書一
卷載建文亡出亡臣僚廿餘人事狀殘泐多不可諸錄其可讀者九人
各贊數語　郎中梁田玉與葉御史俱髡為僧贊曰行儒名釋知我者
誰至覺海沒久而愈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田玉族弟也訣妻子易姓
名踰嶺至海南鬻書以死忠臣寞塞遁彼海濱鬻書玩市以盡吾屯
如違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何申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
哭吐血疽發于背死而雅洶洶中作痱瘍義氣憑胸與之相激奸諛遁
此寧不傷息　梁良用梁中節皆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相
率變姓名辭去良用為舟師已而投水死迢迢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
辭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匿名是辱以完我歲廣明我明　何洲與中書
舍人宋和同棄官去洲為藍和賣卜洲客死某于朱範嚴氏隱卜其有

從吾道有宜吾烈烈英賢寥寥寡儔　郭良興翠中符同素官為道士
篤言導引嗜微林阜顧彼莫挽使我心勞　復合而贊之曰今吾故吾
知我者難爵若漆身吞踪采薇蕨蕨神龍寥寥寡儔豈吞姬啼而甘殞
卜山椒水涯天涯海澤會其可達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蛇
畫見虞淵我況執可避此故故古今得此益知致身錄之不誣顯臚不
同亦有數焉
袁襄曰國初死忠者如王律之死滇南希烈之真卿也花雲之守姑熟祿
山之杲卿也韓成之誑楚漢公之紀信也張子明之偽降香人之解揚
也他如胡越國之死金華孫耿之死括蒼與唐張鎬李希事相類
焦漪園卓忠貞祠碑有云以高皇之子纘戊高皇之緒以高皇之啓龕定
高皇之人斬令舊邦非逐鹿之可擬子焉孫貽蓋瞻烏之靡定公即准
管魏之擇主無煩屢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實異顧刀環藥口
吠堯之語不報我枝入毀送往之情跡屬臧洪同日誓不俱生亦並一
門我無嗔頗豈不痛哉
紀事本末曰國之川澤納污瑕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
帝有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況吠堯者主未必禁而訾我者節重千許
乎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下哀痛之詔為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
尊禮之若莫天命雖改執志弥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遂萌之掛
冠東都伯況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甫入清宮即加羅織
一士秉貞則襯先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為墟雖溫舒之同時五族張

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公孝儒之黨坐死者
八百七十人鄒公瑾之黨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公子寧之獄棄市者
一百五十人陳公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黨姻婭從死者
八十餘人胡公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公鏞之逮死戍者
二百三十人以及卓公敬黃公觀齊公泰黃公子澄魏公冕王公度廣
公元賓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若赴義之最烈者鐵尚書之飛還反
背景御史之死猶犯罵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御史櫃夫之自投
東湖若此之僅則又未易更僕數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
律不過五宗天道好還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又況孔融覆巢之
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污而況分隸教坊給配象奴
潘氏承恩子織室才子下降于廝養此忠臣義士所為植髮衝冠推胸
而雪涕者也臣以禮使士不可辱成祖之作法涼矣
永樂時福安陳公鍺監軍甘肅致令屬明虜至拒戰力詘被執不屈被害
文皇聞之涕泣曰陳御史真忠臣
傅公安以縣史起家歷官禮科時西域獻馬兒罕不服工遣安持節往使
諭以順逆昔負固如故且誑公降公曰吾天朝使臣可從汝反耶昔怒
羈留十三年艱苦備嘗終不稍屈昔乃以禮送還因獻名馬珠玉以謝
時同行諸臣劉惟諿物故官軍千五百人生還者十七人而已
張學士益年十九擢庶吉士三楊甚重之母就養京邸克敦孝道有言皆
既對母亦時諫公學如晉年母壽七十家被回祿公自陳不孝所致願

乞歸養英廟制祭賜宅一區蓋異數也入閩虞卿土木遇難死之
何公忠永樂中御史應詔言事出知交趾遇寇難從容賦詩云萬里孤臣
久困時艱中懷秦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
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罵賊
死事下詔旌異
孫公鼎刑土木之變詣闕上書請隨所用自効不報乃譬之文信國祠與
金尚書濂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
晏公良少與曹愷齊名時語曰晏良曹愷氣如山岳己巳之變留虜廷脇
以威至刃其胸終不屈虜重其義釋之
英宗北狩指揮衛將軍樊忠從上會以所持捶捶死王振曰吾為天下誅此
賊遂突圍擊殺數十人死之
宣德中黎利反所攻皆破劉公子浰時守諒江諭數月城不能支城潰死
之其家從死無一人降者一妾一子皆先子浰死公嘗曰不如此算不
得義廬陵劉家人
李公任隨藩山侯王通征黎敗之黎收合餘眾攻諒江任與劉公子浰日
夜拒守出奇擒擊焚其攻具百計備禦大小三十餘戰時士死傷過半
城破猶巷戰不已力盡自刎死同守指揮顧公福劉公順中官馮智皆
死城中萬民男女同死者甚眾
正統中山東盜起破淮安執郡守民皆逃匿沐陽諸生沈公琪以母病不
去閉守被執强起賊豈諭以大義賊為感動既釋郡守復贈米肉而歸

時廣賊黃蕭養偽亂攻圍廣州王一寧清提督軍務率兵往援水淺舟膠
失利被執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夫書一詩云兩降天書鎮百粵偶因兵
敗不生還叛寇自甘經十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崇吟珠海寺歲回
夢墮鬼門關遇君儘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宙間遂罵賊死
正統時沙尤寇發工毓諸生江瀚爲賊被執賊欲用之瀚曰朝廷養我有
年未能報効豈從汝丘耶賊捽之跪大罵不屈死　泰寧諸生李剛匿
山間偶出遇賊賊脇之從剛諭以大義賊令跪不屈罵賊死　龍岩林
京圖縣鄉民助城守與子鏞開蓮出請援為賊執不跪顧其子曰毋畏
賊為忠義同死　龍溪唐孟元與弟孟直同率眾拒賊力戰死　龍溪
蘇伯和為茂七黨所執不跪不屈賊留之三日罵益甚死
景泰中清流鄭瓊値革冠攻掠挺身與戰自午至中賊繞攢刺猶直前不
顧賊退倚巖石儼立而死
天順中工杭張秉為漢南賊所執强之跪大罵不屈遇害
曹欽謀逆紀圖賊殺寇深遂眾時趙公榮為工尚披甲躍馬呼于市曰曹
家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義臣子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
與孫懷寧鐘提兵擒欽遂以賊滅從英廟書與李賢從容論六部得失
嘗曰如趙榮者曹賊反時兵非己責擁救出前惟榮自奮呼眾滅賊成
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工亦歎為忠臣
逆瑾亂政大盜蜂起曹公恩令上蔡增陴濬隍繕甲實庾中令誓死捍兵
婁田起釜寨攜賊至汝營面望之潰則死之已而賊果遂斬勤降公執

戮以狗賊諂悉衆圍之公守禦力竭而潰身重見自經未死以舂置心
上舂之入死公大罵遇害頸斷無血白氣轉轉若龍騰而如生事聞與
贈蔭
正德中時公植為蜀邑主簿奉檄督餉蜀寇鄢藍中公入城率衆守南城
城陷崩力竭被執欲手刃其子曰吾不忍汝生為人奴也賊奪其子而
灼公公仰天歎曰嗟呼植忝官不九月而與賊拒三旬擁堵力竭矣汝
不聞鐵藍逆瑞乎京師磔鄢本恕于襄陽乎我欲殺汝而反見執灼何
畏耶賊壯其言欲降之公瞋目大罵被害賊以其子昇一老嫗賣以金
帛曰善育之無令主簿無後妾費氏聞信自經一女九歲投火死
藍鄢之亂通江楊輔政遣戰于羅江列坪鎮戰死　苟愈戰于松樹埡力
屈死族弟某敗賊于三花頂又敗賊于龍潭後賊潛入其家殪兵恨戰
子門身被數十鎗一門死者三十五人
孔公璟知來安縣逆瑾遣西華教諭大盜合圍至城陷被執賊持刀迫之曰
但呼我大王即舍汝去公厲聲曰賊狗奴我國家臣不能斬汝賴國表
節求活耶遂被害
宸濠將叛許忠節言于撫忠烈曰寧府之衆桀悍權寵耳權寵之由以重
賄重賄之入籍盜數萬為勇盜盜貲則其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
解交解則濠孫黨孤公來謀用濠反有日公夜攀門鼓入謀公方飯家
公推破食案曰此何時尚飯家耶翻遂先發後聞遂不從濠伏甲召諸
守臣入謁撫公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汝保駕否遂鼓然曰是反也遂

大罵濠命縛之公起屹曰逆無朝廷大臣汝安得無禮先是公知有變
擲四匕首靴中出擲濠皆不中遂被縛公大罵曰汝能殺我天子將殺
汝先後聞耳反顧撫公曰不從吾言以至此遂同被害
司馬劉公源清正德末令進賢逆濠反公集士紳謀城守衆一士請以權
宜救生靈公大怒曰若欲從賊耶呼吏縛斬之諸人懼悉拜請乃得釋
于是籍編伍中明約束濠使二校來招公閉門延入手刃二校懸首
城上濠兵大至公為妻子于室環圍以薪戒守者曰即聞我敗舉火焚
之擐甲出戰大敗濠兵濠氣遂沮
世廟初欲尊興獻為皇考時九卿大小之臣伏闕而諫者數百十人或謫
戍或杖而遂縈縈有至死而不變其說者其後李福達事起林達
武定侯郭勛勛託與植嘗殺九卿大小之臣交章攻之或謫或戍或杖
通縈者數十百人無有一人變其說者其後方士段朝用以燒丹進則
有太僕楊公最給事周公怡御史周公冕楊公爵主事劉公魁周公天
佐前後上書言事天佐杖死怡爵魁縈獄十餘年而後釋而兵部郎楊
公繼盛又以劾奸嵩死皆天地之正氣也
安奢之亂圍貴陽正十月王公三善以巡撫往受命星馳乞援楚蜀無應
者公召諸將諭曰外兵不能來兵貴陽陷在旦夕失黔則死法逆據則
死寇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自奮乃轉戰而前直抵城下賊錯愕出不
意亡散奔走城中望見歡聲若雷撫按以下迎公入城公曰不可賊去
未遠兵心未定吾為主帥豈敢即安乃營于門外設帳大雷中賊上書

訟寬公揖開一面兩壁皆持不可逆禍郎張烏江賊來逆戰公下令不
俟中軍砲聲而發者斬諸營相戒不敢發而賊斬下千蘇閣羅馬舞稍
待若無人截兵蓄憤待戰砲聲發皆肉薄而前賊遂大敗遂圍賊千渠
山左營卒黄鼎發怒曾仆一賊目揮刀直前鋒士繼之而軍踏蹀而進
賊驚隕墜死者無算逆彦猿狽幾不能騎此公出師第一捷也丕趨大
方積有斬獲而制府忌之損砲餉乏不得已拔營歸爲賊所邀馬蹶遂
害方公撫黔時得郵報不發封識完然且論李植問故公曰吾正料賊
何暇及此且新撫我守紛紜每苦擊訟亂之徒亂人意耳　郵濱歎曰
公以一旅解十萬之重圍八捷破千年之天險功亦烈矣雖伏波馬革
血拳呼鶚然不敢年伏葬就擒羅雍迅掃秋毫皆公餘威也且貴竹之
守羅鬼撫良公違之不至則無黔無黔則無蜀西南一片地遂豢攻豈
何一非公手收創漸里往奮賊所收拾乃蝕變則識其退遊直前人職
其推進然則仗鉞臨戎真復有進死地耶權捨不歸社稷爲誠豈其人
任哉
張然臨殿德令與文弓兵不敢名土辦才歡尺番酋之變公知事不可爲
謂夫予飄日吾生平讀史至千古無平事死代有心人未嘗不欲歡涕
涕而此非灑涕時也讀聖賢書臣爲君死復何恨汝母與妹皆自分一
死汝當歸籍汝兄共圖樹立以報君親毋負忠義家聲可也賊攻城值
大風雨城推賊入公疾馳入署左手持印右秉已首積薪舉火與妻戴
氏女淑安淑蘭皆投火死僕婦從死者九人家人爾良嚴英善戰死

刎衷嗚日比以頼聞多故命積相仍千秋擇死而他生貴以大義必先
調忠而勵貴教以事君爾忠孝性成才守兼勝爲逆酋之作難殺郡盧
彦逆營牌以挫兵勢戰奔地力戰無援畫室自焚良哉一死之堅貞烈
千猛火壯哀圖門之婦儒皆爲國殉難無百口甘蹈而以偷生視爾一
門當汗顔而愧死嗚呼生吾所欲倒二十餘口赴義如歸猶有食蓋二
百餘年養士之報
奢酋之變先復殉難者與文敎諭劉奉文與妻白氏罵賊死　長寧主簿
徐大禮一家四口賊無死　南溪知縣王碩輔　瀘州知縣左重　綱
梓知縣洪縄翰　遵義推官馮鳳雛　成遂經歷袁一修　遵義司獄
蘇樸　永寧舉人胡禎皆死　大足主簿張志聚典史宋應舉與賊戰
四晝夜賊失攻皆以戰死　合州鄉官原任肇昌同知黄崙　原
任松潘道李忠臣　瀘州原任應天通判高光子生員在岷與家丁十
二人同謀募兵復城遇害　當賊據重慶則逆撫徐可求　是道孫好
古　駱日升　諸鋒王守忠　李繼周　重慶守章文炳　推官王三
宅　郭象儀　楊會懋　同知王世科　熊嗣先　知縣段高選　訓
導趙經　典史吳應元　縣丞黄莫　萬載德　總兵黄守魁　參將
萬金　守備劉啟淸　孫世楨　毛民望　游擊李增　指揮王質府
韓應奎　崔英　李世勛　李承宗　鎮撫郁聯名　千總王鳳龍
千戶鄭應欽　百戶范之偉　張翔　汪起鵬皆以戰死
王公佐聖令蜀之遵義猷任適覩山川形勢地名新站者山勢險阻前臨

渭水為𤩹夷入犯所出經道檄張仁屬纂兌降壹創立新城以為犯至
則遏其衝突寇入則絕其歸路若越此而寇府治當使隻輪不返于是
招流亡散牛種開堰屯埜城中今生擒入犯酋首郭士奇等殺賊實百
餘人賊大舉復仇公晝夜拒戰外援不至城破公罵曰我義兵數萬且
暮且集汝等無噍類矣拔劍擊賊力盡遇害未幾所部義兵聞變痛哭
勒兵斬站遮賊歸路盡殲數萬賊于境內不出公所料

贊海擘萬祿不識字而智勇過人守備蜀之建武營捕擒剿盜皆入兵籍
于是地方有兵而無盜姑者以為匿盜遣巫李仙護聞而桎郗之李死
公服兵清不為怨領眾千數單三千餘里送其喪歸時人義之會苗叛
去建武不二百里守將李公世勒以公為能推公守城而身當前制公
請降散賊首乃微服走敘州密請于兵道徐某曰前猜特眾在會城誠
與某二萬人擒其黨成都開立解奠徐不能用賊自成都潰歸狼狽慄
甚公再上乘數擒渠之計復不納賊收散亡乞卹攜息兵攻建武粮援
兩之不敵而敗世勒與冠服自焚死公手刃兩妻兩孫握精馳出曰我
驍萬祿也能聞者來賊不敢逼至敘州士民擁馬首爭攜牛酒解衣犒
奉公奉復建武會有江門之戰特特令入山巢應江門敗賊四面環攻
公力戰三日不可脫手殺數賊與子崇學同死

撫太僕文胤令滕縣白蓮倡亂閭民何以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延綾
兕縣某之子也公登城呼賊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挾而走險
吾執董二僇治其罪以伸汝等而救汝罪可乎公長身赤面柔嬌大呼
賊以為神人歡呼羅拜乃董二從西隅登矢覽其二賊賊起內譟而上
公歸衣堂堂上罵賊賊前執公不忍加害公三日不食勸之食不可勸
之去不可為詩八章書屋壁以印付門子姚顯紹僮守雍自縊死顯紹
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衾死許之葬于署之池側鐵採顯紹索印紹以印
予父以遺獄予守雍延而罵賊死之而董二者賊陷遊去其後卒以贖
免

萬歷戊午開左之變張忠烈銓巡按遼東瀋陽陷經略袁應泰曰公無關
外寄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西河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
自存之理賊陷北兵擁公出書責之計不可說之降不可知不可屈以
禮送之歸署不就以馬送之亦不從強挾上馬至署門北向拜者五呼
父母而拜者四遂死之

高忠節邦佐以參政分巡東寧仗劍郊出囑家人勿寄書使亂人意入廣
寧見經撫不和知誤國事未幾北兵渡三岔河矣公修書與母夫人別
呼僕高永高厚謂曰我受國恩當以死報若等好收吾骨各自逃生無
相累也出遺囑付之沐浴冠帶以印綬自縊而死永謂厚曰吾不忍主
人獨往無給使令者亦闔戶就死厚年纔十九請給馬某不得有武弁
盧科者義士也棄家護厚徒步入關抵里乃還

何忠愍廷魁兵備遼陽素習象緯之學丹令日慷慨自誓期以身殉既至
臣書兵事與袁應泰多牴牾嘆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爭遣其
孥公曰吾不敢為民望北兵渡河攜孥應泰乘半渡擊之不聽及薄城

諸畫師出禦又不聽賊陷歸署拜辭先靈懷印投井二妾高氏金氏從
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
崔大理儒秀以山東僉事餉固原兵備而固原已失募從兒八百部勒從
行經臣袁應泰頓心待之納降頗驗力諫不聽賀帥世龍有異志公嘗
其家于遼陽北兵來攻經臣兵潰所納降者競起殺人于市城門開經
臣自焚公北向再拜手刃世賢妻子從容步至都司廳事自縊死
參將羅公一貫守西平敵攻圍一日夜傷六七千人尸與城平不能克北招
降之公曰直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作降人乎北兵盡力猛攻城中火
藥盡一貫自刎死
張游擊神武奉令援遼至廣寧而遼陽已陷撫臣愛其才欲留之公不可
曰臟以援遼而來遼已陷要頭者何用曰尔衆幾何曰二百餘騎是足
以救遼乎曰不能救然知再不能救而逆張要頭者何用遂渡河至河
西敗兵西奔拿河而渡者山頓雲擁指之無應者于是清卒十餘萬自
西而公二百餘騎自東至首山去遼城十七里時已一日夜不飲食又
心知孤軍深入無復活理冒死直前所殺傷數十百人而衆寡不敵一
軍盡沒
劉公綎征倭征播奉建大功三路出師公深入三百餘里赴十餘壘敵視
潰卒聞諸皇重圍夾攻遂潰公及軍鋒劉招孫等並歿于陣是役也經
略楊鎬意不在戰冀取近遼小勝御塞軍書而杜松馬林諸大將各以
威名相持負其膽力爭趣首功直前而往轉戰深入松遇伏而敗林聞
松敗宵敗天也綎孤兵深入覆已成功遼兵自救援御遂而屢戰死惟
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退保開鐵若使賁勇為援當不至
是
童公仲揆備僉有大節懷智善射為四川都司熊經略聞其名題調遼東
公與總兵陳策各率川兵三千駐皇山以遏瀋奉之衝兵突至救策公
大戰于河上斬首二千餘級裨將周敦吉曰救軍不能救敵救瀋處師
三年何爲者石柱土官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經遼營陣未定以鐵
騎四面撲攻諸將奮擊斬二千餘敵卻復前如是者三後至益衆諸軍
飢疲公揮殘兵親斬十七人中矢死敦吉邦屏與兵文傑陳策張名世
咸忽鄧起龍皆戰死崇禎中贈公都督僉事其子以振孝陵衛千戶以振
懸陸陽雲參將守西北城破死之御臣陳克甫段展皆死之
熊經略廷弼初代楊鎬坐鎮年餘築城疏濠修守待戰遼事以定袁應泰
代之而遼陽亡後起田間集自撫立王化貞與之水火而廣寧失三司
會審問曰廣寧可復乎曰可懷制不失問何以不可復曰以平素如是
之主張以經卻如是之調遣以經撫如是之匯責以臺省如是之議論
于是內外臺省咸欲殺之矣既命詞云他日倘無辭安得起死魄從筆
嘆可惜一誤天地白
盧忠烈家昇屢立戰功賊呼之爲盧閻王戊寅北兵入寇奪情督師時楊
嗣昌主和而公主戰遂大乖盾公屢攀責之曰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
恥之乎長安口舌如鳳倘惟母從議責豪珠之禍立至蠟不畏禍獨不

念袁表引歸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屬負執罔忠孝兩失盡我本來何
顏面立人世乎綱常當書曰公散以南方加我頭耶公曰南方剏殺
乙頭下迺如不減誰來能加人若合戰富貴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
綱常已沮公兵氣銳甚旬日圖克復州郡甚衆而驕卻沮之三軍之貪
空腹而馳晨出暝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世受朝廷恩惠不得死不忍
不得生衆皆泣不能仰視至寶應北兵合圍衝擊退之次日復至公當
刀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大呼曰關某斷頭馬穢裹革在此時
矣馬蹶陣亡
孫文正承宗家居高陽獻圖城公率家人子弟助守城陷公入城南老學
中開廣藩地望闕叩頭自縊子孫力戰從死者十九人
倪忠節基璐為戶部郎時遣左缺餉請旨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
記大司農曰金花進大內此進例也順旨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
內則部猶終歲盡餉故從解太倉剏明旨猶如拔山蓋若題留為使奏
上神宗皇帝奮揚一年勤令補還公力持不可謝恩曰中官傳嚴旨令補
公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但執基璐語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
覺寧也中官歎息而去得降調烈皇時起尚寶歷光祿來職請告歸而
予釱北兵破定興公方村居念定興背倚神京遂辭光祿令子化麟侍
父千鄉縱兵登陴城破被三刃一矢而死
陳忠烈耕堯以永平兩知奉命印絡北兵壓境有以無守土責請去者公
曰吾聞守社稷者死社稷守封疆者死封疆吾曜為馬節吾官守也讓

聖賢書所學何事不以此時成仁取義乎城破望闕再拜拔左右佩刀
自刎死
鄭公蒲陽知兗府蒞任謁親友曰兗與撥鐵接壤建年大祲守禦百無
一具使吾到郡一年修備二年修和猶可以守不然潰潰橫潰一手何
支吾有死耳遂散庇家事畢男女婚嫁攜一妻一稚子以任攝郡四十
餘日北騎數萬已集城下公請魯王出府庫犒士曰城郭者我之命也
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人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王不聽公悉
括衣裝及妾鐶珥貫牛酒犒士繼城下發大砲擊殺千餘人敵攻益急
御某內應城陷被執大罵不屈斷其一足支解而灼之妻攜子投井死
宋楷勳應亨家居時臨清已破公率士民守萊陽城破率家僮巷戰僮死
者三十餘人公頂中一刀被執不屈死
孫太僕士美為舒滋教值賊薄城邑令他出城無固志公冒矢石督戰守
自閱變以至賊退凡七十餘日城以保全權知深州深無捍禦資鄉勇
數百皆市人公修守備忽冰合北騎三萬薄城而攻公格殺頗多敵以
火箭射城樓樓焚城陷北向拜自刎死父訥居署中亦死一家死者十
有五人
虞忠節適驛令良鄉北兵至屬兵堅守盛當以道辟曰吾一腔熱血欲灑
此地久矣力竭縱死之兵退得其屍于橫草中自被數創赤身而髯
氣勃勃如生
沈公城為鄉令鄉斗大空城北兵近在左右而城衆止安詳巡方董建初

問曰情景若此鐵騎何恃而不恐城從容拊手曰以身殉之耳公從容
以謝者而免焉
宋御史學朱按山東北兵入省公以藩封重地守備單弱冒圍入城城兵
三千隨周撫遠驅北直公鼓勵民兵出奇夜擊相守六旬又踰求援爲
權臣楊嗣昌所抑不報高起潛擁精騎駐鄰境不援力竭城陷力中千
而誠執不屈乃懸千城樓之竿殺之縱火焚樓公尸兵燼兵使周公之
詞同死之
張公秉文桐城人爲山東左布政北兵圍濟南公倉卒布置兵衆固守城
孫力盡遂以身殉瀝血遺書家致二子有曰爲大臣自當死于封疆等
語妻高氏女能詩語秉文曰夫子之死生附社稷妻之死生附夫子家
人有勸其行者高正色曰舉室盡行人將謂丈夫志不固且我何忍夫
子獨免城陷與妾陳氏同赴水死
鄧忠毅謙曾爲山東撫按以兵政屬之公亦慷慨自任濟南再圍提轄營
禪實立十晝夜援兵內應大風雪歸城陷被縛死母黃氏不食死　同
時有李應薦家居守恩縣城陷率家丁格鬭被二刀斷一指而死　劉
化光守歷城頭被三刀腰中三鎗死其子漢儀亦被三刀又箭而死
宋倬論政爲吏科論奏疏言勤王一事地方官與行間分任之地方官主守
行間主戰行間不能戰而使責有司以守御張許無救睢陽之亡況今
之庸庸碌碌者乎自今宜止責有司以守實以堅壁爲主如招流移治
飢民者是而修城備備兼根儲爲虛文責將帥以戰實以勦定爲主如

滅墓庭藏某城者是而觀望逗留楊沈鶴雖謝罪收卜召對不稱旨革
職歸北兵入宇城城陷不屈死公從叔裕叔應亨相對持精與同死
高進謝名衡請告歸沂州北兵陷城公夫婦抗罵不屈死之
壬申登州之變鎮守總兵官莊萬張公可乘死之先是山東防撫孫公元
化遣兵援大凌中途叛破新城吳橋數縣時莊萬公已陞南左府僉書
謝事出署兵聞變率兵堵勦而孫撫爲叛所惑力主撫將士皆憤兵出
被抑而還者數四賊抵城下殊無受撫意乃用兵先以川營大炮居前
列擊之賊已潰矣乃撫標兵與賊合從援反擊我兵出不意遂清退而
城守孫撫復遣叛納叛卒五百人夜半發砲城教內外相應而城陷公
以印付諸鼓吳振姬以印付家丁黃明光殺其一妾令弟可度子藏機
奉母太夫人匿民間正衣冠題壁自縊太平驛上
諭祭文曰惟爾性資忠烈器度沉雄名播東江之飛將義先北剿之勤
王克非妖氛逆屠大帥遺叛寇之方張率孤軍而力戰屢來擊射計決
捐軀盡節殉城辭親拜闕從容就義慷慨捐生憤益上將之沉星宜懋
共靈之泣月特頒諭祭且治歸藏永祠祀以旌忠靡祇承于廟間
其時標將中軍管維城　遊擊陳良謨　守備姚士良　戴洛皆以力
戰死而良謨以逮人情激大罵賊更力所擊殺數十百人衆賊恨之攢
刺死
推官張公瑞家居登州城破被執公揮石相擊逼害其子四人俱投井死
王廷撫漢令河內爲人負氣愛才周兵與士卒同甘苦巨寇劉二攻齊滕

濟源香島公子除夕出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擒劉二來大雪至
山之西破妖僧善智夜半渡河破賊數萬趕按河南會汴城陷度公智
謀時自卸圍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斬九十餘級大張旗鼓進賊至朱仙
鎮遣戰皆捷擢趕撫劉超據永澠以叛公攻之奪其北門單騎直入天
怒雨兵少卻樵突門下公爲賊刃所戾參將陳治邦游擊遭先耀父子
從戰死

劉度詞爲吳橋詞導北兵來攻令繼城進公入學舍見其妻屬稚孫子所
善備而趣城上誓守者曰守死進亦死罕守死爲忠義鬼耳守者感動
凡三日夜北兵雲梯而登公身中六矢死

劉邵守永祚先爲興化同知望兵備崗百廢具舉有賊首曾旺者採省會
是撫檄公往勦公以赴境辭而密入海令二勇士投賊帳擒旺以獻是
撫奇之後北兵破城嘔血而卒

王劉使孫萬兵備南韶連州陷諸縣自潰韶吏民趨而逃公手劍當門不
能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歎曰事不可爲矣北向再拜自縊死

石太僕有世令長興大盜吳野樵逃匿縣界公下令嚴捕群盜憤甚千甲
子元旦入縣放火公被執索印索庫銀俱不得遇害主簿徐可行同死
之

豫之先後死事者錢公祚徵知許州有土賊聚衆萬人依山爲寨公出其
不意夜半率衆出門踰山谷搗其寨大破之招降餘衆後賊犯汝公中
流矢力疾督戰以炮擊賊風逆火反轉燒盡焚被執大罵死　宜陽令
唐公啟泰城陷死之

魯山令楊公呈秀曹縣令張公人龍皆死而郟令李公貞佐尤烈公堅守
多所捉傷城破賊懷叛兵肆殺公大呼曰願百姓死守者知縣也多殺
何爲賊縛手樹公大呼請斬上害賊斷其舌而磔之母妻皆死

劉公振之令鄢陵城陷公捧先聖木主坐堂上賊至索印不與罵賊中三
日罵不絕死　衛陽破知縣張公景明死之　泌陽破知縣王世昌不
屈死　歸德破推官王公世琇死之　新蔡破知縣王公信罵賊被殺

鄭公祖爲多戰功奉檄援唐城比至寂然尚入城相度賊四面合圍公破
圍出保西門外兵少被執賊索圍公名羅拜請爲帥公不可賊請至再
公曰耶得挑剔賊心肝耶獻賊怒曰要挑心肝也不難更縛大樹上剔
心剔肝殺之

賊破洛陽執福王有內官崔升者年十三勸王早死勿屈抱王不去同遇
害　時道府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被殺

呂忠節維祺賊陷洛陽被執大罵以死

鐵西開永縣宰人孟初會試京師持米貸與諸舉子同步至杜驛公詞忽
一道士前望詢諸姓氏衆疑問故曰昨夢神告勦顏色曰吾家一人入
救吳猪居曲有姓開者故聞耳公由司李擢陳州與流賊屢戰捍危城
甚力已賊入城崙喉血罵賊死　知州詹君瓔罵賊死　舉人王君贊
等手刃賊數十大罵賊怒而屠之少長無或免者

阮太沖漢聞留心當世之務萬曆時建事疏公方弱冠附注度遼北弔黃

龍泉馳鳴躁從退弁老卒收圍賊人訴周全建利病屬圖情形慨然有
請纓鳴劍之志會東事解嚴而還崇禎末流冦蹂躪羣洛料賊形勢川
谷扼塞圖其要上當事剿冦之計復見擾勸諸帥驕蹇不用命乃取古
婦女之以武靑著者集爲一編曰女雲臺以羞之冦棣尉氏尚欲生致
之時漢闕病卧棣床猶畫地指陳方略爲賊所得大罵而死
葉縣破守將劉國能死之初國能與李自成同爲賊後爲左良玉所敗國
能降自成恨之誓不並生至是聞其在葉乘勝攻拔城執而殺之其妻
先死子方八歲賊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佩小刀刎死
汪僉都喬年賊圍偃城公救兵赴援遇于襄城奮身力戰身中數矢爲賊
所執段公增輝商丘人賊至被執不屈死俞部曰與高名衡爲三良錢
牧齋有三良詩在其集中

沈郎中試商丘官生遇賊大罵脇降不從賊以亂梃擊死　李通政夢宸
睢陽人賊至自縊　南陽知府丘懸素罵賊不屈闔室見殺　監軍余
公爵率兵穰作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任殺革同死　睢州邑紳遇政
使李夢宸室大起撫張纓世各于其地嬰城以死
猛總兵如虎守南陽賊至出戰殺賊數千賊破城兵巷戰至唐府門望北
拜口稱負恩爲賊殺　副將爲母戰死于武安　中軍曹鳴鶴臨孜于
趙寨　游擊陶希謙亦死于武安　賊入淸化游擊趙效忠登屋擊賊
墮地死
楚之先後死事者劉忠雙熙祚壬午撫楚時在長沙爲賊執解送獻賊營
賊青降公唾賊大罵賊怒刲其兩足拖行血肉狼藉終不屈以死　公
嘗題詩郵陽書壁曰倥傯軍放已踰年家室遙遙隔大川南北驅馳驚
作夢湖湘宮殿候城煙鬻血不沾無塚骨烏啼偏集有秋田死生遠遠
皆前定疊此丹心映楚天
長沙既陷與將守臣皆避蔡忠烈道憲時爲推官獨挺立爲賊執百計誘
降不從置小樓中廿有四日令降將尹先民往說公大罵賊怒磔之公
長嘯一聲風雨驟至頭已斷而雙睛炯炯如生賊亦驚懼　公初被執
有林國俊等九人侍側不去賊令之勸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
不至今日賊怒欲殺之曰我輩若怕死亦去矣不至今日但請葬主骸
而後從死賊許之葬畢慟哭皆自殺與公同死者知府周公二南舉人
馮君一第一第有本末附此公少謁岩不羈躭大洞蕭善度曲爲諸生
時終夜遊謳縈蓑衣帶闘過佳處御史之所居在泉郡北虎頭山與嘉
靖間死諫周公天佐爲比隣亦一奇也　通判李毓其自經　邑紳湯
雲路熱雲罵賊死　有梅生員者攜妻子入井而已沉之人號爲梅井
賀文忠逢聖武昌人以忤璫削籍崇禎時再入內閣時應召者皆藏賓客
轆轤重門生幕客招搖相望公料一敝舟楊帆裡渡闘津之吏欲見江
夏相公舟不可得則已急服遁矣致政歸賊破武昌城其門人尹如翁
馳三百里往謁缺一借質一箕箕緻祖之公以見危致命對賊入城公
服御賜蟒玉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至則楚府已爲賊據公遂見執投
墨陽樓下夫人危氏子覲明光明內子姚王孫皆死之闔門殉義者廿

餘人尸如翁亦死有土地見夢于里人曰我等守賀老翁甚苦汝等收
斂明日浮出凡百有七十日而尸不壞公左手心有黑子一畫象姓周
金鐘以此為識惟有大指半缺云
知公與熊公延鍔俱受知于熊督學尚文英聞二千餘歲答曰賀生真
朝甯破之能生千將莫邪也讀皆知其言
枝城令李大覺金谿人城陷冤拜公令拜公曰吾膝豈為狗彘屈者賊大
怒磔之罵不絕口時執政高岳貢殺人上其事于朝上哀之特加贈恤
會國變不果又東鄉李光甲以擾殺城死千賊殺人并記之
馮孝廉一第長沙破走湘鄉將乞師國變賊索聞公名遣人執其母兄求
之公恐母兄被害乃出就縛不屈斷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母兄竟得免
襄陽陷諸生胡公光翰糾集鄉勇守一堡賊不敢犯會有奸徒導賊攻堡
公竭力抒禦樓盡積屍公思當事怯懦不足告乃率衆突圍戰良久衆
寡不敵手格數賊被剮死之
賊破襄陽攻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萬策自縊開先觸牆死賊至黃安
指揮馬如龍戰死陣
獻賊向武昌參將崔公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縱之飛渡
而暑城坐困非策也衆不能從賊渡逼城公多所斬獲楚府新募兵內
應迎賊公躍馬大呼賊攢刺之洞腹死
承天破巡撫宋公一鶴自剄死　興都留守沈壽崇罵賊死　草帥楊公
正芳植郡陣亡　草將張上達衝鋒而死　教諭黃頊聖自殺　經歷

汪文熾　城陷負印瘞　武昌通判李毓英　武昌令鄒逢吉　嘉魚
令王良鑑皆死
羅田破知縣晏啟仁被殺　蘄州陷知府許文岐被執至望華山不屈死
黃州破許參政文岐為賊執逮歸峯城　謀從中起事復被害　鄉官樊樹
飛罹城不屈死　貢生馮雲路賊慕其名欲降之抗志不屈與門人汪
廷陛俱死　諸生易為朔父道進先與次子為建罵賊死為朔至是亦
死
楚府長史徐公學顏時署江夏與賊格鬥左臂已殊右手持刀不仆為賊
支解死
郝太僕景春令房縣懲賀熊文燦招九營文冠充斥郝屬己卯獻賊突入
房時文燦所招羅汝才依房歸甲耕屯為獨而公子鳴鸞力萬人敵過
汝才以大義動之見其目動曰此不可臣歸而與守備楊道進捉兵守
陴先斷賊等死于城下以公血書縋城求救于文燦不報賊遂襲城公
曰頭可斷城不可棄也鳴鸞且戰且守相持五日擊賊多死擊獻忠傷
左足兵民益奮而文燦所遣之指揮張三鈞開門招汝才入壞碎城陷
不屈死于鳴鸞抱父尸哭罵賊被害僕陳宜從死　主簿朱邦聞與其
家人俱不屈死　游擊楊道城巷戰死
徐少僕世瑞知襄州攢兵至襄索餉甚公單騎入其營執帥手曰軍不
供給守之罪也殺守足矣無已則城守以見于慈府監紀于帥氣奪欲
家害賊救襄公告急于鄖道趨募救其章于地撫臣贊兵來援而道復

留以守郢城遂破公遣子攀桂押署屬協馬世戴矢貫于頸刀屬于
頰眼鼻横斷脇肋斷股而死攀桂拼尸偷罵賊殺之二妾及僕婢十八
人皆死
王忠愍堯守隨州賊首八大王率衆圍城公戰守兼用賊有隨州紙城愛
鐵城之語移營遁去復挾恨以數十萬衆至守將先遁城遂陷公肯被
執劍斷手家人巷戰勢不可支始北面再拜自縊與蔡忠襄同祠崑山
賜名豐忠
蕭公漢令鍾祥賊破圍廟公入辭家廟爲衆勝自縊曰男忠女烈各宜自
盡吾不能庇城中億萬生靈救愛此卅二口并兩雛手握甲登陴懸賞
殺賊賊大合數十萬薄内城相持五晝夜衝圍奔從賊躡至執之賊曰
斫頭應曰節斫賊曰剝皮應曰節劍賊說降不可大罵求死不得偶于
僧綱穫剃刀藏之拾土塊書壁上鍾祥縣令蕭漢殉死此寺十字封壁
自刎而死　通臣張鳳翥亦死
南之先被死事者鳳陽陷從征指揮包公文達艦中流矢墮馬賊迫令降
大罵賊斫其左脅斷首而去　留守朱公國巷戰殺賊二十七人刀竭
死之
和州破知州黎公弘業書壁曰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義已盡死
生安足論自刎不殊死于亂刀之下　學正康正諫　總管爾廷儒
訓導趙世選俱死之　鄉官馬遲尸如乳御史如蛟生員如虹及男婦
死者十四人　諸生蕃溥死之

廬州破知府鄭公履祥死之　舉公應豐時守陴賊已登城猶兵巷戰殺
十數人而去太守及民兵皆遇害　廬御史謙冠帶坐中門賊至百方
挫折不爲動大罵遇害　舉人張太史華伊關俱死
霍山陷黄學博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公諭以大義賊逼降公大罵死于
陌衙媳冬英皆死之公書訓子云今生當爲忠臣義士形骸有盡性靈
不朽　姚訓導光恭亦死之
賊趨鳳陽留守署正朱國相千户陳弘祖陳世忠以兵迎敵死于陣　顔
太守容暄爲賊殺死　權官爲文英之子以身子賊而匿其父以免
指揮陳永齡千户蓋可學等死節四十一人　班婦各軍死者四千三
十五人　舉人蔣思宸百户趙國俊妻女杜氏皆死之　守備朱士鼎
與賊遇于宿松之境戰死
崇信破令麗公瑜鵠生堂工賊捽之下公揮拳大罵賊刳心裂尸而去
幕官朱公洪道亦死
亳州破守何公奕被執不屈爲賊磔死
尸公夢鳌知潁州城陷城頃百姓歲遁公横持大刀立衢處斫殺十六七
賊四顧無継者賊畢登公假鳥龍潭死弟姪尸玉等七人同死　通判
趙公士寬赴潁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從之　縣丞某訓導倪某俱死
之
舒城被圍鄉官胡守恆以死守賊射書勸降公焚其書拳將孔建訓導戰
破城公死之諸生龔九祖爲賊執執言生平精書止知有義城破家亡

誓不偷生賊怒斷其首碎尸而死妻武氏投火死妾李氏及一妹一女俱
投于井次子定業孫日曦身被數鎗罵賊死　遊擊中備王公希韓將
戰溺入死
潘公四先諡節公名起行圜首是幼弟晝北投京師尚投閩粵曾有功崇禎中守
備安慶值漬兵入桐潘公訓練為備備遣臣史公可法四面堵截不解
甲者數月與士卒同甘苦加參將隨總兵黃龍進勦追賊于鄭家店時
賊衆甚萬而公所領僅三千人困守月餘以身殉焉史公招魂而更祠
之
安慶破總兵祖公龍以火藥自焚死　守備陳于王先為崇明都司禦茶
山戰首王是役力自刎死溺暑十日其面如生　把總詹鵬以首觸石
死王弘猷劉河驗百戶防六有功被執不屈嚼齒斷足罵不絕聲死唐
世龍屢戰死守備莫是驊陷陣死　千總王定遠周嘉方一月新婚力
戰受刃少婦王氏絕粒亦死張金猷俞之蔓顧應宗蔣之瀟象謙李靖
皆協操先後同事死　王希韓力戰東莞士卒皆盡而死知縣　王猷
軍敗敵多賊爭分其肉
桐卒寶嵌為參將廖應登部下登為賊賊所獲令嵌紿桐城降嵌佯許
之至城下大呼曰我寶嵌也不幸隨主將落賊手汝慎勿降賊計已窮
獲守待援可耳賊怒而磔之罵不絕口
賊犯池河守備劉光耀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眾並至孤軍格鬭力竭赴
水死

王璐等一齊守六合斬賊李乘龍等百餘人奪其首圖計于豐園從興賊
戰太湖世家廣劉墨破太延塍龍兼賊奪至公手執大刀奮勇殺賊被
重創自刎死
江西之先投死事者御公夢河崇禎間任吉安通判署安福篆賊賊及境
公登陴守禦賊騎四集勢不可支公端坐堂上罵不絕口遂遇害邑民
得餘骸葬之建祠祀焉
吉水徐士驥當崇禎登來賊賊猶吉時公攜妻子避邑之東山為賊所獲
欲官之公厲聲曰我天朝臣子肯同爾作賊耶不屈見一井急投下賊
鉤出剝其鼻斷其骨公罵不絕口賊怒甚乃剖心刳膚備極慘苦而卒
庠生左國翊賊執投長沙知府剛書夜延拜辭祖廟不屈而死
梁鉞先于滇福州人任萬安縣為人美須眉慷慨有大節負文名鄉當位
總兵馬路驛綏置有法冠圍城登陴堅守城陷被官不從繫獄中賦作
臨大節而不可奪詩贅一篇詩十餘章作家書付其僕具衣冠自經死
泰之先後死事者總督孫公廷傳才武絕人能左右射其用秦兵也時恐
潼關為持久計而部檄之戰凡數十戰皆捷值天霖雨餉不繼師大潰
潼關陷公獨身橫刀衝敵陣以殁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
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沉于井有八歲兒匿民
舍中一老翁收食之得存後公長子世瑞重研入秦傳夫人尸井尋以
歸　與公同死者監軍副使喬公元柱
扶風破五令國訓死之　虞氏欲令白公繆自刎死

慶陽破死職者守道段公復興　知寧州董公琬　推官靳公居聖　鄉
官則太常麻公禧也　商州破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
西安破死職巡撫馮公師孔　按察黃公絅先是賊破光州公廬墓入山
得免長子奭如罵賊死一妹亦遇害　知府簡公仁瑞罵賊最烈賊擇
爲𠞰截死　長安令吳公從義有善政為撫院死公下至城北關帝廟
釋衣易冠服從容拜闕赴井死　蒲城令朱公一統　渭南令楊公
暄　指揮崔公爾達　秦府長史韋公世堋　鄉官則祝兵道萬齡堅
闗中書院哭拜先聖自經　中部縣令朱公新鎮先令妻妾自縊然後
死　焉和經懸毛雉張自盡
巡撫焦公源溥為御史時奏廟衍婦遊公鐵隸有云陛下欲觀千御馬可
以求御民之道觀于使舟可以得使民之道三案議興公曰吶常莫大
于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光宗神宗之元子也為子者為
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之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妃
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之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此
理易明舍此不言雜當言者巡撫大同中裴插歸三原巡至力守城陷
被執大罵賊斷公舌殺之　與公同死者公兄宣府巡撫焦公源清不受偽職
南京軍企仲子南禮曹居業從兄工書居夢等罵賊皆被絡炮死
王御史道純罵賊　朱副使當遴　朱孝廉積東　參政田公時震
不受偽職　解元席公增光　郡司史丘公從周罵賊賊剜其賊罵如故割
舌去齒而死　死于職者商州道黃公世清　鳳翔守將某自縊以三

百職軍降備而殺之白嵐田師反破鎮守唐公時明及居人俱盡
隆德破令費公希芳被殺　分守固原參政陸公夢龍戰于隆德城下死
之
鄉官王安縣縣令李賊入關公懼不免手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之墓
賊召公公引佩刀自誓公子永春以病工逆執以行公絕粒七日而卒
甘州破巡撫林公日瑞　總兵郭公天吉　同知夢公登死之
賊入關分兵夠榆林兵道都公任率副夜劉惠兩將軍推尤世祿為帥而
與王公世臣世國李公昌期同守賊遣辯士說之者五萬金以犒城中
自嵐為子書曉降不聽因四面環攻城上弩炮俱發啟關門出戰殺賊
數千婦女小兒皆呼呼擊賊賊窮地道放火省城諸公巷戰力盡都公
引佩刀自裁劉公罵賊賊磔之惠期被縛仰號至二井乃絕二王尤李
為所執至四軍店四公沐浴更衣四時以下見祖宗也既入御天而立
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勿固拒四公大罵曰我大臣也汝
等寇賊不久毋污我賊盡城屠之
榆林破尤公舉家百口焚死　原任總兵侯公世祿　侯公拱極　丘公
學書　王公世欽　王公世國　李公昌期　副將翟公文　常公懷
德　李公登龍　張公發　楊公　游擊婁公貴　龍公養瑞　守備
白公慎德　金公家叔　見任游擊傅公德　潘公國臣　李公國奇
晉公耀新　陳公二典　劉公芳譽　劉公廷杰　文公侯國　守
備尤公勉　惠公斷　賀公天雲　楊公以偉　掌印指揮李公文耀

當不屈死
貴陽死事者臨川曾益以庚辰進士特授兵部司務歷至事陞貴州安平
道獻賊陷當圖貴陽益獨率兵拒守數月城破舍家賊馬弟城為清所
令亦死獻賊之難程才應死于江右之變
晉之先後死事者暴忠直尋從史繼山西平陽臨留守太原賊馬步號五
十萬公登陴抗敵傷賊甚衆已而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沙使作守門
時內應賊遂入城公出遺疏檢贊畫知縣實士璋所佩刀自刎為衆所
奪中軍應時盛扶公上馬率衆巷戰被衝公出公曰吾封疆之臣當死
封疆汝輩自去遂至書院三立祠時盛相隨公南向自縊身經氣未絶
時盛解縊甲覆公身扶氣絶亦東向自刎死　時盛本途諸生為公識
拔隸麾下見公革遺疏即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以死　與公同
死者布政朱公懋廷公建極而下四十有六人　禅將朱公孔訓率公
勇當力戰死
中丞朱公之馮以山東塞副道表入都寓家井南北兵圍省會公妻馮氏
奉姑李氏于妾巷從容為別城破投井死姑亦絶粒死　公奔至扶柩
歸廬墓三年起撫宣大國賊破大同公駐宣集文武紳衿設高皇位歃
血死守衆為感泣出衣被一篋以犒軍存公服一襲付中軍曰脫有不
虞用以衆我歛至杜勳王承胤內應城陷公登樓易服自經　遺疏云
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旦至此臣力已竭臣罪
滋深惟我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宵旰憂勤實為無避亦以收人心

培節氣二者為先務而已我朝士氣原振第自逆璫摧折遂至庚和風
微且伏節死義之士多在直言敢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已極
我皇上鑒之　家書云囑吾弟吾兒用心讀書讀經書咕嗶之學勿
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惶然朝聞夕死
無二也勿以為念
大同知府董復鄉官總兵降賊總兵朱三樂不可令我大砲莫有應者三
樂自起燃大兵復擊之朱憤甚奪卒刀自殺
衛忠毅景瑗撫大同總兵姜瓖以城降賊執公見賊首自成公踞地坐大
呼皇上而哭賊義之不殺公力求死賊曰我終不殺汝以成汝名汝破
死則自死耳公起以頭觸石流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公得間南面哭繼
首自經死
畢舍事拱辰分巡冀寧賊犯太原登陴拒戰會風霾大作賊梯而入執公
脇降公山立不動遂遇害　公慕之被難人丙辰進士在南京為戶部
郎好聚書而精聞人家有異書必往借抄所著輝室病言亦可觀　韓
少師擴舍門死之
周忠武遇吉字萃宇鎮守三關甫至河干賊將陳尚志迎賊來說公乞斬
之時賊破太原甲申二月乘勝席捲志驕甚公誠賊精銳不可勝計日則列
兵城外以戰為守夜則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賊日益而公無援伏兵
巷內開門誘賊賊進萬衆公閉門盡殲之賊大恨益兵環攻力不能支
城陷公獨率親丁巷戰出沒陣中手殺數十賊身被矢如蝟為覽步戰

為賊執大罵賊縛之教場擁上亂箭攢之夫人劉氏率婦女赴山巔
公署登屋而射賊不敢近矢盡縱火自焚賊自發難以來無若此之大
烈者剌割迸矣兩大同姜瓖害府王通合鎮降表相繼至逆紀闖
敵稍卻東回道中周忠武之殉難闔門視爲畫化烟塵合鎮兵民悉羅
鋒刃死後賊猶畏稱而畏前此未有也尤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懸
城射賊全家俱燼壯哉李小有有云以視親執桴鼓之梁夫人勇矣趙
無異烈以視夫婦同死之趙昂發烈矣視無異勇知言哉
山西樂平李彥趙之里居父少司馬賊之變在樂平之高柴里大盜紫金
梁寇至公守父柩矢志不去賊刀錐烙炙備極慘毒縱官貲甚清終不
滿欲欲索出所之公請死抵前不忍去父賊首諸其孝予舍之去公重
傷至昏死蘋顏人救之得生後由廣文官戶部郎中闖賊陷都死焉
蜀之先後死事者成都陷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公文光及道府各官皆
死之　總兵劉佳木投浣花溪中　按臣劉之渤被執擬以官不屈被
縛于端禮門外攢矢射之而死罵不絕口　推官劉士斗華陽令沈良裕
皆死而成都令吳繼善前死
建撫陳公士奇城破被執獻忠勸降公痛罵賊怒支解以死忽震雷四發
烈風暴雨大木盡拔操刃者自相斫獻逆驚仆　同時遇害者端王
守道陳公纁　重慶知府王公行儉　巴縣令王公錫　新撫王公光
及諸鄉紳　是日賊盡取渝民斷其臂合三萬七千五百餘人
成都令吳公繼善賊陷被執罵不絕口為賊寸剮妻周氏子孫並同死

饋五郎者李先吳情然曰吾主與主母俱死義不獨生詬賊罵詈盡于
主側一門死者四十餘人
朱劉使巡撫兵備六名甲申三月偽將劉宗敏傳牌招降公碎之內應城
破遂降不屈罵賊賊怒縛桅杆上射之合家俱死　右知府文耀守河
間賊至大罵不屈死之　劉推官希灝自縊死　南宮令彭公士弘紳
民迎賊入公署衣冠坐堂上賊令擁撲公罵曰我朝廷官爲賊俱拫耶被
害
趙州守王公端冕賊欲官之不屈縛于樹射死　李光令李公耿城破死
之
金御史毓峒甲申春來令晉崇教視義而衆害公冒矢石馳登保定數家
皆搞士為固守計悉銀牌以購賊首得級無算忽城樓火起賊乘陷登
公從子振鐸躍馬赴賊曰城頭殺我帥者我也格鬭竟數人而死賊支
解之公裂眦罵賊剝斬一縣衣賊負印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孺人繼死
姪孫婦陳氏婢桂香皆投井死
保定知府何公復京城陷後猶誓死拒守賊四面環攻力不支公親放火
礮為火焚死　同知邵公宗元投壕死　太監方正化城頭被殺　鄉
官則張光祿羅彥張進士羅復武進士張公羅禹皆死之張氏一門死
者廿餘人　都指揮劉公忠嗣罵不絕口身被攢槍至死不屈　舉人
劉會昌張爾拳高理俱被執不屈見殺
總兵曾公文詔教閩為賊所襲追賊至妥羅寨賊大至力竭自刎　公之

見予變蛟為洪承疇中軍松山陷變蛟曰公明大義必死毋謂某武臣
有二心請先死以殉而承疇不死又相之
倪文正元璐初工命莅計公以浙人例不為戶部辭工召謂曰卿才敵非
諸臣比勉為朕任勞公條三事一興兵部會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
以權餉一寬民間大利大害悉與興除勿以小小生命於敗一當以仁
義為本禮樂為權線政苟屬民臣必為民請命上悉從之乃受事已而
政府忌之請徽退譏壇京城陷公北向拜曰臣為大臣不能保國臣之
罪也又南向拜退辭母太夫人乃索酒獻所供漢壽亭侯三爵亦自浮
滿三爵援筆題桌曰宋社至此死當委我千塋慎勿食惟以素吾痛遂
自縊
范文貞景文初在吏部以忤璫移疾歸在南兵部以勤楊嗣沖奪情除名
而去已而特起為大司空兼大拜時賊勢殊悉公中夜流涕以不能伏
劍擊賊為恨京城陷或傳上自盡公絕命詞有翠華遠草露直水漲烟
漸之句投井死
劉文正理順聞駕崩痛哭謂荷上厚恩無所報効國事至此萬死莫贖題
壁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占豈肯苟全三
忠祠內無愧昔賢再拜死之妻萬氏妾李氏及僕四人皆死公死後賊
數百騎來曰公居鄉有厚德吾輩方圖報何竟至此下馬痛哭羅拜而
去
本朝以進士第一人死難者得五人焉遭國時黄侍中觀土本之難曾

文忠鼎甲申之變劉文正死于京師監國時余應子煌死于浙東劉中
允同升以起義不克死于岐江可謂不愧科名矣開廷儒魏藻德皆第
一人也且皆至宰輔而一死于法一死于賊之速比何曾娩娘之視當
羅載
施忠介邦曜為都院嘗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却去一民賊
上嘉之城破自制死絕筆有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孤身報國恩之句
馬文忠世奇嘗因召對言用兵以人心為本人樂為用雖寡亦强今國賊
並負滔天之逆而治賊易治闖難蓋賊人所畏闖人所附非附闖也苦
兵也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
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至人心轉賊勢孤而後相機勦撫並行
賊闖皆釜魚矣京城破沐浴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再拜持印
擁僕曰上果南幸持此赴行在復南向拜母與二妾朱氏李氏閉小室
中自經諸僕排戶入救末已絕公與卒僕從屍此僕出起題壁曰馬世奇
同妾死此遂自縊
汪文烈偉與妻耿氏同死題壁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
雙遂縊猝移妻于右曰不可以倉卒廢禮
遺書與子觀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誠諸之官既無事權可為一
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矣志不移
于城破之日捨然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猶有趙昂發也吾兒
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幼子昔生不能撫

之蔵人吾見事也既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花山張家岡伴
魂魂當得依吾父母也凡我親友俱為致聲天下事尚可為不可失忠
孝念頭也
敕皇朝特簡知推入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蔵
建對南昌曙北以公門人死節
李文忠邦華嘗對客言宰為倫佑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為都院值變
南向痛哭入吉安會館對文信國再拜自贊云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
孝大節矢死靡他遺簡不遠空負名譚臨危受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
鑒此微悪題畢自經
孟侍郎兆祥子章明歳進士兵贊之公慨然曰家事小復何能博國家大
失耶逆闖犯闕公守彰義門城破僕從勸公歸私寓公曰社稷丘墟何
以家為吾今得死所矣遂冠帶再拜自經家童奔告章明明南向哭拜
曰惡事不得往殮即當相從地下耳其妻曰夫死忠孝妾當先死章明
曰如是足矣同縊死僕婦左氏亦經于側章明題曰敝有姓偕吾死者
吾當為厲鬼誅之
凌忠清義渠癸未擢大理而闖變作周工崩冥正負墻號泣叢地擧首觸
柱血淋漓沾衣袖盡焚所貯書籍曰無浣賊手也草上孽人書然畫不
自以書授僕僕捧授命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
是而已遂正笏衿閤死
初為給事時上言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焔滔天如徽庠土之搜求既

藝而師徒不競如散就外之布置當之有餘約知氣飽虛實來路去路
核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不報慷慨懷甲刻時刻日警不
興賊共戴者乎就内之調度當之有餘力祛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事
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群衆而獨
持一斷賞罰使閫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爭在呼吸之軍
機而說候廟命又候部覆又候部咨費弃多用折節費許多時日比肘
至行間而面目全非先著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數以彝
書者無虛日體以職戮者亦無虛日煩多易褻錯久生玩恐濫文自此
不靈而嚴檄亦因之不靈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
周文節鳳翔為左諭德城陷未知上所在被趨朝蹤跡之比入朝先帝大
異不覺拊而慟哭立歸寓所自經死二妾從之作書辭父母云闖君死
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章不存自臨而大人羞吾事畢矣因極之
恩無以為報矣之來生絶命詩有云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望忠
魂
公嘗曰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爭異驗見道昔者朱陸之辨皆心求
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又曰三代而後
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貴梁子弟共天
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夜類共天下明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
海運今日急務耳
吳忠節麟徵寬徵守西直門屬氣登陴勝健見魃城發賊百餘城破入道

盧王元祠畢首視屋梁曰吾將此矣遂索酒飲作絕筆云祖宗三百年
宗社移于旦夕身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褫職身中書夜覆以草食盤
以布席足矣雖宜速歸西𨍭先人之塋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子
目者又不在此也投繯死
嘗言安民之本在于守令顧爲令者察又多操刀學割之徒故選剛正
精爲守者尋常諸資積俸而升故才品易誤願皇上破格遴選凡生民
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健持威而後加不次之擢時嘉其深
知
許忠節直單家書奏父首述忠孝之訓次及葬母教子無他語賦絕命詩
六章有云一死酬君見血寢滿庭忠憤痛難平大仇未復身先殞漫化
啼鵑酒淚叢擲箕翩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
萬空留死後聲自經死
王忠烈章初接甘肅西河大旱步禱未雨公爲文檄神曰御史某奉命西
巡未嘗受一錢戕一人至慰而澤神絕吾自無殄吾民神血食茲土不
允請帝命雖此一方民當告天子易爾位絕爾祀檄焚而雨如注人呼
御史雨既視京營賊勢急有南下者索家信公援筆立書數字云全晉
既殘國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安皇上真如堯舜而下無應手之人
奈何督兵城頭三月十九攜手敕二硯傳餓顧同事科臣光時亨曰事
至此惟有一死時亨遽變服公曰時入朝覓工所在今尔易服非嘗非
兵科何行厳袁服騎椿至時亨遽請降公曰我視兵御史也賊脅公不

屆辟公滕璧馬爲所害公次子之繼入賊爲賊寺擒叔表寓民房斷東
隔被擒不屈以死
陳恭愍良謨城陷題詩書後云爲子爲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
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于賊陷北京之日痛飲扃戶自縊妾時氏歸
公僅百日公厳遣歸母家不從端服觀後與公同死
申節愍佳胤爲太僕甲申二月奉使近畿朝臣多藉事引去公獨還京時
三月十二矣知大事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
可背命不可違過君父大節臨昔委滞百計求免此真不善用死矣吾
受國恩誓以死報十八日爲幼子煌行冠禮曰昔人所稱冠帶見先人
也因以生子署遂付之城破投王公廨井中
王忠端家彥在省中上言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千萬成群潰裂至此
論者以爲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豈是不肯而
墨者以來浬洲其饕餮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所綁不得展布秦晉
之禍大率由此推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附循詩曰不競
不絿敷政優優此之謂也三月十九自縊死
兵忠節曾未癸未掌户科時中外多故封裒敢郄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
稱護藩以去公言天子家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
爲天子守符云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纔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
設奇振旅固織歸之功次亦不能伏劍登陴殉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
望而諸臣翻曉曉擁衛自功修辭儼儼明旨謂何今天潰端錯所在要

溫若恣備藐藩爲轉聚地將賊爲可留可去之人卽名都亦可守可
棄之土將來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賊入上嘉歎賊陷托子于
友賦詩有君臣義命乾坤皖弧及千丈風雨秋之句沐浴衣冠自縊
金忠節鉉字伯玉爲工部主事值内官張彝憲總理兩部錢糧以不肯屈
節爲所拚奏職起復補兵部實授視皇城月二十餘日賊犯闕賊陷公趨
入皇城内官奔潰四出呵斥不止至西苑河斛解牙牌付家人曰歸遺
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御河而死
方公死時有内監呂祥者傍然而至兩手反搔而晚視之曰是金兵部
耶是公素不以我輩爲人豈謀能死吾不能死耶謀生欲遠去我倘近之
亦投河死後家人入皇城求得公屍已與呂監骨相聯不可分斂而皇
城又不得入檄竟合兩棺葬蒸蘆御河堤

成忠敢德爲諸生時聞魏璫肆虐撫斷几起罵請稱大泐疏焚香下拜曰
大丈夫當如此耳人以爲狂成進士以劾溫體仁下獄杖戍皇以多賊
比其家屬公母使人扶柩至長安街遮體仁出朝迎而詈之斥爲李林
甫秦檜人皆快之公雖秦人北兵破城素公父文桂及公一妹二妾俱
死之國變時公已補兵部臨爲素修書曰老母舍妹在此爭欲先引決
乃止之以樣懷從容二義告某忘鈍爲其繼者及聞上崩梓宮停東華
門外苓綱下競伽觸墻自盡母妹俱自經死
趙御史譔由李康如黃州籍歸縣以繫冠功行取授四川道御史巡視中
城捕戰犀拔之賊陷爲賊所獲瞋目大罵刀杖奔下殺于白僧斬衔擴

今永言言有陳辨生記之而以遠方乙科無爲特拜者
鞏都尉永固尚樂安公主主甚賢常勉都尉親文人廣學問崇禎癸未詔
諸勳臣至德政戚令各以子弟入監讀書習弓馬皆以子幼對公獨上
疏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年教習皆三年六
年考滿近則一歲屢遣且踰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實徒遂偃仰之私
孰若相觀有啟迪隨從公之遂先朝尉馬若梅殷李堅宋珙井源等或
著節封疆或蜜獻經府豈非衛學之功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
賊工上哀嘉之賊陷時公主先薨柩在堂二女主所出也公以黃繩繫
于柩縱火焚之時公父尚在公拜赴火既而曰不可落一賊手我不得
以爲潛匿將累吾父乃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佩于胸前赴廉下
自縊
李錦衣若璉爲北鎮撫日旣捕獲一木匠聞爲袁崇煥奸細若璉曰督師
現在遼東所用提塘官舍在京者何限何至用一木匠反訊犯人隨以
直認公疑之再四詰問始痛哭曰捕營苦刑毅如此就不然馭回當時
夾死我是山西人在京做木匠糊口何曾到遼東公據實奏聞爲遲帥
劉僑以失出勒降級公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懷愛書贊予凡自盡
同時死事者御史陳公純德　戶曹周公之茂未補官職獲得不肯跪捉
攀死　王主事鍾彥　宋中書天顯不肯爲賊草詔觸街死　順天知
事陳公貞運自盡
新樂侯劉公文炳闔門自焚死　弟文耀叔耀祖皆死　惠安伯張公慶

錄闔門痛飲自焚死
皇親襄公鉞負若家人登樓繪其戶曰吾至外探一信來因積薪樓下爲
戶綴大償巢闖之推戶不可啟見公細狀坐大中鞭然焰四繞顏色不
變如平時亦異人也
錦衣千戶高公文標聞變冠帶拜闕家中男婦二十餘口盡命至廳事以
次懸之樑上其長子某欲走公拉之還曰汝日食朝廷米藏衣布帛而
·欲逃死耶手縊之然後自盡
錦衣堂上劉公應捷大將軍渠子也以善騎射受知于上聞城破自縊而
公體魁梧繩斷身易之再斷復易之則賊已入室扶公去公不屈受兩
天不言不食至足脛潰爛而

衛經歷施公鴻仰藥死　府學教官五人同縊于明倫堂上
工部郎李公逢甲　順天推官劉公有澗　光祿署丞于公騰蛟　副兵
馬姚公成皆死
郡州士奇遇自恨不能倡義討賊欲以身殉妻趙氏請先死公不衆哀不
成服瘞之祖塋之側召親戚與訣飲藥死
東江米巷畫士夫婦痛哭相對縊死
賣菜傭不知姓氏荷菜至東華門見帝后梓宮呼天搶地叩首觸階死
布衣湯公文瓊聞變自刎死書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同文丞相之
心　暴戶部市弘光時贈中書舍人
經歷張公應選投御河死　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德俱死

錦衣都指揮王國興自盡　御馬監太監王承恩從駕死
吏目姚公士稚攜家候選闔門自焚史中軍曰吏目勝大官婦女產王公
山西諸生姚公時中賊至會城紳士出迎公亦儒衣冠而往人以為迎賊
往也公獨至學宮拜先聖復拜闕題絕命詞于壁縊死
通州一童生佚姓名賊破城童方講書聞之拜母長號赴水死
親秀才淵鼎澤人聞變約山中義勇入城擒賊偽令秦植跟蹤出走公呼
集父老曉以大義發憤哭臨市捉和標等通賊公為賊殺
劉公鳳池生有氣節長身少嗜欲聞變作遺言付子從容赴水死東人歸
之見其衣冠儼然立于河中面貌猶生
吳縣諸生許公琰聞變仰天慟哭誓殺賊顧念親老乃遣二子從軍自効

命告先祠而遣之徧覓同心莫有應者諸生聚哭明倫堂御史某來謁
文廟鼓樂導從吉服而入公望見大號趨前裂其袍帶奪以大義御史
慚謝去南都建國久不發喪公憤甚投胥門河中遇潞潘泊舟望見遂
人艇救問其故義之送歸家人守視不得死遂絕粒但飲杯酒哀詔至
痛哭并絕飲口占詩有一个書生難殺賊願為厲鬼効微忠之句越七
日大呼先帝瞑目浩歎而卒
丹陽諸生王公介休聞變不食七日死
金壇王公明灝欲死屬妻等勸阻去家二十里投河死
蘇湖兩生兄弟也失姓名聞變相對痛哭投入江死
凌公駉以癸未進士授職方督輔軍前贊畫●決兵潰公獨走至臨清糾

合三百人擒偽官招軍上蔡弘光立公疏言臣南人也若不肖而有幼
名之念當可幾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而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忠死
支持以為收拾河北嶺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嶺南有嶺南然後有
河北臨清者河北嶺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
之餉守東朝議不能從北兵盡下山東州縣公南來隻身入對後遂
棄河南受命疾馳入歸德而北兵已至城下守者開門迎降公自刎未
死為所執北帥令具酒饌持金幣來公公辭以天性不飲留公營中贈
衣帽公不受夜與娛酒生同狴死留書云世受國恩不能有濟報之以
死聊義盡矣願貴國無負初心永敦鄰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
子江頭凌御史即昔日錢塘江上伍相國也承貴國禮遇人臣義無私

交謹附謝北帥書之
善繪事琢以言事廷杖謫戍宣城甲申後削髮為僧寓真州無與其弟行
人順迷論家國相對竊哭方社國袖息交絕游卅年如一日臨殁偉遺
像衣冠執笏狀復命其子移葬宣城以不違背上命是其孤忠耿耿生
死不二如此
揚州破史公可法死之時錦衣士吳書升左兵付江北不聞公血奏請救
不能力竭城破康任大司馬張公伯鯨被執不屈身被數創自刎死妻
楊氏妾郁氏從之
許忠節棄子德溥罵賊皇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無食血以崇禎錢一
置凡上祭而後食手持針刺胸曰不愧本朝刺背曰生為明臣死為明

鬼有告之者執見與今不跪見御史亦不跪命掖其父乃跪曰吾為父
屈耳臨刑不跪向西北立曰得見先帝吾心足矣
南都陷國子監生吳公可箕走雞鳴山關廟中縊死 中書舍人龔公廷
祥投秦淮河死 中書舍人陳爌子舉人陳伯命户部主事吳公佳胤
俱死之
禮曹黃公端伯以不朝被執公曰要殺便殺忠臣不事二君毋多言被害
郝部劉公萬春亦以不剃自縊子揚忠葬墓前
武生黃公士彩索絲頭垂樓滴至是死大書于門有以一死報先皇帝以
一死償當事諸公語
百川橋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

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拚河死
魏縣劉孝廉永錫以北方亂就長洲教諭南都陷率妻子隱東門外有荻
骨之出者公振臥疾魂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洗淨河餐大任躍馬鳴
鞭而河豪傑無不知我者若奈何欲辱我乎取史上劍躍而前以門下
士勸解 公女許同金生時已受聘知公義不北歸而曾家相去二千
里恐身無所托貽父母憂遂絕粒旬日死夫人慟哭成疾亦死 值大
水乏食命子鳳與婦歸觀臨乳抱家思父不還啓有金持以奉父晨望
南馳馬驚墮地被傷死公歎曰女死貞妻死節子死孝天之報我何厚
哉疾亟呼先皇帝者三而卒
徐文靖浙自題畫像曰浙千而忘甲申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史先皇厚恩

待以師臣之禮而予掃何以推予一豐實書一貪庸懦尺寸皆先皇賜
也而不能斷脰刎肝以殉國難復不能請纓執殳以衛國衄而息喘在
林何為者耶義當羅苦罪當庸羨存此殘喘庸羨之心以教諭尔子庶
幾勉于大義毋若庸父之偷情負恩也乙酉閏月薙髮令下投虎丘後
濱死
姜吏部先識崇禎時以郎烏程議罷南渡起補吏部見時事日非謝歸南
京臨杜門謝客以不剃髮為人所告被執見殺從孫尚離年十九同日
遇害
玄廟觀前賣麪人夫婦對縊死　常州石生及貴府故姓者投西廟池中
死　一鄉民負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躍入文城墻南龍游河死
五牧有義稱烏語叟以薙髮自縊
常熟諸生徐公懷自經死　項志寧不食死　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
而徐公守質死于兵
各處以義見殺者貴池諸生吳公應箕　宣城諸生麻公三衡　嚴州鄉
宦金公聲　諸生江公天一　武臣陳公有功　余公元宣　萬公會
吳公國楨而蘇州原任浙舉曾公之興　韋公武縮俱戰死
嘉定原任通政侯公峒曾城破與子諸生玄演玄潔死之
黃進士淳耀乙酉秋守城援絕城陷公書壁曰某年月日遺臣黃某自裁
于西陵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
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異日中原人士後覽天下論其世者尚知予
心　見淵耀　舉人張公錫眉　黃公用疆俱死　崑山貢生朱公集
璜城破死
故將王公公璐年七十死于陣　前狼山總兵王公佐才死于軍一門遺
戮殆盡嘉定
松江原任中書李公待問　博羅令章公簡　吏部主事夏公允彝俱死
之　華亭教諭眭公明永被執不屈死之　總兵吳公志葵　黃公蜚
俱被擒死之
常州諸生吳公福死之　徐公安遠入太湖死之　張公文龍率鄉兵薄
郡城死之　長洲文乘文文肅公孫子也以起兵被執見殺
江陰繼典史陳公明遇闔門焚死　閻公應元見殺　訓導馮公某自縊
明倫堂上　中書戚公勳全家焚死
朱貢士集璜與陶君琰同守崑山城破集璜赴水死琰居城外方率鄉兵
赴救因城已陷亦拒戶自經死
江右袁公繼咸（字臨侯）公廉介節智學山右得士為巡撫總督江楚與左帥調
和有廉藺風以宗社安危自任九江陷黃澍賺之往北不肯剃見幽囚
兩載志終不變過審則執覲行吟志不可奪從赴柴市刑之公問何地
曰柴市也公曰昔文先生死此得死所矣都門知己無敢弔者舊長班
劉某至法場收殮哭其尸而棲之且護其柩歸里
奉使兵侍左公懋第（字蘿石萊陽人）弘光初入見陳中興大計命視師江上馬士
英張遣通好公母死于天津因請行與馬紹愉陳洪範同往既至爭不

處四夷館得館于鴻臚寺不肯朝見請謁陵不得望祭于寺廡率將士
哭三日已遣行矣至滄州忽報十騎來逮洪範歸報令兩要公與紹愉
回蓋洪範已據疏參公回歸敗其事也逮京止太醫院選紫禁嚴公發
蹟逮繫將赴金陵奉之及至而留都已失守矣亡何再下見令剃髮又
大遵前說以應公數其罪而杭殺之遂見攝貴擅殺賊公曰我行我法
與若何與今恨有逆賊我耳明日擊入內朝諸漢臣皆在公指貴陳名
夏曰君中先朝會元何面目在此貴金之俊曰汝不知甚事何知興廢
攝政貴以僞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擅殺部將當違抗禮五大罪
公抗辭不屈攝政壯之欲命以官公不受惟請死得請裁賦詩令南向
拜端坐受刑攝政息逆宥之而已死矣其聞江南陷題詩云峽拆巢針
歸路迎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　公有
望祭　先帝文祭死事諸臣文詳于雲乳續筆中　從公死者參謀兵
曹陳公用極游擊王公一斌張公良佐王公廷佐劉公統
嘉湖破吏部郎錢公棟死之公御冷棚陳子也　原任吏部徐公石麒自縊攢祖
殉徐歸從死
杭州破原任行人陸公培貧賤令顧公咸建死之顧公汪長源先生所私士
北兵渡江山陰祁公彪佳原任蘇松巡撫赴池水死
劉公宗周不食死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臣講意決此一朝死了我
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示婿詩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
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

全所受　門人會稽諸生王公毓蓍聞變即遺書劉公有云願先生早
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投柳橋河死
高公弘圖渡獨絕粒逃至野寺不食死　儒士潘公集奔東渡橋袖石自
沉死　周公卜年赴東海死
禮部余公煌王衣冠赴水死
監國入海舶張公國維留守退防四邑義烏破眾勸公入山公曰誤天下
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
拒口辭歷氣儀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坟念母曰一片繊
塵不掛胸惟哀老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如思結草同示子
曰夙訓詩書賴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東未全身客
所生具衣冠赴園池死
興國公王公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蛟門海中捧勅
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王泳具冠帶登陸百姓瞅觀往江南見洪某自
稱前朝大師不肯授目洪海願死明處某持以禮百計說之不從杖戮
西市絕不變色
陳公函輝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云予以五月晦日從上出亡值亂兵闖
道相失遂自解路徒步重繭八月拜抵台城痛哭入雲峰山下有池可
從靈均櫟大之後昔夜宿先港明大師禪房漏下五鼓作六言絕命詞
十章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
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藏名貫操寸心獨苦　父母

思無以報妻兒而不細覩落日樵夫漁工應識故國孤臣　祈畫一生
情性膈留性地畫先古初共泰文佛麻衣泣拜先皇　去年六月廿九
今年六月初八但願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　慧業降生文人此去
不留一字止將予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　敢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
法卷魏游翼海名山身到兜率內院　臣年五十有七回顧萬事已畢
慨慨余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　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
雙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州　今日為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尚多
抱愧謝與同人訣此　又遺友人書曰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
諸先生事也或念輝平生忠悃得存其遺脈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稱
埋吾血三年而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

徐忠襄石麟起兵嘉興城破自縊死僕祖敏季望從死
禮侍王公思任不食死　僕少陳公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
臂沉河死　兵書葉公汝蘅與妻王氏同殉死　兵曹高公岱絕食死
子諸生朗赴水死　通政吳公從魯不薙髮死　原任山西僉事鄭公
之尸沉水死
諸暨諸生方公炯　山陰諸生朱公瑋　蕭山諸生楊公雪門皆死　督
士倪公舜年正衿坐磁硐內令人覆之誦佛死
大學士朱公大典守金華月餘城破闔門縱火焚死子之師鄭公鉌亦死
傳閩學冠南昌近賈人北兵入公走門人江才龍家為江之仇執獻北帥
不屈殺之公被執時于牛草中作書以飯骨託汀州士民并述其奔竄

困執之獄甚詳陳彝生曾在見之
湖廣戎科臣黄公大鵬按臣鄭公為虹死之　虹僕陳龍與樣下中革張
公萬明予勉齋　都督洪公祖烈俱從死　禮尚曹公學佺　通政馬
公思理俱死之
泉州破大學士蔣公德璟絕食死
瞿公式耜以保桂功晉留守封臨桂世伯公辭不拜復請去自勒書自二
月十五以迄五月廿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
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憂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
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今粵東江
右各遣使至請迎公請返蹕全陽句遂東恐事權不得歸朝廷而楚然
之人心解不聽桂林破公衣冠危坐道禮侍張公同敞自靈川回過公
署曰事迫矣奈何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
曰公言是君恩師義敢當共之遂與大都飲揮家人去明日被執兩公
日有　和　人從容如平日而同敞獨厲聲從罵至再至三遂遭剜
目斷臂之苦而猶今不輟同日被害公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
千古共雄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顱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
大發遠近稱異吳江楊公執為其衣冠棺斂葬兩公于北門之圍
沐敬建文官中人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冠兵因權璫六卿肋回靈皆頓
項殿復苦祿工罵曰反賊叛賊首日不知誰反上怒命磔斷之敬猶言
不已上悟曰使我家養人當如此何患不好遂釋之

何文鼎性鯁素好讀書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孝宗
嘗與張飲起如廁除御冠于執事者張取以戲又帶酒汚宮人鼎遂持
瓜鎚宮門擊之太監李廣傳露得脫明日上疏極諫司禮李榮希內旨
杖之慘甚垂死罵不絕口時翰林某有詩云外戚擅權天下有内臣抗
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如巷伯却同符死後上感悟命勒碑以
祭
文鼎方草疏時屋角一缸自行至几前鼎不為動行賄原處疏上整獻
究主使鼎曰有二人山東籍不可拘問其名曰孔子孟子也

世有庸吏積日待移而官守則曠亦有才吏事至　舉念或私
乃有微吏視在上若等夷或壯于趾而缺于慈直無庸吏薄尺寸若
滿藏或長于守而短于為惟真循良有真調劑樸不施案牘不蠹
嗣應不廢賦稅不虧橐右無所用其犯持使侫無所用其詭隨讒口
無所用其排構綱紀以治教化以宣桑麻以滋保我群黎不識不知
以恬以熙及其撥大獄斷大疑片言立決如持利劍以斷亂絲有見
睍之慶而無覆盆之悲又何患乎水旱之流離兵燹之瘡痍暴吏治

第七

劉公郃字季厖以字行洪武中為刑侍河陽旅店有朱趙二人同夜投宿
異室而寢朱之愁家逮至而誤捉趙朱不知也早起主人執送官榜掠
誣服公疑之曰是偶相聚非素有隙且計其狀非有所圖也殘之道人
審察得兇手而朱釋
湖廣龍陽縣有清射祠祠名文勝洪武中以明經舉龍陽　三萬而田
半沒于湖民不能償公疏乞減額久之未　經閣門事聞得蠲邑
税三之二邑人思而祀之
天台王公叔英令漢陽多惠政值天旱公禱于城隍誓三日不雨則滅一
食六日不雨則絕食飲水以俟神譴禱畢　如澍既而雨勢未已
懼其過而為災復禱于神驗如前　夕關霽識之不可掩如此公有
告神文二篇詞多不載
海陽戴瑞令南豊政平訟理民懷其德嘗曰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

耕老瓦盆中濁酒盡千里農災不聞聲

高斗南拱極令定遠惠政多方百姓歌誦歎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大
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

洪武中會公永令魯山首革吏弊決積訟修學校親為諸生講說經史正
句讀校文理士風翕然稱歎

熊公鼎為僉事分部台溫二郡越方氏竊據後爭訟以數百計公悉理其
曲直而奏斷之凡倚勢占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聽
者籍之官豪猾隸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偽官悍將盡刺種類遣于
江淮間民始安平陽軍校掠民妻五年矣公攝其妻至軍抱二兒泣曰
妻去兒孰與養公令置兒婦側兒避不近公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
郡家子斷婦還民而罪軍校于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夜遣去

姚公善洪武末守蘇州時承吳習僭靡豪室侈用公明法以望之好者更
籍特翹長賊錫蜂起公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孜絕寬容各協事宜治為
列郡最靖難中抗大義以死

吳江馬公遠以賢良徵令昌邑為政平易民有訟者教諭之使聽解成不
可已乃受理又重自刻厲強食水飲妻不能堪求去公怒曰今法容爾
欲相隨入西市耶聽之去

陶公垕仲為福建按察清介自律在任治贓吏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
薛大方暴而貪公劾奏之大方詞連公至京事白大方得罪公還官閩
人誦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後成弘間黃州守盧公
濬守己愛民而得罪上司去繼之者曹益貪暴自恣而倖與擯兩經考
察無恙有揭于途者曰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

李公達義令新鄭斷訟無多語爰聞兩造詞即判曰某也詐某也實一言
而決人咸服其明

國初吳令有治才有民將出商既裝載候僕久不至舟人以商旅自南地
將遠擠之水中攜貨歸吏指商家叩門曰娘子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
使人視之無有也急聞僕僕言適至船不見主人不知所之也乃報之
官官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無狀歷數任未決此令至廉人問商妻
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若何妻曰夫去良久舟人來問曰娘子官人何以
不下船言止此耳復召舟人問之語同令笑曰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
須他證矣舟人拜辯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叩門稱娘子豈有見
人不來即知其不在而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法

魏公本中永樂中令吉水能以簡御煩民樂其政操守甚堅門無私謁去
任民思之不置後復來民歡迎如嬰兒見慈母卒于官民乞留葬本邑
爭負土營葬焉

況公在蘇奏減重額虛糧合一百二十萬有奇辦釋枉入軍千八百餘復
逃戶三萬六千七百餘種種興革皆紀綱大務歲滿民叩闕乞留者八
萬餘人民謠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田叟又曰況青天朝命宣早
歸來在明年楊文貞贈以詩有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
先是洪武中有松江守黃輅與公皆起吏員皆生南昌皆有能聲

胡公壽安永樂中令新繁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嶽來省兩月虱
二雞公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爾好大嚼詎不為吾累乎三宰大邑
不攜妻子或怪之公曰吾思之熟矣吾輩讀聖賢書居官治民孰不欲
砥厲名節以自表見然往往以耳目聲色之物敗其家聲蚓婦人小子
性類水也設有以金珠玩好蠱之彼必歡喜而妄取撓僥倖不露人必
笑曰胡某外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羅文新鏠按察湖廣獄有繫囚二千五百大半未決公至數日發遣殆盡時
民間往翊累移有司往往罪之公率從輕典每語同官曰內執法張獄
戚稍失中有大理為之平外莫與平者何可以不盡心
慈谿民風刁悍宣德中一令至欲清其風視事之日進里老而謂曰汝
等閭閻刁史破家離今吾一佳姓老予答曰此則生員多讀詩經但
聞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吉水張公宗建宣德中為常州同知廉介寬厚微葉不苛而事無不舉有
清軍御史峻法拘民為軍公堅執不從卒之日衣衾不能備老壯奔哭
千庭皆極哀
吳中賦重甲天下糧運至七百九十餘萬松常亦然朝廷遣官催促相繼
終莫能完乃舉周文襄公忱為巡撫公至詢問父老皆云大戶不肯加
耗糧長猶口逮運並倍賦民取其自與斗斛無度而收聚其私家公為
曲算以奏得減賦八十餘萬乃令大小戶加耗如一將贓解下諸縣立
便民倉于水次戶給由帖出其真數而示之民上倉時自持帖赴倉投

糧長照戶一人相覺察官為監納後長運時而已更立撥運綱運二簿
籍記之撥運簿者正糧一名收平米加耗若干度遠近為配量綱運簿
則隨其填註剩後諸費則以償之支撥有羨名曰餘米積年倍多則所
徵倍減又之下諸縣各造倉一曰濟農舉其餘糧為農人缺食及運夫
遭風被盜者出貸之春時驗田授多寡為貸秋成隨被運官出則復之
不逮者籍記不復貸不一二年倉廩皆充羨餘日滋
公為侍郎巡撫十九年為尚書又二年奏改南京公俸祿米于各府關支
者運耗十五萬又奉例勸分得米六萬每歲荒旱起運畢令催糧里甲
運此米入濟農倉一遇水旱據實奏聞求免歲糧所免之數即以濟農
倉米補完民不知荒困不缺採賑濟補貸之外歲有寬餘皆積之米積
既多每臘月撥糧舉新正元宵後即有撒放糧曰是百姓納朝廷贏數
今還百姓喫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所放每戶二石或三石又
書雖曰放斗還官實多不取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開兩日百姓
冬間納了米留些須與過年當養蠶日至二月可賣以納銀錢絲綿紗
至五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于朝廷事亦不誤也
公于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與數健卒給其使令人為其識
無不盡力是以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公皆先知其思慮詳而計算密
雖廢家者恐亦不能然也諸郎錢穀鉅萬一展指無遺其嘗有一冊日
記所行事及陰晴風雨一一詳記人初不解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
失風公詰其時刻及風之東西其人所對參錯公案冊以質其人驚服

公二十二年中鑄纖鮮定支撫溫重類補集儀立綱遂豪蘇楊盛利修圩
塍疏水利均加耗以濟貧乏置錫圍以革遺尖立改兌以省舟費建廒
倉以便繳貯處革新以易輸選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存欠以釐奸偽收
部檄以案馬頭藩應驛長善撩寡論救巨細靡畫秉而精以甚然
公知縣任其代來行縣適不發人訊之曰用白地　公笑曰今年吁我用白
地明年數你來鋪地來踰年羨米盈溢每十金至糴米壬十石　公常
去騶從入田野聞與田夫村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
之惟恐其不得盡有王姓雲者夏月乘涼樹下公至與並坐說田里間
事甚悉備而從者至始知為是撫叩頭謝罪公笑而撫之使畢其說而
去

趙公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宿笑之不知訟者
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眾為勸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鈎距致人而
自為名者何啻霄壤文襄甚重之
陳鎰永樂間為都御史撫陝以西被邊郡養綏柔得人心為遠人所懾後
舉王鎮自代入為都憲不專威嚴而諸御史無不懾服望德中陝西軍
甚士民留公車乞鎰乃復令往撫焚香迎候者數千人至則禱而雨而
人大悅又大為興發賑恤之躬行田野察幽隱理冤滯疏通川澤豐殖
教讓安集陝者十餘年上亦頻加賜賚公美髯民間呼為髯子爺爺凡
有及父母有疾者發願為公葬輸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塗人
爭葬之　止公去後士民相與尸祝之有禱輒應奉若神明鎰傳

河南劉公集永樂中知陝西軍州州故有潭深不可測時有怪現高丈餘
鐵金身二三丈許州人嚴事之每祀則現競抛金錢擲之而以童男女
為牲不則怪風暴雨立至公廉得其狀陰選壯士能射者百人伺其現
矢齊發移時怪斃潭有血歷因令車涸潭水石房盤互有蛇蟠大如臂
牛群傷而伏獲以為腊而聚所擲金錢以代州民納稅
上虞貝公性永樂中令東阿邑盜刼人匿縣古冢中冢旁耕民得之獲
被刼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拷掠引服公心疑之而非所當理會有遇
東阿被盜來訴者公併勘邑事徹詢城隍而嚴捕索數日得三十餘盜
劫邑盜在焉耕民獲全
盧東安今東莞涖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贈詩而已自賦云
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對邑幸無一事擲心
腸

知大理胡公概以撫時用法嚴峻凡豪右為民害者悉就籍沒徙置遠方
雖若過甚而小民恐敢一時得伸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受
弊嘗有被訴者亦不怪理一訴者西質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公使我
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曰胡公如當令其祛除民害我如當止令安
撫軍民朝廷委託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吳淞江由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害吉水龍公遵叙以御史左
遷令嘉定到官數日事孰有急于此即日涖其地召父老講求水利多
方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　餘利及旁縣民誠曰御史河

得石碑長尺餘上刻云得一龍江水遶豈非前定耶
張公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渠有洪者廣水田數十年前後守莫能竅公
甫至守言及此裨于用眾公往相之曰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以為妄
公乃聚人得其數各畚各鍤分量尺丈鼓舞勸勉三日而畢守視大驚
以為神助權守霸州見民間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各報大小
丁口及其分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稱曉示之賦則下鄉至
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敢偷惰不二年恒產各足生
理日滋入覲至京受旌卓異擢內煌作摘之有法少宰魏公題郡異之
下其法于諸郡有牧馬者擾民公訾之領牧者增于王根摘發挂論人
咸惜之而莫能救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主刑忌遂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疑之公
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生此類也獄決望日雨
太倉陸公孟昭嘗為刑官一日省獄見重囚皆三木假卧不能展轉夜為
鼠嚙痕血涔涔公惻焉遂買數貓置獄中鼠患頓息獄中畜貓始于此
楊公子器知崑山縣城市鄉村淫廟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庫公
館社學等事一時完具又給貧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有損壞率與興
樂軍民德之
王莊毅恕總督漕運值徐淮大荒飢民流離公發官倉欲富人粟舟通河
岸下者令儘糶出米粥與饑流民賴且康至時諸倉皆空獨廣運倉尚
有餘累歲以備用京師而主之者一中官一戶部郎未肯發公曰民為

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旦夕為盜且憂及朝廷何論備京師尔不吾
從賊有變是治尔罪盜畢至者詞廣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
境流寓安輯者萬六百有餘家時人作救荒錄以傳
安成劉公實初判金華行繼李之政賦則攻經史尤尊孝義且介守剛嚴
有鄉友為其屬者以覓茹餽之辭不受景泰中召修宋元史積知南雄
有中官使嶺外以食餌窘辱公雄民爭入護之中官以聞被逮及廉得
其情知為良吏釋之
溫州韓公偉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護妖盜有功出巡河南鎮靜有體郡
人稍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儒或矜而驕或佻
而發或好而猾或急而暗未有如公者建河東運使清操甚著多所創
明創立學宮延師儒教子弟人材以興
閩謝公士元知建昌有民以癘鬼蒙一石像置座上儀鬲而嚎之民陽驚
取以為神趨者蝟集公碎其石于庭乃止有女巫憑鬼物言禍福公欲
究之巫急自言吾畏謝公今去矣遂息
興國劉公祿景泰間令盤城值蝗禱于神蝗皆入海獲死無旱禱輒雨雨
不出境有一村雨不及緊之得妻殺夫冤狀人皆異之
晉江鄭公瑤中令桂鄉治先禮義不尚法律民語曰鄭公真長者教令不
煩徭役寡斯民相見何嬉嬉昔日無羊今有馬
吳公達為武邑有偽印獄久不敢公建人和脫囚密示其妻曰尔夫不勝
善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雖死此妻取信妻果不疑出印為下獄遂誠

鄞志道寧建撫寧府時歲旱築城豎工役數千人天久旱有司祈禱不應
公曰此勞民不息之徵也下令罷役是夕大雨
新安崔公陞參政四川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此如雪山
楊公廣令府城十年以摘發免官歸囊止十金作詩云程途千里十金俸
仕官三年七品郎幾卷舊書有餘味吾兒管領囊秋香子囊箱中
周公斌為御史劾會石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
賞何謂濫公曰此輩貪天功當日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錄名數具
存今陞職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稱知江陵士民愛之歌曰旱為
災知縣禱甘雨來水為患知縣禱陰雲散
王公鎬按察湖廣兼致宗室為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之去即投檳中
封之于法得釋使來謝引至情狀書還之曰書實未發法當如是耳吾
安敢任吊耶後書不復來
程公信為山東參政總理建倉時撫臣委管倉官吏盜根幾石以工者死
乃進斬斛視舊加二寸什公公立碎而火之曰祇真盜死不足惜今故
為此斛陷人死地豈情也哉
戚公顯令米庶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保間鄰邑有訟多年未結
者各來請判于公公析以片言心服而去四境之民聞風趨赴郛外有
荒地聚成市呼為清官店景泰卒未
高郵湖善覆舟白公昂為都御史開東湖于東岸以辟其患亙四十餘里
自是舟行無恙人名曰白公堤

陳公濂天順中守羅源多善政時歲有人夢城隍廟打掃甚急傳呼新城
隍至及至乃公也次日公卒　又陸公引為象山丞有政聲以勞致疾
守廟者夢中聞人呼新官到任急灑掃問為誰曰陸相公也及覺而公
卒士民知其事並肖廟祀之
張公為令鉛山有民甲嫁女于乙既並則空輿耳彼此互訟不能決他日
公行邑有大樹截野令代之從者以有神告不聽斧之血出衆懼不敢
伐公自斧之樹顛一棗墜一婦人云被狂風吹上高樓有三少年飲食
之時俯瞰識市歷歷在目欲下無階耳詢其家即甲女也公剗樹修廟
除地為田凡淫祠悉毀之
上海沈公雲初為國子學正時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冤入死
獄惟公生之寤而不知所謂及丁艱起復其夢如之既而授法曹刑到
任與諸僚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冥畢守謂公曰有犯婦迎春事
公初政當一鞫之公愕然道前夢皆以為異遂白其冤計得夢時此婦
尚未獲罪也
成化中南部事竣失一金鍋有庖人執事其所被捕繫獄拷掠不能堪遂
誣伏索贓不得漫云埋墳前某地索之不獲仍繫焉徹盜以瓶繫金鍋
鬻于市被邏到官遂其贓而瘞墳前去庖人漫言之處相去纔數寸耳
訊盜之難如此
廣信高公明初為御史除不職吏宣泄理枉所讞獄條多著為令成化中
理總憲知南畿不職三十人理而淫盜課初清建撫鐵法狀又平揚州

鹽冤置永定縣處上就冤殯祿臣鍾同之屍代把趙明彈文忤旨
尚書秦展讒謫居毆州鄒康守有惠政及撫番秦王府肆橫公悉擒治其
爪牙王奏公欺罔憲府遣下獄籍其家得尺綃故衣上嘉其廉釋之仍
賜鈔萬貫
楚妖僧繼曉怙勢出所至掊斂甚時黃公紱為蜀藩曰繼曉以妖術事上
不離左右今且得罪逃出名捕甚實逃歟也檄武昌府館之優堂好飲
食之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道伏誅
周璟石埭知廣德著祠山辨辨以戒民尚鬼著教民雜錄令喪葬循禮經
毋敢溺殺子女為郎時著經世管鑰又推明蔡邵之學著律呂管鑰搆
六書之蘊著字書管鑰守撫州興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故均自書居
官行已仰畏天令凡事有人不及知而暗合于天者楊廉義公理學名
臣而為之贊曰謫鬼有辨訓民有錄鄉有保伍庠有教育仕多善政不
一而足公心隆古人意未執越當蜀日矣以近目鄒蔡之書廣蒲簡牘
志在爭適求之孫篤
黃公紱撫延綏行道望見軍士飲馬歸片布蔽下體公俯首太息曰我為
延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至今猶給衲三月遣兵索實
著又忠朴國公謂人人散泣願為之死
成化時中官黃賜與陸公瑜忌公撫同藏獄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
死者法司奏抵償賜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賜大言曰同室之人鬬者
尚被髮纓冠而往救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例二公無以應

居城王公昭知定州有蜀生卒其過定失百金于道來言公曰無傷當有
為爾守者既而果有人守之生以為異其人曰我公有異政見棄于者
不忍也潰沸謝之我豈忍攜金去傷我公之化哉
洪洞衛公英知開封惜費愛民居公不以妻子自隨時人謂其有趙忭之
清而并無琴鶴有包拯之嚴而行以寬仁
張公鄴讀書不治章句奇節偉行狂輸瞬量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知
聯來成化中官兵部郎以直道忤掌部出知南安姓祥祠為社學表章
境內往哲為唐張丞相宋李丞相網作祠為周茂叔作吟風弄月臺
為劉元城作鐵溪鍾運嶠島岩以健行人梁橫浦扁湯以免病涉定
後道更番之例以息爭端去而民祠之
葉文莊建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
易戰為千八百匹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上百餘所
韓永熙雍為御史錄囚碣山教諭丘純責屬夫丘唐兒唐兒父教令逃去
而以純笞死其子訴前御史為捶楚誣伏然無從得尸適黃河漂一浮
尸支解者父哭　坐純極刑公至疑之為蹤跡得唐兒純乃白公為
刑部長號者冤公罪剛憤少許可獨心敬公公亦時有所贊益石亨林
錦衣劉敬坐直所薦亨年食俸朋黨死公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
今以一飯當之通重且亨敗時大臣中國有朝夕趨其門為宴會累時
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得不死
陸公容會按部行桐廬道中見一婦瞞瑱哀訴謂人殺其夫思所以雇之

左右云是病風不足問公見其音哀知非病風者屬肢行數官取詞以
獲乃於瓣民陳寡夫婦以昇擬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一母二子以漁
為業母見婦勤美轉圖為子婦夜說去昇擬所得無幾不如瀆曰利厳
借捕里盡鼓譟之里同出受暮二子還而陳不至云為虎食矣婦號哭
不孫母冒杵搗之終不敢且言將訴於官二子懼夜殺婦埋廢塚中昇
股職投之水窮二宿婦復甦見容光攻潰而出于是往來奔走伺候上
司訴之人遂以為病風云公令有司捕逮至其家昇擬圖索尚在當投
之大火不能焚具得實狀二子並坐論死

武城王士嘉為大同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替僻鈔百錯卧判樹下醒而
失去訴于公公曰此判樹為妖也即出城陸問氏大駭皆競從之今人
密捕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 代府内藏
失鈔帶而户關封識完然王以公有智略召問之公至察視氣樓似有
物往來而非人跡疑為狙所竊乃列帶庭中集諸昇狙者群狙 而伺
為一狙果攫取之因捕其主主即款服

陽城楊公繼宗為嘉興守一僕一篋携以赴任勤廉屬政民受其澤按察
浙江張書屢紀時鎮守中官日食萬錢民苦供億公一切罷之歸索惟
律書數卷而已撫順天奪還宦戚占民莊田權貴斂手戚化中以上疏
左遷鉛治復原官

陝西城中舊無水遍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余肅敏來知西安曰
關中險要地萬一有事城閉數日何以為生乃運渠城中引瀾灃水從
東入西出環甍其下以通水仍平其上以蓬遍遍遷作井口使民得以
就汲遂為永世之利

江西大家遇賦經催之人往往設法取償于小户有粮不滿升而索銀至
五六錢者其名曰小色大松色三鄉皆不益給大家有主户在此一鄉
而田畝在彼一鄉者此鄉遺黄而彼鄉成熟則擇户獨免謂之熟作荒
長民者不可不知

劉忠宣郎中俸滿銓部將除公太僕公曰郎中時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
居時見郡邑政事未善恨不身履其地力行善事今幸登朝不得一親
民官非素志也乃擢闕參政後至大司馬嘗曰我能至今日參政之力
也

海鹽吳公昂按察福建時福寧有訟妻殺夫者獄已成公閱其詞疑有
冤禱于神夜夢一鬼據人腹初不甚解乃蹤跡里中有名杜福子者嘗
與其夫行賈窬捕至一訊而服

張公天衢弘治中令封丘有布商失布莫可按曰偶置石後寢上而失之
公令舉獲兜來數之圍門舁入觀者以布察所輸布就而得盗人就斷
石公岌殺人而匿其尸久不決公訊之適風起堂上令隸隨風跡之得
匿尸坐其人群疑者更就斷鬼公

上虞有戕死者吏以無主稟令胡某曰我為邑主即其主也遣人祭之言
傍但有一竹杖耳公命持杖隨路令人認識適霰肆至其二認為己物
曰嗏人魏世科與葛鉛章三九及三九妻李氏過此三九病借是杖行

尹公曰死者三人也命捉偵至新昌饒季氏兩世科逃㝠獲會稽有盜
張三解純公知世科當為盜曰豈其人耶使捉至號訊呼之曰汝魏世
科也何以更名世科搖手令勿高聲役因出牌示之科曰我氣數到矣
益科夂奸季氏因與同謀殺其夫也比至不刑而服
洪洞鄭公棨成化中知登州府有寃獄莫得主名禱于神夢船中有虎身
操三矢曰此必周彪也獄訊具服寃者以釋
鄖襄鼓更赭氣沉稚處事務求其濟不為赫赫名與人不立駭至所設施
動中機宜守程番整設如中州饑青州動撫黑苗處猺都勻滇土兼治
皆極綜覈總制兩廣以安靜為治不瑣瑣細故與群蠻結以恩信其判
置治猺并兄關靈悉有方度

涇縣黃公忠具器懷瑋議論蹇愕自州郡起歷長院忠切民瘼敢搦承宣
終始不忘凡京輔青齊湘湖河洛之間所至懷仁正德中江右賊砦嬪
排公討平之
劉誠夫貴令貴若得士民心遷判咸都去之日邑民悲啼如失慈母勒石
孔道曰貴君之尹劉侯與赤子泣别處
舒公廷諱綵政體肯綱性嚴曰為政如理此敝須備知某可推某可藝斯
渙矣冒冒然為之亂不亂乎
夏公從壽為閩藩有善政時沙姓為虐窮頑不理于口閩人謠曰地有偏
豈見有風菜共怒沙虛童謀榦為衆知
虐更直從今永豐邑俗兩蒐而好訟公痛革之植二木牌于庭左曰從判

右曰從化願就理者左願和息者右文之多立于右以求解害當于理
雖賤辯如故容謝之其非理雖權勢不假貸以是告訐請托之風為之
一變正德中
太倉姜恆顯弟知泉縣有清譽當與南宮令同入覲過盜問何人曰泉縣
令曰是清官也舍之而掠南宮裝治邑三年道不拾遺御史至訐無訟
疑其偽招之市里不應招之四鄰不應招之郊外亦不應逆去値數人
持職道左意為令所抑者至取視則季邑訟求行泉縣者也
詩泉政山卿先當武宗南幸與林大輅何遵伏闕上疏幾斃杖下嘉靖改
元知潯州土官岑猛倡亂詔總臣牌師討之山卿督餉有方卿得宿饒
有羨餘巨萬官于總臣以十五代民租餘以賑飢又上善後條議數千
言皆善政也

汪公應軫知泗州值武宗南巡郵卒馳報駕至傳邑多飛皇勾攝為與民
多逃匿公獨不動曰駕未來有期南倉卒措辦料派四出吏胥緣為奸
倘曾暴雨駕不果至奈何時中使絡繹需求索公率壯士百餘列舟次
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屢從人進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
欲不敢肆
王公德正德中令洙水以才守稱御前優人為戲作一鬼躍舞于進諸達
官進之舞躍如故忽傳呼王德來鬼亟趣避問其故鬼曰官不要錢神
鬼也怕由是名達内史
馮公剛守興化除二虎三蝗民歌曰馮太守來何遲害吏無百姓肥

嘉興許公應逵守東平有惠政為同事所中謫調吏民哭泣送之皷枝逆
旅擁擠日為之塞所有落得百姓幾點淚耳撿數日橐中不著一錢好
將百姓淚色去作人事送親友
許公逵為樂陵令時劉六劉七橫行河南山東關公募城浚隍又使民各
起牆屏高過其簷閭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一壯者執刀候于竇內餘
人皆入隊伍令曰視旗鼓進者軍令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
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大驚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
樂陵城既而劉七以千騎犯利津公逆破之于高苑又破之于德平賊
遠遁不敢犯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以紀之見集中
何公良俊嘗謂吏部董幼海曰當今第一急務莫過重守令之選亦莫過
于守令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凡有志與朝廷幹事百姓造福者皆可
行其志然必一二年後民風土俗可以漸習今遷轉不及三年則是甫
知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計及至新任一人復是不知地方之人安望
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選科道當于部屬中推舉不當徑用新取諸人
將取到天下知推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科道
數之下與吏部啓同相及其人易知且歷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
躁銳者不同或以為在京易于鑽刺不知在外者物力數盛鑽刺尤易
為力且以知推擢至科道上司慮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當恣肆無復顧
忌于政體不無有妨第三吏部諸公當日與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
只須簡要清通何必捭羅豎銖今滿載之使打點關節直是昏夜之金
耳白晝顯然相接有何不可況相與接見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與之
言論或試以事義操以情長短亦可立見又因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
害生民之休戚有益于政體甚大何必以閉門謝客為得耶
梁定齋梧知濟陽為其堂曰一鶴一琴亦是身邊長物臣夫臣婦孰非勝
下翠兜人多稱之
歲事郭公桂令安丘有訟其子盜金而辱母者執之則復母也補翁曰盍
歸務媼夜間中可得金果得之翁媼悟覺子如初
王公訪知鄒武御史行部公以禮自持不為詘折御史心御之下車立索
庫藏列名諸彙牘核有所適責而不得乃知其治材文特薦之嘉靖賢牧
歸安有羊總管者淫祠也妻姪被誣人獻往審成公貫為令忽入廟中列
醬者于階下諭之曰若能請神得雨則善不爾毀其廟并偶神至橋上
禱數日不雨遂沉之于河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中躍入舟邑人呆
呼曰羊總管來矣公陰令人伺于岸側曰水中人出卸械以來已而果
然蓋諸巫者諸溪人為之也嘉靖兩浙
胡永清世寧為德安推官時王關關應務方殷且群從素驕公惟謹禮明
法歲以至誠曰朝廷國法郎歟下家法其何敢難朝廷百姓郎歟下千
百年立國根基其何敢不恤寧無是憚其政而服其公
文公林衛山先生父也宦溫州地產佳絲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
充貢公曰絲于民何濟使歲為例其何以堪命悉伐其樹卒于溫士民
歛金以歸衛山先生不受邑人為重修何文淵邱全串以旌之

瑞安匡叔謙益令桑順時馬矣淵開斯桑順在萬山中不居海寇素無備
公首下車而賊五千突至人人洶恐公盡納城外居民率士卒乘城而
守募壯士數百乘間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
洪洞衛公琰守開封郡為東南要衝賓客騶湊公既視事一切不急之費
蠲十之五六民間使之無擾義有所下令度不可常行即入其白狀從
容陳說義有違禍胥然曰吾凡以惠民為本他罪是卹在官不攜妻子
所支俸錢皆付庫吏籍記年滿罷用非敝不更造國朝廉吏軒輗之後
有楊繼宗張鵬劉俊（河南按察）張鑾（岳州知府）與公稱最云
焦貌川瑞令豐山邑倚山達海多叢篁密箐群盜嘯聚其中皆無微推官
劉英勤之被執將加害公率眾往擒戮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奈何犯
之乃去撲節推還已有兄弟爭財而訟公諭之曰兄弟一體奈何爭財
產之末傷手足之義手傷手足即傷父母尚得謂之人乎因涕泣二人
不覺感動痛哭相抱歸家各戒妻子遂成友愛　公移疾歸先是皆賊
嘗出俸百金為民代輸去官未幾衛者攜贖攜冀者退之公不納曰吾
業已心許代之不忍易吾心也
淮公泰是蘆南淮見寬丁賓而鄉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為完娶既去
淮人歌曰客達翁當澤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丁卯四千兒女願
春風謝硯去朝天
奉春政世事性慈祥服官治獄多所平反所至無冤民世謂丈章士多不
聞姓簿公行足當師官多善政其所建立察鑒刷名實何景明唐龍帝

以圖士進之
史公世堂為汝寧守達經真陽無前驅者學師策迎公公且入城約曰諸
候千學宮公每謁　聖廟升明倫堂揖諸學官升堂自率諸生居主位
拜曰是皆吾子弟吾為子弟拜師師為我善教毋疾乎禎言懇至令人
心動政事守下車所轄諸長令皆來賀公謝罷之居三月偏檄諸長令
以某日集郡中至則置酒高會盡撤先書王吾齡詩糊壁上曰九重天
子憂民深令尹須存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令人
歌以侑觴五申之曰往諸君莅賀率空文無益今為庶民斟此酒與諸
君盟心諸為聞之惕然
吉水劉龍山先生理千樂有飢民數百奪官倉粮時以規變論死公曰民
飢乾死以求生官弗賑官塗民何尤為治數人而已餘皆活之又一獄
數十人已置法公宥之人謂殺諸囚可得顯官不則罷職公曰寧罷耳
夫人亦　其行率羅歸一舟夢神人賜以玉筍三枚後其孫應秋解元
繼花秋子同升狀元以忠節著
禎公恒為山東副使道郵撤卿馬場湖蕩方大祿同官多役丁夫民怨之
公稱無所役且金可困以寫賑乃悉撤募補更直二日而應役者三千
人自有一日而工畢嘉靖丙戌
奉善陸中泰卿徐史貞嘗稱之曰公學則為己不為人仕則為人不為己
而在行道敬民于世情世法漠如也三守大郡民有彭泰之色而已性
恭養之樂施史載字常御

張公仁爵令本縣政為換邑最五市四次廣當信服歛賜衣裏銀四十兩
如其云如嗇嗇違失心報圓總理貨物之出入而揩最嚴明主司宴賞
之等箴而應分群充且職竭而多方籌御遵隨機應變之宜監市而巡
應分得固事前報之體宜當厚養以勵良工以縣令而被知襄前此所
未有也

王公允武撫南康守時調募西旗兵勤撫所過撫甚公為檄撤其帥曰以
爾勤撫乘何乃自為撫今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所司餽餉時而爾擾
如故吾用吾法帥得檄懼而戢其下公亦約屬邑為其以待無敢缺者

沈公寶按江北時有沈青天不受錢日飲清淡水夜未不着眠之謠嘗獲
罪簽命之曰汝能改吾寬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被獲盜告
摘者曰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

楊公道亨守真定史稅重捕者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抶其不當詳者曰
太守為汝猶晉作地耶而違紛如公絶不顧第摘其中款要呼一二把
訟大猾屬聲曰汝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聽訟不數語而決由躬入
紫判盤牘大震而真定三面皆土城會大雨堤潰水溢乃露立城上為
文以禱禱畢見有若青羊而一日獨角者昂首而去水隨落

唐公繼祿按湖廣興山盜起穴高鑿塞道磧行如索聚三千人縣官利賊
砂礦之入匿不報徐太守學謨上其狀公下賜勤之令而縣官以大被
及兵食俱詘未可用兵且塞險難猝攻為言公思良久曰吾得之矣擒
賊為先擒五千乃收縣官下之獄而遣沙市建商往諭以禍福賊亦知
縣官被縛無可恃遂請符歛遣是役也不煩地方一兵一餉而數千里
安堵如故

孫忠介丕揚應天冢宰望風解綬豪勢相戒勿犯訖中官八座者遇公亦
讓其半公嘗言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
丞奪民田一事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而均稅某斯下矣故其治
以清丈為急而力行條鞭一法今類外征稅不至重困至今小民頌之

陶公承學知徽州徽俗健訟訟牒滿筐長數十年不結公每出輒懇諭曰
此應豫不易入汝吏思之欲罷横可罷不汝責也稍識細者曰此何足
煩官府歸與汝父老謀之議而不當為汝治未晚訟者人請簡略者先
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冤巨痛而戕其腐骨即與子弟殺
父兄同律貴讞狀不得實反生逆慶一二人訟以大良徽人號為羊升
太守言食米羊升即可了官事也嘉靖丁未

簡肅姜公埏知贛州通敏有政績大書楊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
為己心

徐公九思令句容以康爲著聲遷部郎去百姓爭挽留乞訓誡公曰儉則
不費勤則不匱忍則不爭保身家之道也嘗圖一菜于縣前壁題曰為
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邑父老刻
所畫菜而書勤儉忍三言于上曰徐公三字經

洪公範弘治末令嘉興初至三月如不事事者太守目為廣才及觀翁報
長守敘令箭推代之箭推以播公公曰某非不能為但無事不欲擾耳

能相貴使當為之選十里書集庭中焚香約明日審狀長有欺謾者神
殛之吏咸笑之狀而懸諸國門中令曰闔昔日此役多集人費時日致
多擾取民財今義每區止用里長二人最有妄舉者即為代役不貸庭
中肅然皆以實舉畫日而畢上諸府守驚曰此重事何華華乃爾備載
里老皆田自耳目所聞見審此役不擾而辦者獨洪公耳守乃嘆服其
精正大類楊公維宗植曰洪令楊守承前啟後
鄞屠大山知吉安寬大嚴明門庭肅然有尚書諸公子横行里中民不能
堪公取其桀驁尤者置之法權豪公子折節改行為雅士尚書深德
之嘗謂人曰使我諸子得比于人數不墮吾宗者屠使君之教也世兩
賢之嘉靖癸未

潘公恩守為州州有潘封于侯豪恣之屬往往辱擾公一切以寬平處之
獨謝絕居間亡所徇民謠曰毋相仇毋潘侯毋甚口拖太守
曾公于拱嘗補平賦均稅莫善條鞭弭盜安民莫善保甲移風易俗莫善
鄉約故所歷之處必舉行之嘉靖辛丑
李公融以御史出守于饒歲旱請禱于神公曰惟誠可以格天何虛文為
乃省刑罰釋無辜齋沐外寢籲天而雨洽矣大公自往極下車為民枕
饑饒而无夕張曦公亦夜出觀之民蕭鼓而歡見公驚退公曰無傷之
下車論之民愛而畏之
平湖陸太宰光祖初為諸令盧次楩狂坐重辟數十年以其富無敢為昭
雪者公至訪實破械出之以聞于御史御史曰此人富有聲公曰但當

問其枉不枉耳不當問其富不富不枉吳齊無生理果枉則富無死法
御史服之
陳公景躬以潮州知事署海鹽饒平二縣有惠聲不為勢屈有給事中以
使事過里璜貨無厭公率衛士發其橐送其贓物于府庫時論壯之
仁和錢公立為廣西副使治兵永寧不忍殺無辜易首功與智撫什抵細
程歸元生一室焚香讀書顏所居曰怡老論者謂其生平有三不識與
人坦直不識世間有機穽事衣食淡菲室無姬勝園無珍玩不識世間
有嗜好事城闕不通人迹有足人惟齋者則閉目不應不識世間有狠
雜事
朱公勝法守蘇州嘗言吏貪吾辭不付房獄卒貪吾因不下獄隸貪吾杖

不輕次
梁思撫應澤嘗副使平涼平涼緊韓潘數萬畝佃民田至三千頃賦多逋
莫敢問役偏累民公做古限田法以將軍中尉等其爵世頃至五頃為
限以田均差與民同賦有奸人構富宗于韓王端王令籍其家乘機剝
掠公立擒置之法韓宗以安嘗言人臣隨職盡忠寬一分民受一分之
益為一日自有一日之功
何執中重建黃公廟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
此中舊老云公為縣有甚政及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
何年今廟且頽圮民亦奉主環泣請新之予為人莫親于祖先然觀蓋
則數蕞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

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䜌䜌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哉知其以前令勒後令耳以為政善為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為政者曷不盡若黃公彼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乎亦能承民志重為建祠以對其不忘黃公者乎豈欲望民不忘如黃公也此記大有國子為政故錄之

慎子王棠令漳浦明察強斷有盜負山海而窟諸亡命多歸之攻剽聚落莫敢誰何公擇邑豪之勝武幹事不泄者十餘人俾偽與盜通助之攻剽若聯道然密報公部勒卒從之豪從中應縛其渠三十餘人厳行邑中盜賊以息

李公遷延撫右稱中貴馮保深州人也有兄女當嫁而盜數十人剽其裝資以去保兄疑仇家為之白州州守害其誣悉繫之復白監司監司為捕仇家鍛鍊成獄株引至百人獄上公曰始馮氏膦訟五十人而今至百耶執之具得誣伏狀破械縱去保聞怒甚具疏欲論守眦而以公為故庇禍裏朒肖曰毋太草草乃貽書開公公曰不佞以民命若泰山此官職啟耳所鉏者為貴人貴捕盜不鉏為貴人理私仇也亡何真盜果自他邑發保慚摩以金帛謝公公不受

李公按粵廣西時靖江王與諸宗䦧而各上章相訐臺下公公帥諸宗謁王王謝病不見公奏記曰大王以某之來為宗人耶某之來內欲全大王親親之心外欲明大王尊尊之分為大王非為諸宗也拒之何也王許以望日見而甞豁待之堂定嚴飭言曰不報先王受高皇恩以有此國當攜諸宗人諸宗不受攜而予大大右之何也公對曰大王宜自責毋責諸宗也王益怒曰何謂也公曰大王能念高皇恩善善先王者高皇從孫也滋罪廢嗣子悼僖王賢而圖復名雖一郡禮秩厳命猶大國也乃大王挾貴以凌諸宗人諸宗人亦挾衆以抗大王夫有司者故出諸宗下者也今諸宗甘受有司之約束而裏足不入端禮門大王能忍之乎忍之是大王徒擁虛號耳不忍之則王與諸宗訐無已也有如天子一旦赫然蹙文之詔下大王能嚴然而已乎某之來為大王非為諸宗也王色動曰奈何公曰王急下教自責令諸宗一切聽聲稱某等請分諸宗為十餘房房擇一篤行長者長之得以懲訓不率重則付柱提急文耳大王無與也月朔必朝參必從請名請昏必以請則大王之責常在而諸宗亦服王曰善具如公指臺為疏如之靖江以寧

郭青螺子章夏宗兊良心同為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夏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給執速放郭曰予有六字一疑收原封放

朱公正色倜儻有俠氣時江陵柄國公宰其邑相府家奴有犯者窮法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延譽行取

有薹仕為令求教于耿楚倜楚倜曰耐煩其人不達公曰耐煩朱易言也今之職宦上而達下者也諸所關白上或有格不耐煩則憤憤則上下之情睽矣惟耐煩始能積誠委曲以相感下而吏隸之乎鄙固狂悍秖哭也嗟不耐煩則滛恕以延失具當者多惟耐煩而後能原情察理豈如賞敝之往來䔍賭之遠請非耐煩則必有草率獲戾之處勻稽之瑣

垂軒鞋之堤坊非耐煩則必有疎漏之悮故曰耐煩是為令要領之若
風官而廉猶為女而貞分也何奇特之有負其廉而自矜由是不耐煩
以承上而傲上不耐煩以恤下而暴下不耐煩以酬世理務而情慢叢
脞所不免矣昔陸象山先生曰耐煩是學脉非獨為令要術也
夫棍之制自古未聞大明律亦不載伍容巷補正統間錦衣衛始制以捕
王振未知是否嘗奏事決非先王遺制容巷在海北請于制府通行
闔省凡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及廵總廵捕等官俱不許擅用而州縣正
官非人命強盜重情亦不許輕用遺書恭贄豎牌各衙門前最是于廿
年前見馮上一令每出拜客必令隸與抱二夫棍以從途中小有觸忤
輙以施之又青州一司李每上堂未三兩言輙用此刑纍纍滿前有立
覽者從此公以足腫請假在寓謂予曰病甚恐不起奈何予曰有一良
方但恐公不信耳曰奈何曰公但上堂勿輕夾人則自愈矣司李然然
呂大川守惠州有善政書爲張語曰呂惠州可謂嶺南之陽和戎馬之俎
豆也
楊公武令揚州善用奇有盜市人穫米者求之不得公獲其鄰里數十人
詭于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一人色動良久
復厲聲言之其人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
服又有盜田園瓜蔬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即
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庭稱其村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
盜也最後一人展轉有難色執訊具服又一行路者于路旁枕石數睡

囊中千錢失去公令舁石于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潛使人于門外
候之有竊視不入者擒之果得一人纔費十文尔以還枕石者
陳公幼學初令確山確地多荒乏水利公給種開墾至八百餘頃通河渠
一百八十九道節省里中雜支銀六百餘兩中撫正額給貧民粟千餘
石贖婦歸車八十餘輛積粟一萬二千餘石守湖州大書千堂曰受上
文枉法錢幽有鬼神明有業行半點虧心事遠在兒孫近在身
周叔夜思豪僉事湖廣廉能風著豪猾屏跡武岡州有宗庶將軍五人集
亡命為奸利嘗持刃入王宮王走匿所往而出州貳以下悉奉指使莫
司不敢入境者二十年民怨無所訴公聞而令駕之州遣逆訴者千
餘人公度非胥役能糾卸驍民自捍捕去城十里守備祝明來迎公知
其人可任與謀盡得諸奸狀五將軍入為捕公不動頃之群姬嗚呼于
門公又不動已而民各縛其黨至公悉付之獄五將軍憤甚挾匕首而
入公走知之與揖而捫其背曰毋妄動吾為足下百口計足下乃為此
嘗死耶五將軍氣沮而退公乃客條其罪于撫院馳奏聞上詔即執逮
得旨械置高墻而還所奪于民
公初牧平度時嘗郁飢民掠食卒持之急且作亂撫臣檄公治時如動馬
公曰此輩皆赤子飢求食耳奈何激使為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為招輯
語散置四郊令飢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牌雲集門下吏不敢納公令
大闢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以錢穀皆復業為良民兵竟不用
江西劉抑亭士璉令當湖其進說邑士如親子弟然有月課有日課月課

立于儒學每朔望次日命題呈學年發標題核親摘判長業諸生豪歡
者踰兩日與三師飲堂上諸生以文請質即面評至下課之前二日必
發堂所評卷必發學無沉閣者其日課則每日將出堂先課生童之佳
者藁二三名或四五名召集發堂命題多寡惟意既命題即出堂理事
事畢復入衙聽諸生構思供具精膳至暮文已完則先閱卷而後聽事
未完則先聽事而後閱卷藁外邑有生童至必留作課與本邑生童較
大約十日內發堂有課者必四五日即事冗停課亦必散題而徵文每
中秋前後則為七篇大課其遴拔之真篤批評之精嚴即父師不過也
二年兩秋闈雋者九人前此未有也
廣西府江兩岸六百里溪流悍激林木翳嶂猺獞執戈戟竄伏鉤引商舡
知奪盜米甚至殺傷官吏屢動不止蓋以深林蔭箐彼得伏而下我不
得蹤而上也萬曆中少參韓公紹議召商伐去沿江林木開一官路令
與馬通行凡取路一千三百餘里運石五千二百五十二丈為橋梁四
百七十有五鋪車一百三十三渡船十五舉用戍守士卒所用庫銀止
六千四百有奇於林鐵錮二峽尤稱險絕并力遂之自此猺獞種田輸
租不敢出如舟船晝夜通行功莫大焉
山東衡王府奄豎庇奴奪民產民訟之分巡僉事僉事捕庇奴奴獄而斃
奄詠王委之下所司鞫吏畏王久不決時周叔夜守平度攝院檄公往
王召公宴公攝衣裡往王親陪宴公為飲酬王竟席不能吐一辭公出
關威索對簿數曰是何難決奈事非有意殺人決杖不如法當得杖耳
令為宗藩故加一等奄誣告法當戍以宗藩故末減凡奏擬以請僉事
竟得復職
方公良曙字予寶為工部當權荊州木稅時方構三殿求木蜀中賈人西
見脩咸自匱此公至木無至者稅吏惶不見顧獄某請權吾公曰吾來
權木非權舟也木不至舉自吾分奈何移災于舟請貫關公廉翁然咸
就權居一歲而課完
凡徵惟人命最重惟初情最真而有司多漫不經意皆不即詣簡不親臨
于是百弊叢生矣鄭虞舟令長洲遇有人命即日親赴相驗在鄉者令
庾來故吏胥忤作無上下出入之奸里排地方無搭廠守候之苦有司
所當效法也　伍容養在杭徽有司凡人命指中刷明某日准狀某日
簡驗如過三宿及委之佐貳者定註劣考亦良法也
附公衰知處州郡多虎及旱煌為災袁禱于神大雨一日煌盡死虎亦避
去有盜入庫竊官鈔公捏檄城隍當方閘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卷堕
市中守藏者適過之識其印識遂獲盜
有作令者懸一聯于堂上云才拙勤堪補官卑清自尊又懸一聯于門云
鄉下有田宜早種縣中無事莫頻來
山東稅監陳增遣恭隨至松陵執四人送府揵其曾叔皇楨郡守信而置
之獄時劉功所令松陵請于府鞫之則皆土豪勾合恭隨為奸利者也
因并恭隨執之簡其身得所開富民五十三家恭隨遁去而四人伏法
王公世貞兵備青州郡民當輸以補鹵橫萊濰閒海道宋某縣之急而逋

以屬公公歛手謝而微露其意于王尉捕者還報又逸矣公陽曰置之
又旬日王尉獲他盜賂掌公心知吳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尉詰之曰
若奈何匿富齡尉驚服願以飛騎往憾擊齡至公曰汝罪當死然汝能
執所善某盜偕來汝生矣而今王尉爲之期果得盜公遂以與宋而稍
寬之
官校捕七盜逸其一盜首妄指儀縛一人至称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
而呼縛者跪階下具足躡躡顧盜數顧寬之公密召一隸蒙縛者首使
隸肖之而易其顧以入盜不知也即指隸顧者公大笑曰尔乃以吾隸
爲盜即釋縛者
袁中郎令吳縣人皆謂縣煩劇而公洒然澄然不言而事自集清簡外之
征凡鉅萬吳民大悅治獄恒片語而折自非重情無所淂贖牀晉借公
事擾民公無所差遣終日几坐不能糊口皆逃歸爲農公爲令清次胥
才敷役一縣大治申相公嘗歎曰二百年無此令矣居恒不發私書座
積函封待過客不覺然亦無所闕乏嘗以勸災出偏游洞庭兩山期年
而大治
黄忠江鄉爲麻城教諭士子曰吾初授官時每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
爲名豈漫然教訓從言從川欲吾諄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也導從
首從之從寸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隨其所之尺寸不可踰也
方公岳貢守松江十九年一意清淨與民休息每升堂治事畢洞開重門
並縣當讀書並植賭理事並興客對話民間有欲赴愬者皆得直達座

前立爲判決吏胥無所行其私考天下清官第一　烈皇知之不數年
拔置宰輔國變諸輔臣驚駭研戮而李賊聞公清名獨得免
張清惠公肆崇禎中爲南京兆值旱蝗歲祲民不聊生幼童輔手多行乞
道路不能存活者公命所屬分地收錄諭諸大姓力能養與人隨意異
撫置冊籍名領歸贍之俟歲熟還其家所活數千人其他撫循賑恤不
遺餘力民至今思之
何公應瑞蜀人崇禎中爲休寧丞清操峭然而斷決如流兩造咸服民呼
爲何青天有訟家財者兄以訟弟二囂然公納之屋嚴視則纍然黃金
也明日召其兄弟于廷而諭之曰若輩所爭財耳遂不念天顯至此與
其以多金充賄賂何不分之家庭全手足之誼乎出所餽分給之兄弟
感愧泣謝遂尔息訟時大旱米價騰踊亂民萬餘詣直指門號呼求濟
直指閉門不敢出道府陪是者奔詣曉諭眾譁如故公至曰毋譁歸俟
明示眾歡呼曰何青天言必不欺我遂散以是直指惠而忌之又凡有
控訴者惟願批何青天以是諸上官亦惠而忌之亡何部選一丞至邑
民大譁曰我公在此既未陞遷又無他故丞胡爲乎來哉必非也群謀
逐之公急止曰不可如是是與朝廷抗我且重得罪非愛我陷我之冢
乃止曰雖然公必留此我輩赴闕爲公請公曰不可朝廷用人豈能徇
尔輩意徒多事耳聽我去便眾曰蜀路殘破公無家矣去將何歸公曰
我一故人方開府治兵于蜀我詣軍前自効並建尺寸相見猶有日也
眾曰然則公姑稍緩我輩爲公治裝乃于四門各置一櫃標曰願助何

青天書技此不三日人爭技櫃如赴急難舉篋傾敉豈亦趨赴恐復迸
得四千餘金以饒公公曰父老所以備予者以予不受餘耳今若此是
世間最善要錢者莫予若也必不可眾曰此群情樂輸非有期會追迫也
且諸姓名俱無可考公不納將委之道路乎公固拒之不得乃于夜半
啟門出眾知而追至數十里外羣泣曰公竟捨我去耶請以此為公置
田宅萬一彼中櫝橐不偶孟歸老于此毋樓樓自苦也咸擧號號泣公
亦揮涕謝之有二三父老復追至以二百金擲公輿中而去後至蜀不
知所終

周公文煒為豐陽簿嘗夜出聞女子泣甚哀戰朴隨泣聲下詢之吳與人
也北里朱某以計始其寡母鬻之渡江適與薄于夜合女誓死不從日
撻之公置朱于法白直指遣役吳與召其母以女還之所著宅相四十
吉祥人多傳頌

陳眉公嘗歎天下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事曰死于刑死于兵死于歲凶集
古來為吏不酷者為將不殘者救荒不倦者合為一書顏曰積德編

人言世治用文世亂用武然則文武真殊途與夫有治而亂御難能
文而武為稱是以有苗之格不外干羽羌兵之卻詎非筆毅萬邦為
憲奏膚公者吉甫矣其文德徽戚功者召虎㡬何以鼻章稱句摘之
文投石超距謂之武耶軒輊太分常變異屬何怪乎驕兵悍將因緣
風而肆鹽膚相僵王闓震虐而首亂也明興開創大業日星共睹胡
有武功較若列炬發失東隅而收桑榆或捲棄甲而矜振旅或三戰
三北而報未必酬或一勝一負而曰人莫予侮總之道失朱收事不
專主令或棄于中消威金侈于督撫以至監軍司餉犡衣持斧啻得
持短長而肆喜怒卽驥騄之足馬傳辰而虹霓之氣焉得吐乎然而
奇人挺生今何讓古有偉勝于廟堂亦斐英于蕞姐武而文者有若
萬公表劉公顯成公繼光文而武者有若譚公綸陶公魯郭文成之拔
經穰建何嘗不樹戡定之勲而俞戚之破虜平蠻何嘗不蹈文章之府
耶纂武功第八

徐中山達高皇起義首謁麾下從渡江定金陵植運四征積高百戰謀無
不成攻無不克嘗簡慮深命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嘗受
降不殺成功不矜至封蘇州之府庫不取胡宮之美女玉帛古名將不
多見也其堂聯云破虜平蠻功冠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
無雙高皇御製之

郭英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擒斬俘獲一十七萬行師有紀甘苦共
之攻剋州郡戒殺禁掠封府庫無所私為人孝友仁恕母卒廬墓以書

史教子孫事高皇四十餘年小心謹慎金鏞適體每陰雨痛楚被命出
征卽日啟行葉殺之氣頽老不衰上晚年功臣已盡惟英與長興侯耿
任使
明氏據蜀來阻瞿塘北恃金斗負固不服上命湯中山為水帥率廖永忠
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潁川為陸帥率顧時輩以步騎由秦隴趨
階文瞿塘堅守中山不能進而潁川已直擣階文破錦漢矣所謂出其
不意攻其無備者也潁川既圍成都中山乃有重慶之捷
劉青田進京道經建德聆嚴適張氏來寇李文忠守建德欲擊之公曰勿
擊不出三日賊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旦公登城望之曰賊
走矣衆見其壘壘如故疑未信公趣令進兵則皆空壘追至東陽悉擒
以還
廣信張千總之始祖某素英果剛決國初以義勇為伐鼓軍我師與敵戰
敗北張時已衰元而志存殲敵猶伐鼓不休軍聞鼓聲精屬奮壯有加
因轉敗為功遂大勝以功錄其子世襲千戶
曲靖雲南之喉也洪武中傅友德藍玉沐英三將軍率甲士三十萬南
征偏師由永寧趨烏撒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遂克普定進攻曲靖梁偽
司徒達里麻果悉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悉從白石江渡遂平
曲靖而潁川復城烏撒以遏永寧之兵克七星關以通畢節之道雲南
破而梁王走死
方師之次曲靖也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銜枚度白石江而止比

霧斂大驚以為神兵遂乘勝取雲南　後文皇命張輔取安南師過清
光晴久水涸賊恐先遏我軍莫渡俄大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其主郡
縣其地此二事與睢水之大風滹沱之氷合何異
湯信國用兵不依舊法有問之者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為
胡越國大盗當言吾愚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三事不殺人不虜婦女
不焚燬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趨附
文帝北征師行至玄石坡登山頂書歲月紀事命胡光大書之并書玄石
坡立馬峰六字刻于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永久
北征也先土干來降賜名金忠封忠勇王隨入京寫入告廣開邊軍京軍
左掖官府黃花鎮右掖涿凡三百里其日天氣清明上袞衣乘馬按轡
徐行五市軍四十萬左右夾護金鼓旌旗連亘百里中外文武瞻黃書
畫四夷貢使駢跪道左歡呼萬歲聲震天地金忠在馬上指顧曰今日
真天上行自古凱旋之盛未之有也
內官監劉永誠使習騎射三危太宗北征命宣宗偵漢御逆謀三師師
討兀良哈俘獲無算捕執磁相妖人李宣張普祥英宗朝監鎮甘涼虜
偉沙漠數取勝擒其首景帝末召道總督團營南城之謀預勸被甲隨
以滿盈密進令姪為辭職遺禁杜禍泊和寒門成化初具辭累朝所賜
產第祿從
永樂中劉公江總遼東戎政時倭賊屢為遼患公駐金州備之適賊二千
餘以數十海艘直進望海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魁悍揮兵乘衆

如入無人之境公下令偽帥袜馬伏兵山中令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
路約曰舉旗伏發砲為號擊鼓而賊至塢下公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
賊衆大敗死者橫道餘衆奔空堡內衆請入堡勦殺公不許開西壁以
縱之仍令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凱旋撫將士諸曰明公見敵
意思安閑臨陣被髮作真武狀迎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公曰窮寇
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頗
疑伸故作真武狀以鎮之惟恐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
入堡有死而已縱其生路以散之師圍師必闕之意也事聞晉廣寧伯
異
宣德中車駕北巡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奏兀良哈萬衆侵邊已入大寧
將及寬河上召問諸將咸請徵兵擊之上曰蠢虜無能為但謂吾遠無
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比出喜峰路險阻若候諸將並進
恐失事機朕以鐵騎出其不意擣之必勝兵遂決策親征躬擐甲胄
至寬河距虜營廿里虜以為戍邊兵悉衆來戰上分鐵騎為兩翼夾擊
之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神機銃叠發虜不能支上以
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御六師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
將之
楊武襄洪為人尚權謀然有威嚴將士畏之自宣正來受知于廬陵楊文
貞初為指揮杜衡所誣以魏尚書源覆奏衡戍廣西繼為部卒李凝金
等所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上又每舉洪功屬諸將

洪益自奮所在有績鎮宣府敵人畏之呼為楊王
劉世安守大同時有虜酋秋數萬人入首陰蓄異志公知之率二十騎射
詣賊營酋驚疑不知所為勒馬引弓以待公以馬策指畫宣布朝廷恩
威酋下馬與虜酋坐一酋語不遜公執其頰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
公乃霽之呼酒與飲反覆開諭解酋咸如約移鎮甘泉當譯古番兵之
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五重為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于中軍中幟
出則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以取勝
羅公通永樂中為御史時交阯初平上詔御史千三級知交阯諸州公得
清化亡何黎利叛來攻公累擊卻之而成山侯王通棄交阯拔吏士歸
徹至公怒曰王通不奉上命棄地辱國此城吾死所也利大發兵晝夜
攻圍公殊死戰大破之踰年上入王通言詔至公全吏士歸既而上知
之怒收王通下獄論死餘皆罷謫而獨引見公改户部郎　英宗北狩
有以將略薦公者拜職方郎尋擢副都守居庸也先脫脫不花等三萬
騎逼居庸公飭將士嚴矢石固守而宣府參將楊俊以精騎入衛京師
抵圍遣裨將白公公伏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先保居庸乃
下令有一人度者斬以徇會嚴寒令汲水灌城為冰堅滑不可攻虜退
趨紫荊公遣兵追敗之遂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官錫璽書慰
獎焉
柱公富按廣東劇盜曾子良以妖術聚衆據險竊號勢猖獗有言宜撫公
曰招撫宜施于飢寒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飢蠱術誘方熾稍誘據原為

審不復宜急擊徹兵往賊恃衆來犯出奇敗之賊以妖術作霧公戒衆
曰霧散賊必至果至自將擊破之乘勢搗其巢盡俘其衆誅首亂鐸骨
從一郡以寧誠曰程芳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
李清作傅友德遷傳略云友德宿州人芝麻李陷徐得之非公志也走碭
山為人稍保獲為大盜李喜喜所得喜喜敗歸明玉珍不見用去之為
陳友諒所留運廬山道士勸往金陵時金陵戰艦西上友諒命公舟師
先發至湖口公念道士言觀天占風符所願遂降九江謁上上大悦公
功最著者如搏李二奔高冠山等戰皆備載他史惟平荊平蜀平虜三
議尤出人意外當上即吳王位之歲徐中山欲用兵荊南公曰不可荊
南諸郡心貳巨襄孟與協心平蜀諸郡兵可坐而全獲中山不從荊守
將果疑遁洪武三年中山破王保保欲乘勢徑下蜀公曰不可蜀道險
運艱所收降兵新敗難鼓宜安養需後用中山不從過徽州果以軍飢
阻江退兵長安五年征虜中山為大將欲分六道往公曰不可沙漠道
遠運艱我三道往而虜并力拒就持飢擊攻散危道也不從軍中乏粮
大將喪師和林南公出西道獲宋公以食馬羊戰有功九年伐蜀公奏
令師行艱楊贊全牛貿陰取階文出不意一鼓可克上從之而實錄言
階文出上諭不言公奏十四年征雲南公與左右兩將軍議曲靖已
敗宜分兵二公將其半征雲南我將其半征烏撒遂成功實錄言先合
攻雅分戰皆出上諭不言公奏而廟碑言之十九年佩征南將軍印征
洮州黎山等處獲級萬餘粮六萬餘會州止記公以征南將軍平漢而
此不記記廟碑廿一年佩征虜前將軍印征殊炎磨年三所所獲不貲
而殊炎定會州止記公以征虜將軍平蜀復征北虜而此又不記記廟
碑廟碑者學士劉三吾筆也多周圖功臣錄吾學編會州別集所不載
故得而記之
郭忠武登定襄守大同廣南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
十數戰後飛天綱攬地龍等法殲其魁頃刻數里皆陷虜入境公率兵
禦之行七十里日莫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
州掠回公召諸將問計咸謂賊衆我寡宜全軍而還公曰我軍去城百
里一忠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殺白全得乎因按劍起曰敢言
退者斬徑薄賊營夭斬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
震山谷公射中一人手刃二人遂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至栲北山斬
首三百餘級奪還人馬器械萬計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敵數千為將
戰功第一
蔣定西貴起自行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轉粟衣粮器械親携而行
不異諸卒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手擊斬常數十人子弟士
卒如蟻從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然不識字短于謀略必得調度
而後成功資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亦足尚也
李襄敏隆豐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簡識大體雅重
斯文接儒者禮尤恭茶陵陳先生敬宗每過訪必款留士林重之三楊
學士極為重愛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自後代者終莫能繼

河白桀寬從甘涼諸邊都指揮安敬為偏將職而怯都督蔣貴違虜至魚
海子將及之畏縮前進無水草不可進引還上命王竑速驛行邊驛大
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之而謂貴曰公
亦當坐且貴狀以赦于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

陶自強魯初丞新會時韓公雍以都御史總督兩廣師討大藤峽諸賊公
隸麾下一日韓公以峒賊強險難下方從叢魯時直賭侍左右韓公謂
謂曰丞揣我何意曰得非某賊耶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往且易易耳
韓公怒曰賊號甚人阨險自衛部下文武數百人無能辦者吾亦難之
而爾言易易是妄當答公抗言曰大賊雖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
者也謂魯不解擊賊明公未知我也蔣琬龐統廢邑事而為蜀名臣公
能用魯當悉將魯能以賊韓公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
人足矣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曰任若為之公乃標式約曰
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時全軍十五萬人比其式者得二百
五十人復下令募足其數公乃為別將曰操練礪甘苦共之士爭為
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士女金帛悉以分三百人已無
與者韓公大稱賞言于朝歷晉布政使錄其子錦衣千戶

公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饑餉運器械皆先數月調發多寡無常賊不
能測其東西向與其兵數每檄稗將進兵署檄西曰某封某日某時發
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嘗羽書押至我號夙戒聲色不動審賊飢餓之
時威數井海覺我公宴夜飲俄起如廁潛身出城兵士如故分道赴期
中宵合圍禁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也前後任廣東所殺及
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驚避不及過卻叩首乞降然始終此三
百人耳卻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雖非素部亦樂為用至其
持業玉石必分不求功級賊平置縣嘗學尊師陳白沙謂其治兵如文
人為文奇無所踏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

藍鄢之賊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劾時閩中馬公昊以智勇聞乃令按察于
蜀佐治兵公至閩所部笑曰將不知兵何以勝于是揮壯士千人分四
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公夜出百騎舉炮擊賊賊驚亂自相踐藉而
急兵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也公曰此尚未見大敵
何足喜乘勝而前遇賊賊方陣于左而伏兵于右為應公如之以正兵
當左而自率數百騎直搗伏伏驚潰趨左左亦潰乃合擊火其柵大破
之補首虜降萬人

慶陽衛指揮崔嵩霖字豪邁膽勇過人能以寡敵眾此然名將也為定邊
參將下不數歲凡點軍數十人一面終身不忘軍士畏威自奮敢爭
死于敵不敢違嵩令敵雖眾呼城下曰汝太師好漢能與我馬酒我不汝
擾嵩笑謂曰酒馬固多有但豈肯與賊也敵曰吾不用汝酒汝既好漢
敢與吾對酌否嵩揮去從兵輕騎出城投兜鍪下馬據胡床與對酌談
說論議不少偏賊懾服曰幸勿備邊吾不犯矣竟嵩任未嘗一至定邊
又嘗以百騎出遇賊千餘嵩謂其下曰賊眾我寡走卻成擒乃錄萬兩
下馬解鞍傳餐好戲俄莫能勝圍之數重嵩令騎持滿勿發賊終不敢

近解去
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性稍褊無謀
事輙不從中官言而既卒中官乃悼惜之無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
耳疾卒時語不及私惟曰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
勿壞國家事也
獨石參將黃瓘少嘗事亨及陽武侯薛公祿言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
呵一出狗豕皆知走避不謁神祠惟延城隍廟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
而已陽武築獨石陸處諸城躬勤早暮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瓘亦有
廉聲優將略知向慕前輩者
懷柔伯施某鎮遼東時值久雨呼所部偏裨語之曰連日雨我心日行邊
境數周汝等各往某處治某水口慎哉仍遣封驗施某地方某及俑等
往治數日畢功歸設酒犒之曰朝廷封疆施某地方某及汝等歎畢遣
之人人思自効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失事之由命左右拔出斬之
再三哀請得釋于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踰月巡邊自山
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壁
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更政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
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納贖雖人命亦以物抵償
在邊十數年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戰所舉將領皆自
家人拔起為異狀所憚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然繼善誅殺繼之者山忠毅雲深沉有將
略用兵如神而廉正不可及馭土官一以威嚴剿勦調征無敢違限三
日者繼山公者柳安遠則一以恩結人心然絕無格殺之事初紹嘉幼
子鏞正出當襲家奴挾其庶長子請襲安遠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
紹畿之謝以千金公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父子殺賊報國足矣
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得職甚衆蓋有以感動之也
王都督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閒居飢玩經史歷鎮通州倒馬關臨清湖
廣總理漕運靖寇荊襄綸綿永順保靖所至經略邊人已乙秀把京師
公拒戰西直門外後曹石紀關公力戰東市在湖廣時嘗上言土兵雖
曰腹心之藉實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但遣精
鋭常加隄防勿臨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農無耕蓄不免
飢寒乞遇公正仁恕三司方面大加存恤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道在
是矣委可總理漕運節制執道曰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腸少盡臣道
耳　公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御史曾翀稱其
脊梁硬心腸木粘對忠宣嘗云予在本兵日無用一將官思得王君
貴若人郎封得來
余公子俊知西安時方用兵征滿四公從督餉四據二山臨高禦下矢石
如雨我軍氣奪公曰必奪其二山我處上游乃可勝耳將請計公曰有
狼牌二千西募勇士能奪山者先給與而後計功如公言選士上山舉
牌入集舉大砲擊奪其一山復為牌數百募卒夫致又慮其飢備粮

二百舉以賽劇和鏡而不爲士卒死戰故能成功先是四推待一泉爲
飲公舉健士三百往探其源而塞之四逸踴躍以至于敗
王世昌超爲大司馬以功封咸寧伯與朱保國永帥千人夾邊虜猝至主
客不當永欲走公止之列陣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
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鼻勇銳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謂永
曰敵一動虜遽擊無患賴兵結陣示暇形也次第行且下馬無單聲故
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但矯情鎮物耳
雲南十八寨黑彌久作不靖嘗聚流劫何文蘭孟春議征朝命許之公先
解散諸蠻之爲羽翼者遂平之先是石言于滇史有妖婦助賊作霧公
爲文祭蝉蝉飛石裂遂成功磨崖勒銘曰石有聲賊則滅白蝉去黑彌
御撫軍御史親持節既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塑山夫嘆
李公承勛知南昌時華林賊猖獗副使周憲死撫陳公金檄公督勦公先招
降賊黃者以之收置麾下知謀可用信任之僉謂宜防不測公益親信
令宿帳中奇蠢激發死報乃遣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公召
土首李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效力功皆君有也猛諾公令
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令奇密入寨招約降者爲內應乃與
猛帥五百人銜枚登上絕壁縋上奇與數人前導至壘賊方鼾睡奇拔
刀帥眾入奮力斫之降者內應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
不得斬三千餘級餘賊奔出壘逃匿山谷天明搜山又斬獲千餘賊遂
平

王文成撫汀贛據江西上流知宸濠有異志以討山賊爲名請得提督軍
務王晉溪在兵部奏如公言濠反公適勘事福建經豐城急走小舸返
吉安與伍知府文定起兵討賊密遣諜四出發檄言京師及東南諸省
各發兵討賊以疑之濠果疑不敢直趨南京遷延數日始出南昌攻九
江安慶公兵大集始傳檄討賊進兵破南昌擒其居守逆黨濠時攻安
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濠及其長子
時江彬等導上親征欲攘功公深機曲算內戢奸倖外防賊徒撫定瘡
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劲敵宸濠竟得伏誅
浰頭賊池大鬢于諸賊中最山從閩橫水諸巢皆破乃僭遣弟仲安等率
二百人赴文成軍門投降自効意在緩兵時盧珂鄭志高陳英者有數
三千餘爲大鬢所脇而三人深忌之乃持大鬢所授金龍霸王官爵印
信來首兵言大鬢僭號設官狀公先已諜知其事陽怒不信械繫珂而
使人密諭以意令遣人歸集其眾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大鬢且密購
所親信說之自來投誠公還贛大享將士散兵歸農示不復用賊春卒
四十人詣贛公探已就道密行屬縣勦分兵哨候報而發又督集盧珂
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僚以次設羊酒日犒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設
犒于庭先伏壯士引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珂等所訴狀訊鞫皆伏
〃斬之
楊公銳守安慶時逆濠已敗遣僉事潘鵬持黃紙檄至城下說公降公補
鵬家一人腰斬擲城外鵬乃遁濠怒併兵來攻公百計禦之濠不能勝

閩南昌破解圍去制展有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故擒反者
文盛之功不可磨滅而拒之皖城佐文成以成功者楊公之力也
恭武壯襄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擣虜營虜不敢入寇得虜營馬悉賞
有功者以故人皆効死趨利虜中稱為梁王世宗時數有邊破忠襄功
贈太保予謚
史公道在雲中行邊出塞斬將擒王先後首功數千俘獲馬駝牛羊數萬
風聲播播虜賊逃遁大漠三百里外無一營帳敢駐牧者每遇會兵入
寇虜酋之妻哭止令勿犯大同界
周公尚文弘正中數出塞逐虜有功嘉靖中虜吉囊入寇有黑水苑之捷
又有黑山之捷鎮邊堡之捷曹家庄之捷在幕中四十後表偶不復娶
精神強壯夜則視馬芻秣籌度事務徹曉不寐軍姉皆識其面給事中
沈東上其功世宗怒下東獄十九年乃釋贈公大傅謚武襄
馬公永起列校為方鎮讀書質忠義文學士咸重之樂與之游初鎮延綏
後鎮遼東恤養士卒同甘苦所至咸若父母而防禦餘藏獻略沉審正
德中江彬輩宣府兵隸西內即日稱疾篤不隸彬人服其識大同兵亂
殺都御史朝議撫之公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
禍討其首誅之
唐樞曰本朝武臣至弘正一大變而人思務文矣究厥所由國初以將
對敵舉動自由以漸而制于群璫之出鎮乃設巡撫以制群璫又以漸
而制于巡撫之總督重臣提兵權歸巡按以為糾參又以漸而制于巡

按之翻異隨在掣肘不得不文以為自禦之計且文臣輕辱郡陵動以
不識字為誚及其屬刺劉右文而後武又不得不文以為自立之途于
是天下靡然莫知其自為武豈安不忘危之道哉唐公此言論時局亦
是然其所言文武非也是以書生為文健兒為武也
沈公希儀廣西世職也鎮柳州州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賊耳目徧
官府即閭閻中言無不知之公為參時顧念熟稔姿出入嬉遊城中而
得與稔通商賊者數十人厚撫之俾為詗于是賊動靜消息皆為我得
所鵰巢夙而來去即左右親近不得聞至期鳴鼓諸軍立集曰出某門
諸軍盡行問旗頭旗頭亦不知所之到營賊眾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
起賊大敗去已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他遠村聚廬官軍所不至者
寇之官軍又已先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所賊
勤必剿賊無妄殺其于巢得婦女牛畜果郡巢者悉還之推陰助賊者
還軍立斬曰若何陰助賊有持弓弩而瞰于門者斬五牛曰若何持弓
弩瞰我師于是賊畏服無敢陰助賊及瞰于門者又常以甚風疾雨夜
參諸賊所止宿徹還人齎大砲夜匿伏賊巢旁夜炮舉大賊曰老沈
來矣挈妻子自伏山頂兒啼女號或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沈
作賊何利至此明詗之則寂無人老沈固未出也自此賊膽落
正德中調公征永安賣韩陳村寨賊蝟立山上公拍馬登山賊弗下趨公
入淖前趣叛之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挾弩十步外公挾
頭過鏢而挑右足以護刀鏢盡頭中許透刀著于號斷械公射鏢者殪

之斫刀首于鏡間斷其頸射弩者脇夾弩鐏而手行上山復射之中背
建寬王首建入碉箐毒弩中將豎軍還退而疾危甚部下士有以刀穿
手者以矛刺破者為公禱神請命一人至持爵賁嘆其得士心如此
唐荆川曰予官兵識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俞儀本儀
短小精悍目炯炯攝人議論磊落激發真奇男子也
大同總兵祝公雄性康靜自奉淡泊每行邊則布袍櫛帽不異行伍鎮大
同廿二年虜入塞斬其子以厲士卒虜望旗幟卻遁去不敢南牧世宗
嘗書其名于御屏卒于郡郡人祠祀之
世廟征安南翁公萬達上議督府曰今日之兵有二議用與不用而已若
兵不必用示之急而急焉示之緩而緩焉然張關辟其機在我以彰不
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則急而或示之緩緩而或示之急呼吸瞬息其
發如神以滅必戰之用可也至于修欽康海瀕之地以待窮寇之奔與
謂今日姑可緩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
石公邦憲為都清守備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囤以叛奉命大征
公視其巖壁僅高三丈令軍士積草岩下選健士何金充千戶往與賊
語紿曰招撫金探賊食盡兵少即從囤上一躍而下大軍鼓譟急攻斬
百餘級　唐子崖囤苗盧阿項反撫之不服公編筏渡江徑至崖下分
兵遶砦以威賊時二月宕路桃未開公集兵推鋒曰吾以鼓催花花速
開囤即破矣是日午鼓桃花盡開萬衆踴躍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平
之

楊公時總兵槽運身嚴書暇不私一錢世廟書稱之曰清不遇福時身不
遇馬芳
嘉靖中阿向據凱口囤為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千丈四壁斗絕一徑曲折
而上上有池元旱不涸積糧可支五年恃險稱水西兵勦之宣慰司安
萬銓懸重賞乃行既至囤下仰視絕壁相持三月無可為計獨西北隅
有大樹斜倚卒壁間然去地廿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上者予千金而
壯士鐵鐵鈎傅手足為指爪昏縢四繩一劍約至木懸足即垂繩下引
各帶鈍鈍長繩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時扳緣而上繳關刹刹聲低
若崩石則一人墜地糜爛矣頃而長繩下引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四
人緣繩躋樹關其壯士復由樹間扳緣而上至囤頂遇賊之巡徼者揮
劍斬之代為巡者賊不覺也垂繩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手衆衆
而起可二三十人使衆大發砲大呼曰大兵大至矣賊驚起昏黑中自
相格殺死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俱赴盡
上平之
楊公職守零陵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城縣多飢民而城中兵力弱乃刺
馬牟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及戰順風揚灰賊不得視又以布
囊縶于馬尾以火燒之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俱發鉦鼓鳴震
盜驟奔散遂其渠魁平之
俺把慈谿省祭官杜槐與父文明率兵敗倭于王家團又遇倭于白沙一
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帥槐被刺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

演武場斬白眉倭帥一徒賊之生擒二賊驚遁呼為杜將軍已而建賊
至亭化兵少無繼陷陣死
粤盜蘇繼相世踞據揭陽之黃岡僭稱王其黨曹魁杜高山各據地相將
角為聲援歲加遁近總督劉公燾檄郭成討之屢勝且下矣而成之私
人先納與繼相通入賄于成以免總督李公遣刺得其狀召成知貴之
曰左廣貴新廷金錢歲可二十萬今三盜如故而汝若不聞曰聲色自
娛可乎且汝入三盜賄而縱之吾已悉知姑貸汝貴後効不然國憲具
在也成惶恐叩頭曰敢不盡死公調兵二萬使成與諸將分將之成斬
戈納款士卒遂破繼相窮追之獲于五房旋擒曹杜盡破其衆得賊田
二十萬頃予民

舶主許瑞擁萬衆出沒近島諸帥私其賂而陰庇之時取羈縻而已會倭
三百犯廣之大金門瑞相引兩粵爲重諸將入問策李公遣笑曰無恐
乃令偏將將二百人往而使監司檄諭瑞若名事中國而有二心急取
倭自効不者大將軍急而廣兵殲若矣非可略免也瑞惶怖捦倭艘悉
獲以獻
鎖合兒伯通一名灰亮北虜一部落也衆三千常年往套不出伺隙揵遣
嘉靖中伯通兒大虜入寇多得利去輕我無備乃于六月盛暑領衆入
寇先是總督王公崇古調兵二萬以防其秋衆以爲迂坐費可惜既而賊
果至督將邀擊斬首五百餘級獲馬五百廿餘匹伯通死于陣人乃服
公之方略

初馬吳好功名討松潘夷不勝遂罷蠶兒胡公世寧撫蜀亦欲平松潘夷
疏請有云吳長于用兵短用其長故敗臣短于用兵重用其短必勝
嘉靖中郭公琥為副將守古北口北虜十餘萬犯邊守將無能出禦公不
勝憤衣冠別母帥所部二萬人誓死往遮設伏山谷間候虜衆將盡始
發伏起聲震如數萬人虜驚潰奪獲輜重人口甚多歸而閉門口不言
功
南坍陳公忠家貧有膽智膂力絕人能浮江而游百里嘗于神烈山擒兩
虎由是知名徵時補役新江口營中時都督高某奇於其健兒拳勇屢
試比藝公連踣三人都督怒并求小過鎖禁營中欲致之死公夜斷索
遁歸渡江至淮投開府李公李公以治兵宿廟齊之關王廟公宿別帳
忽夢中示儆急呼所部避至廟倭方放火乃折垣救李公出集兵與戰
斬級七十二李公始重之復從李公于牛王河與倭戰倭以奇兵襲後
公曰事急矣負李公渡河且戰且走始得脫攢眾胡梅林幕下一日方
布陣倭羅武挑戰梅林曰誰能挫其鋒者公請往梅林以所乘馬與之
白鐵巴刀直入倭陣萬賊辟易梅林大喜揮兵繼進遂獲全勝又于通
州逐倭舉槍釘一倭于牆餘賊驚遁生平百戰未嘗少挫稱名將云
戚少保繼光結髮從戎轉鬬百戰歷嘉靖閩浙功在東南生平喜用南兵召
募金華烏義人謂其氣勁敵愾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嘗言嘗曰建
議更制練兵長驅出塞雖文皇三犁之績啟百世建牧之勛出鎮之後
當事掣其肘不得行中道飆歸卒以罪廢陳公第嘗曰自嘉靖庚戌虜

大舉入犯至隆慶丁卯一十八年戲書歸踊總兵凡十五易自戊辰而
接歲公來薊時總督者二華譚公也至萬曆壬午一十五年胡塵不起
民享生全極矣乃論者謂其不宜于北竟徙嶺南嗟乎宜與不宜豈難
辨哉

王弇州曰戚將軍用兵如神善用寡善用衆善用勝善用敗自海事急急
天下力注之東南大約起卒十不能易倭一而公由偏裨起從千餘烏
合之士躪其穴而梟獲之此用寡也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將軍將
數萬人所提衡往使凜乎若出于一人而肝胆之此用衆也將軍所遣
卒或不幸偶中敵以敗告將軍益治兵自如往往利用其敗以誤敵敵
辦見即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功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墜
我我勝而敵不得以其敗惧我將軍起裨校遂至大帥甘佩兩印自兩
浙閩廣以及薊門邊塞大小數十百戰所殺虜數萬計稱東南名將無
偶

俞公大猷撫楓峒賊謂之曰有人謂我勿勤汝我則不從凡我良民謂我
勤汝我亦不從有人告汝謂我無勤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
勤汝心汝亦勿信我之勤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惟信己汝守汝己
我如我心矣我心父母我人忠信汝勿怙終汝而怙終我心敝民我心未死
斷不汝容 趙本學精于易以天下承平人不知兵著韜鈐內外篇時公為
諸生趙以授公 公與湯克寬擊賊海中風濤忽起天色黯晦絕艎二
日軍士皆哭公獨飢默克寬曰此豈哭時公曰某生平無所憂挂今與
公同時殉海裳媿既盡豈非哭事克寬夭服風定執贄稱弟子 公在
軍風角占候遁甲皆不信潛心學問起基卑逸以為實修當時士大夫
深于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鎮俗東晉風流亦或讓焉 譚公綸極知
俞戚而重公尤甚其為臧士伏見臣戡秉義懷仁篤信好學老成持重
正而不譎口不談功心惟在國諸事明起順逆不辭事勢難為慷慨獨
任吉甫方叔趙充國郭子儀合為一人者也

陳季立第少為諸生應江公召致幕下教以古今兵法南北戰守事宜勤
以武功自免為宣于譚襄敏襄敏一見奇之曰俞戚之流亞也起家京
營出守古北居薊鎮者十年薊自隆慶初譚戚在鎮邊政修舉虜不敢
犯已而俞老戚罷邊事隳廢督府私人行貫塞下使胥互市金錢公力
持之為督府所怒歎曰吾棄筆從戎頭顱盡白思酒一腔熱血為國家
封疆大計而今不可為矣仍為老書生耳遂拂袖歸里角巾蕭寺徧閱
佛藏入羅浮游西粵窮蒼梧桂林諸勝閩粵弱探老而好學裹糧來白
門和華數年弱侯數服著述甚富復游嵩山而返

臺軍之制起于南塘即古猴犬也每堡一臺臺圍以牆牆內井廬畢具軍
則晝夜居其工有警則傳烽以報 哨探之法在萬歷時不候傳烽而
探騎時出數百里外軍中謂之撒撥凡其人須極巧利知應變者厚其
賞賚資其携掣多給以用解于虜虜事多決于婦人未有舉動先知其
欲擒紀何地探虜者必操物賂虜婦方得通漏後來日講核飭餉愈廉
而此等要事俱以格套督撫之過也

劉新智顧自不滿七尺不介不胄著一白袍單騎薄易小丈夫耳及遇敵挺而刃騰躍飛踴見刃而不見其人觀者以為神

萬虜圍表食書而中府經始蘇與偉過卒家丁冒矢石挫賊鋒自中流矢不為止與子書曰我家世以戮力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猛論自不任兵今晚年增一劍癖不亦異乎

公論北虜情形云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大事義異類投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上黨凡重鎮要中外章疏頻多擊截之計所為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于籌遼固本之道則置勿論夫數倖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標者也病者日複逆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益傷乎且諸邊自特權移而邊政日廢兵自屯鹽法壞而邊儲不充兵儲不充而士卒多殍死矣殍死者眾而士日心益離士心日離叛亡者眾虜得而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土俗漸宜心無定易而後用為嚮道故地里之遠近兵力之強弱貨財之盈虛將帥之勇怯事勢之難易皆得預知之諸邊切痛之卒聞風相耀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為事何暇為本計乎此所謂決陂取魚圖一時之利者也此識人所未發

歷城徐公遇為山西副使時巨寇混天王叔掠州郡公不用兵以計平之民為謡曰不發一矢賊乃盡死不如荷戈戰死實多

李司馬化龍平播之功最著先是守土者控御無術叛苗復重賂苗說驕矣而縛以漢法楊應龍遂據播以叛公以總督賜尚方往時苗已破綦江恭將房加龍游擊張良賢死之中外震動公揚家以往從容言笑將吏特以無恐入綦江為文祭二將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餉死以寨死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美人死等死耳易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將士咸奮舊帥劉綎坐遣延革任公請綎曰將軍束髮從戎膽智聞天下而怯區區小酋乎綎感泣願効死公保留之令殺賊自贖破三峒降其部落賊大窘建綎而走上海龍囤自保公審度方略從囤後挂路上火其龍虎關酋投環死妻子就擒斬獲三萬計播地悉平

滇中有丁苴白改蠻山箐在臨安南安新化之間通誅者百年萬曆辛卯因緬報調兵援緬退而兵已集異中丞某遂檄郡參將子龍移師襲之蠻止長千弓弩不知大器鄧擊以大炮聲振山谷蠻駭謂山崩巢穴盡毀乃四散走遂蕩平之

遼東李成梁頻年奏捷朝論頗疑其激功被滑去華訪之邊人云遼東延袤千五百里戍卒不滿數萬備多而兵寡往年虜悉眾入犯兵過之撤推奉實城頗悉情形每遇其里厚集家將改保嚴備盛鞍馳騎游百里外出不意擊之遇其鋒銳即休士自衛度少懈遣死士夜斫其營至有以皮帳畫縱獻功者虜亂擾反即建擊植歸以深入為功彼顧踊重又出不意各為徹底盡遁所擄凡其取勝多以奇兵深入往往勳功者所不及即厍氏亦不見其究鋒揚厲之辯故多以為疑耳

爲東徽元數起行伍嘗從征南擒捷兵陣北至信地度其兵見虜必生畏
心則士氣喪因與部下約虜地草肥其旁可隱罝等皆先伏草中不令
虜見得爲備仍戒有可乘炮發伏起鼓行而前退惟者立斬如其言虜
至近百步炮乃發軍士奮勇氣倍虜驚見反走追擊之俘馘甚衆論功
至大鎮

楚撫李材喜議學學徒至鄖陽者率游武當役營兵爲用兵皆怨剽伏丁
惟寧張滋兩月兵餉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參府爲書院參將米萬春以
言獄軍士軍士梅林王所等鼓衆譟亂毀書院將往噪逐軍門材閉門
不出時王公鶴鳴以新選守備至謁參將亂兵或呈或卧公具庭參禮
甚肅參將止之公曰上下禮一定不可廢也衆殊然起立公因諭之教
以隨參將詣軍門謝罪公亦庭謁勸材啟門納衆兵聽所請材從之兵
所請十二事林俱唯唯公止材勿曲狥因請令牌撫軍士城外備禦以
待閒賞部伍觀分公仗劍曉諭諭以反亂之不可爲一城之甲難與天
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爲計衆感泣已而材所允十二事丁惟寧
以所請非分禁勿許兵復詣丁走匿破竈中公止之衆復退公因以計
脫丁歸襄陽翌日請材終閒操之事賞燕未罷呼梅林王所等十人斬
以徇遂定

虞公象昇初備兵天雄冦與嚴徽州縣搖城治具馳行郡內遇賊數萬公
不卻中一矢額傷又一矢僕夫覺公提刀戰益力救至得免賊分兵城
下潛發兵攻消公知其計戒守城士勿動遣騎出伏賊至伏發又敗之
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遇卽死不可犯公是以有能兵名晉兵
部侍郎總督七省乙亥盧抄滁州攻圍甚急州官馳檄請救公疾走救
奮擊大敗之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趣兵乘其
後又大敗之賊遁永寧公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爲賊所困與諸將約曰
食盡遁窮皆死死擊不勝亦死當力衝之乃率騎奮擊斬獲萬人斷賊
食道賊復乞請降

賊帥張獻忠假官兵旗號襲南陽也南闕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窘遁
去公追及一箭中其肩心一箭釘其中指于弓靶獻倉皇閒公舉刀劈
其面血流被甲操可望力前救之得遁

黃得功榆林人起行伍入禁嚴驍勇冠一時崇禎十年上痛流氛日熾遣
得功同宋紀協勦有副將林報國者忠勇類得功相倚爲腹心賊犯桐
城田舉十三營盤踞桐鼻硔砂河公遣報國前哨擊殺賊哨數騎賊趣
虎者得北報國躡之爲所殺公奮入提刀殺虎賊衆奔出所向披靡自
是喪膽以遁呼爲黃爺壬午秋獻賊圍桐十四晝夜必破桐公救袂
而起萬馬奔騰從天而下賊棄甲拋戈鳥驚獸散桐圍遂解追至潛山
大敗之桐人立祠祀之後殉國難桐人至今言及丁壯號哭老人咒嗚
也

事有謀始言有預先為者每曉曉于臨事而智者獨炳炳于未然匪為察察之熟而如鑑斯懸毋恃斤斤之明而如日中天知登高岡之上執其兩端原田如臺止水之鑑淵然而剖權析成敗利鈍之故人見其偏而獨見其全得失進退之際不失其經而可與于權用能相時務以應變決大計而籌建大約行己欲方御事欲圓謀則慮從知則貴前有已成事可具述焉纂識鑒第十

高皇圍守江東諸郡謀取浙東聞學正朱升名召問時務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張士誠被圍有客詣門告急士誠召之入客曰請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漢此天數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收召豪傑撫人民練兵救明賞罰使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彼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公昔于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傲然視天下若無人日深居于內雖欲有言公安得而聞之士誠喟然曰吾亦悔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利于國益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襄兵甲百萬與江左戰于姑熟鏖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舡天乃反風焚之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獨守此尺寸地以死拒竊恐勢急患生將有變從中起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竊以為不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巾待命不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沉吟良久曰足下且休吾方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之

徐中山性端謹上嘗召夜飲強之醉命內侍扶送吳王舊內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以舊內對卽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

劉青田賜老歸隱南田山中飲酒奕棋而已守令至皆不得見一日令微服為野人入山求之公方濯足水際因引入茅舍攜衣出為黍食之令前自述公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令終不得以微服見

郭德成鞏昌侯子興之叔寧妃兄也性嗜酒于爵位淡然上一日召授都督官不拜上變色曰爵祿汝留耶成免冠泣謝曰臣性疎狂嗜酒蹈托高位必且曠職戮之誅將必及臣臣願陛下赦臣臣望此頭飲酒不羨萬戶侯也上歎曰卿可謂能自知矣賜黃封百罍秫田三百頃成拜受卽上前舉一罍吸立盡免冠謝上見其頂禿笑曰風漢不節飲髮盡脫耶成仰首曰猶是餘物盡髡之乃快耳上默然比醒懼觸上忌遂披剃入見上笑稱妃曰爾兄果為僧矣願成佛耶做菩薩耶成曰臣一如不願願生生世世作酒泉郡小民痛飲酒足矣當禍起成竟以酒免

吉安歲山賊帥與吉守有隙禁吉民毋得入羅坤饑我道熊公鼎爭曰盜之起為饑寒迫也今使吉聞羅將閉盜門脫言事急生變誰能獨全乎

帥譜乃鮑前令

嘉和劉伯川有識見楊士奇陳孟潔遇扶之因留飲時會齋酒酣請各賦詩孟潔得句云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伯川笑曰十年章苦只博紅樓一看耶予當不失風流進士士奇前云不妹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曰雖寒士當耐子當大用鮑之後孟潔為翰林士奇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伯川躬耕如農土中年尚有田數十畝一日悉散之親友并散遣臧獲與妻處故廬數椽旦暮饘粥休一如也

文皇內閣七人楊文敏榮最少一夕寧夏被圍報至上急召內閣惟榮在赴令上曰寧夏進軍解此今當遣何處兵救之榮曰不須救臣當奉使至彼其城堅其人習戰事已十日計虜已退矣夜半報解圍上諭榮曰何料事之審也

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曰陳芳洲何如東楊指座曰芳洲不患無此坐但恐坐不安耳後果有甘州之行

楚府孔明鑑嘗以通考遣家江行舟覆其童周濟鑿舟而出之華陵山東按察歎曰宦途險途猶牛渚馬當也日行其間安能數數天幸哉遂致仕歸正統乙丑

淳安胡公拱辰參政貴州過安莊衛至白水堡本堡苗叛苗服為患有年酋首沈時保親身出見揚言我管下作惡者眾願得一號令與我鉗束他不然他日不便益自恃其眾且欲得之以骨制諸夷也公叱之曰但新留頭箭從留財產此部號令無他也時保雖眾不敢言始釋之去而遣兵往擒并其妻子處以軍法其患遂息正統乙未

都御史虞審在遼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官所短得罪下獄或謂審本為公家楊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客猶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曾公鶴齡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言但請募場屋以終複試公曰少更試然後百弊滋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怨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故有司具二說以進令下竟如公言

正統間朝廷勑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受勑疏請何府支俸眾歸罪武選東楊徐曰鄭主政豈不聞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乎勑書既云右府即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況公鍾為郎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神木廠失火有旨令郎官回話呂草疏示公公曰若依此奏恐不免罪請于題繳本稿中增標退二字震大然之疏入不問

王文端直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漲語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頗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天順初元當與其禍安得今日與汝輩觀水為樂哉

呂公原蘊舉進士選為御史辭不就復選為給事又辭友人詰之對曰居諫言之職處必危之地專其祿而忽其職非仁避于始而悔于終不智

故不爲也

天順間曹石用事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盗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

三老者言科徒子都督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至其門欽啣

爲求官力辭獲得免于禍

禮部侍郎崔公銑夫人戶部尚書李公燧之女也少從父京師聽石彪會

欽之驕聲知其必敗此其穎慧出聽車聲知蘧伯玉之上

英宗時總督邊儲沈固疏言適者勅遣大同鎮守總兵等官會兵出塞諸

將既拘聖旨且欲要功一時臣工無敢後者夫雲朔地方廣遠西北兩

邊密邇瓦剌既變詐叵測而兀良哈亦潛懷異圖皆不可不爲之備今

諸將奉勅盡行出境萬一爲虜所誘牽制我軍以襲我城則無制之兵

誰爲調度此豈萬全計哉請自今遇征行有勅調遣諸將出戰居守各

任其責庶有所濟而無所誤廷議是之

石彪鎮大同遣使獻俘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之上岳文肅正

取地圖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首置于何所使者不能對

羅念菴年廿六中鼎元外舅曾太僕延譽曰喜吾婿幹此大事公面發赤

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何足爲大事是日備袖

米偕何黃二公叢寺中講學及官翰林凡三文朝皆不赴歲以建言削

籍歸有議公者稱其不特以鼎元重實以建言重公曰鼎元備米耳惡

足重言事罪也留時通計見爲憂國其後思之青宮方習上偶遺和慈

乎當朝今一念及今人汗赤奈何反以爲重

何公信景明父也爲河南承差會汪直過省都御史以下上謁皆蒲伏行

直命都御史剳所屬括民馬都御史唯唯然手戰不能書汗簌簌下信

從旁奮御史筆代之剳曰都御史大臣也不當煩吏事見陳公還其揖

不拜歎曰真男子也

王都憲恕董漕淮安姑蘇一老人傳檄公問汝年幾何曰四十七公曰我

亦四十七乃見白髮而汝尚壯何也對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

日公慚容曰名言也旋乞致仕

韓襄毅督兩廣時有一郡守治酒具遺納妓于盒桯入幕府公知必有隱

物召郡守入謁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

賀督間曰清河羊山之戰我軍奮勇追之則賊退退者還賊微隨之有軍

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汝等牽我數人馬歸我輩伏溝中俟賊過獲

伺其至伏起射之留等反兵追之賊可得也以無將令人不協而罷

戰勝歸有虜謀我軍復至城下有軍人謀曰若幾幾與敵更通百手精

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護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乎惜乎皆不能

行

常熟富民徐洪忽謂家人曰吾家業盛矣必有代謝今將舍此而去之遂

舉田宅授幹僕挈妻子築室先隴之側布衣蔬食謝遣交游自號桃源

小隱

李遂菴官浙時鄭端簡爲諸生公大器之曰子必舉解元已而果第一及

赴公車公勉之曰此行仍第一若第二人勿爭見也已而端簡以第二

人歸遂疑不敢見公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兩司召富民勸募湖州民胡汝輝願獨力成之富
長揚公繼宗曰何易若是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為他人取何
如成此勝事人服其智
梅溪一富翁貪吝之極陳良謨語客曰此人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當有
奇禍歲餘陳公又曰此人禍且至矣客詰之曰吾惟貪吝可鄙近則漸
驕横矣非速禍歟未幾果死于盜
沈公希儀上書于朝言狼兵亦猺獞耳猺獞所在為賊而狼兵不敢者非
狼兵順而猺獞逆也狼兵地隸土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猺獞屬之
流官流官法弛不能制猺獞若割猺獞地分隸近旁土官土官富貴世
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又既戀巢穴非能變者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
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如此則猺獞皆化為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
道也惜乎時不能用
成化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公英奉使河南
策其不早制必亂疏言流逋之眾宜選良吏賑恤其飢漸圖散遣占籍
者聽墾曠者禁絕外民勿與通複不得食勢自不可久詞甚詳切不報
既而流民劉千斤等作亂所至荼毒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請英
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此于茂陵徐補云
劉忠宣善知人自兩廣來繼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號泣不已公
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猶不用後果附逆瑾戍貴歸遂都御史某見其

驕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　公與同寮
會飲有舉王威寧之才者公曰人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
智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略卻不用以為善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
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爵位終于削奪為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
項公忠討滿四有星孛于台斗占者以為不祥公曰賊屠害生靈罪惡滔
天卿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攻之益急未幾果殲敗
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久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羅
公玘謂其賂故在不必指其名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默以他事
庶不貽朝廷羞識者韙之
章楓山居白露山下好獎掖後進和易不事邊幅每對諸生云甲子以後
天下必多事乙丑孝皇賓天果有逆瑾之禍
給事中徐公昂論救翰文忤瑾落職或問瑾等將來何如公曰予觀瑾等
非能以正相助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言
丁公奉為南司封郎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二人家居汝
言明莊定山耳戴同入泮者廿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
先死已以年少獨存不當知止耶遂歸果厲不起
王文莊鴻儒未遇時郡守程堅一見歎曰子風神清徹終非塵埃中人
初瑾等用事舉朝欲誅之期在必克獨許襄毅曰此輩得踪斥足兵不然
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宸濠謀逆外援藉藉皆云陽明與交好事不可知王晉溪在本兵揚謝陽

明必能底定朝廷不必命將出師其婿主事侯某入告晉溪曰外議若
此大人堅持不變恐有滅族之禍晉溪曰陽明智略足了此不久捷音
至矣不旬日而捷至
彭公澤將西討鄢本恕等入問計于楊公廷和公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
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熾澤既發而復
留乃嘆曰楊公之先見不可及也
文成恐濠急下南京欲緩其出乃出牌云本院帶領狼達官軍四十八萬
彝往江西公幹將發參議雷濟曰恐彼未必信公曰可疑否對曰疑則
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大事去矣
孫忠烈燧之開府江右也有新建李生者善古文詞公館之幕中時濠反
謀已著生數密言當預為之備又言濠賞凌某最驍勇河中盜魁也濠
倚為爪牙而時從章江門入若將而殺之濠氣索矣及濠生辰州當入
賀生因止之次早當謝宴又因止之皆不聽卒及于難此生大是佳士
惜逸其名
武宗時權幸多冒首功以得陞賞蕭公鳴鳳蒞山海悉奏奪之江彬錢寧
忿然爭論于上前公曰某地與某地相去數百里某乃同日斬獲彼此
叙功豈能分身耶二人語塞
陽公希曾之撫治南贛也浰頭餘黨之冀並興大肆荼毒焚掠諸路夫勒贓
懼乞撫且擬執通判黃鼎歸以要撫公曰此賊故智耳昔人曾墮其計
可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償事不足惜有能獲之出者予不死並晉
兵戰賊大敗時撫按遣通判宗獲全
大同初叛夷總兵官所保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鑄給何公孟春為主事
白部中曰總兵印文即兼篆請改篆文或稱副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
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難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定在禮
部奏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
不寧時乎郎中不以為然
李本初仕為建寧推官值宸濠反王文成方發兵討之而建有分水關自
江入閩道也本請于所司自往守之會建按某以科場事檄本與公入
闈本以書趣公公復書曰建寧所恃惟吾兩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
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不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
守節本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紛紛播建延將以為不知
所重豈不多矣遂按君之罪執與誤國家事敢守深服其言竟不往
王雲鳳出為陝西提學僉長汪公謂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踰濫
祠禁僧道雲鳳疑其諛公曰君見得真雖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
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則傳笑四方矣
瞿公鑾視師九邊楊襄敏博為贊畫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雲計
所費銅賞有數而番來滋多欲拒不見番疑懼楊公曰吳性下情不
予且變其若集而面諭其遮擾狀曰天子念爾等艱苦煩相公親勞問
爾等當頓集遮迎敢遮擾乃爾聽縛屬吏諸番當敬懼如此則賞可無
濫云從其計肅儀衛號諸番撫門之外譯而數之諸番累羅拜請罪因

識黄其先至者儈部落攫以後至見黄無敢來者

榆林覆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樹會者土人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值數萬金鄉人訟之姚公鎮令姚文清鞫之知為西夏金元故物其下疑道數西堆積金寶以千萬計文清請聞于朝以資庫藏鎮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覆何以自明且榆林所少豈獨此哉土人所得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仍厚封其地以杜後人

嚴嵩末年有新選分宜令候謁于私第坐旁室中俄有一家奴從內出令見之起立奴叩首于前令驚曰何敢行此禮奴曰我主歲滿已極早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少寬容楚足矣令為太息未幾果敗令治其家眾獨釋此奴

庚戌之事趙大洲力排和議且言敵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敵必退宜不動以觀其變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一與之盟則必要脇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議遂息敵果以二十日退去

何心隱嘉隆間大俠也而以講學為名與御史耿公定向善寓其邸舍時江陵方在詞林來訪心隱望見便走匿江陵請見之心隱辭以疾江陵去耿公問不見之故心隱曰此人吾畏之耿曰云何曰此人能操天下大柄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而不能能興滅者此子也子識之此人當殺我後江陵當國以其聚徒亂政捕殺之

陸公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為大宗伯不數月引疾歸沈肩吾一貫訪之瓢園寺問其亟歸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甚盛意之第一飯賜從者持刷刷覆鬟者再更換衣服數四此寄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敢久留也

胡濂判崇令永豐有客衣冠頗怪談性命學而辯有口邑中從游者數千人縉紳亦多往焉公佯為道從察其眈有詐乃言于眾曰少正卯之流也立驅出境邑人頗以為不好士亡何旁郡下檄跡索太盜竟獲之誅所卽其人也乃服公之神識

顧東橋撫楚時張江陵年甫十二有雋才公大為賞識嘗因試棘解所服金帶贈之曰子異日何但繫此聊以見予意耳

楊石齋在閣一弟為京卿二弟為方面諸子姪布列中外甚眾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頓蹙曰君見為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也何賀為

俞盱江與曹槃川書云近見防秋十議中有步兵決勝馬兵遊銳諸說可謂得其要法惜條項大煩論奏太奇故聽之者不能卽按行耳昔人謂敎正不敎奇蓋正可敎言而盡奇則千萬言不能盡今并奇處譯言之無怪乎聽者之駭駭也此語識見高卓非李衛公以後人所能道　又云欲與一世豪杰爭品色宜安于東南欲與千古爭品色宜在于西北蓋東南事易而將貴西北事難而將賤也　又云用之則為霖雨為舟楫以濟天下不用則著一書以重來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雲影裏大笑一聲與太虛同游豈不綽綽乎哉

譚大司馬綸與公書云大抵世人知公者甚少真能知公則惟綸一人
又不能為公重今綸而人又有說矣姑自治兵一節言之節制精明公
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繼光精悍馳騁公不如劉顯然皆小知而
公堪大受也可謂公真知己凡予之所重乎俞公者不獨重其功者一
時而重其識高千古人異卓識何事不辦故公非獨武人亦文士也非
獨將略實相材也非獨功名之士蓋與聞乎性命之學者也撫淳滋一
節見之然則譚公亦知公而未盡也

黔國沐朝弼犯法當逮朝議難之謂恐激諸夷生變江陵擢用其子而馳
單使縛之來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為快

李君實日華曰休邑有屯擁高貲深塢密室即白晝莫能窺也曾遇暴客
鄰人集炬持之乃散屯劉一書丹給東明日取詶自是歲給一二發奉
取詶如故一小屯知其非盜實鄰人偽裝以取詶也因欲相詰屯曰不
可吾歲積所餘以養此輩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揮猶樹兵意也許之自
撤備而樹怨不復得安枕矣

竟陵劉公一儒與張江陵先達兒女姻及江陵當國嫁女珍寶萬緡公緘
封列室戒家人不得啟視時公出居于南部歲時通問之儀亦自簡嗛
江陵敗多所牽累而公獨不染

初賀公逢聖與熊公廷弼俱受知于熊督學而文載周二子優劣曰賀生
夏璉商彝也熊生干將莫邪也後皆如其言

唐叔達伯升少有異才太原公執政叔達與辰玉讀書邸中時天下漸多
事上言利病者紛如叔達私議某得某失兵農錢穀具言其始終沿革
若數一二東西構兵萬里外洞書當午逆斷其情形虛實將帥成敗已
而皆中辰玉問何以知之曰吾觀古人固有類此者竊意之耳

鄭貴妃有寵于神宗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于中宮王安曰主婚
者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策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
恭妃長矣以恭妃主之曰奈無冕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鄭皇封之誰
曰不然安從之自是貴妃不振

南樂魏允中丙子秋試王元美偕同官飲于使院戒閽吏曰小錄至非魏
允中勿從鼓以傳撤暮傳鼓相與引滿絕倒

為鍔鍔無為容容為落落無為憧憧為百丈之幹上舉無枝而不為
靡草之從風為千丈之瀾峻若蠶起而不為積潦之易竭為百鍊之
剛不折則缺而不為鉛錫之易鎔此志士所以立志而哲人所以役
躬義者曰至德混沌大道沖融山以峻自童膏以明自煎挫以舉自
播世俗誰正而孰直剛缺而尚通胡不擬泥揚波如出淤泥之芙蓉
而顧支離假寒若受冰雪之寒松孰得孰失何去何從無篡識不能
知此事時試正于紙上諸公也纂方正第十一
黃岩徐宗實為駙馬輔觀師當謀投時中使設駙馬位于堂中北牖下南
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向公慨然跽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
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乃手引觀位使下然後為說書復為書詒之
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避謝執弟子禮甚恭高帝深
嘉之
嚴公德明洪武中掌院以疾求歸上怒刺配雲南教歸彦英之齊楷布衣
徒步曰齊民當然也宣德中有西軍以征調過其墓苦民家公驚斂之
西軍訟于直指李逵臺公云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事豈不曉三尺而
悍然若此因具述軍行暴民狀李問何年在臺公曰洪武時曾為臺長
今院堂錦刺所稱嚴德明是也李大驚急起延入後堂歡洽竟日次日
往訪則空屋兩間公已先期挈一僕走遠村無可見矣　同鄉鄉御史
謨延李敬從鄉飲公與席頭戴破帽綺易之聞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
刺四字公因述前事曰先時國法嚴如秋荼吳中仕者無一人得保首
領子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首曰聖恩聖恩
實訪峰入圖知司李建昌時大璫以織御服至張威福郡守以下皆為庭
辱公獨高興出入與抗禮民詠曰知府是雅泥同知是塊土若無費推
官據了建昌府
陳公完任涇縣教諭有清節邁縣官建白金修學公詢所由來知為贓罰
曰吾聖人有靈決不欲以此物修其宮却之
太倉沈孟淵琳洪武中坐累謫戍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
請博留教子弟時年六十而目已盲終日端坐與諸生講解章分句析
亹亹不倦微詞奧旨多所發明
南海周公新文皇時為御史號冷面寒鐵公見同列有過每面加規正曰
責善朋友之道也
侯公璡奉命使交趾至其境關門低溢請偃僂以入公止之曰此中國所
謂狗竇也于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濟闢而入由是
蠻夷懼禮不敢肆贈遺皆無所受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至京敕建法壇度者雲集翰林李繼鼎曰彼若有神
通當作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黃岩聲鐸永樂殿人教從崑城非公事不入縣門葉文莊兄仲益從之學
三日不授書恨令以正立狀堅不動哉閱之曰讀書易耳為人難若坐
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為善教
山陰蔣貴遠顯為崑教官質貴敢言況公鐘為郡守嚴不可近一日行部

至難公進言曰頃見郎中新刻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何可經
也眾為驚惕況公從容曰偶見此本故則未敢耳
宣廟忠用舊人名蹇義等寵待之皆承順不暇惟戶部尚書黃公福持正
不阿嘗命之歲曰臣性不好歲命圍棋曰臣不知著棋何以不知曰臣
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知佛上意居數日勅黃
福年老不煩以政轉南京戶部蓋疏之也
宋公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群為同考試官所得皆名士或欲薦入翰林公
曰歐詞藻以到華要此費禍之端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
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宣德初許臣條無樂時競修廉聲後益前紀綱為之不振朝廷以顧公佐
為掌院糾正百僚朝綱肅然公嚴重高簡未嘗戲譽人而人憚慴之每
待漏朝房獨處小夾室未嘗與諸卿偶諸卿夾室聯比為之寂然前呵
變藏立門外官僚過者皆折避之
天台范公理初為江陰令楊文定子自鄉北上道出江陰公不為禮文定
深重之擢知德安再擢欽潘葳勸當致書公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
予理也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慈谿陳公敬宗善談論美容止經史百家無不淹貫為南祭酒與李文毅
時勉齊名時稱南陳北李考滿之京時中貴有納國者素慕公適用文
表織南畿在京中貴知與公同年托為介紹公曰敬宗為人師表而
求諂中貴他日何以見諸生中貴乃致禮幣求書程子四箴公為書之
而卻其幣
咸寧楊鼎年二十鄉試第一陳閣公教嚴永入南監閉戶讀書躬作爨
食公數日甘人所苦顏氏華然不足過矣時鼎尚未有室郡守欲以女
妻之鼎以未告父母辭及言鼎貧守富亦何不可鼎曰原憲雖貧于道
則富猗頓雖富于道則貧鼎何羨哉守託公語之終不從公益重之鼎
後至顯仕
周文襄忱巡撫南畿初至崑山前登庠嚴怒撻一人教諭朱公冕叱抹令
止進白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暮召問其故對曰下
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
公奏冕為教授且語諸衛官曰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冕字士章嘉興人在職序季考月試賞罰明信多所造就論師道者必
首稱之
王忠肅翱遇部人不敢干以私語為公營第于鹽山有司干第外增別
屋若干公曰非語旨也悉拆去之每朝退于公卿前孑然獨行不與人
言彭惠安韶贊之云淡然無欲不識善媚而況苞苴孰我敢施古三不
惑于今見之
公為太宰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公曰汝才未足登第萬一僥中則妨
一寒士且汝有蔭得仕何必冀非分耳製卷火之一女嫁某京官夫人
饋貴為婿求遷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夫人出宿朝廟旬乃還婿竟不調
公一日入內府某主事從至左掖門投職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

某公也之曰汝知敢救不知救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
入　一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內豎談笑公見之呼問曰曾讀論語鄉
黨篇否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豈汝嬉笑之所耶
魏文清驥初為教諭以薦就人材為務及入考功以清正聞為少宰時
中官王振怙寵而驕雖部院大臣過之亦欽與避公一日相遇于崇文
門獨不避振銜之諸于上一日上御便殿召公至問近日有何事公具
言其故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曰爾言是
遂稱好官者再景泰改元公至京陳循在閣公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
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
廷事為己私事安得善終

王振權傾一時或邀薛文清拜其門公曰安有受爵公朝而謝恩私室者
李文達勸公少貶公曰原德亦為是言耶已而遇諸途公不為屈振怒
會有獄氏某病死三年矣其妾私于人欲出嫁妻止之遂誣妻魘夫死
公為辯冤而總憲王文諂事振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公恬然曰辨
冤獲咎死何愧焉特周易誦讀不輟以申救得見
公在南大理時中官金英奉使道南都公卿俱餞于江上獨公不往英至
京宣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復辟後公入閣數月見石亨竊權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乞休亨素重公曰我為先生啟上請
卿家為塾以訓子弟且可資養公曰昔魯齋去國元主賜銀書令族教
于家魯齋懇辭銀帛上終身不以示人死後發視乃知之某若資其養為

若不辭官為盜也得旨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而舟不能行日午猶未
舉火恬不為意
公初授御史時內閣楊文貞令人邀公欲一識面公曰某忝糾劾之任無
識面之理後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
王尚書直過振未嘗少降詞色因坐時公曰太監職四品我尚書二品竟
振工座振無知之何
長洲邢公睢為大理與薛文清顧公惟敬皆不見振會以勘獄與忤論戍
大同景泰初廷臣言其賢直召復官持法素堅在位者多不合引年歸
有夏時廷中者嘗為鄉學訓導公卿之後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雖暮
夜亦然

陳循為首撰學士陳文欲其援引以進循難之文別為黃緣英宗語循曰
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但少歷練欠老成耳文知之指
循曰先生不能拔人又于上前沮之何也循曰此言安過公何由知然
則歷練老成者果未至也
祥符鄭公寧正統中為四川布政嘗以公事近坐或慰之公笑曰此公罪
也吾寧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
于肅愍為戶部郎當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
姓同以為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亦張氏產耶
長洲韓公雍景泰中為御史令治淮鹽御班中呼擢之辭上固與之公曰
宋濂固威論陛下法如可容臣長理當勇勉受委不然終不敢妄受檢

達儲樣中正工促命四勑蓋諸如所請駙馬某撓法公復得私鹽鬻其
下人奏于朝上重違初言從之罪都尉院中為言曰歐康斗肆網口
景泰中王文敏樣赫奕犯者必死吏科林公聰專疏劾之文恨曰求其罪
不得會聰鄉人有事吏部嘗留聰為囑選郎郎出其手書囑文文欲置
之死此大臣專擅選官律例尚書濂曰給事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兇當
繳事也而繳以選法二者于律合乎且人臣以私憾而欲殺諫官豈可
耶揚衣去張乃稱尚書歸卧疾不朝數日工聞之以疾對使太監與安
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聞其故曰諫官有小
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復命法司擬上詔曰此擬殺人可乎聰
得不死

張公寧少學攻文詞志負經濟授給事中塞詔白府初淶備王文私于應
試鈞約曹石論其文敏欲會大臣香殘件內閣以救王藏勸天子從執
政為僑省以節儉甦民困納糾仇殺毛僖即下兇恰父子命公往公以
文告代重兵叛從而羅威化初當道嫉公出為知府
岐王等出闕例除輔導官耿太宰裕除新進士六人為簡討候出府授長
史眾不樂共詣都堂責事耿公寬慰之眾不聽正色叱之遂肆詆斥少
宰吳公寬曰汝諸子務從取當擬董費二人當為王傅名高百世而諸
子嫌徵康豈斯職哉斥主司使選舉從人自擇可乎汝曹當某所取士
也所學何事次日具疏奏聞得旨為首者戍餘皆從定紀綱乃振
學正魏公齡潮州人初至當侍古康先生言曰昨謁選部中見有某相與

諭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問一人以施政教方喜為言者夭
下安得治公復守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贄無負古康知待意
胡公純謫居桂林聞戶部尚書韓觀書達其室公不拆謁觀又往謝公
曰先生於觀似無情者公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于知己者
觀嘆息而去
正統間虜陵犯公鼎皆學而徵兵間倉猝嚴暑戎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
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士子
祖宗之靈在左右何敢不致敬乎取赴舉者每以花紅鼓樂導送時聞
土木之變公曰天子蒙塵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吾不敢陷諸生于非
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院門而還

易儲謀起工獄以劉公鉉為少宗伯閣臣擬以進江淵不悅公謂內侍曰
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公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遷祭酒司業某言于公
曰百司皆勸易儲國子監獨無乎公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復辟後工聞諸疏無國子監名乃召對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懽少
詹以完名終謚文恭
山東王戶書佐儀表凝重器局端方與人交開心見誠坦然無疑雖政務
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為恥歿死土木之難
方肯堂司訓潮州吳御史某以代巡行部至潮謁廟尊諸司訓齊執弟子
禮如在業時肯堂受而不辭人尚高之
王文端直在吏部其子為南學博考績在部選司欲留侍公既北學公曰

是亂法自我始矣不可
王振擅權齊韶附之得爲刑部尚書倚勢貪賄人畏而惡之有指揮某書
而無子與徽商處善某卒商謀取其妻因讒其宦併欲奪其產遂沉其
妻于江指揮故有三女長女訴之韶韶受賄右商而詘其女商害殺之
而沉其血衣于井并殺其一奴一婢次女復訟之人畏韶莫敢附時張
公春爲南御史勵得其狀并得井中血衣爲申女冤白都御史都御史
恐忤韶勸沮之不可又令他御史勸之春具列情節并齊韶見沮之意
都御史時托之言以聞得旨春韶俱逮闕問官錦衣指揮金某亦無子
淒然泣下具得其情獄上商伏辜韶戍邊原問官死于獄都御史爲民
春復官時春一疏戍一尚書杖殺刑官數人罷三四御史聲動天下
孫公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筆硯時于肅愍在列進
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將供筆書辦己耶公下席迎上坐謝遣
與定交遂爲知己
沈公綜爲南武庫主事武庫司典皂隸諸司多屬意焉蓋隸有定數得之
多與得之早皆可規利綜嘗曰惟利可以觀人某在司久不以動心而
千人撓法者兩公而已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
張公泰都督寧夏二十年歸有贊馨石硯究海擊廻邊至鎮聞其有一古
硯乃偽爲石亨書使人索之公得書不答既而亨至以不得硯故百方
窘辱公不爲意子進言曰彼時人何可拒硯所值僅百金耳公怫然曰
尔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硯吾祖父所遺豈可以權貴故失之

彼總兵駐百年我總兵駐百年否耶明日遂稱病不出
李文達在內閣會吉祥于左順門外約與諸公曰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
不來也會至公曰太監誤矣此地乃天子顧問之地某乃徑候顧問之
官太監傳命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會曰吾適足痛耳
都憲楊公繼宗初爲嘉興守有清軍孔御史者凌抑有司被里胥欺至死
公出救曰有爲御史勝捉死者來言御史卹之聯行突入其署公引入
卧室僅一衣篋發篋以示御史御史歎服去時內臣用事索其金錢公
出庫金與之曰此庫中物幸付一印券以待磨勘內臣驚卻之
公爲浙江按察數忤市舶太監太監不平因宴會各言畏與不畏公倡言
曰最所畏者贓私最不畏者內臣內臣因司禮中傷于上前上曰得非
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愕然而退
公居憂時閹汪直聞其名往弔直趨拜所拜起將公顧曰此間楊繼宗名
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固但彰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時直威
振海內不屈者獨公一人耳
汪直在西廠恣橫無禮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收縛拷掠及
其妻擊衆莫敢問陳郎召音與比鄰登牆呵之曰爾何人敢不畏國法
其人曰爾何人敢不畏西廠公曰我侍講陳音也聞者咋舌
楊公茂元爲刑部主事仕偉既以受拯繳贓称貸以應莫敢助者公獨遣
衆繳之仍署其封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直見之曰好胆氣仕偉
之拯遂白

臨海陳公選出按江西布按長貳素服入謁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
君服必視其品顧竊疑于御史前年改河南提學會太監汪直廵廊謂
都御史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公曰提學直曰即提學
掌大于都御史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司文為世師表雖死不
可屈節直不能加好語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
安福劉公實為南雄府從重德中進士歷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會粗
衣敝為調吏民以是忤中貴逮獄而死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養立
絕俗之儀表刑譏不回嘗禍不沮
章文懿在朝凡大事決大疑凜不可奪自號戇夫或病少緩以詢曰在我
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
吳公廷擧令事之順德是無閹璫撤至與之言甚溫公曰廷擧越境奔命
宜有地方重大事請發令滿曰順德大璫為以修其家廟可為料理公
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遂辭出
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苑無不往弔翰林徐瓊狄循衆行陳公音怒曰
堂堂翰林相率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言者
大沮
楊文懿守陳冶然自處未嘗求進權貴重其賢欲援之使所親諭意公謝
卻之曰吾楊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更白頭而改節耶
章文懿為福建僉事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
十有一不嫌致不貴賜不老以何例言去公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
罷然古人一介不取某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年雖未艾精
髮安然可考老疾旻憮然驚歎爲奏得請
平州張公賓令雞澤有善政御史行郡吏民具狀以聞公曰此市民獻諛
耳令患無政不患無聞也公尤薄勢利曰官豈一家物耶有以官為家
者未之思耳
羅山劉公大容平生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遺歡外壁匿其妓于別室夜
深就寢鑰戶而妓出公危坐待旦天寒甚妓啼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
歎曰坐有柳下惠而不知何云交厚
毛公吉尚氣義不少屈筮仕刑曹嚴明廉敏訊鞫立判權貴無敢撓時朝
官過門建威趨馬公獨舉觀擯進御之會失朝當褫戮死成化初升憲
廣東廉副惡按部默墨盜海寇擒經鄉賀龍岡巨盜及收河源清遠二
縣悍猺無算移擊廣高諸猺以漸平爭進新會賊至陽江力屈被害
業明贊天錫以貢為藏府紀善府校多不法天錫手疏啟王三四不德乃
身自賊縛河南臬司令子欲詣京條數王過廿餘事得旨戒王王聽服
引罪盡改前過以善行聞
張克修吉請御公智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志氣類乎陳亮而
能根據義理不事豪縱以為名言
錢文懿雅好賢惜才所交皆正人君子非類不得一至其門塞廟時李何
倡古文詞執政者惡之欲加擯斥雖以文章復古為國家元氣極其扶
植得不傾陷為考功時有如卑令不職屬其中貴為之請公堂言于部

曰某某雖賤而能名節自礪有以進士稟邑反不自愛而託內倖干請
亂法者乎吾寧餓死
顧華玉璘舉進士御公賞謂之曰持身當以備公為法自是華玉尊事公
公卒時父年八十在堂公召華玉與王欽佩韋商以後事舉筆作圖思
未報親養未終八字
弘治時貢獻言靈璧山產石肥可以延壽遣中官採取經年未獲民間病
之時王公軾按察山西令求小石子相類者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權
塞耳志書所載何以云無公曰麒麟鳳凰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況山
西貧旱民不聊生上疏寢之
陸文裕深為山西提學時晉藩有一樂工為王所幸前副使送其子入學
公到任即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公曰寧可學校少一人決不可以
一人污學校
陳公壯為御史鯁介特立不能與物浮沉遇節義廉潔士即傾心向慕嫉
惡若讎況乎其身家蕭索取與一無所苟弘治中為南臺力操風紀糾
察剔惡心嫉治持法惟謹
李公應禎介約寡諧舍傾鄉薦入太學有中官缺致為塾師固拒之為中
書舍人同官乞改教職會以例寫佛經上言不當尊奉異教言甚切直
好古博學善面折人過卒之日無以為斂友人助而葬之
黎文僖在部不受私饋不行請囑閩人有賂行賄所甚愛必擯抑不由為
庇下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責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婚葬飲食
之禮人多以為法
白恭敏圭職重簡默喜怒不形當公退即閉閣堂外請謁者至多不得見
而去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遣卒陰伺其隸以賂之公竟不從公再與征
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濫職此尤過人者
陳公祚三上書三繫獄其文定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舊
戮死不悔
弘治初馬公文升掌內臺奉上耕藉田教坊以雜劇應承戲出狎語公厲
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可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
隴州閻仲實為考功時宰好任耳目事摘發公曰宰相當如泰山喬岳察
察作大體時宰銜得之一日謂曰外人議我察察有諸曰有之得之何
人曰公為大臣第視其言當否以自修飭不為無補不必求其人時宰
默然
司禮秦監為子弟訪師得余孝廉洙初不就強而後可謁秦上坐不稍貶
既出秦喜曰此人不怕司禮太監怕我子弟耶及就塾秦子弟皆有齊
賦而公貌不揚頗易之公憾其倨者多不服公怒求去子弟輩懼跪留
乃止秦聞之歎曰我家子弟不是這個先生如何教得後公舉進士為
顯官
徐恭懋徵先文正置田周族恩逮莊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
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
張莊簡悅在憲臺而朝廷甚重居官守法以不欺為本為廉使入朝尚

錄居要職任事聚皆趨其門公獨不往嘗曰古之聖賢凡所獻爲至公
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
濟以私乎孝廟深知之故用爲大宰中官遣人通意公不往中官又言
張侍郎無物相送帖子也須送一個公竟不答俄得南史部
顧捌寡納風裁嶷峻不肯假借里居時郡邑有司廉而賢者來則肅衣冠
迎之貪狡不像其居官無狀者則稱疾謝絕聽其自至卧室但曰老夫
疾病不得送迎多慚而去
王公靈學廉靖剛方言動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當事無肆志與人交偶
侃正雖有望立千仞之意初釋褐知同楊蔡公清有學行執弟子禮處
部小署中編纂不輟聲未振職郎號論雅好後爲都院御尊廷訪務爲
氏違禍視官如傳舍
麻城李文祥將覆獄焉安在開城記以張許其及第公以正對其疏延于
列館屬題畫鳩公擬草題之末句云春來雨露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
恩
楊玉華煒素剛直爲郎遇家郡守俞子能張宴待之守與優人狎公厲聲
曰此是何等模樣守失色武宗朝爲光祿少卿武宗好養畫眉中官日
要署索子鵝數十供畫眉食公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廉得許多子
鵝頭那大加裁損武宗怒遣中官詰責今回話公衣白布褶跪午門外
論滄州知州時鄉茂七反林見素提兵征勦命公招撫公單騎入賊巢
諭以禍福茂七卸降

彭公韶爲少宰時人不見其笑容聚顰之色孝肅
黄山張公禎爲兵曹初郡屬禍內守備必長跪凡章疏必手錄之公獨
長揖章疏下部不手錄曰主事豈小吏耶歷遷江西布政敵拒逆濠
呼爲病鼠手遣人遣以泉絹其荐四種公呼使者曰王欲我早離江界
耶臣子受命則是行止非人所能與也
代州劉公輝總理邊東糧儲逆瑾權催曰文官當足爲邊郎郡索賂而公
不應瑾怒逮至京枷示時法嚴多斃者公方枷時有黄冠至公卿還家
人藥一丸曰日刻一分服之盡則難脫矣監守者復見一老人送藥忽
不見于是宣傳直達內廷而公得釋未幾瑾敗人稱爲劉鐵漢
上元景公暘居館職時逆瑾亂政凌轢朝士公獨不阿嘗作自箴一篇略
曰凡受職于天子自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不敢
怠也汝雖天子近侍在古六大之列然史而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
進講既不得藏辰狀開導之益與摩研編制之功而退不束修自屬恬
事大言之賜于心安乎古稱竊位近是也已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
恥勤論書史精研理義以博見聞汝之職也汝欲自立能無勤乎莊子
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豫也汝將有爲事之責
能無豫乎百司執事皆有儆罰汝不畏人非鬼責乎其刻意自立有如
此者
鄒人楊自懲爲縣史縣令捉一囚撻血滿前懲猶不息自懲跪而寬解令
曰此人違法悖理不容不懲自懲叩首曰窺殖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

豈不可爲訛謗予今爲鼻酸

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出謁之生自伏跪拜方公良永獨否曰身可殺官可棄禮不可廢也瑾愧黜之

劉忠宣升逆瑾下獄有教以行賄者公曰如此而死止累一身耻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後獄成歸自為壽藏記叙其平生履歷刻之石曰恐後人猛其重我地下累耳

蔣公瑤守揚郡武宗南巡有旨取瓊花公奏曰此花生于某年為號應望蠡欽北狩此種已絕徒存其名耳上默然中使令報大戶公曰揚州止有四大戶一是兩淮鹽運司一是鈔關一是揚州府一是江都縣百姓窮到無大戶又傳旨選繡女公曰民間並無繡女止知府親女三人如欲選時可以備數中使始寢

逆瑾敗罪平江伯陳熊之子李公東陽謂熊有漕運大功金書鐵券子孫免死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輩有百戰功今子孫尚革爵況熊未嘗征戰爵何足惜李公曰漢高祖定十八侯位次以蕭何第一何但供給饋餉不絕遂為萬世功殺當時饋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勝漢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至京師裕國家萬世之利瑾默然

陳震劉倫獻頌林文安瀚曰識者鄙之不知者鄙之不知公尊不肖者鄙之不知公賢且智非意和千者鄙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嚴公大經以會聖自任篤志于學李西涯錫爲海内人豪正德中舉于鄉讀書鄉東官會守高其人訪之值母忌不出撥守慙竭言欲以官舍其人公即辭守遣人謝之不至又召其兄弟再三謝終不至

何鑑修瀚當瑾用事約諸司相見長揖而諸司畏其勢不覺屈膝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然卒以此罷官從張蓋峰為公足當大任召至京公贈張西數其于三懲眾為悚然

錦衣鎮撫牟公斌博學儒衣冠直節懿行有經術士大夫所不及者長子死有司將之公歸不受而指其幼子曰職刑不衰罪及大兒不傷而貪行將及矣值后嬰曰正德前後弄權者三大閹前則劉瑾以修行其姦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等以惡暴肆其罔士廉廉矣爾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斌三人侃侃存大節云

牟公掌鎮撫時御史任某下詔獄自恕諸僚工疏代列名某實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留得列名乃㑹那瑾令獄詞去御史數姓疏首惟開二字公不肯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于他日昔宋鄒道鄉以失原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疏入瑾大怒

劉都督景初為江西守備王文成一見器之遷移南昌郡諸生議天下國家可均章王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聞諸生若鄉人先輩推可當此諸生來及對稱君曰文天祥其人也公曰奈何以舟薦之行加錦仁至義盡之夫會仁至義盡何處更討中庸南書王公暐云始于友公于江關公晚制無瑾頻鑒有類寒士及聽其言豐豐娓娓依理據法與之上下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牽謬觀其政績井井秩秩要有倫叙道者其私說韓行亳髮無所苟

公在漕權奸用事率以悻

入之貲送曹猾總預置各船而倩責其息運事由此而壞公預置一棺
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倖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即自殺卧棺中
以明汝輩之害吾輩也其人懼而退終亦不能害公既按擲相屬公有
儉友比之學堂家人謂之窮鬼語上識其名從推總督運上書曰是前
窮鬼都御用之武定侯郭勛有寵強公市南物附運舟數入都公不應
以疾請告
武宗將南幸舒國裳約同志上疏乞留冢宰陸完出危言沮之公舉酒酹
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為大臣所沮乎疏竟上
姚文灝自謂平生所能者三餽遺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行而已君子曰
能此三者何適不可何事不辦
鄒康僖魏驗禮闈理藏方張同年多欲往謁公毅然卻之曰可使天下後
世謂進士謁中貴自我始耶及呂仲木為狀元亦不往與論並高之
呂公柟被斥陸完祖餞曰公去矣某不知何日得行公曰汝若真心要去
我在五十里外候君
謝文正在翰林時有御史某聯升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為賀公曰此人
素不為公議所與吾可以談言悅之不與作
王公華才識宏遠器持堅定謂不涉道理之門乎守仁論理理甚進守仁
頗奇我墓公不受甚間以諸人諷使就見公不往及轉南京又使人言
不久當召用豈得往謝公竟不往
呂仲木引疾歸門人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退何不悍煩也公曰

豈予得已哉贓藏黄金在官之酒猶不若南山蔬食之甘也
劉伯耕由令元氏為治嚴明不阿權貴時璫逆羣璫判事畿內衙至長史
卻迎及入元氏堂傳舍召令令備騶從傳呼入璫不為起公厲聲曰咄
閹朝不為長者下堂璫大驚呼其徒欲辱之公前捉一人擲堂下召吏
縛送獄曰若判事郡邑奉何詔書吾上書請之璫大窘躡伏求解乃出
汪公應軫以諫南巡謫知泗州駕至中官擒詔令選歌女數十人公曰泗
州婦女荒陋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授蠶
事實于治化有裨事遂寢
李公勝為象山司訓時主司恣睢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醜語
公直前厲聲曰大人為斯文宗主士子觀法何躁妄如此因言不可者
三主司氣奪從容步出閣門求歸留之終不可
濮州倪宗岳初從郡人韓公某受經倪已登正德辛巳鄉榜一日就鞫于
道公過之召至庭下數而杖之宗岳俯伏受杖再拜引咎識者兩賢焉
中官廖鑾守河南蔑視士大夫時李公濂以戶科建言謫肥鄉丞歸為
鑾所重聞為具召公賓客滿堂侍以舉酒不得已強往酒一再行即據
席大罵少選起伏目理舊長揖徑去鑾為氣奪
穹窿査方伯應兆初為工部郎分司武林時鎮守某監驕倨每見客輒據
上座有直指與監使患之約公同往相見禮畢監直趨上坐公笑引卻
之曰君真老耶此客座非主人座也某倉卒無以應乃趨下座
張公岳為提學論廣東鹽課提舉御史行部公執屬禮惟謹繖蓋南海

縣以病困觸御史遣防文持牌往曰亟呼張提舉署南海遣一刻死矣
防夫懼而見公殊不避公取牌讀之趣遣防夫防夫突起上堂詬公公
杖之防夫碎牌以復御史御史劾奏公同官為解不得請公往謝公曰無罪
何謝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耶公曰提舉杖一防夫使楓罪御史重矣
天子提舉防夫得侮之謂天子輕耶御史闇乃遽還劾疏　守康州任
滿將去家人言不識珠地珠何狀公曰欲識易耳命吏持庫珠八兩視
內立遣民間無敢盜者　林希元欲征安南公曰欽州非用武地尊相
無封侯骨恐有僨悔
黃公暈蒞事前有五神廟祓毀之未幾病瘧危甚戚歸咎于毀廟之言公
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必毀神能死我則已竟毀之
王公幹被誣羽運木石乃盼目自何敢勒以子弟代曰此輩未受吾富貴
奈何以勞苦及之敢俾隸卒曰非其罪也乃自覺其役
應公櫃守常州遵憲綱不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　褚公祖永令德化
見太守于私署不屈參守曰腰有黃金耶公曰膝有黃金　唐公瑾守
福州迎公者提故事請先謁藩臬公曰未嫁婦而見姑嫜可乎竟先之
任先是郡大夫公抵任而雨
徐公文華職諫任人不敢撓以私忤逆璫坐戍尋起歷官大理丞凡朝廷
大議會職雖末列抗聲剖析眾亦愕然唯唯後以大獄罷
李增御鄉京察以浮淺由光祿少卿補知忻州三疏乞休有曰郡縣之職
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

難矣得請歸著聊去五斗賴將變餘歷三章乞得一身閒
平陽張尚書瀾為諸生時道遇兩人爭趨避洞鏡行如故聞之曰前途亦
有兩
葉禽卿應聘在刑曹以勘獄忤時宰謫戍遼東過吳門郡守李公同年友
也答有言君遼戍李公當有厚贈公艴然曰烏得為此言吾留此寧有
既那遂解纜去李聞之挽留一餞不得難竟餌一無所受
曾公嘉為御史工封事都御史曰擇者誰耶公平身曰卽老先生
劉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欲飼巧說不曾習學早禮諂態不曾操
演
程文純烯為松江教官直指視學一生于講末致誦其直指喜賞紙帶常
既出公恐其欺怯取紙散諸生斥責之
高長史岱為刑曹郎會主事晉公傳棄張公遷給事吳公時來疏糾嚴氏
詔逮繫獄公護于大司寇鄭公曉未減戍邊復為資裝械服送之國門
外嚴氏父子聞而憾之出為景府長史
長洲陸公粲初入省垣三日即上疏言求遣諸要務及人才學術國家理
亂大業楊石孫讀而嘆曰向者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此賈長沙之儔
也時張桂並相桂尤驕公疾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橫以為不早去
必亂天下疏入上為罷張桂而謫桂保偉會座事責諂者張桂黨也嚴
嵩言出楊公逆職勸楊而為張桂鳴不平上乃召張還并還桂所謫保
偉公得杖謫而楊公紫不離行事大變矣

吳光祿按吳某給事欲為富人居間適公在座不畢言而別語所親曰
昨陸公津津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為公事激昂吐詞我乃
懷私囊不敢言恐之愧死乃卻富人金曰吾為陸公所化矣
羅公洪先養居不廢講學羅公倚責之曰講學未為無補獨嫌于夜次夫
取益于友不若取益于心恐索子者當于北社覷黃外矣
某令貪藍司欲斥之陳琛為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
藍司曰盜知貧家焉得無罪
羅文莊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
不真生平訓汝謂何乃有是言
嚴分宜請顧東橋許石城堂中懸一畫吳小仙所作月明千里故人來也
攢眉舉東橋大聲曰此畫本草真本甚妙在吾鄉倪青溪家既入席髯
使作公曰相別數年正可罰譏此畫喧貼可悉遣去命攜而遣之分宜
父子大為沮喪後數日分宜復請六部諸公諸公聽命如小生教坊樂
工各有厚犒是日亦招石城在座蓋以示意于東橋也不一月公為南
科篤虞懂劾罷
嚴文端景濂請告還京從象謁分宜分宜揖客曰侍旦夕乎朝想皆才足
辦而南中人往往為僕往綱君何好亂也公前立應曰相公雖明達度
之不如某日睹也綱君雖千萬師無尺寸劾而賊日夜躪赤子財賦地
不俟南中人不得一高枕卧何富好亂相公業不欲聞諷為相公聞者
分宜改容稱謝而數日擢之

陸太保為便蹟坤與分宜交好從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時文懿領
治禮部兵部移文請公執不可分宜為再四請又不可乃畫金而夜要
公公笑曰吾所守禮也公無洄我卒不得請而罷
陸平泉樹聲登第四十年立朝不數載并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晏坐焚
香吸茗覩識罕接其面初為庶常移疾道彼謁關補官分宜柄國官有
定價而館價尤重世善知公無厚蓄索松陵二百疋公曰本不敢希翰
苑又實無綾惟公所置謝不往學士張治公之座主也為解于嵩乃私
與金帶召公往謝公至門見金帶大慚止之持狀一揖即出竟不獻嵩
大怒未幾又以告去萬曆初召還大宗伯以論事與內閣不合稱疾去
公書憎諸翰林身分宜家宿吉服公獨青分宜日屬之又分宜宅宴翰
績紛來以事至争里自取色笑公曰無墮例餉彭澤
張文定邦奇動止閑適與人揖肫肫無矯飾而所學根柢于道文詞典則
朴實雖旁貫百家鉤引玄素而卒以道為歸平生未嘗稱人之短而鑑
別自精未嘗見疾言遽色而望之自不可犯未嘗立津涯以忤人而持
身行己自不可屈有古君子之風
靳文僖卒時其繼室夫人未三十比老有司以其孫為分宜客奏請旌典
大宗伯吳山執不可華亭為言公曰相公耄閣老夫人再雜耶華亭語
塞
陸貞山粲初草賊時見甯子庭公笑曰死則死矣義不可止也張蘿峰既
還內閣置公獄于棠日覽閱之曰顏語最中吾病恨不能自克耳他日

請告歸還吳門訪公山中終身稱貞山先叔張起滑稽華山斷斷而不
休休焉去服善未足多也
公嘗曰為人不以死生利祿動其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忠孝
少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
王公道中積乞補較牘國臣方獻大上言王遵學術純正識度宏達可補
宮僚乃推友翁穗遠國辭曰朝廷以名器為重不私私人以不次之官
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羅于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
雖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恥之人得旨允歸而名益高
石公恬澹約性成正德末造侈風漸長公不遂時好然亦不立異識者謂
初入闈嚴戒閽使不妄交與致政歸行李書篋不滿一輿

海忠介令淳安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總督胡宗憲子過自父
任索驛夫不給倒懸驛吏于傳舍下公曰胡大人清廉無二方行縣時
令屬官不得侈供帳糗食今其裝甚盛必偽也發裝金數千納之庫馳
告胡公胡公無以罪之鄢懋卿出理鹽政歷行郡邑所至令長以下膝
行蒲伏將往淳安牒郡縣供辦公上書甚言邑小民貧不足容車馬願
取他道往且言法侈不可為小民不可虐懋卿愧甚然知不可柰何竟
雲之行　公死吳人朱良佑作詩弔之云批鱗直奏比干忠苦節遙同
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長物冷落靈
前有葉長銳與旁人譚不信山翁親見淚如傾
嚴文靖初升冢宰命家人出其以俟自都歸家人白謂遺客公曰無他客

特為諸公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貴而墮私實必自彌書始以博其驩
之田若曹無聊可以自娛慎勿出門戶拂而驕之諸僕惶恐受命訖任
無敢越犯者
許仲貽教負才名歲年君居三十年不通一字于政府縉紳至南都造門
求見不報謝曰此前輩里居之法不敢變也日以詩賦自娛所得資文
錢穀竹篔中客至撮取沽酒壽八十三
世廟事玄召諸大臣直西內撰玄文獨馬鄭景和與焉以不諳玄理辭免
懺以金帶賜玄修諸臣獨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懇辭願洗心滌慮勿
為華袞之服上以其語不祥奪爵安置
王公與齡為通部嚴嵩暨生有請託公峻絕執法不阿二相數嫉之上

前尚書許讚以所與與齡書封進上疑與齡報復削籍公歸朝遺寫唯
軌雅數事遺之鄉人上馬徑去
許給事相卿世宗時建議五六指陳時弊抨擊巨璫分不諧俗遂引疾歸
中外交薦不起游仕者過之公輒與談農圃間事有索書通京師者曰
吾第言相卿死矣張總憲言貽書招之不答自稱靈村病叟依父墓而
居傍佳屋曰山椒水濱扶杖行游逍遙山樵圃叟相與班荊爾汝大雪
則騎黃犢携一壺登雲山絕頂蹤觀群峰自詫奇異
陸五臺為選部時御史徐栻得罪于分宜一日分宜召飲酒半分宜舉觴
屬公公曰請選此觴獨有請也願相公毋聲選于徐御史生冢矯足令
勿言公正色曰曩者若與吾言御史實枉相公之度何所不容奈何而

被讒諂蹈之千邊江陵初相公以南光祿歸北入見曰昔吾起廢為兵
部郎執政分庭抗禮言劉直無所避今某官稍抄而坐必避席言不敢
當不知某某不肖耶抑相公不及前執政耶其侃侃正言如此
河南劉公自強嘉靖中尹應天值歲旱撤蓋步禱涕泣籲神而雨甲子秋
士置火爐于堂凡有私札引火焚之南太宰某以屬書納官封中達文
場往公曰試此衙門不相干涉何文移為擲之去吏固請公自起擊之
都人語曰南尚書賤與臺僮媽媽劉公真自強
黃光祿直嘉靖癸未會試策問極詆講學之非公獨闡聖學之要力排異
議考官批其卷云五策條答俱寓忠讜之懷道學一策尤明目張膽救
為正論為吾道立一赤幟使主司借問初意為之索然損沮視昔贊不
竹元祐黨人之同者又加一等也其進道詩云孤舟獨立擇於去不嘗
前頗有急難生平諫建儲謫方士再廷杖怡然卓峰令人
世廟齋居求長生執政以人君其尊如天命題沉公懋孝論曰君子之敬
其君也固曰如天小人之媚其君也亦曰如天丁文恪讀之擊節曰是
異日骨鯁臣哉第一執政以為譏己惡之文恪屬餘曰書生迂所見耳
閣下何遽自居小人而用為嫌也擢孜楷名動京師而卒忤執政歸六
年而復對大廷又三年始授史館公文根極理道發抒性靈人稱子雲
琢玩千古長沙通達千治公殆兼之
南禮部侍郎黃綰貪污為御史張寅所劾綰奏辨且自書背判畫忘報國
李仲御院畫城尚書某稱黃背實有字非罔也都院張公嫿正色曰原

其判字之意不過欲得其官耳今贓迹已著不能斥逐反誣正人乎尚
書默然而綰亦蒔謫
彭襄毅澤初治數家獄嫁女嘗漆器數十邊吏饋遺歸父見之曰吾以吾
先在嚴為天子愛民節財既數月矣未有善政聞于吾耳而嚴千里饋
漆器來家何耶舉火對吏燒之郎持蓋裹襟從闕中徒步至嚴吾守門
曰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往告有彭某在門門者
入白澤驚起衣冠出迎令吏操蓋襟入父怒曰吾從闕中操此數千里
不當府門去堂幾何汝獨不能順劍跬步舉手澤跪捧入父登堂號澤
其下呼吏卒曰吾聞太守在此聞民疾苦廢措營益如其私囊今乃遣
吏饋漆器歸何卿太守之譴公為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自取杖
杖澤復徒步去澤涕泣自艾極意為民居三年民大感悅
陶公大臨在翰林丁母艱陸錦衣炳遺之棺逅其值不得復抵京而炳死
矣呼其子歸櫬以直曰吾不欲欺吾心也　公嘗曰學有根而室有基
不實則欺人曰為善閑極為惡亦閑極觀之岐路南則益南北則益北
天曰憂勤惕厲其古帝王之心乎孟子孟收放心未嘗不再三
數之
吳大宗伯山嘉靖中日當貪陰書不見上喜以為大香嵩使人讒部索賀
表山曰吾誰欺欺天乎嵩以奏上怒其貴名沽直令奪職去公節慕一
民奔歸第見客青衣角帶而已在部時止都督陸炳之孝子曰禮既不
識往者郎曾以死為孝異第宗伯不死者何以處之又止曾編修旅一

足不宜出使又止諸編修不宜越次請行皆正論也
袁香亭袠在詞林建逮張永嘉不避馬出爲兵部郎會部中大永嘉以威
嶽建議論死永嘉去改成尋起用稍遷專西提學自韓襄毅租開府兩
廣議要皆是參沿爲故事公至先令典爲者害白長揖時張半洲經爲
撫都不許公竟不見而去
周公怡爲吏科拜杣無所避嘗曰吾觀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職事
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以糾嵩豢忤上意下獄作因對纂去周子被罪
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卧有匣日有數人監之客曰辱乎周子曰國法
也何辱怨乎曰君罪之也何怨然則樂乎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
而敢樂耶然則安乎曰安何安曰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卧有匣
則不敢以安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餘則庶幾有節夫是謂
之安
山陰蕭公鳴鳳督學南畿與陳公選並稱時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朝廷
初開納粟納馬之例邑庠生某具狀求如例納貲公正色曰此朝廷興
政不學爲儒乃由興貲進乎將廷朴之辭以父命爲解公曰子未學禮
乎善則歸親過則歸己爾何言之謬也生匍匐認罪良久乃解
魏比部裳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進請耶公笑曰我一
跛足不數步而僅將何之亦不知何門可進請也
馬溪田理爲考功主察大臣欲以私忿去魏校蕭鳴鳳唐龍公昌言曰此
三人者皆當今有數人物若欲考之請先考理由是獲免公未登仕籍

安南使問聞中馬理安在其名重外夷如此
汪工吳舍肅歎清操絕代嘉靖末年巡撫真定見分宜虐政即移疾歸屏
居南旺湖上葺屋數間薄田三頃僅給衣食日惟默坐一室圍禪經數
卷客過故食脯菜數器耳時游行跨一驢或詣其鄰公曰吾服官家居
從不用邑中夫役又老不能乘馬力不能乘輿故騎驢若使非驕也分
宜服華事收人望起爲總憲檄至公方趺坐數息僕入白檄言不答可
炷香許乃下床取檄示之首頷而已
何吉陽遷與黃州某生善吉陽撫江西過家生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爲通
因散步庭工見壁懸分宜字因索筆判題曰椒山已死橫塘遍天下誰
人是介翁今日華堂禍將來始知公度卻獻客囑門者毀之歸衣去吉
陽得時大崩丞遣追之解纜已遠
楊朴菴榮玉峰弟也爲南考功郎適當考察時豐南禺爲本司主事多才
而政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狀核行公當堂大語曰本司主事豐坊頗
多物議當去一時伏其嚴正
辛谷坪論驛丞上司過者止一揖某代巡以同年擇之使側坐公謝曰驛
丞則不宜賜坐同年則不宜側坐代巡瞿然延之上坐
庚戌虜薄都城趙公貞吉盛氣謁相嵩嵩辭不見公怒叱門者會趙文華
趨入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公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大
洲氣概乃當然亦過激
張公岳巡撫江西嘗曰岳無他才能但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耳相見言

治生家藩司張廣信七錢錢措千金公曰是時範金為鄉邪縣百金足
矣上賜相嵩第名其閣曰延恩官治之所司請費公批贈于千金相顧
嫌少益五百而已嵩御之甚告公稱大其眼孔公曰寒骨稜稜死時為
草一張其他分定公勿念也總督川湖破黑苗楚撫臣當勸飭令藩司
出庫美三千金聽其犒軍意欲以賂嵩結歡也公取貯辰州府語守曰
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備殯事他無毫髮動也嵩竟薦其賞然亦賴上之
明以功名終華亭撰其子曰嚴氏擅政廿年違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
全者惟華公一人而已

唐公應峻典試江右闈臣有屬其子者公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恨貢士之
法未公不暇耳豹夠私請焉用試為遂行至則夢人以毓進覆地地墳
覺曰筆墳無亂卒無所私

楊公廷和為李繼墓表有云公不能容人之私而有容人之量人能出以
其所可為而不能屈其所不可為

徐伯臣試忠令奉化約己急民殊有令譽故人為筆洗守用手板相觸公
笑曰以我不能為陶彭澤耶即日棄官歸與吳興山水遂徙居焉時揮
小舟扣舷吟弄以天隨玄真自況

吳侍郎悌當同諸御史見夏桂洲桂洲服官錦諸御史極口贊之有恭實
而觀者公獨無言夏問吳子云何對曰俟公衣事畢當以公務請衆然
然公學以主靜為本嚴瑩高豈遠沖然自得嚴焚香趺坐中夜闔如人
莫能窺也學者稱疎山先生

張王屋之泉初入郡偶選時世廟方事玄修諸臣競以青詞媒進徐文貞
素知公才諷文為之公曰為我謝相公張生豈作青詞者耶文貞不懌
選得浙之桑華同邑桑少視為常寓待公頗峻又數以筆札投公公曰
士即一命當以職事自效何能為捉刀人遂投劾歸

楊公秉長為給諫會考察京官助吳大學士張孚敬以下廿四人致諸自
辯公曰予言誠謬然顧吾有此言不顧君有此行辯者愧服

儀封王汝川廷相為左都持論甚剛歲當京察公至吏部留書工部郎貴
完宜首黜完之女則夏貴溪子婦也貴溪力為解公姑從之既而考諸
吏部首黜主事史際尚書許公讚意難之公曰際奴顏于夏氏昏夜關
聞不黜何以戒庶官吾初欲黜完正為際耳即夏氏亦無再求之理尚
書大服

余宗鎮嵩為真定守最明得士民心而以簡伉不為上司所喜御史劉某
意欲屈之前至境得所搖縣未發封徽持小過答其役公聞之又笑曰
是時味我不置某觸非夫我會御史徐王某巡鹽河東過其境劉與延
舟大陸澤飲宴為樂公移文曰筆晉地廉民窮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
命有公事地上之飲食留觴旬供張之具不無債民幸量移一邑時二
人方坐飲事發爆相顧大駭王即驅傳去劉意大恨然不能害也

衡長公僑當言初為諸生時縣士陳公師范顧齋始謁見有士呂某科足
倚柱主陳公呵曰呂某汝不自立而倚一柱複柱傾不與俱傾乎長公
聞之瞿然終身服膺斯言

鄭恭介世威為江西按察費漢再相諸司往賀閽角門延入公却退呼閽
者曰相國誠尊然奈何令卿大夫蟠鞠牽趍還吾刺去閽者闔中門乃
入延撫江右踢有事上清宮名為祝釐公從諸司往拜視祝詞則為相
言祈子也愕然不拜
高新鄭御徐華亭致仕以危禍太宰楊虞坡與甚力新鄭不懌對人以
言侵之公往造辭以疾公自堂呼曰相公纔落牢當何多心乃肯新鄭
不得已柱杖挾童子出公曰相公何疾急去杖與童子人言公有意欲
過老夫老夫耄矣前待罪邊庭得免分宜父子織華亭幾不保首領在
本兵不釋憾于趙內江賴相公而全今華亭方在猜疑某幸未死敢不
以殘年保之淳溥之夫交亂人意異時人方為明公公方為華亭老夫
幸未即死猶當以百口保口穿然然也因索巨觥浮白數十徑出新鄭
既逐江陵欲盧致其罪漕虞坡有夙憾者之虞坡毅然不可江陵為之
色沮
高文襄拱方為相時其妾姪張孟男為尚寶丞往來且跡歲時起居新鄭
置酒便坐曲宴終日無一語新鄭嘗語夫人曰而姪少我耶夫人曰姑
且如此何有于公以故四歲不遷及新鄭踉蹡去國門生故舊威畏足
匿影孟男持酒觴追送之郊新鄭下車握手帶以為席鞍以為几對酌
而別曰吾向以為子少我也我亦少子今我愧子矣孟男曰公何言也
夫能不盡于公也者乃能盡于公者也孟男後仕至南大司農
葛端肅守禮立朝數十年絕不伺他人意旨有所附麗隆慶初新鄭以藩
邸舊臣當事華亭積不能平百計逐之自九卿六官之長至臺省有座司
交章論奏時公為大司空左右侍郎曹請公出疏公不可曰人之所見
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强于居二年新鄭再相總公召用而公
見其驕恣終不為附及王大臣事起公與楊太宰屢懇于江陵以是新
鄭不及于禍人皆稱葛公長者　于文定曰公性不喜觀劇掌院時嘗
議業之暇公會有欲用戲者公曰吾所題內閣所禁奈何自相干唐卒
柳之
故事中官守備南京受民詞檄下府尊奉行惟謹朝堂必往謁聞靜中淵
來為府尹曰中官安得受詞府尊史安得為中官讞獄非體也有詔則
可悉罷之　公為南司空張淳敬謂曰僕向在南刑曹嘗題請部舍幸
為我勒石樹公後堂後緣為遽竪皆為暴公勅丁寧公徐答曰此部尚
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公今日意為部曹勒石郡率
不勒衆嘆之
沈君典懋學中萬曆丁丑會元其第二人則江陵子懋修也公既負國士
名江陵得之喜亡何而江陵以丧父議留公奮然貽書江陵友李侍郎
劫之并便復貽書貴言路諸人以不能匡正復貽書嗣修擬相國天子
師表奈何弁髦綱常而棄之嗣修不能答公乃與編修吳公中貫蕭討
趙公汸師各工疏請毋奪情江陵聞之曰我何負于天下而動魚內我
若是于是吳趙二君廷杖公亦罷歸
宋叔默堯俞游南雍時江陵為祭酒賞其文甑擧嘉靖壬子以失引不與

試江陵令諸子説釋留之師含有周江陵有奪情之舉公上書畧言聞
諸道路天子曠世之典相公將不得終喪儀愚以為相國留天子眷坐
幸甚相公去天下萬世幸甚武宗之世民以慢世廟料之猛而穆宗濟
之寬民行愉矣相公體斧鉞汰濫革懲不恪誅使漁祖宗以來法紀稍
弛而被嚴者相公力也今納馬不斷國無異書而宮以合不以離主上
以德不以郁內侍忘奸百司忘惰忠貞竭矣功已成矣名已遂矣身可
退矣一旦廢禮然然何以謝先帝懿主工乎四海之內以不肖之心度
相國淺言之則曰急不可厥于淵騎虎勢不得下也深言之則曰能忍
于父何愛于君苟群臣以疑樂革之心動主上工興群臣疑而合之以
風影之事雖百口無以自別于非禮矣愚恐初喪之亂方寸而惑于深
眷不忍以禮決也故敢以告惟相國籌之江陵不聽公竟自達

趙仁齊應元撿覺不與江陵會莫江陵銜之以其假令事未竣遽移疾歸
初之除名時王覲泉用政為戶部郎工職中救江陵被廷杖之瀛州力
解旗識兩書惜其豁識須請覲泉曰舉朝通得郎奈何通不得覲泉拱
手對曰唐人之佛骨舉朝通得韓愈通不得宋人之和議舉朝通得胡
銓通不得兩書大衡

沈之璧為禮曹新鄭為尚書以事摘一主事甚厲公達吏白曰沈郎中在
外說道不可新鄭覺然召入謝過

金貴亨應大獄以道義相交善金飢謝事家居應獲起用謂金言則金四
君此出他日四朱要黑綠一應卯升無失既幕

黃文簡鳳翔少有大名王遵巖識之以為必魁天下果舉隆慶戊辰榜眼

趙公應元以不弔江陵父喪總憲料之以媚江陵王公用汲陵斜總憲
逢迎非體江陵怒公極力左右之又編諸言事疏入館抄忤江陵歸復
為少宗伯夢于尚書稷料并一詩有空山一浹憑欄寄萬里孫魂祇自
愁之句不解其意旦入部適浙撫為于肅愍請易謚公遂以忠肅易之
復以事立國本乞歸未幾擢少宰公辭曰傾葵向日遠在萬里爲烏反
哺近在庭幃臣願為其近者夙夜在公難于攝擱菽水承歡易于竭力
臣願為其易者詔起南禮部亦不赴

敖大禎書云生平所見惟鄧以贊真道學趙南星真氣節王家屏況鍾真
平章

伍袁萃君武遇事多破格難行本兵以為言公曰適于法之外者大臣之
度拘于法之內者小臣之守

周林公儲春以質直忤江陵外轉遂上書籍羅門人物其之宦公答曰僕
賦性迂戇攝塵貴遇者外轉勢固宜然當堂以此處僕以我為拙乎否
乎既不以為拙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處我我又庸常自待甘
塵寸祿是真無意于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轍常而促舍乙從人者所
能成哉窮巷席居門無車馬高臺藪水良用快心暇則與一二弟姪探
大發其憤懣然自適知我者希則我貴春得賤胸中之奇偶倫他人
之面目哉

王中丞宗載臨御史劉臺至死同官江公東之蹴其事以劉封退豪翼

笑曰柱史柯言公亦笑曰為死御史為寬死御史渭渙曰節公也宗載
踉蹌歸得戍去
王聖俞納諫自吏部歸布袍蔬食居委巷賣文自給十年閉戶欲書備書
庵之後如生平有所言曰人當每飯不忘君父舉念必在蒼生斯稱無
愧
于穀峰慎行在禮部一日畢朝後至照壁列名當事了貴遺閣校言欲陰
其名公至遣人馳謝曰失朝罪小欺君罪大忝為大臣豈敢以欺自處
可列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首中貴慚而止
萬曆時中璫煽燄人爭諂之姚公三益字河南道有勸往者公曰七尺之
軀與三尺之輿孰重遂拂袂歸
張異度世偉壬子舉鄉試出新城王公象春門忌者大譁糾參奉旨廷鞫
法司言張生寶士焉得有他弊只與王進士往來送文字拜門生理或
有之公慨言王進士年少予我知名出我後若有送文字拜門生事使
是無恥之尤寧認關節不能認拜門生也法司大駭坐罰三科
張大參所望云陸平泉云以宗伯引疾歸江陵往送時天寒公帶煖耳出
迎而江陵先自去其煖耳公曰老夫畏寒卻去不得卻與江陵相憶萬
曆壬寅歲杪予將北上謁辭公公方謝客予固請一見乃令入書齋公
帶煖耳立戶外遠見予即以一手欲持去之予亟趨止公熟視予曰如
此卻不恭也坐談良久而別令一僕送予出門致謝蓋公之姚謹貴而
禮寒素類如此

樂安曹公惟儒萬曆庚辰進士時江陵當國人諷公無失時公正色叱之
惟日從耿楚侗焦漪園鄒南皋諸先生論學鄰前往來參訂直方之操
益堅以嘉興同知未四十即歸休杜門講學至老不倦有某令蓋置不
飭慕公高古特說見時公耄矣子參扶侍以出公曰老不以筋骨為禮
吾見猶父母正席令固邀公曰父母正否予對曰正公曰猶恐父母不
正何以示人雖鄉紳亦有耳目觀瞻未便也與語竟日令謝過願執贄
卒為廉吏
楚中內璽陳奉參馮僉憲應京京逮而奉召還國中內璽梁永參滿縣令
朝廣屬逮而永召還此二公者拚一己之官救萬姓之命真正好男子
也
陳南濱按山西以風裁自持行部洪洞見有揭緇衣直指竊者問之御史
于應昌居也公曰應昌按遼東受賄匿指誣前御史劉畏所贓五百金
致之死被者徒強陳世寶敲人媚人而不知坐以贓者應昌也是不可
以昭此名明日大會官吏令縣之改題劉畏所名而畏之曰真御史
上虞俞公漢遠能詩畫常膺保舉寓京師時郭太宰知其能畫使人召之
不赴召者曰人求一見家宰而不可得令召子何獨不往公曰吾以應
薦而來今為之畫他日得官人將謂以干謁得之竟不往後卒被卸鄉
人衰食乃免餓
趙忠毅南星公忠強直負意氣重然諾有燕趙節俠悲歌慷慨之風鄉里
後進欲附門下已而奔趨權利相背負酒後耳熱戟手謾罵閭為長歌

小詞以蔽倫之其人物之刺肯公不知也魏廣微父允貞因與公厚善
公以通家子富之無少假借廣微以同姓諂逆璫致揆席公待之愈峻
廣微詣驛問說執不可一日踵門請見門者曰就寢矣廣微曰獨我耶
人可犢相公尊不可犢也于是恨甚必欲殺公廣微逆且死乃免公在
戍所賦詩飲酒嘻罵笑傲一如平日不以謫居畏禍少有貶也
吳公志遠中鄉試後奮力性命之學與高忠憲歸子慕結茆鄉曲往來論
學官南兵部璫禍作高魏諸君子無一免者公獨以冷曹脫于羅織無
撫心歎曰吾不如皇甫規自附黨人忍懷貌此時乎遂鬱鬱歸
繆當時爲諸生時見東林關講愀然曰諸君子倡社講學而有意立名黨
禍將作矣登第後未嘗心許東林而忌時黨滋甚每歎曰吾惟恐人爲
僞君子肯與人爲真小人乎楊大洪疏上公謂桐城左公曰內無永樸
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隨之可蔑偉矣乃忌公者謂大洪疏出其手被
禍最烈
熊江夏以邊事下詔獄姚公希孟偕左右之論前一夕出郭喟相勞苦自
攜恐奇逆至天仙巷躬率僕從爲貿藏湯下四十刻乃別還卒林立不
顧也見璫勢日熾歎曰禍將作矣遂奉母歸
崔太宰景榮爲御史按楚時李經歷楷以建言謫何熙磨選以應郡元標
謫公俱以客禮待之曰吾爲天下培正氣也起太宰未至逆璫使人拂
居倖以待公婉拒之曰吾見身來無肩私寫遂入吾官署中司爲出入
有贈一切饋遺不得通計事肅然

丁學士乾學典試江西策問以臺臣風裁闕里並舉試錄序有云諸士勿
謂舉朝議搆上不卹下有所摧折以是白晝道路爲皇上陳鞠人使
我之詩有不得然以從錄進呈奉大禮欲致之死時有密報公者公撫
髯曰尊死耳死侍宰死忠予予綱常之時早知有爾又何向刑餘求生
而羞獄吏之尊耶奉旨奪其官
許參政允熙令龍溪里有貲者善訟公數絀之憾于上官移檄太守擬公
公曰殺人媚人職所羞也知足知止自分文矣不受擬
南昌興致虛督學浙中時中官崔文昇旺魏璫餘燄督催漕艘忽移檄欲
邀行浙士諸生以下爭先往迎公揮頭不顧曰彼督漕吾課士風馬牛
不相及吾豈自爲屈膝乎織監李實素仰公名願結交公峻拒之時有
治鹽吳千文綱者皆沒于官實誅督學分賑諸生公曰憲臣職業師表
志士羞飲盜泉安用仰刑餘頤指以玷直屬我多士耶堅辭不納
安福鄒公德泳以少司寇致仕家居魏璫生祠議起撫臣檄所屬醵金公
林其籍曰序者不書姓名寫者舁置攜出羞惡之心尚存請名從此中
止人請公且得罪未幾璫敗免
貴築南必選爲戶部郎時同里魏公嘉慶督理遼餉以質直忤科臣家之
善若鄒析其乾沒且殺之百石建臣咸知其冤莫敢白繫獄之歲會推
公圖祥入爲司農亦公同里而與公善公因說曰魏君無罪國人知之
奈何坐視其冤不爲雪乎徵曰須十三司具公揭當爲申救耳公遂倡
議其揭醵揭入告上悟即貴圖祥慨乃處其詞曰此貴員外意之于

是用富事公公怫然曰吾貧之吾受之風有不測請以七人臘礫諸
公無為怖懼撤去公青衣小帽日坐署中席藁待罪及駿上工旋知
公廉竟不問

附內臣四人

王岳清介不伍俗王德初劉瑾等用事出岳居東廠每維持士節執法認
真諸要門各遣瑾之科道官走謁岳門岳以正對瑾因中傷岳竄言岳
權竟九卿等官令論列內臣王云請誅之諭岳訣杖朝官觀其從否武
宗如書岳果長跪乞宥武宗大怒摘戍孝陵行至臨清賜死舟中

蕭敬稔諳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叢肆誣上行私武宗每
召之問敏對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中言官交中之罷司禮

正德中中官横甚惟呂憲以清謹著聞吾悉其實所為憲嘗鎮守河南有
獲白兔以獻者撫臣送憲約共奏上之憲乃置酒召撫臣款贈兔送酒
撫臣大悟問故憲曰夫貢珍禽奇獸以結主歡乃吾輩所為公為方鎮
大臣奈何效之撫臣大慚

孫裕孝皇時監禮嘉靖間嘗病孝皇不得稱考及成喪罷憲祖程于上賜
謝職上從之裕自縊孝皇廟中

心如止水其操本清從之以物攖撓鬱鬱釁色之為汩流勢利之為
從　甚甚之為砂礫使往之為壅閼于是虛白日喪淳德日消此豈
水之性然哉夫亦自為壅塞失其澄汾而質質者且歸不甚于其才
與精嚴惟志士抱朴守貞雖在淄而不染當衆醉而獨醒然三旬九
食而不羨王侯之鼎雖草衣百結而不慕九章之榮百年而稍濯五
亦塗衣褐亦裡瑤臺亦頓高堂亦病而炳如白星者惟此一介不取
之節三公不易之名仰先正之芳躅如高山與景行紀清介第十二

宋潛溪平居布衣蔬食無異寒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為子孫計曰
富貴豈一家物哉此吾所以遺之也

溧陽徐公文英洪武初為御史一中官犯法從容請其父至為居間公方
侍飼僕飯父至公知必以中官故俟彈章上始歸寓即見父曰無及已
次早以百錢及草履二兩與父歸自謂資無以供養是送數十里送夫
朝國初法嚴遠至以實對追其父回驗之百錢尚在腰草履一在足一
在衣擧上甚嗟敬見公而有疏令宮人各繡窮御史三字賜之時因呼
窮御史

方遜志嘗卧病絕糧家人以瓶罄曰古有三旬九食孰無儲粟者窮豈獨
我哉相與大笑而已

洪武中安南來服上遣呂公振往諭之王饋黃金及沈檀等物公卻之曰
尉佗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金以分諸子是趍
利者也王顧以尉佗自處而以陸賈見待何其陋哉王無以對

吳司農琳致政歸新建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拔稻秧徐
布于田貌甚端謹問曰此有吳尚書乎農人斂手答曰某是也
薛公遠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也常貌不足
今安居有餘
吉水羅復仁為編修直率無忌諱上呼為老實羅而不名嘗幸其第復仁
方操具治壁急呼妻抱杌坐上上為賜第繞乞休上賜以布衣而題其
諭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嘉賜此布衣致歸田里
王公繼洪武時守寧波自奉儉約一日見案蒙魚而命撤而埋之世號埋
魚太守有給事訪公命左右具茶給事為客居間公曰吾請君以利民
之事進而為民耶命撤茶人又呼為撤茶太守
張公以寧潔清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及田產嘗奉命出使瑣被而往不
異衣素服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橐無陸賈金
趙公鼎善守寧處携二端硯歸有譽其廉者公曰昔清獻自携一硯吾竟
取二心愧多矣人呼為趙雙硯洪武中
郁子銘鄉州人以訓導謝職歸教子並成進士為陜西按察以俸易一紅
福帶之夫語曰不才子何緣得此不義物將我郤封還切責之並致
父仲來顧之贖以贈與文衡國之公愈怒曰父雖予宦地何以示坊且
時遺笑又切責之
洪武中蘇人有為嘉定縣吏者里人以事往謁至縣白吏求私直之吏曰
今上自郡府下及縣首領官皆公廉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

入文牘耶然汝事既直第公理之斷無枉理里人和鈔數累籠仲以米二
石饋之吏驚愧卻去里人固請吏曰我以鄉曲故受君一斛米載歸吏
妻歸以原米送里人之母曰此若兒寄我處物今以奉還
張公本文宣時歷官工部侍郎以事忤旨謫交阯布政司史上遣使傾之
本方抱牘供職仁宗監國白上賜鈔當宰幸臣各鏹銀若干業賜之惟
本屢若諭曰卿貧窮張銀若無所用也
吾紳隆行在禮部侍郎令初下文皇謂呂震曰此朕昔所遣就今日得人
用矣衆皆往賀公一室蕭然了無供具金司冠曰叔紳苦學向誠中耶
少宗伯章公敞當使安南彼利賂以金珠珍異堅卻不受利死朝廷以其
子觸關累國事復命公往諭聞吏曰此前卻金天使再來矣
薛公均少應天日抗饋鄭若華文皇使人廉得之笑曰人皆舉惟朕與均
昔耳
劉公仁宅為御史在京楊文定以兵墓歸里過草容便道其家問具子大
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麪去矣乃起稱
視家中所有直鍋竈見牀上惟蕭席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
楊大眞兼禮部尚書厚兼兵部固辭不允復辭俸上曰卿于朕勤勞二十
年微周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
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褒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當辭厚何取
虛名上回朕成御志乃聽辭
公自江西還所過不受饋遺惟耿清惠饋羅參判受以示激揚之意

鄒富魯公學承徽元年進士官大書房常曾得菜根百事可做居官中外
五十餘年家無餘貲
王侍郎貫博通古今廉約自持宣德中自為御史至藩省每蔬食不厭人
呼為王青菜
粤西韋御史廣羅官歸貧甚村居有故人按部至鄉公知其必來訪無所
得餌因漁于近江而故人輒至前導問曰韋御史家何在公指示曰前
村是也騶從既過乃歸具衣冠肅客左右曰是江中漁父也出蔬食餘
客言笑終日故人以數十金為壽不納曰無故而得數十金豈伐情之
義乎次日徒步報謁不復再見
周公子良正統間為職方郎苦節自持數粥戶產以支宦費有千戶王某
以事饋賄公受其材質之已而王嫁其家人持三百金入謝公嗔而大
叱發嘉于堂因伏地求免乃麾去
高世用毅為學士居官二十餘年工任公署猶以新補蝦舊錦袍時人謂
高學士錦工添花
嘉定宣公嗣宗為人溫雅在中書掌制誥一日宣宗幸內閣以銀錢撒地
令諸被官拾取嗣宗獨植立取筆除拾一文上曰此秀才不愛錢耶以
堂幣賜之
軒公輗天性廉介初為進士曾權于淮值冬寒舟行思得水欲出衣盡濕
得一褲披衣之有司急為製衣不受後持舊衣之乾為浙巡俸資之外
一毫不取四時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五日以米易肉一斤多

不動嘗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主厚者殺雞為黍而已聞親喪次日即
行僚屬有未知者陸智南京糧儲清操愈堅都憲某素修縱報庫會儲
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庫餽亦不受
耿公九疇為鹽運使廉聲書臨水坐有童子戲其寮公曰此水何清也童
子曰未若使君之清
莆田陽公曙為吏部郎以公正見知于王忠肅嘗語人曰昔楊震以御金
為世吾寫識馬大寧茂才而得懷金之人其智殊有未盡也御金而存
四知之畏其廉猶有未誠也
彭文憲時閒居無隔宿飲食不聞乞請簡尤不喜紛華先後賞賚有加而
公處之泊然終歲不一宴會會未嘗有音樂于物無所玩惜雖片紙寸
墨未嘗輕擲
陳公茂烈為御史布袍疏馬身若無官而自棄綱常之重以母老乞終養
吏部察其貧奏改晉江教諭以便祿養公辭疏云三世早孤一味清苦
長如分食以食屬僅易衣而衣猶及溫飽念先世之艱難但主貧之思
窮民之尤甚又辭月給賜米云古人曰儒貧未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
至是而臣母鞠臣固貧加寡艱苦備至臣雖勉心力之養未甜消滴之
恩遊嘗至情固祿自盡拜受月米心竊不安有[illegible]不允躬雅固營蔬以
養鄉官觀其勞遣二力助役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多事而□食
也還之一女適彭惠安韶嫁具凉薄皆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
林公鍔守撫州吳與弼稱其清德既自免歸左人獻弘齡方嚴惟許可對

堂客額公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曰楊伯起卻弘齡徐曰公願知
操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堂客以為知言
李文達天順初賜甲第一區力辭不允逮居日上及東宮貴費落成丈遣
每以盈滿為懼命其堂曰樂耶以寓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公不治
田宅不蓄女侍蕭然如寒素
景州黃公養自憲副歸年幾四十五春夏間家人悉出田作而獨與其妻
操杵田作飲食躬負而饁之嘗假農具于鄰舍鄰舍子被拜送之公曰
此何時也奈何妨汝務自荷之而和田經年不入城入則市童爭指曰
黃公來也
童觀山之被謗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贈俸五百金楓
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意休有愧色
羅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粮也夫人乞鄰得溫粟數升急脫已日而
吳公轍然不以為意　顧橫涇屈河內刻使歸環堵若懸磬家未從請
家乞火供茗耵滿無所得轉蓄而止　鄧公清為塩使者忤逆璫歸實
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暫學林有毋造之堂披良久不能具茗碗而去
貴尚書穀嘗以所戢舞扇四若干啟餉公公固辭不受甘蓍如飴前輩
風範不可不知
羅公倫歲貫長田讀議通貫令呂升以堂食錢助之公不受曰食以堂名
非公可得私者
孫公鎰為戶部主事極清苦蜜屋織竹至其家見其躬自汲水妻舂米甚

嘉歎致堂出上曰是清主事也旬賜
劉公球之弟鈗令首田寄球一夏布公卸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
先前人他非所望于弟也
廖公莊官河內有善政罷官徒偶出遊送經河內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
父也公歸曰我商人也勿誤少焉老少聚觀牽攜公羅拜于前就持酒
肴相饋籍明日各持錢以贈須臾衆數百疋公辭不受民曰父有德于
我我報無所今幸涉我境職卒浚之公曰我何德煩汝德我寧不受我
以德乎前以所贈為可受則昔日之為祗沽名以規今日之利豈可我
民益懇請公知不可卻一夕不告而去
歸安陳公裕怙執勤療令縣視民如子為方伯家食會歲歉饑粥不能繼
人論其冰清玉潔云
周中丞廷初第時與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寓共租一馬更乘出
入一日公先入回馬迎曾未及至而司寇已鳴鼓升堂矣視班中不見
曾詢其故公具以實對司寇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予觀政時一童
攜冠服徒步至門服之而入今士風遂至此耶為之三歎嗚呼豈知提
人得一第驕奢淫佚無所不至哉
金公九歲為定海令居官十年妻子不免饑寒病且革有富家求釋罪以
千金為贈公不可卻守自至備前梅之曰為妻子衣衾計可也公曰我
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守歎息而去
衛公安知產陽同僚諸婦會飲金綺爛然公內子荊布而已既罷頗不樂

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順鄉華美天下事可兼得
耶
楊公繼宗守嘉興去郡日張宰送之曰楊伯起清節著聞攜有金可御公
猶卻抽餅無敢暮夜及門者
魏公嘉為輩嘉刻駕行部泰州賦戶挂金于几覺而棄之遂去乃付州庫
夫人來歸復過其地吏取以獻夫人亦卻之
顧公嵩為思恩同知清介絕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錢之饋歲年家居諸
親友必不留宿雖數十里寧受飢而歸
秉公部為杭州守遷官祇挈一筐架乃署中物毋首夫人見之令人持還
慈溪孫公懋以應天尹致政家居生事甚薄每食菜羹而已一日偶市肉
一斤為費以進諸孫環乞公嚴峻為之輟矣
成化時山東李公綱居官廉介為僕少時途遭盜奪其匿貯啟之問知為
公曰李少卿耶是無錢不啟置而去
廣賊叛副使毛公吉督兵討之死于陣先是公出單支官帑千金充犒餉
付從事余文司掌用纔二百金文請公償曰明公領軍時付我千金今
存八百金公死無數者且公為國捐軀即以賄斂非過稱持金去備衣
棺餘者為夫人歸計可也僕然其言以百金治衣棺餘以付其夫人人
無知者公忠魂附一老婢著衣冠坐廳事謂家人曰為我請夏憲長來
吾欲語以心事夏至老婢揖讓叢止皆公也乃拜述余文稷金始末且
曰願公諭吾家速歸金救郡吾瞑目矣夏聞之太息泣下具如其言歸

金于郡庫子曰毛公生能救賊死亦與國真忠臣也生不愛錢死不受
錢真廉士也余文之不欺諸僕之無辭亦小人中廉子也
吳文定寬嘗薦人當報賀公獨憮然曰我何以當此任遂日講辭再三及
掌制文集豐公穎用當道忌之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處此吾安得何
觀耶嘗游洞庭翠峰寺壽陽道衆甘冽寺僧環數甕贈之公受其一甕
以報衆餘卻之曰無過享也鄉人相謂曰原博狀元及第至今惟見一
壺水入門耳
河南狄公裕為大宗伯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王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
每持瓶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歎而感而行益愧之也
咸寧令李公文祥建職方監司饋遺悉謝卻之人以孟子宗薛羹食為言
公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寧過中不敢自欺也
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家人衣食時不給惟三原王公饒以米
錢然貧甚吾王尚書供如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貲求文者謂曰童公
文勝于令人尊往求之至則問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
對遂卻而不納
三原王端毅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蘿一服無羅綺日給惟肉
一斤且屬二蔬菜一肥醬鹽薪水皆取主家給狀史無所供其告示云
欲携僮僕從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
公直肯縱人壞事去去人皆錄禱焚香禮之　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
公只如貧士騎一驢而已有司驛遞無從知之　公為丈書署于門曰

家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私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
羞一時實然權嘉靖中錢公岷分藩滁州署門云寬一分民受一分見
裕見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難欺吏卒
費公廣爲河南方伯一縣令箕箕不飭權甚乃以白金爲竭餽之鐍于以
督公曰我賊之曰賊而不賊也公曰不賊則還之次日謂令曰汝竭不
賊靈出之以易賊者令後無復賞矣
何公景明以中書責詔雲南諸當事聞公名贈遺珠寶有無內使者尤厚
甚公堅辭之內使輸然歎曰彼年方少所見如此吾逆逆贖貨寧不愧
趙司成永爲魯文恪鐸視李西涯壽各持二帕魯公索帕不得室無他物
龜遂自解去
會里中餽魚食邊早矣鄭持以往西涯索魚沽酒卽事倡和盡歡而罷
吳壯獻公歡守廬州王尚書廷守蘇州以公持會於鎮江吳召王爲金山之
游載酒一瓶來散舍肉斤許蔬一束而已王視之笑曰具止是耶曰吾
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去醼從實卉治具盡歡竟日而罷
劉東山爲廣東方伯時官庫有羨銀一項不上庫簿例可取用藩吏以白
公沉吟久之忽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
時非大丈夫也命吏入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
李西涯當國有門人爲興化守織兩帕四扇寄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
多帕奈何啟緘取扇而歸其帕致仕後歸遇蕃戴瑶過枕麓堂出金卮
觴公公卻曰遇蕃亦有此器耶瑶有慚色自是不復用　公仕書五十

餘年柄辭十有八年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食以葬蕭然四壁
不足當貴璜分璜單一寄會之費
江侍郎景暉書爲客投一雉而客不至時正暑熱遂懸之井中至七晝夜
京師因爲語曰經年不請客居丈伯七日尚懸雉江景暉居諱應塽嘉
興人仕副使先正儉德真可師也
劉清惠麟解尚書里居嘗衣白布袍戴烏紗巾徒步過友人趙公守家儀
而某參政至見其朴野頗易之公遽起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
適客爲誰曰南垣公也參政大慚
清惠守紹興精核廉敏爲逆瑾所屏去之日郡人爭數繼公曰吾治不逮
昔劉寵家一錢之惠耶既去越人肖像與寵並祀謂之小劉祠
歸德沈公禮官少司空歸草舍飯蔬壹恬如也郡有河患困居于鄉直夜
掠之有象數升一敝衣尔盜驚嘆叩首曰使居官皆若公我輩焉敢亂
耶公曰適有酒可飲乎盜譫拜飲而去
郡督王公佳不營私產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修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劉忠宣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逮官使逮繫簡其橐惟俸餘土十餘金公
以與之官校歎陣不納
朱恭簡裳少勵清節躬耦沃妓提督顧璘聞其名檄府資之公不受後仕
至總憲居官鑄門廳屏如寺居家土室石門經句如素時號長齋御史
晏說館公敝衣冠執贄投生姪至以爲儒也爲浙藩吏私書其案曰清
如水盡到底公手續之曰如水清徹髓信

熊茲舊臘孝皇時嚴敬召見清四鄰盛冒數萬人誰貴卿之庭撫而屍曰
周廉餘歲入而已他供應一無所取惟逆旅羅歸卒後太僕何應春顧
曰猶見故鄉文龍端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顯實居常能儉數歷十
外四十餘年守法甚公權貴嫉忌不避時舉不狥近功言無負于為域
行句彰于顧影鄉人評鋒之清寔清而通素鏞之通惟通于清通孫兢
然宜何傳鄉云

仁和王公琦為山西提學歸冬大雪僵卧不能出門戶或嗤之曰吾求無
愧于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之

黎公淳為南宗伯取予不苟有苹亭令其門人也以雲布寄之公不受書
其封識上云古之為令栽桑植桑今之為令織布染花吾無用此怪服
也

黃公翼以勤江鄉被杖除名歸而杜門著述家貧或日中未舉火貸米鄰
家恬不屑意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
朽宜以此易彼耶與陳公茂烈俱莆田人一時稱為雙清

李遠菴重為江右臬副去任不持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在任所製也
公知之取投諸水歸里數載偶見其僕卧內床一具問是官下物立命
毀熟廉仕乃已　鄭端簡曉公門生也官南曹欲有所餽懼其方嚴逆
卻不敢當令內子製一布袿袖至公所不敢出公詰之乃曰門生婦自
製一布袿欲奉老師耳公乃笑而受之

孫文恪陞曰吾姚仕宦而清貧如寒畯者三人胡中丞東皐宋中丞見胡

太僕歸觀姚江三康並不誣也

廖州高公起東使宣大二鎮守臣以百金為贐公卻之守臣曰此例也公
一笑曰以卻金為例不亦可乎

藏事劉公璣為大司農與劉瑾同鄉瑾欲賀無厭飛書促至貢饮足以養
生過財傷生實財亦然故貨古禍也古人戒多藏以延禍也瑾恨卻之
嘗有人愧玉帶遺公當門懸閣何由以至其人驚赧遁去曰我謂是史
部劉宅乃戶部劉宅耶

陶公述歷官清介所親謂之曰人皆欲富恐貧而公獨異何也公曰吾何
以異于人但生平面皮太薄于脘太軟門吏在旁吾愧之不能貪耳

顧英玉璘武廟南巡欲擇一通敏有識者備顧問眾以推公一日上註目
久之曰汝嘗船官耶公頓首上謂侍臣曰甚史利可著光祿卿官逆旅
歸至京及罷歸索蕭然晰夕不給臨街一小樓匾曰寒松訓蒙童以自
給鄰叟二老人皆酒徒也恭召之典衣沽酒三人相對盡三四觥作酒
德詩以見志

景伯時暘居官清約不異布衣時每升監衆一敝衣蹤蹤行旁觀者若不
能堪公自若與詩餞公廉私益以斛公知之歸所盖知被之曰吾雖貧
何相賦也

顧東江丁內艱歸殘鶴濂家居一日來致奠不同諸士夫惟約舊友四五
人各持一豆市五性酒醴及香楮而已祭文亦鶴濂至而起草取大敝
書之祭畢主人治饌款福東江出揖曰不得侍諸公坐遂去前輩真率

如此
哉書初郎任刑獄謫外國江西劉景元欽以侍講使交南時交人吞占城
便婿甸象難其行公毅然就道撓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大驚曰
普天使者能無來驪摘黻洋貿易重爲公量天人耶何簡遠也事之甚
恭至郎領詔明日宴畢即行王愈驚餽遺倍厚公一不顧復使陪臣要
千路朝必致之公復書示以初入國時曰咫尺天威擎齋將寸心鴻不
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敬伏遣陪臣入謝表
有廉臣清白之語
吳君澤充爲大司馬歸貲用乏絶嘗言吾總六鎮錢穀淮躍爲富翁易耳
無思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多僮奴徵責訟獄嶽且百出守之甚勞
居之甚安今雖稍貧然省事少爭其樂差勝耳
崔復渠爲南祭酒時自嶺歸行囊無江南一物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
今若冰矣
梁公材爲廣東左方伯旦夕啗飯書上惟以青菜菹冬瓜蘿蔔惟一味所
服圓領用淅蕉最下者衣服布素澣補惟兩袖鮮潔羅官僕門庭蕭然
丙時曾簡校于山亦嚴官歸同在武定橋南北相向而居予山造椽座
廣田盧會觀及其門如市人稱之曰管尚書梁簡校
貿文懿余使鄭藩世子迎錢俱用金幣公一切謝弗納正使恭順侯以公
故亦弗納工已恭使詢之侯據公詢默四徵公吾幾中法公曰吾不知
也第吾所持道當如是耳

金穀王家宰舉進仁厚敦朴官四十年囊橐蕭然子孫每見必脱綢帛衣
更以布衣乃入一日少孫　以公者既未更衣入見公撫摩孫衣問曰
汝衣爲何以綢紗對公大駭綿紗乃做官賜與汝祖母袱髻用之何乃
作襯衣服　公自入仕無綿紗服也年九十四更陞其兩朝存問卒謚
莊簡
祥符戴公鐸令文安引年歸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民舉留不得因相率
市一馬購騎以歸公既至汴即遣馬還父老歎異以爲近代未有
毛少保澄爲其里人白冤事里人報以數百金公謝曰我知公冤公不知
我操守卻之
王公恕德歷官參藩所至以清正聞請告歸案友敬愛爭致贐凡六百金
公固卻不受卒于道家送之家封公度鉶亦不受曰吾子業有嚴言吾
即老奈何從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今持歸曰爲我謝諸大夫老夫老
且死海外無以報也　馮元成曰山陰王公洴其父鉶老儒也無子自
官歸必簡其篋無贏金則喜山東舉公自嚴司理松郡父儒官名未至
衙舟值公他出簡其內外裝僅月俸一二錠始歡然遣會王公清絶無
內所罕見乃其父寄義方教
錢公同文爲萊州太守冰檗自持不妄取一文移疾歸父業有孫之居闔
書度不能繼則託官務道理月不進
楊公博爲職方時大司馬張瓚會黑好賞而公布袍蔬食門絶私謁時有
墨丈選鎖門不鎖心楊職方鎖心不鎖門之語

灤水王嘉會以貢歷實雲南阿迷州守攜二童往清苦自甘竟以失工實
〻命盜論解任日官橐無存實庫支以贖鍰四十金送公化曰吾五年惟
飲此地一勺水毋污我竟卻之既出境投宿逆旅適有州人致仕歸者
攜至囊重甚疑王曰吾性不樂見此乃從他所有二甘矜送之出境見
其徒步而歸行道為之歎息

廖騰煃為南戶部郎以前宰祿勸知某州絕口不言清操凜然秋毫
無取日用所需悉自買辦里役公費十減其九聽訟平心易氣必使盡
言有罪多從末減片紙不到遠府以毋老乞歸攻苦食淡一如諸生時
陳公良弼為閩臬行縣至莆謁其廬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碟餅子四
枚白酒一壺歎之意泊如也陳公每對府縣官道其為人守令致因有
所饋悉峻卻之一日謁陳公愛色曰兄情義耶陳公曰豈敢請兄第欲
播揚清德耳

廖荆川性儉素自延撫歸推產與弟冬不爐夏不扇藏衣一布月費一兩
結廬陳渡不蔽風雨時往來鄉郭乘小舟低頭盤膝見者不知為貴人
即遇凌侮不較也家中什惟一板門冬則加草以為溫有老友見之訣
下為市一床而終身無厚薦褥門生子弟從公游處不堪其苦而公獨
安之曰不知是何以鏟除欲根

九江陳公思為某刑司訓簡朴謹愿惟任自然不納家眷不尚華靡敝衣
草履列于同僚彩繡之中略不介意諸生入學補廩及歲節之饋不較
多寡有貴之者峻卻之皆學臨郡凡事與同僚相形共歎辱之即日入
告致仕問其故但言年老疾作絕不言駁辱事州守范公矜而昇之歸
諮然州守查其署下有未支糧俸及諸生束脩若干又為措處餞贈既
至則已夜晨出郭行矣乃移文遣人賫送原籍止收未支糧俸束脩歸並
餽其外毫無所受亦舍本籍田文付原差帶回今之古人也

海忠介督南畿掌以簿帖賀者俱不受投名用紅刺者亦以為侈郤南阜
以黃缺三十片入賀出袖中公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歸日置酒酬
都惟殽四盂市餅一盤酒數行而已　世宗慈公之擢使適者覘其往
來惟見日騎一羸馬一騶前控踽踽自長安街圃入朝房中無他交游
寫卸削起一木榻所惟俸米一囊拾馬遠給饔不具醴膳門外寂然

孫公植為光祿卿寺卿馬從謙既得罪中官勢益張動以齋醮請索無厭
工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植處幹植矢心匡直持簿正裁占從絕
司禮尚膳之饒遺太監狀請當日之為鎮人歲省銀十餘萬總理河道
所司議請歲增淺夫公駁之曰中原為南北咽喉而徐州櫃役歲出緞
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歲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
困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河亦以治公任滿去有美金萬兩悉以奉代
者終不言

潘宗節巡按察廣東有縣令黃某懷百金謁饋公曰與戶處及期而不見
信是吾不德也若暴戶罪以彰己廉吾亦不為戶慚謝去

吳郡守劉公瑞王直廉介與直稍不協舊例滸墅權稅老人日送府百錢
供堂食費直稍以此按之公昇一權入倪則錢封其在押籤究然直稍

大斷服

嚴江新原一廖庭館任厚出自性成知某州多惠政陞刑曹以俸銀十金令州民趙錫修船北工既畢工攜番薯舟見其錫治堅好器物備具如所費適當發問之則用過二十金矣乃取六金并扇三十柄墨三斤召錫與之錫不敢受公慰之堅乃受退而告人謂田既知多用十金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勞可也何斷斷此耶公欣然召錫補之錫愈不敢受公慰曰是使我不如一婦人耶錫乃受之

華亭為大宗伯時同邑孫公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從如雲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闃然無人諸僕竊語曰同為尚書他家車馬盈門我家鬼亦不至我輩何望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收鬼負去

何公喬新初拜福泰使淮西巢令閩藏當歸其封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藏曰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公曰子若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某致之則不可在閩時與市舶內臣死鎮守者分其貲遺三司公獨不受强之受而輸于公帑

李文節以清節受知一日為達公棋之饒以松布二足箑二帖公受箑卻布明日以二金饋達公曰千斷索償分俸相贈耳

曹四部公應聘閩府時有餽婁錦奇楠十斤曰知公不受金帛敢以清物貴公曰此亦尤物然貪者多奧索何以奢博奧耶

四川蘇公祖諱萬曆間令廬陵一介不苟取一日公退坐衙聞有布衣老人一童子執剝蘿之傳柝而入公起迎老人坐工座并伏甚恭起立于側老人乃公舅也曰吾甥納便適此尊公爲我來庭按政事有不善則手杖此剝乃尊公所授今能如此可矣汝其蓋砥礪補弗損爲尊公知之反以我爲擾也言畢拂衣去公步行送之舟老人留與飯曰此我力治者非民間征取物易食之公歸署益凜素節長方之訓亦古今所少也

崇禎中前後兩京兆皆劉公前劉公京師人豪華好客姬侍滿前自奉甚侈日費十餘金繼之爲劉公一鳳河南人半月市肉一斤平日買辦止豆腐數塊青菜葱韭各一束耳然日必市蒸餅四文以餉諸孫也諸屬役言前任劉公一二日之費足供此公一歲有餘矣

張清惠瑋少孤貧嘗與畢判文之梁就學外塾收粮粃自給不足則忍飢往還不輕就人一飯蓋介特其天性也晉粵東學政不肯作逆璫生祠上梁文拂衣歸橐中無粵東一物挽徒里中蔬食菜羹研朱點課有三家村學究所不能甘者公晏如也崇禎中爲南京兆值歲祲賑恤有方黎民懷之轉總北憲卒于長安蕭蕭時有敝篋二呼一門生開鑰示之員領數件積俸數金而已曰非以示清恐子爲我衰事抱不白之疑也安然而逝

附內臣一人

世廟時太監晏珠清苦雅重屏撤華靡動以書史自隨恂恂然有儒者風所鎮之地事無鉅細文臣之督上者反憚之不敢貪墨自恣

人固有才有餘不能馭者如驥爲之下阪不能老如老驥之上登能
者一往莫禦如九月之霜履而不能者才長莫展如冬月之凍颯能
者磊落決勝左顧右盼如鷹斯擊而解亂繩不餘者墨守賊妖前跋
復變如屢料敵而因萬勝方其居恒林幸樹膚曰不我知也何事不
勝而一旦見疑所集變故忽乘有日則昔有顧則疑不察而事不善
而慕然後知議論之不足信而揣摩之不足憑有能者馬山立川湧
不震不驕而氣力素然無不賈鼓季所謂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與

募才能第十四

洪武初當軍反金華殺守將胡大海孫炎等衛掛諸州叛諜朝城應之將
士懼無所措會劉青田至迎入城公一夕定之隨檄金處爲縣諭以用

守逆四平章邵榮諸軍克復諸城

青田夏清閑胡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廷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
城城中僅足自守章公溢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
絡別令將郭興等防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不敢犯公長子存道以
元帥戍浦城及是命存道提兵而溢節處城坐鎮之遂定

時和議建東都乃以馬雲葉旺爲指揮使時元將王各屯兵遼東射殷間
而收米餉納哈出者米羅金州爲守軍所敗沿柞河道旺業其必趣遼
雲島乃自島至窯驟塞十餘里豐水爲城隱釘板沙中掘馬穽伏兵待
令老弱卷旗坐西山以砲旗爲信令出兵登旺俟其過發砲舉旗發伏
兵石交下令出倉皇北奔趣連雲島冰城馬皆折入穽遂大潰令出僅
以身免

簡公祥洪武初備邊河南孟津夜半賊來劫掠公諭之曰汝輩良民也兵
亂爾聚掠不得已今聖天子出汝等當歸守家業毋累妻孥汝罪百千
人不過知得千石義所部不下十餘萬待曉擒兵盡補汝何以存稟顧
其言而散

靖難師南下有宋參軍者說鐵公鉉曰濟南天下之中今北師南去其留
守北平老弱者丞平保定雖數據郡縣堅守者尚多公能出奇兵
陸行叛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
有圖義而起者響亦從令相探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其家必散歸
徐沛間素稱驍勇檄諸守臣倡集忠義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而
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公不能用

張公恒令江獲將征交趾大軍逆總督曰喊取大壕及架數百公節令匠
以方漆桑去草腳繫其中實以鐵鍋又取馬槽千餘節取各戶婦人針
工以綿布縫成袋袋口綴以繩用木梯張其四腳嚙刻而辦

文皇時吳下有宋某者身小而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時人目爲小虎適
外國進長人曰無敵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爲令角藝工
陳觀馬無敵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伏下宙辟易顧小虎眇然耳無敵前
提其譽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哀狀出不意捉其腎囊
力捽之無敵不勝痛仆地爲小虎拳蹴死上喜厚賞之

黄公重承擬中按浙直時吳江之平望八尺多盜公假民舡截衆僞爲客

言賊夜至以灰水灑之翌日驗有灰跡者捕之悉擒真盗會廷簡司寺
手也
文皇北征命侍郎段建督餉道以道遠車載民疲稍乏乃擇平坦之地均
其里路置站壘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綱程纂米民以不困食
宗羨足
平江伯陳恭襄瑄主[illegible]功永樂初歲董北京海運百萬建倉戶兒灣撥
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揚海堤八百里尋罷海運浚會通河通南
北餉道毀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州壩港鑿徐州呂梁洪築刁陽
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
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設井樹便行者公撫客經理善任使
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創此永利
羅公通按蜀蜀王驕奢出入借用鹵簿一日過臺公奕使人收之王氣沮
藩臬諸臣謂不當爲有司御工關王罪王不測禍何公曰易耳宜答語
王但謂黄屋左纛故元皇帝廟中物今復還之耳從之事乃得解王
亦由歎
宣德間山公雲鎮廣西時猺獠叛服不常公率兵往討一鼓破之賊退保
山巔山既險峻而草木蒙密賊以木植于籐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籐
木石交下無敢近者公夜率束火牛羊角而縱之賊盡斷籐比明木石
皆盡鼓譟登山遂破賊壘
戶部主事王良特建議負擔纂有御史才文皇知其名奏督餉口北嵐

服上下莫爾畏獅赤社勢相近後有都堂權重其事者不能及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才中官有事來聞下議必問東楊先生在否凡議
事無當不避西楊然或執古以斷不可行東楊一言定之灼然可行西
無礙無欲細文武大臣審錄重獄自英國而下俱讓西楊先生西楊執
未決者東楊一問而決衆以爲片言折獄之才
周文襄初撫江南值蘇松大飢公詗知湖浙江右大熟令人齎數千金四
出至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詒言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爭載米趨
吳中驟集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以貸民而收其平米價驟減諸
大賈悔甚雖既不售而道遠又不能自還于是官爲收糴以實廩而糧
斗滿糴之諸賈懽然而去
周伯器鼎客吳中以教授爲業正統中閩盜作金尚書統兵往征伯器投
五胥門水次自薦唱曰吾興儒人周鼎願効力軍前尚書壯之謂曰既
預武事難仍儒服伯器立易短袍戴戎帽來謁而進尚書納之凡帳前
合用文案皆令製焉
宣廟時北京宮殿當彩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費鈔爲南直隸撫用公
忱辦供時公以採市至京過諸堂物使請公還治公曰當行自有處至
京乎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以煎膠回治驗數數納以新易舊
庭乎而使
書發孫晶徒學南畿生徒嘆服所屬成勿候遣舟行到學會傳數夫肩小
輿入無知者師生既集使令閉門於之擬文不必完篇且破題數句

隴間閒見次之此謝生編任党而業已發私謂竟無所入
吳官童者祥使也正統中使虜被留聞駕蒙塵下也先馬求見上皇因為
也先言番中國為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也先尚未
稱上皇朝見不知其禮官童曰胡每曾來朝受賜胡亦臣也豈可為賓
主禮也先見乃行五拜稽顙復退居之也先以車送其妹開官堂官童曰
禹有萬乘君為胡婦者卻之則拂其情但紿云俟還中國以禮聘之可
也又選胡女數人復卻之曰留作他日從嫁也先益加敬復拜後也先遣妹至石龍
奉其妹而致其從媵古者來朝始知之
吳官童歸自也先擊賊捌攻城急石亨謀于景皇請釋官童令以計道之
上從其言召請亨營童乃遂一騎戴破帽手持冑肉直入達營營中得
之以送主者童乃為番語曰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市肉哎之執我
何為虜因問城中情狀童曰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言我聞中國已
有檄召四方兵至某日將至爾地勤老營尚守此何為虜聞始有退意
然後亨以大軍擊之圍遂解
大同總兵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間虜使有從他道入者上因守臣之
奏詐之時姚文敏為宗伯奏請是宴賞賜一切攝撰有後字文敏令
通事諭曰去歲事進北使臣入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
今爾從小路來既非進北頭目故止照他處使臣相待耳使不復有言
人以為得馭夷之體
唐公循為御史時直門下彈劾有夷人來朝偽仆跌不起公奏去有夷人

偽仆不起若狹奏而不能言旗扶出其贓以聞人謂識大體
龍公同知溫州領上官檄簡校鹽場鹺產數日茫無緒次有老翁獻計請
用井字法言訖即去公即命畫地作井字堆鹽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
一而餘八者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
趙公靖奉命建一武臣將勳之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以獻樣為方騐得
公徐曰安得有此大珠必偽也令拖碎始以上聞
成化時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路始釋楊公瓚令丹徒知之選
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
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公徐至請曰聞公縛二人
溺死江中方今聖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不敢復恣
韓雍用景為廣西藍司受檄勾當潯桂諸猺獞人頹而獸性静則蹤伏動
輒跳梁撥觸不畏死公知其然陰遣間諜貿鹽衣商人販撫猺所興貿
易猺不疑也未細虛實曰吾商人不知新撫察何人然見其方治攻具
數百曰此用以破大藤峽者猺降則已不降則用之立族粉猺懼曰吾
魯卻日降
韓公雍撫江西時有寄詔及中言都御史謀啟其封懼以咨公公請宴中
官解之咽曰偽為封緘藏舊封于袖會間令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
啟之稍數卻以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啟杖郵卒謝罪中官
反為感歸懽笑而罷
陶公魯為廣東某縣丞都御史韓雍下令索城牛百頭限三日其屬憚

不敢廉公嚮列任之三罪及同官受責其妻公曰不以累公等乃轉讞
門云一牛斛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與且十金明日牛争集公遏取
首頭肥健者給銀且千兩曰此韓公令也如期而獻韓公大稱賞
盧起程鄉橫蹤聚衆且數萬江閩廣邑皆被焚掠大兵征之俘獲日至而
盜不衰都御史林庭選良令得張公欽往公請罷兵從吏士數輩直抵
賊壘賊聞公名不敢逆公開示禍福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首投宰
事公陳兵衛出所列珍玩倍千金爲壽公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
輩方爲農生業惟實何爲金可以買千貫田器爲衣食我何須此賊相
顧喜公指兵衛目其魁曰使此何爲擇之散爲留一月與堡壁障籍其
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爲之條畫耕田築室各有寧宇因其民
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語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張令一符
嶺南廣州經歷祁公大適以吏員起家廉而有膽智會洞蠻叛都使遣往
公徒身直入諸蠻以刀加頸欲降之公不爲屈而氣益厲蠻益慄慨請
蠻不敢害延之出公不肯出必說令歸服以郡民禮送已乃出卒服諸
蠻擾摩廉同知
孝宗時以孔鏞爲田州知府峒獠奮卒犯城公攝任纔五日郡兵盡已調
發衆議城守公曰孤城中虛誰支數日乎吾當躬行諭以朝廷恩威庶
自解耳衆諫阻不聽門啟賊以爲出戰也俄見一官人乘馬出二卒控
之而已賊遮門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爲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
魁不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顧二卒已逃矣賊控馬入山夾路襟而紥
年嘯者聚衆見公呼諾來救問之皆士人赴郡徵爲賊邀去者也入峒
賊露刃出迎公坐其廳立庭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當以座來羣
來參見賊取榻置中公呼眾前眾不覺相顧而進賊環問公姓曰我孔
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衆皆羅拜公曰我知若曹皆良民
迫于饑寒聚此救死耳前官不知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今我奉朝廷
命來此作汝父母官視汝等猶子孫若能從我當宥汝罪送我歸府我
以粟帛賚爾爾不從無復知諱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汝自當之
衆錯愕拜服公曰我餓矣可食我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食之賊
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庭設床薦公
徐安寢明旦賊復進食曰吾今歸矣汝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
馬送其林公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劫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
釋之公挾與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城中吏登城見之以爲太
守畏死引賊來也爭閉城公言但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推公笑語賊
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稿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取粟帛從城上擲
與之賊拜謝而去終任不復出
雲南趙曲有與田惡六趙金沙江界據地千里積二十年推不受檄孝廟
畫用兵從公鄉議令招撫遣官從皆被留不報朝以郁公踌往撫會函
衆阻之公曰吾受國恩報撫且在此可避難乎徑前不顧至險處析荊
徒步挽鞭以登躡金沙二舍乎爲檄遺書持往夷人驚曰中國官亦敢
至此乎即發兵兵率衆馬數萬來長鼎動莺露刃環之數重譯者並折

請還公田示為開耶國族保力指示曰明日瑯江敢復言者斬思六見
撫心動又聞其當決即遣當長數輩來聽令且饋供具御之乃來書和
持且與諸大略先叙其勞次仲其宽然數責其罪思六等皆俯伏泣下
請歸便地受廛而還并前所留還使悉遣歸
劉忠宣孝廟時以戶侍往北邊整理糧草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
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須委曲計之公曰處天下事以
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
講究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邊衛云某倉缺糧若干石每石給價若干封
圻內外客商官民之家但願告報者米十石草百束俱准躍中貴子弟
不禁不兩月倉場有餘蓄蓋往時糧實必糧千石草萬束乃准中貴子
弟賤買軍民糧草經轉運至貴責入官今糧草之家得自往報中貴人
郎欲罷無應得倉有餘糧民有餘財軍民兩利數十年所僅見也
弘正間胡永清世寧有將略按察江西時地方盜起方議勦軍官來謁避
公他出乃見其幼子繼繼曰兵素不習豈能見敵父敕軍官請教繼乃
指示進退離合之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閱兵大異之顧軍官不辦此
詰之以實對繼初不善讀書公以為憂至是歎曰吾有子不自知今自
是吾繼賊必從繼方略公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也公上疏乞以禮法
裁制寧王繼諫曰疏入必重禍不聽果下獄繼因念父病死公母痛不
哭曰此子在當併賊胡氏滅矣
奉陵復土期近天雨泥濘特諭為數戶部郎嚴經室自潞河達天壽山其

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　萬曆間三殿災時攀大石入撫長安門以內
御道費不貲周太揚夢得時為工部郎請以土覆之者鉅萬二事頗相
類
汪公應軫知泗州值武宗南巡所過郡邑周執炬夫役千人偶蒞猶月有
凍餒死者公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就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瓦
通他郡
張公曰韜為常州推官江彬從駕南來怙寵橫索奸黨擁盜公召父老并
民間壯士格之境上而又釋囚徒呼乞丐以瓦石投之其黨駭眷彬公
亦即上書御史臺言狀御史即行部赦事謁公曰事急矣彬且以他狀
逮公于理乃命公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已而彬黨果摸截
御史舟御史扶自出示令急捕截舟者陰令縱之于是諸黨悉逸彬乃
稍戢
姚源賊亂用兵歷年費以百萬計吳獻臣廷舉來為憲副使出奇運謀
多所斬獲乘累勝之威先胥出諭賊以解散反為賊得奉之入巢卻以
求撫公如前責諭詞色無撓久之與得賊中要領陰結其黨令執首長
自贖公撫出復入一鼓平之
留公面溪守杭州以嚴治稱時中貴畢真逆濠黨也自江西來為鎮守從
虎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通謀狀白監司防之未
幾真果嗾市人縱火延燒二千餘家公揣其因以為變閉門不出傳檄
諸衛門毋救火閱數日濠叛真輸應之監司召公定計先招民兵伏其

門外公入責揭曰知府以我反乎對曰非敢然亦但府中役從太多是
以公心疑不白圖令左右報監司俱入節自畫工執兵手與語令遣諸
無籍之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付之
獄公與真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曰此何為者真無以應乃羈留之
工圍繫真入京伏誅

伍公文定與逆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文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
賊見之驚懼遂大潰

武宗親征至南賊已平兵時喬命大為南司馬桐正行在有旨百官着戎
服公率先以朝服入江彬虎駕出入挾邊軍皆偉然壯士公先選健兒
門千為與卒皆眇小一日具演武場彬問此中有健門者否可與我軍

相角耶公曰未及求也節以做興與夫術獄之迹第一再門皆負彬大
驚

逆濠既擒因于浙省武皇駐蹕南都遣二中官挾陽明放還江西以待親
征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乃罷　一日二中貴至浙公宴之鎮海
樓酒半撤去梯出書簡二匱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跡盡與之中貴感甚
逆南都乃保公無他乃免于禍　公既還南昌張忠等方挾濠搜羅百
出軍馬屯聚應費不堪時戲肆坐嫚罵衝導起釁公不為動務待以禮
且傳示內外云北軍離家遠出居民當敦主客禮遇北軍食停阜間欲
歸觀備至久之北軍咸激而興忠等語不稍絢一日張泰與公較射于
教場欲以屈公公三發三中北軍嘖嘖歎服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

都堂耶遂班師

周公金撫延綏會大同復都御史報至愕然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
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不
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而何言公曰不然遣人勞苦甚矣而
又虐使之以至于此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其忍戕
乎衆歡呼叩頭退

公在宣府時總督馮某許刻失衆心復舉商人非鹽以興私人和諸軍月
糧而復減之衆憤遂圍帥府公時以病告乃使衆出坐院門召諸把總
官陽罵曰汝輩剋削之至此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妄動乃尔欲斃之
軍士聞其不歸罪士卒也氣已平群跪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總

制不恤我輩耳公乃從容諭以利害言詞懇惻衆叩頭曰公生我遂解
散去

吉水龍光為人跌宕條概喜交遊脫清古多髯頗似陽明陽明悅之以為
參謀乎逆濠陰謀祕計多諸將士所不與知後從陽明經理田州時將
撫虜蘇王受而二酋疑其給己陰持兩端擁衆二萬名曰投降實未肯
響陽明遣光銜意光單騎入營衆露刃環之數十里呼聲震天光坐胡
床引二酋覩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言詞懇切意態閑雅
二酋俯首歔欷誓不敢負議遂定

毛公伯溫按河南有大猾羅求者匿鎮守內監孫某府稱往在山東訐御
史罷人多畏之公發求罪狀置之顯辟惡黨猶謂人曰是將奈我我必甘

心爲公知之一日趨蘇州呼吾來飢食篤食我責我必委舉時館始得
穆莫測類具食食卒謂曰聞公援甘心我故來相視館待庫食已乃操
舊曰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笑曰我固知無是事聞公在山
東打御史貴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許遠有名公既失利且謂不切
齒者吾知公有德也相與大笑痛飲而別

長沙周公之爲守吉安先是以流賊之警調浙兵爲護偶與郡人爭哄乃
入府羣譟如雷殺隸胥知官爲質公開鐵嚴鼓升堂謂兵曰汝輩特有
所訴耶將爲亂耶訴則守能爲汝白之若爲亂則守不懼死但汝曹遠
眾淚垂不得復見父母妻子矣譟來跪皆釋兵稽顙而散

會稽范公檟知淮安景藩出封王舟出淮供頓千里夾塗歸譏而毒者王
萬人時諸郡括丁夫候役呼召甚急公略不爲意消沈乃而請之陵曰
此事獨煩明公一紙牌耳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豈候日
費爲數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歸直趨役必喜曰如
不足何曰今鳳陽夫數萬協役于徐役畢必過淮而反若樂歸從之便
實而役之無不樂應則數具矣于是濬院大喜公進曰無用此也方今
上濱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淺勢若建瓴衆可無用也濬院
愈喜比至遣人持金遺予道遣王左右曰水悍難泊于是舟皆窮日行
水漲來如晉王泊故供千三百金比儀真所費纔百分之二耳
時王舟重載斜藏緣如帶宣起天津至鄱陽分徒千餘往來游奕一日晚
衙蘇門卒報有貴客攜滿氏圍寓家眷者命詢之曰從者衆矣值遣使

卒數十易衣稽如庄農田者往觀其徒入肆者皆與飲執之門相持禁
以來卒去徒令與過客反通市捕者廝訴得十七人佯怒曰王舟將至
官司會不嚴緝開汝門千令緊之獄至漏下二十刻出十七人于庭厲
聲曰汝輩謂官府出迎王從來虛為亂乎吾久知之矣藏匿頭請死使
反補盜昔已蹤于是乘騎馳報徐楊諸將史而覓十七人于杖餘賊潰
散撤公事且莫測

有御史劾楊文襄徒取拔論無行伍之能工使御史視軍中公方與虜戰
御史從行間特戈疾落淺漏畫下公使卒夾擁御史馬上指顧方略如
平日　公出遇二盜發鳴鏑來相去百步許使人謂曰楊使君謂君甚
苦初亦士也何自暴為盜賊去公曰此吾昔視學時所黜某生某生也
不得志乃作賊其洞捷如此

當貴民苦鄉豪直衍豊凌轢積憤不平遂閉城斬木劉公應遐時令永寧
司檄往治公單騎夜馳贏僕役五六人抵城下散其門兵遂至邑中士大
夫飲而揖從容撫諭人莫能測夫書示衆曰爾等聚衆立寨欲仇耶叛
耶叛則吾當提大兵勤之若仇則衍豊一村夫耳為爾請命工官一邑
宰覽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衆羅拜陳衍豊罪皆泣下解散去公為請
于當事削衍豊籍械徒遠近快之

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造海兵船數千其隸于參游者每歲遣涉出汛而
每月工食止給其半以其半貯為修船之用隸于總兵者輪口坐鎮不
出汛而工食亦毫無所滅及當修船時凑派民間不及所貯也有延遣

中丞欲時總其所精積數其工食留修船用各兵嘩然指公訴之且遍
堂上公意殊安閑令呼知事者五六人登增述其故公曰此事我亦與
聞汝等全不出汛袖難怪工人也汝欲不減亦非汝之利上司自今使
汝等與參將兵更迭出汛汝寧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且與參將兵工食
減半矣何不聽其稍減而常為大將軍兵乎六人者俯首不能對乞將
速寬卹公問其姓名相顧不肯言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工司問我從
何得知我何以對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公曰汝等傳諭諸人靜聽處
分無譁諸人而譁汝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立斬汝首矣遂謐減無敢
譁

孔公鎮撫貴州時有擒都苗阿溪之事阿溪者清平衛都苗也桀驁多智
養子阿刺膂力絕倫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寨落道路工官時時訌官苗
以收鷸蚌之利公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解公知不足仗乃自
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廷僕禮之扣以時事條答亹亹公曰
吾聞此中事阿溪為大若知而不言何也廷不對固問之乃曰言之而
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吾言有益不辦則公將損威而某且赤族矣公
笑曰第言之何遽膽若是廷始慷慨列其狀曰溪所恃以無恐者遙勝
吾上官而所任以道勝者獨爵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先知此兩人乃
可羈弄公曰吾知之矣翌日將校庭參公曰欲得一趣當指曾曰汝可
將校既出公呼曾謂曰汝何與賊通曾驚辯公曰汝為阿溪行勝吾已
悉知蓄勝吾新汝矣吾欲取阿溪計安出曾具言溪料備勇狀且曰
吏得一同事乃可令自擇舉陳瑞公曰可與偕來少選至公語之瑞顧
曾曾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自効耳公曰汝第誘之
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退知溪好鬬牛乃舉牛手中選極壯士
百人手叢鎗闡而入寨見溪曰適見道中牛瓶然巨象也而販牛者非
土人不肯入寨能往觀乎溪曰諾乃牽家牛往鬬而顧阿刺同行至牛
所觀而喜之急報足官至瑞曰卸王指揮也溪笑曰老王何幸得此榮
差我當親而釧之既見曾曾曰工司檄都不揮廨舍其供帳而洋洋至
此何也溪料猶有其戲漫拒之曾曰檔不能擒苗耶一呼而伏兵出擒
溪刺然刺乎搏傷猶數十人擊之馳見公磔于市一境始寧

嘉靖間直隸安州值地震大變州人乘亂搶殺目無官法工司聞風畏避
莫知所出楊南㵎少保家食廿餘年矣先期出示曉以朝廷法律越二
日亂如故公乃發募列家丁率地方官擊斬首亂四人懸其頭于四城
門亂遂定

胡梅林與倭相持時魁首徐海約降至日海率壯賊五百人各挾香一炷
馬鏡一具露刃如林立城下梅林閉門坐帳中呼入群賊立兩階左右
寂無人色海跪聞撫為胡少保公縱步至前曰卸我使是尔既歸命則
不宜如此梅乃燒香遍執老無犯受盟而去

唐荊川偷撫新時梅林遣人迎于淮安持五百金為勞軍費荊川怒繫人于
獄貯金于庫而去梅林聞之曰腐儒也安能辦此荊川軍于舟山梅林
遣兩將軍帥七千人伏舟山左右田間脅非至危急不許出荊川棄為

條所圖竄甚而單伏發誓死鏡擧荆川積圖得出圖若等柯御回少保
遣使械公待于此五日矣荆川思往事遣人于臨取運金與人而臨林
已令此賊擊之將榜前所盱金至軍中賞解圍者矣
徐文貞在內閣有小璫以事干延坻御史不應訊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
之群璫趣白司禮缺論糾御史公為解得免而御史之糾疏上群璫緻
御史于午門外毆辱之都御史王公廷欲糾群璫以問公公許之第令
戒節行被事自匿主名不可得為一疏先以証我禍且不測先朝事可
鑒也乃使人詭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群毆御史當何
處文保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為御史惜公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
家大體惜且為司禮諸公惜耳文曰何謂公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子
臨御之所而群毆人能保工之不想乎諸公何不以時詢得其人而遣
奏之即外庭有繼者其駐望在諸公手而工必不想諸公體自在也文
悅以告其長急得主名參之王公疏繼上群璫宕不能自匿悉就逮杖
戍有差
清遠峽未至英德四十里故有妖廟林莽深異盜據為穴時出剽掠而神
號靈異過必祭以牲不則風波為祟中流有突石舟觸之十毀八九費
文敏知之過而焚焉從者雖不聽已而風雨大作舟飄蕩不可測榜人
嚴泣公曰此餘燼未盡耳返而伐木盡草取餘燼盡焚之又告于縣役
徒夫鑿去突石之積舟者自是妖廟不復為祟而盜亦無所伏而患俱
息

王長年閩人也失其名慧黠有胆勇操舟渡海工專靖中倭薄會城大掠
長年為賊執入舟舟中賊且十餘人同執者少年十餘婦女數人附載
甚多賊舟數百艘同日得脫歸長年能為好語媚賊賊信之解其縛并
盡解諸人縛長年與諸同執者謀會夜舟碇海中令婦女歌謳媚酒勸賊
酒賊歡飲俱大醉枕藉卧長年率諸少年取其力盡砍五十餘賊斷碇
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剄賊賊因私剜其舌割藏之挾金帛
并諸男婦登岸官軍見之盡奪其賊與金長年先而貴蹟號類矣并縛
詣鎮將所曰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俱在請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召驗
之鎮將故閩人也長年急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奪婦狀鎮將曰豈有驗
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徐驗諸首皆無舌諸軍皆大驚服事上幕府
核賞欲用為裨將謝不欲則賜酒親炙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
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軍官欲奪其功者
廖道南曰予為編修時值楊邃菴柄國見其與杖善類肆逞事幾無參敗
唐情明徹當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算
世廟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當具樓船以待欲具而恐工政道托興官金
錢不具而上輝至雍罪大司空周用疑不決以問主事沈公啓啓曰召
商鬻材于龍江關急聘倩工所從運以日計舟可立辦舟則歸直于舟
不舟則歸材予商不難也上果從陸得不費水衡錢中官請修皇陵歸
取朱某往視啓乘間語之曰高皇帝創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
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也朱色懼言于中官而止

嘉靖中倭大作張公經畧方至嘉禾賊自武林衝逼城公出酒百甕米五十包毒之數以二小舟載健兒貫冠服方賬若犒軍者賊見遮之健兒浮水還賊信為犒軍也呼類共飲食之一時流血死者七八百人賊知中計遁去

尹子華耕生長邊陲通知韃事知河間畿輔重地虜數入犯公募壯士制戎器堡壘一新分置當國喜之吏部稱其知兵破格擢僉憲令管領民兵而朝議譁然被劾遣斥國家多事料群思將帥之臣而建臣以便文殖節蹈約拘攣令有用之材不獲自展真可恨也公著慕論十一篇中有云漢之患在外戚唐之患在藩鎮而本朝當以修邊為急以有宋為殷鑒不幸而中可勝歎哉嘉靖壬辰

羊城酋坤自命有文武才好談兵事僉憲廣西時府江賊韋鬼子等皆智執將會兵大剿公曰會兵非數十萬不可賊走險藏拒老師費財非計之得也請簡練五千人自署以往多縱反間搆其黨以奇兵直搗其巢建破十七砦擒一賊之帥深入崖箐盪累年負固之賊大功不賞而史稿闕之真可恨也

陳子文在中知長沙賊尸大寨阻水寨自固思數守莫能捕公敢蹤之盜窟積甚多竊出貿易公伏壯士數十人于水次而遣人微服貿積往誘之伏兵擒獲倫其巢地方以寧

會稽吳公見才膽天授為諸生時倭犯會稽時麻陽戍兵攫市市人不敢忤視公如郭宗璽數十人戴日冊傷之閩吾呼第共嗛以應衆嘩袁且麻陽兵皆伏誅以告其帥親貴耳以鞫郡人賴安

遼東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閉門拒命廷臣請討曾襄愍銑時按山東獨乞原宥以安邊鎮上嘉曰真御史也一聽處分勿專剿公往宣諭朝廷恩威歡聲動地公簡任裨將招撫方畧不閱月倡亂者悉就擒安堵如故

虜寇三邊督撫一時被逮公兼程往時賊十萬騎由寧塞突入公曰虜糾衆來當攻其所必救命偏帥率勁卒擣其巢穴斬首數百而虜騎遁去公復親督將士直趨寧夏遮其前虜至大鷺灣斬獲無算而公不以捷聞御史勘功始知之

公張襄河套時虜近塞駐牧往來徙掠公出擊之斬獲千計虜自寧塞入犯延安等處掠男婦八千餘公遣將夜出劫其營帳斬百餘級自是多移營渡河去世多謂公復套之議恐終無成者予觀公施為措置綽有餘裕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逆曾賊嵩之罪十磔不足蓋也

吳公嘉會參政青州軍糧妖人楊惠等聚徒為亂流劫四省官兵攻之不下公單車攜羸蒼言曰彙從走者為良民不且將戮衆鳥獸散獨先孽數十人來服縛而磔諸市東土以寧

歸安沈子木如建昌前此有洞蠻微卯慕健兒為備久之議撤奉令者失調蠻諸健兒呼譟不散公單車往諭之曰汝不畏死耶勤兵在近壞橫滋汝如踏蟻螘耳今為汝請九十日糧供衣裝貲以行脫介胄近故

土不亦善乎皆獻拔羅拜去
唐公強起知嘉州嘉靖海易亂島夷充斥與海寇犄角爲應值歲除倭突
入犯方登陴備禦而海寇乘之執當白晧錦囊直至城下公單騎出一
蓋一吏馳入其壘諭以天子威德寇頓首伏地趣具食飲爽如平時日
晡乃送賊氣奪移去
大同戍卒王三驍勇多智嘗鼓衆執主將賈楨虜中虜初疑之三歸航晉
報妻子大其居于是虜尊禮之令統健卒鈔掠邊地至寇出紫荊直抵
近畿天子震怒募生捕之單舍劉伏紀索與三善出應募乃留諸子于
家而攜其妻女與所善三人往投關口釀酒爲業一日三執兵佩橐從
四小虜至關下紀攜壺榼出伏道旁適姓名三下馬執手相慰勞紀酌
酒爲壽三欣然飲之欲至其家紀辭口陋隘不能爲歡當圖諸以行至
舍見妻女妻女亦爲爲恭敬因頓釀痛飲日晡夕三與四小虜俱醉甚
健臥舍中紀乃與同事三人以大椎椎其兩骨縛赴鎮臣所檻詣京師
虜聞之解圍去予紀千金并官其三人邊患以寧
盤山所有江總旗通勇健善射判輸堡之敗所領十人適乘良馬善走而
餘九人不能及通乃下馬背相倚而立命其九人曰此吾輩死所也不
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虜來則射之內六人中
賊矢通曰傷者勿坐坐則賊乘勝而攻俱斃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
皆得免歸
丹陽郡若任俠有智時新鄭家居有欲起之爲援者各捐千金與若若走

新鄭見高公公偏五而諭語久乃奇之命酒盡歡次日往辭諭其左右
曰公豪傑士也吾雖起公今且不到兩月復歸于長安耳左右皆匿笑
若入京使人密言于諸大璫曰東南有大賈多奇寶大璫多延致之歲
恨相見晚若有寶刀長尺餘攜之藏先大璫欲得之聞價若笑曰丈夫
意氣相投何論貲截卸解贈璫喜甚因乘間以新鄭語之且散數千金
于上之左右曰吾與高公素昧生平特爲天下故耳未幾新鄭復相而
捐金諸人以次畢用
汪海雲嘗曾來南京暴附賊舟值祭江神約夜劫一太守舟破汪備數汪
不逆其意自陳善畫開扇取扇人畫一扇贈之及飲酒用鼻吸足作諸
戲事以娛勸之賊首死醉劫遂不行明日捨舟登岸而去
俞虛江在行營有兩刺客伏寢室梁上公已見之不言時侍者止一蒼頭
令執燈秉坐抱書良久令取茶茶至故怒召廚役者三人扐責因傳
呼外宅兒欲杖之諸健兒畢入公乃徐起言曰執梁上客兩人驚墜就
斬以狗
某處河瀆新築功費鉅萬忽將崩潰有言得又縣萬口填土截之可止而
卒難得縣官某令取各行中布萬疋每一卒投數疋令千衛要衝衙
以疋布換人一袴來而用河以無患
梅克生在雲中扯書進精鐵數十斤曰虜中某山忽產此公笑受之命工
製爲劍銘曰順義及虜來市求鐵鏃公禁諸邊勿與出劍示之曰前者
虜王所遺鐵中國所未有何用此頑鐵爲虜衆大詳歸怨扯酋扯酋詢

屠建人昔雁謝罪公曰我以至誠待尔尔無爲也仍畀之鐵　王事亦
氣者屠中知文法爲閩者也同諸貞使來爲閩公譏之曰汝非王事亦
氣吾何爲僞來王知爾自殊非僞公笑曰人言汝爲屠閩操我久稱斧
鑽待汝今汝馴擾若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矣　甲頭叩泣自是歛輸屠情
以告
王止之雖事奉命恤刑廣東之高涼過御史行部還請曰中使文致高涼
采珠獄論死六十餘人吾請之而不得公往丞出之勿與相閒可也公
自念中使不可以力制當以舌柔之易與耳乃往好謂之曰公天下賢
中使也宜從中使吾儕士大夫勿如也中使蹶然公曰天下皆中使久
矣公聞採事而富人無息而貧人得衣食其中事而如無礦使不受金
錢使民採珠入貢而竟其業事而如無隊使故曰天下之賢中使也中
使色喜公曰公極康發粟道路無流傷公之仁也有乞媼覩頻太夫人
歲給粟帛令朝夕祝太夫人萬壽此曾閔之孝也又能擒治大盜不以
歛廣小仁地國家之法故曰士大夫弗如也中使益喜公乃進曰公非
好殺人者斜盜亦首服死無所恨但皆無贓耳願爲公按驗縱舍此六
十家之人父母妻子親屬不下數百人感娃香祝太夫人萬壽與其以
一老媼祝無寧以數百人祝乎中使起而拜曰惟公命諸囚得減死御
史聞而歎曰非吾所及也
陶公安知饒州復入覲民歌曰千里棣蕃侯來之初萬姓耕闔侯去之日
飢而復徙復歌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

單公安仁爲按察建行所來有金華民訟其邑丞受金者公曰願聞丞賢
士也丞何有是今國所受短長方圓幾何覩　之穫命諸左証皆國
國人人殊一語而服遂抵訟者罪
沈先祿爲僉守汀州閩汶寄泉教民私細會稅監高寀擅虐持摩封罪撤
時寀將自汀入粵公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賊汀境
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寀聞懼而止
張嵋峰先生佳胤令滑縣一日坐堂工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觸之至縣門
曰我官校也直趨入公下與諸揖前揖公至後堂入別堂出已皆置公
頸曰子我萬金公曰何所得萬金髯者曰取之庫中公陽驚曰庫金誠
有之然工皆邑里老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子汝庫金法必死
不予亦死等死耳寧死國引頸以聽髯者曰但欲金耳公徐曰庫金不
可得里中多富人我出一紙往貸之卽不萬金可卒致也乃呼小吏來
書二十名字授之曰焜帥貴金甚急可人貸二百金來于之時丞簿皆
而聾門外以爲真官校也見公所書名皆縣中能手乃盡集廿人人持
廿金而袖藏鎚前攜曰倉卒金止此耳公陽怒曰人賦二百胡二十也
令持銀工健者急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自刎死餘卉老訊之名任敖
髯者高章也使四騎徼外有三四健騎皆逸去捕問悉得其人磔于市
浙中丞吳公善書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議吳餉兵訴不聽遂噪
而縛吳于車中冠履俱失至演武場將甘心焉會工部郎與二御史往
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復餉狀而以二千金謝遣乃已事聞命嵋峰公

撫浙許便宜行事肖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諸辦棋有役
夫司千椒多募游手以充之其復官責正身多借貴勢以免夫益少役
益繁而游手無所得食咸怨有僞家丁佐卿者假使利言之監司不聽
遂與市籍謀相構為亂而會佐卿以他事坐法夤首于市市籍相與篡
奪之諸亡賴羣起焚貴勢家破兩臺使門揉其鼓時公方交代千吳境
聞之問曰營兵嘯譁者矜手曰我兵而二營留聞留者不與市民合耶
曰未也公曰速驅之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千餘人直抵臺門公以輕
輿直前臨檎而諭曰汝曹勿反反則以天下兵擊僇汝矣且汝必有所
苦曰苦夜役耳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役眾叩首退
而行剽如故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旦馳諭之眾穀其檄公大怒召
游擊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横矣然易剪也何不
自以為功可贖罪乎咸聽令公又呼羸卒之倡亂者馬文升劉廷用曰
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韧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聽
令公乃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旗門而丁佐卿
與焉公訊其豪五十人皆梟諸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匿去公乃
好謂文升廷用曰罪可贖矣乎之冠帶二人意自得而羣卒怨恨謂汝
賣倡亂乃以功得官而使吾曹得亂名公詗知之乃發諸營之卒哨于
海而密以名屬景星下令縛至軍門并文升廷用數而斬之餘皆散不
治乃呼平亂之二營卒謂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勞耳且吾不
欲食言庫卒咸服并唯唯遂大定

沈君典懸擧和應舉不第默之塞上雅明兒射生飲輸馳驟飛狐花馬間
與得虜出沒之要害曲折文將軍鐵得名馬悍不可調愚漫歸秣之公
飲繳醉曰吾試一鞁勢捍之不聽猛擊勵跨上果大嘶嗷擊如暴風雨
驀塞出急以兩袖撲馬轡掩其目始馭故遂須臾而至

金壇王孝廉伯稠言兩午計偕至德州見道旁有齊捕與州解相噪閧之
云響馬叔上供銀若千追之則死賊不追則死法相向號呼莫可措手
忽見男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驚相慶曰吾輩生矣保定名捕至矣龍
前控其馬告以故歸其夫婦自泰山進香回夫病甚俯首鞍上妻以皂
羅覆首抱一嬰兒名捕問曰賊幾人曰五人曰子病甚乎婦往足矣婦
搖手曰我不耐煩夫叱曰慎息婦今日不出手但能丈匿上搏丈夫耶
婦面發赤抱兒與夫更結束袒襦撐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夫曰將我箭
去婦曰吾彈固自勝即飛轡疾塵而去諸捕并馬隨之須臾及賊婦呼
曰我保定某妻也為此官銀故來相索幸急置之賊不應發五弓射婦
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墜地急發一彈殺一人餘四賊拔刀擬婦
婦揆戟復斫殺一人三人懼欲馳婦曰勿馳急置銀并兩尸去俱死無
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尸縛馬上而逝

璽崇武者山東萊衛指揮也負奇略通詩書善弓馬嘗歷中爾膀冠承應
赴都草至河間覯逆旅遇一人按地而號蓋南商攜五百金走京師為
劇賊攫其齎者也公憫然曰賊幾何時曰不兩辰耳賊何狀曰鐘笠癸
衫騎刀挂矢騎紅色馬從小徑西北馳矣公曰我往為客索之呼主人

取村醪來飲數觥辭東馳馬去沿途訪問遇河見牧者問曰曾見一騎
紅馬客否答曰適有戴重囊洗馬于河者乃白馬非赤也甚後前行抵
一村路人指大宅曰適從此宅入矣公繫馬道旁叩戶求見閽不為通
公大呼曰遠方之人慕義上謁目擊主人歸何避客乎叩不已主人啟
戶挾匕首延客入坐定主人問來故公曰僕山東游客任俠好義聞足
下名千里奉訪得晤清光知名下定非虛語主人遜謝然左右顧意甚
憧叔公因進曰吾輩聲氣投合竊有一言今早飯居傳道一賈來啼道
左云足下截取其資斧而來己破之概義無反顧但僕竊憐之不忍見
其立斃足下海內男子擲而遂之在足下為不測之恩在僕為成人之
美豈非千古豪舉哉僕長途遇客同人數十輩躡蹤登程恐旦夕至此

即告退矣主人勃然怒曰客誤矣此何等事而以相加無乃囈語耶公
笑曰吾真誤吾真誤乃起指白馬曰此龍種也曰何故曰是汗血者出
水化為白豚非龍種而何主人色動不復辯以手撫公背曰足下無相
謔日亭午得無飢顧小留公欣然不辭時几上置茶猪首一主人以小
匕截一臠貫之鋒末曰請啖此公以口受之無少欲乃亦刺一臠相酬
主人不覺降階長跪曰公天人也僕閱人多矣義勇無若君者自傷失
訓陷于匪類承君之義願改前愆更有懇者僕罪通于天分為誅首補
君矜救得此人難願結為兄弟倘可藉手擊劾死君前言畢泣下遂刺
臂瀝血打交神前出妻子羅拜除入內取二巨囊出曰此客故物也復
弄白金曰為足下壽公辭之主人笑曰公以為盜贓所樹耶公勉受之

主人送于戶外曰歸哉願我公洒淚而別歸敘逆旅解囊予客分毫無失
請酬不可不言姓名躍馬而去　公自都門還復過故道尋前盟主人
歡然道故情逾同氣臨別復出多金為贈公亦不辭既別簡庫庫門則
手書為謝兩次所贈封識如故主人乃盧然長歎曰此真烈士也吾輩
慨死矣自是痛改前非力行善事公每入都輒過之公仕至偏將軍
武昌陳公文偉膂力其常嘗五更之田遇虎撲之公兩手擒虎肩兩足蹴
虎勢斃之會試場屋火公以右手挾墻頭左手持同袍儕肩而出數千
人火勢迫乃擲後至者曰吾力止此矣後令安丘流賊百餘掠庫公勒
辟吏算糧簿書他無慮也賊火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
三十里矣公以一騎一彈馳赴之問諸賊誰為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
右耳中之賊大驚伏地請死公曰好送庫金還群賊唯唯舁金行公以
一騎隨其後抵縣各杖三十遣之自負折腕不以見功也而御史反以
擬賊論劾免官

神廟雖定儲而鄭妃權端有寵東宮不無危疑侍衛單微商用多遣稱經
補救王安之力為多福邸出藩妃傾宮界之或迎附東宮勸止最後十
箱并至書門安知之詐曰此非太子之遺也業已并至奈何安曰卽并
還之更簡箱之類此者十枚實以器幣而贈之乃謝妃曰適止箱于宮
門欲以移箱制也上及妃皆大喜
沈君庸自炳為諸生父授田五十畝公笑曰焉有世工男子可祿以五十
畝者耶遂盡賣去顧好兵家言專精己巳北兵內入督師袁崇煥擁兵

城下衆疑其貳心大司馬募能入探者公慨然應募司馬予騎三百公曰不可使叢燦無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如欲害某三百騎何益且令知所備矣某何惜一死報君父乃持令箭縋城出至衆營厲聲呼曰大司馬有語儆智師衆視之一人耳聽入入說曰天子不次擢公可謂知己今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中外疑之萬一臺省含沙明主投杼公族無噍類矣叢燦起立請師曰入朝公曰誤矣人情方疑公驟入此盧杞所以沮懷光也請先入以情告而後進則疑釋矣歸白司馬天子召見賜貂玉館安之權召見遂下獄誅焉　歸蔬食裝攜屢金閩輝力營總稅市良田千金已而念母氏草食未嘗盡一日養師取所構及千金田悉歸禪院資母冥福仍作寡人隱吳江僻地茅屋躬耕無悔也庚辰大司馬以賢良方正薦辭不就

萬事萬物何在非理一舉一動何在非學事副庸行庸言道則先知先覺大則參天立地小則為義為理如康莊之必由若衢尊之可酌固無取乎詭異亦何用其穿鑿若論行著習察原不標理學之名而誠體驗身心自當求對症之藥應知發憤忘食之苦即是藏水在中之樂是以姚江一派直通濂洛即行處知即約是博而成者兩死句泰求暗中摸索曰如此為孝弟之即物窮理如此類乎靜之六經註脚中守乙攻此辨彼駁是何異喜舟而特車得炙而遺蔦所失精華所執糟粕不知此事非當聽人領畧悟則八面旁通迷則寸轄自縛莫嫌紙上陳言習取編著怪着纂理學第十五勸學附之

歲起東賓當夜夢有人寄椒于家久矣急識得椒遂私發而用之既覺深自悔曰得無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遂不能寐坐以達旦

彭公澤甫東李克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　先生名端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奉先化俗卒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為霍州學正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士其門者成循循雅飭達其教不忍違後擢蒲庠費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善而歸處皆守靜卒之功多父好善信佛治關先生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論之所著有四書說詳太極圖詳詩文數十卷

臨海陳公選普立潛修不妄言動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憂為御史正色直

言不忘時諱後學而尊先哲冠婚射儀于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揖
視繳篁豆登洋洋翼翼其自為禮節東西階舉足先後進次不爽居宿
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爐行誦讀而廠燈燭如晝吾伊不絕教人必
本小學涵掃應對以及六經及通書西銘諸書誠奉不輟口曰吾不自
信何以信于人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此心其學以克己
求仁為要因自號克齋人稱其育材如春持寒如秋
薛文清公瑄字德溫河津人閱宋儒諸書專心體究至忘寢食篤行踐履
動合矩度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出處取予毫髮不苟大節凜
然生死利害不能動也為大理少卿王振坐死怡然就害乃蒙宥天順初
入閣辭乞休

公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學以
復性為本曰此程朱與聖賢為人處　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　學者
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
涯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萬起萬滅之思亂吾心久矣當
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胡敬齋先生居仁自幼遊慕聖賢博窮經訓及見吳康齋慨然以斯道自
任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推程朱為正傳謂聖人成始成
終在敬因以敬名齋每日立課程書得失自考凡舉動悉遵古禮雖處
屋漏夫婦相對如賓雖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嘗曰以仁義潤身

以牙籤潤屋足矣羅公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
先生嘗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錯
狂顛到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
子教人博文便是尋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仁當先難而後
獲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
氣壯病易除　客說義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白沙陳先生獻章新會人嘗曰吾年廿七從吳聘君學于古聖賢垂訓之
書蓋無所不講然未有入處比歸白沙築陽春臺杜門不出專求所以
用力之方忘寢食累年而卒未得于是舍彼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
心體隱然呈露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

頭緒來歷于是渙然自信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先生德器既粹識見高
明于吟詠飄飄御見夫超越萬物之表與聲臭相終始一時從學者如
李承箕林緝熙張詡湛甘泉諸公蜂湧而至
先生嘗謂湛甘泉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
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不
可不理會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
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莫杖臨濟莫渴萬化自然太虛
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撥
嶺南士游國學者北士必問游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驗因以是
重其人都御史朱公英在蒼梧先生並公預約未參謁官被之從而道

入先生力辟朱公曰古帝王尊賢之禮有臨行弍車者況區區乎朝廷
遣官使交南交南人瞻先生字每一過易碩毅足入京師時經南安張
公弼為守徹書參師羞公禮以待先生左方伯周公孟中肅下車即謁
先生于白沙欲猜入省南面受丹咨問以風一方先生力辭賀給事欽
執弟子禮懸像內室大事必啟甚趙士麟使貴州枉道白沙以師禮見
先生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
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其為一時所推重如此
陳先生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與吳康齋友善確落蓬門人無知者
白沙嘗以周易質康齋康齋曰還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言往謁
適老人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
去
金谿胡公九思從吳康齋學易遊島修潔家甚貧每日啣炙香謝天賜一
日清福其妻笑之曰日食菜粥耳何福之有公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
禍又幸一家飽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陳白沙自京師還與從弟同舟至揚江被劫舟人財物盡失公居舟尾呼
曰我有行李在此寧取我物耳盜曰汝為誰曰我陳獻章也盜舉手作
禮曰我小人不知驚動君子幸勿怪舟中之人皆先生友也忍利其財
乎悉送還乃去
東莞林緝熙光登成化己丑進士師事白沙往來問學不仕既歸來公英
勸之光曰夫人幼而習之于小學必求所以事上長而進之于大學必
求所以治下善學者不溺流于詭為而流流于吾心權度之顯寧學成
而不用未有不成而用者也光嘗曰聞道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
天下話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
給事賀公欽一聞白沙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何以為世用即日
抗疏解官師事白沙弘治初內閣首薦不就陳上治理四事正德初鄉
飛暴驚截句犯賀公家公出而撫之片言立定
陳御史茂烈師事白沙嘗曰儒者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四十年九十事
之極孝吏部以公清苦請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鄭端簡曰黃伯固羣
陳時周戚二公皆首處忠固足以明志孝亦足以存節
夏正大寅正號選士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周翠渠瑛立志欲見聖人之一而不欲由傳以入于是肆力于百家
群藝隨事窮理積累既多于融貫處亦自得之聞白沙倡習靜之說一
時士子宗之遂有上置六經雅格禮法厭稱形骸以為靜者公曰為學
之要以收斂放心為先務嘗與友人論學云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
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先收
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皆從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
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積累既多自
然融會貫通而于一本者自得之矣
周充芳蕙者山丹衛卒也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瞿然知讀書成蘭州

從陸容恩先生講究久之諸儒引令坐聽又久之呼爲畏友遂辟力就
學究通五經以程朱自任總兵吳琛聞其賢延教其子慕田耕處
間之曰總兵以軍士役我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侯遂親
造二子于其家以授教始納贄焉西安李介菴鄉與講學遂爲罰而名
儒渭南薛思菴皆敬之執弟子禮延按杜公從請太極先天二圖不覺
前席以一吏卒能希聖學卒底于成士何可不立志
林縣馬原臣御教諭生徒曰古之學者首六藝近事也職六行崇本也至
六德考厥成矣今習科舉之文科舉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登歸者
僅名曰舉業之獘頗知爲文僅偶爲詩拾古人之餘緒一生之力不足
以覆瓿名曰詩文之獘晚宋陋儒從代義之書轉滋濛之圖不反身心
但求意諸今又宜其糟粕以自逞名曰理學之獘宋四子開道之功大
遠深乃有入室操戈之徒紫張鼓邪右陸左朱排擯自高而忘其
積之事此道門不入我不憾焉者也能如古人之學何患不至舉業詩
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弘治
湛元明若水增城人從白沙遊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參前倚
衡之學也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游者殆遍天
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弘治
乙丑年九十五謚文簡
穆伯潛孔暉潛心聖學雖二氏諸書皆擇其精者詳說之曰吾性原無分
別相也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于鑑心應事物而事

物不染于心自去自來隨感隨寂如鳥過空空體何礙
講學是身心性命上事認理不真而作分別相自生障礙不能會通去
之道矣
果教諭謹企敬通德不循功利爲學慕傳經而事心融尤嚴出處取與之
際一時陳白沙莊定山賀醫閭羅一峰胡敬齋陳泉而張東白書稱西
訂日有裨益以成深造工夫人
布衣陳公真晟風格聳嘉望之非塵埃中人力求程朱之學惡異端害道
而拒之年十七八見有司待士防範過嚴不近于禮卽棄科舉務爲聖
賢踐履之學以主一體認敬功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
玉鑰匙也漳州
餘干張東所吉性古好義恥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爲學務窮理致知精
之身心而著于事爲初仕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則景東中
明禮治吳民化之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辨諭郡士一時知所嚮向人以
爲非有本不能
公諸書先小學四書而後六經嘗曰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又曰
禮之大者有四冠婚喪祭可守行之惟祭祀不可不斟酌
莊定山杲與陳白沙羅一峰友風化誼倫舊稱鐵網大詩公視格習就矜
鄉長之詞翰書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
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
以陳烟火之樂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

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學者稱為定山先生

章文懿懋為庶吉士內廷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與莊公昶黃公仲昭同諫

杖謫時稱三君子時羅公倫以論李賢謫又稱翰林四諫楊文恪贊之

曰儒雅如黃未軒恬澹如莊定山公斂華就實儲立其間風節如羅一

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賊之譽膺五

福無譏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之或先者也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晉江蔡公清飭躬礪行不入俗浮靡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宋

四儒為真派生平精力盡於此摩擬闡解一時學者所宗正德間提學

江西忤寧藩逆致仕成化二十年進士

公嘗曰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號虛齋　學宜養正性持正

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

安福劉東監講學不倦其兄沮之曰汝事親孝事兄弟何以講學為對曰

兄視吾外可見兄論弟視吾內猶未真切兄曰富如是老夫當平以聽

平山許公堂有悟于歸根復命之旨嘗易簀時援筆書曰太極圖充內先

天一竅中無人得透此獨我玩真空弘治乙卯

吉水羅公倫嘗守台州潛心理學嘗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

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

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

薛考功蕙學無所不窺中歲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默照久之

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寂慧

之說已而証之六經及濂洛諸說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指以喜怒哀

樂未發為其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靜照如是若干年而後信之于心其

自信之確而從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學者辟佛老之迹雖精

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厭而不敢信矣甚且援世儒所最詆者以自

信而不疑其特立者與

羅公欽順莊篤由衷動執型範自號整菴凡出處取與必欲印有成憲嘗

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又曰禪家之學見

性之餘萬事俱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惡所謂有見于心無見于性嘗為不易之論有困知錄若干卷

仁和郎思卿銳嘗曰此心天理正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

此心便是人欲此學者病根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益也

馬伯循理文章德義名振一時正德中諫南巡被杖嘉靖中爭大禮又被

杖自筮仕以至謝政惟日從事學問自紳士以至田叟無不欽慕之安

南貢使至問御郎黃清曰聞馬道學名所刻一見何不在仕列清曰馬

公高尚難進不薄馬公馬公自求退耳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聖朝第

一人乞領賜所著使國人矜式

王文定道嘗言漢以前雖無言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

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此言最為折衷然諸

葛武侯郭汾陽二公是道學中真正純品而不之及何也（公官史傳諡文定）

思南李渶之渭屏居小樓持毋不敬三字以求本心嘗曰孔子毋意毋我

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毋意脉路即日夜
千思萬索亦是毋意知無纖毫人力脉路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
用力實無纖毫人力學是學此不學慮即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脉
路任人只管學只管慮者是不學不慮
胡學傳論心手最微淵瀞天飛曾云三省顏回不違孟曰有事異趣同歸
心知殺後必事最培澄如秋月和如春暉太音希聲玄酒在杯哲人知
敎字而勿病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丈成見而喜之
崔文敏銑讀書治工嘗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日誦六經而不
力行徒得其字畫耳又曰讀書驗諸行事卒至不驗可以應變通言不
押可以出令小物克勤可以舉大奴婢服義可以使民已上一統仲晃私治己丑南陽人
呂公柟高陵人學以躬行為務大意宗朱而非小賢之閒誠與物如氣裝
人而義理所在盟然同執死生利害勿顧也爲禮作宮近昕太守守子
讀書樓上守令在右止之曰恐傷氣且命侍者旅之上下公曰若推此
心以愛百姓則得矣又過一府守郡賤之席近養濟院公令撤餅給院
中曰獨享不如共之無告也人有言朱陸之學者公曰同法堯舜同師
孔孟雖入門徑路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有問陽明之學者
公曰謂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謂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
行之謂知行之不合無補也學而不行謂知行之合無益也海內稱之
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魏恭簡校爲刑部郎自以少年登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執重獄反復

思維寢食俱廢會審孟刑諸司皆條衆事畢飲燕公獨徒服素食慘見
顏色生平篤志聖人嘗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
之稜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
慮踐其言且聖人察其行實凡夫當持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
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于聖人之道官居太常謚
若寒士
魏莊渠言學以敬爲存心之要嘗言古人恭曰篤恭敬曰篤敬沉潛殺言
全在裏面用心不徒求于語有文字上也　與王龍谿書云大學工夫
定性而已此心容易牽動何由止止治中游道太廣講說過多所願蓋
潛其言毋使口滑慎擇所與交以輔仁澈然和山亭亭湛乎如水澄澄
其于進德何可量也
唐中華鈴潛心聖學著箴易一書取陽之成數七十有九先太極次兩儀
次四象八卦而益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八目以定人事之占山又有
掌中宇宙月令通考易經中說中庸中說諸書預知死日留偈云中卷
醍醐得四體得所放平生氣浩然飛還太虛上
張純齋蓋兄弟五人家皆析產及公主家政一日而五產復合為祖稽葉
善歲久進奠公每旦焚香告天徒跣原野滴血訪者五年事親以曾子
爲法無敢不忘綢建墓璣節廉節之爲人冬不爐夏不扇惜書而讀力
行明德者七十餘年預知化期作偈字書端楷曰老夫原是辟支身火
裏金剛水月心今日烟飛雷擊烈焚燒殘若木春來獅子端坐而逝

謝惟仁顧從洪元明學嘗曰比事如過獨木橋相以絶無背貼倚靠自有
立脚處

陽明王先生守仁少負奇氣不欲為俗學所囿乃遍求百家二氏有所得
輒舍其奥適之他求如是者數遍乃獨得不傳之緒喟然嘆曰致良知
三字符不可易也于是海內英才來就學者雖千里而至先生會然皆
起提一齊于衆蒙之昧聽其言雖負氣執己見者無不心折然名日盛
歟歷政繁而時不廢講人以為真能致良知無疑也
公嘗曰吾人為學當從心髓精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
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名象搜尋比擬凡平日所為學問
思辨者適足以為長敖遂非之資自以為進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于
狠戾邪辟亦可哀也　良知者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竊發而
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
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
存之而已耳雖有時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察之而已耳學問工夫只
要主意頭腦是當日用之間見聞酬酢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
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
用故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
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
廓然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亦自不難緣此
數病原是良知所無但一提醒如白日既出魍魎自消　自家痛痒自
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知得痛痒自不能不搔摩調停斟酌
須是自家　君子之學求在己而已幾學禁厲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
且當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無入而不自得以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
譽而喜聞毀而悲惶惶于外惟日不足何以為君子　志于道德者功
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
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一有謀計之心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
公中會試同舍有不第而怨尤者公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
第動心為恥　公臨終時門人泣問遺言公　引曰此心光明亦　何
言萬歷初應　有云　之學管　之才
嘉靖時議以公從祀孔廟而拘儒或難之太常宋公儀望著或問數十言
大略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于物格心于外孔門大學首
言明明德明德即道心之靈覺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
訓詁之士乃謂致知者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而格之外也文成公指
而示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孟子所謂孩提之知愛知敬顧
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旨而上溯堯舜精一之傳
者無如文成也後十餘年卒以從祀
王汝止艮聞文成講學即日往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為贄以賓
禮見長揖上坐論學屢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
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　其學以悟性為宗以反

已為要以孝弟為寔以樂學為門　嘗攜學時有樵夫過門歌曰離山
十里柴在家裏離山一里柴在山裏公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
子璧字宗順號天臺嘗問曰人謂君子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
通四闢之途也禰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天
臺大賓其言學者稱為東崖先生
王汝中畿與錢緒山同為文成門人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曰無善
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緒
山謂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
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二公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有此一問吾
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人以下立
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
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人以下未悟本體不免
在有善有惡處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
對治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但吾人凡心未了
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
黃孝廉弘綱江西雩縣人學于文成嘗曰今人之視聽言動猶古人之視
聽言動也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吾心至道吾心至德吾
心無私吾心無為苟有志于希古反而求之吾心將無往而非古也
文成謫龍場時過常德蔣習學信字道林以詩謁之云安排事竟非由我
燮理從來自屬人堪笑世人渾不識九還丹裏著儒生文成一見驚曰
此人有志種于靜坐中悟得萬物一體呼吸痛痒全無間隔乃知明道
廓然大公與萬物平等是如此自謂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
道林嘗與冀元亨論學曰釋氏止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
天理若見得時私意自退聽矣
陸元靜澄棄絶文字專于學文成謂之曰此君志不堅定為世習所撓
耳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使在我
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
顧一洗俗見還複初志當釋然解矣　元靜以多病從事于養生文成
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制氣于是則仙
家所謂神住氣住亦在其中矣堯舜湯文周孔萬物一體之心無所不
至苟可以長生久視亦何惜以示人老子彭祖之徒乃其稟賦適然非
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彼學中以為祖師得壽皆不過五六
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從當遣棄聲色清心寡欲一意聖
賢不當輕信異道徒弊精神靡歲月也
鄒謙之守益安福人文成為同考賞識之後為第一嘗曰良知一也自其
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
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為簡易以戒懼為起意非惟誤認戒
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又曰除卻自欺便無病除卻慎獨無學聖門志
學不踰矩吾儕踰矩何以上達又曰天常健而不息聖學誠而無息固
講苟且則非學脈　鄒東廓正德中來謁文莊

公嘗見一丸因借人拓碑一盂不勝容恕公問之曰使我爲子碑之何如
曰在老先生一盂何足計公笑曰均一盂也僕碑之則恕予碑之則不
恕何也蓋分別輕重作異視也使無異視則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
又何尊卑之異其情哉
劉公陽文敏弟子與人言依于踐履嘗曰其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
小温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彌言幽乃無忌于可指可視言著言
堅乃未及乎行之習之此學者大病也
泰和劉公瀏與友人書云嘆乎陽明先生推尊太過良亦不無緣弟童而
習之終其身若臨我父母師保不似世人僅口耳而良知之也夫生知
者豈必堯舜文孔哉孔子猶且遜其生知自謂好古敏求而已然好古
敏求衆人不知孔子獨知之卽生知也文成開測為道龍場苦心始悟
大學一貫與世習訓詁而文成獨反求諸心以其苦心乃悟誠爲舊知
然舉世安于所習不知用而文成獨知用吾謂用知亦生知也
往年張復覺得文成之學于顧博士倫深思力踐充然有得嘗曰耳本天
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又曰真知是念念自懲真知是缺缺
自呈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欲如洪爐點雪植山填壑愈難愈遠
海寧董蘿石澐與沈石田孫太初爲詩友年六十七從文成講學改號從
吾道人曰吾聞良知之說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日夜敝精
勞力者與世間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吾不
遇夫子幾虛此生矣已而又究心釋老有所悟曰今日客得歸矣塵緣

夢幻耳比爲續視日早晚曰朝至與吾其歸與口占曰我非厭世中者
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塵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逆嘆
唐泉園曰近日從祀文成人有遺議此來紙成相者之言耳嘗考孔庭四
配十哲皆以其言行表見于世今人未嘗事時安望高語經學前哲以
爲此瑕瑜疵瑕今有當大事坎　在前力踞在後矣搗書皇始乃知文
成耳
姚江一滴直接泗水而未窺其藩者以爲與濂洛異流斥之爲禪于每抱
痛神宗時群臣或謂其學術乖外工曰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
發明何嘗因此疑彼今正從祀之典大哉王言識見高出拘儒萬萬矣
蔡九霞方炳有論最當因具錄之曰陽明先生指出良知二字爲聖學
宗旨其言曰此理沉埋數百年只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
故聞見日侈學道日深苦只從這些子看得微透他千古萬路是非真
假到前便明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忠良嘗曰
學問一事求其是焉已矣若中無所見而隨聲吠影與自以爲是而操
戈觸索其人心術已得罪聖賢又何言學問爲陽明先生負不世出之
資懸生千載之悉雖旁抑于二氏對勘于諸儒萬死一生千鍛百鍊
一旦慷然提出良知二字如覆衣珠直抉洙泗濂洛之滴血盡掃詞章
訓詁之積氣所以勳業節義足亘古今令人覩觀真儒大用一洗學道
迂腐之氣而議曰其學近于禪而流爲闕疏夫良知二字非叔自先生
固孟子之言也孟子禪乎否耶良知之第一道現爲孩提愛親稍長敬

見愛親敬見固虛乎否耶吾儕纔一墮地便能乞乳見他人而哽見父
母而笑此嬰兒之哽笑與匡山之號泣有二良知乎可謂固虛乎江次
翁奉母避亂遇賊泣告哦不忍犯前巨伯省友人病賊至願代賊感其
義輟軍去此盜賊之知孝知義與四岳之明揚交讓有二良知乎可謂
固虛乎設問博古之儒日習溫清卒然遇利則摟臂過客則掉頭絕非
嬰兒面目可謂知實乎矜帶之士口談道德一値生死之交鋒刃之際
遠匿不心盜賊不若可謂知實乎乃以人人具足刻刻遍現之良知而
推之于陽明又推之于禪豈不冤哉又曰陽明與晦翁異同不無
可議夫陽明之閒有異同正晦翁知己也蓋晦翁以繼往開來為己任
汲汲表章六經訓句之閒豈無一失當時鵝湖辯論已自異同而白鹿
一會至引象山為知己又晚來自悔以當見伴向日支離之病未知安
頓身安大處可見晦翁身于聞道何嘗自蔽其過而今人代為蔽之豈
聖賢心事哉且晦翁悟後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從擲使人不昧是
做工夫的本領不然卽渺渺茫茫無下手處此與陽明有何異同人自
看不到耳然良知之學迄今寖失其傳者其故有二一則聖明淳悉悰
前人光影而憬以作性為良知一則義路將潭凫翻前人公案而謬以
執見致良知而昧此微斷送斷送豈獨先生之學為然而乃歸咎先生
哉吾願學者先掃蕩見于心知義ク見其宗旨之所存以及下手格致
之寂要而又回勘于夢醒清明就正于真師良友確見其果圓虛與否
是禪非禪而得去取從違可以自判自決矣

儲文懿瓘視文成為前輩文成中弘治十二年進士公時已為同卿而
往來問學若弟子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紆靜夫州人
聶侍郎豹嘗曰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謂虛靜而寂者也吾被虛
靜而寂雖言不及感可也先為松江同知識徐公階文成死始為位哭
稱門生王龍洲云生稱師沒稱友者黃綰也生稱友沒稱師者雙江也
雙江豹字永豐人
李都憲材字見羅在兵間無日不是學問嘗言百萬兵革之中若無一箇
者益知止之功耳又曰學必以止至善為宗而以修身為本修身為本
一句是千聖經綸秘密藏豐城人
潘去華曰不惑無住息所以立立者四無依倚此然是非戟寨之中佛氏
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料不作矣
王弘字曰學如用兵須枝枝處處圍城守然後可下城邑若未悟生死則
且以生為樂以死為苦于窮通得喪焉能不罣情哉
胡公漸嘗與友人講學天真道院主朱學者疑陽明主王學者論考亭公
曰考亭當註疏附會之時不得不擱精茹粹以發蒙陽明當支離斜襞
之後不得不指點頭腦以証世俱正法藏雖異而同學者服之
其評諸儒去文清之行粹然醇最求其卓爾之見一貫之唯似隔顧書
一層文成明睿學貴工速若夫細不踰矩猶借甚特猶非孔氏家法白
沙自得然有曾點之趣而行程少涉于孤高敬齋體密似有乎葸規模
而道學未赫于先大

謫行人假事請和言事下獄備極慘毒陽明問曰當是時吾子如何做曰
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有問虛無乃釋老之非公曰虛者太虛也
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事萬物有能外虛無者乎子能虛以
事親則孝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參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
不虛矣其可乎

南昌劉邦采為文蔚弟子嘗曰心之體曰主宰貴知止以進乎惟一心之
用曰流行貴見道以極乎惟精是謂博約並進教義不孤性命兼修之
旨　疾革時諸生環榻前猶講學不倦一生問此際視平時何如答曰
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知者自若也但形如槁木耳少頃遂卒

婦安吳公康令郎墨書座右云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與其益乎
家孰若無損于其心嘗遊肯待積上官遣使賜賀公格不行訪其木偶
因賦詩曰老大粗更事疑非木偶人不應方寸地昨夜一分春祇自慚
世苦憑孰智周真歸田何日擬斗粟未全貧童官竟歸　卒之日預刻
死期正襟今日筆斧洲林不歸行山前山後路皆牛牧童短笛倚牛背
自在還家月正明今華而瞑

羅文恭洪先字達夫世宗聞其春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肆而意必忠宜擬
之首賜進士第一人與同邑鄒文莊相切磋為宮僚以疏請皇太子朝
正觸上譴黜為民嘗曰良知之教本之孟子然孟子言怵惕惻以擴充
言乎其體以長養言孩提愛敬體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知為
足而以致知為功今取足乎知而不原其本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

發逆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為知
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猖狂以為理倒置物我故
常卑己以逐物去王公之意遠矣

公教人以易之寂然不動周子之無欲主靜為主王汝中以寂靜不足憑
應質疑于公問近日行持何似公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
自順適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本當惜厭執著故縱張皇豈復偷偷
當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
謂卻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為靜而動應時無靜也
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
染成習如油入麪未見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為得手須是終日應
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竊發始不負一生耳

語周萬推弘祖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想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
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想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炯然不斁非
可倖致卻從舜求中得由人識取

羅近溪汝芳生前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
條變乃留意展轉進身不置十五歲讀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
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矢心力行凡几上置鏡
與水盂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北上遇臨清忽得重病倚榻坐夢一翁
言曰君身病愈矣心病則未也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倦而
目不瞑擾攘而意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惕然翁曰是物

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天體漸失不惟心病而
身亦隨之公大驚伏地汗下如雨從此執念漸消登進士不就選歸
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　守寧國以入覲見徐華亭華亭喜曰
我初不欲以郡事煩子由今觀之吏有實用也又累起復見江陵問山
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遂滇藩歸講學不
倦一日夙具衣冠禮天地祖宗弟子環侍請教公曰滿當溥溢俱是贊
育峻極進筆紙公援筆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己相通彼
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帶言詮甚求
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驗自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嘉靖甲辰
南城人一字惟德

臨川李匀齋東明受學于羅近溪潜心為己之學年未四十貢于鄉遂業
舉業嘗言經書只有知字無悟字下學工夫無頓悟事近溪曰李生吾
畏友也教人以躬行為主規言矩行徒步里中無疾言惰色年八十餘
監司郡縣造廬請益言不及私鄒南臯諸公嘗引吳康齋陳白沙例欲
薦于朝公攄書止之曰某壯叨一命非如康齋之隱居不仕引年致政
亦異白沙之奉旨公卒未敢以生平偏論為高名捷徑也雖學業儒書
院門人有欲傳其語錄者公曰聖人教人文行兼重何敢以無文之言
為道理推衍于語錄原非先儒之意且其字義半用佛經啓門人之誤
也其持論矜慎如此
張公邦奇東巖才韵權百家言欲盡事物散殊而溥達之乃步趨前哲夙

興參求默省執事敬一語猛然自定則入
良知之講布四方知而應之者能頓棄沉錮默然以興雖淺深殊漸生熟
不齊要為近道矣徐向山所載者有徐愛仰文成妹婿竭其才以夕死
為志　周衡曉齋而力于自得　山陰朱節能見諸行事為名御史
莆田馬明衡東直甘于辭榮　仙居應良永康應典堅持不失乎顯晦
之間　武陵冀元亨忘軀以從義　辰州蕭璆共奧不解其趣　會稽
蔡元兗確不拔于俗　吉水李中仙居金克厚以質直得之　進賢
舒芬登魁元務著己寡責不屑于胸校詞章之學所得多矣
李公宗斌少時自勵于學題詩壽窗曰筆鋒正馬傲去無害他人熱火紅
爐賊良方為己物

莆田黃公某視江西學與諸生講析理學問曰孔子與顏子言終日而論
語所載止二章何也鄉公對曰問仁者天德也問為邦者王道也天
德王道聖人之蘊盡見矣黃嘆然稱善
光山馬思聰居白沙聞晗社講學聽者如堵忽有四十八人鶴冠佩刀請
見曰某等不幸為盜皆聞先生之教願自新歸化奈法不容柰何因環拜
而泣公徒容語曰律自首者得免爾果洗心無復悔歸悲思之詰朝來
如是者三乃聞之邑以達撫按得以不死隆慶己巳事也
陳公登雲少病瘵百療不效因自念瘵者否也可以通否惟窮理乎因下
帷發諸書讀之更無雜念二載而病如失
唐都憲順之與羅達夫同榜人稱達壁東南偉起公請專任胡梅林公亦

總督淮揚時病甚治軍旅不少休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亦一病將而
病不能展其才奈何然以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
能下海則敵自奪氣矣生平喜師生樂與方外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
儒不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同賢乎今之儒也錢
牧齋曰應德于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則弧矢句股
壬奇禽乙刺鎗拳棍無不精心究穎以資其經濟有用之學晚而堂知
當抽僇力行開身當倭奴躁戰淮海受事未幾竟以身殉可謂志士也
已

郎仁寶曰荊川書言千時文得之荊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岩經義得之季
彭山道義得之羅念菴此亦無常師之意名曰起名而業曰大有由然
也

鄧汝極元錫畫精乙卯作試殿公秋漢得其卷曰是明天道而察民故者
使宋儒可作亦自神手公書曰人心乘氣出入而其本乎天者曰道動
于人則危復其天則微循危履于此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之旨也又曰
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四教六藝豈可忽乎所著有
五經繹函史等編行于世

耿都憲定向書曰一有皆知體也奈何耿耿于胸臆耶其見定力曰通天
徹地皆知體也乃益大竟見無甘齋四直指贈以石經公受之已見後
夫行游者中淵然曰吾寶此而鳳氏貽頁橫還珠類也如愛人何因留
洛陽與多士共之作留經記

善當保實教人在彝倫日用間撲油簿書下學上達又曰士人以經術科
理世務言易而行難換易失而不可再平時料理十分臨時止做得七
八分若平時全不料理事至吾前欲求如意何可得耶年八十（鳳阿井陽人）
鄒文莊以贊少即知學曰心之精神謂聖千古聖賢止此一事一貫吾夫
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陸慶卓未成進士江陵聞其卷曰利落飴
華獨存大雅拔置第一龍谿講道而湖問公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從
萬死一生得來豈敢輕惟是以知為知非為良知遍習學者妄認耳
嘗曰士君子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始為不負然其功實始
于潛知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偽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一爪
何以震而天下易之容書之微詩之刪皆是物也呂起吏部辭歸（定宇新建人）

陸公深云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高一步則所見行別若未至
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

陸文定樹聲義精于易嘗曰潛不必在下亦有在上當潛勿用者亢不必
在上亦有下位當亢有悔者六爻處位位虛理實能而用之存乎其人
又云禪曰絕學玄曰絕聖此為己學既聖者向建立處掃除名相非謂
未嘗學未至聖位而可言絕學絕聖也儒者曰為道日損使未嘗學之
何所損哉又曰陽明承學者支離故直指本體而言今學者拜于講良
知而于致處則略並入虛談名理界中

鮑侍郎遜生而氣貌淳靖有遠志嘗曰學不究本源徒耽世資非丈夫之圖
文成緒言益自砥礪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廢寢終日究心中庸

證諸內典久之有省自言一日于幽寂中恍忽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
融周徧而自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陸公樹聲稱公堂鎮雅俗似房次
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
啻而默識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欲二編逍遙訣測
言閩書館野言字叔淵南京人
楊侍郎起元聞羅近溪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雕一小像祀之歲時躬
同志祭奠于所居以為常受學者循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滿志去
特論以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
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神萬物秩序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即不
覩不聞之真體自復
李貢士呈祥著省己錄曰工夫自房帷始房帷自敬畏始于此不致力而
徒別飾于待人接物之間亦末矣
王貢士是臣書謂談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又曰觀民之際衽席之
間其慎獨之基乎又曰心為動主心無妄念則作禍之動安從生 字少
湖吳縣人
劉光祿陽云雖甘至貴至賤者可與入聖 字三江安福人
周長史模年踰八十猶矻矻如壯夫每日黎明起謁家廟退居省心事其
旨猶坐潛其冥思會有所得即書之于冊以驗進益名曰日錄又曰為
學如治病有病須服藥徒講藥方何益學而不身體力行是徒講藥方
之類也 字古愚 江山人

夏廷美者鄉曰下里田夫也偶入學宮聽師徒講學嘅然內省曰設學
庸論孟次第咏讀嘗謂仁者人也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人原是天不知
天便不是人知何推事親稱孝于又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
吾人須研究自己為學初念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若祇為榮祿計
便是大異端知何卻責別人 一日會中一友云良知非究竟宗旨更
有向上一著在無聲無臭是也廷曰良知豈有聲臭耶漆園曰近代王
心齋董從吾夏廷美皆以樸然野老坐進此道
曾太僕汝極嘗曰學不在成一己之名而在成天下之務若傭僱思傭僱
孝就此往腳便自小了明道先生窮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
名又曰大學言明德便說新民不是學成閉在山林裏便稱無事道人
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除卻人則天地無心矣心若散失一時便是少
頃又非矣 布衣漳州人
陶祭酒望齡嘗嘆學以陽明為宗嘗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事事而道
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于是實實擯虛交竄而道腸不知
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譬之鏡然照即其物物
即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無纖凝泊所照故嘗不可二也又曰古今
道統唐虞而君臣周而相春秋而韋布渙散冱絕更數千歲而天乃以
濂洛還孔顏以姚江還伊周其持論如此
孟少卿秋嘗舉兩端一貫之說謂盈天地只此兩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道器之謂兩端之說也兩端即一貫也時行物生即是

論釋無真雖天之命便是上天之載故其論學只要在遂性我儘狂牛人
周復學蜀東嘗語門人曰擇蜿人欲之私吞容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
意味馮元成曰周先生氣曰不學無日不簡其過故居官則宜官處俗
則宜俗非獨節士所可方也
傀學博元恢嘗言錄明允曰苟作天之所與求一言之載于道而不可得
真至言也今天下之人自幼習闈閬非俗說聯恰正論反謂不然或嘗
而輸心背面笑矣求其臭味之同與人哉故予華門覽鱗之蔚嘆生沉
思之際隨事物之對心德胸中之獨得惟求一言之載乎道庶可不負
此生也念雖金華人
周海門汝登撰道南郡大宗禪學許敬菴孚遠貽書規之曰我朝明經取
士一衆正學由國初而迄弘正人材朴實風俗淳龐文章典雅彬彬稱
盛當時學者循蹈舊聞不違天德拘固支離容或不免故江門白沙姚
江之學相繼而起江門以靜養為功姚江以致良知為宗其要使人反
求而得諸本心而後達于人倫事物之際救偏補敝其指歸與宋儒未
遠也江門之派至增城湛甘泉而湛陶姚江之派復分為三吉州鄒東
廓僕守其傳雅而王汝止亢而高之山陰王龍溪圓而適之而元書圖
者各有其瑕敝顏山農梁汝元之徒本于亢而流于肆盱江羅近溪之
學出于亢而入于圓其後姚安李卓吾者出合圓與肆而縱橫其間始
于怪僻卒于悖亂蓋學之大變也然而吾黨士大夫以其爲高慕達之
情兼有欲速助長之病由圓而狼方厭常而喜怪則往往左袒于諸公

且天身在人倫口談出世名桂仕籍意薄有為語教旗則以為安排語
善惡則以為分別不思任重道遠但稱一了百當不顧躬行殊甚擇云
無拘無修其甚者認罵訕侮自謂真性現前而不復論禮教之得失治
居游肆意謂本無拘礙而不復有理欲之隄防輕先儒若塵土棄經傳
若弁髦此可為痛哭流涕者也
劉元卿應諸錄有云一富子由湖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橋號呼求救吾
之曰毋怖但放下即實地也富子不信呼號愈厲久之日憊失手墮地
乃自哂曰噫早知實地何久自苦耶
鄭南皋進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舟在前驛夫不至公禮母舟望泊乃呼
縣射属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後公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達驛刑要
覽一冊因自訟曰噫朵與悍心恭敬止彭澤吞吞悍也恭何以一尉忘
恭敬之心乎
馮恭定從吾生平與相知鄒爾瞻南皋人日爲秀才御史在廟初爲副都
與掌院鄒公元標倡立首善書院率同志講學其中有疏譏之者公亦
疏陳謂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 閣講學講學二字實
為今中臣等建立書院豈爲寓遊之地亟以外屆使從邪教招賊正當
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奈何反用為罪狀也璫工報閹逆璫禍起
奪職恢撫喬應甲毀書院曳先聖像擲城隅公痛如切膚呼號病彌篤
危坐二百日不就寢竟以此死公嘗作善利圖題詩曰其狂分足處
念是爲知若要中間立腳為誰路人其精嚴如此

黄庶子輝乃學者古清修寡欲與陶石匱袁中郎為性命之友探討理窟
恬于仕進海內重之嘗曰既勘破閻浮不必像應亦不厭離水到渠成
無所不可直至鄉大亦蔑無童僕亦賓主方是見地圓明不生分別想
伍容菴袁華曰孔子無心應世者也故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又曰無可無不可老子有心應世者也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孔子公道如湛天曠日老子之道如幽谷
嶮岩
兹問容菴何不講學曰某何嘗不講家居靜坐時時對聖賢前輪尋繹旨
趣是與古聖賢講學也為督學時時教諸生以孝弟忠信是與諸生講
學也出掌百里秉憲三省時時教吏民以安分守法是與吏民講學也
何嘗廢講耶
劉君東制與鄒公元標講易而卑曰易之道在復吾輩陷溺名利場中情
識熾然是非攻擊紛紛無了期未有不亡與復迷復而沫頂者迷復之
凶反君道也吾輩心為君君為主則百體聽令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即不遠之復斷曰雷陽物也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且欲
其陰陽歸于無有故曰剛反則亨廿年鍵關獨處未敢云不遠之復惟
復以自知而已
萬鹿園嘗言世論克己稍克去己私淺之乎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
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亦己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
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私毫容意乎其間是故無思無為

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為克己至也
焦漪園先生竑自少時從其兄鏡川游即有志此學及為諸生與李公維
明楊公道南交矢志攘明中鄉試復往寧國從近谿于水西師事天臺
耿公公圖崇正書院主先生于中以攬四方之學者因得與龍谿王五
臺陸脩蓄李復所楊南皐鄒白野般如真李諸先生相周旋從游者日
衆五十歲進士廷試第一人官修撰與中郎袁平倩黃輩日夕游處倡
袁中郎宏道工吾官時兄伯修為太史與聞性命之學公深信之朝夕商
明此學其學以性命名理為樞而濟時御變歲中察要所著述甚富
榷微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極力參究時有所解如是廉年忘食
忘寢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曾之古人微言無有不合且
洞見前輩機用機補京兆校官昨伯修官春坊弟小修亦入太學相聚
講論結社城南之崇國寺學術稍稍變覺向者所見偏重悟理而盡廢修
持遂棄倫物偭背繩墨縱放習氣亦是膏肓之病夫知尊明法天禮卑
而象地有眼無足與有足無眼者同途一轍而主修自律甚嚴自簡其
窗以淡守之以靜觀之自吏部歸築一樓于沙市名曰硯北取段成式
杯泡之餘常居研北意迎封公其中絕意宦途其學亦日趨乎淡嘗語
弟曰吾覺向來精神浹散近日一意收歛樓中每日坐三炷香收息靜
坐大約悟達以後不欲廢息寂養神事也
顧端文憲成童子時書壁間曰讀得孔書方是樂假居顏巷不為貧一日
師講禘之說章公曰夫子說不知何以知知其說者之于天下如斯也

惜哉人不能再發其蘊耳又講養心章公曰寡欲莫善于養心心為主
欲為奴主精則百物退聽師甚異之歲進士後淡于仕宦已有息山道
南祠公重新之與弟汪凡允盛高公景逸薛公玄臺等講學其中號曰
東林海內翕然宗之又曰本體只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又曰河
圖洛書是道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西銘是
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自天地開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
做不了憑他如何說也說不了廣大精微為千至穀
陳尚書道亨嘗語人曰希聖希賢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為君子未
嘗敢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
高忠憲攀龍講學東林曰學將學為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
可泛求一日看朱文公入道之要莫如敬忭然曰是矣乙丑成進士以
言君相同心惜才進侯語侵閣臣觸璫與史弁中讀二程書至萬變
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纔然有省嘗言程子曰天理陽明曰致良知總不
若中庸二字中則件件當當庸則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
走作不得孔為存心孟為集義顏子為不遷不貳四十年攻苦確然可
自信者
方為行人言事下部院議處公聞之坦然顧涇陽曰只宜杜門存待罪意
若太坦然亦覺未至公深服其言
安福劉調甫元卿自弱冠即向往鄒文莊慨然欲棄舉子業以正學為己
任萬曆庚午魁省試辛未會試五策多傷時政為江陵所惡謀置之法

慎者知為君子不肯經歲得免己卯詔毀天下書院世皆畏言講學公
堅不為動發舉業用鄒文莊趙文毅先後列薦特旨徵聘歷官禮曹具
學宗耿天臺書有詩云無欲恐非覺後路識仁疑是夢中天人人自有
中和在何必深求未發前其大旨可窺矣
王南塘先生艾年挂冠屏居靜存與同邑鄒南皋羅公廓鄒四水劉瀘瀟
為同志往復商確至老不倦嘗曰昨江右言性有不學不慮之說以此言
性是矣但世人不無習氣之蔽不知兢兢業業操存研摩以入精實而
冒認以為不學不慮之性其不放蕩而敗道者幾希又曰先天無體修後
天正所以完先天之性故全修是性合性是修此先生之學之概也
孫文介慎行究心易學四為之傳以授張清惠瑋作慎獨義百篇表章諸
儒以朱晦菴陸象山王陽明三先生為依嘗言知止可當大學提綱可
當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
金忠節鉉嘗曰天之生人不許其生一事盡聲色貨利原非性中所得而
有也又不許其避一事盡天下家國原非性中所得而外也今人皆反
之是謂逆天　又曰語本體止一个仁字語工夫只一个敬字與顏端
文本體只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同　嘗書齋聯云周秦兩漢之
文濂洛關閩之學
顏光衷茂猷嘗云人能消除勝心則戾氣盡而元和複觸處相迎誰非同
體鄉人目為今顏子
王止仲幼時從其父為閽門市人市藥藉記藥物應對如流及夕為王攝

演說稗官詞話背誦至數十本王人巽之校書溢署日已成誦乃今通
閩所度書年來稍冠授徒于城北張論踪属貫穿古今家徒壁立几無
留册所學皆得之華非翁耳
高帝與翰林秦裕伯等論學術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
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
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于狹小拘于凡近則亦豈能充
廣其學哉
上御端門論皮黃石三畧宋濂進曰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
願留意上曰朕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固間
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左右大書
揭之兩廡之壁時諭觀之
呂文懿好學至老不倦居和閩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鈔口誦至沒不
輟暮歸為門人講解書史退則伊吾聲復達于外寢不踰時而起所脩
宋元通鑑綱編義例精核有先儒所未到者皆考一事不得不得者累
昕夕一旦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
長洲朱性甫存理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學居恒無他過從惟聞人有異
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為志手自繕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又
數百卷既老不厭而貧無以為資晚亦散去錢牧齋曰自元季迨國初
吳中書籍金石之富甲于天下景泰天順以後汲古多藏繼杜東原邢
慈齋之後則性甫堯民兩朱先生其尤也他如邢用文量錢孔周閻秀
卿章簡莊之流皆專勤繕學與文沈諸公相頡頏吳中文獻于斯為盛
百年以來古學衰落而老生宿儒笥經蓄書者往往有之吳介山岫非
道人也聚書逾萬卷幾叔貫穿畫史也手鈔書至數千卷居今之世復
生末學不復以讀書好古為事喪亂以後流風遺書蕩然矣余嘗嵌
取吳中自俞石磵王光菴以後綱羅遺佚都為一編而吳岫諸人附焉
庶幾前輩風流不泯沒于後世且使吳人尚知有讀書種子也
楊守阯與守陳自相師友稱石子史為文謹嚴編纂考核極精詳嘗封益
外使爲舉其國中事使驚服其文學論議與所履歷略似守陳而同為
解元學士史侍一時對著兩京翰林所尤羨之
楊名鉉鵠吉好蓄書圖人有異本必購求繕寫藏于支硎山下碾讀經史
以松枝為筹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作文崇思意日不苟為好以學問
雖人至顚蹴不顧也
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無虞乞火鄰照曰南濠都玄敬家必有讀
書燈扣門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
鄞公智居龍泉善貧無燈火拾樹葉爇之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
遂成大儒
黃巖應南巖好讀書常達旦懸髻屏牀以自儆為諸生未久即棄去詩文
好古不肯趨世弟子私謚曰文貞
蔣惟澤濬豐成化辛未舉官參政歸小樓二間閉戶讀書其中人罕見其
面所聞遺編每一通以一色筆評註凡數閱五色皆徧字畫精好頗文

莊曰前賢操履清真矯矯人外卽其終身學古無他嗜好亦足見淳朴
寡欲之一端也
沈楷峰通政仕歸里坐樓上錄所喜書以三錢雞毛筆日抄至數十百冊
親友亦不數相見
王少冶羅郡歸閉戶讀書門無雜賓人以為難
楊椒山少失母其庶母不慈公刻苦讀書寒無下襦徒屣行濘日所涵兼
思文義全壁以下轍璣釋稍暇此寐其勤苦如此
孫攀傳交初仕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
一室默坐觀書
梅禹金鼎祚與沈君典齊名君典取上第禹金棄舉子業肆力古文手不
識衡量目不知時麗足不履田壟凡飲食寢處喜怒歡悴一寄于書撰
述甚富晚讀書于慈釋以一素帷幕之擁數達曙老而愈篤久之青施
黃清甫工布旨易而為鄙　嘗與焦弱侯馮開之趙玄度訂約搜訪期
三年一會于金陵各出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讎寫亦快事也
曾徒南先生清操碩德人倫冠冕鑰管歸杜門著書手不釋卷老而喪明
延客令讀公憑几聽之有會心處輒令記錄每每至夜分乃罷卒年八
十有七著有松蔭堂易解四書解春秋解諸書

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是故順親所以獲上為子乃可為人凡
以竭力養志緊協明倫天經地義是本是經直如飢食渴飲筆令以
狗而更可異者或在醫雅之藏買販之民不忍不慮精義入神豈非
秉彝所畀不關學問而率性是道非藉講論乃若分形共氣同本一
源誤為急病仲荒伯壎箎在原之至誼俱具通之今言雖闕請予手
足本同枝之深思纂孝友第十六
閻順霍州人自幼兩足跛不能行永樂初績鞋為生以養父母父母終葬
祖塋踰踰而出就食臨汾去霍三百里然每遇寒食則必強行歸霍拜
掃墓所不敢廢也一日至趙城有人指而言曰汝可起行不跛矣順如
其言果起能行如無病者回視所指之人則已亡矣
永樂中魏公祥年十四隨父仕金山為島夷所虜轉鬻日本其王見而愛
之留侍左右遂為土官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因奉諷王入貢宣德
與使臣抵京陳情願留上方隆柔遠不許許給驛省母母子相見抱頭
痛哭悲動鄰里還至日本復請入貢重申前請許歸父職歸養祥母子
相失二十年又有華夷之隔得遂初志備極奉養人稱曰孝
支公棕為諸生貧甚遇寒母衾薄不能寐解衣覆母危坐至旦察候之良
久乃起衣出見日方以所服覆母寢恐覺之故遲耳用文義撫異恤之
少蘊齋
泌陽姚公壽母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公事之甚謹每奉湯食必跪進鄉
人從門隙窺視始知之

簡討陳公繼幼而孤母守義甚堅教公尤篤郡邑上其事按臣康襄之徽
行至其鄉家樓上瑤筵之見母方牽子雛圍母前行公抱盃從之步趨
甚肅如朝廷然灌地未畢母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公望見速趨接
趨迎至前跪捧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上聞表閭
何公景韶成化丙午舉人父嘗不悅筷父已寢跪于門外父夜半偶起出
門見之驚問誰也應曰兒也父曰何夜乎至此曰父不悅兒不敢寢父
曰兒如是胡有不悅
周公昇成化間父嘗贊事宜慈時土酋負固不奉職貢所司檄其父往撫
父冒箐穿瘴抵寨忽瘴歿公方弱冠聞變馳視籲天求代刲左臂為羹
以進至夜月蘇寨中長老義而來觀以告諸酋皆感動卒五十九寨椎
牛歃血誓不復叛舉所輸賦集兵送公及其父歸
夏公欽者夏太常寅之子太常七十致仕公備極孝養太常好與賓客游
樂公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令人晝召太常所善集郊外以
爲樂奉太常至其處盡歡乃歸如是者二十二年如一日
何大司馬鑑天性孝友事父母雖貴侍立終日承候顏色無少怠而居憂
哀毀骨立出廬于墓墓上竹木皆手自栽植大祥後感寒疾親友勸之
始歸嘗詠詩曰思親未遂曾參養報國徒懷祖逖心其忠孝蓋天植云
羅公欽德屏嘗韜泉兄仕家居三十年惟兄疾一入城省視天性至孝泉
齋翁或不悅輒長跪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旦暮侍几杖依依若
孺子翁隻字片紙寶若拱璧縱寸紬行札記無遺母夫人嘗為製布袍
既貴猶服藏之提覺紙物處終令納諸棺以殉
林公鶚母程孺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當意則跪請移時雖至夜不敢離
左右事無大小必咨稟而後行及守蘇郡每退食必令陳所行事或有
違則留之啟公以實跪謝
彭公澤初會試二場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制卸策歸萬勸終
場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得第孰重將家母見之喜母病愈既出仕
守郡迎養以日出視事不及侍食夕必酌酒為壽父喜琵琶公嘗踏擇
為歡及殘疾跳扶櫃諸挽舁者皆適拜勞苦之
順德李公孔修有庶母父歿欲遣往孔修奪其產與菊之孔修曰母言是
也令嫂之得其情大加禮敬
李省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罔不少怠公飲不多然遇酒遲
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歸其父猶候之自是悛悔每赴席必先
歸
張公昇嘗為浙制使善事繼母摩乞終養及去官垂老矣聞母怒即長跪
門外不命之起不敢起
常熟徐默少時嘗觸父被之逐改行篤學後父亡追觴飛觴必思親詞涕
泣不已人呼泣觴先生
李少行貴華儀也父嗜酒步行鄰巷必沽酒奉父又間進時物體無完衣
而父所須常給里之父老常舉以訓其子弟
武義民徐公大鈞有至行貧無妻父患風痿卧父積而躬織屨以養飲食

靈嶽使淚扶棍唯謹父躁甚怒不能當痰口嗌之跪而受儘候氣平乃
已父性喜飲罹痛疾猶思郡游觀市肆負之出與曹偶婦游戲觀劇戲
以順其歡五十餘年翼空忍餓惟父之養父殁典身備直以葬
方公騰為庠生時家甚貧繼母馬氏遇之無道百計順承有女弟自馬出
馬云嫁吾女必粥其居及母死不忍食言粥居擬賃以嫁之父嘗病
篤吐血一升跪而吞之父殁刻木為像飲食必祭曾他出夢父有愁色
急歸視有冢童替其像號泣治之及登嘉靖丙戌進士痛祿不逮親終
身薄于自奉
王公最臣母郁安人性卞急感疾物拂意即肆詈擊林公宛解之者万方
跽而進湯母怒之地因蒲伏待命至旦父陽湖公致仕歸每擊鮮進省
以為親娛父或出飲無間寒暑必衣冠迓于中堂迨歸雖暮夜必擁篲
迎于户或風雨則迓諸途長盧氏偶失母歡公閉户省愆不御內者十
三年郁安人卒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為繼母也父老而足不良于行
公獨跪而移牀侍親如是三年撒闌歎則躍然起立人以為難
少司寇游公居敬以濱雞祿逮時公少子廣年十六自會城追護公行百
來米侯審案于崇山峻嶺間晝夜馳三百餘里及公于黔之普安時公
旦將發而廣至不覺淚下備嘗諸苦歷數月乃抵京
黃山何公鏡父舜賓以塞副謫戍廣西遇宥田籍有鄰者以御史謫令
蕭山而恃勢妄為猶履[illegible]編舜賓讁之戍隸書與吏卒謀假廣西移文
勾取著伍遂發械解戍而陰令解役覽之途中競逃匿日夜思報父仇

聞書已陸山西僉事伺其出檢疏如里舟中毆之踣其豐目自首臬司
上其事再經勘閱覈事據殺人進壽者斬餘為從者姑號為親報仇情
有可矜報可與論戍之
南安譚良瑞職年二十登進士官行人父發為山東同知娶揚妾私其二
奴父稍稍聞之欲行遣分為奴所害以暴卒聞職奔即且痛且疑密得
狀二奴驚覺亡去公扶櫬歸葬久之知一奴亡德化深山巨姓家職往
擒之而其一終不可得使其奉製衣冠屏妻子蓬跣郊墟間不避風
雨時時感憤為詩着文帖坊市間多慷慨隱語不知者目為狂易每遇
迅雷烈電雖中夜必正襟拱立或宗哀號至具哀杖朝夕臨終期然後
釋服子死不哭曰不能為子何敢為父諸父數請歸舍卒不肯久之擒
母卒乃歸莫自廢者三十九年歸而居屋頹敝家人請稍葺之公嶽歎
曰吾父不得考終于斯敢圖安耶又十五年而卒
御史柳彥暉曾陸埋五十金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暉卒仲益戍
遼陽數年數還貧甚鬻積粒聚得五十金拜埋墓而納之埋乎以無券
辭仲益曰子雖不知我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不償異日無面目
見而翁于地下也
謝思中父死遺金願饒思中轉人曰吾親詒我以此幸得不廢當為先人
廣德吾不能致守饒屬也遇朋友告匱即濟之
嘉靖間夏公鳴家世石工目不知書而志行淳篤事父母以孝閩冬月侍
父寢必扶溺器于被擁之以進父卒哀毀齋禮號墓奉主如生出入必

嘗大小事必稟而行母疾侍湯藥衣不解帶不入寢室者三年殤之子以小宗為殤弟嚴覽暢殤傷母志合淚不言鄉人交口譽之有睢使至郡召至堂下自傷遺養就手澣滌製衣一襲親衣之食畜歐陽公瑜理學名儒郡建其廬與語竟日不忍去

建江饒神保幼失父母常念罔極莫報與妻林氏共禱于天欲得木之連理者刻親像以祀遍求山中至石井得之乃拜祝曰此木果可肖吾親當自動者三祝畢而木交股搖動及三而止取歸肖像天奉中堂飲食供奉出告反面一如事生

當塗民鄧某合韋為業事母孝母自失明每傭歸必市食以奉其妻嫌之一日鄧出妻取蠐螬數枚炙以奉姑姑食而美留一二枚予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驚問淚目忽明七年時鄧將出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食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鄧乃止

麻城李公學梅初為泉州幕條世宗哀詔下條伏庭下哭獨哀哲學頗冲宇義之曾恭幼書條見弟四人而條嫡出且長父受諸庶孽而薄條盡取田宅界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條獨貧其大父不平欲訟之官條跪泣曰弟吾手足父愛弟即愛我奈何以阿堵傷父意且為孫訟子以子對父非理也大父乃止母死條廬墓三年未嘗為廬居獨棲叢薜間晨而一蓋展奠一茶廬不一夜至墓近溪溪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而號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鄰有耆儒往瞰之廬者卧雪中不可辨認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髯喟歎以為不可及

少宰楊公二山有孝楊年新參畢閉門謝請歸侍母側置殽色孟娛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為村戲娛母夫人迎還行花叢中舉步香薌撒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年一百四歲人間希有也

桐城諸生彭公實事親甚恭父性卞急一日大雨雷父醉怒母就卧公跪限外至曙門親開之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篝笞公為感動自是不復相詬妻事姑猶不敬欲去之族里百計留不聽母曰是善事我奈何以小過不容自新鄰乃醫受教遂請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敬齊乎妻感泣以婦順稱

邑公節善號女孫進士以劾大璫瑜橫為所中遣戍聞母訃又聞弟卒哭益悲竟不起遺言以表理入棺弟孝乙未進士奉母家居母夜哀號卒

太和楊公儀好學博五經窮百家人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解脫訪之至途遇老僧問何往曰欲訪無際曰見無際不如見佛佛安在曰汝但回視其色衣履者即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至家叩門母披衣倒屣啟戶乃僧所言佛狀也自是知父母即佛不用外慕是有大桂樹構板樹上題曰桂樓日坐其上誦孝經數萬言作字研乾欲下取水池中忽已蠡矣自是為常時耕數畝以供甘旨但宗悅親無他願也父母歿隱雞足山十餘年年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謂子孫曰明日吾行時至果卒揄說蓋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儀先生今日方了事也

常熟歸公欽少喪母父繼娶太倉姚太倉姚有子公遂失愛家貧食不足

鶉衣啜菽太倉權徵者公遇讒辭父大怒逐之于是乃母子絶食公依
倚戶外欲入不敢鄉里傳之父卒母獨與子居公積不得見因販鹽粥
于市時從弟同母起居數所遇會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公往滁援迎
母母殆自慚而不得已從之公凡得食必先母弟而已或忍飢弟死殯
母亦無他望終身怡然歸震川太僕傳之
方公賜來登第時母卒拊踊痛哭不欲生恐其父遺傷强咽粥哆容而進
之又念父鰥居甑塵苦次以來草卧父牀下伺寢息父强之還室不從
乃置榻以就之而後室處
南貫李公濂事親養而能敬迎子意先母陳安人好怒女婢押侍有不當
指日數十怒公在側輒得其歡心則竟日不怒母患痹公制軟輿輿妻
舁之游嬉堂中女侍攜代公曰吾自樂之不爲苦也公父與鄉長者爲
酒會多微時交公執弟子禮不敢與抗每食必自視殽核洗爵奉俎升
息夕扶間長者豈恐不歡當再三辭乃退父出躬爲挈衣束帶侍登車
夕必戚衣冠以候或大醉手奉湯茗進之視寢而後休僕從從事父者
不加呵叱服御器物敝置之父置妾吾歡與母抗母故善怒又患痹怒
益甚公宛轉調停曲爲捍護而後無間言妾生子公與鈞財毫髮無所
加歸養五年而母卒又十年而父卒此十五年中左右無方聽聲視形
極天性之樂里中老者每舉以戒少者少者自愧以爲不及
江都徐公忠家實業農敏内行淳備兄弟數人皆析居公獨侍養父患瘍
侍湯餌甚謹日夜吮其患處父死母病不飲食者月餘時暑月公伏床

前不避蚊蟲每晨焚香禱天忽一老兵叩其門出肘後筒中藥以一粒
與之夫怪如粟母服之而愈以高壽終人以老兵爲仙者云
長洲姚公本家貧事父惟與村民交工備作得米供父父落魄不事生業
而嗜酒能詩一日見父縱步庭中作吟哦聲私謂妻曰汝閨無酒故詩
不就汝盍脱簪以遲父常飲至夜分必周旋伺候未嘗入室有怒則泣
跪間怒未釋不敢遽起或呼吾同跪必得父之歡顔而後已
長安李孝子亡其姓名以養母故舊業農落嘗飲于從父所獲父豪于貲備
諸甘脆孝子欲取以奉母時時竊置袖中會酒酣主人出金巵飲客一
客不勝酒以巵置榻間覆以衣先罷歸撤侍者報失巵衆客各解衣
自明次及孝子以兩手握袖不肯解掺曰由我今出之曰豈他所失金
之他所制曰求之不得或爲他人乘也願貴償以償明日貴客憶前巵
乃折簡主人語其故且曰昨倉惶歸得無狂名家僕耶主人如言簡之
得巵急呼孝子孝子猶踟蹰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巵若自誣負
不讎言何耶孝子始泣下吐實曰此諸貴客在恐托我袖爲叔父羞耳
從父大感乃召前堂工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寧忍與吾兒兩視哉三
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
前衛段公建父病痹掌起居飲食適觀視之夜寢榻下聞謦欬輒側卧起
扶持日晡負出外或招親長相與談笑具飲食爲歡如是者二十餘年
父卒哀毁踰禮人呼爲段孝子
范裔孝子不知名高淳人日負薪以市嘗書中丞學宮教諭千巖見其衣

微府露曰何不以市薪所得易衣對曰小人有母不暇自謀耳汝有妻
乎曰有何以衣曰新者奉母而易其舊者聊蔽體耳府嘉其孝以千錢
賜之卻不受固與之乃曰當為公供薪屢堅辭之則夜載而投擧舍之
園中嚴灝歎其人竟不得以落花舟故名

吳乞兒姓沈無諱沈隱居孟淵所讀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筒籃中隱
居初不為意久而問之則曰將以遺母始異之令人伺所為至一岸旁
空地出筐中飲食豐理之拏至紅毯紅雞餌而甚潔老嫗坐其中丐登
舟陳食觴酒跪而進之母擧杯乃起跳舞而歌作嬉笑以樂母意殊安
之若求無所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數年母死始不復見

西園聞見錄所載孝乞兒與此略同曰孝乞兒亡其姓名常行丐其市中

一夕吳門有貴人月夜過橋上聆其下有歌聲視之則丐子也坐一老
嫗旁工以所丐酒食持而跪進唱以侑焉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喏曰業
人聊為老母歡耳貴人嗟歎明日轉相告語時使人竊之所以娛其母
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撤置餘豆閒曰以待孝乞兒也

松江徐公孟孫十歲喪父奉母訓下帷讀書母死絕意進取結廬墓側朝
夕悲慟鄰大夫工其事公力辭之孟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顯母
不能揚名顯母何忍借母沽名來雖從殞已是偷生莫可舒哀數者嘉
遂反覆呈器止又一死讀者歎之

黃舍人道月字仲子篤僧而成進士嘗曰哀矜達十之心略非仲敵之智
理非蒙莊之達非人也被中書以父憂歸既葬就于墓而仲子死

卿二泉吾孝詩序曰里人唐某以其父墓當山水之衝力不能致固每至
墓側哭自鋤以吾罪矣之曰墓不治卽死不釋蓋七年而卒卒使若干
年其子乃成其志此亦可悲矣

趙孝子仁為人傭母年六十三刻木為像奉之傭所曰吾不敢頃刻離母
也又十年母死奉像益至朝夕哭不絕聲力不能傭則織屨為業其貴
屨不言價惟人所與亦不問象當攜來三斗飯借于雲棲蓮池大師夜
夢異人至晨迎于山下見孝子異之曰是可以雲矣復知其果孝子也
或問大師何以知之曰視其人顏溫而容婉始合于道者是以易辨耳

謝顯元元春性孝友傳其先人早逝母日老舉善游時歸定省母弟五人
皆姻學墨互為師友母兄弟妹食必同席入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對被

學業世事母喜出臆自置餅餌滋醴佐之酌必斟間以為樂

朱孝廉陛宣吳江人破屋頹垣蕭然自得惟以娛親為樂母喪親病已念
父春秋高破涕强笑芊帷布衾侍寢痾獨之側溲溺之類靡不躬親絕
意公車妻子不免飢寒而奉親備至御史祁公彪佳薦為真孝廉三人贈
翰林侍詔

魏童子定興東舟上村人父沒家貧隨母歸居于外家李氏童子廉傭得
錢奉母母之母迫女改嫁所得二金豐布耳將出戶童子聞之驚悸奔
執母裾號呼不釋據者恨而搥之母登舟將辭大家童子號河濱哭晝
母共既不得據者促去童子為奪者所執不能脫號呼欲絕觀者隕涕
有數諸生見而心惻語衆曰盍緞童子使追遣而及財措在我輩童子

雞鳴去婺源起含靈杞又莫鄰母舟阻不得行童子及之母亦趣于
母中飢子殺歸乃家諭媼者持錢去母子復完
高適當以盛曹藩帥貴寬死子承莅時為諸生服闋復縣學授去嘆鬱蹟
父生有儀子贊居姿定阮河苑而稽于旦夕被謝蓋麻而未忍願依其
里以長居學授不許蔡積中如理縣有惠政氏歌之曰栗溪泉潔而清
皇山阜會入貲捐與比高授居
萊州孫公惟中父卒廬墓孫夜悲啼聞者泣下日啜薄糜二盂晨起掬雪
額面手足皸瘃形容惟悴縣令聞之遣二蒼頭夜半往察之見蕭然塊
處雪中嘆息而去妻劉氏從其化亦居堊室不御酒肉者三年
徽人方公熙母死廬墓側不去野處三年或問有恐怖否曰不知也歸而
人言墳壠昔為鬼林穴狀反覺心動耳
以孝子舉授官者洪武中李德成歷遷陝西右參政永樂中擢理歷官至
文華殿大學士曾光教光裕署丞
刲股救親甚而刲肝刲心者孫公著父病中滿醫云須百蝦蟆可愈時冬
月寬之野中得百蟆公曰傷百命以生吾父吾不忍也乃悉縱之自以
股肉納豬肚中父食之而愈
祁孝子某失其名持刀自刲至五六刲而心出遂緣心得肺緣肺得肝既
而肺復縮出于外眾為禱神夢神曰末世鮮仁孝者欲出之百日今世
人延龍耳
一端安童子陳公鳴鑾刲股救父或問不畏痛楚乎童子淚下曰當時殊

不自知陳五眉曰有不知恐怖之方能安如廬墓為孝有不知痛楚之
如盡安知刲股非孝
同孝子者湖州南鎮人幼因為賞父為老諸生七旬復病篤族里勵其
淨其不應妻亦勸之不應人以為騖不之責也數日而父病愈孝子忽
臥病中令妻苦妻叩其故不言但見其刲心疊堪狀詢其窺發所刲處
視之則刲脇割心以救父故也妻懼亟延醫醫曰是必死妻所得藥養
跪求醫姿出藥重之金接剝藥落而創愈往謝醫醫曰是症必死的天
祐耳聞之官官為旌門旌之日獨其父在孝子先二日逃出矣蓋不肯
居之
劉公獻遺父病五年夢云人肉可愈遂刲左股裸諸藥以進父啜之覺
異蓋盡而愈
仁和徐如斯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藥斯擇者得明夷二爻見十左
股用拯焉拯言斯曰母戊午生馬也長于左股當刲股也焚香告天蕭
左股以薦母曰此藥有味再持來斯再當以進母又曰有味再持來斯
斯昏暈不能舉手其妹講之刲股代兄以進而妹痛楚亦暈矣母又令
再進斯妻楊氏亦刲股以進母曰足矣病即愈後年七十餘聰明如少
壯時里中稱一門孝感云
劉元卿曰或問子刲股孝乎曰子亦人子也恐識刲股非孝耶均為人
子均受罔極之恩而彼獨安行如是反之自心其未嘗分多矣歟故唉
而道其是非耶然則高帝之禁非與曰為人臣子何所不用其情為人

君父亦何所不用其情業之者為居正仁為父正節也刲之者龜手止
孝也吾自盡而已時以為名言

親目失明舐睛舐敝而愈者韓副使宗紹母失明夜必拜斗禱天一醫來
針之而愈入叔謝資而醫不復見

嘉善郁公昊禱祝願代而母目中吾童生一瞳明如故

通州白永宗父瞽三十年公常以舌舐之父八十壽置酒稱慶而瞽目
忽開

為親吮毒者顧司冠瑞父病瘡躬為吮濱十指皆潰而不以委人

請代父罪者洪武十八年朱季用由萬知福州忽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
有司積歲為民害者季用與焉論罪作城役嚴憤重費力不任旦夕斃
死子煦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時告枉之法甚重告而違請及
被刑者已數人煦謀于父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
為一吾父而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詞上聞上赦季用復其官
同役賴此得免罪復官者十有四人

程通在太學祖平戍延安通上言臣壯而失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
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遠徽戍卒如臣少臣祖者詞極哀切上憐
之特其章不下審令兵部驛召平更并召通立階下東西相向上顧通
曰汝識此人否乎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嘉獎命兵部除
其籍驛送還鄉

王鑄國初為都督府掾坐罪當伏法公二子洵淳日夜泣爭請代洵告
御史言父以淘汰詿誤洵不能事父竟遠戍戮得復進云由淳故不當
坐父兄御史再上訊皆堅執無異詞以聞特免焉

黃君陳公圭父叔弘為仇家所訟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
父不義圭當死圭願父使自新事聞上為赦叔弘罪俟天下朝覲官至
播告為天下勸而刑部聞濟言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戮
圭代而叔弘獨戍雲南

徐達以親事當刑子植年弱冠請代親至市猶從容賦詩意無懼色

吳江吳公琳父繫獄將刑公年十一乞代父死遂釋其父而繫之獄後
獲赦時法網甚嚴公預恐及乃嚼指一人戍國左者為族屬遂撥尺籍
家羅季父重謫緬公得免兄麗法有遺孤取而育之家被火迫母寢公
入火挽母出髮膚為焦里人私謚貞孝先生

危公貞昉父孝先洪武進士為臨川丞坐法謫役江浦公伏闕上疏曰
臣父孝先不幸拄吏議謫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父母范氏
春秋踰九十旦夕念之恐染霜露之疾時有終天之憾臣犬馬之齒方
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上惻然從之乃解儒衣衣短襟欣然執役竟
以勞卒時廿八

華容魏公文昌年十八父獲罪繫武昌獄公詣闕請代高皇許之臨刑
語其弟曰謹事二親知善存時也

馮公行可年十四父忌以勃嵩然下詔獄論死公刺血上疏請代世廟
感動得放戍

黄公綱年十三永樂中令江南富民實京師其父當行公詣官請代
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從之
遇賊請代親死者錢公英請代其祖楊同賊義而兩釋之其婦亦請代其
姑庚姑去遂罵賊死
山陰民俞公允徽與妻潘奉父母避兵山谷間遇寇欲斫其父公抱父大
呼曰願殺我無殺吾父寇即捨其父而殺公將犯潘潘紿曰我夫死無歸
姑從汝第焚吾夫則無憾也寇從之火方熾潘投火中死寇驚歎去
而父竟得全
瓊州黎公瓊賊據城瓊與兄琮扶母出避賊來逐兄謂瓊曰事急矣我
以死扶母汝急去無俱死瓊去母與兄為賊獲欲殺母兄曰幸免母願
相從遂陷賊中大軍至兄出自賊中為軍所獲將殺之瓊叩頭陳情請
代兄死得養母主將不從既而憐之曰吾倉卒誤殺好人無以為為弟
兄者勸 天順
正德中流賊攻滄州有和雄者被執欲加害其子貞以身蔽之賊怒斷
貞二指貞抱蔽如故賊濡血書孝子二字于壁而去父子俱免
時貴嫌奉委緝賊會不顧身所向有功以兵寡矢竭為賊所獲子袁贊
救自敵父逆鋒之賊刀詍被擒死三日而目猶瞠視其父撫軍林公俊
旌其門曰父子忠節
臨汾孔公江從父廬墓遇盜欲刃之詢為親救釋之越月盜至日猶在
此耶取所供像欲焚之江跪哭求以身代盜為感動復懸像羅拜而去

被寇先公擧寇至母老不能行擧侍左右寇曰汝不畏死耶擧曰母在
何敢求活寇義而釋之
崇禎中賊破新城執丞周某求賂無所得將殺之丞子文學前請曰吾
父老殺之不足為名我請代死賊乃免丞而殺子
陝西高起暴賊至擄其繼母及妹去公馳往哀懇賊曰若欲得母妹須
以馬贖之公得一馬至營賊留其妹奉母歸賊復追之欲留為記室公
不可遂被殺之
廣生宋儒周父應雲官僉事逆成擁贊至長安令輸餉儒周毅然以身代
事隔臨刑引頸受刃
萬文學光亨父為臨陽司理巡賊至索官公代父出大呼曰死賊我官
也索我何為賊會之公大罵賊持尾人刀害之刀鈍甚至數十創乃死
父得免方公大呼時其師出視之賊并執師公曰爾欲得官耳何與渠
事師亦免
遇水火之厄義奉親義奉柩至死不避者嘉靖中張御史明送母歸母道
卒奉柩登舟過風鄢舟多覆公抱棺痛哭籲天欲自盡而風止得全
萬曆中李公文詠夜火發作文詠與父隔一牆驚起突入抱父以出而
俱焚死
孝童蔣公學仕陝西孝感成化甲午夏雨暴漲漂其祖父棺去父命公速積
之公浮游里許及棺棺轉而覆復躍以抱身壓再抱始漸泅扶挽以歸
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或慰之曰父命也以此畢命何憾為生

子韵為大司馬
永州劉公平生其家被賊縱火行劫公自外歸泉母不得自投入火以
救免獲子爐中得母骨挙血擭仇赴京具奏得請發兵勦賊
武陵王公應元父出欽醉回家偶火災急往呼父不醒負痛冒水出而
復入扶之者三就哭火中抱父死
田西陝字工則富平庠生母病歸侍疾凡母所欲無不經己手晝夜祈
天願以身代父官御史家居闖賊破潼關西陝趙父逃賊逮捕之西陝
諸弟曰今日之事吾任之家門子任之遂挺身受縶入長安賊以大刑
嚴之三訊無屈詞西陝在獄父憐之慰以書對曰幸而出父之心也不
幸而不出兒之命也惟求安于命而已會山東兵起賊駭以東行械平
陽欽祿正慎受刀以死
扶風民王守庠與弟守德事母最孝崇禎八年流冦之亂人皆避匿守
庠兄弟獨以母老相守不去俱被執冦怒欲殺之守德跪泣曰我有子
兄尚無嗣且善事母乞饒之願以身代守庠曰願殺我無殺吾弟弟在
母不缺養姪不失怙兄弟爭死不已冦俱釋之同執者述其事人為感
泣
江西廉公珊父九十卒苫塊未除而鄰家火起募人出父柩倉卒無應
者羨視之出不肯火息樓所居盡燬獨存公竟以薰炙死棺上皆血掌
痕
九江廉公紀逆濠變人皆逃公獨守父櫬不去亂兵走避者極多為

賊焚而公之父櫬獨全
萬里尋親與尋親柩歸者臨川俞公德昭年十四尋其父于濮中奉以歸
父病卒衷慟踰禮廬墓側竟死墓傍
灌遷李公寧祖補建陽軍父子不相見者二十年公御廌嚴竟往建陽
時祖年八十矣相見慟哭御史袁之得鎸例就近補伍奉其祖歸
嘉靖中少宰姚公弘謨方少時家貧多難生母為姑所遣歸襄城公發
憤以祖母哀歸雖弁淮瑞徒步入襄城求母得之奉以歸
吉安嚴姓者以罪戍建陽産遺腹子失其名年十六矣思父跋涉順揚
往尋覓柩建編尋不得日涕泣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竊戲指曰此而
父也孝子視其貌頗類乙因詢其家世名字信其父也長跪抱泣沐浴
而衣食之自著敝衣代父力作居月餘跋金諸徒營子母錢為久計而
潛負其父歸又之衆始知以利其金不復問
弘治中祈門謝公廣父忠慕神仙遠游不歸母汪撫廣書年十六請[illegible]
考叔遺貲事泣曰古人一貴不忘親廣豈生空乘者耶即納婦七日遂
出門尋父歷大梁遇父于小窑旅次就跪抱持父摩其頂曰兒遠來良
苦今與兒歸耳實始之也相依旬月父遂往汴北取所寄貲遂建澤父
得關脫去比還廣病羸瘠復往歷陳蔡鄭衛達于荊襄及于河洛皇皇
無所得天之閔母病歸侍母愈復行求之試書不遂求之終南又不遇
往來河汴凡十餘年形羸髮禿待覓而已家又報母病兼程趨至侍疾
五月衣不解帶母安復出終不可得長號而歸母哀殘不支乃卒其妻

竭力供養歸棲北望冀父來歸母終其父夜夢指跪余贖焉
寧波丘公緒上金鑑之甲子也生母黃氏以不合于嫡出之適江東已
久未嘗轉適他所不復聞問緒長而知之殊悲痛及年十五父卒事嫡
盡孝嫡亦感動久之嫡卒距黃出時二十年矣蹤跡不一杳不可遂忽
夢人告之曰汝母在台州金鰲寺前乃往訪之蹤迹乞氏舊養焉所知
母改適台州李憲副之子既至台則李已物故母以無依復適仙居吳
義官至仙居則吳已卒母復適金鰲寺前而不得其姓名至寺訪之遇
傘工馬長曰曾與一婦至蟾雷祭嶺下因至嶺下求之旬餘無可咨有
織席者曰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有陳六十者其婦寧波人盍訪之因
至王碧川得陳姓居依依行委巷中一老嫗佇立于門試叩之詢其母
也抱持悲號鄰里感動陳翁無子而資緒并迎歸築室居之捐田養焉
翁死請母入室奉養終身
文安王公原父珣貧甚困于里役棄家避之原長而知之辭母尋父周
旋齊魯者數年莊無蹤跡一夕經田横島宿土神祠夢入古刹日近午
試廚行乞食僧與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復澆以羹曰此面汁也飯味苦
今甘矣因曰如來真個未好去還須去既寤思之未得其解忽一丈夫
排門携杖而入公以夢告之其人曰吉日當午者南方也莎草根附子
也調以面汁附子膽也可急去千寺中求之公如言由齊至霧靈溪水
至輝縣入夢覺寺至禪堂住持法林問其故哀而食之有未供晨炊者
林指示曰此亦文安人汝桑梓盍詢之公因叩之珣呼原乳名不覺歔
歔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原以頭觸地舉父衣向林而跪林強之行仍
口占以贈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留昔日曾聞呂尚之如
今早見王君子偕留衣鉢禮前緣但笑懶牛挽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
善撫眾生今有洮歸為父子有司聞而嘉之為免徭役以壽官榮之
大理趙公重華父廷瑞以醫術游中州訪異人逃留無錫山中父出時
公方之齡後至二十母殁乃葬其母嫁其妹請鄉于郡守而出題壁曰
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潸然從今卸與家人訣不覲親顏誓不
還持其詩曰萬里尋親而猜寫里系及父年貌所居州郡遍揭街衢以
萬曆戊寅冬至武當遇太子岩岩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廿
二日雲南趙廷瑞朝山至此公讀之哭且物其月日適同于是書其後
曰萬曆六年十二月廿二日雲南趙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濮頴來涉
淮泗無所遇至三茅禱于神夢玄帝鉤簾而坐捐公曰汝父未死覺而
矣然過昆陵遺盜且行且乞次横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熟看
羅南可百歲許問曰孺子何來公具以告僧曰汝父不死客無錫南禪
寺中汝等往公至寺遇父髯髮皤然矣華心動曰吾父也神告我矣廷
瑞曰吾離家十七年所遺兒甫七齡存亡未可知爲誰至此乎華具述
其故由所囊路郵示之廷瑞始驚相擁而慟遂與同歸羊腸門作趙氏
客游述
國初中書左丞王濟繼時渫母遭亂貴溪山中失母所在入洪武已十
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瑩之餘曰非君非穴厥得朽骨乃奉

卒扶入山求之哀號三日有屠氏知其投井中死乃披剝榛得井愚有
鼠躍出入公懷中復入井乃浚井得母骨歸葬焉
當塗陳公洽父以員戍五開以死公去官至家徒往歸父喪時五開豐
苗竊發萬止之公號泣不從觸瘴癘冒危險間關五千餘里負骨歸葬
後爲官大司馬死交阯難謚節愍
吳顏公琇父戍粵洲母隨行留琇守丘隴聞母訃奔赴函母骨負歸自
陝抵吳朱書敬爲置于地父卒日夜泣遂五日亦卒
桂公鹿籍太僕父以病馬當償逮市卒于官化後三日而痛始生既長
尋父遺骸遍尋山谷有二嫗指示刺血滲骨負歸
歙縣吳公學禮父行賈襄陽納妾鍾氏生一女不歸時禮生八年矣至
十四聞父死欲往扶父喪歸至襄陽鍾氏撫父柩而痛哭晝夜不絕
聲鍾以女嫁不肯來歙乃爲鍾經紀生計而遷其父柩歸治塋以葬
黃岡郭公之垣從父入京父以失意不得歸垣竭力奉父父病刲左脇
愈之念母獨處欲奉父歸而父必不從乃歸省母逾月復北則父已病
卒葉縣于野乃瀝血書募願自粥買棺葬父日悲號于市守備邢公撫
見而憐之告諸友人爲治棺殮備衣服厚贈遣里費以歸
報父仇寧死不償死者萬曆中王公世名父爲族子俊毆死時公猶稚方
遊學聞訃歸則父已殮數日矣諸宗人請摘族子之腴田五十畝畀公
爲生死貲公飲泣而見母母曰其姑受而異汝父公既受田每田入供
賦役外手籍其數市金而封之歲以爲常絕口不及父時事自是遊邑

庠登婚娶舉一子教弟使成立而以見禮禮族子無間然繼一利刃刻
報仇二字出必佩之雖母妻不知也一日族子飲于宅山大醉公挾刃
斬之獻首父主前拜辭母曰弟今壯可養有孫不患後矣自投于邑請
死且出其藏金若干曰此仇產所出也悉還之因所以未償死耳非求
生也令曰此孝子也不可與獄吏伍置別館上其事當道委他令同訊
公曰復何言吾事畢矣欠一死耳令曰簡若父屍驗有傷則俊爲應斬
之人汝當減徒公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命何簡爲令乃
聽其歸辭母與妻不食而死御史聞而嗟嘆下邑令爲祠以祀令請以
所歸田爲貲御史曰仇金也而貲之以祠孝子去乎發他贖鍰成之
親病須非時之物而有求必得者羅公嗣興母病思瓜時瓜始花公入水
呼神而得三瓜
方公先勤母病思瓜時瓜未花公入水泣索而得瓜歸以食母母病立
愈
周公炳之母病思食猪四求不得悲痛如至夕忽有猪入其室殺以啗
母而愈
吉水易公斌楚父嘗盛夏思冰公泣天致禱已而大雨雹又嘗病瘍醫
云須先龜和藥求之于野見虎攫一龜得之付醫而疾瘥
永豐中高舒普公瑜母病思鯽以非時不可得禱鎮江禱于神命漁者
舉網得二鯽以歸
富順黃公瑤祖母病渴思瓜湯時天寒水凍公往田中忽于水下得瓜

四十歲作湯以進而祖母病愈

蘄州僉事吳順父病思食雉禱于神而雉飛入其室

正德間姚城徐公璣母病思鮮桃時春初非時璣泣禱而行於桃林傍

間得鮮桃以歸母食之愈既復為鷹隼銜榆

蘭谿趙公璜處夏父病思蟹顧無從覓蟹浮溪上持歸奉父父疾以愈

鄢陵夏公諱事親孝父病醫者云須血餅諱哀號求之有感而血餅墮

凡上用之而愈

蚘虎至暴也烏獸至愚也而多以孝可感格者吉水羅公瑋廬墓螺子山

下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舊無虎至是一虎周旋塋次狎

犬為侶試竹倚壁忽生枝葉

東門師公逵母嘗思食藤花某公出城而求之歸已二鼓道遇虎公曾

呼天虎舍之去文皇嘗曰六郎虎從之臣不奇者惟師逵耳

王家寧華父葬湖山逆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群至不為害久且益馴

博羅何公宇新居廬麻衣草履粥饘而已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

曰罪當為尔食盍早食毋相怖穴壁視之二虎馴如是曉去夜復來每

浹旬一易如欲代去宇新以危疾鄉人舁歸治之虎亦去疾愈來墓虎

復來

黃公截香山人為郡諸生司會生祿乘遊食公歎曰學校中有是人敢

逆來書歸絕意科名父歿既葬哭墓方晨有虎突至俯伏而去山人

廖翼作黃孝子感虎歌

南昌鄭公鎮與兄弟廬墓旦夕有黑虎三匝繞而前伏若家畜然復有

靈鵲來巢廬中

進賢包公實夫至孝一日山行遇虎銜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尔欲

食吾吾何憾念父母垂老欲養虎知我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

去

貴池農民廖公廷階母采蔬于圃忽有虎入銜母臂而去階自田中來

急追抱虎頸且泣且祈願以身代虎尚未舍公以拳撞入虎口母始得

脫階手在虎口隨去數十步脫四掌地但呼為我救母頃之少甦忍痛

負母歸見母傷體甚乃口吮其血數日母體漸而階頸目俱腫數月始

愈俱得不死

廣濟史玉明母卒構廬墓側有虎過之玉明拜祈虎低回而去

義門鄭氏家童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肉其薰染如此

吳公淳少與兄學兄中遺腹疾不能行者二十年國初兵發人不自保淳

負兄避遁遇兵刺以刃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仆地兄竟死淳復甦

入餘杭山以終

高皇時有兄弟三人兄坐法當死弟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

對曰臣等少無父非兄不得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上疑非誠欲

其代而僧戒行刑者試之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懽然引頸以待上聞

歎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兄竟死焉

蘇士陳公孫國初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脇其兄使拜兄不屈忍

其嫡公以身蔽之并遇害
舒公頤常與弟避賊岩谷被執頤正色叱賊賊欲刃之弟兄執手爭死賊
義而釋之
正統間沙尤盜起王公玄錫之父母與弟先出避亂錫與兄不得出仇家
欲搜殺之錫曰我有三子俱長兄惟一子尚幼請代兄死以兄養親聞
者義之
山陰徐公思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山嶺日未午一
虎出叢薄中噬兄思急顧得一木梃趨擊虎遂兄兄足自後擇之虎釋兄
走思度必復至乃負兄首前向立跨尸以待少頃虎自上奔突而下思
側身横死而拼之虎旁逸如是凡數四觀者隱叢薄間勸思棄尸自脫
思厲聲曰今日死則俱死斷無棄兄理虎疑立思直前執之中其鼻虎
受創而去觀者咸出與尸以歸而思乃竭竟病死
歙吳公爵與兄鼎弟鼐客貴州某夜閻賊入誣鼎史捕之急爵曰兄年高
未有子弟鼐老母所倚皆不可死獨爵子已長願代兄塞禍遂詣吏就
繫鼐究之求直不已爵曰空自苦必無生望不若保餘貲善事老母鼐
弟姪五門戶母以弟為念其夜吳衣冠自經死州人傷之白于府旌
之正德中旌其門
吳公是舉弟是錫爲舉人公游書不偶所親勸錫規之錫曰君子仕則爲
君兄雅直守藏誠爲君也焉可規哉公以忤逆瑾被逮錫遠與俱及下
獄荷校瑾戒邏伺食者錫著舉人巾服操食食兄卧其械下吏曾部宿

趙見之數曰二吳有一死安用生為奏記張錦救之得全
寧化張彥銘以鄉薦判府乃崇正學衆奉養老人年九十七仲弟彥正性
孝友封服奮母號華山隱叟年九十季弟彥隆藩甚樂施號遯齊年八
十七人俱享陽王老
報父仇者陸起鵬與弟起鵬餘之安順人父曰希武天啓中安首破城鵬
一門殲大自焚死者五十餘人而鵬從烈燄中若有物負之出時鵬已
隨父先出城去鵬遂爲賊所掠東闖得脫流離楚蜀尋父與弟既而王
師復安順父弟復歸既罹昔害父爲羅放所殺而奪其貨鵬被掠時貴
七歲鵬自楚歸聞之鄉產稍貲往贖其弟相持大慟誓不與戴俱生以
其事泣訴直指直指下道帥道帥畏諸羅如虎且受羅重賂寢其辭狀
舜羅金以贖鵬鵬相與謀曰吾欲復仇而帥與睦彼得備我乃受之而
輸于學宮陰結壯士七人誓必報我且恃道帥爲庇並見已受金備益
弛一日以事入城與兄弟盟諸壯士挾强弩毒矢伏城外諸羅醉歸鵬
素饒膂力躍出斫我首壯士四面從之殲餘賊新救父者四人而染血
書壁曰陸起鵬以某日誅父仇羅我等四人于此鵬謂之曰汝逆亡吾
以身當之鵬不可鵬曰吾一門死者五十餘人今復兄弟僕盡非孝也
鵬乃逃遁府果執鵬將甘心焉鵬曰父仇已報吾死固快然羅殺人則
贖之士殺羅則殺之法如是耶羅不知有公而殺人之父公但知有羅
而復仰羅之殺安順之爲父者危矣且昔之羅贖公以爲道險逃賊不
可稱耳今賊得矣而又為賊報仇何為者道帥語塞乃庇之去

周公濟父遠客江湖間久不歸公入邑庠因讀父母在不遠游章味之省
曠而音問疏之語惕然不寐曰父遠出歲時闕矣若何不往省即棄學
徒步往抵閩遇疾卧旅舍幾死一見父而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
定矣遂領鄉薦官至二千石
同州諸生張養中性孝父病病使溲時側必親扶掖自未嘗頃刻安枕席
一夕恍惚見朱衣神握手授藥曰憫汝過苦特命而父無恙比昧爽病
良已遠近驚異後遭父喪王夫居外茹淡杖而後起母歿隆冬永夜寢
麻卧草構其致痺肩衰事而卒
登州徐應魁有至性父母早世事祖母盡孝祖母卒負廬墓朝夕哭其
負土厥墳雖冬雪深數尺絕水火者六日不死忽地響若雷廬中躍泉
涌出能愈疾服爾歸地復震而泉竭
祝世勝先為江西金谿人祖孫時父神如遠遊未歸世勝年十五獨行乞
父歷楚及秦屢瀕危殆夢楊其德神如痿其疾見世勝欲以女妻之勝
泣辭曰父未見敢有妻數辭去之秦山高地寒值歲冬致瘃無完膚日
分必死久之乃遇父于羣昌父子相抱痛哭歲為瞑感遂卜室于高陵
為諸生復以選貢得郡南康有政聲
雒南王廷禮父祐隨祖官永平司獄病死寄柩僧舍祖官貧不能携歸禮
時三歲及長痛父骨在遠貸資至永平刺血辨認歷年餘負之以歸又
休衆德者遠涉南京撒取祖骨邑人稱廷禮孝子衆德順孫
婦安嚴公鼎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里有施相之婿之兄弟俱為
知州家居日以田產有糾言一日公偶過卹之于舟婿之語產事公嗚
咽流涕曰吾兄雖吾正苦之使得如今兄力量盡取吾產吾復何憂因
泣不已婿之兄弟遂拉公同至兄宅拜泣悔責而兄亦涕泣慰解不復
有言自是交相友愛至老不衰
金公聲好古嗜學弟同事之如嚴師兄嘗病熱醫云得綵可治方嚴寒閘
冰求之得百枚以進病良已
正德中陳公良謨嚴公尊施公侃計偕應試侃之兄仕以者祭禱遇閘舟
北上一日仕遣僕田閣門伏枕而泣僕驚入問故仕曰無他頃作家書
嗚少弟偉理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從師讀書節日放假歡笑無
樂之時而以勞事畀之吾弟公卑大事不可已吾婢嬈異從顧亦拋家
遠出而累吾幼弟是以悲耳吾其歸矣嚴陳兩公反覆慰解乃止
嚴公以御史歸里有族兄甚老而貧公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進蓋己執箸
一日進箸稍遲兄反觸怒批其頰公欣然受而拖之終席盡歡無絲毫
見顏色既醉送兄歸卧而後出
李公夢陽之兄孟和能賈殖第宅田園壯麗奇沃夢陽下獄家人悉遁獨
孟和大出貲往來賓客游說萬端以脫于難
許進中彬為學士家居路見族叔負米一囊令其負之公欣然負而隨行
送至其家而去
鄞張文定邦奇歷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居也適叔
有宿逋顧晉以借償難之將重構為居于公父洞書翁翁問償幾何公

具以對翁知其偽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曰吾想屈時折
獄屋以鹽載柩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
兒當還之遂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矣公曰
第併其價與之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朱成國希忠與弟錦衣朱希孝並爲三公成國恭謹自守而錦衣豪爽多交
游成國時時分金貽之成國病作錦衣第相去遠則列用林于道額
其欠伸起居頃刻傳報有不安節應時趨至及成國歿日夜號泣每上
食飮侍食其旁如事生然

李公士闕忠文公邦華長子也與其母弟士囧同赴試服舟西閩夏水暴
漲士囧失足墮水中湍流迅急倏忽失所在公張皇覓救不得乃號哭
赴水同死士林哀之劉公同升爲之記

崇禎末禮科給事姜埰行人熊開元以抗疏忤旨下詔獄埰之弟行人垓
請代兄罪疏畧云臣父姜瀉萊陽諸生甘貧自守匪通城邑臣父率親
丁老幼入城死守城陷臣父被執罵賊被殺臣幼弟坡臣嫂臣姊臣妻
闔門死難僅臣母得免未審存亡而兄埰以狂瞽獲罪幽囚犴狴臣一
家之苦不忍言泣訴皇上將臣付法司代兄歸家葬父臣死且不朽哉
以臣兄必不容逭俾得暫一省視勸慰自歸並治臣以妄請之罪亦死
且不朽奉旨姜埰着刑部即行勾覈姜垓不必求代久之卒賁工有耳

維德秩厚維量秩宏厚者如春風化日絕不見晻曖之迹宏者如天
池大壑無不歸含納之中要之量宏者其德必日以進而德厚者其
量自足以容蓋中國而外必裕貴深而待以充所以從虞漢來自有
吟弄之趣對叔度者鄙消鄙吝之衷至今讀其書論其世猶覺穎賞
楊休之氣映人眉宇而況生其時炙其色豈無鄙吝飛躍之致灑然
心胸度編牟于多識亦內省于厥躬箕德量第十七

宋潛溪侍太祖久直諫不務文飾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嘗密詢
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
者既有之臣不知也有奏疏焚稿室中書溫樹二字有問朝廷事則指
示之

山陰錢公宜可洪武中朝京師上問汝官男女爲奴婢宜可不受疏言罪
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罪累不窮并及妻子
何者男女人之大倫婚姻所以尚偏和氣合門逮坐豈盛德之事仁政
所宜行哉乞除之上曰汝言是著爲令

徐中山至蘇州見一女子悅之以重幣爲聘朝師旋納之既而悔之使人
道意令他適女父堅求不許更遺數十金助粧

宋文恪善自遷陽歸置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
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以券還之而不
索其值

永樂中宋公繼少孤貧嘗就學于俞貞木先生每歸飯輒逮延俞其爲稿

視所之王審屋中搜出一餅啗之卽行翁于是留食于家以為常一日
妻夫留之翁歸叩謝其妻乃改而加禮焉後繼以布衣往爾討
楊仲舉翁先墓前有一石碑一日田兒數輩聚戲其下共推碑碑仆斷兒
驚散守墓者來告公趣問傷兒乎曰否公曰幸矣可諭兒家善護兒勿
驚之也　鄰家欺舍樹潮壁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人敬使
其祉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公家于吳少與兄戍武昌為人謙讓時文貞亦寓焉兄卽相得文貞方
困乃令諸弟子從之受業而自之他所日往返十餘里號文貞講易未
嘗失也文貞德之仁宗時薦為府
文貞歸家有壤家世遠無遺骸術家謂莫此後必貴欲以贈公公曰幽明
一理根人之室而居之得者失者皆能安乎
金公忠來過時里人有冒昧公者從補史朱宗師公為尚書薦用之或曰
彼不予公有憾乎公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文貞歸里編召親故一人收席間金杯藏之于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
簡器亡其一吾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其人酒酣潦倒杯帽俱墮公亟
掩什令人仍置其帽中前輩厚德如此
楊文敏榮丁父艱歸既襄事乃料理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
焚其券族人有貧不能舉者悉為葬之貧弱不能自存悉收養嫁娶之
有因產業數爭者割己業畀之起復時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
夏忠靖原吉德量寬弘嘗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旁夜三鼓遣范氏子

孫有事于中堂公聞之起或冠且坐至曉櫝畢乃就寢朝罷復為書凡
一新服成必入朝見君嗣始常服見客楊東里少師新修聽事門成或
兒曹治具趣楊仲舉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前輩存心有如此者
續漢鞏公平國初以友人累謫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杰悍戾無禮蔑
鞏同謫遷僑樹下杰先往舍居而令平守行李值暴雨水漂其行李杰
還盛怒責償平如數償之不與較至延安杰以舊自託于梅百戶既而
杰卧病垂危以所有寄之梅曰俟吾子付之杰卒而梅調守他郡平備
棺衾殮之曰彼自鄉徙耳與人同鄉而生同患難而未死無所歸焉傳
不續其子德生奉母命來省聞父死而梅他調中途還家給母曰貫地
莫矣越三年平之子來延安逆命負其骨歸續漢叔德生全迎櫬還葬
德生不復顧乎故還知之曰延安數千里尚為負歸此去休寧僅百里
直可棄乎卽令隸送至其家
魏文靖驥少游邑庠為胡望誼謁先聖嘉容嘆拜如在其上當永樂四年
令試乙榜初為松江教官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有讀書
者供以一甌至三更將盡循行自隨尚有讀者供粥一碗如是者問句
一行士咸激勵後家居三十餘年不治生產年九十八疾且請加優禮
上曰尚書魏驥年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敕遣行人存問賜羊
酒有司給月米贍之
況公鍾守蘇州與吳江平思忠有舊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
非無僕隸欲令兒輩知公為吾故人耳思忠居貧自守亦未嘗以事干

公人以是而高之　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公呼至痛
杖喝逐去自草奏引為己罪吏不以累吏奏上竟止罰俸而已
周文襄公嘗閲一死獄狀法之無路憂形于色忽然首舉曰幸有此可生
遂活其人
陳僖敏鎰為富長力薦御史王文于室廟既而王亦至右都御史偕公凡入
臺公至稍後文卽命臺吏鳴鼓集衆御史陞樺治事公略不較一日公
先至臺吏猶擊鼓公曰稍審諸道欲不乎文知之乃自愧曰吾在陳公
度内矣後復辟文誅而公榮壽以終
曹公鼐為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鼐
不可四字火之復書復火之如是數四不及于亂
姚公夔為大宗伯天順癸未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請諭
祭于郊自謂不能致防缺及賢俊伏地慟哭哀動行路
楊朴菴翻宋為諸生時嘗館于大姓徐氏有同門生易某將往投知千汴
公曰道路遠人情難測因為就近覓一館地而易陰欲謀公之館從中
撓之公聞明日逐托故辭徐氏再四留公曰吾舉一人自代尚其人卽
易也易雖得館而人以此薄之正德中修郡志者將刊其事公聞而懼
曰揚人之過以成己名可乎且彼為貧所苦亦何過哉力止之
也先入犯車駕北狩有言置毒水草中可毒虜衆人馬者兵部金公濂曰
祖宗以天地之心御四夷虜雖負德豈有無類可以繫偏耳
曹欽反武臣貪功者執其佃人送官以為逆黨凡數百人陸公瑜語都憲
李公曰欽之反起于倉卒佃人相去或數百里安得與謀奈何使數千
人無辜而死并籍其家耶于是得不坐
天順癸未一士會試僕逆殺主人遺資擄于叢冢其僕攜而匿之行數舍
以告士驚曰奈何以此故使彼骨肉相傷乎亟反之僕曰期迫矣姑俟
試畢而反焉無已我獨往否則不及試矣士不聽親往覓主人而歸之
且身拜謝過適棘闈火多死者改試期而士獲高選
景公暘與張貢約為婚貢旋死公曰禮聘雖未行己心許矣忍負吾友地
下乎召其子妻之一女以瞽廢其友潘卑曰何可使景女不字顧字吾
子瞎乃求婚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倩亦不至無以為家也
松江董公用和在京寓與于忠肅相對用和生子親友致賀定日會客陳
設已畢忽聞于公喪母舉哀于家公曰于公有喪而吾家燕客非人情
也遂罷會遍告諸客請易他日一日與同官葉公盛退朝並轡徐行是
日方中公行愈緩葉不能堪曰何不策馬公曰熱乎曰然我與子熱焉
獨不熱耶終不加鞭其性度如此
陸尚書瑜練習國家兵政律辭寬獄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訟指揮李
彬謀反事下達訊達鍛鍊成之瑜獨明其冤達語使公公曰法司所執
者祖宗之法何敢枉坐人以滅族之罪達譖公失出上不聽隸彬而釋
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公曰達遑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
罪然視紀綱為瀆則有間矣達得不死
陳尚書壽為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避勸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

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張莊簡悅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孥
往者實以嚴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莊懿莊簡嘗以尙書里居兩公歲時入城視慶則皆出而往來待詔家拜
鄒待詔者攝工也兩公與之爲老鄰肅章服拜之攝工戴老人頭巾接
兩尙書具茶送之而出真盛德事也
莊簡嚴重觀識閒一字不假而莊懿坦懷乞贖便發無不沾惠其後莊簡
子孫卑弱莊懿後人藐衍科第不絕或謂莊簡守己學吹責之鶴輿行
兩之報固迴別也
錦衣官校捕一僧自言當大貴衆疑之至妻以女觀非分獄具牛玉擬例
請官遇者岳公正曰畢服得實不過合欲言作耳治其狀數十人遇者
準應捕律
劉竟守治尙嚴補盜者誤以盜械其冠劉公有事令拈繫之人方爲免少
閒湯治而遣之人問故劉曰不繫之彼懼吾嚴將自經于溝瀆矣
馮俊爲舉子時遇什一之利于山東歸而視之皆僞銀也乃悉投于河曰
無謡後人
屠梓石義智學術中持法嚴峯小璽風捷諸生過失挂湖時二生宿娼家
保甲擒赴署門門開携以入大呼言狀公佯爲不聞理文書自如保甲
膝行漸前公睨門役判其背曰故秀才去門役喻意擁趨下引出保甲
不知也既去公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四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杖三
十媼逐去保甲拿皇語人曰向所執殆鬼耶自是刁風頗息而此生亦
自勵爲善士
韋文懿懋爲南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一力樵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
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乎何憂動顏色使無求且具得之當復救此
生甚愉曰公待我以誠我何忍給之明日反命具實謝罪　公之子自
金華來省適遇燭盜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始來縱盜宜亦不識
文懿爲祭酒諸生尤從以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泣公命之歸或謂例沮公
曰吾寧以違例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
商文毅輅在閣御史林誠劾之憲廟欲逮誠輅奏曰臣嘗慫陛下從容言
官如羅倫輩皆復收用今誠以論臣斥之如公論何誠得復職　公致
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
下妄殺一人宜子孫如是
王公㒶嘗得楊氏別業有祖壠在欲從之公歎曰彼以全產售人而不能
守此三尺土吾不忍也不聽從聞其埋使時祭焉
常熟陸孟昭菜有同學生某家貧落魄丐于市公罷官歸方送客其人倚
門側閽者拒之公曰無然引與同食熟視良久曰子非某耶曰然持其
手泣曰子何至是與沐浴更易衣留十餘日其人辭去公親送至一小
室語之曰吾爲子置産業于此器用悉備又遺米二十斛金廿錁終其
身往還無間
三原王公去官歸家見子弟易鄰居爲業召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豈宜

奪其居乃諭令遷給以原券不問價

成化中蔚光祿錐雖起家吏胥而盡心職事在光祿二十年未嘗持一錢還家嘗率其僚請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進用能請其僚曰上恕不可測某老矣請獨任之不以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退無復言此縉紳中所不可多得也

王莊毅公督漕淮陽有指揮單姓者行不簡公常推抑之暴公遣言免官單某被慢江淮致數劾而以責鐵貫缶中云醯醬以獻蓋以紓風憾也無何公遷官單乃逃走方作死里人踪所在執而訟于公公平其訟而遣之不與較公撾死馬順于陛前矯矯剛方而容恕又如此

朱恭靖閉居官以貪敗者必　而曰此耳聞之過焉有冤棠而是跖　耶

李公東陽撫宣府時張公鵬以御史巡按每以公事與公抗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鞫成而廣官校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俱好朝夕莫係過而直時公移撫而直鵬方以風憾為權忽傳呼至問誰為二御史船項之公至見二人同桎梏不能起令左右去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且遣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無傷節有搞吾自當之話官校與言校曰此詔旨也何敢公曰我任其咎乃從二人得釋于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優待乃安然至戍所

劉公鉞誅鴟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恤館鞅之僚友卒而貧者為具棺事教其孤有至顯官者有病吏講而舍之藥及家人數請遣之公不聽已而皆愈

李公東王公越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位置非其人不與李出入閭巷與鄉人對奕無忤王曰朝廷大臣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李曰在朝在野固自不同

潘登者松江郡吏也某太守御下嚴吏胥啟口無論是否先撻四十辣有豪甚暴虐所私奴四十餘俱關大辟當雷錄時守召訊諸奴無敢辯者諸奴既出登趨呈守前請先受杖而後訟冤守見其誠曰汝試言之登乃具述豪不法狀出一簿記諸奴所得罪事枝及日月甚悉蓋登與豪隔河而居故知之真也守復召諸奴一訊而服乃悉解放捕豪下獄居一歲守夢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寤而念曰必潘登也恭聞有德者有後月給粟米周之後果生尚書恭定公恩而登以子貴贈左都

李豐與汪厚德長者一日過別墅見果園中有人正在竊取乃勤馬回避道旋家語其妻曰彼方竊而見我念墜地必有傷矣汝所取損我義何哉

蘇郡五十無子其妻買鄰女為之妾翁見之頰赤俛首曰汝意良善但此女幼時吾曾抱之恆願其嫁而得所今乃被辱之耶遂謁鄰還其女踰年妻生一子貴十七登解後為賢宰相

羅遵善當會試時身敝貧一日亡其囊中褐同舍唐瞞內不自安物色其人得之紿公同訪比入座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羅曰是不歸君家物耶公曰違曰無戲言唐又持褐相辯公遽出向其人曰唐辞語耳唐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公曰吾失褐不甚損彼被惡名尚得為士人乎唐

始謝不及
李子奇游維揚有因當納紙銀于官而無從出窘甚李竊周之友人曰揚
州羽翼之人數萬雖罄家難逾也李曰不然吾及耳目中人耳安問其
也
蜀劉翁業積夜有盜入翁曰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豈曰餉二子
幸矣後盜過翁間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盜歷述其事翁終不承盜曰
盜即我也公盛德若此忍欺公乎悉還之翁曰實無是事歉受君來
辛辦之
魏文靖當奉使出以積俸百金寄里中同年子為刑曹郎者郎請緘鐍公
曰何待翁畢之海也郎有無賴僕盡以質易之公不言他日事覺勸出
金還公其主始知　公為尚書北還一小舟當阻津其子物設儀仗公
見即令撤去曰豈損重于是耶　為南宗伯時嘗以從俸置書室中失
去適者知為一小史所盜其所費不多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
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蹙此史其妻子恐將失所遂
釋之　致政歸布衣芒屨與野叟雜處會大旱至省從二司請雨桑竹
兜行道中二司前驅呈迸入泰巷行禮畢禽皇訪公已渡江歸矣　又
嘗于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繩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
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屠太宰滽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騙擾人以聞于公公呼而戒之曰汝
為吾子亦不辱但雖為若有王法有明禁自今慎勿為此

李公本為定寧司理遇事敢決庭無留獄嘗斷重獄事已覆鮮免書供託
饒覺其偽大悔此權去悉為記遣諸司令饒斷者據託以鮮
唐公樞與諸老會孫山中辯試疑問諸老此時尚有事當料理否皆曰無
之公曰方今蠻寇為害掌飲酒甚樂從者尚無疑息之所不可不為理會
錢鶴灘福以嘉元歸無錫華某富人子也慕公名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
有老儒某貧無賴來聞錫華氏稱為公師華氏張樂款之方獻酬間蒼
頭報公入邑矣某遑遽請出更衣因匿諸公既請曰小子不良無賴翻
口而借公之名以覓錢刀罪甚幸無訐公笑而慰遣之因道華氏提攜
曰所以至此為師耳華乃厚贈某某既得志往海上如所稱于探給者
已而是敬人知其詐以告公公曰雖非師亦友也幸勿急之某得脫歸
劉忠宣大夏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甚衆不可識作敦本堂歲歉二分余
畢有羨以合族人且為家規箴之凡所教子孫讀書業力農務常令暫耕
而中曰育逸成情習勤忘勞吾固之所以益之也
吳文定公少有介行偶館于一富家有女及笄見公心動遣婢通意公卻
託他故解館去終不言後女死始道此以訓子孫
御史李鏞諷戶部文康後夫理缺承銓司曰接格宜鏞顧鏞嘗劾公議別
擢公曰舉不避仇古道也何礙
陶節庵曾在廣著珍冠功當公之丞新會也才弱冠江右王公世來為令
見魯英明行事老練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稱曰丞當學乎對曰某從
先大夫在浙曾受業于周先生先大夫歿而學殖隨荒今業已為吏奈

何言已泣下王公慰之曰無恐我為子師每晨候密㸃以經史隨解大
義然後出視事可子魯大喜因下拜執弟子禮自是學日進重亦大喜
未幾重卒于官魯執喪如父師治其後事復膳其二子終身云
蔣西原性好施嘗解所著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公曰但不
負此心耳
麻城劉莊襄父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諭兒入室公視乃素識者即備夫
人首飾數事與之令速去許不言乘老夫人問為誰公曰業已許不言
何必問
福建大司農馬公森之父年五十一得一子方三歲令侍兒抱之市觀燈
失手跌地死侍兒持死兒歸迎馬公于門哭之哀曰汝誤也疾走毋為
主母所殺兒死時左面已青明年復得一子左面青痕尚在弱冠舉進
士公年八十猶強健受封誥
王襄敏以旂居聚寶門外為南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路曰此皆
吾鄉居父老子弟為貿易者吾不忍以三騶妨其務也鄉有老人與封
翁善公幼呼為伯至貴不改
倪文僖居鐵作坊巷甚狹公輿從出入鐵工皆起立公呼諭曰汝吾鄉人
毋為我出入妨作務第坐為之揖諭再三後有某御史亦居巷內怒民
倚坐執送兵馬獄加罪居民訴曰小人俱為倪尚書所慣且不知御史
大于尚書也因備述前事兵馬盡釋之後某御史回聞居民言令我亦
慚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于蘇年踰三十未有子有善風鑑者言其至十月當
有大難王素神其術亟欲貨歸至某處梅水暴漲暫寓客肆晚齋出河
壖散步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王急出金呼諸漁舟救援出之問其故
曰夫賃傭工度日鬻一豕以償租值夫他出不意所得皆假銀也夫歸
必加箠楚且無以聊生不如死耳王曰無然與以豕價而倍用之婦歸
遇夫于途泣告其事夫疑焉誑乃與婦同至王寓質焉至則王已寢矣
婦叩門曰我投水婦來致謝也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
見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遽夫始悚然曰吾夫婦俱在此矣乃披衣起
方啟戶而室中牆圮壓卧榻俱碎過十月不死復往蘇過前風鑑神視
愕然曰汝滿面陰騭紋是必曾救人死徙福未可量也後連生十一子
至九十六猶康健
毛文簡澄為贅恆和不及未嘗自言其人知而來謝則曰予忘之矣
徐文端少學時性甚沉實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瓶貯黃黑豆每舉一
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黃少
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平生如是雖貴不懈
有以同年友事經王筆者人勸其自白答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
其友矣是焉能況我我竟不辯後新建官京師聞士夫之論甚為不
平被吳瑞泰辯公肥書責之曰汝以是為吾恥乎吾本無可恥今乃無
故而攻發其友是反為吾大恥矣人謂汝智乎吾吾不信也遂止
徐文靖公宦游歸則為鄉人建一事初歸建水利灌漑田萬頃鄉人銳為

學士璟典歸捐牌坊銀修葺城垣而城堙金浩數萬擄婦置其四子城西北以贍族人

高密東岡李公擬甘肅偶視都司獄增隕白骨堆積詢之乃連年罪人死者公惻然曰死已敵其罪矣遺骸暴露何忍耳遂于城外作義塚埋之肅地邊長婦多捨財公查各衛軍貧未娶者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娶後公還道者携妻挈子伏道而泣皆因公獲配者也

嘉靖改建圜丘都院汪鋐請徹遷紫垣外塚墓工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而止時宗伯張公璁面上疏曰陛下不忍人之心發于至誠周文澤及枯骨正如是也惟墳去外垣尚遠一里之內墳墓萬餘區徙于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執政謂發塚近圜丘非宜公曰在圜丘似較無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辟語者語塞得旨免遷

程篁墩敏政家居時終日端坐如泥塑每燕飲即攝捉之堂廷觸爲奇必起立恢還座乃坐人有善不啻己有惟恐其名不著每于大衆中身下之時村叟五人皆有文行而公兄事之一日與俱謁郡守守謂五人山氏也欲先以客禮見公而後見五人公不可曰吾父兄也必隨其後無敢先于是五人俱得以客禮見此真古道君子而有謂公重勢利者殊不可解

顧東橋與王南原善南原殁其子子新以答應户避逮致死憫夜携妻子叩公窺告以故欲托妻而遁公曰姑緩我爲若解之東嫣作數函遣人投之當事比明事已解矣公愛子新才凡室中屏帳皆子新書字因爲之延譽或丐公書公輒以令子新子新多獲郡游所得潤筆物還手負去公知之終不佞也

廬龍韓公應奭富而好行其德閭里受救之處積或相繫州人參以食稱相或母犯公曰書卻行過群盜劫其故人二子公彎弓馳馬追之射傷一盜以二字還

徐子與賦性亢爽不喜造人過酒間醜臺或有觸而發醒都忘之好懸藉人士揚之或過其量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強辭應曰奈何令之有慚色客死無後士多爲泣下

蔣定西義有督其五十金久勿能償者或曰必殺子理乃可得公曰始吾濟其急今虐之仁者固如是乎即焚其券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士子文中有頗若孔之章語公勸之訛王杜撰此生時頗貴執卷請曰太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公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拔置一等

文衡山性不喜聞人過有談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有以書畫求鑒定者雖贋物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公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以舉火若因一言而不成舉家受困矣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公書求題款者即隨手畫與略無難色年生九十强健如少壯方與人書墓誌爾率篇援筆而逝

唐子畏長于衡山自持北面其書曰非面服乃心服也頃它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歲時與畫實得與微仲爭衡至于舉行實持北面

周公瑕素為衡山與賞鑒懷中堂嚴時祀如祖考

朱元介之舊乙未狀元通籍三十年什三在朝什七在家與諸縉紳處閭閻佩佩未嘗輕狗人出入里門游道甚廣而公庭之跡可數生平工奉尊長中偶兄弟外接賓客下御童僕終日怡然不見其疾聲厲色天性孝友奉二親先意承志朝夕惟謹村郵公每稱之遺田若干畝悉推以予二弟岡產子女之婚嫁率倚辦于公叔少怡公暮來善公為改卜縣不能婚公為擇良家女妻之其篤學本支如此前陵縣令李夢相杜郵同年友也死而妻子無依斥閑園餘房居之眾皆異曳杜郵舊居停也老而貧且病亦以園各房居焉更以貲遣其女諸如此類甚多不能悉載性善賓客坐工書滿收梭蒲其遺產田無二頃筒止八金所收藏者鼎彝尊罍法書名畫各數十事而已時公子從義幼先莊節實經紀其喪故知之最真

楊先生以任獲應天教陸時學中有一二舊宿公不敢與之講鈞禮曰以官則我子師也以學則予我師也每弟子請見手一編商榷疑義老究故實虛心下氣惟退之意可掬遺圖博卒于官四壁蕭然幾不能殮殯不能歸櫬二三門蒲周旋之乃獲返櫬

永樂中漢庶人謀奪嫡陷閣宮臣石首楊文定溥時為司經局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斷絕又上命莫測公讀書不輟同難者笑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迎送之勤獨知江陵范公

理頗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復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　商文毅輅自內閣罷歸杜公謀時為主事治水呂梁過之獨學文毅復職每汲引之白非敢重任制藩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爭主事素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召為工部侍郎素不自安而公未嘗形于詞色　李文達賢之于葉文莊圖其擠己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為禮部人量淺深不同如此

姚少師道衍歸吳獨步松下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不之避丞怒笞而執之遣人從後隨行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驚懼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怪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丞借此笞之為是文帝復仇非盡浪也道衍家自知懺悔不得不勉強承受耳

解大紳無處屢求文與書者日以積率與之無厭倦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

夏忠靖公原吉嘗奉出使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懼不敢白索襪甚急在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故以餘廉易之亦更并存者委之而行館人感泣曰生平僅一遇也

公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觀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游觀雖至其旁視而問僧夏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為意　治水夫日役五十餘萬公布衣徒行戚暑揮蓋去曰眾赤體暴日中吾何忍張蓋　或問量可學乎公曰某幼

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
嘉興黃某嘗為府掾積仕至參議宣德中與理少執燬起撫東南一日同
坐嘉興公館概痛笞郡吏辱罵不已黃從容謂吏曰請見當勉某當日
在此喫了多少打罵今日至此概大慚
江陰徐尚書晞少為吏人有所饋必問所從來言出諸己者十取一二如
出稱貸反以賞之患盡心其事為兵曹時一員外郎每因吏必捷罵公
不為意其人卒于官親為殮且厚賻之
顧公佐執法下吏不堪乃誣奏公受皂隸賂因救歸于楊文貞力為辯上
卽以此吏付公自治吏恐甚公曰上命我治汝我豈怨之但改行為善
竟不加責
李忠文因陳庭訓王振徑旨逮獄官校至公方坐東堂閱諸生試卷免冠
就繫神色自若呼諸生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謀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
勝前某不及前因顧傍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
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挈舟送之有維揚一士子素滑稽同舟數十里恣肆
談鋒盡狂席狎晚之事以困二老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
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
白沙素不與物競議人有侵其居地者楊書曰陳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
見不覺自失公曰尺土寸地當為若讓其人大慚
于忠肅為少司馬時葉吏莊當為其亡妻求墓志公未及成一日以德勝
門草馬驟死具賊初公諸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以墓志文稿送葉且

曰少保朝退坐堂上曰科中葉公適日求作一文不意有此事若再延
則俗矣卽命紙一揮而就當時容以高致許之
王偉先任職方郎用于公薦陞侍郎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皇付于
公專召入以偉疏授之曰吾自知御御勿慚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
今日聖諭為何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公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
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局蹐無地
王司徒承裕初時暑月如廁必置扇外舍觴間諸婢欲戲之使婢藏去王
出視無扇概已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終無溫色諸婢笑曰七叔
量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
張莊簡公書元旦拜竈有犬坐竈上家人訖公具衣冠拜如故未幾犬下
竈死人又大訖公亦如故子孫問之公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俄青
滄家一犬忽戴帽坐于客次公見之叱狗對坐曰有客在此取茶來犬
仆地死二事相類
張莊懿鎣巡按東省年方廿七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
失色旦日州守特以請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挂
徑建出　為司寇有獄事須急擬夜坐秉燭趣吏治文書早朝入奏夜
半書既就吏袖覆于墨書不可奏叩頭請死公曰誤耳趣再書之坐待
怡然至曙不寐
章文懿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攝一罪犯經其門徑走入從天福逸去
縣役大譁請公匿之公令其自至內舉覓直入內房不得亦從天福去

公與夫人略不動色

陳公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庵人供膳忘置箸陳公怒責請啟門外責公力解庵人乃削柳條為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食受果數枚而已

楊公守陳以洗馬乞假歸省行次一驛丞不知為何官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促楊上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至則公門人路而起居丞乃匍伏堦下百狀乞憐公絕不較

三原王公恕為都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市市井一無賴兼醉詈公公略無怒色但曰此人醉矣令吏卒遣之

嘗時中自劃使歸有悍生怒其黜席以墨書其名于牛後向其使肆詈欲以激之使歸以告公曰人詈我而汝述之是再詈也但往謝曰我僕也不嚴傳言生不能難一日公獨立門前生為書若修候者而中梱數數令人直入跪上之公呼僮來取火焚之曰知若主于我無好言老人不能答聊自遣耳生愧而止

吳文定初下第歸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籍關者拘留之公不為意工以詩云獻某金門若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閱愁而釋之

丁仲衡璣為御史巡伏右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嫚罵二司皆不平請宜劾奏公曰是醉耳不足責也明日行人惶恐謝罪

蔣恭靖瑤為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火肆罵詈公若不聞即命放舟明日復罵一主政遂遭箠撻僧訴奏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公曰以一僧妄侮奏輩于中必有所請可輕與較哉　公為揚州時有市兒放紙鳶偶落公帽又有婦自樓擲水污公衣左右欲執之公釋不問

謝公遷既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公曰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裕如日與客圍碁賦詩不知憂患

華亭孫得原出乘一蹇驢市有惡少每見其過必呼曰木驢因何往得原下驢對之深揖曰小子不才自甘徒步以病足不能行備乘此物不意公曰嘗過之恐不才有遺德致請其罪惡少羞而自匿

劉清惠公以僉都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有士夫不知而前騶呵之者聞公名驚愧而去

湛甘泉霍渭崖二公為南尚書嘗同訪鄒訓導德涵于府學中至則府縣從角巾野服同跨驢出而卻騶從僧寺至暮而返此等高風後世絕不復見矣

太學生孫育徐文靖之鄉人也受公恩最深公在相位矯人文華供事公罷育以公黨恐連坐乃錄公居官事數千條呈于時相以求自解未幾暴卒其子奉柩還公易服往弔于既注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恃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勿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為人所惱波及汝父單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免禍耳吾若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聚端翁材雖五尺清峻而弘人之度自優為浙藩執法不撓巡按某疑其
易己積不能平摭公十忌奏之詮曹覈其非實量移雲南而已公恬然
不在意曰御史言是耶願死無恨不然自有公論在為都憲里居當倩
與行道中一御史前騶呵之不為避御史遣問曰鄉官問何官曰聚某
御史亟公櫝詣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聽馬行人人歎迹小與而敬
突之必有以勿問可耳
王給事棨主秦獄出四罪而天下咸服題汪館以為指己與永嘉也為永
嘉稱之請罷棨永嘉曰爾真一尔堅子彼自出題耳尔非四凶安敢自
行好記乃止
真定曹南富為山東副使時年五十鬚髯皤然清戒御史以其老而輕褻
又因使刑之入府初之一日正色問之曰憲副高壽幾何公曰犬馬之
年八十有二御史默然既退問僚詢具不以寔對公曰渠以我老將初
我虛語幾藏以成其袖中彈文不亦可乎
姚江陸某計偕北上有一人青衣皂帽攜一衣囊來附舟許之陸與諸友
恒評論經史餉諸永日其人不語亦不作士人態同舟未之識也後同
舉會試見于禮部曰公非同舟者乎曰然始歎服以為不可及
蔡子木在京師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多不合後子木巡撫河南
三人皆為屬吏子木張宴備賓主禮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
三君子
蔣性中為給事歸清苦斟属當駕一小舟入城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二
僕奮挽公自刺船遇一他船適觸之大加窘辱二僕厉聲曰此是蔣給
事汝如何無禮公罵家人曰何為哄人此處那得個給事來促家人牽
船避去
吳長史縱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衆戲吏役擾以公名報令不知懇之携
公往証其下曰不能為官豈能為隸令聞大慚
劉東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憩寺門二騎弁徹至謂田父也擒
曰為道主君公諾而入肅衣冠出見騎士驚伏罪公笑曰無傷汝固不
識也
金公獄少讀書社學指揮麻張者最無賴欺之詒曰軍餘乃敢改儒生服
耶誑其衣使料草烈日中猶鞭撻之并辱及其父行贖得免明年公以
進士為刑部主政張坐殺人望見誠一步一叩戚笑迎之言于官官釋
其罪張感激泣下
萬石梁雲鵬為潮州守戚南京賢為歸安令戴龍山嘉猷為烏程令萬公
清嚴則正而二公皆名士也御史按府衆官參謁安吉州守白某稱謂
偶誤萬大聲呵之御史色變不悅而退既出坐別館二令進而告曰頃
郭知州失口誤稱固可鄙公出外戒諭之可也當御史前無乃太峻而
置御史何地也萬公欣然謝曰承教已後至兩縣門投刺以謝
唐荊川順之出入僅一小舟敝甚不蔽風雨艤傍而坐凡三四年自知一
日泊條浦舖家人取路傍碎磚鋪入出眾曰此官磚安得盜之料役為
難公亦不為意

李公春芳延試僕同志集飲適其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衆知來
報傳臚之信賀之公坦然曰猶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怡然不異平日
魏國徐公弘基嘗午日飲河亭有一狂生乘醉入坐索飲且大罵忽嘔吐
滿几案作地卧且罵且吐公徹去飲食令數僕守之云相公賜來口渴
來之茶洗面來之水索食來之糕心不可有悖乃從歸生醒問何緣在
此徐僕告以故慚愧掩面而去
學憲饒公悝生平簡易不治威儀嘗游虎丘遇兩公子見侮矜僕作提攜
蹤蹟勢至趨避之明日有兩書生執贄請見則向人也公為細閱其文
不復言兩人大慚退在南部時作史狀評騭多當詩歸一選有事之者
有駁之者公謂譚友夏曰吾輩非此書自有可傳者正不須籍之夫籍
此而必欲其傳與駁此而必欲其廢俱相去幾何友夏以為然
陳文莊仁錫不為魏璫撰誥命璫銜之除文言以論步天欲見捐坐妖言
亂朝政詞連文文肅及公削籍歸即日就道璫發數十騎偵公無所得
至濟上有史受璫旨逮公僕從悉跳去公坐舟中忽風起篷檣幾覆
同舟失措公晏然自若
周文襄樞異舟從錫山來天未曙盛服待旦抵閶門舟觸石摒仆污公衣
公易服而出舟人伏地請罪公曰衣無恙偶自破易耳
楊公相興王抑菴同為庶吉士內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家僮問之楊
戲曰爾家官人做不出文也王頗以為憾景泰中相夫歸俱卒相弟叔
簡欲求抑菴作楊節婦傳而以前嫌為疑不得已請焉抑菴唯唯次日

文成叔簡自以知公不深為愧

孝子忠臣家禎國瑞遭有時人慷慨赴義故久要不忘君子以為難雖片言必踐匹夫不可奪志關盛衰以不渝與忠孝而一致至有大節樹于綸紲好修見于奴隸或在盜賊之中亦生屠沽之肆其見義必為似獨得全于天而秉彝不撓真足擬乎其類蓋其無所為而為者秉彝之良可以已而不已者則天之氣數之于編以識吾愧纂義士第十八

蘇人鄒公文信其父母守節不嫁育以成立公為人讀書好古里人有徐姑之者富而有禮知其賢賢為倩公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愛之洪武中以江南大姓為窩主株柏訐告徐在告中公曰徐氏待我厚我且有子生何為亂翁其名潛行抵京下刑部獄得疾出獄而卒時年三十五徐嬌公之沒終身不富婢妾竟無子及卒公二子哀其髓之歲時祀焉

正學方公磔于市屍骨狼暴詔毋得收其門人某毀容儀佯風顛行乞號收其間拾其骨且笑且罵俟間竊遺骸貯于囊而裹之

方正學既遇難詔籍家屬遠親尚書澤為寧海訓匿其幼子德宗方九歲有台人余學夔心知之變形佯狂乞食狂歌有願欲往娶語魏公乃密以先生文稿及幼子屬之逃匿海島中學結網易米而食已而携之潛入郡城訪先生門人俞進士允三語乃傳見驚喜收育之雎州守任勉亦先生門人也饒以金允以養女贅為儒生三子學夔既得所託遂赴海去不知所終至萬曆已酉督學楊公廷筠乃建祠以祀先生而魏公澤俞公允任公勉余公學夔附焉撫其裔之蘇郡縣者皆復方姓入狀之

方先生在潛溪門為高弟潛溪殁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義詠及遺筆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撫卹之墓在龍各舟次夔必往祭墓下痛哭移時乃去

桐廬徐姊自幼有俠氣視禮法士如無物而好行德義宛陵故人羅氏卒五百指來避兵公衣食之病為具藥死為埋葬久而不懈事平其裝送之歸

揚州李徽臣元時待詔翰林洪武中不肯仕家屬盡死終不屈乃謫戍寧夏文皇聞其名召而欲用之對曰臣于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受上曰然則欲何之曰願還伍上曰朕既召汝何可復從戍遂歸家曰臣已無家可歸乃往吳中依戚景華景華館之使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將永訣何以處我景華曰當殯之先墓旁公曰朋友死于我殯將歸之也子何歸景華謝曰某誤矣當葬于先人之側微臣曰得之矣拱手相謝而逝至今塚在戚氏先隴

揚榮與胡廣金純金幼孜從上北征迷失道幼孜墮馬廣純不顧而去公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復墮鞍裂公以己馬讓之自乘騎馬殊疲疏盟日幼孜奏上上嘉其義公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純獨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元刑部北虜也饒胆力有信義投降于梅駙馬殺永樂中駙馬為都督譚

深指揮趙曦耕死芸橋下事發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意也何以
殺臣上愈怒立斬之輝請揮手刃二人剖其手足剖取心肝持祭駙馬
發華自縊葬于駙馬墳側
杜公環金陵人侍父官越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常主事元恭
死于九江家破母張氏老且無永恭知交無所納思訪至公家懇鸛留而
而來公禮遇留養母復望永他出終無所遇乃歸于公公貧衣飾承其
馬氏敬事之如事其親母性卞急少不懽輙詬怒公私戒其家順之勿
以困故生慢易心母病供藥餌惟謹病革歎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
杜君子孫悉如杜君也公為治後事葬而祀焉
李公疑有義氣全華范景淳得疾人莫肯含枕踵公門公納之周旋備至
范病篤不能起溲溺床席穢不可近公為刷摩浣滌不少見顏色范且
死謂公曰我累君無以報德囊有黄白四十餘金在故旅邸煩白收之
公揩里人往取而併囊封識之自出財買棺以葬往召其二子至舉所
封囊授歸還之又賭以歸
吉水羅公仲淵倜儻喜任俠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工元令魏鑑逮卑不
如法繫獄仲淵備二令廉約而邑父老為白冤狀復父老惟懼皆散淵
獨詣東宮陳二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長
吏公耶私耶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多少誠公一人可也仁廟召問曰然
宮誠贊戰卑重事而誤之奈何頓首曰人安能無事盡善仁廟喜曰長
者之言卿釋兩令

陝西都指揮司幹京無頼告數恐少為禍乃一日盡復人于都市收埠立
家執云不少脫去乃執其實剁其手官亡不得在劉曰即殺復之非但
也衆訝為聖剝執念堅法司不能奪乃訴而後得本戒遣戍堅總之害
洪年免時堂市老母致劉自訴救之亦大慨也
常熟吾紳慈夫人死十餘載子洪寅不能葬中丞周孔教聞之曰吾當將
資葬之下檄口故官表公慮官槐雖獨有懷冰生有收葬之喙死無貝
薪之子一丘慘淡夫人未就同穴之魂孤櫬蕭條故舊久遺駝駱之祭
澤未衰于五世魂空沉于九京庶慶可為後興敢于淒五霖且淨任拄
代乞于莊堂
吳獻臣是舉在太學與羅景鳴死友死病南一僕以殮死獻臣為理殯郵
貞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反死病將同登進士語人曰死四十年前生我
者父母四十年後獻臣生我也
陳公汝同字古巷為祭酒與修撰梁禮同年同里禮有病撫家人曰朋道
中獨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禮病篤公往視之已不
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其述其言公泣諾之子女婚嫁皆為整理禮女後
適黄琦琦為肇慶守以告葉文莊文莊曰友道凋喪久矣如陳先生何
可易得
太倉王公芳東禮好施嘗訪舊于小直沽遇慈谿費生上槐病滯旅舍芳
與語奇之移至寓所共寢處將護唯謹明年春同舟南旋生大病便溺
狼藉公躬為滌除所須藥餌無一不備至潤州將就醫姑蘇而生病革

滂咽語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倘理道當乞書慈谿貴是桃
不瞑目之語言畢而趙豐鎬炯然公舉其首枕之股拊膺慰諭生喉間
嘉然有聲目乃瞑盈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稍營柩營手浴含斂
權厝僧舍訃其家踰月父至舉柩不前公絮酒來哭乃舉時以比之范
張然范張故交而公與貴鎬蓋也更難更難

李文致為祭酒忤逆璫王振振借伐樹事置百斤枷令枷公與司業趙琬
掌饌金鑑中一枷特重為公設也金掌饌曰鑑年壯當荷此公曰老夫
筋骨甚堅即以自荷會諸生既伏闕求代而會昌伯孫忠者孝恭皇后
父也值生日太后有所賜忠即附奏臣每歲生日公卿諸侯皆壽臣家
臣心甚歡顧今歲獨少一李祭酒祭酒君子也豈有君子乃足為重關
豈罪枷示令人不樂內使入奏太后問帝帝對不知太后口不知何得
言黃帝立命釋之

馬公士權甚徐武功石亨陷武功恐其遂捕并捕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
言乃摘武功詩贈高神功始謂出於自擬不遜士權大呼曰有負忠
臣豈有自擬詩暴露逆謀之理事得釋武功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攜
自金齒歸敗盟士權亦不言

于忠肅死西市家人避禍不敢收斂有都指揮陳公逵奮然曰于尚書第
一忠臣丹心報國赤手擎天宋祚已北而復南周鼎已危而復定戡亂
之烈千古無双斷忠之典十世宜宥不意貝錦罹讒譖之口金牌遂迎
立之狂逆使血濺朝衣魂飛西市東門猶逐兔之想華亭抱聞鶴之悲
凡茲都人誰不扼腕然而懼秦檜之威甚于烈火恐彭越之哭溺及餘
波身首異處而不收骸骨欲葬而無地遂人間男子當作人間好事具
棺贖殮荷鋤瘞埋豈曰豹象伏之名姑以慰泉壤之好所知恐勸止之
曰毋捋虎鬚公不顧遂往西市哭拜具衣冠殮之舁其棺于蕭寺書石
闌之無以罪也

吉水庠生羅公縉慷慨有氣節平居不苟同公倫以言事被摘獄羅奮然往
救徒步指闕上疏且數陳王道三十二條執政忌其切直以為倫黨下
部議罪斥歸閩侍讀彭華贈以詩曰布衣徒步自江南上奏公車直氣
錮鄉欲愛時人共羡班行竊祿我方慚不逮且復遁藏亦有輝何妨足
刖三賈誼有書歸取諸他時網羅聽高談

譚公啟方為諸生時習學洪芳洲賞拔之及公登進士會宸閩中洪以侍
郎家居為勞是拋所論有旨逮問勞多方害之公獨否獄皆視飽食勞
想目之曰官憲司而與罪人通乎公曰明公自執公法本道自申私恩
同無所妨且洪備位卿貳即下請室何至絕其飲食令草上宿如累囚
也勞又檄諸衛招告洪他事公擊去明日勞復大言憲刹乃不許我出
檄公正色曰洪業逮問矣何復求多凡本道所為擊檄為公非為洪也
勞難少沮而啣之深明日洪竟死于獄踰月撫被劾去無白其冤者

蔡太樸世居華容性耿介寡合而重倫尚義兄嫂卒子女皆幼育為己子
山東副使黃國君卒死董建未還公展省至臨清使攜其柩歸太常孟
士亨卒家貧不能舉公倡諸鄉人合賻俾襄葬事御史鄧祥寄金數十

鎮撫死藏之十年侯其子長而還之所居黃洋殘潦瓶病涉捐貲築堤
數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大宗伯

陳公選在廣東爲中貴誣奏逮法司鄧訊公嘗然屬吏張裳中貴鉤致裳
使誣公裳對法司捨地大哭爲公稱寃法司竟不中鍛工京至南昌
卒裳蹤鳴冤略云竊見廣東布政司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才雲料
郡之間獨立參錯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
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奸首鼠兩
端以致韋眷橫行胸臆栽誣清節煩瀆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煉
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編法爲選罷黜嘗臣自取非選有加
于臣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賂啗臣令扶同啗選臣雖胥徒亦知廉
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寘臣于理獨
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獄矢終無異詞眷乃文致其詞強臣署爲見
證誣奏臣爲盜跖選素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成疾絕日而祖君門萬里
親疎莫寃臣以罪人擯斥四野異來自給百無所聞致首死狀陳甘心
非獨有誠痛忠良之士含屈抑之寃長權倖之奸爲聖明之累也疏入
不報

河間有張文郁譏者解盜入都盜夜逸去文語譏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
同于二人俱死不若留一汝母老少兄弟汝可爲解人子爲盜可全汝
母子之命譏感謝文以刑具自服到司時楊公繼宗爲刑曹疑其言動
審釋之二人俱得活

吳文定寬爲修撰同年賀恩寢疾不起舁箄托于公之旁廡公即楠室請
醫及卒奉殮于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弔者又致人之子有事于京託公
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斂所應殮官銀若干盡費于倡家公爲加數
償之遣人送喪歸

崑山周以言詩與皇甫子浚兄弟善主其家詩之父右與虞山孫艾爲好
友且死屬詩曰常熟可居居無依孫氏詩無子老且病遂辭皇甫氏而
歸孫曰先人所屬也艾子來與舟迎之遂死于孫氏未殯之日卒主臨
奠以時葬孫氏墓旁表曰虞巖山人周君墓子浚銘之曰死生之交諒
焉有然千秋百世盟言是徵迄百餘年孫氏子孫守之不替歲時必祭
焉

嘉定馬敬瞻讀書習經濟精占候以天文生從征廣東余訓潮博士適岳
公仲當石左遷欽州視交莫致言別敬瞻獨往錢遠詩送之

南都鄉生訓蒙童于尸氏夜臥館舍群盜猝至叩主人門不啟拚鄉令呼
以入鄉不可迫以刀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其子乃爲若輩呼門好之
豈復有人理耶殺則殺口不可開盜不得已標生衣被縛之而去及曉
主人出始釋其縛

韓公雍撫江西思謝經泰和念陳芳洲爲舉主躬奠墓下流涕不已曰士
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之

成化中東河劉公博初微里中徐氏女忽病目而聾女家以道帶請公曰
女聾棄不取假使男聾女家亦不字耶終不改聘與後女忽復明生子

舉進士為名臣
楊南峰少年舉進士除禮部郎上疏請釋建庶人子孫吳文定知之謂曰
淮安得為此險事耶奪其疏不令上公以為不得行郎日棄官歸往小
金山讀書經年不入城
王思質作分宜下獄多方苦之獨比部楊公遣亨視獄延款慰存寬其桎
梏敵以分宜威勢撼公力為動
嘉靖中天台多虎患一縣官自郡城歸暫憩林莽間有虎突出連輿與人
驚散一門豎丞取與蓋反置地坐其上虎逐嗅之而去縣官得全惜不
得其名
王公華之僕金養嘉靖中倭寇至華挾婦女數十人前避賊望見逐之眾
大窘養竟之曰吾走養白挺之卻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
死鬭良久始仆而眾去已遠
王環者四回種也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石埭銑聞其勇致之幕下
石埭被逮謂夫人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令尔輩流落邊鄙為溝中瘠
耶環聞之泣曰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乃以小車載夫人與二子從間
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郵舍外周關數千里至子維揚酬以金
帛不顧而去
孫明者丁汝夔僕也丁既棘子懋正戍邊楊既而懋正夫婦亦死止遺一
子才五月明日涕泣抱兒乞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
訴冤狀淚盡繼以血當事憐之為脫籍得歸間關道遠負兒乞行忍飢

哺兒至家事之如故主為理其產及長付之毫無所染
楊忠愍讀書容城寧獨寺寺前有屠者夢神語曰楊某忠臣家貧力學汝
合供具屠者入寺訪之一見奇公旦晚供食不輟公固止之不聽如是
三年公既登第屠不復見及令諸城屠入謁聞邑治狀長揖竟別公贈
之廿金一縑屠笑曰某鼓刀而屠幸有餘食豈為黃金來乎公為治良
苦安所得金而與某也辭不受持一縑去後公被逮論狄獄屠必侍縲
夫人母子入京候伺甚勤公赴義時夫人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
西市顧見之曰夫人來乎曰不在耶君來乎曰不在公曰只汝在此耶
遂授命屠者經紀其喪葬事殺真痛哭而別某止生曰此屠甚奇較之
張千載之與文丞相又過之矣當為作傳奇以告天下之屠者以告天
下之非屠者
海忠介疏論時事晉陽大戍在庭當憤然不平具疏論救會有危之者而
止嗣從凡聞之往訪索其草請之擊節稱善遂采其語為疏以上
兵憲任公環始丞具倭寇至臺徹丞以鄉兵五百遮之兵故市人倉卒應
募不習戰遇賊輒走而公獨挺身從親丁挺射賊賊中一人甚長力踰
濟來犇公館人扶公上馬直前手搏賊連中數刺手不捨竟死公以間
得免
韓戶部叔陽始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從冰工行冰澌車陷戶部
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戶部衣裾不置會旁有施繩鉤下救者繩且
及館人館人號曰在我髮而酒者令也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繩鉤令

起而館人竟溺死
休寧程公瓊寓浙閩旅店雖居市井而輕財重義有歸安宋定者攜百金
來湖買絲絲未出復歸飯于程舖就雇其馬下梅溪置銀布囊懸之鞍
上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瘞路旁竹園內定至梅溪解囊不見
乃馳回扣諸途曰得者願平分之程視僮面色可疑審問之不承嚴鞫
之始吐實遂押僮同取得之宋以半謝乃至廿金程絕不受聞程此等
事甚多
孫烈鶯朗字雷許糶米二百石于賈所入價纔十之一踰約不至值歲而
價踊其半貴至遠邇不敢言前約公曰許子者吾心也我可負我心哉
如約與之

宋坡居鄉勇于行義所居大作其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
此惟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戚為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歿
者莫之掛里為之感化
平山吳憲副秀兄弟五人秀其季也伯父某令沅江富而無子見秀聰慧
立以為嗣令卒秀治喪葬既畢而族人起爭之秀攜家人挺身而出資
產悉讓兄族訓蒙自給人服其義
鄞處士失其名舟中遇賊眾怖而避處士獨留不為動俟賊至解橐中數
金予賊曰此吾市入者盡以奉公等賊怯而不問時鄉人寄金百數鎰
于座下幸得完而同舟者走倉卒失橐金在處士側處士持蒲席覆之
賊去失金者方號哭處士笑曰無憂也汝金在茲既歸家還寄金寄者

聞處士以己金予賊而完其金請以金分償處士曰吾自失金君自完
金何償之有卻不受
胡僉事某徽人僉事貴州以道遠不攜家而所從蒼頭曰文訓文學掌書
記得其意僉事按部畢節嘗以早暮行瘴霧中久益羸削文訓憂之甚
曰吾聞人肉可療疾乃齋沐刲股以進病小愈居月餘益篤而文訓以
股創卧文學痛甚曰使死而可代吾自視鴻毛耳卻不獲代而主卒不
護喪歸萬里櫬與從者有先死以俟遂自刎未殊眾擁之得不死而僉
事死
世廟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西闕門直入金臺大呼曰沿途搭蓋席殿累
死軍民大半我來攔駕事聞以擅入御座律絞人皆義之

歙人江伯耳士入侍御史光宅之門致有煩言侍友逮汪下獄光宅抗疏
自理云臣為友累不過貶官友為臣累殲至畢命相提而論孰重孰輕
時論義之
喬伯圭一時豪任俠蘇有美婦夫愛之而婦乃與吏私伯圭伺其同寢直
入刺之取兩首貯囊中自持手狀按君義而宥之公後死邊難
李員外逢陽與同里楊道南希淳為友道南病瘵李公從祠祭部歸用殺
饘餌羹以療善藥矚宜少避公曰審若此卽與道南同遊亦快矣楊卒未
決旬李公亦竟不起
楊忠愍以劾分宜被陷臨刑時王公遴往賀之曰天下好事耳兄做就了
雖罹刀鋸可萬萬無恨椒山曰不然論尚方誅奸臣何名好事然心賞

無傀天下事公等好為之遂曰公去無慮公有二郎未娶道有弱女願
託高門秦冀爭椒山曰罪人之裔當禁錮何敢辱配名姝遂曰卿如
見言天下但有臣節無友道矣遂以其女歸椒山次子而經紀其喪
時王元美世貞亦為周旋張夫人訟冤疏元美為定草椒山擬命元美往
哭收殮以此大忤嵩意　方公在獄時有吏應生頗為護持尚書應某
之不為動又欲自其革中株救公嘗曰萇子血三年而碧者即地下必
有以報應生
康裕卿從理好客任俠倭寇起海上偕劉將軍子高入吳閩閩兵革閩瘵
死敗四子高謝遣之終不肯去事平子高拜大將幕下士曰求裕卿乃
辭歸金陵子高病思見之裕卿馳赴與訣經紀其喪扶柩至武陵故人
朱海峰宦游病革屬孺孩日視裕卿裕卿曰君勿憂遂道歸櫬此吾事
也卒以其喪歸
廣東張建倡亂犯潭郡諸生汪一清被執少焉又執一少婦至汪視之乃
友人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請無污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
此賊扃之一室相對月餘候贖終不亂
趙公錦件分宜下獄分必死有大賈某亦繫獄謂公曰卽拷訊宜為覺足
計得六十金可全也公曰吾不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拷訊有青衣校
在旁陰護之則賈已代為謀之矣
長洲令郭公波以法繩璫建太監張志聰聽怒伺波出捕徒百餘執波倒
曳車後行數十里與史黃景脈方演兵教場聞之率兵前衛太監道攔
肩大呼扼太監吭落其帽諸兵皆佐鬪百姓盡登屋飛瓦下擊其徒捕
聰去奪波還志聰以為辱入奏之世宗命繩撃波景脈將重治之時吳
公廷舉為南書院奏志聰貪賄魚肉吳人狀波景脈得降謫黜志聰罷
之廷舉引見景脈壯焉立伏義其風碑碑于長洲之縣門
孝義王繼輝失其名妻死不娶獨與母居孝養備至人皆稱為孝義王居
同官黃某遠謫久不通聞妻貧不能自存咸國朱公素愛公欲以黃婦
妻之公不敢拒既歸之絶不同寢居數月咸國聞之召訊其故曰曩以
王命不敢辭但與婦同寢其夫歸何以處之彼失節卽某失節也咸國
曰余何曰如而全不若遣送謫所家有老夫婦二人可伴送也咸國歎
賞久之賜金遣送夫婦得聚聞者稱之
溧水武椿璣為有族人負豪王徐碧解千金貧不能償乃鎖一空室中一
日招武公飲而令償浼之公出席曰族人負償因鎖空室而我高坐歡
飲席上何以自安卽令我代償亦易易何見辱之深也碧解遂縱其族
人去公歸取妻妾金珠首飾共是千金與之以杯酒代人償千金真俠
士也
豹韜街戶侯高仲光奉差北上宿野店得遺金一囊約三百餘因稠坐待
焉以待其人至而還之時公已四十尚無子後生子居仁中萬曆辛丑
武進士先莊節公同年也
南淮翁王繼文忠信人也有洪姓者貸五百金三年始償而償而暴卒其
子弟不知也托友求緩期翁曰還我久矣所交游稱貸甚多前後遍負

不下萬金度不能償者悉取券焚之書市隸武陵邑人聚觀之翁鬨
故曰周公事里忠信人願一識面耳
方時袁雄從湛元明講學湛歸廣嶺猶遠從請迎而同行友王子徵病瘁
殆死舟中則不載尸乃秘不發聞尸屢數日至韶乃發之時韶守為雄
故人遂得歸斂舉歸
隆慶中金華胡公有按蜀止從二豎子及病革一豎顧夫願以身代引刀
自殺一豎刲股進此與前胡侍御事二僕同恐是一事而屋里官地不同姑並存之
江陵不奔喪宜城吳仕期疏上相國書千餘言未上而稿已傳于外江陵
私人為兩撫院捕致蕪江獄欲令引沈公懋學而脫其死公曰男子生
負剛腸不平而鳴何至假人筆舌為拷掠數百死于非命後得實私人
遣戍而公得建坊祀于學宮

永新龍翔以工舍謁選京師鄭忠介抗疏初江陵廷杖數覽一時知交親
暱無敢近翔初未相識至往救之躬負入獄朝夕煎視人服其豪
顏武仲以豪傑自命有金將軍相者東征有功不得叙且為仇家工變告
其陰事將亡命而難其妻子廣山戲謀匿諸之武仲武仲曰真吾事也
舍其妻于遼北踰年而獲反相歸不往謝仲仲亦終不知相何人也
戚將軍繼光以方元所為重客方之卒也戚公鎮粵南海歛之正堂發引
之日袒從中門出服朋友服步送之葬所
稅監馬堂雅淸澗積甚民不聊堪遠近罷市市儒王朝佐不勝憤凌屓抶
馬莊擊堂門州民歡呼荷担隨以萬計堂懼不敢出朝佐攘臂大呼破

戶而入縱火焚其居堂遣兌御史以聞下朝佐獄論死欲盡錄諸曾從
者佐曰死吾分耳奈何株及他人不汝一人死之日天為晝晦
蔡乞兒萬曆時人乞燕市王十年一日得遺金七十餘兩即以告人令覓
失主有妄認者多寡不合蔡笑拒曰汝何異竊取與欲據奪後怒曰汝
何異如教理而識之久無尋者遇夫婦誠述而詢叩之答以負富人金
鬻產不足繼鬻一女又不足今訟于官矣公曰何至是吾救汝乃走語
富人曰公富足矣乃復鐵賣人青髓而吸之耶聞負汝百金某為償七
十公寬三十可乎富人曰敬然者願受五十如議而又取五金為贖女
夫婦泣謝去餘十五金論衆同乞者謂曰我輩有無定夜今欲分金謀
一塊無散千寒乃以付木樁商得二百餘斤均分同乞不私錙而此據
蘇而乞者也彼衣冠而乞憐暮夜而乞金錢者自視何如哉

吳義士五人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楊曰楊念如曰周文元當周公順昌
被逮因服出候宣詔吳人環泣而從者萬餘佩韋率先向中丞訟冤願
以身代而念如及楊亦偕衆乞題疏免逮哭聲震天傑從旁詈忠賢不
置緹騎怒曰誰敢詈者衛而告衆大譟緹騎以械擊沈楊文元奪械反
擊緹騎傷其額衆勢洶洶如崩屋擊緹騎斃其二五人坐是以死然自
是緹騎亦不復敢出五人死踰年而逆奄誅吳士大夫請五人首葬之
勒碑曰五人之墓
周忠介忤璫被逮友人朱公祖文字寬天間行至都變姓名周旋橐饘公
既坐贓祖文為奔走告急于吳橋范公山東王公及還則公已斃乃為

雖紀其衣以歸跋涉勞瘁亦搆疾卒私謚孝介先生
應山陳孝廉恐與楊忠烈為石交二十四罪疏上孝廉歎息謂其黨禍戾
被逮騎逮千里泣別曰公此行生則劉松石死則李元禮復何恨徒以
老母在未敢從君赴易水耳比忠烈死詔獄籍家產十不得一公為經
紀後事訪削措貲藏其幼子于廬山猪啟事得白
真定廣文趙雁來一僕名登勤苦力作一日趙出遺金于道登復至拾之
走還廣文廣文獨遇同人寵登有餘才以金獎之去登不可廣文宦歸
登悉啟己所積數十金跪進之廣文辭登涕泣固請終不可乃已後廣
文老念登勞苦久遣令自便然歲時伏臘必晨起入門操作如平時廣
文歿子孫每掃墓登輒先在事子若孫如事廣文數十年如一日廣文
孫一鶴少年時游俠郡登歎極諫卒成進士
崇禎時有劉義者洛陽賈山人僕也失其名愨慧而勤從山人游于山東
山人死劉具棺穫之勒石誌其處謀歸櫬至淄川為盜所執劉訴其
故盜憐之網罟賂之送之沐陽陷大澤中復為盜執掠至老巢以其慧
也使監二女子劉夜半問女家何在曰我比鄰也家浦鹼西野夫皆賈
揚州劉曰此去汝家不數十里盍今速椋吾負汝去女跪謝劉負之出
項抵一村燈火熒熒女識之曰是我家也偕出見驚喜出百金為壽劉
不受告去二女固留之劉以主人歸櫬為念不肯留固去夜行晝伏由
沂兵火中得抵家聞山人子在秣陵趨至秣陵則子已往京師又趨京
師其子已自間道歸劉蹤跡至假歸與子遇同至山東山人葬已廿餘

年地三易主莫可辨劉果識故樹卯得其壙并得碣石觀者泣下
有市人子爭過喊叱令執斧者石捉罵曰安有人為賊役者尔不盲視尔
翁爭罵死者賊殺之崇禎壬午事惜失其名
壽光李允高幼聘某氏既聘而以疾漫瞽父母請改圖允高曰聘固不瞽
今瞽矣誰適耶卒取之且相得越數年而允高舉子鄉瞽婦狀為卜妾
允高泣把壬午之亂允高同御賊被拳寡母瞽妻避勞山無賴撇怨色
母卒允高哀號嘔血亦死
徐起鳳者中節愍畜婢也從節愍十年矣京城陷公盡節幼子煌奉太安
人出亡僕以從鳳得留曰俱去主柩誰與守北兵至移鳳遍求同里得
廿人舁柩至天寧寺得介
大興諸生中公湛然館新樂侯家新樂臨難以祖母瀛國夫人拜而託之
公引匿于家為人所訐拷掠備至壓以碾石七竅流血而死終不言瀛
國所在
黃老人者江寧諸生黃清僕也清讀書寺中老人烹炊洒掃曲當主人意
清病不起家貧子幼不能庀後事老人泣曰此老僕責也為拮据襄事
黃氏貧無以食老人乃出傭于外每旬朔必歸謁主母所得傭值悉以
歸之值伏臘則操豚蹄走墓上哭奠晝哀清家有數喪未葬老人百計
經營雖告于清之親友繼饑而葬焉病時草有欲為置棺者辭曰無庸
也一遺骸足矣其遺生又如此
潁水劉氏有僕曰措華居恒朴野以常奴畜之崇禎癸酉劉仲子道開補

虞州幕僚其弟及二家二僕往海邦多瘴癘無何二家二僕相繼死道
閒禮遣其弟歸而道聞亦死獨增華濱死復生間關萬里扶主櫬歸既
至母前出積俸百金封識宛然以進主母更疑之伺其出入室備閒樸
被蕭然破衣數事而已乃共歎服
何氏四義僕者永昌守何公允說之蒼頭也公為大司空直菴先生仲子
以廕檢太常典簿癸未春晉守永昌行至滇之普淜而卒同鄉姚安守
李公啟兼馳往殯殮捐櫬及其眷屬回姚暫住亡何土兵變攻城焚掠
居人皆逃公僕李曜建等四人圍歸櫬未得乃延師擇地而厝焉四人
親事畢歸不二日墳成建曜知書通文墨作誌銘記之其主事謀食費
西卒于道一曰蕭唐韻往於異鄉人謀鄉人勸之歸曰吾主靈在是將
何歸建廷病卒葬于於一日陳于宣護髮為傳廬主墓側土冠披掠削
其兩耳後忽於道知死期沐浴趺坐而逝一日曾纖麒入滇時方十一
滇人憐其義撫以室朝夕掃墓家有父母皆八旬趣之歸曰吾事主四
十年何忍棄之而去必主櫬歸乃歸耳後公同鄉陳賓綸東為黔臬乃
啟公櫬遣人護之與纖麒俱歸

獸則有象以冠其雲氣則欲夷千霄直上人亦有之高衷倜儻有賦
于天如伏櫪之驥破轅有激于人如霜鷹之不受絏有登詩酒之壇
自著傳魁有游聲色之場聊娛戲關碑諸千尺之木卽節目磊砢原
不礙其棟梁如萬里之流雖含納汙垢亦何傷其沆茫而嚴者曰所
貴乎儒者擇地而蹈亦步亦趨擬而後動一俯一仰是故主一主靜
為先儒之嫡傳中律中度作後生之楷傚然或深情厚貌挾術而據
詩書色取行違外飭而中塵坱虎相者將以斯跪蒙識色莊見貴耶
子不云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其無非無刺為一鄉之
愿人固不如磊磊落落豈哉成于吾輩也纂豪爽第十八
王公覺魁人磊落有大志穿史地記翩翩行而袂紆耨下東吳渡江入滇
楚北恍然鄰歷覽名山川恢訪奇才俠客談古豪傑節呼酒悲歌隱山
谷中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曰吾未即死作此以遇明主當
值風日一歡疊疊不休鵬摶海怒讀者毛髮為竪天大雪赤足上潛岳
峯四顧大呼曰適大地白玉合成使人便欲仙去太祖召授諮議參軍
一夕死
靖江李時可暴大俠也適僕春結客時楊鐵崖最自負而姦慕時可與之
游鐵崖挾四青衣浮河過其家時可訪之舟中舟中置黃金屏峨相半
也鐵崖岸然自喜次日報訪時可宴之櫻桃下瑪瑙作杯紅猩褕袨之
三數麗人行酒並絕代以赤玉盤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鐵崖色動
後賓進以水精為食杯空其中置金鯽翠藻食茗皆南越秘色竟高宣

下江南之軍興營衆萬輩者再時可曰嗜時不免乃浮家去之琉球
漢漁于王顧少脱墨不拘好交結大俠與人遇適意縱飲也馬行處人中
吾對污齷齪衣遊闤市人從人呵之弗恤也已而市書數千卷伏讀之
嘗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武侯耳唐陸贄差有識然不足以熟王道
所貴乎學將以觸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為
孫公炎博學能文下筆輒數千言與人談古今成敗如懸河性嗜飲負氣
一時交游並畏伏之嘗曰孫炎直疑疑畢伍耶章句之士何足置齒唬
永樂間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僅得一武官上令廷臣自薦曾
內翰棨請往上問卿量幾何對曰臣嘗陪遇此虜耳工善令伴之三人
默飲終日虜使已大醉臥舁亦淋倒內翰自然復命使者魄報上喜曰
無論文學只消量宜不堪作我大明狀元耶
吳人殷嗥園池之勝甲江南嘗築亭池中亭宮四空日色晃然則取大方
舟實以土上植名花作為屏幌日所坐亭而障為人不知其為舟也
潘公駙勃在江陰其令不利于民將受代公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堂反縛
之獄其罪送至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免
王稚欽建陳嘗曰僕上不慕古下不屑俗為痴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
不敢為愚高竹林之賢而慕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迹
而污其富
常熟吳公訥少為士時負氣剛介與章公珪各以豪邁自雄不相下福山
有東岳祠塑鄷都諸變相狀貌獰惡又為機伏地下誤踏之則群鬼萃
而執馬經堂間寂無敢獨入者二公約以陰夜獨往以撒餅為驗約
定章先往匿神帳中吳持餅散諸鬼前將至神帳章伸手云我也要一
個吳與餅云也與汝一個意無駭量後仕至都御史為名儒章亦至御
史
嘗從事倫多力善騎射時馳馬出郭與侯家子弟使少較射問知為評事
春大白為壽引滿擇驄馳去又時過娼家宿至日高春徐起赴朝參長
吏呵之曰放蕩時過從不欲居薄耳
力士李金鎗者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喝之呼家人取棒
來棒乃純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
如飛時時及李顧李懼伏不敢起公擲棒也之去曰吾豈與若較技者
耶
趙中舍滿太平承直指按部治戒裝請作趨鋪令不能止聽其往迎既迎
行可十里許回馬將令與止舁我千與前再十里復然直指初以為故
事及其再也始詰問從者答曰此趙中書也直指愕然請與構趙曰縣
丞不第能舁我且善走馬翻身上馬揚鞭飛策不復見已
長洲沈孟淵性耆游衣過道池館海內名士莫不造門日治具待賓客飲
酒賦詩故令人于溪上望客舟惟恐不至
北平張子言詩壯魄傑戰驚如武夫學舉業于呂涇野學詩于何大復
入郡試令自負裏糧以進拂衣而去北渡滹沱涉大行廣覽黃河泰汾
遍游雎川伊闕南走留都上金焦爲吳會探禹穴還大梁乃旋京師所

居一畝之宮風雪飄蕭欣然獨對興至跨一驢信其所之風雨飢寒必
窮極佳山水而後反在武林與孫太初論詩掉頭大笑太初為之奪氣
韓中丞雍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獲數賊至公捉刀授一布政曰可
手斬此賊布政畏縮公笑曰君談兵何美斬一賊因顧甯臨偉當何如
卽自持刀連斬數賊豪邁有膽絕者
崔侍郎銑善飲無敵者每酒酣輒歌曰劉伶能飲幾杯酒也留名姓在人
間隸約之來公同年董侍郎玘偉也小于公三十餘歲視學河南崔公
已六十矣約之推知量不敵恃其少壯而值公病初起卽往揍郝安陽
謁之公與轟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趺宕不能支公謂其從者曰彼且來
我殺而關我耶復舉十餘白乃別約之遂病至咯血不起

華汝德理家有商古罍凡匜觚盤盂几格悉擬古制尤好古法書名畫鼎
彝之屬能推別真贋美惡時時載小舟從沈石田先生吳中所藏相與
品騭或數旬不返成弘間吳中好古博雅稱兩先生焉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首輔入朝遠
望之曰非子鍾耶公便趨至輿拱手曰老師得少駐乎文正曰佳便脫
衣行觴大噱漸繁始別
王禎寧夏人為保定知事武皇南巡過之歷幽伍符設宴上聞其善飲召
與柱國賭大觥上偶不勝强甚連舉數觥符潦倒匍匐階前集直前曰
符老不任羣臣蘿請代上覬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何對曰不敢天子
遠遊臣上拍手大笑手大觥賜者三執壺者將再注上曰不要操遠

譽子雖殺酒喫命伕起撫去
歙鄭宣叔作諸書方山工自號方山子已棄去為商往來梁宋間時時從
俠少年狸弓駿馬射獵大梁數中發難危則鼓石火炙雉肥脆歌痛飲
並數而去為詩纖使一揮數十篇李空同渡寓汴中招致門下論詩較
射無虛日周王聞其名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
太白山人邑里姓字都無可根究矣曰安化觀支有託而逃似或近之風
儀秀朗蹤跡奇詭自負有仙骨已而病卒死詩名噪天下嘗居西湖一
朝貴過訪公送之出西對山朝貴問曰山有何好處曰山無好處但對
青山勝對俗人耳太白山人名孫一元字太初
宗陵方豪曰山人宏才廣識議論道遒剸名實知兵曉吏事使之用世
當為五景略又能得海內豪傑之心使之忘形輸瀉雖謂之有用之才

可也
傅汝舟初名丹方顏碧眼年十四誦黃帝姚姒之書二十謝諸生通天官
堪輿遁甲老莊所為文古色蒼勁至不可句中歲好神仙增減其名曰
傅汝舟雅別妻挈孥贏著笠求仙訪道徧游其會稽湘舜魯河洛之間
王思道曰汝舟才智文章足以得意于仕進偶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
至子鄉并屋廬不復可居而妻子不足畜也舉一世榮名無足好而區
區吟詠之工不能忘亦其才志所欲不可終藏而見之于此耳
孫太初死一日天大雷劉元瑞忽憶之戲擬大醉夜騎犢篆一囊驢蒼頭
攜酒一罌走太初墳上取酒澆墳復自飲酒盡痛哭而返　王穉如在

日惟耽詩酒與先紫淀老人及南陵翁衆逸人作春秋社社集松風閣
稱如死無至中秋或重九必懸其像閣下舉酒為奠分韻賦詩猶有先
賢遺風戡淀翁殁而老人相繼化去南陵翁高年多病不出戶而予亦
來山中此事遂廢念之惘然

史廷直忠壯詩又能為新聲樂府性豪俠不屑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
去甚醒以言朽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有祁州
湯曹江寶璉武有才藝喜與文人墨客游以事來金陵聞疵翁名夜造
其門時方盛暑翁散髮披襟提滿蕉扇而去握手歡甚不告家人即登
舟同去

康德涵既罷免以山水聲色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絃索歌
以侑觴西登吳嶽北陟九嵕南訪經臺紫閣來至太華中條倖臨令酒
歌其所製慷慨之詞穆然飄然若仙去嘗生日邀名妓百人為百歲會
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分送諸王邠曰此勝纏頭錦也

公素與楊少司馬廷儀蒸名往看公留飲酒間雜伎直作公自挾琵
琶度曲廷儀喜曰見家兄（時在翰林）當相為護公怒擲琵琶擊之曰吾自取
樂耳何與爾事

王敬夫九思與德涵同里同官會以瑾黨放逐滸東鄠杜之間相與過從
效其撰歌度曲以相娛樂敬夫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絃索
習諸曲盡其伎而後出之德涵尤妙于歌彈酒酣以往擁彈按板更相
為壽老樂工擊節自謂不如倡和詞章流布人間為關西風流領袖從
遍汴洛間遂以成俗

王十岳寅少年英俊自負文武才單騎走大梁謁李獻吉學詩已而之少
林扁囚學兵杖法歸為諸生不喜舉子業獨工古文詞中年喜談禪植
古峯長老長老曰吾游海內五岳者三今將窮海外五岳子能從吾游
乎因自號十岳山人胡梅林辟之幕中曰山人故善予房書家乃字仲
房笑曰吾逃儒入老逃老入禪今無所逃矣有十嶽山人集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曰君得無飢否呼侍者捧
大盤四其二炙鵝皆大當二歛鍾頭大如盌各五十許不置筯以手擗
之銀碗二注酒長暇大觥旁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于酒亞舉無算歡
然而別曰公大器也

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獨知其廉介有故人饋貫珠一斗公受
之客既退分勞左右隸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苜蓿者饋囊助給來
數十金為當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此于一介不取可也

黃公某督學南畿才穎異嘗閱卷一目數行俱下常以兩後攤燈之手執
筆過佳者用筆夫圈後至以大白進引滿當之過惡者即大叱擲去後
景日凡所賞識與所黜斥口誦其文之佳惡不遺一字

顧公未顯宦家居有故人參政湖廣至其家訪之匿不見既行郤他邑有
老父荷笠擔瓢酒由中道入載門止之乃公也因共飲至醉喜歡辭去
莫知其方

王晉溪在西北邊修花馬池一帶邊墻命二指揮董其役二人甚効力工

畢有羨餘二千金欲之魯溪魯溪曰此地為西北要害汝能了此此殘殘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復遣軍急二人聞之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

王威寧越奮筆自奏跪訴不為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妓酒酣啟曰臣為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妓女歸一日大書堂地擁爐諸妓抱琵琶侍觴而一千戶詗敵還即召入與談敵事甚晰大喜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令妓琵琶而侑酒即以金卮賞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予汝自是千戶所至為効死力一日夜襲虜帳將至暴風起塵昏目衆咸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敵不覺歸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公不覺下馬拜功成予官

史廷直箭善畫隨意寫山水竹石天趣渾成得其片紙者皆藏以為寶所居在冶城去市忠烈廟最百步有樓匾曰卧癡中列圖書鼎彝几案筆研一一精好與客談笑其中小飲輙醉醉則持柏歌新詞音吐清亮啻若無人妻朱氏觀樂清道人嫡甥叔有姬何玉仙號白雲聰敏解事能畫小景工篆書知音律善琵琶箭每製曲即令白雲被于絃索高歌和之年踰八十自知死期預命營壙親友皆送翁隨而行簫之生壙至期無疾而終

吳司馬堯居富工琵琶頻昏羽徵紛然將吏還集門前方閉戶就睡既而起推案應酬無不曲當心暇神定人以為難

盧山人柟初攀潘擬潘令張商爵時時同攀屐出歌樂館狂猖未得也

諸屬事稽首謝張公孟引制署中閩人列補雁行山人乃舉觴手揖公曰輸為蒿之餘子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己宜當客禮遂往

据工堂

謝山人茂秦趙王雅愛其詩得竹枝詞十章命琵琶妓賈和度而歌之復茂秦從關中還過鄴見王王宴之使嫩酒行樂作王曰止命撤絃以琵琶佐之王復止衆妓獨奏琵琶方一闋茂秦傾聽聞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諦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諸妓擁賈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竟十章茂秦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詞安足污王宮盍請更製竹枝詞以備房中之奏茂秦老不勝酒醉卧山亭下王命姬以詩代為承之以眠明日上新竹枝詞十四闋姬按譜之不失毫髮王即以姬歸之

吳張夢晉靈與唐子畏常同游虎邱會賈人飲于可中亭且賦詩靈更衣為丐者賈與之食靈見其索句甚苦因談詩詞辨雲濤賈大驚令屬詩揮毫不已凡百紙紙盡易衣雖蘿陰下賈使人跡之不得以為神仙賈去復上亭來衣金自作胡旋舞形狀殊絕人不能測

朱野航蘇門老儒也館于王氏晚與主人酌散適月上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喜極狂發叩主人扉呼起誦之主人亦大擊節取酒更酌明日遍請吳中詩人賞之張其徽歌留連數日

陳體方者故酒徒也好書嗜酒但為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最篇益奏飯口腹人疾書不給嘗于酒所好一嫗嫗曰請詩百篇當歸君體方賦至六十餘道病醉死頭戴野花有興徧游田間且歌且進醉而卒

劉子素繪長身電目隆準修髯好譏議橫氣言舉斜睨跼傲六石弓挺鼓
允歌善通任俠與李開先唐順之趙時春為文章書表之交任省諫夏
貴溪用事公抗疏詆謀貴溪無以難遂密以相銜說之公怒擲客植下
貴溪壽公歲祭往賀貴溪手五碗行酒公揮而碎之明日疏其十罪廢
田畝晦請無言以塞天怒言遂斥然卒為所中論罷御日南遣戍荷衣
芒屩携二三小童放歌長途無幾微見顏色板家濟陂池種魚十萬頭
覆樹千章畜有落綦莫鵝牛羊豚豕之利身與俠少年射獵熊山下得
禽置酒自擬歌曲以娛其母每與周修應德諸君詩簡往來無虛日嘗
與康德涵何太華會于武功東沂作燕趙之音宮羽聘激風雨飄至撒
髯長嘯望之如神仙中人

張幼于獻翼有才名好游大人押聲妓以通隱自擬或紫衣挾妓或徒跣
行乞放游于通都大邑每念故人及亡妓輒為位置酒向空酬酢與張
生孝資厚善孝資生日乞生祭于幼于孝資為尸幼于率子弟衰麻環
哭工倉搓奠孝資坐而享之翌日行卒哭禮設妓樂哭罷痛飲

田子執華翁性放曠不羈好酒善小令晚歲以貢為博士罷歸嘗衣錦衣
挾二髯游湖上逢好友則令小髯進酒促膝談謔時使內人偏游諸山
偶日暮不得中車篦一驢與內子共跨入城不以為異

彭司馬澤風韻都武定問令年幾若何曰小勝于舊能小當否曰往延之
別室而不肯脫衣曰主人不勝杯勺也輒為酬酢者優曰有一小秀才
量似可然何足以當臣公彭笑曰無妨固呼之出俠侍坐曰此張御史
公翰之子也彭曰我識之名御史也固駭而狼舟相對酒十餘行解帶
褫衣曰通御而衣道也為有纏書又十餘行曰御今歸事可無進矣磊
飲無算至暮罔其履酒大甘何不以燒酒進之乃取前酒決飲而自舉
燒酒又十餘觥始別

劉中丞應箕以善飲聞初舉率唐家居有饒商與鄰亦善飲慕公名而假
之聞其久疳乃將燒酒兩甕爨炙雞二雛鴨豚蹄羊進而進之公方寒
暑擁衾而坐其父禁不聽出公不從乃與商以甑抱酒學西而為之至
半病已復飲且盡而商未能半也強灌之淋漓謝不任乃復為盡之病
遂大已而商疳發矣後參政歸合郡中士大夫與守李公凌雲飲凡三日
夕而李醒然求強公出相對以大甕盛酒舉之各五架公已頹然而李
守僅頹然而已

陳九皋鶴放世胄子不得志鬱鬱負奇疾因學醫為愈袁所救官為山人
賦神宇奇秀議論雅儁足以擬當世學士而所作為詩文騷賦詞曲皆
能畫放諸名家間出己意工瞻絕倫其所自娛環玉吳歌越曲燕章楚
梵擾歌莫唱旌詞徽遊侏儒俳戲酒政詩籌與一切四方土語樂師瞽
叟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靡不窮態極調于是四方之人軒蓋過謝
始無虛日或卧未起時就榻見之相與心醉氣折而交而去如是者二
十年徐文長謂山人氣雄逸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峻之其為
璵屑藝劇忽豈中情誠理道與世務又大類曹彼思見邯鄲淳事

胡元瑞嘗過淮陰市中憩一酒肆主人年五十許與談酒事各極其意主

人甚喜進與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至我明無不當肯
竅命酒對坐劇飲復談天下事至于千古興衰每云息淚涕元瑞詢其
姓字主人曰薛門所書張叔夜是也復問其鄉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
元瑞笑曰地且不得叔夜置丈人姓字乎主人起笑曰無多談君且休
矣次日稿見酒家傳曰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竊聞其人曰主人有錢
數百千令我輩張肆于此至其出處不能知也

有二賈過山東遂路誤入終南虎狼適山自分必死望見炊烟往趨得一
草廬有老嫗曰客何來耶吾兒悍甚遇之必死奈何二賈哀求不得已
留之俄有勇士以鐵杖挑二物擲入室則一虎一鹿也嫗告以故二賈
前通姓名且告以失路艱辛之狀勇士領之出酒肉為餉了無他意翌
旦告行送至半途曰勿語吾姓名為人所知也

楊用修謫滇南寄興東山諸夷酋慕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精白綾作半臂
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公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沾染裙袖諸酋重賞
妓女購歸裝潢成卷公亦自喜

成都韓懋將家裔也自號飛霞不樂仕善詩文沉機遠略有不可詰其際
者知黃白之術北游　事復改姓白自稱能點化已姓天無一地無十
脫去其時虎豈故昔韓而今白彰事卷總制川陝勤撫滇寇計多出飛
霞功成而人不知

姜廷善寶為南宗伯大藏六院無得游行人路無敢至者張幼于來白門
先入舊院挾妓朝日仍收所攜而宗伯田請為先生開一面之網宗伯
笑曰我故疑有此

汪伯英每飲大小草堂錯陳以畫一九為率啜之至盡略無餘瀝嘗言善
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即席即大啜者轍笑之　復李臨淮家素
在京師每宴客觴即席賦詩盛以龍子鄉客則先自飲盡一九九上大
小酒器金玉犀瓷之類不下數十件約可受六升許遇勝彩則以奉客
十觴之內或二三遍無不淋漓者矣

何元朗良俊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彝數
十種所至賓客填門妙解音律脫畜聲伎躬自度曲分制合度林陵金
閶都會佳麗文酒過從絲竹競奮吳中以明經起家官詞林者文徵仲
蔡九逵之後廿餘年而元朗繼之文以修理自勵蔡以潔刻見飢而元
朗風流俊爽為時人所歎美

張左虞元凱少受毛氏詩析節詩書改而從戎非其志也既有世蔭為萬
戶侯為索嶽抗猿躍馬顧盼自喜冀馳騖功名之會而不得當奉檄督
漕出徐淮道燕冀縱觀古今英雄戰爭都會之地置酒高歌入長安覽
觀宮闕苑囿親見齋宮壇壝之盛作西苑詩竊比觀漱之義歸而邑邑
不得志逃于酒人以自放酒間談說天下事慨慨風發意所不可使酒
罵坐坐客皆亡去意自知也

王先民時生而早慧讀書如夙識弱冠善詞賦嘗從季父游長安日醉市
樓挾妓走馬人求識面不可得會麻大將軍大閱將士先民騎款快馬
馳突寨試騎引弓破的矢矢相屬擊劍飛舞塞急如崩雷大將軍降

階執手揆擧以冠軍先民笑謝曰家本書生聊用游戲耳父母欲進之
室以處為辭為兩弟娶婦遂遍游吳越佳山水參二澪而法師重僧寮塞
戒歸廣陵之蕊雲菴顏曰寶蘊樓自知時至跏趺展堂令諸僧環誦佛
號而逝

齊王孫園華以文采風流厚自標置梓駢詩壇鼓吹騷雅萬曆甲辰中秋
開大社於金陵會海內名士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馬湘蘭以
下四十餘人咸相為緝文墨理絃歌修容拂袂以須宴集若舉子之望
走鎖院焉承平盛事至今白下猶稱之

金椒有項羽廟每春時遠近宗賽士女雜遝余公宗漢來為令諭祭者各
舉草一束積與廟齊公對神言曰燒咸陽宮火三月不滅今用相報火
燎廟笑游者以息

萬曆中張公路由過古今學好弁計家在安丘有田數百畝僮僕數十人
一旦盡棄去為賈人人皆笑之已而臨從娘興里中中人之家幾舉螺
貧老死囹圄而公路坐環堵讀書談道足跡不至縣庭向之笑者皆欽
慕焉

潘長卿在京師九日集三十六人登西山余宗漢繼往遲遲西寧宋彥世
恩問之曰何以遲我少喧宋令與業馬而至酒半公令侍童采菊行酒
家雞之命徧飲每一家采菊賠一巨觥家服其量俟方與家再語有告
之者俟曰尔枝再飲杯因再勸一觥陰飲知初俟始數觥觥已婢夜歸
之公曰觥賜此夜不可徒步俟卿并馬與之家歡采菊圍護嬉玲馬而
還

長卿羅官後放游吳越間賓徵賦詩晚年出盱江黃氏吳翁八關之勝時
既望之明理晉安以癸卯中秋大會詞人於烏石山之鄰霄臺名士晏
集者七十餘人而公為祭酒潘開懋羅公福中白衲書袖作漁陽摻鼓
聲一作廣場無人山空響飛海水起立林茂之少年下坐公起執其手
曰今宵為摻鼓歌以贈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

長卿嘗稍減懸倚曰吾鄉桃花開時士女憧游極可觀因拉與同往比至
所見皆椎髻布裳村野殊甚懸倚頗悔已而歎掌呈觀發妖麗間之御
公吾為也謀引避公挽之云正欲君看不然謂四明無人

郡彥吉地光羅官時年少縱仕以其間放浪聲伎歌度曲卜築惠錫之
下極園亭歌舞之勝賓朋滿堂觴詠竟日享山林之樂幾三十年從難
饑疲而多逸趣

黃中含道月英姿慧工文詞書與劉玄子安小花游西山岸幘夜半骨紫
給坐建幾騷扶輝輝飛馬應手而落游人從之如雲御以馬騎游人人
為語曰得山翁從舍人　在京師飲黃履常樓中望西山雪倚檻浮白
目光與雪相射顧若旗幟長嘯內散山水畫數　万曆丙戌

梅先生園林初下幕居長安與諸戚里俠少游關拉宿將健兒數游近畿
貰酒呼盧走馬角射放夜短袖長髯巨集望之如游人劍客識者以為
郭元振張季鷹之儔也癸幕後令園安入觀乘驄馬挾弓矢從蒼頭廬
兒沿途射生逐兔蒼隼叫空如鐵鳩他含引車避匿聞之為公乃大驚

其調蓋不拘細碎皆此類也

何玉長璧蘄苑放跡使酒縱博里黨輕俠少年陰受部署植竿關壯鬥詞下有事一呼而集上官聞而捕之踰城夜走亡匿清流王若家盡讀其藏書游新安無所遇閩邑令張濤楚人好奇士為詩四章投匭以箴之濤大驚延為上客贈以千金濤聞府于建璧往從之因得諸曉邊事旋黃漠情形如指掌濤府薦之以布衣拜大將會濤罷而止

李于田當左官家居時好懺偈樂有所畜女優往來汝雒間于田嘗撒瓢從之與群優報處女優登場持鼓板為俳伯文之群優相與目笑滿言于主人知為李齡林具衣冠肆筵席再拜延請于田拂衣就坐歡飲竟日偕主人焉與女優連騎去

袁小修中道當臨先生撫書中道之來送出居庸關飛土木視先朝戰場先生既當世偉人而公夙負奇氣坐上生剌談相得歡甚書于水磨河置酒大合樂泛舟拂拾餞起沙飛海立梅公自謂數十年無此樂卒時佐出戰並馬笑談千騎圍繞簪鮮共嘆浮白無數經年乃還買一舟曰泛鳧因自名鳧隱

小修以豪縱自命游于酒人視妻子如虎豕之相聚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幾半天下而詩文因以日進嘗自言出世則以超悟攝人退而修香光之業用世則以經濟攝人退而居柱隱之間修詞則以經圖垂世攝人猶存其緒言以當遊道之一吹而已

王損仲惟儉敏而好學通籍六載罷官家居盡讀經史百家之書修詞風古好古書畫器物不惜典衣舉　家藏周鼎夏彝二器皆一時名賞客王楚香濬茗商略經史賞玩古器竟日獻酬無一凡俗語為人疏通軒豁評騭排擊纖鋒側出崖是為仕路側目然豪爽無他賜與之游久而不替之

胡小山侍御輓豪飲持鹽兩浙為史馬生盎為酒國一日登子陵釣臺為史攉杯酌先從謝去侍御躊躇久之呼守祠生主命之飲生踏蹴殊甚公怒曰唉尔祖于天子不難加腹何遂不敢與御史酬酢乎廓之去顧所建大獄夏國敏衛也謝病歸讀書修素节之行折節賢傑延四方嘉客一時聲稱籍甚以為四公子復出也嘗游秦中留連武功鄠杜間訪關廣王遺佳呂置堂中青衫白髮歌殘曲道故事風流悵惋長安少年至今傳之

張退谷者梅克生帳下健兒也踏趺如飛鳥以二食指持屋屋脚身空中騰躍數迴反不墜裂赤無礙横擊拳擊牙誤石燈火迸石裂膚飛數丈數十人持刀錯環刺謀赤手盡奪諸械不能傷跳躍上馬横側縱躍上下駝騾見者目眩嘗與壯士刺飲長安市中酒酣談少年擊石事曰今老矣嘗不能饒氣力益減當為諸君試之揮拳擊石碎如粉

沈伯和應奎丹陽御芳之僑也芳任俠為江陵所枝殺人欲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圖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為乞丐裝索粒其群犬睫堵而入奪其孤擊以歸嘗獨行黃山中求問當仲廟與人

寄入古廟中卻亡去少年數輩扛巨木撼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須多
人乎捲袖手舉之置于地神前巨鼎提之若挈壺行數十步復置故處
羣輩舌吐不能收伯和故號廟爲觀象設摩碑刻久之無敢近者
崑山柴五濮者應天尹某之子也公翁世貨有心計起家至巨萬會母死
之京泰乞鄉與道去常州忽作書數通緘之付家人先歸曰吾謁太和
山即歸耳家人歸發書乃遍謝姻黨且與其妻訣所蓄萬金四萬賻書
藉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衆咸怪之急遣人至太和則已居岩爲頭陀
矣家人强之歸不可則裁遣金布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擇其金已入
伏牛山廿年復遊武當訪范針醫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納之公曰彼
尚須人養著何足把贄入林即去之泰山居二十年不知所終

溧水生章呈文通星緯奇門之術多奇驗有膂力能負行壁上數步嘗游
于浙賊登其舟生徒手奪械擊賊千頃旋轉數周擲岸上群賊驚潰年
七十八一日別親友曰某日吾逝矣至期卒
華止生元儀萬曆戊申年纔十四會江南大飢湖守陳筠塘以義勸借士
大夫止生方爲諸生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許之曰此先人遺意也盡家
所積不足賣券三千以足之入金陵作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吊汨
羅畫兩岸之樓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小舟無不備也畫四方之詞人
墨客及六院之歌兒舞女無不集也分朋鬪勝限集轉相邀傾國出游無
非赴止生之社者于是止生之名大噪
江陰徐弘祖字霞客有奇情好游力耕奉母每歲三時出游秋冬省覲以
爲常其遊閩諸佳山水有再至有四五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
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徒步走數百里
凌絕壁冒叢箐扳援上下捷如猿猱生平未嘗爲古文詞行游約數万
里就臥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爲記雖才士無以加也游台鴈陳木叔
問曾登鴈宕否霞客唯唯質明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間道扳絶磴
數十里乃至其上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所居閣猶尚在攜上廿餘里
置風遣人廬鹿數百群圍繞而宿三宿乃下其爭奇逐勝皆此類已而
游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入楚謁玄岳北游齊魯燕
冀嵩華下青柯坪心動輒歸則母方屬疾母喪服闋益肆志遠游而終
南抵峨眉下山盡歷九邊阮塞權臥岷山尋金沙江出徼外入西南諸
夷境復過麗江憩點蒼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
窮星宿海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望見外方黄金塔又數千里至西
番參大寶法王歸鬼國熱風之境如道蒼葬還至峨眉山下託估客附
所得奇樹虯根以歸其言江河之源及三龍大勢甚悉爲書數万言皆
桑經鄭注及漢宋諸儒疏解所未及病急語人曰昔張騫道空未睹崑
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銜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攜孤筇雙屨窮
河沙上寬崑崙歷西域題名絶國與三人而四死不恨矣真奇人也
歸太僕之孫昌世負才名數不第乃放于詩酒游于雜藝小楷篆竹窗入
神品工篆刻遍音律嘗奉教于高忠憲忠憲倚琴操一二𠕋剩極蹤自
娛時時綴語爲歌顧事親孝家貧妻子歲啼飢而堂上必具甘旨乙酉

臧破憤痛而卒

擬以高而明志以高而遠行高如振衣千仞之岡言高如拔襟三湘
之瓶有守硜硜之節威武不能移有甘鴻鵠之踪窮居不為損詩情
酒韻固幽人寄託之端名山大川即烈士適適之懷在彼者雖欲等
萬鍾于一介在我者重拔藏千秋于一箭惟勸破乎塵緣乃甘心于
肥遯人自矜其義異我自友乎嵇阮之儔高人第二十
陳公遇金陵人博究經史有治才太祖召見甚尊禮之稱為先生而不名
曰侍幃幄賜酒饌間令疏馬送歸卒駕三章其常先生竭心殫悃所獻
惟保國安民至計授學士者再固辭授侍郎固辭授禮部尚書又固辭
乃不復強之以官欲官其子亦以幼辭謝
張介福家貧不能具束脩義以舒紫遺之不受雖饑介必以禮張士誠亂
兵入其家危坐不動刃斫其面傷仆地起取冠戴之坐如故兵怪以為
鬼物驚走士誠欲致之不可強之力辭病無草備具然罵友人曰吾志
義古未能為一祖毋污于時庶幾哉
江陰徐某與太祖有舊既即位遣人召之不赴一日自京來謁以竹籠載
龜魚置貯酒為贄上喜延入便殿從藤道敘間曰隱士樂耶天子樂耶
對曰各有其樂而不相同然而天子有憂隱士無憂上嗟歎久之因留
觀極數日令左右取金銀筆三聯置業工曰欲授公一官此三聯請自
擇其取筆者乃授千戶已而乞歸至高橋門取所賜筆懸挂桑樹上潛
然而去有司以聞上頷之
國初法峻士不樂仕而招下求賢甚急常熟黃鉞好學父恐不免乃令贅

耕田食錢穀記市鹽鹹入城借書觀知圖籍道德圖畫家數盡每以為
恨隱者楊謙遊兩浙舟舍亭見獄倚屋讀書異之問曰日讀幾何曰若
無書讀耳謙曰我有書藏洋海底不下万卷子能從我游乎獄喜從至
其家乃命子福與獄同業三年盡其書雖聞之碑賢良謙怒曰吾遣世
亂家破族散猶克耕讀遠邪以全餘生以子好學乘書供業何不自悔
并畢吾志耶乃令獄為雖辭羅福而獄獨遺
番禺黃廣之哲始北上倚蓬睡甫書自挽曰天下奇音妙種出自然者莫
過也歸搆一軒名聽雪蓬學者稱為雪蓬先生
王仲光賓工下數千百年聖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數山圖海志兵戎
刑律與稗官小說讀覽貫串罔無不知醫學尤精遇里巷貧人方外教
客與藥餌不吝而不肯為富貴人醫貌甚寢又以藥豢其面及肘腋背
成瘡疥兩角短帽衣芒履竹杖日行市井間或莫辨造宮高兩肘腋皮
惟人多見而惡之仲光殊自若也越人戴原已以醫著公卿之原已私
不肯傳一日戲它取書去遂精于醫與韓奕俱屬風紀守姚公善折節
下士聞而造之不得見他日守屏人直入其室始見受謁納贊為弟子
守疏薦之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甦
仲光學貫天人洪武時辭地太湖中戊寅建文即位有詩云散蓬白髮亂
蓬髮萬里千楨不得通今日一楨通到底任教春雪舞東風姚公守死
勤王仲光與錢曠忠實為洪業乃知天地無不忠孝的高人也姚廣孝
遊蘇州反初服往見不見見但云道衍一个和尚做不好果然甚麼人

俞貞木好學問善著書洪武初曾以薦為令羅免姚公善華禮有遠以風
民俗福重之薦廷致于庠行乞言禮然辭散不獲望謹愈甚不以為意
錢曠忠芹屬志廉介嘗從徐大將軍征絕塞既羅省無所營守姚公愛士
既俞貞木來而誤致曠忠所曠忠以守賢也不逆他日貞木見守乃知
之因說見焉曠忠對使者云吾為鄙民有召當赴但吾心未安哉不可
往他日洗濯齋沐而往守喜延之側室講聞經義曠忠云此士子之
務耳公為我何不先急務郡國以勤王之業遂而守竟死其事
韓公奕家忠獻公琦之後物而矜莊有賊守正不辛鄉里皆嚴憚之出游
山水間遇塈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亦不答或與登為詩亦不求工
與仲光俱以醫濟況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仲光致之亦
竟不能一日同至其所奕走匿中字數曰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
韓先生之謂耶
周履道敏博學工文詞故與義興馬孝常治善送往訪含金鈴山中孝常
日往見之公多謝病不見諸富人以孝常重客各為召之并召孝常公
或日遇中不至孝常自往迎更強起酒半孝常起為壽客皆辟席公持
酒不肯飲曰我無德于諸君而虛飲食我我不及鮑生明矣然何以復
諸君疲草竟去歸吳與參政仲鼓相和歌
吳縣吳文度與同郡丁進學為友無日夕今不休兩人嘗閉戶為詩人見
其竟日突無煙往視之方瞪目相對固窮自好而詩不甚傳
贊公大章無有所論無懶道留步黃鶴就舟車公曰天生吾足將安用哉

文皇起事稱佐命者道衍以僧貴洪以相金忠以卜忠之兄華居于鄞忠
既得幸上欲推恩華辭不就徙居東湖忠卒文皇召見賜白金文綺華
伏闕謝曰臣布衣野人無所用此忠之兄道衍之姊高人一等矣華鏡補註
史皇王論附秦檜事教曾長歎服餞而卒
有里周公圖嘗有學之士跛一足因自號跛樵永樂初館于江陰大姓奉
之甚厚每出入樵以肩輿隨之一日主人出令門下人侍飯遂抗主席
公怒也之去明日來書歸從主人邀樵卒不往
撫州吳公夢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游者
講道而已有來學者不納贄並極誠敬姑納之從或有過輒以道之非
其力不食時親農事弟子亦從而助之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咏
物適興胸襟高遠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曉　惠陽公溥
深重之雨萬不起有詠桃詩云雲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
趣夜來深與許小桃兒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
魏公純高嗇人治易春秋不就舉子業貧甚身無完褐寢無完衾而寂與
之介樸而不變客游金陵以直言忤權勢謫戍蘇州自得未嘗有沮
予色景泰中有以學行薦者未用卒
咸寧雍世雍泰天順間以避撫歸里訪同窗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為農
矣遇諸塗呼泰曰君既不棄貧賤交予約期訪汝生期生布衣偶至雍
牛酒至雍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生亦愛而不辭
黃君王古直佐有奇氣不爲人屈嘗游京歸鄉人有坐事者公候請官官

併補入獄暮立烈日中不與飲因伍官主事異之使賦日影詩底蠟之
歸長揖而出散金三十年無童僕不置釜甑有大瓷五六惟詩書數百
幅中置酒壺辰出飲一兩勻或勸使仕火言曰我爲府縣囚耶盡科舉
子回數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住酒所歎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古直善草書爲李西涯工客偶于邸中揮洒值一掾吏入古直嘻其面曰
俗物何來敗吾興遂擲筆群吏聞而欲毆之遇于途竟執毆古直端然
不動屈歸亦不介意西涯聞之爲作古直山人傳
史明古鑑子書無所不讀而尤熟于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有劉道原之
精銳行喜言得于聞見往往筆之成編有洪容齋之博家居水竹幽茂
亭館相通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
着古衣冠或倚撐磨空者以爲仙　吳文定表其墓有云世有信古執
禮如斯人者乎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材之達踰之正如斯人者
乎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信斯言也西村蓋國朝詩人之
實出者矣　明古詩名西村集
邢麗文參沉靜有蘊藉家無十畝未嘗干謁雖朋友之門亦不輕過早晨
偶不再娶家至五無茗碗薪火斷則冷食嘗遇雪累日晝無粟兀坐如
朽株況吾招諸公往視之方苦吟攜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徒往視
屋三角皆墊方怡然執書坐一角不食亦累夕矣
吳原博爲少宰歸往訪之叩門麗文曰吾方治飯來有五尺應門奈何原
博坐門外良久候其飯畢然後延揖

邦用理量不娶獨居以卜自隱每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與人接敗屋數椽風雨不蔽折鐺敗席兀坐不烟吟歎自若也學無不通壁下畫列圖史枕籍其間客至就談不能具脫粟菁菹飢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共微達事宗旨已窮而所列未盡

閔泉陳亦西日嚴冷難待家人亦寡言笑獨重公罷官里居旦則挾冊質疑昏暮乃退公終歲不一過祈祚不怪也

有直指過一生謁周北野莫得其居徧訪之北城濠畔矮屋數椽殊蕭草樹應門寂然揚聲叩戶逡見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豆徐整衣出卽北野先生也

曾來到時中華亭人謝事歸閉戶却掃甘貧自守每入城令二人操小舟自肩持舵其或祭祀則親采蘋藻久之舟壞公常徒步往來太守吳公欽為製一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贈之

公預作壽藏日往坐卧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如天地未判之初

李公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與訪公途遇一老抱瓮側卧前驅蹴之乃公也遂與班荊傾蓋以別

沈貞吉恒吉兩先生所居窗几明潔器物古雅奇石嘉樹儼如畫中風日晴美兄弟峨古冠服登樓眺望或時入城留止僧舍焚香瀹茗累夕忘返善為詩及畫兄弟自為倡酬下及僮僕皆諳文墨恒吉卽石田先生之父也

劉孟熙蟻山陰人教授鄉里不干仕進家貧轉徙無常地所至署貴文榜于門有所得輒市酒與賓客隨手而盡嘗有客至手名久不出怪之其妻方拾敗紙以代薪一笑而已

王震澤曰宜興邊人吳綸字大本風神散朗標韻修潔值好風日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白鶴共與馴擾不驚不遠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淺水輒憩終日主人或知之輒去嘗茗飲辨之甚精烹之甚法爐竈缻罌之類皆精絕古雅有茶經所未備者劍刷墅二南曰樵隱西曰漁樂自號心遠道人

莊定山泉卧病不起入山採真珠達唐二泉交流之內居之繞山望地引流種樹賦詩為樂名公至者無不造焉　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泉也吾當面折之伍容菴曰賢者揚于王庭所以開吾國是責于丘園所以維持世教豈可執此以病彼哉文莊終不知止其志已形于此矣

成都杜公銘以大司空歸里築舊廬匾曰敦本兄弟賓客日過從為樂嘗春夏時扶杖從一二童子課家人田作農父野老皆攜酒餉之為引滿不辭居家常衣布衣或問其故曰我故布衣也在官服官服居家返我初服何嫌之有

史癡樵嘗訪沈石田千吳石田他出堂中有絹素潑墨成山水不留姓名而去石田歸曰必金陵史癡也尋邀留三月而別

翁女弟當嫁婿家貧不能具禮翁指書樓之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出酒

小飲留女大笑而别

高元素太古年十八走南海謁白沙歸而廢經生業讀書學古已復出游汎彭蠡陟三天子障游金陵吳會與文沈諸公結詩酒社晚歸濱上故里自號寒濱子負氣雅慨高自位置尤好潔嘗與友寓黄姬水家姬水以父友事之禮篤以新細席元素自解其篋出所携白褚藉之寢覺明視之褚完然如初置無覺續痕不知何以身輕若此出游冒大風雨獨沈滯者數十里衣履皭然不濡人疑其有異術云

吳縣杜公用嘉博綜古今書刖脛已母疾有司以孝行舉固辭不出晚而徙家東原戴鹿皮冠持方竹杖出游朋舊過逢移日歸而菽羹糲食怡怡如也卒年七十有九私謚淵孝先生

史癡號吳小仙嘗為畫像沈石田贊之曰眼角低垂鼻孔仰露傍若無人高歌闊步玩世滑稽風顛月痴酒墨淋漓水走山飛狂耶仙耶衆問翁而不荅但瞪視于高天也嘗仲交報簡遺稿與金元玉合刻題曰江南二隱

郁主敬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哉至屢空輒笑曰天地間當不令郁生餓死也

鄭文潔善病平生酷自愛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不休不臨懸崖不肚每會神情獨得仙仙欲飛

王考功穀祥有書癖所抄録古文篇至數百千卷藏積好徐華亭李太宰默雅重之人以書畫求者不肯輒應杜門卻掃一室之內琳瑯金薤如也

王平裕同登第後歸里讀書六年然後起就歷任粵寄行至桐江撫柵不欲去遂得甘節之卦賦詩十二章投劾而歸父殁遂不起

莫雲卿好石又好畫既識吳無益笑曰以無益之事說有涯之生玩嚴格琴所以小蓄物欲奔屢遷而病夏畦者獨益哉

顧大有元慶家近滸市兄弟多治生產山人獨以圖書自娛自經史以至叢說多所撰述岳岱曰隱居草莽無爲從之養好居名山盡逍遙之樂詞貴省潔意尚真古雖靖節田字之言浩然江湖之句時代雖遠旨趣相符爾

沈石田周年十五隨恒吉先生以假長至南京崔冢宰恭時為侍郎聞吳書試賦皇甫歡立就大奇之曰王子安才也繼閱其復善詩書而不應舉父喜客公進飲食無倦色曰不和是則客不留胡能博親歡也為詩如興兒女子語册條纖悉事雖俚而如千人情自里入城多寓僧舍有求畫者立應之無順其事親孝與弟友愛撫妹孤婺有恩不備繪事之妙而已

王文恪拜相乞公言公曰請力救時否則退自文恪懸其言于壁郡守汪滸初不識公召畫儀門公冠里老巾布衣應役事畢而去滸不知也入計都門謁李長沙問啟南先生安否守茫然已謁李文定曰賢知沈先生而君不知真一缺事然先生未嘗不知君因出先生手書皆述守善政守大愧既歸詣謝焉王端毅撫吳角巾小隊往訪之數入城與論日

夜不休無不擊節歎賞時或刺曰非野人所知固明之惟言官寺宜哉
氏固宜卿而已瑞鼓掌人曰啟南其人不愧姜蔡吾置之胸中自可愧

俗

菊溪方太古善詩善談好為詭異閩中孫太白初渡江未有知太古一見
契焉章大司空拯取官地供薪太古責之曰拯圖籍者何人耶所著與
太初等而不傳鄭善夫曰太初太古二山人皆神龍得時則能霖雨天
下非果逸世者也

戚仲交時泰才氣横逸善畫竹石航歸居落不問家人生産卜築大城山
中方山新澤盛有小構杖策吟嘯欣然獨往家人莫能跡也嘗為予取
婦其婦殺句他往薄暮同友人城南古寺閱數日方歸婦詈之就笑而
已　張肖甫聞御史董子元谷仲交大醉過夜門鼓肖甫曰安得有此
狂生必仲交也延入痛飲達旦而別

陳子野芥少書夢入深山中石梁跨道瀑布洒空洞中二老僧趺坐周繞
木榻後游天台山洞宛如夢中木榻猶在問之土人云老僧化去久矣
自是恍然有悟專精內典卜築新林别業近謝玄暉題詩處又手植叢
淮清之間起遊留園招延勝侶結青溪社選景分題卸席闡稱金陵之
酒鶴咏于斯為盛

横崖云昔避暑焦山寓雲送閣僧舍外有石臺俯瞰大江西象山每日高
睡足必聞漁歌欸乃或禽噪鶴唳方覺披帷而坐則煙渚雲山來帆去
棹居然枕簟之下夜而照坐飛鷁入窗海月窺帷復得詩朋禪衲各一

二覺與游山巔有觀音菴孫迎無僧洒掃道人亦可與語其上可觀日
月出海于時外絶往來內寡思慮惟見月知為獨坐而已

横崖嘗令寧鄉三月卸歸耕于新林有高士今一卷自為引云坐人故貧
士也昔釋暑翔邑以祿代耕執曰不可乃居九十日解印還歸因思古
人多有祿圖不受甘為逸夫豈非其性然乎戢故每耕道之暇遊秒山
澤令咏往來如與同遊以樂其志上自唐虞下及宋元得七十餘人惟
取自適不以告人其所咏之人亦非若高士傳有所擇于其間不過意
興偶至云耳其寄意如此

姚秋澗制其風儀逸宕好士饒于財而力學書古游神翰墨善為山澤之
游居秦淮上闢地為園有燠館涼臺蜷以回廊曲檻水竹之盛甲于都
下四方文士聞風而來皆為下榻正嘉間觴咏勝事實澗為之先

孫太初年十三誦六經不為舉子業旬十八入終南山又入太白山書草
木居息大巖下時有所得赤腳散髮走飛高峰倚古松根叩巨石為歌
歌曰倉前榿兮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蛟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
万復兮為終秉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以世俗物一無可好獨
喜為詩詩甚喜唐人音節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唯程曰含此益與
世絶久之來入華南浮湘漢走嵩山跨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上日觀
觀日出大叫以為奇作入吳越過石川擬雲霄于太湖與登孤山関海
門月餘別去程公曰吾與太初縱論古今成敗得失豪傑志士行術有
合有不合時然驚駭頗自謂恍取于世多矣往將何為哉

黄淳父姬水五岳山人省曾之子嘉靖乙卯傳雅作偽寫金陵既歸盡斥
其田產以資婚嫁恆計衣食不能卒歲而奇卉異石環繞所居畜孰真
法書名畫甚富一室之中棐几瑩潔筆研精良焚香宴坐風日清和輒
酒自勞曰此亦今人貼湯居然三峨五岳矣　淳父好游嘗謂之曰子
知會心不在遠何乃捨近鶩而事遐舉公笑曰苟欲會心第知遠近吾
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爲飛魚泳惟意獨得耳
王稚宜寵書名擅一時人有以千金遺者欲得其一言適又有風道當完
公不顧虎之父尤爲跳掷曰人所爲重寵者好將乎使自污不乃見輕
而又因利之乎興頓東橋公養當下榻息園中有石湖草堂乃藝林座
與稚宜兄弟讀書處也兄名守爲總憲人民未必知之而稚宜以諸生
名乘貫守覺貴抗虎衡抗實正自去人不遠
張尚甫開府吳中臨行折柬招張幼于野服會于似綺幼于謂禮有往拜
無召見竟不赴
顧華玉在浙藩時物色孫太初不可得稍聞微道衣緇中放舟湖上冀行
求得之月下有舟泊斷橋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
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閒爲莫逆交見王雅欽不得雅欽有押客二人曰
在左右使人知之曰若朝夕與王公游而王公獨不見撫掌笑兩人危
異兩人大恐曰無至當以計持之俟雅欽押游時趣報華玉華玉竟服
疾趨而至雅欽時起避兩人持之不得去乃淹留具賓主自是定交前
輩風流好士如此真高人也

金在衡豪好游任俠結交四方豪士往來淮揚兩浙所至倒屣迎之洞解
音律爲詞曲高吟長咏旁若無人嘗與仲交期于城南高翁家天寒思雪
久之方至主人曰闕翁家方取婦胡能來此在衡大笑指酒杯曰早執
有大于此者乎
廣陵吳丘山蕭書勁瑞慈剛直不阿同鄉有爭鬭者咸曰請吳先生來至
則義理曉諭之莫不心服有王虛方之風桂文裏華當國愛其才欲官
之辭曰不如田舍翁之安且適也
高公胤不樂進士業每爲文至嘗餘此傷猶之留鬚髯以傳脂粉無足學
也遂絕意科舉結茂工之居自號蘿居子善畫善隸善八分草書家貧
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呼放歌醉甚卸散髮赤脚翩然舞又自號學仙
友人宋子善雅久不愈公一日造問之宋強起移榻就堂同飲之酒酣
謝爲兩垂前數木奇石亭立瀟竹凌空宋躍起視之久疾頓愈時人爲
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仙筆傳木虛弄舟興得名開篇曰高泰嚴
僻脫粟書斲斲中歌曲
童子鳴羅父書賈也少貧不能從師從其父游得書撫閱其父既歲誦撫
能勝解之已遂學五七言詩有清韻而爲文亦工尤善考証諸書畫辰
古碑與鼎之類莫天批也朱太保忠僖公扶至都高淳韓邦寓曾一識
于逆旅異之出守衢州行部過其家龍丘山鳩中留脫粟飯而去道下
數曰龍丘遺民之裔前某節先生龍丘復耀于載兩賢某猶托跡功曹一猷
藝細而童君草忘雲籃鏊頭俱捉可謂嘆然不湖瞻之在前矣聞者一

遠其塵襟封松桂寥廓之士進焉客倚太常不能白駒用概其樹楔左
闢以風在野子鳴園群之後太守卒子鳴徒步送其喪踰嶺擔而病來
龍卒
顧東江以侍郎歸第倚秋年在西園中中多隙地可以蒔蔬公曰處其中
課童僕鋤灌有農桑輯要一書躬株刪改細書于行間額工皆滿室中
以藥蔬蔭貯各種菜子懸之梁間不下數十種絕足不與外事
河南陳松少為諸生遇異人學之山中留數十日還即棄去舉子業佯狂
自放一婢名墨奴一羊酷愛之命墨奴牽羊相隨而嬉于市人稱之不
顧也詩多感慨高邁之旨字畫飛動往題牌壁遠近琳宮梵閣殆徧墨
奴舉一子貧不能養乃之鄖鄉之貴人氏而撫子為長收題州倉宇壁
州守憐而恩之為畸以歸松松復北游梁楚如京師至峨德題詩郵亭
有山色三分猶自畫題層十里已黃昏之句過太守至松跟蹤追太守
蹟之而善遇使物色松去已遠惝恍久之太守即子婿也
松游商洛夜宿古廟四壁蕭寂惟餘香一抹淒蕭條際為詩曰窮人從
羊皆窮神尔我不親誰是親除却清風與明月眼前俱是有仇人夜夢
神與相勞苦亦有詩云園中果曾落觸空山久何以共長宵澌為一
華酒雞而具之後不知所終
曾古松華亭人自宋迄今家有十八松園號古松顧東江與游時往憩松
下與考古今論人物嘗言生平莫逆惟此君為最古松壽至百餘
陳公鑒為人坦洞不設城府敦致歸樸一堂曰已完堂著八法詩文亦涵
涵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桔槔素嗜于經初嫁嬉獨游山水
閒欲少卿隗儀生驗不復問賓主
顧東橋嘗曰昨見嚴介溪說起衡山云衡山甚好只是與人沒往來他自
言不至河下會客他人不肯可也我至蘇特往造之亦不至河下一答
看乎答之曰此所以為衡山也若不看他人只看公何以成衡山乎
崑山王舜華進年以故人子謁東文崇于政府文崇厚遇之令草應制文
字有所改竄進而工書曰閣下以時文取科第以青詞拜相直知天下
有古文義遂去文崇遣人追之不得歸而盡斥其田產市古器物得古
琴曰焦尾蜀與蔡中郎物也晚年持過王璇其曰老病無聊賴以此贈
城南數頃為饘粥計厭其喧惟受之數日出謂曰焦尾果神物也昨宵
風清月白焚香撫操二弦鶴從空下飛鳴盤舞快之而上少頃不知所
向矣余何舜華頓首曰宜有是年八十無疾端坐而逝
孫宜自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棄去衣冠日與棋
父釣叟狎人不識也興至則歌所為詩實倍石裂人始異之
張玄度瓶英為諸生有聲神駢娟令飄然人外室四壁而左圖右史研床
筆格楚楚有致窗下雜植花卉花萌倚而嘯咏自謂不滅古人隙地種
竹數十竿因號若竹居與貧衰聚為歡一引數十觴不倦詩多餘刺好
林和靖操太和之為人字法雲庵得其遺鐵以酒死
上海朱邦憲父為太守與趙文華友文華視師海上勢張甚語工海令吾
故人子朱生汝物色與偕來今具樓船奉書往憲不受而操一葉上料

幕府文華善陶生欲官手謝無所事當欲金錢手謝無所事金錢文華
大笑而罰曖固有種耶麾下有操觚筆者夜賚三百金為壽麾之去
文華敗而寓嘻然
文衡山先生徵明孝友董弟致身清華未衰引退以清名長德主中吳風
雅之盟築室舍東曰玉磬山房樹兩桐于庭日徘徊嘯咏其中將習典
故故家遺老滇風舊事從容抵掌悉悉如貫珠晚年衣紅緘衣戴皂帽
坐白紙窗下縦燭曝背刎談亹亹坐客皆移日忘去
先生于韓史界限甚嚴里巷小人持餅餌一籮來索書書欣然應之略
無難色而唐王以黃金數笏遣其使求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
書不啟封使逡巡數日而去　俞中丞諫其年家也致遺之金謂曰君
不苦貧乃耳曰僮謝可具也俞公指其衣曰敝至此乎先生曰雨中故
衣敝衣耳
錢同愛與先生同里相善然同愛美才華有俠氣每飲必使兩先生嚴
為侍若黃楠然相與終不失歡同愛嘗招遊石湖匿妓舟尾候公登舟
坐定出妓先生瞑目坐不興言泊登岸亟馳去先生嘗言不見同愛則
令人思見同愛則令人忘同愛亦曰不見衡山令人敬見衡山令人同
溫州守文公林先生父也歿于郡郡吏合斂百金為賻先生固辭不受曰
孤不能以生者污逝者郡士謂守死康而先生為能子因修故却金亭
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唐子畏寅與里人徐經同上公車徐以營求敗公亦坐除籍遂放浪不羈
至晚年亦慕出雖至交如衡山亦不多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
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其詩
有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高風固可想見
乞食張二郎者松人莫知所始善泗水能伏月餘不食又蹻健不懼方僕
學時出應募方望江為守令啃探敵泗入賊巢得其要領且時斬級以
獻性不喜財曰財者害人之物每獲以銀帶則請貯之庫曰有用乃請
獨以酒食則受賊平給冠帶不受妻以妓女不受問何願曰願乞食耳
夜則卧廟門下搖搖然無不足之色既數年方公巡撫江南訪之得于
金閶足下呂往稿以金笑不受稿以酒食欣然謝而去功成不受賞長
揖歸田廬此豈可以乞人目之亦豈可僅以高人目之
錢塘王濱好游為司馬子長之為人歷齊魯燕趙登太山西望大行浮游
鄱門並海而南至吳越下武昌訪赤壁竹樓之勝書自品曰觀山秋寺
孤獨洛吟平生之滋味也倚猿江島冷符幽蘭平生之朋友也老牛負
囊跳驚瑞獅平生之伎倆也吞縮參秀弔古懷賢平生之奇礼也濁酒
一杯南華一卷平生之心知也雲停春渚月滿秋空平生之意態也
許仲相卿自號谏歸築室紫雲山中食力咏思嘗製短蓑長笠以二瀛自
隨還往日披簑戴笠騎黃犢往來阡陌間嘗興田翁野叟為爾汝交或
就飲食有以貴人事之輒從秋起更貴漠貽詩有凡紀山人不出山柏
將姓字落人間之句
陶周望望齡體羸弱不任營苦而性善飲往往旬日不休崎嶇跋履初

不言倦每見林薄蓊鬱清淺瀠廻則解衣盤礴嗒焉忘返遇至山水奇
絕處輒衣而登躋峯岫攀援危磴從游者方戰悸危慄而公翩然獨
往直躋其巔宿焉山之雲必晨起以觀烟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沒情境
所會嘯歌不已嘗一登洞庭兩游白岳窮台宕之幽峭覽天都之奇勝
涉天目臨普陀凡少長什無不可誦
馮元成云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予謂焚香可以當敎花隨地可以
當同舍
長洲彭年少學于衡山能通其藝衡山亦器之年踰宋儒章句不肎呫嗶
家貧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笔床硯朝夕飲耳書法遒勁重于時字孔嘉
歸德故宋地沈公致政歸老而健園五惡于壁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
揠苗曰升公而五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斜
酣以為樂
滿去華嘗使閩西由漢陰入子午谷行深山茂林中見水涯二叟策杖行
吟甚適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曰老學究也何能自適若此一叟對曰
力田收穫可供饘粥釀泉為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一
聞一叟曰瀦池養魚灌圃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去
華曰眞太古之民也長作丘峨州
宋應登自號海翁又號鶩池生妻子七相繼死遂屏家事其兄而棄書出
游由博陵之京師歷勃海登嶧山浮淮海渡揚子江過雲陽涉吳會訪
天竺靈隱復走青徐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在并涇

書居龍華寺晨炊不繼寺僧厭苦之曰毋窘我哉我欲繪一小圖持至市
當得粟已而果得粟五升市人爭欲得其畫日投粟擁門應筐避至藏
外一小樓樓依岨絕懸蘇所不至山鬼晝嘯生坐卧其中足跡不窺戶
外者月餘山中人疑為道家遂出游太原至東山唐氏為刻其詩贈以
二童曰丹砂白石轉江陵徐公學謨為料守閩吳名自往物色之生匿
不見至再四生乃戴紫蘿冠衣白衲衫擁詩詣上坐人揖之不顧也他
日守行訪之而不腆至生急曰是紹我也比至鏡席卧不納守令人穴
其壁入生方科跣席一蒲僵卧壁下守笑曰若欲為嚴消耶生起謝曰
室無几榻雖滄藁家草困索酒飲之淹暮而罷後守廢家居生為羽人
裝持一鉢衣敗衲行乞海上訪太守人高之
沈從先好為人孤癖寡合不能治生僦廡吳市傍教授里中下戶子弟雖
甚飢寒人不得而衣食之也惟能諳見其詩賞之延致石公園題所居
曰吳家軒好飲酒夜半大呼索酒矜重其詩不輕示人能諳當湖之曰
半夜笑噱常索酒一生孤標自闇詩亦可想其風致也
茅困晴生平不信佛曰人生死如水聚而盈散而涸佛從何修輪廻從何
轉一日招其子吾將以閏六月十三日逝無讀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
事是所望于汝聞疾得無苦耶曰否但氣散不自持耳遂瞑
松人張畸工詩而貧屠長卿令青浦聞名造訪避弗見饋以金弗納索其
詩亦不與嘗曰吟咏以抒性靈消歲月則樂以介軒冕干聲譽則苦人
稱名言

吳縣朱白民鷺為馮具區高足弟子家貧授徒以養父母林覿恒貯數十
錢以為承歡具父死謝去諸生芒鞋竹杖獨游名山所至畫竹自給不
受一錢嘗游華山登天井黃龍蓮服長髮寄身見者以為真仙也崇禎
初撰甘露頌策蹇入長安欲獻天子不果歸結茅華山寺左晝夜六時
倚山僧梵誦蓄一棺製若蓮瓣以所畫竹貯其中有求者即取與之崇
禎壬申年八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
張林宗氏表任俠好客時時往中牟耕于郊外之南陂客至即往與俱無
日無客無客不醉頂高冠鉏二帶帶上端率升僅濃淵明酒三寸觴客
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狩童之朝今平中每醉被髮老杳不
門人子弟扶掖而歸尤徹自救世莫測其淺深也　壬午冦圍大梁守
死不去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陂人來者婺公不
忍拒移筏救之筏沉死于水長子允集泅水至西城請收父骨哭死
丁清惠賓為南操江多豈民力行善事老而彌篤一日買小舟渡江謁孔
林自號八十八老學生跋涉三千里往返僅一月人以為奇
胡彭舉宗仁善談論家故饒老而食貧不竭時費作畫師子久雲林嘗詠
唐六如題寫青山之句殊自得也晚年衲衣拄杖庋手徐步鶴髮從風
飄飄市人目為神仙
魏考叔之璜少不知書因傭書遂曉大義遂能為詩清迥絕俗而不以詩
名以畫掩也杜門匿影日事丹鉛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婿取給于
十指不以干人軒車過訪不一報謁惟相狎則往清言款酬室中無之

不樂
岳東伯岱性猖介不妄與人交少時題畫有杏臉因桃獻媚眉僧柳看之
句為時所稱築室在陽山下花木翳然修竹萬挺結隱其中中年出游
恒岱諸嶽泛大江覽留都名勝流連浙江訪豐南為于四明懸霞天姥天
台雁宕武夷而返遂不復出
顧予咸展居吳之臨頓里祖父皆有清節予咸乾其餘風老屋三間破楯
竹几庭中古樹一株雜花數種間作小詩及畫不以示人自娛而已晚
歲為陰景望故里其中多名藍蕭寺風日晴美步屧過從僧徒好事者
掃地折花以待其至至必留連數日
畢子嘉聖理明行修學者推為大師蔵旣俗學具有條理衣冠修然容止
整暇書法妙天下筆墨精良欣然染翰不受促迫與唐叔達程孟陽為
棣川三老暇日黌中拂柵杖履遊詠笑傲風流弘長與之游者咸以為
先民故老不知其為今人也
李長蘅流芳居嘉定之南翔里其讀書處曰檀園水木精華市囂遠絕一
樹一石皆手自位置屋宇亭榭饒有畫意望而知為畫人之宅好武林
山水嘗欲移家墨亭值嶺祠起湖上而止乃于園中復鑿曲沼通清軒
直移廊廡花蒔竹時終身焉四方問字之屨及窮交故人乞一木一石
者無不滿志而去
席傳生孔挑博學強記為詩不經意理偈自喜疏畫策蹇日游張山鳳山
僧道流無不相識間以京雜貴人趨不記也每入城過酒人及好事家

酬歙献詩不數日厭去居山中不數日又攜來豈所謂龍泉之勝卒死

其間死後人有見之于茅山柏枝左右者

焦山郭次甫常住金陵市上得一南唐舊硯曰此硯不可以常水洗因走

崇化寺洗于梅花水中又攜至西湖洗之

横崖嘗云曩遊天台遊中秋賞月石橋之側蓋天台勝崖也及遊雁宕値

重九採菊于山巔在名山中而逢佳節又値清明此生平最奇事可多

得乎

董玄宰其昌每遇名蹟或典衣質產以售之曰此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

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實能博尊與歙士之鄙哉

奉國多恆字貞吉寧獻王孫也穎敏絕人善詩歌兼工繪事見古人墨蹟

一再過摹擬能亂真素時小札日可百函詭皆有致嘗往來出游愛姓

名為來相如遍覽山水蹤跡編吳楚閩粵至伯谷于金閶王元美于弇

山歸而梅開卻掃以傳游名詩弟子私謚曰清敏先生子謀瑋初其父

愛姓名為來蹤字于惠天啟中來游白下與先莊靖為詩酒之交諸名

流贈詩以也是王孫也布衣起韻先莊靖賞歎四音稿逸不存矣

米太僕萬鍾生平好石所蓄甚富人稱為友石先生游房山得一石博四五

尺長三丈許欲取以歸三致五休乃未難解酒而告之曰惟予之于公

也素性敦好氣質敘同庶求千山乃幸見公惟公之于予也自啟雲關

不斷一斑庶茲輕塵得覩道顏予既于公為夙契公宜為予而出山云

何屢懇不即慨然既開卻次復退且延置攢小開之無地異空山之有

天子則有平原茂樹芳草積花嫣真風勝日佳客名賢鼓琴觴之齋升鼓

禪事之興細戲嘯歌之唱就成舞祖之留連視甯山中孰偏孰全又豈

惡石工之銳巧畏月大之不情乎則有酒俸笙倡書雖松拼自然準嶽

百態歧嶷且物有用而功宜道有用而名成不鉢鈍補天之續不鑄略

磨崖之莫視甯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蕩滯而不行

陳雲仲昂莆田人自號白雲先生嘅為俳體頗妄予奔豫章織樓捌口不

給則繼之以卜將由匡廬入楚由楚入蜀附僧舟往因攜于僧袖懸三

峽劍門之勝登峨眉所攜僧死反自蜀至金陵姚太守風稍客之給居

食太守死無所依賣卜秦淮棲片紙為人傭作詩文所得百錢斗米耳

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閒以織履遊林古度寓金陵過其門見所

棲片紙穴入其室問知為里人一床之內施於土杜收紙送筆錯落其

中爾其詩誦之每稱其詩嘅歎而向壁流涕嗚咽至失聲其後每過門

叔袖餅餌食之嘅喜攬出其詩注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古度索其集

無所得得手書五言一帙行于世張公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

皆當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者

新安吳去塵狀宗族多富人去塵獨好讀書鼓琴布衣芒鞋嵺然自重雅

財鮮客好游名山水所製墨絕佳遊通人文士傾筐相贈富家翁厚價

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

崔子忠字道毋一名丹字青蚓本平度人居京師困于諸生棄去華門土

室無終日之計工圖繪慎交游能為詩歌古文詞而人惟知其畫一妻

二妾皆能熟染技色共相娛悅閒出以臨知己他人不能得也宋九青玫居隸垣數求其畫請而致之郎舍不得已乃畫畫處剔去堂鄰家使壹往歎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筆九壹欣然與之立碎而去史公可法自皖撫軍居一日過其室蕭然閒户晨炊不繼乃留所乘馬贈之徒步歸予忠賢之得四十金呼朋歡飲曰此滿自史道鄰來非貪泉也

王拙佩人樵居吳門彩雲橋畫供古佛一燈熒然庭前叟樹二百年物殺壓滿床榻下幽花小草手自灌刈致世不食葷血而削而形癯見者知為枯禪逸叟也源為草衣道人所賞每得其詩髮龍置油中善物蓄字

吳少君孺子家放能啓有秋田頃許盡易硯硐鑿溝引山泉繞玉帚廚鋼池以此破其家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購古法書名畫游江湖間碎好山水道一水一石有會致生趣異日不肯去性最巧所規制必精妙托梃珍怪淩斷鐫艳壁以必致為快嘗天台石梁探萬歲藤集犯虎豹制為曲杖以數綠市一大瓢摩娑徜徉室猶光澤剝漢鐵發其篋想而碎之鏡而泣充其作破瓢道人歌好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臘冬解衣赴濯樹蒴百本花時閉室以鎖香氣客不得見

陳仲醇繼儒讀書支硎山廿九歲謝去諸生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隸養色養潛見則同老父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畫時三十乙厭虜依樗虜一世真如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讀書談道顧附古人嘗笑顧學永抛媽角建五柱題曰婉孌草堂蓋取士衡婉孌麗山陰句也後二陸詩有一時兄弟真豪士千古萬黼任老僧之句董玄宰

題之云賢者而後樂此眾人何其遊斯

是以博其數為著述精則書成一家多藏蓄其軸盛歸擇于郎斤
斗經營于建瓴莫不細烱道岸之端聘馳翰林之麗暢一己之心胸
柘千秋之耳目打正則指南之車光燄若宵行之燭任恆其而若華
實象識異偉殺有得先而忘學無遺珠而冒情也纂著述第
越書則稱孫洪武初徽修正韻康以其少年熟之嚴歸纂考古叢述六書
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緩纂諸書凡三百餘卷歲糺瓊山教諭延
所著書不輟初孫來京宋溍樸遺于仲所受業孫歸仲斯校正韻多用
其說孫六書之學最精于世利聲華溍然無欲直義所在目無王公危
窮無悔殁後門人崇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
陶九成宋儀遺亂播遷以卷帙自隨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勞之暇依樹
陰有所得隨筆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盎至十數編
次成書今所傳輟耕錄也
文皇嘗以置書諭東宮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張良對高祖鄧禹對光
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其
後纂為歷代名臣奏議一書進覽刊布今此書無序亦無編纂官職名
是時西楊在南京佐太子監國正危疑之際也
文皇勅胡廣王洪等編纂永樂大典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
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裝成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卷帙浩繁未遑刻
布嘉靖間于樓安置偶遭回祿上亟命郎救得來致哭送勅閣臣徐階
令儒臣照式摹抄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穆廟元年始告完

張孟奇云興獻帝分封承天嘗撰搆是書錄一副本世宗入繼載藏故
處至萬曆中五門災楚邸副本化為煨燼僅留其一矣辛卯傳廷紀順
當圖者欲匿日本輿地乃請十五舟留置內閣予親寫日為冊高三尺
許廣二人許皆瑚璉裝朱瑞五尚宇畫精析同繪為國丹青絢爛裝潢
之工堅緻殊絕予歸視數四手不忍釋真若神游群玉之府瞪步多寶
之城也
永樂中上諭行在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
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
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亦類聚成編務極
精備庶可垂後廣等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上御殿受賀未及一年
而成此多所未補六經如春秋禮記朱子未有成書慈谿黃東發取六經為之集解其最甚者補朱子之正缺附于日抄中諸儒皆未之見者
單告成錄可惜也
昆陵陳先生濟以布衣召為修大典總裁時合內外詞臣及太學儒生數
數千人繙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公至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輩
議定凡例區別去取莫不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
公隨問響答未嘗檢閱禪藏決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一時
服其該博
公善記書長子建侍側嘗言外人言翁善記試探一策請誦之可乎曰
可因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記汝可舉首句如其言遂朗誦終篇
不誤一字文皇嘗稱之為兩腳書廚云

蔣公以忠為諸生時著藝苑琳瑯為時傳誦比在南刑曹益究心古人典
籍發為文雄瓌迭宕一日閒觀為部曹官歸
荆川曰蔣考功慕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聖人之心
而不識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誌方士窮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
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乎有無之內而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
晚號西原居士有西原集
敘子登瑩溫官歸揚攉數極眾書其中撥緝不置嘗謂聖人之學載在典
籍如日星而後儒狂疏竟蕩支離作聖學正脈經傳微言意義深奧
而後儒見解失真多有舛誤作微言辨說但有文字以來或史臣之紕
謬或著述之假託或英雄謀國未審之深機或奸邪竊名可誅之隱慝
宮闈而發之作九一偶燭集嘉靖壬戌
司馬御史秦宇晉號刻號西虹宋文正公裔隸藉江寧藏書甚富且有秘
冊所著蓉白堂稿西虹視履錄知次錄蓉白堂雜賦山居百詠龍膚山
人小令諸集其所手輯有南都英華南都野紀風雅會編旌龍河上雜
言又有文獻彙編一百卷廣說郛八十卷古今彙說六十卷再續百川
學海八十卷三續百川學海三十卷劉覺岸曰士大夫家圖書猶次想
見盛世景象且金陵前輩風規雖致政歸來有不讀書學道者猶往往
總選已著本
叢詩圖先生曰明興博雅饒著述者無如楊升菴先生白讀慕文載其所
著百有九種可謂富矣駒子所得往往又出所知之外顧其書多偏部

短記易于散佚曾仙始觀察入蜀手託以訪求極力搜羅復得若干種
以寄郁意先生詩文勒為正集其所選輯批評自為一書者為雜書至
所考証論議總歸說郛者為外集合之得若干種曰升菴玉堂集 文
集 詩集 續集 南中集 續集 建夜今歲 滇南月節詞 高
峴十二景詩 溫泉詩 升菴長短句 長短句續集 陶情樂府
續樂府 七十行戍稿以上集 夏小正解 管子序錄 水經補注
檀弓叢訓 選古編 詩林振秀 選詩外編 選詩拾遺 風雅逸
編 古文韻語 韻語別錄 哲匠金桴 古雋 金石古文 禪林
鉤玄 禪藻集 批選瀛奎律髓 四時表証 韻藻 歛帚 文海
鉤鰲 古韻詩纂 五言律祖 五言別選 五言三韻詩選 名奏
菁英 蜀中秀句 五言絕選 六言詩選 唐絕精選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唐絕爭奇 檀奇 杜詩選 李詩選 宋詩選 元
詩選 宛陵六一詩選 蘇黃詩髓 蜀藝文志 書二 批點文心
雕龍 皇明詩抄 續抄 交游詩錄 餘錄 四六叢珠 群書麗句
群書瑣說 四六節文 赤牘清裁 清裁拾遺 詞林萬選 百
琲明珠 填詞選格 古今詞英 詞選增奇 填詞玉屑 詞苑增
奇 草堂詩餘補遺 韻林原訓 說文先訓 六書索隱 古篆要
略 六書博証 六書晚補要 轉注古音略 古音獵要 古音駢
字 古音複字 古音叢目 古音附錄 餘錄 古音拾遺 經書
難字 雜字韻寶 韻語陽秋 瓊屑 病榻手欥 引書品錄 隸

閒斜墨 璧歷新錄 脈位圖說 輿地碑目 以上新集 丹鉛錄 丹鉛
總錄 別錄 要錄 閏錄 賸錄 續錄 餘錄 摘錄 藝林伐
山 清暑錄 墐戶錄 莊子闕誤 楊子卮言 卮言閏集 譚苑
醍醐 經書指要 升菴經說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墨池瑣錄
古今諺 古今風謠 詞品 詞品拾遺 希姓錄 謝華啟秀
千里面談 寓顏稽雜錄 晴雨岳 錄異記 異魚圖贊 龍字雜
組 蒼耳紀遊 滇程記 滇載記 山海經補注 蟫蕤硯筆 以上外集
共一百八十一種 周樵園又畫別裁 奇字類 經義模範 銘心神品 洞天
玄記 江花品藻 樂府拾遺 五音拾遺 古音略例 水經再注
十段錦詞話 法帖名書神品目 珍瓏倡和 春秋經傳地名考

詩林振秀拾遺 皇明風雅選略 奇字韻 石鼓文音釋 樂府餘
音 通鑑摘語 解嘲詩話 鈐山詩選 古本參同契 人名字
絕句衍義 張愈光詩文選 禹山七言律選 批點禹山鐵橋詩
集 升菴遺集 六書練證 丹鉛剩錄 經書指要 滇候記 餘
冬序錄摘要 錦鬱樓 唐詩紀事 蜀志補選 清夏錄覽 潞江
青論 東吳紀錄 記纂淵海摘要 教乘法數 注江青論 叢林
錄要 通鑑菁英 蘭亭雲編 梧陰獄華 高峴子 東蘭瑣藻
詞林摘艷 文獻通考菁華 杜詩批注拾遺 古雋詩略 唐詩剔
選 今獻彙言節抄 老作兒嬉 群艷傳神 樂府詞英 周易易
論衡要 陸文裕外集節抄 韻語陽秋錄略 宋史節抄 詩雋摘

要 鉛書樓題筆 選詩附錄 古今詩選 四詩表傳 群經音義
敷 駢駢 古音鈎玄 叢顏索隱 分隸同構 太和記 行紀新
夢 麗賦審案 事說新語節要 易為斛 俗言 草堂詩餘拾遺
正韻 補氏遺書 駮賦 唐詩要偶語 黃詩內篇 詩品 解錄
清品 法帖名品 古文韻要 六書探遺 水經碑目 古文音釋
名史要語 晉史精語 滇區紀異 畫品 書畫名跋 畫則
宣和書畫譜 八陣圖說 丹鉛會錄 洛神補 崔氏志銘 樂志
論 月儀帖 魚譜 琴譜考宗 十五節義五金記 瀑布泉行
梅花賦 ●

何元朗良俊本農家子而喜積書于書無所不窺尤雅意于本朝典大
家廣坐中區畫天下事當否成敗懸河注辯聞者為奧語非鑿空多本
之經史而約以時制嘗曰經術本業史卽稼穡也又曰士必通達國體
而後可與成事功與趙大洲顧東橋文衡山相友善值海寇家破無歸
以扁舟栖遲吳門笠澤間數年後築香嚴精舍四友齋以老四友者莊
子維摩詰白太傅與何子而四也其結廬海上有聯云誦詩讀書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耕田鑿井守此而為羲皇之民所著有何氏語林四友
齋叢說何翰林集行于世

陳大尹建狀貌寨素盛性鐘容積學習于當代典故所著有皇明資治通
鑑治安要議學部通辨等書通辨辯朱陸異同也

朱子丹選子古人好稱諸葛孔明裴中立韓稚圭司馬君實劉器之于前

業輯劉書四王伯安以政事行術居鄉友固者韓恭簡宋莊靖熊恭肅
楊襄毅楊忠愍鄭端簡也少年窮理性之學爲詩及文清暢古雅有漢
唐人風氣有鶯谷山房集續集遺集摘稿諸書
柯者齊雜聯年廿六即棄官歸烏石山中絕迹不入官府門生四百餘人
執經問難慨近世學者攝經悟而憚積累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宋史
新編二百卷史記考要十卷兩漢文獻志廿卷其學出于豐城謂心與
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家居五十年于世之
用會漠如也徐華亭吳默泉太宰皆公同年屢求之而不可得可以知
品矣
公之著新編也合三史爲一而以宋爲正統列遼金于外國傳以尊中
國升瀛國二王于帝紀以存宋統正亡國諸臣之名以明倫非道學
于儒史以重道處複補漏擘異打訛閱二十二寒暑而稿成
楚愚絾條士元將生前一夕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户而入自稱孟子冀豈
而士元生故小字孟卿嘉靖甲辰進士刺滁州有事孔廟獻于孟子木
主無故自仆裂爲皆墜地士元心患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
論著彌積所著詩文曰歸雲集外有論語類考孟子雜記易象詩解書
解五經異文姓匯姓觿名疑古俗字畧夢占逸旨暖疾値枝楚故略象
教度論楚絶書黄史世歷江漢叢談俚言外篇語音丈嵩紀詩書子隨
六博學有編日新書十二卷
沈道本位撰碹退遯初初不出撰曰呈其論文則浩然若江河之放爲諸

生廿年始嚴名所解歷代文進知其積學久而運用彌也惜未究其才
云靈慶汎來
皇甫子浚冲博綜群籍留心世務好騎射通狀凡琴棋音樂博弈之戲武
宗時正法變異作諸言及中法阜駕南征作已庚小志大同之變作兵
業世廟時屢薦擬下作兵統及擬朔經論冕起作執戈雜言俱不傳仲
津舒叔訪　季涍鄰皆嵐進士能文
周定王之後有中尉名睦㮮字灌甫家號于賓而被服儒素覃精經學通
懷好古築堂東坡之上延招學徒與分研席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
人經解殘闕放失訪求詩海內通儒繕寫藏棄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
秋傳會敉而傳之海內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灌甫頗
資購之□□四十年之力撤唐人四部法用各色牙籤識別凡一□二千
五百六□卷起萬卷堂祕摘其中圖籍譽初丹鉛歷然萬曆中奉文行
卓異爲周藩宗正領宗學約諸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
講春秋禮記雖寒暑不輟命諸生刺同異撰五經稽疑若干卷所著述
若干種比肩閒平而繞其予政略代之獻專也好學修行博覽通曉惟
静儀可以儗之
宗藩中尉勤熯名祺姊好學修行著書百有二十種皆手自繕寫輯皇獻
易本書徵予于人貴貴父令進賢枝褐抗禮剔揚久之遠近改席次曰
逆北面稱弟子易簀之前猶與諸子說易分夜不倦有星光大如斗墜
里中樓易管嗚嘆二日而逝南州人士私謚曰貞靜先生

陸夢龍曰今宇內藏書之家西亭鬱儀皆王孫也西亭京核墳典下及稗
史郎官府條帶上下文書無不錄其副而手未之見鬱儀則胸中之笥
幾與所藏等富雖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然埋戶蠹惟讀書其中足不
出城闉願交之士至有叔冠來捧而出避之不省請之不獨不可得而
覿睹年七十餘手自訂錄作翰葉小楷日繕不足繼之尤自負者
文之學嘗欲為金海原本經史諸子所出離合著之其說以依類附音
為離引文附類為合一洗俗學之陋庶村觀其未及成而卒所著書百
有六種曰周易象通　周易稽言　周易占林　詩故　五經稽疑
陸璣草木蟲魚疏集解　駢雅　弘雅　演爾雅　逸古記　甲曆
曆代紀年考　佐史　廣國語　兩漢逸事　南齊記　高典　三朝
甲曆　世紀　今論　明典故　藩文記　藩獻記　皇明得人　近
代名臣言行錄　嘿記　皇國職記　江右名勝記　江右小史　武
策　南昌耆舊記　較注豫章古今記　廬山記　禹序合志　異域
圖說　方國殊語　歷原　歷記　歷纂　合朔算例　古今通曆
今曆娵度　字原表微　說文質疑　六書貫玉　六書緒論　六書
本原　古文奇字釋解　三古文釋　七音通軌　古音考　楚詞古
音　聲譜　名隱子新說　玄象記　玉燭記　物鏡　閩海異物志
海錄　小酉記　古今異林　鉛槧志　續記　玄覽　古今名言
要言　國朝畧錄　莊子鈎　淮南子要解　五苑　南北史膾
淮苑珠林抄　金海未成　水經注箋　水經注抄　注哀江南賦

較正文心雕龍　金石文選　廣廣文選　六朝珠選　補國語　明
文叢　古樂府拾遺　六朝詩類纂　宋詩選　元詩選　明藻
詩菁英　藩藻　麟角集　初雅　豫章社稿　五君新詠　枳園近
稿　枳園文集　太乙金鑑　選將捷要　陰陽通　宅兆元經　奇
門摘要　內經要略　內經小傳　醫詮　岐黃鈎玄　肘後鴻寶秘
方　學言編
徐少保學謨所著有海隅稿春明稿歸有園稿其自敘春明稿云余之出
春明也自祠部郎使郢去其再入也則以御史大夫名卿司寇並駕先
相距者四十餘年而其間精所游歷非通播之典郢則長患之為庭也
次且退遜殿無復之矣乃一旦時至事會卒載白首以覲天顏豈非莊
氏所謂不知其然而然者與比較宋應正張春實諸治人事神將明悉
視志遇也亦志感也又有世廟識餘錄老子解等書
顧玄緯起經嘗書出必五車自隨游十吳越有數巨姓家多藏書悉聚以
諮公公校讐編識不佚所行世者曰夏小正補解大學衍義補要廣東
通志表傳小十五經王右丞詩集類箋王司馬宮詞補注日省餘錄會
真集記詩文七十一卷未行者尚書左紀史公紀傳評兩漢字通山海
經鮮勻吳逸典羅浮續考歐陽軼編注述異記列仙傳注赤水玄珠
通錄佛教相宇編廣秀負拔元白菁英孟襄陽詩注李丞相國實事錄
職積內言萬承詞韓武庫八陣圖攷莊語一百三十五卷其亡佚者易
堂語詩解類寬敘餘談金匱賈三傳惠乙集續滇鄰聊春權弓劉瓶書

倉頡殘水經紀乘屠宗族譽言仙蹤集仙大編雅史世說劉琰錄缺遺

婦海識集廣小名錄瓊花圖經胸素坊譜歷朝殖品江左名畫記唐紀

故辨白路演連珠集大曆才子詩選唐四大家集缺南畫錄南華原詁

詞場義律五晉讀閩丘里鴉異記汝劉娃釋千里面目麒麟函一百八

十三卷

胡元瑞應麟按察公僖之子五歲授書緘藏稿見客使爲對少工凡歲節

取父書得尚書易詩禮弓莊列諸子言盡讀之遂能爲詩藉藉傳里中

而子經生學亦不廢及壯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仿佛劉氏七略而

加詳密所著詩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編外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

十卷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蕞十卷史評十二卷皇明詩統

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旨一卷交游紀略二卷

究室圖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隆萬雜聞六卷補劉氏

山棲志十六卷群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二十卷澄懷錄一卷抱膝編

十卷真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他書未成者又數百卷

屠長卿作三教鼎立書略云儒者世法仙佛出世法在世不可無法是故

貴儒出世不可無法是故貴仙佛儒學實而公仙佛虛而大儒者實而

有虛虛在忘私仙佛虛而有實實在證聖仙佛出欲故去虛虛以出世

釋名非幻妄也儒世法故去實實以世法釋名非譯著也知此則不可

相廣不必相廣故以學儒而誠仙佛猶儒也學仙佛而誠儒猶仙佛也

孔子以老爲猶龍未嘗誠仙以西方之人爲聖人未嘗誠佛之立教

在諸緣莫作衆善奉行是佛未嘗誠儒也仙之立教在淨明忠孝是仙

未嘗誠儒也三教之所以卒于鼎立也

魏順甫裳守濟南與于鱗相得甚歡副使歸汪伯玉徽楚鵬公及豫章余

德甫爲楚史七十六卷就質伯玉讀而善曰班馬儔也既而楚人何某

亦爲楚史慎工之蔑言二史當合公不得曰五色有可合也老而縞白

不可合晦已寫僅存史

謝茂秦致于鱗公責之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有所聞而不以

告于鱗則不忠不以告于鱗而以告士大夫則不厚某請放事矣其詩

最善近體沉鬱勁壯有河朔風

李宗伯本寧曾被劾回避草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遺勺

之勝曰游往來于三輔桑隴間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太液蹟曰

西遊東覽燕歎黃鶴沙匡廬沉彭蠡訪汪伯玉于黃山暴洲東海

納碑于三笠六橋間曰東游歸則循洞庭卉衡嶽度大庾宿羅浮竟棲

右之名山水著之篇什曰南游又以三出山名小草三集而總名曰大

泌山房集

李彭山本罷長沙守歸載書積諸子彼居禪室誦讀其中手自校讐晝夜

寒暑無間者二十五年所著書爲廣制私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

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詩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

學四問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己意追發師說遠會聖心節

解貫穿參歸于一而後已其有不合者縱種晝終日心口相角非特雖

義理道已也雖典章政令之出于古為今人所不及見者有牟于理恐
掃除之必出于己歸于一而後已
郝給事敬以論輔臣內官奪職除江陰令致仕歸性率直不苟合歸而肆
古學搜衍者四十年著九經解其解易也盡掃義而推象者執義而廢
象者故象數理俱備而先天分先後天考亨守卜筮以為木當之其解
書也辨孔氏古文出東晉梅賾始末悉繆不可與伏生廿八篇並解詩
原古序作自子夏而毛公小序為可遵解春秋本詩亡之旨古人文章
深厚據事而美惡自著後儒以褒貶命討深文隱義當妄也解禮記御
道學之書不當取大學中庸支離裂之解周禮謂是六國處士之學故
寄于近而疏于遠司空散寄五官獨分六臣成歲序除省六官法五行
作者以此縱橫其旨故攷工記非河間補也解儀禮作于衰世故儀科
而大綱不清且多雜越非盡先聖舊也解論語六經菁華而不離日用
下學上達舊注淺近矣解孟子本中庸指心性為理學嚆矢而微顯博
約析然歸一其大旨約略如此　崇禎己卯年八十二冬日早起衣冠
瞑思不倦令內外掃除沐浴隱几作書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絶筆視朋
驚愕來視危坐木榻拱手為別乘椅舁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
曰升沉聚定理深壑藏舟夜半趨雖有力來去自由如鸞風飄灰天心
于我何心少頃而瞑而絶

英氣發于髫童靈心本于夙慧有識者見其岐嶷敦敏披彩于占對
穠學成章拈麈霏義皆可以內視宛宗外耦枝羊益駒畵來落硬具
逸重之材虎穴初生已有食牛之氣所以穠穠敢數于黃中隆之與
稱子傳略乞墓銘集第
楊文敏年十五能論古名相讙為不可及公徐曰本朝伊周亦不可及其
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解大紳縉生而穎絶夢五色筆花如蓋為五歲時族祖抱置膝上聞之曰
小兒何所愛公應聲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
吾家
方正學先生髫齔即善為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蹟欣然願慕鄉人呼為
小韓子
程篁墩敏政十歲時隨父蒞蜀巡撫以神童薦英宗召見出對曰鵬翮高
飛搏扶搖之九萬應聲云龍珠獨對陳禮樂之三千上喜賜食命賦聖節
及賦雪詩并經義一篇援筆立成文采粲然上益喜詔讀書翰林
正統間某地是一神童至京工廠與丈餘紅羅使直書一字乃以筆直畫
如羅長僅加一點作十字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又兩
召之試講尚書嘗與敏政同召上試對云螃蟹渾身甲冑敏政對曰鳳
凰遍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任宮學士李大拜兆于此矣
梁仁洪鍾生四歲隨父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父與客奕鍾在旁諦視大

之語其行勢為父稍然慶勝客而比棗龍時見牌坊題額索筆書之並
得字體並宋即設肆鬻字一時中為神童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御地建
書數十字又命書聖壽無疆椽筆凝視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首
曰臣非不識第為此字不敢于地上書耳上嘉其言即命內侍舁几復
以躡鐙立其上書之一揮而就上嘉命翰林給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
教後登弘治庚戌進士授中書未三十而卒
李祭酒時勉七歲時小學四書皆成誦十歲餘即以顏書自勵刻苦盡讀
諸經史卒為名臣
劉公彬與羅公倫同歸五歲而孤母信巫言用覡歷闕于神祟下請十五
出關時破貧名曰破關則可長年彬用石擊破之母怒彬跪曰壽夭在
天非巫可求天感母恩兒自可生母宜安心勿為其惑
何公遵字孟循數歲時嘗侍母值午日時好蘭荻盛開折一枝與之命向
日拜公執葵北向拜祖父翁授閱之公曰閑閑在北耳蓋其忠義性成
如此
倪文毅岳五歲侍文僖公聞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文僖異之
周而書金宇約齊十歲時赴里塾嘗過吳石交公門公目而器之許妻以
女一日名飲座上有蕭杏公出句云綠荷方得藕約齋應聲曰有杏不
須梅座客皆驚復為次女擇婿得金公清夫人名之見出句云汗血名
駒起足已存千里志對云負吭仙鶴纔棲便徹九皋天
劉咸東六歲侍客有談及天下既泰平遺逸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
聞之
陳魯南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作赤霄山賦傳
播一時
蔣御史誠八歲賦詩云青天闊處雲歸岫紫氣來龍水入江人皆奇之
楊道南數歲受諸經子史一目數行俱下且了其撮義年十四作孔子惜
禁煙論詞翔川涌朝象岡提學深加歎賞以為宿學及見其幼更重之
謝予象承舉八歲賦暮秋詩有紫塞風寒雁叫霜之句又游青云春雨洗
山精寺近秋花裏夢一樓香
晉江丘公養浩方數歲游嚴外氏園亭拾巨珠以奉外祖外祖曰何不與
爾母答曰寶翁家物安得奉母
湖陽蘇祐、歲時詠朔夜月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低黛半□□卻千
無蔽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
春和歐陽崇道鐸四歲能畫記靈臺二十八將姓氏六歲受經輒成誦十
三工屬文舉冠登鄉薦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叱曰彼裸跣不衣冠我何
拜為
弘治中張御史泰接雲南保舉神童董元者知雲南府董復次子也八歲
能詩詠新桃云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勞圓混沌根渾是一團仁梅
月云夢覺羅浮夜已闌君看書靜月曬圖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妝
鏡裏看後改名玘中一甲第三官至禮部侍郎

田子藝藝蘅學憲叔禾之子也十歲從父遊采石賦詩云白玉樓成招太白青山相對憶青蓮家家采石江頭月曾照仙人宮錦船

王司農佐與客論馬及馬為行地之物時其子雲鳳甫六歲從旁問曰何者為行天之物得非龍乎坐客驚異

孫文簡承恩方五歲其一齋以紅燭試破應聲曰色似銅盤光同夜月矣曰此清華色相異日華國之徵

洪洞盧公學舉九歲時讀書至寡人好貨曰前云我非愛其財今之好貨畢竟是愛財

王濟日兒時里中迎春諸兒皆出看公獨安坐讀書不輟母令出觀公曰看春何若看書一日邑令呵殿過塾同學擁視公不顧師曰爾不顧令謂爾倨 何責奈何答曰令亦人耳視之何為我方讀書[illegible]貴乎

何文肅喬新幼時閱通鑑續編翰林周中規問曰陳子經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可議然呂文煥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赴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則采怪誕不經之說書遼金則失於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白其父冢宰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胡學博瀚支湖之從子也七歲問塾師曰學孔孟以何為入門師大異之支湖語之曰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因作心箴文廣見而喜之

毛少保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者喜之贈以金錢覺歸卸擲去曰要此何用吾不敢違長者故攜歸耳

楊椒山先生七歲而喪其生母庶母持家妬之令牧牛公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觀諸兒讀揖讓而心好之歸請受學兄曰若幼何學公曰幼者任牧不任學耶乃聽之學

王文成幼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公曰登第恐非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年十一過金山作詩云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張公士儀五歲口授諸書即了其義嘗聞雞聲呼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我願為之豈徒曉而已

楊升庵嘗幼時從父延和禮闈較士得佳號卷心奇之而考官未錄以進延和取為經魁後稱升庵為小座主

徐文貞階方數歲從其父思復公宦鄰父嘗自他邑歸公出迎父戲曰父遠歸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長

張崌崍佳胤七歲侍父南還公舉古書傳語即能敷暢如素習者日誦千餘言出試輒冠諸生

休寧程石峰業四歲從兄入里學父禁之則大哭乃異而日授之孝經古詩數篇五歲習書又習數法父戲之曰兒長欲稱算作市魁鄙事耶答曰大司農錢穀豈鄙事乎父不能難年十四以奇童舉

韓公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持卷若有思者父問之對曰即如
是武王非矣
張邁字子宜母戴媼加之名曰狗子七歲能賦詩舉十歲遂通五經
孫檀陽生二歲凛然如成人鄰媼予之餅必懷歸以遺母母食然後敢食
母使之從師視講師嚴童者曰孺子在寺不使之母笑而異之
楊升菴數歲時石齋公曰蜀守制大父習科公授以易兩句而恰不遺一
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樺斷紅粉之魂白日照蒼苔之骨數語大父極
歎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一日石齋公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
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公舉元微之詩以對且賦一絕云會
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
時年十二
何仲默入場時最少其兄負之以進御史見而出句云弟騎兄作馬應云
子証父攘羊
袁圖老元峰十歲隸當里從千清道觀公適父至立于令前令問曾習對
乎遂出云玉清殿上飛雙鶴公應聲曰五色雲中駕六龍令喜一學諭
曰此偶讀是詩而挾一韋字耳復召見語之曰錢乎四方圓六面公答
曰丈大一統貫王才衆乃驚服
蔣獻夫實初時父見龍在迎春有龍捐守曰此神童也守出龍飛二字令
對對曰牛舞守怪之曰百獸率舞牛不在其中乎又賞奴以色難令對
答曰容易奴訝其速曰即已對訖

詩之道因性情所自發出也亦風會所日昇崖懷雅人韻士即事吟
啾野鳥山花觸物成咏并有后妃孳子對景取材感懷自賦是以十
五國之風遇輶軒而必采三百首之富即一言而可該纂詩話第三
十二
宋璐溪不能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歎笑觀御輪
墨賦楚詞一章仍命侍臣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公乞
歸時御制二句餞之云白下關時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公續云臣
身願作銜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上悅賜金帶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
也
崑山顧瑛洪武初隨其子遷臨濠自贊其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處青
山骨可埋遙憶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王元章寬所画梅花斷纏尺幅人爭實之初見太祖應制題梅云鐵鐵北
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上極
稱賞自題画有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
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新鄭趙天澤與劉青田善有吳江月下送舟詩云餘貪歡逐岑徵萬生近
酒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瑩明乍滅沙
禽亂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胡閏字獎芮祠壁題竹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
靈物高皇見而賞之置之帳前歷官大理少卿後死壬午之難

國初有吳中四傑高楊張徐是也又有廣中四傑孫西菴賁翰林典籍王
聽雨佐給事黃雪篷哲典籍東李易菴德教諭陽春
高廷禮棅少與同郡陳亮王恭為布衣交著唐詩品彙集唐人詩揚扢上
下之而宗指歸于開元為品彙百餘卷洪武初入翰林有木天集為人
博學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善與人交山水畫極工客索之笑曰今我作
無聲詩耶
黎古同真嘗以桂謨與同至焉某譜成遣左右同得釋歸而焉某未釋其
兄感夏廷之古調不往遺以詩云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原自有鍾期
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見詩潸然淚墮
顧禮中祿為太常博士善詩歌有過鄱陽湖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
敵當年想至尊高皇聞之命畫廷其作深喜之嘉賞便令親書上
晏唐天生于洪武間有詩云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
樹高于屋借與春禽養子孫
翰林唐公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云雪翮能遮萬里風坐令孤兔草間空詞
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年鄭魏公自註云工部本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家學士御林曰當荒古所載上曰
朕聞此之異不若賢也遂日示當時讚林斷上遂起
臨海趙公撝善為中貴題鷹補圖云鷹未成熟葉已無翼雲撩亂紛飛枯
宮中羅綺經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見之即除知肇慶
國朝初許劉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軏飲南市樓詩云詔出金錢送
酒爐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

歌扇濕燕姬香裊舞裙污綠楚異道知音少司馬能學絕代無復為都
御史顧佐奏革于是有官吏挾妓飲酒之禁
魏公觀嘗侍游內苑紫燕園奉制賦詩云深冬晴旋動遊向內苑游觀娼
侍臣五色慶雲開麝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鶯喜本形車御六燕嘶切
紫闕霞叔氣近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工覽之大喜
國初樓使華合使來朝有茶岡詩云國此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
禮樂漢君臣銀瓮蒭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方正學先生少時過釣臺有古詩內云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屠
郭后寵此陰麗華精廉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
幾卻向桐江釣烟水詩佳而論亦正
文皇兵起芊蕙刺火芳遺淮南守將梅駙馬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
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闘中事業蕭丞相塞上
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後死難
東海趙伯遜名士品作建文年譜四卷蓋幕致身錄忠賢錄附勝錄從亡
隨筆諸書而成之中載帝游公安夜宿蕭寺有二道士同宿不相識夜
聞泣聲觀去視遺紙知為中書舍人郭良梁中節也因作蕭寺黃冠夜
泣詩云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過黃冠不相識結滿拄杖坐西偏低頭不
語意自閑無何一人攫冠落髮黃面皺多愁顏附掌還驚還歎息夜分
但聞聲嗚嗚似悲焉解悲難頓哀號夜叫寒鵠泣于腸紫結趣堪言邪
衾温遺帝淚痕展與狂探訊其名兩公蹤跡實無根我欲把毫寫勒聽

波瀾筆花寫不得
伯熙有甲申除夕詩云從來除夕不曾悲此日遺臣淚暗流思漢祇知
遵伏臘存詩誰解續春秋雁行聲斷人千里蝸角功名海一漚擧目采
薇俱自媿敢兄猶爲負姑蘇亦志士也
從亡隨筆載帝至吳江史仲彬家居于水月觀有詩云細雨掀楊起煉煙
水紋如織影湘簾午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絃又送吳成學還
蜀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恨留兩岸好青山煙雲滿眼歸心不向東風
見青顏鑑實說聲鑑詩如西
王資杞緜人以指揮使淮北有功壬午六月與從亡之約易服爲道士自
號玉華山樵有贈宋人詩云七年飄泊走關趙日夜思親雙眼雪回頭
往事付空花形影相攜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兩舟一棹江南歸西
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離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
當銅對酒忍暫歌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于其
間爲君寫此時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
帝至蜀宿永慶寺有詩云錫杖南遊歲月深山雲水竹傍閒今塵心消盡
無些子不受人間色相侵
廬陵顏伯瑋知沛縣靖難師逼死之楊士奇過沛悼以詩曰平生金石見
臨危就義從容名亦隨千載河山遺鎮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往近
文丞相先德傳徒奮太師欲將荒墳何處是縱縱芳草淡空垂
史明左鑑仲彬之孫也方生鑑時帝適至其家聞之喜命名曰文鑑而曰
載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因更名曰鑑且曰是兒當貴即不貴當以文
名世鑑嘗有秦淮歌云倚君金臣羅隱我秦淮歌長江西來幾千里洛
洄直入臺城裏淨青爲綠南北流至今猶號秦淮水秦淮之水能容舟
秦淮之上花滿樓美人樓窠春玉鈎太白仙人清夜游酒酣乘月往石
頭棹歌渡淮水倒映紫綺裘英風嶽山岳豪氣溢九州迄來四千四百
九十五甲子無人繼此移山倒海之風流水光依然月如故斷雲零落
令人愁豈無清歌與美酒與子殊殊識堪羞我欲秦淮往送君秦淮去
城西酒樓在何處主人今非舊塗楚且須痛飲放達觴達觴歌終醉方
寤笑壓吳姬服爲托端身撲撲棚羅宮錦明年我亦泛秦淮手解金龜就
君歡
渴力田糧章與吳赤溟炎作今樂府二卷內有故萬衣哀河西傭也神京
覆臣可死死不死爲智士君王行臣可生生不生爲忠臣雲門傳耶溟
棋一朝師弟宮中逃龍不上天蛇失穴一蛇去之中野號河西傭獨愁
苦出亦復羈歸入亦號羈旅金城邊寒萬縷縷莊浪夜宿淚如雨亦如
孫裒美無度終道新衣不如故
大寧悲傷臺大寧之失策也聖祖時始入中國鎮以北王控扼山北使我
營屯力作射獵爲衣食奈何靖難之師棄我如遺跡契丹三千騎自言
藉兵力多用金帛可餌之何乃割地以資賊奪我田疇驅我妻與孥今
虜富饒生養息我既陷沒束不到建陽西不到工谷關門局窄往見使
還白雲紅螺皆異域煙煙創屐承不能驅三衛聖王重小信毋乃輕大

計燕京不得神石費園陵所蔽一牆耳何况書生善家園圃乎獨石晚
之臺牖不開文宗貴秘禽頹利置酒西壽呼萬歲
永樂時詞臣被命賦金臺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西山霽雪玉泉垂
虹盧溝曉月薊門烟樹金臺夕照居庸疊翠時三楊皆咏焉宣廟增
其二曰南苑秋風東郊時雨其後戴公洵由詞林為南祭酒又賦金陵
十景曰鍾阜晴雲石城霽雪鳳臺夜月燕渚秋眺聚寶佛燈太平仙桂
西園霽竹靈谷深松天闕高標棲霞晚照與金臺八景各為詩與圖紀
之後余如峰朱蘭嵎顧璘圖三先生增至六十景俱各有詩選載別集
胡公廣建文中狀元及第賜名靖既而受知文皇致通顯自稱潛菴之後
專叙忠義事叙文山集為附錄梓以傳李西涯有詩云狀元忠義古今
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編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意婉而中
趙子鸞孔昭題清獻琴鶴圖云德馨何用更焚香琴鶴隨時亦費忙但得
洗心無一事祇將義命作行藏又題伯起却金圖云清夜孤燈獨坐時
關西心事總天知却金自是平常事太史標題似好奇
胡克仁壽安永樂時宰新淦性清儉人呼為菜知縣嘗題所卧紙帳云紫
綠步障錦春華卧雪紙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
鄱陽高公舉以御史罷歸一日棹小舟至城下縱服坐舟中值重午郡守
方飲月波樓觀競渡怒逮之至令供不合狀舉筆書一絕云皇后升遐
未一年今春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得詩
大慚延之上坐公拂衣不顧而去

彭齡之福守泰州以削介忤部使者而歸嘗遊一故舊之新貴者值微雨
畏途不至公貽詩云偏來名利若游塵何事吾兄太認真咫尺泥塗行
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
蜀中城省事有人題詩云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
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永樂時吳僧聽聞有詩云獨羅行來坐看山何人學得老僧閑農家未熟
黃粱飯一鑊清烟出樹間有笑之者曰此不耕坐食供狀也
宣廟減租詩云官租頗煩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胼胝作
胝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遑安可
循下詔減十二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
曰於斯人
上詠繖扇云湘浦烟霞交翠剪漢花兩生香排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
淨帝王氣象自別
宣德中河南民飢流徙上命許公廓往撫御制詩送之曰河南百州縣之
郡所分治前歲農事缺始旱澇繼仍衣食既無資民生曷由遂顧余位
民上旦夕懷憂慮爾有撫摩責其往勤撫字使者必蠲釋飢者必賑濟
寄撫必周歷毋憚躬勞勤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罄乃誠庶用
副予意
有以士子能文屬者召入內府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眾
以曾子棨薦御試天馬歌子棨先成文復澹亮上立賜瑪瑙筆寵遇日

陸隴西疾甚援筆書曰官居不小歲月非夭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
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楊文定云范文正高季廸皆生姑蘇兩人氣象甚不同予所賦卓筆峰見
之范云筆陣研池小穹窿架石峨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
知似墨雁過還成字千載讖書空有何不平事一作山靈恨何事
夏忠靖公嘗詠鵝首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膏播
群衆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亦足以見其志矣
祥符楊忠悔楊祥符尤長于詩平生累千百篇皆沖淡典實無雕刻綺靡
之習自名知恥集
升庵詩話曰元武英伯詠燭蘭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為
一時所賞國朝李古康詩云吳綾繡衮魚吞浪蜀錦裁花燕掠霞游院
警博香畫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偉人勁節而詩嫵媚若此歐梅花者
不獨廣平也
正統末劉忠愍死獄餘姚布衣成冨即邑中龍泉山頂為文祭之其文歷
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名其地曰祭忠壇邵文
莊有詩云萬古興亡淚滿襟一壇遺憾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
歌沉待我傳無地可投湘水獨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憫世尤堪弔何
處松楸是墓田
劉原博嘗見姚學公小像僅寸許周遺書公詩句如云梅散聲不散掉月
影同負翻靜涵金殿影清斷玉衡塵聊此類甚多

吳赤溟假樹枝蛇李公時勉事也云司禮先生共天下國子先生不相借
明當堂前樹陰陰一枝可代禍可嫁錦衣使何免免吏嘿嘿猶從容昔
年斷青束自樹何姑荷校戚均中諸生號泣奔且仆宮中獨憐會昌奏
少年天子知不知且放先生賀孫胄時吳宗楓王振為先生故
王抑菴直還政歸太和有歎落花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
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雷云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
隨雪色凋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霄
抑菴與還退不如意事好誦古人句以自寬有新省中歡千挽選法者
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銓法不當者曰若教
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皆切中
高大尹縉在番禺日鎮守府紅桃九月盛開三司諸公並有題詠索題于
公公為絕句云九月雷聲震海涯緋桃開遍五侯家殷勤報與寒梅道
莫逐東風浪放花
于節菴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未嘗持土物餉當路汴人誦其詩
云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
短長
西涯為相事多依阿有士子投以詩云才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
西四首湘江春已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潘乃田有句云稱公如北斗旋當撐其口謂公如泰山跋手游其巔平
生積書數萬卷到老只解孔先傳李廣祠類尤不可相為獨頌玄真觀

劉公昌云予在史館日請良醞一斗飲少多有滅老湯公讓來索云兼旬
無酒飲詩囊牛愁枯閒有黄封在何勞市上沽當至其第見壁事題云
東坡居士休題秋雨郭先生且濫芋後堂云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
公讓書從與伯鄉公舊事此雲與東倫云翁祖西山笛聞關北海尊西倫王長身惟食
秉老眼斷生花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郭笈真登名將之而工詩有建殊集性至孝母病丙割股作羹以進所上
章疏揮筆立就有送岳正道里詩云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
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
胡雲愁玉關人老鬢毛殘苦憶生平馬少游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
臣之冠

崑山龔詡年八十九硯忠與學鄉人重之有民風詩云種田生計如嬋
翼非横其如貪暴何撤者每廉收者廉得之常少失之多寡婦未免為
淸肅官府何曾恍素施莫謂淸高風兩隔蓬仙須聽玉川歌賦得田家
苦樂兮一番歌詠一傷心畢竟命賤等黃土薪米價高無白金四隅當
有盜賊破百里寂無雞犬音相逢父老聚頭哭泪滴洪波直到今一經
水旱便蕭雕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傷春空有鳥達村撥曉寂無雞鶴
無蓋井荒蕪宅苦調哀音嗔餘妻更有社公同寂寞年來不復享豚蹄
又五言云骨肉流離苦江湖歲月長露棲同鳥雀草食似牛羊到處即
居處異鄉非故鄉周渠愁幾許洪水共湯湯
成化間有張某以驛丞中山東鄉試督學華瑜贈以詩云一官恥不與清

流忙被遺編自校學积鉢豈能栖彩鳳鹽車未許困騏驎東藩領薦名
初還西蜀題橋志已刷龍門異龍入佳境丞當萬里步瀛州
吳原博在京師與劉廷美友善嘗為題鍾馗廷美元旦懸之朝士至者多
福門薄錄之以去唯闊簿已盡矣明日復然友人戲謂廷美曰此鍾馗
乃耗鬼也詩曰夜空樞雲夜風起不悲成群跳狂鬼倒後三尺黄河
冰血酒蓮花舞秋水飛螢有火明月蓋樑葉影黑啼休留綠袍烏帽進
行事睢眼刺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盡驅魑魅舜歷如何袖手
後忘韓回首東方又生白
蔣御史為韓前二夕作詩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如
霰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吾儒傳性卸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

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
郭汝爲智成化中以建言下獄獄中詩云人到白頭終有盡事垂青史定
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朝審時詩云盡披肝膽知何
日望見衣裳止此時但願聖明無一事孤臣萬死又何悲
張璟璟嘗熱一富人家壯丹盛開主人曰子能用中峰梅花韻賦百篇乎
璟援筆成五十韻笑曰詩腸枯矣亟呼酒沃之日未晨百篇成又回
文一首人以爲神
憲宗嘗于內府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持至閣通詞臣傳觀在直郎毅為
二詩以復上說有珍饌法醞之賜
羅狀元倫乞致仕憲廟不允問居政與致政孰樂倫獻詩曰辭袁功名夢

裹糧青山自結白雲叢迎將化雨多載籬稚備秋風厚蓋笻白髮滿鞍
陶令菊綠陰高蟠仲尼松有人若問興亡事請把韋編玩一久
張靜之寧成化中使朝鮮陪臣朴元高為館伴從游太平館公賦百韻朴
隨和之殊不相下公得漢流殘白春前雪柳拆新黃夜半風之句朴乃
閣筆
陳嗣初纏書云作詩必情景物合乃可言詩如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
水亦東流此情與景合也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此景與情合也
楊孔暉有句云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崔后渠以為模寫殊妙境
劉草窗海作白鷴詩云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逐徵驂入御樓翦取白羅帷
戎幕旗竿十丈挂朝頭當以示湯公穰公讓亦諷賦
王越賞千汪直得封威寧伯初在大同見邊事漸生禍不測作詩云去
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止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
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意為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化作
灰有好事者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秘隨郊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
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隙過一場富貴如花開千今門下三
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
張東海有感作云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奸
軒徽閭里慣慣趨懸衙不如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敗禍殃來
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此耽誇見頂門一針也
山陰司馬伯堂通乃羅以玉環所取士也同為閩臬副使一日偶並坐水
玉詰詩云歲在壬辰春試勞至今朝者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
門生相並高司馬見之大愧請判
李文正東陽年十七登進士太倉陸太常釴與同榜有詩云金羈細馬出
明光碧色羅衣錦繡香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
弘治中一老儒以貢授教官有題白頭翁畫送之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汴
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
孝廟御位編祀宗藩奏王遣朝使詩云九重聖主篤同宗遣使明禋禮秩
崇御相敬恭承懷素廟堂彷彿著儀容客山夜靜風雷會大地春回雨
露濃歸覲重瞻咫一面覲藩仔沒承恩同
三山鄭汝昂詩多清婉書寄親戚令廣東者一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飢
來猶杜衣青衫老妻常住經經語參正修書去嶺南可謂善于遣詞
秀州沈氏孝廟時選入宮能屬文書試守宮論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
宮豈必守哉上喜擢第一贈弟溥獄春官詩云自少辭家入禁闈人間
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侍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
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闕登金篋同補山龍衮上衣
張元禎在詞林偉一宮人詩云金針刺破南窗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蝶蝶
也知春色好倒飛花片上宮牆
嘉靖王真道弘治中封博雅好文詩詞高古有塞上曲云遠出漁陽北擊
胡將軍談笑挽雕弧千金底賦單于首贖得沙場戰骨無
何仲默諸時入朝詩云大將從跨朝王京至尊親遣近臣迎侍中獨領嫖

桃部戰馬皆歸龍虎營　河濟江淮血不流中原萬馬一時收黃金未
徹嚴功士白毫先帛敗胡頭　河北諸軍盡有名雲中驍騎本體生全
從白馬翩翩出不見長安子弟兵　少年生長在邊城介胄南征幾歲
生馬上朝來横逆曲梅花一半是兒聲
魯文恪謙上公車過西宮止逆旅憐馬卒寒苦令卧衾下因賦詩云手破
青衫弱稚兒馬卒怎將泥靴壓凡由父母皆爲子小異閒關我却誰更
在世情皆可笑思從吾幼未難推况走選借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
周鳴玉輝以忤逆瑾歸隱郊外一榻蕭然日玩周易一卦象占之外多所
妙契城市罕不一至時曹家副時中顧宗伯清家居與公文酒往來無
間一日曹公過顧公曰吾讀蘇學士過清虛堂詩兩腋習習風舉欲趁公
和之顧公躍然曰此際何可無鳴玉因相與泛小艇指公舟各和蘇詩
最首公禎魚羹甫餒同酌入夜始別弘治庚戌
王羊趙克寬爲建安學諭書與同輩郊游作送春詩但用風雨字傍有馬
者賀莎衣立和一首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啼殘
榆樹老吳鹽撲了柘陰梅墻頭紅欄梅子熟口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放
歸歸不得肩頭猶挂一莎衣問其姓名不荅而去
王文恪有十三絶句大抵刺武廟之南巡也其後五首云相國移家江水
湄金山變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顧得回鑾一顧之三顧頻煩京
未聞金陵東下是金山分明鎮覓頭邊路誰得賢人與俱還趙普元爲
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雖虛雪夜相逢意海錯猶堪佐酒巡北固山

前與羣華鼓動來訪相臣家太湖皆石怒多幸也得相隨載後車廣秋
千載藏蚓良宸翰如今更煒煌漫演魚龍看未了禁園新部出西廂皆
料揭文吏也芋止生日文襄竭生平之珍玩以祥上回鑾見江南茶姜
而身又未始出猶不免于酉官之刺然潔身易而潛時難
楚冠學海苦志騷雅制髮入盤山中健户數載研究詩旨大有所得而後
蓄髮出登黃鶴樓云滾滾長江帶落暉仙人樓閣倚霏微雲來大澤漁
歌斷沙冷晴川雁字稀檻外鳳凰銜月出風前鸚鵡扶簷飛莫言黃祖
難容物詞賦于今有是非又伯業已隨孫鶴去樓臺偏壓大江流烟迷
遠浦千帆雨濤竭寒礁五月秋
王鈇保章父藏憲宗時直諫有聲顧東橋嘗稱之曰參議王藏事君以忠
行己以義亢而不徇困而獨貞矯矯乎狷毅君子也鈇與永志執節屹
有錢籃論詩尚才情曰唐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
于雅頌唐體沿于國風雅言多盡風詞則微今以雅頌爲近詩未嘗不
流于宋也故甚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
張啟昭昇利袁家云甲第巢渠東復東畫堂高出綠雲中青樓寒浸三更
月畢竹凉生六月風雲母屏開金錯落蝦須簾動玉玲瓏侯人不敢高
聲語公子華香夢未終
建康實迹鑾曲云金陵今古帝王都碧石清江一畫圖五聖百年虛想像
鑾輿曾到此間無　自采民風問老農微行不遠近官從那知天子關
天象到處雲成五色龍　弓如明月向江開箭挿寒潮接浪迴水上龍

鸞莫翠遐我皇原為村蛟來　潮落江門烟水秋雲帆月下過揚州西
京驛道三千里夫听垂楊接御溝　琵琶金鳳鳴玉鑾輅車何日到長
安宮河不似江濤險只恐秋深白露寒
肆汝廣卿靖長安宮女行云長安城頭夜二鼓力士敲門稱太府為道君
王史章勞通諷嬌娥看歌舞應制未得話從容階除早已入三五倉皇
使彼將我行那肯相留到天曙平昔嬌癡在母傍黃昏不肯出前房如
今卻向何處去似墮淵海身茫茫四更未絕五更違父母相隨太府前
頃刻回頭同伴至亦有爺娘各悵然天明御輦發輪疾送我城東坐官
堂生來雖在咸寧城日中誰識京兆驛已看閶闔隔重天乍度朝昏似
千日中有數人不甚愁聞之乃是勾欄流平生謔浪經去住御說雛觀
五鳳樓觀言欲去去何忙單騎油車已道傍少小生離還死別父母送
我渡水陽相看痛哭各捨生此時欲斷郎有腸訣別渡渭還渡汾千里
歷盡常紛紛江流山錦猿常哭葉落郵亭雁叫閣迢迢千里還歲窮大
同覺得到行宮常言朝見何曾見深院蕭蕭盡日封轉眼還逢正月末
忽然大駕還沙漠見說天壇禮未修還泉太廟春當禴京師猶欲駐鑾
輿屬車還載殘看歸卻向豹房三四月欲近龍顏真是稀空有媚家色
藝高隨人望幸亦徒勞宮花枉自羞粧面御柳何曾關舞腰君王不御
人轉賤盡日誰來問深院日給行糧米半升大官空有珍羞饌我曾豈
是無憤困盡道君王還遠色宮禁幽深誰不知蹤跡民間頗難測又聞
史成思長年更覓活佛來西天君王清淨分明是誰見當年詔旨傳青
春零落不須論女伴半為泉下人妾身雖在那常在愁魂入地恨無根
我屬貴人皆名賢左諫右弼何翩翩近復叩閽諫南巡何不上書救宮
人上書雖是履危機萬一妾身得生歸　稍節
玄明宮行云長安還家城東還御葉楊花春正早玄明宮前下馬時一片
烟光長萋草宮中道人招我入素果清茶日未仄白河東下是城西楷
然湖上三嘆息王穩二年與四年劉瑾專權斧扆前可憐帝主推心腹
縱有丘墟難比肩璀璨空多歲里恩論恩無復倚臣尊千官盡走東河
下庶政全歸左順門震主傾朝不自知回天轉日更誰疑金貂滿疾御
恩日朱紱升堂頌德時翻嫌仇李恩榮薄卻笑曹侯意氣卑謀生已拙
還謀死更擬玄明作萬里甲第侯王已莫倫陰山將相那堪比千門萬
戶何逶迤玉鼎瓊筵更絕奇金人兩兩坐相向錦石亭亭立不危玄明
之宮高莫匹四海京師俱第一金盤常思埋甲盾銅駝不拜生荊棘自
古威權不到頭九重一怒罪人收幾年熱焰俱灰滅一旦冰山作水流
冰山烈焰事俱非座上門前客盡稀須臾蔓草縈枯骨宛轉佳城屬羽
衣倚社憑熏古如此操刀必割誰能已三穴安能窮帝旁萬機況復歸
司禮殺柱扶偏未不同更張畢世始成功還期聖主思前事莫還玄明
有別宮稍節
謝茂秦武皇巡幸歌云舜鲁巡遊地蒼生見翠微晴雲隨鶴舫春水照龍
衣柳畔千宮擁沙邊匕校圍觀魚移白日鼓吹月中歸
赤漢囊土諫其張猶揮吳也蹴蹴踏贈囊土當驛當驛何為厥車駕勿出

擄掠逆圖傳者急陛下南行當逐賊臣欲不言安可得臣非不知死者
書生者果誠不忍見廟社生荊棘臣今剖心來赴闕上稟戴血勿汚天
子蹕法司阿意究小臣受聖德鐵柱杉御溝泓殺害陰陰白日黑天地
慕南行之謀乃可息用臣言碎臣骨九京深深含笑入土賫留血當化
碧

一趣憎不知名索畫于石田翁寄一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
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个看雲僧翁欣然畫其詩意答之

石田先生別業曰有竹居中建百客堂無夕必張筵命客述所聞書于簡
曰客座新聞嘗賦幽居云幽居臨水稱寅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
來蒲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巢雌雄燕籬腳秋蟲子母雞此處
風光小有杜可能無我一青藜

六十初度云愁愁無復老人懷春日烘門暑始開過衍太平初試杖安
排樂事且銜杯世情花賞富家發公道無均貧户來識字不多孫不識
小軒聊與物追陪

陸平泉有詩云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鬧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
到秋風已倦游

衡山不喜食楊梅人或笑之作解嘲詩略云南風微微剡夜吹暑雨未到
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牙彷彿嚼冰雪染指頃
刻戚胭脂論名列品假第一我不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蛛
卻欠楊梅福水盤滿浸紫蕨鞍常年只落供吟目

倪公謙性敏甚落筆千言應制賦詩中人率立俟以進奉使朝鮮卻席樺
渥不加照寓建人嚮服梓行國中平生著述有玉堂上谷歸田南宮諸
稿不下百餘卷又遼海編四卷

饒州一省榮居京頗苦塵勞有詩云碌碌塵塵立世間朝來直到晚將閑
誰知夢裡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周北野以郎中致仕父名輿字建參為編修兩世通顯家居北郭有田數
頃室廬荒敝常閉户獨吟父子皆善詩有周氏世鳴集

彭懶翁福以參守歸縣當大造其子為司書者欲為飛稅公為詩諭之曰
洪水推沙塞西涯推來推去止交加誰知二世官中鹿走過劉家又李
家遂止

閔陳璣令羅田嘗懷其兄霖因集古詩序云古詩用風雨字多矣不專為
兄弟發之自蘇長公感風雨對床之約而其兄弟相思輒寄意焉璣本
別家兄伯可先生以來凡論古詩至風雨句輒有長公之感遂以所記
取簡相叶者足成絕句得二十首錄卷以寄題曰風雨述懷云
時正德庚午孟秋之望錄其八首云涼風微雨夜蕭蕭人事音書慢寂
寥無路從容搭笑語天涯涕泗一身遙曾茶山 徐工部 徙倚闌干一愴神故
園回首隔參辰山頭日日風和雨幾許悲歡併在身陸放翁 王建 王半山 劉長卿
關山無際水漫漫無路歸心即為端柱目相望何處是滿川風雨獨憑
欄放翁 羅隱 臨花 丘山谷 棣萼一別永相望客路那知歲月長愁極本憑詩遣
興平隨風雨斷腸工部 王觀 工部 鄭谷 一堂風月阻同游迢遞高城百尺樓

田日望書當至暮冷風淒雨似深秋敬名晴崩瑞茶章肯山陵　暮笳鳴咽調孤
城日送孤鴻遠寄情雲物不殊鄉國異滿川風雨看潮生崔魯見工部蘇子美　五
年夏風雨撼高樓肯信愁腸日九迴獄上珠簾看南北寒岩幽霧不曾
開晉書崔山夜德祥異無香書　一片江湖草樹秋離落風雨送物牛欲知趨走場
心地落雁昏鴉集遠洲陳工上部舞楊誠齋有
夏商朴居官太僕以逆理橫若引退復以持招貴漢曰寵利由來是禍梯
功成身退便為宜萊公不識乖城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貴漢若喚得醒
為至為分宜所中
唐子畏題釣叟晝云直棹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醉喚不
醒滿船霜印蓑衣影江湛之極賞之
陽明詠傀儡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
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相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
且向燈前學楚狂
類華王遇侯城里竹鋪店作詩云一著麻衣入帝庭九天風雨晝冥冥
逆杜宇游魂黑草萇弘野血青四海衣冠收節概萬年宗社屬神靈
英雄一去心難死長倚南箕化列星
顧武祥夢娃郵驛行云入城廿里無人語枯木寒鴉幾萬字蕭蕭酒肆迎
當爐武清西來斷行旅輿令老病猶出迎頭上烏紗半塵土問之不答
惟雙眉但訴公私苦復苦冰雹飛蝗兩傷稼春來況遭逆月雨蟒城之
西多草場中官放馬來年年中官占田動阡陌不出官租地無主縣中

里甲死誅求猜著荒墳遶村塢
方行之逢時境荒行去漢家宗廟無哥某歲歲燒荒出塞北火磧平川鳥
飛絕莽莽龍庭暮雲黑秋風蕭蕭遶草黃胡兒收馬乘秋涼將軍下令
促燒草銜枚夜發何倉皇遠煩路盡迷行跡黃狐赤兔如人立心驚魂
斷馬不嘶月暗沙寒霧沾濕陰崖舉火各因風燼焰如雲萬里同由帳
千群窗北徙烈燄夜照陰山紅山頭突騎飛流矢異人還向火中死白
骨成灰散不收燄絕胡天作寬鬼東風吹綠舊根莫乾坤回首又春歸
惟有游魂歸不得年年空逐野烟飛
赤漠帝南巡云帝南巡歸舊藩匪攻遊相羅國帝之發草偶偶望南雲中
心怛帝之止殿美美旌合留馬騰被帝之行百靈俱恐勞民疾馳驅帝
之至萬國會書圖圖星晰晰工顧寢深玄宮氣佳哉聲以慈享上帝配
皇考朝嘉樂鍋鑾老望山川徧層神祈滂沱瑞應昇嘉禮成駕將北召
父老賜酒食告承天德音降神既安勿遠莫渡紫澤矜聖心嗟流離發
帑金還京師期不遠日七十往復延維純德氣充園奉慈宮以南祈祥
宮南江漢阻荷天休先以兩漢勿靈波不興再羅合帝心靈粤言孝格
于天騰歡歌頌萬年
兩擾套寇王越曾銑事之越成銑敗銑何罪為前擾套王威寧復擾套曾
中丞威寧倚中官小試功已成中丞倚少師少師新見蛀套可擾出師
自有名套不可擾師未出安用先殺夏與曾兩君功名士意氣還自傾
上有滄浪天下最黃口兒丈夫生死不可知無罪骈頸西市下猶勝宛

翰林顧時岸少師協何為
齋宮行云真人在御德被八埏天下已治憂無避年一解出入天門羣真相
存屬寬有無以究道根二軒轅九皇並駕鈿翔下視濁世細千秋鏡玉
要言不煩至道可為工天篤祜說昇朕躬曰貽我大藥來自帝庭其光
熉熉服者先升五冠盍屏息年較康豈朕躬告我惟修立功六懈益年
工佐朕以勤憂獲齋宮晨供青文之朕有好爵與卿爾勞蓬萊方壺及
爾偕遊八朕在高穹羅食帝所比及千年我須見汝九
尹子草耕世廟南郊云都護承恩出漢宮行軍使相陸辭同九邊雨露被
旗濕萬乘雲烟壁壘雄蟒服畫頌中貂賜虎頭雅覓賀蘭封刻陵不是
瑤池會按字真仔細御風　正陽高閣照重瞳武侍前駈駕六龍旗影
忽看天際外壘聲時在柳陰中金根當動宮車轉雉尾雲屯殿帳黃試
銳忱無承羲志從擒實功大夫忠　倖聞大駕渡滹沱望德當天水不
波曲逆曉烟迷朔岳常山春雨見陽和萬家雖犬荊門近千里鶯花紫
路和無奈屬情妥伏枕祇緣卑濕楚中多　哀衣暮入飛龍殿朔祀朝
歆純德山不為弓刀留漢水直飛松柏慘愁顏翠華肰入緲仙洞紫氣
空浮椎穆闕父老不須南望切拂除霜露使應還　一時飛塵入建章
文華諸老共焚香開函宛見天顏喜草奏先書聖嗣康趣命遺呼盈省
闥有時頻例看衣裳吏聞感慶祈宜福曉夜吾堂慮更長
鳳洲嘉靖宮詞云兩角鴉青雙箸紅靈犀一點未曾通自緣身作延年藥
憔悴春風雨露中

李子田蓋嚴世廟事云作宮詞云玉蛻終年侍禁闈每逢時節賜金緋君
王不受纖腰舞截作當壇拜斗衣　泥金簡玉祝長生萬國封章止進
星月滿西宮更漏永几天風落步虛聲
李南所為陰居陽山詩酒自娛不妄交遊日爲一几焚香玩易而已嘗有
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
有愛憎
杏水羅念菴洪先建言忤旨罷歸屢薦不起有詩云獨坐空庭一事無秋
風春雨自圖蒲而今始解閒非偶到得能閒幾丈夫永豐羅一峰倫以
議忤輔青素官歸作詩云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漣漣不由天
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堅澗竹一般春意隔墻梅老來
只怕風霜儉懶下嬰城灑預姐鉛山費健齋宏得請家居年未五十王
守溪寄以詩云横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獄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
身于天地更何求三峰有意尚留見一水無聲曉擔流試問主人何所
樂本來無樂亦無憂費公所居一樓名曰堅樂欲也
高子業叔嗣有詩曰蘇門集陳約之為之序云洪武初沿胜元體頗存纖
詞則高揚為之冠成化以來涂內和豫書為流易則李謝為之宗弘治
力振古風一變而為杜詩則李何為之倡嘉靖初元稍生靈秀楠稍厭
棄史為初唐之體家相淩競斌斌盛矣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
之數亦略可言子姑存其緒言以當過雁之一嫉香賞詩也
華子潛察家本素封羅官里居田園第宅甲于江左而食不三豆室無侍

膠儉約如布衣詩名岩居稿王道思序之以為意象之超越音韻之凄
清不愛指氣獨與溟涬若木居草茹隱遁栖息者之所為非世人語也
元美亦稱之曰列洗浮華獨見本色清淡簡遠遠勝玉堂之作 嘉靖丙戌
劉文安定之在詞林過元夕中使傳旨命製詩御亟以俟公濡柔揮毫得
七言絶百首以進
杜公序書過赤壁題詩後在都下會飲于陸孟昭館中時海内詩人畢集
雲關張汝弼拱手曰此過赤壁題驚人句杜先生也特酒為壽長安呼
為杜赤壁
書南孫繼魯以被廷下獄時楊公爵先以言事在獄中欲作詩無紙取破
碗書壁倡和百餘首名曰破盌集

閨狀上苑闘鵪詩胡床常烱云風日和晴欲醉人耳邊忘送一聲新似將
明主三推意喚起良晨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晴無補愧微臣聽
徐忽動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内閣以無補句識也然為户部
朝孝思纘宗撫河南世廟幸楚詠詩紀事後致政歸有怨家指其中移天
子湘竹句為咒詛奏之上怒下獄論死時年八十矣了無怖畏今詠不
輟取獄中扭械之類為詩紀之曰制獄八景泉谷之曰君以詩坐累而
叩嗜何為公獄髮笑曰坐詩當死不作詩得免死耶久之上怒稍解杖
六十放歸
張子靜淵起自農敝家無一札年十四抗顏為弟子師出所為詩以示人
皆相顧狀服子靜長髯秀目儀貌朴野及其游酣興發以一手拄頰唑

目直視且思且草倏頃數十紙文章張論有慨于心感激流涕或至抗
聲慟哭世以此之唐衢
許石城教歷官太常為人溫厚坦易善登臨山水詩如其人無淺刻苦澀
之態承使一律甚膾炙人口云少日彈冠非貢禹老來學圃似樊遲平
生愛羨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一致舊臨佳麗地四言新和考槃詩
炙風翔當年年粹衰蔦無心想不知 嘉靖乙未
施太守峻舉于鄉卒業南雍時有鄙夢鵠者以其父為捲制時事建議南
部公痛而莫之救也及成進士授南刑曹首為平反其見義必為如此
喜評人詩而其自為詩則精密曰章為叔彈射飲酒嘯達有嵇阮之風
著建川集

陳方伯鳳有清華堂稿馮少洲評曰五言古初敵唐人而驂從入晉魏閭
與七言歌行豪逸雕俊直得盛唐三昧五七近體推秀清暢王孟之流
也惟五言絶少傷乎淡字少意多濤有讀而升巷曰陳君詩信如馮子
之許足所深喜者學古而不蹈襲以矯近日之弊嘗慨近日一二學古
者規規于其不擧其意而襲其句是少陵之盜臣也少陵稱太白清新
俊逸宜曰規規蹈襲哉文章如日月朝夕常見而光景常新茲讀佳什
有印鄙見矣
王十岳曰鄭布用旦家教倫理朝廊官箴有捷之才猶為詞藻若花明旆
上宴會起洛中塵河影城頻望秋屏塞工生菁道千盤臨戍堡山城百
雉入邊州皆出渾淪不落輕靡 嘉靖癸未

覽山梁伯龍辰魚豪宕好游衡山序其詩云梁生南游會稽探禹穴至永
嘉括蒼諸名山而還觀又游荆巫上九嶷泛洞庭彭蠡登黃鶴樓觀廬
山瀑布尋赤壁遺蹟篇中歷歷可見蓋追子長芳躅欲北走燕雲東遊
海岱西盡山陝覽觀天下之形勝與天下士上下其議論以吐胸中之
奇是亦足以豪矣
四明沈嘉則明臣高朗洞達慕王景略之為人思以功業自見而困放之
氣一發于詩歌胡梅林辟置幕中胡公豁達好士然縱酒而好嫚罵獨
敬禮嘉則與文長一日大燕將士于爛柯山酒酣樂作請賦鐃歌十章
嘉則援筆立就胡公讀至銜枚夜渡五千兵密領軍符號令明狹巷短
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矍然起持其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此幾
胡公以讒死嘉則走吳楚下帷所為文徧告賢士大夫以故得白則嘉
則力也
永嘉侯一麐與其兄一元皆有才名如四顧徒餘壁一非空有書好道幾
空白為儒家舊貫每因耗工夢鐵得堂前山皆得意句在南海則有二
黎日氏表民表真二難也
方定之知靜初冠與郡人王仲房陳達甫為詩社造人仕汪伯玉方擅時
名倡獄中社再三招致堅謝不往晚年稍自發舒多所結撰其于太函
深所不滿而未嘗見諸筆舌王仲房曰定之抱世幽閒溫秀故其修詞
有似于人若流水不知處幽禽相與來永日空山寂幽絕時自今舊業
徹絕翼翁堂付馬歸王孟遺響也嘉靖庚戌

穆文熙云吳明卿國倫律法精嚴光燄動人有明珠走盤之勢在七子中
可以方駕王李鳳洲云才不勝于相而能求指實境務使首尾匀稱宮
商諧律情景相配近體已極妙境敬美云五七言律他人多高處失穩
明卿于穩處藏高庚戌
顧東江清為庶常館課和夏詩末云故園遙憶三江外極目青青笋過肩
李文正讀之曰此恬退士也家居後有喻蟲詩云山石有時泐天星有
時墜初我靈電姿而汝獲于寄艷脁斷壯夫懲樓非良驟擇手謝羅千
身決與我契時五十三歲
吳叔明公遠有詩集數十卷生平知己二一為郡守濟南金城一為撫吳
中丞宋望之中丞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始為子詠郡下殺溧水
令剌其詩嘗走濟南哭金公墓寫遺像歸奉之每識宋公輒欷歔泣下
曰天下不乏賢誰為知己者
俞仲蔚允文年十五為馬鞍山賦得名深造于詩兼工小隸書仲蔚于時
賢不甚推予獨于古人行不滿郭有道書不滿素懷其意見如此有集
若干卷
南濠李蓘序四司務汝林集云予初舉進士深甫在京師及監筆史館深
甫為兵部司務以是相往復屢和深甫早從空同游故其詩奇而氣骨
不作卑弱語雖倉卒對客皆瑰瑋磊落若水石相激鏗鏘成響至其長
篇又自放溢而良遠也
方思下蔵名時有海陵生借其語為漫興戲之曰萬里江湖迴浮雲處處

新論詩悲落日杞梁歎風塵秋色眼前瑞中原望裏新乾坤吾輩在白
雪疑斯人
鵝池生吟詠無長篇有少之者曰嗟我布衣也而安用滔滔莽莽爲古詩
三百惟雅頌有長篇彼述先德陳時政固宜然乃列國諸風里巷詠
發乎情止乎禮義焉用長彼騷賦者窮狀極備多其擘帨以蕉雛媒介
當路宜長隱者事也
徐宗伯學謨序宋鵝池詩云昔孟襄陽以詩窮與荆州張長史藍田王右
丞游二人書薦之玄宗卻不用而襄陽之名以附青雲益高生五言詩
有逸襄陽者如閉居云平生歎貧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海上云一盂寒
食酒東海弔田橫其清婉悲激未易儷也至其游跡幾徧天下囊中無
一錢自隨以是所至輒窮餓卽窮餓不肯輕見貴人卽貴人自見之亦
少拂竟掉頭去不復顧太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粗糲短褐不厭
死而已者豈斯人之倫與
黃孔昭克晦少好學善畫或謂之曰君工畫不能使畫傳而工詩則畫重
乃發憤學詩遂名聞中出游匡廬嵩岳蹬龍江河泰岱之勝徘徊二京
遂與此嘉則王伯穀相上下
顧東橋撫楚與三司飲于黃鶴樓酒酣乞公留詩公援筆書石上云黃鶴
仙人身姓崔空傳崔顥舊題詩雲荒石壁周瑜壘江晚青山夏禹碑浮
世古今堪涕淚高臺歌舞幾何老天寒月白孤鴻遠徙倚闌干送目遙
東橋嘗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
能加矩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能用之杜亦在規
矩中耳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耶何大復所
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
黃克晦遊廬山贈僧有道高弟子堪傳少行苦卻僧共住難之句未金陵
與臧仲交黃以藩及雲間莫廷韓張仲立見其詩而愛之攜歸吳刻爲
曰金陵稿
吳人張聚源淮詩才敏捷有蜀人徐山甫者以詩自雄睥睨一時吳人不
平邀淮往淮素不修飾訥訥若無能者徐朗誦已作數篇皆平生得意
作淮然和其韻徐誦方畢淮原和已成書以示徐徐大愧夜半逃去
仲交與黃淳父姚元白盛爐分韻賦春雪詩仲交先成云三冬寒始盡初
陽氣尚微誰言六出後猶作五花飛入柳驚棉早粘梅詫蕊肥座中同
詠客推是謝玄暉
楊道行時畬有太師數序云直拾時事而託之乎田畯妣女之詞此亦洗
兵馬留花門之遺而樂府之變也
何當快樂無憂丞相特進太師負扆以朝諸侯　父死不顧私覲皇帝
答書主臣無見禮如家人　賜貴黃口小兒四方贈遺不啻木難珊瑚
火齊　諫者榜掠桁楊廝養跋扈侯王法令東灑探湯　太師壽命不
延特賜賻絮含錢史爲象冢祁連　縣官盡用寡人數言吾家將軍上
書告密紛紛　君恩逝水不還綬豹使者出關蔣汎金貫如山　琅瑤
封禪可摘大者自殺呼天小者鬼薪二年　爲德不及沒身向來刻畫

不仁天道好還莫嗔封江陵也
罔如龍嘷如虎豺兕兕太師府太師晨入朝大者三孤九卿次且白事
恆以傳小者省臺寺不孫大師玩弄于掌股　乞還大吏卯叔鼻息如
背使指亡不御勒適有天幸單于請朝明年永憓兵革傖耳以南陰山
以北無不頌天子神靈太師功德　太師請急皇帝不許朕亦有父母
垂萬國朕甚何所恨太師亦自謂漢相尊坐蓋侯西向父不得子小人
不信乎則孥戮汝　朝賜太師夕誕太師有妾男子工書執而笞之以
黎魑魅投四裔太師稽首言臣冀土飽息帝曰俞詔有司世世胙于太
師　太師奉臣馮子都睥睨公侯如罵奴身無之寶波斯胡床毗嵌首
明月珠黃金如山推散沽象床八角垂流蘇駝背熊膰分御廚蜀錦胸
背盤天吳太師堂堂府中趣　萬里不復春隸官生愁嗔詔削爵符
留子孫一錢不得著其身吁嗟乎願攝爾魂訴至尊臣亡狀負陛下甚
廷分尊太阿獨持敝帷敝蓋臣自知嗚呼政權旁落時陛下幸念故太
師
花石船云權歌發中流龍船見充斥或云貢龍衣或云采花石其船皆黃
旛動則十數隻來如颶風發帆檣盡碎易海內近多故至尊不安席輟
下損膳詔不減織造額內官為督催此輩蠹如蟄弄宮初興工花石相
甙蘿陸貌水亦運前後吏絡繹一縣萬家血一石萬夫臍有司忽氏岩
德意竟閼隔誰當一拔源為祈濮中瘠
相公議序云往予鉤輸塞關塞工人之杜曾制府也而悲之已讀賓錄知

分宜以銃事并中貴溪冢底不數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李相公復維州牛相公棄維州可憐雖欲救杜牧悉達謀鼓悉達謀猶
可渝沒維州痛彼我嗚呼哥章惡不滅不及分宜敢同列君不見河套
一賊不復故土人猶唱白浮鳩
魏其武安兩怙勢武安貴在日月際以此陷殺魏其侯滿堂賓客皆無
渤古來相軋類如此嚴相與夏相死漢宮娥眉逃魚兩何如梅福在
吳市君不見西市舊鬼鄉榆新鬼哭夏氏昭雪嚴氏族
乾兒謠序云予從縉紳後則聞所謂乾兒于分宜江陵者蓋司空某婦入
省分宜嫗至祖藏自上食已夜金直散諸僮亡不嘖嘖司空婦矣嫗
覦過武陵制使太保某跽齊衰舁入哭而江陵方炙手可熱也按楚御
史某語三司老父頃書至有竊哂者嗚呼至是哉謠之志鐵爾
貧家親兒婦辭語豪家乾兒奉珍饌娛岭憐果贏勝似爲生八九子乾
兒司空婦孝姑廁牏親浣行親杖行親扶金滿袖諸僮人逐金且乾兒
太保哭阿娘跽而舁棺堂中央堂中央苫塊處有淚懸河復東注乾兒
御史持大斧手持赫跳哭阿父阿父存御史尊阿父沒御史逐嗚呼乾
兒父子何太親悼骨仍是行路人
寧陵郝氏婦官今買圓謠婦無以應責兒為之呂叔簡坤賦圓謠詞云賦
急室空百計無處我身難貴貴我兒女兒女牽衣皆啼長啼一行一顧
割我心脾貴銀輸官官買圓謠華屋錦坐羅綺銷金上有小兒撚花戲
要蹴是兒身不覺淚下不知真兒何處飢與寒弟似畫兒庭上喜蹦跳

嗚呼苦獲苦莚工人知否

力田商無礦美商城令樊玉衡也願皇帝時商城令樊君少慕海忠介為
人初下車默不聞嬰稚祈禱伏威稱神明嘛一開礦使者來閩如猛虎有
司祈禱逆蒲伏供具樊君當之癒癒不為下 二他邑有鑛商城獨無嗚
嗚升堂先以肩輿使者色沮亦莫我敢訶 三謂君好手不汚金錢謂君
直自苦百姓獲可謂德萬之命賴君一言 四北工銀臺病艱歲何巍巍
緣崖捫葛登日莫空歸來山不欲畫亦已焉哉 五賢哉我思樊君今死
者復生輔違崑山今治行遠聞郡國刺史莫如我樊君循六里書來度
下翻然長辭歸視親疾以身殉殉天道無知使樊君無兒之二縣之人
家無相春何以祠之學宮之中千秋萬歲俎豆無窮八

郡幕王尚文詠棉花云采采西風雪滿籃繰寒乃已候春蠶世間多少閑
花草無補民生也自慚石田翁詠蠶云衣被功深蓋蠶動碧筐火煖起
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絲于忠肅題桑云一年一度伐
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為國為民甘寂寞教卸桃李聽笙歌姑蘇馬清
再題蠶豆云蠶花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壯皮卸莢壯外如斗大可
能繪貫濟入饑歉詩皆可味

陸五臺為太宰好佛而朝士皆起而佞佛有作詩云須雖不為天花墜現
法惟求太宰知此昔人所謂佛贊也

歸安陳士英有白紙聚扇中央紙畫梅花一枝映日宛然素丘天祐吉題
天祐獲筆書云露下銀河月工邊製花雪裏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工

惆悵何由會玉肌詩謂絶唱

周吉甫輝所著金陵瑣事足徵文獻又山中白雲一卷多見道語有佳句
云寂寞徒供笑烟霞不受塵綠草堪累月青鏡不藏年閒道曉知幾結
交貧更深煮茗烟疑榻揮琴月到門千甜疑有得多病轉無能酒醒更
煮茗病起亂花飛滿月野情淡眠雲春夢寒顧鄰翁云此等句直之錢
劉集中不復可辨

番長卿賜張妨名姫以全而索其詩妨不與曰以吟咏寫性情消歲月則
樂志以介軒冕媒錢刀則苦情矣

方正學塚在雨花台下以梵梅樹為記其女流落教坊遂肆籍焉後人年
年登台望時從地入梅都尉家而尉純公主子時為郎中落其籍嫁商
人瑒若士顯祖復植其墓贖田祀之有詩云碧血誰將雙樹栽為登相
近雨花台心知不是琵琶女寒食年年挂紙來宿草悲秋日欲升清明
不笑為梅家不知都尉當年死也似梅花近雨花蓋都付亦死殊難也

顧鄰初先生有閒閒十詩序云于宿好媚流暫依官侶滄浪浮梗長漂泊
而不歸大地飛蓬任轉旋而未息囊思咕嗶祇為萬竅風聲濫吹衣冠
空作一場春夢離羣自苦未嘗戴蜀客之金膚貧共矜處是寠鄉人之
璞高吟入氣徒守嗟雖多積盈箱都處朽蠹初登服政遂嬰沉痾推耗
令千芝芩但寫形千字宙長林豐草絶交無叔夜之書水碧金青感兵
有撫君之賦兔狹膝無不見而不聞勝侍網居若平敵而早暮日月
逝矣風雨凄然人皆逐真而獨存行盡知馳而莫止攀麻之苦者尚不

休泗州之雲餘其有幾級敲退埜當趣大建端居一室力屏萬緣晉莊
有畫之眼借此無生之法但辭買鄰即是精藍幢謝紛紜己居淨土栖
一枝以息何云鵬運九天榆平日之間莫待鶴歸千載注法雲于焦壤
瞬慧月于昏衢千生不昧此心六度常登彼岸小詩十首時一諷之昏
沉徹五夜之鐘聲穠進作六時之觀影柳毅書傳信未通不知何處是
媧雪碧珠一寸使人見霧雲烟冒理水來　何物堪持斬葛藤吹毛霜
劍冷如冰神通不道君無事佛法還須讓老僧　曾扣雲門未絕蹤雲
岩書實直難從何人再來南宗印坐斷黃梅第一峰　一朝公案一時
緣緣透機推只偶然更向此中尋舊跡任伊參訪到驢年　鐵鞋踏破
桂西巷有口何曾向客談爲底龍潭俱不見祗言許汝到龍潭　流浪
常居業海中四顧高岸海西東往今穩坐磐陀石大地從教起八風
信宿江頭泛不歸小船飛雪滿簑衣爲求進嗣金鱗出捉御綸竿拂釣
磯　蘭圃只問有形關出息還依塵界聞住取白牛居露地何須香怙坐
潙山錄其八
于無始慎行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蔣聲相雜既
無從辨音節未合又難于歌故不爲篇然不欲其體而摘假其名以違
所欲言新纂古而託焉者乎近世一二君子至乃逐句形摸以追遠響
則前人所吐棄矣乎閒爲郊祀鐃歌凡數十首已而視之頗涉兒戲亦
復不自了然遂焚棄之取其音節稍近者僅其一二錯之本調至近體
歌行如唐人所擬者不曰樂府則詩之而已矣夫唐人能爲而能不爲
今人能爲而遂爲之予奈何不能爲而爲之
且敘其曰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瓶水去窒亂
絲抽緒種種觀橫峯集𥘉于此時要下筍裁手段穿刺變物貪多又如
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折服若薛朱榮
處貼萬擧百萬衆求之詩家誰與爲比
袁中郎爲主客邀安南貢使問能書否曰能以筆授之草書殊不可識以
楷譯之乃一詩也云路繞石橋溪九折雲藏竹塢宅三間門扉半掩山
花落啼鳥一聲春日閒
江進之曰凡爲詩若真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非必不佳往亦無
趣如彼優伶輓俊形偉襃衣博帶終不可以爲貴客也嘗記一人送文
字求正于陽明陽明許曰某篇似左某篇似班某篇似韓柳其人大喜
又以問陽明陽明曰我許其似正謂其不自做文而求似人也童子歡
假面掛假髯搖搖學咳儼然老人人且笑之又何敬焉
伍容菴曰評詩者謂宋人以議論爲詩而詩亡非也三百篇具在豈盡寫
景暢懷天籟自鳴若二雅三頌則朝廷郊廟之樂歌也變風變雅則幽
人志士之激發也此孰非議論何獨宋人然哉
閩華晚春自號工陽子一生蓮癖既足成朝之答曰天上逍遙卓晚春桃
源深處老乾坤倒騎黃鶴歸海上腳帶青天幾片雲
錢牧齋曰萬歷中年王李之學盛行黃茅白葦彌望皆是文長義仍嶄然
有異袁中郎以通明之資讀書論詩兼通禪理橫說豎說心眼明而膽

力救于是乃昌言排擊謂唐人詩千年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
性靈與出自剽擬者所從來異乎空同以下皆
重優之故訶慶歷以後沿襲王李一家之詩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
一掃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摸擬塗澤之病
其功偉矣機鋒側出矯枉過正鄙俚公行雅故滅裂景陵代起以淒清
幽獨矯之而海內之風氣復大變譬之有病于此邪氣結轖不得不用
大承氣湯瀉之然輸寫太利元氣受傷則別症生焉北地濟南結轖之
邪氣也公安瀉下之劫藥也景陵傳染之別症也餘分閏位其與幾何
慶歷以下詩道三變而歸于烬熄豈細故哉
崇安諸生江仲魚有碩人之致武夷諸峰各置筆硯書帙隨意所適有時
衣道衣冠道冠儼然羽流也其賦秋風懷友吟廿餘首皆道侶漁樵懷
輩之屬風塵之客不與焉
王伯櫚世周崑山人少謝諸生肆力于詩歌閉門擁被悲歌唐以來諸
家今體諷詠精關則栖止花宮蘭若或留連浹月句月不知所之對客
不問姓字無寒暄待遇落寞或終日竟坐或不作一言所著樂府古
詩一帙踐蹋細字塗乙刪改旁行側出如蛛絲蚊翼非定睛諦視不能
釋也其苦心如此
乙未建寧壞劉杜浚海內柯然無備閩中王孫于斗作紀事五詩錄其三
云建陽烽火照城闉帳望三城香莫攀哀痛不聞明主詔蒼皇空賜逐
臣環中原鼎沸如玉內帑金錢積似山七十二營開虎豹健兒新募
又人間　漢朝法網未全誅歎息軍興事已非急發紅旗諸校沒從容
玉節撫臣歸血腥戰壘陰風慘燐火沙場白日微自是聖皇修省切故
將恩澤當神威　時清諸將慕文儒勝額長才亦自殊競羨江花生彩
翰不聞營柳辟雕弧鈎金廢棄隨戎貴官爵封題待市朝龍轍于今堪
自娛娛妮何必講孫吳
庚戌仲秋朔鮮賀使作聖節詩云九城初日瑞雲蒸虎拜彤庭百辟趨藩
溦星辰繞北極梯航玉帛越黃河清適際千年一萬壽齊呼萬歲三
雖嫩小臣陪獸舞丙尊偏荷露恩融
赤漢驅馬關陽道行悲熟經暑延謝之瞑馬秋何之南奔關陽道邊左方
未平將軍歸何早我欲藉西長西長不可知我欲藉旋師旋師未無期
昨聞邊東戰流離不可見身還士卒死相逢畏君西指君勿浪我今日
呆何如兵燹氣不復涕泣亦已過生民百遺一但可苟入則可偕兩大
帥不戰而自還一帥佇中入一帥無所恃朝廷賜賞入一帥死西市
力田鵝鸛關擁李穿建棄地也鵝鸛間乃在鵝鷹之西覓萬之東縣官今
我輸租稅耕田築舍其中天蒼蒼野茫茫禾黍木蓏茄鼓逴逴枝代鉦
錢張我弓守我妻孥不敢自言功我初未將飛來烽及今養子成老翁
窩冬爾殺草木將枯忽遣官軍未驅我老幼蹣蹣行渡河流漸浮溺散
骨我塗新鬼煩冤舊鬼啼呼可憐丁男沒不還已圍窮苦乞為奴昨日
興天已今日飛充匿橫街何廣廣拱手棄青腴將軍論功果有無位通
侯爵公孫偏裨不敢議獲者尸街獅鵝鸛間三百里割地之賞猶其比

閱礮讀遠陽景何雨反坐諸臣罪

顧裕愍公被逮爲大都得北書有詩云寒江北渡祇輕刀誰料狂風忽起
號無數腰圍奔解組與人使劍快火毛奇禽共命多生俾小鹿衝心羊
夜潮莫挂車輞多饒舌天顏移移隱備高　鵝鶩落細延砧刀一步還
踏一叶號宣但同翼倘比翼也應異類惜奇毛朋儔關戶愁沾賦弟子
史師仕遊漳傳說對山壯救我至今伏骨九原高
學西畬被逮詩云當讀肩漳傳潸然沸不禁而今檻車裏始悟夙根孫一
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貫圍陰
李仲達丹陽道中云已作冥鴻計誰知是繆氏當廷驚下土風雨泣孤臣
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禱湯仁　聖德方虛已悉
忠欽港丹熱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
柳色誰爲問南冠　逮懷云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
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業彈　書歸亭方破未詩後云君情幼子孤
孤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傳功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崇禎中汝南奉京以厲敵赴都旅林宗送以詩云聖主憂時重對賢直無
科目在從前弓旌不爲光垂拱嬰鄉惟應解倒懸自隱六朝今出矣卓
腦千里貫徒然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知六十年
力田監軍客吳駿宗初政也唐有魚軍容九節度師皆無功宋有童太師
十六州地竟難爲內寺文墨外寺兵白日一照皆禮形帝曰閫外不中
制憶將閒之心膽碎分守猶羅監視出軍相何人真無識

東江怨袁島帥也建牙屬麗北際中央不合大如鑷惟有東江可牽制何
一旅老公自言五年牡蕩平奇功先殺毛將軍殺毛將軍欺可成散島
軍聲島鶴島軍不肯歸殺袜初海上服我爪牙爲仇讎彎弓內向伏我
弃命不得休逮無東顧憂麗無北顧慮兩國觀酒喜相賀潰墻直蒋都
城下始如謀國真大誤毛公死世所冤袁公死人不憐山中宰相何多
智一言竟壯殺兩賢
悲貫庄錫廬忠烈象昇也薊門警急入衛蘆溝斷趙堡潰祖養冠主者罪
盾衍命曾碎盧君已辛臣當死悲貫庄非錦城兩人死一人生鄉典加
偽鄉真十年後論自明悲貫庄昭日星
走吳陵誠楊督師嗣昌也誰致兵作賊罔内微調急租驅民作賊新餉多
搶克中樞果何人歎撫總誤國誤國己當誅及求伏劍出伏劍出天子
香都門錢宴童賜坐前席非常禮上白天下至地御卑之不中制卑千
乘騎萬匹誰敵陳先耀日賊重來空吧撒釋蜀苑國左革擬難長竟何
及遇襄陽走吳陵江之廣勞我心襄陽增雉陽發哀鹽梅非千城獨不
見一死猶令人主諱生時誰救訟功罪
沮南遷疾光給諫時亨也乙己南遷議徐公不用于公用不然能安遂爲
宋甲申南遣議言者李公沮者光不然靈武猶爲唐世事成敗那可齊
前人之咸後人歸天王自爲社稷死撫軍何不奉太子固有千官無一
士當年堅持竟誰是
赤旗紅圖詔紀甲申之變也蒼天已死朱天當升三九末世犬不吠雞不

鳴賭兇騎馬翔神京閒問公公方飲酒不可逆問問伯伯方高卧不肯
出帝旁皇工空堂驅龍子敲鼎皇帝寂寞入紅圍旁無人變淚落龍鬚
指滴指血滴血襟工書工云救百姓下云臣可誅試問擧髮者二十當
不足十五頭有餘玄都庵從何太孫其餘兩食皆當誅但向賭兇馬前
叩頭求求乞賤軀賭兇行工殿群賊踏下趨盈盈自云編舟舟自云姝
賭兇大笑言生小作賊不識皇帝貴但願飽得汝當金與珠須臾琅璫
聲反傳歸囹圄一日索一萬十日十萬餘汝渴飲汝溺汝飢啖汝妲汝
曹莫埋撫汝家帝何如帝不負我汝負我我當代帝加汝誅公耶伯耶
死路衢妻為賊作婢兒為賊作奴嗚呼嗚呼念我苟活不得識聖主汝
曹宜留安足吁

趙伯雄作建文年擂竟附一律云在昔悲壬午于今恨甲申一人單元覩
古碑再誦臣科目原無骨詩書當有神以蓝漆室女甘作未亡人
張林宗所居曰長欄阮太冲嘗過宿雞冰竟夕太冲呼林宗曰張仲爾一
生為詩惟得草蛐吳門梓烟傷楚澤今二語耳張曰詭君欲吾稱爾渤
回遠嶼青目嚴驚濤紫耶時兩公皆老年矣白髮青燈縱横相讙豈虔
固可想見

青原和尚無可有木末亭拜方正學祠云松陰遺像泪縱横日對鍾山曉
霧平允蓑可憐亡姓字三楊終不是功名進看江上烽烟色應厭亭旁
歌舞聲此地竟無粒拜者六朝風俗壞諸生　寄張瓛巷云瓛巷主人
去一年竹折鄰舍止愛用一死字碼固使羽書此以作問頭知必先慣
看兩擭笑也弄丸叟擊鼓白刃騎滿輪傀儡渾身笑罷盧端兩慶生來
何國土元是大思人燒卻梅檀座泥溷像卻新（時師閉關高座藏葬東鄰某寺）

攬掛制和尚名函可字祖心以著書被禁詩付同參云幾番相見踏相憐
又手人天百萬前今日臨行頓致嫣蕪柴一把大達天　歎匣弓刀一
碗燈五更風雨坐孤僧始知調達真孫項諸到三禪陽興層　至塞外
云辟地非吾意偷生祇自嗟一身新骨肉萬里舊生涯松貫兌晨灶鐘
聲帶暮笳誰言遼海雪不及五陵花　眼看秋又到生計全未非帶兩
給朝酋寒衣補破衣無書堪寄遠有雁獨南飛四海收歎地蘇卿何處
歸　又佳句云殘軀委水雪變眼借人天　便從今日死已是舊朝人
哩　荒塚竟窮鼯鵒語殘鐘溫畫稿松花　門庭淡泊空多愧天地高
寒只獨飢

弘光時周予教南京教云洛陽朱邸來曾開卻取蕪城纂禪臺一騎羊車
無別事清宮先遣宋爲來　御筆金題火字牌莫愁湖畔訪金釵杭州
水色闊加倍杭府王弘文打差

湯玄翼登赭山有感云赤赭山頭鳥不飛上皇曾此着征衣無多侍從身
擾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國城西邊月苦蒙陽樓上夜鐘微心傷莫唱
霖鈴曲未得生從蜀道歸　淚逆天風向北揮山僧猶熟舊童園琴華
東駐泉偏咽代馬南來草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臣獨痛昔年非延
秋門外皇孫盡司馬元戎自錦衣

金道隱名堡粤西變復為僧號澹歸比丘為詩訓子云我昔辭家時片紙

託遺囑有兒許讀書不許學干祿儒無天下人空荒孜嗜慾性命委妻
孥鄉塾壤酒肉間以讀書事但耽應科日古之勸學文云有千鍾粟玉
女顏如花貯之黃金屋父師教子弟見聞雅積盡以此失人理亡身終
滅國救生避陽九日卑使頓覆禪祿中大義意廣才不足恍乏介石姿
引去未能逮乃於播遷際孤根假累獄幸蒙浩蕩恩荷戈見刑劍桂林
值土崩清浪行嶽觸脫身事三寶服懷抱五濁昨來尋山栖暫過罷陵
宿九年一見汝見汝淚相續汝母園已亡汝書知不讀天性未易融世
情良可卜若使金道隱忍恥還入俗聲傾宦家風催聲動親族汝作宦
家兒汝寧不自患嗚呼人可死心死安可贖我行道路多所見常歎歎
天道當好還世胄嬰頭戮鬼妻與鬼子掠敗如轉轂刀鋸免則已何救
怨奴僕至于編戶氓死轉溝瀆眾生業力感惡業三相為生死負人
形死復還鬼錄以此善思維拊心惻痛哭汝當逐汝貴汝賞汝之福我
若有田園汝已罹桎梏今之為儒者并無儒者服有心不知簡有身不
知東汝當自精勤克己養淳樸勿復卑侍人侍人多屈辱勿復高恃己
恃己多孤獨立于和介間氣體長肅穆衣不厭麻蟬食不厭參藜安貧
而學道漸為善自救汝父山澤癯甘老伴麋鹿但得一把茆洗眼看飛
瀑饑飽隨十方不藉汝饘粥生死隨十方不歸汝棺槨一堆猛火中青
山埋白骨汝自了汝事我自修我局但信我之言汝材天所篤癸巳六
月六日東禪燈下作此示世鑄溺

良醫非良相也而要以濟人利物業乃蒙言數非言理也而要以推
致象隨術則工于言補醫近于佛以其有慈悲度脫之意而卜近于
仙以其有前知趨避之助度人曰不然此大蓋別來可睍同異分其
目道從巧捷至于形家星命君子所不道而當其技言微中洞若象
觸事可以聘奇而盡善勤乃有逸群之士變亦之雄以其技術驚挾
吾嘗此儒者之所呵斥而君子為之所哀曰吾兼收而並採見篤愛
之無窮也纂技術第
初數元禮得丹溪之學來吳中時為人治病但熟方而不膚剽往往有奇
驗王仲光嘗詣之一見傾倒欲從學醫元禮不肯經授曰君能讀素問
難經熟則可嘗盡讀之元禮稱聞隨口背誦難疑往異問對能口述元
禮歎曰嗟吾醫名者此人也然終不授以方欲令執弟子禮嘗不可一
日值元禮不在得其書稍去自是得傳嘗時死以授臧啟東韓叔暘去
臧啟東初從嘗學古文嘗喜之啟東客寵其用藥遂知醫一日治一熱症
用附子嘗見之驚曰技至此乎此反治之道也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
遂授以書雅事蔣天壽山嘗未啟東長髯偉姿容時監工某侯見而異
之令適左右主出納初啟東在吳有內使甚出主其家病脈藥之而愈
至是過之途內使曰臧先生無恙乎于太監惠鼓脹無能治者急請視
之投藥而愈文皇狩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觀工遂見之曰彼人嘗死久
矣安得生曰得吳醫臧啟東而生上喜曰明日與俱來乃平巾入見稱
旨授御醫 啟東為人慷慨敢直言一日雷震召見使殿韓叔暘等俱

在諸大偶及白溝河之戰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華元曹應華首尾患手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啟東曰是天命耳上不懌起視曹啟東又曰宜瑞不宜多說逐叔暘答之曰上前安得如此不畏死乎須臾更賜御膳一日與叔暘與上詳至視之令賦詩曰不材來解神仙着有幸親承聖主眷上賜象牙梳盤并詞一関　宣廟時賜醫狀元

仁宗在東宮時妃十月經不通眾醫以爲胎也服藥脹愈甚命啟東視之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大怒恐損胎不用數日病益急復召診之曰再三日臣不敢用藥矣乃疏前方餌之禁中既三日賞賜甚厚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也宣廟即位問左右曰有聲善醫者爲誰寄在曰在南京驛召至甚信用之

蔣用文句□人醇厚恭謹知當世要務精于醫官太醫院使□□宗謂事獻規□請清心寡慾以輝聖治問保和之要則對曰在養正□間醫如何處則對曰善治者固本急則恐傷其本暇第則急謝□□□有儒者風

餘杭陶華治病有奇効一人因食羊肉涉水結腸不能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砒一錢門人駭不敢用既而百試不効服砒立吐詰其故曰羊肉能解砒毒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而羊肉得砒則吐是以可愈

南都楊守吉精于醫有謝老夫婦病感冒月餘飲食不可下嚥痛口便甚吐眾醫以爲必死楊診之曰無傷也病去已久久不飲食腸將與小進食就飢耳工權胸次饑饉作痞耳試頻食之當即愈家人無可奈何姑從之遂以冷茶調粥中人與二大盂初而作惡已漸喜食食已沉酣覺而霍然又一人病羸委頓甚百方不効楊診之曰此病非藥所能愈第于五更初中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時以口鼻向鍋多吸其氣久之取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從之果然

金元善瑞精醫善畫大司農延治其夫人寫數百言叙病源因句讀與之瑞依其答書文字奇古亦圖其句讀司農見之愧曰吾之過也今寫往訪逆爲之已金曰金陵醫中有人

松江姚蒙善醫都公未學延撫江南訪而召之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疾公心鄙之曰汝有疾何不自醫曰是胎風公引手令診姚卻延不前如是者再公悟命坐姚乃診脈畢叙病源皆中公亦知醫猶之最後姚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汁水公大驚曰此予隱病甚秘何由知姚曰以脈知之左手關脈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耳公始改容禮之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乃以手算其期公曰知之矣即治行如其期抵南京入會同館而卒亦神矣哉

許紳以醫術仕至大司空掌太醫院事世宗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予事竊念受聖恩深當以死報乃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自分不効即自盡辰時進藥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遂愈加紳宮保後數月紳病曰余必不起矣曩西苑用藥驚悸所致竟以此卒

蘇人周文璧従家金陵嘗謂顧東橋曰醫者聖人之學也有能知草本金
石昆蟲之屬辨類富性析經敘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忘是謂知物知物
者巧有能知人之疾病源于四氣溝于五藏動于七情見外知內按徵
知臣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湯液醪醴針砭按摩之法是謂知
禮知禮者工有能知府藏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合禁衞之所綱勝命
脉之所消息遷物投方制于未形決于累嚴是謂知生知生者聖有能
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身氣含精
沐龢保真疾疢不作神乃日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聖神者工智之能
事來易冀及工巧之道學術之所趣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

張養正善太素脉顧憲使業幼患病其父命僕負詣養正診云寡人子養
正曰是家乃有此子乎他日三品貴人也憲使疾未愈父邀養正至家診
之養正曰何脉與某家子同耶父以實告從如其言

黎澄記交趾一事附錄于此曰澄外祖范公彬世業醫事陳英王常竭資
救人所活無算遇凶歲則築室給粥以救貧民名重一時偶民間有急
疾請治罔出門而王使至命視宮人之疾留者彬曰疾宵無害命彼氏
令在頃刻不治且死我往救以來中使怒曰人臣之禮安得如此彼救
彼命不救尔命耶彬曰此亦王民也不救且死無所復望小臣之命懸
于主上幸得免死餘罪所甘遂去治之而活既見王王責之彬免冠謝
罪具述前故王喜曰汝既善藝又有仁心以卹我赤子真良醫也厚賜
之

世傳劉青田傳石臣兵書未有確據升菴云元末有曾義山者世居上高
縣之胡蘆石畔嘗開卜肆于縣南橋畔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輒
禮而與語氣或以果餌一日丐者告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者來有異
術君宜求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負杖導二瞽過肆義山隨之拜求不
已遂以書授義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法其書名鈴河轉自是占卜如
神紅巾賊行掠邑人皆預避賊知曾義山欲捕殺之隱匿得免遂不復
行其術藏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
書異之後青田官高安經其地得書以成佐命功

青田嘗講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聞其家貧富曰貧家數楹耳嘆曰惜
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大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更
置此屋旺氣一洩其衰可待從果然

朱允升精六壬之學偶訪一友見案上四合嚴問能射覆乎允升更索一
合書射語亦覆之曰少俟而啟適有猜馬者友人令索驗應之允升令
啟視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
借馬從猜去牽騎

楚穉虞抄云允升先館于歙之程氏教其子大大為繼母所苦自經死
從允升夢大至其室而予生因名之曰同字大同卜之曰此子殺必建
婦人之禍後建除高帝與蜂蝗畜謀上問所欲拉對曰臣子同殺得全
軀而死臣業思地下矣同仕至禮部侍郎嘗詩翰大被寵遇禁中西壁
多其題詠嚴合題詩留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尸上疑之時穀同念允升

之請令其自篋壬課之精如此　黃俞邵曰予考周櫟園集中有遺鈺
得罪賦以見志詩曰四十雖朝五十遇典章事業歷研磨九重日月雖
做久一代文章制作多豈有黃金來暮夜祇將白髮老風波歸魂不逐
東流水直上長江泝汨羅就詩意則似以賍得罪無所謂浪尸之說也
記以備考

姑蘇王雅竹挾異術因物斷事應若枹鼓宜春管理斗野王祿當以壽岡
之出瑪瑙簪為占稱之重二錢九分二釐私語人曰王祿管理十八矣今
閏一歲必謝人世果應其數

安邑全寶馨而善易占多奇中英宗北狩太監裴當往蓋傳乾之初九曰
大吉是乾之巽乾居象龍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
以壬午決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乃旋還則必由勿用故也
或躍應為戒之者避之也復七八年必復辟午大王丁壬合也歲丁丑
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則必往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乎
午衢也必正南面故曰大吉後皆驗

徐武功方被殊寵劉康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將不免曰奈何
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島夷入寇王鈇為常熟令禦賊屢勝時兵備任公環號為卒應之將戰卜
靈棋決之辭曰有客王謀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鈇叩門
請于林見進兵任喜從之獲大捷

靖竹賀朝用精于數學為安東幕賓時淮南大旱巡撫召之祈曰須董太
守至乃可言之撫軍曰吾為一省主顧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
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安何可占撫軍然之促太守至熟視曰喜
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當大澍黎明而如注
得五寸至期皆驗

郁青螺予章與蔡見麓國珍同為方伯蔡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濟堂稽堂
扁首字曰予為我拆一字郁曰公意將引去而歉未能蔡叩其故曰弘
字左為弓而無丨是不能引也右為厶而無土是不能去也非徒如此
扁有濟字公將歸府拜書既總漕撫江又非徒如此堂字尚書而復歸
後一一皆驗

嘉靖癸丑領年號至南京一道人見晏給諫曰嘉靖乎文十大二小二日
而亡上御世匪久矧是年說當為大故若言而中君宜急歸了△有大
禍已而果然謝以十金已吾無所用金給諫請去未得值衛軍之變燬
室逆散囊不見焉

關鄉卿田拆字多奇驗鄉初先生遣人持棋局中一卒與占卿田曰此非
爾所問必一貴人持來者然此貴人今在林下矣但恐有痿痺之疾耳
詰其故曰卒之為字一甲一名也在棋局中縱橫左右無施不可此人
必文名擅海內但觀持之來則不在局中矣故知其歸林下而局中無
卒則不全故知其疾必偏枯也　有諸生臨場問功名持行巾與占卿
田曰予三代進士之後也當亦思中奈夜中無皆何蓋甲字類中而少
下畫耳　魏璫亂政時遣人書一田字一帆字問之曰此當暗一人也

自是不凡之人然亦不良之人也殆厚畀之而卸遣出京　先莊節鎮海上時南中傳有冠華子往叩之道業上置太平廣記一冊隨意繙一頁則五十二卷終也卬田曰予所問者予家一大人也亦是當今一大人也然則卷終是文終也文終則繼之以武其以武顯乎因問冠華曰是何足慮予不聞太平本更將筆定耶當是有奏授之喜但不許將筆定太平耳因檢其次頁則五十三卷神仙也曰至此年惟當修神仙之學耳後先莊節竟以亂畫終于太平樓上而年恰五十三異哉

卬田自言幼而孤入山採薪鬻以奉母山巔有石洞一老僧晏坐其中往來既頻僧偶問之具以情告僧曰鬻薪所得幾何何不別覓一資生業乎卬田曰如無業何僧曰子識字乎曰曾讀書貧不能繼耳僧乃出銀星許曰以此供汝母五日食復出一紙則絶句二十首曰子三日內能熟此吾當傳子以術卬田三日而成誦復往見僧僧喜復出銀星許百首曰以此供汝母半月食汝熟讀以來卬田十日而成誦見僧僧愈喜出銀一鋌曰以此供汝母朝夕費盡則來言汝留此吾授汝乃盡出千詩令誦因告以遇物觸機之術曰此足資生矣留此熟習之勿妄行更勿妄傳也自是卬田日侍僧側別室中供一函函中書十餘冊朝夕焚禮甚虔每出則扃鑰甚固所授卬田者十之一二耳每從叩問則曰此非汝所及也留待其人因歎曰此書有水火盜三厄未知傳傳否耳一日赴山下供卬田居守私啟其鑰竊函而遁既而思曰吾師前知如神擬必來追是言終不可得而徒受詈罵也乃脫衣裹函置樹下洪洸中裹以石而佯作溺水狀復遁僧已踵至矣卬田迎而長跪叩頭不已問函所在曰適遁時墜溪中幾死函沉水深處求之不得矣僧郗生死之郗以手輪推曰是函在石下水中不可得矣我固知其不免于厄也叱曰疾去勿復留卬田叩頭辭歸而取書幸未沾濕視之皆畫文鳥篆莫能識也乃雜取十字俾予自述者外客無問之無識者一日入武夷遇一道士見之驚曰子何從得此乎是有全函今安在卬田晏以告因引至家神函示之道士長跪號闔雉罷而起曰何期今日得覩至寶此書非我無能解者當與子擇日行持富貴不足言即沖舉可致也于是擇日具牲醴譬于神前道而飲福嘗極痛飲徵觴既望而上忽發焰起丞起撲救而几案上物悉化灰燼矣于是道士大慟而去而卬田遂以拆字之術行此卬田自為予言如此

山東文登有于道人者操其術人呼為仙崇禎壬午錢公敬忠宦山東至登召見而易之于忽而公耳語公瞰膜拜將出戶語公曰兒子今年不得與賓興惟公今公笑曰君既前知即君今年試吾任之如不售何僕僕為予曰以十分計一春不當耳若過此行後無復望矣公領之為錄遺既入場揚中定一元卷已散日矣以小疵而改乃以第二卷為元而先所定者為副卷首撤闈後則先所定者即于之子也

予嘗為章丘李五絨謀中其予事甚的複從五絨假百金五絨入內良久持五十金界之曰頃囊止此耳于曰公何謬言也公適登樓啟一篋中有千金此其餘者耳方公扃篋時篋蓋不覺觸公今寵夫人立其工

乃受命公按其足而賤之何言止此也五級大驚諸所發覆多此類

袁柳莊廷玉嘗以事過鄞見一婦乳女而哭甚哀問之曰夫嘗戍趙州今在獨歸餘筆卸行矣廷玉惻然與至婦問其夫曰我歸葬金世宗也以卜度日今為族人補軍伍廷玉曰勿慮子為書肯也因代償酒債且贈以米曰富貴無相忘金至戍所仍賣卜文皇召而試之金有才辯稱旨遂擢金及舉兵俾署長史累歷仕至兵部尚書

袁忠徹風鑑術神驗歷事五朝寵渥殊至官至尚寶未嘗恣寵自恃每因事納忠禮擬廣建如終大孝之情而慎密攝事論委質之實而難其取給乞賜孔子玉帥之語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掾服轉勿信方士曾建議志撰與太醫蔣用文俱不當以方伎求之也

忠徹初相仁宗無天子福既即位遣使逮之忠徹時為大常丞在南見守備內臣請曰聞有旨見逮逮二十日則脫矣乞公以他事稍羈之內臣許諾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逮獵車少殺數日至臨清遇遣詔免

文皇嘗以文武羣臣之狀密問忠徹對曰武臣丘福形如虎踞目視眈眈但位重少福耳朱能目秀形尖身長八尺班超之相惜乎不壽張輔骨大神清長工虎步任事有力職為大器季遂篤有大色終難大用大黑大真柳人而相天性純篤陳懋聲亮神清骨聳相稱舉動多語終難獨任柳升語言輕清耳無輪郭若當大任西如趙祜薛祿神氣噪爆形質紫陌武夫之狀才非統衆武興腳跟不至地撥然大用死無葬所紀綱面如飛火眉如柳葉小人之態文臣楊廣孝日盼心寺病虎之狀主事有斷福壽而金夏原吉岳瀆分明神清骨秀度量寬洪誠為君子蹇義形貌重厚面目端嚴而無定見金忠面若鐘馗臨事由從不免吏氣吳中聲如撞鐘重形植步誠為大器郁賓舞鶴之形因人成事李至剛岳濱聳口語吃端所主不偏呂震五岳相稱執直不阿李慶形消聲悍其性貪酒如不善終方賓萬肩火色恐不能久解縉目神清舉動欹斜博學少權胡濙骨格清奇雲鶴之姿楊榮目清神粹識達時務可為大用黃淮負稜頗倒心存詭詐工回避所識鑒朕已悉狀之矣

有乘某者星家為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李懼至期堅閉幹息偶出戶纔步過外氏忽有肩從者突過而蔡鎬某衣且裂某出不意跌想破就斷之已而忿日者言過辯色含之去肩從者韋脫蕙甚德之歸語其室時暑甚其人以渴飲水過多暴下一夕死某得免于禍異叔忠之有益也

蕭授學易精于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雜質之曰孰為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曰此是也果然後梓溪以終身就質蕭曰如名壽數始終當第一峰梓溪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論謫復舉壽亦相等且配食一峰祠

陳中行精堪輿術友程當興泛舟周流玄武湖曰公知水脈所在乎中行命舍棹至一處以竹篙井欄投之曰此是已踰數日復與泛舟詢向所在中行執木投擲于湖則正入欄中工服其精遂建寺為當是為崔湖

楊公懋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土地祠為業則世

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撤祠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雖大姓皆送還祠
中如是者再乃謀于衆曰此神欲我家為祠耳衆以為然乃徙家為祠
而移舊祠址後生榮為相

寧陽王賓為順天尹有善政少時嘗夢人授以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
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乎路得一書乃青烏家言也後遂以善地
理聞文皇為仁孝后卜地得房山賓曰此王侯地耳扈從至寶庄蓋當
十郎故址也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真天子地今長陵是也

南京兆周公精于形勝之學嘗修學宮願異左坊曰天下文樞于右建一
亭名曰聚星曰後當有三元相繼而起果擇倪顧朱三先生皆占大魁
所著相宅書頗與衆異周標籍分巡青齊得之于其家

李文定春芳其先世家句容之某都甚貧封公夫婦佃田而耕祖妣皆未
葬曆家中時已有尚書高公者延某師擇地某師目力甚高而持議多
異與尚書忤後以言不合拂衣竟出去抵某都日已暮投封公借宿公
欣然留之沐食既令婦已竊以窺而自宿于兩柩之側某晨起見而嘆
曰善人哉貧而知禮若此乃指兩柩問之曰此乃欲葬乎曰貧不能辦
曰吾何以葬為事某歎曰惜哉因指門前一山曰是有吉壤葬之可生
貴子惜子無力耳公曰若是山易易耳此高尚書家荒山也某所佃即
尚書田往求之當可得某乃引山上視之定穴惟令之往求尚書得地
某郎為擇日葬之曰若稍加人力于某稍浚深某稍培高則發必速矣
封公以無力辭某遂去數年復來視則已有浚深與培高矣乃呼而責
之曰予向者告子予言無力乃倩他人為之耶封公曰竟哉此尚書聞
君為我謀見已異不可反汗故為此以破之耳豈予能哉某曰此無乃
大幸乎所欲浚欲培正若此耳然此犯離鄉煞必去此乃可封公從之
遷徙居興化生文定春芳為宰相而予孫亦科甲不廢

海寧賈國器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候其遠出竊窺書見國器
正在前中書興龍冠道人游白下同宿值上微行挽手而窺國器夜起
視天曰帝星臨斗上并首臨之鐵冠曰尚離尺許上大驚明日召二人
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皆合上心益異之國忽不見此上為吳王時也
長節夫位書夜出督止逆旅枕石眠草屬上中夜有兩人共語曰今夜
此翁又出矣當在民舍頗枕石脚端草而卧上聞而異之首足易位而
寢一人曰君誤矣乃頭枕草脚端石耳上不覺汗決于背即還宮次日
跡之不得

子梓人楚產也舉洪武進士歷官知登州有訴其親傷于虎者梓人令卒
笑雁山中方壇而虎送至帖耳尾行觀者如堵虎伏庭下梓人數其罪
而答之百許其政通七出虎復猶故道去屏為邢氏評告以為妖術感
衆詔逮治虎死獄中葬其尸家人發視藏履一夜扣門歸曰吾實以間
逃去五死者非也梓人不自幽匿仇家劉某執而禁之諸關訟為劊遣
官來州根索未至一日忽失所夜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坐斬因
得重謫而梓人自是不復見

平陽張金籙有幻術嘗至一山見一老人語之曰君復必為術累不若棄

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吁一晝夜移其家頻更番屬事至金笳大驚俶
并老人不見獨身在黃野中數日覓路還問其妻子不知有移家事也
太祖召至京試其術袖中取一鐵瓶書符投其中用火四炙倏忽五色
祥雲擁布殿庭又以蓮子擲金水河則蓮生萬朵翦紙作船金笳千上
採蓮唱吳歌工善大笑忽失所在蓮舟俱隱
嵗小摘多幻術嘗飲友人宅適一貴人至主人屏當不及嵗推坐及諸客
為入壁間貴人不之見也而客在壁間若坐大廈貴人去復在原處初
未移動
孫福海有戲術嘗與諸少年納涼有婦人四五至孫與少年曰欲見其足
乎即畫地為一字諸婦至見若巨濠皆躡而過露其足諸人為一笑
歙汪宗孝好拳技之戲能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屋下
屹立不變色嘗植二竹水上驅畫子過之皆股栗則先往數十返舉畫
子從之諸跳瓦飛劍單見之皆自失
江西一游士善異術工言多譏嘆之一高劍獨不信士請以術為戲乃剪
紙為二刀自飛起交舞于前漸近劍使劍使端坐不動俄而撲其面劍
使以袖拂之士乃收刀而去但見劍使叟看已削去矣遂人備治不知
所之
宋妙清孝廉好奇術嘗遇異人于淮上席間試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
鬼神駭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役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
畏其人忽揖坐復曰如此人公卿不畏四顧座復有神設面赤髮猙獰
怪異如世所塑畫官像不覺驚懼仆地其人曰得無不畏耶
建宮趙道三祖復鬼神為曆中南州宗室與備一貴人不相下為咒厭之
道王令具白狗雞鵝數種箸及盞燈各四十九枚至期殺牲以草為偶
石為臟腑于桌上桌前水一缺因用咒符旋而箸一一自立燈盞熊在
地旋一一自立于箸末道三即下拜拜可二百草偶自立拜將三百滔
桌西行行有威儀及三百一跳過缸而墮道人怪歎曰是人不墮水中
福氣尚厚吾反受禍矣是夜貴人睡中墮床臥病三月始愈道三入日
本不知所終或曰關白即其人也
宋[illegible]曰一韓神廟時在兵睡初李寧適鎮至廿上寧遣百計解之卒不從
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凡案盤盂中衣帶下至虎子之屬
無不中分為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户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知
是寧遣所為遂移疾歸
沂州褟總鎮摩基天啟末鎮上黨其幕客孫無歷能暗夜判牘知文字且
嵗誦與白晝不異不知操何術也
萬玉山羅田人遍遊五嶽深味丹經旁通風角遁甲奇門符水而尤精于
醫其他書畫拳劍雜伎種種入能品語禍福多奇中人問其故曰太清
無欲靈識則明矣

文章一道廣大無窮有深以隱有肆而圓有為風而肥腴有為雲漢
昭融有為梅卯柳句有為露壘霜峰八音並奏而聲不礙其清洪五
相宣而色致分其淡濃總之立言以明道為本修辭以進德乃崇
道在反躬德本積中而余何守其半解書地自封此曰秦漢彼曰成
弘此曰非盲腐不古彼曰非徐庾不工此曰左國為自出之祖彼曰
韓蘇為不祧之宗高者夠述尋蹤拙者傳燈而熱者高自位置別戈
相攻動矜吾社吾里若天備痛詈何李王李若吳蒙送使筆墨頓事
有如學判之鈷鉾文章大業鬧若山鬼之幽畫以主稿氣中于國運
騎各縮于士家非若華為之蘊隆耶則何不撤開牆壁而睡擴翻胸
空空洞洞而循之大道為工耶纂藝苑第二十

高皇諭彥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或以述當世之務二典三謨明白
易知 如孔明出師表何當雕琢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讀之自然忠
義激發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詞雖深而意實淺
近郁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為通道理明世務
者無事浮靡

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
公以術數逼主故所作無幾然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
宋公龍門子所及但郁離乃積年精思之所到而龍門則以八十八日
成耳

楊維楨稱潛溪入青蘿山中不出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畜書數萬卷無
不盡閱閱無不盡記著書凡千萬言文師性性師道道師先聖先王未
書以某代家數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為吾文之體歐陽玄稱其文氣
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調摘
自推如殷商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眾皺條
前感接不暇層同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
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

潛溪孫稱方正學文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
文場不知孰先後也

建文中賜董學士倫入內閣侍經筵上御書怡老堂及杖几玉瑀杖以賜
倫表謝略云昔桓榮拜几杖于太常不聞宋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
道未見几杖之頒今時杖以扶坐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或思凡
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數人傳誦之其試錄序有云天地之
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鼓大忠厚之氣多而天下治氣之衰
也偷薄佻達之徒 而危亂作世以為名言

黃子久博學多才經史外百氏九流之學無弗海貫常開三教堂于吳中
從游者甚眾子久與之論辯機鋒 利人 能當者其文學為畫所攬

許士修纘自撰文曰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士修言必出乎
正動必由乎禮趣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
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有得于心沛然自樂不以貧賤患難易其志嘗
為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自號觀樂生假以年所至當卓越過

人而年僅三十七有集五卷方正學序其首
曾子啟棨儀貌魁偉飲酒善談論為文如園林得春群芳嫣然文皇時廷
士第一人為庶常上嘗責甚嚴一日令背榜蛇者說無成誦者罰令拔
大木棨以書訴執政執政袖書奏得釋工隸楷用書膳寫華聞之悉能
對有薦文士者曰得如曾棨否所著有巢睫集
王公洪在永樂間上方以文學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至不絶如
麒麐白澤當先騶虞芝草醴泉歌誦詞賦之類率多公筆文學之臣善
于考索求者闐門公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號文獻邦而諸老前輩咸為
趣折節下之
楊文貞薦進士類多致清華鄒蘇郎已有三人楊尚書謂其意難交也吳
都憲訥思窗臣也以一文陳博士綱初學師也以一詩皆入政事志登
臺閣攸人無能嫓者
湯東谷負才使氣少為諸生與府尹不合解棄去題詩學門有從今袖卻
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周文襄奇其才薦之召赴京于忠肅方
督諸軍立試之應對如響不能屈忠肅曰撫文武才入對授錦衣百戶
公好以氣陵人不問貴顯有不可意詬辱不少貸詩文豪逸奇峭如風
雨驟至電光翕歘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
觀者魄魄晚年就席上操觚揮翰立成數十章有五雲清曙風雅遺音東
谷集十餘卷字公讓
李文正有懷麓堂稿楊文襄稱之曰高才絶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
崑崙至積石龍門底柱吞吐百川汪洋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
長洲新克明亮善為文援筆無停思然壯佚無行嘗溲溺為人所擊周文
襄見其文愛之論之學遂刻屬博覽況守薦之歷遷御史既歸著書解
得宋本啓蒙完全與湯公讓諸人共集公讓氣奮見克明不覺折節下之
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有數芳諸集廿餘卷弟順辰州守亦有詩名
都玄敬少受知于吳文定其為曹郎數奉使西游必窮幽險探奇勝攷
究掌故搜金石古文篆籀抄錄無少怠滿歸老之日日以著述讐校為
事門無雜賓灶不突烟意澹如也所著有南濠詩略周易考異史外類
鈔等書
劉文安定之文學迴邁六經子史下至小說稗牧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
身成誦為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追蹤蘇氏父子初年所著
經義及第後家傳人誦年十七八有聲郡邑間比登第名動天下求文
者踵至公皆曲應不少厭倦成化初登秘閣析疑義借古訓成日詠百
詩一揮九制淨沙演迤頓挫奔放變化不窮正統間上時政十事景泰
間公嘗與王柏原　于吳興之慈感寺移日不相下及撫青陵臺事各
得其二柏原曰止此中復舉一二座應口誦無遺公歎服揚岳太守增
曰柏原真行秘書也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父戍于京師龍驤衛為衛使牧馬晝夜讀書廐中
使不知也偶與藝師論春秋師驚異以白使使乃優遇之未幾發解及
第由翰林至大司空取解時劉文恭鉉主試得其文謂必山林老儒之

作視之刁公也世謂主茶知人
周文安洪謨為文簡直有理致不為奇澀語而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
典故議論建白綠飾史事應對賓客出入經史商文較不能屬公而萬
安劉吉傳入內閣
羅文肅玘博學好古援例入國學丘文莊大賞異之舉進士歷少宰好為
奇古怪澀之詞居金陵時每有撰作即杜門謝客類登踞喬木之顛責
思天想或閉坐一室客有于隙間竊覷者見其容色枯槁如死灰都少
卿穆已父墓銘銘成語之曰吾為此銘瞑去四五度矣
正統四年會試王抑菴主考會試錄兵馬策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
無以安其民之生焉所以貴兵也非焉無以足夫兵之用卯元卷語
減去八字送覽道勁自是舉子如尚簡嚴才雖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
藻思爽逸守藝苑之傑也進華采不足而質朴有餘亦稱喆匠
徐博士禎卿既寢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
晉以下勿論也與李獻吉善人稱徐李好養生術有迪功集六卷
李獻吉夢陽以文雄海內日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大加驚異遂與定交
世稱李何亦稱徐李鳳洲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
去古未遠而建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迨傑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
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祇曷之昭代文章發于金華敦子宋劉二公
潤色鴻猷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茂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
間李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先古謂文莫如秦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

詩莫如初盛唐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滌南宋
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彪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
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狀煙終其身世咸疾之如仇世傳公覺蹟炯
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
閒哉
何景明與邊廷實徐昌穀李獻吉稱四傑才各有所長李天上敵依十事
又請邊使迎駕論論法語歌歌節義不徒文字見長而已
張公弼慕古好奇卓犖之氣無所發洩每發之詩文及書文精鑒無唐濩
氣詩學放翁而肆筆所至時或過之草書奇怪人以為張顛復生而公
自評以為書不如詩詩不如文
黃孝廉省曾與獻吉同時好為文章中年自悔曰以此求當于世亦役我
以老而非真我乃謝文成于陽明洞天了然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
問道錄自謂得玄珠當于世路有所不可輒歎曰此為百千里青者耶
吾未吾癡歸耳
王司馬廷相與獻吉輩尚古文辭上下古今惟求自得遇大事不動聲色
處置自得其當事已輒不言所以善御小人雖秉道嫉邪無所假借然
不輕發必伺其便而決去之使不得逞
葉文莊評夏時正文如春谷層雲動翕而意又如蠶繭抽絲秋鶴引吭
王敬夫聞美風流不羈禮節而談笑有韻度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
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商則言耕種貨殖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

談無不欣然下及艷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與康對山並名善歌而粹
覆翌次之嘗答王德徵云某當世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為吏部吏部擯
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里世之人耳其名者罔不愬執事循下
交可發一下文原本缺
激大叔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于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辨而能救
容于抑揚之際至因懷嫌致寄景遺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
迅于開元天寶之右
平江伯陳橡以金幣求西楊為其父作墓誌西楊卻之固請辭益堅乃求
于東楊得之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公不為誌何也曰吾為彼曾祖
墓誌雖未識其人以予對爵非積德之厚不能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
實也彼祖吾獲為之以妄憎誣迺而有行實功級可紀所以發揚之若
其父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無以傳信吾何以全名為哉
吳文定寬學有根柢言無枝葉其詩深厚醲郁自成一家少壯好學老而
猶篤所藏書多手自抄服官禁近三十餘年風流弘長冶弓閭里吳人
屈指先哲名賢縉紳首稱匏翁布衣首推白石翁云
文定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
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朽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
才其文足傳世子盍求之
吳文恪訥之學由博入約自體達用以行誼為先至其為文根柢群經波
瀾建因談及後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趁航船而已

桑民懌悅狂生也善為書辭辭散為大言以諸生謁部使者欲使者折節
下之使者訶其誕固遣之使歸業無不適逆禮貴之曰士所為貴學者
慎行其身使華而不飾雖文奚以為生有美好之資而滅裂棄之特以
傲長者非所以論德行厚基今不佻也悅既衆于鄉會試以逆推被黜
丘文莊閣老召而與語大奇之令為文每歲輒善選為學傳文莊爲使
者善視之悅復拓弛不肯來學連謁長吏以下咸適倫嫌妒謗于使者
使者以文莊故虛己待之屬其才遷椽長沙又調卯辛不能任職君子
曰天之生才實難而人不能承之反以為害弁髦禮法倫慢長工所謂
升不受斗則是以覆其器而已矣學者不可不以為戒
張學士元禎于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
門戶而公岸然不為下作易書春秋論要太極圖說東咽日近思錄家
語解皆未脫稿為詩文每務奇崛多脫蹊逕曉趣平實若出二手為人
所重莫能軒輊
陳白沙先生集上元吳書復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
其妙處有超乎體法及題之外者予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會心
偶然讀之覺儳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知其所以然也
遵巖實風流饒史事好交與天下豪傑其所搜積金石古文幾編為天下
治安無所衆見游歷留京諸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淨白多座其座人聽
憲江謹心急公名以為羅論去之鳳洲云何李赤幟首實壓行羽儀詞
林唐文藝國所惜者氣格稍弱詩如洛陽名園處處綺麗五陵游俠裘

馬千金五言律勝七言七言勝古

康對山千書覽而不稍嘗曰雖藉古人之魂也有魂焉吾存其魂焉已矣

譽之爲善飲者醉其醉不善飲者嘔其嘔其下則食糟餔已耳其論文

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可求而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

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成自成家今或不

能自立徒入門戶效嚬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俳人也

耶君子不屑焉而鶻鵂言僭哉

任少海論自負其才嘗謂陳玉叔曰吾文可傳于千百世之下乎玉叔曰

觀雖追古人于千百世之上自可傳于千百世之下

唐子畏少壯俠有逸才詩豔冶長于諷刺爲諸生時文公林爲之曾公風

大奇之洗馬梁公儲論士東南第一歸而言之程篁墩云所與來唐生

今無比也程亦稍聞子畏名從梁公請其文子畏立奏萬言遂大被賞

都穆妒之謂有寄請試劾斥爲椽由此廢初子畏放蕩籍游于酒人詩

多淒怨方其少年好爲纖巧語乃卒踣之

康對山曰弘治初關中蓋有才子王麒焉言出而成文筆健而思逸諸關

中英俊之士莫不以爲無能望望焉不敢與之抗見其文觀其稿述曰

鉗口嘖心服爲報者十恒八九亦奇矣

梁仁甫應麟舉進士爲陳州知州遂棄官築舍五龍山下屏跡不入城

兄弟播董其間唐荊川曰余聞古之達人讓卿相之位屠羊灌園有逃

之沒齒者予始得陳州詩讀之終篇察其身世之際略無所恨其所得

達矣世豈能度陳州之心耶

殷給事首嘗修眉碧目讀書數行俱下司業釋孔暉敬畏之居常不識人

過其論文則推摘瑕疵不遺餘力有志性録金貸姑數十卷古樂府四

百首

陳豹之未幼爲商川張尚書所賞會稽董中峰有女慧甚思得快婿張公

曰吾里陳生富貴所不可知即缺芝草瑕圩始其人乎乃繼舟商江呼

陳生視之則冠玉也試以詞賦倉頃輒就語皆可觀子是許觀迎焉成

進士在唐常與唐文升唐應德四叔木王道思三數子相遊從陳說藝

文以爲快歷官河南提學卒時年三十三有后岡集

熊士選卓爲御史劉瑾目爲黨人熊之歸瑾誅而公已殁獻吉爲江西副

使往哭其墓輯其遺詩六十篇爲之序曰士選爲御史日與四方士游

聲光赫赫頗有千仞霓輝之望夫治極亂憯名高致入了卯從事難言

之矣今上既誅亂賊反之正民志丞丞不奸又一治乃今盜賊稍曰益

弗靖學士大夫相與擇姐且而議于戈使天假士選年于是時將寄受

杆必岳立虎蹲發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概數定概理

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耶乃

盜賊平且有日其人則竟已矣予安得而不悲故既輯其詩而又重之

以詞

王允寧維楨爲文好深沉之思務引于繩墨必結構中度而復修詞否則

歷月經歲不下筆與餘姚孫公陞同舉進士意相合陞序其文曰予觀

作者之林長短殺異則才有至有不至也獨空同先生得其異體王子
與之先後入室皆得擅場郎國中多賢才汝南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既
博學強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凡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惜功用
未彰命也頋于地震有王氏存笥稿續稿行于世
杜都憲柟喜為詩高叔嗣曰予得交于研岡實有忘年之誼觀其精其之
蠲卓犖之節散為政事發為議論著為詞章以暨法式皆中矩度一時
人文最盛也
與楷察鵠當游于何仲默邊庭實呂仲木之門而與唐應德王道思諸公
為詩文友嘗曰今國中之士談詩其祖者競角峭厲而乏溫柔敦厚之
旨其易者演麗光澤而少含蓄渾成之趣所以言者何孜孜于少陵未
嘗引而工之也
高子業叔嗣自號蘇門山人有毛逆生東焚說傳著中情賦昭萬言的冠
登朝謝絶流品因心師古每有屬綴佇立而就寧復羅閒不為淺近其
篇什往往剗抉浮華獨妙閒曠之致蹤跡在周行而情懷在野郎事賦
懷唐有遺生之歎羅官後篡讀書圖振詩其中有詩三百一十首文五
十一首共八卷
王治化論分集河內以他變失官非其罪也集中多幽憤不平之意而卒
歸于和學有王圃之遺風焉顧東橋評之曰淵沉清朗妙悟遺徽肥曉
六藝之林楊仲弘曰取材于選效法于唐斯言殆近之矣年登百歲
項楷察番為人心事洞然無城府以古人為必可師見善如不及所著甑
東秋録搞斜不愧韓柳談理深入實其論事切中機宜一時稱作者云
李太常國先字中麗積書好客豪宕不羈世稱其著作如蛟龍縱橫江海
泛濫白香山之流也嘉靖乙丑
靳司空學顏世稱其詩宗初唐文宗莊周鄒澤老健卓然成家遠華泉之
純駁近夫之奇不能論也
蔡司空汝楠學凡三變而其泊官持政亦與學相上下初拜福為詩競刻
藻麗造南省則洗去鉛華含響錢劉諸大家歸德以後稍進經術然所
至輒不能不以才頋守衡州則駸駸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今然
萬物之外而升沉顯晦不以入其心庶幾有道者所著六經札記而外
有自知集極覺集白石文集八十卷
陸平泉云莫布政如忠文深學厚雅好詩從宛委體敘于盧陵許明什爾性
情諧合風雅而尤所膾炙于時者五七言近體可上方王孟抗行參劉
王庶常立道出李文康門嘉靖乙未工御文華殿親試諸進士得選者三
十人立道為之冠遠紛華日坐一小樓閉戶讀書不與長安貴人接其
天性也病歸杖歸自號海樵曰脫我疾療當作樵人于海濱吾願足矣
性極孝每致父書必盥手焚香拜而書之
金大與父賢為給諫兄子有孝廉昆弟並有才名嘉靖中白下以詩名者
謝宮詹應午許太常仲貽陳金憲羽伯而子坤兄弟頡頏其間子坤嘗
遠豪遊不問生産凡四方宦學京師者皆求交焉子坤名日起而貧日
甚緣崇行吟視之蔑如也郭次甫刻其遺稿黃淳甫為之序大抵清婉

彼麗廷通錢劉興予有並傳足述二證

田藝蘅叔禾之子也晝去舉子業肆力于古文詞嘗曰物不兩大與角者
去翼尺短者寸長魏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奈何與估儈爭短長
故所著留青日札亦稗說之良

朱公應登所至以文雅飾吏治政理教行為文敘纖曉麗泉涌錦爛當人
落筆一揮千金爭觀者往往奪氣而謀尊由與然公高舉潤視盼不為
意之

湯義仍顯祖工詞賦之學曠世逸才有四香戒曰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
香不誑語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香戒于世得安樂又曰人性之所
不適歸之命命之所不適歸之性性命通則出入以度而無碍無此學
道一路則秦皇漢武為駐足之地矣

鄧文度載書與客論文曰文莫粹于經聖賢以其精蘊而形諸詞詞可以
已聖賢必無事乎作作者不得已也志之所在而其文出言之必有倫
而不苟陳之千世燦然若引星辰而工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
焉有支離泛濫詭妄放蕩而不定于理者乎三代而下放臣棄婦之詞
猶之尤足以興感者性情也無古人之性情與其所遇之時事詞與意
背導侈鋪怨懟樂之無度浮濫而無法人言西京之文近乎古不知壞
古人文者楊子諸人之責也

陸璽卿師道負貴溪得其廷試策語李文康曰是子也文並實而書則鍾
王觀第一上移置二甲第五授書郎師事文衡山人謂公已貴朔折節

乃留公曰文先生以藝薦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奉之
蓋篤生平宦跡所至有倫然自得之意所著左史子漢為若干卷元州五湖

晉江王慎中山東見李子鱗之文而奇之子鱗厥時郎訓詁學而好古文
詞咸廷士從刑曹以古文相起舞魯聞竟不可一世屬居曹無事愈取
諸名家言讀之以為尚書莊左禮弓考工司馬咸言班如法則森如吾
駢其華而截其衷琢字成詞屬詞成篇擬議變化富有日新以求當于
古之作者而已鳳洲曰世推名于鱗莫推名于鱗所以異者號千古欲
凌而上之乃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娘娘家表者不虛負也茲
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
生寥寥者豈一子鱗哉

正德間工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以問欽天監及館閣中莫有知
者楊升菴曰柳星也引周禮文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
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公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正
之給事張翀上言論儒術有斋宇蒐瑣之路世稱舉問內閣公取荀子
非十二子篇以復諸如此類甚多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
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厭平生著述一百九種

周櫟園曰楊用修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有正楊胡元瑞筆叢時人頗
曰正正楊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目諸君子與用修為難者不止
一人然其中雖杜撰雖有究竟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當為一
書顏曰翼楊很未就耳蒋千仞曰用修過目成誦故實皆在其胸中下

筆不考誤亦有之然無傷于用修好事者舁章摘句作意辨駁得其一
誤如得一盜贓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
潘去華曰公著述盈車古今諸名家詩文索垢摘瘢彈射幾遍而無一
語含譏時事深得居論體
公嘗恨舉業之陋有四士罕通經籍名前進後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
取碎語謂之蠡測諸史抄節碎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
涉經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有以一
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
爲致仕士子墨卷引漢書先其算令而作先算其令轉相差訛殆同無
目人説詞話成化中有殿試策引用宋人本朝四聖語稱前代爲本朝
稱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
公戍永昌放浪湖山間所至攜聲妓雜咧笑虐然禮法之外至醉而傅
粉作雙丫髻插花諸門生舁行市中諸觴以從有規之者公曰文有伏
境化情詩以託物起興在建伯鱗障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
史使麗豎擁椽燭異元中起草今遠山寮諭靡是或一道也
茅副使坤以制舉義爲海內所宗所著有白華樓及玉芝樓藏稿其品較
子史古今八大家文皆足名世有功後學
馮布政惟訥字汝言兄弟三人俱以著作名家長惟健字汝仲惟敏字汝
季郎公也惟健奇思駿發惟敏長于詞曲惟訥則騷壇大匠也
朱子价曰藩未第時楊用修選其詩七十餘首以傳而序之曰射陂子之

詩蔚然當于予心可必名今傳後無疑成進士令烏程與劉司空麟輸
祥山水間忘其身之爲令也有山帶閣集三十卷論者謂成湯陵廟碑
朱氏世錄序足稱名家云
嘉靖中予价在南主客何元朗在翰林金在衡陳九皐黃淳甫張幼予皆
僑寓金陵留都人士金子坤盛仲交之徒相與遊勝緻歌命觴希翰詞
藻盛傳蘇燕盛事六朝之佳麗與江左之風流山川文采互相映發不
及百年湯爲禾黍痛哉
予价人日草堂詩引曰升菴先生在江陽以畫像寄我白下揭于寓齋嘉
靖己未人日西城金子大輿東海何子良俊吳門文子伯仁黃子姬水
郭子第秣陵盛子時泰顧子應祥相約過于予寓之齋中拜而禮先生
像在壁間諸君各東西序如侍側之禮比丘圓澗罌中冷泉見餉見得
揚美貴夫一角烹茶爲供寅既注之焚沉水作禮畢就坐各嗟嘆歎曰
今日乃得覲升菴先生文子曰今日之會奇矣予當作人日草堂圖以
寄先生客欣然將掌因歎人日題詩寄草堂遂懷故人思故鄉之句作
圖散諸君請各賦一篇并寄先生見吾輩萬里睇仰之懷越二日文子
圖成又二日諸君詩次第成予乃爲之引牧齋曰是年六月先生卒于永
昌則書畫郵致之時先生或不及見矣是舉也論交之真敢長之懿樂
善之誠脊于此徵爲傳之後世不獨爲藝苑之美談也
王公慎中不附權貴曰吾寧不得銷職不敢失身初以古人辭與唐應得
陳約之等號八才子復從王龍谿講陽明之學而遂有得于聖賢之道

乃發宋儒書讀之有味于歐曾之文曰以前言必稱秦漢者非也至是
盡棄之出入歐曾閒寧示恩德應德以為怪後有味其言亦變而隨之
嘗曰吾學問得之龍谿文字得之遵岩其推許如此公為文性以精意
為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沉思意定而剞立就名遵岩集嘉靖丙戌

趙濱谷時春文士也而喜騎射談兵日以邊備不修為恨數踏及塞上單
方持杯酒相羅笑輒裂眥據髯恨不滅而朝食其志尊在擐甲狄復祖
宋之體守遺後世以長治久安而卒不蘭荻荊川于文士鮮所推許而
獨推重公謂宋有歐蘇明有王趙謂遵岩與公也丙戌狀元

孫簡肅燧先嘗曰古人以行為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為行故其文
煩而僞

重榮酒承叔懼呂公柟為祭酒呂公倡明正學其教主嚴如泰山喬岳壁
立萬仞而公則明寬在詞林二十餘年夏貴溪忌之不復大用嘗與大
梁李公論文曰僕往者觀書如端冕聽古樂拙恐卧耳近少知觸纓容
有感適之地為文章于事實近稍擺脫客有獨出之意豈大馬盡長故
蓮心浙閩與柳數年憂釁有所激昂與所著涇陽志得遷固法與康德
涵武功王敬夫鄠縣妻中郎公安並稱海內名志云

王稚欽生有異質不甚讀誦而獨筆為詞賦作古人語出知裕州以不送
迎上官覆罪歸顧華玉璘湖廣聘與薛州顏木字子喬楚人同修顯陵志志
成藝之有省中訊不如法罷之公頗負才被絀而益肆其力于文章嘗
與友書略云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
煩其思離紓其悰寄也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歡酒不盡量歌不盡調
倦則偃仆卧不爲夢厭棄俗塵筆硯無與究心老莊實愛性命江湖來
與淑則不舟雅好雲嶠苦清瞪危解不鍍神此僕大略也有夢澤集與
顧木多相倡和

徐子與中行為比部郎時于鱗元美方力為古文詞子與大悅其說而棄
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先後締交雅益甚相嵩亦自負龍
詩謂諸郎皆雄籌子相繼外補子與得汀州守仕至江西方伯春為士
造請大贖櫝窮日夜弗倦也所至受蒞為吏不膏子弟著大目山人全
集青蘿館詩集

余德甫德與于鱗同部曹及按察福建值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州詩
簡往還不絕子相死無子德甫躬視含歛使其子哀經而受弔于翰編
其詩曰大江以西余生一人而已

盛仲交幼有逸才鄉先生陳玉泉一見其文大加稱賞升菴衡山皆折節
與交不得第遂放情詩酒肆意林泉著大城山樵以見志傳曰山樵鄴
人士也耕于大城山之陽故以樵人稱爲自少耽詩律解飲酒不問家
人事與之所寄肆筆而書身欲遊行心亦不能自主嘗思充遊五岳得
深山大澤自適而不能致以大城為棄居穴處之地焉對客而談絕不
道人長短亦不許文章好媿人有問者領之而已自遇太平難淘公不
為也山澤之癯列仙之儒窮約云乎哉榮顯云乎哉

徐文長負長才薛君采校越時有國士之目然不得一第胡梅林客諸幕

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會得白鹿為作表表上世廟喜胡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竊覽朔漠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

張子長曰知是時宗子相輩務為新調競華詞隻句之雄以為名高而子長獨不謂然其所為古文詞刻削淨變自成一家言諸公弗能屈也

王元美世貞從采王立與家談英溫秀之氣溢于句字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悽愴淋漓在浙修岳公于公祠墓為文以奠岡社悲壯在南陽修張睢陽鐵尚書祠在南都請崇文廟從祀事其居憂也三年不茹葷御室十年始具衣冠與燕會不畜姬侍不置聲樂義田千畝歲時率族冀祀惟謹生平于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推服于韓而避敬其尤不特以齒牙筆札饒急人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與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幾百變公皆安之

弟敬美世懋評其兄詩文略云詩道肇基于北地極深于濟南然而採菁之途尚狹游藝之神未融兼此二家登乎彼岸古惟陳思子美今則吾兄度數吾兄境雖神解然亦學以年劭白雪之什雖經刪改未協於莊定手諜獄三鍋建節專主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效矣變化見矣居豪以擭醜心獨象取材益博厥寬篆蛇之寞復六合之外或本淵焉勃迎甄夏人之前大抵字撿者額必妥韻奇者辭必調天壤之間若為預設此真藝林之絕技律家之玄詮也文章之妙尤不易言收二李之都長據西京之宗曾紀事持論各臻妙境出度變幻殊非一塗庖丁解牛輪扁斲輪莊生寓道吾以論文推諸小論尚未當家敢毋足備其大也

陳琳子曰弇州文章以嘉靖以來首輔傳為第一使子長復生亦無以過

胡維霖曰閱弇州史料中間如大政年表等尚足備一代之觀然其全不盡于此至于名臣傳須細細查考凡請弇州作誌傳者其人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誌者尚十之八九雖蓋代勳名節義亦所不載未可為定案也

牧齋曰元美之才實高于于鱗其神明意氣皆足以絕世少年盛氣門戶既立聲價復重譽之登峻阪騎危牆雖欲自下不可得也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銷歇浮華解駁于是論樂府則亟稱李西涯為天地間一種文字而深譏模擬斷爛之失論詩則深服陳公甫論文則極推宋金華而贊歸太僕之畫像且曰予豈異趨久而自傷矣其論藝苑卮言曰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

行世已久不能復知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元美之虛心克己不自
掩護如此
弇州從孫孝廉瑞國云公文主盟海內久矣海內有才有學者翕然以正
統歸之無異詞向之言詩號而相左者有公安竟陵二家今皆已見其
弒滅文則歸太僕小有異同晚年已威水乳至近之代興操文柄者號
小詩人以自雄至詆之為俗學等之為剽賊欲以易天下之觀聽擬乎
心而論明詩文自東里長沙而下皆習于流易至北地倡為秦漢盛唐
之言天下乃知有古學公興于鱗復起明而昌大之天下乃群尚古風
斯其力亦不易矣功亦不細矣今乃以近于古者為俗將以安於今者為
雅乎今觀其所自為之文其蹈襲為不少矣以為剽賊則皆剽賊也豈
唐宋可剽而秦漢獨不可剽乎推理為喻而穿窬獨非賊乎譬之御舟
搆而下江湖貪順流而下之易憚逆流而上之難將有不知所底止者
且安坐而忘逆流者之難則亦已矣又從而嗤笑焉可乎又譬之學書
者無不以鍾王為始祖其後一變而為唐之歐虞褚薛再變而為蘇黃
米蔡又變而為元之趙吳興雖皆出自鍾王而離其始固已遠矣今謂
必宜從元而入以溯之宋若唐而有人焉直取鍾王而學之則反以為
譏可乎夫文章者天下之公器其高下自有定論奈何專以娼嫉之見
横于胸中舉夫淹淺者故為借之羽毛章徹者必欲生其瘡痏此乎前
人何所損益亦多見其不知量耳此論蓋為虞山發也
汪伯玉道昆祭工于藏不啻萬卷客問其富公曰吾苦其多聊備簡証人
生所用書太須熟數從譬之漢高取天下其最為意者不過數人耳嘗
論文曰夫為文不則古昔猶之御者不範馳驅即獲禽多君子所鄙無
法故也然而游言多和法言寡和雖王良善御不能不改節于賤工信
而好古是為難耳
宗子相臣嘗言聖人未嘗專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共嗟左馬豈
劉李杜者流相繼飈起即雖毀聖文後之言文者孟稱道之死之日衣
冠坐手書三詩擲筆而逝
山陰諸公大緩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文長夜分乃至問曰何晏也曰頃
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也廻翔讀之不能舍是以
來遲諸公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歎賞至于達旦
實閣張之象嘗恨時俗趨尖乃反傳成意作叩頭羅跪以謝時公于單門
復進少有彼俗之觀必多方延譽其取名傷意者即顯赫亦屏斥不少
假常渡卻中流風急舟中人皆懼公從容自若口占絕句有云暗想生
平何所憾三辰晏起一科頭邢子愿行部至松為置買山錢所著及纂
集甚富
歸熙甫有光制科之業為海內所宗然行年六十而始登第令長興三載
僅遷判順德高新鄭以國老秉銓憐其才拔為太僕司文淵制勅氣少
發舒而漸量復并責之遂鬱鬱不樂以卒公于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
而大較折衷于昌黎廬陵當其得意神如也晚達而不伸元為世所惜
平湖沈公懋孝篤嗜國史博洽無比每有乞其文者伸紙疾書不構思不

加然窺視其微之長短必竟微乃已與客談古今事及品評予史則孫
論風生紙窗不偃里居三十年不問戶外事朝夕苦吟不減諸生時嘉
靖壬戌

盧次楩枏先世業農積厚貲至次楩才高好古文辭為諸生試輒不利而
名在縉紳間濬令某嘗約遇之日昃不至次楩獨酌徑醉卧令至以醉
辭令大恚怒復有惡而譖之者會家有人命事竟坐大辟繫獄次楩從
獄中作幽鞫放招二賦以自廣謝茂秦攜其賦游京師語諸貴人曰世
往往從千古哀湘而弔賈竟哉盧生今見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乎會
陸公光祖令濬出之為九騣以謝有蛾蟓集鳳洲叙而傳之

李惟寅言恭世爵臨淮侯晉岐陽王文忠謚武靖以佐命元勲而通經術高
皇日常國子為天下師至今稱之後有時山公紹承祖烈開府湖湘惟
寅其孫也操觚染翰有學士大夫之風與元美子觸輩稱詩說禮為壇
坫主盟真宦衣中文士也有楚游稿貝葉齋稿　公孫玄素好客能詩
在崇禎時與於顧吳國華惟英魏國徐六岳弘基皆稱紈胄中白眉

文衡山嘗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聞言使罵人亦是一病

劉公效祖濱州人寓居都門為固原兵備篇什流傳禁中皆知其名修廟
遣中官出索其詩都人豈傳以為本朝所未有也

林和文游墨工于歲少保座中作漆飛宴劉序酒未三巡詩序並就少保
持千金為壽稱可追王子安滕王閣之盛

姚叙卿汝循年二十舉進士官太守忤江陵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
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歸石山房稿文不事鉛刻而清真恬淡類其為人
字姑構鄉獻陽率更勿偏道為家富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
富屋花石雅致獨絕一代偉人也

黃吏部甲號盤南因以名其集文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古今頗饒獨詣
高自矜許所著獨鑒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嘗云我朝學問淵博著
述最富無過楊用修用修總筆著書直寫胸中聞見寧肯倩人更簡書
冊誤處自不能免陳晦伯之正楊一書乃就所引用者從而考証之即
所正皆當已落第二義矣公性多忤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晚年
與廖工部文光善嘗共觴詠一日廖規其集中有律妖等語宜刪逆大
詬罵絕之

黃平倩輝萬曆己丑入詞林時館課文字皆沿襲格套熟爛淺俗天下
讀翰林無文公乃刻意為古文桀然自異取裁歐韓古學之復始有端
倪同時館者詩文推陶周望書畫推董玄宰而公之詩與書與之齊名

王少治嘗曰弇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湊合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
大家滔滔莽莽無意為奇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又曰王文成能道其胸
中所欲言婉折暢快是國朝第一人

神宗年十二見申文定祛偃鬼文喜之酒筆改鬼為魔

笮園木公恕英毅有幹局性好讀書賦詩于玉龍山南十里為園田五畝
枕經籍書吟風咏月中國賢士大夫無以過也五世孫增字生白博學
通禪理多所撰述聲教四訖嘉為之聞雪陽水西諸吳當麻不知誦詩

書
蕉湾園先生祉好學博覽著作甚富顧郁初為之誌略曰先生起悟文纍
覽畫漁略所著文章獨為爾雅工意典謨雅頌之風下斥顏謝徐庾之
體居然正始可謂宗工至其考訂前聞鈎校往事正譌糾謬微顯闡幽
滌千古不白之疑義而遠未成之業並可以博古通今知人論世兼擅
妙達六書精研八法端勁有骨散朗多姿有銀鈎鐵畫之形具鷹跱鸞
翥之妙生平嗜欲泊然篤志圖史金題玉躞得之若驚錦軸牙籤森若
未覩杞翰賞素而訪貴金需衣以求可以下展成氏南都之奇工敵漢
家東觀之富又且摩娑彝鼎品藻丹青序原歷朝名畫之評原父先秦
古器之記手揣真贋口析是非要是游藝所資非徒玩物而已
顧郁初先生起元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否以至諸書掌故無不
留心口陳指畫歷歷如觀樓引後學孜孜不倦稍有當意輒不容口因
以有成者甚衆所著有㮂真堂集遯園居士集中朝外傳說略客座贅
語諸書人皆珍之
余太常寅元為孤貞獨行已志為文必准諸古峻淨而嚴核不欲虛為磅
礴游衍之詞與沈越門屠赤水同操觚二公知交半天下公游道甚寡
往來惟老儒朱一誠内弟莊情及弟姪三四人而已恥以其文章資身
樹交養聲名來徵者多謝去又多削稿以為得其詞未必得其意得其
意未必得其人也著書若干卷犹晨丈人集
袁中郎宏道詩文俱從靈源流出別開手眼不與世宗匠相似總之發源
觀異而其到于人者有五上下千古不作逐塊觀場之見脫膚見骨遺
跡得神此其識別也天生妙姿不鍊而工不飾而文如天孫織錦團客
柚縣其才別也上而經史百家入眼注心無不冥會旁及玉簡金䥫寄
采其菁華任意驅使其學別也隨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適而數譽是
非一切不問怒鬼嗔人開天闢地其胆別也遠情逸想瀟瀟洒洒別有
一種異致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即其趣別也有此五者然後無寄
皆具三昧豈與逐逐文字者較工拙哉
唐肅真有異才答友人書云自叙其所作以為清新而意踈簡放故多疵
給意踈故少精堅束髮操觚痺晚一世長篇短什信口矢心當戲令兩
人對案分拈二題各限百韻出唾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奕口誦詩
文我誦彼書書不遠論非不欲求工厭物而姿性使然雖使苦心腐毫
閣筆不下亦止如是
趙子函崡家有做山園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
在焉西安泮宮碑林為最時跨一蹇挂偏提攜工拓楮墨以從每遇片
紙隻字坐卧其下親為拭洗椎搨裝潢疏記其後攟摭考証略彷歐六
一趙明誠洪丞相三家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
也萬歷乙酉
王伯穀穉登建明關奧妙于書篆好交遊喜結納擅詞賦之席者卅餘年
聞聲之人過其門者雖貴朝窮士必踵門求一見乞其片牘尺素然後
去申少師以元相里居晚年交相推重軒車賓從兩家巷陌不相下參

州波其仲子士騎中螢語禁獄伯穀頓身攫救有古人風不但以文采
見重也
李本寧維楨初入詞林與許文穆齊名同館有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
問小李公于應酬諸文多不暇精思濯磨未能絶棄繪性多可少否人
無貴愚貴賤事無大小有求必應昏夜叩門必與以故役益填委其門
人都是望以為娛用精神弊至誅晰圖牧鈎考異隱新安鄉鄉儂惰不
多伍其論詩則謂三百篇削自仲尼漢魏古肖二三六朝最為卑近而
求勝于字與句然才相萬矣故博傷雅巧傷質唐人監六朝之敝而劇
濯字句以富于溫柔敦厚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今之詩
不患不學唐而患其太過節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書幹以風骨文以
丹采唐詩如是止尔事情景物必求唐人所未道而錮之過也

崑山王淑士志堅少與李長蘅同筆硯通籍以後多謝病家居卜築其門
古南園曠遠之地杜門卻掃肆志讀書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
讀經先箋疏而後辯論讀史先証據而後發明讀子則別唐以後無子
當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子之不足讀集則定秦漢以後古文為
五編尤用意于唐宋諸家碑誌攈採史傳缺采小說以參核其事之同
異文之純駁讀佛書研細而窮性關教而闕宗大抵在于藏俗擧柱狂
禪缺以實際勝之而不以辯博樹幟也
海門卯山人陳父為人和雅其鬚髯修容止街門而板非力不食作詩不
肯出播每行街市低頭中吟觸人肩而不自覺也

魏懋權允中為諸生時元美極賞之贈以詩曰逢時代興意對酒誦如澠
便決其第一果然
文天瑞翔鳳白皙長身秀眉鬚髯風流標格如世所圖文昌者觸承家學
文字奇古庚戌殊卷考官鈎稽段落筆乙其處始就句讀辭賦覃思蔚
亮必敘述紀古人作金陵六賦以當三都著太藏以翼易作梅花詩至
萬五千言晚作嘉遂詩七言律至四百餘首亦古未有也繼配鄧氏妙
有異才每春秋嘉日奉其母夫人板輿出游登阜弔古夫婦酬倡爭先
鬭捷著有三出西郊記讀者艷之虞山謂其文賦牢籠負涵流瑞雲旎
其學問淵綜千古其如貫珠其筆力雄健一言可以扛鼎世人或驚怖
如河漢或引繩為批格要不能不謂之異人不能不謂之才子也

蔡公復一云自受其詩文者貴少處人之詩文者貴嚴必嚴而作者之精
神始見必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
華亭唐仲言汝詢五歲而瞽聽諸兄讀書即能暗誦既婚冠令昆弟輩取
經史諸書誦而聽之悉能記且能剖剔精核于是遂善屬文能詩嘗箋
唐詩自習見以至秘異搜羅略盡先經後史不少舛亂所著述甚多
鄒孝公起峻生而聾有至性父歿號慟不食復嘔血喪畢乃盡取先世藏
書手自讐校遂極淹博性好客有問奇者緘紙往復粗及農桑微如玄
釋及朝廷典故無不精核好學之外種植花木以娛賓客此外一無所
嗜
曹能始學佺曰作文惟游山紀最難未落筆時便索傳志閱叙程期洋洋

覼縷堆砌實于滿紙但數別人財實而于己一種游情了不相關卻移之他處游亦可移之他人游亦可拘而寡顏與迂而不切病則均焉紀游如作畫畫家必須摹古罔複出己意著色生采自然飛動及手對境盤礴往往難之乃以為畫不必似蓋遠近位置木石相背違真則礙理而不入耳法觀不傷于境復肖又何以似為病也

錢牧齋謙益嘗與文太青王季木談文各持所見不相下牧齋曰子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之學者六經為經三史六子為緯包孕陶鑄精氣結轖發為詩文學之道家聖胎已就飛空出神無所不可今人記俗學為古學安身立命于其中凡胎俗骨一成不可變望其脫身飛舉其可得乎

陳眉公嘗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忌思路太熟耳天馬馳慣神鷹摯韝矣雖體故鄉聖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剝剝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善捨此謂日知其所亡右軍萬字各異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

牧齋曰仲醇重然諾饒智略精心深衷得老子陰符之學短章小詞皆有風致又能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薈蕞成書駁敝者奉為枕秘于是名傾寰宇遠而夷酋土司咸丐詞章近而酒肆茶館為懸畫像甚至窮鄉小邑鬻粔籹市鹽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章滿公卑動以康齋白沙為比謂本朝正史當受筆削耳食可笑而一二儒者必欲以經史淵源之學引繩削墨楷摘其空疎而糾正其駘駁亦豈通人之論哉

倪鴻寶曰文章最尊在渾新安胎韶今近世說有渾之態不如鄉鄉喻宏渾近左國有渾之才又不如歷下與凝近西漢有渾之骨又不如北地高瀨近先秦有渾之體態不如津江鞴具法近六經有渾之神情陸叔度啟濛云鴻寶負一時文望然刻意新巧使事怪癖無復文家風軌椎章觀絕似東坡

徐執菴亮遊蒙園亭有一珍石偶為陳沱江相所攫意殊不平沱江取竟頭紙作大石圖奇峰突兀雜以幽卉風雨空濛顧執菴曰此比君家石何如執菴大喜毅飲無異

太祖定鼎金陵宮殿牌額各衙門與諸勅建寺觀題署皆詹希源筆也成祖遷都北平宮殿牌額皆朱孔陽筆也孔陽松江人善書畫子輝亦能書官中書舍人

王安道履洪武中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自有華山以來游而能圖圖而能記記而能詩窮攬太華之勝古今一人而已安道嘗云自游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過紙絹相承指為某家家數耳自後屏去舊習以意匠就天則出之或問何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又云先正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慎勿與馬首之絡相似予游華之詩數補缺葛藤而配少陵庶先乎馬首之絡而已以下書畫

長洲王止仲行題自作畫云戊辰二月過湯氏小林屋留宿流酒之餘適水墨在案因灑翰滿紙不覺淡雲濃樹隱映虛遠而青山靜然自不改

色方狀靜者有常而動者無滞
沈貞吉恆吉兄弟自相倡和篇什甚多又皆善繪事號人畜工塑無圖樣
踰時乃就不輕為人作故少存者至白石翁乃大著然二君立行簡貴
胸次磊落有烈士風故能成其藝也
吳小仙偉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拂袖而去成化
中朱成國延至幕中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憲宗召授錦衣鎮撫待詔
仁智殿有時被召大醉蓬首垢面著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
大笑命作松風圖公跪翻墨汁信手塗抹風雲慘淡生屏幛間上歎曰
真仙人筆也公出入掖庭如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群翅之居無
何放歸南都好劇飲或經旬不醒在南都諸豪客日招與飲顧又好妓
無妓則不懽而諸豪家競集妓餌之孝宗登極後召見便殿命畫稱旨
賜畫狀元章迎數年稱疾歸居秦淮之東崖武宗即位召之未就道以
酒死
莊泉芝理能詩善草書學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尤長于畫師夏珪
馬遠為人雅淡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己觴咏竟日畫或
頃刻可成或數日不著一筆與同里沈夢荃摩善所收寒山拾得圖春
江送別圖皆不媿古人詩帖有酒氣牀頭甕滿缸南壁書屋正春寒之
句風致可想見也
黃棣陝之蘭縣人博學多通工篆隸行草尤長八分著從古正文五卷棣
林宗之泉善繪事館壁舊寫白菜其上題咏甚多一日圮泉共惋惜棣
一一畫之并繪白菜如舊
祝希哲允明生而枝指因自號枝山喜從俠少粉黛間遊度曲酣飲拌以
名教勿省也善草書求書者戶外屨常滿嘗拜廣中邑令得千金歸為
酒資有祝子通諸集
王仲山問築室貫界山環植竹木疏泉立石作山水人物花鳥公貯興而
發不暇刻削規矩前人脩然筆墨蹊逕之外
蔡雲卿廷輝草書善屬文行草得米南宮真趣畫宗黃公望皆為世所珍
杜門著述不營他務生平矜恤貧士而傲睨富貴人陸宗伯嘗見其山
水卷歎曰予家九山中早夕無非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為樵人收盡所
乾沒屢卷頻還舊觀復起予芒鞵竹杖之想
陸叔平治少為游俠長而束修自好種菊藝蘭之旁工寫生得徐黃遺意
山水做宋人而時出己意嘗臨王安道華山四十圖奇峭削成可與安
道相上下叔平畫雖請之必不可得不請乃或得之晚年貧甚有貴官
子因所知以畫請為作數幅其人具贄幣以謝曰吾為所知非為貧也
固卻之
朱子朗文徵仲弟子徵仲應酬多出其手有人求子朗畫而作徵仲名
童子持禮柱誤送徵仲宅中致主人之意徵仲笑而受之曰我畫真衡
山聊當假子朗何如時傳以為笑
錢叔寶穀少孤貧失學迨壯始知讀書家無典籍游衡山門下日取架上
書讀之以其餘工點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年故廬讀畫其中間有異

書癖為此雅起自借觀手自抄寫數千充棟窮日夜校書至老不衰
性剛直不能容人一介不苟晚香洗硯悠然自得有先民之風
陳道復淳以字行少師徵仲天才秀發畫師南宮子久叔明尤好寫生一
花半葉淡墨欹斜非畫工可及也
徐文長所作花卉不經師傳自得天然之趣氣韻拂拂紙上望之知為文
人筆也其題畫有云奇峰絕壁天水懸絕怪石古松幽人羽客大抵以
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為上其題葉本蘭亭云非特
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
臨摹蘭亭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乃稱高手優孟之似孫叔敖豈
并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觀此兩題可以想文
長之書畫矣

邢子愿侗七歲能作擘窠書廿四登第罷官歸里三十餘席先世餘資築
來禽館在古黎丘工詩書習字焚香俯地不問家人生產四方賓客造
門屨恆滿減產奉客酒餚等珥時時在質庫中晚年書名益重購請
填咽碑版照四裔妹慈靜善倣兄書風流文彩與江左文姜先後照映
云
顧清甫源書為不群深究心性之學浩然有得殺秋漠鴻閣之焦璐圍諸
先生並敬禮之書法操運筆力遒勁畫自成一家信筆點染天趣迥
絕人不能學嘗謂澄園曰書須古法四分己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
古法皆奴書也家有日涉園陳魯南為榜有東晉香爐金薤字南唐畫

榫澄心紙米家圖卷鄒侯書平泉樹石為皮几之的其遠韻為時賢所
羡如此
史野樵植長于寒林雪景自題其畫云兩餘山色翠如苔樹杪寒烟溼未
開童子無端掃紅葉隔林知有故人來　胡子興澄工于神像陳魯南
贈之詩云生此南都住北都十年蹤跡遍江湖歸來為憶當時事醉裏
淋漓入畫圖　史大方工山水嘗予象題其畫云來繪畫柯藥神都翠
篠黃茅覆酒壚好似石頭城外景隔濱歌舞莫愁湖　金山農元玉畫
梅有逃禪老人筆意自題絕句云一別西湖歸未得臥山風月近何其
春來曉有看花興又向君家寫竹枝　李塔夫著學于石田謝子象題
其畫云銀河無路泛仙槎一柯空江此是家殘月照人秋膽懸不知清
夢在蘆花　陳秋碧士贊山水倣白石翁自題送客云情深此日難為
別相送元方又季方萬里楚江孤棹迥絕吟秋色到維揚　吳季鄉御
善小景花卉自題杏花云晴園紅粉簇春烟彷彿江村二月天記取踏
青回首處一枝斜拂酒樓前
王子新作松鶴高士圖以贈東橋大山頭下長松數株一人趺坐神簡出
塵表何柘湖言其無畫家蹊徑疎秀可愛蓋風韻骨力出于天成也
宋比玉珏長身玉立神情軒舉開顏談笑不立崖岸善八分蒼老雄健骨
格軒然畫不名一家而泛愛●應不自以為能事酒酣耿羅筆騰墨飛
卽席賦詩或當筵揮翰書窓從壁淋漓戲劇或醒而自謂無以加或旦
而忘其誰作也

董玄宰其昌天姿高秀書畫妙天下和易近人不為崖岸臨池染翰揮洒移日最矜慎其畫貴人鉅公鄭重請乞者多倩人應之或點染已就僮奴以贋筆相易亦欣然題署都不詰也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姬媵嬲之購其真蹟者得之閨閣為多精賞鑒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一俗語書專重學古曰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其畫畫專貴氣韻曰筆墨二字人多不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暗即是無墨其論道曰吾人二六時念起念滅皆屬形色有不生不滅者即在起滅不停時乃天性也

正陽門關廟碑是公少時書全用李北海是董碑第一井泉碑蜘蛛碑黄慎軒書雖用蘇米都中尚之

諸芬木榮蕃畫書曰畫羅漢不在猙怪正使眉目一如恆人而道氣沉鬱生人取畏乃足尚耳又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豊閑人物其中之牛甚多不如玩此黑壯丹隱隱如閒夕陰朧朧間作短笛聲也

數十年來相畫家能品有程青谿正揆與祖堂和尚髡殘石谿筆墨之妙兩公固自頡頏若論品行則恐不但軒輊而已石公神情高邁面目冷峭一丘一壑皆有格外之趣雖復粗服亂頭彌益鮮妍嘗貽予白雲圖一幅更極細潤公自題其上云我釋迦牟尼佛見娑婆世界穢濁不堪別指出个西方極樂國土以彼土無有眾苦名為極樂衲要汝舍那此土居親師友深重恩愛即得往生是何其教人披髮入山耶惟我天界杖人到置一蓋曰一卷彌陀是我娑婆一篇大招魂辭也蓋人倫以不得君父則無所立身出世以不得心性則無所立命生生死死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知得一心不亂則知魂兮歸來知得魂兮歸來則知一心不亂知此一心不亂則知惟心淨土之旨矣壞盡法界又何所逃于此心哉庚子歲暮藏菴居士寄紙入山索余畫從故紙中拾得此篇作數筆最喜白雲塞斷谷口正好與居士把臂談心因并拈此

沈朗倩顥工于畫嘗曰米襄陽用王洽之潑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讀天隨子傳悟飛墨法輪廓布皴之後渴筆烘渲以顯氣韻沉鬱令不可測題曰驀然鼓毫瞋目矢精最細瀑呼表醒所都一墨大千一點塵刹是心所現是佛所說

又曰一日從晉人弱筆書得畫法題曰樹格落落山骨索索溪蒙草算雲秀其中卒筆倪顧奇簡真寫

層雲疊嶂如歌行長篇徒山跌麓如五七言絕愈簡愈深永庸史步筆拙史難藏

古來豪傑不得志于時則為漁或樵隱而不出然皆托意于柔管有韻語無聲詩借以送日故伸毫構象無非拈出自家面目今人畫漁樵耕收不達此意作個鐵夫儈父極傑于鈎蹤成記于樵斧略無理適自得之致識者絕倒

江寧鄭彭父小楷擅名蠅腳蟻肝未足奇其細能于一扇上寫西廂一部多作詩詞贈之者彙曰識小編

蹶躍越行必有嘉言的工所載事以擬募蓮由播寔層層炙炙偲偲
使使莫不有倫有脊中經中權亦有單詞居勝要言不煩擷其精華
並遺存焉如綴玉手若貫珠手淵皆足以繪精粕而棄蹄筌昔人云
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是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詩三百毋不敬
三字可以概四十九篇終身誦之如聿如弦其人往矣其言可傳纂

嘉言第二十三

高皇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
耒耜鮮參必廢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又曰壘石之固勢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鐵之漬水非不清然魚鼈不
生

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朴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苞教可
以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
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
而後見
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
之
凡人有善不可自矜矜則善日消有不善不可自恕恕則惡日滋
又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至戕生法本以
衛人不以殘人用之太過必至傷物
國初一上舍任掌院承屬易之約二三新差吏接者請教公厲聲曰出去
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衆屬凜然
宣德中蒯公信如開封在任歲久一夕漏下燃燭嚴事呼酒獨酌召二子
謂曰程顥可是事功要孝可通神明我去汝當勉為之言畢而逝
李西涯嘗云少年初任承上臨下率蓬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拼俸自熟
若公子性雖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者不可無也又一前輩有云士君
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當存得一分秀才氣便是佳士讀書學道須
脫盡秀才氣居身接物須存些秀才氣原自不悖
薛文清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
鄒來學由戶曹擢通政參議意不慊謂此官何足榮李文達曰公誤矣無
才何敢當此凡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為屈此是好消息若才不足

而位有餘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
白公昂成進士候選胡忠安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桃李少種荊棘
商文毅書曰此生不學此日閒過此身一敗君子之三惜 說作見宦語
鄒恩柳說語梁儉菴曰大吾心胸以集眾善廣吾耳目以宣眾情 語錄
汝節曰充之以量無有不容守之以謙無有不服 語李玄卿曰風厚
則可以負大翼水厚則可以負大舟學厚則可以勝大任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張莊簡曰此正 不善讀書耳世豈有照書
本行而誤者
御史王相為青盧德下獄朱都憲裳曰觀是說御史如齊民畜貓捕鼠貓
鼠相持主人可叱鼠耶

王進士雯嘗曰學以自簡簡人則隘學以容人自容則拙（成化戊戌作 同文語）

高郵屠明臨卒書二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丁鳳儀錄

曰士必讀人間未有之書乃不愧古人

胡永年嘗生平清節至死不渝語諸子曰平居官四十餘年但清白二字守而不失留貽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事理（成化戊戌）

許雍楨嘗言大臣猶棟梁也宜取其闊悠略其十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忌其風波

陳斯嘗論曰天理止在人心心術壞天理虧矣

朱存仁訓嘗語友人曰文主揚道不限世代豈必專師班馬詩欲近情且兼道性眞必止範漢魏（成化丁酉）

陳公懷疾終遺言子孫仕者以忠孝報國處者以勤儉守家（成化乙酉）

何文肅喬新曰一日不讀書便覺於政事間有礙

陳光禎嫉有言假不盡歸以遺子孫

屠襄惠滽嘗指其筆曰吾手持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

舒公芬嘗語人曰士當爵祿不入於心禍患不忘於念又曰心術學術相符者也義利相因者也忌勝欲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據在此

陸子淵深云予為庶常時謁東山劉公公論予曰初入仕不可多交人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嘗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

張光禎語子淵曰予自少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講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矣

歐陽重居官謹約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欲為官又欲遠禍有是理乎（太平之世則此語猶可也）

倪宗正書室中聯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彭清江問如何觀曰從前觀之祗見我不如人而益厲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祗見人不如我而自消躐躐之憂

黃省曾嘗自言思樹勳業而暖言百里必有推敗故不樂組綬亦愛賓儕而俗化為靡故杜門交游知某御有肢體之分故不紫背座知情慾成狐媚之觀故不蓄僮妓

陳公懋嘗戒子弟曰遇有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

有先輩揭千字文二語于壁而加註焉罔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恃己長之下註人各有長

讀書筆記云犬見人衣鮮不揚則吠之衣整則亦銜我蓋彼惟知外美耳人之智宜踰于犬矣乃亦溷富貴忽貧賤而不問其賢否何以異于犬乎

張孝廉敬楨嘗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

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為作四勿箴論曰此真孝康也字
敬鋪其錄

許莊敏曰官制是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近見士大夫
因失官憤悶而死亦愚矣

顧東江弘治中會魁登第李西涯當國甚愛之張莊簡為少宰欲留為司
屬公曰某一書生但會讀幾句書于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汝但能將
書本上行幾曾見錯東江堂聯云才美如周公旦者不得半點驕事親
若曾子輿僅成得一个可又一聯云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
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真格言也

王龍谿語陸平泉曰他人以戒定慧攻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攻戒定慧
此為老婆禪下針砭耳莫睹會好

祝允明書曰萬物將易將細未聞華峰可是都聚

王公是相書曰大識者外偽不能累大氣者外偏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
能遷弘治壬戌

劉東山書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

正德中楊文襄書言今日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
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王嵩剛同去官歸隱居三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書于屏曰訓我以道德者
吾拜而師之撲我以文章者吾敬而禮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聽之
求我以詩書者吾量己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
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地之公行既高海內士大
夫爭購其筆墨寶藏之其殁也門人私謚為文靜先生

詹敬之實書題書舍云讀聖賢書須繪出忠肝義膽友今古去要練就鐵
骨剛腸獲以諫武宗南巡杖死

鄉有父子相訟者王陽明語之曰我嘗言舜是天下大不孝子瞽瞍是世
間極慈之父跪者愕然公曰舜惟自以為不孝所以能孝瞽瞍惟自以為
慈所以不慈詞未終父子號泣俱去

魏良政陽明弟子也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清精專則
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為

廬山老儒杜了翁或勸從陽明講學了翁曰吾于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求
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何乎講哉

吳國之曰達諸者甚忙實諸者甚閑忙者不能達閑者之命閑者則能定
忙者之心

鄒公朝楨曰為人之道求之三近以化其質證之三戒以制其情審之三
省以存其心純之三畏以寵其性嚴之九容以修其身慎之九思以窮
其理占之九卦以進其德講之九疇以大其業又曰學道之人但當記
過而不言功袁了凡格言未免墮落名利

王華同允封書諭子弟曰吾家世清白勿習于澆世清貧勿流于利世禍
讀勿墮于婬

周以方子義嘗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與鄙嗜者于身心有

蹉跎益否 嘉靖乙丑

王龍溪臨終謂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

平湖孫公植篤實踐履不愧屋漏嘗曰士當惕然自警于幽獨之地而毅然直行于犯難之時小心謹畏于人所不知之處而大力負荷于衆目昭彰之日 俱乙未

夏桂洲曰朝廷設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龔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廟廊經緯之蓄不當取其有簿書筐箧之能

歙方公揭志向端方嘗曰善陽德也而為善宜陰此人身上真水也都是望曰夏世濟俗得一二向善之人如寒灰中一星火 己身上真水宜涵其源人身上星火宜助其燃

徐貫齋曰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慮至變更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所以苟為一切苟且 又曰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嚇小兒背地剝削下固卑嬌廉者如娼女當筵之不肯舉筯回家則亂吞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陳公以勤不喜講學曰儒者于學譬飲食袁焉耳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 辛丑

陳希仲刪同知竟府銘座右曰士大夫能以居鄉之心居官必無害民能以居官之心居鄉必無請託

楊伯謙瀧嘗云吾未嘗踈人之所為為者自為未嘗畢人之所言言者自言有謂其忠厚太過公曰忠厚豈有過哉患不及耳

徐文貞孫元春舉進士公戒之曰無譏之地可以遠患無患之身可以遠謗

文貞嘗與客講學而時習之句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察考荒政如有兵事即就兵時察考兵制如有大禮大獄事事皆然此真所謂時習也

青州朱公鴻謨歸隱于書壁云沁水樂飢譏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民

楊升菴嘗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

張侗初知金壇四箴云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謀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謹威儀慎取與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矜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宴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覆 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豐而細

陳子陸云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從應世務處手臨事不澤當應事通達

無礙時却又思量據着書本行如此方無獘
李惟明齋聯云掃盡事多應念猶蒼深愛我洗心志切肯教凡事不如人
顧英玉璸云道理天地間甚大仕宦浸溺人最深
呂玉甫曰云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論可畏也一
時私情可略也天下擾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榮極富
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往者
未必可追可畏也
張洪陽位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于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于我何
懸蹤火燒空何處着無風波洶涌虛舟自閑　又曰處事之道貴恕推
恕然後能體物我之情經世之道貴通推通然後能會時變之宜出世
之道貴徹惟徹然後能超情識之界
自樂篇有云今日事是現在明日事是未來昨日事是過去過去事卻同
夢幻未來事吉凶未卜現在事正當料理今人于應夢幻者留而不化
應無心者妄想非分應料理者顧不知加意徒遊歲月為可惜也
薛省吾值不如意事人不能堪者輒曰欲要熬得一歇耳熬過卻無事也
此可為處橫逆之法予嘗得之以處橫逆矣
楊廣坎門聯云見在之福如點燈留于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如添
油遺于子孫者不可不增
布衣沈褰蝕記誦故事自廣人呼為沈漢魄試問今居位享福者多無學
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褰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

顧文僖云牧羊于郊畜豕于牢非愛之也須其肥而食之也無因之饑其
欲羊豕我與逢蛇而奔遇虎而伏非敬之也知其毒而謹避之也不情
之貍其將蛇虎我與
王少湖敬臣嘗云學者不可樹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異端大吾
道至公至大惟不見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
不可爲泒千枝不離于一又何是非彼我哉
任應乾環曰充海濶天空之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始可言士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父古齋公遺書云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胡端敏世寧書自箸云畸人之事勿為害人之心勿存有利于國之事雖
死不避
管公登之曰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器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力量而後可以立身
梅公之煥云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之附驥即千里猶
蠅耳蘿之附松遇歲寒則無蘿矣
葉公東渁曰倒挂胸中無點墨不識字人宜然若讀書人亦然真是黃金
窖中一片寒骨蓋深囊中止一錢不得時人宜爾推有位人亦然纔是
白玉壺裏一片冰心
孫冢宰丕揚在位日諸進士謁選往受教公曰做官無大難事止莫作怪
伍袁萃嘗語楊大泓曰做人須看得人重做官須看得官輕輕其所重必
決廉義之防重其所輕必踰貪鄙之轍大泓曰為一己輕富貴當看得

已經爲國家持法紀當看得官重
唐公文獻家訓有云學問所以磨礪氣質禮法所以簡束身心良朋益友
以爲蓍龜砭鄙忌少同于就恭 万曆丙戌
葉文光煒曰天下惟道德不可缺世間獨真實能長存 丙戌
高公從禮銘其座曰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 丙戌
陶周望望齡究心性之學發後示弟曰向時逐臆視一科第爲究竟地正
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耳聽明人宜早悟勿墮大海而再覓舟楫
也
張幼于年六十七有嬰兒色李本寧問何以能爾笑曰我有嬰兒心故有
嬰兒色我無嬰兒態故有嬰兒心

李九我廷機入閣人教以進言公曰天下事平平做去天下路慢慢行去
要急卻緩要好卻不好要明白卻不明白　論官曰勤事論人曰躬行
論大臣曰損害論相道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曰行所無事論用人曰
中材最多惟恕以用之
公攝南工部時有人言公翰林官何至親俗事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
下國事何害俗耶
孫月峰鑛無子亦不立嗣曰釋迦不以羅睺傳仲尼不以伯魚顯 朱万科甫
後裔要他何爲
伍容菴曰士君子處世臨深履薄之心頃刻不可忘茹蘗飲冰之守毫末
不可踰　又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用百賢不如去一奸算千巧不如

守一拙讀万卷不如行一言　積德累行固君子也卽一念合理亦得
爲君子逆非長惡固小人也卽一念悖理不免爲小人故君子之路常
寬小人之路甚窄　居家千言萬語教訓子孫不如一念之善遺子孫
無窮之福居官三令五申曉諭士庶不如一事之利貽士庶無方之益
潘去華曰君子之好生也爲其可以修善也有一日之生則增一日之善
死則止矣小人之好生也爲其可以規利也有一日之生則益一日之
利死則止矣然君子之修善也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
理衆未必與而君子不悔也小人之規利也產業日益豐居積日益高
衆莫不羨而君子不羨也非獨不羨蓋亦憫之恥之
又曰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

由特爲勸勉見人苦難則原其所遭之不幸隨力扶助斯君子長者之
道厚之至也
唐長孺曰坐禪而不明心敲骨頭立工課爲祖武于磨磚談經而不見性
鑽故紙作生涯遺唐所以西堂一喝、曰貴賓窮由我力取則造化爲之
無權若雙擧嘆春隨人腳跟則識夫愈以得志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
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影于燈下何況槐廊之功名市門之金
帛乎
陸平泉謂陳眉公曰古人言天地如逆旅此身亦小逆旅也造物是主人
我等是借房住的若限定幾年使不許住此謂大限已盡眉公曰雖然
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于房主人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幾

年亦有此理此聖賢修德凝命之說也
呂叔簡曰男兒有八景泰山喬岳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
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
之骨
顧涇陽先生曰吾于病中得兩神應方陳惟湉卧病虔州陽明謂之曰病
物亦難格當快活便是工夫此如醫我以蘇苓陳仲醇曰天下惟聖賢
為能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此如固我以參朮服之十餘
年大有奇効
王佐之曰自觀隄防而悟人心道心之旨水從隄中行則足以救禾若横
潰四出則禾反受害矣故知惟微惟危者同一心溢禾敗禾者同一水
袁中郎曰兒孫他人耳田舍郵也手足身體偶而已
米鷺塘曰古今賢聖之君止知一個安字不知危字古今宰相止知個退
字不知進字古今積財之人止知個聚字不知個散字能保其不危不
退不散也哉
吳迪南曰士君子居家不得時擇好人與語亦要日會幾個古人方為不
負飲食
屠緯真曰人當想病時則塵心漸滅當想死時則道心自生
或問蓮池大師何以不貴前知師曰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
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何貴前知
黃石齋曰君識者生人之蠹蠹光陰者造化之神髓

錢彥林曰天下無真儒而禪門有真儒天下無真禪而儒門有真禪
鄒東山啟曰怒聞憂樂四者日用心境上工夫幾微之辨而已上知德性
用事閒處忙忙處閒憂常樂樂常憂衆人氣質用事閒則昏散忙則躁
擾樂則放淫憂則煩惱　又曰大道一神而化故多參差不齊歸于此
心歸于彼譬如一端帛截剪為衣必長短大小湊合始稱人身方歸齊
豈反不中用萬事皆然　名利俱不可好然好名差優好名則有所不
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　慾令人鄙忿令人戾入到戾卻去禽獸不遠
慾寡則心自清忿銷則氣自和人到清和方是君子　嗜惟食色兩種
難忍忿惟對妻子奴僕易縱　衰年朽枯調其性地以為凝命之本慈
和多則生意多嗔恚少則殺氣少陳眉公所謂養喜神去殺機也
眉公云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地亦自然少他不得
即此便是立命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為小人也若以
德行取士小人亦不得已而為君子矣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
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無事自反是一帖清涼散　天地一無所為
止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好生便無愧天地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
人宜勸他厚　待富貴人要有體待貧賤人要有禮
高忠憲曰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裏一切求閒好靜亦
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
便可做二六時中功課也
章大力世純曰富貴非惡也當以使惡貧賤非善也當以使善人當庇人

不當為人所屁為人所屁卻能自立亦丰人耳屁人者尚餘丰在人其
知去遠矣
文用昭德巽曰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膽殺人也
王于一猷定曰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
卓左車發之曰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万里
更心易大輸曰丈夫過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
受之愬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陳弓父士奇曰讀書厭欲點如貫胡到處觚判心欲儉如惜福人飲間粒
墜必拾入口
俞居室既餘云讓人一步高人一籌

陳陽龍龍正曰讀古人書原來未種種病痛皆已攙前道破種種醫方又
說得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學如懸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
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着動于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輝回增
美矣故不服善者尤在讀書
陳石丈曰山中讀書時是草稿戲妙綰時是謄真塗塗做出一篇大文章
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
趙夢白南星曰知天地鬼神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宗父子學孫
相關自然愛惜身名　兢兢業業當如養病之時可以卻病兢兢業業
當如省過之時可以寡過
高忠憲云人心戢戢兢兢故坦理蕩蕩以心中無事也欲想臨深履薄時

心中退着得一事否
金伯玉鉉云每事思退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山者乾乾不已惟進德
修業為然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
讀書耳
馬素修世奇云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七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
丈夫處世上壽不過百年除老稚之日見于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
十年可使其人重于泰山可使輕于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釋天岸本昇云禪和子參禪學道不可如新婦子以新婦子禪見人便害
羞也然律身不可不如新婦子若不如新婦子則奴顏婢色無廉無恥
負盡平生矣

趙孟靜云平居惟有讀書可長內智閒人可長外智
周坦然文煒曰失志之士得秋冬氣多者其人必能于身無失得志之士
得春夏氣多者其人必能于物有濟
陳士業云涉世受用在一忍字讀書受用在一刻字
介丘和尚云服食起居吾人自有分段草料惟有富貴人受用了淡淨不
得熱鬧了冷落不得不得則謂之失得失之念常轉胸次故每學道不
能懸崖撒手也
正湘客若之曰福乎手千眼何若慎十手十目
方孟旋云我輩胸懷當趣正于世界不討便宜處到有饒益
昔常人曰使今之為長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神府順父母則雖大舜

曾參不過是矣予亦曰以其體貼憂恤寵撫之心臨撫鄉百姓則雖褻
黃召杜不過是矣
孫豹人云冬買葛夏買裘為學當如是裘宜冬葛宜夏為人當如是
趙儕鶴曰獨立于萬物之上乃為有志能屈于萬人之下乃為有養
文文起震孟嘗謂陳明卿曰闇治之道絫于事則愈絫而愈細研于理則
愈研而愈精蓋細則煩而精則簡用刑用神之別也
范仲聞文光云人情如鋸木一層薄一層世味如藥渣一次淡一次元氣
如治眼一回低一回
家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如何他人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范
賜陽為之轉語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竟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
以求自歉
祁季超駿佳云久有方外之志今乃得遂念吾之所不能捨者祁季超也
今已懸像陳蔬為文自祭而別之矣況身外之長物哉
繆伯聲云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執聞端
華子潛察嘗曰吾有五不敢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君三不敢欺親四不
敢欺友五不敢欺百姓善端而成無婦人
章文懿公嘗曰學者當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
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薛畏齋應登亦言生平得力三是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
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

吳大司馬光曰讀書貴養神善養神者操筆臨文略支萬叠不然雖讀書
達屋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蜒蜒頻告繳書紛然將吏逐集門外予方
閉戶就睡意熟復起探案糾務應機曲當而心不煩處吾神暇也
索儀鄉與去華書云我看眼前那一事可愛懸平生至實惜者莫如此身
保護之將養之病則醫藥之然見日白面日皺吾不顧其衰頹如此而
栗孫思貞義曰就裏頭分明着他不下乃知此身亦非己物虛屬我管
勘此一關便覺瀟洒

世難莊語詩云善謔滑稽者發誠諧如桐義收功于轉圜匪希聲于
褒譏乃若士人謾鮒動有矩矱中倫中慮不愧不怍奈何以一時之
謬誤資他人之唱噱耶期內省以無疚非毛吹而瘢索也纂俳諧第
二十四
李至剛與修國史偶忤上意命屏去冠服只服士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
門門者詰之至剛既不敢稱其職銜姑旦稱史官而又無冠服乃自稱
為修史人李至剛操鄉音呼史如死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為羞死
人李至剛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取真僧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教人念唵嘛呢叭
咪吽人爭信向誦之李侍讀繼鼎笑曰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待
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六字真言者乃俺罵你把你哄貓而見自稱兀
辛為近吾祖也
文皇命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得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
宿時周忱自陳年少有志進學得俞旨時人目為挨宿
景公清少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公求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及旦來
索曰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于司成公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
業書即誦終卷生不能舉一詞司成叱生退公出以書還之曰以子珍
秘太甚特相戲耳
王安中恭家實為樵自稱晉山樵者與修永樂大典同列王簡討偶戲之
曰君得無以會稽章經散來耶公笑曰吾山中斧柯章自無恙君無深
訴我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孟揚稱曰譬之欲構
層樓華屋乃計工于諸楠都料得不有誤耶　景泰中徐有貞治河無
成功子忠甫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壁也
夏忠靖永樂中蘇松治水與某給事同令同宿天寧寺中一日給事早如
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而行給事給事某應聲云弃甲曳兵而
走尚書尚書
周文襄在吳中好游覽刹每至佛殿膜拜致敬人或誚之公笑曰即以年
齒論彼長吾二三千歲豈不值得一拜耶
有國子祭酒和詩以弸弓作弓弸太學生為詩嘲之曰弸弓難以作弓弸
似此詩才欠致精若使是人為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和暢殊聳觀聽而讀奏之際無
多吃誤其人美鬚而禿頂有朝士為詩嘲之曰儀制聲無敵宣章字有
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四聞此詩者曰此必王少卿也
崑山有典史體甚肥一教官年甚少典史戲教官曰二三十歲小先生應
聲曰四五百斤肥典史
景皇時大建錫宴優人作院本為將出游狀僕夫進肩輿俾之備馬不騎
易以驢騾亦不騎僕曰官人欲騎何物曰吾欲騎人僕曰當今五府六
部尚不得騎人汝何敢也上大笑
時詔舉賢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為散還家

翰林尹鳳岐作詩嘲之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早
去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景帝欲修續通鑑綱目丁參議理等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
林下竟宿而死其中章主事亦病劉治中實老時人以生老病死苦擬
之一日丁參議與宋尚寶宗魯于館中陳輝熙爲詩曰參議丁公性太
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缶手輕青史故發儒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
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筆曾爲修書鬧幾場
歲允高泉景泰時以御史言事謫古田典史往辭掌院院長深惜之公從
容曰史字原在不過換上一字耳何礙之有　古田在方山中公賦詩
曰縣門如水倚峥嵘租稅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詠也無官長要
逢迎後轉羅江亦在山中答友云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
銓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閒掌院都公曰銓部不會安排足下
宜除要衝日夕奔忙不使得逸閒散之懷方是會安排也
聶大年眇一目聘至京有訳識之者童大章曰何必識其人彼不過多一
耳少一目而已
陳汝同詢酒酣耳熱每好盡言在翰林時忤權貴出知安陸同僚餞之並
倡酒令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終以詩句陳學士循云轟字三個車余
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個口水酉字
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汝同云矗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黜直直
直焉往而不三黜

岳季方正爲翰林修撰英廟甚重之嘗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胆後謫戍自
題其像云好個岳正只是大胆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
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可撐船耶公曰兩樣來可容東一萬西一萬蠅
橫來如何容得
內閣陳文莊莊不飭平後議謚眾論卻之謚曰莊靖其後永新劉公離入
閣不循眾望或語人昨新閣下入閣閣吏請榮卑受提與劉曰陳先生
不榮我也不榮相傳一笑
童庶子緣嘗云元世祖入中國令華人皆辮髮胡服嘗視太學見先聖及
四配十哲像皆章服命有司改之子路不平愬于上帝帝曰汝何不識
時務自盤古以來上自帝王下及庶人皆稱我曰天今名我曰騰吉理
只得應他罷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且須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復舊
也
陳恍齋音性寬坦在詞林時夫人嘗設之客至呼茶答曰未煮公曰也罷
又呼乾茶答曰未買公曰也罷時因號爲陳也罷及擢南太常門生會
餞有垂涕者李文正在席曰師弟重分離不捏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
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
叢公蘭巡撫淮安冗費汰盡一清諸生進言曰公尚有柴草未盡者公忻
然問之曰下體有袴用以蔽形今爲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布
帛多矣公良久曰得無難乎行乎生曰公之禁令不使乎行者多矣皆
此類也公乃稍弛爲禁

沈文御賁家貧教授一夕寒不成寐穿窬穴其壁文御知之口占云風寒
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
一笑而去
翰林素稱清貴無濤書之權舊有語云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
朝後以失朝罰運灰炭李西涯績之云更有運灰并運炭貴人身上不
曾饒　又一簡討至驛驛丞不接甚不平或曰彼不知簡討何官可只
呼學士也仍前不接乃賦詩云翰林簡討被人輕如盲瀛洲學士名依
舊所司全不理由來知委不知清
陳俺齋不事修飾遂貽自喜官四品夫人驚得金鄉緋袍不知為武臣服
也公亦不察衣袍肖像李西涯見之題曰袍其髯則齋視其衣則非若
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遂其髯易其衣嗚呼庶幾　嘗人朝誤簪冠纓于
背見同列無纓俯視驚曰我何獨無一人指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
但無背後眼耳
潘滄浪善滑稽邂逅一客自稱陸伯陽潘笑曰彝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
而稱六百羊值幾何
陸式齋達職方西涯時為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也式
齋答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西涯當國二編修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椎擂何官
對曰策破來有先有策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悉生何與焉公大笑奏
補宮坊

西涯子兆先文名甚高然蕩佚無度公一日過其館中書几上云今日柳
陌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續曰今日暴雨明日狂
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或云是萬安父子事
劉洗馬定之朝過王司馬偉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公
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皆當洗之耳
戚學士瀾美鬚髯院中呼為戚髯一日與司成陳鑑會飲投壺陳戲曰戚
髯投漆壺真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鑑善鑑與惡鑑與
南京國子監日有鵝鳴周祭酒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者給假三日人目
為鵝鵝公其後劉祭酒俊好食蚯蚓亦名曰蚯蚓子以為對
憲宗時阿丑善恢諧每每諷諫頗有方朔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
作醉人酗酒一人呼曰某官至酗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
來矣醉者驚畏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當今
只知有汪太監耳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　王越陳鉞皆直黨
也丑作直持兩斧趨蹌而行曰吾將兵惟伏此兩鉞耳或問有名乎舉
左手曰王越右舉曰陳鉞二人以次坐謫　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
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
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　工遣偵之保國乃
撤工　工東年判政頗要丑作六部差遣狀令精擇之一人名公論主
者曰公論如今難行一人名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
塗主者首肯曰糊塗如今儘去得上微哂而已

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內稱京城士人多好著馬尾襯裙因此營操
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　又一給事爲急救社
稷事見今北虜數寇社稷危甚急招人納粟以救社稷一時騰笑當時
考選科道但看人物不零文行以此等列之言路辱國甚矣時諺云選
科全不在文章止要髭鬚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硬幫幫
孫御醫善諧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諮之問故曰不語唔
可治疥也
崑山徐生善寫竹嘗游京師一吏科請寫竹于壁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
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爲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
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爲哄
堂
西涯善諧庶吉士退見公謂諸生試廣一對云庭前花始發衆怪其易爭
應之公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　嘗飲禽氏貢士酒數行起辭謝公曰
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
笑曰無他只是待湯耳
有富民逃買伊二公飲伊貴人也民稱奉之而不識伊字呼曰尹大人了
不顧貿貿不堪斟巨觥呼民曰留且與我飲一杯不要惜若無人
景泰時有工部竊盜者賊判不足懲艾自今有犯宜立鋒楔于門扁曰竊
盜之家庶幾有儆
天順間錦衣門達得上寵柱廷珪其門客也有私印云錦衣西席後有甘

棗爲江洗馬之婿任松陵驛丞有私印云翰林東床時傳爲的對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事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離騾性
快力強驢性鈍力小令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
使　嘉靖中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各處茶食鋪店所造看桌
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工而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工乞要劃定式工
料之間務在減節庶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爲之覆奏　王守初入諫
垣例有建白請行令各省直少印黃曆每圖止給里長一本而國民就
觀以省國用某御史訪其意請少印青曲每圖止給里長一張而圖民
並刊以節冗費鄙人爲之語曰黃曆給事青曲御史　胡汝寧見京師
食蛙太多上疏乞禁世目爲救蛙給事同時鄭鍊侍班一狗突入朝中
鍊疏糾之世目爲參狗御史嗟乎鵝鴨諫議古今不患無人
王尚書復題衆或弁駕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衆曰宋某之母乃太
宗皇帝永寧公主復大慚悔
陳白沙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素求詞　常熟周木嘗晨叩父寢
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噴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叱曰者人安寢何
用問爲時以獻素求詞周木問安確對
高郵學正夏有文私治木獻書闕下曰萬世保量永章管見工部之吏管
見曰業有文進書術云獻萬世保量永章管見天子改爲某字高郵學
正夏有文
湖州吳主事某家素饒求西涯爲文壽其父西涯鄙之不許乃求吳閣令

門客作詩與之吳持誇人曰吳國當朝第一人為我作詩何必李學士
擾麗宮婦以父年老而好騎騾乃構一香具一騾拋家值父初度朋其
子至甚喜客問何以為壽曰壽器一副騾一頭衆皆失色父亦怪懊歎
曰
羅汝敬馬鋒同在館閣嚴冬時羅不戴煖耳馬不穿毡襪時人戲之曰騾
耳馬足
成化間錢唐多以傳奉得官一日內宴鍾鼓司扮一老人收糧責解戶米
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艎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艎免得耗濕
謂走糧米也上為賞歡聽之即罷傳奉
韓名思與毛汝賢同行取同入吏部而韓以清毛以貪在人耳目時諺云
韓子清廉毛子貪一時行取一般官早知善惡都無異何不當初只要
錢
南部考察刑部點一郎中時陳留劉公忠為太宰人問何以點之公指曰
王顧左右而言他時王考功常顧驗封瑞為公所信任故云
汪直擅權每差出所履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拂意即罵曰爾頭上紗帽誰
家的至沛亦以此言責令令徐答曰某紗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胡同
買的直大笑不復詰
舊例通政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為法司如旨云法司知道
則兩衙門俱承旨若止云刑部則刑部承旨止云都察院則都察院承
旨王音低微不免混應則具本認罪時白司冠昂每次不差而間都院

經屢差西涯與閣同年問曰年兄今早何以又差閣曰一時聽不真西
涯曰白公止一耳何以聽真年兄兩耳何聽不真衆愕然西涯笑曰刑
部字止一耳都院非兩耳而何一座粲然
王韋作詩為諸老所賞儲公巏稱之曰絕似溫李陸公深戲曰本是王韋
王忠肅翱偕一大臣行見一美姝既去復回顧忠肅曰此婦甚有力何以
知之曰不然公之頭如何牽得轉去
翰林惟一甲即除授庶吉士必三年方授職然職務清簡世謂玉堂仙好
事者因謂一甲為天生仙餘為半路修行仙
郎公瑛與一鄉老游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人召種鄉老曰即當載
來及職曰今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郎曰還須載生鐵百斤問
何用曰鑄公不死耳
瞿永齡之母日誦佛不輟聲齡佯呼之母應又呼不已母怒曰無事何頻
呼也齡曰吾呼母三四便不悅母日呼佛千萬聲佛得無怒否母為少
止
王西樓磐過李空同于京口空同敬不為禮西樓留賦得老人燈應聲而
成曰彩縷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
鬧元宵
西涯延徐文靖溥徐尚書瓊飲酒酸文靖連飲二卮次至瓊瓊曰真秀才
酒也西涯問文靖何不早言公笑曰鼻中尚欲嗅三斗況兩盞耶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徵者撞一虎阿諛者從而稱之以為治効

士人會術作口號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
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
吳從岷江為刑曹差還復命識醴語之曰方選通政聲音要洪大起身不
得背工至日江果努力高聲而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而孝皇為之解
顏同僚楊茂仁作一聯云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万
乘君王
江西黃子鵬有虛名弘治中應懷材抱異之詔赴京師王三原亦以禮遇
之後循例授翰事官為司冦員外前赴京師人戲曰黃先生材德未有
所試其抱負則有之矣
正德中毛東塘巡按河南遣華泉習視學政會飲華泉令承差酌酒勸飲
毛公曰承差差矣乎邊應聲曰副使使之也
熊芳西黑而長嘗謂李西涯云君喜相看我後曰如何李熟視笑曰左邊
似馬尚書右邊似盧侍郎必至此地位
三山鄭唐有逸才嘗為州長書門聯云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大
喜以誣語黜為吏口占曰生員黜羅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縧員
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
陳秋碧善音律一主政與同席意輕之乃作令云單日為日兩日為昌傍
加口字是好唱也秋碧應聲曰單大為大兩大為美傍加水字是好淡
也
一山人見丐者塗面乞錢乃其鄰也呼而責以無恥丐者怒曰今官人不

塗臉大開門戶稱兄金銀顛倒是非變亂法度恥心何在山人不塗臉
寫數首改頭換尾詩奔走乞哀于豪門恥心何在我之塗臉猶有恥心
大笑而去
新安程公信為南大司馬守備內臣設宴宴公已中坐而公位其下公心
不平乃戲為一絕曰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心來
守備定應座上放交牀內臣見之乃分賓主
六科及詮司體極崇重凡外僚入見六科例應送至門撤有轎官唱云門
上看見詮司例到門上撤轎官徽傳呼不許說話一人進戲謂相知曰
誤矣科道毫無是白應唱不許說話吏部多饒道應唱門上看耳
汪伯玉為楚臬副某翰林賓出提學四川過楚三司會飲于黃鶴樓伯玉
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考劣等眾皆
錯愕某亦唯唯俟散日會飲伯玉大言如初某笑應曰諒聞蜀中胥吏
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臨考規避耳眾爲鬨然
王陽明平逆濠歸父海日公喜甚間謂其子曰汝不如我陽明曰然兒子
未作狀元曰非也我有汝為兒汝不如我
守備太監某被責誇詡然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鴻儒不往或以為言
某曰彼笑有他往來無他
沈石田周有化須號舟云益因趙鳴玉髭然無須姚存道為之告助于周
宗道子其子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戲而作疏以勸之疏曰
伏以天閣有判地角不毛須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

妄意以千乃因人而舉塵衆著含施之迹崔諶傳拂鍾之方惟小子十
並之散分直先生一毛之不拔惟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
鄰而興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絲披而飾我當欑欑擊地以昇名
把鏡生歡媚覽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使看相視之合未容輕拂于染莫
直嵌易燃于索句蔵矣荷矣珍之重之文雖清稽亦自可喜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修戲曰更得杜子美作詩學大成孔
子作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瞿耋為香賴二子汝恰汝李同登時謠曰一耋當道雙鳳齊鳴
陵集拜嚴介溪為父人稱為嚴子陵後有趙坤王姓者抱他人子為孫人
呼為王孫貴

龍大渠宦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命之曰爾平日好譴今居官
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示教
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時盆筍滿堂陸平泉獨退處于後徐曰
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嚴氏方敗時賄賂大行有潘伯以宋潛谿集穴其中納金以進或戲之曰
宋景濂乃為公道財耶于時都下傳為笑柄
王世貞謂分宜其子世蕃畫寄曰家君傷風不能出也王曰爹居相位怎
說出傷風化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書帖委自稱玉碣撫臺駭問其故張太宰在坐笑
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國子監錢粮例不刷卷故號曰金祭酒銀司業陸公深為司業稽致錢粮
其實空虛適送供堂見肆銀至色如黑銅笑曰正可謂之銅司業矣
武林都廣知延平郡素座攜補親友在仕途者嘗索之既抵任補絕少而
四時多簡乃謂諸親友曰吾任猶有餘補不足也
金華一詩人游食四方干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商榷之曰
此片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弟惟積錢帛清士常鄙之會有持徽宗題跋十八
學士卷求售者索價千金弟如數與之置酒宴兄及諸清士酒半出示
兄驚歎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杜卑
李于鱗送邊楚藩者有句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

此是賀陳友諒登極詩也
吏部向名銓部世廟時創為掣籤之法起于孫丕揚時改名曰籤部一山
人為詩云冢卿無計定銓衡枯竹枯來知有靈若使要津聞罰到依然
好缺作人情又有云吏部祇今成例部銓司但令號籤司明狀春官都
不管編判拗林總成和
海公瑞撫南直立意鋤豪强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云告狀人柳跖
告為勢呑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曆代聲勢發
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年月日挽出惡
兄柳下惠捉某菜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献首陽薇田三
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

匡嫌熾激切上書海公見狀頗憐訟冤少解
華亭當國當從陽明講舒講學紳士多附和之某學窯其墓家也凡行部
謁明倫堂自講良知之學令諸生跪聽顧研究曰此陽明先生獨見發
千古未發之秘有一生前曰生小時讀孟子止道良知是孟子說的今
賞宗師指教是陽明獨見乃知孟子大賢亦當向勳覺也學使為之罷
講文之一府值嚴暑諸生跪烈日中而學使剌剌不休諸生不勝熱悶
然齊起曰今日宗師教諸生乎樗強盜乎提各趨出獨一生跪如故學
憲獎之曰此地士風頑梗乃留獨汝知禮適所講能領會否生曰領會
得宗師是天人所講皆天話也學憲怒叱之出曰也是那一類人
袁長史福徵善諧嘗于眾坐見兩人相對談說今古一人謂司馬子長千
古逸才漢武乃置之腐刑亦大可惜一人應曰汪宦之報於應爾長史
瞿然曰司馬溫公亦頗怠死其人不悟恍掌剌談自若
趙司寇乃貴與湖同年每報謁書年晚生房公應陵曰趙老真神童也人
問其故曰與湖二十中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夏學正病有傳以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少頃煩燥而死南
太宰張公瀚其同會也志其墓而銘之曰少學于學宮既官于學宮今
也卒于學宮嗚呼夏公黃主事攜之為改數字曰少學于頭巾既官于
頭巾今卒于頭巾嗚呼夏君
滕小溪爾府吳中閩浙江兵變令設署復使門以避冤　朱鑑塘聞倭
今置城中鋪門以禦冦　崇禎時一省中坐門諭長班云緊收匙鑰說

與家人屬一有事不可輕易開門
嚴元靖性多拘忌嘗招王宇泰肯堂視疾日晨至燃燭而不見蓋自擇成
時乃見客也及出必曲折迴旋而後行曰迎喜神也肯堂令疏方一董
子以黃牋進視之大怒擲地宇泰取視有所先人物三顧草廬圖耳不
知所忌何事
朱大復好仙學佛羅宮里居修真煉形以為飛昇可冀累案數十重梯而
上及手躍足如鳥學飛以求沖舉墜地幾死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曰文選何故有詩曰此梁昭明所選子僕何
與曰昭明安在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郎不死亦難究問何故
曰他讀的書多
高中玄為嚴介溪門生好謔一日候嚴適其鄉人如嗜立見嚴自內外容
張襟以前高曰韓詩中兩語酷似今日聞何詩曰大雖品然來小雖鶯
而特嚴為大笑
唐荆川語王遵岩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可笑者唐沽細人
衣食稍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宮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
文
一大將乞某翰林文壽令一史候之免其他役史始甚德之既而久不得
文史不勝賦具禀本官云蒙查須某翰林文字為渠展轉支延已及半
載顧是本官不能作文虛詞推脫聞者大噱
蔡虛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生小舟讀書呼至令屬對曰未明求

衣生未答公曰何不對臨湯投井
祝聞將死自誄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殘債耳　齊王孫玉齊性滑稽善
作打油詩將死語家人曰多置紙筆于棺中吾平生無他過祖口業不
少萬一見閻羅天子欲行拔舌不容分說當寫辯狀耳
邢遐士業身矮嘗在鄱陽遇盜盜既有其貲欲殺之以除患方舉刀邢呼
曰不可人皆呼我為邢矮若去其頭不更矮耶盜不覺大笑擲刀
王太倉與申吳門同大拜吳門適退太倉愁若人問吳處安在朱平植曰
不見羅漢堂中有坦腹哆口者有攢眉欲淚者各有相法各有趣向不
得論異同也
曾鶴潮宮侍郎其兄乘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之曰曾秀才以羊
易牛答云趙中書指鹿為馬
游宋謙游益府王難以區曰雪苑嘉賓一日邀客治具客巨蟹陳公衡政
譏之曰已善寫生而以小蟹餉客耶挺武曰君不見其署處死嘉賓耶
王漢陂林居好為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
經世文章王答曰豈不聞其次致曲耶
江陵當國餘東言官有為藏語者曰科道缺選司請于相君相君曰科道
官最難得人即如孔門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選司曰德行如顏淵
何如曰回也于吾言無所不說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曰子夏入
見聖道而說出見紛華靡麗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曰求也
非不說不可用也子路何如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是可用也選司唯

唯而退
許石城中會元薛方山為魁戲曰石城不過是件欵圍領若無我硬襯擺
撐架不住石城曰公之硬襯擺若無我欵圍領遮蓋成甚模樣
東坡乳母任氏墓誌銘嘉靖末年出于地中黃州守因搨者眾恐損其石
收入庫內一老儒曰此片石一生行的是墓庫運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江陵江陵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
癢相關此後仕途宜著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江陵問故曰王叔和脈
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大笑
王荊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曹子念曰內閣是常
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俞仲茅虜久游始歸姚允初顧東過訪曰一春燕雁無消息仲茅答曰文
手帖將禮數迎
袁景休青卜吳市時劉子威自負文名吳人推服之無敢異景休每批摘
其紕繆以為姍笑子威恕訴之郡尉編而笞之問曰若能復笑劉侍御
文耶景休仰面對曰民罪更受笞終不能改口齒舌妄談劉侍御也
有布衣在沈蛟門座錢給事夢皋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
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
咏之
沈蛟門與于穀峰初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作如何書于答以作
如是書其人笑曰原來脚是圓的初不知為長的于嘗批沈邀一塾師

一日沈生子千進訪因曰頗君剔覓一館師沈問而所覓云何子曰其
人不識字曰彼孝廉何至是子曰沈竈塵蛙乃請作沈黿塵蛙沈禅服
大笑

袁中郎令吳江進之令長洲與一二他令夜集令門子歌以侑酒皆相視
莫肯出聲一令怒欲杖已所侍者于是而聲競發滿堂大笑謂板善催
曲中郎曰從來唱曲要打板

嘗陳某餘醫部大司馬給以冠帶而人索文頌其孝云母病曾刲股有客
笑曰公善醫猶須刲股若我輩當無完膚矣

咸大數為穿群廣文邑令誼孝云化雨不數桃李頗齡已遍桑榆廣文意
曰化雨不數讀我桃水淹秀才耶

津浦趙從謐刋獨山州州椏蕉涼因題柱云茅屋三間坐由我卧由我里
長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南昌令與鄰邑令不相能後會集南昌為令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故問何刪去二字曰那小人說他怎的至鄰尹曰顛狂柳絮隨風舞桃
花逐水流問何亦刪二字曰那輕薄的管他怎的又一尹云相逢不飲
空歸去桃花也笑人令日相聚不可動口

章大力世純書作章子留書幽深奇逸然不善詩陳大士嘗嘲之曰此一
部曾子固集耳

陳眉公每當春秋二分前輒遣平頭移花種之犯風露腋胼沐容笑曰自
遣人命帶桃花公笑曰乃花帶驛馬星耳

松郡有富人目不識字好藏古法書嘗閱王右軍蘭亭叙語人曰此公武
弁也而工書更為難得聞者掩口又山陰王姓者好附會古名閥或問
君去右軍幾世答曰我乃民籍也二事正相類

張三丰一名玄玄赴蜀爲蜀王禮重之一日開筵詢瑞麟忽歎曰有烟微
不熟飯熟知無烟蓋隱語也寓居蘋衛姜指揮家臨去語姜曰吾寓此
三年無以報汝家梅明年開花當有異次年花開如蜂花始知爲異人
今衆樓瑞蠟謂之神仙梅
三年興岐陽王父子善一日走别景陵語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奇禍
贈公侍我厚留蓑笠二事異時有急可披蓑頂笠繞園呼我去二載而
大獄興被出于家難既依言呼之前後園地皆生火不數日而熱得不
死沒有畫而銅是始藏給來呼之不至矣
文皇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
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
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
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洪候雲車風駕惠然降
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藏云此舉寧北之以列有所爲刻獲
行事有寫如云
太祖定江西張正常來見云道陵四十二代孫也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
天豈有師以此爲號殷清甚矣改稱真人秩正二品授銀印復列授六
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英宗賜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真
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　權威化中嗣教張
元吉山暴貪婬殺覺四十餘命為族人所奏械繫至京司寇陸公瑜等
奏張氏遠祖假以符籙誘稱玄宗無補于國無益于民前代間有封號
未列品級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今子孫不肖罪惡深重元吉
當凌遲處死妻子當流黨當戮斬仍望毀其府第革其勾當都目諸人
勿令印行符籙惑誣斯世得旨元吉以擬妻子免流仍擇族人應襲隆
慶時郭公諱良權給部執疏請國異議時新鄭當國持正不撓得旨革
去真人名號子孫止襲提點萬歷初馮保受重賂復之
常熟虞應珍少爲老氏學異衣冠走山澤間有所訪求盡通符籙經法亦
涉獵史傳事母至孝母死哀泣踰常人謂太上忘情何爲爾珍云仙道
有孝弟明王豈悖此而可言道耶
永樂時蔡士弘敏嘗游京師遇異人于歌樓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
乘月步御市時夜禁甚嚴而遇卒無問者心異之至東徼遇二三客控
騎以待先生曰我精郎君步行至此能更得一騎乎須臾又控一騎至
擁而乘之鳴使閉目雞至長句關敞如故耳聞風濤聲寒不能禁言之
甚力先生曰此去地四十里有罡風過此得仙但子福淺耳即令開目
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客皆非塵世事問何地曰此句容縣外某寺
也微起拈一石子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而歸滿四下矣告
辭曰先生告別贈一木杖兜以護書修道復當再會珍重而去復微出
守衢州道經句容訪此寺則金剛口中石子猶存焉
顧道士名朝道安居吳之玄妙觀曉有所遇授以青城太乙真文及斷勅
術召呼風雷景皇時旱守祈之祈時已醉登壇四顧揮斥論詈簡所學
雷隨之合而大作時時佯狂放以顛稱

張虔雀名道修少不肯娶事飄道士傳其法所祓鬼物捐之行聲如虔雀
故名靈德中單有巨室廷之為壇而祈而不知敬虔祈大樹焚其唐畫
蛇蜷龍見而雨大注人咸駭衆莫從單令廷之甚恭期以三日而果當
足人有疾者爲嘘氣治之應時愈嘗過神祠眾方鼓舞祭祀虔雀見而
嗤笑而之嗣而去神下教言其道已成不敢較也嘗疑而被紵紫服裝
奇詭而姿貌嗾嗾見者起敬無疾逝後復有見者

曾大初不知何許人傳口嚴頤深目多鬚直布而嗜酒日就市中飲醉不
假口而時時瞑目每若有所詩對之長閒門卧累日弟子宿之久者終
不見其所為以間叩焉則叱之適早祈者百方不應乃笑曰待我午夢
回謂爲與期旦當來遂明而大注連日夜不止人往窺之方大鼾睡而
笑曰雨足乎人始知其遊于陰陽變化甚神之好緣危解紛急人之急
然有物集焉則然笑叱之若有所考核者一日語弟子曰吾不欲秘其
道爲人著力幾落吾事今奉召命不可以留吾少請内景經有語自尔
遇仙師授以要道恨然存修之後乃有驗司法不得秘而膠膠擾擾吾
恐貽焉今乃得從所願尔但精一其心齋潔奉戒無敢犯者所嘗修畫
誠爲之不懈工真鑒尔自當有所篇命不然無益也

尹蓬頭者不知所自來毛髮鶴面容更若處子舉止甚輕壯者不逮人爭
延請然無所言嵗飲食之亦多不顧去來無恒不知所舍自云生于宋
紹興偶自遊行于此耳時有異甘泉者精敏學能知物凡篆人即知生
平不少差成令爲尹布算則茫然莫測究思累日始愕然曰是先天虛
一之數也不能死不能生非仙何以有此其生數學人亦不知何從得
之

王文成初在南雍與尹游尹曰尔大聰明第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
道者危苦堅耐世人所不堪也尔當以功名顯

洛陽有張姓者談長生引重攝神閉吵視尹呼爲乞兒尹曰無謾我尔
注悟真篇使敢訕剌耳乃張目論三教渾合之旨千百言皆所未聞乃
知其邃于玄學既而悔曰吾猶有勝心與久之然南黃山人道訪值尹
執晦謂弟子曰臨尔師青布鞋我不能待去矣尹歸見所贈曰是知我
欲遠遁也無何逆瑾惡其有所試斥羅而戌之圓右至戌所居職幽貌
中騎一鶴飛上殿脊對衆高揖而去

袁道人者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旦遺其妻去繫其質名之屬悉委之衢
乃浮游隨所之棲雲巖寺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輒不應
既而之信豐山中言事多驗人益神之然不輕酬人以言亡何化去

岳陽樓多仙跡有官家大作齋醮事畢從人登樓酒掃見案上大書兩行
曰岸嘗長狀元出城集鶴潘王遇孚勢飛逸真仙書也血報郡邑競往
觀之已不見矣岸嘗在洞庭湖濱久沒于洪流至天順丙子忽沙泥積
漲岸嘗遂出明年華容黎尚書淳果魁天下又數年忽有群鶴作巢城
隅已而有王府建國于衡道出城下始信呂翁降筆也

蜀有鄧道人年七十餘至慶陽館周家爇土被衲晝夜露坐郡中諸少年
弟事之道人不言啞指色授諸少年亦飢心解每視人病令張目叉合

欽曰嗟知可治令弟子置飯其前出袖中藏尺擲飯上祝大悲咒已起
尺摩病者曰愈矣如不可治即去聞死期出指示日數無驗道人不取
謝每歲自正月始每治一人取尺布補衲衲完不復取病家以飯飯道
人則施食工不問多少輒盡若復加益更則施即不食飯草惡道人願
喜而謝焉進精食即不食飯中雜葷物箸揀去終不嘗更道喜飲水鄉
人觀其飲者爭斛桶水注桊上無多少輒盡冬月冰水亦開灌灌有聲
噴之有鍋西赤汗如雨　有病胆瘍者祈之道人曰此甚也汝聘某氏
而嫌其陋更聘七慚死此其祟也其人驚伏叩頭道人曰今還我三日
解矣果差卒之日設凡三晉坐其工謂弟子侍夜半辟旭隱隱起屋脊
俄聞戛甲士馬聲謂弟子偃伏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王士寧屯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百廿矣少慕長生不受室走蜀入雲
山見一老人臥深洞中長三尺許如小兒因執役左右老人不火食坐
榻懸一囊中貯糗飯椒取啖即掬澗水飲升許士寧飢老人投以囊
苦澀不能咽乃拾山果啖之如是三年老人授以道令出山在濟寧棲
巷中居六十年久絕炊烟惟日啖棗數枚或棗數莖飲水少許而已人
饋遺輒不受指揮王宦者驟曰吾上世有族祖士寧好道棄家去不知
所終翁其是與知家事符合因曰與往來成化中朝命徵之楊文懿過
濟進問訊曰靜坐冥想耳因曰我老無能朝廷邇聽召我我來闕道理書
靜已久乃日與人接大厭吾事文懿從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百
無所知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從成化中游其嶺十年啖肉能續盡數
十斤飯至斗許飲水亦二三斗或四五日不食夜宿北察門特使者王濬
臨視之坐不起詞其聲笑為死時施謝富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
化
雷蓬頭名太實少為諸生復為沙門又棄而學仙成化中居太和山嶽衣
蓬頭行若飄風人或于山下見之衆頹失所在復在高崖雲霧中相距
萬仞或時假寐一室扃閉如故身復在他處不可測度荊王求見開仙
道曰个乃人也何足以落仙聞其年曰半歲問其籍曰幽州生建康長
廣東編戶遣東懇於王乞道術想曰吾非優俳何術之有王怒逮人禁
之獄以約血置獄中夜半忽不見復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以市餅為業一道人常來啖翁不責其直久之來曰良意久不
酬能過我山中乎翁許之至一山卓華甚潔具肴主曰有一道友在近
多仙術當過之未去久不至翁窺室中蓋然破釜中餘飯升許屋梁上
懸橘數枚壁上畫鶴一軸翁竊甚逆食釜中飯就道人歸曰道侶不遇
能留此數日乎翁懇辭歸請摭壁間畫道人曰此吾遊戲物當攜以贈
道囊以紙以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為買東平酒一卮迹來相
會話仙機壺大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
家國儘寄吳可惜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持以歸中途迷路則
去福州纔四日矣
成化中玄妙觀道士張宗茂習行五雷法甚靈每遇水旱祈禱立應後移

病間居忠編刊諸族屬復刊泉道士回命鬼皇不語諸徒侍立道舍出
五起開戶工床坐化留一偈云六十四年明月其中有圖有缺今日飛
工太空三界十方遊徹
王南書柏少爲諸生好談仙道多識古器物目所未涉一見能道其詳致
之皆是嘗讀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公也
復令沙彌下取茶甲戶有書聲文公也及茶至則公與僧笑談方洽嘗
興提者十餘人各行一道凡莫十餘人歸會語所見皆公也登第後督
學陝西一日行部道中遙見白雲一片起焉公急叱而時命停驂卜數
里視雲落處掘之得白石瑩潔如玉更取以奉公公磨而食之公卒時
里人有自京師歸者道逢車從鼓吹自南來視之公也呼使前曰朝廷
召我至歸語吾子某筐中有書數卷能讀讀之不能讀杂焚勿留也里
人歸問乃知公以是日死子如言啟視皆白紙無一字遂焚之
桐邑劉公偉由御史守兌州死若干年矣每往來山西省城人爲具飲食
食之夜莫測所往嘗歸尚書邦奇時爲參議公策杖訪之戴斗笠青絹
袍一童子挾之由中門入時當使蔡天祐僉事張璉皆在坐韓公起迎
公入與序與潤門家事無異平生且屬韓曰汝弟邦靖不久于人世矣
蔡問曰公能前知在坐者誰先還曰子先還矣張曰公已死安得在曰
我不死汝則死矣遂去已而蔡轉都憲張與邦靖皆死
興化宗方臧臣以詩自豪喜談神仙異聚之學皆學閩中忽謂其家人曰
某日有胡僧相訪當歸化矣及期謂僧且至出門迓之相與語丹鉛之

事蹟論劑若疊疊不倦居三晝夜辭去人不見也既而命具湯沐浴作
遺詩正寄擲筆而逝
四藝翁曰嘗見一道士能爲閉氣之術每夏夜裸臥任蚊蟲嘬身略不痛
動持其集者多然復閉氣吸其喙牢不可脫起而行走飛聲薨薨然良
久乃放氣縱之其蚊宵散不復能嘬人矣然有就身撲殺者亦不禁曰
此物害人殺之無罪也
王世昌幾以邊功封蔵寧伯後傳仙去蹤跡多在太和山層大山司晨爲
中丞日曾往訪之又撰章羅文恭洪先徐梲王文成守仁周林尚書俊
寧波萬都督表皆不死有見之山中者
眞仙姑三原人母王媼夢一童自空下言奉大士命來作眞侶而姑生五
歲能誦清淨經稍長壯戶修靜業至夜分有娓娓與語者詰之曰大士
也母竊聽之不甚辨然大意主真修信爲大士無疑有請姑者姑力辭
强之則絕粒欲死曰兒未免母耳豈作人家婦耶母亦就玄嘗遇還陽
子傳太陰煉形法未竟聞姑言悟乃不復强因與母度兒俱之峨眉訪
還陽子至則還陽已去之滇復行閩圓八閱月假滇之雞足山謁還陽
今姑與母柝洞居各有所授姑所受尤玄解母兒聞之不盡洩也洩亦
不盡曉留二月辭歸不復飲食至襄陽有王學博者迎館之別墅曰吾固
夢仙子來姑亦復語兒戲館比學博也亡何忽謂母曰兒旦夕化矣母
兒驚止之曰吾與若方求長生胡遽去笑曰本無去來胡言修短危坐
息寂母哭且號姑瞪目曰兒方游極樂胡萬藤爲仍危坐十六日而化

嘉靖時李青霞眉州人幼失明值飢荒父母棄之大江不死漁者收之為
人備庸傭復學瞽史唱琵琶詞至郴州在一士紳家說書有道人與紳
論運丹青霞辟琵琶隨之去十歲還郴前紳尚在叩之若有所得捻板
開話賦為丸投水中歲大魚烹之鮮美殊常復還眉無疾而化葬山麓
後十餘年世宗觀見青霞自陳藩貢與一人俱對陝西白衲頭也因命
所司張榜覓之不可得又數年江西尹劉鴛至眉祝廟社宿壇聞道士
曰爾非曾天威乎道士驚何以知之尹曰吾來時有李青霞者居吾郡
謂眉州其政鄉道士曾天威傳衣為徒命致意始知青霞已得道不死
也

劉大瓠亦眉人嘉隆之間浪跡三吳手持大藤瓠容酒一斛必滿而後飲
再遊吾粵雖多不醉來南都大司寇某延之甚肅有劉經歷參南刑部
都史一見訝曰爾作劉某乎爾家在眉有劉某者知之乎經歷曰吾曾
祖也曰是人我相知叩其居曰居東館正德時離家今六十餘矣經歷
自思正德鄢藍之變東伯有劉然者起兵應之後逃去不知所之因屏
人密問大瓠曰往事勿言蓋真其人也

正德中逆占國師于京師諸紳問曰頃從陸來乎水來乎占曰吾乘龍來
耳眾未信占乃出一葫蘆傾一蟲于碗內大如芥子以水漾之漸長數
尺飛出猶前則二三丈矣雷雨大作眾請曰公真神人願收龍以止怖
占乞之漸小仍納葫蘆中

無錫胡御史墉書姜坤事一日與陳氏子度胡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
卦囊以黃書一紙擲公曰視之公笑曰吾知去矣視何為僧亦笑曰不
視亦得後復來歷月有胡僧持航杞石一鶉鵝躍一翼畫前諷唄移時
去莫可蹤跡也冢淵惠山泉亭道見公儕中行吟入黃公碉帖之曰吾
國朝公為今已愈耶開之則公請一日歿矣

羅達夫洪先罷官後杜門講學年未五十絕意仕進默坐半榻不出戶者
三年事能前知聞之曰偶然耳聞唐應德訃始一下榻疾作危坐斂手
而逝逝後人數見之燕齊海上

一瓢道人不知名姓敝衣科跣攜節竹挂一瓢行溝中有時解衣危帽從
人蹤僕馬雖大姓人莫測也家海剪以詩酒與道人相得道人多畫龍
風雨驟集解衣盤薄瞑目一手信手塗抹署其尾曰千斧耕夫有得其
蹤跡者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走海上從軍以禦倭功至裨將後失律
當誅逸去為盜出沒吳楚之間久乃厭之棄而游淮揚間市歌曾棧十餘
人所得市門貲悉以自奉日攜竹詣肆歌竹供侍數千王殺如是卜餘
年心復厭之舍去乞食湖湘間久之出落顛狂多奇中信口作詩有異
語人顧敬之贈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棲古廟中一日千犧灰塵出
視金召僧僕械識舉買棺坐其中遂別諸相識仰臥命蓋之眾人避視
迫視已殮矣乃蓋之舉棺甚輕不類有人者棄中郎異而傳之

彭助朔每所至多更姓名當其在楚曰祝萬壽為儒生講舉業評課業時
楊大瓠方為諸生演拓不習程文諸生心薄之哉問何人可中瓠曰楊
二會中諸生揶揄之無何萬壽淵光黃閒大瓠為奉隨舉儒生繫其而

哭之萬壽歸問楊二姊否諸生曰不可為矣家族莫覺哭而歸矣萬壽
回里有走往視之賴其面大呼楊二者三聲撒張袖中出藥一粒啟其
齒內之夜分而甦明日諸生詣大汾家楊酒食事萬壽大汾從床上躍
起歡嘅如常時人乃異之癸卯元旦設諸生邵大汾文云但得三人同
一口凡寄之上便乘騰是科主考曰綠如游董復亨房考劉文琦三人
同口之徵也大汾今寄熟時自言如此

武當回道人光宗苦自刺腸曰茹生菜不火食者三年人呼為白齋當寓
衛州有閩人林判簡署郡事郡有五顯神祠林移置他所宅中怪異時
殊畫擊刀火夜飛林累不救魂事乃召道人使禳道人曰請歸其狀乃
靜坐室中竟夜明日語林曰此果公夫人所招也叩其故曰公夫人受
其賂六百金因此有冤死者神挾之為禍耳幸非公初意猶可解乃令
林夫婦囚服伏地出所賂金引罪道人先知責林不能覺察復責神不
宜興魍魎作孽遂移神他處而妖息息林厚酬之不顧恨以所得賂稿
施各叢林而去

太原張价庥少參弱冠時見一道人于簷下飲甚清癯坐而化齋齋之與
語頗合道人曰惠子意作一戲為笑可乎袖出小瓷鉢曰子何需曰需
酒道人傾鉢注酒飲之甚甘復曰需何物佐酒曰需新棗時隆冬道人
握鉢得數棗色鮮味美如新摘者固既价庥曰此世界無味能從乎游
乎价庥謝之道人笑曰已矣遂伸足入鉢中須臾與鉢俱隱价庥馳騎
追索斷數十里遇一老叟曰追道人乎去矣囑我曰為謝張子無徒苦
也慶然而逝

王肖徵以乙卯春至朝天宮行至九曲衖見一丐者卧地上傴羸中藏一
大蝦蟆而三足書時忽之行數十步始憶其為蟾也急回覓之不可得
矣是年登賢書

蜀有仙姑名正覺不嫁居石門縣之圓山遇一蛇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
絕火食求山中石穴居之十年家人蹤之見群蛇守穴口虎吼嘯伺之
楚華陽王問道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修身齊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欲
道之基也世宗召之固辭復遣御史王大任促之大任曰聖天子詔求
至人望卽北行姑曰山野女流乃清聖聽謂某至人某何以當公代天
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而有書後世何觀大任大慚明年上崩

書道人之任初為官生以倜儻不羈破其家因而游衡湘沅辰登太和遇
鍋帽翁授以道法又遇袁先生于洞庭授正一符訣遇神僧于閩授秘
術遂能檄召風雷役使鬼神遁形攝物變幻莫測東昌羊道人登壇作
法夜取石灰畫北斗七星于壇以足踏其一卽天上一星不見約明日
中時有雨至午未矢曰清酌道人書一符付吏曰持符急走遇婦人佼
好白首者納其懷中卽還吏如其言婦自解衣披髮跣踏而來登壇偃
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黑雲從合雷雨驟降平地水深尺五正及中時

張福者淮陰諸徒也性獷悍負氣偶乘涼樹下有老僧同坐忽舉手擊福
一掌福默然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乃隨至一菴對坐旬日僧
曰汝有得異蟆歸貴人有善報者為外護妻乎勿悔也福歸舍妻方與

人淄卽以贈之以其子子鄰老之無子者乃枉抉鹿圖萬公爲司閽日
危坐于戶男婦出入必告居三日門戶肅然公甚喜命守書舍一日公
自外歸見福踞其坐呼而責之曰公朝無平等心也公嘗坐覺坐熱如
火心異之又一日自外來福方寢其床責之又曰公何無平等心也公
登床熱如火姚大異之一日稍于公乞一靜室并一嫗爲伴公呼婢數
十人請擇福曰願得公寵姬某公無難色福乃挈姬并一婢入室達曉
以進飲食居八月以姬歸公公問之曰日相對危坐亞丈未嘗近也卽
出門從公乞布數丈金二兩又紙一紙同置一箱請以某日開亡何辭
公去至前遇老僧處趺坐而化開所緘箱則請以布斂以金制龕耳
公好道嘗靜坐守中福曰此有爲法非無工道也公叩之不語但曰天
下無富貴神仙孰能舍三公而屣貴者自代以利物孰能棄萬金而施
貧者以救人孰能割恩愛絶然獨處而與虛白爲對無是三者奈何言
道
先是有吏部郎過淮得瘵疾甚危福白公請療之乃相與背坐病者覺
背如火炙旬日而瘵愈及福坐化復吏部郎自長安來謁公公告以故
郎曰吾子濟上遇之旋笑竟日胡以有此令啟龕視僅布存公諸僕嘗
見之淮徐間

猛蟲子不知何許人萬曆初行乞歲都見人畜之屬皆呼爲猛蟲子逢人
但索酒餅有磨者奉以生牛肉啖之立盡奉以桐油盡器無餘滴以及
生漆巴豆野葛咬立盡不能傷臥石上冬夏一衲暴烈日中無汗有諸
生以瞻日訪之夜歸望一月當天其明如晝次日再訪熟睡于地徐而
攬衣行乞過馮方伯歲能行都呵之不爲動馮異之下車與揖乃挽馮
公頸爲耳語公歎嗟登車從達司次日而馮卒遂絶跡不知所之

南昌萬國樞聞其祖安得道上昇慨然有志于真靈之業從新建蕭紹真
傳五獄治病祈禱斬勘之法後登峨眉遇虛紫靈授以薩真人神霄青
符及斗母月字五雷秘法行持多効天啟中一治妖于真定東海生家
五獄闕八門召天將討捕得三老狐五小狐反接倒擊斬而烹之再治
妖于靈壽米桑婦家牒城隍弗應遣靈官不魁請于關壯繆示以夢得
舍北斷根下大鼈毛色有光目睛閃爍擊殺之三治妖于樂城劉氏雞
傳擊之得甲蟲大如覓魮受薩真人法後一治妖于山西紫陽樓下落
中用五雷鎮壓符焚其廟而神遁再治妖于滁州民柳某家妖入其女
耳中爲害召怒責城隍以好語誘之出得大蜈蚣擊殺之三召亡于松
之顧生家召知其未當死飛訣誦咒而顧生之父復生其他禱雨治鬼
事甚多大抵本天心持斗訣其自治用薇應篇條例治人用大徹助道
格治神用女青天律治鬼用酆都黑律知妖鬼不知冤鬼祈子嗣不祈
官位遇忌譽善根幽陰明其譽願也錢牧齋爲之傳

俞允初時有道者頻衣策杖而過其父因止宿允言終身事皆驗後踐
長沙來生進卒已七日矣忽有吾者賫藥至戚戚之曰寺有死者可復
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中藥一粒納口中有頃咳嗽數聲遂起家人側以
金帛不受問姓名亦不答第云有長沙白鶴大仙廟當爲修之言訖失

所在復允至官果得白鶴廟重建焉

邵鳳子嘉靖中來高淳騎虎食蛇放蕩不羈安遠柳公漢居茅山天心鵬死葬鵬側方死時遣柳公隨使還一衲因焚于墓側而去使回遇鳳子于山下着所焚衲使驚問曰何以復命舉手以所執麈尾揮之乘雲而去

南京西倉巷有父千戶者一子年十六忽唇上生一贅瘤初如豆漸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父遇貴州道人欲以語之道人曰吾能治此往視其子曰是不難第須謝我二金耳父許諾遂出懷中藥以一青線繫之繫于瘤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父老曰卯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瘤如故父子復相抱啼午飯時子方揮箸瘤忽然墮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不復至矣

萬曆丙申丁酉間有一道人至南京朝天宮門前丰儀甚偉聚觀者衆城北一少年隨衆觀之道人召謂曰汝邪氣滿面不治且死欲以語我少年懼因告之曰數月來有一美女夕至莫知所從來道人曰是不難從衣上取布縷數條結成圈與之曰今夕來以繫其指勿令先覺也復授藥一丸曰以愈子病少年歸如所戒俟寐而結卻紉葉入肯婦狂呼痛楚不可堪忽跳擲床上無蹤則身漸縮纔寸許躍出戶外至屋上而沒父母升屋索之從水溝中得一木女子滿身苔痕取焚之服所與藥病遂愈父母感激令子治齋延之至宮前不復見一日遇之于市邀與歸道人不可袖出一纖丹藥兩丸曰歸與爾父母如我至也子持歸展視則呂祖像一幅而丰儀儼然道人也

闞鐵陀名帝言不中揣紐衣夫衫襤而不襪跣眉目豐滿重頤腰廣十圍甲之如鐵鉢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盛暑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出行則小兒數十隨其後時令道身伏摩以為快盛赤體跌坐盛浴沸湯中喜飲酒醉歸則飲食兼人不擇葷素奉之饋則饋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亦置袖中轉餘節以予人不顧也或問道人百歲乎二百歲乎或曰不過六七十歲人耳道人嘗漫應之有問道者曰治國必先愛民養身莫善寡欲有問延年煉舉之術則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施與勿妄勿殺勿憂勿惑勿思而已一日下岳過屯百戶家借舉索浴三浴而後奧然令移就廣地坐氣息漸微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有所言否曰我何言窮理盡性至于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暝

黃山人希度嘗與闞遊處手裁麻刻闞像一紙予之曰可置衣帶中有急開看後隨御風浪大作舟幾覆亟啟視之則具記此日當遭險禍觀音名號當見如其言舟忽飄至御塔得無恙

其後十餘年有李赤肚者來教人在閉腹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有行之亦多驗又有孫耀神子者又有彭神仙者其術大端在積氣而佐以黃白房中諸術勒公卿顧鄰初先生評之曰此四羽士闞為上李次之彭又次之耀神子淑曰生品最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也嗟乎以世間心漫求之彼亦漫應之即旦莫遇隔千里矣世間

鄉有揚州鴻義

天啟中有宋連璧者樂安人以俠行聞里中性至孝父得異疾脇出綠汁日數升有道士過其家曰得乳熊肉可療璧遂走桑中入幽菁伏莽得熊館窺熊出乃其二子惶遽墮崖下傷而臥而待乳熊不釋夜宿破廟中聞戶外嘯聲有長丈而入則贅道人也曰吾待尔久矣出藥傅兩足立愈復授以符篆一冊曰善用之四十年後會子蘇湖之市璧至家父食之愈後父卒乃理道人所贈書遂能隱形驅風雷蓄紙爲士馬寄細史游公可任募崔巍甫游公以匿妖妄擬殛璧將逮公并逮璧至河而脫璧謂幾騎曰我野人不習豪家煩諸公致詞中貴無我索也遂遁去與游公之淮工取一符付之令歸楚曰急則焚之時璧變姓名爲張思任于是朝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去游常熟某公家某公方與烏程隙璧曰烏程圍戲也卽變姓名李抱真工書初爲程工愁執斬西市至則脫械去于是朝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憶道人約至蘇湖僦居三年一日聞墻外大呼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曰張思任曰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其人已排闥入卽前道人也責之曰以尔夙有道緣故付以書奈何與豪倒事爲逋逃客耶璧惶恐長跪願隨入山道人曰不可尔姑還因還家妻已亡子方壯去時纔周歲見不復識棲古廟中其弟聞而疑之啟扉相見以攜其子留數日去不知所終

劉進道不知何許人來漢口之後湖制輪竿而居閭言事多中楚王欲見之屢召不往乃遣中人治具供之且從問休咎劉不答入取一桶果所供四十器各掇數筒納桶中復取湖側人糞犬豕糞雜投其中攪而食之盡抛桶于湖曰莫測也後獻賊破武昌王被執獻賊設宴宴王與妃凡四十器而每器雜置人馬犬豕糞逼令食不食則臨以兵王懼而食食畢取王所乘輿與妃並載以兵夾之而投諸江乃數逃遁之前知

馬鏞頰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挽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皓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崇禎庚午辛未間約百六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媼娼妓多從之游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東戢一方遠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萬一有所欲爲以備指使不可耶時方大旱卽令祈雨曰是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高臺于郭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旗幟鉦鼓書不知矣公曰姑試之不効尔無生理治壇如其式凌晨道人至則索犬酒一斗大嚼數斤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率文武吏士長跪壇下道人東向而噓則片雲從壇底起復東向而噓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而下如注道人熟睡壇上鼾聲雷聲萬答互應歷三時許乃欠伸而起曰雨足乎衆歡呼曰雨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從泥淖中跪掖起軌被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莊節署中

莊節公故好士署中客常數十人每夕必開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碁盂投諸殽核其中以

水沃之一舉而畫復斷之則取他庠工截枝枝置中畫之如初乃至畫
庖廚所有百餘人之饌悉拔悉畫辰厥曰誰復食乎則取庠上諸鉢盂
杯盌之屬十五累之舉而太睿如睿冰雪㗊聲楚楚可聽蘇萬公治兵
廟島拉與俱宿署樓工續濱海海工自入冬即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
單塞向壁户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卧早起雪壓身上如堆
絮道人拂袖而起觸工汗騰津津然或捉身海中蘊藻浮泳及登岸適
身氣如蒸兩夜不濡濕復游東江與劉興治忤取大木刳其中坐而浮
海莫知所之
洪武中下度僧之令天下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名代請者上怒命
悉誅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上從之命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出
龕堂閉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
煩語皇上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遍人
群鶴旋舞龕頂上乃宥三千人誅復遇旱上令以香至天禧寺禱雨至
夜而大降上喜曰此神僧永隆雨也御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雪軒道成禪師應選命住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制詩觸擢法堂曰不答
來辭亦默然西歸復嚴舊草傳鼓鐘物望空王殿示度從前數歲年
學中恨住住龍翔太祖初下金陵寺僧散去師獨趺坐兵士皆拔杖而拜
上嘗幸其寺師說法要喜其純愨改龍翔為天界一日書偈曰平生為
人拙率七十八年瀟灑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雲上方留師江陰夢
師普到西歸出帑助葬事

天真惟則倚無極源公于佑聖寺誓不涉世洪武徵高僧以足疾辭一日
告衆曰吾赴矣侍者請偈厲聲曰平日說的不是那即瞑目逝
碧峰寶金少棄家薙落受具戒偏歷講肆究性命之學已而歎曰三藏之
文皆標月之指你時如海真公尉法西蜀五往見之示以法其師大起疑
情日啖松柏腸不沾庠者三年自是入定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
溪水橫溢者七日人疑其死視之儼然如平日惟衣濕耳一日聽伐木
聲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吵喜大悟十八小悟無算直欺截截住證乎真
公公為函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高
皇詔至京止于天界召問佛法及鬼神情狀稱旨忽示微疾與四衆言
別弟子請留一言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矣然而逝
南洲溥洽洪武中為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祝染師燈議金川門開文
為建皇帝制覺文皇卽之囚禁十餘年姚廣孝疾革文皇問所欲請釋洽
從之時白髮覆頂長數寸矣年八十二
無盡祖燈幼時見父寫華嚴經五色舍利現筆端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此
耶遂求出家受法于日溪泳公苦行自給影不出山者五十餘年人有
以田布施則辭曰佛祖乞食吾焉用此母年九十迎養山中曰世尊尚
升忉利天為母說法我何人斯敢忘所自
呂識經名智壽北平人始出家慶壽寺後出海山東齊河建定慧寺主之
太宗靖難至濟南壽謁見請從軍自効奉勅募兵五十號敢勇忠効軍
累隨都指揮同知橫刀躍馬身先士卒所至功多兵羅志徹上銀帶紗

歷諸道初歷諸為北平剎都綱陞南京僧錄司右講經住持能仁雞鳴
天禧三寺後奉命住持慶壽寺十七年九月無疾端坐而逝工命禮部
官致祭起塔寺後院供其畫像雍牧齋嘗宿寺中見之謂其臣目方瞳
面如冠鐵其姿貌與閻切影堂壁大閣懸見其身領軍士衛肆鬪戰時
也予思佛法慈悲不忍傷及蟲蟻而文皇千方貴一業誅鋤忠義如恐
不勝嘗曰廣孝知其謀智者知其勇而不能以佛法從旁進一言救揩
心之勧吾不知少師之貴萬戶之榮于世外人有何足羨而兵書與梵
夾並陳木捷與弓口雜置得毋為山中老衲所揶揄乎至于凡為僧傳
動云無疾端坐而逝亦厭格套不足信也

永樂三年西僧進佛像舍利舍塔至京命百官于龍江關迎之五年如來
大寶法王至京入命百官于三山門迎之其後朝天宮祭壽星祭三清
靈谷寺祭佛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皆具祭服隨班行禮蓋仍
胡元敬習當時無敢諫者

十七年九月敕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夜塔現舍利光如貫珠次日現五
色毫光慶雲捧日千佛觀音羅漢妙相又現寶塔金光遍地天花麗霄
又有騰龍舞鳳麒麟獅子寶蓋菩提樹既而頒佛經佛曲為善陰騭至
淮又有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諸瑞相明年禮部呂震都院王彰
偕佛曲至伏西河南亦有慶雲圓光寶塔之應俱見留院政錄此皆西僧幻術
歎衆驚悉不足異也復詢仲文為世宗建醮亦有白鶴旋空之異今神
樂觀道士尚有能圓鶴者復窮究之凡多焚降真香則鶴自至所稱發
瑞書特留以為人耳目耳

西番進一僧言通徹三教九流堪為帝師文皇令舉一僧徹之衆以佛琮
薦呂至各條高座辯對胡僧發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琮詢于應對
有頃問胡僧諱字之義應聲連珠乃大聲詰解反覆數千言曰此而不
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惡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

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年八
十餘嘗語坐客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
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少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之二三
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
來聖恩寬大法網疏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與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
好受用幹得幾件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
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真確論也

廻光禪師西域人永樂初住回光寺演法武宗南巡駕幸寺中忽有僧從
寺中出與上談論國患不宜留偽云幽虛可惜寺蓮地不見回光舊主
人書竟失所在工曰此回光禪師也令西域僧翻印度真文以識其事

松江淮命僧祈晴僧順昌上府官書云昔公孫弘對漢武策有曰心和則
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
降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今日上下之心和耶不和耶傷天地之和氣者誰與使富
風世皆交作者誰與山年飢歲老弱轉溝壑思天下有溺由己溺飢

由己飢者又誰與飽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為民父母不以己溺己飢之心處之而泛泛焉迎請諸佛有司見嚴具文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為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糶備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飢寬逋責耗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奸以禁購賂抑小人以持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為之要圖顯豈出于一念則大士不須祈禱而慈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僧不誇耀佛法之靈異奉佛之利益而但言盡人事以邀天和度越尋常矣太守平日必有大拂人情者僧乃切齒痛言若此如能受諫誠得罪過一半

永豐聶公為守行廢淫屠令黃公省曾時為諸生以書諫曰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國家列聖具作賢輔名公卿在列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氣者陰騭教化之意柔馴戾獷制之性使無洋溢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今欲驅除獨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禮有改革義同未允而諸所賤勢家必請奪彼與此惡則有偏而起權爭之端張脈起之徒失所藉如逸鹿挺而走險恣其撤毀于何不至往事可鑒也聶公覽而變色卻收令從之

資聖寺法聚曾從陽明先生聞獨知旨陽明召之至金陵忝夢居和尚子書峰問如何不落人圈續夢居與一掌遂大悟因令云大地何人不夢居夢中休問夢何如煮茶清得閒風月不向蒲團續覺書

古溪覺澄往參楚山和尚有契和尚召大眾曰老漢雖四川下江西張禰天大綱為衆生古今奇人且道是誰良久曰會嚴是也師遽應曰覺澄不會佛法山曰我正要不會佛法的遂以衣拂付之住高座寺

雪梅吳人嘉靖中游金陵不拘戒律每見法師據高座講經便笑曰亂說亂說間出一語輒驚聽者汗下僧臘八十餘忽大言曰某日某時老僧示寂矣衆為醵金治龕猶幾急付酒家至期僧俗雲集雪梅曰你們布施不過三分五分銀子便算功德來逼老僧性命尚早尚早衆皆靡然散去越數日端坐龕中令小行者呼曰老雪梅老雪梅今日不歸何日歸自應曰今日歸矣少頃鼻柱下垂而化雪梅能詩不以詩名有秋興云雨過池塘暑氣消山岡處處亂鳴蜩便衣樹色旌空碧遠戶江聲落航潮自笑疎慵忘禮樂祇將蹤跡混漁樵降心惟有詩魔在時復臨風寫

綵蕉

烏思藏居西天日落佛土永樂中封三十六字法號賜金印嘉靖中應襲上番字表一通譯之云上位人皇帝主大法皇帝前烏思藏應襲大乘法王呪葛領南札八堅參巴藏卜差使臣喇嘛班鳩兒拜奏上位登大寶位萬萬年金身堅固猶如須彌天下太平四海一家聖意大公無闕遠邁我烏思藏高僧剌麻僧俗人等時常祝延聖壽萬萬歲今千鼠年具印信番本一道并年例方物赴京進貢銅佛銅塔舍利珊瑚犀牛角紫紅白足力麻左髻海螺黑香硼砂茜草蒯黃速毛纓紅白黑氆刀麻鑌鐵等件又扁嵌句子無量度金佛一尊畫像釋迦佛一幅舍利十顆金五錢

蓮池大師年十七爲諸生然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于案頭卸與
人講執如歸之佛理年卅一乃作七筆句詞棄妻子祝髮受具戒單瓢
隻杖徧叅諸方有悟作偈云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道何奇焚香
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有寀
官爲茅屋之師易影寒岩嘗絶粮七日倚壁危坐而色久之僧衆歸心
遂成叢林然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
雨耳師清規嚴肅終月布素微細密行不能殫述臨終語大衆曰老實
念佛勿捏怪端然而逝妻湯氏亦祝髮爲菴主

達觀大師性忠孝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歷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
長沙志載忠臣事責死節事淚直迸洒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春
甚誤先　一食乃對知事僧曰今日有犯戒者令爾痛責三十棒因日
伏地于佛前受責如厭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麫牢不
可破苟狥情不痛朱易調伏也　　自出家脇不至席四十餘年

守心闕陝人十年出家戒行精嚴道名甚著漬聞掖庭有綰帽之賜所度
佛像爲鼠齧師見而歎曰畜生何物不足敬而殘我像耶既夕鼠數輩
伏死像前師住弘濟山後峭壁中闢一洞因構小屋趺坐其中一日令
移坐具出至夜石壁忽頹小屋糜粉矣後示寂荼毘青烟一縷逆風而
西塔于寺傍

憨山德清與雪浪同事無極法師以江南習氣委靡宜入冰雪苦寒之地
痛自磨勵遂北奉徧歷笑岩二老僧妙峰登公棲北臺之龍門老屋數
間在萬山中日往漢橋危坐其上身心湛然如大圓鏡從棲牢山慈聖
太后布金造寺賜額海印爲貴冠所讒謫戍雷陽時瘴癘使鴻張師以佛
法攝受而粵受其庇居五年住錫曹溪宗風大暢示疾坐化

雪浪洪恩爲夏府門滅度擁峰董玄宰微服造訪遇一童子問滅度擁內
何處去童子不答一笑而去玄宰以告雪公公頌云車馬紛紛去復還
問津童子忽開顏分明底意誰能會一片孤雲萬里山

李鄴嘉文進始而闢佛既閱其書歎曰大哉聖人之心法與吾聖人曾不
少異而尤深切著明且夫佛謂衆生心者亦名如來藏義有空不空所
謂空者從本始以來無和欲之累無物染之患廓然大公沖虛澄湛者
也所謂不空真體無妄爲善明備者也然初非二物惟吾一心耳

自然圓照不知所從來不特五戒飲酒食肉好慢罵人皆郤之而爲公處
圃延之千家奉事甚謹朝夕造膝密語人無得聞者家人事之稍不當
意輒被訶責哉話後公夫人家人不能堪疾之如仇而公獨禮愛教無
少懈久之身發惡瘡腥穢遍體不可近而公侍膝密語如故人莫能解
忽一日預告化期至日體潔白瑩潤絶不見病容端坐而逝香氣滿室
人皆悔悟知其非常人而信公之有風契也

公諱袁字民望官至都督雖居仕途留心禪悅退食獨居一室儵然幽
寂不異叢林嘗如京師趙文肅訪之與之談禪機鋒縱涌公不答文肅
曰今日降卻萬虎國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虎圍降卻趙公也晚年
解組隱家後西溪與羅近夫唐應德爲友清如寒士一布袍二十年幾

莖百衲道士以數縷貫之令持去夫家剪裁續修五百金萬一如蛻去
夫人奔喪公第合掌稱佛號而已無何無疾而化化後人往往于金陵
富春山中見之表明士大夫學道而有証悟者以公爲首座云
顧實性源究心禪理大有悟入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臨終
端坐而逝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歇嘗手書數絶句貽黒本史云十个
蒲團九个穿誦家梏井貴難壞而今法法威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
藤葉青黃綠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
堂　布髮曾爲受記人草衣隨處爲閒身十年冊蒿　夢破香火粗酬
野寺春
胡大淵初名滾永樂中以善卜召其中表袁杞山爲卜得乾之五爻曰五
爲君升陽在四子令又午也其有賜名之慶乎胡曰吾直壬午壬爲水
午者子之衝果賜名必不離水袁曰非徒然也四爲淵又值陽升而五
居淵上淵而大乎以草莽之臣践午位終非吉兆五爲大丁者王之合
也過大則危矣後聞賜名大淵袁大笑曰死不遠矣旋作斂威令胡卜
曰某年某月日午時當繳上怒繫之以獄至期朝情獄卒往視遂報曰
午過矣胡遍服毒午三刻厥果受工急召之而已死賜馳驛歸葬
萬曆中一番僧通中國語說若四十許自云六十矣不飲食日啖棗果數
枚而已坐一龕僅容身每入定則令人鎖而封之或經月餘發歎俱絶
滑髓之徑聞揣念珠歷歷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
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姚世昌親見之而花臺南西田寺中

奉君實曰雲峰岩下有一穴僅容一人側卧有一僧處之上則草木蒙茸
下則澗水淙淙寒暑不出有慕支者游而贈以詩曰岩上草蕭蕭岩下
水淙淙中有上皇人側身卧其間癡懸似布袋撇類寒山乞食而無
擊世故豈相關自言無體面要求方寸間其風可想
廣長樵淨照生三歲見空中蓮花實樹念佛不絶口又夢至武夷以杖擊
空中見龍沉海底鶴鳴松間口吟曰龍藏海底日鶴鳴松下風父母知
非常兒也一生多仙靈異徵入閩于夢寐中書成六義偈而足之自十
七歲喪母與弟博濟淨身相依上天目世元國果日夜懺悔恍忽夢高
峰斫其左臂豁然有省晚而皈依雲栖專修淨業兄弟偕隱南山回峰
下相與各宗禪玄揀藥行吟以終身焉
天啟中汴城一僧鶴衣垢面跣而托缽與之食雖多必竟咸嚴日不食亦
不言飢群呼爲驗和尚客有厭之者曰昭慶他出俩師代守和尚卽庵
堂竟日無容聞入者諸貴客以爲應多屬以監守和尚輒往然終不肯一
錢一夕大雪跌坐周卯西草門外王夢羅漢自空下還偵之齋入焚香
致禮和尚斂笑叩以道謝無有擬精舍奉之和尚居數日輒袒跣走出
王亦不強也丙寅夏久雨城內外皆水和尚擊缽大呼曰從我朱仙鎮
乞食去市兒聞笑語和散次日負一囊遍諸貴客所蕃如前諸貴亦笑
好事者隨之出南門路旁淺水一泓深纔滅脛和尚擲囊注入不復見
驅骸和尚不言姓名科頭跣足不沐不櫛冬夏衣一衲可重廿餘斤雖酷
暑不解帶而絶無汗垢之氣崇禎癸酉手以先莊節死事伏闕上書寓

安福胡同之紅廟和尚與主僧善時來廟中或宿予寓側炕上見予篝
燈夜讀則喜良久曰得無傷思歟予曰奈無酒何和尚即取腰間一鈸
付童子曰持之去不拘何肆中但叩門言醒飯和尚買酒若干當必應
如其言果得酒和尚不飲而視予舉飲甚喜痛飲則愈喜哉自外來持
數十錢曰此療飢以沽酒飲予每辭之則笑曰予非俗士以我為俗僧
耶廟之前為馮職方予關和寓家有老僕忽得瘋疾遇人則持斧持刀
杖擊判無敢近者乃計擒之諸廟內空室中和尚來啟闔門視之眾言
不可狀曰無傷也排闥入病者方吒嗥見人則起與角和尚擲而按之
地坐其背以拳築之病者暴呼如牛吼和尚亦痛罵之復痛築之久之
呼漸微而築不已又久之寂然徹闃和尚絜絜語天曉啟門則病者那
身隨和尚復拜佛遍拜諸僧謝罪遇若絶無所苦者歸而告其主人舸
以金帶不受最後出一函卷題而識曰主家所藏神其十念數以死請
乃受之出以示予曰我無用處請以贈予和尚蹤跡無定每遊興逆寺
宇則為作化主哉予金數數百金所乏必辦辦則付主者自取縣毫不
涉也予既得請歸不相聞者六七年庚辰再入都訪之寺僧云在鄉山
然碌碌未及一睹一日忽來打西山之游予以無暇未得往辛巳大飢
大疫城內外死者亡慮數十萬人入秋和尚來曰天不悔禍劫運未已
擬作水陸道場四十九日拔諸苦趣事畢將有遠行計每日費三十餘
金予饋為截記一日予予諸之曰不必獨捐也與同志者共作善緣更
勝耳予亦諾既出門曰此四十九日中應酬頗繁不能盡言期予圓滿
日約諸同志往作一夕話後晤恐未有期也鄭重而別予既約三四同
志送齋資去訂如期往而是日諸友中有家慶事者并予擧留之曰且
共歡今夕早起偕往可耳至明日往而和尚先夕坐化矣寺僧言和尚
命僧行詢予門外者四五視視予外者再至日入曰不來矣可惜可惜
遂命具湯沐浴端坐而逝不二年值大變同志數人無一免者乃知和
尚意有所示也自恨之豈非數乎然此數人或死或去而無一愛塞者
猶不負和尚惓惓之意耳

與然法師原名孫自修登天啟甲子鄉薦才情俊逸混跡不羈室中姬媵
嘗　也甲申變後忽盡棄之以此所行辭家祝髮岩棲谷汲耕薪
于人跡罕至之處顏曰慧漢菴書經倦負畫以自給其子間關往省公
令侍者出語曰若但來省視請入相見若言家務則我已出家若有迎
我歸則叱拒之可也其子不敢復言既見惟以諸書學道相勸勉而已
識者謂公生平兒女情深而一旦拔出愛河種登當荷毫無沾歸具慚
人也

祖心函可韓宗伯日纘之子也幼死狂予忽悟生死事大無常可畏遂子
隻所竟不歸家坐羅浮參華首得聞大法乙酉來南道價高重片紙隻
字人爭寶之以所著忤時被收備受五刑兩脛幾斷而拔禪說偈了無
恐怖諸監守者敬禮之解北祖庭古公為之委曲周旋免死遣戍發
瀋陽瀋官歸名下焚修既至官歸與獲深加敬服更皈依公為弟子建
建曬普男女聞而來歸者日眾乃請登座說法大暢宗風遼海之得聞

佛法自公始也示寂後諸弟子建塔當陽寺之
公在當陽寺皮袋書云向蓮觀一門介立而公便知川蕞蓋何朝一牌
發風顛鋪此肢膿嚼爛皮肉復存復何極耶闢欲南行的子何日從此
度度關入華首方信到一洞壑方今關生藥餅者不乏人華首一个死
猫兒頭誰着便制腸爛腐故一時遺毒千者無算最無似持一片破
鉢到處撒風欲顯戰經萬死狂性不改然某竊自快此中滋味綿綿當
遇錯撞圓中圓處置已定曾拈擘法師一偈語同難諸子曰既是五蘊
本空四大無我為甚古人又道一重皮袋一重諸子不答某代下
一語曰明日菜市裏向汝道因有偈云一重皮袋皮裹一重刪刀魔下
通地血醒皮袋一重一重皮袋烏啄狗舐驢屎馬尿苦哉苦哉不好向
我兄童一粘炮老兄且道某遠聲呼苦與擘法師一笑春風是同是別
絕後甦來徹自異哉乃有怕升未死厝乔絕之句逆承慈旨未免成絃
易調番望望蓮花度日亦不致有臨當存乾之患也　又云向覺妙善
老人待謂其子君親兩字借尔情深不覺墮着心髓故明知高山深谷
為雷先中事而此中耿耿一點不化不禁形之于口甚于大顛之告易
楊之我佛與臣言止于忠與子言止于孝某所為尔尔者直特性然誠
欲使當世儒者知我輩原非懸尔而紫陽甚于楊墨之說為大謬耳
覺浪道盛到就獄人少時因祖父坐亡纵疑此個靈明從何處去後閱論
望地作藥有省遂披剃陽邑之夢筆山園百丈再參馬祖機緣大悟東
苑镜師肯之嗣曹洞单提向上會通三教百家之言多發前人所未發

金陵士紳請住天界塔于林霞嶺峰然公無可智公皆其嗣法弟子也
師具大辯才每拈一字紋窮一義使說豎說橫河不竭開之未有不心折
者嘗示人云善學魯男子之閨户不細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今
人動輒學超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性命之行自暴自棄深可哀
也故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撻乞兒六親無靠百事無
成無片瓦卓錐根基可賴食不充飢衣不遮體到處遭人嫌厭雖極苦
不傷至勞不怨却與風寒暑濕不能使崇屏得衣無足處惟有綵命是
存却似个辟難英雄潛機喪牒又似个參禪學道捨身命行菩薩行的
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斷使能撒手遇來却是無人奈得他何也能
行如此乞兒行則無事不可為無厄不可度無礙不可空無法不可行
矣
師在麻城與李孟白諸公聚談梅長公曰請問和尚如此世界人心壞
極以何慈悲方便救濟拿明白提醒句以機鋒見示師曰太古時如一
錠大圓寶相似這一錠銀十分足色及鑿碎來用塊塊是精底氣人見
其太好遂一道攙大攙銅一分是九成了也九成尚可用再過第二手
又攙一分銅是八成了及第三第四乃至第七第八手到如今止見得
是精銅無纖子氣矣如此則人厭之天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
烹煉一番使那銅鉛鐵錫都銷盡了然後還他十分本色也梅公曰如
此則造物須下毒手師曰不下毒手則造物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
皆亡矣

雪峯大然原名傀嘉慶天啟壬戌進士公爲諸生時言笑不苟動止有恒既入仕途清操如氷雪理新餉言加派之非曰今日之患不在兵少而在餉多餉多則農病農病則民貧民貧則挺而走險者益衆不若簡練士卒減餉裕民以清盜源之爲得也忤楊嗣昌意繼忤宋玠事之等誣以豆棄繫獄七年危坐研易究心釋典毫無怨尤嘗戒子弟曰君恩厚我煙瘴颶風凡根得休歇地凡下石者皆我善知識若以冤家視之則誤矣壬午獲釋因棄妻髮爲僧住棲霞行諸苦行後住青原

無可弘智原名方以智中丞潛夫公之子而觀我吳公之外孫也生于世家少負異才年未三十爲名進士夙性通慧自時藝古文詩歌辭曲以及歌唱吹彈爲書作畫無不臻妙嘗于廣廷中酒酣起作漁陽撾閣中之考聚而出觀有挾藝輕技之者其豪舉如此因變隱遁遠遊入閩廣至粵西既而薙髮爲僧書謝嘯好粗衣考食有寒士所不堪而公晏然若素由盧山來金陵閉關高座寺山中多不請當事者恐有藉口欲除之以壯思公怡然無懼色杖人印可繼笑公住青原

公夫人潘氏通詩書能文方悉難中諸郎誦讀皆手授之爲成材公之遊難粵閩也夫人間關往跡之公深入粵西夫人亦繼往公遂入平樂山中爲僧既還南以中丞奠歸桐夫人遣侍婢請見公曰在已出家不得復入內見于先中丞之柩前可也既見公曰我既出家子亦離俗以一日之長當弁義爲師遂于柩前受弁自後絕不許復見

龍王王楚人披緇後爲僧因母病侍養道衲服自題小像云幾星鬚毛剃又長依舊還他一頂中把個罩鬚看破了擗擗擗擗撒凡人當住頌曰大千金毛獅子狗何似三三暮抖擻疫跡跡處莫藏身依舊南面看北斗

石谿髡殘武陵人因母死念大恩莫報遂思出家一日家爲製一櫳巾寒寒歸取焚熱鏡忽大息以剪剪髮俱淨遂辭父出時龍三三有家善絕以偈招之曰把刀自剃頭背手撲于佛服籠不見編綸通身是師逆與同住後住東南編來得白雲關和尚印証以父喪歸楚遭亂避難山中大有悟入嘗夢一人授以六俞佛名曰夢不懷佛幻狂佛泡有不後佛影相佛露嚴佛當住佛因自號電住道人天界杖人甚契之住祖堂公戰性孤冷有壁立萬仞之致繼起和尚嘗與書云近日禪林氣象颯然如秋冬生意不復作皆由衲子無心胸氣概隨風而靡一味奉人歡譽略加針砭便掉頭不顧如公之寵辱不驚始終堅強問見固不易得也

檗菴和尚原名熊開元烈皇時爲省中以初宜興與姜公埰同下詔獄甲申後薙髮渡江人爲授記還償高重性冷峭所與同志不眾人而與石公最爲水乳住雲巖興石公書云五州管內敍得一介丘和尚是檗菴難共語人蕃蕃話絕必令隔山隔水不敢他眠作一關怕占當人閒福緣若一座破落華山推出个將輪王一彈指頃幻成寶所有和尚坐處卧處我所處某甲雖不能就見定買一乘轎千里來擘和尚東來修羅觀善惡何能手障然而竟不謂可知修行不得力出不得鬼神圍積

被他把住都思使祖然耳會有便風通个消息和尚肯使神通救出自
家兩腳獨肯丹青筆刑不在天工何物能評定單羅手摘鎌把勝附往
聊作先聲而有描不成者為傳其眼人觀到
案如原名李世熊嘗云近世老宿謂文字絡習非關正覺篇謂不然使諸
祖僅以不立文字立教引人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雖有二標雖
廣圓覺華嚴諸大部淵藻華妙色絲徒身盛異之徒敢難曷黎原道于
前六一正本千復終不能使宗風抑而不振者此文字藏持宗教之力
也
燕有賈家女顯慧聞其伯母誦佛經輒記不忘既受聘伯母死女奉心佛
事不肯嫁母曰欲辭婚聘禮其出女曰自有施者來俄一翁以白金來
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詫其前知姑以其半償聘禮女曰雖金界之渠亦
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說有因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汝為
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不數日聘家為盜攫金去

人之言曰士有百行女惟一德予曰不然女德惟一而行亦有百有
婉娩順從有慷慨激烈有勵志士之志有臨大節之節有富家之才
能有保身之明智有學博而能文有奇懷而建業有身居房闥而藏
畢洞千萬微有沂塵風塵而守簡貞于冰雪有慮思知機誓死靡忒事
爍爍而可傳心耿耿其如結然則芳聲蕙穆無害其為丈夫而莘靡
閨從亦何辭斗巾幗纂列女第二十四
郭真順潮州府伯玉妻也通經史能詩元末群起村寨衆推伯玉為主真
順曰吾觀寨衆矜能恃勇必敗事好謝之伯玉如其言後果相争殺而
伯玉以先賊至擄寨中積粟真順請伯玉引去曹長子與同樂賊謂是
捐廣宏其行不問得間逃去太祖定天下遣將俞良輔來征諸寨之未
服者真順作俞將軍引迎道上之將軍大喜一寨皆全詩云將軍開國
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烟雲修淡藏九野羊使烽出扶桑輪前年領
兵下南粵眼底群雄盡流血馬蹄踏得黃河水涸向江南作洲書潮陽
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未念遐方民將
軍為民逆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蝗蠡蚊蚋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
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文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
君宣威布德民大悅犯菜一莖誰敢奪黃犢春耕萬壠雲曳犬夜臥千
家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
歌詠之我為將軍紀勲烈天家自有麒麟筆願侯壺民歌太平應虞勲
畫錄山石

新建陳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陳建謀寇南昌淑真取琴彈之曲終泣然
流涕曰吾絕絃于此乎明日城破赴東湖死
新昌丁錦奴洪武中山東僉事唐方妾也方坐法死妻子沒爲官奴押卒
欲挑之從借梳梳髮錦奴擲梳地下卒慚畢行還錦奴罵不受謂家人
曰此輩無禮必逞吾我不若預爲計行至陸澤崖峭水深從肩輿躍下
投水中衣厚未沉以手斂衫隨流而逝人稱其處曰夫人潭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中坐事繫京獄妻吳氏走依母家一日潛亡歸
匿妻家妻家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投大窖中泯其迹時孝女在襁褓抑
長問母曰何無父族母告之故女大悲憤迨年十六舅氏以配吳之族
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忍事其家耶耳及期自經家驚得母哭曰
吾女之死爲父報仇也既而撤殯日亦死有司聞之爲治殺潛之家
國初蕭山來氏女未嫁而寡矢志不他適至七十八歲坐化臨終書偈云
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歸家禪偈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裝改名從軍調征
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
是女攜歸四川當時皆呼曰貞女
洪武中滁州有節婦傳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小花往夫家成喪持服
養姑送終曾髮自誓守節不二操語使工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
例時兵侍徐公宗實奉使兩淮上書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
宜四得宜哉婦既能哭夫于蓋棺之初又能剪髮于葬姑之後雖制曰
義耳亦無以加自當與五志卓異同科宜與守節孱常比例上從之得
旌
安慶黃公觀靖難兵至走死妻女翁氏象奴不肯屈以衣裙相結投江同
溺死
徐氏妙錦中山王女也長姊適燕王是爲仁孝文皇后仁孝崩文皇聞妙
錦美且賢欲聘之使女官往諭旨妙錦稱病卧女官直抵卧榻妙錦擁
被中吟曰吾西施無婦容不足備六宮選女官羅跪莫視洛神愁蹙眞
大人也歸返命妙錦仰剃髮爲尼洪熙改元乃返初服宣德初仁廟張
太后聞其行義高潔徵入京欲感寤之入朝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進
上端凝太后尊寵之賞賚優厚宮娥私語曰是爲皇后不爲者也隨遣
內使送歸妙錦書字精嚴師古當世藏上以作成王前不逮則死之
何自焚爲妙錦心薄文皇帝爲尼而不爲后情悔死無地矣
文皇靖難後召浙按察王公良良謂其妻曰吾分應死思所以處汝未決
耳妻曰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乃先投池死
胡大理聞以良輕不屈死女郡奴年十四母王氏繫就刑郡奴自懷中墮
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輒自截去曰以
灰炭塗面充役二十餘年洪熙初赦諸死事苗裔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賓
無所依鄉人憫之曰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僅充死年五十
六以處子終鄉人謚曰忠亂貞姑
戴檢遭難奔死節其兄相從在京嫂項氏家居聞變慶禍且亦族令盡室

魏并滅燕二子于山間姓其族禪獨身留家收者至一無所得械之使
夫逸禪無一言夫族以全
章欽臣以故時舉義被執磔死欲以其妾金夫人配卒伍夫人大罵曰夫
死義予豈生帥令斬之夫人曰夫以磔死予亦願磔不願斬行刑者舉
一刀即大罵一擊而死有馬姓卒舉力刺其下體而截曰可嫁不嫁至
此極耶至次日見夫人金冠翟衣隨侍多人指卒而罵曰極刑乎甘受
之汝何得戮我命侍者擊之即時口鼻流血遍體青腫而死五洲弟以
詩有云人言慘極彼愈身肉飛片片香花墜
姚廣孝為僧其姊知其好殺每戒之曰汝為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
姊歎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既貴後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
家廣孝易僧服而往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地下拜姊曰何用許
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入戶不復再見中山女少師
姊胡靖解縉集更從何處生活
解禎亮者學士縉之子也初縉與胡廣侍宴文皇曰爾二人生同里仕同
官婚有子廣女可妻之廣對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必女也既果
生女遂訂婚及縉得罪家徙遼廣欲改適女女提刀截耳曰薄命之始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背主違父何以生為及赦還卒歸禎亮
宣德初北京指揮陳安與妻郝氏年俱三十無子安病篤乃請其友王某
至謂父母曰王君忠厚君子尚未有室我死後可贅入是父母無子而
有子妻無夫而有夫也王曰兄言有理何以為信安取妻髻上釵與之

安死王設祭禱一夜來謂其父母曰此人勝予十倍可贅府上某宜歇
亂朋友之倫前言權荅之耳郝氏曰前日使我配王叔非人所為今此
人無職但當以前釵見還王還其釵殘出氏盛妝設餅熱禱柩前次日
入幃氏枕頭中伏柩痛哭挽之不起以刀自刎而死遂開棺合葬焉王
謂安父母曰某父母早亡未盡之心無所施今兄嫂俱逝正當奉養乃
移家于陳曲盡子道狀氏節于官得旌表焉父母終殯葬如所生人皆
可為克辭吾子此益信
劉寧為刑部郎有以銀納瓜中行賄者妻安氏發之下詔褒寧應介素信
于妻妻能佐以義厚賜之
姑蘇潘純為御史娶妾穆氏穆祖父皆世勳不知其有室也嫡黃氏不知
其娶穆自蘇至京純擺館穆于別室穆知之執妹禮以見黃黃曰吾初
不知有汝也吾子婦田宅在家吾當還汝善事君子明日穆氏兄弟至
將論純而歸女穆以理諭之貴又以女事其父兄感動和好二氏同處
十六年無間言
徐孝婦漢陽村氏汪春妻也春貧甚婦從之乞食以養姑姑病思猪肝婦
求不可得念人肝味或同遂引刀割肝以奉姑姑死結廬墓側坦然無
懼或餉以衣食辭不受曰勞苦求餓不過死耳我自割肝時分一死久
矣今死墓側固安之也
香山指揮林興妻蘇氏正統間華苑黃蕭養聚黨攻廣城興治兵出雄壕虛
無人蘇率軍士妻操兵登陴貫甲若男子賊退城完事人謂之女子軍

正統間貴三苟陳小奴夫婦家居臨海之康坳里三苟出傭作日暮未歸
小奴抱女迎候于門忽聞三苟為虎所攫遂棄女于地手執門閂追至
山麓攬持夫足于虎口中提閂擊虎虎驚去負三苟歸而三苟死矣時
小奴年二十有色而莊嚴村中稱為女御史有土豪欲娶之不從率衆
劫舍以歸小奴度勢難支請待葬夫媿重屋豪從之葬畢出舍側三里
許至墓潭上碎面截乳投潭而死
江陰周岐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乃暮夜潛歸其妻為設酒食鳳欲
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娠何以自明且人聞妻生子
將蹤跡君為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祥符民袁海戍邊母病於家婦徐氏禱于玄帝願延姑壽當以身謝既而姑
愈夫還婦之欲與偕至飛昇臺乃言向姑危時曾許捐軀代姑今當
如願衆共止之忽投身崖下守深出悅俄衆工觀遂見婦升雲殿下號
聞之當方墮體而下若有扶持之者不覺已在平地
劉公球與鍾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封事鍾為妻孥泣沮而止劉公遂獨
抗疏死于獄未數日鍾亦病死妻悔之每哭輒曰早知必死曷若與劉
侍講同死耶
景皇時柯公文淵觀草詔語復辟後恐罹死有所愛妾諸子欲嫁之不肯
既而文淵門人滿循擒官家居表文淵之死諸子致之又遠嫁所愛妾
詔逮番新繫獄妾截十指為番新訟冤事得釋妾謂諸子曰諸郎謂我
不能守節耶今日非我諸郎覺矣諸子乃羅拜尊稱之曰蘇州夫人

羅公倫官寡剝其妾與諸僚之婦宴集布衣荊釵介珠翠錦綺之間意無
所歉氣飭以加飾曰素朴乃吾性也
當會石樓權時人爭附之京師一貴戚家女美而豔石都督彪欲娶為妾
父母欣然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當欲在凡姻親相連者
殊黨錯盡始服此女之不凡
成化中有一婦抱一骨函至江滸謂舟子曰吾欲葬吾夫于江中舟子曰
骸骨不可與生人同渡恐慣蛟龍為患婦賂百錢乃肯渡至中流仰天而
號抱骨俱沉救之不可得竟莫知其鄉里姓氏云
洞庭東山王妙鳳嫁吳氏吳父死母有污行夫出賈于外姑與所私飲令
鳳溫酒鳳意惡抗出久不肯入所私入廚捽鳳臂挽之鳳取刀斷臂婦
家父母將訟姑鳳曰死耳世寧有婦訟姑者耶遂旬卒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于新會僑劉銘家銘悅其姿欲犯
之不可乃謀于鄉人梁狗令其夫入海捕魚擠之海中踰三日莊見其
夫不還走竃海濱得尸手足就縛即歸攜其女赴海抱夫尸而死翌日
三尸隨潮遶銘之門去而復返後事泄有司捕銘及狗置之法奏聞旌
表
賀醫閭曰遼陽東山寇至一家男子俱出室內三四婦人耳寇不知虛實
未敢入于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絚一婦安矢于絚自窗梱而
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呼引箭來自梱上以麻楷一束擲之
地賊以矢多驚遁

黎由石司馬耀室吳夫人十九而寡治家嚴肅中處其子大長門戶克昭
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胤比將產命孩惟藏屍婦于堂邊近宗黨
堂別帷外產竟得免外議永息
雲南馬千里為吉安府同知赴任時舟至九江病殆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
侯氏情急沐浴制服而持刀不能下侯覓之乃相商各伸左手引服互
快其肉以進病遂愈
吳庠生顧春娶俞氏涉獵書史有婦道春病篤呼婦屬後事言既動至再
三婦曰一言終身以之何再三為乃潛往替判左目流血滿地死而復
甦回以此示信沈石田有詩紀之
張公宇字靜之正統進士年老無子有二妾曰高某曹幸晚舉年可十六
七皆瑞潔慧悟公甚愛之病將革命悉出諸姬二氏獨不肯去泣謂曰
妾二人有死無二奈何公目未瞑咽嗚一聲而死且計論之留一當以
進湯粥曾以死狗殘截髮示志公從之既居小閣不與外通髮間公卒
訖居閣中旦夕哭臨三年表不窺戶者五十餘年嗣子嘉秀舉進士歸
二氏因語人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況有佳
後耶帥曰嚴綸出則恬然雙媼矣觀感偶敢奏請特旌
山西平陽驛丞王信以本州知州徐寧千戶孫綸違結事情具奏法司問
擬比違妖言律論斬妾李氏疏請代死略云妾聞為人臣則當死君之
難為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為人婦則當死夫之難此古今之常經天下
之大道也臣雖妾婦幸生太平之世叨蒙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

之為當務乎且夫出位言事死自其宜但夫之父母俱年七十之上衰
病老朽不久于世而所生止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在獄無人侍奉
病哭患疾日夜不止臣欲守事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絕不無失所夫
婦之道乖矣欲舍公姑而供夫衣食則公姑寔病飢寒將何所依乎婦
之義缺矣此臣于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于
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蓋臣夫死則夫之父母豈不憂傷致
死臣為未亡人亦當與之俱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使
臣而死不過一人耳使夫得回故里侍養父母于以全孝于其親親以
得養于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命是以臣一人之命全三人之生此臣
之死所以不足惜也奉憲廟旨都饒死罷

弘治中何主事踈糧妻吳氏陽付舊書通大義踈死為文以祭復作書訣
內外諸親曰為人臣而減義君之賊也為人婦而失節夫之醜也自昔
純烈之士清貞之女皆舍其生猶若鴻毛否夫之死止無老姑可守以
書下無孤息可字以藐之安得戀戀死生之際雖予自決奇將老父老
母諸兄弟娣姪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異日得于黃泉與夫子相見吾目
瞑矣踈死五日而氏陽死臨死拜哭凡莚舉止詳慎王進巖為私易名
曰純節善道吳氏烈婦
麻城劉文貞夫人毛氏嫁十一年而守寡死居一小樓足不踰閾少讀書
過目輒誦老而為詩益工年七十有九目不明猶日夜使婢輩誦書自
娛篤之其好學如此

陸文量云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曰非惟
見尊敬重朝廷抑亦好言好事必得聞見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
實有何益酒饌具必親入視之如不佳責典膳等以故王無失禮于賓
客曰太妃之賢也
弘治中泗州何氏女父死母病有夫婦僑居泗上者紿母求女爲介婦母
即歸之時女年十六携居淮之滿浦誘以爲娼女仰天大哭自刎死夫
婦驚遁淮撫張公敷華聞之命所司禮葬焉越五年大旱都憲陳公道
淮入京水涸候雨夢一女子泣訴其故曰能雪吾冤即可得雨公驚異
之詢得其事命表墓致祭果大雨三日乃止　嘉靖中山東王氏女家
貧八歲鬻之淮安倡家及長知處身失所欲脫無計倡婦百計誘之堅
執不從一日强使應客女謂客曰妾本良家子因貧墜此所以忍死者
欲見父母一訣耳忍相污耶遂自刎死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某主
事在淮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具陳其故良久白之旦明異公訪得
其墓命修葺之言之御史疏聞建祠二事絶相類
陡門婦宜城人正德間夫婦居陡門中邑大旱偕其夫行乞金寶圩夫與
約曰爾在此吾往行乞得食食汝去數日不返圩人唐甲者悅其貌邀
與俱歸不可遣妻挈數輩擒之堅不往與之食堅不食遂餓死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遺妻劉氏子輝方六
歲親戚議劉少寡欲嫁之妹曰彼嫁則孤必不能存祀絶矣乃斷髮不
嫁與其嫂撫孤姪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都號其家曰義姑墩

彭澤縣民歐陽永暄生女妙聰及子四人暄卒二子繼夭暄妻病不自勝
曰四子去二其二存亡尚復可知我老何所依恃妙聰涕泣跪母膝下
自誓不嫁養母家至貧事母盡孝母哭傷目妙聰朝夕焚香籲天母目
復明母年八十且死曰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妙聰謝之
母卒服除鄰母來勸妙聰曰有前誓在幼弟已長何患無依卒不嫁
睢濮胡氏女嘉芝年十三許字同里曹明登明登以賈出游卒于外女聞
訃哀慟絶粒不食姑聞而義之請歸立後以守節女聞之乃復食至姑
家如新婦禮奉木主拜于堂上見家人禮畢升主樑吉服折喪朝夕哭
立其兄之子圖偉爲嗣請迎夫柩歸望柩慟號絶而復甦居有間爲孤
請姪產得腸朋八歲爲孤定婚得某氏乃詔孤言曰夫柩既歸復立後
主已入廟吾責塞矣次日沐浴更衣即絶粒又次日登樓自縊死義自
聞訃至死不及半載鄉族義之爲立位祔廟與其夫合葬焉
康對山少時任誕不羈娶尚氏甚賢對山每日醉臥邸中與尚不相得後
遣之歸而尚每日三飡具餽蔬潔酒食遣一婢子進其舅姑寒暑風雨
無間三年如一日雖大洲鄭公聞之召對山至堂下大加詆訶又曲爲
勸諭始悔悟迎歸對山後修武功志楊感敷先生成就之恩不一而足
正德中瑞州砕善祭攝篆值華林賊攻城善取印付妾竇氏出擇賊不
敢逸去賊入城索善不得乃傷其妻竇氏故而免因械執乃先藏印池
水中遂挽坍時賊約一父子亦同在難竇語賊曰藏氏子在何不遣其
父報今晴我賊從之竇密語藏曰我不即死以印未付也今在某處歸

幸富之節推井死事聞旌貞烈
肩淅山歧治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請置一大魚來淅山嗜魚見而
說其肥夫人笑曰但水寬耳僕遂獲免
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良紹卒親長欲奪袁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
欲吾貴沐羅綺乎
徐慶學訓陳紀呂以遺去寄二百金于諸生程衛越五年衛與紀呂皆死
衛家又被盜長說衛妻潘氏匿之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仁
復紀呂子至舉而還之封識如故徐慶
武陵龔元寅之妹遠也湖泉并遠其家妻與二女皆不懼曰吾夫平日尊
師講學肯有他乎治麻泉不恨戚則誦書教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曰未
見吾夫于何歸泉司諸客婦欲請相見辭不敢赴乃棄一室就視則因
服不釋麻泉為君夫人欲詩二章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誰膺也聞者
歎服
武宗南巡黃鞏諸公疏諫下獄林公大輅為工曹偕同官蔣山卿何遵疏
救曰罪不及臣臣實耻之疏上亦廷杖百下詔獄舁歸外當大輅下獄
時妻黃氏日夜焚香籲天祈大輅免于罪而編事者告其咀咒工憩復
逮大輅并黃入獄廷鞫時鋼楞鐵箠備極楚毒至斷指不承與夫訣曰
妻今有自分不愧利且死矣爾思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
釋夫婦出獄鄉人聚觀稱之為鐵夫人
朱貞女益楠國將軍當流第三女也許字王重賢未嫁重賢殁女素食矯
衣求歸於王舉哀設奠自製祭文五其伯早死共善守義之死靡他柏
舟矢志世有升降心無古今聖經垂訓女史有箴嗟未亡人能育宗室
八歲許婚實有定正云何不幸大也遽殤哉雖幼小然念綱常祖王好
賢父母樂善內則熟聞芳規習見宮闈華編永訓鉛華堅持節孝光我
國家益戾笄年當以死殉獨天叩閽庶幾鑑察誓不改適從一而終食
日孔威稍慰沖沖登予之堂設予之位寫此血衷傾此血淚甘執婦道
事我舅姑他日同穴其無愧乎
無錫胡節婦御史時忠母也嘗訓時忠曰做人做官莫過廉耻二字又曰
居官怕過不如無過待汝而頑貧亦時若人負家已破矣
張士柏妻陳氏士柏亡里豪謀娶之訟于官自刎御史臺前
大梁高公理孝弟忠直鄉里化之妻侯氏亦孝賢有幼子為姒之子捉殺
之侯泣請理曰吾輩尚有婦奈何令伯氏無後遂出之鉞嫂之子以百
金賂理謝理不受賂侯謝侯亦不受曰吾出汝利汝金耶
全州唐儼父病刲右臂以進而父愈妻鄧氏年十八奉姑甚孝姑疾劇鄧
刲右脇肉以進而姑亦愈儼聞母病馳歸則已愈矣因謝其妻妻曰子
事母婦事姑無二道如此逆子何用婦為
何良傅弱冠得疾醫診脈謂無生理妻宋氏見夫沉篤遂自縊謂且良傅
復甦遂終身不娶
包元建元愛兄弟乎告家居事母至孝母楊訓子亦至嚴有里人婦名清
水綠者遊閒客也偶過元愛時飯之母偵知立召元愛跪庭下數之曰

汝官風憲何得與數子輩狎謔呵不已元建從旁解曰李非以客禮待
此人因欲買一婢後知某所有女子來相告耳母愈怒曰李欲買婢尚
來告我外人何以遽聞汝為人兒又稱憲臣不能以禮匡正其弟而反
為之詞耶并跪之庭久之乃去數日不容定省元建徒禮若無所容元
建亦日夕侍禮萬方慰解母怒稍釋始得見猶切戒毋暱匪人也其僕
兩侍御並以直聲名海內

嘉靖中神武衛舍人許紳往通州探親聚妻葉氏偕行紳道病死葉守屍
所號慟十餘日不食體瘠以死禮部夏言奏云葉氏當饑寒困苦之餘
顛沛流離之際傷夫不幸抱守尸傍哭不絕聲食不入口誓以同生同
死鐵踏娌自安然長逝一死之烈與尋常守節者不同乞于死所立石
旌門用示不朽詔從之

廬江監司某謝事閒居延方士煉丹其夫人知其當敗問曰丹成何以謝
方士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既不用謝何以傳名曰以我有仙
骨也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未聞蓬萊三島上有貪財神仙也無何
方士挾貲以遁夫人曰夜來方士去赴群仙之會未知其跨鶴否耳監
司長吁而已

莆陽徐氏字子俞集號詩子也合卺之夕傅姆慕之欲屬對而後就寢徐
指几上二硯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嬌羞不能對
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穿簾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楊忠愍以諫死王元馭父慨然曰忠臣當如此矣母吳氏曰不然人人願
死忠置人主于何地豈若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

沈給事束為殺帥周尚文請卹觸賊嵩怒廷杖幽繫十八年嵩死而後出
獄始束為給事獨身赴闕令其妾張夫人隨後至張念公尚無子買潘
氏女為妾與俱來至而束下獄矣張謂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且未見主
人可他適也潘曰主公抗節夫人苦節婢子非人乎與張俱守京師日
夜治女紅供橐饘及嵩敗公父年八十有七張伏闕上疏請代不報及
公出獄家益落張身執爨而令妾當夕然卒無子

楊忠愍在獄張夫人上疏請代略云臣夫盛先因諫阻馬市預發仇鸞逆
謀聖恩薄譴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
銜恩感泣私圖報效故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飡及所親見不意誤聞市
井之談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幸聖上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
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割去腐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
六十碗日夜籠棰淋漓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婦紡織預供
給飼食已經三年蒙刑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沖
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俯鑒臣
蟻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代夫之
死夫雖遠禦魑魅亦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于九
泉猶有知識亦復何憾無地矣

王子美夫人乃文太史女能詩八歲時太史課以守歲作有小窗留得鬬

年燈句長益博學多著述嘗詠明妃云當時只殺畫工誰料專政黄
泉道晚年諸姪請其稿登梓夫人笑而不荅明日削其稿悉焚矣
沈公襄之遣戍也攜一妾與俱中道微聞嚴氏欲要而殺之襄欲竄而念
妾無所歸妾曰君一身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襄遂詒押者去妝中某
年家負我金錢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之不還押者往
詢云未嘗至還復叩妾妾執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須臾離
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戕殺我夫矣觀者如市不能決聞于監
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使妾寄食尼庵而立限責押者蹤
跡之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于妾言襄實自竄毋枉我因以聞
亡命去久之嵩敗襄始出訟免妾復相從

太倉俞節婦歸徐生大欽欽病革欲殉之以簪誓救不死一女長適同里
金氏子甫三年金氏子亦死婦依母同居母從女令欲畢市一棺沐浴
升靈前麹入棺中令女婢坐閣之宗戚涕泗挽留女曰吾母女未嘗旦
夕離今別月餘矣何能令泉下久寂寞遂絕粒二十日而死
海寧節婦虞氏董裕妻也知書善吟詠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裕卒痛絕
欲死家人防之父母勸之乃食不慼刻木為夫像晨昏事之年五十餘
而卒有詠菊詩云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為誰秋寒芳甘抱枯枝
萎羞墜西風逐水流詠井上竹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
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冰霜獻一天
趙王甑以曹姬歸謝茂秦茂秦載以歸燕趙間茂秦死姬率二子奉柩停

大寺僧每夕操琵琶一曲歌所製竹枝必慟絕而罷服闋以千金裝付
二子令歸莫自破樂器歸老閨閣
隷南塘忠夫人沈氏有智勇所居一樓盜窺南塘他出糾四五十人劈門
而入將登樓夫人持一鐵棍守樓門盜不得登縱火燒樓夫人見火逼
身從樓窗踰樓于鄰家竟免
溧水武橙媺為富而好豐直好客一日燕客失金杯諸僕四覓妻蘇氏曰無
覓杯已收矣客散謂爲曰杯實不見尋亦不得公平日任俠好客奈何
以一杯故令座上客不歡乎爲善之
戚仲文有文名而不偶嘗抑鬱而殁妻沈氏叩之曰君見里中傳書人乎
不遂治第舍買青秋螺閭里翕然爲志以倫人踰閑而贖賣生子不肖
之心肯三給馬執與家居若書之為高子俊處山中可充三給奈何長
毅然仲文笑曰子能如是吾復何憂
隆慶中陳烈婦者嘉才貴心然女也為陳伯妻嫁未三月而父死母欲改
適女乃諫不從竟改嫁一日念女來視女閉門不見曰既適他人非吾
母也夫勸之舅姑勸之終不開門母慚而去後夫疾篤與訣曰吾家貧
無子女若當擇良家受金葬我婦不應夫垂革入寢下碎磁器割頸不
殊取藥刀自刎而死時年廿一
萬曆中德州韓承業妻王氏承業病革氏謂曰生死猶出入息但保真常
縱浪大化亦復何悔子去吾當隨往耳承業死氏不食者七日姑強之
乃食一溢米每早哭夫跪燃香一炷而起念佛不絕聲三時如之居二

戴忠治護事手書一偈畫几上以方鏡一面硃二顆壓紙左右趺坐念
佛戒人勿近頃之火從口出徧體如金光焰高數丈如焚名香焚畢有
五色雲向西南而去遺骨趺坐如生土工結蓮花千朶廿一驗作火蓮

傳

烈女方氏勝容幼而許字母黨汪氏之子屬時屬時死女即涕泣剪髮誓
不再嫁曰自雖未行為之婦者十五年矣寧能恝然顧屍蕞終制以養
舅姑姑往醫之泣謂姑曰兒姑之婦也夫不幸願事姑如事姑辭之再
三女知無解已志者約曰後三日臨塋一哭當拜姑至期新衣辭父母
升車至塋所闔車中閉足聲寒惟視之則自經死矣遂合葬焉

錦衣王佐者陸炳之父執也方佐掌篆時炳未二十佐器之數稱備至炳
甚德之后數年佐卒而炳代之得工散佐有子不肖好博奕欲酒有別
墅三炳已計得其二矣最後一墅最勝炳圖之不得則陷以罪捕佐子
及其母母故妾也既入對炳膝行前具道子罪甚詳子恚呼曰兒頃刻
死耳而母忍助天為虐乎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而言曰而父
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汝不肖天道也復奚言炳輒
發赤趣遣出事遂寢

劉烈婦者王生錫第妻也生年少負才氣以攻苦得疾婦籲天乞代而生
竟卒婦扃戶自縊家衆排闥入救不死頃之又縊復救不死稍謂其姑
曰吾死決矣慎勿令外人手吾尸也明日又縊條脫墜地復蘇家衆嚴
守之踰廿日卒自縊死

崑尤氏少字諸生趙一鳳鳳家貧入贅氏日夜織紝佐讀未幾鳳卒氏將
殉之既而强食曰有二孤子在亡何二孤子卒氏益大痛曰吾猶未葬
也則之墓所視治土諸父中有利其嫁以得聘貲者引人視之曰是少
艾而美嶠氏聞之大恨即取石灰措目目立枯利其嫁者乃大悔而氏
目既病甚度必死冥棺自隨視鳳葬畢乃自縊當氏目枯時呻吟小息
輒自謂吾既病極矣而中甚安然則氏之死也當更有甚安者耳御史
上其事得旌門曰烈婦

吳中有馮老者家頗富長子嫡出也已娶婦又納妾生子甫五歲長子屢
分其產也携至野田麥中以鐵銀鑱之馮老怒欲鳴于官妻泣曰吾主
止有二子幼既死于非命若長又論于刑戮是絕主之嗣也寧使吾兒
之命不信何忍主絕嗣馮老從其言令長子拜妾為母後生二子皆成
立克家而長子子孫元盡死他人以為天道云

萬歷昕邢臺吳公相欲與蘇松人以其貌呼為鬼頭吳公之父故艱嗣妻
妾俱禱于泰山通判某司香行廊中見兩婦祈拜甚懇其妾祝曰吾夫
素善獨吾嗣蓮不得育子願神賜子于妻身妾祝曰吾夫吾主母皆善
人妻身微賤賜主母身通判聞之驚曰婦人未有不妬者而其妻妻五
祝必得佳兒後生吳公歲以為神降云

順德馮氏歐公池妻也公池嫡出兩兒皆庶曾析家歐摩嫡馮請曰嫡庶
子為父母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乎非妻所願且非後人福舅欣然欵而
從之　有徐氏者其夫與為少棍為盜妻聞之具飲食過夫夫辭以醉

飽妻曰見饑斗潲食之不盡何苦貪生為夫蔵揞而止事發得全
樂平李伯紀妻徐祥其賢而無子為夫置二妾亦無子夫病危祥其焚香
告天曰夫無子妾當出出而辱夫不若死而代夫之為安也禱畢夫漸
愈而其疾作告夫曰妾得請于天天必不絕予嗣含笑入黃泉矣
德興胡元靖以兩考吏入都當候妾死繼娶周氏從選蜀之岳池簿周從
焉會靖署縣印而前妻之子不肖乘間與吏胥相比為奸撤其父先疏
之家既而事覺坐贓下獄索其家空無所有氏為衣飾賣之諸有力者
為合錢完贓得出靖以其子不肖不肯歸因留岳池城外寓居氏間氏
拮据為活凡十年靖死僕婢皆散去氏獨攜兩婢以柩歸自蜀江下當
湖數千里氏倚柩坐卧每風浪生則呼天求濟竟得全至家召前子扶
柩歸葬德興旁一婢為清而前子竟不奉養乃依舊時老婢為尼而埋
前妻之骨不肖子收無一存與妻俱死氏復收其斷骨異之塋傍居焉
湖州陳傑媳良璜苕溪進士移病歸養三年奉母之京師就選見同年為
御史者羨之入以告母母默然已見以哈含出者又黜禍之母頓蹙曰
子不孤自樹立而羨慕榮貴異曰必趨炎附勢之人非吾所望也吾歸
矣汝自為之公跪謝流涕自責乃已
商太宰周祚母劉夫人一日有尼挾冊求注千錢云可獲福無量夫人語
手曰吾何事福吾一丸泥塞斷善門久矣尼快去戒勸云何惜少錢不
以作福夫人曰吾避惡卻禍耳何吾與福之有佛教其徒布施而其徒
專責布施于人且使若等挾禍福之說以鼓惑兒女子出而家矣奉赤

以教吾子孫也
山東長山袁氏女幼許適曲公遺喬已而喬親亡家貧女父母厭薄之謀
改聘女心不直其親而不敢言喬初不從既而忽甚從所請遂改聘得
豪家子金華充庭女勿願也于歸庭日今新人與行必
經曲宅曲家郎作衝則懼其何以堪女聞之內傷而不敢言召中一婢
至婿前問曰彼曲家子門庭作何狀彼吾至此與過幸相告吾欲一識
其處及期如言告富華而女以剪刀自穿其喉仆路與外豪家子驚避
父母亦慚且痛遣舁聞之從內長號出撫尸負入己家製衣服殮之如
禮誓不復娶後登第曲黃門建清泉鄉女如其官繪像祀之終身不娶
蔡丑女者工元詩生蔡坦從妹也少孤與祖母居年十五已受聘一日祖
母出有近僕為僧行者來乞食挑之不從誘以前蠟之以刀女拒益堅
次第受傷至十一處罵不絕口死特灶下而死時賊已逃去官行驗時
僕忽自來叩首伏罪官詰問之曰女適擎我來耳
錢塘吳嘉棣聘劉氏未娶女家與惡少張阿官鄰阿官夜穴窗入女大呼
父起執之阿官家糾黨奪之且以父責奸為詞女聞大恨自縊死郡守
河南劉公鳴謙從事北海劉公某執白其冤治阿官如法時為語曰兩
劉皆一劉顯江河海流合基女居江浙兩兩公一河南一北海也
劉妙才者京師大倉隅女子也大婚入選以仵大璫罷歸歲里欲得之女
曰既與元妃同卧起幾五月即見罷尚可為外人婦耶乃以鐵椎椎落
兩齒父乃止母卒女取二齒羞寘于棺長跪母前不食十日死

屠氏瑤瑟字湘靈長卿之女而士人黃振古之妻也沈氏天孫字七襄則沈君典之女而長卿之子婦也二女少皆明慧讀書能詩七襄既歸屠湘靈時時歸寧相與徵事紬書分題授簡紙墨橫飛朱丹狼籍長卿夫人亦諳篇章每有諷咏就商訂焉長卿詩云封胡與遏末娣姒漫篇章但有圖書甚都無針線箱又云姑婦歡相得西風結伴行分題花共咏春錦句先成信一家之盛事亦一時之美談也

徐媛字小淑范長白夫人也與寒山陸卿子倡和吳中士大夫豔稱之桐城方夫人評之曰偶爾識字堆積齷齪信手成篇天下原無才人遂從而稱之始知吳人好名而無學不獨男子然也

萬歷中遼東長勇堡寇入掠將出境有二婦匿土窖中爲所搜得一賊下窖執一婦與上賊以手接上送逃一色衣又逃一婦與一色如前法二婦咽賊正援色效力一推上賊亦墜窖中二婦將土石亂擊二賊俱斃取其佩刀刺殺騎賊馬攜包裹歸城獻級領賞

汜水縣東北有寶莊故張忠烈鍠里居也先是公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崇禎中賊犯寶莊五典已沒公已盡節公之子官京師惟夫人霍氏守舍率族衆堡守夫人諭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亦不保等死耳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乃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壁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出避山谷者多被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直隸高陽孫銓愷陽相公子也妻杜氏事舅姑以孝聞銓病禱天求代銓死絕粒以從侍婢傳相國命職之諸子女環泣氏曰汝曹無母可以生若我則可以死天既以死者苦未死者何忍以不死苦死者其母勸之守曰何必死氏曰使節婦必窮餓而死忠臣必被禍而死則死亦無聊之計耳人各有死何慨焉竟不食而卒

趙靈均內子文俶衡山先生曾孫女也性明慧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文蛺信筆渲染皆能摹寫性情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遠近購者填塞貴姬淑女爭相師事靈山入而死其婦寫生手粉畫成手爲應署出而應四方賓客督課料理之猜門如流水應接不暇

長安婦女有好事者曾于侯家見一緣箋云一輪初滿萬戶皆清若乃狎處貪榮不惟孤負蟾光竊恐嫦娥生妒涓于十五六二宵聯女伴同志者一茗一爐相從卜夜名曰伴嫦娥凡有冰心佇垂玉允朱門龍氏拜書

沈惟炳母楊氏嘗訓諸子婦曰權慎惟默可以處娣姒汝輩職能如子不能藏一語乎

倪鴻寶在史局欲指陳時事草未發親知爭沮之王夫人曰所工何事衆室乃留公示以草拍手大笑曰君猶子乎諸君何愛乃爾驚天動地實若輩男子真植媿腐草耶

華容嚴倘聞妻羅氏貌醜而拙不爲夫所喜生一女遂不共處者十年姊獨與女共奉公姑極孝夫病侍湯藥不輟者二百餘日夫死自縊棺側

閩董明娘許字貴壽才祥麟未娶麟暴卒明娘從母乞身養母母不許捨

門自經舉制蒙紅蓋書云男人勿近我身女人勿開我衿
商河女黄氏嘗曰女德一而已言則長舌容則誨淫工則豐巧德一而已
何田爲許字王生治新來冠作亂敵里中執女父操捶之併及其弟女
長跪請賊辱罵以贖父弟賊從之而欲得女女偽從之度父弟去遠罵
賊而死
松江陳烈婦人婢也歸胡氏子亦人奴胡死婦哀痛甚舅姑將嫁之不從
郤婦曰若貧家婦節再醮何傷乎氏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豈尊
卑貴賤有二理哉有議婚者遂自縊死
晉江吳三娘以饑稱父母無子撫母賣之于爲平區長于三娘執以兄呼
之節齊母亡適同里無賴子兩年月急語三娘云將往汝父家諭數日
不歸舅姑疑焉問三娘曰彼逃吾父往問父曰無之忽一日得其一僮
于荒丘問舅姑曰是矣殺吾子者必婦也于是執鞋與三娘受其父兄
鳴之官謂其素與父兄通謀害其子也官見三娘鞫亦疑之日加搒掠
終無撓詞而父與長兄俱被刑死三娘繫獄久絕食或勸之死曰吾非
不能死與其訴之上帝不如雪之人間心明乃自死耳越三載無賴子
歸聞之則道逢乘輿隨之粵東留難以絕家人望也于是三娘得出獄
召無賴子責之曰若死吾父兄且玷吾名天乎天乎大義絕矣手持賊
訴之官官治無賴子重棰之慰諭三娘使歸歸節自縊死
黄岡張氏女父先有所許已而悔改他從遂許一富商女聞引刀自刎死
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夙日清黄花白露客心驚願聞信其非吾土

仰憶當年故再生隱几芳魂飛海嶼樓蘆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俱塵
迹庭草猶乘世上名
武進陸氏女字同邑龍生壻遠嫡遠死誓以身殉嘗作一詞云世上光陰
百年一息麼飄情終須一別癡兒女綢繆偏切何似我生來夫婦不
相識恩義成空說萬種纏綿都付勾消一筆
順天梁公狄以樂令商丘流賊破城公狄城守在外妻張氏聞之曰吾夫
必死遂衣白衣服婢登樓自縊死而公狄竟生
宜城何烈婦歸諸生張朝奎冠遂宜城婦携子順童入城避難將近城與
賊遇婦知不免伸頸求斬抗聲罵賊賊殺之順童甫七歲伏地抱尸痛
哭罵賊被害既死猶兩手抱母衣不釋
崇禎壬申賊破新城劉前巖妻郝氏爲所得飲之酒裂杯唇面大罵遇害
清豐劉烈女爲賊掠被脇不從曰與賊爲妻吾父吾兄何以爲人經投崖
死　淳化高烈女名荆嫣爲賊掠擁之騎馬自擲馬下被害　京師王
烈婦歸吳信賊至婦信將拷掠婦自縊賊劈門强淫之婦齒斷賊舌賊怒
刳其腹死
蘄州楊烈婦歸盧錢蘄破爲賊掠賊治途放火婦至火熾處携母手投入
焚死德陵盧震祁妻袁氏賊脇抱兒投井死
長沙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城中賊至兵吏皆逃惟女執戈登城城
陷賊入女持刀擊賊賊曰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以愧天
下之爲男子者女有色賊妻之女瞋目大罵揮刀戮賊遂被害

南昌劉夫人故揚州守劉公揮女也歸同邑王生次諸生一子永鉉夫卒撫孤治家甫然閩甲申之變散家財募死士得數百人并其僮僕願備一旅以助討賊會滇帥張某至閩夫人名帖謁夫人出見之流涕爲言左右竊笑里通滇營與謁周視營壘出千金犒士軍中皆讙然滇帥心持兩端實不肯赴敵醉後語不遜夫人怒即建間拔劍將斬帥一軍皆驚救夫人不爲動曰殺一女子何甲也索筆賦詩有鋪磨鐵膽甘吞劍拚卸浸軀祓桂門之句題畢從容北拜伏劍自刎帥悔叩首刺精夫人曰婦言不出相吾爲國難以至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瘞馬而去盡散所募士歸田里間小巷顧曰逆紡迎母歸養長齋繡佛以終其身

霸州陳烈婦隨叔父徒鄒門通馬子應科生一女甲申之變入小室中抱女大哭曰我死兒亦何依扼兒死于地自刎死

崇禎庚辰大荒有山東夫婦就食南都夫卧病婦侍其側耳垂銀鐺風度嫺雅遇人乞錢曰夫官爵濟庠吾亦官族今夫病無可調理坐守待盡耳聞何不鬻身以養夫曰與失節生寧守節死曰何不以銀鐺易米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衆覩婉得散金市一棺夫死倩工昇棺埋之塚來藏而婦亦氣絶

信陽胡氏婦歸同邑劉公猷芳信陽兵變芳入山婦不及從中夜賊陷以剪子付老僕赴城南河死

宮女費氏賊陷京執之氏自稱爲長公主賊籍以圖圜閣審知其非與一羅姓賊擄出得日歲禮氏藏利刃伺羅酒酣刺其喉殺之隨自刎　又魏氏見賊入宮躍入玉水河死

蕭山姚氏女父會參將于京師京師陷偽權將軍欲納之女瞋目大罵乃刑辱其父母弟妹女大哭會自觸柱衆持之不得死一日乘間與父母偕自縊死既而復甦復好言求合女曰若殯葬我父母弟妹不惜此身耳賊如言葬之女哭罵被害

甲申之變女子死者甚多有不死而以智殺賊者潘鵬妻楊氏故娼清妓也聞賊至和砒霜酒以待賊揖入鵬進去楊以酒勸賊擁拜昆悲惝洒毒發賊流血死　張氏女賊被淫之女曰渴甚取水欽我賊信之至井所奮力擠賊墮井女奔脫　李氏姑媳寡居賊至婦忻然陽待賊渴欲謝隨去婦乃縛其手足以滾湯澆其頂賊痛極跳而死

長垣吳奎妻張氏賊據其室見婦美與之淫比賊熟睡婦微聞扣門聲知夫已至乃潛入殺賊取其財物而逃遇道旁井婦泣曰所以忍死失身者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既獲一面死甘心矣遂投井死

同安尸熙華妻遇賊被擄婦指門前池紿之曰吾夫金帛悉藏此池中同取之賊信其言婦挽向極深處與俱溺死

羅田王氏女適耿某甫三日賊至夫避害其姑老而聾婦扶出門行十里遇深池相抱同溺死

史可楷者通鄉相公之弟也取李氏甫三載以病卒氏長跽柩前號泣丘晝夜皆寢卧地復甦父母媪姑號求進飲食勉從親命侍大夫人來江

寧有妾入門其莫而實欲得之與當事謀遣客數聘且以危言脅其出
樓氏閉戶取刀割鼻截耳家人排戶而入已死仆地夜半始甦某人聞
之驚歎而止
錢烈女淑賢鎮江人父應天移家揚州娶卞氏無子獨有此女卞母家有
女曰蓓與比鄰甚相得乙酉揚城被圍女紡績自若聞城破遽起曰嘻
晉卿死矣因引刀自刎父奪其刀復聚薪欲自燒父復奪其薪乃持父
母泣曰父老無後勉歸江南為自 免女死遂逐箏耳乃自縊繩斷
父乃千藥曰事急矣之卞女至亦與藥頃之兵入大索二女匿牀下一
卒橫搜以槍刺不得而去已吞藥藥發喘甚乃取紙濕以水塞口鼻絕
父絕其氣父不忍解帶授母縊之母惶遽奔出與卞女俱死且死告父
曰兒死可火之勿葬此土父從之與卞女俱焚
臨川曾烈女憲長曾公益幼女年十五歸于徐乙酉迎居母家為敵兵所
執逼之不從初截其髮再斷其左臂奮罵益甚眾怒縛于柱裂體剖腹
以死
六合諸生夏汾妻周氏祖姑疾剖股愈之姑疾再割夫疾又割皆愈復汾
應試卒于金陵氏自制木棺以手抱其棺又不死夫柩至拱拜成禮躍
入井家人救之氏卧床微息僅存猶經紀喪事伺隙竟投井死
杜鍵者故大將軍弘暉子將軍老而食貧鍵混迹行伍病卒妻黃氏方少
父有勸改適者不應櫃高僅卧晝雍髮為尼愛其咸夜半縊于夫柩之
旁有司賻金殮葬之

施氏女名賓其先滿口人父益政遊寓家金陵年十七歸黃氏子子病甚
舅姑急欲得女以事之未成婦也脩卒不起女求殉不得恐舅姑奪其
志乃歸父母家纖紝自給亡何父領運輸不及額下京師獄女聞之謀
救父入京擬父會朝命漕輓後道下所在省會逮補益政逮下江寧府
獄女乃髮髮易服攜幼弟省父于獄父知之大慟自是間數日一偕弟
入視出則剝攜易米以供父母及弟妹有貴人慕其行持千金求聘曰
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救父獄所願委身何辭之云亡何父病篤
女慟哭指漕司庭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醫漕司為心動准保釋歸
踰月竟死鄉里感其義賻資以念女朝夕上食叩棺而呼竟以成疾疾
革猶呼父者三而死時年三十四　丙申丁酉間事
王烈婦夫汪姓質森考生以嗜酒廢業僦居江東門之陵篠橋與姊良相
望破屋一楹篙蘆界內外婦日塞戶坐門前工績麻自給雨中上下漏
湮持益手蹴不休夫與博徒李姓游李悅其姿謀亂之夫被酒歸以狂
言鉒婦婦奔母家避之夫逐令歸夜興李持酒脯俱至引婦同坐婦駭
走且大罵夫以威脅之婦堅拒被箠無數旦乘間逸告其姊夫蹤追之
還婦度不能免是夜攜幼女坐河干慟哭投水死
李襄城之媳翟鴻園公之女也鴻園殉難以女屬其兄鴻基令刃之鴻基
不能從隨其夫歸櫬下其舺見而悅之水西之役以其夫往覓于道因
刼歸令為妾女乞基曰吾父死以我屬伯父生無留口實伯父不之
從截以祖姑及姑在隊忍未從父命乃反以禽獸行為相誘耶基氣登

帥度不可得值還諸媪居者入宮逆以應見而悅之將納焉女大叱曰我先皇之甥都尉之女勲臣之婦豈尔羣耶取佩刀自刎死同時諸媪藏而自裁者四人殤而者六人

洪武初里人婁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過吳子奇挾婦出避倉皇兵官擄歸京師子奇流落累年行乞至京過一高門有婦見之而泣臨以酒食又盡裹斗米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翌日又乞過門此婦在焉呼與兵語為主母所偵令人逐之簡其囊中有金釵一隻書一封候兵官歸以告啟封視之乃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簪背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雨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無限當年羅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憫之還賜錢米以給其歸

豐城楊氏女　予為婦歸兵陷南昌婦為寧王某所獲寧山東人有妻婦曲意媚之甚見寵生一子矣亡何某從軍出婦屍語妻曰妾故夫本大家遺貲甚厚當亂時曾埋金珠于寢室今夫死妾婦人無知者使得攜之來妻與夫人何患貧乎妻憐之曰盍遣人發之婦曰妾手營無人識也欲借而歸他　婦曰妾周蓋之非妾自行不可顧妾婦人安能遠出　往返且數月而此妳妳焉能久違妻大喜曰甚第行予吾撫之婦故作春愁狀妻總憩愈乃擇日改粧薙髮跨馬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過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酵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解鞍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扣門操弊語夫從隙間窺之少年軍將也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爲問婦曰爾有幻當不顯公等門啟婦下馬堂中堂塞拜夫呼之甚厲夫不得已低僂伏地懼不能起婦曰顧識吾否　將軍婦曰試認之夫側目視茫然失措婦痛哭曰妾非他故君被擄楊氏婦也具述其易粧巧脫狀里中豈知事聞邑令令給縣獎賞紳士多為詩歌以美之甲午年事

宣德中吳邑朱生商于湖襄泊舟河下忽有名妓王二者與一優偕來生視之真國色也其船與生之船比數挑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一僕守船妓乃就問生家世眷屬隆恣僕一一告之明夕使媼邀生飲又邀生曰君但書送我入舟則可我欲有所言生從之既入舟款問妓戚戚不樂生數數詢之亦漠然俄輟起先臥榻上呼之不起生有新衫在椅妓取　生以風塵嘶賤不為介意夜深就寢問之妓稍寄舟無　妾語生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務調湖廣之衛陽至江中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江并害吾母及僮婢而獨留我妹為妾所以不死圖雪仇耳賊挾吾父貲將商于他所而復過盗盡殺之不能歸乃買小舟使我學歌舞而來此日者吾察君久見君似有心人故願求自近君能復我仇于官願終身為侍婢無恨因出父文牘示生生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大詈曰賊賊不知死所尚覓二姐乎優知事泄自投于水生遂攜妓歸老焉　以下娼女

高三者京師娼也昌平侯楊俊見而悅之因與狎暱處于也侯備邊數載三閉門謝客夫順和侯為石亨所忌奏以罵陰土木侯坐視不救為不

忠命新子市王壹殿樹酒食與訣假曰丞壽不負且得禍王曰妻畏死
世不來所以來者為名理殺事妾以身殉不復生矣既刑三親吮其血
以蠟緘首貫棺陰之自縊而死
劉引靜者南京妓女也幼為一商所養商死持服哭泣誓不留客曰以女
工自贍商家中落且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欲娶之劉不可而止
郭七公子者定襄伯瑩之從子也嘗眠一妓公子死即削髮為尼
唐寶石者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家破無可託者以萬金寄所
眠妓家妓遇赦四載所寄還之封識如故嗚呼此豈風塵中人哉衣冠
愧之矣
林秋香成化時妓也從良後有一舊知請見香不許畫柳枝于扇頭題云
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手不許東風再動
搖
秦淮妓卞錦雲能詩善琴與諸生傅春好春為仇家誣陷繫獄雲脫簪珥
為賂甚至自鬻為供之後謫邊方雲欲隨行春恐長途反生不測力止
之錦雲因賦一絕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淚啼
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春去遂首始而閉戶閱佛書以老
南曲　有詩云午日年年射粉團憑誰中的得先嘗昨觀傳
急攙取柔擬製可汗有娘子軍歸徽夫人之氣
吳妓薛素素能畫蘭竹作小詩善彈走馬以女俠自命置彈小婢額上彈
去而婢不知少游燕中與五陵年少挾彈出郭建騎游放觀者如堵畫

像傳入蠻峒酋陽彭宣慰深慕之貴金錢無算終莫能致北里名姬至
于傾動蠻夷古所未有也

大道平常而事每多異守其常者所以依乎中庸徵其異者所以絕
乎詭張有不期然而然或異之數而至言山每產乎微徵禍福無庸
其趨避惟通神明之德為能知人以知天若體天地之撰亦從不測
見不二而儒者曰子不語怪君子反經乃易不曰感變化而行見神
主擴操而加天地乎然則其極奇極幻者終不越至簡至易者也纂

徵異二十六

洪武中南京廣積內庫鎖庫銀每塊重數百斤一日忽開庫飛出有一儒
者夜坐見四野間光起知必有寶因掘其地決旱去土尺許見銀大不
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同掘取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罰取十八人止
與儒工內庫承銀論異此儒得免匿官物之誅而翻受非分之賜亦幸
矣哉

嗣中丞凱少時夜歸阻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掉小艇泊岸攝衣登舟既渡
四顧舟人皆不見一日里中大疫凱疾病者見神入室中避之凱令筆
封識投置水中疫遂絕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解元滋其祖解道隆年二十餘為紗絲冠服高皇所
賜御祀二軍士持刀劍侍立又御筆硃書解道二字大不及寸書邊為
高皇微人手賜以名一日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于班中與拱手時禁
百官在朝不得拱揖糾儀者糾之上召詰所以真人曰臣不敢言言則
于道不利固問之曰道乃天上眾然神徵臣為加禮耳上乃命登殿解

所服龍袍賜之道錄司謝至家而卒

建文時程大用觀分巡潮州治于官潮人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以祀同
學謝乎為御史領兵過潮夜宿行臺每夕聞擊户聲不以為疑一日晨
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叔內家往來中道擾
鑰盡開重門若有探思者某等于窗隙見之第無令不敢出耳乎知為
觀之神也至夕擊户如故乎乃焚祝曰某奉命來靖一方大用當加陰
相何作此態以相恐豈將教祭耶言乾而聲息遂奠之其後軍中聲息
必從夢中來告精爽如生

永樂間蘇某門陳氏以婚禮宴客有周七郎者織染匠籍也時巨璫如令
來督織進貢至郡拘某諸役而周不至璫大怒遣人卯廉摘至并辣座
客姓名以聞上遣校尉逮提赴京令囚于一室餓十日未說先被死者
八九獨周未死然亦憊甚至第九夜卧于床將三鼓見一人自床邊出
乃其故父也持飯一盂并羹兩含進食之周恍惚間接而食盡泊天明
覺體稍健漸滿引奏獨得生還調息數日始複

永樂中吳城有老叟偶治耳耳中得五粒金銀衣帛等物積得一箕最後
無所得視其中有一小交椅製甚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甚有精氣
豈真覺家國模寫耳

楊公璧正統戊辰進士為御史專有風裁嘗以糾敗峻激忤旨外補急風
電建電屋瓦皆振卸剝下詔凡以言謫者悉賜環

郭人姿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知泉州先是

海陽媽妃賛石 則 云石顧若聞蔡公年來公至欲修橋橋跨海工
溢莅欲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蹌而前曰欲痛飲飽餐檄往歟至大
醉自投于海若有攀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公解其意遂以八月廿一
日舉工潮旬日不至工遂成福數錫本傳此實事也不知何人作傳奇
以其事附蔡端明翻不知有錫矣錫後官至都御史以才康聞
封丘黃公鐵為四川參政過崇慶忽旋風起馬首擁不行公曰爾有冤且
散去吾為汝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于城隍夢神言西州寺云因密訪
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旦起率吏兵至寺盡縶諸僧一人
壯而兇詰之無賂視之額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執之盡得奸狀蓋剎後
宿人妻女殺之而沉于塘僧分其妻女隱密中恣淫之盡按律殺僧
毀其寺
于忠肅公為諸生時忽窗外一人甚偉持扇乞詩公漫醉書曰大造乾坤
手重扶社稷時其人大驚悲躍而去所遺扇乃蕉葉一片耳
慶陽北定建營有妖名趙太白諸貴人卑而興滿有質之者緻重周給及
所厭怒輒以鐵簡擊之一日謂諸貴曰明日慶陽陳舉人至我不可
見當與諸君永別既而陳文靜震丘復登成化丁未與定其瑞之亂
羅文肅死為秀才時嘗至陝西運至謝岸舟中大疫公亦被病以鐵料手
無血自度必死忽聞舟中呼天妃至聞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
士病在爺速灑工何無一神被藉我來送一律好風言畢覺渾身冷顫
不已舟亦為動汗出如雨漸覺少蘇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其

謝勒事樁關
福安俗不育女凡有即溺床下不然終不得男有林乾妻張氏連產
六女輒溺棄桶中封以土後復產女溺殺之啟桶有巨蛇自桶躍出嚙
繞其項以首觸孔嚙之則痛苦不可當撫摩之痛稍止移日不解而死
義興多虎成化間鄉某設機于路虎過中箭跡之不獲明日行山廟見土
偶股間箭在焉令聞而毀其廟 總兵趙輔征廣西嘗見羣虎飲溪中
引弓射之中其雌帶箭去明日過者入古廟見箭在神端間輔為斯其
廟不若前今之毀之為得
成化十三年浙江按臣信縉奏據紹興山陰縣民夏瓊告稱有本村楊康
令其家傭工夏全駕舟來送瓊弟瓊飲酒坐待于門忽見門外有鮮血
如雨點射著全腳及門壁不知所從來落下積血約高尺許既而康等
下船歸家血亦從人直至水濱其人以簑笠置船上被雨衝濕亦有紅
色如血次日見船中凝血斗餘是後妖人王臣依附留瑲所至驕橫諸
以左道進者如李孜省繼曉保 之徒皆濫竊寵幸已而王臣梟市孜
省等相繼伏誅蓋其應也 嘉靖中慈谿灌浦鄭家一人晨起步室中
忽若泥濘燭其股呼燈視之血也衣盡赭滿壁沾濕出步睢盱往往皆
是當遂舉家未幾有倭奴陷縣之變
成化中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高十丈餘橫廣八丈其
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當食之而患病死者十餘
人 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

二里許一日忽裂中分其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
木石儼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滂沒田苗蕩析民居其間諸朝時雲南
奏有建報其兆也
弘治中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長尺餘
既數日已三四尺偶一人見曰此處生出山矣自此遂不復長　蘇州
府治西南太湖之濱有山自移徙初猶頗漸次甚急望太湖而趨偶一
村民見之驚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聞者皆愕然而呼山隨呼卽止已
離舊地數畝餘矣
辛巳五月望夜勸　朱鯤聞砰磿甚烈達明啟堂壁有隅地有宿于堂者
云時破黃氣觸鼻大走于堂大如斗目瞿蒙頻瞬不知其他越熙簡數
忽見棟柱劈一片屋口兩衣木各破爲四旁含待住拈楓木空其中如
筒西鄰大樟樹亦裂巨幹巷口鄭家取出棟柱劈如粉而壁落不動碎
一轉如縩明年賊犯法繫獄從海寧死
成化中長樂士人陳量獨坐山齋挨工二鼠相闘忽墮地化爲二老翁長
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舞勸酬其歌云天地
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云去去去此間不是
留儂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爲儂養兒女酒闌合爲一大鼠向
士人作揖狀而去
弘治末江南常熟縣民家有雞生卵四方異而碎之有一獨眼龍大如豆
足趾具以瓊欲奏聞是按陳公瓚曰妖異誠當聞然度已不存矣萬一

鑑旨令進奈何乃止
大興劉太宰機爲諸生時有鷹神降其家公令進擬飼之偶不應鷹攫其
奴若驚之者越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轎參贊南
京公後以大司馬參贊南機務如其言
高郵張百戶者以漕運晨時送家料理則僅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
免乃從湖隄陸行望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
救因審中了不可辨心謂之呼岸旁漁艇往從至則其子也因僅父遣
風積送則其魚腹矣
四川趙雪岩曾往瀘州江行阻風更薪令人工山樵採山頂險峻人罕
至有鐵船一隻露其半中皆太錢有文曰諸葛之寶亦有無字者因取
數石回忽大震一聲山合船不見矣行一二日岸工人衆洶洶泊舟訊
之乃鑄孔明像者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恰足所募之數而像
成
餘冬序錄云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墜地抑其頭骨長而竟不能伸
同里朱宇自偶戲擊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死矣朱懼潛逃胡氏子項卸
從縮頭項遂端直家人驚喜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戶有病癭者嘗與陶
僕鬬毆如市道遂唐榛疊撐其項氣促甚陶僕素懸制竹爲鋒刺之癭
穿氣溢所措而起竟無所苦天刑之在人不偶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
死之道而不死也信哉
孔都父鏞忠孝誠直平生政績不可勝書自黜樞召爲司空行至富陽舍

舜夫視風色忽覺噴賦息狄入舟奄然而逝將卒有火起于舟上甚大
而烈曾公氣漸微則火光漸高漸小遠于氣絕則光已在天際凝定燁
燁然一星矣祝枝山曰可謂之孔鑄星以配傳說

揚州江都縣有鄭亞也者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燦爛仰視則火團
也龍并驗映人不覺暴出于口自是不啞正德間事也

吉水瀧頭一豪家建樓占斷其孤嫗屋嫗地基嫗嫗忍氣吞聲祖旦夕焚
香籲天一夕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於嫠不失尺寸

兗州知府龔弘一夕夢謁孔廟宣聖對之泣下次日謁廟升殿揭帷瞻視
正見聖像龕墻裂縫瓦穿漏下被像面弘惕然亟為整葺未幾廟災初
未中間廟庭烟氣勃鬱既而火起樹抄延及廊廡宮宇前代碑刻咸在
煨燼是年建寧書坊及張真人家一時俱焚亦可怪也

天台盧希哲濬舉進士弘治間知黄州一日隱几假寐夢至市中氏家有
老嫗餉以餛飩飽食而歸及寤遣左右走訪之一八十老嫗方設祭時
微問之曰吾夫死三十餘年平生嗜餛飩今忌日設以供耳希哲聞之
驚訝召嫗入宛然夢見者給以白金一斤自為文紀其事將卒時招諸
親友會飲明日集妻子諸孫宴于堂痛飲盡歡沐浴坐堂上曰我今復
為鄒鄉郎守兵道逝見異聞

黄君林一鶴為江西布政當中元晝寢夢一
婦人祭之覺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坊舍門庭宛然不忘公怪之命一
健卒指所而物色之見一老婦年七十餘方祭救夫所焚紙灰而未寒
問其夫死之年月日時與公之生時無不同見萬曆雜記

王文成以劾逆瑾謫龍場驛丞至錢塘慮逆人偵之公度不免乃托言投
江因附商船至舟山遇颶風一日夜抵閩界登岸入山中一寺求宿僧
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夜半虎繞廊大吼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
橐見公方熟睡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遇于鐵柱宮
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
之句與論出處其人曰子有親在萬一禍起誣以北走胡南走越罪及
子親奈何因為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公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
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
夷歸赴龍場驛

正德中守備內臣當某建永寧寺于安德門外宰一猪上梁猪腹上有叅
將白起四紅字遂埋之

瑞安有陶尼廟神陳姓甚靈於正德間邑大延燒人見廟宇若已灰燼忽
一人發狂仰卧于地教市人舁巨石由置牆上貫稿于中數人執將舂
搗米熟而火息廟竟無恙詰旦衆聞之則曰火發時陶王速赴府會望
見火勢令我來此救以舂稿救火耳我不知也自是境內病者取所舂
米叢願煑食輙愈

江右熊相為四川清軍時大旱禱久不應公夢朱髮神語曰公好官可齋
戒祈雨吾當助之即凡擬獄遠戴之願畢焚香書塗秀才三字于掌上
燒烟上昇即應留次日公謂同食曰公等向祈吾求三日可必致雨眾
未之信行香三日晴如故意甚乃書三字于香上燒之少選陰雲四布

大雨如注自是凡有所求無不立應川中祠為神明
正德初吳門儒家生一子甚慧甫四歲問父欲讀九經父駭曰汝何知曰
兒夙知之父奇其言試示之不待教而成誦至八歲忽謂父曰吾非若
子也乃盧水真君今試經典耳今已熟記當去即仆地死父母葬之將
定雷電風雨驟至眾驚散及霽視之則棺裂無尸矣
陸御史完建按汴梁一日至湯陰夢入岳祠瞻拜王起延坐揖之曰我雖
兵事時在杭之西湖甚得山水之樂今棲于此祠宇傾圮甚不安願君
為料理完問王子孫有存者否王曰惟雷兒有一子其後竟絕矣完熟
視王貌顏眉間有四痣明日謁廟所見如夢中祠宇傾頹像間剝落四
處完異之重新焉
蔣給事某曾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艤岸相近卻過紅並爽適一女
子至江邊洗　桶官呼隸人縛之繳關岸上哭聲淒惻此女畏責而哭
耳不知其已死再三勸解乃命釋之此女從鉢臨別囑曰明日我先去
公且莫行次晨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河湖劉節使公遂不敢
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
正德中杭州錢都寫錢家一夕大雨起視都皆清水而錢家則紅水也數
日後為朝廷所籍嘉靖中杭城內外遠近皆下黑雨衣服沾之皆如墨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無錫大雷有黃紅黑三色
正德末年清遠峽所在有虎患由峽所英德興仁及子巳江皆山水與匯
虎多出入其間白晝傷人所傷百十計憲文徽時以至事入都羅舟山
間聞其事移文山神勿責之與神約期三月內誅殛此害不然告于上
帝神且有罰遂立石山寺一日迅雷暴雨峽中擊殺四虎漂涂聯滙隨
流而下虎患遂息嘉靖中霍公死碑亦仆虎出甚如故惜哉豈碑禁告
之虎患復息隆慶中虎復出縣令鄭文學建之遂使告于碑下虎渡河
去乃更立新碑焉
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遇雷擊一細縛于船倉一頭入簋中一橫開
于篙杪篙特豎船頭上旁舟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
簋中者出篙杪者墜始皆甦　又天順戊寅建昌熊家被雷中堂屋瓦
皆碎大門四楹金摳豎廁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鉤于梁上尾
垂繫斗
衢州盧宗善捕盜有判盜王泰肆積為害宗以計擒之泰赴官反誣宗云
所如積多歸之有司莫能辨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為
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聲一振畢宗出獄門
外于是釋宗而治盜如律
寧德林生為邵州學正出按上司幼女年十二三夢一蓬官威嚴從入其
邸女驚開內戶伏地仰窺蓬官登堂嚙髮捕面儀度頗然呼曰吾弟何
在女内應曰阿爹接官未回也蓬官曰汝第言尚書且伯今赴任別所
特來相看遂登輿呼擁而去五伯者生族兄少保莊敏公瓏也明日生
歸女告焉疑異詭女言狀貌甚合生怪之逾月聞訃其沒之日即女夢
之夕也

嚴侍郎存心布衣時嘗甚色有廢壇荒畊橫棲甚眾人不敢近一少年戲
曰廢壇第七館中有錢三百文秀才今夜能取之乎公許諾少年以餅
十四枚畀之使分置各館以為驗至夜少年先往匿館傍頃之聞羣鬼
相語曰嚴侍郎來此爲出辟惜不獲今終耳已而公至分置餅各館取
錢而去明日少年賀曰秀才官至侍郎但當慎晚節耳後登進士歷官
工侍被謫棄市

歸安御思忠臣精堪輿術有六合尸林克正者聞其名延入閩為外父何
方伯擇葬地既至得一地甚佳方點穴而雨驟至遂下山是夜夢一叟
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慎勿與之此人為考官當三舉于當
有陰譴若葬此地非天意矣思忠怵然遂託故辭歸越三年遇其鄉人
問之曰與勢家爭買墳地相毆致死官司棄殯至今未葬家業亦敗矣

遂昌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暴漲而舟在對岸中一人素患
二人誘使脫衣泅水取舟出沒湍流中僅而獲濟仍竭力撑舟來渡二
人二人登舟患者忽腹痛欲泄不可禁跳而登岸二人擇手曰日已暮
不能候若矣竟撑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患者以在岸
得免

永康周舉人文光嘗夢一鄉間士友相訪乃載一冬帽出見各啜粥而盂
而去時夏月中而不帽而鄉俗客至無啜粥者竊與室人言之婢子叙
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遽披衣出樓取所載巾再三覓
不得其室偶在架上拾一舊紵蟀帽覆其首推而出自訝其異因命治
具啖飯以款而友之兄錄事暴疾殁時殁今正欲他去其兄求保使人
督促甚急不能待酒食次且開門生有粥在案笑而揖曰姑假之以免
將履何如因各啜而去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如此營營何為

餘姚陳省齋克宅初入學其母夢一龍降其家急呼乃翁取秤稱之稱箴
之至正統甲子鄉試其父又夢一龍降其家急呼經取稱稱箴之二夢
相隔十七八年前後一同不知何祥也是歲某聞何黃金許四先生相
承道統之由省齋曾祖髮金華開四家家乘最詳因備悉數對主司閱
之大喜批曰道統一策足見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取之始知稱稱之
夢應在此

莘公瑣少時讀書僧舍夢神人尊之帝庭授以二大字曰見滄未解所謂
頃之聞含徵山堂開有故宋理宗御書視之則夢中所見二字也遂以
為號後中府元

買世用聚按廣東嘗寢疾卧內有粉壁一堵一夕幻出山水圖心怪之然
猶嫌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為畫也乃命以堊塗之隱
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漸滅世用病尋愈後亦無他

鄞都走無常者生人也而役于冥為句攝有江西尤和以道士令鄞都下
牟左右補諸鄞都觀觀在邑外山中草木蔚密觀冥其陽山陰有嚴所
謂北陰也下有獄凡令至必度謁焉和初聞猶怖然曰焉有是吾當往
視而論之即令駕往遍視之時擇日徹去明日方治事一門子仆于地
令左右昇去左右曰此走無常耳移之則死尤愈怪其父母聞之來號

泣以請尤姑聽之越二日起問狀曰冥官令往江西攝尤雖秀才耳因
問其狀貌則和弟也且言其家室屢甚悉和不覺慘然曰攝權若何曰
執豈則理歸鄧鄉無與我事聞其罪重不可生矣和聞之大物歎日權
家信豈雖眾以是日亡乃入觀懺謝且加修飾立石觀中以示後人云

靈魂中事

撫吳公崴置以吏員領會稽尉禮士愛民賢能著聲值倭寇公夙曉兵機
身當矢石每戰克捷所得輜重盡散士卒士樂為死越禮卿判吾姓立
祠祀之倭平謝事歸三十餘年矣偶有他適微服過祠前見民之禱者
祝者祈籤問笠者瞻相接因問其人曰是祠亦有靈乎曰靈甚凡我人
疾病求祿禱無不應也有一父老見公而疑詢知是公輒呼諸鄉民爭
進酒食公為舉三爵掌一觴登舟去嗚呼公尚生存而祠之靈顯誰為
為之耶豈別有鬼神憑之血食耶抑人所信從洋洋如在佛氏所謂一
切惟心造耶亦異矣

蘇園雜記云一鄉女祭奇病每中夜有物與交日漸羸憊聞一道士能祛
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劍作咒語噀水使舞劍持
終七之去二童趣出投水中久之不起漸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
大蛇頭出頭微有角蓋蛟也二童仆地久而始甦女是夜安寢病不復
作

常熟福山有農家子名保保肢體柔弱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言人禍福
甲之曾應家以是頗饒裕一日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家必有妖物來精
治之保保忽告其母曰有一道士來免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免乞命
母方棲之道士在途已潛書符焚于道旁即樹下保保即在家僵仆再
焚一符則一鱧死于水而長壯可長保保亦死矣

南京教坊有妓與一商昔好甚密商行貨廣陵語妓曰我不久即歸能待
我乎妓許之商去久不至妓守約無改念已而訪商得所在馳往尋之
商蘇其意贈金帛甚厚曰我事未畢汝姑回此不足盡意俟歸續前好
也妓買舟獨歸舟人見其孤身挾多金至江中夜持妓擠于江妓入水
有物承之順流下日出至江陰一村久呼求救頃刻抵岸眾掖而起視
所乘乃大魚也妓具言其故眾送至縣官為出捕獲盜置法妓得歸

南宮縣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頹碑且仆劉忠康安為令一日率
僚屬祈雨至祠見碑石甚巨非數百人不能起乃禱于神曰神如有靈
碑當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郊霑足碑自起立安其事上
聞請新其祠服藥和興擁此藉錢六十萬賂遂足其費期月而成

蔣西原應徵行至長灣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饒何也頃史一大魚躍入
舟中

袁公宗皋當中過靈州夢一美姬扶床跪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侍
相公寤驚覺異之既而李以宸濠重獄妻孥送官皋受賜婢李姬與焉
則昔夢中人也

貴州遵義則罪人數十為群各執金焚兵械入山提洞神洞神每每變為
蛇盡噬嚙之錯辟之若被捉即以小木枷枷之痛加鞭扑立得大而若

挺不得則洞神號移山石閉洞門而人化為石凡打洞者必先以大鼓
一面鐵置洞口待石長完時乃穿鼓以出此事最奇見姚世昌鳥衣佳
話
大同縣得聞永福以清乜出城數十里時月色明甚十翁上望見一狐向
月而拜化為美婦人逆裳馬下問答曰我大以戍卒被擄今獨處無依
遂泣下聞心知為狐而悅其色曰能從我乎狐曰幸甚乃抱上鞍聞貴
聞狐愛婦以人血塗面則不能復變增柏鼻血塗之狐號曰子識我耶
此亦定數幸無疑我我不害人且有益也聞遂與歸藏其皮井中甚相
得生一子名勝祖既壯父職永福日與鵓祥山水間甚適一日從井中
得皮復化為狐而去子漸長以治遊破其家忽其母于屋上呼子曰汝
胡不肖乃爾我母子之情不能自已今來視汝挪千金器飾于皮藏之
曰若不再悔必殺汝矣子驚哭請下竟去不顧因改行自勵家道復振
陸秀卿鄉嘉靖丙戌進士有子中錫驕惰異常一日與友倚門見一美婦
心動其友為之從賊神祠願遂其私是夕公夢神來告曰若子無禮吾
得諸子帝矣汝子當魁天下今且削為老儒某生本無祿將抽其腸公
歸召中錫責問之以實吐令視其友則腹痛死矣
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峰之璫以司農起家先是其曾祖自某縣避難
新城為人傭工一日大風晦冥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則某縣初氏女
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嘖封五百里矣主人以為天緣令配焉子孫
科目不絕多登顯要亦異事也

夏貴溪嘗祈夢九鯉仙得同舟子三字及龍相身起泊舟淮上與數人賦
詩聞刺取筆落然詩猶韻待得同舟子詩云向夕同舟子前程淡幾多
灑頭正好泊城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刺不能子此時翻然易進
而貪進不已以殺其身真哀人也
鄭沙村珂為秀才時夢中得絕句云城裏貴山城外樓夜凉明月五更頭
何時了卻心頭事重把青樽換酒籌友登嘉靖甲辰進士為齊州推官
登任見城裏貴山城外樓閣宛然夢中句贊贊而卒
首城外有老君殿嘉靖乙未秋建按白某毀殿構祠以祀馬忠節藩茂里
酒大會有童子五四百人突至始仰瓦石席賓驟散童子入祠聚木層
殿曰還我老君殿放火燒之須臾灰燼馬氏上想白公大索童子格里
中僅得四人鞫之無言拷掠不痛異而釋之復老君殿則縣基為馬公
祠
懷安徐孝廉拱嘉靖丁酉春卧病垂絕被攝至城隍祠神視其籍曰汝平
生侮慢神祇罪當屠今發出加刑拱力辯不服神叱出至門遇其舅新
除教諭而沒者也拱告以故舅携入為請神示以籍曰罪本難貸姑從
公言且此子今秋當魁聊寬之舅謝携之出拱問曰舅一教官乃見信
于神若此舅曰我今為嶽官矣若教官豈能救汝乎遂別拱墮禍而甦
病尋愈是秋果魁鄉試越三年死
福清何布政儀休致家居鄉有病者死而復甦語人曰吾在陰司沿街
綠哭者曰今日南斗星君上任須臾見旗旛遍市所拜者何公也方欲

讀問爲從者所焚而竊議以是日卒
饒州芝山驛侍郎公廟神忽顯靈降箕言事如響郡人劉二守祖楓耆以
問卽書曰祖中紅葉好題詩訊他事皆驗劉焚牒令吐實不爾當遣除
是夜夢一人告曰某新安商也溺死廟下淹滯不能歸附廟神求食耳
明日劉具其事投牒城隍夜夢來謝曰荷公厚德今城隍給牒得歸矣
自是不復靈異
上饒縣姜戴某卽司寇晨起見廳壁畫有王者一人乘騎侍衛男女又數
十人皆能動躍忽下坐列于廳與人物也主人驚問曰吾非祟也皆遣
借寓不相役使當益于汝于是婦女進內　從執貫乘馬行李各置其
所擇空室居之踰半月爲遣負主人財者令償之乃去又嘉靖中寧波
象山縣梁家忽一老嫗率四媳二女至云借宿一切婦先見之問所
曰女翁出外走物特來相倚如宅戚也婦走白翁姑翁姑殺牲醴以祭
嫗揖曰吾非祟奈何生食我令熟而薦之婦女皆問色半月始去不知
何怪也
台州東山廟有賈士曰叩願求財守廟者戲之刻土爲金銀二錠置楊柳
樹下俟其復至作神語曰可至楊柳樹下取金銀如言果得二錠他日
一士業舉不第友人戲曰業者賈士叩東山廟神得金銀子盍叩以試
題士人信之友人書三場題置神爐下假神言告之士人得題揣摩入
試果符遂得第
浮梁民余咸十一者初娶妻甚相得妻死續娶一日余出前妻入室詬罵
曰汝奪我夫因肆掠撻繼妻叫號家人奔救無所見自是余每出輒如
之一日佯出潛伏牖下繼妻叫號前妻來壓其上余亟出持斧逐之鬼
走升樓穿屋角而去逐挽其衣落手悉皆紙灰也自是不復見
唐行人高大死葬九年忽至其家陸公樹聲與同年知而詰之曰我之來
所事以我恬然釋利爲寶但請書登第來一日服官于忠來書又恐半
生不蔑食犬令待幕散班凡三年遷一職又三年權風雨司官今又三
年爲吳賜休沐數日我是以乘間得歸矣言天道承應不來蒭蒭以救
生害人爲我又曰大凡齊素有益取其不作業也居數日謂家人曰我
去矣遂不知所之
嘉靖中溫州旱甚禱祠不應有一老人來詣令周琉曰距城十里有龍潭
其崖有龍書塑像至人是曰龍母請來則雨琉遣里胥隨往迎歸至半
途空中有龍吐電雨于陽河老人曰府縣官不出迎雨不進河里胥走
告府僚皆至再拜雨果徧城中奉龍母于關元佛廬謝亦禱老人爲白
長有誤展之者須臾白龍如蛛縋見畫中大風暴作折屋飄天官民驚
懼者人急飲禳持竿戳死者三害震而風息大雨如注已而失老人所
在或疑其卽龍也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丁三百五十餘名每其華耗費月納銀三兩八
錢餘官司不法每丁加一兌爲重五錢一分上官未之核也萬曆六年
提舉戴人汪雲鵬舊加兌急一鶴旋飛而去復置一鳥又而去雲鵬
疑甚欲革正爲審官胥役詠之不果未半年事覺見駁于本巷一條某

子本名岡禮
子本又云曾靖道中見一輿復發如飢魄問之曰龍寓頭也生來不可擕
擕則致病且今日擕明日復然有為而剪除之者輒病至奔水大不自
知云異事也
盧長儒祖母年三十時秋夜露坐見有三人挾月而過異之急呼婢民同
觀斬婦出遲復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後母年至九十餘
宜興沈江居周孝侯廟側入廟祈歎敬見神像剝落捐葺之一夕夢神令
張口噓氣與之寤覺筋力異常遂能徒搏猛獸嘗運糧入京途中與漕
卒爭道擊殺之江持桅竿一揮數十人皆靡墮水衆莫敢近居家常
牽犁豐田日可數畝使牛不能及

萬曆辛卯秋上海海溢飄沒廬舍數千家溺死民人無數有陳小弟夫婦
並好善是夕寢方熟忽聞鍾鼓聲大震須臾潮勢滅屋壁如崩山夫婦
驚起水已及牀矣夫扶一木妻抱子附靡床旋漂入海三日夜每潮至
夫婦見西者王至四日遇東南風小弟順流而還得抵岸時已停午至
暮妻亦飄至子俱無恙天道祐善若此
德興青龍潤有清水池龍居也與嶽之婺源邊萬曆中大旱令萬某齋戒
移文令尉往禱尉龍而祈請以萬令移文焚投池中土人曰龍若許可
必有物來或魚或蛙出水面乃應觸時見有油紙裹二三寸許物浮起
取而視之中有移文方廣尺餘乃婺源城化中禱雨移文也上有硃批
七月十三日雨六字是時為七月初八至十三果大雨一邑霑足潘去

葬觀見之
萬曆中報本面鴻容為茲平令一日畫寢夢被攝至一所見世所稱閻王
者招斥其不禁屠牛姪自辦業有禁約揭民間矣卽頓嶽灌壟對簿曰
令禁約有之第恤觀狀民間不奉行耳王者怒稿解回目是民間不奉
行亦是長民者之罪逐縛赤裁宝劾降職去
陳公第云古北戰場多奇鬼為祟萬曆中單人徐敖自鄉至家攜貨食猶
食家人進食十有二簞且黃鍋之而不飽曰我不食久矣數年而就尔
一飽而客耶家人驚疑刀向之鬼怒曰不辦飽不去持刀何為家人告
公公書片紙云古北正神速逐飢鬼無留令就其家焚之焚畢鼓曰敗
矣敗矣遂關道使者速有聞而救醒問其故曰日暮至河工忽跌而熟
睡 睡而起 而至家不知也于是復食至平日所食而止
湖州茅端徵嘗卜功名于關廟得萬人頭上逞豪雄之句是年會試中三
十六而三十七為張以誠狀元及第弟止生與董斯張同應順天壬子
試止生業兩書董業春秋董臨靖夢已中第三而止生第八是年皆下
第蓋春秋止兩人尚書止七人也董又夢李行人春茂贈米一石不測
所以是年李為房考執其卷云粗夢之奇幻如此
謝大行丞使琉球見海波觸裂深黑不可測長年曰此龍神迎詔也頃之
從湧如白塔高可數十丈從畫處突起白虹直際天表不翅千餘丈如
是者三第為足然紅畫處蟠為暮雲大盈畝須臾漫廣衆請舟神止之
正使以為幻人心洶懼謝公力請安衆心書詔勑在船龍神免朝八字

碑首發動時雲散于天涎歸于海若可呼而應者朝廷歲畫百神呵護
如此
王麟州記二怪事云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如壯夫已漸領下
生鬚徧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媾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一吳江婦人
病狂走入鄉城徧覓死尸食之時取腸胃臭穢不可近自云飽美兒童
嚇避之嘗爲鍾華久之稍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五行志中
一段新聞也
方孟旋應祥萬曆壬辰館于豐宮令衙中一日攬鏡自照忽見身影倒懸
鏡中庭有柱一株亦如之又繳外禪悅寺塔相去可二三里許其影亦
倒垂地也時照鏡財不爾竟不知何異

萬曆己亥三月上海二十九保民家婦有娠一日坐機中忽覺腹間作惡
嘔出一小兒長四五寸形體都具擲地即不見蹤跡
曲周陳千階令桐時邑有富翁子婦自母家還明日偃卧不起家人呼之
不應抉戶而入烟橫鼻如破黃蛇床視之衾平焦二體俱焚惟餘一足
王虛舟曰佛書婦習交徧發于相磨研磨不休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如
其不焚床第廬舍者火生于欲異于常火宋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
焚金鐵耳
六安州諸生朱鵬死無子有遺腹過期不產鵬弟以爲非訟之州州逮鞫
其偽鵬母言其實學乃止居五十六月間始下四生子四中人猶驗期
多晉命之曰應昌而四十尚爲齊民

亳州孫雪礎者生而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其父
無子始育之長而家益富坐卧啟處男女飲食一如常人爲問見賓客
皆人抱以出立則置而倚之門屏間生二子長公登進士仲季皆諸生
造化之不可測如此
道士鄭中山年百歲不知何許人王參知紹元與游嘗謂王言有一友託
生公家欲得一見時公嫂方生一子中山撫之謂公曰此友人某登甲
第爲顯官以餌金丹毒發死毒必數生而後盡毒盡而後丹之靈明始
煥發今尚非公家兒也兒數歲後果發熱膚裂死
徽郡某以賈敗老而貧止一兒所善友以道負必欲質其兒不得已從之
怏怏徧丘死命創棺者穴其前曰某甲與吾善而以裹土封奴吾兒死
當爲蛇螫其項穴之無妨吾出也先是質兒者携兒客他所至是歸聞
其病携兒來視杖詠曰向非我寶公兒知公多所負恐落勢家手故爲
公育之今以歸公當爲公計後事韋孫起言所欲費聞之默然曰有是
哉起而抱兒泣咯咯唯一物已類蛇病尋愈怨毒之十人甚矣哉
朱近修一是神燈記云于以春夏之交至姚江過東郭嶽廟登山巔五更
眺愈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四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
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携二燈者有
百十燈並列若由傳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
語而別者有高輩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踰險而行者有
度江者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叢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

十步內熱視壇下若有二足影嗚嗚若閧語聲而實無語使人趨視壇
聚康則無有其人回睬于所在反有之至初更鐘鳴則直滅嗚呼其神
耶其非神耶夫神之德蕆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挑江必來郊
必三四月必熱時而始見又何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
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
海康令林日所臨庵異常嚴任年餘杖斃四五十人以憂歸至中途矣未
見四穿紅布甲者擡林轎而行忽不見而林自轎中仆地矣救醒號至
新興病甚妻復見一冠華紅袍者坐其旁大驚呼林曰此雨湖神救我
因言訖而死海康有雨湖神廟
蜀中一大橋側有僧居焉素謹愿為善眠則瞰單覆臥橋上過者欲取則
取之一日為雷擊腦裂而死或駁其有隱慝或夙愆也閱五日復甦曰
始被擊雷神曰誤矣去令取藥治之又令眾鬼持合破處久之復完好
乃生視其頭皮雖連而骨已碎作八擘狀人因呼為蓮花和尚
蒲所有人為潘司隸性不好殺人每決獄百計避之官司有所重譴以破
盾流血為斷刖寄以羊豕血塗杖以免苛責一日病卧死而復甦頗能
言陰司事其卒也大顯靈異城中人奔走祈禱為立廟祀焉
乘廟壬戌北京德勝門內玄帝廟前大槐樹內火起西邊樹心煙起至稍
當時澄揚東邊樹大熾救風勢愈急鑿倒乃止　丙寅朝天宮火運見
黃衣神排空而起先是正殿一向鎖閉不焚香火至是突然火從正殿
起延燒職前後兩殿并廊房一百一十間　後宰門火神廟守[illegible]內臣

忽聞音樂之聲細如吞三奏其聲自廟中出方抱殿門入忽見有物如
紅線從殿門出繞空而上倏而有王恭廠之變　海岱門大神廟廟祝
見大神跑跑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大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
可走動大神舉足欲出廟廟祝哀哭抱住而震聲發矣廟灰之人多無
衣服逃出婦女有以手條腳帶掩下身者有披手巾者有以瓦自蔽者
其衣服俱飄至西山挂于樹梢昌平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
俱在戶部張鳳逵使人往驗果然
皇極殿成夜有一馬大如橐駝其聲似象非象頻來殿上未幾熹廟崩
逆璫亦斃
崇禎辛巳奇荒飢饉而死者日數百人大遭饉之凡病者股間忽起一核
遂不能言數日而死名曰疙瘩有口吐紅水數口而促死者名西瓜瘟
至于一家不存一人一巷不留一家真奇變也恭順侯吳國華惟其時
總戎政得病卒逾數月家婢染疫死而復甦云為二卒驅入大官府中
炬列堦墀儀從赫奕中一人金介冑據案而坐仰首竊視即主人也呼
婢前問家事曰于奉帝命掌瘟部汝未合來惟三房夫婦旦夕不免耳
因遣出病旋愈不數日三房夫婦皆死國華之弟行三者
粵槐曾言廣州民有以善射名者常挾弓矢入山值雷風卒至避入野祠
雷隨入繞身三匝而不害之民跪祈曰某有罪當擊何敢逃奈何格格
擇人耶雷漸引去已而復至復出如是者再民悟曰神將用我耳起遵
雷聲行抵山下雷方奮擊一巨樹樹中有紅衣女子突出雷逐遂樹數

會虹霓下雷復至虹霓出則雷復速去格鬭久之終不能擊民乃引妻
矢伺虹霓出射中之霹靂大作遂拔其樹民歸家人為言雷適入屋震
人欲死惟釜翻寫硃書數字千麻不可識有黃冠道書文云是助神誅
力延壽一紀八字　按唐小說中亦有神遣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
斷工藤蜂而數跌云是奉命誅飛天夜叉此事類之
兗州熊翀少時習業南昌從遊者十數人有夕觀一綠色女立松上衆皆
錯愕走公獨不為意以刀刓樹皮大書曰作怪風雷折成粉斧鋸分屍
李雷擊碎之
壬午冬賊陷承天賊將王先生掘顯陵求寶偽官張聯奎多備鍬鉏鐵梁
崇禎方舉事忽風雷大作天日晝晦聯奎見一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
一擊即仆地口鼻流血一夜死先生為神拆去不知所在眾賊驚
散園逆大懼遂不敢動
壽光九曲巷楊氏子三兒得怪病忽笑忽啼數更醫不効一日自言曰兒
病非醫所能愈皆兒者我也家人驚問其故曰我張總書養濟院陳婆
死三十年積在王兒家牆東問何故累兒曰汝家易與耳家人大笑挑
菿擊空處大叫曰急送我去家人具紙錢曰莫自門出三兒從牆隙馳
歸積上遂愈
鄒武舉生員乙未秋夢入冥見小吏從青衣傳呼來視之則故齋夫李某
也殷勤具問其故曰司送擊也問所往曰適有公事能同往乎生曰
可遂至一大府有兵衛甚肅審問曰信府中一貴人冠服若王者據案治

事將繳盼然所謂發會古名將忽拔剌鑠謝疊山至貴人降階迎入列
坐謝公議論甚偉顧盼有英氣頃復報速賈傅冠至貴人辭不見復請
乃令入賈公青衣角帶俯而登堂執禮甚恭貴人立與語良久令取屠
前竹竿擡之曰山中觀牛去賈哀唯唯而出生隨之至一山有二牛其一
頭纓皆牛而手足猶人也謝公舉杖撾擊牛哀鳴甚厲生悟問李李曰
一為宋轉呂文煥一手足猶人者某也原本不載其名生心動從遊府幕貴人
方與疊山張寡高會傾傳索封細甚急李謂生曰此無他人必子也生
疾馳一跌而醒因作紀夢篇徐仲光紀其事
崇禎庚辰夏鳳陽府民收黃豆團貯之忽聞其內作人語且曰各方使莫
擁蔽視之豆粒各具一人面形耳目口鼻悉如刀刻傳至南京相嗟異
事遂上聞
當塗諸生楊琛起義撫山兵敗先令其子投河然後自沒于水妾遺腹生
一女殘百日家固貧其家負將析產之三日女忽化為男族咸駭異于
湖蕪雲從最詠其事曰南望江城已斷腸先生何忍有遺芳風塵莫辨
凌夏天邊先數陰化陽白爭雲橫座伯業青山秋霽冷烽腸拚忠百
戰悲林叢千載傷身日月光虛時刻有記事甚詳
豐江　知府朱增當建備以華嚴經藏就刊于毛子晉家憎有常奉木增
命來從者往小西天以上物貲凡四十八色而每色必四十八盞纓蓋
珠寶然行至中途日暮無宿處眾歲懼同行一備以杖擊地忽有人從
地中揭板眾眾出蓋穴居也問其故以下有號殆瑩山霓氣知之相得

貫甚歎須真置騰圖乃堅濺異世傳茯苓所化異及板小西夭則去雲
南萬里去大西天當八千里而雪山陡然如峙其至不埋地次止務齊
每將寂滅則集諸棘行圍人會食互相扣擊以數百計其斛雖不勝
者相次引去最後餘二人相詰不休負者伏地為勝者坐受卸代為主
使者至其主手四十八色外索水與牛二種如前數時有僧歌十從他
國來者以筒吸水入鼻方飲飲已群誦胡咒則牛　能僧捷其角裂坐
臆取血肉置盂中咒之立化盡食之又取餘骨咒而化化而食盡與血
肉不具　有常述曾有如此

號物有萬各從其類形上曰道形下曰器人實有能物曲有利夭喬蜎
介毛羽蚑蚑其生甚微其性易遂然而聖人在上中和克致民無夭札
物無疵癘或貢異符或獻其瑞迨乎叔季人事不治乃貴異物乃售詐
偽人或為妖物亦有異種幽怪鱗蚔百昌俱瘁勿曰胡傳亦非災祥勿曰
胡害實關吾暴盡人盡物胳然不昧纂類物第二十七

劉昌云嘗至南內于戊子庫見古銅器一事似劍而無刃平直首微收下
有靶長可二尺潤僅及寸皆嵌銀作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篆舅家四
字面嵌銀麗模稜雖斷倭臣頗碎腥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
今不用佩吳鉤詩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按高皇賜劉璟所佩劍類此
但上四字為除奸鏟佞耳

摺疊扇一名撒扇取其用則撒開也或寫作箑者非箑即團扇也撒扇始
永樂中朝鮮國進工喜其卷舒之便令工如式為之至嗣有永撒扇六
言見藝苑雷客曰卻聚頭扇也見東坡集則宋時高麗已入貢矣

宣永間內府燒造窯器在官汝之上其時以鮮紅為貴至成化間五色炫
爛而深淺皆有畫意今朱魚杯一對可值五六金正德間大璫鎮雲南
煉賣石為回青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自後回青勝而鮮紅
土絕燒法亦不如前矣或曰宣窯之青真蘇泥青也成窯時青用盡
故用五色耳二窯當日皆建殿中畫院人用筆故佳世廟煙爐增殘赤
為世珍不及二窯矣然花白二磁繪中國以至海外舟車所至皆饒器
也嘗客曰歲窯雞缸今值百金一對祭紅亦值數十金皆從古來有之

草綮紅卽鮮紅　西西華金漆云中國之紫紅綠萬國所無也
徐魏國家有鸞鳳硯一對甚奇兩硯並置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
常硯無異
天順間沛縣民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金香爐有耳而無足洗去
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為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時内臣韋通督徐州倉糧嘗于極山寺鑿井深數丈鋤鋪下有聲鏗
然得銅輪銅車一具其色綠如瓜皮通命磨洗視之上有識云陸槓造
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通進于朝上方好古器得之甚喜賞賚頗
多
周洪謨疏請造璣璿玉衡上卽命其自製衆謂必不可成旬日間洪謨製
成以進賜賚有加
今人呼盛酒器為觥子如一曰觥書無此字惟邵康節詩有云大觥子中
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南京馴象門外軍某耕田得鏡車而能照地中物持之盜墳大有所得事
犯鏡貯應天府庫中又大中橋陳姓修宅于墻壁中得一木匣匣藏長
柄小鏡照面則頭痛適與鄰人照之無不痛者以為妖而碎之
福州農人耡地遇古墓得鏡一燈臺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
矢農取臺之于地又見農家屋室男女宛然以為怪擲去獨持燈臺歸
至夜燈臺發光如月一室皆曉之以獻于官覓鏡竟不可得
天順中張孟綱築河堤得一印曰行軍萬户之印成化中簡陽縣掘地得
二印一曰寶慶副總領之印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圍八寸背有天
興六年六月行宫禮部造十二字一曰尚書户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
印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宫禮部造九字皆金時物也
北門橋一人貧無生計覓小舟以漁忽舉網得一鏡照見百里内山川城
郭人物求觀者衆不敢留仍投于江
北京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翠瑩然射目相傳
從海潮中出禮部曰南京太醫院亦有銅人院廢今貯朝天宫藥王祠
中予嘗見之古質黯然道士說為蔡思邈像實則銅人耳
偶武孟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更鼓次第按轉
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怪而碎之識者知
為諸葛雞鳴枕也
陝西郿縣軍士毛志學于洮水河邊濠浴得古玉其色純白無瑕光彩異
常厚一寸背有螭紐紐高二寸方圍二尺四寸稜角完好無損缺其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撫臣熊翀以獻于朝衆議恐賀郎中陳仁等建
言此不足信況亡秦之物不足為重遂已之
今官府衙門列木于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
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栅埋樹木外向名曰拒馬亦曰鹿角
浙中人家水隊多用陶瓦為之如竈突狀名之曰滴取其流通不滯也吳
中少水人家多于山上置閘蓄水遇旱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沛取沛然
之義也

張壽富珍翁弘治間奉勅同諸璫濬河得古印四枚于揚州揚子橋其文曰
壽亭侯印曰鎮江府御前駐劄都統制印曰鄂州管內觀察使印曰都
統簡使之印惟壽亭侯知為漢物諸印皆鎏鎸紐制作古雅以進于朝
時報董嶽適淮以是質之董嶽曰史稱韓蘄王嘗為鎮江府御前駐劄
都統制岳武穆嘗為鄂州管內觀察使此二印蓋宋物也都統簡使亦
宋官主捕盜賊以守臣兼領今不註其職守所在莫知為誰也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至山西某邑行經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一池回回
謂居民吾欲買此泉可乎一價民言焉有此買水何用且何以攜去回
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一備民議之曰須千金回回諾即出千金民曰
戲耳焉有賣理回怒時相聚民懼乃聞于縣縣令亦紿之曰須三千金
回回諾又反復言之以至五千皆應如數令亦懼以白于守守詰之曰
此直戲耳回怒曰此豈有戲理汝官府既許我我以此逗留數日今悉
以貨物充價如尚拒我有以自狗耳守不得已從之回即取斧鑿備泉
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舁出將去守問事既
成無反覆理此何物耶回回曰天下惟二寶耳水火是也火寶猶易權
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眾城邑圖都取給
于此終無竭時言畢欣然持之去

南京守備太監錢能王賜皆好古物收蓄甚富嘗並出展玩中有王右軍
墨蹟王維雪景韓滉書扇惠崇鬥牛韓幹馬黃荃醉錦卷小李大李金
碧卷董苑巨然等卷又有蘇漢臣周昉對鏡士女韓滉班姬題扇李景
夏宋瑞鷹圖黃荃聚禽卷閻立本鎖諫卷顧寵捉松卷蘇黃米蔡書為
卷者不可勝計餘細山水名繪俱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錢所得
多沐黔國家物計所直四萬餘金王多內帑物亦一時之盛也

孫忠烈初登江西治官舍掘濠得古鏡背字二十餘其文曰光逢忠狀曰
月心藏天揚舉鋼忠揚維基天不世內精朝以脂明字畫奇古觀者不識
公死文始著

嘉靖初年漁人于苕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舉得之有
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真不可解或曰其殆前次間聞有此牌混池
之特厭沙塊而包裹之者乎

世廟初年賜叔雅夏扇有木刻海榴覓堅子可寸許穴其腹嵌牙刻諸物
百件具奇巧也　嘉廟時有王叔遠者能以徑寸之木為宮室器皿人
物以及鳥獸木石罔勢象形各具情態嘗作一核舟首尾八分有奇高
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箬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扇啟窗而觀雕
闌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
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髯者為東坡山谷居左佛印居右蘇黃
共閱一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山谷背山谷左手執卷末右手指
卷如有所言東坡現右足山谷現左足各微側佛印卧右膝詘右臂支
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卧一楫楫左
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
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其

船底楠吳剛題名其工文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鈞畫
了了又用一章曰初平山人色丹篆以微觀技為之
滅仲交藏一古研玉梅漢物也長可尺六七寸廣三之二色正紫光潤而
膩四周刻雲氣海濤近工作方池仲交寫大字作長幅畫興到投筆揮
洒淋漓非此不稱其意氣
胡允瑞曰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巹玉杯一隻形制奇怪兩盃對峙
中通承以威鳳鳳立于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而溫潤多古色雕琢
之工無毫髮不極致是漢器之絕佳者
大名府有譙樓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傳前守
馬之垚子適衛鐘因卑裂弘治中梁公複來為守祭而懇之扣之不鳴
公不悅忽夢大衆憧于鐘所乃再叩之聲果弘亮裂處復完更重起一
樓氏聞異之
黃梅有費姓者六祖遺物也祖居費下以貫魚餘木植地於頃盡花而不
生枝葉萬曆間雷轟折度堅而中虛因裁以革製為鼓號費鼓焉
楓李項氏有畫壁石一座長二尺許色青潤聲亦冷然背有黃沙文一帶
峰雲皆為下金填刻字云宣和元年三月朔日御製御書下有押此石
後歸朱相國家又李後生研山亦歸之相國予子孫曾出以示予云值
千金
內鄉李瞻令順天之宛平掘地得柱礎下微有字洗視之李北海雲麾碑
也存者八十餘字碑首存故雲二字李因築室砌壁間顏曰古墨齋縣

淮侯李雲麾詩云蒼頡史籀不可起科斗鳥跡亦已矣能書千載稱鍾
王更有北海繼芳軌得意最是雲麾碑當年落筆風雨馳何意斷之作
柱礎神物真為造化私蓋為此也
黃大將軍如萱有黃玉香杯一隻得自外域色如凝蠟薄如蕉葉不甚潤
澤而古意可掬作葵花形高五寸許注酒其中滿座作玫瑰香氣氤氳
真奇物也庚辰辛巳間公子慎甫攜至京師予嘗賞之後歸吳恭
順家甲申之變不可問矣
西士利瑪竇來中國所為琴觀三尺橫五尺藏櫝中絃七十有二以金銀
錬為之絃各有柱通端于外鼓其端而絃應亦有議有自鳴鐘大鐘鳴
時小鐘鳴刻應期不爽今中國人亦有能為之者然不如其精也又有
指工刻漏如婦人所帶戒指面上列十二時中含一針如世所用羅經
狀每交一時則中有機掣觸指背而針尖自移向之 曆的瑪若望有
一日晷云是蘇爾爾貴也大可三十而殺色若玫瑰透明無纖瑕中有天
然十二辰字而字與中土書異中一針隨時而運不由人力全是造物
生成真寫奇有若望甚秘之晝夜佩胸前不輕示人予得見之
京師穿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
鏽澀兩面鼓釘隱起蓋太內物也甲申之變老中貴得之置市工欲易
錢數十文人無問者有高麗使客戲人見之問價幾何鬻者索錢五百
客立解如數携之其人疑不決扣譯曰此吾鄉人物復詢之唄之使客
復來鬻者曰與採主者欲得五金客即與五金其人復譯言曰吾曾市

爲五金者五十金也客曰卽如若言亦可但不得彼物耳其人念所得
已過望爲一矢此言主并數十丈不可得因曰僅則僅矣但此爲何名
須之何用𡙁以告叔客乃舉金畀之取鐵條付從者驅馬去而彼告之
曰此神禹定水帶也九州當有九此其一耳楊歸吾國獲累巨萬五十
金何足云問何所用曰吾國航海苦海水鹹不可飲投帶其中立化甘
泉故是貴耳客聞者稍述至館訊之泛苦水數石雜以鹽鹵投以水帶
水淨作魚眼數十少頃澄清掬而飲之甘若山泉乃各嘆服而去
洪武四年倭夷朝貢降馭良馬十其一白者云得之貴州養龍坑身長十
有一尺頸高九尺足高七尺項下肉隱起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
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戢勒不可近近輒人立而吼上親撰祝策詔祀
馬祖乃勑典牧高敬業沙四百斤壓之人跨黃上游行苑中性漸柔馴
八月上行夕月禮于清涼山壇上乘之而出如踏雲而馳一塵不起上
大悅賜名飛越峰命繪形藏馬學士濂爲之贊
孝陵葬時掘土數尺得一石龜頸頭長數寸足尾口耳儼然皆真藏太廟
中久晴而龜下有水則雨久雨而龜下乾則晴
栱惟廣富猢猻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供茶行酒拈鞭拜揖遊執朱扇
舞蹈大爲尤佳稱之爲猻慧郎
靖難八駿皆成祖所乘皆臨陣中箭皆大賁人爲之拔亦奇曰龍駒戰于
鄭村壩中箭都指揮丑丑拔　赤兔戰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
兒拔　烏兔戰東昌中箭都督童信拔　飛兔戰夾河中箭都指揮猫
兒拔　飛黃戰藁城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　銀褐戰宿州中箭都
督亦頗令童拔　皇驄戰小河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　黃馬戰靈壁
中箭指揮舉兒拔學士劉定之嘗咏之
永樂甲申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剌來貢麒麟次年麻林國亦
貢麒麟宣德乙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
祿玄虎四瑞詩
景泰中西域進白爲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後足趾節間有二距
毛甲隱若鱗甲天順中尚在不受羈勒不知日行幾何也
天順中張公遇守嚴有治行一童子登樹取鵲卵鵲來哀鳴于是公祝曰
有所求乎命隸從所飛止至童子家覓子方烹卵隸取歸公曰吾聞禽
鳥能曉執還生命還之于巢雛出鵲日引翔舞廷中其後去官官舍所
養犬搖尾隨行公曰汝官舍物吾豈取以相累耳命吏養之犬不食死
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道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鬪虎工取虎械牝虎
與鬪一蹄而斃又鬪牡虎三蹄而斃盖龍種也後取鬪獅獅折其脊劉
爲之大慟
景泰初朱公彰謫莊浪驛丞有西番使貢一猫曰此猫王也納空屋中明
日有數十大鼠盡伏籠外死
楊公繼宗知嘉興歲大祲道殣相接公發倉賑之全活數萬時直指孔某
素嫉公使直僉公入覲分守嘉湖參政韓某署府事直指擬意以公擅
用倉粟檄凡爲牘往按之牘成方展閱忽風大作揭至空中韓仰視聞

有蒼鷹數十攫其睛並爪並喙齧如雨豈韓怒曰吾親往按之前登舟
群鷹復至繞舟前後飛鳴若訴冤狀而百鳥而無數韓益怒呼兵勇持
弓箭相彈擊而鷹益眾忽一老鷹下攀韓轎急以手障面鷹攫其冠群
碎之韓乃悅顛單還寢

成化中稽劉趙公清令齊河曾以勘事過邑之洪店有盜殺人于王姓戶
側眾執姓達官姓不勝搒掠誣服公過洪店一牛奔至轎而悲鳴若有
所訴問之則王姓牛也公曰姓其冤乎拔邑為隸釋之尋鞫大盜王三
得其殺人狀山戰服曰牛為姓訴矣復何詞邑人作義牛記

成化中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為怪殺之少司空費公從時奉差至此得
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皆如半錢復弘治間生于蒙陰
萬曆間生于鎮江天啟間生于莒州皆不得存肉眼少見多怪不足論
高人敖士見素流俗亦復尔尔

成化年中西胡撒馬兒進二獅子至嘉峪關乞遣大臣往迎禮兵二部言
不當遣官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
髭耳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羖醋蜜酪各一瓶養獅人牧一官光祿日給
酒飯所費無算其實獅子在山藪時何從得醋蜜酪以飼之蓋胡人故
為此以要弄中國耳獅性動搖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
木籠中少相離則眼瞪異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略舐而皮已奔
其年又貢二小獸曰吼狀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牽吼示之
即畏伏不敢動蓋吼溺着其體肉即潰爛吼猖獗又畏雄鳩鳩引吭高
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如此俞郎曰神廟時西苑有一獅藏以鐵籠狀
若猪獅狗黃色先君親見之

西苑有駮貌狀如虎尾長身有半鱗自西番所養之人留與俱臥起餵以
鐵柱有時人侮之則負柱律律出門去養者諭以平昔撫養之恩如何
遂含叙則復歸故處

正統間淮陽逆旅一日而中有鵲墜屋上因甚主人時取京之見其足繫
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為家傳書離京師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
敢啟封就其毛附縱使飛去

岳公正云孔顏達往馬嵬同穴以為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因以
名山蔡仲熙聞之謂不經于蓮華陰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穴出
毛角飛即歷穴穴口有鼠狀如常鼠而色缺似兔逢尾似鮑與鳥狎昵
如雌雄者聞之土人與孔說同乃知天下有理外之事未可拘墟見也

沈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踰尺甚馴恒吉日遊家犬必卧几下恒吉病
犬即不食恒吉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寢停柩期年犬日夜
卧其側時昇一滴而斃　祝枝山異犬傳略云異犬者沈暉南家犬也
暉南為廠南先生弟卒殯治家去家數里犬偶隨往及塚底犬每夜夾
而旦歸家人怪之伺所往見犬至塚時即浮水而東踰三四川徑奔冢
前跧伏而卧如是累年雷雨無廢焉犬黑色頸足間白而長僅四尺繩
而在時常往太倉此犬隨往伴舟時犬偶登岸比解維忘之至家失犬
方惋惜之少頃犬亦至乃陸行而歸何沈氏之世多異犬也　李默君

云某太夫人家畜一犬情愛甚以積病間犬猶覺令移飼僕舍忽一日
崇犢婦至滌洳云太夫人殘犬曉足嗚嗚如訴者　傾仆地死
嘉靖癸亥秋旱以旱　遣道士錢某往當陽龍門山取龍山去縣百
里山路崎嶇剝漿簣舂衣韈俱損道士焚燎拜禱得四甌一蛙置瓮以
行從間勝而祗禱同事者曰以一蛙而費錢粮人役若此倘禱不應歸
當並食之言畢雷雨交作淋漓通體咫尺不辨視瓮中無物矣急歸龍
潭拜禱稽首為誠復得一蛙王桃禱而雨將送還潭視瓮中已無矣
弘治間徐總輝舉之任江西見河有鵝七頭毛色異常從者舉之俱向曠
野飛去所過之地盡蔵川澤始知是龍所變也　正德間餘姚鄭氏潘
氏家夜半風雨大作忽見房中窗間有物掩映其婦推窗視之如一物
從手上騰過少頃風雨遂息迨曉啉後地穿一穴廣六七尺深半之門
外一望數里道路橋梁悉皆傾圮方知為蛟蜃也　嘉靖中杭州朝獸
智家風雨晝作屋柱傍穴地出蜃破椽死四五尺而起又一年龍過方
山松木大可數十圍者悉連根拔地又一年蘇州品岩見一白龍往于
山南尾垂至地復引一龍而上並游雲中少焉起于青城球塵含數十
家其氣如大蒸人可畏又一年龍過西湖風雨大作貫叙塔鐵頂墮下
湖船翻三四隻樓侍寺新建千佛閣平地帶起丈餘者三次碎為齏粉
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鬬而龍為蛛絲所困後有大龍來焚其絲
遂為龍取珠者蛛死身徑一丈六尺又雙槐歲杪亦載蘇州盤山蛛與
龍鬬于上江鄱某家山間一夜為龍來取蛛之珠山木盡折水涌數里

舉家被害

陳公良謨云從兄柳七公堂前有燕將雛巢忽鼓噪衆燕咸群銜泥而入
去來如織頃刻巢成明日逆書觀雛巢中乃知群燕以事急而助力焉
義哉　任怡六偶至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逆其旁
結一小網于右被大網從橫大蜘蛛將收絲另結無盡收乾獨左邊一
絲幸逆小網乃盤旋張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意竟不收而去夫不忍
彼網之壞寧舍己所有以全之仁哉　任忱四家亦畜白二鵝巢相並
各哺雛數見逾數日黑鵝死衆雛失怙白鵝每晨必至其巢呼雛與己
雛同啄圃中晚必領其雛至巢乃去似有恤孤之仁有念同類之義焉
對門為氏甚貧畜一犬惟吠鑊乾耳鄰客店姚氏有二犬犬牢中殘
粥冷飯常有剩餘二家所憐一旛鄰犬將向滿邊搖尾招呼而尚犬嬌
曲卧地上但舉昂首而已竟不過食其餘此足令從旁治免索酒食者
愧死
李皇當建中官至內閣問龍生九子名目皆莫能對李西涯出詢羅編修
玘劉積愈續乃得其詳因據以聞一曰囚牛好音樂今筍首龍頭是其
遺像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一曰嘲風好險今殿閣上走
獸是一曰蒲牢好鳴今鐘紐是一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一曰狴
犴好訟今獄門上虎頭是一曰贔屭好文今石碑兩旁龍是一曰蚩吻
好吞今殿脊獸頭是　世廟時亦嘗以問閣臣而楊升菴慎所對與此
微異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碑趺是二曰螭吻似獸好望今獸頭

是三曰蒲牢似龍而小好吼今鐘紐是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
獄門亦曰憲章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蚣蝮好水故立于橋柱
七曰睚眦好殺故立于刀環八曰金猊似獅好烟火故立于爐上九曰
椒圖似螺蚌好閉故立于門又有蚼蟉好守立于護朽上蝴風好險
立于殿角囚牛好音今蓮嘗工龍頭　方密之曰升菴所紀亦多參差
按蚣蝮即肩下之碑并稱贔屭犴犬類或作豻豻善守非善訟也蚍蝪
即蜥蜴蚼蟉即蚍蜉蚼則蚍字之訛而蟉有移音與蜉近耳蝴風即螭
吻或以蟲尾水物可厭火也狻猊則獅子非龍也以為好坐更非以蟲
屬為好文畫吻為好吞更非然則當以贔屭螭吻蒲牢狴犴饕餮睚眦
椒圖囚牛蚍蝪訂為九子未知是否

河東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聲以物探之出蟲蜕狀白如絲網管中脫
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
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甦一腦裂而死蓋龍蟄其耳至是化
去也松江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曲直時蜿蜒而動蓋東
雨瀆水龍入其中也生因號其指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
船水波震蕩生戲語曰得無吾家赤龍欲去耶乃出手船窗外龍果裂
指而去

富陽縣產茶與鰣魚是貢採取民不勝苦韓公邦奇按察浙江目擊其患
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采茶婦捕
魚夫官府榜掠無完膚昊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富陽山何日頹富陽
江何日枯山不頹江不枯吾民何以蘇

寧王府鶴皆有紅牌錦頸嘗飛出民間為狗嚙死送南昌府治之笠太府
判云鶴雖有牌狗不識字置不問

廣信有五妙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秀才也朱太府諫無官情
嘗曰豈以五斗易我五妙耶

吉水王公璡楨以太學選判贑州會石和尚流劫入贑是時王同知受牒
捕賊而推情託疾不敢出兵公憤甚即代知所部擊賊殺渠禁三十餘
人賊遁歸居三日賊復趨處邑同知又不行而令公往復不為擒公陷
圍中倉冒賊賊為所害馬逸歸至府門躍而長嘶守者納之毛鬣盡赤
乃知公死妻子貧不能歸舊馬于同知同知得馬而不償值攏即行一
夕馬夜鳴特異加箠亟不少止同知自起視馬嚙其頸不釋久乃脫
復奮首繇其腕仆之地望日嘔血數升死

鎮江北固山中有群蜂棲蜂王出遊偶鷙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
俱死之鶴遲菴令家僮瘞之表曰義蜂冢復作文祭之

弘治五年揚之瓜州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桅近本處大小鼠若
干皆死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斤

有藤茂者家三世以捕象為業而皆不得善終其仲子乃改業析節為善
值山象擁貴市米以與鄰里復出行遇一白象據地而跪以鼻付物即
去諦視之一枕也重二斤無核食之甘美因解散遂往嶺南不知所在

廣西藍生社某合寺皆井時時出虹其奴健狠率童樞之深丈餘見一兩

大如釜無首尾蠕蠕而動舉投水中自是舟中不復見虹矣虹蜺字皆
從虫其為物類無疑而釋詩者以為天地之淫氣不知何所本俞郁曰
以理推言之耳未可識
桃世昌云有友人行田間聞鱗甲拼拼聲有雙蟲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
腹如鼉四足如蜥蟲行至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風虹垂
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去有頃虹漸散此與前所見蓋其星蟄土則為
肉團而出則為蟲類耶　辟歷中亦有物如猴而小尖嘴肉翅嘗收聲
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得于土穴中謂之雷公有啗之者本草曰震
肉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
青溪職峯數厩臺民家有欲殺一牛者牛直入南城兵馬司逆之勿去遂
獲屠者治其罪牛為人買送湧婦為備屠參　又象母將死其子取草
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狀其身双淚如雨及死子亦跳擲而斃　高
郵湖漁者獲一鷺鷥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所獲烹之將熟揭釜
其一投入沸湯而死　又淮陰一人宰牛其犢御刀奔走而泣一僧憐
之并其子母贖之
中官海壽射生有名無不應弦倒一日遇一老野豕矢著輒落迸散矢不
入一老胡教之云令數卒隨之作呵喝聲豕必昂首聽循下着矢則墜
地尾殺更著矢斯仆矣已而果如其言蓋野豕力甚雄牙觸馬腹即潰
其老者恒身漬松脂臥于沙石為自衛計故矢不能入也
汴洛深山中禽獸多類人言一鳥云鬼回來娘家炒麻雀知來土人言昔

有雌母偏愛如子以生麻種飼己子以熟者飼前妻之子嫡之曰植麻
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也中途如子貪熟者而甘遂彼此相易由是麻
不生不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為此鳥云
山東萊陽郡外多山山多虎嘉靖中一樵老失足墮虎穴穴如覆釜兩虎
子卧其内三面石齒尖利前面稍平為虎徑而高不可踰踴而躍者數
次穩措待死日暮虎歸銜生麋分飼兩子熟視樵初欲害轉後少息樵
以殘肉食樵入抱子卧久旦虎躍出暮歸銜一鹿飼其子以餘食樵如
此踰月浸相狎子漸壯虎負之出樵急跪呼曰大王救我虎俯視復入
負樵出攜子行深林中樵隨之陰崖叢莽無從得路樵泣呼曰大王幸
終活我導我出虎遂導至路旁立視樵樵跪曰幸得存餘生歸當畜一
豚以某日時待大王于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在期樵來至而虎先至
竟入西關居民驚駭閉門集眾者持刀棍約生擒之樵奔救眾不聽遂
擒虎詣縣樵急擊鼓大呼官怒欲笞之樵抱虎而泣虎亦泣官大驚乃
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大嚼而去名其亭曰義虎宋藹裳以語王子一
為之記
嘉靖中上演馬南城有玉麟飛白玉鬦碧玉橋照夜璧銀河練瑞池駿飛
雲白老常天閑遊乘也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鑾同遊環碧
殿嘉樂館錫宴重華殿賜孚敬婿服時等飛魚服上賦律詩二首紀之
群臣應制奉和方獻夫詩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乘龍喜氣多共訝
飛雲擊白玉渾看匹練下銀河同遊環碧臣何幸賜對重華語更和應

制撕熱天馬賦尚貴惟韻并史歌

嘉靖丁巳內史一鵠死令內直官撰謚閣臣徐階撰孤九天藏寶鵰子以閣臣為一鵠撰謚易名之典殺同兜藏相臣之職竟顛倒錯矣

嘉靖戊子閩中民家生一雞于上有故知吉凶之志六字其人驚異獻之官府啟而剖之則鮮血一腔耳殺藏布政司庫中又某年人家生一鵝止一掌懼而棄之而其時餘姚陳家一鵝生三掌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嫗畜一鵝朝親喂養已而避死鵝繞棺哀鳴三匝亦死包氏子顧其堂曰報鵝文徵明為之記

蕨溪童鋪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同母生後白者忽雙目盲不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使卧于屋外花者日啣飯吐而飼之夜卧其旁白者既死主偶之埋山麓花者朝夕往卧其旁經時乃逝

仁和張間渠太宰母陳夫人畜朱魚二十餘頭母亡間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為白群客聚觀良除仍復變赤人以為孝感

嚴文靖訥初就公車時五鼓謁鮮廣山之麓神廟前至門而甲者魚貫入若傳報聲已而寂然以編修出使自楚還泊燕子磯解維當作江水忽立漬味益空有龍曳尾而下帆檣簇擁舟人股弁公艇觀而諸客真奇觀也顏色不少變

許維楨圖讀書宛陵山寺有雨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惜言此碧雞也相傳唐翰林自蜀攜來者我明鄭舒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繪示之為賦碧雞篇

翰林院吏舍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又閣中蓮花早開并以獻上溫旨答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傳聞白燕奏入瑪璫保使謂江陵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啟其玩好又一中使曰白燕相公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圖越裳之雉耶

滿剌加國貢火雞軀大于鶴毛羽雜生好食燃炭崇禎中亦曾入貢

萬曆中天方國進千里馬青蔥色鹿頸鶴頸耳如竹簽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步之踏蹀時疾如風大宗伯以郤徹却之不為奏于敘峰曰此以得體而實不然遠人慕義萬里來獻使之卻回以為朝廷惜貲焉之貴意必怏怏不如以詔旨卻之而償其道里費否則受之以付北邊一則示西城以不貴異物之意一則示北長以建方王事之義千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有益乃必卻之則迂矣

陳司馬洪謨方守漳時有富人居海濱者見大鳥飛過遺一尾毛于水邊長丈八尺五采絢煥眾以為鳳毛拾之來獻公令貯于庫鎮守太監違人來取公答曰焚之矣時服其得體

泰和俗好食蝦蟇得者輒折其股以防進鄰叔欲恒購其未傷者捉之澤中邑有澄江忽洪水漏漫叔欲欲渡已登舟矣有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契濶見兩蝦蟇戲于橋畔諦視久之纔欲復渡而舟已先登中流溺矣

萬曆戊申南中大水鼓樓前有圃丁以蒻蓬苫餘缸一日偶揭視之見缸上有一龍蟠之鱗甲爪鬣纖悉畢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葉席浮過近視之上有小兒坐其中生可數月席下群蛇蜿延蟠持負

之漁人收以為子

萬曆癸卯建寧虎暴山中人見六虎同行一虎純黑色鬚白而長耳下垂過其膝若此虎在前群虎即不噬人有時不出即大為民害　又己丑年山中忽來一鳥其大如鵝首似雞尾三岐豎如飛其聲似嬰兒尋見人不畏飼之不食數日飛去

泰昌改元九月上海杜氏有馬孕而病及產一駒馬自以足踶之得石子十餘枚大者稍類雞卵而匾色蒼潤如玉小者差大于菽耳按此即輟耕錄所云鮓荅也

虎林沈之問家畜二鶴蓋雌雄也一日將烹其雄以籠罩之雌即旋繞不去飼之食勿食也已殺其雄以沸湯燖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湯中宛轉而死之問驚不忍食同瘞竹園中

有宦閩者攜兩鸜鵒歸江右後以一贈陳子右簡一歸韓子人教其將分也依回宛轉如不勝情陳韓親串過從無間鸜鵒時互相問哥哥好來無歸右簡者死以語人教為詩吊之人教持告其家禽鵒跳擲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遂不食亦死

梁山賈店養一鸜鵒甚慧東關市口肆有秦吉了亦能言兩店攜以相較鸜鵒歌一詩吉了隨和音清越不相下鸜鵒乃不復言人問其故曰彼音勝于我而旗勝我我出口便為所窃矣後臬司愛子謀購得之鸜鵒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賈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歸之垂頭氣盡此萬曆年事

萬曆辛亥陝西臨洮陸免家牛生一犢人頭人面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身蹄則牛也又殺母羊腹內剖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天啟中林陵孫稚明家巨富其父養鵝數十隻中一隻飛去數日不歸及歸口銜鮮菌支一莖七枚肥翔而下如新採召客賞玩分食之

二年十月有龍見十百花房之傍河小門宋晉之勝房長尺許有爪無角鱗有碧光耀日晉加錦裹鼓入盆中奏知令送黑龍潭中

陝西鳳翔縣東有怪鼠嘗食豆殺村民逐之其去甚速獲得自首至尾約一尺八寸橫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後爪趾五毛紋細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能飛不甚高破其腹栗豆幾一升秤之重三斤先是瓜儀江北一帶群鼠銜尾渡江而來不計其數盡投江南勝圩穴隱伏如常鼠而稍肥大半月乃止

湖廣辰州沅陵民家牛生犢一目二頭二尾剖殺之一心三腎又民家豬生四子最後一子長首豬身人腿隻眼

榆林衛營兵家豬生十四口內一豬一頭二首二尾八足（背脊時一身八足有剖肬之食）山西霍州豬生子一頭二身二眼四耳四乳陽城縣牛產犢一身兩頭四耳兩身一尾（俱天啟年間）

徐仲先芳有五異贊皆目前事之最奇者　一曰異魚嚴商某使重賞白維揚歸誤買鹽舟適見漁人獲巨魚商贖放之盡夜舟商將投之水偶

里許外遇卒舟泊焉魚乃躍入舟中跳躑卒縱得魚喜託舟乞火因敗
商舶盜而魚已重創死商收而以人禮葬焉且修厲之贊曰那破舌哭
無急糾乞往卽你艱早辦一死幸卽脫尻崖艱掉尾受縶雖微負心實
駐
一曰義象楚中二戰象被獲諭之降不許語以死則點頭乃以大繳三
百環射之象斕死死猶僵立不仆贊曰執堅有年死敵其律尨絕夫翁
吾事斷畢崩角未能洞胸奚鄉以此强項告彼柔膝
一曰義雞高平鄉中有賣餅翁一僧假宿夜執翁攫其金去家有一雞
獰翥而闘後月許僧還過之雞出撲啄其面皆碎遂逐不舍適值捕卒
見而疑之執鞫得狀乃論如律贊曰其質羽毛其氣稜糾我仇在前敢
死恐後鼓喙代言鉏凶假手良楨跋刲悲壯一揭
一曰義馬流賊破河內縣令丁泰運罵賊被磔所乘馬號甚賊豢以入
賊至堂下悲嘶人立狂逸不可制跳觸而死贊曰本自可生亦無可責
悼此傾崩忍忘艱棻伐同則原我心匪石是馬是人大河以北
一曰義犬太原有客策蹇尉氏道中遇一少年縛犬過買放之少年晚
客多金遂殺客犬搖尾少年至家乃走縣哀吠若訴究者令遣隸隨行
得客尸又隨至少年家得少年訊實論死橐金尚在于小舟中藏客居
址姓氏令遣隸至太原呼子領橐仗櫬而歸犬遂同其子歸太原贊曰
一飯猶貴而況生我庭訟何奇蒙詠竟妥矢力惟堅用知在瑣措不精
看卽犬亦可

映碧又有所記二事云嘗以　惰　閒鄰家鸐豕聲蹤步視見一豕
躑躅墻外東西旋繞若急難狀尋一豕縛去此豕子者追隨數十步若
惜别狀苦難之乃返聞其　則切而同牢者此事可以愧無情之朋友
又嘗畜一小鳥名花天兒以竹絲編為巷籠下每置瓜子于中則口銜
引而上如綆汲然忽驚遁猶夜鳴遶屋望籠　下予舉而就之遂
飲翼入此事可以愧無義之食客
江西客漢黃翁生三子皆業農乙未春翁使子治田晨出酉返凡數日矣
而田蕪不治鄰子以告翁疑之詰旦俟其出尾之見入山中脫衣挂樹
化為虎去翁大懼奔歸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夕三子歸不得入鄰子告
以故三子曰有之帝命不自由也父名亦在籙中數日遂出正求其人
代之以紙父今情露不可止矣顧衣領中有小冊幸簡撕不然則免矣
父皆禍矣翁因覓之得冊翁名在焉乃哀祈三子曰第啟戶當自有策
翁度不可拒乃聽入三子曰此帝命也翁但衣厚衣敷膏切結帶履以
黃紙向天虔禱或可救耳翁如言焚香伏禱三子從從次第躍出各銜
一衣虎吼而去遂不復還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撤催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
乞丐甚多有犬作人言曰趙通判須庫銀三千行賑爲往請群丐相牽
詣趙恢忽數百人無賴子乘之大噪趙惶懼踰墻遁去乃得停徵休哉
此犬其仁其智俱勝趙君萬倍
楚宜子鎮畜一貓甚愛之名曰黑兒與同卧起食飲者十餘年後子鎮病

黑兒頂刻不離床榻間亡何予鎮歿黑兒號榻哀嗚累晝夜不食竟斃
棺下崔子公超義而葬之名黑兒冢

洪武五年句容張觀家產嘉瓜並蒂群臣工進上自為贊諸臣亦多詠禱
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麗法予嘗充軍者厥人異物之不足貴如此然張
氏族顯大天下稱為嘉瓜張氏有名詠者仕至太僕卿

高皇微時過剩柴村餓甚見人家兵火後頹垣柿樹叢茂異常東北隅有
一樹霜柿正熟取食而去後拔采石取太平道經于此上指樹以前事
語左右加以赤袍封為凌霜侯

金陵胡惟庸舊宅有五穀樹一株一樹而兼五穀以驗歲之豐儉如兵歲
結參則宜參結豆則宜豆歲水潦則結實如魚形後移入大內不復存

南內舊有紅芍藥一本仁宗為太子監國時遇花開嘗設宴與宣宗賞之
後宣宗移植北京禁中歷宣正二朝嘗御無比景泰改元之年皆不花
復辟之春忽盛開如故識者異之

白雲寺在鳳臺門外太監鄭强葬地墳旁多名花異卉有層菊一叢乃三
寶太監西洋取來者絕似蓮而稍瘦外紫內淡黃與佛經云層菊花金
色者同花心吐之辛辣觸鼻逆聞之微有一種清香用修元瑞俱未見
此遂以為鄭艷子花耳

海棠不香不實鐘山一株歲結實外香而中酸臣用脩太史為贊予在青
州見鐵梗海棠皆結實大如洋果香氣略如木瓜彼中士人多以拌蔵
置書室中但不甚耐久耳

南京雞籠山五顯廟中有金蓮寶相花在殿臺下花數十年一開顧文莊
首兩見之莖上下相等粗如巨竹葉短如筍殻包于外花吐莖端色大
類芭蕉花青黃白以漸而變斛中亦有甘露第此花開莖端初不抽葉
與芭蕉異耳

牛首東北鄭大監墳上有紅豆樹一株幹葉俱碧綠結實如紅豆故以為
名

大紅繡球中國無此本海舶自暹羅攜來今閩中有之

王世叔峨眉遊記云由莎蘿坪而上為大巖書科攔而南為通天堂又南
為老僧樹樹兩歧直立枯而空中一游僧來定焉樹復榮抱為一僧定
故未出也此事絕奇樹花為一種見此僧還者極寶

周櫟園曰李居仁云舒州山中深岩間附石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
十餘人在撫州見黃季康書齋前二茉莉高二丈餘掩映三間屋高密
雲言建江縣顯隱居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尺許葉紫木言在易州見
芍藥高丈許花大如碗莖粗于臂皆奇物也

櫟公又云朱竹墨菊初但求之諸圖間後親見朱竹于延平山中數頃殷
纖丹如火霽又類與中載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可用作書乃知世
原有此特未見耳因各作四詩予侍先莊節于登州見所謂墨菊者略
如染家淡墨色耳未必可作書也又有印菊者凡花皆圓而此獨方固
各攜本子歸種之次年花開亦自新異踰年墨者漸白方者漸刻三年
之後與常菊等矣蓋地氣使之然也

衢州江郎山巍聳入雲莫有陟其巔者上多異材萬曆壬子忽為雷火所
燔木隨風下有異香逆入鼻人爭取之宋比玉偶得爐餘一片削為筆
而銘之曰江郎山上雷劈枝製以為筆冠竹皮辛酉冬比玉以贈張長
輿其筆首木尚存火色

金壇于中丞擇婿得無錫華生謂其女曰吾三任都憲十有七年未嘗輕
置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患居官嚴刻耳及登第為江右司理執法
嚴刻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妻述父言戒之生曰吾依律而已不敢縱也
復屢入人罪妻每戒之輒以依律為詞後舉生三子皆不育自謂無罪
何以至此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竟絕嗣

崑城夏氏與處州指揮某為親舊某聞夏氏有女求為子婦家人皆許之
女之祖獨不許　客以骨牌為酒令祖戲難曰若摘牌得天地人和
四色皆全即與成婚一拈四色不爽遂許之　太倉曹某查某素友善
適妾各有娠一日會飲擲骰子為卜曰使一擲而得六紅必一男一女
當為婚姻果如其卜遂訂婚焉

京師惟內官婦人遇官長輒不辟宋景爵為太宰經長安道一媼不辟隸
呵媼之媼變面反指太宰曰我五十餘年此地見了千千萬萬宰希你
這墩子官從者失色太宰至部笑語僚屬曰今日惱氣受老婦人一場
熱罵但也不算墩子耳

尹直瑣綴錄載吳與弼應聘至京數　皆迂拙可笑又誣其歸後有弟以
不簡受訟因首是斷之事至為張元禎所切責尹公言未足信楊少宰
時喬云公自辭官諭歸絕口不言官府以庶人服力田終身時撫州守
張某與不合欲陷其弟令人訟之無應者乃以法嗾他人代弟訟之牒
入郡遣卒往攝公以庶人服隨卒至是守偏辱之公無慍色亦心知非
弟意兄弟和好如初海內皆知張守無狀後終敗張公元禎始亦輕信

其事復乃釋然
天順中廣東張璵任南園博其子某任長州學博璵妻病思子不置遣僕
召之學博以子方鍾痘不果來止以一僕來視璵書片紙付僕持回云
惟願我兒好看你兒你兒長大莫學我兒聞者絕倒
韓公雍是撫江西對諸生稱說詩書時江西科目方盛詩生私相謂曰迺
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稱說詩書公聞之飄風以律呂調陽為論閏餘
成歲為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華微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
文諸生如何千字文也不知皆相顧錯愕不能對
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駕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故曰四十
五歲時已絕男女之欲廬陵周和尚流落京師年九十餘步行遠路髭
髮不白或問其修養之術曰無他術自壯年能節欲耳人之精液度與
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太倉畫士張寧年九十
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有問其何修而致曰平日恒欲心頗淡欲事
能節戒者賴此耳養生養德大要不出此
劉少傅忠為南太宰時司爲王主事書之父致仕家居素貧而漸貧之乃
遺廿金與書奉親曰慰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
矣幸無改節
許州有曹操廟每夜擬聞金戈鐵馬聲土人奉之甚謹邵文莊寶來為知
州乃改祀漢獻帝于上列孔融禰衡楊修陳琳旁立為四配操靈遂滅
後人更于操廟左作司馬懿受禪碑以嘲操云

翰林學士原不多人劉公健在閣因修會典設一時陞學士者十人而有
五人皆篤安以私意過入未嘗讀書時禮部尚書謝公遷在內閣張公
昇為禮書掌部事元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誠以禮書掌鴻臚
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并南京為六人志端由神樂觀道士京師
為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白丁時以為的對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蓋西番之俗時有叛亂仇
殺一時未能遏制故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銛劍頂經說誓守惟謹雖
供給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群醜所得亦多此先朝制馭
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言官書生多不知此每以為言而朝廷又不
欲明言其故故言輒不報乃愚人不知又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偽承
其緒而篡襲其名號此末流之獘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
某日某時示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
梅檟齋純駙馬殷之曾孫也中成化辛丑進士官定遠知縣方子事上羅
歸後襲祖職為孝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曰賜進士中都留
守之章殷以駙馬提學山東而純以進士襲指揮職皆奇
葉文莊盛為禮侍時吏部禮書姚公夔治宴賀之曰鄉里親友手謁者衆
煩公垂意文莊唯唯亡何姚公遷太宰文莊治酒往賀曰今日送鄉里
親友還公矣
錢學士溥在告里居營其宅第工役頗苦里閭病焉有一夫不任役將逋
之夫曰不敢憚也往時黃侵刑營第老人受役傷黃今黃之第已敗瓦

賴縱矣而老人猶忍痛不即死益徵之不力何所逃罪譴聞之蝂然為謝遣昌役

成化辛丑山東劉珝在內閣餘姚黃珣為其西席一日劉使其子致東曰讀編制唐三宗宋建返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曰剞本嘗有之劉益愛重欲其詳致答策而黃未領會也王公華與黃同里他日來訪見之歸即操筆成篇至日果問此策王遂大魁而黃居第二此與東坡致東李方叔為二章所得事頗相類豈非數耶

周翠渠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笞汝矣于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心以守葉為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

憲廟時大璫戴義能書工于琴浙中一良家婦善琴無出其右者聞義名詣外邸謁之義坐聽事延婦隔簾一揮坐之簾外不通寒溫請義先揮曲前終婦泱如雨下辭所賷琴于璫拂衣而去　世所聞大璫蕭敬亦義名下能琴

清擇琵琶鍾秀新安叟八十好琵琶謁秀秀曰聞叟八十以琵琶游江湖今日來謁作執弟子禮不可八十言吾因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使果奇執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彈未終八十膝行而前稱弟子留數月盡鍾之技而歸

弘治壬戌是歲策問任輔相以修庶政之意時劉公健為首相主適書心此二字武功康狀元海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有不可易之心

廷樞第一　崇禎己卯南場題寬則得衆四句大主考欲承執中來凡不承執中者黜乙之副考不欲以執中篇籐凡承中字者黜乙之豈非有定數乎

丙辰會試有一舉子夢蘇城大街鼓樂兩人執旗上書狀元二字丙人持竿逆自流血一時喧傳狀元必在蘇州後果為崑山朱公希周方悟二人流血乃朱色初朱中會試有人送宋鑑云司為公五規不可不看朱遂熟讀全文後對策果有此段東遂備書之徐劉二輔得其卷以為博學薦為第一

戊午夏西直門有熊突入守街者不知聞有被傷者大司馬謂野獸入城非宜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時彬陽何主事孟春在職方謂同列曰熊之為兆即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城內數有火災禮部姚馬蓋熊于字為能火家人避光臨曾言之也

西曹有一對云一雙狀元子兩個探花翁蓋主事張恩父昇王守仁父華皆狀元而劉麟儀子延相李璿子龍皆探花也又對云魯鐸分南北朱家別新舊蓋壬戌進士有兩魯鐸一湖廣一永平兩朱袞一姚其一號陋也又丙辰進士有孟春李春夏鼎周鼎李西涯當即席命對云孟仲季春惟少仲己丙云夏商周鼎獨無商皆天然奇對

蘇城有集福巷南都吳尚書儼巷東都施知州肩華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為儼巷穢圖公曰儼巷吾世鄉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以歸肩華曰何不歸吳公而為我有司述公言肩華曰我獨不能

為鈍翁耶亦辭謝其巷竟存嘉靖初又有超鼓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
御史毛貢首亦納金佃竟成訟奏時人謡曰昔日吳興施官送鑰匙
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
大興郭氏初家貧甚偶糶錢一千詣市門鬻蔬為業有海賈見其巧給俾
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所
得香藥犀象充牣左右又久之富與賈埒被錦衣擁麗姬十人歌舞為
樂又久之乃挈貲實東歸將泊岸先登間家一夜颶風作盡覆所有視
勝囊僅得千錢
彭文憲云北方流民毛聚剽襄山中以數十萬計有出行劫者有司捕之
急因拒敵殺官軍數人遂糾衆反賊首劉千斤劉長子苗龍等以石和

尚為謀主勢甚猖獗事聞朝廷命白尚書圭朱撫寧伯永率師往征至
南漳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來會方擬進取賊傾衆出撫寧有疾白公
督衆分道截遏推其鋒賊退保寨官軍乘勝進攻破之擒劉千斤并苗
龍等石和尚劉長子以計脫走撫寧病愈領兵搜勦有襄陽文鼠旗者
隸指揮張英部下一日忽與劉長子遇長子欲殺之父曰官軍即尋石
和尚于爾無干爾若能擒石和尚且重有陞賞約與俱見英英勞以酒
食長子信之遂入擒石和尚出詣軍前諸將爭功忌英以得賊賊為名
擅殺之仍以劉長子石和尚為俘獻于朝法司依原奏定罪刑于市
人皆為張英劉長子稱冤而無為雪者
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征鄧茂七道經廣東某村有居民陳氏以饑為墻

入其家感佩相欵犒軍牛酒皆犒其堂以文木為柱白金為礎碾玉為
四壁承兵琛几案杯棬亦加金玉服玩極天下之巧以鉅萬計且藏甲
兵壯士千人令侍盡藏金公惡其僭奏籍其貲法書名畫　不可盡但觸
燬盡而已有司發兵擔數月始盡
寧獻王自號臞仙嘗令人往廬山顛囊雲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幙
被雲一囊四壁網羅畢動如在岩穴作囊雲詩　周憲王富中每歲送初
雪以盒盛送以為嘉慶有送雪詩囊雲送雪皆佳話可為對
咸寧伯王越在成化中以文臣累建大功其帥三邊也豪奢殊甚後罷流
安陸赦還濟而王三原恕以太宰召還濟而訪之公時望重朝野趨謁
之堂前定出酒酒三行女妓擁衆紛然而出三原欲起越挽使坐曰卿
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勿駭也三原素性剛嚴然憚越勇忍正到歡譜
竟夕

王諭德維楨嚴遇何中丞棣值其生辰宴客而留維楨飲且曰能少留以
待諸公乎其鄰留朱戶生而埋躲調竹者皆家姬也外舍數妓二十餘
人王託故而出然未嘗不心羨其樂
徐昌穀構別墅實邑之北郭前後塚纍纍友頗嚴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
樂昌穀笑曰不然目中日見此輩乃不敢不樂
徐髯仙霖豪具跌宕工書能文章　詩歌初為諸生有聲後以事見黜遂
為無町畦之行武宗南巡獻樂府得供奉上嘗午夜乘月幸其家大醉
蒼皇出拜上命置酒家無供具以蘆笋鮭菜進御上為之引滿已而歡

韋御史静閣得一金魚官官争買之上大笑失足落池中裳衣沾濕快
閣中有衣韋堂浴龍池紀其遇也隨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
官以錦衣鎮撫賜飛魚服武宗晏駕幾及于禍賴在廷論公素知之乃
爲得全釋歸
康對山與李崆峒各自負不相下瑾慕對山欲致之而不得每先施款問
亡答之空同以工書得罪客曰惟康子可以解之空同曰吾與若素不
相能今死生之際乃始託之獨不愧于心乎客强之再三乃以片紙書
數字曰對山救我惟對山乃能救我對山見之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
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解答也遂詣瑾瑾延致上座公不少遜瑾命設
席公曰吾有言告公如聽當爲公留不然去矣瑾曰云何公曰昔唐玄
宗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脱靴公能之乎瑾曰請即爲先生脱之
公曰不然今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而海因焉不友一者也下獄而不
爲之援奈何肯爲白脱靴乎即命取起瑾因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
當爲幹旋公遂解帶痛飲空同遂得釋歸而公自是不得謝絶瑾致罹
清議矣
王虎谷爲祠祭郎職請嚴秩禮遂精通玄典者始與屢職王晉谿聞之曰
兄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少有精通玄典者出于其
間令二氏之徒尚且爲衣食計尚不可遏塞若使精通玄典人可奈何
虎谷歎服予謂晉谿此言似是而非不責吾儒之自存闢而懼二氏
之精通玄典豈大道爲公之心亦豈拔本塞源之論乎

王槐野言吾爲翰林時因省親至家對山適來華州探親吾造之時值其
生朝設客臨送一帖見召吾至妻叔東侍御家侍御曰明日對山設客
有汝否吾曰昨送至一請帖侍御曰明日對山之客有汝則不當有我
輩有我輩則不當有汝何忽如此况今久之後對山遣人來致意云明
日家主要請樵語來使屢即來吾依期而往少間故雨席對坐近午對
山起曰今日老夫難得客不可無公然吾與今親輩無然必有妓樂不
當以此累公今諸公將至不敢久留矣吾辭出侍御輩至歌妓並進酬
飲達旦
曲阜孔廟有奎章閣上有樹直十餘當貯經史正德中流賊趙風子過魯
席捲而去趙本諸生然已爲賊而猶收書所謂以詩書發塚者耶崇禎
間流賊羅猴江北一濮姓者虜爲賊所得惟以爲帥每至一地則懸牌
帳坐其中手一編高吟朗誦群賊四出擄掠濮獨居守老營子女玉帛
無所好惟取書而已既自賊中逃出者言後不知所終
王文成寧獄確句遇勞成疾告病歸過郵陽明洞葺觀閣爲書院静坐習
長生導氣之術静中頓悟一日友人王思格等四人往訪于洞中方出
門文成已知命僕出山買果殽以候且悉語其來跡僕遇四人于途語
意合當驚異遂師事之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瑾黨死陸完坐寧濠黨王晉溪坐奸黨亂政
嘗論死謚論成石文勝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云莫做莫做莫貿
莫貿十五年圖一建三個

桐鄉張浩身幹甚小而膂力絕人郡城前石獅重千百斤嘗持以行有漁
舟數十取魚于其門前浩斥使去漁人不從因斷石破其舟眾漁爭起
擊之浩奪其一楫而數人墮水眾方呼飛遁嘉興同知伍文定禦兵
東征閩之召與所謂吳時軍者角舟有鐵貓兵雙手始舉而浩直竿以
行與相撲吳大困氣阻骨傷伍欲用之浩曰家止祖母不可出也因召
其外祖與十金令代養之後至閩化被賊甚眾賊懼以計刺死
粵新寧鄉千戶子龍能抱舟牛從復曳其尾使之倒行後竟登壇流血劉
通有膂力樑前石狻猊重千斤獨手舉之固飛千斤卒為盜以死天以
異材與人而人有善用不善用如此

正德間一御史李某好占人產不三十年屋為荒園復一御史復占人屋
好事者粘絕句于門云占人產業與兒孫不種桑麻種禍根請看李公
墓上屋至今能有幾間存
劉欽謨草蟲賴悟過目不忘嘗遊而染肆閱其簿籍已而染肆火書以界
之不失毫髮或云此蕭山來某事太倉蔣孝廉子鈺亦然來又嘗與友
人同看考案案高揭墻上眾爭以竹竿指點項刺破碎墮地復來者不
得見來為錄之復取底案視一無差錯
劉春尸天民武宗時諫南巡杖謫世廟初為吏部復以諫大禮杖謫凡京
官外補出都門以暇沙自蔽公過都門選人數千雖其馬不得行公獨
暇沙于地曰吾無愧于衙門何妨令人見吾面目耶復考察坐以嘗蔽
憤甚作仙呂朝十八一套有云嘗吾根青瑣郎簪口氣黃閣老把持

定無婕婕的陳平也爭下一個梯又去鵝鸛林多大小葵藿賜容易能
擊一瓢村裏茶林一篇寫下鵝其托寓慕概如此
沈純甫鍊雄于文下筆輒萬言作籌邊賦弔戰死諸將史尤慣憑用壯獨
順龍救公以楊時相構示遠塞無得留其遺文序稱有諸生沈學文欽
公遺稿時大之患中為仆地見公峨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圖
事白出以授其子乃傳
顧東橋鎮楚衡齋前開遊數門生嘗之一生折數枝戲于首公不悅因出
一對令諸人對之云嘗前客來兩手勞殘彭澤景張太岳對云嘗花人
遊一肩挑盡洛陽春公乃大悅
初東橋公見太岳所題畫冊曰此異人也不可不物色且日卸楚荊州太
岳時為儒童召見知為偉器乃以偶句令對曰玉帝行師雷鼓雷旗雲
作隊而前風刀太岳應聲曰嫦娥織錦星紋宿緯月為梭天機地軸公
大喜解所繫金帶贈之曰子他日所繫不止此聊以表老夫之情耳後
果大拜
王雨眠守蘇郡一月中三四造見衡山每至巷口屏騶從及門下輿易巾
服趨至書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止常服相款雨眠雖蔬食菜羹未嘗
不飽談文論藝千篆乃去
武宗南巡至京口索故相靳公貴家命為文祭之侍臣代筆皆不稱旨乃
御製云朕居東宮先生為師朕登大寶先生為相朕今南巡先生逝矣
嗚呼哀哉

忠實之操如吾鄉會唐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刻中散舊書第云刻京
日先見李西涯必有所處如吾至京見西涯西涯云尔祖正人埋方忠
之墳無由發尔入監禮部必請旨本内必及尔祖姓名埋見之婦嬖遂
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蹙令進歸
謝先相字字存湖庠生以教授為業居恒訓接極和易而立教極嚴飭課
程有限不稍假借評文隨其平日力量如素質鈍而忽有佳語即優奨
之或素勝而是日平平亦置下等人爭勉勵日將午來諸生出郭既覺
暮延主人治具以待則賓主師生略去形迹盡歡而止次早習業嚴厲
如初大約旬日内以九日習業一日游燕所造士甚多當疾革施不及
家事但稱快活快活歡聲而瞑
嘉靖中南京皇城守門卜益方則堂中春聯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
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
世廟初起鄒二泉賓為大宗伯賓以母年八十懇乞終養工從之着有司
以禮存問常州守王義進旨來候云聖天子以太淑人為體未安先生
屢乞終養孝誠懇切有詔着有司以禮存問某等敬致休命賓對曰臣
母老病臣乞終養何敢希天之寵欽蒙聖恩詔賜禮問臣母子不勝感
戴之至次日無錫縣知縣來致命一時榮之
劉尚書虎滄州人妻亡妾長婢婢生子妾令僕棄之襁下適刑部一吏過
襁下聞兒啼抱去妾挺公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後致仕還滄有鄉
人暮為行人出使歸知之以告公公曰吾誠令兒還則刻之有獲君賜
也遂遺僕賚百金隨崙京求贖兒比至兒已從滿向庄崇文門外往出
金贖兒兒妻堅如己出哭而拒之行人勸諭再三兒遂與僕還兒至滄
觀庭闈之禮金為會社延公見兒抱持文惻叔賦詩曰八旬老父江邊
立兒疾接兒天上來亦一奇事
世廟東方士藍道行以術幸上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内所奨之不雖密
則啓中官鉞不饒格上真中官乃與藍謀啟示而後奨之所答皆如旨
一日問天下何以不治曰賢不竟用不肖者不退耳上請名曰賢者輔
臣階不肖者嵩父子上曰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議不肖
上真胡不殛之曰上真殛之則顯用者之咎故不殛而以為尔遣行遂
以意授御史鄒應龍于是應龍疏入而嚴氏禍作
東石麓鄉回一叙友誇之石麓曰適見海剛峰疏謂舉朝皆婦人我非一
老嫗乎惶恐惶恐友人曰只此惶恐尚有丈夫氣石麓默然久之
太倉陸孟昭某為欽官郎于署外隙地構屋數間顔曰清風館新士多佩
為書舉之地一日風雨大作水漲三尺許觴為傾客有戲之曰昨日清
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復新之前就而孟昭擢泰關藩有侍郎滕某得
之則白水村人也語遂為識
武陵陳洪謨守漳州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朱文公祠已廢建祠復有
奉僧壓其下仍額舊匾為芝山書院公乃復祠文公選庠生數十人讀
書其中先是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峰送青排闥自天寶以來五百
年逃墨歸儒跨閩先之頂上真若先知云

薮開緣如千回陸龜蒙傳中有心數意數形數神數可對手物子曰元鵠
殊辛註有人脉絡脉寸脉行脉恰可作對又問三才天地人曰六脉寸
関尺

李九我好施在禮部日每入部必者華與擡路李甚喜一主事異化曰老
先生衙門原係教化之門李甚衡

胡修晉學西浙有士子為所憑明年其人狀元及第設席款胡以爵寵壹
盂行酒曰此益世所實也俗眼不識爾胡曰此器陋薄終不若良金美
玉為可貴也

隆慶中南都金漢泉官刑駕驗積海上所漂小人二以方龍養之一老婦
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聲啁啁如燕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如常
白布裹首若戴服者後亦死此前史所謂諍人也

潘去華云曾見星家談羅達夫命一生止五年好故及第後官竟不達一
生運好莫如嚴分宜予謂達夫一生運蹇便是千百年運好分宜一生
運好便是千百年運蹇

嚴某邑令陳公金嘗夜私行至一民舍有婦姑夜績姑忽語婦坐久腹飢
可問籴飯我已而婦持物至姑笑曰陳金錢公也公不測旦召詰之曰
民間以公清德凡鐵而清者呼公名耳

番人每多幻術能裸體仰卧以巨石壓腹覆鐵砧石為杵搗通紅而御之
客至婦以多置肩背然為驢運磨俄頃旋復收驢入袖一婦方汲客過
索飲勺與之客顧無人挑婦婦笑留客宿客喜從之婦則不至而旦視
所騎驢以首枷入石槽中項大槽小不知何術使入也客窘甚客婦笑
乎客笑教客謝遂聽祈始復施術驢自出其村先秋收牛羊驢馬之類
散置郊原惟聚沙土以指周圍畫一大圈畜處其中童牧無勝雖有虎
豹惟躊躇環繞于外垂涎而已不能入圈也若是之類不可勝紀見說峽
沙異志

世廟時編修曾大章元夕遊西苑放爆竹工闖之使內侍詢問內侍且大
章宅大章畫路之內侍乃報言事出暮夜無能蹤跡上命陸錦衣炳炳
遣緹騎至大章家大章懼以千金賂炳因用近御苑有老人吞緹騎言
有王老者九十九矣炳乃獨言王老預慶百歲誕日放炮自娛上喜聞
高年乃釋不問

金白嶼嘗渡江一同舟人無渡錢且有飢色金憐而代給且食之後過
之于真州譙門以事閱徒銀鐺繫足公問之泣曰得贓十二銖即脫械
矣公如言與之後二年遊于楚江中遇盜登其舟已如匿矣一人從後
呼曰此非金先生耶公曰然其人亟躍而過執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
大恩人也奈何姑之亟使已盡得十三金賭前數十斤贈公公惶刺詰
曰君良家子也不宜久為此其人頓首垂涕而去

嘉靖庚戌秋有將官帶降夷赴任過昌平居民譟以為達賊楊老扶如篋
入都城京師戒嚴久之乃定甲寅夏孟瀆口泊一舟內夷戲作番語居
民譟以為倭一夫狂走萬眾群奔而江陰丹陽武進無錫四邑之人有
踐踏死者亦妖孽也

張永嘉自歲進士至入閣七年單時爲論曰張相君入翰林七年進士遂
乘車
永嘉當國有一教諭起補入辭當用手本而孫用折簡永嘉怒召文選以
折簡與之而未書會二尚書至而忘之文選出以爲相君知學也侍由
太宰論格轉郡判一日永嘉忽憶前事召敎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在
任三年矣　高新鄭署銓部有某典吏出其門下方考察時諸長吏戚
在高見甚注老病曰甚矯健何言老病呼之上與吳喜而疾趨失足仆
地諸長吏合詞曰即此使是老病新鄭無以應遂去之可見君相造命
亦不足恃也
李映碧紀其先文定乃合宋史三事云宋李建由狀元爲宰相論文定李
踰七十先文定亦如之一也宋王溥以宰相致政父母俱存先文定如
之致歸田都云由狀元爲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溥
見稀于當世二也宋慶曆癸未入相者六爲呂公著王安石王珪韓縝
韓絳蘇頌稱極盛先文定主隆慶戊辰試入相者七則沈一貫朱賡張
位趙志皐王家屏陳于陛于慎行此外八座十五人卿貳三十八人閣
府廿人方伯十九人在制科中爲最盛也
李懋欽身臣與李伯華同先才名相頡頏並由吏部左遷並以京堂罷免
皆爲嘉靖初權貴所斥既伯華家居縱酒度曲頹然自放懋欽一意經
術易詩書三禮左傳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兩人學業不同而志趣祈
合會則夜飲易燭雖則月必致書有作必走使相示三舞之士居稍先

蒙名公必稱二李
倚冠平湖里人馮汝弼作離合詩云曲川地可耕長刀所伐樹元來願有
文軍口三十去乃勳冠二字也
俞盱江之被逮也陸武惠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赦世蕃所叩閽而入閣
人曰太師侍郎正酣睡非內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復來耳炳曰吾
敢夜不睡而晨起齋沐以來必爲救適時炳方得工心間人不敢固拒
入久之世蕃披襟欠伸而出曰來何早耶炳曰炳不睡數日矣弊宿卜
並而復敢來請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蕃曰爲誰曰爲俞帥耳
蕃曰俞帥徒負空名建創無功經瀋政府公何爲眷之炳曰俞帥自知
獲戾太師不可解故常有致于炳炳敢請以爲炳德蕃心許之及蕃出
炳語之如語世蕃者蕃亦許之炳出疾呼俞帥人未蕎明日炳復趾入
嵩第八拜叩首而起會建論亦威爲俞寬遂得釋
王五峰徐明山皆海賊之雄也而皆以婦人敗明山之翠翹人皆知之五
峰之少華知者絕少故爲記之少華故金陵民家女失身爲娼有麗色
見吳門周生而悅之誓與偕老生善簫善吳歈每生吹簫而少華歌聽
者魂銷有貴公子聞名欲得之則治輔舍延二人居歲供其每執之不
得也乃陰嘗少年勝周生者曰沈郎嚴服揚之而少華眾心動公子乃
以關遂周生應他貴官召而陰令人蹤而擠執之既矣發藏其面少華
遂伺使與沈郎舍公子持之遂歸公子然非其意也嘗周生逸至其家
少華絕之周生患怒曰必殺汝少華既不樂從公子而又懼周生之害

之也乘夜覓至飛山爲巫覡所捉傳諸島並且奠鄭王峰也奠舉之敘
爲張夫人會就生涯皇島中事敷作少華忽見之相視淚涌涌下且飛
之訊得其狀每夕使沈郎與少華陽惟而歌少華亦陽睡且而聽幸其
歡異與沈郎歸中國始者也遂日夕竊爲且坐攜至觀之衙幕府少華
遂竊其費與沈郎偕遁後是夜爲是夜主人所覺以乩告沈郎死而遂
妾少華少華泣曰天乎吾一婦人不自意降一酋而死二子也降一酋
乃陽死二子罪當吾不可以再降遂自剄死

萬曆廿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因服而縛黎惟潭自以抵復故罪視莫登
庸有間爲立面當容狀驗圖據其塔令皮花俯伏鑿其背曰安南黎氏
世孫黎惟潭不得俯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臨罪乞恩湯義仍有詩紀
之

南都大報恩塔高廿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廣廿丈六寸純
用琉璃瓦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今古萬曆中貫頂大木朽蝕老
年金頂欹邪當公募修之所遣庸保與塔頂坪一方僧應募時大斬而
著釘離瑩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身以手攀簷距躍而上登承露盤中
衆人自下望之爲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人以爲神

滇南鄉父景通駐未有子遇異人于雲橋曰明年朔旦朝會羊山爲公祭
之至期曰公有子矣後十三年乃得此三朝虎臣願從公乞爲弟子後
五年復舉子幼名羔亞蘭十三年南鄉生是日日華五色因命名曰繼
光踰五年生繼美爲貴州總兵南鄉王夫人善姤一日南鄉提兵出戰

静至圖城夫人郁勉家事登佛閣寺拜以全

有微疾聞者夜夢人曰明日有十二位佛來見留爲汝虎先祖佑汝一生
富貴遂明早有十二僧來留款甚厚請作醮虔其先同舟中更有何人
曰只二行童看行李不必請也既而客令子至舟見有二童幕告曰我
天台人也父爲官者滿回鄉遇諸先賊劫殺一家留我姊妹扮作行童
攀至此幸幕以此情訴遂爲雪冤也其子歸具白父既而客默矣卒俟
繼先爲僧責問取二女證之皆服罪事上當道奏寘權官此卽所謂一
生富貴也

宣興五昌四治四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一舍去土數尺或擬壓壓爲
之動當饒遲有舟之貌而擡爲有悔之者昌曰欲以家攜我耶家集百
許人爭擊之昌持檄左右拂無弗溺者山行見巨蛇長數十尋怒捉蛇
尾擲之舉擲空中墮地死途遇虎不及運兵刃以兩手搤虎兩膊交執
于一掌而抽腰間竹刺虎喉達其背覺之良久不用力撚手足撼掉不
自休舟山中擁林木數株遂異之或提碩石行百匝力稍解云有女力
肖其父摩有巨舟蹴數之水遠呂廬請昌病命女往女獨盪舟泉至舟
乙在水裏

台州通判王禎以才康稱江陵當國時清丈浙田至田明謁丈廟清以刀
筆起家同官爭之有稽聖位間清曰君知在上者爲何人清應聲曰不
知其人但知其是好人能爲好官耳聞者大慚

王元美郁眉公欽客有以東坡推元美者元美曰吾當叙東坡外紀謂公

之文雖不能為我哭而時為我用屠公笑曰公有遼東豕一事問何事
曰東坡平生不喜作墓誌而公所撰不下四五百篇較諭老坡一着已
而論高光元其右高帝看公曰亦有不及光武處高帝得天下殺杭宦
者卧光武得天下後卻與故人嚴子陵卧
聶豹守蘇州納賄無算嘗封金于瓶為李通判所見俾云以菜寄父李曰
拙妻正思菜遂取十二瓶去豹不敢問
孫蘆石煒童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挾秦家相隨一日夢逆一道人
登高山似非人世執甚道人持一器若糜粥令食謂曰此糊塗也汝從
此無神仙分當於世間事業耳公夢中甚悔驚啼而覺可見於世間事
業者大半食糊塗者也

高仲子梁楊然孝康也寄游吳下死焉妻戴十二娘瞎淯女也年十八相
繼死陳明卿為卜葬虎丘山側而來以銘曰含尔貴竹的皪三泉山藏
古寺劍靜澄渊白雲鎖歸青松半籠永寧貞魄鐵花秀若何以比德潭
影蘺烟　前都司李葉公二妻孫具姬氏不以侍婦久寓明卿合葬之
俾與姬比而銘曰行御此路遑分後先今夕何夕明月在天一行秋
雁環環游仙苦魂落日幽寧霞鬟長留一道環上春遲白為久住湘從上石留一道春
馮元岳云萬伯修世緣以武節著而文最高以通才稱而操最固以勤心
凝而中最學道最廣燕棊越劍吳欲楚詞苏苦滇風清長餘韻固自勝
人
神廟時有近侍號學顏者奏對便捷得聞强記工甚喜之賜越鳥陽之名

值其以沈同和事被累乃重節延之詞其婿入座且食者誰參為送寶
幕客遂訊無據卻覆杖決其無妄貫也
朱國臣者京師大盜也其黨十人一日命甚作妝食具黨集而妻失瞞
忘啟故鄉之逸出東市遇巡卒告以故卒躡至其家獲十人無脫者下
法司閱其賍國臣曰我等擒京師殆矣吾告若凡執獄不可不慎如石
駙馬衚同皇親之被殺也而坐使如蕭荷花等凌遲豈不甚冤數李皇
親婢僕棄首飾于道亦我也而坐拾遺人以死亦一冤也我今不言誰
為雪之者于是法司追問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文為民瑞郎中
徐一忠于外
顧涇陽母錢夫人病里嫗趙侯問有鬼乎夫人戲曰有之曰鬼何似曰文
似汝

有別駕之妻某氏妬而無子憚人　為置三妾不得近也適別駕擢守府
任先往家眷繼登妻乃自乘輿而令三妾騎以從三妾初怯甚久乃習
時赴宣府而虜至三妾皆騎而馳得免與夫會氏遂為虜擄羈一年明
歲虜入邊求嘗擄者諸之乃以啟與送氏歸別駕以中丞令迎入署然
氣折矣時三妾各生一子歎然迎曰微夫人命之騎幾同臨虎穴中耒
氏益愧而氏亦自悔撫三子如己子以老
而五人墓云高冠華蓋路丹般耀里閭彼其富貴子豈仍刀鋸餘姑蘇有
烈士往往溷市屠朅發救要離窮巷守身諸一時慕憐痕草如劍衡除
長當號斧鑕賈人同戴屑往來虎丘下行道多躊躇誠哉古死墓生王

顏不如
甲子闈榜顏茂猷以五經中式其實錄進內簾者止周易也甲戌顏為剏
榜第一然皇闈之特賜中式列名會元李青之前自後丙子北榜楊重
然乙卯剏榜劉思敬山東宋琬皆以五經中至壬午禮部先上疏請旨
一體磨勘而譚貞良馮元飈皆得第
茂猷字壯其才敏甚有以詩文請者絕不構思信手疾書如其幅之長
短而止然亦不甚修琢也登第後不乘馬不用長班不受賀不列選曰
吾以了一生之志歸讀吾書而已仕宦非所欲也亦大奇人
崇禎己卯庚辰間有揭于長安門曰督府建卓義京堂工斗量好官昏夜
考美缺袖中商又有云銓司二萬外科道十千頭今日求人得明日受
人求癸未有二十四氣之謠又有題其後云二十四氣酒色財氣金銀
滿歲便是一氣正人君子只怪鉛義又民謠云今年九明年八多少官
人沒精髮又云一個磚一個瓦打殺五九八多少和尚沒頭髮殺于賊
矣
開封被圍三月城中糧竭米麥一升值銀五十兩巨室買粟一升雜草根
雜皮而食城兵飢餓不能操戈外援既絕賊圍益急當事者乃決水灌
賊乘危自全自周藩爲撫黄院諸達官皆預備舟楫駐城頭得免而士
民盡爲魚鱉當時謂以此叙功真可慟哭
安南黎奉曉生而魁偉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外寇侵境鄰里逃竄曉諭
父母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殺賊易易耳飯畢持一斫刀直衝賊
陣翹擧濆走盡獲鄰邑被虜千餘人而還國王賞賜餘糧皆辭乞賜田
地以自耕食有司議定頃畝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爲界許之
所擲十餘里悉以與之名曰斫刀田後復以十餘人擊數萬賊封威遠
將軍見崇禎南翁夢錄
闖賊李自成初爲沙彌還俗名黄來需爲姬氏牧羊奴崇禎三年流入不
沾泥營斬爲帥頃九年爲闖將統軍騎千餘歸米脂推牛工冢而去祖
海父守忠俱葬三峰子亂山中距米脂二百里山勢環拱氣象猙獰海
乃里人李成所葬十五年成尚存時幕府檄米脂令往丘邊大綫掘冢
剖棺泄其殺氣大綫購得成詢之成云葬時得空穴三其一有黑碗因
葬其中而填二穴今但有黑碗者即海也建伐十餘冢骨皆血潤至海
冢則骨黑如墨頭顱生白毛六七寸許左側稍下即守忠冢冢中盤一
白蛇長尺二寸頭角嶄然見人昂首張口向日復盤卧如故略不驚怖
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黄毛五六寸許其餘骨生毛者凡七八冢大
概有虎口餘生記甚詳枯骨生毛亦大異事無流海內夫豈偶然
李映碧紀建文三事云崇禎時興化貢生褚曾遇一僧名無數指天象曰
亂將見矣天遣麻黄輩下界矣被補積久不爲巨冤必爲逆臣 又姑蘇
李康毛覓其父爲鬼所憑謂吾前身與尓子皆爲建文宰金川門尓子
開門降吾家四十口俱被害以其福力正旺未克報楊學士慎猶其後
身也今舉子耳哀矣吾欲討奉令下生圖報尓子耳得免未幾果死
雲間貢生嫐若夢至一所見衆朝端劍著君集議改革一人如帝王狀

撥發伏地啼哭稱枉高聲曰此事非吾所主可問建文此日弘光時事
闖賊之過河也自稱是庶子孫避難改姓所張偽示有土地倉庫我之
土地倉庫百官人民我之百官人民等語人心遂搖然則僭有真有偽
耶
有客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復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即飛去客曰
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後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飛去相尋也急令人
視園林中果然
太卑唐漁石龍致政家居出入惟徒步隸大參貞廣說之曰翁官居八座
年踰七旬天下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
者而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師佩山先生歸被是步行乃姪朴巷及
竹澗潘公俱守此禮吾安敢 下缺
呂讀曰記吾先太父致仕家居賓客往來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閭里
酌共一觴呼曰閣同知子弟負供酒捧執壺把盞侍左右不去今士大
夫家賓享多品金玉美器舞姬從童雲雜旌箸矣其子弟亦驕貴視父
兄蔑如也　陳錫曰記當年長者直呼幼者名其後漸起表字猶士流
也今村夫屠販下走厮役無不號者尊長貴人復摘一字加翁其上矣
陳廷禄曰當時無帆騎之士皆衣衫褲赤子芒鞋昨久別相見者拱
手不拜今僕賈大袖衣必綵帛巾必金線復必雲頭雖家徒骨可鑄嚴
十鬼拜跪十甲矣　呂初日當時人皆食力市廛之民布在田野婦賤
男貴兒女單衣耦竹簞執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
競縱傾誆逸博貨讒農家為愚矣　呂方曰當時親鄰和睦一家有客
各攜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稼穡商權早晚兒女婚姻纖悉笑碩
而已今比族忌嫉貧富異視聚為貨媒散為禍仇矣　呂京曰當時歸
娶聘先生者其尊人乃御史以論權貴獲罪卒復田廬蕭然無中人以
下之產今寧有是　史儒曰吾先太父嘗貸與石姓者金四十既償暴
死子復來償太父與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貸矣太父
曰尊公已償矣太父雖得石氏之子亦難得　陳大德曰當時婚娶但
論門閥媒妁定言而不求備今女家許聘縱索財禮男家既娶乃論責
裝稍不如意非過時不歸則婦歸見斥矣　馬漢曰先伯為蒙師日生
二種生卯而入塾序行列揖酉亦如之課徵習誦畢則分生徒為主賓
迎送寒暄問答謝勞歎詩而退未終聽其自行貧者飛納生徒嚴憚不
敢為非或有不率橫而逐之今師求富家子弟樂狹矣　呂壁曰當時
子弟不輕易習舉子業餉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今僕子豎兒
厚遺千達持此持門戶為權貨梯階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途而
務本食力之民寡矣　陳廷瑞曰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會
集壇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類相從交通情捆宥
權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社無師猥鄙者不見齒矣　王建佐曰當
時小民承輪豐場先吞鎔官有司擇老成殷實之人董其入歛民無追
負官有羨餘其賦收事非人斷肆漁甑鎔納者示建體以致影射那移
獲析隱身十室九空謀生難而一人主臾矣　王仁曰當時同宗有為

御史者過家乘輿親處門不下轎入史攎御史揖謝如恐不及卑如遇
尊長道旁拱讓今官人財主駕車乘馬揚揚過閭里尋故小吳見仕宦
稱呼姓名無憚貴賤皆越矣　陳時餘曰先公嘗為邑令貴游適判
不進二指潤書其鄉中往來吏不適判不還則以土塊擲名而去書
札稱謂但云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葉金帖村巷青衣亦斥柬
函函東贈卿大夫紅簍錦標芒字百拜矣　陳建鵬曰當時隆冬嚴寒
家作土匱燒骨柮煨芋粟煮黃韭父母兄弟圍坐役幼者供具衣食過
進長上今富貴家狹二三駐客或與兒女子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
矣　陳大諭曰吾先大父嘗以困乘應貧及困餘不無鞭笞先伯仍以
木平其斛大父奪去而撻之曰出必多與入不多取今富者設機關巧
取重利貧人既貧亦不思還矣　馮湖曰吾先君魁擔從侍伯父宴偶
失客伯父怒呵斥之不敢應而今或弟殺兄弱反見噬出矣　陳邁曰
當時民不知訟或訟而枉即見輸服同室有鬩其不直者眾爭屈為而
今競工刀筆詭詞飾情矣　萬民化曰今先公為吾門竭時而家兄弟
相視若同胞今本支骨肉且自譸張貧賤憂患睥睨置之矣　陳柱曰
當時人家居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四圍十間而已今重堂窈寢廻
廊曾臺不可名狀矣　史軍曰當時今先公與兄俱為諸生博學能文
家貧兄弟遞相為僕從皆都還散百里逆行旅宿今生儒輩橫肆驕逆
盼目帝衣矣　史觀曰當時近郊數姓惟事耕讀多識為儒多力為農
今頓棄二業游手好閒矣　陳慕曰當時頒白者負戴于路少壯遞之
則分肩而行見老人攜兒在路抱送致家而今子弟孫有力則頓其父
兄逆得携兒歸而鬻諸他鄉矣　呂庭曰當時良賤殊族吏不假借雖
大富貴時無下費而加禮者而今舊族以貲覓新門以豪挽徒此安然
矣　一龍曰鄉飲觀也諸公所述龍三紀焉居廣大而服華美乘徒步
而安車馬忘古之人而不免俗之　龍知過矣

行有善惡法有彰癉事有勸懲義有襃貶治身之道必慎必簡治國
之道必舉必選毋曰己才足恃而傲物扞塞毋曰小失何傷而率意
踰軼毋曰權勢在握而肆其奸險毋曰富貴可常而恣其沉湎一時
之快豈可娛千秋之定論難掩一事之失足可悲在上之鑒臨難逭
徒貽笑于萬年雖有山而不剪供噏罣于千人視前車之不遠謫觀
三百年來祖以鄧垂之寶永鑒今終而元惡大憝有一逃于國典者
乎易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吾願論世之士勿令後人復笑後
人而好修之者姑無責人而急自反也集懲誡第三十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誣其叩頭乞餘生西楊薦
陳芳洲芳洲嫉人許西楊之子稷稷竟坐法論死芳洲令徐武功更名
以圖進用又力薦之武功竟置芳洲于戮有武功為石亨曹吉祥門之事
有文貴武功于金齒孫云川劉林多判近是簡有所信哉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傅廣自宮請効用內廷上曰此人已至三品更欲何
為而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任

工部尚書吳中豐貲篤厚奏對明爽然貪財好色媵妾數十人其妻嚴正
中畏之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
免一日闕誥命至家妻并奪命予弟誦之曰翰林先生真不虛妄一篇
誥命何嘗說他清廉一字中聞之雖慚猶笑而已

景泰中閣臣陳循王文以子倫瑛不中式劾考官劉儼黃諫下禮部會問
閣臣高穀等覆驗所中一百三十五人卷有優于倫瑛者有相等者有
不及者奉旨劉儼等考試不精罪不容逭但無情弊俱宥王倫陳瑛明
年俱着會試于是六科合奏引范質戒從子詩係為相干維不應選士
指循文止為私謀不恤國體乞加追問上曰覽爾等所奏誠為有理但
陳循王文輔導有年且老者臣豈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其姑貸
之論旬日高穀上言不敢為者欺國之事不敢萌者朋比之心乞罷內
閣職務專領修通鑑綱目蓋嘗面斥儼諫不直二輔故也報曰卿持敬
之心可嘉之情朕已具悉但館閣正當用賢不允所請令復當加秉忠
直以全名節不知循文觀此二旨亦知羞愧否

陳循在位恃横有不可言者而一時臺省之臣獨能與之抗初循聽家人
言告泰和民强占其葬妻墳地因而謀殺守墳者逕按周鑑訊之坐其
家人以誣當徒循遂疏言鑑嘗學春秋于安福縣非蒞獄江西安福中
式者廿餘人又善救欲天益正罪人影捷滑不宜處臺端且泰和縣官
入覲節已餽送之薄故相承而抑臣家人下都察院請以公差御史王
豪使廉械之明年豪廉循所奏皆虛遂劾循以腹心元老恩寵殊常當
忘身殉國柳答殊遺乃以丈尺之土欲入平民主豪之罪以細微之隙
欲陷縣官貪污之徐又巧飾重情誣罔御史乞付法司明正其罪上以
循居京年久里間事不能詳知第信家人傳言以奏恐勿問循復條豪
奏以為誣己且言其親黨及如漆視聖旨如風且豪居京多與安福豪
族仕者同巷故相庇護乞勅法司重究上不得已下法司從公理之于
是刑科都林聰等劾奏循欺天負國恃寵抑忠豪横鄉曲欲吞併其墳

山東盧官寨劾錢佑其土地用鹽執法不屈反羅織以快私忿王豪劾賈
不阿文吏吾以文過謂君可罔謂天可欺謂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
大夫之清議不足恤法當究治罪所難容上曰爾等言是陳鎬懸事覈
建有年其寃之

馮益附曹欽欽反并逮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為証益故自為異醜詆賀賀
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欽問先生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先生曰
曹操乃曹節之後終成大事欽大喜令妾佐酒今何諱之耶

景泰中閣臣陳循王文以己子不中料考官陶私詔覆試如初定寘不私
也上不得已特許循文子會試時謂之欽賜舉人癸卯年北京留籍者
翟鍾玉丁予敔等俱發回原籍肄業時謂之欽降秀才

海虞有李某者素好訐人號如虎晚年家頗饒有子登景泰二年進士
建坊堪輿家以為動土煞地當有凶不三月子卧至某日往迎表鄉人
訊之曰此去一程而回某至驛清亦感疾死其僕厄不能救而表送大
化之凶常歸某符鄉人之言

丘濬山自製餅餃賦進口北中官進上工食之喜命當方效為之不如式
成被責因請其方不以告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比吾輩內臣
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識者隨其言而鄙濬山由是京師傳閣老餅

劉吉博野人為閣臣屢干清議言官論之欲得還旨人謂之劉棉花以其
耐彈也時內閣三人萬安鄙忍劉翊佞險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

戶部侍郎王鈷出入王振之門諂悅異而無鬚善候顏色振甚善之一日
問曰王侍郎爾何無鬚對曰老公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正統中南御史魏演以老疾為撫臣朱與言劾致仕演疏言南京諸司當
兩有勢者私相朋比賞而在下者孤立無助若憑風憲考察少合公論
守備太監劉寧忠直公平乞令體訪下部覆寢不行　又大同巡撫沈
固上言臣觀天文所載帝座侍有宦者之星遠稽經典周官設宦侍之
職自古以來代不乏人方今文武之臣固當宣力于外然而保護聖躬
翊贊皇化尚寃南衣視膳視寢朝夕趨蹌左右供事加以奉命出境和
好番邦統兵禦敵保障邊徼內臣效勞其功尤著乞如外臣例給賜誥
勅以為身家榮庶盡勸奨之道詔以非祖宗舊例不許此二公者極意
獻媚不顧唾罵而皆不行所謂小人枉了為小人也

三楊後相業無如李賢者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以晦閑亦
頗恣橫岳正自內閣出貶召還館中賢欲以為南祭酒正不欲戒謂之
曰正自謂閣老也乃政還于外部給事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
擬京堂乃出之于外葉盛巡撫廣東戎捷之日盛自負其文嘗指公某
文為不善因以辟雍易之其初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賢奪情
賢怒甚欲貶于外王翱勸其依文彥博救事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
為此

都御史陳智性躁急被左右無虛日每洗面用七人二人捧衣二人攜衣
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手帕稍不如意輒批其頰至洗畢
必有三四人被批頰者一旦坐堂上岸幘杖箸割指甲失墜于地怒甚

起捨醫續地數次乃止或靜坐時左右行過有咳聲卻挺之客諫以暴
怒爲戒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置前示儆已而怒其人仰取木方擊
之少焉輒悔已而復然
起按之待三司審鞫所載甚明祇以諸司曲意奉承遂致戚福過甚有李
興者河南人性尤牟戾按山西凡三司進見令聽事吏報門門子傳說
進來群隸齊喝進來乃跪入又打死平人甚多興起撫韓文相忤文劾
奏差官勘實寘于大辟王三原蹤解之得免死自是三司官無報門之
例然戚福猶故也
萬安蜀人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刻嘗與內侍養子
李泰深相結時泰亦在翰林值內閣缺人欲用泰泰以推安遂得入閣安
初無學術日以媚悅爲事時昭德萬妃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交
納內侍所爲無問賢愚但有內援者則狎之司之昭德恣橫好奇玩中
外嗜進者結內臣進寶玩則侍寫與官以是府庫竭於賞濫時有紙糊
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誚
安陰痿有一庶吉士自學善醫具藥爲洗之因得爲御史時翊聖夫人
之侄李通以門廕官中書有一同僚與善因歸省寄一篋封鎖甚固夫
人令啟視不肯乃強啟之工惟舊衣下皆土塑夫人大怒曰他日挾狂
我家耶令啟之遂爲跪請乃令自償其二篋去時人爲語曰洗鳥御史
挽土中書一時同官氣爲沮喪
有倪進賢者少無行安與爲腹心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術穢聲彰著

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安
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劾
恩以其疏至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
矣乃皇遽奔出
初安在閣大人或譏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夜看三
台星冀復用其無恥如此貪賄至鉅萬萬安死妻將子婦懷以奔人家
無餘者
憲宗信任汪直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廻避也所在撫臣皆擐甲戎裝迎
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候馬過乃起及駐館則易小帽曳撒趨走帳諸
叩頭半跪一如僕隸侍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內擢時有
謠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競之甚一至于此
大學士商輅尚書項忠等以西廠横虐疏請罷之勒汪直歸內御史戴縉
因條陳政內謂異其殊勝皇上諭兩京大臣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
退何不肖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華吳榮等之奸惡
高業王應奎之貪贓奏釋馮藏等冤抑之事因禁袁河害人之宿弊是
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服眾者也上悅復令汪直理西廠陞縉尚寶
少卿陞憕工部尚書復羅爲民又雲南巡按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
爲政務歸一令閣有疾乞留鎮守此與所謂交結近侍官員也比之上
言大臣德政又不倫矣得免斬誅倖哉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後建毓秀亭于萬歲山

既成一小公主患痘廣欲以符水逐魔未幾清寧宮災衆謂建寺年月
犯殺所致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
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上令內侍籍其家得一簿載所收餽遺黃
白米計百萬石上曰廣所食幾何乃受米若干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
銀也乃怪其賄濫科道請出簿究問諸與名者懼甚夜赴戚畹求救不
期而會者凡十三人一人獨來女嬖事雖得寢而納賄之名藏傳朝野
上終漸去之
戶吾儕卿貳欲謁江直廣王趙為介私問跪否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趙
先入吳陰伺之見其跪白叩頭及吳等入皆跪趙出而尤之吳曰吾見
人跪特效之耳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孝淨淨欣然受之曰當與汝不作首飾常
頂戴太監也
太監王高頗執守自重當休沐居慶壽寺有兵部尚書某欲謁之與侍郎
某先後出部各詣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
部侍郎繼已先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來不敢違而升
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譏其非才德所
致也既而就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適私媚人以為權柄今諸公
見我安知外人不議高耶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為何如人兵部曰公
真聖人高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比
當此卿之壹壹衆惱不能出氣高識高矣吾不知諸公討此一場羞辱

何所利而為之
閱往都御史李實以進房中秘方行取至京試不驗遣歸賓工疏謂思召
急遣不知其故蓋誠與欺仕實即景泰初使虜問候上皇者也喪心至
此
耀州判官張善以進秘方召見擢兵科都給事中妖僧繼曉以進秘方召見
得幸累擢通玄翊教廣善國師建大寺居之仍為其母旌表孝行母故
倡也方士李孜省以進秘書召見得幸擢禮部左侍郎掌通政使事此
成化中事也四四子永進秘方拜錦衣都指揮同知子亦為錦衣指揮
正德中事也舍官陶仲文以符籙召見合方藥累加三少禮部尚書封
恭誠伯原任應天府丞朱隆禧累遷禮部左侍郎原任都御史盛端明
布政司參議顧可學俱累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方士梁指甲挾邊妙
散人此嘉靖中事也
松江同知吳獻臣素性剛傲故事守升堂後佐貳散去獻臣獨側坐府堂
凡守舉動不當即正言不避有時與守言惘惘然置桌上以坐周圍作
一大圈直視守曰看你走到那裏去
後更撫江南察院中畜小雞自種瓜茄有時坐堂上忽念及雞雛或瓜
茄當灌溉雖徒衆盈庭即棄之入內徹噴而出此等舉動謂之當否何
明于責守而不知自責耶
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每有宴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一言一日令
隸人攜圓桶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圓桶上傲然不屑客皆散去

李晬因起江西提學至官與都御史陳金約曰公奉勅治軍夢陽奉勅治
諸生無涉也諸生有事至官獨破例左右之今揭按君長揖毋得跪故
事監司五日一會講按君所夢陽獨不往歷按江萬實大不堪夢陽于
鍾鍾奉檄生往鎮之江種遂而已
趙中含元實攜妻子棋籠衕已作女郎裝挾琵琶彈其工觀者如堵以其
侍僕細觀醬異提知為趙中書一笑而散
山西學憲胡松上疏有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疏稱松疏尤當可行乞遣
為山西參政自行所言然不妄兵政不給備餉今不得展布假以不動
罷紫禁時山西總兵許定國以流寇猖獗勦撫無功當以鄢國為壁請
兵十萬餉三十萬為剿勦賊而各省並饋分守其界無令賊逸出郝覆
稱善令率所部三千人往此外不與一兵不給一餉令責其持定國實
缺糧借地人所部三千卒斷有新舊相牽遂歸而定國以不動下獄奸
人但知殺賊陷人全無成功不顧國事往往如此
王文恪之子延喆性奢豪治大第多蓄聲伎出從諸僕皆華服嚴妝珠玉
寶玩價值巨萬元夕宴客席必懸一珍珠燈設宮古玉杯惟日歸有輿
至中門門啟則健婦昇之其妻列坐二十餘人人拔二釵群飲至醉有
所為壹則潘其肩聲樂前引入室復酣飲乃寢此等舉動俗人羨稱在
達識視之如楚火之城凡鼻之蜆國家軍卒其堪悲憫惟無能勘曬之
者耳
劉瑾擅權盛不喜徵文義中外奏牘處分未嘗不達內閣使人人揉理執
事理決不移執奈何能大肆其惡乃閣臣自為觀望每本至先問此事
當如何擬事當云何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問之然擬下等故
瑾益肆雖言官交章建言瑾亦知種其芳進計曰文臣所畏惟廷杖耳
于是慕建如擬之法曰織而肆毒無忌
焦芳既入閣欲以舒逆為吏書劉宇為兵書宇河南人宇素暴横先任左
都御史理厚賁打御史又與保國家人朱瀛交通瑾無日不至兵部聚
議御中場建儀奉詞流出必遞入司禮留至歇語四司曹不附宇者必
令流言于瑾傳旨外補建儀遊婦畫妻妹之態宇大說凡有章奏皆其
為草擬焦芳既任宇代之宇去曹元代之元與瑾視舊政由布政聯連
至兵部尚書遂入閣
逆瑾恨椿貪殘而我篩大義沮抑同列馬永成從侄百戶鄭珙已得旨瑾
力執以為不可爭于上前谷大用鎮守臨清傳旨于臨清開設皇店瑾
急攝其叔計者置于法奉御太監王瑞于御馬監建新宅請工居之國
奏禮納戶數人每一包納銀草所得利進于內瑞自為害示邊戶部出
侍郎書顧佐等白于瑾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
包納錢糧之理工以為不知瑾遂如其禮納戶于部門外命鎖其枷不
得塵仲旨卸日死御其黨以示禍尊其假大義處正其罪斬恣處也
兵科給事中屈銓請以正德元年後事例刊定成書用六部為次第皆遵
瑾所論旨也聞于帝酒王雲鳳亦言之且請瑾下國子監釋奠如魚網
恩故事屈銓曰王公王士豈宜有此而史載之得無異禍而然耶可惡

先之無所不至信然

潢賊趙風子入泌陽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冢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

庭樹歷數其罪令劍士斬之曰使我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

克賊黨譽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尚書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二人

之報如此

上在位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皆青宮舊閹也日

與上同卧起專導上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之戲時號八虎然此輩外

雖和同內實忮忌及瑾誅魏彬在司禮馬永成欲易鎮守太監物仍與

刑名等事彬曰已有詔草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議爾何敢

專因致彬二人訴于上兩罷之乃以張永掌司禮亡何永為內官館茂

參貴孝陵司香谷大用亦罷京師謠曰馬彪不用混混跌谷破不用張

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非紅

李東陽以神童舉與程敏政齊名後至大位專以詩文延引後進往往破

格擢用靈威業此而不能用真才實學及瑾誅御史張芹劾稱當瑾擅

權亂政之時東陽禮貌過于卑屈詞旨極其稱贊貪位慕祿不顧名節

亦云人顧然之得謚文正何也

歙大賓首曰人少有文名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為侄婿大賓

儼然自居僕從數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意氣揚揚復徼涌不簡瑾聞

而薄之嘗笑曰我不可為牛婆相大賓如之遂請假歸卒于途

瑾誅後贊皇知縣王鑾疏言今歲五月赤岸千里太監張永奉辭西征過

真定大雨隨往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公帶來也永不坐轎不張蓋

不作威福真今之皐夔伊傅凡數千言答旨褒永功德亦百餘言仍再

賜璽書獎諭附瑾者纔千國露而欲永者凡至矣小人無恥不顧名義

不顧利害惟狀取快一時每每如此真可悲憫

逆瑾之鄉人劉介者自臨州守召為太常少卿妻美而豔張綵時為吏

侍欲奪之遂介而問曰我有求于君肯從我我乃言之介曰一身之外

皆可以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婦也公已諾矣介錯愕不知所對徹而

歸夫至則立迫之登輿矣綵又欲奪平陽守張恕妾恕不肯與綵令御

史張論以意擬致其罪戍恕迫而出妾以贈始得末減

守陝太監廖鑾之弟錦衣指揮鵬以驕侈僭橫得罪于中貴人思有以封

其宅舍限五日遷之而易居住謀于其妾四面觀音者曰無憂也請見

朱寧而解之乃行金賂寧之閽者使止門旁寧歸則盛服而出拜且泣

寧驚問曰夫人何人也曰妾廖鵬之妻某也寧素耳其名且艷而悅之

問何為曰請得間有所告與偕之書舍而酒食焉私之大悅乃從容言

見逐狀寧搖首曰不易也但止此五日而歸則寂然門司無趣行者鵬

出治事如故寧自是修石姻每還往過鵬輒大張具飲竟留宿嘗從

容謂鵬曷贈我鵬曰婢子得侍巾櫛幸甚第聞之妻不如妾妾不如妓

妓不如偷鵬固父之外館也倘以侍父則不復致一夕杯酒敬奈何寧

益愛暱之後俱伏法　削籍御史薛鳳鳴家蓄婢得罪其所愛妾欲與

寧私而右之會為御史所持急妾乃具訴鼓院自刎死寧怒甚忌逐御

史而出羈鳴且以其罪罪敵者　工部郎趙維寰貪溢以營苑清宮盜
金巨萬多畜歌妓緻涵泓樂當致寧而見之稷緞病骸竭死寧使校士
檢其箏出其縮與妻俾勿就道而籍金與歌妓患有之
又張龍京師人以通政參議降嘉興同知居貪與歸婦章氏押而狎納
之其夫發三者憤甚走事大璫府藉以甘心馬龍聞之遂僭章氏咸供
具移之璫所跪拜款飲至晡乃前叩其膝曰新兒定何如勝舊兒否璫
築三也璫大笑呼三出和解之龍遂與章婦猶對人嫁說以為得計云
李文正楊文忠曹元諸公遊義牀游郎西看牡丹明至牀第牀不出良久
使一介傳令曰請先行當後至也李公既出面若死灰禍褐公曰張西
麓乃以祠事宦侍我輩不久逆瑾事發牀牀死以為快展嵩東園時子

世藩尤佻橐無狀少傅徐公少保李公出直所相訪坐堂中良久乃傳
語曰請艤之中酒頗小喻足乃起又久之曰酒深不能起以午未間相
見可也如是以為常若部院諸公謁鮮有候至三四日者不敢示倦色
諸曹至直所以事白嵩初尚曰與小兒語未幾則曰與東樓語未不見

世蕃卻嵩亦不敢次也
丘升冠冕好為名多不近人情在省中時楚撫方康饒以五金疏發其事
有以此去人頗不直之逆瑾病歸里居鄉力御上官之饒而多負國稅
有縣令蕭其媼積所欠聚數百金請于兩臺以抵其通稅丘大慚
姚璉橋號恆陽巾冬間各衙門送鄉紳歷日積至千本乃分給住房諸賈
來歲徵糧時視其挹取其名率餅餌必收曰分給兒媳可當饔飧

王雅欽知裕州夏月祼跣聽訟見樹雀曰且止取彈彈雀御史俞茂堅行
部至南陽伯陳鳳梧亦至鳳梧雅欽師也因出候鳳梧曰子候我以我
師也御史御上令候之宜假理逆往見御史知其微詸捕挫之以小過
捋其吏雅欽跪請不得則大怒急呼吏卒出鑰其門不與飲食御史窘
爰去劾繫大梁獄既以蘭散羅廢當衣紅紫騎牛出市嘯歌自若其衣
袖窄人競效之乃更為長袖人許楚中人多角巾綺服混雜儒生雅欽
乃圓帽布衣而從者千餘人皆角巾綺服從其後
趙中舍在太平悅一娼娼隨入金陵凡娼供事侯家趙必隨往聞倫娼背
侯問為誰趙伏地言娼吾妹也侯問何以語音異答曰吾少賤流落北
方耳侯因賞以酒肉趙卻向耳房提壺大嚼太平吏有事侯家見為吳

也向叩頭侯之從者以告侯物色之知為坎中書訪入同飲極上堂盡
歡而散
嘉靖初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五百段一
其二千章啟蘇蕙織錦廻文體上以其繁猥不可辨使閣臣正文以進
又監生王淵以建世室從進人得主簿為上官所笞上書自言推上林
沱右監丞進世廟頌京師人為語曰兩淵有兩口口獨大如牛笑殺張
羅峰引出一犀物
夏言久貴用事起家富厚高堯雕題廣圍曲池之勝勝傳使稗及音聲八
部服御膳羞如王公嚴嵩揚華事吾生平為貴溪所狃藉不可勝數而
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為首揆俱在直嚴置酒延貴溪多

不許閽者呈啓一日而復歸則所徵集方物俱付之島有一日頓出直
乃徵嚴嵩又次聘爲從吏時訂以某日赴自關出御遜公不至家矣至
日次聘先歸而朝房以俟乃董漢復過家寵姬所薄暮始至就堂進
謁五句一揖始降而已忽徵然起長揖命與次揆亦不敢種三人竟未
交一言又董漢之再相而至罷歸二載每閣中會食不食大官供具家
所攜酒肴甚豐飯器純金日與共案而食某日食大官供饌箸單具來
書以一已見及也董漢登第從子嵩十二年初歲進士時嵩以編修同
經房試擢判偶晚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生為尚書日稱侍生既拜相
刺曰玄頓首而已
嵩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遜遜故御史司其省獄而中嵩者當罪庶
呼曰諸生前為青特嵩既貴轉夜遜不復盼接至是擢判見而謝約禮
遜匿倒屣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布幣再拜曰非敢薄公也以公嘗厭
之恐終棄之耳其猜猾如此
嵩在位權勢熏灼家量永年用事公卿與之抗禮號為萼山先生得與萼
山游者自以為榮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年游見萼頭下走無不折
節一日有卿候門久不得見因往空地澄瀰一童見之提其耳而大
詬卿亦搦謝求解又一藍司求見世蕃移時不得見一萼頭方坐便房
令人理髮藍司求為一通萼頭不應奉以十金萼頭即擲與梳工以示
不屑其人惶恐益金若干以進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
歐陽必進嵩妻兄女婿也嵩為工所厭恐家宰缺嵩亦意會推必進上大怒
辦之既嵩乃工審處內老臣老矣惜此人得政而狀工不得已從之時
錢兒一為兒部郎吐舌曰分宜乃與人主爭強五介蕭不足道也
嚴索在翰卿時卿中例有給千掌祿外三歲戶部弗為請用甚窘謀之承
奉乃以千金奉世蕃世蕃忻然受之令戶部即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語子人
曰天子兒為持金千數饒我嘗吐舌曰世蕃真膽大于天父與人主爭
錢子令天子兒持金亦從古權奸所未敢行之事也
世蕃積貲百萬欲置酒一高會四高會兵而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
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
首所謂十七家者已與蜀王黔國太監高忠黃錦及成國魏國陸都督
炳又京師有徽二鄉承者太監永之姪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與土官
貴州安宣慰積貲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前是無錫有鄒望者將百
萬安國進五十萬矣與華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將百萬項之金銀
古玩寶勝董四宅與庫貲產不如耳大璫馮保張宏家貲二百萬以上
武清李侯亦過百萬
伊王有厲踪為妻使者藍司持之急以二萬金賂世蕃事持急以八萬金
賂之無何嵩罷世蕃遣戍王伏誅校二十餘人至嵩家索所饋金嵩置
酒飲曲曰金猶有之為兒曹費盡請先以二萬金為謝逃一歲末此史
進二萬金徽校喜嵩乃悉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而晨使人報郎
曰有大盜若干夜持刀背我取金去急跡之可得也郎發兵以嵩奴為
導追至郁陽湖而獲之發其裝果賜金也諸校噤不能對悉下獄論死

未幾而嵩父子俱敗王晉亦廢
嵩居跨三四坊甲第十餘所中自為街巷當于最窪處曰臭水塘者出其
豬鐵為池之周遭十餘畝列植垂楊桃杏之屬從中蓄魚世蕃日倣其
父出直飯延徐李二相威國兄弟陸都督縱聲樂為宴飲使漁師打網
以為樂後江陵僅得其中大第一園及茲池而已池種蓮然水鳥鹵不
甚茂諸大帥合贐購蓮花千餘盆賂守池者值江陵入朝而布之池底
請觀蓮花江陵領之為一樂觴而心知所謂不復問後賦置牡丹百本
亦俟江陵入朝而植之請遊如故事江陵乃奉母夫人一再賞翫歲以
為常
嵩作偽百端貪贓萬狀結交內侍殺戮大臣乾兒門生布滿天下妖人術
士引入禁中三十年中流毒華夷識者以為李林甫秦檜不當過焉世
蕃起白徒官卿貳助父肆虐欺君誤國為禍尤甚嵩罷職世蕃充雷州
後被籍沒在京家產
賜嵩生辰總督諸公皆以紫金鑄為文字綴以錦時以珍珠為瓔珞以綢
翎為欄干雕以寶石襲以香藤細羅圍繞絲繡煥爛眩目驕人以供一
時之玩悅奸臣之心又有八寶瀛耳金絲帷帳及建業諸異具先已數
藏而嵩當斥逐猶自貢所匿奇珍珠翠道路為人攫奪卒至乞食濱艇
世蕃凡蝦鮭羹蜜漬以鉢盛龍鶴美人隊伍以代精滿其孫嚴紹庚嚴
鵠等嘗去一年僅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于是争為窮奢極欲
鬼瞰神怒而禍敗立至所恨者不斬斬藁街以快人心耳　籍沒嚴嵩
婦傳帕一箱緣四角兩角綦蝗鄉金鈎皆怪不知所用久之知本為大
人經視籍者　有送白金兩器自署姓名其下其鐵籍如此
初世蕃被勘下法司訊獄抵掌曰任他燎原大自有倒海水也因聚黨籌
議自揣嗣字不可掩然非工所深惡但聚眾通倭之說削不入奏而按
填楊沈下獄為詞則工必激而怒工怒乃可脫也三法司稿具以呈華
亭華亭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謂嚴公子
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沈楊正欲
抵死曰不然沈楊死誠犯天下公憤然其死楊以計中工所諱取特旨
死沈暗入招中取深旨工英明直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
歸過于工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免矣衆愕然曰奈何華亭因
出一稿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為何如衆唯唯即偏戶令疾書用
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語其黨曰且痛飲不十日驛騎歸矣既而法
司疏上言其通賄僭侈狀且云世蕃死罪非一而猷黨羅龍文為不道
罪在不赦上覽疏曰逆事情非常其會官鞫訊具實以聞命下華亭集
法司官直長安門略問數語即具疏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
逆具有顯証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都人大快有謄華亭
疏剪大憝者華亭覽之曰被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諒者知我
其天也
嵩之被勘也世廟猶眷未忍決夜坐瓊閣以金筯畫灰連書嵩字時有寵
妃侍側瞰勘工飲上注目久之曰奴才銀子直使到這裡明日有旨斥

稹　被篋時一物不容攜出嵩青帽紗中手持一小冊藉者問何書嵩
曰子燕一月無以爲生此平日所集經驗方聊以醫糊口耳曰有刀瘡
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沈煉頸瘡否嵩語塞曰若然則此書猶無
用也奪而投之火
有新進士謁諸閣老刺云渺渺小學生某頓首千拜見貴溪膝行而前貴
溪怒叱出之次見分宜嵩曰後生輩當如是遂引入幕爲乾兒　弇州
云正德中有媚逆瑾云門下小厮某工思主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謁
湘陰公爲亦稱渺渺小學生後有怪誕不經者一曰通家治下牛馬走
一曰湖海生侍渡生一曰神交小子一曰未面門生一曰沐恩小的一
曰何罪生皆可嗤噱不堪捧腹

有俞某者曾以諫止武皇南巡杖謫隱居數年永嘉用事復起見謝之
曰卿欲言議禮議欲諸臣不忠不孝乞追問重懲章入留中其友劉比
部臨書曰適見兄疏不覺鼓舞爲世道慶何也兄之盛名久矣而天下
士不知也幾以公論盟主歸之兄揄揚多加小人而且以爲榮于華袞
貶抑多加君子而且以爲辱于斧鉞顛倒是非混亂賢奸謂非世道一
大幸哉今也自出而本來面目一旦盡露天下士皆知兄之盛名矣如
譽一人必曰此黨權附邪之說也貶一人必曰此端正忠直之族也是
非判若黑白賢奸辨若蒼素由是而明人心由是而定吾故深爲
世道慶也今而後兄之門庭無復嵩之足跡矣俞得之大慚恨遂絕交
胡少保宗憲禁室大時嘗與宣府總兵某醉後角力各持一甬與杠爲杆

總兵據之宗憲乘勢推其膝破胸絕乃自稱侍者其帝傳以百金良藥
得不死在湖廣以曉酒強灌趙撫唐公啓嘆口鼻流血復泣而手湯藥
解之世自負驕奢之具醉歡坐輿中以手摩弄之東西溺其夫及從官
有厭棄目而笑其督浙師破徐海與趙文華等置酒高會使所虜海營
妓十餘行酒生擒及夜分裸而淫其所愛者嘗以宰夫炙肉不時具
叱出宰之又遇厭無既鵝飲而見其門復具僕休沐飢篡取之鵝不敢
問一日鵝過宗憲飲見復而注目焉及宗憲之覆也與耳語悦悦至下泪
憲遂觀之時厲聲敞鵝鴉報驚且趣出憲怒甚即擂鼓發掃捕及縛後
絢于軍使梟首已頓然熟麻矣醒而後悔使求之幸其未死也與之金
而俾之遠相萬之義躁歸衣鶴請告過杭憲張宴于別院大合伎樂甚

茂以麗妹鵝曰幼今未有足也幼曰公難我乎請爲子先固亦補一妹
與鵝對宿質明而後反　宜大總督楊順狡險貪殘過于宗憲而才不
及也慕其節每宴必集女伎數十歌呼達旦以爲性
錢塘女伎至多可數百人宗憲值迎春日偉張宴江館召蠟送太監及
撫本部中李方至時相于禮部主事李元陽飲以待春過使逃進而觀
之遣女伎二百侍飲每十人以一佳者領之使捧酒炙樂器之屬不設
几案亦不用他執役者浮白撤飲卻殺至不可聞見且暮矣袖五金出
以爲賞顧中貴人亦出五金以爲少曰天下法錦皆在公手遂足鮮賤
耶李郎中亦出五金則運之而代之賞曰若官貧無以爲也禮部袖一
金寄大笑曰相公子何靦覥乃爾且一月來所居閣異香千借鄉諸水

兩代之賞日已暝張燈火數里鼓吹絲竹振天士女夾道聚送傳呼不
絕
曹州陳都御史九疇以將略樹勳爭夏最有聲而見忌于王瓊桂萼不獲
用晚節縱誕聲酒賓客家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
亦不敢問之有材而不善用之遂以其身為盜賊可惜亦可恨
高中丞捷書新鄭之第三兄也少輕俠武力絕人既棄鄉試猶與群盜剽
掠行旅盜捕得所引徵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居址既成進士乃稍稍
解居官所至以威嚴治所稱每坐堂上閉門齊吏皆股栗無人色敢榜
之下流血盈庭談笑自若後由南院罷歸莊居有盜夜報之捷令洞開
大門手舞短刀一刀士持戟神翊而出刀光如月縹疾若風盜數十人
皆奔跌廢野間有伏者呼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捷笑而呼使入莊
大作使餅酒炙飲食之亦有舊識者分予之錢帛仰頸別去三四少年
遂委質為家奴終身
左都御史劉素與泉副尸給皆嘉靖戊戌進士皆有武力善騎射而素性
尤猜嗇將計偕而橐中無一錢從少年博得十金買一馬就道至百里
外則得善馬擁騎而豪從滿矣蓋皆故所善如長幽之也盡皆辯南司
理中康叔長往技之與飲飲無虛日二人皆不修簡出入多從使女僮
奴少年肩鷹牽犬馳獵為樂輸一手曰東衛至大將盡累閭府南北竟
以功名終其家馬捷如犬犬大如馬婦女作男裝男作婦裝
顧文康鼎臣為禮部右侍郎上言皇上親祈禱醮先日陰雲解駁化景彙

殿五二之日冽風不興雲物一色復降瑞雪迨夕未已萬口宣傳以為
皇上精誠格天之所致也因進步虛詞七章復言七日奏進青詞尤為
至要臣恐諸道流及執事者或慢易不潔乞戒諭之仍列五事以奏
上曰覽奏足見忠愛步虛詞留覽祈天求嗣朕已竭誠先嚴諭致一其
人及百執事與諸臣亦宜仰體朕心各秉丹誠以承天眷其五事悉如
擬舉行五事不得具詳閣皆壇中香水供獻道家部誕之語而廿年齋
醮撰文皆此為之作俑
獻祥瑞者宗室內臣軍民有之而未有自撫按者嘉靖中南贛巡撫汪鋐
獻甘露賜金幣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四川巡
撫陳某獻芝浙江總督胡宗憲兩獻白鹿賜金幣後又獻白龜二芝草
五種有賜鳳陽巡撫李遂獻白兔陝西巡撫程軏巡按李秋共獻靈芝
白鹿賜金幣河南巡撫蔡承明獻白鹿湖廣巡撫徐金獻白雀
嘉靖中南禮部侍郎黃綰為言官所劾自言背判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
法司覆勘天下笑之按正德中錦衣衛匠餘力當疏言背刺精忠報國
字詔本衛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惜乎不以此例治綰
趙文華督軍過其家以一日堂臺兩日堂家司道守令將帥候謁行禮無
出拜客必用二劊手立前胡宗憲罷官歸績溪鄉居每入邑必用鼓吹
旗幟前導獨邑令有輿至堂皇始下江陵歸葬事兩道請閱操書廳上
坐一用軍門標督札花紅賞養眾賜百金皆奇偉聞怪事也
文華以進百花仙酒圖工寵曰臣師嵩服之而壽上以問嵩嵩恨其不先

白己也召至直所責而罵焉華事餘姚二相過嵩所見文華方號泣而
嵩言不已二相為之定解後嵩罷直九卿進謁令吏侯文華出之華宮
及重賂夫人置諸耳室俟嵩入內小飲令出拜謝乃解嚴後以大司空
南征歸得書加少保嵩因薦其文學當入直上不應而文華益驕待中
貴不以禮嘗有所進方士藥且畫而上素之急禮對曰此皆受之文華
臣但傳含耳上使小璫從華索之不應璫曰公不畏上怒耶華徹然曰
上怒罪於我璫還以聞工頗首曰真謂我不能殺之耶時西苑方造新
閣促工華復應之嘅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大廈問曰誰氏第一
璫曰趙尚書新宅也一璫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渠亦何暇為工造閣
上益恨之自是逐文華矣

禮議初起陸澄以刑會上疏極論考獻皇母太后之非攻張桂為邪說其
後大禮議定澄丁憂服闋至京疏稱張桂議為正論而悔前之失言請
改過自新溫旨答之補禮部主事迨明倫大典成上閱之見澄初疏大
怒遂諭吏部澄當造悖理之論盛誇恩蒙逢迎取媚又擬以悔罪為詞
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謫為廣東高州通判

豐存禮坊高材博學下筆數千言立就然狂誕傲僻人畏而遠之嘗與沈
嘉則締忘年交相得甚歡嘗之曰是當姍笑公詩即大怒設醮拜章
訟之上帝所詛凡三等一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則布衣文士素所為
首三則蚤蠅蚊蝨之類其狂易可笑類此張司馬時徹序其集曰公質
秉靈奇才彬卓挽論事則披肄橫出摘剔則嶄然立成士林視之犀毛
藝苑者鏃進卸然而性不諧俗行或戾中片語合意輙出肝膽相嚮明
眦睚嘆卸撲叉手相詬亦或舉模母為挦撦斥前輩為黃義帝若無人
罕所顧忌知者以為徵詭而不知者以為驕奇也至于鶉衣藍縷塵突
不炊僮奴避散而通之賓客造門而不入顛頓覺獨以終其身不亦悲
夫

王履士今卿鄉通卿吏部大獄歸往謁終坐不出一語王怪之卿常好使
家王何在彼身持刺就彼家拜之卿惶恐匿門後王拉出揖之而去

崑山盧儒博學能文善筆札文學韓柳書學歐顏自負甚高嘗請文稿曰
吾有腹稿耳然為人頗迂僻有陳孟東者招之飲儒入門偶見胡仲子
文一册席間飲食外手持此文不已不與衆接一談興請之不顧也一
鄉顧省往候之讀書閣中久不出千拔請之再三曰客候久矣曰彼曾
讀何書來

高中玄在內閣與華亭不合一日方會食公曰拱當中夜不寐按劍而起
者數四矣公在先帝時以齋詞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即倍之今又
結言官而必逐其藩邸腹心之臣何也華亭曰公誤矣夫言路口故多
我安能一一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公言我導先帝為齋詞獨不記在
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言拱有疏願得效力于齋事可許否今此札
尚在拱赧然語塞華亭出即引疾新鄭亦乞身上兩留之

徐文貞致去新鄭門下有呂生者智士也持千金至長安時莊皇帝崩新
鄭與江陵受顧命呂生乃使客說高公曰大行皇帝握手以少主屬公

公何以自劾曰譬猶蝦報國無足言者家曰固也今事有最急者非公
莫能昔高皇帝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而以秦王領之晉燕周楚為之
貳公所知也自德王領宗人府則屬重駁輕天下服宗社安矣新鄭慣
然應之客退呂生宣言高公將援立外藩不利社稷傳入宮中皇后貴
妃聞之大驚乃令妃父李偉造而探之新鄭曰德王領宗人府祖制也
今將復之偉還報曰信矣乃夜傳旨逐新鄭

新鄭之被逐也奉旨嚴切江陵令緹騎迫之倉皇乘馬而行僕婢多逃竄
脊當夜出都門二十餘里館甚止野店中為食而江陵又使人促之曰
聖怒方甚不速行且以觀望逮乃不食而去後來大臣去國未有狼狽
如此者及江陵被藩命使來至與按守迎先發兵圍其第毋大人與諸
子長孥相抱號哭而長子敬修竟自殺其修文具于新鄭

馮璫保勢張甚國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馮小屈膝答之
曰皇親免禮而已若駙馬叩頭則舉手小扶不為敬也　國朝文武大
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
八嘉靖以來此事始絕江陵殘後其黨自相驚駭為賭以為國手是言
官亦有屈膝者矣

神廟初重江陵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群臣諛附至于章
奏亦不敢斥名篤稱元輔而已江陵殘餘威尚存言官奏事諛稱元輔
則稱新政張蒲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者未幾而鐵書無所不
至矣

萬曆十年江陵久病不愈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祝釐已
翰林科道繼之已吏禮二部繼之已他部屬中行之類繼之已五城兵
馬七十二衙經歷之類繼之而同鄉同年門生故吏有至再舉三舉者
每行香宰官大僚執爐日中當拜章則長跪竟夕弗起至有路遺士俾
數吏禱以息勝夕者所拜章必書副以紅紙紅錦蒙其前後呈覽江陵
偶領之取筆點其麗語自是爭募詞客不惜金帛取柏公一領而已王
冢宰國光為設醮病劇復禱中暑門曰冢宰今再醮矣向都敬之尤以
料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一中丞誇于人三舉而吾與者三今勝膝
矣山東兩臺司道俱卯東嶽祝釐漕河亦建醮而楚之太和衡山不必
言矣

故事冬至賜百官貂燭耳則皆戴以朝時江陵多服房中藥火騰頭目間
或卿不戴則次相以下無敢戴者六卿至庶僚具自左序上有燒耳則
手去之不問上之戴與否也一御史偶與其僚語而忘之飾罷後家相
顧其首而笑御史覺大驚悸無人色得僕救曰寂不見江陵間乃稍自
安

江陵柄國威權赫奕群臣極意卑諂饋帖有用織錦以大紅絨為地青絨
為字而繡金上下格為蟠龍之狀江陵見之一笑而已有丘岳者曲望
御左匙濤參當以黃金鑄鏤體之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
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伍袁華田江陵有父之喪楚撫陳文舉鄧撫徐本宣皆身趨赴吊哭盡哀

獨趙直指不事權人阿意卹之直指坐賍相傳悖公弔喪請見太夫人有一淨身男子侍其側夫人曰此京中收得老頭晚事頗公看顧之悖遂作南音狀曰老公公纔看顧得悖瑞悖瑞何乃看顧得老公公耶畢之犬何代無之

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通付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之一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敘通婚媾一二大臣亦成賜坐命茶呼為賢弟徽侯縵帥延飲甚工坐衣冠聯馬揚揚長安中尤可畏後事敗一坐殺一坐新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糜爛不可收拾矣又有家九番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為主人代筆寵過于七又有王五文雅不及九而富次之然頗清謹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諫過我家家九適一邊帥使至給諫謂九云煩兄通意于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除官向吾輩求薦與邊帥真可笑也五之識過游宋遠矣

江陵奔喪歸其所經由藩臬守巡迎而跪者十之五六江陵猶未慊意撫使特庭參冢宰禮送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自為前驅約束吏卒不啻如廝傅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三十二人舁之所過州邑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而普無錫人獨能為吳饌江陵甘之曰吾至此纔得一飽耳于是吳中之庖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

淮撫李三才縱橫之術收采物情用財如流水頗泛濫亦以譽言日至時為游揚理陽嘗過三才三才宴之止蔬果三四色明日盛陳百味理陽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帑寥寥今偶有故羅列理陽以是不疑其奢

陸吳閭有四奇人　方湛一名與時黃陂人自幼陰鷙有才辯學書不成去而學遁從太岳山後訪一道師師與以丹鼎法一日師熟睡與時竊其所煉丹頭遁去游江浙閩越所傳燕應青以治人輒驗人頗異之往謁荊川唐公則又能談聖學及禪宗又自云知劍術荊川重之一日蔡中丞汝楠過荊川得一見語而合折節庭禮之以為非凡人也羅修撰洪先雅與荊川善亦慕其名過舟訪之叩其術無以應棄之去而四方劍俠之客輻輳其門皆云將方夫子隱大事竟不省大事為何也其後胡廬山直為楚學憲幻得其奸狀將治之有司捕急因匿姓名逃去未幾死

顏山農名鈞楚人或云吉安人讀經書不能句讀亦不多識字而好以意見穿鑿文義為奇邪之談間得一二語合亦自洒然可聽每言人之貪財好色皆自性生其一時所為實天機之發不可壅閼第當過而不留勿成固我而已與趙公貞吉交以計取其財不遂而棄去之嘗以遊士羅汝芳為門人戚旦夕趨對明年遊之淮安以為且趨對也留之十五而秋之游汝芳惟惟聽命最後至南京狹詐人財事發捕之官署五十不衰祈亦不轉側坐罪至戍囹圄困且死汝芳聞而救之乞于友為

馳驟出獄出則大罵撫獄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也汝若亦唯唯自
戍歸八十而無恙
何心隱者材高于山農而幻勝之少師事山農山農有利師事之者必
先毆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農浴
于村婦解隱處俟其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因縱游江湖
有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為死友心隱每言天地一殺機而已堯不能
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殺桀紂故得天下嘗與一富室
子善暗之數百里外忽曰久下惟子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紲之湖中而
快使手書取數百金而後脫之久之益縱放江湖間放浪大言以非久
可以得志于世而所至聚徒若鄉貢太學諸生以至惡少年無所不心
服呂光又多游蠻中以兵法教其酋長稍稍聞江陵為楚除撫按密捕
之得于嶺北兒撫臣王之垣坐不跪曰君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
獰健卒痛笞之百餘乾笑而已抵獄門人涕泣而進酒食亦一笑而已
途次贐金者前後數十人皆不受竊受一鄉貢士十金曰而有風緣可
受之遂死
鄉樗朽為新鄭書冀得大拜又為大璫陳洪書冀得司禮而入德之
遂居燕中市官爵居間納賂且不費而新鄭亦厭而畏其口乃屬之兩
廣帥官以武冠久則逐之樗朽歸益恣所得金多費之倡優陸博而浙
至杞樗守令長趙大言無忌時新鄭已卒江陵當國知其事而惡之屬
浙撫張佳胤羅置之獄捶焉如心隱而加甚狀之百不動欲折其足而
不能乃斃獄卒使置于櫃以大梃椎之而後折裂死曰大殺我耳豈汝
曹之能。至死不屈
盧次楩游太學歸訪中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長笑曰太學士人
之藪卒無有與于斯文者竟不知涕之無從也儀卿笑而飲之
張幼于有奇癖遇俗客即戴賊面與應酬客有俗談輒擊鐘鼓云以洗耳
每出戴紅巾令老婢荷歸每食必請伎雜坐侵以賤伎之有夫者大怒
不逃乘晝客散殺其家七人客及幼于皆及難是歲李卓吾以講學僧
達觀以談禪皆被逮李自頸達觀死于獄
幼于初名獻翼後改名敉中相公嘗言敉字類殺非嘉名也後敉書于
人日張敉空青又嘗戴紅紗巾身衣木棉花一工寫美荷形紅線相間
兩之美荷衣戴問其故答云昔年有方士相某身有血光故製此巾服
厭勝之又嘗自詣于獄甲辰春賦得一香三頭紅芍藥詩有云頭頭并
蓬髮慈營面面開時映舞衣不見 感三婦韻何緣相傍復相依其秋
竟為盜所殺同時遇害者七人三婦與焉橫尸曲水草堂縣官來檢驗
面有刀痕頸皆相並死是前詩中景蓋其讖矣
吳中某令貪酷之極非復人理及罷官家居忽得心疾凡生平有一面識
者輒令其子予之金錢少有難色即椎心頓足猛呼不已久之索紙筆
畫乃自書其十指俱斷痛楚號呼慘不可
金華吳璘予喜游名山載米若行脚僧及游武夷曰山川無過此者吾當
埋骨於此遂僵卧不食鑄山僧死即埋之閱七日不死僧以米汁灌之

復生

常熟陳某家頗饒然吝嗇無比嘗泊舟沙盆潭買蟹作羹嫌其甚小盡棄之水中一妓為置金銀服飾妓嗚其吝悉擲之水而更製精緻負租樣亦官物料償頗多官府追積因而蕩產乃僦屋以居自鬻蔬菜餅餌自給嘗問曰沙盆潭當歸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技我矣

洞庭孝廉許某廉上公車不第逆旅而貸什一之術執等數錙銖入骨髓雖至親不拔一毛以此致富大盜聞而劫之中而入滿重而出遂被炮烙悔于官州縣其所屬春席一空盜喜過望奔懸于湖中小雷山之神山在湖中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遂奔其祀至盜泊舟祭畢酣飲痛醉舟人載纜以去盜醒覓舟不得值嚴冬凍餒之極骈首就斃無一存者

妖僧行果自海上來杭以符咒治病多愈人皆信之時鄉紳劉某有異疾聞其名興語大悅受拜毅遣氣法有人病室一童守之僧往來二家指授頃之劉忽瞑眩欲死以語之僧曰是將游神神游而復可以昇矣又頃之瞑眩愈甚有么人自口出至几上長不滿指髯鬚而就劉問為誰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驗而大呼劉遂僵仆移時甦遂得悸病以卒異未知也瞑眩如劉一日忽大叫曰八仙至矣躍起盡客棄病就至是步武如平人既而家中百怪交作家人大懼亡何行果至其且挈且罵曰妖先留害任氏二旬為仍指人吾訴帝殺汝矣行果倉皇遁去不知所往而異亦病悸半年始痊

逆賢權寵不獨外除衆正即宮闈中多為陷害如尚中志畧所紀裕妃張氏已有身觸客魏忌將妃禮革客氏與逆賢惡其異己于熹廟前力譖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盡逐于外絕其水火獨府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得飲食經數日後天大雨而妃疾自匍于簷溜伏吸雨水數口而死成妃李氏為范慧妃乞憐客魏值知之遂矯旨革封絕飲食如處裕妃故事先是成妃見裕妃餓死遂于平時凡簷瓦磚縫中皆暗藏食物至此得竊食數日後客魏怒稍解遂出為宮人倖得僅存然皇即位裕妃得復封改謚而成妃亦復封養于內此外馮貴人等或絕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熹廟亦無知之何罪真通天寸磔不足蔽之

客氏初與魏朝為對食逆賢既得志遂乘閒通客氏與朝結為兄弟而朝之為人也恍而諒賢之為人慾而壯客氏心向之兩人常擁客氏酣飲于乾清宮暖閣至喧哄爭罵驚起上駕並跪御榻前聽處分上曰客媼你處心要跟誰我替你作主魏朝者大璫王安之名下也時安侍上側惡其貌撳打朝一掌勒令告病而客氏專歸逆賢矣客氏既移居乾西二所工為親臨賀每年生日工亦臨幸數每賞賜無算即中宮千秋萬萬不及也上每進膳非客氏名下所進輒不甘而正條各監所辦膳飲徒為具文每復進御矣客氏歲數出歸私第則上必遣近侍諭趨行而一應監局各璫擁導隨行具供張者不下二三千人燭炬如星況香如霧呼殿之聲侍從之盛過出大駕之上既至宅陞廳坐自諸大璫及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千千歲之聲殷然震天亘古未有也留死之日

焚毀楊氏然未足為裕妃等雪恨也
上復召客氏聖諭云朕思客氏朝夕勸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午膳至晚進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暈恍惚以復還着將掌逍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暗激此諭必客氏奸黨所為全是淚乎私情小忠警語不顧褻盡王言之體笑流四海之口真可恨也
南樂之通內也以享太廟遣侯為薑者所動遂與逆賢通而求庇焉凡有書札皆親筆行書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上鈐白文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王朝用朝用者逆賢之掌家也仍加封畫押送逆賢直房付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僉與賢聽　崔呈秀之通內也始由呈秀之屬傳許東輿導引凡有字帖及熊將同志天豐等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收掌而永貞等各鈔錄小摺藏于袖中每日早赴逆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本內某參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而同簡舉佯進線索朝政乃大壞
崑山顧秉謙因楊忠烈疏中有門生閣老字樣而南樂又以失誤大典被糾遂與外廷大相水火乃竊以己意用筆圈點將姓視覽一冊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如葉向高韓爌楊左等約六七十員目為邪黨密付逆賢暗于上前借事擯斥而崑山居然首揆矣五日一比逆賢之嚴旨四六駢麗之溫旨皆秉謙所票擬也先曰督汪文言反擒蒲州之去姬高陽之朝皆秉謙操首揆之線索也千操運袖出逆東傳巧

技熊經略者黃池丁紹軾涿州馮銓也凡逆賢良卿之獎諭勅諭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撰擬也廣微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如黃克纘王永光阮大鋮等五六十人各加三圈兩圈不等目為正人密付逆賢陸續點用初御前傳出劄處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鐸宗族人皆驚訝以為內廷何以知之不知皆二奸暗中線索也
當逆璫擅國內閣稱功者廿八疏而票擬設旨贊誦不可勝舉蓋廣微倡先附內倒操太阿而秉謙票擬至嚴臣與皇上並稱黃立極來宗道等相率效尤無將之誅真無所逃若施鳳來之撰諛之張瑞圖之書獎扁直以吏隸畜之又不足道矣然則廣微秉謙之罪不在虎彪之下而傳說驛謀可謂失出矣　五虎者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梁夢環田吉五彪者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也
凡熊廷弼諸書有名某帖有名則自乾清宮大殿內發下片紙各直房即于進士履歷將伸便覽查寫是誰門生何處人那科出身抄帖回報以聽逆行一日檢處錢受益以為錢謙益之弟兄之一日檢處黃願素以為黃尊素之弟兄也細查籍貫父祖姓名逆賢始知其無涉乃止
丁黃池諱止內臣鎮守疏願詳明逆賢惜之請留中不下凡留中之本用白套號藏寫職名籍貫年月于外收于御前大櫃黑宗崩御前燒燬字紙甚多盡斟小器其害已一切焚之矣
換涿州馬柱御戚者南樂為涿州地也擒南樂者即涿州也擒涿州者文卿崔呈秀也南樂既罷相臨行時具札于逆賢體乾等扇上書詩曰欽

而沉沉夜來央薊門有客獄還鄉關心廟社恍先帝涵泳君王念不忘
蒼狗白雲仍變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瞻龍遠離思還隨潞水
長事親大懺詩亦可笑
倪文煥號參李邦華等得旨李邦華東林高足也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
姪李日宣貌計陰謀傾害善類周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常
仇逆奉黃藥不安其位遂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搆黨同盟
達通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婚目中尚知有王法乎林汝翥改調番進
惟嘶是聞從子林世竟私藏奏搖收賦貴官鑿鑿有據都着削了籍為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賊私賊藉的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完餉其私
創書院扁額題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碑回奏以為植黨聚眾之
戒王言如綸而一片宸衷欲誅其元惡不倫明寓破綻視君父為罪人歟
天下臣服其眞足令人髮指至于祈書院建生祠竟欲將宣聖片席一
筆抹去單讓上公獨尊天地鬼神一塊抹煞此亦從古難門鷹犬所未
敢之膽也
李喬生李蕃先掃南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室見涿州堂陛不能久任則又
與呈秀比馬首行贊美重修肅寧城者呈秀也竊擬大壩城垣者魯生
也因媚賢而媚其掌家李永貞蕃通州進扁送至永貞宅河庄永貞拒
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蕃也為永貞任之旺謀入學謀入北闈鄉
試者亦蕃也使呈秀之父稱在天之靈者朱宗道也助涿州書熊芝岡者
徐大化等也謀羅呈秀之後做挂于逆祠造

涉金銅像者周鑣也袁廟建和逆仙方靈露欲做偉為安以固寵者黃
雅華也
為逆璫主筆者耿人世擬傳趙南陽而不知有毛昇實實為注上舉人郭
萬程曾受業其門稱左之建郭和為警敎于內逆賢竟亦特釋而傳應
星與昇實力阻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
潛逃其一切諭旨自內出者多昇實筆竟淪胭無推何者亦不早實
書欽程以媚璫動周忠毅諸人稱忠賢為父職升太僕寺卿復與同黨不
合逆賢亦厭薄之遂責其欺群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臣之
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踉蹌去
毛一鷺迎撫惠天時與織監李實同謀害正經聘至吳為民所擊一鷺跪
恍璫怒殺倡義五人黃夜粘一聯于軍門鼓王云拔一毛一毛不肯拔
一鷺一路平安後鷺家居忽見有索命者遂病垂死蝟縮喁如小兒甚
陰力誅之也
戶部尚書黃運泰每見逆賢座騎狀也以老黃呼之其建逆祠也迎喜容
于郊五拜三叩頭已至像前萬福口稱名某為某事蒙九千歲扶植叩
頭謝又某月日蒙九千歲升拔則又叩頭謝就班復五拜三叩頭身觀
者為汗下洪瀍運泰揚揚自得律以無將不道之罪其何辭乎
逆祠成御史陳以瑞揭拜前伏及入佛殿長揖而已逆賢聞而怒曰我豈
大于佛哉逆謝奢何苦體小人請看樣
薛國觀者刑書薛貞之姪也劉鐸之死成于貞殺人媚人而國觀恬不為

敕正且多為逆璫贓陷公論不與已已京察得免時有語云沈惟炳主
察為薛貞謀益救卜遣温益是年温體仁以科場事計謀益致也體仁
曾為魏璫作詩及為相數年章滿公卑俊薛亦游至首輔被逮賜死為
王百年閣臣之庠俞卿云薛之賜死行本藉逮贓止曰六項房一區在
韓城城角最狹猥處法官無可搜其贓迹至以求文帶禮俱關作贓先
帝撰亦有　之
崔鐸者呈秀之子周鏕者應秋之子也時復為二人關簪之詞錄曰汝産
卿為孫之潮綱是畜生琛曰汝房考為太之鈞鈞非人類鏕曰汝父秀
嘗魏作兒今是欣兩本兵鐸曰汝父秋倚賢為舅今是分庭太宰
應秋為吏書每側候崔呈秀杜足恭之態而事逆賢尤卑諂一日賢與語
曰爾江南人如何好朔應秋謀隨以為竹也寄書其子將用竹畫代去
以為魏工公不喜江南人好竹也及璫收秋悔其足而泣曰兒子和何
逆天下聞而笑之
李從心總督河道時有謀令魏廣德廣微弟也每有關說微傳軍門鼓從
心當面逆之嘗一日而傳鼓者三
織監李實不識字素與逆賢作將傳號語撰蘇人楊鄰而周公順昌既對
人罵璫而黄公尊素居湖工時實往謁公拒不見會刑侍沈演奏記逆
賢稱其事有疏逮實益親信客訪者數四實司房適在都聞之大懼逆
代實具疏參諸公逆實從中下其事諸公一時俱逮或曰逆賢使人賺
實印信空本而李永貞代為之

魏撫民者逆璫也素為丐子以逆盾得豐嶄逆謀害三吳諸君子欲用撫
民為應天巡撫一日傳周尚寶卿可推巡撫否冢宰應秋唯唯未幾璫
敗不果用棧撫民遠禁向各監綢箚乞錢人指之曰此尚寶卿也相
與為笑
吳次尾曰本朝近三百年其間大禮大獄爭者不一受禍者亦不一無如
三案之輔者其他是非或俟久而論定三案則自定之故要兵者逆璫
借以殺人之書實即凱賊自定之是書以癥成于天下者也則執獨是
書之作為無補之教
又曰予觀丁卯八月間事直非天数直非天数時逆賢挾騎虎之勢而當
人情反覆之心設不幸如趙高之引鼠黨戴帥或敗不可知而天下益
多事矣乃真人不必有代來之迎而太尉亦無入軍之變祭已不動大
計若觀此固極則必反要亦非人力所得與者矣獨恨附逆諸臣方蒙
而而為逆官並比肩以下望主祀已見矣何猶不懼于是不惟度舍禁
之而亦嚴概及之矣曾得詩云滿地冠裳共祝年嵩呼播書未盈千歸時
逆為千歲凡卿知戲角曾上書逆有龍衣自九潛錫上斛兒徒自貴紋衣乞
賜可推穿劉埋促詹本故衣迪體賜以百什時爾事慶即決之眼前反覆誰先識較有朱丹亦可
憐
袁崇煥初赴召對以五年復遼自任時輔臣李標劉鴻訓錢龍錫周延登
同聲其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煥請上
勿聽浮言譽臣附又請吏兵二部為臣用人戶工二部為臣轉餉建置

四綱曰此臣作爲自刻天生爲社稷佐皇上中興已書其事離工具從
之庸人無識朋比逆擇狀名誤國罪大莫贖
許都者故劉晥弘綱之縣任俠好養士民信服東陽令姚孫棐貪虐殘民
借民備亂橫派輸金坐都以萬都實中産勉輸數百金棐大怒摘所刻
社稿誣民謂是結黨造反恠語之士民大閧有姚生者執棐于堂詈之
捺臣左光先調兵行動所至屠掠鄉民保寨拒兵光先遂以鄉民閧時
傢公子能爲總司事知其非反遣生員許若来賫書諭之都率同事十
三人詣杭投獄于總爲之請光先不許盡殺之而令孫棐復任
荊溪周延儒初爲相頗以縣實掄宰情其所相也賓以咸唲與之逮宗吳
呂時爲之結納而復得賜環遂一切從寬大欲收拾人心以安衆望凡
撤監視減礦衙清禁獄起廢滿皆其初至時事也乃呂時作其繳勞乘
閒伺使而郭都若仲建若號皆通謁爲諸姪凡大小用舍入以公議言
之士而計缺受賂荊溪不盡知也于是長安有四客十亂之稱又有記
姪子中公子揆金子之號而相業衰矣賜帛之命非不幸也
崇禎中以臧臣督師者四人癸未之亂閣臣劉宇亮往宇亮施不知兵閣
賊至以縛自將兩股于馬上而馳人皆笑之　楚豫之亂閣臣楊嗣昌
往賜尚方劍督師臧臣銀印賜宴賜詩遣行而嗣昌撫勦兩失督身俱
祉至失陷親藩懼罪自縊　辛巳冦勢益熾上以吳甡久在楚陽遣督
師而甡氣竭志衰遷延受辞又偵知之罷其行而甡竟罷　壬午冬建
事大壞上命周延儒往視師延儒至軍納狎客董心葵之言受劉澤清
十萬之賄匿稱中軍諸將望風納賄既不料理軍事上從諜者得知之
而延儒得罪
乙酉三月十九日南中諸臣設壇太平門外望祭烈皇帝阮大鋮從至哭
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
以謝先帝今雖名蒐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
人在大鋮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身以上
游告急姑緩義夜半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
耳一元直搗中原求其人不得
士英當國惟以招權納賄爲事至于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户納銀六
兩中户四兩下户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生納三百兩增六
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中書
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援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
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皆以助草興也時爲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
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
塡塞馬家口
楚塘黃澍承召對執言士英不法淚與語俱下上私諭澍曾周曰閣臣宜
自退避士英以金帶餽諸奄諸奄爲上泣留嬀召今士英入直而澍言
者民福曰要縱奸殖使曲殺忠臣莫問馬士英部下奄曰田成與其表
裏爲奸者也
士英致有作對者云周玉繩先賜玉後賜繯繯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

驚馬瑤草家藏瑤瓊瀛華草賈士英之戊遂作犬羊之鄉又有聯云劉

阮非仙人先後幻弘光之土地牛馬容盡類南北鎮中國之冠裳又

云二劉翻世界之無撩地揚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鎮擎天歸北幕